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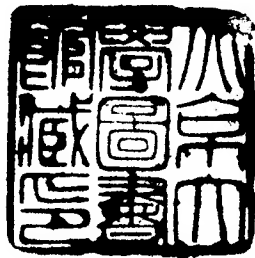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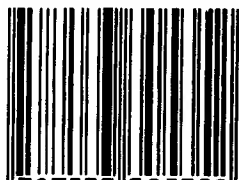
史部  
第一五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C1396/04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五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 史部第一五三冊目次

史部·史鈔類

史緯三百三十卷(三)

〔清〕陳允錫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年至三十三年自刻本

.....一



# 史緯三百三十卷(三)

〔清〕陳允錫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年至

三十三年自刻本

史緯卷七十一

三國志吳書三

列傳

黃蓋

黃蓋，零陵人。孫堅舉義兵，蓋從之。拜別部司馬。堅薨，蓋隨策及權。諸有寇難之縣，輒用蓋爲守長。石城縣吏特難檢御，蓋乃署兩掾分主諸曹。教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爲官，不以文吏見稱。今寇賊未平，令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委付兩掾，當檢攝諸曹，糾摘謬誤。兩掾所署事入可出。若有奸欺，終不加鞭杖，宜各盡心。初皆怖威，夙夜恭職。久之，吏以蓋不視文書，漸容人事，蓋得其不奉法事，乃悉請諸掾吏，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屈叩頭謝罪。蓋曰：前已相勅，終不以鞭杖相加。遂殺之。縣中震慄。建安中，隨周瑜拒曹操於赤壁，建策火攻。及戰，蓋爲流矢所中，時寒墮水，或救之，臥屬牀中。蓋自強，以一聲呼韓當，當聞之曰：此公覆聲也。向之流涕，解易其衣，拜武鋒中郎將。武陵蠻夷反亂，攻城邑，以蓋領太守。時郡兵才五百人，蓋因開城門，賊半入，乃擊之，斬首數百，餘皆奔走。誅討魁帥，附從者赦之。寇亂盡平，加偏將軍。卒官。韓當令支人爲堅司馬，後以中郎將與周瑜拒破曹操，累功封石城侯。遷昭武將軍，病卒。子綜襲侯，守武昌。綜淫亂不軌，內懷懼欲

叛恐左右不從，因諷使劫畧，示欲饒之。後因詐言被詔，以部曲爲寇盜，見詰讓云：「將吏以下當並收治，恐罪自及。」左右因曰：「惟當去耳。」遂共圖計，以將堊父，盡呼親戚姑姊，悉以嫁將吏。所幸婢妾，皆賜與親近，殺牛軟血，飲酒盟誓，載父喪將母家。屬部曲男女數千人奔魏，魏以爲將軍封廣陽侯，數犯邊境，殺害人民，權常切齒。東興之役，綜爲前鋒，軍敗身死，諸葛恪送其首以白權廟。

### 蔣欽

蔣欽，壽春人，以功拜盪寇將軍。權常入其堂內，見欽母疎帳，經被妻妾布裙，數其在貴守約，勅御府爲母作錦被，改易帷帳。

### 史籍

卷之七十一

二

帳妻妾衣服，悉皆錦繡。欽屯宣城，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曹公出濡須，欽與呂蒙節度諸軍，盛恐欽因事害已，而欽稱其善。權曰：「卿欲慕祁奚耶？」欽曰：「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蔽賢乎？」權嘉之，病卒。子壹封宣城侯，與魏戰死。

### 周泰

周泰，九江人，孫策入會稽，署別部司馬。權愛其爲人，請以自給。權任宣城衛士，不能千人，意尚忽畧，不治園落。山寇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或斫中馬鞍，衆莫能自定。惟泰奮擊，投身衛權，左右由泰始能就戰，賊既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是日無泰，權幾危殆。後曹操出濡須，泰赴

擊，曹操退，留督濡須。拜平虜將軍，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意不伏。權特爲案行，至濡須塢，大會諸將，爲酣樂。權自行酒到泰前，命泰解衣，權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泰輒記戰開處，以對。權把其臂，流涕交連，字之曰：「幼平。」卿爲孤兄弟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卿哭之功，臣孤當與卿同榮辱，等休戚。幼平快意爲之，勿以寒門自退也。坐罷，任駕，勅以已所用御幘青練蓋賜之，使泰以兵馬導從出，鳴鼓角，作鐃吹，於是盛等乃伏拜。奮威將軍封陵陽侯，黃武中卒。

### 陳武

### 史籍

卷之七十一

三

陳武，廬江人，權以爲偏將軍，從擊合肥，戰死。權命以愛妾殉塋，復客二百家，封子脩都亭侯。卒，弟表爲太子中庶子，拜翼正都尉，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亡，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爲表屈情，承奉嫡母，是至願也。若母不能，當出別居耳。由是二母感寤，雍穆。表以父死敵場，求用爲將，領兵五百人，表欲得戰士之力，傾意接待，士皆樂爲用。命時有盜官物者，疑無難士施明，明素壯悍，考掠不承，權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列支黨。表以狀聞，權特爲赦，明誅戮其黨，所受賜復二百家，至是皆堪兵。表上疏乞以還



官充足精銳。詔曰：先將軍有功於國，國家以此報之，卿何辭焉？表曰：今除國賊，報父之讐，以人爲本，空枉此勁銳，以爲僮僕，非臣志也。皆輒料取，以充部伍。權甚嘉之。下郡縣料正戶，羸民以補其數。年三十四卒。家財盡於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爲起屋宅。

### 甘寧

甘寧，字興霸，巴郡人。寧輕俠殺人，藏舍亡命，其出入步則隄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綳，所如光道路，任止常以綰錦繡，舟去則割棄，以示奢靡。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吏接待，隆厚，皆與交歡，不爾，即放所將奪其資貨。至二十餘年，止不攻劫。

### 史籍

#### 卷之七十一

四

行依劉表，不見進用，後轉托黃祖，祖以凡人畜之，權討祖，祖軍敗奔走，追兵急，寧將兵在後射殺校尉凌操，祖得免。待寧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寧，祖不用。寧憂悶，飛乃要寧爲之置酒，謂曰：吾薦子者數矣，主不能用，日月逾邁，人生幾何？宜自遠圖，庶遇知己。寧曰：雖有此志，未得其便。飛曰：吾今白子爲都督，以圖去就。寧曰：幸甚。飛遂白祖遣之。寧招懷義從，得數百人。於是歸吳。周瑜曰：蒙共薦寧，權加異之。寧進計曰：今漢祚日微，曹操終爲篡盜，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國之西勢也。寧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大王當早圖之，不可後操圖之。計宜先取黃祖。祖昏耄

### 史籍

#### 卷之七十一

五

已甚，財穀並乏，左右欺弄，侵求貨利，吏士心怨，戰具不脩，軍無法伍。大王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既據楚關，大勢彌廣，可漸規巴蜀。權深納之。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權西討，果禽黃祖，盡獲其士衆，授寧兵屯當口。初，權討祖，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飛令人告急於寧，寧曰：飛即不言，吾豈忘之。權爲諸將置酒，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言飛時昔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拍散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命，權遂赦之。後曹操出濡須，步騎四十萬，權使寧領三千人爲前部督，勅斫敵前營，特賜酒設，寧以料賜手下百餘人，先以銀盃酌酒自飲，乃酌與其部督，都督伏不肯時持，寧引白刃置膝上，呵之曰：卿孰與甘寧？甘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即起拜持酒通酌。兵各一銀盃，至二更時，銜枚徑詣曹操營下，拔鹿角，踰堙入營，斬得數十級。北軍鼓譟舉火，寧已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因夜見權，權喜曰：足以驚駭老賊矣。賜絹千匹。刀百口。權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以相敵也。停住月餘，北軍引退。寧厨下兒曾有過，走投呂蒙，寧齎禮謝蒙母，臨還，蒙出厨見還寧，請寧勿殺寧還船，縛置桑樹，自挽弓射殺之，因解衣臥船中。蒙大怒，擊鼓會兵欲攻寧，寧臥不起。蒙母徒跣出謂蒙曰：至會屬汝以兵權，何可私怒相殺，以悞國事乎？蒙性

孝聞母言即豁然意釋自至軍船呼之曰與霸老母待卿食可速上軍流涕曰負卿與眾俱還見母歡宴竟日卒卒權痛惜之

### 凌統

凌統字公績餘杭人父操輕俠有膽氣孫策初興每從征伐常冠軍履鋒及惟統軍從討江夏入夏口先登破其前鋒輕舟獨進中流矢死統年十五權以操死國事拜別部司馬從擊山賊權還留統討餘賊統與督陳勤會飲勤任氣陵轢一坐習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答眾罷出勤乘酒復於道路辱統統殺之及當攻賊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厲士卒身當

史籍 卷之七十一

六

矢石應時摧壞諸將乘勝大破之還自拘於軍正權壯其果殺使得以功贖罪從往合肥為右都督時權微軍前部已發魏將張遼奄至津北權使追還前兵兵去已遠統率親近三百人閉圍扶杆權出敵已毀橋橋之屬者兩版權策馬馳過統復還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所殺數十人度權已免乃還橋敗路絕統被甲潛行權見之驚喜承取上船統痛親近無反者悲不自勝權引袂拭之謂曰公績公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無人統創甚賴卓氏良藥故得不死拜偏將軍時有薦同郡盛暹於權者以為便集有過於統權曰得如統足矣後召暹夜至時統已臥聞之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好善如

此統以餘杭山中尚多壯悍可以威恩誘也權令東占勅屬城凡統所求皆先給後聞得精兵萬餘人還過本縣步入守門親舊故人恭敬盡禮會病卒權聞之哀不能自止二子烈封年各數歲權養於官中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歲令葛光教之讀書十日一令騎馬追錄統功封烈亭侯

### 徐盛

徐盛字公明人也為中郎將督校兵曹操出濡須從權禦之時乘乘衝遇迅風船落敵岸下諸將恐懼盛獨將兵上突所敵敵大旗退走風止便還權壯之及權為魏稱藩魏使邢貞拜權

史籍 卷之七十一

七

為吳王權出都亭候貞貞有驕色張昭怒盛尤忿憤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谷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謂其旅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還安東將軍封蕪湖侯後魏文大出有渡江之志盛建計從建業築園作薄落園上設假樓江中浮船諸將以為無益盛同請立之魏文到廣陵望園愕然彌漫數百里而江水盛長歎曰魏雖有武騎千尋無所用也便引軍還諸將乃伏黃武中卒

### 丁奉

丁奉安豐人孫亮即位為冠軍將軍魏遣諸葛誕攻東興諸



葛恪率兵拒之奉曰今諸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帥麾下三千人徑進二日至徐塘天寒雪敵將置酒高會奉見敵前部兵少謂其下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使兵解鎧者皆持短兵敵人不設備奉縱兵鼓譟亂斫破敵前屯會恪至魏軍遂潰封都亭侯拜左將軍孫休與張布謀誅孫琳布曰丁太雖不能書而計畧過人能斷大事休召奉告之奉曰孫琳兄弟友黨甚衆不可卒制可因臘會召陛下兵以誅之休納其計因會請琳奉與張布曰左右斬之遷大將軍建衡元年奉帥衆攻穀陽無所獲皓怒斬奉軍徙奉家於臨川

史編

卷之七十一

人

呂範

呂範字子衡汝南人避亂壽春孫策見而異之範遂歸策後策破處江湖熟範領湖熟相策定秣陵還兵還都督策從容獨與範基範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範在遠聞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卿爲上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碎事乎範曰今舍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範出便釋襜著袴裙執鞭詣闕下啓事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拜得將軍領彭

史編

卷之七十一

九

澤太守劉備詣京見權範密請留備權討關羽過範館謂曰昔從卿言無此勞也今當上取之卿爲我守建業權破羽還都武昌封宛陵侯領丹陽太守治建業有白範與賀齊服飾奢麗倍擬王者權曰昔管仲踰禮桓公優而容之無損於霸今子衡公苗身無夷吾之失但其器械精好舟車嚴整耳此適足作軍容何損於治哉告者乃不敢言初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開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爲傳者簿書使無譴問權時悅之及後統事謂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欺更簿書不用也黃武七年遷大司馬卒子據爲驃騎將軍太平

虞翻

虞翻字仲翔餘姚人太守王朗命爲功曹孫策征會稽翻遭父喪脫衰入見勸朗避策朗不從拒戰敗績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東到候官候官長閉城不受翻往說之乃見納朗謂翻曰卿有老母可還會稽翻至策復命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好游獵翻諫曰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時有所思端坐悵悵是以行

耳策討山越斬其渠帥悉令左右分行逐賊獨騎與翻遇山中翻曰危事也此間草深恐馬驚墜令策下馬策牽馬翻善用矛在前行持矛執弓矢以步既得平地勑策乘馬策曰卿無馬奈何曰翻步行一日可三百里自征討以來吏卒無及翻者明府試躍馬翻能疏步隨之行至大道得一鼓吏策取角自鳴之部曲聞聲皆出遂平三郡策討黃祖旋軍欲取豫章語翻曰奉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加聞其戰且甚少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且宜孤意翻到郡被褥葛巾與飲相見謂飲曰竊聞明府與王府君齊名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飲曰孤不如王會稽翻曰豫章

史

卷之七十一

十

資糧多少器仗精否士民勇怯孰與郡郡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譚耳兵甲資糧不如會稽實如郭敦孫討逆將軍智畧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君所親見南定諸郡亦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為計悔無及也大軍已次椒丘僕便還去明日日中迎檄不到者與君辭矣翻既去飲明旦出城迎策策既定豫章引軍還吳謂翻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磾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語我東方人多才但恨學問不博語議之間有所不及耳卿博學洽聞欲令卿一請許交見朝士以折中國妄語見卿不願行便使子綱恐子綱不能結兒輩舌也翻曰翻是明

樂亦許

府家資而以示人人倘留之則明府少良佐故不願行耳策笑曰然因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為吾蕭何守會稽耳便遣翻還郡翻與少府孔融書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觀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與臧室通者也策薨權以為騎都尉翻數犯顏諍爭權不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坐徙涇縣呂蒙圖取關羽稱疾還建業以翻知醫術請以自隨欲因此令翻得釋蒙果軍西上南郡太守糜芳開城出降蒙未據郡城而作樂沙上翻曰今區區一心者糜芳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

史

卷之七十一

十

其管籥乎蒙從之時城中有異計賴翻謀不行魏將于禁為羽所獲禁在城中權釋之請與相見他日權乘馬出引禁併行翻呵禁曰爾降虜何敢與吾君齊馬首乎欲抗鞭撻禁權呵止之後權於樓船會羣臣飲禁聞樂流涕翻曰汝欲以偽求免耶權愈不悅及權與魏和欲遣禁還翻請斬禁以令三軍示為人臣有二心者權不聽翻雖惡禁而禁盛稱述翻魏文帝常為翻設座坐權既為吳王歡宴自起行酒翻伏地賜辭不持權去翻起坐權大怒手劒欲擊之大司農劉基起抱權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育眾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



孟德尙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賢士。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乃自比於操乎。翻乃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翻處罪放。講學不倦。門徒數百人。爲老子論語國語訓注。傳於世。翻常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吊客。使天下人知已者。足以不恨。翻雖徙。素心不忘國。常憂五谿蠻夷。及遼東市馬。恐見欺。無復欲諫。不敢作表。以可。借借不報。爲人所白。復徙蒼梧。後權遣將士至遼東。失

史籍

卷之七十一

主

曾不招未肯於丘園。索良才於總猥。所舉依已成。所毀依已敗。此吾所歎息也。第八子昂。廷尉尙書。

陸績。字公紀。吳人也。年六歲。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爲鬱林太守。豫知亡日。乃爲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遭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又曰。從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年三十二卒。績於鬱林生女。名曰鬱生。年十三。適同郡張自待。廟三月。婦禮未卒。白罹家禍。還死。異郡鬱生抗聲昭節。

史籍

卷之七十一

主

號

張溫

張溫字惠恕。吳人也。父允。爲孫權東曹掾。溫少脩節操。容貌奇偉。權聞之。以問公卿曰。溫當今與誰爲比。太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爲輩。太常顧雍曰。溫當今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拜還曹尙書。從太子太傅。甚見信重。以輔義中郎將使蜀。蜀共貴其才。溫還。稱美蜀政。權不悅。又嫌其聲名太盛。會暨陸事起。遂因此發。監亦吳人。溫引爲還曹尙書。監性狎厲。好爲清議。見郎

官多非其人。監彈射百條。最選三署。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志節卑污者。皆以為軍吏。來得憤之。競言監。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情愛不由公理。監彪皆坐自殺。溫宿與監彪善。權幽之數日。斥還本郡。以給廩吏。將軍統理溫曰。伏惟殿下天生明德。招髦秀於四方。置俊又於官朝。多士既受普篇之恩。張溫又蒙最隆之施。而溫自招罪譴。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哉。溫年紀尚少。鎮重尚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偉之才。元臧否之譴。効褒貶之議。於是勢勢者如其寵。爭名者嫉其才。玄然者非其譴。瑕者諱其議。此明朝所當究察也。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疾之者。漢諍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也。溫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議論之辨。卓犖冠羣。焯焯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溫才。即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赦小過。宥才俊以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雖監父兄。雖阻惡逆。然國家不內之忌族。猶等之平民。夫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也。國家不嫌與監為最重之義。是以溫亦不嫌與監為最輕之交。時世寵之於上。溫痛親之於下也。溫之到蜀。稱譽殷禮。主者以臣無境外之交。夫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行。既脩君

既其第  
并及其姊  
妹何也  
溫之深也  
無何與  
無理也

好。因叙已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鄰國。則有私親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之義。古人有言。欲知其所事。當觀其所使。見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是以趙文子之盟於宋也。稱陪會於屈建。王孫圉之使於晉也。舉左史於趙鞅。亦何他國之輔。而美本邦之臣。經傳書之以光國。不議之以外交也。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從層官之內。駁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機之理。亦未易周也。當察羣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溫。既殷勤。臣是溫。又契濶。辭則俱盡。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為國。誰言欲為私。倉卒之間。猶難別白。然以殿下之聰。察講論之曲。直若潛神俯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宜。事何昧而不昭哉。溫非親臣。臣非愛溫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耻廢之於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於聖德。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溫身也。惟不納。後六年。溫病卒。二弟祇白。亦有才名。與溫俱廢。溫姊妹三人。有節行。為溫事。已嫁者皆見錄奪。其中妹適顧承。官以許丁氏。成婚。有日。送飲藥而死。鄉人圖畫為之贊頌云。初餘姚虞俊。見溫而歎曰。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聞溫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松之曰。莊周云。名者。公器也。

不可以多取張溫之廢其取名之多乎多之爲弊古賢知之矣是以遠見之士退藏於密不使名浮於德不以華傷其實既不能被禍輟寶挫廉逃舉使才映一世聲蓋人上又不處之以虛用之以冲欲免禍敗其可得乎權既疾溫名盛而駱統方驟言其美至云卓陳冠羣煒燁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斯何異瘳之方盛又焉膏以熾之哉

### 駱統

駱統字公緒會稽人父俊爲袁術所害統母改適華歆統時八歲與親客歸會稽其母送之拜辭上車不顧其母於後涕泣御者曰大人猶在統曰不欲增母思故不顧耳權以爲建

史錄

### 卷之七十一

七

忠郎將時征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爲富強制威福爲尊貴靡德義爲榮顯永世胤爲豐祚然富藉民財強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強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賦調繁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弱老少有丁夫臣之聞此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又前後出爲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其畏遠征同之於死羸謹者傾家行賂不顧窮

史錄

### 卷之七十一

七

盜輕剽者進入險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春心動而携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小能自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殺之懼于逆和氣感動陰陽殷下開基建國乃無寧之業也強鄰大敵非造次可滅疆場常守非期月之成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舟之有水民靜則安民擾則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故與民消息親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辨具爲能取過目前之急少以思患爲治副殿下覆育之仁勤恤之德政俗彫弊勢不可久夫

### 吾粲

吾粲字孔休烏程人爲參軍校尉與呂範以舟師拒魏將曹休於洞口值天大風諸船或者岸被獲或沈江覆沒其大船尚存者水中人攀緣號呼他將士恐船傾沒皆以戈矛擡擊衆與黃淵獨令船人承取之左右以爲船重必敗粲曰船敗當俱死耳人窮奈何衆之所活者百餘人還會稽太守召處士謝譚爲功曹譚以疾辭衆教曰夫應龍以屈伸爲神鳳皇



以來儀爲貴何必隱羽天外。潛鋒重淵哉。還太子太傅。遺三宮之變。連表諫爭爲朝絲等所潛下獄死。

### 朱據

朱據字子範。吳人也。拜侍御史。遷曹尚書。登鮑疾貪汙在位。欲沙汰之。據以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棄短錄長。舉清厲而用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鮑不聽。卒敗。據尚小號公主。拜左將軍。後據部曲應受大錢三萬緡。爲工人王遂詐領。典仗呂壹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厚棺飲之。壹復表奏。吏爲據隱。故厚其殯。權數責問。據無以自明。藉草待罪。數月。典軍劉助言。錢實王遂所取。權感悟曰。朱據循見枉。况吏民乎。乃寤治壹罪。賞助錢百萬。遷據驃騎將軍。二官據爭。據諫曰。太子雅性仁孝。天下歸心。今卒責之。將有一朝之慮。昔晉獻寵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子據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恩子之官。無所復及矣。左遷新都郡丞。中書令孫弘譖之。權震疾。弘爲詔書賜死。

### 孟仁

孟仁字恭武。江夏人。本名宗。爲朱據軍吏。將母在營。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除鹽池司馬。捕魚作鮮以寄母。母還之曰。汝作魚官。而以鮮寄我。非避嫌也。母病嗜筍。時筍尚未生。宗入竹林哀泣。筍爲之出。得以

供母。皆以爲至孝所致。初。權以內外多事。長吏遭喪。當須交代。而後奔喪。時數有犯者。權使朝臣議。左執法胡綜以爲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行之一人。其後必絕。遂用綜言。宗爲吳令。聞母喪奔赴。已自拘以聽刑。陸遜陳其素行。權乃減罪一等。後爲司空卒。

### 陸遜

陸遜。本名議。字伯言。吳人也。孫權爲將軍。遜仕幕府。時年二十一。權以兄策女配遜。遜以腹心未平。難以圖遠。權以爲右部督。部伍東三郡。得精兵數萬人。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所在愁擾。遜還都言。次稱式作吏。權曰。式

### 史籍

#### 卷之七十一

九

白若而君薦之何也。遜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耳。權曰。此長者之事也。呂蒙稱疾還建業。遜迎謂之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惟務北進。未嫌於我。今聞君病。必益無備。出其不意。可禽制也。蒙曰。羽素勇猛。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氣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曰。陸遜意思深遠。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權拜遜偏將軍。代蒙。遜至陸口。作書與羽。羽覽遜書。有謙下自託之意。慮大安。遜具陳羽可禽狀。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爲前部。至卽克公安。南郡。羽既禽。以遜

領宜都太守拜撫邊將軍封華亭侯諸城長史及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爲大都督督朱然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使馬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挑戰諸將欲擊之遜曰備必有諷且觀之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權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國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前後軍行多敗少成臣初嫌其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諸

史

卷之七十一

七

將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持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按之一兩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馬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劉率等窮迫請降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羣人自擔燒鎧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慙悲曰吾乃

爲陸遜所折辱豈非天耶孫桓計備別屯於夷道爲備所圍求救於遜遜不應諸將曰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賊牢糧足可無憂也待吾計展圖當自解及備奔潰桓見遜曰前實怨不相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備住白帝徐盛潘璋等表言備必可禽權以問遜遜以曹不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決計輒還無後魏軍果出備尋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韓扁啓事還於河中爲敵所得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凋佚且水乾宜急去遜未

史

卷之七十一

七

答方催人種荳與諸將奕碁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曩其富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旋無所復慮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必謂吾怖仍來相逼必敗之勢也乃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遜遠還赴城遣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賊不敢干赤烏七年代顧雍爲丞相全琮子寄阿附魯王輕爲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帥日碑而宿留阿寄終爲門戶致禍矣及太子有異議遜上疏諫既不聽許而遜外甥顧譚執信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追中

使責讓遜遜憤恚卒時年六十三于抗字切節策外孫也孫  
皓即位拜都督西陵諸軍事治樂鄉抗見皓政令多闕上疏  
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蓋大國所以兼  
并於疆秦西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今敵跨制九服非徒關  
右之地割據九州豈但鴻溝以西而已國家外無連國之援  
內非西楚之強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而議者所恃獨以長川  
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遠  
惟戰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變考之典籍驗之行事  
中夜撫枕臨餐忘食昔句奴未滅去病辭家漢道未純賈生  
痛哭況臣王室之出世荷光寵身名否泰與國同感死生榮

史

卷之七十一

主

劉義無苟且夙夜憂惶念至情慘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人  
臣之節匪躬是殉謹陳時宜如左鳳皇元年西陵督步騭據  
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日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等赴西  
陵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關外以禦寇晝夜催切如  
敵已至衆甚苦之諸將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攻關比晉  
救至關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斃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  
勢既固糧食又足且繕脩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  
之既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  
固備始合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諸將咸謂抗宜赴  
之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得江陵必不能守

所損者小如使西陵繫結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所憂始難  
言也吾寧棄江陵而赴西陵况江陵牢固乎初抗勅江陵督  
張咸作大堰過水其中以絕寇叛祜欲因水浮船運糧揚聲  
將被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之請將皆諫不聽祜至當  
陽聞堰破乃改船以車運大損功力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  
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江陵城公  
安督孫遵巡南岸禦祜水軍督留慮拒胤身率三軍憑圍封  
肇營都督俞贊曰前肇抗曰贊軍吏知吾虛實吾常慮夷兵  
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民以舊將充之四  
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軍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死者相

史

卷之七十一

主

屬經月坐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關帝力伺隙於是但鳴  
鼓戒衆若將追者衆衆兒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蹶之衆  
大敗祜等皆引軍還抗遂陷西陵城誅闔夷其族黨脩治城  
固東還衆鄉抗與羊祜推倚扎之好抗常遺祜酒祜飲之不  
疑抗有疾祜遺之藥抗推心服之於時以爲華元子反復見  
於今抗每告其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  
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吳晉之間餘糧栖私而不犯牛  
馬逸而入境可宜告而取二年春拜大司馬荆州牧三年夏  
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  
汎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郡以

抗五子創  
見義與世  
將之與世

史緯

卷之七十一

言

救倒縣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昔臣父遜以為西陵國之西門若有不守荆州非異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三萬未肯差赴自步圖以後益更損耗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強對內撫百姓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歲弊日久難以待變臣以為諸王幼冲未統國事可且立傳相輔導無用兵馬以妨要害又黃門豎宦開立占募兵民畏役遁逃入戶乞一切料出以補強場受敵處所使足八萬若兵不增而欲克諸大事此臣所深慮也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屬卒子安嗣晏弟景玄機雲晏景俱為晉軍所殺遜弟瑁子子璋好學篤義會稽

說得透

史緯

卷之七十一

孟

吳主四子

接荷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為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拍近治遠斯乃猾虜所願聞也且沓沓去淵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強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遠截無常恐淵祖詐與北未絕動眾之日唇齒相濟若實牙然無所憑賴必畏怖遠進卒難夷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乘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於時天下又安百姓殷阜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重興師旅告喻而已今南紫未殄疆場猶警未宜以淵為先也權遂不行亦為二年卒子喜選曹尚書

孫登推長子也魏黃初二年立為太子選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等入講詩書出從騎射權遷都建業徵上大將軍陸遜輔登鎮武昌領官府留事登或射獵常遠避良田不踐苗稼至所頓息擇空閑之地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為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撻之登不聽使以九比之非類遂見釋又失盛水金盃覺得其人乃左右所為不忍致罰責數之長遣歸家弟虞卒權為之降損登還都見權悲泣曰慮廢疾不起此天命也方今荆土未一四海囑囑陛下以下流之念誠願役饒臣竊憂惶住十餘日欲還西還

漢自陳乞以久離定省子道有闕陸遜忠勤無所顧憂掃迷  
留焉登所生庶賤徐夫人少有母養之恩後徐氏以妬廢處  
吳而步夫人最寵登將拜太子辭曰木立而道生欲立太子  
宜先立后權曰卿母安在對曰在吳權然年三十三卒臨  
終上疏曰臣以無狀嬰抱篤疾自省微劣懼卒隕斃臣不自  
惜念當委離供養長不復奉望宮省朝覲日月生無益於國  
死貽陛下憂以此哽結耳臣聞死生有命長短在天周晉顏  
回有上智之才而尚夭折况臣愚陋年過其德生為國嗣沒  
享榮祚於臣已多亦何悲恨哉方今大事未定通寇未討萬  
國囑囑係命陛下危者望安亂者仰治願陛下棄忘臣身割

史緯

卷之七十一

五

下流之恩脩黃老之術篤養神光加蓋珍膳廣開神明之虞  
以定無窮之業則率士幸賴臣死無恨也皇子和仁孝聰哲  
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之繫民望諸葛恪張休顧譚謝景等皆  
陛下日月所照還置臣宮得與從事備知情素敢以陳聞臣  
重惟當今方外多虞師旅未休當厲六軍以圖進取軍以人  
為本眾以財為寶竊聞郡縣頗有荒殘民物凋弊奸亂萌生  
是以法令繁滋刑辟重切臣聞政令與時推移誠宜與將相  
大臣詳擇時宜寬刑輕賦均息力役以順民望陸遜諸葛瑾  
步騭朱然等忠於為國通達治體可令陳上便宜蠲除苛煩  
愛養士馬撫循百姓五年之外十年之內遠者歸復近者盡

力兵不血刃大事可定也昔子囊臨終遺言戒時君子以為  
忠而况臣登其能已乎願陛下留意聽采臣雖死之日猶生  
之年也既絕而後書聞權益摧感言則隕涕是歲赤烏四年  
也謝景時為豫章太守不勝哀情棄官奔赴拜表自劾權曰  
君與太子從事異於他吏使中使慰勞聽復本職謹登曰宣  
太子長子璿早卒次子英封吳侯孫峻擅權謀誅峻事覺自  
殺

孫和權第三子也母王夫人有寵赤烏五年立為太子以闕  
澤為太傅薛綜為少傅都督劉寶白庶子丁晏晏亦白寶和  
曰文武在事當能幾人因陷構譖圖相危害豈有福哉遂兩

史緯

卷之七十一

五

釋之時蔡頌好博奕眾頗敬之和以天地長久而人居其間  
如白駒過隙年齒一暮榮華不再誠能絕無益之欲以奉德  
義之塗棄不急之務以修功業之基其於名行豈不善哉夫  
人情固不能無所好然亦在飲宴琴書之間耳何必博奕然  
後為歡命中庶子章昭著論以矯之和既立為太子權封還  
為魯王猶同宮室禮秩不分羣公議以太子國王禮秩宜異  
於是分宮別寮而隙端愈開文武大臣舉國中分權忠之謂  
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為天下笑  
王夫人與全公主有隙權嘗寢疾命和祠祭於廟和妃叔張  
休居近廟遂和過之全公主使人覘視言太子不在廟中專

冰散凍原  
後無遺傳

就紀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瘵疾有喜色權發怒夫人  
死和寵既衰常懼廢黜存主嗣觀觀滋甚陸遜告繁顧譚等  
數陳適庶之義而全寄楊竺為勸支黨諸懇日與策下獄死  
譚徙交州權沉吟歷年遂幽閉和驛騎將軍朱據尚書僕射  
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詣闕請和權甚惡之欲廢和立亮  
無難督陳正五營甘陳象上書引昔獻公殺申生立奚齊晉  
國擾亂權大怒族誅正象據是杖一百張純極諫權殺之徒  
和於故鄣掌司坐諫誅放者十數及權寢疾意頗感悟欲徵  
和還立之今公主及孫峻等固爭乃止太和二年正月封和  
為南陽王遣之長沙行過蕪湖有鵲巢於帆檣官寮皆憂以  
史籍 卷之七十一 天

律有議親  
之徒也  
兄之下可  
也從官中  
也

孫和同母弟也和為太子嗣封魯王寵愛與和無殊而兄  
弟不和全寄楊竺等陰附嗣國危太子潛毀既行太子以敗  
嗣亦賜死寄等伏誅嗣二子基壹五鳳中封基為吳侯壹宛  
陵侯基侍孫亮在內查乘御馬收付欽亮問侍中刁吉曰查  
乘御馬罪云何吉對曰科應死然魯王早終惟陛下哀原之  
亮曰法者天下所共何得阿以親故耶常思可以釋此者  
曰昔故有人小或天下亦有千里五百里放隨意所及亮  
解人不當爾耶乃赦官中基以得免孫皓即位追和舊隙前  
基壹等上徙為傷縣  
史籍 卷之七十一 重

應死罪  
兄之可乎  
亦小兒也  
作解事



嗟痛大行皇帝覽古鑒今防芽遏萌慮及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秉殷勤科禁嚴峻其所戒勅無不周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惟太伯仲雍順父之志中念河間東海恭敬之節下當裁抑驕恣荒亂以為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勅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設宮室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不以表奏公付有司擅自殺戮事不明白大司馬臣伯親受先帝詔勅輔導大王既不承用其言令懷憂怖華銚先帝近臣忠良正直其所陳道當納用之而聞怒銚有收縛之語又中書楊融親受詔勅所當恭肅云正自不聽禁當如我何大小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為戒改易其行戰戰兢兢盡敬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豈朝廷法令不行於藩臣耶夫福來有由禍生有漸漸生不憂將不可悔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享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達者能受之今恪等懷懼欲為大王除危殆於萌芽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其言之至願蒙三思奮得殘懼遂移南昌游獵彌甚官屬不堪命及恪誅僭下住蕪湖欲至建業觀變倘相謝慈等諫奮奮殺之坐廢為庶人徙章安縣太

史

卷之七十一

辛

明史孫皓

平三年亮詔曰齊王奮前坐殺吏廢為庶人連有敕令獨不見原縱未宜復王何不可侯又諸孫兄弟作將列在江渚孤有兄獨爾云何有司奏可就拜為侯封奮章安侯建衡二年孫皓左夫人張氏卒皓哀念朝夕哭臨數月不出民間或謂皓死訛言奮與上虞侯奉當有立者奮母仲姬墓在豫章太守張俊疑其或然掃除墳塋皓車裂俊夷三族豫章吏人乞代俊死皓不聽奮徙吳城禁錮男女不得通婚姻或年四十不得嫁娶奮上表乞自比禽獸使男女自相配偶皓大怒遣察戰齊藥賜奮父子死

史

卷之七十一

至

史緯卷七十二

三國志吳書四

列傳

賀齊

賀齊字公苗山陰人建安十三年爲威武中郎將討丹楊賊歙山賊時欽賊帥金奇萬戶屯安勤山毛甘萬戶屯烏聊山賊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山林歷山四面壁立高數十丈徑路危狹不容刀楯賊臨高下石不可攻軍住經日齊身出周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士爲鐵戈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斬穴山爲緣道夜令潛上縣布以援下人得上

史緯

卷七十二

百餘人四面流布鳴鼓角齊勅兵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亂守路備險者皆走還依衆大軍因得上大破僕山其餘皆降凡斬首七千齊討山賊賊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不能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齊齊有思乃曰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能禁兵不能禁無刃物乃多作勁木楮精兵五千人爲先登山賊恃其善禁了不嚴備官軍以白楮擊之禁者果不復行所擊殺者萬計以齊爲新都太守加偏將軍及當之郡權出祖道作樂舞象賜耕車駿馬罷坐住駕使齊就車齊辭不敢權使左右扶齊上車令導吏率兵騎如在

郡儀權望之笑曰人當努力非積勞累効不能得此遷奮威將軍從權征合肥權於津北爲張遼所襲幾至危殆齊率兵在津南迎權權既入大船齊諸將飲宴齊下席涕泣曰至尊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至禍敗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爲終身誠權自前收其淚曰謹以尅心非但書諸紳也封山陰侯齊性奢綺兵甲器械極爲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雘青蓋絳襜干櫓戈矛葩爪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衝關楯之屬望之若山敵人憚之遷後將軍領徐州牧卒

全琮

全琮錢塘人父柔桂陽太守柔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市易琮皆散用空舡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飢懸之患故便振贍不及啓報柔更奇之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琮傾家給濟與共有無名顯遠近權以爲偏將軍關羽圍樊襄陽琮陳羽可討之計權

時與呂蒙陰議襲之恐事泄寢琮表不答及禽羽權置酒公安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亦君之功也封陽華亭侯黃龍元年拜左護軍徐州牧琮爲將勇決奮不顧身及作督帥養威持重不營小利權使子登出征軍次安樂琮表曰古來太子未嘗偏征也故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太子東出非古制也臣竊憂疑權卽命整旋軍議者以琮有大

臣之節尚公王尊班還左軍師權將圓珠崖以問琮琮曰殊方異域隔絕大海瘴氣毒霧自古有之兵入必生疾病轉相汚染假使無辜之民以莫萬一之利愚臣竊所不安權不聽軍行經歲士衆疾疫死者過半權深悔之卒子惲嗣領兵救諸葛誕於壽春降魏封臨湘侯

### 呂岱

呂岱字定公海陵人延康元年爲交州刺史交趾太守士燮卒惟以雙子徽領九真太守以校尉陳時代變徽不承命舉兵皮海口以拒時等岱請討徽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或謂岱曰徽藉累世之恩爲一州所附未易輕也岱曰今徽雖懷

### 史籍

卷七十一

三

逆計未虞吾之卒至若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徽聞岱至果大震怖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斬之黃龍三年徵岱屯長沙廖式作亂攻圍城邑零陵蒼梧鬱林諸郡擾擾權拜岱交州牧岱攻式斬之郡縣悉平復還武昌時年已八十體素精勤躬親主事奮威將軍張承與岱書曰昔旦與翼周二南作歌今則足下與陸子也忠勤相先勞謙相讓功以權成化與道合君子歎其德小人悅其惠加以文書執掌賓客終月罷不舍事勞不言倦兼聞上馬輒自趨乘不由跨驢勇過廉頗何其快也孫亮卽位拜大司馬岱清

身奉公初在交州歷年妻子饑乏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呂岱出身萬里爲國勤事家門內困而孤不知股肱耳目其責安在於是賜錢米布絹歲有常限岱親近吳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賜巾襦與共言論薦拔至侍御史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或以告岱岱曰是我所以責原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太平元年年九十六卒子凱嗣

### 鍾離牧

鍾離牧字子幹意七世孫也居永興縣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然民有認之者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

### 史籍

卷七十一

四

之縣長召民墾獄欲殺之牧爲之請長曰君舉承官自行義事僕爲民主當以法率下牧曰家本山陰緣君善政故來住今以稻而殺民牧何心復留從此辭矣縣長謝之爲釋聚民民慚懼春所取稻得米六十斛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旁負有取者牧由此督名永安六年蜀并於魏武陵五谿夷與蜀接界懼其叛亂以牧領武陵太守魏遣郭純守武陵誘致諸夷進攻西陽郡中震懼掾吏請慰撫之牧曰外境內侵誑誘人民救火責速當及其根柢木深撲取之勅外趣嚴撫夷將軍高尚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討定五谿是時劉氏速和諸夷率化今無往日之援而以三千兵深入未見

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卽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行，垂二千里，至寨上，斬叛夷千餘人，純走五谿平，封都鄉侯。卒子猷，拜偏將軍，戍西陵，與監軍使者唐盛論形勢，謂宜城信陵爲建平援，若不連城，敵將先入，盛以施績留平，皆稱名將，經戍西陵，不云當城，遂止。後半年，晉果修信陵城，晉伐吳，猷領水軍督戰，承宮字少子琅邪人，嘗在蒙陰山中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便推輿而去。官後漢人也。

潘濬

潘濬，字承明，武陵人。劉備領荊州，以濬爲治中從事，備入蜀，與留事孫權并荆土，將吏皆歸附，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

史

卷七十一

七

就家與致之，濬伏面著床不起，涕泣交橫，權慰勞之，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都伴也，武王以爲軍師，彭仲爽申存也，文王以爲令尹，此二人，荆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爲楚名臣，卿獨未肯降意，將以孤吳古人之量耶？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濬起拜謝，以爲治中，武陵從事樊仙誘導諸夷，圍歸劉備，外白督萬人往討之，權召問濬，濬答以五千兵往足，以擒仙，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仙南陽舊姓，頗能弄唇吻，而實無幹畧之才，嘗爲州人設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說一節之驗也，權大笑，卽遣濬將兵五千往，果斬平之，封劉陽侯，權數射雉，濬諫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

此權傳潘濬

乞特爲臣已之濬出，見雉野故在，乃手白壤之，權由是不復射，還太常五谿蠻夷叛，權假濬節督諸軍討之，斬首獲生以萬數，自是一方寧靜，歸義隱蕃，以口辨爲豪傑所善，濬子耆亦與周旋，饋餉之，濬大怒，貶耆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置在都，當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而慙，惆悵累旬，蹶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當時人咸懼濬，後蕃誅夷，衆乃服，蕃青州人有口才，魏明帝使詐叛如吳，以離間大臣，事覺，蕃亡走，通得，考問，黨與，蕃無所言，吳主使將入，謂曰：何乃以肌肉爲人受毒乎？蕃曰：孫君國事豈有無伴？烈士死不足相牽耳，遂閉口而死，濬與陸遜駐

史

卷七十一

七

武昌，時校事呂壹操弄威柄，奏按丞相顧雍，黃門侍郎謝宏，語次，問壹顧公事何如，壹答不能佳，宏又問：若此，公免退，雍當代之，壹未答，宏曰：得無潘太常乎？壹曰：君語遲之，宏曰：潘太常常切齒於君，但道遠無因耳，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擊君矣，壹大懼，遂解散雍事，濬請建業欲極陳，聞太常已數言之而不見從，濬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手刃壹，爲國除害，以身當之，壹聞知，稱疾不行，濬每進見，無不陳壹之奸，壹遂伏誅，赤鳥二年卒。

李衡

李衡，龍陽人，校事呂壹操弄威柄，年道曰：非李衡無能困之，

者遂薦爲郎，權引見，衛陳壹奸短數千言，權有愧色。數月，壹被誅，遷丹陽太守。琅邪王孫休時在丹陽，衛數以法繩之。妻習氏每諫，及休立，衛憂懼，欲奔魏。妻曰：「君本庶民耳，先帝過相拔擢，既教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何面目見中國人乎？」琅邪王素好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罪責。如此，當逆見優饒，非但得活而已。衛從之。果遣還郡，加威遠將軍，衛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寢遣客七十人於其門，上作宅，種甘橘。孫休死，勅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疋絹，亦可用耳。」衛亡後，兒以白母，母曰：「此當足種甘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遺爲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爲？後甘橘成，歲得絹千疋，家道殷足。

### 陸凱

陸凱，字敬風，遷族子也。寶興元年，拜左丞相。陸性不好人視，已羣臣侍見，莫敢莊視。凱進曰：「夫君臣無不相識，遠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始乃聽凱自視。始從都武昌，楊士百姓訴流徙給患苦之。又政事多謬，蔡元窮困，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

### 史

### 卷七十一

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本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安。自頃年以來，君明闇於奸雄，君惠闇於庶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上失其道，天爲作妖，而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以不仁，敗政於不義。臣竊爲痛心。今降國交好，邊境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充實庫廩，而更傾動天心，播擾萬姓，此非保國之術也。漢室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蜀漢與國，兵精地險，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主奢民困，爲晉所滅。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智惠淺劣，無復兼望，竊爲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煩苦，刑政苛虐，願陛下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務去苛暴。又武昌陰瘴，非王者之都，船泊則沈，深陵居則峻危，且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翼星爲變，災惑作妖，童謠之言，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蓄，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以求容媚，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既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民有離散之怨，國有虛耗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繁苛賣子，所在長吏不加隱恤，加有監官，更務煩苛，此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下一息此章，矜哀孤弱，以饒

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鼈得免湯火之災烏獸得離羅網之酷四方之民極貧而至矣自昔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務數不滿百米粟有積貨財有餘先帝崩後初景在位更政者後不蹈先迹伏聞織務及諸徒坐乃有千數坐食官廩歲歲相承願陛下料出賦緣給與無妻者如此上應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轅成周取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取士於賢不拘卑賤伏見常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上助明主下拯黎民各盡其忠則康哉之歌作前緒之理得矣時列將何定佞巧便僻貴倖任事軌面責定

史綱

卷七十一

九

曰卿見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以壽終者耶何以專為奸邪宜自改厲不然方有不測之禍矣建衡元年卒年七十二時常銜凱數犯顏忤旨加何定譖構非一凱既重臣又陸抗為大將在疆場故容忍之抗卒後竟從凱家於建安或曰將鼎元年十二月凱與大司馬丁奉御史大夫丁固謀因暗害廟欲廢皓立孫休子時左將軍留平領兵先驅乃密語平不許是以所圖不果有從荆揚來者示書以凱所諫皓二十事疏博問吳人多云不聞或以為凱藏之篋笥病困皓遣書朝省問欲言因以付之虛實難明然愛其指事切直故列於傳左云皓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前表曰孤動必遵先帝有

何不不平君所陳非也又建業官不利故避之而西宮室宰推朽須謀移都何以不可從乎凱曰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奸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也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修之由德豈在官乎而陛下逆犯天地盛意興作其失一也臣聞立國以賢為本中常侍王莽立朝忠寒社稷之重鎮也而陛下惡其直諫梟之殿室寵蔽羣小中外傷心其失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棟梁不可不以不擇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吳有顧步之相萬或凡庸之質得從家謀超步紫闥於分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小忠超越舊臣提以輔相賢良憤惋其失三也先帝視民如子民

史綱

卷七十一

十

無妻者以妾妻之次者解衣衣之饑者推食食之而陛下反之其失四也先帝左右無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無夫怨女呻吟中夜陰陽失度正由此起其失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阼以來游戲後宮眩惑婦女至今庶事多曠下吏容奸其失六也先帝篤尚朴素宮無臺榭牆不彫飾故國富民充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土被玄黃宮飾朱紫其失七也先帝外杖顧陸內近胡薛是以庶績雍熙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平斡小吏先帝所棄而陛下幸之其失八也先帝每宴羣臣不過三爵而陛下以七升為限澆灌取盡夫酒以成禮過則敗德此無異

胡綜同始  
人餘有傳



商辛長夜之飲其失九也高適詹廉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授以兵柄強敵有難不能禦侮其失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陳民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其失十一也先帝在時太子諸王若取乳保其夫復役賜與錢財時遣歸家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父役兒死家爲空戶其失十二也先帝嘗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其失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効之政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浮華者登朋黨者進其失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耕秋惟知穫江渚有事責其效死今之

史籍

卷七十二

十一

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贖其失十五也夫刑以禁暴賞以勸功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其失十六也在所監司已爲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間一民十吏何以堪命其失十七也夫校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飲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使張立校曹縱吏言事其失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在政無幾便徵召遷轉迎新送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爲其其失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其失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弟胤字敬宗爲尚書選曹郎

太子和待以殊禮全寄楊昱等阿附魯王霸與和分爭陰相譖搆太子自懼廢黜而魯王觀釀益其權辟左右與昱論霸之才竺深迷霸有文武英姿宜爲嫡嗣權許焉有給使伏於牀下聞之以告太子胤當至武昌往辭太子太子不見而微服至其車上與密議令陸遜表諫既而遜上表極諫權疑竺泄之竺辭不服權使竺出尋其由竺曰頃惟胤西行必其所道又道問遜何由知之遜言胤所述召胤考問胤曰楊昱向臣道之遂俱付獄竺不勝痛毒自服權遂斬竺後胤爲交州刺史務崇恩信高涼太守黃吳等三千餘家出降引軍而南賊帥百餘人民五萬餘家莫不稽顙交域清泰加安南將軍

史籍

卷七十二

十二

永安元年徵爲西陵督封都亭侯中書丞華嚴薦胤曰胤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歸附海隅肅清善梧南海歲有惡風瘴氣之害風則折木砂石飛走氣則鬱霧烏獸不經自胤至州風氣絕息商旅平行民無疾疫田稼豐稔州治臨海流潦秋鹹胤令畜水民得甘食惠風洽被化感人神遂憑天威招合遺散自昔諸將皆各以兵威未有如胤結以恩信者也銜命在州十有餘年實帶殊俗實玩所生而內無粉黛珠璣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求之今臣實難多得宜在贊殿股肱王室江邊任輕不盡其才若召還都罷以上司則天工畢修庶績咸熙矣會卒

是儀

是儀字子羽北海人本姓氏拜侍中典校郎呂壹誣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誣國政權收嘉繫獄同坐之人悉皆驗問衆人畏壹並言聞之儀獨言無聞竊詰累日詔旨嚴切羣臣爲之屏息儀對曰今刀鋸在臣頸臣何敢爲嘉隱諱自取夷滅顧以聞知當有本未足以據實上請權俱免之拜尚書僕射南宮初立儀言二宮宜有降殺以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儀降家有起大宅者權出望見問爲誰左右曰似是儀家儀曰儀素儉必非也問果他家其見信如此嘗幸儀舍取蔬食視嘗之權歎息卽增休賜田宅儀累辭以恩爲威權常責儀不言事對曰聖主在上臣下守職懼於不稱實不敢以管窺之言上干天聽儀在近侍數十年未嘗有過呂壹歷白將相大臣獨無以白儀權歎曰使人盡如是儀安用科法爲年八十一卒

吳範

吳範上虞人以知風氣聞於郡中權欲討黃祖範曰今茲少利不如明年戊子劉表亦死國亡明年軍出至卽破祖劉表竟死荆州分割範又曰歲在甲午劉備當得益州權與呂蒙謀襲關羽以問範範曰得之後羽在麥城使使請降權問範範曰彼有走氣言降詐耳權遣潘璋邀其徑路捉候者還白

史籍

卷七十一

主

羽已去範曰雖去不免問其期曰明日日中及中不至權問其故範曰時尚未至正中也頃之有風勁惟範拊手曰羽至矣須臾外稱萬歲傳言得羽權以範領太史令數從訪問範心計所以見重者術術亡則身來矣故終不言權恨之初權爲將軍時範嘗言江南有王氣權曰若終如言以君爲侯及爲吳王範侍宴曰昔在吳中嘗言此事大王識之邪權曰有之因呼左右以侯殺帶範範知權欲以厭前言不受及論功行封以範爲都亭侯詔賜書出權悉其愛術於已因削其封範爲人剛直與親戚交接有終始素與魏滕相善滕有罪權將殺之令有政諫者死範謂滕曰與汝偕死滕曰死而無益

史籍

卷七十一

主

何用死爲範曰安忍坐觀耶乃髡頭白縛使鈴下以聞鈴下曰白必死範曰汝有子耶曰有曰汝死予以屬我鈴下入言權大怒欲授以戟因走出範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泣並權意釋乃免滕滕見範謂曰父母能生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爲範先知其死日謂權曰陛下某日當喪軍師權曰吾無軍師焉得喪之範曰陛下出軍臨敵須臣言而後行臣乃陛下之軍師也至其日果卒權追思之募有能舉知術數如吳範者封千戶侯卒無所得

劉惔

劉惔平原人客遊廬陵孫輔以爲將軍每有未早益賊先時

處期無不中者軍中號為神明惇實愛其術不以告人故世莫得而明也

趙達

趙達河南人精九宮一算之術應機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或難達曰飛者固不可校誰知其然達使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嘗過知故為之具食曰倉卒乏酒又無佳肴如何達取盤中箸從橫之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厨中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主人慚曰以卿善射欲相試耳遂出酒肴酣飲又有書千萬數著空倉中令達算之達處如數云但有名無實其精微若是達實惜其術自關史籍

史籍

卷七十二

澤殷禮諸名士屈節就學達秘而不告太史丞公孫騰少師事達勤苦累年達許教之者數矣臨當語而輒復止騰他日齋酒具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為帝王師至仕來三世不過太史郎誠不欲傳之且此術微妙苟非其人不足以相語子篤好不倦今真以相授矣飲酒數行達起取素書兩卷謂之曰當寫讀此則自解也吾久廢不復省之今欲思一過數日當以相與騰如期往乃賜索書驚言失之云女壻昨來必是渠所竊遂從此絕權行師身令達推步皆如其言權問其法達終不語由此見薄祿位不至權即尊號令達算作天子之後當復幾年達曰高祖建元十二年陛下倍之權

變通字所

大喜左右解萬歲果如達言達嘗笑諸望氣者曰當翹算惟幕不出戶牖而知天道及晝夜暴露以望氣祥不亦勞乎嘗自算曰某年月日吾其終矣達妻聞而哭泣達欲弭妻意乃更步算言向者誤耳尚未也後如期死權聞達有書求之不獲乃錄問其女及發達棺竟無所得望氣江都人幼工書時有張子並陳梁甫能書甫恨通並恨峻象斟酌其間甚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嚴武關基英與為輩宋壽占夢十不失一曹不興善畫惟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既進御權以為生蠅舉手彈之孤城鄭姬能相人及範惇達八人皆稱妙謂之八絕云時有葛仙公者每飲酒酣醉常

史籍

卷七十二

入陂水中臥竟日乃出曾從權到洲還遇大風百官紅多沒仙公船亦沉淪權甚恨恨使人鉤求公船而登高以望久之見公步從水上來衣履不沾而有酒色曰臣侍從而伍子胥見請斬過設酒忽忽不得即委之又有姚光者有火術權試之積獲數千束使光坐其上因猛風燔之焚盡光端坐灰中振衣而起把一卷書權取其書視之不能解也仙人介象字元則會稽人權從象學蔽形之術試還後宮及出殿門莫有見者種瓜菜百果皆立生可食權論鱸魚何者最美象曰鱸魚為上權曰論近道魚耳此出海中安可得那象曰可得耳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塘汲水滿之象垂綸於塘中須臾

得鱸魚，權驚喜，問可食不。象曰：故爲陛下取以作鱸，安敢取不可食之物。權曰：得蜀薑作薑甚好，恨爾時無此。象曰：蜀薑易得耳。願差所使者，可付直，權指左右一人，以錢五十付之。象書一符，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薑。說復閉目，其人騎杖，須臾止，不知足何處。問人，人言是蜀市中，乃買薑。時張溫使蜀，於市中相識，其驚，便作書寄其家。此人捉書負薑騎杖，閉目，須臾已到，厨下切脯，適了，孫休有疾，求視者，得一人，休欲試之，乃殺鵝埋於苑中，架小屋，施牀，凡以婦人履履服物著其上，使視之，曰：不見有鬼，但見一頭白鵝立墓上，疑是鬼神變化，作此相，欲候其真形，而無復移易。

史

卷七十二

七

臣松之  
白

諸葛恪

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知名，侍太子登，講論道藝，爲賓友。恪父瑾面長，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題其面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益兩字，權許之。恪續其下曰：驢舉坐歡笑，乃以鹽賜恪。他日，權問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封曰：臣父爲優。權問其故，對曰：臣父知所事，是以爲優；權大噉命，恪行酒至，張昭前，昭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能令張

史

卷七十二

七

公辭屈，乃當飲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乘施仗鉞，猶未告老。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前，何謂非養老？昭無辭，遂爲盡爵。後蜀使至，羣臣並合權，謂使曰：諸葛恪雅好騎乘，還告丞相，爲致好馬。恪起謝，權曰：馬未至而謝何也？恪曰：夫聖陛下之外，今有恩詔，良馬必至，權書問恪，頃何以自娛，而更肥澤。恪曰：臣聞富潤屋，德潤身，臣非敢自娛，修己而已。恪嘗獻權馬，而錫其耳，范慎嘲恪曰：馬殘其耳，豈不傷仁？恪曰：母之於女，恩愛至矣，剪髮穿耳，何傷於仁？太子嘗請恪，元遜可食馬矢，恪曰：願太子食雞卵。權曰：人令卿食馬矢，卿令人食雞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恪以丹楊山險，民多果勁，前雖發兵，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招致。自請爲守，云：三年可得甲士四萬。衆議以丹楊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郡陽、四郡隣接，周廻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遠人民，白首林莽，未嘗入城邑，山出銅鐵，自備甲兵，好武習戰，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後之騰木，時觀間隙，出爲寇盜，每與兵討伐，戰則盡至，散則鳥散，自前世以來，不能制也。恪盛陳其必捷，權拜恪撫越將軍，領丹楊太守，授綵戟，武騎三百，拜畢，令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恪到府，移書四郡屬城長吏，令各保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善養，難不與交鋒，候設

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於是山民飢窮漸出降首格乃下令曰山民去惡從化今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執拘降民周道舊有罪惡曰陽長胡伉縛送之格以伉違教遂斬以徇民聞伉坐執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携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權嘉其功拜威北將軍格與丞相陸遜書曰楊敬叔傳述清論以爲方今人物彫盡守德業者不能復幾宜相左右更爲輔車上熙國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奸相誘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意不歡適聞此情然誠獨擊節愚以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自孔氏門徒大教三千其見異者七十二人至於子張子路子貢之徒猶

史籍 卷七十二

七

各有所短師僻由咻賜不受命豈况下此而無所關仲尼不以數子之不備而引之教誨不以人所短棄其所長也加以當今取士宜寬於往古何者時務縱橫而善人罕少國家職司常苦不充苟令性不邪惡志在陳力便可獎就聘其所任若小小過差皆宜潤畧不足纖責且士誠不可苛克苛克則聖賢猶將不全况其出入者耶故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自漢末以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更相誇訕或至於禍原其本起非爲大譽唯坐克已不能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夫克已不如禮則人不履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內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怨怒一生則小人得

容其間而投杼之言浸潤之譖紛錯交至雖使至明處之猶難以自定况未能明者乎是故張陳至於囚終蕭朱乖其風好由於此而已夫不舍小過纖微相責久乃至於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格知遜嫌已故廣其理而贊其旨遜卒格代領荊州事權不豫而太子少乃徵格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中書令孫弘領少傅權疾困召格弘及太常滕胤將軍呂蒙侍中孫峻屬以後事翌日權薨弘素與格不平懼爲格所治祕權死間欲矯詔除格峻以告格格請弘咨事於坐中誅之乃發喪制服格更拜太傅於是罷校官原逋責除關稅事崇恩澤衆莫不悅初權築東興隄遏湖水後征淮南壞以內軀由

史籍 卷七十二

辛

是廢不復修格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夾築兩城各置千人使全端留畧守之魏大將胡遵等率衆七萬欲攻兩塢圍壞隄遇格率軍四萬赴救遵作浮橋陣於隄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格遣將軍雷贊丁奉破其前屯魏軍爭度浮橋橋壞溺水更相蹈藉死者數萬獲車乘牛馬騾驢各千數資器山積振旅而歸封陽都侯加荊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格遂有輕敵之心明年春復欲出軍諸大臣以爲數出罷勞諫格不聽大發州郡二十萬衆百姓擾動始失人心格欲曜威淮南驅畧民人諸將以爲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不知止罔新城散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

謝邑是安  
作者

覆格遂圍新城連攻不下士卒因暑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格內惟失計而恥城不拔忿形於色將軍朱異有所是非格怒奪其兵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格不從林遂奔魏魏知格戰士罷病乃進兵格引軍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仆坑壑或見暑獲大小呼嗟而格晏然自若住兵江渚圖起田於渚陽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此眾庶怨望而謗顯與矣秋八月軍還陳兵導從歸府即召中書令孫嘿嘿曰卿等何敢妄數作詔嘿惶懼辭病還家格征行之後還曹所奏署令長威司一罷更還愈尚威嚴多所罪責違見者無不悚息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嚴兵欲向青徐眾怒民怨孫峻因構格欲為

史籍  
卷七十一  
主

變與亮謀置酒請格其夜格精爽振動通夕不寐明將盥漱聞水腥臭侍者授衣衣服又臭易衣易水其臭如初格惻愾不悅嚴畢趨出犬銜其衣格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頃刻復起犬又銜其衣格令從者逐犬遂升車初格將征淮南有孝子著緦衣入其閭中詰問之孝子曰不自覺入時中外守衛悉不見眾皆異之出行之後所坐廳事屋棟中折格將入見駐車宮門變伏兵於帷中恐格不時入事泄自出見格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變當具白主上格曰當自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密書與格曰今日張說非常疑有他故格引去未出路門逢太常滕胤胤曰卒腹痛不任入胤不知變

此時格才  
可圖矣

計謂格曰君自行旋未見主上今置酒請君君已至門宜當力進格躊躇而還劍履上殿謝亮還坐設酒格疑未飲變曰使君病未善平當有常服藥酒自可取之格意乃安別飲所齎酒酒數行亮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出曰有解敗諸葛格格驚起拔劍未得而變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傷左手峻應手斫約斷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峻曰所取者格也今已死悉令復刀乃除地更飲格已被殺其妻問侍婢曰汝何故血髒婢曰不也有頃又問婢曰汝眼目視瞻何以不常婢覺然起躍頭至於棟攘臂切齒曰諸葛公乃為孫峻所殺於是知格死矣而更兵尋至先是童謠曰諸葛格虛華卑

史籍  
卷七十一  
主

衣篋鉤落於何相求成子開成子開者石子岡也建業南有長陵名曰石子岡葬者依焉鉤落者校節華帝世謂之鉤格帶格果以葦席裝其身而覆束其腰投之於此岡時年五十一格及朱恩等皆夷三族初陸遜謂格曰在我前者吾敬奉之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穩之基也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格曰臣聞雷電震數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以雲雨因以酒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輕日決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伏念故太傅諸葛格先帝委以伊周之任屬以籌機之事格素性剛復矜已凌人不能敬守神器穆靜邦內興功暴師未期三出虛耗士



民空竭府藏武衛將軍受先帝囑寄之詔悉恪領危社稷躬持白刃梟之殿堂勲超朱虛功越東牟國之大害一朝削除斯實宗廟之威靈天人之同惡也今恪父子三首縣市積日人情之於品物樂極則哀生見恪身處台輔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感情反能不愴然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域繫掘所刺無所復加願聖朝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位之服瘞以三寸之棺使辜戮之骸復受掩埋之澤於以勸戒天下豈不弘哉昔樂布祠彭越臣竊非之不敢請主上而肆意以沽名其得不誅幸耳今臣不敢章宣謹伏手書冒昧陳聞乞聖朝哀察於是亮峻聽恪故吏欽葬因求之於石子

史

卷七十一

重

聞始恪退軍還聶友知其將敗言之悲歎友豫章人虞翻從交州縣令使友送之翻與語奇焉為書與豫章太守謝雙令以為功曹郡時見有功曹雙問之曰縣吏聶友可堪何職功曹曰此縣間小吏耳猶可堪曹佐雙曰論者以為宜作功曹君其避之奉使至都恪善之時論顧子嘿子直其間無所復容恪曰友可居其間後為丹陽太守

孫峻

孫峻靜會孫也為侍中權臨亮受遺輔政領武衛將軍典宿衛封都鄉侯峻既誅諸葛恪遷丞相大將軍督中外諸軍事峻驕矜險害多所刑殺百姓囂然奸亂官人與公主魯班私

通吳侯英謀殺峻事泄死魏將母丘儉文欽叛峻帥左將軍留贊等襲壽春會儉欽敗軍還峻既至蜀使來聘將軍孫儀孫邵等欲因會殺峻事泄儀等數十人皆死并殺公主魯育埋於石子岡及孫皓即位欲改葬之衆墓相亞不可識別而宮人頗識主亡時所著衣服乃使兩巫各住一處以伺其靈二人俱白見一女人年可三十餘著青錦束頭紫白袷裳丹綈絲履從石子岡上半岡以手抑膝長太息小住須臾進一甃上便止徘徊良久奄然不見於是開冢衣服如之後峻病夢為諸葛恪所擊發悸死以後事付從弟綝綝始為偏將軍及峻死為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代知朝政時驃騎將軍

史

卷七十二

重

呂據出師淮泗與諸督將薦膝亂為丞相綝不從以亂為大司馬駐武昌據引兵還使人邀亂共廢綝綝遣從兄慮及文欽將兵逆據於江都據自殺遣左將軍華融中書丞丁晏喻亂宜速去亂留融晏勒兵自衛綝使將軍劉丞率兵攻亂亂殺融晏或勸亂引兵至蒼龍門將士必委綝就公時夜已半亂侍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宮比曉據不至綝遂殺亂夷三族綝遣大將軍封永寧侯負貴倨傲多行無禮魏大將軍詣壽春壽春請降吳遣文欽全據等帥三萬人救之魏中外軍二十餘萬圍之綝遣朱異帥三萬人屯安壘為文欽聲援兗州刺史州泰拒之異敗退綝大發兵屯魏里遣吳平將軍

出則如青  
見不出則  
如對芳

史記

卷七十二

主

丁奉等五萬人攻魏。吳雷輔重於都陸。連屯繁陽。為州縣所  
破。魏太山太守胡烈。詭道吳都陸。盡焚吳資糧。魏吳兵三  
萬人。使再戰。吳不從。魏斬之。會稽太守引還。魏既不能復。而  
而表敗士衆。自戮名將。莫不怨之。孫亮親政事。多所難問。魏  
懼。解疾不朝。築室於朱雀橋南。使弟威遠將軍據入蒼龍宿  
衛。武衛將軍恩。偏將軍幹。長水校尉闔。分屯諸營。亮惡之。乃  
推魯育見殺本末。殺虎林督朱熊。外部督朱損。以不匡正孫  
峻。入謀。不從。亮與黃門侍郎全紀。將軍劉丞。謀殺魏。紀以  
告父尚。尚以語其妻。妻使人告魏。魏夜率兵殺劉丞。比明。遂  
圍宮。亮上馬欲出。曰。孤大皇帝之適子。在位已五年。誰敢不  
從者。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牽舉止之。亮歎。吃二日不食。其  
妻曰。汝父敗我大事。使呼紀。紀曰。臣父奉詔不謹。負陛下。無  
面目復見。因自殺。魏使亮祿勳孟宗。告廟。廢亮為會稽王。以  
亮罪狀。班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魏殺之。典軍施正。勸  
魏立琅邪王休。魏從之。遣將軍孫資。送亮之國。徙尚於零陵。  
遷公主於豫章。魏意彌溢。侮慢民神。號伍子胥廟。凌辱祠  
斬道人。休即位。以魏為丞相。大將軍。荊州牧。食五縣。恩。肅將  
軍。據右將軍。皆魏侯。幹。魏將軍。侯。閭。亭侯。一門五侯。皆  
典禁兵。權傾人主。自吳國朝臣。未嘗有也。魏未牛酒。肅休休  
不受。肅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

史記

卷七十二

主

自為之。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臣當  
復改圖耳。布以告休。休恐其有變。數加賞賜。加侍中。與肅分  
省文書。或告魏欲圖反。休執以付魏。魏殺之。由是肅。肅  
也。武昌。休許焉。勅所督中營精兵。皆裝載。所取武庫兵器。皆  
給與。魏求中書兩郎。典知荊州諸軍事。主者奏。中書不應外  
出。休特聽之。將軍魏延。說休曰。魏居外。必有變。武衛士施淵  
又告。魏欲反。有徵。休密問張布。布與丁奉。謀於會。殺魏。永安  
元年十二月。諸言會中有變。魏聞之不悅。夜大風。發木。揚沙。  
魏益恐。戊辰。臘會。魏稱疾。休強起之。使者十餘輩。魏不得已。  
將入。其衆止焉。魏曰。上屢召不可辭。可整兵。令府內起火。我  
因速還。遂入。尋火起。魏求出。休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  
魏起。離席。奉布目左右。縛之。魏叩頭曰。願從交州。休曰。卿何  
不徒膝亂。呂據曰。願沒為官奴。休曰。何不以此亂據為奴乎。  
遂斬之。以肅首令其衆曰。諸與魏同謀者。皆赦。放仗者五千。  
人。夷魏一族。割喉。以殺魯育等故也。詔曰。諸葛恪。族亂。呂  
據。以無罪為。魏所害。各改葬。祭奠。權事見徙者。皆召還。  
留贊  
留贊。會稽人。少為郡吏。與黃巾賊戰。一足被創。遂屈不伸。因  
謂親友曰。今天下擾亂。英豪並起。而我屈是在閭巷之間。存  
亡無以異。今欲割引我足。幸不死而足伸。樂復見用。死則已

矣。親戚皆難之。贊以刀自割其筋。血流滂沱。氣絕。乃蘇。足伸。創愈。遂被試用。爲屯騎校尉。諸葛恪征東興。贊爲前部。大敗魏師。遷左將軍。孫峻征淮南。拜左護軍。未至壽春。病發。受命贊將軍。重先還。魏將蔣班率兵追贊。贊知必敗。乃解印綬付弟子曰。吾自爲將。破敵率旗。未嘗負敗。今身疾困。汝可速去。俱死。無益於國。適所以快敵耳。弟子不肯受。拔刀欲斫之。乃去。初贊臨敵。必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及敗。被殺。

### 漢陽興

漢陽興。陳留人。爲會稽太守。時琅邪王休居會稽。與陳興相

史錄 卷七十一

結。及休卽位。徵爲衛將軍。封外黃侯。遷丞相。與張布相表裏。邦內失望。休薨。左典軍萬彥與烏程侯孫皓善。勸興布立之。興布遂廢休子而立皓。皓踐阼。加興侍郎。領青州牧。或謂興布追悔前事。皓收興布徙廣州。道殺之。夷三族。

### 邵嘯

邵嘯字溫伯。會稽人。爲郡功曹。鳳皇三年。會稽妖言。章安侯奮當爲天子。太守郭範。不白妖言被收。徙還無以自明。嘯詣吏自刺云。不白妖言。事由於已。非府君罪。吏上嘯辭。嘯處庭不免。遂自殺以證之。臨亡。置辭曰。嘯以門資。肩身本郡。不能贊揚盛化。養之以禍。今妖說興興。干亂國紀。嘯以導之。遂

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詠。不足爲慮。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議。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舍垢藏疾。不彰翰筆。僕蹕歸。靜使之自息。恐心勤勤。每執斯旨。故誼屈其所是。然以見從。想由於嘯不敢逃死。歸罪有司。唯乞天鑒。吏得辭以聞。乃免。謫死。送付建安作。舡。皓嘉嘯節義。詔郡縣圖形。廟堂死時年四十。

### 賀邵

賀邵字興伯。山陰人。孫皓時。爲中書令。皓克暴驕矜。政事日繁。邵上疏曰。古之聖王。所以潛處重關之內。周知萬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陛下以至德。叔。統承皇業。宜率身履道。恭奉神器。旌賢表善。以康庶政。

史錄 卷七十二

支

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文武曠位。外無方獄之鎮。內無諫諍之臣。佞諛之徒。拊翼天飛。干弄朝威。盜竊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指。各希時趣。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寵媚之臣。喜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所不安。敢不以聞。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是以古之人。君揖讓以進賢。虛己以求過。譬天位於乘奔。以虎尾爲警戒。至於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臣眩耀毀譽之

貴流論近習之言，昔高宗思佐，憂瘼得賢而陛下求之如忘，忽之如遺，常侍王春忠恪在公，直以醉酒之間，加之大戮，湯臚葛矣。先帝舊臣，偶有違忤之失，賜毒隕命，天下悼心，朝臣失圖仕者以退為幸，居者以出為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隆道化也。何定本趨走小人，僕隸下流，身無錙銖之行，能無為犬之用，而陛下愛其佞媚，假以威柄，使定恃寵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國議，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夫小人求入，必進姦利，聞者妄與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巢鹿，結置山陵，芟夷林莽，殫九野之賦，聚重圍之內，兵士罷於運送，人力竭於驅逐，老弱飢凍，大小怨歎，臣竊觀天變，自比年以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食地震，中夏隕霜，皆陰氣陵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覽書傳，驗諸行事，災祥之應，可為寒慄。昔高宗修己以消異，雖之異，宋景崇德以退災，惑之變，願陛下上懼皇天譴告之威，下追二君修攘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近竊今日謬授之失，姦聚後又放退，佞邪容受，直辭敬奉先業，則大化光敷，天人望鑒也。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為草芥。陛下潛德東夏，龍飛在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於旦夕也。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宮內豎，分布州郡，橫與事役，競造奸利，百姓罹杆軸之困，黎民罷無已之求，老幼飢寒，家戶菜色，而

所在長吏，迫威負罪，嚴法峻刑，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妻子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又江邊戍兵，遠當以拓土廣境，近當以守界備難，宜時優育，以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稠至累集，衣不全短，禍食不贖半菽，出當鋒鏑之難，入抱飢寒之患，是以父子相棄，叛者成行，願陛下寬賦除煩，振恤窮乏，使海內樂業，大化普洽，夫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命也。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畜，而後宮坐食者，萬有餘人，內有離曠之怨，外有損耗之費，使庫廩空於無用，士民飢於糟糠，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陛下棄一人之威德，而怙敵之不來，忽四海之困窮，而幸虜之不至，誠非廟勝之策也。昔大皇帝勤身苦體，創基南夏，割據江山，拓土萬里，雖承天贊，實由人力也。餘慶遺祚，至於陛下，宜勉崇德器，以光前烈，愛民養士，保全先軌，何可忽宗社之大業，忘興衰之巨變哉！臣聞否泰無常，吉凶由人，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不能守，一葦可航也。昔秦建皇帝之號，據般雨之阻，德化不修，法政苛酷，一夫大呼，社稷傾覆，近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可謂金城石室，萬世之業，任授失賢，一朝喪沒，君臣係頸，共為羈僕，此當世之明鑒，目前之炯戒也。願陛下建耆前事，近覽世變，豈基強本，制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而聖祖之祚隆矣。書奏，詔深恨之，後邵中惡風，口不能言，去職，結其託疾，收付酒藏，掠考，邵卒。

無一語見殺年四十九家屬徙臨海是歲天曆元年也

章昭

章昭字弘嗣吳郡人孫亮即位請其補輔政表昭為太史令與華嚴薛瑩等撰吳書孫休踐阼為祭酒命昭依劉向故事校定衆書欲延昭侍講而左將軍張布近習寵幸憚昭言其過失固爭不可昭竟不入孫昭即位為侍中領左國史時在所承指數言端應皓以問昭昭曰此人家篋篋中物耳又皓欲為父和作紀昭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為傳數失皓意昭憂懼自陳衰老求去侍史二官欲成所造書使後業有所付皓不聽皓每宴宴輒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為限其不即

史籍

卷七十二

主

飲者澆灌取盡昭飲酒不過三升初見教時常為裁減或書賜茶薺以常酒至於禮衰更見偏溺又於酒後使侍臣侮弄公卿發摘私短以為歡時有愆過或誤犯諱卒見收縛至於誅戮昭以為外相抵毀內長尤恨有傷師濟之誼非佳事也但論辨經義而已皓以為不承詔命既積嫌忿遂收昭付獄是歲鳳皇二年也昭因獄吏上辭曰因荷恩見哀無與為此曾無芒髮有以上報孤辱恩寵自昭極罪念當戾滅長棄黃泉愚情慄慄竊有所懷因昔見世間有古歷注其所紀載既多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謬因每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於秦漢凡為三卷黃武以來

別作一卷事尚未成又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

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官名又有非是愚以官爵名器不宜乖謬自忘微賤作它職訓及辨釋名各一卷欲表上之新寫始畢會以無狀幽囚待命泯沒之日恨不上聞謹以先死列狀上言追懼淺蔽不合天聽抱怖雀息乞垂哀省昭冀以此求免而皓更惟其書之垢復以詰昭對曰因撰此書實欲表上懼有謬誤數數省讀不覺黷汚後問寒戰形氣呻吟謹叩頭五百下兩手自搏華嚴上疏赦昭曰昭運值下裁特蒙哀識以其儒學得與史官昭彈內侍承受天問聖朝仁篤始終追遠迴神之際垂涕勅昭昭愚惑不達不能敷

史籍

卷七十二

主

宣陛下大孝之美而拘繫史官使聖趣不叙至行不彰實昭愚蔽當死之罪然臣懷愧見昭白幼勤學雖老不倦採綜墳典溫故知新及所經識古今行事外史之中少過昭者昔李陵為漢將軍敗降虜司馬遷為陵遊說漢武帝以遷有良史之才欲使畢成所撰忍不加誅書卒成立垂之無窮今昭在吳亦漢之史遷也伏見前後待端彰著神指天應繼出累見一統之期庶不復久事平之後當觀時設制三王不相因禮五帝不相沿樂質文殊塗損益異體宜得昭輩依準古義有所改立又吳書雖有頭角叙贊未逮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及固叙傳尤劣今吳書當垂

惟此亦純此類所以亂世也

華嚴當與昭同撰之昭時居中後朝士可敬

可受

可受

千載編次論議，良才如昭，實不易得。如臣頑蔽，誠非其人。昭年已七十，餘數無幾，乞赦其一等之罪，為終身徒，使成書業。垂之百世，謹通進表，叩頭百下，結不許，遂誅昭，徙其家零陵。子隆亦有文學，行於世。

華嚴

華嚴，字承先，武進人。為中書承，蜀為魏所并，嚴上表曰：間聞賊眾蟻聚，向蜀西境，保險，謂當無虞。定開陸抗表至，成都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昔衛為翟所滅，而桓公存之。今道里長遠，不可救振，失委附之上，棄貢獻之國。臣以草介，竊懷不寧，陛下聖恩澤遠，撫卒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

史籍

卷七十二

重

劉隆傳

為援抱火臥薪之喻。於今為急，大皇帝覽前代之如彼，察今勢之如此，故廣開農桑之業，積不訾之儲，恤民重役，務養戰士。是以太小感恩，各思竭命。自是之後，強臣專政，上詭天時，下違眾議，忘安存之木，遂一時之利，數興軍旅，傾竭府藏，兵勞民困，無時獲安。今之存者，乃創夷之遺眾，哀苦之餘民耳。遂使軍資空匱，倉廩不實，布帛之賜，寒暑不周，重以失業，家戶不贍，而北積殺養民，專心東向，蜀為西藩，土地險固，加承先主統馭之術，謂其守御足以長久，不圖一朝奄至，傾覆昏亡。南孤危存亡難保，合浦以北，民皆搖動，因連避役，多有離叛，而備成減少，威鎮轉輕，常恐呼吸復有變故。昔海寇窺齊東縣，多得離民，習於舟行，鈔盜無日。今胸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誠宜住建立之役，先備豫之計，勉壘種之業，為飢乏之救。惟恐農時將過，東作何晚。有事之日，整嚴未辨，若舍此急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乃委版築之役，應烽燧之急，驅怨苦之眾，赴白刃之難，此大敵所因為，資也。相持日久，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已困矣。昔太戊修德，桑穀怪消，景公善言，葵慙退舍，德修於身，而感異類，言發於口，而通神明。臣以愚蔽，誤忝近署，不能翼宣仁澤，以感靈祇，仰漸俯愧，無所投處。夫王者以九域為宅，天下為家，不與編戶之

史籍

卷七十二

重

民轉徙同也。今之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爲不祥，雖欲轉移，未必勝舊。此愚臣所以夙夜憂灼也。且人心安則思善，苦則怨叛。江南精兵，北土所難，欲以十卒當東一人，天下未定，深可憂惜。如此宮成，死叛五千，則北軍之衆更增五萬。若到萬人，倍益十萬，病者有死亡之損，叛者傳不善之言，今當角力中原，以定強弱，正於際會，彼益我損，加以勞困，此乃智士所以隱憂。大敵所爲深喜也。臣聞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况敵疆大而忽農忘畜，今雖頗有種植，間者大水沉沒，其餘存者，當須耘耨，而長吏怖期，上方諸部身涉山林，盡力伐材，發農棄務，士民妻孥羸小，墾殖

史綱

卷七十二

五

又薄。若有水旱，永無所獲，州縣見米，當待有事而冗食之衆，仰官供濟，使北敵犯疆，運漕不繼，縱周召更生，民平復出不能爲陛下計矣。臣聞君明者臣忠，主聖者臣直，是以懷懷昧犯天威，書奏，皓不納，遷東觀令，領右國史，敷上疏，辭讓，皓優答不許，時舍廢無儲，世俗滋侈，駁上疏，曰：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若無積年之儲，出無應敵之畜，此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輒與近期，晝夜驅催，委舍佃事，遽赴會日，蘊積不用，徒使百姓消力失時，到秋收月，復督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積其輪納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產，故家戶貧

困衣食不足，宜暫息衆役，專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以來，已向百載，農人廢畝，飲之務，女工停機，杼之業，由此揆之，則說食而長飢，薄衣而苦寒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謂求其爲已勞也，求其爲已死也，三：謂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今主之二求已備，而民之三望未報，是以怨心生，而功不建，且飢者不待，寒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溫，爲美味者，口之寄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不動麻枲，而刺繡文，轉相倣效，耻獨

史綱

卷七十二

五

無有，其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擔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商賈之家，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一民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棄功於浮華，妨日於侈靡，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嚴前後陳便宜，及貢薦良能，解釋罪過，書百餘上，皆有補益。天冊元年，免數歲卒。

張悌

張悌，字巨先，襄陽人。魏伐蜀，或曰：司馬氏遠征巴蜀，兵勞民疲，敗於不暇，何以能濟？悌曰：曹操雖功蓋於天下，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不敵繼以慘虐，內興宮室，外事征伐，東西驅



雖無此憂。彼之夫民。為日已久。司馬懿父子。自置其餽。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下惠。民心歸之。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氏之死。四方不動。任賢使能。各盡其心。其威武張矣。本根固矣。群情服矣。今蜀國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成。顯武。民勢卒變。戰於外。利不修。守備。彼弱。不同。智算亦異。因危而伐。殆其克。昔楚釗。利而秦昭。懼孟明。用而晉人憂。彼之得志。我之大患也。吳人笑之。而蜀果降於魏。并丞相及晉來伐。昭使為軍師。與丹陽太守沈瑩。副軍師諸葛說。帥眾三萬。逆之。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大舉。萬里奔力。必當益州之眾。浮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戒備。各將皆死。勿小當任。恐邊江諸城。盡莫能禦。晉之水軍。必至於此。宜當眾力。為來一戰。若勝之。江西自清。上方雖眾。可進取之。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瑩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至此。眾心駭懼。不可復。遂令宜渡江。決戰。力爭。若其敗喪。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如子計。恐行散盡。相與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渡江。圍晉將張喬於楊荷橋。喬有眾七千。閉柵自守。舉白按書降。副軍師諸葛觀。欲屠之。瑩曰。強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觀曰。喬以救兵未至。故偽降。以緩我。非真降也。可盡阬之。以作三軍之氣。若舍之。而前。必為

史記

卷七十二

七

真忠臣志  
士我為流  
涕  
佛忠臣志  
耳何謂而  
天上人納  
之

後患。佛不從。與晉討吳護軍張翰。揚州刺史周浚。成陣相對。沈瑩領丹陽銳卒。刀楯五千。號曰青巾兵。馳淮南軍三衝。不動。退走。晉因而乘之。吳軍士崩。將帥不能止。張喬又出其後。吳軍大敗。諸葛說退走。過迎佛。佛不肯去。觀自牽之。謂曰。天下存亡。有大數。豈卿一人所能支。何故自取死。為佛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我作兒童時。為卿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言明賢知。顧今以身殉社稷。復何道耶。觀流涕放之。去。自餘。已見為晉軍所殺。沈瑩亦見獲。松陽人柳榮。病死船中。二日。時軍上岸。無有埋之者。忽然大呼。人縛軍師人縛軍師。或問之。榮曰。上。天北斗門下。今見人縛張佛。意中驚。佛不得大。何言何以縛張軍師。門下人忽叱逐使去。其日佛戰死。至晉元帝。賜爵在。司馬懿相。依附故。與他史稍異。亦自不得不。以奇無不可。

史記

卷七十二

七

史緯目錄

卷七十三晉書一帝紀

宣帝

景帝

文帝

卷七十四晉書二帝紀

武帝

惠帝

懷帝

愍帝

卷七十五晉書三帝紀

元帝

明帝

成帝

康帝

史籍

晉書目錄

穆帝

哀帝

廢帝

簡文帝

孝武帝

安帝

恭帝

卷七十六晉書四列傳

天文

地理

律曆

卷七十七晉書五志

禮

卷七十八晉書六志

樂

刑法

卷七十九晉書七列傳

后宣穆張皇后

文明王皇后

武元楊皇后

左貴嬪

胡貴嬪

惠帝賈后

謝夫人

元帝鄭夫人

康獻褚皇后

孝武李太后

王祥覽

羊祜

杜預

裴秀

史籍

晉書目錄

衛瓘

張華

卷八十晉書八列傳

宗室安平獻王孚

譙閔王承

中山王睦

習陽亭侯順

扶風武王駿

齊獻王攸

王浚

荀勗

賈充

楊駿

劉寔

王濟

唐彬

卷八十一晉書九列傳

山濤	王戎
樂廣	鄭袤
盧志	華廙
劉毅	和嶠
劉頌	李重
傅咸	向雄
段灼	
卷八十二晉書十列傳	
閻紱	阮籍
嵇康	向秀
劉伶	謝鯉
胡毋輔之	畢卓
王尼	羊曼
光逸	庾峻
皇甫謐	
卷八十三晉書十一列傳	
摯虞	束皙
卻詵	華譚
太子遹	陸機
潘岳	張載

江統	孫楚
卷八十四晉書十二列傳	
馬隆	陶璜
周處	周訪
王汝南王亮	楚王瑋
趙王倫	齊王冏
長沙王乂	成都王穎
河間王顒	東海王越
解系	國典
卷八十五晉書十三列傳	
周浚	劉琨
祖逖	李矩
淮南王允	會稽王道子
王導	劉弘
陶侃	溫嶠
卷八十六晉書十四列傳	
郗鑒	顧榮
紀瞻	賀循
戴淵	甘卓
卞壺	劉超



謝氏	洪氏	列辛氏	陶潛 <small>茂</small>	謝敷	郭瑀	張忠	劉驥之	郭文	魯褒	董養	夏統	施孫登	成褚衷	卷九十一晉書十九列傳	傾愷之	伏滔	李充	趙至	文成公綏
韓氏	李氏	嚴氏	虞鳩摩羅什	戴逵	祁嘉	宋徽	楊軻	龔壯	汜勝	伍朝	范榮	董京	王濛 <small>蘊</small>		孟嘉 <small>西</small>	羅含	袁宏	張翰	左思

七

卷九十八晉書二十六載記	姚弋仲 <small>尹綽</small>	卷九十七晉書二十五載記	苻洪 <small>王猛</small>	卷九十六晉書二十四載記	慕容廆 <small>慕容皝 慕容儼 慕容廆 慕容廆</small>	卷九十五晉書二十三載記	石勒 <small>冉閔</small>	卷九十四晉書二十二載記	劉淵	卷九十三晉書二十一載記	譙縱	杜崱	王敦 <small>王敦</small>	四吐谷渾	卷九十二晉書二十列傳	尹氏	毛氏	宋氏	周氏
	李特										孫恩 <small>盧循</small>	桓溫 <small>冲</small>	何奴			殷氏	劉氏		

八

呂光

慕容垂

馮跋

乞僕固仁

卷九十九晉書二十七載記

秃髮烏孤

慕容德

沮渠蒙遜

赫連勃勃

史緯晉書目錄終

史緯

晉書目錄

九

史緯卷七十三

晉書一

唐太宗文皇帝御製

帝紀

清臣

陳允



魏武力能  
集之何必  
行刺

史緯

卷七十三

宣皇帝姓司馬氏諱懿字仲達河內溫縣人漢京兆尹防之  
次子也少有奇節南郡太守同郡楊俊名知人見帝以為非  
帝之器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魏武帝為司空辟之帝見漢  
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痺魏武使人夜往刺之帝堅  
臥不動魏武為丞相又辟為文學掾勅行有曰若復盤桓便  
收之帝懼而就職使與太子游處轉丞相主簿從討張魯言  
於魏武曰劉備以詐力取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  
不可失也今若糧成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因  
此之勢易為功力聖人不違時亦不失時魏武不能從魏國  
既建遷太子中庶子為太子所信重與陳邵吳質朱樂號曰  
四友遷軍司馬言於魏武曰昔箕子陳謀以食為首今天下  
不耕者衆非經國遠籌也雖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魏武  
納之蜀將關羽聞曹仁於樊于禁等七軍皆沒是時漢帝都  
許昌魏武以為近賊欲徙河北帝與將濟諒曰于禁等為水  
所沒非戰之失於國家大計未有所損而便遷都示敵以弱  
淮沔之人大不安矣孫權劉備外親內讎關羽得意權所不

願也可。喻權令倚其後，則樊圍自解。魏武從之。魏武以荊州遺黎在荊川，逼近南寇，欲徙之。帝曰：「荆楚輕脫，易動難安。關羽新破，諸為惡者，孰敢觀望？今徙之，既傷其意，將令去者不暇復還，從之諸亡者，悉復業。」魏文帝卽位，轉丞相、長史、孫權帥兵西過，朝議以襄樊無穀，不可以禦寇，欲棄之。帝曰：「孫權新破關羽，此其欲自結之時也，必不為患。襄陽水陸之衝，禦寇要害，不可棄也。」魏受漢禪，轉撫軍將軍，加給事中。錄尚書事。黃初六年，天子大興舟師，征吳。命帝居守，詔曰：「吾東撫軍，當總西事。吾西撫軍，當總東事。及天子疾篤，帝與曹真、陳羣等並受顧命輔政。詔太子曰：「有聞此三公者，慎勿疑之。」明帝卽位，封舞陽侯。太和元年，詔帝屯于宛，加督荆豫二州諸軍事。蜀將孟達以上庸來降，魏朝遇之甚厚。帝以達言行傾巧，不可任。魏王不聽，以達領新城太守，封侯。達於是連吳、固蜀，滑關中國。蜀相諸葛亮慮其反覆，欲促其事。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亮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謀泄，將舉兵。帝恐達速發，急以書喻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場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達得書大喜，猶與不決。帝乃潛軍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初達與

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達甥鄧賢等開門出降，斬達首，振旅還宛。乃勸農桑，禁浮費，南土悅附。孟達既誅，中儀有自疑心。時諸郡守以帝新克捷，奉禮來賀，因使人風儀，儀至執之，歸於京師。邊郡新附，多無戶名。魏朝欲加隱實，訪之於帝。對曰：「賊以密網束下，故下衆之宜弘以大綱，則自然安樂。又問討吳之策。帝曰：「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關，凡攻敵必扼其喉而搯其心。夏口東關，賊之心喉。若為陸軍，以向皖城，引權東下，為水軍，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墜，破之必矣。天子然之。五年，諸葛亮入天水，詔帝西屯長安。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統車騎將軍張郃等討亮。郃勸帝分軍住雍，都為後鎮。帝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禽也。遂進軍陰平，亮聞大軍且至，乃帥衆芟上邽之麥，諸將皆懼。帝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帝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帝列陣以待之。亮宵遁，追擊破之，俘斬萬計。軍師杜襲等言：「明年





欲移營。帝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竝進。晝夜不息。故能一句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帝曰。孟舉少而食支一年。吾將士四倍于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爲之。是以一月而克。此其策也。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助。功力不倍。而欲使之不無。明爲自發。京師不憂。賊豈肯聽。我走今賊。復年盡。吾困。孟舉令掠其牛馬。抄其糧米。此其計之走也。大兵名詭道。當因卒變。賊荒衆恃雨。故雖饑困。不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楯鉤梯。登矢石。晝夜攻之。淵大懼。使其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肅乞降。請解圍。不許。執建等斬之。檄告淵曰。昔楚鄭列國。鄭伯猶肉袒牽牛以迎。孤爲王人。位則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二人老老。傳言失旨。已相爲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淵復遣侍中衛演乞。尅日送任。帝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惟有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爲決就死也。不須送任。淵攻南圍突出。帝縱兵擊之。斬淵于梁水上。旣入城。男子年十五以上七千餘人皆殺之。戮其將軍畢盛等二千餘人。遂班師。及次白屋。有詔召帝。三月之間。詔書五至。帝乘追鋒車。晝夜兼行。旣至。引入卧

內升御床帝流涕問疾天子執帝手目齊王曰以後事相託死乃復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與大將軍曹爽並受遺詔輔少主齊王卽位遷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與爽共執朝政更直殿中爽欲使尚書奏事先由己乃言於天子徙帝爲太傅正始二年吳將朱然圍樊城帝請自討之議者謂賊衆遠來挫于堅城之下有自破之勢帝曰邊城受敵而安坐廟堂是社稷之大憂也乃督諸將南征吳軍夜遁道至淅陽日晴夜萬餘人收其舟船軍資而還封子弟十一人皆爲列侯帝勲德日盛而謙恭愈甚以太常常林鄉邑舊勲見之每拜恒戒子弟曰盛滿者道家之所忌四時猶有推

史編 卷七十三 七

避寇北渡河帝以河南近賊若百姓還必復致危宜權罰之  
曹爽曰今不能修守河南而罰百姓非良策也帝曰不然凡  
物致之安地則安危地則危故兵書曰成敗形也安危勢也  
形勢者都衆之要不可以不審設令賊以萬人斷河水三  
萬人與河南諸軍相持萬人陸梁河中將何以救之爽不從  
今令運賊果破河中損失萬計八年曹爽用何晏鄧騭丁  
諶之謀遷太后于永寧宮專擅朝政多樹徒黨變亂制度帝  
不能禁于是與爽有隙稱疾不與政事時人爲之謀曰何鄧  
丁亂京城爽宜頗疑帝會李勝將滯荆州來侯帝帝許疾篤  
使兩婢侍其衣落指曰言罷卿進病帝不持杯飲卿皆流  
史緯 卷七十三 八

出帝胸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帝使聲  
氣繼屬說年老沈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當善  
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爲託勝曰當還泰本州  
非并州帝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  
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  
故爽等不復爲意嘉平元年天子謂高平陵爽兄弟皆從是  
日太曰興月帝于是奏承寧太后廢爽兄弟時景帝爲中護  
軍將兵屯司馬門帝列陣關下大司農桓範出赴爽將濟曰  
智策往矣帝曰爽與範內疎而智不及焉馬延壽必不能  
川也假司徒高柔節行大將軍事領爽營謂柔曰君爲周勃

矣命太僕王觀行中領軍攝邊管帝親帥太尉壽濟等勒兵  
出迎天子屯于洛水浮橋上太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  
下秦王及臣升御床握臣臂曰朕以殺事爲念臣言二祖亦  
屬臣以後事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  
以死奉明詔今大將軍爽背棄故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  
專威權羣官要職皆置所親宿衛舊人並見斥黜根據禁牙  
縱恣日甚又以黃門張當爲都監專共交關伺候神器天下  
洵謂人懷危懼陛下便爲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  
及臣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前言昔趙高極意秦氏以亡  
呂霍早斷漢祚承延此乃陛下之殷鑒臣授命之秋也公卿  
史緯 卷七十三 九

羣臣皆以爽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皇太后皇  
太后勅如奏施行罷爽義訓吏兵各以侯就第若稽諸車駕  
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諸洛水浮橋伺察非常爽不還  
奏謂車駕宿伊水南伐樹爲鹿角發屯兵數千人以守桓範  
至果勸爽奉天子幸許昌移檄徵天下兵爽不能用而夜遣  
侍中許允尙書陳泰詣帝觀望風旨帝數爽過失且言事止  
免官泰還報爽勸之通奏帝又遣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  
論爽指洛水爲誓爽信之桓範等諫說萬端終不從乃曰司  
馬公正當欲奪吾權耳吾以侯還第不失作富家翁範笑曰  
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純賴耳何嘗今日坐汝等滅族也爽

遂通帝奏，既而有司勅黃門張當，并發夷與何晏等反事，故夷兄弟及其黨與誅之。初，夷司馬魯芝，主簿楊綜，斬關奔夷，及夷將歸罪，芝綜泣諫曰：「公若伊周之任，扶天子，仗天威，孰敢不從？舍此而欲就東市，豈不痛哉？」有司奏收芝綜科罪，帝赦之，曰：「勤事君者，天子以帝為丞相，加九錫之禮。」二年，帝以久疾不任朝請，每有大事，天子親幸第以諮訪焉。兖州刺史令狐愚、太尉王凌、貳於帝，謀立楚王彪。三年，王凌詐言吳人塞淝水，請發兵以討之。帝知其計不忠，自帥中軍，汎舟沿流，九日而到甘城，凌計無所出，乃面縛水次。帝以凌歸於京，師凌自殺，收其餘黨，皆夷三族，并殺彪，悉錄魏諸王，公置于

史錄

卷七十三

十

郊命有司，監察不得交關。帝至自甘城，天子使太僕廕疑策，命帝為相國，封安平郡公。前後食邑五萬戶。子孫侯者十九人。帝寢疾，驛賈逵王凌為祟八月，殂于京師。年七十三。預作終制於首陽山，為土藏，不墳，不樹，歛以時服，不設明器。後終者不得合葬。晉國初建，追尊曰宣王。武帝受禪，上尊號曰宣皇帝，廟稱高祖。帝內忍而外寬，猜忌多權變。魏武聞帝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尚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奉三馬同食一槽，其惡之，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帝於是勅於史職，至芻牧之間，悉皆臨履。由是魏武意遂安，及平公孫淵大行殺

帝有憂入情不

戮誅曹爽之際，支黨皆夷及三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既而竟遷魏鼎，云：「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陳帝創業之始，及文帝高貴鄉公事，明帝以而覆床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述其猜忌，蓋有符於狼顧也。

史錄

卷七十三

十一

此子竟可也。帝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眾莫知所出也。封長平鄉侯，及宣帝薨，議者咸云：「伊尹既卒，伊陟嗣事矣。」天子命帝以大將軍輔政，加侍中，錄尚書事。命百官舉賢才，明少長，恤窮獨，理廢滯，四海傾注，朝野肅然。嘉平五年，吳太傅諸葛恪圍新城，朝議慮其分兵以寇淮泗，欲成諸水口。帝曰：「諸葛恪新得政於吳，欲徼一時之利，并兵合肥，以與萬一，不暇復為青徐患也。」且水口非一，多戍則用兵衆，少戍則不足以禦寇。恪果并力合肥，帝使諸葛亮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距之。儉欽請戰，帝曰：「恪老賊，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遂命諸將高望以

敵之相持數月，格攻城力屈，死傷大半，乃勸欽督銳卒趨合榆，要其歸路，格懼而遁。欽逆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正元元年，天子與中書令李豐、后父光祿大夫張緝等謀以太常夏侯玄代帝輔政，帝殺豐、玄、緝等，皆夷三族。詔天子廢皇后張氏，天子以豐、玄之誅，深不自安，帝亦慮難作，謀廢立，譏魏承寧太后，下令廢帝收璽綬，仍以齊王歸藩，迎高貴鄉公髦於元城而立之。天子加帝相國，增邑并前四萬戶，進大都督，假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劍履上殿。二年，鎮東大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舉兵反，矯太后令，移檄郡國，帥眾六萬渡淮而西，帝會公卿謀征討。計王肅鍾會勸帝自行，帝統步騎

史籍

卷七十三

三

十餘萬以征之，倍道兼行，儉、欽移入項城，帝遣荊州刺史王基進據南頓，以逼儉，帝深壁高壘，以待東軍之集。諸將請進軍攻城，帝曰：「諸君得其一，未知其二。」淮南將士本無反志，儉欲蹈縱橫之迹，謂遠近必應，而事起之日，淮北不從，史招李續前後瓦解，內乖外叛，自知必敗，困獸思鬥，速戰更合，其志雖云必克，傷人亦多，且儉等欺誑將士，詭變萬端，小與持久，詐情自露，此不戰而克之也。乃遣諸將，誑許豫州諸軍，自安風向，書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譙，宋絕其歸路，帝屯汝陽，遣兗州刺史鄧艾督太山諸軍進屯樂嘉，示弱以誘之。欽進軍將攻艾，帝潛軍徑造樂嘉，與欽相遇，欽子喬年

十八，勇冠三軍，謂欽曰：「及其未定，鼓譟擊之，可破也。」三謀而欽不能應，喬退，相與引而東。帝謂諸將曰：「欽走矣，發銳軍以追之。」諸將曰：「欽將將，喬少而銳，引軍內入，未有少利，必不走也。」帝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喬三鼓，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遁，喬曰：「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鋒陷陣，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帝遣左長史司馬璿督驍騎入千裏而追之，使將軍樂琳等督步兵繼其後，比至沙陽，大破之。衆皆降。欽父子走保項，儉聞欽敗，棄衆宵遁，安風津都尉追儉斬之，傳首京師。欽遂奔吳，淮南平。初，帝日有痛疾，使醫割之，喬之來攻也，驚而目出，恐六軍知之，蒙之以被，病

史籍

卷七十三

三

其害被敗，左右不覺也。疾篤，使文帝統領諸軍，閏月，殂于許昌。年四十八。武帝受禪，上尊號曰景皇帝。文皇帝諱昭，字子上，景帝弟也。大將軍曹爽伐蜀，以帝為征蜀將軍，副夏侯玄出駱谷，次於興勢，蜀將王林夜襲帝營，帝堅卧不動，林退，帝謂玄曰：「費禕據險距守，進不獲戰，攻之不可，宜亟旋軍，以為後圖。」爽等引旋，禕果馳兵趣三嶺，爭險乃得過，遂還封高都侯。毋丘儉、文欽之亂，景帝率大軍東征，及景帝疾篤，帝自京都省疾，景帝薨，天子命帝鎮許昌，詔尚書傳報，帥六軍還京師。帝用輶及鍾會策，自帥軍而還，進位大將軍，加侍中，錄尚書事，輔政。甘露元年，進封高都公，地方七

未聞是太  
后出視者  
帝負之耳

百里加九錫假黃鉞進號大都督履劍上殿二年鎮東大將軍諸葛誕以淮南叛帝曰誕久蓄異志以毋丘儉輕疾破亡必外連吳寇此為變大而遲吾當以全勝制之乃表奉天子及皇太后率軍五十萬東征誕遣子為質于吳吳使文欽唐咨等三萬餘人救之吳將朱異帥兵萬餘人雷輜重于都陸輕兵至嘉漿監軍石苞兖州刺史州秦禦之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襲都陸焚其糧運也秦進擊異大破之異遁吳人殺之帝曰異不得至壽春非其罪也而吳人殺之所以謝壽春而堅誕意使其猶望救耳因命合閭分遣麻疾就殺淮北廩軍士大豆八三升欽聞之果喜帝愈嚴形以示之多縱反間

史緯 卷七十三

書

揚言吳救方至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乏糧石苞王基請急攻之帝曰誕深根完守外結吳人自謂足據淮南欽既同惡相濟必不便走今若急攻之內損軍力外寇卒至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于孤城之中天或者將使同戮吾以全策縻之但堅守屯圍若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游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外賊外賊破欽等必成擒矣三年正月誕欽等出攻長圍諸軍逆擊走之誕欽窮蹙轉相疑貳會欽計事與誕忤誕手刃欽欽子慈攻誕不克踰城降以為將軍使督巡城而呼帝見城上持弓者不發謂諸將曰可攻矣攻而拔之斬誕夷三族吳將唐咨等帥其屬降表加

昭所以終  
有天下

爵位或言吳兵必不為用請坑之帝曰古之用兵戮其元惡而已就令亡還適見中國之弘耳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景元元年天子既以帝三世幸輔政非已出心不能平又慮廢辱將臨軒行放黜夜使冗從僕射李昭等發甲于陵雲臺召侍中王沉散騎常侍王業尚書王經出懷中黃詔示之戒嚴俟旦沉業馳告帝帝召護軍賈充等為之備天子知事泄帥左右攻相府稱有所討敢有動者族誅相府兵將止不敢戰賈充叱諸將曰公當養汝輩正謂今日耳太子舍人成濟抽戈刺天子出于背遂崩于車中帝召百寮謀之僕射陳泰不至帝遣其舅荀顗與致之謂曰玄伯天下其如我何泰

史緯 卷七十三

五

曰惟賈斬賈充少可以誦天下帝曰卿更思其次泰曰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於是歸罪成濟而斬之夷其三族殺尚書王經忠於魏也與公卿議立燕王宇之子常道鄉公璜為帝四年帝將伐蜀謀于眾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振二虜畧計取吳作戰船通水道當用千餘萬功此十萬人百數十日事也又南土下濕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後因巴蜀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虢定虞之勢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郡不下四萬然則餘眾不難五萬今糾姜維于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略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彼若嬰城守險兵勢必散首尾離絕舉大眾以

屠城散銳卒以畧野，劍閣不取守險，關頭不能自存，以劉禪之關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于是徵兵十八萬，使鄧艾自狄道攻姜維于谷中，雍州刺史諸葛緒自祁山軍于武街，絕維歸路，鎮西將軍鍾會自駱谷襲漢中，維守劍閣，鍾會攻之，鄧艾帥萬餘人自陰平踰絕險至江由，破蜀將諸葛瞻于綿竹，進軍雒縣，劉禪降，鍾會潛謀叛逆，因譖艾反，艾既就殺，會遂反於蜀，監軍衛瑾、右將軍胡烈攻會斬之。天子封帝為晉公，咸熙元年，進爵為王。二年，天子命帝見有十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八月，帝殂，年五十五，武帝受禪，追尊號曰文皇帝。

史籍

卷七十三

十五

史籍卷七十四

晉書二

帝紀

武皇帝諱炎，字安世，文帝長子也。景帝無後，文帝以次子攸為嗣，自謂攝位，曰：「此景王之天下也。」將立世子，屬意于攸，何曾等因諫曰：「長子炎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髮委地，手過膝，非人臣之相也。」由是遂立為太子。咸熙二年八月，文帝薨，太子嗣晉王位，以魏司徒何曾為丞相。十一月，魏主使左保鄭冲奉策禪位于帝。泰始元年冬十二月丙寅，設壇于南郊，柴于上帝，禮畢，卽位于洛陽宮太極前殿，大赦，改元，賜諱孤獨，復天下租賦一年，除舊嫌，解禁錮，遣太僕劉原告於太廟，封魏帝為陳留王，居于鄴宮，追尊宣王景王、文王為皇帝，尊太妃王氏曰皇太后，大封族屬功臣，改景初歷為太始歷，臘以丙社，以丑下詔弘儉約，出御府珠玉玩好之物，頒賜王公以下，詔陳留王載天子旌旗，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禮樂制度皆如魏舊，上書不稱臣，典減繼絕約法省刑，諸將吏遺三年喪者，遣寧終喪，罷部曲，將長吏以下質任，省都國御調，禁樂府靡麗百戲之伎，及雕文游畋之具，開直言之路，置諫官以掌之。二年春正月，遣兼侍中侯史光等持節四方，循省風俗，立皇后楊氏。二月，郊祀宣帝以配天，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

上帝詔曰古者百官官族王闕然保氏特以諫諍爲職今之侍中常侍實處此位擇其能正色獨違匡救不逮者以充斯任吳人來弔祭有司奏爲詔答之帝曰昔漢文光武慷慨尉佗公孫述皆未正君臣之儀所以羈縻未賓也皓遣使之始未知國慶但以書答之夏五月詔曰陳留王每事輒表非所以優崇之也主者喻意非大事皆使王官表上之秋七月營太廟帝雖從漢魏之制既塋除服而浚衣素冠降席撤膳哀哭如常有司奏收服進膳不許遂終喪而後復吉及太后之喪亦如之秋九月羣公奏虞舜夏禹不以易祚改制至於湯武各推行殷宣尼答爲邦之問夏時輅冕通爲百代之言蓋

史錄

卷七十四

二

期於從政濟治不繫於行運也今大冑繼三皇之職禮舜禹之迹應天從民受禪有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皆如有虞遵唐故事奏可散騎常侍皇甫謐傳玄領諫官上書諫諍有司奏寢之詔曰凡開言人主人臣所至難而苦不能聽納自古忠臣烈士之所慷慨也每陳事出付主者多從濫刻乃云恩貸由主上是何言乎其詳評議冬十月詔曰昔舜塋蒼梧農不易畝禹塋成紀市不改肆上惟祖考清簡之旨所從諸陵十里內居人甚爲煩擾其一切停之三年春正月立皇子衷爲皇太子詔曰朕以不德託於四海之上兢兢祇畏懼無以康濟內於置胤樹嫡非所先務又近世每建太子行寬

宥施惠之事罔不獲已順從王公卿士之議方今世運垂平將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使百姓息多幸之慮篤終始之行幽惠小仁故無取焉秋九月詔曰古者以德詔爵以庸制祿雖下士猶食上農外足以奉公忘私內足以養親施惠使在位者祿不足代耕非所以崇治化之本也其議增吏俸冬十月聘士卒遭父母喪者非在疆場皆得奔赴十一月詔太學及魯國四時祀孔子四年春正月帝耕於籍田律令成詔曰古設象刑而衆不犯今雖參夷而姦不絕何德刑相去之遠哉先帝濫懸黎元哀矜庶獄乃命羣后考正典刑今律令既就班之天下宜寬其罪使得自新其大赦天下三月皇太

史錄

卷七十四

三

后王氏崩夏六月詔曰郡國守相三載一巡行屬縣必以春月此古者所以述職宣風展義也見長吏觀風俗協禮律考度量存問耆老親見百年錄囚徒理冤枉詳察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苦揚清激濁舉善彈違此朕所以垂拱總綱責成于良二千石也於戲戒哉秋七月遣使者侯史光循行天下詔刺史二千石長吏曰古之王者以歲時巡行方嶽其次則二伯述職不然則行人巡省擢人誦志故雖幽遐側微心無擁隔人情上通上指遠喻至於錄寡罔不得所朕在位累載夙興夕惕明發不寐坐而待旦思四方水旱災眚爲之怛然勤躬約已欲令事事得宜常恐衆吏用情誠心未著萬機兼

史緯 卷七十四

獄應有不周，政刑失移，而弗備，備惟此。之乎？本皇始有之事，今使使節侍中，副給事黃門侍郎，衍命四出，周行天下，親見刺史二千石，長吏申論朕心，訪求得失，損益諸宜，親省政治，問民困患，苦周典有之曰：其萬人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惡犯令為一書，其扎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每國解異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斯新章前訓，今率由之，還具條奏，俾朕昭然鑒于幽遠，若親行焉。大夫君子，其名是乃心，各敬乃事，嘉謀令圖，與使者盡之，無所隱諱，稱朕意焉。九月，詔曰：雖詔有所欲及奏，而于事不便者，不可。

四

史緯 卷七十四

皆不得登用，奏廢以為嫡正。夏四月，皇后楊氏崩，咸寧元年冬十二月，大疫，洛陽死者大半。二年春正月，以疾疫廢朝，二月帝不豫，及瘳，羣臣上壽，詔曰：每念頃遇疫氣，死亡為之億然，豈以一身之休，忘百姓之艱邪？諸上禮者皆絕之。冬十月，立皇后楊氏，封后父楊駿為臨晉侯。三年春正月，詔曰：宗室戚屬國之枝葉，欲令奉率德義為天下式，然處富貴而能慎行者，寡召移公糾合兄弟而賦棠棣之詩，此姬氏所以本枝百世也。今以汝南王亮為宗師，所當施行皆諮之。四年冬十一月，太醫司馬程璜、魏頭、裘命焚之於殿前，以尙書杜預都督荊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羊祜卒。五年春正月，虜帥樹機能陷京州，使武威太守馬隆討斬之。京州平。冬十一月，大舉伐吳，遣鎮軍將軍琅邪王伷出涂中，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平西將軍胡奮出夏口，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東西凡二十餘萬。大康元年春正月，王渾克吳尋陽諸城，王濬克丹陽、西陵、夷道、樂鄉城，杜預克江陵、胡奮克江安，諸軍並進，剽門諸戍，相次來降，渚進破夏口武昌，遂東下，所至皆平。渾與吳丞相張悌戰于版橋，斬悌，孫皓窮蹙請降，送璽綬於琅邪王伷。三月，渚以舟師至于建鄴，之石頭，孫皓大懼，面縛，與輿降于軍門。渚杖節解縛，焚輿，送於京都，收其圖籍，州郡戶口，其牧守以下皆囚吳。



所置除其苛政示之簡易吳人大悅夏四月遣兼侍中張劭黃門侍郎朱震分使揚越慰安初附五月封孫皓為歸命侯吳之舊望隨才擢叙孫氏大將戰亡之家徙于壽陽將吏復江復十年百姓及百工復二十年帝臨軒大會引皓升殿羣臣咸稱萬歲詔士卒年六十以上罷歸二年春二月詔選孫皓效妾五千人入宮八年春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太廟殿陷秋七月前殿地陷深數丈中有破船太熙元年夏四月以楊駿為太尉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己酉帝崩在位二十六年年五十五葬峻陽陵廟號世祖帝字量弘厚造次必於仁恕容納譴正未嘗失色於人好謀善斷故能撫寧萬國承

史籍

卷七十四

大

魏氏奢侈之後屬以恭儉有司奏御牛青繇糾斷詔以青麻代之許允為文帝所殺允子奇為太常丞帝將有事於太廟朝議以奇受害之門不欲接近請出為長史帝乃述允風望稱奇之才擢為祠部郎平吳之後天下又安息于政術耽于遊宴寵愛后黨親貴當權要章素廢請謁行矣太傅何曾侍宴退而歎曰國家創業垂統吾每進見不聞經國遠圖惟覩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因指諸孫曰汝輩必遇亂帝末年知惠帝弗克負荷然恃皇孫聰睿無廢立之心復慮非賈后所生終致危敗與腹心共圖後事說者紛然久而不定乃用王佑之謀遣太子母弟秦王東

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鎮守要害以強帝室又恐楊氏之偏以佑為北軍中候典禁兵及帝疾篤佐命元勳皆已先沒羣臣惶惑計無所從會帝小差詔以汝南王亮輔政欲令朝臣之有名望者數人佐之楊駿秘而不宣楊后輒為詔以駿輔政既爾爾帝問汝南王亮未意欲見之有所付託左右言未至遂崩中朝之亂始于斯矣制曰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則家亡臣不忠則國亂世祖塵垢場之姦謀惡王渾之邪說劉淵當除而不除惠帝可廢而不廢夫全一人者德之輕拯天下者功之重棄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謀之大况乎資三世而成業延二孽以喪之所謂取輕德而捨

史籍

卷七十四

七

重功畏小忍而亂大謀劍垂之道豈若斯乎

劉淵殺之無罪惠帝居之非禮此二事亦難行非智勇之君不足以及此又曰使惠帝明者劉淵亦何能為亡晉者惠帝也非劉淵也唐太宗誅李元昌之殺唐子孫者武氏也天運固難知哉

惠帝諱衷武帝太子也武帝崩是日即皇帝位尊皇后楊氏曰皇太后立紀賈氏為皇后子暹為皇太子以楊駿為太傅輔政永平元年春三月誅太傅楊駿夷三族大赦賈后廢皇太后為庶人徙于金墉城徵汝南王亮為太宰與太保衛瑾輔政以楚王瑋為衛將軍夏六月賈后屬詔使楚王瑋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瑾以瑋擅害亮遂殺之二年春二月賈皇后弑皇太后于金墉城六年夏五月徵趙王倫為車騎將軍

史綱

卷七十四

軍九年春正月徵梁王彤錄尚書事冬十二月廢皇太子  
 為庶人幽於金墉城永康元年春三月賈后矯詔害庶人  
 夏四月梁王彤趙王倫矯詔廢賈后為庶人司空張華尚書  
 僕射裴頠皆遇害倫自為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以彤為太宰  
 害賈庶人於金墉城秋八月淮南王允舉兵討倫不克允及  
 其子秦王郁漢王迪皆遇害冬十一月立皇后羊氏永寧元  
 年春正月乙丑趙王倫篡帝位遷帝於金墉城號曰太上皇  
 改金墉城曰永昌宮三月齊王冏起兵討倫成都王穎河間  
 王顒常山王乂皆舉兵應之夏四月辛酉左衛將軍王與與  
 尚書淮陵王漣勒兵入宮禽倫及孫秀等皆斬之即日乘輿  
 反正以齊王冏為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成都王穎為大  
 將軍錄尚書事河間王顒為太尉梁王彤領司徒彤族堯太  
 安元年夏五月以清河王暉子暉為皇太子冬十二月河間  
 王穎成都王穎等表齊王冏竄伺神審請廢冏還弟長沙王  
 乂攻冏殺之以乂為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二年春三月流  
 人李特反陷益州刺史宋岱擊特斬之四月特子雄復  
 據益州秋八月河間王穎成都王穎舉兵討長沙王乂帝以  
 乂為大都督帥軍禦之順遣其將張方穎遣其將陸機牽秀  
 石超等來逼京師帝幸十三里橋遣將軍皇甫商距方于宜  
 陽商為方所敗帝軍于緱氏張方燒京城清明開陽二門死

史綱

卷七十四

九

者萬計石超退乘與帝旋于宮冬十月被牽秀于東陽門陸  
 機于建春門石超走張方退屯十三里橋十一月王師攻方  
 壘不利東海王越執長沙王乂幽于金墉城永興元年春正  
 月成都王穎誦帝大赦改元永安張方大掠洛中殺長沙王  
 乂還長安時洛中大饑人相食以成都王穎為丞相穎遣從  
 事中郎盛愛等以兵屯十二門宿所忌者皆殺之以三部兵  
 代宿衛二月廢皇后羊氏幽于金墉城廢皇太子暉復為清  
 河王河間王顒表請立成都王穎為太弟從之秋七月右衛  
 將軍陳珍以詔召百寮入殿中因勒兵討成都王穎復皇后  
 羊氏及皇太子暉已亥東海王越奉帝北征至安陽穎遣其  
 將石超距戰已未六軍敗績於滎陰矢及乘輿百官分散得  
 中者紹死之帝類中三矢亡六軍遂幸超軍殺超進水左  
 右奉秋桃超奉之郭穎帥羣官迎謁道左帝下與涕泣其夕  
 幸于穎軍明日備法駕幸郭唯豫章王熾司徒王戎僕射荀  
 藩從八月張方復入洛陽廢皇后羊氏及皇太子暉匈奴左  
 賢王劉淵反于離石自號大單于安北將軍王浚遣烏丸騎  
 攻成都王穎于鄴大敗之穎與帝單車走洛陽服御分散倉  
 卒上下無齎黃門被囊中有私錢三千詔貸用所在買飯以  
 供止舍于道中客舍官人有持升餘粒米飯及燥菹豆豉以  
 進帝噉之御中黃門布被大獲嘉市廩米飯盛以瓦盆帝噉

初五有老父獻蒸鵝帝受之至溫將謁陵帝表願納從者之履下拜流涕左右皆欷歔及濟河張方帥騎三千以青蓋車奉迎方拜謁帝躬止之冬十一月乙未方請帝謁廟因切帝幸長安方以所乘車入殿中帝馳避後園竹中方逼帝升車唯中書監盧志侍側方以帝幸其壘軍人爭妻畧後官分取府藏行次新安寒甚帝墮馬傷足尙書高光進面衣帝嘉之河間王顥帥官屬迎于霸上顥前拜謁帝下車止之以征西府爲宮僕射荀藩河南尹周緬與其遺官在洛陽爲甬臺承制行事號爲東西臺焉十二月黠皇太弟穎復爲成都王立豫章王熾爲皇太弟以河間王顥都督中外諸軍事二年夏

史錄

卷七十四

十

六月李雄僭稱帝國號蜀秋七月東海王越廢兵徐州將西迎大駕冬十二月成都王穎進據洛陽光熙元年春正月東海王越使范陽王虓襲破河間王顥所置豫州刺史劉喬于蕭縣大懼遂殺張方請和于越越不聽遣將軍宋胄進逼洛陽成都王穎奔長安東海王越遣其將宋胄和弘迎帝夏四月越屯于溫河間王顥遣北地太守刁懸距胄弘于湖胄弘與刁懸戰大敗顥領奔于宛胄弘所部鮮卑大掠長安殺二萬餘人胄弘奉帝還洛陽帝乘牛車行宮藉草公卿跋沬六月丙辰至自長安升舊殿哀感流涕謁太廟復皇后羊氏以東海王越錄尙書范陽王虓爲司空虓旋薨秋九月穎丘

太守馮嵩執成都王穎送之于鄴爲范陽王長史劉真所害冬十一月庚午帝崩在位十七年年四十八帝自爲太子朝廷咸知不堪武帝亦疑焉嘗悉召東宮官屬以尙書事令太子決之賈妃遣左右代對多引古義給事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今宜以事斷不可引書妃從之泓具草令帝書之武帝覽而大悅太子遂安及卽位政出羣下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天下謂之互市焉敦煌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官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帝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私乎對曰在官地爲官在私地爲私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類也因

史錄

卷七十四

十一

食甃中毒而崩或云司馬越燔之懷帝諱熾武帝第二十五子也初封豫章王孝惠時宗室構禍帝冲素自守門絕賓游不交世事專玩史籍有譽于時趙王倫篡位見收倫敗乃出永興元年立爲皇太弟光熙元年十一月惠帝崩羊后以於帝爲嫂不得爲太后催清河王覃入侍中華混等急召太弟癸酉卽皇帝位尊皇后羊氏爲惠皇后冬十二月南陽王模殺河間王顥于雍谷永嘉元年春正月以太傅東海王越輔政東萊人王彌反寇青徐二州兖州諸郡爲劉淵所陷刺史劉琨保晉陽夏五月馬牧帥汲桑聚衆反陷鄴城害新蔡王騰秋七月以琅邪王睿都督揚州

江南諸軍事鎮建鄴東海王越討汲桑并州人田蘭新桑東海王越矯詔殺清河王單于金墉城二年夏四月王彌入許昌遂寇洛陽司徒王衍帥眾禦之彌退走冬十月劉淵僭稱漢帝于平陽三年春三月東海王越歸京師勒兵入宮於帝側收中書令繆播等十餘人害之劉淵寇黎陽遣車騎將軍王堪擊之收績于延津死者三萬餘人石勒陷冀州郡縣秋九月劉淵遣子聰圍浚儀命平北將軍曹武討之敗績東海王越入保京城與聰戰于宣陽門外大破之詔車騎將軍王堪討劉聰收績聰攻西明門不克乞活帥李惲帥眾救京師聰退走惲破王彌于新汲四年夏五月石勒寇汲郡執太守

史籍

卷七十四

七

胡罷遂南濟河榮陽太守裴純奔建鄴六月劉淵死子和嗣和弟聰弑和而自立秋七月劉聰遣弟曜及石勒國懷詔征虜將軍宋抽救之爲曜所敗死之河內人樂仰執太守裴整降于石勒冬十月東海王越羽檄徵天下兵帝謂使者曰爲我語諸征鎮今日尚可救後則無逮矣石勒陷襄城太守崔曠遇害遂至宛王浚遣鮮卑文壽帥騎攻之勒退浚遣別將王申始討勒于汝石津大破之十一月東海王越帥衆出許昌以行臺自隨官省無復守衛京師荒僅殿內死人文積盜賊公行府寺營署掘塹自守王申始攻劉曜王彌于魏臺破之五年春正月帝密詔征東大將軍苻融討東海王越越遣

從事中郎將楊瑀徐州刺史裴盾擊融詔下越罪狀告方鎮討之越尋死石勒追越喪及于東郡將軍錢端戰死軍潰太尉王衍等皆遇害死者十餘萬人東海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沒于勒越之出也使河南尹潘滔居守兗州刺史荀融以京邑荒僅日甚寇難交至表請遷倉垣遣從事中郎劉會領船數十艘宿衛五百人運穀千斛以迎帝帝將從之諸大臣畏滔不敢奉詔宮人及黃門戀資財不欲出至是僕其人相食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帝召羣臣會議將行而驚爲不備帝撫手歎曰如何乃使司徒傳祗出詣河陰修理舟楫爲水行之備朝士數十人導從帝步出西掖門至銅鑼街爲盜所

史籍

卷七十四

七

掠乃還六月劉曜王彌石勒寇洛川王師爲所敗死者甚衆丁酉曜彌入京師帝開華林園門出河陰藕池欲幸長安曜等追帝及之遂焚燒宮廟逼辱妃后吳王晏竟陵王琳尚書僕射和郁曹馥尚書問丘冲袁榮王緄河南尹劉默等皆遇害百官士庶死者三萬餘人劉聰以帝爲會稽司空荀藩移檄州鎮以琅邪王爲盟主豫章王端東奔荀融立爲皇太子自領尚書令保紫縣大司馬王浚承制假立太子置百官署征鎮八月劉聰使子榮攻陷長安南陽王模遇害九月石勒襲紫縣大將軍苻融豫章王端沒于賊六年春二月琅邪王廢檄四方討石勒九月前雍州刺史賈疋討劉榮于三

日領今  
大德改  
舊時春  
佛口而  
聖

輔走之關中小定與衛將軍梁芬京兆太守梁綰共奉秦王  
鄒為皇太子于長安七年春正月劉聰大會使帝著青衣行  
酒侍中庾敳號哭聰惡之丁未弑帝于平陽時年三十在位  
六年帝為皇太弟何何謙擬接引朝士講論書籍及即位遵  
舊制臨太極殿使尚書郎讀時令於東堂聽政每宴會輒與  
羣官考論求務黃門侍郎傅宜歎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秘  
書監荀勗曰懷帝天姿清劬若遺承平足為守文之主而繼  
惠帝之後東海專政坐致流亡可慨也夫

惠帝諱鄒武帝孫吳孝王晏之子也出繼伯父秦獻王東  
荆秦王洛陽恒覆南趙許頴豫州刺史開縣與司徒長史劉

史緯 卷七十四

南

時同謀奉帝歸于長安時中塗叛離追殺之扶帝自定遷武  
關頻遇山賊士卒亡散大藍田舉告雍州刺史賈疋疋遣兵  
迎衛達于長安又使輔國將軍梁綰助之奉為皇太子加疋  
征西大將軍疋討賊張建遇害東推始平太守趙允領雍州  
刺史為盟主承制選置建興元年夏四月懷帝出問至舉東  
成服壬申即皇帝位以雍州刺史趙允為領軍將軍錄尚書  
事以琅邪王唐為左丞相大都督陝東諸軍事南陽王保為  
右丞相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六月石勒害兖州刺史田徽山  
東郡邑相繼陷于勒二年春正月辛未辰時日限于地又有  
三月相承出于西方而東行二月以幽州刺史王浚為大司

不及地  
而後思  
地而後  
思耳

馬京州刺史張軌為太尉并州刺史劉琨為大將軍三月石  
勒陷幽州殺大司馬王浚夏六月劉曜寇新豐安東將軍索  
綝破之秋七月曜逼京都領軍將軍趙允破之三年冬十月  
劉聰陷馮翊四年夏四月京州刺史張軌卒于定遼步騎五  
千來赴京都秋七月劉曜攻北地領軍將軍趙允帥步騎三  
萬救之王師不戰而潰曜進至涇陽渭北諸城悉陷建威將  
軍符充散騎常侍梁綰少府皇甫陽皆死之八月劉曜逼京  
師內外斷絕鎮西將軍焦嵩平東將軍宋哲始平太守竺恢  
同赴國難趙允與公卿守長安小城散騎常侍華軹監京兆  
郡胡弘農上洛四郡兵東屯霸上鎮軍將軍胡崧帥城西諸

史緯 卷七十四

主

郡兵屯遮馬橋並不敢進冬十月京師饑甚米斗金二兩人  
相食死者大半太倉有麴數十趙允屑為粥以供帝至是  
復盡帝泣謂允曰今窘厄如此外無救援死於社稷是廢事  
也但念將士重罹斯酷今欲於城未陷為差死之事庶令衆  
元免屠爛之苦行矣遣書朕意矣因詔琅邪王唐時攝大  
位十一月乙未使侍中宋敞送賸于曜帝乘羊車肉袒銜璧  
與觀山降羣臣號泣舉車執帝之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  
丞吉朗自殺曜焚觀愛壁使敞奉帝還宮初有童謡曰天子  
何在豆田中及帝如曜營營在城中豆田坐劉聰假帝懷安  
侯應臨殿帝稽首于前趙允伏地慟哭因自後尚書辛寅梁

何不  
死國  
可恨

尤何  
不  
死國  
可恨

允侍中梁肅散騎常侍嚴敷左丞相蘇振黃門侍郎任播張偉杜曼及諸郡守並為曜所害司空長史李弘以并州降于勒劉琨奔前依段匹磾五年春三月琅邪王睿承制改元稱晉王于建康劉聰出獵令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百姓聚觀故老歎欽流涕聰惡之後因大會使帝行酒洗爵又使帝執蓋晉臣在坐者多失聲而泣尚書郎辛寶抱帝慟哭聰殺之十二月戊戌聰弑帝于平陽時年十八在位四年帝之繼皇統也天下崩離長安城中戶不盈百墻宇頽毀荆棘成林朝廷無車馬章服唯桑版署號而已衆唯一旅公私有章四乘器械闕乏迎饋不繼巨猾滔天京都危急諸侯無釋位之志征鎮關勳王之舉故君臣窘迫以至死亡云西晉共五十三年于寶曰昔宣皇帝大業始構景帝承基文帝繼業至于世祖遂享皇極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戎羯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于治其弊猶亂作法于亂誰能救之彼劉曜者離石之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非有劉先主孫仲謀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未為兵裂裳為旗非戰爭之暴也以夷亂華自下遵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并將相王侯連頸以受戮后嬪妃主虜辱于戎卒豈不哀哉天下大

器也君生重者也愛惡相攻利害相攻防燎火于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治勢重者不可以輕鎮先王知其然是以立基廣則難傾植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昔之有天下者之所以長久也夫豈無閹主賴典刑以維持之也今晉之興也宜景遭多難之時誅廢孽以便事故齊王不獲思庸于亮高貴不得復子明辟二祖通禪代之期不待參分八百之會是其創基立本異于先代者也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之不逮之老風俗凋弊祖尚失所學者以老莊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為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蕩為通而狹節信進士者以苟得為貴而笑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譏勸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則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食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其咄咄矣由是毀譽相于善惡之實情思奔于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執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下賤人謀其小錄其要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遲超越不拘資失世途皆奔競之士列官無讓賢之舉子具著崇讓而莫之肯于雅詞九班而不能用其婦女莊柳纖組皆取成于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不計清濁之過不畏妬忌之惡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貴

之聞德容于古。修貞順于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水斯濫。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焚。而抱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木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也。察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王渾之奏。而知將帥之不讓。戎狄起。隄略大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主治之。幸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燮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慟哭。又况孝惠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得位。羈制于強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取之矣。淳耀之烈未渝。故大

史緯

卷七十四

大

晉書接三國志者也  
文選天淵懸隔可嘆

史緯卷七十五

晉書三

帝紀

元皇帝諱睿。宣帝曾孫。琅邪恭王觀之子也。幼有令聞。惠皇之際。王室多故。帝恭儉退讓。以免於禍。元康二年。從討成都王穎。蕩陰之敗。帝出奔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宋典後至。以策鞭帝馬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留耶。吏乃聽過。東海王越。假帝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越西迎大駕。帝居守。永嘉初。用王導計。出鎮建鄴。以顧榮爲司馬。賀循爲參佐。王敦周顗刁協爲腹心。寶禮名賢。存問風俗。江左歸心焉。及懷帝蒙塵于平陽。司空荀藩等。移檄天下。推帝爲盟主。愍帝卽位。進丞相。大都督中外諸軍事。遣諸將分定江東。斬孫弼於宣城。平杜弢於湘州。西都不守。帝素服舉哀。西陽王業及羣寮參佐上尊號。帝不許。業等固請。帝慨然流涕曰。孤罪人也。惟有蹈節死義。以雪天下之耻。羣臣請爲晉王。許之。辟掾屬百餘人。時謂之百六掾。乃備百官。立宗廟。社稷于建康。建武元年。夏六月。司空并州刺史庾武侯劉琨等。一百八十人上書勸進曰。臣聞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社稷時難。則威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三五以降。靡不由之。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

史緯

卷七十五

一

皇帝遂造區夏自元康以來艱難繁興天不悔禍大災薦臻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至上幽劫復沉虜延神鼎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血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况臣等荷龍三世位厠鼎司間問震惶五情無主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無改歷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是以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五伯之長晉有麗姬之難而重耳王諸侯之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應命世之期紹千載之運自京畿

史籍

卷七十五

二

順喪九服崩離天下嗷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遺夷羿宗姬之罹犬戎殘以遇之陛下撫征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攝不類杖大順以號宇內率土宅心遐方企踵昔少康續緒夏訓以爲美談宣王中興周詩以爲休詠今宣皇之胤惟有陛下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諷徽猷獄訟者無不思歸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夷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爲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上尊號願陛下以社稷爲務不以小行爲先上慰宗廟眷顧之懷下釋普天

傾首之望所謂生繁華于枯莢育豐肌于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方今踵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狡寇窺裔伺國瑕隙黎元波蕩無所繫心安可廢而不恤哉陛下雖欲遠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者惠公甫秦晉國震駭呂卻謀立于國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合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睦好我者勸惡我者惡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師也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猷出自胸懷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臣等忝在方任不得陪列闕庭與觀盛禮踊躍之懷南望閭極帝後令答之石勒聞譙城平西將軍祖逖擊走之尙書郎顧

史籍

卷七十五

三

球卒帝將爲舉哀有司奏尙書郎不在舉哀之例帝曰喪亂之時特相痛悼於是遂舉哀吳之大興元年春三月愍帝因問至帝斬綰居廬百僚上尊號丙辰卽皇帝位大赦改元詔曰昔之爲政者勸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故我清靜而人自正其次聽言觀行明試以功其有政績可述久而日新及行身穢濁修飾時譽者各以名聞今在事之人同心戮力深思所以寬衆息役惠益百姓遠近禮贊一切斷之四月加大將軍王敦江州牧進驃騎將軍王導開府儀同三司五月太尉并州刺史劉琨爲段疋碑所害秋七月劉聰死子黎嗣斬弒劉粲劉曜僭卽僞位二年夏五月詔曰天下凋



帝數幸  
有雨漢  
通風

做加以災荒百姓困窮國用匱乏吳郡饑人死者百數天生  
蒸黎而樹之以君遂建明哲以左右之當深思以救其弊昔  
吳起為楚悼王明法密令損不急之官除廢公族疎遠以附  
益將士而國富兵強且當去不急之務非軍事所須者皆省  
之冬十一月石勒僭稱趙王南陽王保稱晉王于祁山為其  
將軍四年夏四月帝親覽庶獄五月詔曰昔漢二祖及魏武  
皆免良人武帝時京州覆敗諸為奴婢亦皆征籍此累代成  
規也其免中州良人遭難為揚州諸郡僮客者以備征役秋  
七月以戴淵為征西將軍鎮合肥劉隗為征北將軍鎮淮陰  
史緯 卷七十五 四  
秋九月豫州刺史祖逖卒以逃弟約為豫州刺史冬十二月  
以慕容廆為都督幽平二州諸軍事平州牧遼東郡公永昌  
元年春正月大將軍王敦舉兵于武昌以誅劉隗為名龍驤  
將軍沈充帥兵應之徵戴淵劉隗還衛京都以王導為前鋒  
大都督戴淵為驃騎將軍劉隗為護軍將軍討沈充劉隗軍  
于金城右將軍周札守石頭帝親被甲御六師於郊外敦前  
鋒攻石頭周札開城門應敦帝親被甲御六師於郊外敦前  
戴淵劉隗王導周顗等三道出戰王師敗績向書令刁協為  
賊所害劉隗奔于石勒帝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  
息兵天下向可共安也如其不然朕當歸于琅邪以避賢路

同得奇

後始謂大赦自為示和都督中外諸軍領尚書事武昌郡公  
段驃騎將軍戴淵尚書左僕射周顗荆州刺史譙王承吳國  
內史張茂以其兄舍為衛將軍導加尚書令閏月己丑帝崩  
在位六年年四十七廟號中宗帝簡儉冲素虛已待物初鎮  
江東頗以清廢事王導以為言帝引鴈腹之於此遂絕有司  
奏大極殿廣室施絳帳帝令冬施青布夏施青練所幸卿夫  
人衣無文綵然有恭儉之德而無雄武之才終于下陵上辱  
憂憤生謂始泰時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故始  
皇東遊以厭之改其地曰秣陵城北山以絕其勢及孫權僭  
號自謂當之孫盛以為為始皇建子孫氏四百三十七載考其  
史緯 卷七十五 五  
歷數猶為未及元帝之渡江也乃五百二十六年應在于此  
矣太安中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時王室淪覆帝  
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而帝竟登大位焉初玄石  
國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為二植共一口以貯酒帝  
先飲佳者以毒酒賜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  
牛氏而生元帝司馬懿宜  
明皇帝諱紹元帝長子也幼而聰哲年數歲嘗坐元帝膝前  
屬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  
聞人從日邊來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羣僚又問之對曰日近  
舉目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性至孝有文武才畧飲賢

自右大史  
若此之其

亦疑敵之  
法

史緯 卷七十五

六

愛士雅好文辭自王導溫嶠桓彝等咸見舉待東朝濟遠  
近屬心王敦之亂六軍敗績帝欲帥將士與賊中庶子溫嶠  
固諫抽劍斷鞅乃止敦以帝神武明習欲誣以不孝而廢之  
大會百官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溫嶠曰鍾繇曰鍾繇  
致遠非淺局所量事親之禮可稱為孝帝以鍾繇謀遂  
止元帝崩明日即皇帝位太寧元年春二月帝于建平  
陵帝徙蹠至陵所饒安東光安陵三縣災燒七千餘家死者  
萬五千人二年夏五月王敦矯詔拜其子應為武衛將軍兄  
含為驃騎大將軍常從督公乘雄舟會並為敦所害將軍兵  
內向帝乘巴滇駿馬微行至千湖陰察敦營壘時敦晝寢臺  
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髮鮮卑奴也帝母荀氏燕代人  
帝狀類外氏黃髮故云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馬有  
遺囊輒以水灌之見逆旅賣食輒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  
來可以此示之俄而追者至問嫗嫗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  
之五騎傳玩稽首遂久又見馬糞冷以為信遠止不追帝僅  
而獲免加司徒王導大都督以溫嶠為中郎將軍守石頭應  
詹為護軍將軍督朱雀橋南諸軍事後北中郎將劉遐督武  
將軍蘇峻等衛京師帝次于中堂秋七月帝幸含及錢鳳水  
陸五萬至南岸溫嶠移屯水北燒朱雀行以障其鋒帝躬率  
六軍出次南皇堂遣將軍段秀甲卒千八百渡水掩其未畢平

史緯 卷七十五

七

巨戰於越城大破之斬其前鋒將何康敦憤惋死沈充帥萬  
餘人來會王含築壘于陵口劉遐蘇峻帥精卒萬人至帝夜  
見勞之賊眾濟水應詹距戰不利賊至宣陽門劉遐蘇峻自  
南塘橫擊大破之賊燒營宵遁帝還宮分遣諸將追其黨與  
悉平之冬十月石勒遣將石生屯洛陽豫州刺史祖約退保  
壽陽三年春三月微處士臨海任旭會稽虞喜為博士夏四  
月詔曰大事故定其命維新其令太宰司徒已下詣都坐奏  
議政道諸所因革務盡事中又詔曰受直言引亮正想羣賢  
達吾此懷矣予違汝弼亮舜之相君臣也望共勗之石勒寇  
兗州刺史桓質死之將軍李矩等潰而歸勒盡陷司兗豫三  
州之地以郗鑒為車騎將軍都督青兗二州諸軍事鎮廣陵  
詔曰三恪二王世代之所重典滅繼絕政道之所先且宗室  
哲王佐命功臣三祖所與共維大業開國群士誓同山河而  
崩廢絕禮祀不傳甚用懷傷其詳議諸應立後者以聞秋八  
月詔曰昔周武克殷封比干之墓漢高過趙錄樂毅之後追  
顯既往以勸將來也吳時將相名賢之冑有能纂修家訓者  
州郡中正以名聞勿有所遺閏月帝不豫召太宰西陽王恭  
司徒王導等受遺詔輔太子詔曰自古有死聖賢所同壽夭  
窮達歸于一槩亦何足痛哉朕枕疾已久常慮忽然仰惟祖  
宗洪基不能克終堂構大恥未雪百姓塗炭所以有慨耳不

幸之日欽以時服務從簡約勞案崇飾甚勿爲也子衍幼弱  
很當大重當賴忠賢訓而成之凡此公卿時之望也敬聽顧  
命任託付之重同心斷金以謀王室諸方獄征鎮皆朕干城  
雖事有內外其致一也譬若唇齒表裏相資宜戮力一心若  
合符契百辟卿士其總已以瑞於秉宰保祐冲幼弘濟艱難  
永令祖宗之靈寧于九天之上則朕没于地下無恨於黃泉  
戊子帝崩在位三年年二十七葬武平陵廟號肅祖帝聰明  
有機斷尤精物理於時兵凶歲儉死疫過半事極艱虞屬王  
敦挾震王之威將移神器帝崎嶇逆養以弱制強潛謀獨斷  
廓清大殷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勢雖享國日淺而

史籍

卷七十五

人

規模弘遠矣明帝晉之賢君不齊可借  
成皇帝諱衍明帝長子也皇太后庾氏臨朝稱制司徒王導  
錄尚書事與中書令庾亮參輔朝政咸和二年十一月豫州  
刺史祖約歷陽太守蘇峻反以庾亮爲征討都督使左將軍  
司馬流帥師距峻戰於慈湖流敗死之遣驍騎將軍鍾雅帥  
舟軍與右衛將軍趙胤距峻次於慈湖三年春二月庚戌峻  
濟自橫江至于蔣山命領軍將軍卞壺帥六軍及峻戰于西  
陵敗績峻攻青溪柵因風縱火王師大敗壺及丹陽尹羊曼  
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並遇害死者數十人庾亮謀  
于宜陽門內遂奔尋陽司徒王導衛帝于太極殿太常孔愉

太后過壽而崩後世

晉吳石勒之略略來于全遠矣

守宗廟賊庾亮接于帝座突入太后後宮左右侍人皆見掠  
奪峻矯詔大赦以祖約爲侍中太尉尚書令自爲驍騎將軍  
錄尚書事三月丙子皇太后庾氏崩夏五月峻逼遷天子于  
石頭以倉屋爲宮征西大將軍陶侃平南將軍溫嶠等舟軍  
四萬次于蔡洲侃使將護楊謙攻峻於石頭溫嶠庾亮陣於  
白石竟陵太守李陽距賊南偏峻出戰堅馬斬之衆遂潰賊  
黨復立峻弟逸爲帥冬十二月石勒敗劉曜于洛陽獲之盡  
滅劉氏四年春正月帝在石頭侍中鍾雅右衛將軍劉超謀  
奉帝出爲賊所害冠軍將軍趙胤討祖約敗之約奔于石勒  
峻子碩攻臺城焚太極東堂城中大饑米斗萬錢二月諸軍

史籍

卷七十五

九

攻石頭李陽與蘇逸戰于祖浦建威長史滕含以銳卒擊之  
逸大敗含奉帝御溫嶠舟時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爲宮蘇逸  
將人吳興將軍王允之及逸戰于溧陽獲之五年秋八月石  
勒僭即帝位七年冬十二月帝遷于新宮八年春正月石勒  
遣使致賂詔焚之秋七月石勒死子弘嗣其將石聰以譙來  
降九年冬十一月石虎弑石弘自立蘭陵人朱縱斬石虎將  
郭祥以彭城來降咸康元年夏四月石虎寇歷陽加王導大  
司馬假黃鉞都督征討諸軍事以禦之賊退向襄陽京師解  
嚴三年冬十月慕容皝自立爲燕王四年夏四月李壽僭稱  
漢帝五年秋七月丞相王導卒九月石虎寇江夏義陽征虜

將軍毛寶西陽太守樊俊義陽太守鄭進死之進聞石城竟陵太守李陽破之斬首五千餘級六年春二月慕容皝及石虎戰於遼西敗之獻捷於京師秋七月詔朔望聽政于東堂七年夏四月寶編戶王公已下皆正土斷自籍八年夏六月癸巳帝崩在位七年年二十二葬興平陵廟號顯宗帝少而聰敏南頓王宗之誅也帝不之知及蘇峻平問庾亮曰常日白頭翁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復若何亮懼變色庾亮送酒於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與大大驚懼而表之帝怒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憚飲藥而死謂心萬機務在簡約常欲於後園作射堂計用四十金以勞費而止恭儉之德足追蹤于前烈矣康皇帝諱岳成帝弟也初封琅邪王成帝不豫時庾亮已卒中書令庾冰自以舅氏當朝恐異世之後成屬將疎乃言國有強敵宜立長君成帝崩甲午即皇帝位封成帝子丕為琅邪王奕為東海王委政于庾冰及中書令何充以充為驃騎將軍冰為車騎將軍建元元年夏六月有司奏成帝崩一周請改素服御進膳詔曰禮之降殺因時而變典誠無常矣至于君親相準名教之重莫之改也權制之作蓋出近代雖曰適事實弊齊之始先王崇之後世猶息而况因循又從輕降義弗可也石虎帥眾伐慕容皝就大敗之虎將蘇開來降詔

曰慕容皝推珍羯冠死沒八萬餘人其天亡之時也中原之事宜加籌量開帥部黨歸順宜見慰勞其遣使詣安西驛駁諮謀諸軍事以桓溫為前鋒都督屯臨淮安西將軍庾翼為征討大都督鎮襄陽二年秋九月戊戌帝崩在位三年年二十三葬崇平陵穆皇帝諱叡康帝子也即位年二歲皇太后褚氏臨朝攝政設白紗帷于太極殿抱帝臨軒永和元年夏四月詔會稽王昱錄尚書事以桓溫為安西將軍都督荆司雍益梁秦諸軍事二年冬十一月桓溫帥師伐蜀拜表輒行攻成都趙之李勢降五年春正月石虎爵即帝位于鄴夏五月石虎死子世嗣石道廢世而自立石鑒復執遼而自立冉閔秋石鑒爵稱天王國號魏六年四月氏帥苻洪遣使來降以為氏王三月洪死子健帥眾入關僭稱王國號秦七年春正月鮮卑段龔以青州來降以段龔為鎮北將軍封齊公夏四月梁州刺史司馬鮪率步騎三萬自漢中入秦川與苻健戰于五丈原敗績十一月鮪乞仲遣使來降以為車騎將軍大單于十二月征西大將軍桓溫帥眾北伐次于武昌石虎故將周成屯庫丘高昌屯野王架立屯許昌李歷屯衛國相次來降八年春正月苻健僭帝號于長安夏四月冉閔為慕容偽所滅偽僭稱燕帝于中山冉閔子智以鄴降苻健施獲其傳國璽送

國志  
卷之四  
晉書  
卷之四  
謝安傳  
謝安傳  
謝安傳

之百僚畢賀傳國璽秦璽也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漢高祖佩之後世名曰傳國璽及懷帝入胡沒于劉聰又沒于石勒至是乃還江南九月冉智為其將馬願所洗降于慕容恪中軍將軍殷浩帥眾北伐使平北將軍姚襄為前鋒襄叛反擊浩浩棄輜重退保譙城使部將劉啓討姚襄為襄所敗遂進據石陂十年春二月征西將軍桓溫帥師伐關中及苻萇戰於藍田大敗之五月江西乞活郭敞執陳雷內史劉仕叛京師震駭以周閭為中軍將軍屯于中堂豫州刺史謝尚自廣陽還衛京師六月苻健及桓溫戰于白鹿原王師敗績溫引還十一年夏六月苻健死子生嗣十二年春三月姚襄入

史記 卷七十五 主

于許昌以桓溫為征討大都督以討之溫及姚襄戰于伊水大敗之襄走平陽使揚武將軍毛穆之鎮洛陽慕容恪攻齊公段龔于廣固使北中郎將苻美帥師以救之恪陷廣固殺龔十一月遣兼司空散騎常侍車灌龍驤將軍袁真如洛陽修五陵十二月以有事于五陵告于太廟帝及羣臣皆服總于太極殿臨三日升平元年春正月帝加元服始親萬機皇太后居崇德宮五月苻生將苻堅姚襄戰于三原斬之六月苻堅弑苻生而自立二年春正月司徒會稽王昱稽首致政帝不許三月慕容偽陷冀州諸郡進據上黨盡陷河北之地北中郎將苻美及慕容偽戰于山莊敗績四年正月慕容

偽死于肆嗣五年五月丁巳帝崩在位十七年年十九葬永平陵

哀皇帝諱丕成帝長子也穆帝崩皇太后令曰帝奄不救疾胤嗣未建琅邪王丕中興正統明德慈親昔在咸康屬當儲貳以年在幼冲未堪國難故顯宗高讓今義望情地莫與為比其以王奉大統五月庚申即皇帝位隆和元年正月滅田稅詔收二升興寧二年帝斷殺何長生藥過多遂中毒不識萬機皇太后復臨朝攝政夏五月以桓溫為揚州牧錄尚書事遣使喻溫入相溫不從城結折而居之三年春二月丙申帝崩在位四年年二十五葬安平陵

史記 卷七十五 主

廢帝諱奕哀帝弟也初封東海王哀帝崩是日即皇帝位春三月慕容偽陷洛陽揚武將軍沈勁死之冬十月梁州刺史司馬勰反自稱成都王桓溫遣江夏相朱序攻斬之太和元年冬十月以會稽王昱為丞相四年夏四月大司馬桓溫帥眾伐慕容皝敗之溫至枋頭以糧運不繼焚舟而歸慕容垂追敗溫于襄邑溫遂城廣陵以居五年冬十月苻堅將王猛大破慕容評于潯川冠軍復慕容皝盡有其地六年冬十二月桓溫自廣陵詣關關廢立極帝在藩風有瘳疾舉入朱靈寶等恭侍內寢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長欲封爵時人或之輒皇太后廢帝已西皇太后令廢奕為東海王監使散中

史籍 卷七十五

侍郎劉亨收帝璽綬。帝著白恰單衣，步下西堂，乘輦車出神獸門。羣臣拜辭，莫不歎欷。殿中監將兵衛送東海第。溫有不臣之志，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遂潛謀廢立，以長威權。帝守道，恐招時議，以牀第易詔。乃言帝為閣遂行廢黜，帝亦每以為慮。普召術人，忌謀策之，謀曰：「晉室有磐石之固，陛下有出宮之象，竟如其言。」咸安二年，降封海西公。徙居吳縣，敕吳國內史防衛之。妖賊盧悚使弟子殷中監許龍晨到門，稱太后密詔，迎帝復位。帝曰：「我得罪于此，幸蒙寬宥，太后有詔，便應官屬來何獨使汝也？汝必為亂。」叱左右縛之，龍懼而走。帝知天命不可再，懷慮及禍，乃杜塞聰明，終日酣暢。耽于內寵，有子不育。時人憐之，朝廷以帝安于屈辱，不復為虞。太元十一年薨。

簡文皇帝諱昱，元帝少子也。永昌元年，詔曰：「先公武王先考恭王君臨頃邪，繼世相承，國嗣未立，丞善靡主，朕常悼心。其封子昱為琅邪王，以奉宗祀。」咸和元年，所生鄭夫人薨，帝時年七歲，號慕泣血，因請服重元帝哀而許之。故徙封會稽王。崇德太后臨朝，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康帝崩，太后詔帝專總萬機，廢帝即位，進丞相，錄尚書事，以琅邪絕嗣，復封琅邪，而不去會稽之號。及帝廢，皇太后詔大司馬桓溫率百官奉迎帝于會稽邸，咸安元年冬十一月己酉，即位。桓溫出次

史籍 卷七十五

中堂，令兵屯衛。溫逼新蔡王晃自列與太宰武陵王晞等謀反，帝對之流涕。溫皆收付廷尉，殺東海王二子及其母。有司承溫旨奏誅晞，帝不許。溫固執，至于再三。帝手詔報曰：「若晉祚靈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溫覽之，流汗變色，不復敢言。乃廢晞及其三子，徙于新安，放晃于衡陽，加桓溫為丞相，不受。溫出鎮姑孰。二年春二月，苻堅伐秦，秦桓于遼東滅之。秋七月乙未，帝崩。在位三年，年五十三。葬高平陵。帝少有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奏應滿席，湛如也。嘗與桓溫及武陵王晞同載遊版橋，溫遽令鳴鼓吹角，車馳卒奔，欲觀其所為。晞大恐，求下車，而帝安然無懼色。溫既仗文

武之任，屢建大功，加以廢立威振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而已。常懼廢黜，先是憂恐入太微而海西廢，及帝登阼，憂恐又入太微，帝甚惡之。中書郎郗超在直，帝引入謂曰：「命之修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前日事。」郗超曰：「溫方內傾社稷，外恢疆界，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帝因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需襟，帝雖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畧。故謝安稱為惠帝之流，清談差勝耳。沙門支道林嘗言：「會稽王遠體而無遠神，謝靈運迹其行事，亦以為報獻之輩云。」

孝武皇帝諱曜，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也。初封會稽王。咸安二年秋七月，立為皇太子。是日簡文帝崩，太子即位。冬十一

月，妖賊盧悚，晨入殿庭，游擊將軍毛安之拾之，寧康元年，秋七月，丞相大司馬桓溫卒，以桓冲爲中軍將軍，都督揚豫江諸軍事，揚州刺史，鎮姑孰，八月，崇德太后臨朝攝政，以王彪之爲尚書令，謝安爲尚書僕射，冬十一月，苻堅陷梓潼，及梁益二州，太元元年，春正月，帝加元服，皇太后歸政，帝始臨朝，秋七月，苻堅陷涼州，虜刺史張天錫，冬十二月，苻堅攻代，執代王涉翼，徙二年，秋八月，以謝玄爲兖州刺史，廣陵相，監江北諸軍，四年，春二月，苻堅陷襄陽，執南中郎將朱序，夏五月，苻堅將句難彭超陷盱眙，謝玄戰于淝川，大破之，五年，夏六月，以琅邪王道士爲司徒錄尚書事，六年，春正月，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以居之，冬十二月，苻堅遣關震寇竟陵，襄陽太守桓石虔擒之，八年，夏五月，輔國將軍楊亮伐蜀，拔五城，擒苻堅將魏光，秋八月，苻堅帥衆渡淮，遣征討都督謝石，冠軍將軍謝玄，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距之，冬十月，苻堅陷壽春，諸將及苻堅戰于淝水，大破之，俘斬數萬計，九年，春正月，龍驤將軍劉牢之克譙城，車騎將軍桓冲伐新城，魏興上庸降之，慕容垂攻苻堅子丕于鄴，夏四月，使竟陵太守趙統伐襄陽，克之，苻堅將姚萇起兵于北地，自立爲王，國號秦，六月，崇德皇太后薨，氏崩，冬十月，苻堅青州刺史苻朗帥衆來降，十二月，慕容冲僭稱帝于阿房，十年，春正

史籍

卷七十五

七

此一歲餘

月，蜀郡太守任權，新苻堅益州刺史李平，益州平，苻堅國亂，使使奉表，請龍驤將軍劉牢之，及慕容垂，戰于襄陽，王師敗績，苻堅遣太子宏守長安，奔于五將山，六月，宏來奔，慕容冲入長安，秋七月，太保謝安卒，姚萇殺苻堅，僭稱帝，九月，呂先提姑臧，自稱涼州刺史，苻丕僭稱帝于晉陽，冬十月，乞伏國仁自稱大單于，秦河二州牧，十一年，春正月，慕容垂僭稱帝于中山，慕容冲爲其將許木末所殺，三月，代王拓拔圭改稱魏，秋八月，封孔靖之爲奉聖亭侯，冬十月，慕容垂破苻丕于河東，丕走東垣，揚威將軍馮該擊斬之，傳首京師，海西公奕，冬十一月，苻登僭稱帝于隴東，十四年，春正月，詔淮南所獲俘虜，付諸作部者，皆散遣之，男女自相匹配，賜百日廩，其沒爲軍貨者，悉贖出之，以襄陽淮南饒沃地，各立一縣以居之，十八年，冬十月，姚萇死于興嗣，十九年，苻登爲姚興所殺，登子崇奔于湟中，僭稱帝，二十一年，夏四月，慕容垂死，子寶嗣，六月，呂光僭稱天王，秋九月，庚申，帝崩，在位二十四年，年三十五，葬隆平陵，帝幼稱聰悟，簡文之崩，時年十歲，至瞽不瞽，左右進諫，答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謝安嘗歎以爲精理不減先帝，雅有人主之量，而溺于酒色，好爲長夜之飲，末年，長星見，帝心惡之，宴于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常有萬歲，天子邪，醒日既少，而勞無正人，時張貴人

史籍

卷七十五

七

此一書建  
山區如此  
如昔古今  
何以又云  
日明之後  
有二帝

有觀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貴人悲因帝醉夜使婢以被蒙帝面獄之云因廢暴崩特道于昏惑元顯專權竟不推罪人初簡文帝見議云晉祚盡昌明及帝之在孕也李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為字及產東方始明因以命之簡文後帝流涕帝崩晉祚自此傾矣

安帝諱德宗孝武帝太子也九月孝武帝崩辛酉即位以會稽王道子為太傅攝政隆安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加元服太傅會稽王道子稽首歸政夏四月兖州刺史王恭舉兵以討尚書左僕射王國寶建威將軍王緒為名殺國寶及緒以悅于恭乃罷兵五月恭舉將恭容詳偕稱帝于中山實奔

史緯 卷七十五

文

黃龍恭容麟新詳因偕位冬十月恭容麟為魏師所殺二年夏五月南汗執恭容寶自稱曰黎王寶子盛斬南汗偕即位秋七月兖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荊州刺史殷仲堪廣州刺史桓玄南於校尉楊佺期舉兵反桓玄大敗王師于白石加太傅會稽王道子黃鉞遣征虜將軍會稽王世子元顯前將軍王珣右將軍謝琰討玄等輔國將軍劉牢之擊敗恭于新亭恭奔長塘湖湖尉收送京師斬之仲堪走于尋陽推桓玄為盟主冬十二月魏王拓拔圭稱帝禿髮烏孤自稱南凉武威王三年春二月段業自稱凉王夏六月恭容德陷南州害龍驤將軍辟間渾遂偕位于廣固冬十月姚興陷洛陽

恭容等之  
以陷洛陽

當此時  
安能支  
思又計  
左然亦  
第之前

史緯 卷七十五

文

十一月妖賊孫恩陷會稽內史王凝之吳興太守謝靈運太守司馬逸皆遇害遣衛將軍謝琰輔國將軍劉牢之擊走之十二月桓玄襲江陵荊州刺史殷仲堪遇害呂光立其子紹為天王自號太上皇光死呂纂弑紹而自立呂超弑呂纂以其兄隆僭偽位四年夏四月孫恩寇浹口會稽內史謝琰死之恩寇臨海輔國司馬劉裕破恩于南山恩將盧循陷廣陵秋七月姚興伐乞伏乾歸降之河右諸郡奉李嵩為秦凉二州牧凉公五年夏五月孫恩寇吳國內史袁山松死之沮渠蒙遜殺段業自號北凉州牧六月孫恩至丹徒內外戒嚴百官入居于省冠軍將軍高素守石頭輔國將軍劉義綏所淮口丹陽尹司馬恢之戍南岸冠軍將軍桓謙備白石左衛將軍王琨屯中皇堂徵豫州刺史譙王尚之衛京師寧朔將軍高雅之擊孫恩于郁洲為賊所執秋七月段興弑恭容盛盛叔父熙盡誅段氏因偕號九月呂隆降于姚興元年以元顯為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劉牢之為前鋒譙王尚之為後部討桓玄帝戎服饒元顯于西池遣兼侍中齊王恭之宣告荆江二州桓玄敗王師于姑孰譙王尚之齊王柔之死之劉牢之降于桓玄王師敗績于新亭驃騎大將軍會稽王世子元顯東海王彥璋冠軍將軍毛泰游擊將軍毛遠就遇害桓玄自為丞相錄尚書事遷太傅會稽王道子于安城



旋害之。玄自稱太尉、揚州牧、總百揆。又自稱相國、楚王、臨海太守。辛景擊孫恩斬之。二年春正月，建威將軍劉裕破徐道覆於東陽。十一月，桓玄遷帝于永安宮。十二月，玄篡位，以帝為平固王。帝蒙塵于尋陽。三年春二月，建武將軍劉裕舉義兵，斬桓玄。徐州刺史桓修于京口，青州刺史桓弘于廣陵，義師濟江。三月，劉裕斬玄將吳甫之于江乘。玄眾潰，劉裕置國臺，具百官。桓玄司徒王謐推劉裕行鎮軍將軍、徐州刺史、都督揚州。兗、豫、青、冀、幽并諸軍事，劉裕以謐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劉裕誅尚書左僕射王倫、掾子荆州刺史綏、司州刺史溫詳。桓玄逼帝西上，帝密詔武陵王遵承制，總百官行事。夏

史緯

卷七十五

辛

四月，帝至江陵，輔國將軍何無忌、振武將軍劉道規及桓玄將庾稚何澹之戰于淝口，大破之。玄復逼帝東下。五月，冠軍將軍劉毅及玄戰于崢嶸洲，又破之。帝復幸江陵。荆州別駕王康產、南郡太守王騰之奉帝居于南郡，督護馮遷斬桓玄于荊盤洲，乘輿反正于江陵。閏月，桓振陷江陵，劉毅何無忌退守尋陽。帝復蒙塵于賊營，慕容德死，兄子超嗣。義熙元年春正月，帝在江陵，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兵，襲破襄陽，劉毅次于馬頭。桓振以帝屯于江津，振武將軍劉道規擊桓謀走之。乘輿反正，帝幸道規舟。二月，留臺備乘與法駕，迎帝于江陵。平西參軍譙縱害益州刺史毛瑋，以蜀叛。三月，桓振襲江

陵，荆州刺史司馬休之奔襄陽。建威將軍劉懷肅討振，斬之。帝至自江陵，劉裕抗表逼位，不許。加裕為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夏四月，劉裕旋鎮京口。涼王李嵩遣使奉表稱藩。三年春二月，車騎將軍劉裕來朝，誅東陽太守殷仲文、南蠻校尉殷叔文。晉陵太守殷道叔、永嘉太守駱球、夏五月，姚興與赫連勃勃偕稱夏天王于朔方。高雲殺慕容熙，偕稱帝。四年春正月，以劉裕為揚州刺史，錄尚書事，禿髮傉檀偕稱涼王。五年春二月，慕容超送宿豫，車騎將軍劉裕帥師伐超，大破之于臨朐。秋七月，乞伏乾歸偕稱西秦王于苑川。九月，離班弒高雲，雲將馮跋攻班殺之，偕稱王。冬十月，魏清河

史緯

卷七十五

壬

王紹弒其主圭。六年春二月，劉裕攻慕容超，超走之齊地。悉平廣州刺史盧循反，寇江州。刺史何無忌及循戰于豫章，敗績。死之。青州刺史諸葛長民、兗州刺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憺入衛京師。衛將軍劉毅及盧循戰于桑落洲，敗績，循至淮口，內外戒嚴。大司馬琅邪王德文都督宮城諸軍事。次中皇堂，太尉劉裕次石頭，淮中築祖浦，藥園，廷尉三壘以拒之。秋七月，盧循遁走，使輔國將軍王仲德帥衆追之。循寇荆州，刺史劉道規敗之。又破徐道覆于華容，賊遁走。劉裕破之于豫章。七年春二月，右將軍劉藩斬徐道覆于始興。夏四月，盧循走交州，刺史杜慧度斬之。八年夏五月，乞伏公府弒乞伏乾歸。

史緯 卷七十五

至

乾歸子熾盤誅公府，僭偽位。秋九月，太尉劉裕害右將軍劉  
 藩，尚書左僕射謝混、裕矯詔帥師討劉毅，陷江陵城，毅自殺。  
 冬十一月，沮渠蒙遜僭號河西王。十二月，以朱齡石為建威  
 將軍，益州刺史、帥師伐蜀。九年春三月，劉裕害前將軍諸葛  
 長民及其弟輔國大將軍黎民，從弟寧朔將軍秀之。秋七月，  
 朱齡石克成都，斬譙縱。益州平。十年夏六月，乞伏熾盤伐禿  
 髮，得檀越之。十一年春二月，姚興死，子泓嗣。十二年春正月，  
 姚泓寇襄陽。二月，加劉裕中外大都督，帥眾伐姚泓。泓將姚  
 光以洛陽降。十三年春二月，涼王李暠卒，子歆嗣。三月，龍驤  
 將軍王鎮惡大破姚泓于潼關。夏五月，劉裕克潼關。秋七月，

劉裕克長安，姚泓歸諸京師。十四年夏六月，劉裕為相國，  
 進封宋公。冬十一月，赫連勃勃大敗王師于青泥，北雍州刺  
 史朱齡石焚長安宮殿，奔于潼關。兵潰，齡石死之。十二月戊  
 寅，帝崩。在位二十三年，年三十七。帝不慧，自少及長，口不能  
 言，至不能辨寒暑，凡動止皆非己出，故桓玄之篡，因此獲全。  
 初，謙云：「昌明之後有二帝。」劉裕謀禪代，使王韶之、嵇帝而立  
 恭帝，以應二帝云。

魏晉以來皆托禪代為篡位，然猶封之一國，猶有實  
 格之。惠至于以號為禪，則自劉裕始，格萬世罪人也。  
 恭帝諱德文，安帝弟也。初封琅邪王，領司徒、錄尚書事。桓玄  
 篡位，以帝為石陽公，與安帝居尋陽。及玄敗，隨至江陵。玄死，

不復然也  
不免死

不復然也  
不免死

史緯 卷七十五

至

桓振奄至，躍馬奮戈，直至階下，瞋目謂安帝曰：「臣門戶何負  
 國家，而屠滅若是？」帝下牀謂振曰：「此豈我兄弟意邪？」振乃下  
 馬致拜，振平，復為琅邪王，拜大司馬，領司徒。劉裕北征，帝請  
 帥所流，行戎路，修敬山陵，從之。十二月，安帝崩。是日即位，  
 元熙二年夏六月，劉裕至京師，傳亮承裕旨，詔帝親位。草詔  
 請帝書之，帝欣然曰：「晉氏久已失之，今復何恨？」乃書詔，遂遜  
 于琅邪第。劉裕以帝為零陵王，居于林陵，行晉正朔，車旗服  
 心，不其文而不備其禮。帝深慮禍及，裕后常在帝側，飲食所  
 資皆出于后，故莫得伺其隙。宋永初二年九月丁丑，裕使后  
 兄叔度請后，有間，兵人踰垣入，執帝。年三十六。謚恭皇帝。安

帝既不慧，帝每侍左右，消息溫涼，寢食之節，以奉謹聞。時人  
 稱焉。始元帝稱晉王，使郭璞筮之，云：「享二百年，自丁丑至庚  
 申，為一百四歲。」然丁丑始，係西晉庚申終，入宋年所餘惟一  
 百有二歲耳。璞蓋以百二之期促，故婉而倒之，為二百六十五。  
 運攸革，三微數絕，猶高秋彫，候理之自然，觀其搖落，有為之  
 流遠者矣。晉氏雖無厚德，與亡之  
 際，為之物然，亦人情也。

昔在庖犧觀象察法以通神明之德以類天地之情可以藏往知來開物成務故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此則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者也尚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此則觀乎人文以成化者也故政教兆于天理祥變應乎天文得失辭微罔不昭著然則三皇邁德七曜順軌日月無薄蝕之變星辰靡錯亂之妖黃帝創受河圖始明休咎故其星傳尚

有存焉降在高陽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爰泊帝嚳亦式序三辰唐虞則義和繼軌有夏則昆吾紹德年代綿遠文籍靡傳至于殷之巫咸周之史佚格言遺記于今不朽其諸侯之史則魯有梓慎晉有卜偃鄭有裨竈宋有子韋齊有甘德楚有唐昧趙有尹臯魏有石申皆掌著天文各論圖驗其巫咸甘石之說後代所宗景泰燔書六經殘滅天官星占存而不毀及漢景武之際司馬談父子繼為史官著天官書以明天人之道其後中壘校尉劉向廣洪範災條作皇極論以參往事及班固敘漢史續述天文而蔡邕譙周各有異錄司馬彪探之以繼前志今詳眾說以著于篇

司馬談自  
可謂司馬  
與之故曰  
周師

此外衡天  
之外衡也

外衡低而  
天之外衡  
則高故高  
于北極下  
二萬里

古言天者有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漢靈帝時蔡邕言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惟渾天近得其情今史官候臺所用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黃道占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淡妙百代不易之道也蔡邕所謂周髀即蓋天之說也其本庖犧氏立周天歷周公受于殷商周人志之故曰周髀髀股也股者表也其言天以蓋笠地法覆祭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池四潰三光隱映以為晝夜天中高于外衡冬至日之所在六萬里北極下地高于外衡下地亦六萬里外衡高于北極下地二萬里天地隆高相從日去地恒八萬里日麗天而平轉分冬夏之間日前行道為七衡六間每衡周經里數各依算術周句股里差推晷影極游以為遠近之數皆得于表股者也故曰周髀又周髀家云天員如張蓋地方如棋局天有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譬如蟻行于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以左廻焉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不見天之居如倚蓋極在天之中而今在人北所以知天之形如倚蓋也日朝出陽中暮入陰中陰氣暗冥故沒不見也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光明與日同輝日出即見無蔽之者故夏日長也冬天陰氣多

其正色部  
論亦起  
日月星辰  
無所根據  
緯度之辭

言氣少陰氣暗冥掩日之光雖由隱隱不見故冬日短也漢  
末揚子雲難益天八事逮梁武帝于長春殿講義別擬天體  
全同則碑之文又立新意以排渾天之論云宜夜之書惟漢  
秘書郎鄭南記先師相傳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  
眼脊情絕故蒼蒼然也譬如仰望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俯察  
千仞之溪谷而窺黑天青非真色而黑非有體也日月眾星  
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或逝或住或  
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據故各異也惟辰  
極常居其所故北斗不與眾星同沒攝提填星皆東行日行  
一度月行十三度遲疾任情其無所繫著可知矣若緩附天  
體不得兩也成帝時會稽虞喜因宣夜之說作安天論以為  
天高窮于無窮地廣測于不測天雖平在上常有常安之形地  
魄焉在下有居靜之體當相覆冒方則俱方員則俱員無方  
員不同之義也其光曜布列各自運行猶江海之有潮汐萬  
品之有行藏也葛洪聞而譏之曰苟展宿不覆于天天為無  
用便可言無何必復云有之而不動乎雅川可謂知言之幾  
也喜族祖河間相聿又立穹天論云天形穹隆如雞子其  
際周接四海之表浮于元氣之上譬如覆盎以抑水而不沒  
者氣充其中故也日繞展極沒西而還東不出入地中天之  
有極猶蓋之有斗也天北下於地三十度極之傾在地卯酉

史籍 卷七十六

三

神在此  
以少兒可

之北亦三十度人在卯酉之南十餘萬里故斗極之下不為  
地中當對天地卯酉之位耳日行黃道統極極北去黃道百  
一十五度南去黃道六十七度二至之所舍以為長短也吳  
太常姚信造昕天論云人為靈蟲形最似天今人願前多臨  
附而項不能覆背近取諸身故知天之體南低入地北則偏  
高又冬至極低而天運近南故日去人遠而斗去人近北天  
氣至故水寒也夏至極起而天運近北故斗去人遠日去人  
近南天氣至故蒸熱也極之起時日行地中淺故夜短天去  
地高故晝長也極之低時日行地中深故夜長天去地淺故  
晝短也然則天行寒依于渾夏依于蓋也自虞喜虞姚姚信  
皆好奇獨異之說非善談天者也漢王仲任據蓋天之說以  
駁渾儀云舊說天轉從地下過今掘地一丈輒有水天何得  
從水中行乎口隨天而轉非入地夫人目所望不過十里天  
地合矣實非合也遠使然耳今視日入非入也亦遠耳當日  
入西方之時其下之人亦將謂之為中也四方之人各以其  
近者為出遠者為入矣何以明之今試使一人把大炬火夜  
半行于平地去人十里火光滅矣非滅也遠使然耳今日西  
轉不復見是火滅之類也日月不員也望之所以員者去人  
遠也夫日火之精也月水之精也水火在地不員在天何故  
員葛洪釋之曰渾天儀注云天如雞子地如雞中黃氣居于

史籍 卷七十六

四

决于痛行  
而卒于後  
行也

道

法

審然者，月初生之時，及既虧之後，何以視之不員乎？而日食或上或下，從側而起，或如鉤至盡，若遠視見員，不宜見其殘缺左右所起也。此則渾天之理，信而有徵矣。

虞書云：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考靈曜云：乃命中星，觀玉衡之游，鄭玄曰：玉，渾儀也。春秋文耀鉤云：唐堯卽位，羲和立渾儀，此則儀象之設，其來遠矣。綿代相傳，史官禁密，學者不覩，故宜蓋沸騰，暨漢太初落下闢，鮮于妄人、耿壽昌等造員儀，以考歷度。至和帝時，賈逵又加黃道，至順帝時，張衡又制渾象，其內外規、南北極、黃赤道，列二十四氣、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及日月五緯，以漏小轉之于室內，星中出沒與天相應，因

史籍

卷七十六

七

其闕戾，又轉璣輪，實美于塔下，隨月虛盈，依歷開落，其後陸續亦造渾象，至吳時中常侍盧江王蕃善數術，傳劉洪乾象歷，依其法而制渾儀，立論考度，曰：前儒舊說，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之裹黃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分之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下規，赤道帶天之絃，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強，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道東交于角五

史籍

卷七十六

八

少弱，西交于奎十四少強，其出赤道外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遠者，亦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極百一十五度少強，日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日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強，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之後，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所在度稍北，故日稍北，以至于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少強，是日最北去極最近，景最短，黃道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日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長，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強，故夜短，自夏至之後，日去極稍遠，故景稍長，日晝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長，日所在度稍南，故日出入稍南，以至于南至而復初焉，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應，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強，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黃赤道二道之交中也，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強，南北處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強，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謂之晝夜同，夫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二刻

周百四十  
二萬九千  
七百里  
今四百九  
五不齊三

句股圓  
此天所  
以為妙也

史籍 卷七十六

九

半而明日已入二刻半而晷故損夜五刻以益晷是以春秋  
分之漏晷五十五刻三光之行不必有常術家以算求之各  
有同異故諸家歷法參差不齊洛書甄曜度春秋考異郵皆  
云周天一百七萬一千一百一十二里一度為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  
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四百八十七分分之三百六十二陸績  
云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言周三徑一也考之  
徑一不啻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則天徑三十二  
萬九千四百一里一百二十二步二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  
分之十周禮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眾說土圭之  
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與土圭等謂之  
地中今穎川陽城也鄭玄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  
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也以此推之日當去其下  
地八萬里矣日邪射陽城則天徑之半也天體圓如彈丸地  
處天之半而陽城為中則日春秋冬夏昏明晝夜去陽城皆  
等無盈縮矣故知從日邪射陽城為天徑之半也以句股法  
言之勿萬五千里句也立八萬里股也從日邪射陽城弦也  
以句股求弦法入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  
尺三寸六分天徑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  
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歩四尺七寸二分天徑之數也  
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六

彈丸圓而  
為卵形也

宋李作九  
十五分四  
分分之三

史籍 卷七十六

十

十八歩一尺八寸二分周天之數也減甄曜度考異郵五十  
五萬七千三百一十二里有奇一度凡千四百六十二十四  
歩六寸四分十萬七千五百六十五分分之萬九千四十九  
減舊度千五百二十五里二百五十六歩三尺三寸二十一  
萬五千一百三十分分之十六萬七百三十分黃赤二道相  
與交錯其間相去二十四度以兩儀推之二道俱三百六十  
五度有奇是以知天體圓如彈丸也而陸績造渾象其形如  
鳥卵然則黃道應長於赤道矣續云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  
萬七千里然則續亦以天形正圓也而渾象為鳥卵則自相  
違背古舊渾象以二分為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分張衡更  
制以四分為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王蕃以古制局小屋  
辰綱概衡器傷大難可轉移更制渾象以三分為一度凡周  
天一丈九寸五分分之三也  
洪範傳曰清而明者天之體也天忽變色是謂易常風國之  
所生也馬續云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  
凡一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  
象張衡云文耀麗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陽  
精之宗月者陰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衆星列布體生于地  
精成于列列居錯峙各有攸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  
神其以神差有五列焉是為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

滿天皆星  
何止此數

四布于方各七，為二十八舍，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躔次，用占禍福，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繫命焉，不然，何得總而理諸武帝時，太史令陳卓，總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圖，大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以為定紀云，元康初，建康令魯勝著正天論，云以冬至後，立晷測影，度日月星，按日月裁徑百里，無千里，星十里，不百里，求下卿士考論，不報。

地理

昔者元胎無象，太素流形，冬居營窟，夏居橧巢，庖犧神農，畫

史纂 卷七十六

野無開，黃帝則東海，南江，登陸，臨岱，至于崑崙，振響，風山，訪道，存諸汗竹，不可厚經，高陽任地，依神，帝嘗順天行義，東瞻蟠木，西濟流沙，北至幽陵，南撫交趾，舟車所至，莫不王臣，帝走時，禹平水土，以為九州，虞舜登庸，表提類而分區，宇判山河，而考疆域，冀北劍并部之名，燕齊起幽營之號，則書所謂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者也，夏功在于唐虞，殷因無所損益，周武克商，自豐徂鎬，至成王時，改作禹貢，徐梁入于青萊，冀野析于幽并，職方掌天下之土，以周厥利，保章辨九州之野，皆有分星，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荊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兗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

北曰并州，始皇初并天下，悉悉戰國，創罷列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於是與師賡江，平取百越，又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凡四十郡，郡一守焉，其地則西臨洮，而北沙，漠，東蒙西帶，皆臨大源，漢祖龍興，革秦之弊，分內史為三部，更置郡國二十有三，文增厥九，景加其四，武帝開越，攘胡，初置十七，拓土分疆，又增十四，昭帝又增其一，至平帝元始二年，凡郡國七十有一，與秦四十合，一百一十有一，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又置徐州，復夏舊號，南至交趾，北有朔方，凡為十三郡，光武投戈之歲，在彫耗之辰，郡國蕭條，并省者八，建武十一年，省州牧，復為刺史，員十三人，各掌一州，明帝置一章帝置二和順改

史纂 卷七十六

作，其名有九，省朔方刺史，合之于司隸，凡十三郡，而郡國百有八焉，桓靈增置六郡，魏武定刪三方，鼎立，生靈煎薄，關洛荒蕪，所置者十二，所省者七，而文帝置七，明及少帝增二，得漢郡者五十四焉，蜀先主干漢建安之間，初置郡九，後主增二，得漢郡者十有一焉，吳主大帝初置郡五，少帝景帝各四，歸命侯亦置十有二郡，得漢郡者十有八焉，晉武帝太康元年，既平孫氏，凡增至郡國二十有三，省司隸，置司州，別立秦梁寧平四州，仍吳之廣州，凡十九州，郡國一百七十三，以為冠帶之國，盡有殷周之土，若乃敦龐於天地之始，昭晰於鑽農之世，用長黎元，未爭疆場，而玉環格矢，風駕夷裘，南登表



既東風入律，光乎上德，奚遠弗臻。然則星象麗天，山河紀地，  
端掖裁其弘敞，峭函判其都邑。仰觀俯察，萬物攸歸。是以洛  
汭咸陽，宛然秦漢。晉濱河西，同知堯禹。于茲新邑，宅是鎬京。  
五尺童子，皆能口誦。者史官弗之書也。昔庖犧氏生于成紀，  
而為天子都于陳。神農氏都陳，而別營于曲阜。黃帝生于壽  
丘，而都于涿鹿。少昊始自窮桑，而遷都曲阜。顓頊始自窮桑，  
而徙居商丘。高辛既就，建都于亳。孫卿子曰：不登高山，不知  
天之高；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大哉坤象，萬物資生。載崑  
華而不墜，傾河海而寧泄。考卜惟王，乘飛駐軫。睨嶧山而錫  
勅，覽冒城以爲旆。時建稽浸，道接陵夷。平王東遷，星離豆剖。

史集卷七十六

七十五

自東生清  
八代  
也

常塗取寓，瓜分鼎立。世祖武皇帝，接千祀之餘，當人堯之陳。  
先王桑梓，壽宇來歸。斯國可得而言者矣。惠帝不虞中州盡  
棄，永嘉南渡，輪行建鄴。九分天下，而有二焉。  
武帝泰始元年，封諸王，以郡爲國。邑二萬戶爲大國，置上中  
下三軍，兵五千人。邑萬戶爲次國，置上軍下軍，兵三千人。五  
千戶爲小國，置一軍，兵千五百人。王不之國，官于京師。公侯  
邑萬戶以上爲大國，五千戶以上爲次國，不滿五千戶爲小  
國。太康元年，平吳，太凡戶三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口。  
一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江左諸國，益三分食。  
一元帝太興元年，始制九分食一。

司州，禹貢豫州之地。漢武帝初置司隸校尉，所部三輔三河  
諸郡。其界西得雍州之京兆，馮翊扶風三郡，北得冀州之河  
東，河內二郡，東得豫州之弘農，河內二郡，郡凡七位。望降于  
牧伯，製印青綬，光武都洛陽。司隸所部，與前漢不異。魏氏受  
禪，即都漢宮。司隸所部，河南河東，河內弘農，并冀州之平陽，  
合五郡置司州。晉仍居魏都，乃以三輔還屬雍州，分河南立  
榮陽，分冀州之京兆立上洛，廢東郡立頓丘，遂定名司州。以  
司隸校尉統之。州統郡一十二，曰河南，榮陽，弘農，上洛，平陽，  
河東，汲郡，河內，廣平，陽平，魏郡，頓丘。永嘉之後，司州淪沒，割  
屬。以洛陽爲荊州，石勒復以爲司州。石虎分司州之河南

史集卷七十六

七十六

河東，弘農，榮陽，兖州之陳留，爲洛州。元帝渡江，僞置司州于  
徐後，以弘農人流寓等屬者，僞立爲弘農郡。又以河東人南  
寓者，于武陵郡屏陵縣界僞立河東郡。僞寄居焉。永和五年，  
桓溫入洛，復置河南郡，屬司州。  
兖州，禹貢濟河之地，分置十二牧，則其一也。周禮河東曰兖  
州。春秋元命包云：五星流爲兖州，兖，瑞也，信也。又云：取兖水  
以名焉。漢武帝置十三州，以舊名爲兖州。自此不改。州統郡  
國八，曰陳留，濮陽，濟陽，高平，南平陽，東平，濟北，泰山。惠帝之  
末，兖州淪沒，石勒後石虎改陳留爲建昌郡。是時遺黎南渡，  
元帝僞置兖州，寄居京口。明帝以郡鑒爲刺史，寄居廣陵。置

史記從何  
分立

史記

卷七十六

主

漢陽濟陰高平太山等郡後改爲南兗州或還江南或居野  
貽或居山陽後始割地爲境常居廣陵南與京口對岸咸康  
四年于北譙界立陳留郡安帝分廣陵置山陽郡屬南兗州  
豫州禹貢爲荆河之地周禮河南曰豫州豫者舒也言其土  
和之氣性理安舒也春秋元命包云鈞鈴星別爲豫州地界  
西自華山東至于淮北自濟南界荆山秦兼天下以爲三川  
河東南陽潁川潁泗水薛七郡漢改三川爲河南郡武帝置  
十三州豫州舊名不改以河南河東二郡屬司隸又以南陽  
屬荊州改泗水曰潁郡改潁曰梁改薛曰魯分梁沛立汝南  
郡分潁川立淮陽郡後漢章帝改淮陽曰陳郡魏武分沛立  
陳郡魏文分汝南立弋陽郡及武帝受命又分潁川立襄城  
郡分汝南立汝陰郡合陳郡于梁國州統郡國十曰潁川汝  
南襄城汝陰梁國沛國譙郡魯郡弋陽安豐惠帝分汝陰立  
新蔡分梁國立陳郡分汝南立南頓永嘉之亂豫州爲汝石  
氏元帝渡江以春穀縣僑立襄城郡成帝僑立潁川于江  
之閒居蕪湖時淮南人北乃分丹陽僑立淮南郡居于湖  
廬江安豐僑屬豫州寧康元年移鎮姑孰孝武因新蔡縣人  
于新蔡縣縣布舊城置南新蔡郡屬南豫州又于廬江郡之  
南部置舒縣郡  
冀州禹貢周禮孟爲河內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春秋

史記

卷七十六

主

元命包云昂畢散爲冀州分爲趙國其地有險有易帝主所  
都則冀安弱則冀強是則冀豐舜以冀州南北同大分衛  
以西爲并州燕以北爲幽州周人因爲及漢武置十三州以  
其地依舊名爲冀州歷後漢至晉不改州統郡國十三曰趙  
國鉅鹿安平平原樂陵渤海章武河間高陽博陵清河中山  
常山惠帝之後冀州淪沒于石勒勒以太興二年僭號于  
國稱趙後爲慕容儁所滅慕容氏又爲苻堅所滅孝武元  
八年堅敗其地人慕容垂垂僭號于中山是爲後燕卒滅于  
魏  
幽州禹貢冀州之域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周禮東北同幽  
州春秋元命包云箕星散爲幽州分爲燕國言北方太陽故  
以幽其爲號武王克殷封召公于燕其後與六國俱稱王及  
秦滅燕以爲漁陽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漢高帝分上  
谷置涿郡武帝置十三州幽州依舊名不改其後開東邊置  
玄菟樂浪等郡亦皆屬焉元鳳元年改燕曰廣陽幽州所部  
至晉不改凡統郡國七曰范陽燕國北平上谷廣寧遼西代  
郡惠帝之後幽州沒于石勒穆帝永和五年慕容儁僭號于  
前是爲前燕七年僭移都于鄴儁死于辟爲苻堅所滅堅敗  
地復人慕容垂是爲後燕垂死賣還于和龍  
平州禹貢冀州之域於周爲幽州界漢屬右北平郡後漢末

公孫度自號平州牧及其子康康子淵並擅據遼東東夷九種皆服事焉魏置東夷校尉居襄平而分遼東等五郡為平州後還合為幽州及淵滅後有護東夷校尉居襄平成寧二年分昌黎遼東玄菟帶方樂浪等郡國五置平州以其容處為刺史永嘉之亂處為眾所推及其孫偽移都于薊其後慕容垂子寶又遷于和龍自幽州至廬溝鎮以南地入于魏後馮跋篡位于和龍是為後燕卒滅于魏

并州禹貢冀州之域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周禮正北曰并州其鎮曰恒山春秋元命包云營室流為并州分為衛國州不以衛水為號又不以恒山為稱而云并者蓋以其在兩谷

史

卷七十六

七

之間也漢武帝置十三州并州依舊名不改統上黨太原雲中上郡鴈門代郡定襄五原西河朔方十郡又別置朔方刺史後漢建武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入并州靈帝末羌胡大擾定襄雲中五原朔方上郡五郡並流徙分散建安十八年省入冀州二十年始集塞下荒田立新興郡後又分上黨立樂平郡魏黃初元年復置并州自陘嶺以北並棄之至晉因而不改州統郡國六曰太原上黨西河樂平鴈門新興惠帝改新興為晉昌郡永興元年劉淵僭號于平陽稱漢并州之地皆為淵所有及劉聰陷洛陽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凡四十三人又置殷衛東梁西河陽北充五

州以懷安新附劉曜徙都長安其平陽以東地入石勒勒平朔方又置朔州自惠懷之間離石縣荒廢勒于其處置永石郡又別置武鄉郡及苻堅姚興赫連勃勃并州並徙置河東又姚興以河東為并冀二州云

雍州禹貢黑水西河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以其四山之地故以雍名焉亦謂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氣雍闕也周禮西曰雍州蓋并禹梁州之地周自武王克殷都于豐鎬雍州為王畿及平王東遷洛邑以岐鄠之地賜秦襄公則為秦地累世都之至始皇遷平六國秦滅漢又都之及武帝置十三州其地以西偏為涼州其餘並屬司隸不統于州後漢光

史

卷七十六

七

武都洛陽關中復置雍州後魏復置司隸校尉統三輔如舊獻帝時又置雍州自三輔距西域皆屬焉魏文帝分河西為涼州分隴右為秦州改京兆尹為太守馮翊扶風各除左右仍以三輔屬司隸晉初于長安置雍州統郡國七曰京兆馮翊扶風安定北地始平新平惠帝改扶風為秦國建興之後雍州沒于劉聰及劉曜徙都長安改號曰趙石勒赴長安復置雍州石氏既敗苻健據關中又都長安是為前秦乃于雍州置司隸校尉苻堅時分司隸為雍州分京兆尹為咸陽郡分幽州置平州移洛州居豐陽以許昌置東豫州既而姚萇滅苻氏是為後秦及姚萇為劉裕所滅其地等入赫連勃勃

勃勃僻號于統葛，是為夏及平劉義宣于長安，遣子瑱鎮焉。號曰南臺，其州郡之名並不可知也。然自元帝渡江，所置州亦皆遙領，初以魏該為雍州刺史，鎮郿城，僑立始平郡，寄居武當城，改堂邑為秦郡，以居秦國流人。康帝時，庾翼為荊州刺史，遷鎮襄陽，其後秦雍流人多南出樊沔，孝武于襄陽僑立雍州，仍立京兆始平、扶風、河南、廣平、義成、北河南七郡，並屬襄陽，襄陽故屬荊州。

涼州禹貢雍州之西界，周其地為狄，秦興，美陽甘泉宮，本匈奴鑄金人祭天之處，匈奴既失甘泉，又使休屠渾邪王居涼州之地，二王後以地降漢，漢置張掖、酒泉、敦煌、武威郡，其

史籍 卷七十六

元

後又置金城郡，謂之河西五郡。漢改周之雍州為涼州，蓋以地處西方，常寒涼也。地勢西北邪出，在南山之間，南隔西羌，西通西域，于時號為斷匈奴右臂。獻帝時，涼州數有亂，河西五郡去州隔遠，於是別以為雍州，後又依古典定九州，乃合關右以為雍州，魏時復分以為涼州刺史，領戊己校尉，護西域如漢故事。至晉不改，統郡八曰金城、西平、武威、張掖、西郡、酒泉、敦煌、西海。惠帝分敦煌、酒泉立晉昌郡，永寧中，張軌為涼州刺史，鎮武威，請合秦雍流移人于姑臧，西北置武興郡，又分西平界置晉興郡，是時中原淪沒，元帝徙居江左，軌乃控據河西，稱晉正朔，是為前涼。及張寔分金城立廣武郡，張

何益 分置諸軍

茂分涼州立定州，張駿又分立河州，張茂又分立沙州，張祚又以敦煌郡為商州，張玄靚改漢陽縣為祁連郡，張天錫又別置臨松郡，天錫降于苻氏，其地尋為呂光所據，呂光都于姑臧，改昌松為東張掖郡，及呂隆降于姚興，其地三分，李嵩為西涼，建號于敦煌，禿髮烏孤為南涼，建號于樂都，沮渠蒙遜為北涼，建號于張掖，分據河西五郡。

秦州禹貢本雍州之域，魏始分隴右置焉。刺史領護羌校尉，中間暫廢，及秦始五年，又以雍州隴西五郡及涼州之金城、梁州之陰平合七郡置秦州，鎮冀城。太康三年，罷秦州并雍州七年，復立，鎮上邽，統郡六曰隴西、南安、天水、略陽、武都、陰

史籍 卷七十六

平

平惠帝分隴西置狄道郡，屬秦州，張駿分屬涼州，又置武始郡，江左分梁為秦，寄居梁州，又立氏池為北秦州。梁州禹貢華陽黑水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梁者，言西方金剛之氣強梁也。周禮職方氏以梁并雍，漢以其地為益州，劉璋改永寧為巴西郡，分巴西郡置巴西郡，劉備據蜀，又分廣漢置梓潼郡，制巴西郡置宕渠郡，尋省，以縣屬巴西郡。秦始三年，分益州立梁州于漢中，又分廣漢置新都郡，梁州統郡八曰漢中、梓潼、廣漢、新都、涪陵、巴西、巴西、東、太康六年，罷新都郡，并之廣漢，惠帝復分巴西置宕渠郡，并以新城、魏興、上庸合四郡以屬梁州，尋而梁州郡縣沒于李特，永嘉中，又

國土口實  
多立郡縣  
亦類以爲

皆家數今  
本實同數  
分地相  
與到兩縣  
始等可見

分屬揚茂樓其晉人徙寓于梁益者于三州立南北二縣平  
郡及桓溫平蜀以巴漢流入立晉昌郡又于德陽界東南置  
遂寧郡孝武分梓潼北界立晉壽郡又割置南溪中郡分巴  
西梓潼爲金山郡及安帝時又立新巴汶陽二郡又有北新  
巴華陽南陰平北陰平四郡其後又立巴渠懷安朱提白水  
上洛北上洛南宕渠懷安新興安康等十郡

益州禹貢及舜十二牧俱爲果州之域周合果于雍則又爲  
雍州之地春秋元命包云參伐流爲益州益之爲言既也言  
其地險阨也亦曰盤壤益大故以名焉始秦惠王滅蜀置郡  
以張若爲蜀守及始皇置三十六郡蜀郡之名不改漢初有

史書 卷七十六

地

漢中巴蜀高祖分蜀置廣漢凡爲四郡武帝開西南夷置  
犍爲梓潼益州四郡凡八郡遂置益州統焉益州蓋始  
此也及後漢明帝以新得置永昌郡安帝又以南道置蜀廣  
漢犍爲三郡屬國都尉及靈帝又立汶山郡劉璋分巴郡立  
永寧郡又改永寧爲巴西以巴西爲巴西又立涪陵郡劉備  
分巴郡立固陵郡又改固陵爲巴西郡巴西爲巴西及分廣  
漢立梓潼郡分犍爲立江陽郡以蜀郡屬國爲漢嘉郡以廣  
爲屬國爲朱提郡劉璋改益州郡爲建寧郡廣漢屬國爲陰  
平郡分建寧永昌立雲南郡分建寧梓潼立興古郡分廣漢  
立東廣漢郡魏景元中蜀平皆東廣漢郡武帝泰始二年分

益州置果州以漢中屬焉七年又分益州置寧州益州統郡  
八曰蜀郡犍爲汶山漢嘉江陽朱提越嶲梓潼惠帝時李特  
僞號于蜀稱漢益州郡縣皆沒于特李雄又分漢嘉蜀二郡  
立沱黎漢原二郡時益州郡縣雖沒李氏江左並遺置之桓  
溫滅蜀省漢原沱黎立南陰平晉原寧蜀始寧四郡咸安二  
年益州沒于苻氏太和八年復爲晉有隆安二年又立晉熙  
遂寧晉寧三郡

寧州于漢魏爲益州之域泰始七年武帝以益州地廣分益  
州之建寧與古雲南交州之永昌合四郡爲寧州太康三年  
武帝又廢寧州入益州立南夷校尉以護之太安二年惠帝

史書 卷七十六

地

復置寧州又分建寧以西七縣別立爲益州郡永嘉二年改  
益州郡曰晉寧分梓潼立平夷夜郎二郡然其地再爲  
李特所有其後李壽分寧州與古永昌雲南朱提越嶲河陽  
六郡爲漢州咸康四年分梓潼夜郎朱提越嶲四郡置安州  
八年又罷并寧州以越嶲屬益州省永昌郡焉  
青州禹貢爲海岱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舜以青州越  
海又分爲營州則遼東本爲青州矣周禮正東曰青州蓋東  
土居少陽其色爲青故以名也春秋元命包云虛危流爲青  
州漢武帝置十三州因舊名歷後漢至晉不改州統郡國六  
曰齊國濟南樂安城陽東萊長廣惠帝元康十年置平昌郡

又分陽城爲高密國，永嘉亂，青州沒于石勒，勒以曹變爲刺史，裴造廣固城，後爲石虎所滅，石虎末，遼西段龔自號齊王，據青州，慕容恪滅趙，趙青州，苻氏平燕，盡有其地，及苻氏敗，後刺史苻朗以州降，晉置幽州，以別駕辟閭渾爲刺史，懷廣同隆安四年，慕容德滅渾，遂都之，是爲南燕，復改爲青州，慕容超沒青州于京萊郡，後爲劉裕所滅，留長史羊穆之爲青州刺史，築東陽城而居之，自元帝渡江，于廣陵僞置青州，至是始置北青州，以僞立爲南青州，後省南青州，而北青州直曰青州。

徐州禹貢海岱及淮之地，舜十二牧，則其一也，於周入青州。

史籍

卷七十六

五

之域，春秋元命包云：天氏流爲徐州，蓋取舒緩之義，武云：因徐丘以立名，秦兼天下，置泗水薛琅邪三郡，楚漢之際，分置東陽郡，漢又分置東海郡，改泗水爲沛，改薛爲魯，分沛置楚國，以東陽屬吳國，景帝改吳爲江都，武帝分沛東陽置臨淮郡，改江都爲廣陵，及置十三州，以其地爲徐州，統楚國及東海琅邪廣陵臨淮四郡，宣帝改楚爲彭城郡，後漢改爲彭城國，改臨淮爲下邳國，太康元年，復分下邳屬縣在淮南者置臨淮郡，分琅邪置東莞郡，州凡領郡國七，曰彭城下邳東海琅邪東莞廣陵臨淮，元康元年，分東海置蘭陵郡，七年，又分東莞置東安郡，分臨淮置淮陵郡，以堂邑置堂邑郡，永嘉之

史籍

卷七十六

五

亂，臨淮淮陵並淪沒，石氏元帝渡江之後，徐州所得惟半，乃僞置淮陽陽平濟陰北濟陰四郡，又琅邪國人隨帝過江者，置琅邪郡以統之，是時幽冀青并兗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帥過江淮，帝並僞立郡縣以司牧之，以江乘置南東海南琅邪南東平南蘭陵等郡，分武進立臨淮淮陵南彭城等郡，屬南徐州，又置頓丘郡，屬北徐州，明帝又立南沛南清河南下邳南東莞南平昌南濟陰南濮陽南太平南泰山南濟陽南魯等郡，以屬徐兗二州，初或居江南，或居江北，或以兗州領州，却鑒都督青兗二州諸軍事，兗州刺史加領徐州刺史，鎮京口，又于漢故九江郡界置鍾離郡，屬南徐州，江北又僞立幽冀青并四州，義熙七年，分淮北爲北徐州，淮南爲徐州，統彭城沛下邳蘭陵東莞琅邪淮陽陽平濟陰北濟陰十一郡，以盱眙立盱眙郡，又分廣陵界近海陵山陽二郡，後又以幽冀合徐州，青州合兗州。

荊州禹貢荆及衡陽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周禮正南曰荊州，春秋元命包云：軫星散爲荊州，荆強也，言其氣躁強，亦曰警也，言南蠻散爲寇逆，其人有道後服，無道先叛，常警備也，又云：取名于荆山，六國時，其地爲楚，及秦取楚，郢都爲南郡，又取巫中地爲黔中郡，以楚之漢北立南陽郡，滅楚之後，分黔中爲長沙郡，漢高祖分長沙爲桂陽郡，改黔中爲武

陵郡分南郡為江夏郡武帝又分長沙為零陵郡及置十三  
州因舊名為荊州統南郡南陽零陵桂陽武陵長沙江夏七  
郡後漢建安十三年魏武盡得荊州之地分南郡以北立襄  
陽郡又分南陽西界立南鄉郡分枝江以西立臨江郡及敗  
于赤壁南郡以南屬吳吳後與蜀分荊州南郡零陵武陵以  
西為蜀江夏桂陽長沙三郡為吳南陽襄陽南鄉三郡為魏  
而荊州之名南北雙立蜀分南郡立宜都郡劉脩沒後宜都  
武陵零陵南郡四郡之地悉復屬吳魏文帝以漢中遺黎立  
魏興新城二郡而帝分新城立上庸郡孫權分江夏立武昌  
郡又分荊梧立臨賀郡分長沙立衡陽湘東二郡孫休分武  
陵立天門郡分宜都立建平郡孫皓分零陵立始安郡分桂  
陽立始興郡又分零陵立邵陵郡分長沙立安成郡荊州統  
南郡武昌武陵宜都建平天門長沙零陵桂陽衡陽湘東邵  
陵臨賀始興始安十五郡其南陽江夏襄陽南鄉魏興新城  
上庸七郡屬魏之荊州及武帝平吳分南郡為南平郡分南  
陽立義陽郡改南鄉為順陽郡又以始興始安臨賀三郡屬  
廣州以揚州之安成郡來屬州統郡二十二曰江夏南郡襄  
陽南陽順陽義陽新城魏興上庸建平宜都南平武陵天門  
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桂陽武昌安成惠帝分桂陽武昌  
安成三郡立江州以新城魏興上庸三郡屬梁州又分義陽

立隨郡分南陽立新野郡分江夏立竟陵郡懷帝又分長沙  
衡陽湘東零陵邵陵桂陽及廣州之始安始興臨賀九郡置  
湘州時蜀亂又割南郡置成都郡為成都王穎國愍帝併還  
南郡元帝渡江又僑立新興南河東二郡穆帝時又分零陵  
立營陽郡以義陽流人在南郡者立為義陽郡又以廣州之  
臨賀始安始興三郡及江州之桂陽益州之巴東合五郡未  
屬以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營陽六郡屬湘州桓溫又分  
南郡立武寧郡安帝又僑立南義陽東義陽長寧三郡義熙  
十三年省湘州以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營陽還入于荆  
州  
揚州禹貢淮海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周禮東南曰揚  
州春秋元命包云牽牛流為揚州分為越國以為江南之氣  
躁勁厥性輕揚亦曰州界多水水波揚也於古則荒服之國  
職國時其地為楚分秦始皇并天下置郡會稽九江三郡項  
羽封英布為九江王盡有其地漢改九江曰淮南即封布為  
淮南王六年分淮南置豫章郡十一年布誅立皇子長為淮  
南王封劉濞為吳王二國盡得揚州之地文帝分淮南立廬  
江衡山二郡景帝封皇子非為江都王并得郡會稽郡而不  
得豫章武帝改江都曰廣陵封皇子胥為王而以屬徐州元  
封二年改郡曰丹陽改淮南復為九江後漢順帝分會稽立

吳郡揚州統會稽丹陽吳豫章九江廬江六郡獻帝興平中孫策分豫章立廬陵郡孫權又分豫章立鄱陽郡分丹陽立新都郡孫亮又分豫章立臨川郡分會稽立臨海郡孫休又分會稽立建安郡孫皓分會稽立東陽郡分吳立吳興郡分豫章廬陵長沙立安成郡分廬江立廬陵南部都尉揚州統丹陽吳會稽吳興新都東陽臨海建安豫章都尉臨川安成廬陵南部十四郡江西廬江九江之地自合肥之北至壽春悉屬魏及晉平吳以安成屬荊州分丹陽立宣城郡改新都曰新安郡改廬陵南部為南康郡分建安立晉安郡又分丹陽立毗陵郡揚州合統郡十八曰丹陽宣城淮南廬江毗陵

史

卷七十六

七

吳郡吳興會稽東陽新安臨海建安晉安豫章臨川鄱陽廬陵南康惠帝元康元年有司奏荆揚二州疆土廣遠統理尤難於是割揚州之豫章鄱陽廬陵臨川南康建安晉安荊州之武昌桂陽安成合十郡因江水之名而置江州永興元年分廬江武昌近尋陽郡屬江州分淮南置歷陽郡又以周玘創義討石冰割吳興丹陽立義興郡以表玘之功並屬揚州又以毗陵郡封東海王世子毗改為晉陵愍帝立避帝諱改建鄴為建康元帝渡江建都揚州改丹陽太守為尹江州又置新蔡郡是時司冀雍涼青并兗豫幽平諸州皆淪沒江南所得但有揚荆湘江梁益交廣其餘州則有過半豫州惟得

併置廬陵  
郡入豫章  
郡之西  
晉時屬  
其地之  
長

譙城而已明帝太寧元年分臨海立永嘉郡而揚州統丹陽吳郡吳興新安東陽臨海永嘉宣城義興晉陵十郡自中原亂離遺黎南渡並僑置牧司在廣陵丹徒南城北非舊土也及胡寇南侵淮南百姓皆渡江成帝初蘇峻祖約為亂于江淮百姓南渡者轉多乃于江南僑立淮南郡又于尋陽僑置松滋郡遠隸揚州咸康四年僑置魏郡廣川高陽堂邑等郡並寄居京邑孝武時上黨百姓南渡僑立上黨郡寄居蕪湖安帝義熙八年分尋陽為柴桑郡舊江州督荊州之竟陵郡及何無忌為刺史表以竟陵去州遠遠荊州所立綏安郡人戶入境欲資此郡助江濱戍防以竟陵郡遷荊州又司州之弘

史

卷七十六

八

農揚州之松滋二郡寄在尋陽人戶雜居並宜建督安帝從之  
交州禹貢揚州之域是為南越之土秦始皇既畧定揚越以趙戊卒五十萬人守五嶺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嶺時有五處故曰五嶺後使任囂趙佗攻越畧取陸梁地遠定南越以為桂林南海象三郡非三十六郡之限乃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謂東南一尉也漢初以嶺南三郡及長沙豫章封吳芮為長沙王十一年以南武侯橫為南海王陸賈使還拜趙佗為南越王割長沙之南三郡以封之武帝元鼎六年討平呂嘉以其地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日南九真交趾七郡



秦時三郡之地。元封中又置儋耳珠崖二郡。置交趾刺史以督之。昭帝元始五年罷儋耳并珠崖。元帝元初三年又罷珠崖郡。後漢馬援平定交部始調立城郭置井邑。順帝永和九年交趾太守周敞求立爲州不許。拜敞爲交趾刺史。桓帝分立高與郡。靈帝改曰高涼建安八年張津爲刺史。士燮爲交趾太守。共表立馬州乃拜津爲交州牧。十五年移居番禺。詔以邊州使持節郡給鼓吹以重城鎮。加以九錫大侑之舞。吳黃武五年割南海蒼梧鬱林三郡立廣州。交趾日南九真合浦四郡爲交州。戴良爲刺史。值亂不得入。召岱擊平之。復還并交部。赤烏五年復置珠崖郡。永安七年復以前三郡立廣

史

卷七十六

七

州。孫皓又立新昌武平九德三郡。蜀以李恢爲建寧太守。遣領交州刺史。晉平蜀以蜀建寧太守霍弋遣領交州。得以便宜選用長吏。平吳後省珠崖入合浦。交州統郡七曰合浦交趾新昌武平九真九德日南。廣州禹貢揚州之域。秦末趙他所據之地。漢武帝以其地爲交趾郡。吳黃武五年分交州之南海蒼梧鬱林高涼四郡立爲廣州。魏復舊。永安六年復分交州置廣州。分合浦立合浦北部以都尉領之。孫皓分鬱林立桂林郡。武帝太康中吳平以荊州之始安始興臨賀三郡來屬。合統郡十曰南海臨賀始安始興蒼梧鬱林桂林高涼高與寧浦。後省高與郡。懷帝

永嘉元年又以臨賀始興始安三郡爲湘州。元帝分鬱林立晉興郡。成帝分南海立東官郡。以始興始安臨賀三郡還屬荊州。穆帝分蒼梧立晉康新寧永平三郡。哀帝太和中置新安郡。安帝分東官立義安郡。恭帝分南海立新會郡。

律歷律可并入樂志曰樂律歷可日歷數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夫神道廣大妙本於陰陽形器精微義先於律呂。聖人觀四時之變刻玉紀其盈虛察五行之聲鑄金均其清濁所以遂八風而宣九德和大樂而成政道然金質從革修身無方竹體圓虛修短利制是以神贊作律用寫鐘聲乃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

史

卷七十六

三

天之道也。又叶時日於晷度效地氣於灰管故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飛灰飛律通吹而命之則天地之中聲也故可以範圍百度化成萬品則虞書所謂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者也。中聲節以成文德音章而和備則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導性情移風俗叶言志於詠歌鑒盛衰於治亂故君子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蓋由茲道及秦氏滅學其道寢微漢司馬遷言律呂相生之次詳矣及王莽之際考論音律劉歆條奏大率有五。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班固因而志之蔡邕又記建武以後言律呂者漢末天下大亂樂工散亡器法堙滅魏武始復杜

夔使定樂器聲調。夔依當時尺度，權備典章。及武帝受命，遵而不革。至泰始十年，光祿大夫荀勗奏造新度，更鑄律呂。元康中，勗于藩嗣其事，未及成功，屬永嘉之亂，中朝典章咸沒。于石勒及元帝南遷，皇度草昧，禮容樂器，掃地皆盡。雖稍加採掇，而多所淪胥，竟不能備。今考古律相生之次，及魏武已後，言音律度量者，以志于篇。傳云：黃帝使伶倫之昆崙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曰：含少，次制十二竹，簫，寫鳳之鳴。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以定律呂，則律之始造，以竹爲管，取其自然圓虛也。又云：黃帝作律，以玉爲管。

史籍

卷七十六

圭

長尺六孔，爲十二月音。至舜時，西王母獻昭華之琬，以玉爲之。及漢章帝時，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白玉琬，晉武帝太康元年，汲郡盜發魏襄王冢，亦得玉律。則古者又以玉爲管矣。以玉者，取其體含廉潤也。而漢平帝時，王莽又以銅爲之。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六律，陽聲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六呂，陰聲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仲呂、夾鍾也。又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以吉凶。其典司掌六律六呂之和，以辨天地陰陽四方之聲，以爲樂器，皆以十有十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焉。及秦始皇焚書，典策缺亡，漢興，張蒼治律歷，未得其詳。武帝正樂，乃置詠律。

衆音注不  
比不與正  
音比效也  
和後音也  
律音相干  
也則律有  
玉律也

史籍

卷七十六

圭

其數六十，極不生。以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應鍾，不比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繆。日冬至，音比林鍾，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鐘，浸以清。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甲子，中呂之徵也。丙子，夾鍾之羽也。戊子，黃鐘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其爲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司馬遷史記言律呂，粗舉大經，若于前書，則以太極元氣，兩三爲一，而始動于子，十二律之生，所由起焉。於是參一于丑，得三，因而九，三之

物成於十  
該證括之  
也

與本位合十辰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謂之成數以爲黃鐘之法又參之律於十二辰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謂之該數以爲黃鐘之實實如法得一長九寸命曰黃鐘之律十一月冬至之氣應焉蓋陰陽合德氣鍾于子而化生萬物則物之生莫不兩三故十二律空徑三分而上下相生皆損益以三其術則因黃鐘之長九寸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所以明陽下生陰陰上生陽起于爲黃鐘九寸一丑三分之一寅九分之八卯二十七分之十六辰八十一分之六十四巳二百四十三分之二百二十八午七百二十九分之五百一十三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之

史籍

卷七十六

音

一千二十四中六千五百六十一分之四千九十六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二分之八千一百九十二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之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之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如是周十二辰在六律爲陽則當位自得而下生陰在六呂爲陰則得其所衡而上生于陽推算之術無重上生之法也所謂律取妻呂生子陰陽升降律呂之大經也而遞又言十二律之長今依淮南九九之數則鞋實爲重上又言五音相生而以宮生角角生商商生徵徵生羽羽生宮求其理用圖見通途班固樂志序論雖博而言十二律損益次第自黃鐘長九寸三分損一下生林鐘長

六寸三分益一上生太簇而左旋八八爲位一上一下終于無射下生中呂校其相生所得與司馬遷正同魏武時河南杜夔精識音韻爲雅樂郎中令鑄工紫玉鑄鐘其聲均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夔清濁任意訴于魏武王取玉所鑄鐘雜錯更試然後知夔爲精于是罪玉晉泰始十年中書監荀勗中書令張華出御府銅竹律六十五具部太樂郎劉秀等校試其三具與杜夔及左延年律法同其二十二具視其銘題尺寸是笛律勗問協律中郎將列和和言昔魏明帝時令和承受一笛聲以作此律欲使學者別居一坊歌詠講習依此律調至合樂時但識其尺寸之名則絲竹

史籍

卷七十六

音

歌詠皆得均合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聲清者用短笛短律凡絃歌調張清濁之制不依笛尺寸名之則不可知也勗等奏昔先王之作樂必協律呂之和以節八音之中故曰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如和言笛之短長無所象則率意而作不由曲度考以正律皆不相應吹其聲均多不諧合而寫笛造律又令琴瑟歌詠從之爲正非所以稽古先哲垂憲于後者也謹依典制用十二律造笛像十二枚聲均調和器用便利講肄彈擊必合律呂雖伶夔曠遠至音難精猶宜儀刑古昔以求厥衷若可施用請更部笛工選竹造作諸杜夔左延年律可皆留其御府笛正聲下徵各一具皆銘題作者姓名其

餘無所施用付御府要之奏可復問和爲可依十二律作十二箇令一孔依一律不和言太樂東箱長笛正聲已長四尺二寸今復取其下徵之聲於法聲濁者計其尺寸乃長五尺有餘知昔日之笛不可吹也諸孔雖不校試意謂不能一孔輒應一律也案太樂四尺二寸笛正聲均應銑實以十二律還相爲宮推法下徵之孔當應律大呂大呂笛長二尺六寸有奇不得長五尺餘乃令太樂郎劉秀等依作大呂笛以示和又吹七律一孔一枝聲皆相應然後令郝生鼓箏宋同吹笛爲雜引相和諸曲和乃曰自和父祖漢世以來笛家相傳不知此法今調均與律相應實非所及也又問和笛有六孔

史集

卷七十六

笛

及其體中之空爲七其宮商角徵孔調與不調以何檢知和言先師相傳吹笛但以作曲相語爲某曲當舉某指初不知孔應何聲也若當作笛尚方笛工依按舊像但吹取鳴者初不復校其諸孔調與不調也按周禮調樂金石有一定之聲是故造鐘磬者先依律調之然後施于廟懸作樂之時諸音皆受鐘磬之均卽爲悉應律也至於饗宴殿堂之上無廟懸鐘磬以笛有一定調故諸絃歌皆從笛爲正是爲笛猶鐘磬宜合于律呂如和所言直以意造率短一寸七孔聲均不知其應何律調與不調無以檢正今部劉秀等與笛工參共作笛工人造其形律者定其聲然後器象有制音均和協又問

和若不知律呂之義作樂音均高下清濁之調當以何名之和言每合樂時隨歌者聲之清濁用笛有長短假令聲濁者用三尺二笛因名曰三尺二調聲清者用二尺九笛因名曰二尺九調漢魏相傳皆然按周禮奏六樂奏黃鐘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鐘皆以律呂之義紀歌奏清濁而和所稱以二尺三尺爲名俗而不典都郎劉秀等以律作三尺二寸者應無射之律若宜用長笛執樂者曰請素無射二尺八寸四分四釐應黃鐘之律若宜用短笛執樂者曰請奏黃鐘考之古典於制爲雅謹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之法制十二

不作其孔而取其聲

史集

卷七十六

笛

笛 五音十二律土音宮較八十一爲聲之始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季夏之氣和則宮聲調宮亂則荒其君驕火音徵三分宮去一以生其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徵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徵亂則哀其事動金音商三分徵益一以生其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商亂則誅其臣壞水音羽三分商去一以生其數四十八屬水者以爲最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羽亂則危其財賸木音角三分羽益一以生其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潤中民之象也春氣和則角聲調角亂則憂其民怨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過宮細不過

本門亥正  
卯各二已  
子各一與  
上下同

初十一月律中黃鐘律之始也長九寸仲冬氣至則其律應所以宜揚六氣九德也班固三分損一下生林鐘十二月律中大呂未下生之律長四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五十二倍之為八寸分寸之一百四季氣至則其律應所以助宣物也司馬遷三分益一上生夾則京房三分損一下生夷則正律中太簇未上生之律長八寸孟春氣至則其律應所以宣揚出滯也三分損一下生南呂二月律中夾鐘而下生之律長三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六百三十一倍之為七寸分寸之一千七十五仲春氣至則其律應所以出四隙之細也三分益一上生無射京房三分損一下生無射三

史籍

卷七十六

老

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孟秋氣至則其律應所以詠歌九則平百姓而無貨也三分損一下生夾鐘京房三分益一上生夾鐘八月律中南呂卯下生之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仲秋氣至則其律應所以贊陽季也三分益一上生姑洗九月律中無射卯上生之律長四寸六分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季秋氣至則其律應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人軌儀也三分損一下生中呂京房三分益一上生中呂十月律中應鐘已下生之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五冬氣至則其律應所以均利器用俾應復也三分益一上生蕤賓淮南京房鄭玄諸儒言律歷皆上下相生至蕤賓又重上

史籍

卷七十六

天

謂之五聲金石匏革絲竹土木謂之八音聲和音諧是謂五樂武帝泰始九年中書監荀勗枝大樂八音不和乃知後漢至魏尺長于古四分有餘勗部著作郎劉恭依周禮積黍起度制尺所謂古尺也依古尺更鑄銅律呂以調聲韻以尺量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又汲郡盜發魏襄王冢得玉律及鐘磬與新律聲韻間同時郡國或得漢時故鐘吹律命之不以而自應勗銘其尺曰晉泰始十年中書考古器揆校今尺長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主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姑洗微強西京望臬微弱今尺杜夔尺也史臣按

史籍

卷七十六

元

勗于千然之外推百代之法度數既竟聲韻又契可謂切密信而有徵也而時人寡識據無聞之一尺忽周漢之兩器雷同臧否何其謬哉世說有田父于地中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勗試以校已所治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漢章帝時文學史奚景于冷道舜祠下得玉律度以為尺相傳謂之漢官尺以校荀勗尺勗尺短四分又始平人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不知所出何代長勗尺四分此兩尺長短度同杜夔所用調律尺比勗新尺得一尺四分七釐元帝江東所用尺比荀勗尺一尺六分二釐劉曜鑄儀及土圭其尺比荀勗尺一尺五分荀勗新尺惟以調音律至于人間未甚流布故

江左及劉曜並與魏尺相依準魏陳留王景元四年劉微注九章商功曰當今大司農斛圓徑一尺三寸五分五釐演一尺積一千四百四十一寸十分寸之三王莽銅斛于今尺漢九寸五分五釐徑一尺三寸六分八釐七毫以微衡計之于今斛容九斗七升四合有奇魏斛大而尺長王莽斛小而尺短也權重也衡平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古有黍系鍾鐃鑠鈞鑠澁之因漢志言權衡名理甚備自後變更元康中裴頠以為醫方人命之急而稱兩不與古同為害特重宜改治權衡不省石勒造建德殿得圓石狀如水碓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咸議是王莽時物

史籍

卷七十六

早

漢靈帝時會稽東部尉劉洪考史官自古迄今歷注原其進退之行示其出人之驗規其往來度其始終始悟四分於天疎濶皆十分太多故也更以五百八十九為紀法百四十五為十分作乾象法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以衡追日月五星之行推而上則合于古引而下則應于今其為之也依易立數通行相號潛處相求名為乾象歷又創制口行運速兼考月行陰陽交錯于黃道表裏日行黃道於赤道宿度復有進退方于前法轉為精密鄭玄受其法以為窮幽極微加注釋焉魏文帝黃初中太史丞韓翊以為乾象減十分太過後當先天造黃初歷以四千八百八十三為紀法千二百五

洪儀易作  
曆又在  
行之先矣

十爲斗分尚書令陳羣以爲歷數難明前代通儒多共紛爭黃初之元以四分歷久遠疎濶宜改歷明時韓詡首建猶恐不審改以乾象互相參校其所校日月行度弦望朔晦校歷三年更相是非無時而決案三公議欲使效之璿璣各盡其法一年之間得失足定奏可太史令許芝云劉洪月行術用來且四十餘年覺失一辰有奇孫欽議四分歷以儀天度考合符應時有差歟日傾覺過半日劉洪改爲乾象惟七曜之符與天地合其序董巴云聖人述太陽于晷景故太陰于弦望明五星于見伏正是非于晦朔弦望伏見者歷數之綱紀檢驗之明者也徐岳議劉洪以歷後天潛精內思二十餘載

史籍

卷七十六

歷

泰校漢家太初三統四分歷術課弦望于兩儀郭周而月行九歲一終謂之九道九章百七十一歲九道小終九九八十一章五百六十七分而九終進退午前四度五分學者務追合四分但減一道六十三分不下通是以疎濶皆由斗分多故也課弦望當以昏明度月所在則知加時先後之意不宜用兩儀郭周洪加太初元十二紀減十斗下分元起已丑又爲月行遲疾交會及黃道去極度五星術理實精密信可長行今韓詡所造皆用洪法小益斗下分所錯無幾詡所增減致亦留思然十術新立猶未就悉至于日傾有不盡效效歷之要在日傾嘉平時洪爲郎欲改四分先上驗日傾日傾

在晏加時在辰傾從下上三分使二後如洪言海內莫不聞見劉歆以來未有洪比董巴曰昔伏羲始造八卦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黃帝因之初作調歷歷代十一更年五千凡有七歷顓頊以今之孟春正月爲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管室也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天地人物莫不應和故顓頊聖人爲歷宗也夏爲得天以承堯舜從顓頊故也楊偉曰若不先定校歷之本法而懸聽衆法之未爭所謂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者也今韓詡知貴洪術珍其法而背其言使洪奇妙之式不傳末世若知而違之是背師也若不知而據之是問誣也校議未定會帝崩而寢明帝景

史籍

卷七十六

歷

初元年尚書郎楊偉造景初歷以建丑之月爲正改其年三月爲孟夏其劉氏在蜀仍漢四分歷吳中書令闕澤受劉洪乾象法于東萊徐岳中常侍王蕃以洪術精妙用推彈天之理以制儀象故孫氏用乾象歷武帝太始元年因魏之景初歷改名太始歷楊偉推五星九疎濶故元帝江左更以乾象五星法代偉歷自黃初已後改作歷術皆斟酌乾象所減斗分朔餘月行陰陽遲疾以求折衷洪術爲後代推步之師表云當陽侯杜預著春秋長歷說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七分之七有奇日官當會集此之遲疾以考成晦朔以設閏月閏月無中而北斗邪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積此

以相通。四時八節無違。乃得成歲。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則事敘而不悖。故傳曰。罔以正時。時以作事。然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一。遂與歷錯。故仲尼丘明。每于朔閏。務文。蓋矯正得失。因以宣明歷數也。劉子駿造三正歷。以修春秋日。僅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正歷。惟得一。此諸家既最疎。又六千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為次。而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自古已來。諸論春秋者。多地謬誤。或造家術。或用黃帝以來諸歷。以推經傳。朔日皆不諸合。日。僅于朔。此乃天驗經傳。又書其朔。經可謂得天。而劉賈諸儒。說皆以為月二日。或三日。公違聖人明文。其弊在于守一元。不與天消息也。余以春秋之事。常著歷論。極言歷之通理。其大指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有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為月。累月為歲。以新故相涉。不能無毫末之差。此自然之理也。故春秋日有頻月。而饒者。有曠年不饒者。理不得一。而算守恒數。故歷無不有先後也。始失于毫毛。而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晦朔則不得不改。意以從之。書所謂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易所謂治歷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者也。推此論之。春秋二百餘年。其治歷變通多矣。雖數術絕滅。遺經傳。微有。大量可知。時之違誤。則經傳有驗。學者當曲循經傳。月日。日。僅以考

曆朔。以推時驗。而皆不然。各據其學。以推春秋。此無異于度已之跡。而欲削他人足也。余為歷論之後。至咸寧中。善學者李修卜。斷。依論體為術。名乾度歷。表上朝廷。其術合日行四分數。而微增月術。用三百歲改憲之意。二元相推七十餘歲。承以強弱。強弱之差。蓋少。而適足以遠通盈縮。時尚書及史官。以乾度與秦始歷。秦枝古今記注。乾度歷殊勝。秦始歷上勝。官歷四十五事。今其術具存。并考古今十歷。以驗春秋。知三統之最疏也。後秦姚興時。常考武太元九年。歲在甲申。天水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歷。其畧曰。治歷之道。必審日月之行。然後可以上考天時。下察地化。一失其本。則四時變移。故仲尼之作春秋。日以繼月。月以繼時。時以繼年。年以首事。明天時者。人事之本。是以王者重之。白皇羲以降。暨于漢魏。各自制歷。以求厭中。考其疏密。惟文會薄。經可以驗之。然書契所記。惟春秋者。日。僅之變。自隱公訖于哀公。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僅三十有六。考其晦朔。不知用何歷也。班固以為春秋因魯歷。魯歷不正。故置閏失其序。魯以閏餘一之歲為都。首檢春秋置閏。不與此部相符也。命歷序曰。孔子為治春秋之故。是脩殷之故歷。使其數可傳于後。如是春秋宜用殷歷正之。今考其文會。不與殷歷相應。以殷歷考春秋。月朔多不及其日。又以檢經率多一日。傳率少一日。但公羊經傳異朔。



于理可從而經有傾朔之驗傳為失之也服虔解傳用太極上元太極上元廼三統歷劉歆所造元也何絳施於春秋于春秋而用漢歷于義無乃遠乎傳之遺失多矣不惟斯事而已襄公二十七年冬十有一月乙亥朔日有蝕之傳曰辰在申司歷過再失閏也考其去交分交會應在此月而不為再失閏也按欽歷于春秋日蝕一朔其餘多在二日因附五行傳若脫與側匿之說云春秋時諸侯多失其政故月行恒遲故不以歷失天而為之差說日之傾朔此乃天驗也而歆反以已歷非寬天而負時歷也杜預又以為周衰世亂學者莫得其真所傳七歷未必是時王之術今以七家之歷以考古

史緯

卷七十六

星

今交會信無其驗皆由斗分疏之所致也殷歷以四分一為斗分三統以一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三百八十五為斗分乾象以五百八十九分之一百四十五為斗分今景初以一千八百四十三分之四百五十五為斗分疏密不同法數各異殷歷斗分雖故不施于今乾象斗分細故不得通于古景初斗分雖在粗細之中而日之所在乃差四度日月虧已皆不及其次假使日在東井而經以月驗之經在參六度差違乃爾安可以考天時人事乎今治新歷以二千四百五十一分之六百五為斗分日在斗十七度天正之首上可以考合于春秋下可以取驗于今世以之考春秋三十六蝕正朔者二

凡三十四  
日係有甲  
乙者三十

十有五蝕二日者一蝕晦者二誤者五凡三十三蝕其餘經元日諱之名無以考其得失剛緯皆云三百歲斗歷改憲以今新歷施于春秋之世日蝕多在朔春秋之世下至于今凡一千餘歲交會弦望故進退於三蝕之間此法適可承載川之豈三百歲斗歷改憲者乎甲子元以來至魯隱公元年己未歲凡八萬二千三百三十六至晉孝武太元九年甲申歲凡八萬三千八百四十一其五星約法據出見以為正不察于元本然則算步究于元初約法施于今用曲求其趣則各有宜故作者兩設其法也爰以月蝕檢日宿度所在為歷術者宗焉又著渾天論以按日于黃道駁前儒之失並得

史緯

卷七十六

星

其中矣

史緯卷七十六終



夫人含天地陰陽之性，有哀樂喜怒之情，聖王垂範，以爲民極，節其驕淫，防其暴亂，崇高天地，虔敬鬼神，列尊卑之序，成夫婦之義，然後爲國爲家，可得而治也。若乃太一初分，燧人鑽火，志有暢于恭儉，情不由乎玉帛，而酌玄流于春澗之中，焚封于秋林之外，亦無得而闕焉。唐虞稽古，遠乎隆周，其文大備，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所以弘宣天意，節文人理，叔

史緯

卷七十七

代流詐，工風陵謝，政既廢，國禮亦愆。家趙簡子問太叔以揖讓周旋之節，對曰：「蓋所謂儀而非禮也。天經地義之道，自茲廢缺。若夫情尚分流，豐鎬之遺是棄，澆訛異術，洙泗之風斯泯。是以漢文罷再非之喪，中興爲一郊之祭，隨時之義，不其然歟？」而西京元鼎之辰，東都末平之日，疏璧流而延冠帶，啓儒門而引諸生，兩京之盛，于斯爲美。及魏氏光宅，王肅高堂，隆之徒，傳通前載，各以舊文，增損當世。雖世屬雕塲，時逢批政，而遺編妙冊，猶有可觀。景初元年，營洛陽南委果山，以爲則丘，祀之日，以始祖帝舜配房俎，生魚陶樽玄酒，非縉紳爲之綱紀，其孰能與於此哉？及晉國建，文帝命荀顗，因魏代前

居不最因  
喪祭之失

事王肅者  
肅得文后  
父也

事撰爲新禮，參考古今，更其節文，成百六十五篇。武帝太康初，付尚書郎摯虞討論之。虞表曰：「夫革命以垂統，帝王之大事也。隆禮以率教，邦國之重務也。臣典校故太尉顗所撰五禮，其冠婚祭會諸吉禮，猶可少變。至于喪服，世之要用，特易失旨。故子張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子思不聽其子服出母，子游謂異父昆弟大功，而子夏謂之齊衰，及孔子沒，而門人疑所服，此皆仰讀周典，俯師聖訓，講肄積年，及遇喪事，猶尚若此，明喪禮易惑，不可不詳也。况自此以來，篇章焚散，去聖彌遠，喪制詭譎，固其宜矣。是以喪服一卷，卷不盈握，而爭說紛然。三年之喪，鄭云二十七月，王云二十五月，改葬之服，鄭

史緯

卷七十七

二

云服總三月，王云葬訖而除，繼母出嫁，鄭云皆服，王云從母寄育，乃爲之服，無服之賜，鄭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如此者甚衆。喪服本文省畧，必待注解，事義乃彰。其傳說差詳，世稱子夏所作，而顗直書古經文而已。盡除子夏傳，與先儒注說，及其行事，還頒異說，一彼一此，非所以定制也。臣以爲今宜采禮記畧取傳說，補其未備，一其殊義，可依準王肅所撰喪服變除，使類統明正，以斷疑爭。然後制無二門，咸同所由。此禮當班于天下，不宜繁多，顗爲百六十五篇，篇爲一卷，合十五條萬言，卷多文煩，類皆重出，按尚書堯典祀山川之禮，惟于東嶽，備稱牲幣之數，陳所用之

是  
儀其餘則但曰如初周禮祀天地五帝享先王其事同者皆曰亦如之文約而義舉今禮儀事同而名異者輒別為篇煩而不典皆宜省文隨類合之事有不同乃列其異如此所減三分之一虞討論新禮說以元康元年上之所陳惟明堂五帝二社六宗及吉凶王公制度凡十五篇詔可其議後虞與傅咸續其事竟未成功中原覆沒虞之決疑注是其遺事也逮于江左僕射刁協太常荀崧補綴舊文光祿大夫蔡謨又踵修其事云泰始二年正月羣臣議五帝即天也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魏氏地郊以先后配祀諸

史籍 卷七十七 三

除之詔可二月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漢文帝初祭地祇于渭陽以高帝配武帝立后土社祠于汾陰亦以高帝配漢氏以太祖兼配天地則未以后配地也王莽作相引周禮享先妣為配北郊夏至祭后土以高后配自此始也光武建武中不立北郊故后土之祇常配食天壇山川羣望皆在營內凡一千五百一十四神中元年建北郊使司空馮魴告高廟以薄后代呂后配地江左初未立北壇地祇衆神共在天郊也成帝立二郊天郊則六十二神地郊則四十四神元帝太興二年議立郊祀儀尚書令刁協議須旋都洛邑乃修之司徒荀組據漢獻帝都許卽便立郊

自宜于此修奉驃騎王導同組議事遂施行三月帝郊祀一依武帝故事摯虞決疑曰凡救日蝕者著赤幘以助陽也日將蝕天子素服避正殿內外嚴警太史登靈臺伺候日變便伐鼓于門聞鼓音侍臣皆著赤幘帶劍入侍三臺令史以上皆持劍立其戶前衛尉卿驅馳繞宮伺察守備周而復始亦伐鼓于社用周禮也又以赤絲為繩以繫社視史陳辭以責之勾龍之神天子之上公故陳辭以責之日復常乃罷漢建安中將正會太史言正旦當日蝕朝士疑會否共咨尚書令荀彧時廣平計吏劉劭在坐曰梓慎禪龜古之良史其占水火猶失天時古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

史籍 卷七十七 四

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為變異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衍謬誤也或及家人咸善而從之遂朝會如舊日亦不蝕卻由此顯名至武帝咸寧三年四年並以正旦合朔却元會收魏故事也元帝太興元年四月合朔中書侍郎孔愉奏曰春秋日有蝕之天子伐鼓於社攻諸陰也諸侯伐鼓于朝臣自攻也按尚書符日有變便擊鼓于諸門有違舊典詔改之康帝建元元年太史言元日合朔復疑應却會與否庾冰輔政以劉邵議示八坐蔡謨著議非之曰邵論災消異伏又以梓慎禪龜猶有錯失太史上言亦不必審理誠然也而云聖人垂制不為變異豫廢朝禮此則謬矣災祥之繫所以隨告

見星不行  
行則未食  
亦可入朝  
漢所引不  
倫  
元朔朝君  
禮之大者  
若未食之  
先君臣人  
朝君不受  
賀不於樂  
用禮之殺  
可也

人君王者之所重誠故素服廢樂退避正寢百官降服用幣  
伐鼓躬親而救之夫敬誠之事與其疑而廢之寧慎而行之  
孔子老聃助葬于巷黨不見星而行故日蝕而止柩曰安知  
其不見星也今聞天官將至行慶會之樂于禮乖矣禮記所  
云諸侯入門不得終禮者謂日官不豫言諸侯入見蝕乃知  
耳非先聞當蝕而朝會不廢也劉邵引此可謂失其義矣於  
是永從其議遂却會未和中股肱輔政又欲從劉邵議王彪  
之曰禮云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禮而廢者四謂卒暴有之  
非為先存其事而僥倖史官推衍繆錯不豫廢朝禮也於是  
從彪之議孝武帝太元初尚書謝石上疏曰敦詩悅禮王

史緯

卷七十七

王

化由斯而隆自世不常治道亦時亡先武投戈而習編魏武  
息馬以修學懼墜斯文若此之至也大晉受命值世多阻庠  
序之業或廢或興臣所以窮瘼未敷者也今皇威遐震戎車  
方靜將流玄風於四區導斯民於至德請興復國學以訓胄  
子班下州郡普修學校則人競其業道隆學備矣帝納其言  
遷公卿二千石子弟為生增造廟屋一百五十五間而品課  
無章士君子恥與其列國子祭酒殷茂言之曰臣聞弘化正  
俗存乎禮義輔性成德資於教學先王所以陶鑄天下津梁  
萬物閑邪納善潛被於日用者也故能疏通玄理彌綸治化  
自大晉中興華基江左崇明學校修建庠序公卿子弟並入

國學詩值多故訓業不終陛下思隆前美導達物性興復備  
肆嘉惠後生自學建彌年而功無可名憚業避課假託親疾  
真偽難知弊實渾亂臣聞舊制國子生皆冠族華胄比列皇  
儲乃其中混雜關艾遂令人情恥之子貢去朔之餼羊仲尼  
射愛其禮况名實兼喪而增一世者乎若以當今急病未遑  
斯典權宜停廢者別一理也若其不然宜依舊準羣臣內外  
清官子姪普應入學制以程課今者見生或年在扞格方圓  
殊趣宜聽其去就各從所安帝下詔褒納又不施行朝廷及  
草萊之人有志於學者莫不發憤歎息故事祀皋陶于廷  
尉寺新禮祀于律署以比祭先聖于太學摯虞以為按虞書

史緯

卷七十七

六

皋陶作士師惟明克允國重其功人思其當是以獄官禮其  
神祭者致其祭功在斷獄之成不在律令之始也太學之設  
重于太常祭于太學是崇聖而從重也律署之置卑于廷尉  
移祀于署是去重而就輕也宜如舊祀于廷尉制可武帝  
泰始元年詔曰昔聖帝明王修五嶽四瀆名山川澤各有定  
制所以報陰陽之功也然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  
傷人故視史薦而無愧辭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  
末世信道不篤僭禮瀆神縱欲祈請曾不敬而遠之徒偷以  
求幸祇妄相煽舍正為邪其按舊禮具為之制使功著于人  
者必有其報而祇淫之鬼不亂其間武帝受祿有司奏置

從漢

一廟已非  
又仍舊廟  
何說不云  
居其之宮  
過竟之下

七廟帝重其役詔權立一廟于是羣臣奏上古高廟一宮尊  
遠神祇逮至周室制為七廟以辨宗祧聖旨深弘遠跡上世  
舍七廟之繁華避一宮之適旨昔舜承堯禪受終于文祖遂  
陟帝位此則虞氏不改唐廟因仍舊宮可依有虞氏故事即  
用魏廟祭可于是祭征西將軍豫章府君穎川府君京兆府  
君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為三昭三穆是時宣帝未升太祖  
位所以祠六世與景帝為七廟其禮則據王肅說也又詔曰  
前奏就魏舊廟祇奉明主情有未安宜更營造于是改創宗  
廟六年因廟陷當改修創羣臣奏宜立七廟詔曰古雖七廟  
自近代以來皆廟七室于禮無廢于情為故亦隨時之宜也

史錄

卷七十七

七

十年改築于宣陽門內窮極壯麗然坎位之制猶如初耳廟  
成帝遷神主于新廟及武帝崩遷征西惠帝崩遷豫章愍懷  
太子哀太孫臧中太孫尚並附廟愍懷太子又附廟就陰  
室四陽元帝即位上繼武帝為禰如漢光武上繼元帝故事  
也以登懷帝之主又遷穎川位雖七室其實五世蓋從刁協  
以兄弟為世數故也于時毀主權居側室太興三年詔曰吾  
雖上繼世祖然于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  
觴酌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禮不安可依禮更議太常華恒言  
今上繼武皇帝宜準漢世祖故事不親執觴爵又曰今上承  
繼武帝惠懷及愍宜別立廟廟之昭穆四世而已殷有二祖

說得是  
不是

喪祭由道  
及遠廢也  
可復  
溫嶠論  
不策名未  
寄臣事之  
也  
惠懷廟常  
言弟皇帝  
某告見皇  
帝某元下  
惠為叔祖  
皇帝告  
言皇帝可  
也

三宗愚謂廟室無拘常數宜還復豫章穎川以全七廟之禮  
驛騎長史溫嶠議凡言兄弟不相入廟既無禮文且光武奮  
劍振起不策名于孝平務神其事以應九世之讖又古不共  
廟故別立焉今上以策名而言殊於光武之事躬奉蒸嘗於  
繼既正於情又安其非子者可直言皇帝敢告某皇帝若以  
一帝為一世是天子反不及公侯驛騎將軍王導從嶠議帝  
兩從之于是還復豫章穎川於昭穆之位而惠懷愍三帝從  
春秋尊卑之義在廟不替孫盛曰春秋傳云臣子一側雖繼  
君位不以後尊降廢前敬昔魯僖公以為逆祀舉之古  
義嶠議是也及元帝崩豫章復遷元帝神位在愍帝之下有

史錄

卷七十七

八

坎室者十至明帝崩穎川又遷猶十室也成帝崩康帝承統  
以兄弟一世故不遷京兆始十一室也至康帝崩穆帝立有  
司奏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昔征西豫章穎川三府  
君毀主在太廟西儲夾室今京兆當遷入按周室太祖世遠  
故遷有所歸今晉廟宣帝為主而四祖居之是屈祖就孫也  
殷祔居尊是以孫代祖也司徒蔡謨議四府君宜改築別室  
若未能建當入就太廟文武不先不齒殷祭之日征西東西  
處宜皇之上其後遷廟之主藏于征西之祧豫章將軍馮懷  
議殷無廟者為壇以祭可立別室藏之至殷祔則祭于壇也  
燕王無忌等議諸儒謂太王王季遷主藏于文武之祧今將



同既祔之後可親烝嘗不得親殷也太常劉璽云章后喪未  
一周不應祭臣等升平五年五月穆皇帝崩其年七月山陵  
十月殷興寧三年二月袁皇帝崩泰和元年五月海西夫人  
薨時為皇后七月葬十月殷此在哀皇再周之內二殷策文  
見在廟又簡文太后以隆安四年七月初陛下躬服重制五  
年十月殷再周之內不以廢事今以小君之哀而秦謂不得  
行大禮臣尋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餘載用三十月輒殷皆見  
於注記是依禮五年再殷而泰乃以聖朝所用遲速失中泰  
為憲司自應明審是非羣臣所敢不允即當奏彈而魯廬稽  
停遂非忘舊請免泰璽官詔皆白衣領職博士徐乾等皆免

史籍

卷七十七

上

官初元興三年四月不得殷祠建用十月計常限則義熙三  
年冬又當殷若更起端則應川來年四月領司徒王謐丹陽  
尹孟昶議有非常之慶必有非常之禮殷祭舊准不差盡施  
於經常爾至於熙義之慶經古莫二雖曰旋幸理同受命治  
運惟新於是乎始宜用四月中領軍謝混太常劉瑾議殷無  
定日考時致敬且禮意尚簡去年十月祠雖於日有差而情  
典允備宜仍以為正太學博士徐乾議三年一祔五年一祔  
經傳記籍不見補殷之文領著作郎徐廣議尋先事海西公  
泰和六年十月殷祠孝武皇帝寧康二年十月殷祠若依常  
去前三十月則應川月也于時蓋常有故而遷在冬但未

王解考  
乃不能引  
君當道而  
耶

詳其年太元元年十月殷祠依常三十月則應川二年四月  
也是追計辛未歲十月來合六十月而再殷何邵甫注公羊  
傳云祔從先君來積數為限自僖八年至文二年知為祔祭  
如此殷端始始承源成流領會之節遠因宗本也昔年有故  
推遷非其常度寧康太元前事可依雖年有賡近之異然追  
計之禮同矣愚謂從復常次者以推歸正之道也左丞劉潤  
之等議泰元元年四月應殷而禮官建用十月本非正期不  
應即以失為始也宜以反初四月為始當用三年十月尚書  
奏從王謐議以元年十月為始也元帝太興二年詔瑯琊  
恭王宜稱皇考賈循議云禮子不敢以子母加其父號帝從

史籍

卷七十七

上

之自漢文革喪禮之制後代遵之無復三年之禮及魏武  
遵令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百官當臨中者十五舉皆葬  
畢便除其將兵屯戍者不得離部魏武以正月庚子薨丁卯  
而葬是為不踰月也文帝之崩國內服三日武帝亦遵漢魏  
之典既葬除喪然猶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太宰司馬等太傅  
鄭冲太保王祥等奏請易服改坐復膳請如舊制詔曰每感  
念幽冥而不得直經于草土以此存痛况當食稻衣錦誠慘  
然微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  
便易此情于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言及  
悲痛奈何奈何等重奏今者干戈未戢天下至重陛下以

武帝第  
苦事

成帝之崩  
與帝本末  
以位廢本  
帝故與帝  
與下帝繼  
大統者不  
同  
先帝上  
同七月  
滿也復全  
是者府不

史綱

卷七十七

主

萬乘之尊，廣布衣之禮，服粗席，棄水飲，蔬食，股憂內盈，毀性外大，然而躬勤萬幾，坐以待旦，降心接下，仄不遑食，所以勞力者，如斯之甚，是以臣等悚息不寧，誠懼神氣用損，以疾大，事輒赦有司，改坐復常，率由舊典，唯陛下察納愚款，以慰皇太后之心，帝復詔曰：三年之喪，自古達禮，誠聖人稱情立哀，明恕而行也，神靈日遠，無所訛告，食旨服美，所不堪也，不宜反覆，重傷其心，言用斷絕，奈何？帝遂以此禮終，三年後居太后之喪，亦如之，泰始二年八月，詔曰：此上旬，先帝棄天下日也，便以周年，吾亮亮在疚，當復何時得一敘人子之情？邪思慕煩毒，欲詣陵賻侍，以盡哀誠，太宰安平王孚等奏：陛下

清得月  
方如月  
不計人當  
謂也  
用問之使  
月從問後  
之月算起

魏文亮心  
何足為法

史綱

卷七十七

主

豈可謂之驗期，當從其重者？驍騎將軍袁宏曰：假值閏十二月，而不取此，則歲不得而終矣。漢書以閏為後九月，明其同體也。散騎常侍鄭義曰：中宗肅祖皆以閏月，肅除之變，用閏之後月，今閏是後七而非八也。豈踰月之嫌乎？尚書令王彪之曰：或以閏附七月，宜用閏月除者，或以閏名，雖附七月而實以三旬別為一月，故應以七月除者，一代大禮，宜準經典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畢，禮之明文也。春秋之義，閏在年內則舉而不數，閏在年外不應取之以越期也。已西晦，帝除稿，即吉，徐廣曰：凡辨義詳理，無顯據明文，可以折中，奇易是疑，禮也，禮疑從重，喪易寧戚，固有成言矣。彪之不能徵拔正義，有以相屈，但以名位格人，君子虛受，豈其然哉？執政從而行之，其始過矣。魏武以正月朔，魏文以其年七月設鼓樂百戲，是則魏不以喪廢樂也。武帝以來，國有大喪，輒廢樂終三年，惠帝太安元年，太子喪未除，及元會亦廢樂，穆帝為中原山陵未修復，頻年元會廢樂，褚太后臨朝，后父哀亮元會亦廢樂，孝武太元六年為皇后王氏喪，亦廢樂，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依舊制，既葬，帝及羣臣除喪，即吉，博士張靖議：皇太子亦從制，釋服，博士陳達以為今制所依，蓋漢帝權制，典于有事，非禮之正，皇太子無有國事，自宜移服，有詔詳議，書杜預奏：按靖達等議，各見所學之一端



未統帝者居喪之通禮也。自上及下，尊卑貴賤，物有其宜，不然則本末不經，行之不遠。天子之與羣臣，雖哀樂之情若一，而所居之宜實異，故禮不得同。書稱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稱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養之文也。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非杖經帶，既葬而除，不復寢苫枕土，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父之道，故百官總已聽于冢宰，然繼體之君猶多荒寧。自從廢諒闇之制，至今高宗擅名于往代，子張致疑于當時，此乃聖賢所以爲譏，非譏天子不以服終喪也。

五

秦燔書簡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事  
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惟寒暑禁寒嫁娶飲酒食肉制  
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欲畢便葬葬畢制紅禪之除于時預  
修陵廟故欲葬得在浹辰之內因以定制魏氏革命以既葬  
爲節合于古典然不垂心諒闇同訊前代自泰始開元陛下  
追行諒闇之禮慎終旣篤允臻古制夫天子之位至尊萬機  
之政至大不同于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于廟則因魂而除  
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已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  
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已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  
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等臣子亦焉得不白勉以

崇禮此乃聖制務風易俗之本豈惟衰裳而已哉若如難者以撫制自居疑于屈伸厭降欲以職事爲斷則父在爲母劓父卒三年此以至親屈于至尊之義也出母之喪而長子不得服體尊之義升降皆從不敢獨也禮庶子之職掌國子之倅國有事則帥國子而致之太子唯所用之傳曰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不無事矣喪服母爲長子妻爲大妾爲主皆三年內宮之主可謂無事揅度漢制孝文之喪紅禪既畢孝景卽吉于未央薄后實后必不得齊斬于別宮此可知也况皇太子配戚之至尊與國爲體固宜遠遵古禮近同時制屈除以寬諸下協一代之成典君子之于禮有

夫

直而行有曲而殺有經而等有順而去之存諸內而已禮云非玉帛之謂喪云唯喪麻之謂乎今皇太子至孝蒸蒸發于自然號咷之慕匍匐殯宮大行既冥往而不反必想像平故傍徨寢愛若不變從諒闇則東宮臣僕義不釋服此爲末福宮屬當獨喪麻從事出入嚴省亦難以繼今將吏雖同二十五月之事寧至大臣而奪其制昔翟方進自以身爲漢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踰國典而况于皇太子臣等以爲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諒闇終制于是太子遂以厭降之議從國制除衰麻諒闇終制時外內卒聞預讓多恠之謂其違禮以合時預亦不自解說退使博士虔暢博採典籍爲之證據云

新后哀帝  
后也

光

孝武寧康中崇德太后褚氏崩后于帝為從嫂或疑其服博  
士徐藻議以為資父事君而敬同禮其夫屬父道者妻皆母  
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以資母之義魯議逆  
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禮致敬同于所  
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于后哉謂應服齊衰從之 隆  
安四年孝武太皇太后李氏崩疑所服尚書左僕射何澄等  
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之故成風顯夫人  
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子于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  
祧孫同宜遂服無屈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于  
為祖母後齊衰期諒可 大元二十一年孝武帝崩孝武太

史緯 卷七十七

七

后制三年之服 惠帝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孫尚亮有司奏  
御服齊衰期詔下通議散騎常侍謝衡以為諸侯之太子誓  
與未誓皆卑體殊喪服云為嫡子長嫡謂未誓也已誓則不  
殤也中書令卞粹曰若衡議已誓不殤則元服之子當斬衰  
三年未誓而殤則雖十九當大功九月誓與不誓為其升降  
也微斬衰與大功其為輕重也遠以大功為重嫡之服則雖  
誓無三年之理明矣為殤後者尊之如父猶無所加而止殤  
服又諸宜重之殤士大夫皆不加服况以天子之尊而服殤  
行成人之制邪秘書監華虞云太子初生舉以成人之禮則  
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于是

從之 魏氏故事國有大喪羣臣凶服以帛為綬囊以布為  
劍衣新禮以傳稱去喪無所不佩明在喪則無佩也更制齊  
斬之喪不佩劍綬華虞以為周禮虎賁氏士大夫之職也皆  
以兵守王宮國有喪故則衰葛執戈楯守門葬則從軍而哭  
又成王崩太保命諸侯大夫以干戈內外警設明喪故之際  
蓋重宿衛之防去喪無所不佩謂服飾之事不謂防禦之用  
宜布衣劍如舊從之 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兩簿皆有鼓  
吹新禮以禮無吉駕導從之文臣子不宜釋衰麻以服玄黃  
除吉駕兩簿又凶事無樂過密八音除凶服鼓吹華虞以為  
葬有祥車曠左則今之客車也既葬日中反虞逆神而還春

史緯 卷七十七

太

秋傳鄭大夫公孫蠆卒天子追賜大路使以行士喪禮葬有  
豪乘車以載生之服此皆不唯載柩兼有吉駕之明文也既  
設吉駕則宜有導從以象平生之容明不致死之義臣子衰  
麻不得為身而釋以為君父則無不可顧命之篇足以明之  
宜設吉服導從如舊其凶服鼓吹宜除詔從之 咸寧二年  
安平穆王薨無嗣以母弟敦上繼獻王後穆太常問應何服  
博士張靖答宜依魯僖服閔三年例尚書詰靖穆王不臣敦  
敦不繼穆與閔倍不同孫毓宋昌議以穆王不之國敦不仕  
諸侯不應三年以義處之敦宜服本服一期而除主穆王喪  
祭三年畢乃吉祭獻王 穆帝時東海國言哀王薨踰年嗣

直漢是  
意謂大夫  
宜服非謂  
人宜除

禮記三月  
不巳輕乎

王乃來不復追服。臣皆已反吉。國妃亦宜同除。詔曰。朝廷所以從權制者。以王事奪之。非為變禮也。婦人服夫。若從權制。大義安託。于是國妃終三年之禮。孫盛以為廢三年之禮。開倫薄之源。漢魏之失也。今若以大夫宜奪。以王事。婦人可終其本服。是吉凶之儀。雜陳于宮庭。絲素之制。乖異于內外。無乃情理相違。哀樂失所乎。太元十七年。太常車胤言。謹按喪服。庶子為母總麻三月。傳曰。何以總麻。以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此經傳之明文。而自頃開國公侯。至于卿士。庶子為後者。各肆私情。服其庶母。同之于嫡。此末俗之弊。觸情傷教。縱而不革。則流蕩忘返矣。且夫尊尊親親。難禮之大

史緯

卷七十七

本

本然。服親于尊。由來尚矣。禮記曰。為父後。出母無服者。以服則不祭故也。禮天子父母之喪。未葬。越綈而祭。天地社稷。斯皆崇嚴至敬。不敢以私廢尊也。今身承祖宗之重。而以庶母之私。廢烝嘗之事。五廟闕祀。由一妾之終求之情。禮失莫大焉。舉世皆然。莫之裁貶。就心不同。而事不敢異。故正禮遂彌而習。非成俗誠宜。崇明禮訓。以一風俗。不答十八年。胤又上言。臣頃頃開國公侯。至于卿士。庶子為後者。服其庶母。同之于嫡。宜加裁抑。事上經年。未被告報。若以所陳或誤。則經有明文。若以古今不同。則晉有咸興。升平四年。太宰武陵王所生母喪。表求齊衰三年。詔依樂安王故事。制大功。若按周禮。

古禮亦行  
難免之事

則總麻三月。若奉晉制。則大功九月。古禮今制。並無居廬三年之文。而頃年以來。各申私情。更相擬襲。漸以成俗。縱而不禁。則聖典滅矣。夫尊尊親親。立人之本。故先王設教。務弘其極。尊郊社之敬。制越縉之禮。嚴宗廟之祀。厭庶子之服。屈家事于王道。降私恩于祖宗。豈非上行乎下。父行乎子。若尊尊之心。有時而替。制厭之情。觸事而申。祖宗之敬微。而君臣之禮虧矣。嚴格微于祖宗。誠敬虧于事上。而欲俗安化隆。不亦難乎。尚書奏依禮。庶子與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此尊祖敬宗之義。自頃陵遲。封國之君。廢五廟之重。士庶匹夫。闕烝嘗之禮。習成頽俗。宜依樂安王大功為正。詔可。喪服無弟

史緯

卷七十七

本

子為師服之制。新禮弟子為師。齊衰三月。摯虞以為夫子之喪。子貢心喪三年。且尋師者。以彌高為得。故屢遷而不嫌。修業者。以日新為益。故舍舊而不疑。仲尼稱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子貢曰。而亦何常師之有。淺學之師。暫學之師。不可皆為之服。義有輕重。服有廢興。則是非因之而起。愛惡相攻。悔吝生焉。宜無服如舊。從之。太康七年。大鴻臚鄭默母喪。既葬。當依舊制。闕不超。于是始制大臣得終喪三年。太康元年。東平人王昌。父慈。本居長沙。使魏。值吳叛。因仕魏為黃門郎。與前妻息。死生隔絕。更娶昌母。今江表一統。昌聞前母久喪。求平議守博士。謝衡曰。雖有二妻。蓋有故而然。不害于

道宜更相為服守博士許猛以為制無前母之服正以前母非沒則絕故也前母雖在猶不應服散騎常侍劉智安議禮為常事制不為非常設也亡父母不知其死生者不著于禮平生不相見去其加隆以期為斷都令史虞溥曰禮不二嫡所以重正非徒防妒忌而已故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未有遭變而二嫡苟不二則昌父更娶之辰是前妻義絕之謂也使昌父尚存二妻俱在必不使二嫡專堂兩婦執祭同為之齊也秦秀議二妻之子父命相慈養便有三年之恩同于所生昌父何不命之依此禮乎父之執友有如子之禮况兄之切乎領博士張憚議昔舜不告而娶婚禮蓋闕故堯典雖釐

史籍

卷七十七

主

降二女為文不殊嫡媵傳記以妃夫人稱之明不立正后也夫以聖人之弘帝者嫡子猶權事而變以定典禮宜使各自服其母侍郎山雄兼侍郎著作陳壽以為禮無二嫡不可以並耳若昌父及二母于今尚存則前母必不廢也苟昌父無棄前妻之命則昌無疑于不服賊曹屬下粹曰昌父當莫害之時而娶後妻則前妻同之于死而義不絕若生相及而後妻不去則後妻為妾矣死則同耐于葬無並嫡之實而使其子于沒世之後追計二母隔絕之時以為並嫡則背違死父追出亡母以為禮無前母之服曹謂以文害意愚謂服三年無異于前母舍曹屬衛恒議或云嫡不可二前妻宜絕此為

奪舊與新違母從子禮律所不許人情所未安也或云絕與死同無嫌二嫡據其相及欲令有服此為論嫡則死繼服則生還自相伐理又不通愚以為地絕死絕誠無異也宜一如前母不復追服主簿劉卞議慈在南為邦族于北為羈族以名分言之前妻為元妃後婦為繼室何至王路既通更當逐其前妻廢其嫡子春秋不書姜氏絕不為親以其犯至惡也趙姬推叔隗原同嫡宣孟雖遠禮荷讓春秋猶善之昔謂地絕其情終已不得往來今地既通何故追而絕之邪司空齊王攸議禮記生不及祖父母而父稅喪已則否諸儒以為父以他故子生異域不及親存時歸見之父雖追服子不從稅

史籍

卷七十七

主

不責非時之恩也但不相見尚不服其先終前母義不踰祖莫往莫來恩絕殊隔而令追服殆非稱情立文之謂也以昌不宜追服司徒李胤議步為黃門侍郎江南已叛大義誠難慈何得以為妻乎博駁粹曰夫死者終也終事已故無絕道分居兩存則離否由人夫婦以離合為義今土隔人殊則配合理絕彼已更娶代已安得自同于死婦哉且初已為妻復云為妾妻專一以事夫夫懷二以接妻今昌二母雖土地殊隔據同時並存何得為前母後母乎設使昌母先亡以嫡合葬而前母喪問至當復為制何服邪夫制不應廢動而舍失孝子不納親于不義今同前嫡于死婦使後妻為賤妻于

子之心曾無惠乎禮違諸侯適天子不服舊君然則昌父前君矣更納後室廢舊妻矣背叛之國宜誅宜撫將何取乎且婦人有惡疾乃夫之所略也而在七出誠以人理應絕故也今夫婦殊域與無妻同方之惡疾理無以異據已更娶有絕前之証而云應服于義何居尚書八座以為設令有人于此父為叔煌太守而子任于洛若父娶妻非徒不見乃有不和及其死亡不得不服雖與鞠養者哀戚有殊而為之服一也兩后匹嫡即謂違禮不謂非常之事可以常禮處之也昔子思哭出母于廟其門人曰庶氏之女死何為哭于孔氏之廟子思改哭于他室若昌不制服當告其父母掘其前母之

史緯

卷七十七

主

尸徙之他地何則異族之女不得耐于先姑藏其墓次也今昌之二母各已終亡尚無並嫡輕重之事昌之前母宜依叔為比若亡在昌未生之前則昌不應復服生及母存自應如繼以名服三年制曰凡事有非常當依準舊典為之斷今議此事引趙姬叔隗者粗是也然狄與晉和故姬氏得迎叔隗而下之吳冠隔塞慈與前妻終始未絕必義無兩嫡今若二妻並以死亡其子猶後母之子耳昌故不應制服也太典初著作郎于寶論曰禮有經有權王莽之事有為為之也不可求以循常之義二子同產無嫡側之別而先生為兄諸侯同爵無等級之差而先封為長今二妻之人無貴賤之禮則

一事耳人百其言其要論也

人各有其不幸

宜以先後為秩順序義也故春秋賢趙姬趙姬道禮之變而得情理也今生而同室者少死而同廟者眾及其神位有上下也吉凶哀樂動乎情者也五禮之制所以敘情而即事也今雖名為母而恩否于時敬不及生愛不及喪未何追服之道哉張憚劉卞得其先後之節齊王衡恒通于服絕之制可以斷矣今令先妻以一體接後而後妻不敢抗及其子孫交相為服禮之善服也然則王昌兄弟相得上以恕乃父之志中以高二母之德下以齊同氣之好可以居生而況于死乎時沛國劉仲武娶母丘氏生子正舒母丘儉反仲武出其妻別舍而不告絕再娶王氏生陶及母丘氏卒正舒求葬而陶不

史緯

卷七十七

主

許正舒不釋服訟于上下泣血露骨綖裳綴帶數十年不得從以至死亡又吳國朱某娶妻陳氏生子秉嗣入晉晉賜妻某氏生子綏伯吳平某已亡綏伯將母以歸兄弟敦愛敬之繼二母篤先後之序人無間焉及其終也二子交相為服君子以為賢安豐太守程諒先已有妻後又娶立二嫡前妻亡後妻于熱疑所服中書令張華遣甲乙之問曰甲娶乙為妻後又娶丙不言有乙居家如二嫡無貴賤之差乙亡丙之子當何服雖二嫡非正此失在先人人子何得專制進退不知所從大傅鄭冲議甲失禮于家二嫡並在誠非人子所得專則乙丙之子並當三年禮疑從重大尉荀頌議並后匹嫡

有非之並立二妻不別尊卑不可遂其失也當斷之以禮  
先至為嫡後至為庶丙子宜以嫡母服乙子宜以庶母事  
丙昔相建去美古人以為遠而得禮丙子非抑其親斯為奉  
禮先後黃腹順敘之義也中書監荀勗議昔郭里鄭子琴娶  
陳司空從妹後隔呂布之亂不復相知存亡更娶蔡氏女徐  
州平定陳氏得還遂二妃並存蔡氏之子元象為陳氏服嫡  
母之服族兄宗伯曾責元象謂抑其親鄉里先達以元象為  
合宜不審此事粗相似否咸康二年南平陳就妻李氏產  
四子而遭賊李氏請活姑命賊署李氏去就更娶嚴氏生子  
釋等三人李氏弟繁往迎還就就籍注領二妻及李氏亡就

史籍 卷七十七

主

疑制服言于征西大將軍庾亮司馬王愨期議案禮不二嫡  
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諸侯猶爾况庶人乎士喪禮  
曰繼母本實繼室故稱繼母事之如嫡故曰如母也說不能  
避難以亡其妻非犯七出也始不見絕終又見迎養姑于室  
子為首嫡列名黃籍李氏為說也妻則為釋也母釋之制服  
無所疑矣禮為繼母服而不為前母服者前母既終乃有繼  
母後子不及前母故無制服之文然前制未嘗未有以前  
母為母者亡猶母之况其存乎如李比類曠世所希說有老  
母不可以莫之養妻無歸則納妾可也李雖沒賊尚有生其  
說尋求之理不盡而便娶妻說之失也然繼母之夫不違禮

此節子位  
射之義

如此則古  
后亦無誤

義夫施孝叔之妻失身于御壁而不棄者以非其罪也李氏  
野人而能臨危請活姑命險不忘顧可謂孝婦矣議者欲令  
在沒畧之中必全其操有損無二是望凡人皆為宋伯姬也  
說不應娶妻要以嚴氏為繼室本非嫡也雖云非嫡義在始  
終寧可以說不應二妻而已涉二庭乎若能下之則趙姬之  
義若云不能先嫡後繼有自來矣亮從愨期議 驃騎將軍  
鳳崎前妻李氏在崎微時卒又娶王氏何氏並在崎前死及  
崎卒朝廷以問陳舒三人並得為夫人不舒云禮記其妻為  
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為大夫而附于其妻則不易性妻卒  
而後夫為大夫而附于其妻則以大夫性然則夫榮于朝妻

史籍 卷七十七

主

貴于室雖先夫沒榮辱常隨于夫也禮記曰妻附于祖姑祖  
姑有三人則附其親者如禮則三人皆為夫人也庚蔚之云  
賤時之妻不得重為夫人若有追贈之命則不論耳崎傳贈  
王何二人夫人印綬不及李氏 永和十一年彭城國為李  
太妃求諡博士曹毗之議夫婦行不必同不得以夫諡諡婦  
春秋婦人有諡甚多經無諡文知禮得諡也胡納云禮婦人  
生以夫爵死以夫諡春秋夫人有諡不復依禮耳王彪之云  
婦人有諡禮壞故耳聲子為諡服虔諸儒以為非杜預亦云  
禮婦人無諡春秋無諡之文所謂不待貶絕自明者也近世  
惟后乃有諡耳 哀帝即位欲尊崇章太妃桓溫議宜稱太

舊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

卷七十七

孝

夫人尚書僕射江彪議虞舜體仁孝之性盡事親之禮貴為  
天王富有四海而特賤無一級之爵寧當忍父卑賤不以復  
號顯之豈不以子無母父之道理窮義屈靡所厝情者哉春  
秋經曰紀季姜歸于京師傳曰父母之于子雖為天王后猶  
曰吾季姜言子尊不加父母也或以為子尊不加父母則武  
王何以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乎周之三王德配天地王迹之  
興自此始也是以武王仰尊前緒遂奉天命追崇祖考明不  
以子尊加父母也按禮功不誅長賤不誅貴幼賤猶不得表  
彰長貴况敢錫之以榮命邪漢祖感家令之言而尊太公苟  
悅以為孝莫大乎嚴父而以子貴加之父母家令之旨過矣

舊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

卷七十七

孝

如以夫人為少可言皇太夫人皇君也於名禮順矣帝特下  
詔拜皇太妃三月丙辰使兼太保王恬授璽綬儀服一如太  
后又詔曰朝臣不為太妃敬為合禮不為太常江道讓位號不  
極不應盡敬漢魏故事皇太子稱臣新禮以太子既以子  
為名而又稱臣臣子兼稱於義不通除太子稱臣之制惟虞  
以為孝經責於事父以事君義兼臣子則不嫌稱臣詔從之  
太寧三年三月明帝立皇子衍為皇太子詔曰禮無生而  
貴者故帝元子方之於士而漢魏以來尊崇儲貳使官屬稱  
臣朝臣咸拜此其無謂吾昔在東宮未及啓華今衍幼冲之  
年便臣先達將令日習所見謂之自然此豈可以教之邪其  
敕公卿通議尚書令卞壺議以為周禮王后太子不稱明禮  
同于君所以重儲貳異正嫡皇太子之立都告天地正位儲  
宮豈得同之皇子揖讓而已謂宜藉則漢魏合朝同拜太子  
若存謙冲宜各拜春秋左氏傳晉侯問襄公年季武子對  
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  
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  
士為冠具武子曰君冠必以釋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  
之以先君之禮處之今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  
假爵焉晉侯許諾還及衛冠於戚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賈  
服說以為人君禮十二而冠古尚書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三

二十而冠  
五十爲大  
人之時其  
壯已久矣  
故無大夫  
冠禮

天子之元  
子士也故  
冠從士禮  
其本冠而  
襲父名冠  
然耳子  
謂之不上  
故無其禮  
亦仍應以  
士禮行之

推武王以庚辰歲崩周公以壬午歲出居東以癸未歲反禮  
周公冠成王命史祝辭辭告也是除喪冠也周公居東未反  
成王冠弁以鬋金縢之誓時十六矣是成王年十五服除周  
公冠之而後出也按禮傳之文則天子諸侯近十二遠十五  
必冠矣周禮雖有服冕之數而無天子冠文儀禮云公侯之  
有冠禮夏之末造王鄭以爲夏末上下相亂故作公侯冠禮  
明無天子冠禮之審也大夫又無冠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  
大夫冠禮之有周人年五十而有賢才則試以大夫之事猶  
行士禮也故簋曰簋賓冠於阼以著代黜於客位三加彌尊  
皆士禮耳然漢氏以來天子諸侯頗采其義志曰儀從冠禮  
史緯

卷七十七

是也漢順帝冠兼用曹褒新禮褒新禮今不存禮儀志云乘  
輿初加細布建賢次爵弁武弁次通天皆於高廟王公以下  
初加進賢而已按此文始冠細布從古制也冠於宗廟是也  
魏天子冠一加其說曰士禮三加加有成也至於天子諸侯  
無加數之文者將以踐阼臨民尊極德備豈得復與士同此  
言非也夫以聖人之才猶三十而立况十二之年未及志學  
便謂德成無所勸勉非理實也魏氏太子再加皇子王公世  
子乃三加孫毓以爲一加再加皆非也禮詞曰令月吉日又  
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將襄公冠以冬漢惠帝冠以三月明無  
定月也後漢以來帝加元服咸以正月晉咸寧二年秋閏九

既自太后  
自惠制太  
后命

月遣使冠汝南王東。此則晉禮亦非必歲首也。禮冠於廟。魏以來不復在廟。然晉武惠冠太子。皆卽廟見。斯亦擬在廟之儀也。晉穆帝孝武將冠。先以幣告廟訖。又廟見也。穆帝升平元年。將納皇后何氏。太常王彪之。大引經傳。以定其禮。深非公羊婚禮不稱主人之義。又曰。王者之于四廟。無非臣妾。雖復父兄之親。師友之賢。皆純臣也。夫崇三綱之始。以定乾坤之義。安有天父之尊。而稱臣下之命。以納伉儷。安有臣下之卑。而稱天父之名。以行大禮。考之今古。並無此制。于情不安。于義不通。按咸寧二年。納悼皇后。時弘調太后母臨天下。無命戚屬之臣。爲武皇主婚之文。此大晉已行之事。今納后儀制。宜依咸寧故事。從之。其納采版文。璽書曰。皇帝咨前太尉叅軍何琦。渾元資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以奉天地宗廟。社稷。謀于公卿。咸以宜率由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彪之。宗正綜。以禮納采。主人曰。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采擇。臣從祖弟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未閑教訓。衣履若人。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太尉叅軍都鄉侯臣何琦。稽首頓首。再拜承詔。次問名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兩儀配合。承天統物。正位于內。必俟令族。重章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問名。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到。重宣中詔。問臣名族。臣族女父母所生。先臣故光祿大夫。冢妻某侯。願之玄孫。先臣



故豫州刺史關中侯惲之曾孫先臣安豐太守關中侯服之  
孫先臣故散騎侍郎準之女外出自先臣故尚書左丞曾之  
外曾孫先臣故侍中關內侯夷之外孫女年十七欽承舊章  
肅奉典制次納吉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人謀龜從食  
曰貞吉敬從典禮今使使持節大常某宗正某以禮納吉主  
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太上元吉臣陋族卑鄙憂  
懼不堪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納徵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  
某姓之女有母儀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廟永承  
大祚以玄纁皮帛馬羊錢璧以典章禮今使使持節司徒某  
太常某以禮納徵主人曰皇帝嘉命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寵  
以典禮備物實策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請期版文曰皇帝  
曰咨某官某姓謀于公卿秦筮元龜罔有不臧率循典禮今  
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請期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  
某重宣中詔吉日惟某可行禮迎臣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  
親迎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歲吉月令吉日惟某率禮  
以迎今使使持節太保某太尉某以禮迎主人曰皇帝嘉命  
使者某重宣中詔令月吉辰備禮以迎上公宗卿副介近臣  
百兩八鸞臣蠟蟻之族猥承大禮憂懼戰悸欽承舊章肅奉  
典制某稽首承詔皆如初咨穆帝納后欲用九月九月是  
忌月博士曹耽謂無忌月之文不應有妨王洽曰若有忌月

帝復有忌歲

史緯卷之七十八

晉書六

志

樂

夫人受天地之靈，蘊菁華之氣，剛柔遞用，哀樂分情，經春陽而自喜，遇秋凋而不悅，遊乎金石之端，出乎管絃之外，因物遷逝，乘流不反，是以楚王升輕軒于彭蠡，漢順聽鳴鳥于樊，衡聖入功成作樂，化平裁曲，乃揚節奏，以暢中和，飾其歡欣，節其哀思者也。八音之風也，乾之音石，其風不周，坎之音革，其風廣莫，艮之音匏，其風融震之音竹，其風明庶，巽之音木，其風清明，離之音絲，其風景坤之音土，其風涼，兌之音金，其風闓闔，魏武平荆州，獲漢雅樂，郎河南杜夔，能識舊法，以為軍謀祭酒，使制定雅樂，時有散騎侍郎鄧靜尹商，善制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領之，遠詳經籍，近採故事，考會古樂，始設軒懸，鐘磬而黃初中，柴王左延年之徒，復以新聲被寵，改其聲韻，及武帝受命之初，百度草創，諸郊祀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崇辨殷禮之義，但改樂章而已，使傅玄為之詞云：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及太和中，左延年、樂府代植文王三曲，自

史緯 卷之七十八

十

樂事造正，徵大豫之舞，又作新律，笛十二枚，以調律呂，正雅樂，正會殿庭作之，自謂宮商克諧，然論者猶謂易暗，解時阮咸，妙達八音，論者謂之神解，咸常譏易新律聲高，以為高近，哀思不合中和，必古今人有長短也，易以咸異已出為始平，相後有田父耕于野，得周時玉尺，易以校已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於此服咸之妙，復徵咸歸會咸卒，易既以新律造二舞，更修正鐘聲，未竟其業而卒，元康三年，詔其子滿修定金石，以施郊廟，尋值喪亂，莫有記之者，永嘉之亂，海內分崩，伶官樂器，沒于劉石，江左初立宗廟，尚書下太常，祭祀所用樂名，太常賀循云：魏氏增損漢樂，以為一代之禮，

在此若  
晉書亦  
有何難  
張華通理

易服善亦  
可取

史緯 卷之七十八

十一

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唯因夔鹿鳴，全不改易，每正且大會，太尉奉璧，羣臣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及晉初，食舉亦用鹿鳴，至太始五年，荀勗云：鹿鳴以宴嘉賓，無取于朝，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陳三朝，朝宗之義，又以魏氏歌詩或二言，或三言，或四言，或五言，與古詩不類，故易造晉歌，皆為四言，張華以為魏上壽食舉詩，及漢氏所施用，其文何長短不齊，雖未盡合古，皆依詠弦節所本有，識樂知音，以制聲度曲，率非凡近之所能改，二代三京，襲而不變，雖詩章篇辭，廢興隨時，至其音韻，逗曲折，皆繫于舊，有由然也，是以一皆因就，不敢有所改易，此則華最所明異旨也，易既真知

太晉禪代未審樂名所以爲異遺離喪亂舊典不存然此諸樂皆和之以鐘律文之以五聲詠之以歌辭陳之於舞列宮懸在庭琴瑟在堂八音迭奏雅樂並作登歌下管各有常詠周人之舊也白漢氏以來依倣此樂自造新詩而已今既散亡音韻曲折又無識者難以意言于時以無雅樂器及伶人省太樂并鼓吹今自後頗得登歌食舉之樂明帝又訪阮孚等增益之成帝乃復置太樂官鳩集遺逸而尚未有金石也庾翼桓溫專事軍旅樂器在庫遂至朽壞及慕容儁平冉閔部下樂人頗有來者謝尚鎮壽陽於是採拾樂人以備太樂并制石磬雅樂頗具大元中破符堅獲其樂工揚蜀等開習

史籍 卷之七十八

三

舊樂於是四廟金石始備乃使曹毗王珣等增造宗廟歌詩至于孤竹之管雲和之瑟空桑之琴泗濱之磬其能備者百不一焉故郊祀遂不設樂云鼓角橫吹曲鼓按周禮以鼗鼓鼓軍事角說者云出尤氏帥魋魅與黃帝戰于涿鹿帝乃命吹角爲龍鳴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丸越沙漠而軍士思歸于是減爲中鳴而聲更悲矣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橫吹有雙角卽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存者有黃鵠鼙頭山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

但歌曲名

黃草子赤之陽望行人十曲按魏晉之世有孫氏善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陳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崇善彈箏朱生善琵琶尤發新聲自茲以後皆孫朱等之遺則也和和漢舊歌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爲二更遞夜宿木十七曲朱生宋識等復合之爲十三曲但歌四曲自漢世無弦節作伎長先唱一人唱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時有宋容華者清徹好聲善唱此曲當時之特妙自晉以來不復傳遂絕凡樂章古辭今之存者並漢世街陌諸謳江南可採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之屬也吳歌雜曲並出江南東晉以來稍有增廣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聲孝武中琅邪王

史籍 卷之七十八

四

何之家有鬼歌子夜則子夜是此時人也風將雜歌者舊曲也應璩百一詩云言是風將雜然則其來久矣前漢歌者車騎將軍沈充所制阿子聞歌者穆帝升平初兒童歌畢輒呼阿子汝聞不無幾而帝崩太后哭之曰阿子汝聞不後人行其聲爲此曲團扇歌者中書令王珣與嫂婢愛好甚篤嫂捶撻婢過苦婢素善歌而珣好捉白團扇故制此歌懷懷歌者陸安初百姓忽作懷懷之歌其曲曰草生可攬結女兒可攬額及桓玄篡位三月義兵誅之玄之宮女及逆黨之家悉爲軍賞時則草可結事則女可額也長史變者司徒左長史王廙臨敗所制凡此諸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絃管又有因絲

竹金石造歌以被之魏世三調歌辭之類是也杯杓舞按太康中天下為晉世寧舞務手以按杯杓反覆之此則漢氏惟有杓舞而晉加之以杯反覆之也公莫舞今之巾舞也相傳云項莊劍舞項伯以袖隔之使不得害漢高祖且語項莊云公莫言公莫害漢王也今之川巾蓋像項伯衣袖之遺式然按琴操有公莫渡河曲則其聲所從來已久俗云項伯非也白紵舞按舞辭有巾袍之言紵本吳地所出宜是吳舞也

### 食貨

昔者先王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因三才以節其務敬四序以成其業觀其諸俗而正其紀綱場農桑之本通魚鹽之

史緯

卷之七十八

五

利日中為市總天下之物先諸布帛繼以貨泉貨遷有無各得其所若乃一夫之土十畝之宅三日之僦九均之賦鄉無遊手邑不廢時所謂厥初生民各從其事者也昔在金天勅于民事命春官以耕稼命夏官以耘鋤秋官於焉收歛冬風於焉蓋藏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傳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若乃九土既敷四民承範東吳有齒角之饒西蜀有丹砂之富兖豫漆絲之府燕齊怪石之府秦鄴旄羽迥帶琅玕荆郢桂林旁通竹箭江干橘柚河外舟車遼西旃罽之邦蔥右痛稍之駿殖物怪錯于何不有若乃上法星象下料零庶四天地之利而總山海之饒百畝之田十一而稅九半府

任石一物  
何足以括  
然外

後漢書無  
合其志故  
以此補之

有三年有蓄可以長孺齒可以養耆年因乎人民用之邦國宮室有度旗章有序朝聘自其儀宴享由其制家殷國阜遠至邇安救水旱之災卹貧窶之弊然後王之常膳乃開笙簧商周之興用此道也班固為食貨志自三代至王莽之誅網羅前載其文詳矣光武討王莽之後赤眉新敗九服蕭條及得隴蜀黎民安堵始行五銖錢田租三十稅一民產子者復三年之算顯宗即位天下安寧歲比登稔永平五年立粟市于城東斛直錢二十草樹殷阜牛羊彌望作貢九輕府庫遺積發回不用禮義施行于時東方既明百官詣闕咸里侯家自相馳騫車如流水馬若飛龍照映軒廡光華前載傳曰三

史緯

卷之七十八

六

統之元有陰陽之九焉蓋天地之恒數也安帝末初三年天下水旱人民相食以用度不足令吏民入錢穀得為關內侯恒帝末與元年郡國遭蝗河泛數千里流入十餘萬戶所在糜給乏絕靈帝中平二年南宮災延及北闕於是復收天下田畝十錢用營宮宇帝出自疾門居貧常曰恒帝不能作家會無私蓄故於西園造萬金堂以為私藏復寄小黃門私錢家至巨億于是懸鴻都之勝開賣官之路公卿以降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資助治宮室錢大郡至二十萬錢不畢者或至自殺獻帝作五銖錢而有同造連于邊緣識者曰豈京師破壞此錢四出也

及董卓遷都長安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盡取長安洛陽銅人飛廉之屬以充鼓鑄又錢無輪郭文章時人以爲泰始皇見長人于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興毀不同凶訛相類焉卓誅李傕郭汜相攻長安城中爲戰地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盈積帝之東歸催汜追敗乘輿于曹陽夜潛渡河六宮皆步初出營欄后手持縑數匹董卓使符節令孫微以刃脅奪之殺旁侍者血濺后服既至安邑御衣穿敗唯以野東園菜爲襦履自此長安城中盡空二三年間關中無復行人建安元年車駕至洛陽宮闕蕩然百官披荆棘而居焉州郡各擁強兵委輸不至尚書郎官自出

史籍

卷之七十八

七

採杞或不能自反死于墟巷魏武乃募民屯田許下又于州郡列置田官歲收數千萬斛以充兵戎之用及平袁氏定鄴郡令收田租車粟四升戶絹二疋綿二斤餘皆不得擅興文帝黃初二年以穀貴罷五銖錢于時三國志相吞滅耕夫釋耒江淮之鄉尤缺儲峙吳大將軍陸遜請令諸將各廣其田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爲四耦欲與衆均其勞也吳之務農重穀始于此焉武帝太康元年既平孫皓納三吳之資總西蜀之利牛戈于府庫破舟船于江壑河濱海岸三丘八谷未耕所可至者人皆受焉農祥甚正平秩東作荷鋤歲穡有同雲布世屬升平物流倉府官闕

增飾服翫相輝於是王愷石崇等更相誇尚輿服鼎俎之盛連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碎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未寧之初洛中尚有錦帛四百萬寶珠金銀百餘斛惠帝北征湯陰反駕寒桃在御隻雞以給布衾兩幅囊錢三千以爲車駕之資焉懷帝爲劉曜所囚府帑既竭百姓饑甚比屋不見火烟饑人自相啖食愷帝西宅餒饑弘多斗米二金死者大半劉曜陳兵內外斷絕十趙之趙肩而供帝君臣相顧莫不揮涕元帝渡江軍事草創饑饉賸布不有恒準中府所儲計四千疋于時石勒勇銳挺亂河南帝懼其侵逼甚患之乃詔方鎮云有斬石勒首者賞布千疋云

史籍

卷之七十八

八

漢自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千餘萬人多相食魏武既破黃巾欲經畧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裴寂議置屯田于是以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列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庫皆滿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及關本土安寧皆企望恩歸而無以自業于是衛觐議置屯田者國之大寶自喪亂以來官權放散今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供給歸者使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者聞之必多就還于是魏武遣謁者監豐官移司隸校尉居弘農流入果還關中豐資又以豐觀爲揚州刺史廣屯田沿芍陂茹陂七門吳塘諸塢以溉種

田公私有蓄歷代爲利賈遠之爲豫州南與吳接修守戰之其場汝水造新陂又通運渠三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黃初中顏斐爲京兆太守京兆自馬超之後百姓不專農殖乃無車牛斐課百姓令閉月取車材轉相教匠其無牛者令養猪賞以買牛始者以爲煩一二年中編戶皆有車牛田役省賸京兆遂以豐沃鄭渾爲沛郡太守郡居下濕水滂爲患百姓饑乏渾于蕭相二縣興陂塢開稻田躬帥百姓與功一冬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郡中刻石頌之號曰鄭陂明帝時徐邈爲京州土地少雨常苦乏穀邈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收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及度支

史籍

卷之七十八

九

軍用之餘以市金錦易犬馬供國中之費西域入貢財貨流通邈之功也其後皇甫隆爲敦煌太守敦煌俗不使犂犁及不知用水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乃作犂犁又教使灌漑所省過半得穀加五西方以豐嘉平四年關中饑宣帝表徙冀州農夫五千人佃上邽與京兆天水南安鹽池以益軍實青龍元年開成國渠自陳倉至槐里築臨晉陂引汧洛溉畝南之地二千餘頃國以充實焉正始四年宣帝督諸軍伐吳欲廣田積穀爲兼井之計乃使鄧艾自鍾離而南橫石以西盡泚水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于潁南

潁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阡陌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出征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武帝泰始二年詔曰夫百姓年豐則用奢凶荒則窮賤是相報之理也故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理財均施惠而不費政之善者也自此事廢致令菽粟散于穰歲而上不收貧弱困于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挾輕資縑重積以營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末作不可禁也今宜通糴以備儉乏然事未施行是時江南未平朝廷留心于兵食四年正月帝親耕籍田因下詔曰使四海之內棄耒反本競農務功能奉宣朕志

史籍

卷之七十八

十

者其惟郡縣長吏乎先之勞之在于不倦每念其經營職事亦爲勤矣其賜縣令長相馬各一匹是歲始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糴以利百姓詔以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督勸開荒五千餘頃遇年豐饑而郡界獨無匱乏其賜穀千斛布告天下咸寧元年詔曰山戰入耕雖自古之常然事力未息未嘗不以戰士爲念也今以鄴美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種稻各五十人爲一屯屯置司馬皆如屯田法三年詔曰今年寒雨過差潁川襄城自春以來略不下種深以爲慮何以爲百姓計促處當之杜預上疏曰臣輒思惟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并損下田停汚高田磽确百姓困窮方

一頭牛費  
百斛其  
百斛其  
百斛其

史籍 卷之七十八

在來年雖謂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為之設計而不彫開大制  
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蓋薄當今秋夏蔬食之時百  
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為生命  
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預為思慮者也臣謂既以水為困  
當恃魚菜螺蚌而洪波汎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  
冤豫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令饑者盡得水產之饒  
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  
種五穀必豐此又明年之益也臣前啟典牧種牛不供耕駕  
至于老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有吏士穀草之費宜大出  
資以易殺及為實直今右典牧種產牛大小有四萬五千餘  
頭古者匹馬丘牛居則以耕出則以戰非如猪羊類也今養  
宜川之牛終為無用之費其失事宜南北以水田為業人無  
牛慎今既壞陂可分種牛三萬五千頭以付二州將吏士庶  
使及春耕殺登之後頭貢三百斛是為化無用之費得運水  
大成殺七百萬斛此又數年後之益也其所留好種萬頭可  
今右典牧官屬養之人多畜少可佃牧地明其考課三魏近  
甸歲常復入數千萬斛殺牛又皆當調習動可駕用皆今日  
之可行者也預又言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為便此  
施于新田草萊與民居相絕離者耳自頃戶口日增而陂竭  
歲決良田發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

史籍 卷之七十八

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源不下潤故毋有水雨輒有  
流延及陸田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臣近  
者見宋國相應言運道東諸壽春有舊渠可不由泗陂泗  
陂在邳地界壞地凡萬三千餘頃傷敗成業求決壞之按邳  
縣領應佃二千六百戶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不足肆力此  
皆水之為害也當所共恤而都督度支不從遵言人心所見  
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與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  
其意莫有同者皆偏其利以忘其害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  
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按豫州界二度支所領佃州郡軍士凡  
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平  
時言之無為多積無用之水況於今者水潦盆溢大為災害  
臣以為與其失當寧竭之不濫宜發明詔敕刺史二千石其  
漢氏舊陂舊陂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  
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者皆決瀝之長吏躬親勸督  
諸食力之人並一時附功令比及水凍得寬枯潤其所修功  
實之入皆以俾之豫為部分列上須冬東南休兵交代各留  
一月以佐之夫川潰不常流地有定體漢氏居人衆多猶  
可足用今因其所患而宣寫之跡古事以明近大理顯然是  
今日之實益也朝廷從之及平吳之後制戶調之式丁男之  
戶歲輸絹三疋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其諸邊郡

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狄輸資布戶一匹，遠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已上為老小不事，遠夷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貴賤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四十頃，第四品三十五頃，第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

史籍

卷之七十八

主

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又得蔭人以爲衣食客，及備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武賁武騎一人，備客官品第一第二者無過五十戶，第三品十戶，第四品七戶，第五品五戶，第六品三戶，第七品二戶，第八品第九品一戶，是時天下無事，賦稅均平，人咸安其業，而樂其事，及惠帝之後，政教陵夷，至于永嘉，喪亂彌甚，元帝爲晉王，課督農功，詔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爲殿最，其非宿衛要任，皆宜赴農，使軍各自佃作，卽以爲廩，明帝時，後軍將軍應詹表曰：夫一人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而軍興以來，征戰連朝，延宗廟，百官用度，旣以殷廣，下及工商，流寓

僮僕，不親農桑而遊食者，以十萬計，不思開立美利，而望國足人給，豈不難哉？古人言曰：饑寒並至，堯舜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并兼，皋陶不能使強不凌弱，有國有家者，何嘗不務農重穀？近魏武帝用聚祇韓浩之議，廣建屯田于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其食有望，故大功克舉也。問者流人奔東吳，今東吳歲儉，皆已還反，江西良田曠廢來久，火耕水耨，爲功差易，宜簡流人，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使之公私兼濟，則倉盈庾億，可計日而待也。又曰：昔高祖使蕭何鎮關中，光武令寇恂守河內，魏武委鍾繇以西事，故能使八表夷蕩，區內輯寧，今

史籍

卷之七十八

南

中州蕭條，未蒙疆理，此兆庶所以企望，壽春一方之會，去此不遠，宜選都督有文武經略者，遠以鎮河洛之形勢，近以爲徐豫之藩鎮，緩集流散，使人有攸依，廣開屯田，令糧有所蓄，趙充國農于金城，以平西零，諸葛亮耕于渭濱，規抗上國，今諸軍自不對敵，皆宜齊課，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繼，發王公以下餘丁，各運米六斛，是後頻年水旱，田收不足，咸康初，算度田稅，米空懸五十餘萬斛，尙書褚裒以下免官，穆帝之世，頗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以下十三戶，共借一人，助度支，運升平初，苟美爲北府都督，鎮下邳，起田于東陽之石碭，公



私利之哀帝即位減田租畝收二升孝武太元三年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稅三斛唯獨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至于末年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幾千家給人足矣漢錢舊用五銖自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便之及公孫述僭號于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光武中興除莽貨泉馬援上書曰富國之本在于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帝從之于是復鑄五銖錢天下以為便及章帝時綬帛價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言今非但穀貴也百物皆貴此錢賤故耳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為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錢少物皆賤矣又鹽者食之急也

史綱 卷之七十八

縣官可自賣鹽武帝時行之名曰均輸帝用林言少時復止及獻帝初平中董卓更鑄小錢由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錢數百萬魏武為相罷之還用五銖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故穀賤無已黃初二年魏文帝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為市至明帝世錢廢既久人間巧偽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小絹以為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舉朝大議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明帝乃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無所收劉孫權嘉平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赤烏元年又鑄當千錢故呂蒙定荊州孫權賜錢一億錢既太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權問百姓不以為便因不復出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

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錢既不多由是稍貴孝武太元三年詔曰錢國之重寶小人貪利銷壞無已廣州夷人寶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聞官私買人貪比輪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敗作鼓其重為禁制得者科罪

刑法

傳曰三皇設言而民不違五帝畫象而民知禁則書所謂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撻作教刑者也然則犯黥者早其中犯劓者丹其服犯贖者墨其體犯官者雜其屨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其衣裾而無領緣投之于市與眾棄之三代

史綱 卷之七十八

尚矣魏時承用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悝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于盜賊故其律始于盜賊盜賊須劫捕故若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為雜律一篇又具加減所著六篇而已皆罪名之制商君受之以相秦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與廩戶三篇合為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官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集為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及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決為法比都口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損率皆集類為篇結事為章一章之中事類雖同輕重乖異雖大體與篇實相

採入盜律有賊傷之例賊律有盜章之文典律有上獄之法  
 鹿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錯無常後人生意各為章句  
 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  
 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  
 餘言言數益繁覽者益難天子于是下詔但用鄭氏章句不  
 得雜用餘家衛視奏曰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  
 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用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  
 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然而律文煩  
 廣事比繁多離本依末決獄之吏如廷尉獄吏范洪受囚相  
 附輕法論之獄吏劉象受屬物附重法論之輕枉者相繼其  
 史籍 卷之七十八

後天子下詔改定刑制命司空陳群散騎常侍劉邵等制約  
 舊科傍採漢律定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  
 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其序略曰舊律所難知者  
 由于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  
 是以後人稍增更與本體相離今制新律宜都總事類多其  
 篇條傳律因秦法經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罪條  
 例既不在始又不終非篇章之義故集罪例以為刑名冠  
 下律首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于正律九篇  
 為增于旁章科令為省矣其漢舊律不行于魏者皆除之更  
 依古義制為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

言謂諸  
詔言之類

史籍  
卷之七十八

刑十一罰金六雜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為律首又改賊律  
 以言語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要斬家屬從坐不及  
 祖父母孫至于謀反大逆臨時捕之或汗濡或泉煎夷其三  
 族不在律令所以嚴絕惡跡也賊關殺人以劫而亡許侯古  
 義聽子弟得追殺之令赦及過誤相殺不得報讐所以止殺  
 害也殺親母與親母同防繼假之隙也除與子之科使父子  
 無異財也毆兄姊加至五歲刑以明教化也囚徒誣告人反  
 罪及親屬異于善人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誣也改投書棄市  
 之科所以輕刑也正篡囚棄市之罪斷凶強為義之限也二  
 歲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鞠之制省煩獄也改諸郡不得自擇  
 史籍 卷之七十八

伏日所以齊風俗也斯皆魏氏所改其大略如是及景帝輔  
 政時魏法犯大逆者誅及已出之女母丘倫之誅其子句妻  
 荀氏應坐死族兄頌與景帝姻通表魏帝以句其命詔籍離  
 荀氏所生女芝為穎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  
 獄荀氏詣司隸校尉何曾求沒為官婢以贖芝命會哀之使  
 主簿程咸上議曰夫司寇作典建三等之制甫侯修刑通輕  
 重之法叔世多變秦立重辟漢又修之魏承秦漢之弊未及  
 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然法貴得中  
 刑慎過制以為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遇  
 喪父母降其服紀所以明外戚之節異在室之恩而父母有

說得可驚

是

罪追刑已出之女夫黨見誅又有隨姓之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今女既嫁則為異姓之妻如或產育則為佗族之母而重戮無辜於法不足懲奸亂之源於情則實傷惻隱之心男不得罪于他族而女獨嬰戮于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獨明法制之本分也臣以為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醮之婦從夫家之誅宜改舊科以為永制于是有詔改定律令文帝為晉王忠前代律令本注煩雜陳群劉邵雖經改革而科網本密于是令賈充與太傅鄭冲司徒荀頴等定法律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改舊律為刑名法例辨因律為告劾繫訊斷獄分盜律為請賊詐偽水火毀人因事類為

史籍

卷之七十八

七

衛宮違制撰周官為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條三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獨其苛穢存其清約事從中典其餘未能除者若軍事田農酤酒權設其法太平當除故不入律悉以為令違令有罪則入律其常事品式章程各還其府為故事臧臬斬族誅從坐之條除謀反適養母出女嫁皆不復還坐父母棄市省禁固相告之條去捕人囚沒為官奴婢之制輕過誤老小女人當罰金杖罰者皆令半之重奸伯叔母之令棄市淫寡女三歲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聘為正不理私約峻禮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泰始三年事畢

前六百三  
十條者律  
也此分令  
故有二十

陳大明新

條條

意其好而  
單不足以  
運之若出  
自漢人便  
是為章  
妙文章

表上武帝詔加祿賞帝親自臨講使裴楷執讀四年正月六赦天下乃班新律其後明法掾張裴注律表上之其要曰律始於刑名者所以定其罪也終於諸侯者所以畢其政也聖王布於上諸侯奉於中兆庶守於下故有三才之義相須而成若一體焉夫律者當慎其變審其理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意善功惡以金贖之故律制生罪不過十四等死刑不過三徒加不過六囚加不過五累作不過十歲累答不過下二百刑等不過一歲金等不過四兩月贖不計日口作不拘月歲數不疑問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復加不可累者故有并數不可并數乃累其加以加論者但得其

史籍

卷之七十八

字

加與加同者連得其本不在次者不以通論以人得罪與人同以法得罪與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齊其防親疎公私不可常其教禮樂崇於上故降其刑律令閑於下故全其法是故尊卑序仁義明九族親王道平也律有事狀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勢下手取財為強盜不自知囚為縛守將中有惡言為恐嚇不以罪名呵為呵人以罪名呵為受賂劫名其財為持贓此以威勢得財而名殊者也即不求自與為受求所監求而後取為盜賊輸入呵受為留難飲人財物積藏于官為擅賦加殿擊之為戮辱諸如此類皆為以威勢得財而罪相似者也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

使心感則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是故奸人心愧而面赤內怖而色奪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訴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鬪矜莊似威怡悅似福喜怒哀樂狀貌在聲色奸真猛弱候在視息出口有言當為告下手有禁當為害喜子殺怒子當為戲怒子殺喜子當為賊戲似鬪過失似賊鬪而殺傷傍人又似誤傷害縛牢似強盜呵人取財似受賕因辭所連似告劫諸勿聽理似故縱持質似恐獨如此之比皆為無常之格自非至精不能極其理也律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皆隨事輕重取法以例

史律 卷之七十八

圭

求其名也夫理者精玄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奧之府不可以一體守也或計過以配罪或隨事以盡情或趣舍以從時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輕而就下公私取舍之宜除削重輕之變皆所以臨時觀變也用法執詮者采其根牙之微致於機格之上稱輕重於毫銖考章類於參伍然後理直刑正夫奉聖典者若操刀執繩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直梟首者惡之長斬刑者罪之大棄市者死之重兇作者刑之威贖罰者誤之誡王者立此五刑所以實君子而遠小人也侍中盧瑒中書侍郎張華請抄新律諸死罪條目懸之亭傳以示兆庶詔從之及劉頌為廷尉上言曰臣竊以為議者拘

加罰者守戶之類

孝又之小仁而違聖王之典制未詳之甚也夫死刑重故非命者衆生刑輕故罪不禁奸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今為徒者類皆奸惡不軌之族去家懸遠志不聊生又令富者輸財解曰歸家貧者作役窮餓山谷是以逃亡日屬賊盜日煩亡之數者至有十數得輒加刑復益一歲此為終身之徒也自顧反善無期而災困逼身起為奸盜勢使之然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于此諸犯亡者髮過三寸輒重兇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積多囚繫猥畜議者復從而赦之此為刑不制罪法不勝奸下知法之不勝相步謀為不軌月異而歲不同自頃年以來奸惡陵暴所徭尤

史律 卷之七十八

圭

議者不深思此故而曰肉刑於名忤聽忤聽執與盜贓不案之為患哉聖王之制肉刑遠有漢理非徒懲其畏刑割之痛也乃去其為惡之具使夫奸人無用復肆其志亡者解足無所復亡盜者截手無所復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便各歸家父母妻子共相養恤不流離于塗路上准古制隨宜業作雖已刑殘不為虛棄而所患都塞今宜取死刑之限輕及逃亡淫盜悉以肉刑代之笞杖罰道宜制其數使有常限不復居作然後刑不復生刑徒不復生徒而殘體為戮終身作誠人見其痛畏而不犯且為惡者隨發被刑去其為惡之具此為斷已刑

者皆良士也。豈與全其為奸之手足而贅居必死之窮地同哉。今以罪積獄繁赦以散之。赦愈數而獄愈塞。如此不已。將至不勝原。此由肉刑不用之故也。疏上不省惠帝之世。政出羣下。每有疑獄。各立私議。尚書裴頌表曰。刑書之文有限。而舛違之故無方。故有臨時議處之制。誠不能皆得循常也。至于此輩。乃為過當。不復以理。臣以為按行奏劾。應有定準。願雖上言。而曲議猶不止。劉頌又疏言之。于是三公曰。昔先王議事以制。自中古以來。執法斷事。既以立法。誠不宜復求法外小善也。若常以情奪法。則人徇情而不忌法。其害甚於無法也。按啓事欲令法令斷一事無二門。宜如顧所啓為永久

史籍 卷之七十八

重

之制。元帝為丞相時。庶事草創。議斷不循法律。人立異議。高下無狀。主簿熊遠曰。禮以崇善。刑以閑非。人知畏法。而無邪心。是以周建象魏之制。漢創畫一之法。故能闡弘大道。以至刑厝律令之作。由來尚矣。經賢智。歷夷險。隨事斟酌。最為周備。自軍興以來。法度陵替。至于處事不用律令。人立異議。曲適物情。臨事改制。朝作夕更。至于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關諸委之大官。非為政之體。若本曹處事。不合法令。監司當以法彈違。不得動用開塞。以壞成事。按法蓋寬衡。非妙道也。矯制物情。以成法耳。若每隨物情。輒改法制。此為以情壞法。法之本不一。是謂多門。開人事之路。廣私請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

漢文加苦  
刑不台於  
古而行之  
至今全不  
能受亦苦  
運使之然

意也。凡為駁議者。當合經傳及前此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若開塞隨宜。權道制物。此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專。用主者唯當徵文據法。以事為斷耳。帝不能從。及帝即位。衛展為廷尉。言宜服肉刑。詔內外通議。驃騎將軍王導。太常賀循等。以為肉刑之典。山來尚矣。三代哲王。未之有改也。豈漢文帝主所能易乎。時蕭曹已沒。絳灌之徒。不能正其義。逮班固漢論其事。以為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又死刑太重。生刑太輕。生刑縱於上。死刑怨於下。輕重失當。故刑政不中也。且原先王之造刑也。非過怒也。非殘人也。所以教奸。所以當罪。今盜者竊人之財。淫者好人之色。凶者避叛戶役。刑其支

史籍 卷之七十八

重

體而好可止。皆無殺害也。乃加之斬戮。刑過其罪。死不可生。是惑其名而不練其實。惡其生而欲趣其死。何取于政哉。今惑者乃曰。死猶不懲。而況于刑。然民者冥也。其至愚矣。雖加斬戮。忽為灰土。死事日往。生欲日存。未能改革。若刑諸市朝。朝夕鑒戒。刑者念為惡之末痛。惡者觀殘刑之長廢。故足懼也。然後知先王之輕刑。以節物。顯誠以懲惡。其理遠矣。尚書令刁協等。以為羣小愚蔽。習說所見。而忽異聞。未能咸服。服則謂行刑之時。宜申明法令。樂刑者刑。其死者殺。則心必服矣。古典刑不上大夫。今士人有犯者。謂宜如舊。不在刑例。尚書周顗等。以為刑罰輕重。隨時而作。人少罪而易威。則宜從輕

自然樂刑

而寬之人多罪而難威則宜用重而制之肉刑平世所立非  
救弊之宜也方今聖化草創人有餘奸截頭絞頸尚不能禁  
而乃更斷足劓鼻輕其刑罰使爲惡者輕犯寬刑蹈罪更衆  
是爲誘人於罪也踊貴履賤有鼻者醜也不如以殺止殺重  
以全輕須兆庶易威之日徐施行也元帝欲從展所上大將  
軍王敢以爲百姓習俗日久忽復肉刑必駭遠近且逆寇未  
殄不宜有慘酷之聲以問天下於是乃止

史籍

卷之七十八

重

史籍卷七十九

晉書七

列傳

后妃

仲達殺于  
其妻亦然

獨不念此  
其妻亦然

史籍

卷之七十九

十九武帝受禪追尊爲皇后

文明王皇后諱元姬肅之女也年八歲誦詩論尤善喪服文  
義一見必貫于心九歲遇母疾扶持不捨左右每先意候指  
動中所適祖明甚愛異之曰與吾家者必此女也既笄歸于  
文帝生武帝及齊王攸時鍾會以才能見任后曰會見利忘  
義好爲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會後果反武帝受禪尊爲  
皇太后官曰崇化初置公卿重選其職以諸葛緒爲衛尉劉  
原爲太僕曹楷爲少府后雖處尊位不忘儉素親愛人言  
動以禮崩年五十二  
武元楊皇后諱藍字瓊芝華陰人父文宗母趙氏早卒后依

見家以妻愛后親乳養之遣他人乳其子后聰慧善書姿質  
美麗閑于女工文帝爲世子聘焉生惠帝武帝卽位立爲皇  
后有司奏侯漢故事皇后太子各食湯沐邑四十縣不許帝  
以皇太子不堪奉大統密以語后后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豈  
可動乎賈充妻郭氏賁后求以女爲太子妃及議婚帝欲娶  
衛嬖女后盛稱賈后有淑德上遂聽之泰始中帝博選良家  
以充後宮使后揀擇后性妬惟取紫白長大其端正美麗者  
並不見留時下藩女有美色帝掩扇謂后曰卞氏女佳后曰  
藩三世后族其女不可枉以畀位帝乃止及后有疾見帝幸  
胡夫人恐立之臨終枕帝膝曰叔父駿女男胤有德色願陛  
下以備六宮因悲泣帝流泣許之絕于帝膝時年三十七  
悼皇后諱莊字季蘭小字男胤后既立婉嫕有婦德美厥叔  
房甚有寵生渤海王早薨太子妃賈氏妬忌帝將廢之后曰  
賈充有勲社稷當數世宥之賈妃正復妬忌不足以一告掩  
其大德后又數譏厲妃妃不知后之助已反致忿恨惠帝立  
母爲皇太后賈氏內忤忌后父駿執權遂誣駿爲亂使楚王  
璋稱詔誅駿內外隔塞后題帛爲書射之城外曰叔太傅者  
有賞賈后以宣言太后同逆駿既死詔後軍將軍苟悝送后  
于承寧宮全后母高都君麗氏之命聽就后居止賈后諷有  
司奏皇太后圖危社稷廢爲庶人徙金墉城以麗氏付廷尉

行刑肥氏臨刑太后抱持號叫截髮稽顙上表請買后婢妾  
請全母命不見省太后絕膳而崩年三十四買后信妖巫恐  
太后訴寃先帝乃覆而殯之施諸厭劾符書藥物永嘉元年  
追復尊號配食武帝  
左貴嬪名芬思之妹也少好學善綴文名亞於思武帝聞而  
納之泰始八年拜修儀受詔作愁思之文後爲貴嬪姿陋無  
寵以才德見禮體羸多患常居薄室帝每遊華林輒回輦過  
之言及文義辭理清華左右侍聽無不稱美每有方物異寶  
必詔爲賦頌焉  
胡貴嬪名芳喬之女也泰始九年帝簡良家子女自擇其美  
史緯

不在天家乎。奮曰：我女為卿女，作婢耳，何能損益駿驥衛之而不能害卒？諡曰壯。

惠帝賈后名南風，充之女也。初武帝欲為太子娶衛姬女，元后納賈郭之說，欲婚賈氏。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于美，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于醜，而短。黑元后同請荀頴荀勗並稱充女之賢，乃拜為太子妃。帝常疑太子不慧，朝臣和嶠等多以為言，欲試之。盡召東宮官屬為設宴會，而密封疑事，使太子夾之，停信待反。妃大懼，倩外人作答，多引占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而答詔引義更益，適百不如直以意對。妃大喜，語泓便為我好，答富貴與女共。

史籍 卷之七十九

四

之泓具草，令太子自寫帝省之，甚悅。示太子少傅衛璠，璠大取譖，眾人乃知璠有裏言，充密語妃云：衛璠老奴幾破汝家。妃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侯姬孕妾子，隨刀墮地，帝問之，大怒，修金墉城，將廢之，充華趙粲曰：賈妃年少，如是婦人之情耳。長自當差，荀勗漢救之，悼后亦為之言，故得不廢。惠帝即位，立為皇后，暴戾口甚，與大將令程璜等亂，洛南有盜尉部小吏端麗美，容止忽有非常，衣服眾咸疑其竊盜尉詰之，賈后親欲求盜物，往聽對辭，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嫗，說家有疾，病師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必有重報。于是隨去，上車下帷，內施箱中行，可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施箱

便是儀面  
如影于

忽見樓閣好屋，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即以香湯見浴，好衣美食，將入見一婦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後有痣，見留數夕，共寢歡宴，臨出，贈此藥物，聽者聞其形狀，知是賈后，慚而去。尉亦解意，時他人入者都死，惟此小吏以后愛之，故得全。后詐有身，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託諒開所生，故弗顯。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時洛中謠曰：南風烈烈吹黃沙，遙望魯國雙雌，我前至三月，滅汝家。后母廣城君以后無子，甚敬重太子，趙每勸后加慈愛，及病篤，后歸侍疾，太子常將侍出入，恂恂盡禮，后母臨終執后手，令盡意于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賈午必亂汝事，我死後勿復聽入，後憶吾言，后

史籍 卷之七十九

五

不能從，更與粲午為奸，謀廢殺太后，誣害太子，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太保衛璠等罪惡彰著。趙王倫因眾怒，謀欲廢后，后甚懼，遂害太子，以絕眾望。趙王倫乃率兵入宮，使齊王歸廢后，后驚曰：卿何為來？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遙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又問曰：起事者誰？曰：趙王。后曰：繫荀當繫頭，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至宮西，倫矯詔賜后死。趙粲賈午韓壽賈謐等皆伏誅。謝夫人名玖，父以屠羊為業，玖清惠有淑姿，選為才人，惠帝在東宮，將納妃，武帝慮太子尚幼，未知帷房之事，乃遣玖往東宮侍寢，玖既有身，賈后妬忌之，玖求還西宮，太子適生三

謂改武帝  
宮人何得



遺往東宮  
侍殿合不  
以正宜其  
不終也

此亦托座  
意望為正  
耳

四歲患帝不知也人例兄通與諸皇子共族執其手武帝曰  
是汝兄也及適為太子拜玖為淑媛賈后不聽太子與玖相  
見及適遇害玖亦死永康初追贈夫人

簡文鄭太后名阿春榮陽人世為冠族后少孤無兄弟雅好  
妹四人后最長適渤海田氏生一男而寡侯舅吳氏家元帝  
為丞相敬后崩將納吳氏女為夫人后及吳氏女並游後園  
或見之言于帝曰鄭氏女雖賢于吳氏遠矣建武元年納  
為夫人后雖貴幸恒有憂色帝問其故對曰妾有三妹一適  
王哀餘二妹未有所適恐姊為人妾無復求者帝從容謂劉  
隗曰鄭氏二女卿可為求佳對隗舉其從子儒娶第三者以

史  
卷之七十九

小者適漢中李氏皆得舊門帝召王哀為尚書郎以悅后意  
帝稱尊號后雖為夫人詔太子及諸王皆母事之后生簡文  
帝咸和元年薨簡文時為琅邪王制服重有司以王出繼宜  
降所生王上疏曰臣母生臨臣國沒留國第臣雖出後亦無  
所厭則私情得叙昔敬后崩孝王已出繼亦還復重明穆皇  
后不奪其志此則明比臣所憲章也乃徒為會稽王追號后  
曰會稽太妃及簡文即位未及追尊孝武帝立下詔上尊號  
稱簡文太后諡曰宣立廟于太廟西陵曰嘉平時羣臣希旨  
謂鄭太后應配食元帝帝以問太子前率徐遵曰按春秋  
之義母以子貴尊隱尊桓母別考仲子之官而不配食于惠

簡文鄭太后  
四歲患帝  
不終也

廟太后平素之時不仇儷于先帝至于子孫豈可為祖考立  
配其崇尊蓋禮由于臣子故得稱尊號陵廟備典若乃稱  
配食則義所不可從之

康獻諸皇后哀之女也后聰明有器識選為琅邪王妃康帝  
即位立為皇后穆帝立尊后曰皇太后時帝幼冲未親國政  
領司徒蔡謨等請太后臨朝攝政太常殷融議父尊盡于一  
家君敬重于天下衛將軍袁在宮庭則盡臣敬太后歸率之  
日自如家人之禮太后從之帝既冠太后歸政居崇德宮及  
哀帝海西公之世太后復臨朝稱制桓溫之廢海西公也太  
后方在佛屋燒香內侍啓云外有急奏太后乃出尚倚戶前

史  
卷之七十九

視奏數行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索筆答奏云未以人極此  
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溫始呈詔草慮太后意興悚動跪  
汗見于顏色及詔出溫大喜簡文即位尊后為崇德太后及  
帝崩孝武帝幼冲羣臣啓太后復臨朝帝既冠太后歸政事  
復稱崇德太后太元九年崩年六十一  
史  
卷之七十九

雖黑不可  
長黑猶可

事豈所能判但殿下德厚慶漢宜隆奕世之緒當從愚諫之言以存廣接之道帝更加採納又數年無子乃令善相者召請愛妾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諸婢膝示之時后為宮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謂之昆侖既至相者驚云此其人也帝召之侍養后夢雨龍恍惚日月入懷遂生孝武帝及會稽王孝武即位尊為皇太后稱崇訓宮安帝即位尊為太皇太后隆安四年崩

王祥祥字季野字季野

王祥字休徵琅邪人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祥愈恭謹有丹素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母嘗飲生魚時天

史華 卷之七十九

寒水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幃取以供母鄉里驚歎以為孝感所致漢末遭亂扶母攜弟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居喪毀瘠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別駕祥年垂六十周離不受第覽勸之祥乃應召虔委以州事于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討破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高貴鄉公即位遷太常封萬歲亭侯天子幸大學命祥為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帝王政化之要以訓之高貴鄉公之執也祥號哭曰老臣無狀眾有愧色及武帝為晉王祥與荀顗往謁顗謂祥曰

仁者之勇

何公曾也

武帝亦難

相王尊重何公既已盡敬今便當拜也祥曰吾等親之三公之王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為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武帝踐祚拜太保進爵睢陵公祥與何曾鄭冲等希復朝見帝遣侍中任愷詣問得失及政化所先祥以年老累乞遜位帝不許御史中丞侯史光以祥久疾關朝會禮請免祥官詔曰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毗倚以隆政道前後違讓不從所執此非有司所得議也祥固乞骸骨詔曰公屢以年高疾篤告退惟從公志則朕孰與諮謀譬彼汾川罔知攸濟是用未許迄于累載而高讓彌篤

史華 卷之七十九

為至意難違覽其虛指俾朕慨然夫功成弗有上德所隆就人之美君子與焉豈必遂朕懇賴之心以枉大雅遲退之度哉今聽其所執以睢陵公就第位在三司之右不朝大事就諮訪之賜几杖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疋祿賜如前置舍人六人官騎二十人以子騎都尉掾為給事中使常定省又以太保清素家無宅宇其權將本府須賜第成乃出泰始五年卒年八十五諡曰元祥之卒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戚故吏而已門無雜弔之賓族孫戎歎曰太保可謂清遠矣又解祥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致清遠將非以舊掩其言乎祥五子學夏殷烈芬烈芬並幼知名祥愛之同增

本紀載之

呂雉子段

此乃司馬  
師復其  
不事其  
足為漢也

即不仕與  
意

病亡將死烈欲遷葬舊土芬欲留葬京師祥流涕曰不忠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惟仁與達吾二千有焉第覽字之通年數歲見母遇祥無道祥被楚捷輒泣抱持至成童每諫其母為少止凶虐母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覽母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覽母懷疾之密謀既祥覽徑取酒將飲之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覽母遽奪反之自後每賜祥俱覽輒先嘗母懼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于祥為宗正卿封即丘子咸寧初歸老卒年七十三諡曰貞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

史錄 卷之七十九

與祥臨卒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六子後奕世多賢才興于江左

罕祐

罕祐字叔子奉山人九世並以清德聞父衡上黨太守祐慕邕外孫景皇后弟也與王沉俱被曹爽辟沉勸祐就徵祐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及爽敗沉以故吏免謂祐曰常職卿前語祐曰此非始應所及其先識不伐如此祐常遇王令郭奕奕歎曰罕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還復往又歎曰罕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祐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文帝為大將軍拜中書侍郎祐不願為侍臣求出補吏徒秘書監拜相國從事

史錄 卷之七十九

中郎與荀勗共掌機密還中領軍統衛衛武帝受禪祐以佐命勳拜尚書右僕射賈充裴秀皆前朝舊臣祐每護不處其右帝將薨吳以祐為都督荊州諸軍事祐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緩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為邊害祐以計罷之于是分遷戍之半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祐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於閑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加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祐上表固讓曰臣自出身以來每極頭重之任夙夜戰悚以榮為憂臣聞德未為人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人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連運會誠在過寵不思見遺而猥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身辱高位傾覆尋至願守先人獎庶豈可得哉建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不能推有德建有功使聖聰知勝臣者多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于版築之下有隱才于屠釣之間而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愧所失豈不大哉臣雖所見者狹據今光祿大夫李璡在公正色光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光祿大

大臣之公

實

夫李胤清亮簡素。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雖歷位內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榮此選。臣更居之。何以塞天下之望。是以自誓守節。無苟進之心。不聽祐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棄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為晉有。前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每與吳人交兵。勉日方戰。不為掩襲。將帥有欲進。誦計者。輒飲以醇酒。人有畧吳二兒為俘者。祐遣還其家。後吳將夏詳來降。二兄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祐破斬之。美其死節。厚加殯殮。景尚子弟迎喪。祐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祐募生縛香。既至省之。香感其

史

卷之七十九

主

恩率部曲降。祐軍入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眾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于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為羊公。不之名也。祐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常稱祐之德量。雖樂殺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病。祐饋之藥。抗即服之。人有止抗者。抗曰。豈有死人。羊叔子耶。時以為華元子反。復見于今日。抗每告其下曰。彼車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而詰抗。抗曰。一邑一鄉。猶不可以無信義。况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祐。無傷也。從甥王衍嘗詣祐陳事。辭甚俊辨。祐不然之。拂衣而起。祐謂賓客曰。王夷

南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祐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衝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為大司農。祐知其可任。濬小字阿童。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舟楫。為順流之計。上疏曰。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舉大例而定。則聚役無時得安。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為國。非不險也。高山爭雲霓。深谷肆無景。東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

史

卷之七十九

主

勝席衣徑至成都。非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今江淮之難。不過劍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浮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于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地。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覆。則上下震蕩。孫皓恣情任意。猜忌羣下。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

戰船不如中國。雖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我懸軍渡入。人有致死之志。彼戰于其地。果有四散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刻可必矣。帝渡納之會。秦涼屢敗。祜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而議者多不同。祜歎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封南城侯。固辭不拜。祜凡所進。遠人皆不知。或謂慎密太過。祜曰。是何言歟。夫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也。嘗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中東路。歸故里。為客館之墟。以白土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疏廣是吾師也。性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言詠終日。

史籍

卷之七十九

南

嘗慨然謂從事中郎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上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吾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吳人寇江夏。時議欲移州。詔以問祜。祜曰。昔魏武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若魏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祜寢疾。求入朝。既至。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祜策。祜曰。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克。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得而越也。將為後患乎。華

渡贊成其計。祜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敗。諸將祜曰。取吳不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疾篤。舉杜預自代。卒年五十八。諡曰成。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霑鬚。長皆凝而成冰。南州人聞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邊將士亦為之哭。襄陽百姓於峴山建碑立廟。歲時饗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墜淚碑。為荊州人為祜諱。名屋室之戶。皆以門稱。收戶曹為辭曹。祜卒二歲而吳平。華臣上壽。帝流涕曰。此平太傅之功也。初。文帝崩。祜謂傳立。日三年之喪。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上天縱至

史籍

卷之七十九

注

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喪禮實行。除服何為耶。若因此革漢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以敦風俗。不亦善乎。玄曰。除之數百年。一旦復之。恐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此。為但有父子無復君臣。祜乃止。祜無子。以兄子篇為嗣。篇歷官清慎。有私牛于官舍。產犢及還。而留之。祜前母孔融女生兄發。發為疾。祜母專心調養。發竟得濟。習鑿齒曰。傳玄恐無復君臣。而不知兼無父子。豈不蔽哉。且漢廢君臣之喪。不降父子之服。故四海黎庶莫不盡情於其親。而今盡廢之。豈所以孝治天下乎。

杜預

杜預字元凱，恕之子也。預博學多通，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尚文帝妹高陸公主，與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爲之注解。奏曰：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厝。泰始中，受詔爲黜陟之課，預論其畧曰：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建。至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覈，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時者，博詢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于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

史籍

卷之七十九

宋

愈繁，官方愈僞。法今滋章，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覈舉。魏氏考課，卽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于累細，以違大體，故歷代不能通。豈若去繁就簡，使人易從也？夫宣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傷理矣。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一人爲下第，因計循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歲優舉者超用之，六歲劣舉者奏免之。優多劣少者，叙用之步多優少者，左遷之。考課之品，誠有難易，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可以法盡也。今詔書以考課難成，聽通薦例，薦例之理，取于風聲

雖然一體  
之後使自  
難進

黜陟無漸，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將亦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爲清議大類，亦無取於黜陟也。拜度支尚書，預以時曆差舛，不應暑度，作上元乾度曆，表上行之。又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蒲津，及橋成，帝從百寮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周廟敬器，漢亂失之，形制遂絕。預創意造成，上之。帝嘉歎焉。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年祔病，舉預自代，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預既至，鎮繕兵甲，耀威武，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

史籍

卷之七十九

宋

政大破之。政吳名將也，恥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寶告於孫皓。預乃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預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帝報待明年。預表曰：年祔不先與朝臣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今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上有八九，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由己，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患。故輕相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方畧，事效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

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棋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歛手曰陛下聖明神武國富兵強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於江陵遣參軍樊顯率眾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剋城邑又遣牙門周旨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要害之地以奪賊心腹吳都督孫歆震恐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旨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距為王濬所敗旨等伏兵隨卽入城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為之謠曰以計伐戰一當萬進逼江陵剋之既平上流于

史緯

卷之七十九

太

是沅湘以南至於交廣皆望風歸命奉送印綬預杖節稱詔而緩撫之又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北南郡故地各樹長吏荆土肅然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精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徑進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孫皓既平振旅凱入進當陽縣侯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瘵以飢渴狗頭示之每大樹似瘵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頭及平盡捕殺之預既還鎮勸于講武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修立津宮江漢懷德因修邵信臣遺跡激洩

前諸水浸原田萬餘頃分驅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眾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污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為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所興造必考度始終故鮮有敗事然好為後世名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因刻石為二碑紀其勲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能任大事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眾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

史緯

卷之七十九

太

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秘書監華虞賓之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說而所發明何但左傳預在鎮數餉道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為害不求益也卒年六十三諡曰成遺令曰古不合葬明于終始之理同于無有也中古聖人改而合之緣生以示教也自此以來大人君子或合或否各以已意所欲吾往為壙即當以公事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塚或云子產之塚也遂率從者祭而觀焉其造塚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忌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後而空其前不真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

郭氏想頂  
後去言及  
郭氏意在  
心雅也

波也山多美石不用而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為琢藏貴不勞  
功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特小人無利可動歷  
千載無毀儉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喪亡緣陪陵舊義  
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為將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  
山上無舊塚其高斯雖未足北邢山然東奉二陵西瞻宮闕  
南觀洛北望夷齊曠然遠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  
為一定之制至是皆用洛水圓石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於  
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棺器小歛之事皆當稱此子孫一以  
遵之

裴秀

史籍卷之七十九

裴秀字季彥潯之子也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渡  
遼將軍母丘儉薦秀於大將軍曹爽曰非徒子奇耳羅之儉  
兼包游夏顏冉之美爽辟為掾爽誅為文帝安東將軍司馬  
文帝未定嗣屬意舞陽侯攸秀曰中撫軍人望既茂天表如  
此固非人臣之相也山是世子乃定武帝即位以秀為司空  
封鉅鹿公以職在地官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秘  
府其序曰國書之設由來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賴其用三  
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暨漢唐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  
籍今秘書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地及  
括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

川雖有險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今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  
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閭水陸  
徑路為地圖十八篇制度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  
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  
所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  
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  
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  
準望而無道里則施于山海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  
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  
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參而攷之遠近之實定於分率

史籍卷之七十九

彼此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  
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絕域殊方之迫登降絕曲之因皆得舉  
而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秀制朝  
儀陳刑政朝廷應用之以為故事卒論曰元秀死後得表草  
言平吳之事其詞曰孫皓酷虐不及聖明御世兼弱攻昧使  
遺子孫將遂不能臣時有否泰非萬安之勢也臣昔雖已屢  
言未有成行今既疾篤不起謹重尸啓願陛下及時施用封  
以上問詔報答焉少子頴字逸民博學稽古自少知名御史  
中丞周弼見而歎曰頴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頴從  
母夫賈充表秀有佐命之勲不幸嫡長喪亡遺孤稚弱頴才



日食日者  
也

說得親切  
而不引去  
何也

史記

卷之七十九

重

德英茂足以興隆國嗣。帝願襲爵，惠帝即位，兼右軍將軍，楊  
駿將謀，駿黨左軍將軍劉豫，陳兵在門，遇頌問太傅所在，頌  
給之曰：「向於西掖門。」遇公乘車出矣。豫曰：「吾何之？」頌曰：「宜  
至廷尉。」豫從頌言，遂委而去。詔頌代豫領左軍，駿誅還尚書  
侍中，頌慮處置後，亂政與司空張華侍中賈模議廢之而立  
期叔父華模曰：「帝自無廢黜之意，若吾等專行之，上心不以  
為是。」且諸王方剛，朋黨異議，恐身必國危，無益社稷。頌曰：「昏  
虐之人，無所忌憚，亂可立待，將如之何？」華曰：「卿二人猶見信  
焉，勸陳禍福之戒，無大忤，幸天下尚安，庶可優游卒歲。」  
遂殺頌旦夕，勸從母廣城君令戒諭賈模，親待太子而已。或

此

史記

卷之七十九

重

則沉溺之世，與懷未而失本，則天理之真，減宜其以無為辭  
而行之，全有乃虛無之言，日以廣衍上及造化，下被萬事，莫  
不貴無，乃號凡有之理，皆義之理者，薄而鄙焉。頌用嬰然中  
其所性，夫聖久遠，異同紛糾，苟可以崇濟先典，焉得靜默而  
已哉？夫無不能生，放生者自生也，生則必體有遺之而生虧  
矣。虛無是有之所遺者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于心，然不  
可以非事謂心為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于匠，然不可  
以非器謂匠非有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于  
已有之？羣生哉？趙王倫潛懷篡逆，欲先除朝望，因廢賈后之  
際，遂誅之。從弟楷字叔則，辟相國掾，吏部郎，國文帝問其人  
于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是以楷為吏  
部郎，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時人謂之玉人，稱見裴叔則如  
近玉山，照映人，武帝登祚，採策以卜世數多少，而得一帝不  
悅，羣臣失色，楷正容儀和聲氣，從容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  
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武帝大悅，羣臣皆稱萬  
歲。」轉侍中，長水校尉，孫季舒嘗與侍中石崇酣燕，慢傲過度，  
崇欲表免之，楷曰：「足下飲人狂，棄貴人正禮，不亦乖乎？」楷性  
寬厚，與物無忤，不持儉素，安于毀譽，常營別宅，其從兄衍見  
而悅之，即以宅與衍，與山濤和嶠，並以盛德居位，帝嘗問曰：  
朕應天順時，天下風化，何得何失？楷曰：「陛下受命四海，承天

此時得此  
為幸因記  
文字之所  
新也

所以未比隱於堯舜者但以買充之徒尚在朝耳宜引天下  
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帝出充為閣中郎督充納女  
於太子乃止帝每延公卿與論政道指陳三五之風叙漢魏  
盛衰之迹帝稱善畢者數服焉指子贊娶楊駿女然指素臣  
駿及駿誅指以婚親收付廷尉將加法是日事起倉卒誅戮  
縱橫衆人為之震恐指容色不變索紙筆與親故書侍中傳  
祇救護得免長子與娶太宰亮女女適太保衛璠子指慮內  
難未已求山外鎮除安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垂當發而  
楚王璋果矯詔誅亮璠以指與亮璠婚親密遣人收之指一  
夜八徙得免于難璠既伏誅以指為中書令與張華王戎並

史籍

卷之七十九

蕭

晉機要指有湯利疾不集處勢王渾為指請曰指受先帝拔  
擢之恩復蒙陛下寵遇誠竭節之秋也然指性不競於物昔  
為常侍求出為河內太守後為侍中復求山為河南尹與楊  
駿不平求為衛尉班在時類之下安於淡退識者有以見其  
心也指今委頓臣僚憂之光祿黜缺以為可用令張華在中  
書王戎在尚書足舉其契名臣不多當兄將養勿違其志要  
其遠濟之益不聽及疾篤詔遣黃門郎王衍省疾指回昨賜  
之日竟未相識衍流歎其神偶幸諡曰元子贊字國寶中書  
郎風神高邁特為王綏所重每從之遊綏父戎謂之日國寶  
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國寶雖不知緩緩自知國寶第

字景思王浚承制以為尚書浚為石勒所破聚嵩等莫不謝  
罪軍門惟惡及苻苌恬然私至勒召謂之日王浚虐暴幽州  
孤恭行乾惡釋舊威歡二君齊惡傲威防風之戮將誰歸乎  
惡神色侃然曰武王伐紂表商容之旅未聞商容在倒戈之  
例也明公既不以道化厲物就戮惡之分也勒渡重之待以  
賓禮勒薄王浚官寮皆貨至巨萬惟惡與綽家有書百餘囊  
鹽米十數斛而已勒謂長史張賓曰名不虛也吾不喜得幽  
州喜獲二子累遷太傅竟卒于石氏

衛雅

衛雅字伯玉安邑人鄧艾鍾會之伐蜀也以雅監軍事行鎮

史籍

卷之七十九

重

西軍司給兵千人蜀既平艾輒承制封拜會陰懷異志因與  
雅奏其狀詔監車徵之會遣雅收艾欲令艾殺雅因加艾罪  
雅知之乃夜至成都徵艾諸將稱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  
來赴官軍得賞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雅鳴悉未赴  
雅雅艾帳內在焉平旦雅乘使者車徑入至殿前艾臥未起  
父子俱被執艾諸將圖欲劫艾起雅營雅輕出迎之偽作表  
章將申明其事諸將信之而止俄而會至悉召胡烈等囚之  
益州解舍遂發兵反會留雅謀議乃書板云欲殺胡烈等聚  
以示雅雅不許雅如廁見胡烈故給使使宣語三軍會過雅  
定議經宿不服各橫刀膝上在外諸軍欲攻會雅不出未敢

發會使羅慰勞諸軍，羅心欲去，且堅其意曰：卿三軍主，宜自行，令日卿監司，且先行，羅便下殿，會悔遣之，使呼羅，羅詐眩疾，仆地，服鹽湯大吐，羅素服，便以困馬，會遣醫視之，言不起，會乃止。及葬，羅作檄，宣告諸軍，諸軍共攻會，會率左右距戰，諸將擊殺之。羅于是部分諸將，羣情肅然。鄧艾將士追破監車出艾，還向成都，羅自以與會共困艾，懼為變，乃遣護軍田續至綿竹，夜襲艾及其子忠，斬之。初艾之入江由也，以續不進，將斬續，既而有之，及羅遣續，謂之曰：可以報江由之辱矣。封苗陽侯。泰始初，除征北大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護烏桓校尉，幽并東有務桓，西有力微，並為邊害，羅離間二虜，於是務桓降，而力微以憂死。拜尚書令，與尚書郎汝煌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為一臺二妙。漢末，張芝善草書，論者謂羅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遷司空，羅以觀立九品，是羅時之制，宜復古。鄧舉里選，武帝善之，而卒不能改。惠帝為太子，制臣咸知其不能親政事，羅欲啓廢之，而未敢發。後宴陵雲臺，羅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耶？羅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悟。因謬曰：公真大醉耶？羅于此不復敢言。賈后由是怨羅，子宣尚公主，敬有酒色之過，楊駿欲專權，以宣若離婚，羅必遜位，與黃門段之勸帝奪宣公主，羅慚懼，告老遜位。楊駿誅羅以太保錄

元凱得力  
左傳云

又一日報

尚書事，與汝南王亮共輔朝政。亮奏遣諸王還藩，羅贊其事。楚王瑋由是憾之，賈后忌其方直，不得勢，淫虐，問羅與瑋有隙，遂誘羅與亮欲為伊霍之事。瑋帝作手詔，使羅免瑋等官，瑋欲勢私怨，夜使人收羅左右，疑其矯詔，曰：禮律，台輔大臣未有此比，請罪之。須自長得報，就戮未晚也。羅不從，遂與子恒等同被害。初杜預問羅殺鄧艾，言于眾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為名士，位居總帥，既無德音，刑辟不正，自立辟也。羅聞之不俟駕而謝，終如預言。上薄劉繇收羅而葬之，初羅為司空時，帳下督榮駟有罪，羅斥遣之，及難作，隨兵討羅，故子孫皆及于禍。及楚王瑋伏誅，繇執黃幡，擣登聞鼓，曰：初矯詔者至，羅承詔當免，即便奉送章殺，重敕出第，單車從命，如矯詔之文，唯免羅官，右軍以下，輒殺宰輔，收羅子孫，橫皆刑殺，賊害大臣父子九人，伏見詔書為楚王所誑，誤非本同謀者，皆免。追如書之旨，謂彼驅過者耳。律受教殺人，不得免死，況乎手害功臣，賊殺忠良，理所不赦。今元惡雖誅，兇賊猶存，臣懼有司未詳事實，或有縱漏，使羅父子，營人不滅，冤魂永恨，訴于穹蒼。臣身被創痕，殞發始訖，謹條羅前在司空時，帳下給使索賈有罪被誅，轉給右軍，其夜，勝揚聲大呼，宣詔免羅還第，前到中門，聯讀所賞偽詔，手取章殺貂蟬，催羅出第，勝知羅家人散，按大錄，羅及其子孫皆兵仗將送，著東亭道北園守。

如小鳥形  
口為聲也

歌侯類也

古字勢

一時之間，便皆斬斫，將人切盜府庫考，晦一人家，奸皆出之。驗情偽，加以族誅，詔從之。恒字巨山，黃門郎，善草隸書，為四體書勢，曰：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蒼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視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為上，在下為下，象形者，日精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為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為武，人言為信也。轉注者，以老考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字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于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墓，得策書十餘萬言，按敬侯所書，皆有髮，猶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為工妙。恒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肩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勢云。黃帝之史，沮誦蒼頡，眺眴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天作辰，大道既興，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

史緯 卷之七十九

史

墳歷代莫終，真偽靡分，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經其文，其文乃耀，聚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旁，雲委地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不奔不葦，以垂頓，山嶽峨嵯而連岡，蟲跂跂以若動，鳥似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門或守，正猶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於川，森爾下類，若雨墜于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雁高飛，遡遡翩翩，或縱肆阿那，若流蘇懸羽，靡靡靡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跡，為六藝之範先，綰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會玄。

史緯 卷之七十九

史

觀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宣，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下土人程邈為衙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為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篆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繅書。王莽時，

使司空甄豐校文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謬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為正，以為體例最可得而論也。及秦李斯號為二篆，諸山銅入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畧究其妙。章詠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詠為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詠書也。漢末蔡邕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勢曰：鳥遺跡，皇韻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為真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鉞列，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腹複身，頰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焚組，揚波振掣，應時鳥震，延頸脅翼，勢似陵雲，或輕筆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水露絲絲，疑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杳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踟踟，遠而望之，象鴻鵠羣游，駉驛還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搗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規其卻回，般倭揖讓而辭，巧輪通拱手而稍翰，處篇籍之首日，架斌斌其可觀，摘華皃于統素，為學士之範，先喜文德之弘懿，愷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類仰，舉大畧而論旃。秦既用篆，秦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

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上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贏觀者以酬酒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柁，梁鵠乃益為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柁，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後為袁術將，今鉅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書甚工，云是宜官也。梁鵠奔劉表，魏武帝破荊州，募求鵠，鵠之為選部也，魏武欲為洛陽令，而以為北部尉，故懼而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在秘書以勤書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鵠手跡。魏武帝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翫之，以為勝宜官。故宮殿題署多是鵠象，鵠宜為大字，邯鄲淳宜為小字。鵠謂淳得大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鵠弟子毛弘教於秘書，今八分皆弘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為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勢小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云作隸勢曰：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踴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既弘，體象有度，煥若星陳，靜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隆低廊，或櫛比鉞列，或砥平繩直，或蜿蜒膠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絕而不離，縱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簴設張，庭燎飛烟，嵒巖嶢嶢，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

眩奇委諂，不可勝原。例系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觀，將秘奧之不傳，聊俯仰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漢典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疎。弘農張伯英，因博精巧，凡家之布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急就，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猶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書次伯英，又有姜孟頽、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于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與伯英並時，見稱于西

史錄 卷之七十九

書

州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故英自稱上北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崔瑗作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發既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勸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畧，應時論指，用于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嶇，竦企鳥跂，志在飛移，勢欲騖騖，將奔未馳，或點點如懸，狀似連珠，絕而不離，奇怒佛髻，放逸生奇，或凌虛縹緲，若據高臨危，旁照邪附，似蜩蟬振翅，絕筆收勢，餘綫糾結，若杜伯捷奔，奔鋒鐵

騰蛇赴穴，頭沒尾垂，足故遠而望之，隳焉若沮，岑崩崖崩，觀察之一畫，不可移，幾微要妙，臨時從宜，畧舉大較，勢弱若斯，恒被害時，二子燥玠，在外得免，玠字叔寶，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以為玉人，觀之者傾都，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及長，好言玄理，其後多病體，歲母恒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為入微，吳郡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歎息，故時人為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為婦公，水清女塔，玉潤拜太子洗馬，以天下大亂，扶母南還，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

史錄 卷之七十九

書

不見喜愠之容。至豫章，以王敦好居物上，恐非國之忠臣，求向建鄴，京師人士問其委容，觀者如覩，玠勞疾遂甚，卒年二十七。時人謂玠被殺，謝鯤哭之，勸曰：棟梁折矣，丞相王導曰：衛洗馬，明當收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修薄祭，以敦舊好。後劉惔謝尚共論中朝人士，或問杜又，可方衛洗馬，不尚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俟曰：杜又膚清，叔寶神清，玠為中興名士第一云。

張華

張華字茂先，范陽人，少孤貧，牧羊，鄉人到放，奇其才，以女妻焉。華學業優博，辭藻溫麗，通圖緯，方伎之書，少自修謹，造次

必以禮度初未知名者鵠鵠賦以自奇有曰陰陽陶蒸萬品一區巨細舛錯種繁類殊鵠其巢于蚊睫大鵬翔乎天隅將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昔天壤而遐觀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阮籍兄之曰王佐之才也晉受禪拜黃門侍郎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蓋地成圖左右屬曰帝甚異之拜中書令帝與羊祜謀伐吳羣臣多以爲不可唯華贊成其計及將大舉以華爲度支尚書量計運漕案軍既進而未有剋獲賈充奏誅華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時大臣皆以爲未可輕進華獨堅執以爲必施及吳滅封廣武侯華名重一世官制及儀禮憲章多所

史籍

卷之七十九

書

損益當時諸品皆華草定有台輔之望荀勗疾之山華爲都督南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華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新羅二十餘國並遣使朝獻朝議欲徵華入朝馮純又害之惠帝即位拜華爲太子少傅以德望爲楊駿所忌及駿誅將廢皇太后議者皆承望風旨以太后自絕于宗廟華言皇太后非得罪於先帝者也宜依漢廢趙太后爲孝成后故事稱武皇后居興宮以全終始之恩不從楚王瑋矯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璠朝廷大恐華曰璠矯詔置宮二公將士倉卒謂是國家之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驛處幡使外軍解嚴理必風靡上從之璠兵果敗瑋誅拜中書監賈謐與后謀

劉下與入

亦是

史籍

卷之七十九

書

以華庶族儒雅進無過上之嫌退爲衆望所依欲任以政事以問裴頠頠素重華漢贊之華盡忠匡輔輔綏補闕雖閣主虐后而海內晏然華之功也進司空封壯武郡公及賈后誅廢太子左衛率劉卞以問華華曰不聞卞曰卞自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咸知已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耶華曰假令有此君欲何如卞曰東宮俊父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伊霍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君父而使太子以不孝示天下也事雖有成猶不免罪況權威滿朝威柄不一而可與乎帝於式乾殿出太子手書備示羣臣莫敢言者惟華諫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武以來每廢黜正嫡必至衰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浸頹陛下詳之左僕射裴頠請比較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出太子啓事十餘紙衆人比視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后知華等意堅乃表乞免爲庶人帝可其奏趙王倫誦事賈后求尚書令華與裴頠固執不可武庫火華懼有變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漢高斬蛇劍孔子叔等齒焚焉華見劍穿屋而飛莫知所何所封壯武郡桑化爲桓少子寔以中台星圻勸華遜位不從及倫將廢賈后孫秀使司馬雅復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

朝廷為朝者之事華距之雅怒曰乃將加頸而吐言如此不顧而出華蓋臥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詐稱詔召華與裴頠俱被收華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耶林稱詔詰之曰卿為宰相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其存林曰諫若不從何不去位華不能答須臾使者至曰詔斬公華曰臣死王室禍至矣遂害之夷三族朝野莫不悲痛時年六十九華性好人物至窮賤之士有一善便咨嗟稱咏為之延譽雅愛呂籍嘗徒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華虞撰定官書皆資之以取正焉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忠帝中人有得鳥毛三丈以示華華慘然曰此海兒毛也出則天下亂矣陸

史緯

卷之七十九

美

之通何以不古  
放與今在何所煥曰在豐城華因補煥為豐城令煥到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口太阿其夕斗牛間氣遂不復見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拭劍光出鱗鱗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精光炫目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白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可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承為人服也華得劍寶愛之常置在側華以南昌士不如華陰士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為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于縣間躍出入水使人汲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繞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湧遂失劍富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後僞秀伏誅齊王阿輔政學虞致箋于阿口問人中書省得華先帝時答詔本章先帝問華可輔政付以後事者華答明德至親莫如齊王宜留以為社稷之鎮其忠良之言信于陶冥沒而後彰與苟且隨時者不可同世而論也議者責華以懲懷太子之事不抗節延平當此之時諒者必死先聖之教死而無益者不以責人故曼嬰齊之正邪不死崔杼之狀季札吳之宗臣不爭通順之理也問于星

史緯

卷之七十九

美



奏曰昔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闕誠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孫秀逆亂誅骨鯁之臣以斬喪王室張華裴頠各以見憚取誅百姓憐之今陛下更日月之光布維新之命華等未蒙恩理可令羣官通議議者多稱其冤詔復華官遣使弔祭焉

史緯卷之七十九終

卷之七十九

天

史緯卷之八十

晉書八

列傳

宗室諸王

安平獻王孚字叔達宣帝弟也魏明帝時為度支尚書孚言擒敵制勝宜有備預每諸葛亮入寇關中邊兵不能制敵中軍奔赴輒不及事機宜預選步騎二萬以為二部為討賊之備又以關中連遭賊寇穀帛不足遣冀州農丁五千屯于上邽秋冬習戰陣春夏修田桑由是關中軍國充實待賊有備還尚書令吳將諸葛恪圍新城以孚進督諸軍防之孚大奔

史緯

卷之八十

春諸將欲擊之孚曰夫功者借人之力以為功不可力爭也乃緩之及進軍吳師望風而退魏明悼后崩議書銘旌或欲去姓而書魏或欲兩書孚以為經典正義皆不應書凡帝王皆因本國之名以為天下之號而與往代相別非擇美名以自光也天稱皇天則帝稱皇帝地稱后土則后稱皇后所以明天地之大號流無二之尊名不待稱國號以自表稱世族以自彰是以春秋隱公三年經曰三月庚戌天王崩尊而稱天所以殊乎列國之君不曰周王也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書國稱名所以異乎天王也襄公十五年經曰劉夏逆王后于齊不云逆周王后姜氏也至于列國則曰紀伯姬卒書國稱

姓所以異乎王后也由此攷之尊稱皇帝赫赫無二何待于魏乎尊稱皇后彰以諡號何待于姓乎議者欲書魏者此以天皇之尊同於列國之君也欲書姓者此以天皇之后同於夫人也乘經典之大義非所垂訓將來為萬世不易之式也遂從乎議遷太傅高貴鄉公遭害百官莫敢奔赴乎枕尸於殿哭之慟曰殺陛下者臣之罪秦推主者太后令以庶人禮葬乎上表乞以王禮葬從之乎性至慎宣帝執政常自退損廢立之際未嘗預謀及武帝受禪陳留王就金墉城乎拜辭執王手流涕獻欬不能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詔曰太傅勲德弘茂朕所瞻仰願奉以不臣之禮其封為安

史籍

卷之八十

二

平王邑四萬戶進太宰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元會詔乎乘輿車上殿帝於阼階迎拜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帝每拜乎跪而止之乎雖有尊寵不以為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司馬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素棺單梓歛以時服時年九十三

熊閔王承字敬才宣帝弟進之後也少篤厚有志行元帝為晉王承制封承為譙王王敦有無君之心表疏輕慢帝夜召承以敦表示之承曰陛下不早裁之難將作矣會敦表以沈充為湘州帝謂承曰湘州南楚險固在上流之要今以叔父居之如何承曰臣幸託末屬過受厚遇君之所命惟力是視

敢有辭焉然湘州蜀寇之餘人物凋盡若上憑天威得之斯蒞此及三年請從戎役若未及此雖復灰身亦無益也于是以承監湘州諸軍事湘州刺史承至武昌釋戎備見王敦敦與之宴欲觀其意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知敦欲測其情因曰公未見知耳銚刀豈不能一割乎敦果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何能為也聽承之鎮時湘土荒殘公私困弊承躬自儉約乘羣茭車傾心緩撫甚有能名敦恐為已患詐稱北伐悉召境內船乘承知其計分半與之敦尋搆難遣泰軍桓熙說承以劉隗專寵今便討擊請承為軍司以軍期上道承歎曰吾其死矣地荒人鮮勢孤援絕長

史籍

卷之八十

三

史虞惔慷慨有志節謂承曰王敦居分陝之任而一旦作逆天地所不容大王宗室藩屏便宜電齊存以之于是與惔及弟前承用豫望建昌太守王衡衡陽太守劉翼等共盟因桓熙馳啟湘州指期至巴陵零陵太守尹奉首同義舉山軍營陽乃使虞望討斬湘東太守鄭潛潛敦姊夫也敦遣南蠻校尉魏又將軍李恒等甲卒二萬以攻承承且戰且守待救于尹奉虞望而城池不固人情震恐或勸承南投陶侃承曰吾舉義眾志在必死寧偷生苟免為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令天下知吾心耳安南將軍甘卓與承書勸使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承答書曰李思危下勞于王

事天綱暫弛，中原丘墟，四海義士方謀剋復，中興江左，草創始爾，豈圖惡逆萌自寵臣，吾以闇短，作鎮南夏，親奉中詔，成現在心，伯仁諸賢，扼腕岐路，至止尚淺，凡百茫然，豺狼易驚，遂肆醜毒，聞知駭踊，神氣衝越，子來之義人，思自百不命而至，衆過數千，誠足以決一口之機，據山海之憤矣，然迫于倉卒，舟楫未備，魏又李恒等見圍逼，事與意違，志力未展，猥辱來使，凌同大運，嘉謀英算，發自淵衷，執讀周復，欣無以量，足下若能卷甲電赴，猶或有濟，若有狐疑，求我枯魚之肆矣，兵開拙速，未覩工遲，季思足下勉之，勉之，書不盡意，絕筆而已，卓軍次胙口，聞王師敗績，停師不進，又等攻戰，日逼，敦送所

也，恬宗室勳望，有才用，孝武漢仗之，以爲都督兗青冀幽并，揚徐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充青二州刺史，薨，子休之，都督荆雍梁秦豫益諸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子文思，爲兄尚之嗣，襲封譙王，劉裕以文思怨望，誅其黨，與送文思付休之，令自訓勵，休之請解所任，歸罪，關廷不許，文思遂結雍州刺史魯宗之，將兵誅裕，裕親自征之，休之治中南陽，韓延之，裕故吏也，裕嘗與書曰：文思事源遠近所知，去秋遣康之，送還司馬君者，推至公之極也，而了無愧心，久絕表疏，此天地所不容，吾受命西征，止其父子而已，彼士儔舊爲之驅逼，一無所聞，往年郗僧施等交構積愆，專爲劉毅規謀，所以至此，今卿諸人一時逼迫，本無纖微，吾虛懷期物，自有由來，今在近路，足諸賢濟身之日，若大軍相臨，交鋒接刃，蘭艾或恐不分，故白此意，并可示同懷諸人，延之報曰：聞親率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惶駭，何者？莫知師出之名故也，辱來疏，始知以燕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君有匡復之勳，推德委誠，每事詢仰，燕王往以微事見勑，猶自表遜位，况以大過而當默然耶？但康之前言，有所不盡，故重使胡道中白所懷，道未及反，已奏表廢之，推寄相與，便及兵戈，自義旗以來，誰敢不先相諮，而徑表天子，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誑國

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來言虛懷期物自有山來今代人之君暗人以利真可謂虛懷期物矣劉藩死於閭閻之門諸葛斃于左右之手甘言詐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欸懷之士圖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為得算其可恥也吾誠鄙少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賊洪游於地下耳祗得書歎息以示諸佐曰事人應如此祗父翹字顯宗延之于是字顯宗名子曰翹示不臣劉氏也宗之開裕向荊州自襄陽來就之使文思及其子執以兵距裕戰于江津休之大敗遂與宗之延之奔於姚興裕平姚泓休之與宗之延之奔於魏休之道死

史籍

卷之八十

六

宗之死葬柏谷塢延之為魏虎牢鎮將封魯陽侯來往柏谷塢省宗之業有終焉之志謂子孫云河洛三代所都必有治於此者我死即可葬此及卒遂葬於宗之墓次子孫居於墓北死後五十餘年而魏高祖徙都洛陽  
中山王睦宣帝弟進之後也武帝受禪封中山王睦表乞侯六夢祀畢陶節祀祀相立廟事下太常議博士祭酒劉熹等議禮記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是則始祖之廟惟嫡統承重一人得立耳支弟為諸侯始封之君不得立廟也今睦非正統不得立祖廟於中山後世乃得為睦立廟為中山子孫之始祖耳睦乃宣帝之支弟

習陽亭侯順字子思宣帝弟通之孫也武帝受禪順悲泣事垂唐虞而假名禪受由是廢黜徙姑臧縣雖受流放守意不殺卒

此亦晉之賢王也

扶風武王駿宣帝第七子也幼聰慧年五六歲能書疏風歸經籍見者奇之及長清貞守道宗室之中最為倚望武帝踐祚封汝陰王都督豫章諸軍事吳將丁奉寇芍陂駿督諸軍距退之代汝南王亮鎮關中駿善撫御有威德勸督農桑與士卒分役已及寮佐并將帥兵士等人限田十畝詔遣督下州縣使各務農事咸寧初老病樹機能等叛駿遣果計之斬三千餘級詔駿遣七千人代京州守兵樹機能侯彈劾等

史籍

卷之八十

七

先切個兵駿命平虜護軍文假督京秦雍諸軍各進也以待之機能懼遣所領二十部及彈劾而縛軍門遣入質子安定北地金城諸胡吉軻羅侯金多及北虜熱嗣等二十萬口皆來降入朝徙封扶風王駿有孝行母伏太妃隨兄亮在官駿常涕泣思慕若有疾輒憂懼不食齊王攸出鎮驥表陳懇切帝不從遂廢病薨西土聞之哭泣盈路百姓為之樹碑長者見碑無不下拜其道愛如此

司馬昭駿以故弟不問位有義讓之

齊獻王攸武帝弟也少而岐嶷及長清和平允親賢好施愛經籍能屬文才望出武帝之右宣帝嘗之景帝無子命攸為嗣及景帝崩攸年十歲哀動左右為散騎常侍時年十八

親王出封  
古今定例  
不皆然  
果出何意  
齊王出地  
依以親賢  
大抵皆宜  
早天人之  
不亦宜乎  
武帝所以  
忠故非無  
大失雖云  
故之國崇  
有禮意至  
博士成步

親王出封  
撫軍部甚有威惠居文帝喪哀毀過禮杖而後起武帝踐祚  
封齊王時朝廷草創故總統軍事撫軍內外莫不景附詔藩  
王今自選國內長吏攸奏曰昔聖王封建萬國以親諸侯統  
跡相承莫之能改誠以君不世居則人心偷幸人無常主則  
風俗偽薄是以先帝濶覽經遠之統思復先哲之軌分土畫  
疆建爵五等或以進德或以酬功伏惟陛下應期創制樹建  
親戚聽使藩國自除長吏然今草創制度初立雖庸庸順軌  
而荆吳未賓宜俟清泰乃復古制不許其後國相上長吏缺  
朝廷之事非國所宜裁也其上請之時王家人衣食皆出御

史紀 卷之八十

府攸表租秩足以自供求止之帝皆不許攸雖未之國文武  
官屬下至士卒分租賦以給之疾病死喪賜與之時有水旱  
封內百姓輒加拯貸須豐年乃責國內賴之遷驛騎將軍開  
府辟召禮同三司降身虛已誠以待物雖不按吏然重御戎  
政復有威克之宜故內外祇肅轉司空初攸特為文帝所寵  
愛幾為太子者數矣文帝寢疾慮攸不安泣執攸手以授帝  
太后臨崩亦流涕以屬帝及帝晚年太子不令朝臣內外皆  
屬意于攸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統以謂諛進攸素疾之勗等  
恐其為禍必及已勗言于帝曰陛下萬歲之後太子不得  
立矣帝曰何故勗曰百寮內外皆歸心於齊王齊王雖欲立

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以安社稷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  
朝以為不可統又言陛下遣諸侯之國宜先從親始親莫若  
齊王帝乃下詔以攸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攸不悅主  
簿丁願曰昔太公封齊以表東海桓公九合以長五伯况殿  
下誕德欽明恢弼大藩穆然東轡莫不得所何必絳闕乃弘  
帝裁攸曰卿言何多尚書左僕射王渾上書曰昔周氏建國  
六封諸姬以藩帝室永世作憲至於公旦武王之弟左右王  
事輔濟大業不使歸藩明至親義者不可違朝故也是故摩  
公得以聖德光弼幼主忠誠著於金縢光述文武之德攸於  
大晉姬旦之親也宜贊皇朝與聞政事實為陛下腹心不二

史紀 卷之八十

之臣且攸為人修潔義信志存忠貞今陛下出攸之國假以  
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去離天朝不預王政傷母弟  
至親之體虧友于款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太后待攸  
之宿意也若以攸望重於事宜出今以攸南王亮代攸亮實  
皇帝子其弟仙駿各處方任有內外之資慮亦不輕攸今之  
國適足長異同之論以損仁慈之美耳夫以妃后外親任朝  
政則有王氏傾漢之禍呂產專朝之變若以同姓至親則有  
吳楚七國之亂歷觀古今苟機勢所在無不為害也不可事  
事曲設疑防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  
疑至於疎遠者亦何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治安之理此最

有國有家者之漢忌也。愚以為太子太保，秩宜留攸居之。與太尉汝南王亮、衛將軍楊珉共為保傅，幹理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正。進有輔納廣義之益，退無偏重相傾之勢。陛下篤親親之恩，使攸蒙仁覆之惠，臣同國休戚，義在盡言。心之所見，不能默已。帝不納。渾子侍中濟既陳請，又使其妻常山公主與甄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泣請留攸。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遣婦來生哭人，後帝召濟切讓之曰：「知愧不？」濟曰：「尺布斗粟之語，常為陛下恥之。他人能令親疎，臣不能使親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竟策攸之國。詔太常議崇錫之禮，以濟南郡金、齊國

既殛死，禹乃嗣興。二叔誅放，邢衛無責，逮乎戰國及至秦漢，明恕之道，賡續之情，用乃立質任以御眾，設從罪以釋奸。其所由來，蓋三代之契法耳。鞋寔獻王之子，明德之胤，宜蒙特宥，以全穆親之典。會倫死，鞋等得免。攸之後人足

王浚

王浚，晉陽人。父浼，以佐命勲，拜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封博陵公。母本趙氏婦，良家女也。貧賤，出入沈家，遂生浚。浚初不齒之。浚卒，無子，親戚共立浚為嗣。以東中郎將鎮許昌，愍懷太子幽于許昌，浚承賈后旨，與黃門孫慮共害太子，遷寧朔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時朝廷昏亂，盜賊蜂起，浚為自安之計，

結好夷狄，以女妻鮮卑，務勿塵及趙王倫篡位，三王起義兵，浚挾兩端，過絕微書，使境內士庶不得赴義。成都王穎、書長沙王又浚不平之，穎請幽州刺史石琚為右司馬，以右司馬和演代之。密使演殺浚。演與烏丸單于審登謀之，於是與浚期游清泉水上。薊城西行有二道，演浚各從一道，欲合兩道而圖之。值天暴雨，方出而還。單于與其種人謀曰：「演圖殺浚，事垂克而天驟雨，是天助浚也。違天不祥，乃以謀告浚。」浚嚴兵開演，演降，遂斬之。召務勿塵，率胡晉二萬人進軍討穎，以祁弘為前鋒。遇穎將石超于平棘，敗之。乘勝遂剋鄴城，士眾暴掠死者甚多。鮮卑大畧婦女，浚命敢有挾藏者斬。于是沉

史籍

卷之八十

主

于易水者八千人。默然茶毒自此始也。後還朝，聲勢益盛。東海王越將迎大駕，後遣祁弘為先驅，惠帝旋洛陽，轉後驛，時大將軍都督東夷河北諸軍事，領南州刺史，以燕國增博陵之封，懷帝即位，以後為司空，領烏丸校尉，後表封務勿塵，遼西郡公及其弟渴末，別都大駟滑，大屠寬，皆為親晉王永嘉中，石勒寇冀州，後遣鮮卑文勢討勒，勒走南陽，明年勒復寇冀州，刺史王斌為勒所害，後又領冀州，洛京傾覆，後大樹威令專征伐，遣督護王昌率諸軍及務勿塵子疾陸春并弟文勢從弟末桎攻石勒于襄國，勒車乘來距昌逆擊敗之，末桎逐北入其壘門，為勒所獲，勒贊末桎遣間使求和，疾陸春以

史籍何王

史籍

卷之八十

主

海太守劉亮從子北海太守博司空接高柔切諫，後並誅之，後惡長史王偉亦因事殺之，時童謠曰：十襲五襲入東郡，東郡之塔也。又謠曰：幽州城門似藏戶，中有伏尸王彭祖，彭祖，後字也，有狐踰府門，雖入聽事，燕國霍原北州名，彭祖以爵位問之，原不答，後遂害之，由是士人憤怒，內外無親，後矜豪日甚，不親為政，所任苛刻，加以旱蝗，士卒衰弱，後之承制參佐皆內叙，唯司馬游統外出，統怨密與石勒通謀，勒詐降于後，計未後為主，獻遺珍寶，使驛相繼，時百姓內叛，疾陸春等從通，後喜勒附已，不復設備，勒乃遣使剋日上尊號于後，後許之，勒屯兵易水，督護孫緯疑其詐，馳白後，請引軍逆勒，後不聽，使勒直前，眾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詐，請拒之，後怒，欲斬言者，盛張設以待勒，勒至城，縱兵大掠，後左右復請討之，不許，及勒登聽事，後乃走出，勒眾執以見勒，勒與後妻並坐，立後於前，後罵曰：胡奴何因道如此，勒數後不忠于晉，百姓餓乏，積粟五十萬斛而不拯，給遺五百騎先送後於襄國，敗後麾下精兵萬人，盡殺之，停二日而還，孫緯進擊之，勒僅得免，勒至襄國，斬後，後大罵而死。

荀勗

荀勗字公曾，其曾孫也，為文帝大將軍從事中郎，高貴卿公欲為變，時孫佑守閤門，帝弟安陽侯幹聞難欲入，佑曰：未

有人者可從東掖門及幹至帝寢之幹以告帝欲族誅佑最曰成倖刑止其身佑乃族誅恐義士私議乃免佑為庶人官騎路遺求為刺客入蜀勗曰明公宰天下宜仗正義以伐違貳而使刺客除賊非以德服遠也帝稱善武帝受禪封濟北郡公拜中書監買充將鎮關右勗謂馮統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今太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女得為妃則不留而自停矣勗與統伺帝問稱充女才色絕世若納東宮必能輔佐君子有關雎后妃之德遂成婚適勗光祿大夫命掌作樂事初勗行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調之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諸者皆在帝座

東宮尚書令衛璠吏部尚書山濤可為司徒帝從之門下啓通事令史伊美趙咸為舍人對掌文法詔以問勗勗曰昔張釋之諫漢文謂虎圈番夫不宜見用豈不知小吏之惠誠重惜大化也頃論者皆云省官減事而求益吏者相等吏多則相倚增置文法之職適恐耗擾臺閣臣竊謂不可帝素知太子剛弱造勗及和嚮往觀之勗盛稱太子之德帝將廢賈后勗與馮統固請故得不廢後者以為傾國勗性慎密每有詔令大事雖已宣布而終有言不欲使人知已豫問也族弟良謂勗曰兄大失物情有所進益者自可語之則懷恩多矣勗然然退語諸子曰人臣不密則失身樹私則背公是大戒也汝等亦當宜達人間宜識此意還守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悵惘或賀之勗曰奪我鳳凰池君何賀耶勗有才思探人主微旨不犯顏忤爭故得始終全其寵祿卒贈司徒子藩永嘉末拜司馬洛陽陷藩出奔密王浚承制奉藩為留臺太尉卒弟組愍帝立拜司空復行留臺事西都不守組遣使移檄天下共勸進琅邪王及帝踐祚以組為司徒組過於石勒不能自立自許昌率其屬數百人渡江詔組與太保西陽王業並錄尚書事卒于奕散騎常侍侍中元帝將繕宮城尚書符下陳留王使出城夫奕曰昔虞賓在位載于舜典有客信宿稱之周頌今陳留王位在三公之上坐在太



子之右故答表曰書賜物曰與此古今之所崇禪受之高義也謂宜除人役尚書張闓難矣以爲宋不城周春秋所譏特謂非體矣駁之以爲春秋之時周有于朝之亂于是諸侯遣替莫肯率職晉侯主盟列國勤王而宋獨辭役責之可也今之陳留無列國之勢此之作否何益有無臣以爲除之於國體爲全詔從之時議元會日帝應敬司徒王導博士郭熙等以爲禮無拜臣之文會中馮懷曰天子修禮辟雍猶拜三老導帝師傅謂宜盡敬奕曰三朝之首宜明君臣之體則不應敬若他日小會自可盡禮從之

賈充

史籍

卷之八

太

賈充達之子也爲文帝大將軍長史帝新執朝權恐方鎮有異議使充詣諸葛誕圖伐吳陰察其變充因謂誕曰天下皆願禪代君以爲何如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顧恩豈可以社稷輸人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及還白帝曰誕在揚州威名夙著能得人死力觀其規略爲反必也今欲之反速而事小不徵事遲而禍大帝乃徵誕爲司空誕果叛充從討誕進計曰楚兵輕銳若漢溝高壘以逼賊城可不戰而克也帝從之誕平轉中護軍高貴鄉公之攻相府也充率衆拒戰於南園軍將敗騎督成倅成濟謂充曰事當何如充曰公等養汝正擬今日濟遂抽戈犯殿封臨沂侯爲晉元

充何功而增封晉侯

史籍

卷之八

七

勳充有刀筆才能觀察上旨文帝欲傳位於舞陽侯攸充得武帝寬仁且又居長宜奉社稷及文帝寢疾武帝諸問後事文帝曰知汝者賈公闕也帝受禪充轉車騎將軍封魯郡公充所定新律班於天下百姓便之以母憂去職詔遣黃門宣諭使還內充爲政務農節用并官省職好進士每有所薦達必始終經緯之是以士多歸焉然無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專以詭媚取容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等剛直守正咸疾之使充鎮關中乃以充爲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充自以失職憂之計無所出將之鎮百寮餒朝夕陽卒苟勗私焉充以憂告勗曰是行也辭之寔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充曰然就可寄懷對曰勗請行之俄而侍宴論太子婚姻事勗因言充女才質令淑宜配儲宮而楊皇后荀顗亦稱之皇儲當婚遂不西行還司空帝疾篤朝廷屬意於攸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卿二女婿親疎等耳立人當立德充不答帝問之徙和光祿勳而充位遇不替轉太尉錄尚書事伐吳之役詔充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充屯項城表吳未可定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表方至而孫皓已降增邑八千戶充本無南伐之謀固爭不聽及師出而吳平慚懼請罪卒贈太宰葬禮侯安平獻王故事配享廟庭充疾劇恒憂已諡從子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及下禮官議論博士秦秀議

史籍

卷之八

太

益曰：荒帝不從博士段暢希言，議益曰：武帝從之，自充卒至。其時賜二千萬，充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生二女，荃游父豐。誅李氏坐流徙，充後娶陽城太守郭配女名槐，封廣成君。武帝踐祚，李氏以大赦得還，帝特詔充置左右夫人，充母亦勅充迎李氏，郭槐懷秋數充曰：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氏那得與我並充？詔託以謙冲，不敢當兩夫人盛禮，寔畏槐也。荃為齊王攸妃，欲令充遣郭氏而還其母，時此例既多，贊之禮官皆不能與，雖不遣後妻，多與居私通，充自以為宰相，為海內準則，乃為李氏築室于永年里，而不往來。荃游每號泣請充，充竟不往，會充當鎮關右，公卿供帳祖道，荃潛懼充遂去。

乃排帳出於坐中，叩頭流血，向充及羣寮，陳母應還之意，果以荃王妃皆驚起而散，充甚愧之。既而郭槐女為皇太子妃，帝乃下詔，斷如李氏比，皆不得還。荃憤恚而卒。初槐欲省李氏，充曰：彼有才氣，卿不如不往，及女為妃，槐乃盛威儀而去。既入戶，李氏出迎，槐不覺屈膝，再拜，初充母柳氏不知充與成濟事，以濟不忠，數追罵之，問者無不竊笑。及將以充問所欲言，柳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郭槐性妬，忌充子黎民年三歲，乳母抱之，當問黎民見充入喜笑，充就而拊之，槐望見，謂充私乳母，即鞭殺之。黎民眷念，發病而死。後又生男，乳母抱之，充以手摩其頭，槐又殺之，兒亦思慕而

實年南風  
美備錄外  
行一也  
於此等事  
司馬相如  
傳與

史籍

卷之八

充

死，充遂無嗣。及卒，槐以外孫韓福為黎民子，奉充後。郎中令韓咸曰：禮，大宗無後，以小宗後之，無異姓為後之文。母令其史書過槐表，陳是充遺意，帝從之。追贈黎民為殤公，諡母賢。充少女也，父韓壽，南陽人，美姿貌，善容止，充辟為司空掾。韓壽有一婢，言壽是故主人女，令婢往壽家，具述已意。婢言女光麗，體逸，端美絕倫，壽聞而心動，潛修音好，厚相贈結。呼壽夕人，壽動提過人，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惟充覺其女悅，暢與於常日，時西域貢奇香一著，人經月不散，帝以賜充，其女密以遺壽，充問其芬馥，意女與壽通，而其門閭嚴峻，不知所由入，乃夜中陽驚有盜，因使衛牆以觀其跡，左右白無他異，惟東北角如狐狸行處，充考問女之左右，具以狀對。充疑之，遂以女妻壽。壽官河南尹，卒，諡權通人主，至乃錄聚黃門侍郎，負其驕寵，奢侈踰度，開延賓海內，輒奏弄競，從者文章稱美之，以方賈誼。石崇歐陽建、潘岳、陸機、陸雲、穆、裴、杜斌、華、虞、諸葛、陸、王、梓、杜、育、郭、捷、左、思、崔、基、劉、瓛、和、郁、周、恢、索、秀、陳、珍、郭、彰、許、猛、劉、訥、劉、典、劉、現、皆傳會于諡號，曰二十四友。拜後軍將軍，晉書議立限，斷荷勳王璜等，謂宜以親正始起年引嘉平以下朝臣，盡入晉史，諡請從泰始為斷，從之。韓侍中時諡從惠帝，幸宣武觀，校獵，輒尚書于會中召韓受拜。

阿后遣人  
報

楊駿

誠左右勿使人知於是衆疑其有異志矣謚既親貴致入二宮共太子遊處無屈降心嘗與太子奕棋爭道成都王穎正色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質謚何得無禮謚言之於后出詣義平北將軍遂與后成謀誣陷太子及趙王倫廢后召謚將戮之謚走入西鍾下呼曰阿后救我與母賈午皆伏誅

亦本左傳

楊駿華陰人以后父拜車騎將軍封臨晉侯議者曰夫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后妃所以供養盛弘內教也后父而封臨晉侯兆於亂矣尚書褚謚言駿小器不可任社稷之重不從自太康以後天下無事帝不復留心萬機惟耽酒色始

史

卷之八

主

寵后黨請謁公行駿及瑯濟勢傾天下時人有三楊之號及帝疾篤未有顧命駿盡斥三公親侍左右因改易公卿樹其心腹會帝小間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乃詔以汝南王亮與駿共輔王室駿恐失權寵從中書借詔親之得便藏匿中書監處廩索之終不肯與信宿之間上疾遂篤后請以駿輔政帝領之便召中書監華廙令何劭口宜帝旨使作遺詔以駿爲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錄尚書領前將軍如故詔成后封廙劭以呈帝帝親視而無言二日帝崩駿遂當寄託之重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宮出辭而駿不下殿以武賁自衛惠帝卽位進駿爲太傅錄朝政百官總已駿慮左右聞之以

史

卷之八

主

其甥以廣張邵爲近侍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乃出駿知賈后情性難制畏憚之多樹親黨領禁兵公室怨望天下憤然駿弟瑯濟數諫止之駿不用因廢於家駿闢于古義勳違舊典武帝崩未踰年而改元議者以爲違春秋踰年書卽位之義朝廷欲掩其失令史官沒之明年正月復改年爲駿復諫自用自知素無美望懼不能輯和遠近大開封賞欲以悅衆而爲政嚴碎不允衆心馮翊太守孫楚素與駿厚謂之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重握大權輔弱主當仰思古人公誠謙順之道於周則周公召公在漢則朱虛東牟未有庶幾專朝而克終慶祚者也今宗室親重藩王方壯而公不與共參萬機內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駿不能從少府卿欽駿之姑子屢以正言犯駿瑯濟爲之寒心欽曰楊文長雖聞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必當陳我我得陳外可不俱死不然傾宗覆族其能久乎殿中郎孟觀李肇素不爲駿所禮陰構駿將圖社稷賈后欲預政事而憚駿不得逞使楚王琬討駿啓帝夜作詔遣使廢駿以侯就第東安公孫資殿中兵隨其後駿居武庫南間有變召衆官議之主簿朱振曰今內有變必圖登爲賈后設謀不利于公宜燒雲龍門以示威索造事者引東宮及外營兵公自擁翼皇太子入宮取奸人殿內震懼必斬送之可以免難駿素怯懦不決乃曰觀明

造此大功奈何燒之侍中傅祗請入雲龍門觀察事勢羣寮皆走尋殿中兵山燒駿府弩士於閣上臨射之駿兵不得出駿逃于馬廐殺之孟觀誅駿親黨死者數千人令李肇焚駿家私書賈后不欲令武帝顧命手詔聞於四海也駿既誅其敢收者惟舍人巴西閭象續之珣尚書令衛將軍初聘后珣表曰歷觀古今一族二后未嘗得全皆受覆宗之禍乞以表事藏之宗廟使臣得以免禍上從之右軍督趙休言王莽五公兄弟相代今楊氏兄弟並在大位天變屢見臣竊為陛下憂之珣固求遜位聽之珣初以退讓稱號乃構合朋黨席間辭冤云事在石函可開張華當時開宜為申理而賈氏族黨待諸楊如臂促行刑者斬之濟征北將軍太子太傅有濟嘗從武帝校獵北谷下與侍中王濟俱著布袴稱騎馬執角弓在轡前猛虎突出帝命王濟射之應弦而倒須臾復一虎出濟受詔又射殺之六軍大呼稱快駿忌大司馬賈南王亮促使之濟辭讓止之駿遂疎濟濟謂傅咸曰若家兄復大司馬入退身避之門戶可得免不爾行當赤族咸曰但微還共崇至公便足建立太平無為避也夫人臣不可有事豈獨外戚今宗室疎因外戚之親以得安外戚危傅宗室之重以為援所謂唇齒相依計之善者濟言之駿不納難發之次東官召濟濟謂裴楷曰吾將何之楷曰子為保傅當至東宮

濟好施久典兵馬所從四百餘人皆秦中壯士射則命中欲救濟濟已入宮莫不歎恨遂遇害

劉寔

劉寔字子真高唐人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手約繩口誦書博通古今泰文帝相國軍事總令鄧艾伐蜀有客問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笑而不答以世多進退謙遜道闕乃著崇讓論以矯之曰自魏代以來登進辟命之士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已者昔舜以禹為司空禹拜辭首讓于稷契暨皋陶使益為虞官讓于朱虎獬豸使伯夷典三禮讓於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相讓也謝章之義蓋取于此季世所用不賢不能讓賢虛備見用之恩而已今叙用之官其讓賢推能者乃得通章表其不能有所讓者皆絕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公缺三公已預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為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征缺四征預選之矣必詳于傳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人尚書共選一尚書詳于傳缺令主者選人尚書也郡守缺擇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于任主者令選百郡守也夫以衆官百郡之讓與主者

其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為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如。讓則競推于勝已。故世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治也。時讓則賢智顯出。能者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己者。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騁進取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天下咸知進身求通。非修之于已。則無由外求者相隨而歸。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息矣。寔妻盧氏卒。華氏將以女妻之。寔第曰。華家類貪。必破門戶。竟婚華氏。生子夏。寔竟坐夏受賂免官。或謂寔何不教子。寔曰。吾之所行。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訓之所得乎。世以寔言為當。元康中。拜司空。轉太

史華

卷之八十

傳以老病遜位。惠帝崩。寔赴山陵。懷帝即位。復授太尉。寔自陳年老。固辭。不許。左丞劉坦上言曰。古之哲王。莫不師其元臣。崇養老之教。訓示四海。使少長有禮。七十致仕。所以優異舊德。厲廉高之風。太尉寔。體清素之操。應車告老。二十餘年。可謂國之碩老。臣聞老者不以筋力為禮。寔年九十。命在旦刻。扶輿冒險而至。屢哀山陵。致教闕庭。大臣之節備矣。聖朝殷勤。必使寔正位上台。光飾臯實。斷章敦喻。經涉二年。而寔頻上露板。辭旨懇誠。臣以為古之養老。以不事為優。不以吏之為重。謂宜聽寔所守。詔從之。卒年九十一。諡曰元時。禮教陵遲。而寔行已。以正。日少及老。篤學不倦。尤精三傳。辨正公

羊以為衛輅不應辭。以王父命祭仲失為臣之節。舉此二端。以明臣子之體。第智字子房。貞素有兄風。為潁川太守。平原管轄。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誼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睡矣。遷侍中。卒。諡曰成。

王潯

王潯字士治。弘農人。潯美姿貌。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大過。潯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聚成笑之。州辟河東從事。刺史燕國徐邈有女才淑。擇夫未嫁。邈乃大會佐吏。令女子內親之。女指潯告母。邈遂妻之。後舉征南將軍事。羊祜渡知待之。祜兄子暨言。潯者俊不節。不可端

史華

卷之八十

羊

任祜曰。潯有大才。吾將濟其所欲。使可用也。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潯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嘗夢懸三刀于臥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潯驚覺。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果遷益州刺史。徵拜右衛將軍。車騎將軍。祜雅知潯有奇略。乃表留潯。武帝謀伐吳。詔潯修舟艦。潯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能馳馬。晝鳴鼓。夜懸鉦。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潯造船于蜀。其木柿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吳彥取流柿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

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放渡時不從尋拜濬為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時朝議謂吳未可伐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荆揚賢愚莫不嗟怨若今不伐天變難料令皓卒死更立賢主文武各得其所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已七十死無日誠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深納焉乃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濬于是發兵先前在巴郡所全育者皆堪供軍矣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太康元年正月濬發自成都率廣武將軍唐彬攻吳丹楊麋之吳人于江濱要害之處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舟船濬作大筏數十縛草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後先行鐵錐遇筏輒着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間淮以麻油在船前遇鐵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于吳船無所礙二月麋西陵又麋樂鄉濬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夏口武昌無相支抗順流鼓棹徑造三山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濬象望旗而降皓遣太常張夔奉璽綬送降文于濬濬入石頭皓素車白馬肉袒面縛銜璧牽羊造於壘門濬躬解其縛受麾焚觀送於京師收陶綰封府庫軍無私焉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曰若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于我若不能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

史籍

卷之八十

五

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此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要令楚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建康報曰風利不得泊也王渾雖被斬張悌頓兵不敢進而濬獨乘勝納降渾恥且忿欲攻濬參軍何攀勸濬送皓與渾渾乃止而表濬違詔不受節度遂濬罪狀有司按濬檻車徵帝不許詔讓便當順流長駕直造秣陵臣即便東下又被詔書云太尉賈充總統諸方自鎮東大將軍仙及渾濬彬皆受節度無令臣別受渾節度之文臣自達巴丘所向風靡知孫皓窮取十四日至牛渚去秣陵二百里宿設部分為攻取節度前至三山見渾在北岸遣書與臣可暫來過共有所議亦不語臣當受節度之意臣水軍風發乘勝造賊城加宿設部分行有次第無緣于長流之中也船過渾令首尾斷絕須臾之間皓遣使歸命臣即報渾書并寫皓箋具以示渾使速來當于石頭相待軍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臣十六日悉將所領還聞石頭備皓越逸又索蜀兵及鎮南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為皓已來自都亭無緣共合空國又兵人定見不可倉卒非常今之急中詔謂臣忽棄明制當擅自由伏讀悚慄不知軀命所當投厝豈惟老臣獨懷戰灼三軍上

史籍

卷之八十

五

下咸盡喪氣。臣受國恩，任重事大，常恐託付不效，孤負聖朝。投身死地，轉戰萬里，被蒙寬恕之恩，得從臨履之宜。是以越賴威靈，幸而能濟。皆陛下神策廟算，臣承指授，效鷹犬之用。耳有何勲勞，而恃功肆意？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詔書以十二日起洛陽，其間懸隔，不相赴接。臣之罪責，宜蒙察恕。假令孫皓猶有螳螂舉斧之勢，而臣輕軍單入，有所虧喪，罪之可也。臣所統八萬餘人，乘勝席卷，皓以衆叛親離，無復羽翼。匹夫獨立，不能庇其妻子，雀鼠貪生，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其虛實，不早轉取，自爲小誤。臣至，便得更見怨惡。云守賊百日，而今他人得之言，語噂嘈，不可聽聞。按春秋之義，大夫出疆，猶有專輒。臣雖愚惑，以爲事君之道，唯當竭節盡忠，奮不顧身，臨事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傾軋嫌疑，以避咎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不自料，忘其鄙劣，陛下授臣以方牧之任，委臣以征討之事。雖燕王之信樂毅，漢祖之任蕭何，無以加焉。受恩深重，死且不報，而以頑疎舉錯失宜。陛下弘恩，財加切讓，惶怖怔營，無地自厝。願陛下明臣赤心而已。渾又贈周浚書云：「將軍得吳寶物，濟復自表曰：「被詔書下，安東將軍所上揚州刺史周浚書，謂臣諸軍得孫皓寶物，又謂牙門將軍高放火燒皓偽宮，輒公文上尚書，具列本末。臣受性愚忠，行事舉動，信心而前，期于不負。」

神明而已。秣陵之事，皆如前所表，而惡直醜正，實繁有徒。猥構南箕，成此只錦。公于聖世，反白爲黑。夫佞邪害國，自古而然。故無極破楚，幸而滅吳，及至石頭，傾亂漢朝，皆載在典籍。爲世所戒。昔樂毅伐齊，下城七十，而卒被譏問，脫身出奔。樂羊既反，謗書盈篋。况臣頑疎，能免譏惡之口，然所望全其首領者，實賴陛下聖哲欽明，使浸潤之譖，不得行焉。臣孤梗獨立，朝無黨援，久棄遐外人道，斷絕而結恨強宗，取怨豪族，以累卵之身，處雷霆之衝，繭栗之質，當豺狼之路，其見吞噬，豈抗唇齒？夫犯上千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故朱雲折檻，嬰逆鱗之怒，慶忌救之，成帝不問望之。周堪違讒，石顯雖合朝嗾歎而死，不旋踵，此臣之所大怖也。渾之姻黨，根據牙替，並處勢位，間遣人在洛中，專共交構，盜言孔甘疑惑，觀聽外內，扇助爲二五之應。夫猛獸當途，麒麟恐懼，兇臣脆弱，敢不悚慄。倘吳君臣今皆生在，便可驗問，以明虛實。前僞中郎將孔懿，說二月武昌失守，水軍行至，皓案行石頭，還左右人皆跳刀大呼云：「要當爲陛下下一死戰。」火之，皓意大喜，便出金寶以賜與之。小人無狀，得便持走，皓懼乃圖降，首降使適去左右，劫奪財物，略取妻妾，放火燒宮，皓逃身竄首，恐不脫死。臣至，遣參軍救斷其火耳。周浚以十六日前入皓宮，臣遣記室史往觀書籍，浚使收縛。若有遺寶，則浚前得不應移賊。

後人欲求苟免也。臣前在三山得浚書云：儲散寶貨以賜將士，府庫略虛。而今復言金銀篋笥動有萬計，疑臣軍得之言。語反覆無復本末。臣與軍司張牧、汝南相馮統等共入觀船，宮乃無席可坐。後又與牧等共視船，船先臣一日上其船，船上之物皆軍所見。知臣之案行，皆出其後。若有寶貨，軍應得之。又臣行軍素嚴，兵人不得妄離部陣，間一矢在林陵諸軍，凡二十萬衆。臣軍先至，爲土地之主。百姓之心皆歸仰臣。臣切勅所領秋毫不犯，諸有市易皆有伍任證佐。明從旁突有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吳人所知也。餘軍縱橫詐稱臣軍，而臣軍類皆蜀人，幸以此自別耳。時有八百餘人緣石頭

史

卷之八十

手

城劫取布帛。臣牙將馬潛卽收得二十餘人，并疏其督將姓名，移以付浚，使得自科結，而寂無反報，疑皆縱遣，絕其端緒也。又聞吳人言：前張郃戰時，所殺財有二千人，而渾淪露布言以萬計。以吳剛子爲主簿，遣剛至洛，欲令暫斬殺之，數可具問孫皓及其諸臣。浚等尚欺陛下，豈惜于臣云？臣屯聚蜀人不時送皓，欲有反狀，又恐動吳人言，臣皆當誅殺，取其妻子，冀其作亂，得勢私忿謀反大逆，尚以見加其餘謗。故其宜耳。渾淪案臣無器，小器蒙國厚恩，頻繁擢叙，遂過其任。渾淪此言最信，內省慚懼。今年平吳，誠爲大慶，於臣之身更受咎累，既無益，側策馬之好，而令濟濟之朝有讒邪之人，虧維稷之

亦罷

風損皇代之美。山臣頑疎，使致于此，拜表流汗，言不識大。渚至京都，有司奏渚違詔，不受渾淪節度，大不敬，付廷尉科罪。詔曰：渚有征伐之勞，不足以一肯掩之。有司又奏渚救後，燒賊船百三十五艘，輒勅付廷尉禁推。詔曰：勿推。拜渚輔國大將軍，領步兵校尉，舊校雖五，置此營自渚始也。有司又奏：輔國侯比未爲達官，不置司馬，不給官騎。詔依征鎮給置，封襄陽侯。邑萬戶。子英陽鄉亭侯，邑千五百戶。賜絹萬匹，衣一襲，錢三十萬。渚自以功大而爲渾淪所抑，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渚之外親也。謂渚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

史

卷之八十

手

也。渚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絕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功之有？如此事，王渾淪能無愧乎？渚曰：吾懼鄧艾之事，畏禍及身，不得無言。亦不能遺諸胸中，是吾福也。時人咸以渚功重報輕，博士秦秀上言曰：自大晉啓祚，輔國之號率以舊恩，此爲王渚無功之時。受九列之顯位，立功之後，更得寵人之辱號也。四海視之，就不失望。蜀小吳大，平蜀之後，二將皆就加三事。今渚還而降等，天下安得不惑乎？太子洗馬孟康前溫令李密亦表訟渚之屈。帝乃遷渚撫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特進，散騎常侍。卒年八十。諡曰武。過江後，渚有二孫，不見齒錄。安西



將軍桓溫表言故撫軍王濟歷職內外任兼文武席卷重里  
偽吳面縛襄陽之封摩而莫續遐邇懷臣竊悼之濟今有  
二孫年山六十室如懸磬關口江濱四節蒸嘗菜羹不給昔  
漢高定業求望諸之嗣世祖旌賢建孔明之循夫效忠異世  
立功異國尚通天下之善使不民棄况濟元勳建於當代皇  
祚中興江左舊物克彰豈不由伊人之功也哉宜追勲錫  
奉土不報

唐彬

唐彬字儒宗鄒人也州辟主簿遷別駕奉使詣相府計事時  
寮佐皆當世英彥見彬莫不欽悅稱之於文帝薦為掾屬帝

史籍

卷之八十

五

以問秦軍孔穎穎忌其能良久不答陳壽在坐欽板曰彬之  
為人勝焉其遠帝笑曰但能如卿固未易得因辟為鈺曹屬  
帝他日謂孔穎曰近見唐彬卿受蔽賢之責矣益州東接吳  
寇監軍位缺朝議用武陵太守楊宗及彬武帝以問散騎常  
侍文立立曰宗彬俱可用然彬好貨而宗好酒唯陛下裁之  
帝曰財貨可足酒者難改遂用彬後與王濬共伐吳彬為衆  
軍前驅每設疑兵應機制勝陷西陵樂鄉多所擒獲自巴陵  
沔口以東莫不震懼倒戈肉袒彬知賊寇已殄孫皓將降未  
至建鄉二百里稱疾逗留以示不競果先到者爭物後到者  
爭功識者高之吳平以彬為右將軍封上庸侯北虜侵掠北

可為王濟  
下一外也  
彬如也

雖非字儒  
可見酒之  
當歸

平以彬監南州諸軍事領護烏九校尉彬至鎮訓卒廣農兼  
修學校恩信廣被於是鮮卑二部大莫廐撫何等並遣侍子  
入貢遂開拓舊境却地千里復秦長城塞自溫城泊于碣石  
縣亘山谷且三千里分軍屯守烽埃相望邊境無犬吠之警  
自漢罷征鎮莫之比焉元康初拜前將軍領西戎校尉雍州  
刺史下教曰此州名都士人林藪處士皇甫中叔嚴舒範姜  
茂時梁子遠等並志節清妙擅行高潔踐境望風虛心饒渴  
思加延致待以不臣之典幅巾相見論道而已豈以吏職屈  
崇高規郡國備禮候遣以副於邑之望於是四人皆到彬敬  
而待之卒諡曰襄

史籍

卷之八十

五

史籍卷之八十終



山濤字巨源河內人少有器量介然不羣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為竹林之遊著忘言之契年四十舉孝廉遷尚書吏部郎與鍾會裴秀並申欵昵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俱無恨焉遷文帝大將軍從事中郎鍾會作亂於蜀文帝將西征謂濤曰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以行軍司馬鎮鄴帝欲立齊王攸以問濤濤曰廢長立少建禮不祥國之安危

恒必由之太子位乃定遷侍中以母老辭職帝以濤清儉無以供養特給日契加賜麻帳茵褥後遭母喪濤年踰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詔以濤為吏部尚書濤辭以喪病逼詔命自力就職前後遷舉周徧內外並得其才除尚書僕射領吏部以老疾固辭不聽濤輒還外舍詔曰山僕射近日暫出遂以微苦未還豈吾側席之意其遣丞掾奉詔喻旨若體力故未平康者便以輿車與還寺舍濤不獲已乃起視事濤再居選職十餘年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為先故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寔以濤輕重任意請之於帝濤行之自若濤甄拔人物各為

目時稱山公啓事濤中立于朝晚值后黨臨權每有諷諫帝雖憚而不能改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大郡置百人以上郡五十人濤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能用及永寧之後寇賊叢起天下遂大亂拜司徒濤以疾固讓詔遣使者臥加章綬濤曰垂沒之人豈可汚官府乎與疾歸家卒年七十九諡曰康左長史范曄等上言濤舊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為之立室濤早孤家貧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媵妾祿賜俸秩散之親故袁毅為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之閣上後殺事露檻車送廷尉凡受賂者皆見推檢濤乃取經付吏積

年塵埃印封如初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酒八斗飲之而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五子該淳允謨簡

王戎字濬冲瑯琊人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年六七歲與羣兒戲於道側有李樹多實等輩競趨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驗之信然年十五隨父渾在郎舍戎少阮籍三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渾冲清實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及渾卒於涼州故吏贈贈數百萬戎辭不受由是顯名鍾會伐蜀

續校先注

戊戌於始何負於今

豈老不戒  
以成名耳

過與戎別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爲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以建威將軍伐吳吳平封安豐侯還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奕棋而容貌毀悴杖然後起時和嶠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踰於戎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癡苦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戎有疾帝遣醫療之并賜藥物還尚書左僕射戎與賈郭通親荀媚取容轉司徒趙王倫殺裴頠免戎官齊王冏起義孫秀錄戎於城內倫子欲取爲軍司博士王繇曰濟冲諂詐多端安肯爲少年用乃止惠帝反宮以戎爲尚書令河間王頌說成

史籍

卷八十一

三

此亦下第

都王頌討齊王冏冏謂戎曰卿爲我籌之戎曰公昔舉義衆匡定大業然有功不賞朝野失望今願穎帶甲百萬其鋒不可當若以王就第委權崇讓此求安之計也冏謀臣葛旗怒曰漢魏以來王公就第寧有得保妻子乎戎可斬也戎僞藥發墮廁得免戎以晉室方亂與時舒卷自經典還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沈戶調門選而已及總偶司委事察察問乘小馬從便門出遊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性好利田園水碓周徧天下積貨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恒若不足又儉嗇不自奉養人謂膏肓之疾女適裴頠貸錢數萬未還女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懼從子將婚戎

史籍

卷八十一

四

遣一單衣婚訖更責取之家有好李戎出貨之恐人得種恒鉗其核從帝北伐王師敗績隨帝還洛陽車駕西還戎出奔於邠在危難之間談笑自若時召親賓歡娛永日卒年七十二戎有人倫鑒識常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輒託疾不見嘗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游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亡吾爲時所羈縻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初孫秀爲琅邪郡吏求品於鄉議戎從弟衍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獲濟焉衍字夷甫神情朗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楊駿欲以女妻之衍陽狂自免武帝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衍好論縱橫之術會詔舉奇才可以安邊者尚書盧欽舉爲遼東太守不就於是口不論世事唯雅談玄虛而已爲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入爲黃門侍郎魏時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者恃以犯身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衍甚重之惟裴頠以爲非著論

以識之而衍處之自若衍提玉柄履尾與手同色累居顯職後進之士莫不放效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衍嘗喪于山簡弔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遷尚書令女爲愍懷太子妃太子爲買后所誣衍懼禍自表離婚買后既廢有司奏衍曰皇太子手與妃及衍書陳見誣之狀衍備位大臣太子被誣得罪即求離婚得太子手書隱蔽不出志在苟免無忠孝之操宜加顯責以厲臣節可禁錮終身從之復爲中書令司空司徒衍居宰輔不以經國爲念惟思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

史籍

卷八十一

五

乃以弟澄爲荊州族弟敦爲青州謂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越之討苟囑也衍以太尉爲軍司及越薨衆推爲元帥衍以賊寇蜂起懼不敢當曰吾少無宦情隨牒推移遂至於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舉軍爲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爲陳禍敗之由勒甚悅之與薛穆日衍自言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勒勸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事耶破壤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某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其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爲我盡力

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牆填殺之年五十六衍將死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也

樂廣

樂廣字彥輔潯陽人善談論每約言析理以厭人心尚書令衛璠見而奇之曰自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氷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親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覺已之煩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何南尹請潘岳爲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語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

史籍

卷八十一

太

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廣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矣時王澄胡毋輔之等皆任放爲達或至裸體者廣聞而笑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值世道多虞朝章紊亂清已中立任誠保素而已時人莫能見其涯際焉愍懷太子廢詔故臣不得辭送衆官多冒禁拜辭司隸校尉潘當救河南中部收縛送獄廣皆解遣之衆人代廣危懼孫琰說賈謐曰以太子罪惡故行廢黜今其臣不懼嚴詔冒罪而送若繫之是彰太子之善也謐然之廣得不坐遷尚書令成都王穎廣之壻也與長沙王又構難廣既處朝望羣小譏謗之又以問廣廣神色不變徐答曰廣豈以五男

易一女以憂卒

鄭袤

鄭袤字叔林，滎陽人，爲光祿勳，毋丘儉作亂，景帝自征之，百官相送於城東，袤疾病不任會，帝謂中領軍王肅曰：「唯不見鄭光祿爲恨。」袤聞，自輿追帝，及之，帝笑曰：「故知侯生必來也。」遂與袤共載，曰：「計將何先？」袤曰：「昔與儉俱爲臺郎，特所知悉，其人好謀而不達事情，自謂勲勞蓋世，志望無限，文飲勇而無謀，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也。帝稱善。武帝禪祚，以袤爲司空，天子臨軒，遣五官中郎將國坦就第拜授，袤前後辭讓，上遂印綬。

史壽

卷八十一

七

至於十數，謂坦曰：「魏以徐景山爲司空，吾時爲侍中，受詔贊旨，徐公語吾曰：『三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也。終以不就，遵大雅君子之跡，可不務乎？」固辭見許。卒年八十五。子默，字思元，武帝受禪，爲中庶子，朝廷以太子官屬，宜稱陪臣，默言：「皇太子體皇極之尊，無私於天下，宮臣皆受命天朝，不得同之藩國，出爲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飢，默輒開倉振給，詔書褒歎，比之汲黯，班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給，入爲散騎常侍。初，帝以貴公子，常品鄉里，莫敢與爲輩，求之州內十二郡中正，乃共舉默與帝。文帝與袤書曰：「小兒得卿賢子之流，愧有竊賢之累，及武

不獲品目

帝出祠南郊，詔使默乘因謂默曰：「卿知何以得乘乎？」昔州里舉卿，卿相輩常愧有累，清談遂問政事，對曰：「勤務農，爲國之基，選人得才，濟世之道，居官久職，政事之宜，明慎黜陟，勸戒之由，崇尚儒素，化導之本，如此而已矣。」帝善之，遵母喪，舊制，既葬還職，默陳懇見許，遂定令，聽大臣終喪，自默始也。卒，諡曰成，尚書令衛瓘奏：「默才行名望，宜贈三司，楊駿初欲以女妻默子豫，默辭之，駿以爲恨，議遂不行，默寬冲溫謹，雖儻豎所養，不加聲色，而猶嫌怨，故士君子以爲居世之難。」

盧志

盧志字子道，涿人，父欽，尚書僕射，志爲鄴令，成都王穎鎮鄴，愛其才，委以心符，齊王冏起義，遣使告穎，志曰：「趙王無道，肆行篡逆，四海人神，莫不憤怒，今殿下總率三軍，應期電發，子來之衆，不召自至，掃夷凶逆，必有征無戰，然兵事至重，聖人所慎，宜旌賢任才，以取時望，穎然之以志爲左長史，穎前鋒都督趙驥，爲倫所敗，議欲還保朝歌，志曰：「今我軍失利，前鋒得勝，必有輕易之情，若頓兵不進，三軍畏勦，敗可立待，且曠何能無勝負，宜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賊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從之，及禽賊，志勸穎曰：「齊王衆號百萬，與張泓相持不決，大王運濟河北，勦莫之比，今齊王當與大王共圖朝政，志聞兩雄不俱處，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推崇齊王，徐結四

史壽

卷八十一

八

海之心此計之上也。穎遂以母疾還。帝委重於周。由是獲四海之譽。封志武強侯。河間王順。納李含之說。欲除二王。樹穎儲副。穎將應之。志諫不從。及周賊穎。遙執朝權。以長沙王又。在內。不得恣其所欲。密欲去又。時荊州張昌作亂。穎表求親征。會昌平。乃迴兵以討又。志諫曰。公有復皇祚之大勳。歸功於齊。九錫之賞。不當朝政之權。振陽翟仇人。莖黃鵠白骨。皆盛德之事。四海之人。莫不荷賴。張昌縱逆。擾亂荆楚。公掃清寇難。南土以寧。振旅而旋。頓軍關外。文服入朝。此霸王之事也。穎不納。及又死。穎表志為中書監。留鄉乘輿敗於葛陰。穎遣志督兵迎帝。及王浚攻鄉。志勸穎奉天子還洛陽。時甲

史紀 卷八十一 九

上尚萬五千人。志夜部。分衆皆成列。而程太妃總鄉不欲去。穎不決。俄而衆潰。唯志與殿中武賁千人而已。志復勸穎早發。時有道士姓黃。號曰聖人。太妃信之。使呼道士入。求兩杯酒。飲乾。拋杯而去。於是計決。而人馬已散。志於管陣間。索得數乘鹿車。司馬督韓玄收集黃門。得百餘人。帝問志曰。何故散敗至此。志曰。賊去鄉尚八十里。而人士一朝駭散。太弟今欲奉陛下還洛陽。帝曰。甚佳。於是御獵車便發。屯尉枝尉部。昌有兵八千屯洛陽。帝召之。昌至。兵仗甚盛。志請天子下赦書。與百姓同休慶。既達洛陽。志啓以清奮為司隸校尉。并散者多還。百官粗備。帝悅。賜志絹綿衣袍。河間王順遣有

漢有記德  
有張方

軍張方救鄉。方開成。都軍敗。次洛陽。縱兵虜掠。欲還都長安。將焚宗廟宮室。以絕人心。志曰。昔董卓無道。焚燒洛陽。怨毒之聲。百年猶存。何為襲之。乃止。方過天子幸其壘。帝垂泣就。與惟志侍側。曰。陛下今日之事。當一從右將軍。臣為怯。無所補。惟盡微誠。不離左右而已。停方壘三日。而西。志復從至長安。穎被黜。志亦免官。及東海王越。率迎大駕。順啓帝復穎還鄉。以志為左將軍。隨穎行至洛陽。而平昌公模。遣前鋒督護。馮嵩距穎。穎還長安。未至。聞順斬張方。求和於越。穎往華陰。志進長安。詣闕陳謝。還隨穎奔南陽。為劉陶所舉。還詣河北。及穎卒。官屬奔散。唯志親自殯送。時人嘉之。越命志為軍諮

史紀 卷八十一 十

祭酒。永嘉末。轉尚書。洛陽沒。志將妻子投并州。刺史劉琨。至陽邑。為劉粲所虜。至平陽。殺之子。謀司空劉琨從事中郎。後歸石氏。為冉閔所殺。  
華廣  
華廣字長駿。高唐人。少為武帝所禮。歷散騎常侍。前軍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初。廣父表封觀陽伯。有賜客在席。使廣因縣令錄名。三客各代以奴。及令以謀致罪。欲辭還。謬言送三奴與廣。中書監荀勗為子求廣女。不許。因啓帝免廣官。以表孫泥封。有司奏曰。廣所坐除名。免官。一時之制。廣為世子。苦在名簿。不聽還。此為刑罰再加。請侯犯法。八議平。處者

褒功重爵也。嫡統非犯移身棄罪廢之爲重。依律應聽襲封。詔不許。混當受封。迺避。斷髮陽狂。病瘖不語。故得不拜。世威稱之。廩棲遲家巷。垂十載。敕誨子弟。講誦經典。帝後登陵雲臺。望見首楷圖。依然感舊。乃得襲封。還太子少傅。河南尹。韓壽託買后求以女配廩孫廩。不許。后深以爲恨。遂不登台司。辛少子恒。字敬則。愍帝卽位。爲鎮軍將軍。領潁川太守。關中陷沒。恒欲棄郡東渡。而從兄軼爲元帝所誅。以此爲疑。先書與驃騎將軍王導。導言於帝。帝曰。兄弟罪不相及。况羣從乎。呂珽太常讓立郊祀尚書刁協。議須還洛。乃修郊祀。恒議漢獻帝居許卽便郊柴。宜於此修立。王導同恒議。遂定郊祀。成

史辨

卷之十一

士

帝卽位加散騎常侍蘇峻之亂恒侍帝左右從至石頭備履艱危困悴踰年恒爲州大中正鄉人任讓輕薄無行爲恒所黜及讓在峻軍中見恒加敬鍾雅劉超之死將并及恒讓畫心救衛故得免及帝加元服將納后冠難之後典籍靡遺婚冠之禮無所依據恒推尋舊典撰定禮儀并郊廟辟雍朝廷執則事並施行恒清恪儉素雖居顯列常布衣蔬食死之日家無餘財願弟囑字叔駿拜侍中太康末武帝頗親宴樂疾病少瘳囑與侍臣表賀因啓曰伏惟聖體漸就平仰上下同慶不勝并拜臣等愚陋竊有微懷以爲收功於所忽事乃無悔慮禍於至成祚乃日新惟願陛下深垂聖明遠思所忽

之悔以成日新之福冲靜和氣蓄養精神願身於清簡之宇  
留心於虛曠之域無厭世俗常戒而忽翠下之言則豐慶曰  
延天下幸甚帝手詔報曰輒自消息無所爲慮以幅博聞多  
識有良史之志轉祕書監著作及禮儀音律天文數術南省  
文章門下撰集皆典統之囑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  
會爲臺郎得偏觀祕籍遂就其緒起於光武終於孝獻凡九  
十七卷中書監荀勗令和嶠太常張華侍中王濟咸以囑文  
質事核有遷固之風藏之祕府永弗喪亂經籍遺沒囑書存  
者五十餘卷

劉毅

史

卷之十一

主

劉毅字仲雄東萊人毅有孝行厲清節好臧否人物王公貴人望風憚之魏末本郡察孝廉辟司隸都官從事京邑肅然毅將彈河南尹司隸不許毅投傳而去文帝辟爲相國掾辭疾不就帝怒將加重辟毅懼應命轉主簿武帝受禪以毅忠正使掌諫官轉司隸校尉糾正豪右京師肅然司部守令望風投印殺者甚衆時人方之諸葛豐蓋寬饒皇太子朝鼓吹將入東掖門毅以爲不敬止之於門外奏劾保傳以下詔激之然後入帝嘗問毅曰朕可方漢何帝對曰可方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已爲政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

知言之世  
但不可耳

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散騎常侍  
傅都湛進曰世以陛下比漢文帝昔漢文帝答文常云不能用  
顧牧而文帝怒今劉毅言不遜而陛下歡然以此相校聖德  
乃過之矣帝曰卿何見褒之甚湛曰臣聞猛虎在田荷戈而  
出凡人能之蜂蟻作於懷袖勇夫為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  
夫君臣有自然之尊卑言諍有自然之逆順向劉毅始言臣  
等莫不變色陛下發不世之言出思慮之表臣之喜慶不亦  
宜乎還尚書左僕射時龍見武庫井中帝親觀之喜百官將  
賀毅表曰昔龍降鄭時門之外子產不賀龍降夏庭卜其  
原至周幽王禍彙乃發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證據舊典

史籍

卷八十一

主

無賀龍之禮毅以魏立九品權時之制未見得人乃上疏曰  
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為本官才有三難與替之所由也人物  
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  
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  
於心情偽由於已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慮  
求諸萬端廉讓之風咸荷且之俗庶幾為聖朝憂之夫人才  
與能簡體者器有大小遠有早晚前即後修宜受日新之  
報抱正違時宜有賞直之稱度遠則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  
不歸宜復清實之譽行舉才優宜收委任之用是以三仁密  
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傳于邑國而收功

臣云無考  
校之負又  
言一人不  
當便坐之  
豈不坐中  
正而生用

都與

史籍

卷八十一

主

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為論之所  
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  
欲與者獲虛以成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隨世興衰不顧  
才實衰則削下與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  
通或以協附登進請託者顯達守道者困悴是以上品無寒  
門下品無勢族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為亂源夫  
置州郡者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雖不閉  
一人之身下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若然自仲尼莫不  
有失何獨責於中人哉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  
也既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效  
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遠附舉無  
賴於官而獲高敘是為抑功實而隆虛名也凡官不同事人  
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之為品不狀才能所宜  
而以九等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  
本品之所限品狀相妨繁繁選舉使不得精於才宜而况所  
疎則削其長所親則錄其短徒結白論以為虛舉品不精能  
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修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為  
褒貶當時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  
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情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及蓬蒿  
品大其形勢以驅動眾人使必歸已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



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風俗汙濁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銳人事也是以明主觀時立法防姦消亂靡有常制故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於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所不爲將以政化之宜無取於此也自魏氏立法以來未見得人之功而生營薄之累緩風敗俗莫大於此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復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司空衛瓘等亦表宜省九品復古鄉議里選帝竟不施行教風夜在公坐而待旦言議直切無所曲撓爲朝野之所式瞻嘗散齋有疾其妻省之教便奉加妻罪而請解齋妻子有過立加杖捶然以峭直故不至公輔帝以穀清貧賜錢三十萬日給米肉年七十告老見許以

主

光祿大夫歸第門施行馬卒贈儀同三司于敏正直有父風  
五爲司隸校尉殺辟廣平程衡爲都官從事殺奏中護軍羊  
琇犯憲應死武帝與琇有舊遣齊王使喻殺殺許之衛正色  
以爲不可徑自馳車入護軍營收琇屬吏考問陰私先奏琇  
所犯狼藉然後言於毅由是名振遐邇百官厲行歷官安定  
太守

和嶠

和嶠字長輿汝南人少有風格慕舅夏侯玄之爲人厚自崇重有盛名於世事武帝爲中書令舊監令共車入朝時荀勗爲監嶠鄙其爲人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詔監令異車自

嬌始也。嬌見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  
 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後與荀顗荀勗同侍。帝曰。  
 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粗及世事。既還。顗稱太  
 子明謙弘雅。誠如聖詔。嬌曰。啓質如初耳。帝不悅而起。嬌居  
 恒歎息。知不見用。猶不能已在御坐言及國家。未嘗不以儲  
 君爲憂。帝知其忠。每不酬答。後與嬌語不及來事。或以告賈  
 妃。妃銜之。惠帝卽位。拜太子太傅。太子朝西宮。嬌從入。賈后  
 使帝問嬌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云何。嬌曰。臣昔事  
 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禍也。臣敢避其罪乎。元康二  
 年卒。嬌家產豐富。而性至吝嗇。杜預以爲有錢癖。

美

娶不惟緯而憂宗周之廢  
儲君不了家事要錢何用

劉頌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文帝辟爲相府掾奉使於蜀時蜀新平人飢土荒頌表請振貸不待報而行轉河內太守上疏曰伏見詔書開啓土宇然封幼稚皇子於吳蜀臣之愚慮謂未盡善夫吳越剽輕庸蜀險絕此故易生風塵之地自吳平以來內兵外守吳人有不自信之心又孫氏爲國文武衆職數擬天朝一旦壅蕃同於編戶自謂失職用懷不靖今得壯王以臨其國隨才授任文武並叙士卒百役不出其籍內兵得散新邑亦安兩獲其所出封於蜀亦然此事宜也臣聞不俾危

亡願獻所見者盡忠之臣也。垂聽逆耳，甘納苦言者，濟世之君也。伏惟陛下，雖應天順人，爲創業之主，然所遇之時，實是叔世，何則？漢末陵遲，閭閻用事，政荒民散，遂以亂亡。魏武以經略之才，撥煩理亂，積數十年，然後吏清民順，法制大行，逮至文明二帝，奢淫驕縱，傾殆之主也。然內盛臺榭聲色之娛，外當吳蜀英豪之敵，猶足自立，其故何也？實賴前緒以濟勲業，然法物政刑，固已變夷矣。自嘉平之初，晉祚始基，其間累年雖鈇鉞屢斷，剪除凶醜，然其存者，咸遭時之恩，不軌於法，陛下踐祚，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古人有言膏粱之性難正，當此天地之位始定，正四海華而洗心之會也，然陛下

卷八十一

七

猶以大晉神代，異於漢魏，崛起革命之爲，未可一旦直繩御下，誠時宜也。然至所以爲政，矯世易務，自宜漸出威斷，日就嚴肅，譬由行舟，雖不橫截迅流，然指所向所趣，漸靡而往，終得其濟，而自泰始以來，將三十年，凡諸事業，不茂旣往，以陛下明聖，不及時以成始初之隆，使遺風餘烈，被及後嗣，異時憂責迫在陛下，願陛下善當今之政，樹不拔之勢，則天下無道憂矣。夫聖明不世出，後嗣不必賢，此理之常也。故善爲天下者，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郡縣之設，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爲邦，近事違而遠慮固。聖王推終始之弊，權輕重之理，包被小違以據大安，然後足以藩固

內外維鎮九服，夫武王聖主也，成王賢王也，然武王不特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經慮無窮也。且善言今者，必有驗於古，唐虞以前，其事難詳，至於三代，則並建明德，及與王之顯親，列爵五等，開國承家，以藩屏帝室，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歲，遠者僅將千載，逮至秦氏，罷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無輔二世而亡。漢承周秦之後，雜而用之，前後二代，各二百餘年，雖行封建，而強弱不敵，制度舛錯，不盡事中，跡其危亡，在同姓衰微，不在強盛。昔呂氏作亂，賴齊代之援，以寧社稷，自是之後，威權削奪，諸侯止食租俸，甚者至乘牛車，是以玉莽得逞其奸謀，傾蕩天下，光武紹起，雖封樹子弟，而不立建國

卷八十一

八

之制，魏氏承之，固閉親戚，幽囚子弟，是以神聖速傾，天命移改，長短之應，禍福之徵，可見於此。臣聞國有賢臣，則安，有亂臣，則危，而明君至少，闇主至衆，物類相求，感應而至，是以闇君在位，則亂臣盈朝，明君臨政，則賢臣列職。聖王知賢哲之不世出，故立相持之勢，以御其臣，樹國既固，則得賢益理，中智亦足以安，是以周室自成康以下，逮至宣王，宣王之後，到於赧王，其間歷載，朝無名臣，而宗廟不隕者，諸侯維持之也。故曰：爲社稷計，莫若建侯，建侯之理，使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祚，傳之無窮，上下一心，愛國如家，視民如子，然後能保荷天祚，翼輔王室，今諸侯裂土，兼於古之諸侯，而君賤其

爵臣服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故  
 也今之建制宜一由古典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國後雖王  
 之子孫無復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親疎有所廢  
 以有所樹則是郡縣之職非建國之制今宜豫開此地令十  
 世之內使親者處近十世之外近郊地盡然後親疎相維遠  
 近相錯天下都滿已彌數百千年矣古者封國大者不過地  
 方百里然人數殷衆其力足以備充制度今雖一國周環近  
 將千里然力實寡不足以奉國典故當因時制宜以適事理  
 於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非所急須漸而備之不顧設也  
 須車甲既具乃服綵章倉廩已實乃營宮室百姓已足乃備

君雖陷於誅絕及無子應除苟有始封支胤不問遠近必紹  
 其祚若無遺類則虛建之須皇子生以繼其統然後建國久  
 長班固稱諸侯失國亦由網密今宜稍寬其檢大制既定班  
 之輩后著誓丹青置諸宗廟寡弱小國猶不可危何況萬  
 乘之主承難傾之邦而加其上則自然永久居重馭輕可謂  
 根深華嶽而四維之也今間閭少名士官司無異能其故何  
 也清議不肅行在取容故無名士考課無實吏不竭節故無  
 異能無異能則國事有虧少名士則後進無準故臣思立吏  
 課而肅清議夫欲富貴而惡貧賤人情也聖王大諸物情知  
 不可去故同公私之利而迂其途使夫欲富者先由貧欲  
 貴者必先安賤安賤則不矜不矜然後廉恥屬守貧必寡欲  
 寡欲然後節操全以此處務乃得盡公盡公者富貴之徒也  
 爲無私者終得其私故公私之利同也今欲富者不由貧而  
 得富欲貴者不安賤而得貴公私之塗既乖恒背公而橫務  
 是以風節日就凌替今欲使適情任欲者損其顯榮之貴俄  
 在不解之地約已潔素者獲蒙儉德之報列于清華之上然  
 世放俗奢不可頓肅臣願從事於漸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  
 人君至少同於天日非視聽所得周覽是以聖王之化執要  
 而已委務於下而不以事自嬰也非憚日昃之勤誠以事勢  
 宜然也夫創造謀始逆億是非以別能否其難察也既已施

行因其成敗以分功罪其易識也易識在考終難察在造始  
今陛下每情事始而略於考終羣吏慎成敗之懼輕飾文采  
以避目下之譴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人主能居易執要以御  
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於成敗之微無逃其誅賞竊惟聖心  
以衆官勝任者少故不委務寧居日昃也臣愚以爲羣官卽  
不勝任亦宜委務使能者得以成功不能者得以著敗敗者  
可得而廢功成可得遂任然後賢能常居位以善事闇劣不  
得祿以害政如此則勝任者漸多而羣司徧得其人矣此  
校才考政之至務也夫上不責成則功罪難分下不專事故  
能否不別今世士人不悉才能也又不悉不肖也然欲舉一

史緯

卷八十一

主

忠賢不知所賞求一負敗不知所罰及其免退自以犯法耳  
非不能也登進者自以累資耳非功實也陛下爲政將三十  
年而功未日新其咎安在古人有言琴瑟不調其者必改而  
更張今縱未得都委務于下至于事應奏御者獨除不急可  
三分之二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爲師秦漢九列執事丞相都  
總今可出衆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爲之統率若冢宰丞  
相惟立法創制死生之斷除名流徙退免大事臺乃奏處其  
餘歲終課功校簿而已今乃使親掌者動受成於上下之所  
失不得復以罪之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監司以法舉罪  
漢官案劾盡實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於施用體宜

小異獄官唯實法吏唯文監司則舉大而略小何則細過微  
闕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此欲理而  
反亂者也故善爲政者網舉而網疎而自近世以來爲監司  
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夫大姦犯政類出富強而豪富  
者其力足憚其貨足欲是以官長顧勢而頓筆又懼有縱姦  
之罪則謹密網以羅微過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不  
亮固已在其中矣巨姦縱舍而謹搜微過何異放兕豹於公  
路而禁狐鼠於隅隙古人有言鉄鉞不用而刀鋸日弊不可  
以爲政此言大事緩而小事急也夫權制不可以經常弊政  
不可以守安此言攻守之術異也百姓雖愚望不虛生必因

史緯

卷八十一

主

時而發明聖達政應赴之速不及下車故能動令事機大得  
人情昔魏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役居戶各在一方權假一時  
以赴所務非正典也百姓雖身丁其困而怨謫不生誠以三  
方未平知時未可以求安息也至于平吳之後天下愼靜而  
東南六州郡兵將士或給京城運漕父南子北室家分離不  
習水土有死亡之患此宜大見處分以副人望魏氏征役亦  
慮改舊黔首謳吟樂生必十倍於今也古今異宜息放牛馬  
誠未可以希遊在昔然此受徭役者不出其國修武備者待  
事其鄉實在可爲天下所蒙已不皆矣事務多端難以徧舉  
振領總綱要在三條曰安人安在息役息役在無爲曰足用

史集

卷八十一

李重

史集

卷八十一

李重

足在利農利農在平糴曰信任信在簡賢簡賢在官久三者既舉可以為安有餘矣世之私議竊比陛下於孝文臣以為聖德隆殺將在平後不在當今何則陛下應期踐祚有創業之勲矣掃滅強吳有戡定之略矣躬行終喪有仁孝之美矣若善當身之政建藩屏之固使晉代久長後世仰瞻校功考事實與湯武比隆何孝文足云若遺風不足繫人心餘烈不足匡幼弱治安之理或有未善恐良史書勲不得遠盡弘美其可惜也詔答曰諸所陳聞具之知卿乃心為國也轉吏部尚書趙王倫害張華頌哭之慟聞華子得進喜曰茂先卿向有種也孫秀議加倫九錫百寮莫敢異議頌獨曰周勃誅諸

李重

李重字茂曾江夏人為始平王文學上疏陳九品曰先王議制以時因革因革之理唯變所適九品始於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其檢防轉碎徵刑失實故朝野之論食謂驅動風俗為弊已甚而至於議改又以為疑臣以革

法制制當先盡開塞利害之理舉而措之使體例大通而無否滯亦未易也古者諸侯分土有常國有定主人無異望卿大夫世祿仕無出位之思臣無越境之交上下體同人德歸厚秦反斯道罷侯置守風俗淺薄自此來矣漢革其弊斟酌周秦並建侯守亦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必各舉賢貢士任之鄉議事合聖典比蹤三代方今聖德之隆光被四表兆庶順顯歡視太平然承魏氏凋弊之跡人物播越仕無常朝人無定處郎吏舊於軍府豪右聚於都邑事體駁錯與古不同謂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且明貢舉之法不濫於境外則冠帶之倫將不分而自均即土斷之實行矣又建樹官司功在簡久階級少則人心定事功久則政化成以為選例九等當今所宜施用也聖王知天下之難常從事於其易故寄繫括於閭伍則邑屋皆為有司若任非所由事非所屬則雖竭聖智猶不足以贍其事誠令二者既行即人思反本諱競自息而禮讓日隆矣轉尚書郎時太中大夫恬和表稱漢孔光魏徐幹議使王公以下制奴婢限數乃禁百姓賣田宅重奏曰先王之制士農工商不遷其業所以利用厚生各肆其力也周官以土均之法經土地井田之制而辨五色九等貢賦之序然後公私制定率土均齊自秦立阡陌建郡縣而斯制已沒降及漢魏因循舊跡王法所陵者惟服物車輦令

不僭擬以亂尊卑耳。至於奴婢私產則實未嘗曲爲之立限也。如和所稱光幹之議然光等議而不行非漏而不及能而不用也。蓋以諸侯之軌既滅而井田之制未復則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既無定限則奴婢不宜偏制其數。懼徒爲之法實碎而難檢。方今聖明垂制每尚簡易法禁已具無所施用。司隸校尉石鑒奏鬱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監請召還尚書荀顗以爲遠郡非人情所樂。奏登貶秩居官重駁以今如登郡比者多若聽其貶秩居官動爲準例。懼庸才負遠必有贖貨之累非所以肅清王化。轉寧殊域也。從之。每大事及疑議輒案以經典處決多見施行。還尚書吏部郎移

史錄

卷八十一

五

抑華競留心隱逸不通私謁由是羣才畢舉時燕國中正劉沉舉霍原爲寒素司徒左長史荀組以爲寒素者當門寒身素無世祚之資原爲列侯顯佩金紫不應寒素之目。重奏曰。秦詔書原讓宜崇浮競宜黜故開寒素以明尚德之舉古之厲行高尚之士或潔身隱跡或克己復禮出處靜默唯義所在非必門寒身素也。與李毅同爲吏部郎時王戎爲尚書重以清尚毅以淹通戎待之各得其所。重言凡山林隱逸之士雖違世背時出處殊軌而先王許之者嘉其服膺高義也。昔先帝思流風之弊而思反純朴乃諮詢朝衆搜求隱逸咸尊二年以太子中庶子徵安定皇甫謐四年又以博士徵安南

朱冲雖皆以疾不至而朝野悅服臣訪之州邑言冲雖年近耄耄而志氣克壯操尚貞純所居成化誠栖逕者德足以表世篤俗者也。陛下仰體先帝禮賢之旨宜垂聖恩及其未沒顯加優命不報。趙王倫逼爲相國左司馬以憂卒。

傅咸

傅咸字長虞北地人父玄字休奕武帝時爲司隸校尉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蹀躞不寐坐而待旦貴臣憚伏臺閣生風卒謚曰剛咸爲司徒左長史帝留心政事詔訪朝臣政之損益咸言陛下處至尊之位而修布衣之事親覽萬機勞心日昃躬自菲薄以利天下然泰始開元以暨於今

史錄

卷八十一

六

十有五年矣而軍國未豐百姓不贍一歲不登便有菜色者誠由官衆事殷復除假濫蠶食者多而親農者少也。臣以頑疎謬忝近職敢不自竭以答天問。舊都督有闕今并監軍乃盈於十夏禹敷土分爲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而多置郡縣虛立軍府五等諸侯復坐置官屬諸所寵給皆生于百姓一夫不農有受其飢今之不農不可勝計縱使五稼皆收僅足相給暫有災患便不繼贍當今之急宜先并官省吏靜事息役上下用心惟農是務也。咸以世俗奢侈上書曰臣以爲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于天災

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買豎皆服梁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嬖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輿驅肥古者人稱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者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爲吏部尙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尙書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遷尙書左丞惠帝卽位楊駿輔政咸言於駿曰事與世變禮隨時宜諒開之不行尙矣由世道彌薄權不可假故雖斬焉在疚而躬覽駕機也逮至漢文以天下體大服重難久遂制既整而除世祖雖大孝蒸蒸

史

卷八十一

毛

亦從時釋服制心喪三年今聖上欲委政于公諒開自居此於冢宰懼天光有蔽人心既以若此明公處之未爲易也竊謂山陵之事既畢明公當思隆替之宜周公聖人猶不免勝况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得意忘言苟明公有以察其愷言豈在多威每誠切駿駿意不平駿弟濟素與咸善與咸書曰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未可便了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了了事正作癡復爲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入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咸答曰衡公

云酒色之殺人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正故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多因矯枉過正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疾安有忠益而當見忌乎駿誅遷御史中丞時太宰汝南王亮輔政咸致書曰咸以爲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有伊周之事聖人且猶不免疑况臣既不聖王非孺子而可以行伊周之事乎上在諒闇聽於冢宰而楊駿無狀便作伊周自爲居天下之安所以至死其罪既不可勝是亦殿下所見駿之見討發自天聰孟觀李肇與知密旨耳聖上以駿死莫不欣悅故論功尊厚羣下宜以實裁量觀等已數千戶縣候遂扇動東安封王孟李

史

卷八十一

毛

羣公餘侯伯子男既妄有加復三等超遷爵位羣赫震動天地自古以來封賞未有若此者也無功而厚賞莫不樂國有禍禍起當復有封爵也人而樂禍其可極乎作此者皆由東安謂殿下至此當有以正之正之以道衆亦何所怒乎衆之所怒在於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論莫不失望咸竊以爲憂又討駿之時殿下在外實所不綜今欲委重故令殿下論功論功之事實未易處莫若坐觀得失有居正之宜也亮輔政專權咸又諫曰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天下誼譏今之虞重宜反此失謂宜靜默願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一皆卑遺此則詰詰及經通尊門冠蓋車馬填塞街衢此之

翁習既宜弭息又憂候駿率使爲先帝請命祈禱無感先帝崩背宜自咎責而公以爲少府私論云駿公之姻姪故至于此一大吠形羣犬吠聲懼於羣吠遂至巨聽也威之爲人不能面從而後言嘗觸楊駿幾爲身禍況于殿下而當有惜往者從駕殿下見語卿不識韓非逆鱗之言耶而欽摩天子逆鱗自知所陳誠爲顛倒然觸猛虎之鬚耳前摩天子逆鱗欲以盡忠今觸猛虎之鬚非欲爲惡所以敢言殿下當識其區區之意亮不納詔羣僚舉郡縣之職以補內官威上書曰夫興化之要在於官人才非一流議有不同譬諸林木洪纖枉直各有攸施故明揚遠於仄陋暗谷無拘內外也中間選川惟內是隆外舉既煩復多節目競內薄外遂成風俗此弊誠宜亟革之當內外通塞無所偏重且膠柱不可以調瑟况官人而可以限乎或謂不制其法何以防私臣聞刑德小人義責君子君子之責在心不在限也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衆職各得其才非徒法之所致乃委任之由也委任之懼甚於限法法之是非尤不在已苟委任之一則應罪二則假謫善則朝野稱詠不善則罪惡見歸此之職就孰與倚限法以拘免乎兼司隸校尉時朝廷寬弛豪右放恣公私請託朝野潤滑咸奏免河南尹潯左將軍倩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京師尚然貴戚備伏僕射王戎兼吏部咸奏之曰

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今內外羣官居職未期而戎奏還既未定其優劣且迭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詐出生傷農害政戎不仰侯亮典諛而開張浮競虧敗風俗請免戎官御史中丞解結以成勅戎爲違制侵官威言按令司隸與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行馬內有違法憲者彈糾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得糾皇太子而不得糾尚書臣所未喻咸每上書稱引故事條理灼然朝廷無以易之卒謚曰貞族弟祗字子壯爲榮陽太守自黃初大水之後河濟汎溢鄧艾嘗著濟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是復填祗乃造沉萊堰至今充豫無水患百姓爲立碑頌焉遷左軍將軍及帝崩太傅楊駿輔政欲悅衆心議普進封爵祗與駿書曰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者也駿既誅收駿官屬祗啓曰昔魯芝爲曹爽司馬新開山赴爽宣帝義之遷青州刺史駿之僚佐不可加罰詔赦之懷帝時遷司徒大將軍荀勗奏請遷都使祗山詣河陰修理舟楫及洛陽陷沒遺臣共建行臺推祗爲盟主以司徒持節大都督諸軍事傳檄四方遣子宜與尚書令和郁赴告方伯徵義兵祗屯盟津以待暴疾卒

向雄字茂伯河內人爲主簿事太守王經經死雄哭之盡哀吳喬爲太守以少譴繫雄于獄司隸鍾會于獄中辟雄爲



官從事會死無人殯殮雄收而葬之文帝召責之曰往者王  
經之死卿哭經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躬爲叛逆又輒收  
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者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  
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誅既加雄感恩收  
葬殿下何必雙枯骨而捐之中野使雄爲忘恩背死之人乎  
帝悅與宴而遣之累遷黃門侍郎

### 段灼

段灼字休然敦煌人爲鄧艾鎮西司馬遷議耶武帝卽位灼  
上疏理艾曰故征西將軍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  
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艾性剛

### 史籍

卷八十一

辛

急輕犯雅俗不能協同朋類故其肯理之臣敢言艾不反之  
狀艾本屯田掌饋人宜皇帝拔之於農吏之中顯之於宰輔  
之職處內外之官據文武之任所在輒有名績固足以明宣  
帝之知人矣洮西之役官兵失利刺史王經困於圍城之中  
三州危懼隴右懷懼幾非國家有也先帝以爲深憂思安邊  
殺敵莫賢于艾故授之以兵馬解狄道之圍圍解留屯上邽  
承官軍大敗之後士卒破膽將吏喪氣倉庫空虛器械殫盡  
艾欲積穀強兵以待有事是歲少雨爲區種之法手執耒耜  
率先將士身爲大將不辭虜僕之勞故落門段谷之戰能以  
少擊多摧破強賊遂委艾以伐蜀之舉艾受命忘身龍驤

王維詩本  
此

振前無堅敵蜀地阻險山高谷深而艾步乘不滿二萬東馬  
懸車自投死地勇氣凌雲將士乘勢故能使劉禪震怖君臣  
而縛軍不踰時而巴蜀蕩定此固足以彰先帝之善任矣艾  
功名已成亦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  
艾誠恃養育之恩心不自疑以禪初降遠近未附獨令承制  
權安社稷雖遠常科有合古意原心定罪事可評論故鎮西  
將軍鍾會吞天下之心懼艾威名知其必不同已遂因疑  
似搆成其事艾被詔書卽遣強兵束身就縛誠自知奉見先  
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泰佐部曲愚懇相聚自  
共追艾艾在何地狼狽失據父子受誅口無一言豈不哀哉

### 史籍

卷八十一

辛

故見之者垂涕聞之者歎息昔秦人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  
子胥之冤酷皆爲之立祠天下之人爲艾悼心痛恨亦猶是  
也謂可聽艾門生故吏收其尸柩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  
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諡死無所恨釋冤魂於九泉  
收信義於後世則天下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爲陛下死矣  
帝甚嘉其意約身微宦孤不見序進乃取長假還鄉里臨去  
遣子上表曰臣受恩三世割符守境試用無績沉伏數年犬  
馬之力無所復堪陛下弘廣納之聽採狂夫之言原臣侵官  
之罪不問干忤之愆天地恩厚于臣足矣臣聞忠臣之於其  
君猶孝子之於其親進則有欣然之慶非貪官也退則有戚

文無所實  
可

然之夢非懷祿也其意在於光君榮親情所不能已已者也  
臣伏自悼私懷至恨生長荒裔而久在外任自還抱疾未嘗  
親見陛下意不知臣何人此臣之恨一也遭運會之世值有  
事之時而不能垂功名於竹帛此臣之恨二也逮事聖明之  
君而庶忤羸劣陳力又不能當歸死於地下此臣之恨三也  
哀二親早亡兄兄弟並凋喪孝敬無復施於家門此臣之恨  
四也憂之日忽以過冬之夜尋復來人生百歲尚以為不足  
而臣中年嬰災此臣之恨五也慚日月之所養愧吳蒼而無  
報此臣之所以懷五恨而歎息臨歸路而自悼者也臣欲言  
天下太平而靈龜神龍未見仙芝蓬萊未生麒麟未辨乎靈  
臺之閒鳳皇未儀於太極之庭此臣之所以不敢華言而為  
佞者也昔漢高祖初定天下于是戊卒妻敬上書曰陛下取  
天下不與成周同而欲比隆成周臣竊以為不侔漢祖感悟  
深納其言他日謂陸賈曰為我著秦所以亡而吾所以得之  
者賈乃作新語奏之又田肯建言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  
而受千金之賜故世稱漢祖寬明所以能成帝業也今之言  
者皆曰天下已太平矣臣獨以為未亦竊有所勸焉孟子曰  
堯不能以天下與舜則舜之有天下也天與之也舜相堯堯  
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河南天下諸侯朝覲者訟獄  
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乃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若居堯之宮

史籍

卷八十一

章

過堯之子非天與也曩昔西有不臣之蜀東有僭號之吳三  
主降足並稱天子魏文帝率萬乘之眾受禪於廢殿而自以  
德同唐虞以漢獻即古之堯自謂是今之舜乃謂孟軻孫卿  
不過禪代之變遂作禪代之文刻石班示天下亦安能使將  
來君子皆曉然服其心乎魏文後希慕堯舜之名推新集之  
魏欲以同於唐虞之盛忽骨肉之恩忘藩屏之固竟不能使  
四海賓服而於時羣臣莫有諫者不其過矣哉孫卿曰堯舜  
禪讓是不然矣天下者至重也非至聖莫之能任至大也非  
至辯莫之能分至眾也非至明莫之能見此三至者非聖人  
莫之能盡陛下受禪從東府入西宮兵刃耀天旌旗翳日雖  
應天順人同符堯舜然法度損益則亦不異於魏文矣故宜  
資三至以疆制之而今諸王有立國之名無禮節之實又蜀  
地有自然之險是歷世奸雄之所關通逃之所聚而無親戚  
子弟之守強吳尚據江表帝制自為昔漢文帝據已成之業  
六合同風天下一家而賈誼上疏陳當時之勢猶以為譬如  
抱火厝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此誠存  
不忘亡安不忘亂者也臣之懷懷亦竊願居安思危敢傳陳  
舉賢之路廣開養老之制崇信民之道設封建之議願陛下  
察臣愚忠恐臣狂直無使天下以言者為戒臣疾痛增篤退  
念桑梓之詩深惟首丘之義輒取長休歸近墳墓願鑒宮闈

史籍

卷八十一

章

繫情皇極，不勝丹款。遠息頽表言，其一曰舉相，其二曰任將，其三曰養老，其四曰信民，其五曰建侯，其封建曰昔周漢之興，大封同姓，及其衰也，神器奪於重臣，國祚移於外戚，故滅周者秦，非姬姓也；代漢者魏，非劉氏也。於今國家大計，使異姓無專封之邑，同姓有連城之地，縱復令諸王、後世子孫，還自相并，蓋亦楚人失繁弱于雲夢，尚未爲亡其弓也。其于神器，不移他族，則始祖不遷之廟，億萬斯年，不改其名矣。臣聞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也；與死人同病者，未嘗生也。與亡國同法者，未嘗存也。況夫魏魏大晉，方將登太山，禪梁父，刻石誓勲，垂示無窮，宜遠鑒往代興廢，深爲嚴防，此臣所以私懷

史籍

卷八十一

十一

慷慨自忘輕賤者也。帝覽而異之，擢灼爲明威將軍，魏與太守卒。

史籍卷八十一終

史籍卷八十二

晉書十

列傳

前兄弟

閻續，續伯異人，可敬事烈而文，亦佳。宋李太白極稱閻續，字續伯，巴西人，爲太傅楊駿舍人，轉安復令，駿之誅也，續棄官歸，要駿故主簿潘岳等共葬之，駿從弟模告武陵王澹，將表殺之，衆咸懼而逃。續獨奔駿而去，河間王頤引爲西戎校尉司馬，有功，封平樂鄉侯。愍懷太子廢，續與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冤，曰：伏見赦文及榜下，前太子適手疏，竊爲驚愕。自古以來，臣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適生于聖父，而至此者，由長養深宮，沉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之賜，每見選師傳，下至郡吏，率取青朱，鍾門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術，紹周文，石奮疎庸，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先王欲令先戚，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也。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友文學，皆豪族力能得者，師非異選，王陽能以道訓，友無亮直，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爲名，實不讀書，但共鮮衣好馬，縱酒高會，競遊博奕，豈有切磋，能相長益？臣常恐公族陵遲，以此歎息，今適可以爲戒，恐其被斥棄，逐遠郊，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戾太

史籍

卷八十二

一

子無狀，刑兵距命而盡。關三老上書及田千秋之言，猶曰：子弄父兵，罪應笞耳。漢武感悟之，築思子之臺。今道無狀，言語忤逆，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為輕于戾太子，尚可禁持，重選保傅，如司空張華、道德、漢遠，乃心忠誠，以為之師。光祿大夫劉建，寒苦自立，終始不衰，以為之保。尚書僕射裴頌、明允恭肅，體道居正，以為之友。置文學之選，皆寒門孤宦，以學行自立，及服勤更事，名稱素聞者，使與共處。嚴直御史監覆其家，絕貴戚子弟，輕薄賓客，如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師傅文學，可令十日一講，使共論議于前，但道古今孝子事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之義，見聞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之

史

卷之八十一

二

三年，思庸克復，為殷明王。又魏明帝，因母得罪，廢為平原侯。為置家臣庶子，師友文學，皆取正人，共相匡矯。事父以孝，因得嗣立。漢高皇帝，數欲廢太子，後四皓為師，子房為傅，竟復成就。前事不忘，後事之戒。孟軻有云：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由陛下矯過，使至于此。庶其受罪以來，堪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宜為大計，小復停留，先加嚴誨，依平原侯故事，若不悛改，棄之未晚也。臣素不經東宮，情不私適。念昔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臣嘗備近職，雖未得自結天日，惶惶之誠，實為

國計。老母兄臣為表，乃為臣卜卦云：書御即死，妻子守臣。臣泣見止臣，獨以為頻見拔擢，此恩難忘，唯當陳誠，以死獻忠。輒具棺槨，伏須刑誅。書奏，不省。及張華遇害，賈謐被誅，朝野震悚，縱獨撫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從，今果不免命也。夫過買謐尸，此曰小兒亂國，誅其晚矣。皇太孫立，繼復上疏曰：臣前上書，訟太子之枉，不見省覽。昔盡關三老、陳衛太子之冤，而漢武築思子之臺，商廟令田千秋上書，託以鬼神之教，而孝武大感，位至丞相，乘車入殿，號曰車氏。悞臣精誠，微漸，不能有感，竟使太子流離，沒命許官，不意呂霍之變，復生于今日。向令陛下即納臣言，不致此禍。天贊聖意，三公獻

史

卷之八十一

三

謀，庶人賜死，罪人斯得。太子以明，臣恨其晚，無所復及。詔書慈悼，迎喪反葬，復其禮秩，誠副眾望。伏見詔書，建立太孫，斯誠陛下上順先典，以安社稷，中慰太子冤魂之痛，下令萬國心有所繫，追惟庶人所為無狀，幾傾宗廟，賴相國太宰奉贊聖意，以成神武。雖周誅二叔，漢掃諸呂，未足以喻臣願。陛下因此大更釐改，以為永制，禮置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為置官屬，皆如朋友，不純為臣。既使上壓奢望，以崇孝道，又令不相嚴憚，易為規正。昔漢武既信奸譏，危害太子，復用望氣之言，欲盡誅誅獄中囚，邪吉以皇孫在焉，閉門距今，後遂流護皇孫，皆責乳母，卒至成人，立為孝宣皇帝，苟志于忠，無往

亦未必但  
後得可憐

亦可憐  
亦可憐

史記卷之八十二

四

不可勝觀古人雖不避死亦由世故寬平以成節義古語所謂昔者而不責自魏晉以來用法太嚴通連之間凡加罪者一身伏法猶可強為近世之誅動輒滅門昔呂后臨朝肆意無道周昌相趙三召其王而昌不赴先徵昌入乃後召王假令如今呂后必謂昌反夷其三族則誰敢復為殺身成義者哉又漢高祖廢趙王張敖其臣田叔孟舒等十人為奴髡鉗隨王旦夕侍養向使晉法得容為義東宮之臣有如周昌固護其王得如田叔孟舒則聖意必回太子以安如田叔孟舒待從不罪則左右侍養姦凶毒藥無緣得設太子不天也臣每責東宮臣故無侍從者後聞頗有於道路望車拜辭而有司收付洛陽獄奏科其罪然後知臣故莫從良有以也又本置三率盛其兵馬所以宿衛防虞而使者卒至莫有警嚴覆諸審報者此由恐畏滅族今皇孫冲幼去事多故若有不成奸邪諸諂宜開來防若千令典自今已後諸有典廢倉卒群臣皆得輒廢須錄詣殿前而受口詔然後為信得同周昌不赴趙王得如田叔孟舒從從張敖不加罪責亦永固儲副以安後嗣之遠慮也來事難知往事可鑒臣前見得事英權用心懇惻舍人秦戡數上疏啓諫謂宜褒贈裴權以寵其魂推尋表疏如秦戡輩及司隸所奏諸拜辭於道路者明詔稱賜使後與於眾以勸為善以獎將來也辭又陳今相困雖

皆皆離城  
亦非太了  
所憐

史記卷之八十二

五

已保傳東宮至于旦夕訓誨輔導出入宜避寒暑之士忠貞清正如戴門校尉梁郁白衣朱冲者以為少師少傅其侍臣以下文武將吏勿復取威成豪門子弟若吳太妃及買郭之黨如此之輩生而富溢不念修己率多輕薄浮華相驅放縱皆非有所補益于儲君者也可擇寒門素士篤於學行者以備官屬輕其禮儀使與古同以收切磋之益昔魏文帝之在東宮徐幹劉楨為友文學相接有如氣類吳太子登顧譚為友諸葛恪為賓卧同床帳行則參乘交如布衣相呼以字此則近代之明比也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人不敬畏患於驕盈不聞其過不知稼穡之艱難耳至於甚者乃不知名六尚可不勉哉昔周公建伯禽曹泰皆不留聖考慈父皆不仍思今不忍小相維持今至爾失顏相罪責不亦誤哉在禮太子朝夕視膳皆定晨省晚問安否於前得盡今五日一朝於敬既簡於恩亦疎易致構間故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五口之制起漢高祖身為天子父初庶人萬機事多故爾敬愛耳今主上臨朝太子無事專主中養宜改此制文王世子篇曰王季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安有選豫五日一親哉繼又陳今迎太子神柩孤魂獨行八孫幼冲不可涉道謂可遣妃來迎道路令其父衍隨行衛臣少時家門無祐具皆辛苦以家觀開固知太子有受皇八子初見誣陷臣求副監固

詳觀蔡疏  
意誠實主  
治安策

欲依郭古故事，距違來使，供其擁護，身親飲食醫藥，與足救危主者，以臣名資輕淺，不肯目與世人見笑，謂為此職進退，惟谷有必死憂，臣獨以為苟全備君為買氏所誅，甘心無悔，今監國御史直副皆當三族侍衛，無狀實自宜然，臣謂小人不足其責，故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君子人也。是以聖王慎重其選，故河南尹向雄，昔能犯難，奉故主鍾會、文帝嘉之，因拔顯用。至于先帝以為右率，如間之事，若得向雄之比，則豈可動哉！此二使者，罪止愚怯，亦非與謀，但可誅身，全其三族，如郭、郭、郭，則於刑為當。又東宮監率亦宜妙選忠貞，亮正如向雄比，世俗淺薄，士無廉節，買諂小

史籍  
卷之八十二

大

兒恃寵恣睢，而淺中弱植之徒，更相翕習，故世號魯公二十四友。又謠前見臣聖太子表曰：聞兒作此為德，人皆為臣寒心。潘岳舉劾，皆謚父黨，共相沉浮，人士羞之。今詔書暴揚其罪，並皆遣出，臣請非但岳撤二十四人，宜皆罷黜，以肅風教。朝廷善其忠烈，擢為漢中太守。趙王倫既篡，贊以車轅其家，張華兄子景從漢中，贊表還之，贊不獲細行，而慷慨好大節。辛年五十九。

阮籍

阮籍字嗣宗，瑯之子也。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而喜怒不形，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時

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太尉蔣濟聞其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曰：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賢抗足，辟書始下，以下走為首。昔子夏在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彗，鄒子處於泰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章帶之士，孤居特立，正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為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當，乞迴謬恩，以光清舉。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辛理之，而籍已去。濟大怒，鄉親共喻之，及就吏，後謝病歸。曹爽輔政，召為參軍，籍以病辭。歲餘而爽誅，人服其遠識。宣帝為太傅，命籍為從事中郎。帝崩，復為景帝

史籍  
卷之八十二

七

大司馬從事中郎。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以酣飲為常。文帝欲為武帝求婦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文帝輔政，籍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游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却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復為大將軍從事中郎。籍問步兵營厨人善釀，乃求為步兵校尉。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為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辭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按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美。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

史

卷之八十二

九

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園。恭對者求止。籍留與次。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飽飲二斗酒。然後臨歿。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又吐血數升。妥瘞背立。殆至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之。如禮。既去。或問楷。此往弔者。裴乃為禮。籍既不哭。君何為哭。楷曰。籍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人。宜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為兩得。籍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籍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憚而退。弟康聞之。責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禮法之士。疾之若讐。而每保護之。鄰家少婦有美色。當釀沽酒。籍嘗詣飲。醉便卧。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亦不怪也。

經史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群蟲處於都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蝨之處穽中乎。此亦籍之胸懷本趣也。恭州刺史江夏李緒曰。昔侍坐於文王。時有三長吏。臨辭出。王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待坐眾賢。莫不稱善。王問必不得已。於斯三者何先。或曰。清固為本。次復問。吾對曰。必不得已。慎乃為大。夫清者不必慎。慎者必自清。亦猶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也。王曰。卿言得之。可舉近世慎者誰乎。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連。僕射王公仲。王曰。如諸人者。但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思理玄遠。而未嘗

史

卷之八十二

九

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可謂至慎矣。吾每思此言。以為明誠。凡人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至矣。子渾少舉通達。籍曰。仲容已豫。吾流汝不得復爾。咸字仲容。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為竹林之游。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采日。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歷散騎常侍。山濤舉咸典選。曰。阮咸貞素寡欲。深識清澗。若在官人之職。必絕于時。郭奕高爽有識量。少所推先。見咸獨心醉焉。始有胡婢咸幸之。姑當歸于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從去。咸時方有客。聞之。遽借客馬追婢。既及。與婢累騎而還。

咸妙解音律。不交人事。惟共親知。弦歌酣飲而已。與從千修。特相善。每以得意為歡。荀勗與咸論音律。遠不及咸疾之由。補始平太守。卒。二子瞻字瞻字千里。清虛寡欲。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遇典而談。辭不足而旨有餘。善彈琴。人問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連夜無忤色。識者歎其恬澹。不可榮辱矣。司徒王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東海王越鎮許昌。以瞻為記室參軍。時王承謝鯤鄧攸俱在。越府越與瞻等書曰。聞之所入者。淺見之所得者。深是以聞。

史籍 卷之八十二

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如親承音旨。小兒既既。甚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望諸君時以閑豫。周旋薛接。瞻執無鬼論。物莫能難。忽有客通名詣瞻。談名理。甚有才辨。良久。及鬼神事。反覆甚苦。客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侯便是鬼。於是變為異形。須臾消滅。瞻意色大惡。歲餘病卒。字遙集。其母即胡婢也。爭之生。其姑取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以為半焉。現邪王哀鎮廣陵。以子為長史。元帝曰。卿既統軍府。郊壘多事。宜節飲。乎曰。竊以今王在鎮。威風赫然。皇澤遐被。賊寇欲跡。正應端拱。嘯咏。以樂當年耳。遂黃門侍郎。嘗以金貂換酒。為斯司。

孫劭帝有之。轉吏部尚書。帝大漸溫。嚙入受顧命。過子要與同行。升車乃告之。孚不答。固求下車。嚙不許。垂至臺門。告嚙內迫求。暫下。便徒步還家。性好屐。或有詣之。正見自屐。屐因嘆曰。未知一生當着幾量屐。屐神色開暢。見者賞其高致。咸和初。拜丹陽尹。時太后臨朝。政出舅族。孚謂所親曰。今江東雖累世而年數實淺。主幼時艱。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亂將兆矣。遂苦求出。王導等以孚疎放。非京尹才。除廣州刺史。未至卒。尋而蘇峻作亂。籍從子修字宜子。性簡任。不修人事。不喜見俗人。過便舍去。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或至無言。但欣然相對。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酌。

史籍 卷之八十二

飲。雖當世富貴。不肯顧家。無儲石之備。要如也。拜太子洗馬。為賊所害。籍族弟裕字思賢。大將軍王敦辟為主簿。甚被知遇。裕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終日酣飲。以酒廢職。敦南裕徒有虛譽。出為溧陽令。由是得建義。拜臨海太守。少時去職。復除東陽太守。以待中徵。不就。遂還剡山。有肥遁之志。王羲之曰。阮公不為龍虎。雖古之高士。何以過此。咸帝崩。裕赴山陵。事畢。便還。裕時流必富。迫已乃疾去。諸人相與逐之。至方山。不相及。劉惔歎曰。我入東。正當泊安石。下耳。不敢復近。思曠仿裕。嘗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日靜默。而物自宗焉。在東山。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弄母。意欲借。



而不敢言。裕聞之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命焚之。微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加金紫光祿大夫，敦過不就。御史中丞周閭奏裕及謝安、逯詒、累載、應、蔡、綢終身，詔皆貴之。或問裕曰：子屢辭徵聘，而幸二郡，何耶？裕曰：吾屢辭王命，非敢為高也。少無宦情，兼拙于人事，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勢能私計故耳。年六十二卒。

嵇康

嵇康字叔夜，譙郡人。其先姓奚，以避怨徙銍，銍有嵇山，因以命氏。康早孤，有奇才，身長七尺八寸，而土木形骸，不自修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與魏

史錄 卷之八十二

宗室諸君中散大夫，好修養性服食之事，以爲導養得理，則安。門弟子之倫可及也。乃著養生論曰：自厚者所以喪其生，求益者必至失其性。惟超然獨達，遺放世事，縱意於塵埃之表，爾與阮籍、阮咸、山濤、向秀、劉伶、王戎相友善，共游竹林。世號爲竹林七賢焉。戎云：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怒之色。康嘗採藥于汲郡北山中，見隱者孫登，康與之言，登默然不應。康歸去，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君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得石髓如飴，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爲石。又于石室中，見一卷素書，呼康往取，輒不見。烈嘆曰：叔夜處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山濤爲選郎，康

目代康與濤書告絕曰：聞足下欲以吾自代，雖事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也。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創，引尸祝以自助，故爲足下陳其可不老子莊周吾師也。親居股肱，祿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受不荒，乘田子文無欲，三爲令尹，是乃君子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知堯舜之治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按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達其志者也。君子百行，殊塗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出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意氣所先，亦不可奪也。吾每讀向子平書，孝

史錄 卷之八十二

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加少孤露，母兄驕恣，不涉經學，又讀老莊，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翫，任逸之性轉篤。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讐。幸賴大將軍保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物情，聞十机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壘之累。久與事接，疵露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聞道士遺言，何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而不追伯成子高，全其長也。仲尼不假蓋于子夏，護其短也。

近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自卜已審。若道盡塗。彈則已耳。足下無事。寬之。令轉于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疾。顧此悵悵。如何可言。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叙離。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意畢矣。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于相致。一旦迫之。必發狂疾。自非重誓。不至此也。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此書既行。知其不可羈屈也。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後安為兄異所枉。訴繫獄。辭相引證。遂收康。康慎言行。一旦縲絏。乃作幽憤詩。

史籍

卷之八十二

五

曰。嗟余薄祐。少遭不造。哀我靡。越在襁褓。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嬌。不訓不師。愛及冠帶。憑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託好老莊。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真。曰子不敏。好善聞人。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大人含弘。藏垢懷恥。人之多僻。政不出已。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感悟思愆。恒若創痛。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類致怨憎。昔慙柳惠。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慙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閑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咨予不淑。娶累多虞。匪降自天。寔由頑疎。理笑愚結。卒致困。對答鄙訕。繫此幽阻。寔恥。時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滄浪。曷云能補。雍雍鳴雁。屬翼北游。順時而動。得

如見便下  
附錄

史籍

卷之八十二

五

意忘憂。嗟我憤嘆。曾莫能鳴。事與願違。遂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葛石周慎。安親保榮。世務紛紜。祇攪余情。安樂必誠。乃終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為。有志不就。慙難思復。心焉內疚。庶易將來。無辱無與。採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願神養壽。初康居貧。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漱水園之。夏月。與向秀共鍛于其下。以自贍給。潁川鍾會。貴公子也。有才辨。往造焉。康不禮之。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是言于帝曰。嵇康臥龍也。公無憂天下。願以康為慮耳。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害時亂教。故聖賢去之。康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所不宜容。可因舉除之。帝昵信會。遂并言之。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固新之。廣陵散。于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帝悟而恨焉。康嘗游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不言其姓氏。與康共談。辭致清辨。因索琴彈之。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囑不傳人。康善鼓琴。能屬文。高情雅趣。率然玄遠。撰上古以來高士為之傳贊。欲友其人于千載也。

向秀

何秀字子期河內人清悟有遠識好老莊之學莊則著內外  
數十篇歷世方士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也秀乃為之隱解  
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也始秀欲作  
注猶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及成示康曰殊  
復勝不又與康論養生辭難往復蓋欲發康高致也康善數  
秀為之佐相對欣然仿若無人復共曰安龍園于山陽康既  
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乃作思舊賦云余與嵇康呂安居止  
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嵇意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嵇博綜  
伎藝于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趣將西  
過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泉寒水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

史

卷之八十一

本

寥亮追想曠昔游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曰將命適于遠  
京今遂旋反以北徂濟黃河以汎舟今經山陽之舊居瞻瞻  
野之蕭條今自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跡今歷窮巷之空  
廬歎黍離之悠周今悲麥秀于殷墟追昔以懷今心徘徊  
以躊躇棟宇在而弗毀今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今  
歎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今顧日影而彈琴託題遇于  
須會今寄餘命于寸陰聽鳴笛之慷慨今妙聲絕而復尋音  
駕言其將適今故援翰以寫心後為散騎常侍在朝不仕以  
容迹而已卒官

劉伶

竹林七賢  
劉伶字伯倫  
沛國人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齊  
萬物為心澹然少言不妄交游與阮籍嵇康相親欣然神解  
携手入林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  
鉤而隨之曰死便埋我嘗渴甚求酒于其妻妻捐酒毀器涕  
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伶曰善吾不能自禁唯當祝

酒有何名  
曰為生可  
也

見神自晉耳便可共酒肉妻從之伶晚視曰天生劉伶以酒  
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兄之言慎不可聽仍飲酒御肉  
慨然復醉矣嘗大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臂奮拳而往伶徐  
曰雞肋不足以當尊拳其人笑而止伶雖陶兀昏放而机應  
不差未嘗屑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大人先生

史

卷之八十一

七

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局隅八荒為庭衢行無  
轍迹居無室廬候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尾執觚動則擊  
楹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籍紳處士聞吾風  
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蜂起先  
生于方枘圓承槽銜孟激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  
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悅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然視  
不睹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  
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蜉蝣之與螟蛉為建  
威秦軍卒

謝

謝鯤字幼輿陽夏人通簡有高識不修威儀太傅東海王越辟為掾坐事除名于時名士王元阮修之徒以鯤初登宰府便至黜辱為之歎恨鯤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莫不服其遠暢降家女有美色鯤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為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左將軍王敦引為長史以討杜弼功封咸亭侯鯤居身於可否之間雖白處若穢而動不累高敦有不臣之迹鯤知不可以道匡弼乃不親政事優游寄遇卒歲而已每與畢卓王尼阮放羊毋桓爽阮孚等縱酒敦以其名高雅相賔禮常使至都明帝在東宮兄之甚相親重謂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答曰端委廟堂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遇之及敦將為逆謂鯤曰劉隗奸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也敦怒出鯤為豫章太守復留不遣適與俱下敦至都問曰近來人情何如鯤曰明公之舉雖欲匡正社稷然悠悠之言未達高義周顗戴淵南北人士之望舉而用之群情帖然矣時敦遣兵收周戴而鯤弗知怒曰君寵疎邪二子不相富吾已收之矣鯤聞之愕然若喪諸已參軍王嶠以敦誅顗諫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公戮諸名士何以自全敦大怒命斬嶠時莫敢言者鯤曰嶠為參軍以獻替被戮不亦過乎敦乃止敦既誅害忠賢稱疾不朝將還武昌

史

卷之八十二

九

鯤曰明公當朝天子使君臣釋然萬物之心乃服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見官省穆然必無所虞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于時竟不朝而去是時宿望被禍人士憂恐而鯤推理安常時進正言敦雖不悅亦不之害軍還使之郡莅政清肅百姓愛之

卒

胡母輔之

胡母輔之字彥國泰山人為樂安太守與郡人光逸晝夜酣飲不視郡事常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陽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乏吾事則已安復為人使輔

史

卷之八十二

九

之因就與語歎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名見喜之權為功曹輔之正酣飲子謙之闕而厲聲曰彥國年老不得為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歡笑呼入與共飲其放達如此

畢卓

畢卓字茂世新蔡人為吏部郎比舍郎驪熱卓因醉夜至其寢間盜飲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遂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于寢側致醉而去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盃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王尼

王尼字孝孫，城陽人。為護軍府軍士，胡毋輔之與王澄傳揚等，屬洛陽令曹據請解之。據以制旨辭輔之等責羊酒詣護軍門，護軍問諸名士持羊酒來，嚴以待客。尼時給府養馬，輔之等遂入坐馬廐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尼長假，東顧公騰辟為舍人，不就。時尙書何綏奢侈過度，尼謂人曰：「綏居亂世，矜豪乃爾，禍將不久。」綏果為東海王越所殺。尼嘗詣越，不拜，越問其故，尼因數其無輔相之能，且云：「公負尼物，越大驚曰：『寧有是？』」尼曰：「昔楚人亡布，謂令尹盜之，今尼屋舍資財悉為公軍人所畧，尼受飢凍，是亦明公之負也。」越大笑，即賜絹五十疋。尼早喪婦，有一子，無

史

卷之八十二

羊

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不安也。」父子俱餓死。

羊舅

羊舅，字祖延，祐從孫也。為王敦右長史，舅知敦不臣，終日酣醉，諷議而已。敦以士望，厚加禮遇，不委以事，故不涉其難。敦敗，為丹陽尹，時朝士相飾供饌，舅在丹陽，客來早者得佳設，日晏則漸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而不問貴賤，時臨海太守羊固竟日美饌，論者以固之豐腴乃不如舅之真率。蘇峻作亂，加前將軍，守雲龍門，王師敗績，或勸勞避峻，舅曰：「朝廷被敗，吾安忍求生？勸眾不動，為峻所害，贈太常。」

光逸

光逸字孟祖，樂安人。初為小吏，縣令使逸送客，冒雪凍濕，還遇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中卧。令大怒，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暫溫，勢必凍死，惜一被而殺人，君子仁愛，必不爾也。」故寢而不疑。令奇而釋之，後為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胡毋輔之詣令家，望見逸，曰：「彼似奇才，便呼上車與談。」良久，令怪客不入，吏白與光逸語，令大怒，斥遣之。輔之時為太傅，越從事中郎，薦逸于越，越以門寒不召。後因宴會，責輔之無所舉薦，輔之曰：「前舉光逸，公以非世家不召，非不舉也。」越乃辟焉。書到郡縣，皆以為誤，審知是逸，乃備禮遣之。後避

史

卷之八十二

羊

亂渡江來，依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鯨阮放，卑卓羊舅，桓爽就半散髮裸程，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于狗竇中窺之，大呼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遂呼入，遂與飲，不舍晝夜。時人謂之八達，元帝以為給事中，卒官。

庾峻

庾峻字山甫，郡陵人。武帝踐祚，拜諫議大夫。時風俗趣競，禮讓陵遲，峻上疏曰：「臣聞黎庶之性，人眾而賢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賢眾。為賢眾而官多，則妨化以無官而棄賢，則廢道是故聖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士，又

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猶人之有股肱心膂共爲一體也山林之士被褐懷玉清劬足以抑貪退讓足以息鄙斯其所以爲美也節雖離世而德合於主行雖詭朝而功同於政先王嘉之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禮既廊廟多賢才而野人亦不失爲君子此先王之弘也秦塞斯路有處士之名而無齒列於朝者商君謂之六竭韓非謂之五蠹時不知德惟得是聞故問閭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做其父兄漢祖反之任蕭曹以天下重四皓於南山以張良之熱而叔孫莊在其前蓋公之賤而曹參諮之以政帝王貴德於上世俗反本於下故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其

史籍 卷之八十二

三

右者而未嘗干祿於時以釋之之貴藉王生之機於朝而其名愈重自非君相貴德尙賢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乎夫不事百工之弊徒救一時之急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而爭先官高矣而意未滿功報矣其求不已又國無隨才任官之制俗少難進易退之節雖無功而不肯下已負敗而復見用是以普天之下先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大人溺於流俗執政撓於羣言衡石爲之失平清濁安可復分昔者先生患一時之計將爲後來之弊是故功成必改其物業定必易其教雖以爵祿使下臣無介廢之行雖以甲兵定功主無窮武之悔也臣以爲古者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元功

宋之注莊  
原是謂水  
自然要能  
本相

老三司上才可聽七十致仕則士無懷祿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則子有事親之孝矣人主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人臣亦量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潔如黃禹冠一免而不著及知止如王孫知足如疏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與人父言依於慈與人子言依於孝此其出言合於國檢立行彰於本朝去勢如脫屣路人爲之歎息辭寵如斷金庸夫爲之興行是故先王許之而聖人貴之夫人性之度上猶水之趣下也益而不已必決升而不已必困始於匹夫行義不敏終於皇輿爲之敗績固不可不慎也下人并心進趨上宜風以退讓退讓不可以刑罰使莫若聽朝士時時

史籍 卷之八十二

三

從志山林往往間出無使入者不得復出往者不能復反然後出處交泰時靡有爭天下可得而化矣二子珉數珉字子珉歷散騎常侍懷帝沒於劉淵珉從在平陽淵大會因使帝行酒珉悲憤號哭賊惡之並遇害謚曰貞數字子嵩爲陳留相數見王室多難知終嬰禍乃著意賦以節情衍賈誼之服烏也泰東海王越太傅軍事河南郭象好老莊數善之每曰郭子玄何必減庾子嵩象後爲太傅主簿任事尚勢數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曠昔之意都已盡矣時劉粲見任于越人士多爲所構惟數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粲令就假錢千萬與其有吝因此可罪之越于衆坐中

純此言所  
仿者大

西門採乃  
與可見聖  
能今人不

史籍

卷之八十二

志

問數致頽然已醉、憤、墮、机、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有、  
二、千、萬、隨、公、所、取、矣、越、甚、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  
之、心、與、於、是、乃、服、為、石、勒、所、害、峻、弟、純、字、謀、甫、歷、中、書、令、河、  
南、尹、封、關、內、侯、純、以、買、充、姦、佞、與、任、數、共、出、充、鎮、關、中、充、既、  
不、行、嘗、宴、朝、士、而、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  
純、曰、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嘗、為、伍、伯、充、  
之、先、為、市、魁、故、以、此、相、譏、充、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純、  
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為、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  
養、將、何、言、也、純、發、怒、曰、買、充、天、下、克、克、由、爾、一、人、充、曰、充、禮、  
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克、克、純、曰、高、貴、鄉、公、何、在、

史籍

卷之八十二

志

兩、藩、忠、孝、各、序、純、兄、峻、以、父、老、求、歸、詔、不、見、聽、峻、不、得、歸、純、  
無、得、歸、之、理、近、遼、東、太、守、孫、和、廣、漢、太、守、鄧、良、皆、有、老、母、良、  
無、兄、弟、授、之、遠、郡、幸、苦、自、歸、皆、不、見、聽、純、近、為、京、兆、父、在、界、  
內、時、得、定、省、禮、年、八、十、一、子、不、從、政、純、有、兄、弟、三、人、在、家、不、  
為、違、禮、又、今、年、九、十、乃、聽、悉、歸、今、純、父、未、九、十、不、為、犯、令、既、  
免、其、官、又、削、爵、土、愚、以、為、非、禮、也、詔、曰、近、世、以、來、多、為、貴、重、  
順、意、早、賤、深、文、非、持、平、也、今、議、責、庚、純、爾、子、酒、德、疑、買、公、亦、  
醉、若、其、不、醉、終、不、于、百、客、之、中、責、以、不、去、官、供、養、也、大、晉、佞、  
聖、人、典、禮、制、臣、子、出、處、之、宜、若、親、八、十、皆、當、歸、養、亦、不、獨、純、  
也、所、以、免、純、者、當、為、將、來、沈、酒、之、戒、耳、齊、王、劉、據、議、當、矣、復、  
以、純、為、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後、將、軍、荀、販、于、朝、會、中、奏、純、  
前、坐、不、孝、免、黜、不、宜、升、進、侍、中、甄、德、曰、孝、以、顯、親、為、大、詔、赦、  
純、前、愆、擢、為、近、侍、兼、掌、教、官、而、後、將、軍、販、敢、以、私、議、貶、奪、公、  
論、誣、罔、朝、廷、宜、加、貶、黜、販、坐、免、官、初、販、與、純、俱、為、大、將、軍、所、  
辟、販、整、麗、車、服、純、率、素、而、已、販、以、為、愧、至、是、毀、純、販、既、免、黜、  
純、往、慰、勉、之、時、人、稱、其、通、恕、轉、尚、書、卒、子、粲、字、允、臧、為、博、士、  
齊、王、攸、就、國、下、禮、官、議、崇、錫、之、物、粲、與、博、士、太、叔、廣、等、曰、書、  
稱、帝、克、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大、晉、龍、興、隆、唐、虞、之、化、今、吳、會、  
已、平、詔、大、司、馬、齊、王、山、統、方、舉、遂、撫、其、國、昔、周、之、選、建、明、德、  
以、左、右、王、室、也、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賁、季、為、司、空、及、召、

帝正人也  
見武帝之  
怒達失其  
所守愧其  
衰多矣

苗畢毛諸國皆入居公卿大夫之位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輕也漢氏諸侯王位尊勢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贊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閣亦不復假台司虛名爲隆寵也昔申無字曰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又曰親不在外羈不在內叔向有言公室將卑其枝葉先落公族公室之本而去之該所謂芘焉而縱尋斧柯者也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宜以母弟之親出居外藩不賢邪不宜大啓土宇儀表東海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爲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京師二千餘里非聖王親親賢賢之意也武帝以博士不答所問答所不問大怒事下有司尚書朱整緒碧等奏請收舉等

史緯 卷之八十二 美

付廷尉科罪廷尉劉頌劾奏等大不敬棄市論尚書又請報聽廷尉行刑尚書夏侯駿謂朱整曰國家乃欲誅諫臣官立八座正爲此時卿可共駁正之整不從駿怒起曰非所望也乃獨爲駁議左僕射魏舒右僕射下邳王晃等從駿議奏留中七日乃詔專等除名後數歲起舉爲國子祭酒

皇甫謐

皇甫謐字士安高曾孫也出後叔父年二十猶不好學嘗得瓜果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日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擇鄰教有所闕

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息居貧帶經而農遂博綜百家之言沉靜寡欲有高尙之志以著述爲務自號玄晏先生謐以爲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作立守論曰或謂謐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終窮而不變乎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飢寒不贖其誰知乎謐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所必全者形也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形損命安得而存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康烈猶不堪況乎弱且病也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

史緯 卷之八十二 志

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而擾神耗精者與夫生爲人所不知死爲人所不惜至矣嗜尊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今一人死而號者以爲損也一人生而笑者以爲益也然則號笑又何損益于生死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壞厚故終不薄有能體堅厚之實立乎損益之外則我全矣遂不仕耽耽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歲其過焉將損耗精神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况命之修短分定懸天乎叔父有子謐遂還本宗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富之官人勸謐儻之謐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



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非吾心所安也。泰始受禪辟召三十七人同命之士莫不畢至或賜爵關內侯惟謚稱疾不行鄉親勸令應命謚為釋勸論以通志武帝下詔敦逼不已謚上疏自稱草莽臣曰陛下披榛採蘭并收蒿艾臣惟頑蒙備食晉粟猶識華封擊壤之樂宜赴京城稱壽闕下而小人無良致災遠禍久嬰篤疾軀牛不仁辛苦荼毒七年于茲隆冬裸袒當暑煩悶于今困劣救命呼嗚父兄見出妻息長訣仰迫天威扶輿就道所苦加焉不任進路委身待罪伏枕歎息竊聞同命之士咸以畢到唯臣疾疾抱懸床雖貪明時懼難路隅臣聞上有明聖之主下有輪實之民

禮棄禮失賢于此乎在矣咸寧初又詔以謚為太子中庶子諡固辭疾篤尋復徵為議郎又詔補著作郎並不應者論為葬送之制名曰篤終曰立發先生以為有存必有亡天地之定理也故禮六十歲制至于九十各有等差防終以素豈流俗之多忌哉吾年雖未六十然嬰疾彌紀仍遭喪難神氣捐劣困頓有數矣常懼天閔不期慮終無素是以畧陳至懷夫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逝人之死也魂無不之故氣歸于土窆體歸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體與氣升降靈爽之精也尸不久寄與土合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蔽尸棺槨所以隔真故桓魋石椁不如速朽季孫瑣瑣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為華元不臣王孫觀土漢書以為始皇不若如今魂必有知則黃泉之親死多于生必將備其器物用待亡者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而啓奸心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為棺槨厚備器物無異于埋金路隅而書表于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剝臂持金環或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刑不痛于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無有不發之墓也吾欲朝夕葬夕死朝葬不設棺槨不加緼歛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殯含之物一皆絕

之吾本欲路形入阮，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今故躬爲之制，柩不石，柳儉不露形，氣絕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以遽條，裹尸麻約二頭，置尸床上，擇不毛之地，穿阮溪十尺，長一丈五尺，廣六尺，阮訖，舉床就阮，去牀下尸平生之物，皆不自隨。遽條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無種樹木形骸，與后土同體，魂爽與元氣合靈，真篤愛之至也。若亡有前後，不得附葬，附葬自周公來，非古制也。葬葬若梧，二妃不從，何必周禮？無問師工，無信卜筮，無拘俗言，無張神坐，無朝夕上食，禮不墓祭，但月朔於家設席以祭，百日而止。臨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

史

卷之八十三

葬

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下，魂而有靈，長爲恨鬼，死苦難違。幸無改焉，竟不仕卒。年六十八，子方回，少遵父操，有文才。永嘉初，以博士徵，不起。避亂荆州，閉戶閑居，未嘗入城府，簪而後衣，耕而後食。南土人士咸尊敬之，刺史陶侃每遣之，著素士服，望門下車而進。王敦遷侃爲廣州，侃將詣敦，方回曰：「足下新破杜弼，功莫與二，欲無危得乎？」侃不從。敦果欲殺侃，王廙至荆州，大失物情，百姓叛迎杜弼，廙大行誅戮，以方回爲侃所殺，責其不來詣已，收斬之。荆土莫不流涕。

方回，字叔元，自號回，已死，生而不知其死也。

史綿卷八十三終

史緯卷八十三

晉書十一

列傳

華虞

華虞，字仲洽，長安人。作思游賦，有曰：「運可期，今不可思，道可知，今不可爲。求之者勞，今欲之者惑。信天命，今理乃自得。」舉賢良武帝策問曰：「頃日食正陽，水旱爲災，將何所修，以變大眚及法令，有不宜於今爲公私所患苦者，皆何事？」其畧言：「之虞對曰：臣聞古之聖明，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故憂法度之不當，而不憂人物之失所；憂人物之失所，而不憂災害。」

史

卷之八十三

之流行，誠以法得于此，則物理于彼；人和於下，則災消於上。其有日月之眚，水旱之災，則反聽內視，求其所由，遠觀諸物，近驗諸身，以求其故，則天人之情可得而見，咎徵之至可得而救也。若推之於物，則無忤求之於身，則無尤。萬物理順，內外咸宜，而日月錯行，天厲不戒，此則陰陽之事，非吉凶所在也。期運度數，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能爲。其亦振擯散滯，貶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誠遇期運，則雖陶唐殷湯，有所不變。苟非期運，則宋衛之君，列侯之相，猶能有感。唯陛下審其所由，以盡其理，則天下幸甚。擢爲太子舍人，補尚書郎，將作大匠。陳思王傳古尺，內書奏：今尺長于古尺，宜以古爲正。潘岳

服喪而官  
多不  
更別於服  
喪乃云  
服喪之文  
曰會  
不能終三

以爲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殷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備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則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指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今尺長于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曆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垂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絀闕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典同律度量衡成周之制謹權量審法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

史緯 卷之八十三

非所以執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當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爲宜如所奏元皇后崩杜預奏諒闇之制乃自上古是以高宗無服喪之文而文雅稱不言漢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降既虞爲節皇太子與國爲體理宜釋服卒哭便除虞各預書曰唐稱退密殷云諒闇各舉事以爲名非既葬有殊降周室以來爾之喪服喪服者以服表我今帝者一日萬機太子監撫之重以

年表可  
自附錄  
三年不  
歲虞自

宜奪禮葬訖除服變制通理垂典將來何必附之於古使通備致爭哉皇太子尚覺有司奏御服齊衰并詔博士議虞曰太子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從之遷衛尉卿從惠帝幸長安東軍次迎百官奔散遂流離鄆杜之間轉入南山中糧絕饑甚拾橡實而食之後還洛歷太常卿洛京荒亂虞素清貧遂以餓卒虞善觀玄象嘗謂友人曰今天下方亂避亂之地其唯京州乎時東平太叔廣桓機清辨廣談虞不能對虞學廣不能答

東哲

東哲字廣微元城人漢廣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建避難因改姓焉哲博學多聞與兄季俱知名察孝廉舉茂材皆不就太康中郡界大旱哲爲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衆爲作歌曰東先生通神明爲三日甘雨霖霖以育覆以成何以報願長生哲性沉退不慕榮利作玄居釋曰昔元一既啓兩儀肇立離光夜隱聖舒晝取物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所執或依巖岫以幽栖或排蘭闥而求人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集雖其執迹不同而道無貴賤履契奮庸以宣道巢由沈耳以遊禪同垂不朽之稱俱入賢者之流何必貪與二八爲群而恥爲七人之時乎周漢中衰時難自託福先既開忠端亦作朝游魏巖之宮夕陞崑崙之壑晝笑夜嘆晨華暮落是以諱

史緯 卷之八十三

登朝而說赴林薄或毀各自汚或不食其祿比從政于匪簡之能營官者於郊廟之嶺今大晉熙隆六合寧靜蜂蠆止毒熊羆輟猛五刑勿用八紘備整主無驕肆之怒臣無羗纓之請上下相安率禮從道禍戮可以情恕寵祿可以順保且夫進無險懼而寂莫之務者率其性也兩可俱是而舍彼趣此者從其志也蓋無為可以解天下之紛潛泊可以救國家之急當位者事有所窮陳策者言有不入翟璜不能迴西鄰之寇平勃不能止如意之立干木卧而奈師退四皓起而威姬泣夫如是何舍何執何去何就守分任性唯天所授烏不借中於龜魚不假足於獸何必笑孤竹之貧而美齊景之富且

何謂科斗

之史書大畧與春秋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蓋于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哲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武帝嘗問三日曲水之義哲進曰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劄曰今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為曲水二漢相緣皆為勝會帝大悅賜哲金五十斤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哲哲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趙王倫為相國請為記室哲辭疾罷歸教授門徒年四十卒元城市里為之廢業

邵詵

邵詵字廣基單父人秦始中詔舉賢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舉詵應詔曰蓋太上以德易簡無文至於三代禮樂大備文質之變其理何由虞夏之際聖明繼踵而損益不同仲尼聖人猶曰從周明王既沒遺制猶存霸者迭興而翼輔之王道之缺其無補乎何陵遲之不反也登荀德之淺賦期無不

可致歟。止夷吾之智而功止於霸，何哉？夫昔人之為政，革亂亡之弊，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不用，豈非化之盛歟？何修而謂茲？朕承祖宗之休烈，於茲七載，而人未服訓政道，罔述以古。況今何不相建之遠也？加自頃戎狄內侵，災害屢作，邊畔流離，征夫苦役，豈政刑之謬？將有司非其任，與各悉乃心，究而論之，上明古制，下切當今，朕之失德，所宜振補，其正議無隱，將敬聽之。詵對曰：臣聞上古推賢讓位，教同德一，故易簡而人化，三代世及，季末相承，故文繁而後整。虞夏之相因而損益不同，非帝王之道異，救弊之路殊也。周當二代之流，承彫僞之極，盡禮樂之致，窮制度之理，其文詳備，仲尼

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之是求，達在修德，窮在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罔，誣罔則臧否失實，與偽相冒，主聽用成，姦之所會也。靜則貞固，貞固則正直，正直則信讓，信讓則推賢不伐，相下不厭，主聽用察德之所趣也。故能使之靜，雖曰高枕，而人自正，不能禁動，雖復夙夜，俗不一也。夫人無愚智，咸慕名官，莫不飾正於外，藏邪於內，故邪正之人難得而知也。任得其正，則衆正益至，若得其邪，則衆邪益集，物繁其類，誰能止之？故亡國破家者，未嘗不爲衆邪所積也。方其初作，必始於微，微而不絕，其終乃著，天地不能頓爲寒暑，人主亦不能頓爲隆替，寒暑漸於春秋，隆替起於得失。當今之世，宦者無闕，衆邪門啓矣。朝廷不貴賢，正路塞矣。得失之源，何以甚此？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衆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咎，保不信，則有罰。古者諸侯必貢士，不貢者削貢，而不適亦削，今則不然。世之悠悠者，各自取辨耳。故其材行並不可必於公，則政事紛亂於私，則污穢狼籍，自頃長吏特多，累有亡命而被購懸者矣。有縛束而受校囹者矣。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虎兕出檻，不知誰縱之者；網漏吞舟，何以過此人之于利如蹈水火焉。前人雖敗，後人復起，奔競無已，誰止之者？風流日下，誰憂之者？雖今聖恩勞於

廟其對策  
猶有兩策  
通風

志士妙用

風夜所使為政恒得此屬欲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若欲  
善之宜剴舉賢之典峻舉之防法制既立人慎其舉則賢  
者可知知賢而試則官得其人矣官得其人則事得其序事  
得其序則物得其宜物得其宜則生生豐植人用資給和樂  
興焉寡欲而遠刑知恥以近禮此所以建不刊之統移風易  
俗刑措而不用也策曰自頃夷狄內侵災青屢降將所任非  
其人乎何由而致此臣聞發夷猾夏則皋陶作士此欲善其  
未則先其本也夫任賢則政惠使能則刑惠政惠則下仰其  
施刑惠則人懷其報受施以殖其財圖報以結其心故居則  
資賄而知方動則親上而有勇其命可授其力可竭以戰則

史錄 卷之八十三

人

冠以攻則拔善者慕德而安服惡者畏懼而制述止戈為武  
義實在文唯任賢然後無患耳若夫水旱之災自然理也故  
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儲堯湯遭之而人不困有備故  
也自頃風雨雖頻不時考之郡國或境土相接而豐約不同  
或頃畝相連而成敗異數此非天之必害於人人實不能均  
其勞苦失之於人而求之於天則有司惰職而不勸百姓怠  
榮而咎時非所以定民志致豐年也宜勤人事而已擢上第  
拜議郎毋憂去職詵母病苦無車及亡不欲以車載柩家貧  
無以市馬乃于所住堂北壁外假葬開戶朝夕拜哭養鵲種  
蒲竭其方術喪畢三年得馬八匹輿柩至冢負土成墳轉吏

部尚書崔洪薦詵為左丞詵以事劾洪曾不私焉遷雍州刺  
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倣以為何如詵對曰臣舉  
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侍  
中奏免詵官帝曰吾與之歲耳詵在任威嚴明斷甚得聲譽  
卒于官

華譚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刺史嵇紹舉譚秀才將行別駕陳總餞  
之因問曰思賢之主以求才為務進取之士以功名為先何  
仲舒抑於武帝之朝賈誼失於孝文之時可辨此而後別譚  
曰夫聖人在上物無不理百揆之職非賢弗居中才之君所

史錄 卷之八十三

九

資者偏物以類感必於其黨言雖非彼以為是雖有求賢  
之名而無知才之實言雖當彼以為誣策雖奇彼以為妄豈  
故為是哉由淺見不明深理近才不親遠體也是以言不用  
計不施恐死亡之不暇何論功名之立哉故上官昵而屈原  
放辛詬龍而伍員戮若仲舒抑於孝武賈誼失於文帝蓋復  
是其輕者耳譚至洛陽武帝親策之有曰吳蜀恃險今既蕩  
平蜀人服化無攜貳之心而吳人越難屢作妖寇豈蜀人敦  
樸易可化誘吳人輕銳易動難安乎對曰臣聞漢末分崩英  
雄間峙蜀樓岷隴吳據江表至大晉龍興應期受命文皇運  
籌安樂順軌聖上潛謀歸命向化蜀染化日久風教遂成吳

內附方始未改其舊非蜀人敢怒而吳人易動也夫殊俗遠境風土不同吳阻長江舊習輕悍治安之計當進其賢才待以異禮明選牧伯致以威德可以永保無窮也又策曰聖人稱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今天成地平大化無外雖匈奴未羈羌氏驕黠將修文德以綏之舞千戚以來之如此可銷鋒刃爲田器罷向方武庫之兵未邪對曰夫唐堯歷載頌聲乃作文武相承禮樂大同清一八紘綏遠無外萬國順軌海內晏然雖被髮之鄉徒跣之國皆習章甫而入朝要衣裳以磨折然大聖之德猶有三苗之征成周之世尙勤獵狝之伐既有文德又須武備備預不虞古之善教安不忘危聖人至誠

史緯 卷之八十三

無爲罷武庫之常職樂鋒刃爲田器自可倒戟干戈包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藏兵於農散軍郊射未爲不泰也除郎中遷廬江內史加綏遠將軍時陸珪等屯據諸縣譚遣司馬裕敦討平之封都亭侯在郡政嚴而與上司多忤揚州刺史劉陶素與譚不善因收譚下獄鎮東將軍周馥理而出之及甘卓討馮人吏奔散譚更移近視馥嘆曰吾嘗謂華令思是臧子源之儔今果效矣甘卓嘗爲東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誅之卓投譚而免及此役卓遣人求之曰華侯安在吾甘揚威使也譚答不知遺相二匹以遺之使反告卓卓曰此華侯也復求之譚已亡矣元帝命爲軍諮祭酒譚薦于寶

范滂于朝乃上牋求退曰譚聞伯主遠聽以求才爲務條舉身以審已爲分故疏廣告老漢宜不違其志于木假息文侯就式其廬譚無古人之賢竊有懷遠之慕自登清顯出入二載執筆無贊事之功拾遺無補闕之績過于進言聞于舉善狂寇未賓復乏謀策年向七十志力日衰素餐無勞實宜辭退謹奉還所假丞相軍諮祭酒版不聽爲王敦所廢卒

太子遁

通惠帝長子母曰謝才人幼而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官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通時年五歲牽帝裾入閣中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主帝由是奇之嘗從帝

史緯 卷之八十三

觀系牢通曰系其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即使烹之嘗對群臣稱通似宣帝於是令舉疏於天下封爲廣陵王已五萬戶惠帝卽位立爲皇太子及長不好學不敬師傅賈后素忌太子帝使黃門閹宦蠱媚之於是慢弛益彰或廢朝侍恒在役園游戲而於官中爲市使人屠酤干指斤兩重輕不差其母本居家女也故通好之又令西園賣蔬菜賜麪之屬而收其利東宮舊制月請錢五十萬備衆用太子恒探取二月以供嬖寵洗馬江統諫之不納舍人杜錫每盡忠規勸太子怒使人以針著錫所坐墮中刺之賈謐恃后驕貴太子性剛不能假借之詹事裴權曰賈謐有寵於中官若一日

交構大事去矣。宜謙屈以待之。廣延賢士。用自輔翼。太子不從。賈后為太子聘王衍小女。衍長女美。后為諡聘之。太子心不平。頗以為言。謚客與太子圖基爭道。成都王穎河之。謚因謂太子曰。太子多蓄私財。以結小人者。為后故也。若官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而廢后於金墉。如反手耳。不如早為之所。更立慈順者。以自為計。后納其言。宣揚太子之短。布諸遠近。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意。中護軍趙俊。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太康九年十二月。賈后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於別室。遣婢陳舞賜以酒漿。逼飲醉之。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若禱神之文。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香草。使太子書之。有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宜速自了。不了。吾當手了之。並謝妃共危期而發。勿疑。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使人補成之。后以呈帝。帝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董猛持青紙詔曰。適書如此。今賜死。以太子書。徧示諸公王。莫有言者。惟張華裴頠。證明太子。賈后使猛矯以長廣公主。辭白帝曰。事宜速決。群臣若有不從。宜以軍法從事。議至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詔許之。於是使尚書和郁持節。及大將軍梁王彤。前將軍東武公潛等。詣東宮廢太子為庶人。通問使者至。收服再拜受詔。步出承華門。乘轎車。潛以兵仗送太子。及妃

言有賜酒  
必是會同  
食空腹也

或曰許月  
為上也

王后三皇孫於金墉城。考竟謝淑妃。明年正月。賈后使黃門白首。欲與太子為逆。詔以黃門首辭。班示公卿。遣潛以千兵防送太子。更幽於許昌宮之別坊。令治書御史劉振守之。太子之廢。妃父王衍表請離婚。太子遣妃書曰。鄙雖頑愚。心念為善。欲盡忠孝之節。無有惡逆之心。雖非中宮所生。奉事有如親母。自為太子以來。勅見禁檢。不得見母。自宜城君亡。不見存恤。恒在空室中坐。去年十二月。道又疾病。父子之情。實相憐戀。於時表國家。乞加徽號。不見聽許。疾病既篤。為之求請恩福。無有惡心。自道文病。中宮三遣左右來視。到二十八日暮。有短函來。題云。東宮發言。天教欲見汝。即便作表求入。二十九日早。入見國家。須臾。遣至中宮。中宮左右陳舞見語。中宮且來吐不快。使住空屋中坐。須臾。中宮遣陳舞見語。問汝表陛下為道文乞王不得。王是成國耳。中宮遙呼陳舞。昨天教與太子酒。來便持三升酒。大盤棗來見與。使飲酒。啖棗。遠鄰素不飲酒。即便遣舞啓說。不堪三升之意。中宮遙呼曰。汝常陛下前持酒可。何以不飲。天與汝酒。當使道文差也。便客中宮。陛下會同見賜。不敢辭。通日不盡三升酒也。且實未食。恐不堪。又未見殿下。飲此或至顛倒。陳舞復傳語曰。不孝。那天與汝酒。飲不肯飲。中有惡物邪。遂可飲二升。餘有一升。求持還東宮。飲盡。通迫不得已。更飲一升。飲已。體中荒速。



陵通成  
於秀

此必壽  
在可也  
最可恨也

不復自覺須臾有一小婢持封箱來云詔使寫此文書卿便  
驚起視之有一白紙一青紙催促云陛下停待又小婢來  
持筆視畢黃紙來使寫急疾不容復視實不覺紙上語輕重  
父母至親實不相疑事理如此實為見誣想眾人見明也太  
子廢非其罪眾情憤怨右衛督司馬雅與常從督許趙有寵  
于太子說趙王倫謀臣孫秀曰國無適嗣社稷將危大臣之  
禍必起而公奉事中官與賈后親密太子之廢皆云謀知一  
旦事起禍必及矣何不先謀之秀言於趙王倫倫深納焉計  
既定秀復說倫曰太子為人剛猛若得志之日必肆其情性  
明公素事賈后時譏皆以公為賈后之黨今欲建大功於太

史籍

卷之八十三

西

子太子舍宿急當為通百姓之章翻覆以免罪耳此乃所以  
速禍也不如緩其事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為太子報讐  
乃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反間言殿中人欲廢賈后迎太  
子賈后聞之憂怖乃使太醫令程璜合巴豆杏仁丸三月矯  
詔使黃門孫處賣至許昌以害太子初太子恐見誣恒自煮  
食於前慮以告劉振振乃徙太子於小坊中絕不與食官中  
人於墻壁上過食與太子慮乃過太子以藥太子不肯服處  
以藥并推殺之太子大呼聲聞於外時年二十三將以庶人  
禮葬之賈后表曰適不幸喪亡傷其達悼又早短折悲感之  
懷不能自已矣私心冀其刻肌刻骨更思孝道現為稍類正

行其女  
其女何  
其女何

史籍

卷之八十三

主

其名號此志不遂重以酸恨適雖罪在莫大猶王者子孫  
以匹庶送終情實憐愍待乞天恩賜以王禮妾不勝至情  
昨陳閣詔以廣陵王禮葬之及賈庶人死乃誅劉振孫處程  
璜等則復太子帝為太子服長子斬哀群臣齊衰使尚書和  
郁率東官官屬迎太子喪於許昌喪之發也大風雷電樟蓋  
飛裂為哀策諡曰愍懷葬於顯平陵帝咸聞之立思子  
幸妃王氏字惠風貞婉有志節太子既廢衍請離姬惠風號  
哭而歸及劉曜陷洛陽以賜其將裔屬將妻之惠風拔劍  
曰吾皇太子妃義不為趙胡所辱屬遂害之太子三千彪藏  
尚彪字道文早卒追封南陽王立臧為皇太孫還妃王氏以  
母之稱太孫太妃太子官屬即轉為太孫官屬太孫之東官  
自西掖門出車服侍從皆愍懷之舊到銅駝街官人哭侍從  
者皆哽咽路人投淚焉趙王倫篡位臧與帝俱遷金墉尋被  
害惠帝反正諡曰哀立尚為皇太孫臧帝服齊衰非諡曰  
齊王尚表曰東官曠然寡嗣莫繼天下大業帝王神器必建  
儲嗣以固洪基今者後官未有孕育不可庶幸將來而慮天  
緒非祖宗之遺志社稷之長計也禮兄弟之子猶子故漢成  
無子定陶繼立孝和乏嗣安帝紹興此先王之令典往代之  
成式也清河康王遐嫡子單神安岐嶷慧智早成宜奉宗廟  
之重統無窮之祚以嗣四海順顯之望遂立單為皇太子河

問王順。勸遷大駕。表成都王。頌為皇太弟。廢尊為清河王。後  
被害。史臣曰。愍懷挺岐嶷之姿。表風成之質。武皇鍾愛。既深  
貽厥之謀。天下歸心。頗有后來之望。及於繼明。宸極守器。春  
坊四教。不勤三朝。或關豹姿。未變鳳德。已哀信惑。奸邪踈斥  
正士。奸屠酷之賤役。就苑囿之佚游。可謂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者也。既而中官凶忍。久懷危害之心。外戚詭譎。競進譴邪  
之說。坎往之謀。已構。犬之器。遂行。一人乏援。離之。聽百辟  
無爭臣之節。遂使冤逾楚建。酷甚展囹。雖復禮備哀榮。情深  
惻憫。亦何補於荼毒哉。

陸機非定論也。有此等文字。愈思出師表之不可及。

史傳

卷之八十三

七

陸機字士衡。抗之子也。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有異才。文  
章冠世。抗卒。領父兵為牙門將。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以  
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為將相。有大勳于江表。溪慨孫皓遂舉  
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述其祖父功業。作辨亡  
論二篇。其上篇曰。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始京畿。毒播宇  
內。皇綱弛頓。王室遂卑。於是群雄蜂駭。義兵四起。吳武烈皇  
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並世。遂掃清宗。初。孫  
祖。皇祖。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神兵東驅。  
傳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勇。誅叛柔服。而江外  
底定。貢禮名賢。交御豪俊。張昭周瑜。彼二君子。肯弘敏而多

叔

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江東蓋多  
士矣。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縱襲遠。軌  
心因令圖。而加之以篤敬。申之以節。備諮俊茂。好謀善斷。  
異人輻輳。猛士如林。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  
衡矣。魏氏宵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有吞江沔之志。一宇  
宙之氣。而周喻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健而獲免。漢  
主亦恐帝王之號。帥已漢之人。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  
地。而我陸公。挫之西陵。覆師敗績。絕命永安。由是二邦喪氣。  
挫鋒。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開峙而立。西界庸益之  
郊。北裂淮漢之涘。東苞百越之地。而拓群蠻之表。於是講八

史傳

卷之八十三

七

代之禮備。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群后。庶尹盡規于上。恭  
元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  
瑋寶。耀於內府。黎庶免干戈之患。戎馬無屢服之虞。而帝業  
固矣。景皇帝與虔修遺憲。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  
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孟宗丁母之徒。  
為公卿樓立。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具。爰逮末  
葉。群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憂。歷命  
應化而徵。王師野理。而發卒散于陣。衆奔于邑。城池無藩。離  
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公輪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音。  
楚子築室之圖。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

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遇。近日之師，無襲時之衆，而成敗實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其下篇曰：昔三方之主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奄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人怨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啓達，懿度弘遠，求賢若渴，視民如傷，忠臣競進，其謀志士咸肆其力。初都建鄴，群臣請備禮秩，辭而弗許。官室與服，蓋嫌如也。及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初修，體國經邦，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地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

史錄

卷之八十三

太

宇峻山，帶其封域，借使守之以道，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人謹政，修定策守常險，可以長世承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唇齒之國也，蜀滅吳亡，理必然矣。夫蜀蓋落後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既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軸繼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謀臣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禦其變。天子絕羣議，以諸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退之理。而機械則彼我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貸我也。謹守峽口，彼將

史錄

卷之八十三

五

時大邦之衆，懸於江介，築壘遵渚，矜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溪溝高壘，接甲聲威，反虜待戮，強敵宵遁，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提，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陸公沒而潛謀兆，吳孽漢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言帝王之因時也。又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出焉，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夫四州之廣，非無衆也，大江以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舟楫之器，堪用也，功不興而禍遽，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已以致俊，又教惠以安民，人是以其安也。則上下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臣庶與之同患。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廢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也太康末，與弟雲入洛，太常張華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趙王倫以爲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收機付廷尉。成都王穎救之，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機有駿犬，名曰黃耳，甚愛之，獨倚京師，入無家問，笑語大曰：汝能責書取消息不？大搖尾作聲，機

乃爲書以竹筥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時中國多難頡榮載淵等勸機還吳不從機旣感頡全濟之恩謂頡能康吾室遂委身事之頡與河間王顥起兵討長沙王又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二十餘萬人機以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又羈旅入宦頓居群士之右而王粹牽秀等有執望心固辭都督頡不許將行頡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爲郡公位以台司將軍勉之矣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頡左長史盧志心嘗機寵請之曰陸機自比管樂擬君開主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

濟事者也。穎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於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爭赴七里澗死。水爲之不流。宦人孟玖與弟超並爲穎所嬖。超領萬人爲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爲害與玖言。機持兩端。及戰。超不受節度。輕兵獨進而沒。玖疑機殺之。誹機于穎。言其有異志。將軍王圍與牽秀等共証之。穎使秀密收機。機夢黑繖繞車。千矢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著白衫。與秀相

兄因與穎庵詞甚悽惻乃嘆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遂遇害  
年四十三二子蔚夏亦死機死非其罪士卒痛之是日昏霧  
盡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爲陸氏之冤機天才秀逸  
辭藻宏麗張華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  
弟雲與背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視君苗應璩從弟也  
葛洪稱機文猶玄圃積玉無非夜光五河吐流泉源如一其  
弘麗妍瞻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機弟雲字士龍六歲能  
屬文與兄機齊名號曰二陸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  
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爲人多姿制好以帛繩繫  
髮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雲嘗著屨經上船於水中顧見其

影因大笑墮水人救獲免爲沒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爲難  
理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  
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  
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旣而果然問之具服云  
與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故來相候一縣稱其神明郡守  
喜其能屢譴責之雲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像配食縣  
社雲愛才好士多所進達成都王穎表爲清河內史轉大將  
軍司馬穎晚節政衰雲屢以正言忤旨孟玖欲用其父爲邯  
鄲令長史盧志等阿意從之而雲固執不許玖懷忿怨機之  
敗也并敗雲穎官屬江統蔡克等上書曰統等昨聞敎以陸

機後失軍期師徒敗績以法加刑誠足以肅齊三軍威示遠近所謂一人受戮三軍知誠者也且開重教以機圖為反逆應加族誅夫刑人於市與衆乘之今明公與舉義兵以除國難四海同心雲合響應罪人之命懸於漏刻機兄弟並蒙拔擢俱受重任不當背罔極之恩而向垂亡之寇去泰山之安而赴累卵之危也宜以機計慮淺近不能董攝群帥致果殺敵進退之間事有疑似故令明鑒未察其實耳刑誅事大言機有反逆之微宜檢校其實令事驗顯然暴之萬姓然後加去等之誅亦未為晚今此舉措實為太重必使四方心離不可不慎統等區區非為陸雲請一身之命也願不納統等重

史緯 卷之八十三

孟玖扶頹入催令殺雲時年四十二無子門生故吏迎喪葬清河修墓立碑四時祠祭初雲嘗出行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趨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冢雲自此談老殊進雲弟就為平東祭酒有清譽同時遇害大將軍秦軍孫惠

傳其志  
亦有其志  
而此其志  
兄弟何也

與淮南內史朱誕書曰不意三陸相攜開朝一旦湮滅道業淪喪奈之深痛楚難言國喪倚望悲豈一人其為世所痛悼如此孫松子顯世富春人能屬文機既為孟玖等所誣收抹考掠兩踝骨見終不變辭門生費慈幸意詣獄叩拯極喻之曰吾義不可誣枉知故卿何宜復爾二人曰僕亦安得負君拯死獄中慈意亦死陸機有孫孫松子顯世有賈

潘岳

潘岳字安仁中平人為河陽令楊駿引為太傅主簿初譙人公孫宏客于河陽善鼓琴岳愛其才藝待之甚厚楚王肆其駿主簿朱振已就戮時宏為羣長史言之肆岳因得免復為

史緯 卷之八十三

者作郎轉散騎常侍岳性輕躁越世利與石崇等陷事賈誼每候其出輒望塵而拜拂恩懷之文岳之辭也諸二十四友岳為其首其母數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岳終不能改自以仕宦不達乃作閑居賦曰岳讀漢書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史題以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顧常以為士之生也以立功立事效當年之用是以資忠履信以進德修詞立誠居業僕少痛親曲之譽舉秀才為郎逮事世祖武皇帝為河陽懷令尚書郎廷尉平今天子涼闇之際領太傅主簿除名為民俄而復官除長安令遷博士未召拜觀疾自免自弱冠涉於知命之年

言不憚  
不憚  
未流者  
此所以  
同身

余一承上  
有六年天  
卜之至也

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  
通塞有遇抑亦拙之效也昔通人和長輿之論余也固曰拙  
於用多稱多者吾豈敢言拙則信而有徵方今俊乂在官百  
工惟時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廢老  
之疾尚何能遽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筭之役於是覽止足  
之分庶浮雲之志架室種樹逍遙自得池沼足以供釣租稅  
足以代耕灌園翫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臘之賁惟  
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為政也乃作閑居賦以遂情焉其  
辭曰返墳素之長回步先哲之高衢惟吾顏之云厚猶內愧  
於竊運有道吾不仕無道吾不愚何智巧之不足而迂拙之

史籍

卷之八十三

詩

有餘也于是退而閑居于洛之陰身齊逸民名綴下士背京  
汴伊而郊後市浮梁黜以遲度靈臺傑其高時隔天文之秘  
與觀人事之終始其西則有元戎禁營玄帳綠嶺谷于巨黍  
異奈同歸礪石雷駭激矢蠹飛以先啓行耀我皇威其東則  
有明堂辟雍清穆敞開環林紫映圓海回泉聿追來孝嚴父  
配天貴德尚齒養老崇年若乃背冬涉春陰謝陽施天子有  
事於樂然以郊祖而展義張鈞天之廣樂備千乘之萬騎展  
振振以齊玄管吹而並吹煌煌乎隱隱乎茲禮容之壯觀  
而王制之巨麗也兩學齊列雙宇如一右延國胄左納良選  
那那生徒濟濟備衛或升之堂或入之室教無常師而道在

則是訓若風行應猶草靡此里仁所以為美孟母所以三徙  
也爰定我居築室穿池長揚映沼芳樹樹梅游鱗澗澗苗首  
數披竹木翦蘭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桺之柿周  
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耀丹白  
之色石榴蒲萄之珍磊落蔓延乎其側梅杏郁棗之屬繁榮  
藻麗之飾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棠則慈非蒔辛青  
黃蕓薺甘旨蓼莪芬芳菱荷依陰時花向陽綠葵含露白蓮  
負霜於是涼秋暑退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明太夫人  
乃御板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體以行和藥以動宜  
常膳載加舊病有痊於是席長筵列孫子柳垂蔭車結軌陸

史籍

卷之八十三

書

摘紫房水挂頰鯉或宴於林或禱於汜昆弟班白兒童稚齒  
洞萬壽以獻觴咸一懼而一喜壽觴舉慈顏和浮盃樂飲絲  
竹騁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退求已而  
自省信用薄而才劣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列幾陋身  
之不保而奚擬乎明哲仰衆妙而絕思終優游以養拙初岳  
父甚為琅琊內史以小史孫秀給岳秀狡黠自喜岳惡其為  
人數譴辱之及趙王倫輔政秀為中書令岳謂秀曰孫令猶  
憶時昔周旋不答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自知不免俄而  
秀誣岳及石崇歐陽建謀奉齊王冏為亂誅之夷三族岳將  
詣市與母訣曰負阿母石崇已送在市岳後至崇曰安仁卿

論曰上言  
可以安身  
其終安仁  
其能保仁  
其何也

史籍

卷之八十三

三

亦復爾邪。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岳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誠。岳美姿儀，辭藻絕麗，少時嘗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時張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岳從子尼字正叔，與岳俱以文章知名，靜退不競，以著述爲事，作安身論以明所守。其辭曰：蓋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篤其志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機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動必適其道，不徒語也，語必經於理，不苟求也，求必造於義，不虛行也，行必由於正。夫然後免政繁之內，享自天之佑，故身不安則殆，言不從則忤，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動乎中，則憂患接于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固然也，欲苟不濟，能無爭乎？私苟不從，能無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衆欲並爭，群私交伐，爭伐既構，危害及之，得不懼乎？然棄不要求之徒，知進忘退之士，莫不恃才銳智，拙鋒摧穎，傾側乎勢利之交，馳騁乎富強之務，朝有彈冠之朋，野有結綬之交，黨與熾於前，衆名扇其後，求利則託矧，顧之權爭，路則構紉，竹之怨，於是浮僞波騰，曲辨雲沸，寒暑殊聲。

史籍

卷之八十三

三

朝夕異價，驚寒希奔放之跡，鈐刀競一割之用。至於愛惡相攻，與奪交戰，誹謗噂噍，毀譽縱橫，君子務能，小人伐技，風類於上，俗弊於下。大者傾國喪家，次則覆身滅祀，其故何邪？豈不始於私欲，而終於爭伐哉？君子則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後外其身，知有欲之傷德也，故遠絕榮利，知爭競之違義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尤也，故功而不德，安身而不爲私，故身正則私全，慎言而不適欲，故言濟而欲從，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謹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域，行則由乎不爭之途，天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欲，已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夫能保其安者，非謂崇生，生之厚而耽逸豫之樂也，不忘危而已，期其進者，非謂窮貴，觀之榮而藉名位之重也，不忘退而已，存其治者，非謂嚴刑政之威，而明司察之禁也，不忘亂而已，故寢達室，隱陋巷，披短褐，茹藜藿，環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雖坐華殿，載文軒，服黼黻，御方丈，重門而處，威列而行，不得與之齊，榮川天時，分地理，甘布衣，安數澤，耕而後食，織而後衣，苟崇乎德，非不進也，雖居高位，嬰重祿，執權衡，握機秘，功蓋當時，勢侔人主，不得與之比，遠遺慮，慮沒才智，忘肝膽，棄形骸，貌若無能，志若不及，苟正乎心，非不治也，雖繁計策，廣術藝，番刑名，峻法制，文辨流離，議論絕世，不得與之爭功，故安也者。

安乎道者也。進也者，進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未有  
安身而不能保國家，進德而不能處富貴，治心而不能理萬  
物者也。然思危所以求安，慮退所以能進，懼亂所以保治。若  
乃遜志虛心，曠神遠致，徙倚乎不拔之根，浮游乎無垠之外，  
不自貴于物，而物宗焉；不自重於人，而人敬焉。可親而不可  
慢也，可尊而不可遠也。親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狎也；舉之  
如易勝，而當世莫之能困也。達則濟其道而不榮也，窮則善  
其身而不悶也。用則立于上而非爭也，舍則藏于下而非讓  
也。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動  
者，則害之所不能嬰也。與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

史

卷之八十三

夫

也。今之學者，誠能釋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爭之原，去  
幹伐之態，動則行乎至通之路，靜則立乎大順之門，泰則翔  
乎寥廓之宇，否則淪乎渾冥之泉，邪氣不能干其度，外物不  
能擾其神，哀榮不能盪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真，治乎內而不  
飾乎外，求諸已而不假諸人，忠肅以奉上，愛敬以事親，可以  
御一體，可以牧萬民，可以處富貴，可以安食賤，經盛衰而不  
改，則庶幾能安身矣。應州辟，以父老辭位致養，後為著作郎。  
作樂與賡曰：太極啓建，兩儀既分，國事明王，家奉嚴君，帝堯  
在位，茅茨不翦，文王日昃，昧旦丕顯，夫德輶如毛，而舉之者  
鮮，故薄有愆德，武未盡善，下世道衰，未俗化淺，耽樂逸游，荒

淫沈湎，不式古訓，而好是佞辨，不遵王路，而覆車是踐，成敗  
之效，載在先典。夫樹君如之何？將人是司牧，視之如傷，而知  
其寒煥，故能撫之斯柔，而敦之斯睦，無遠不懷，靡思不服，豈  
厭縱一人，而玩其耳目，內迷聲色，外荒馳逐，不修政事，而終  
於顛覆？昔唐氏授舜，舜亦命禹，受終納祖，丕承天序，四嶽三  
塗，九州之阻，共命如林，殷商之旅，放桀惟湯，尅殷伊武，故禪  
代非一姓，社稷無常主。虞夏之隆，非由尺土，而紂之百冠，卒  
於絕緒，故王者無親，惟在擇人，傾蓋惟舊，白首如新，望由鈞  
夫，尹起有莘，負鼎鼓刀，而謀合聖神，夫豈借官左右，而取介  
進臣？蓋有國有家者，莫云我聰，或此而從，莫謂我智，聽受未

史

卷之八十三

夫

易甘言美疾，妙不為累，由夷逃寵，遠於脫屣，奈何人主位極  
則侈，知人則哲，惟帝所難。唐朝既泰，四族作姦，周室方隆，而  
管蔡不虔，自匪舜周，孰弭斯患？若九德咸受，偶又在官，君非  
臣莫治，臣非君莫安，故書美康哉，而易貴金蘭，有皇司國，敢  
告納言，趙王倫篡位，尼辭疾取假，聞齊王罔起義，乃赴許昌。  
事平，封安昌公。歷中書令，時三王職爭，皇家多故，尼職居顯  
要，從容而已，雖備嘗艱難，而憂虞不及。永嘉中，年六十，辭還  
鄉里，道病卒。

張載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父收，蜀郡太守。載至蜀，省父道經劬閑。



以門人侍珍好亂。因若銘以作諒曰：巖巖梁山，積石我義。遠  
屬荆衡，近經岷嶓，南通邛樊，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崑崙，華  
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  
峻。世謂則逆，道清斯順，閉山往漢，開自有晉，泰得百二，并吞  
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  
夫越起，形勝之地，非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河山之固，  
見屈吳起，洞庭孟門，二國不祀，典實由德，險亦難恃，自古及  
今，天命不易，范阻作昏，渺不敗績，公孫既沒，劉氏銜壁，覆車  
之軌，無或重迹，勒銘山阿，敢告梁益，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  
之，乃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鑄之於劍閣山焉。又為確論曰：夫

史

卷之八十三

手

賢人君子，將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時，曷由致之。  
故當論之，殷湯無鳴條之事，則伊尹有莘之耕夫也。周武  
無牧野之舉，則呂牙渭濱之釣叟也。故聲發響應，形動影從。  
時平則才伏，世亂則奇用。豈不信歟？設使秦莽修三王之法，  
則漢祖泗上之卒，光武春陵之農耳。况乎附麗者哉？故當其  
有事也，足非麒麟，不入於乘；刀非鑿鄒，不藉於佩。是以驚寒  
望風而退，頑鈍未試而廢。及其無事也，則牛驥共牢，利鈍齊  
列。處守文之世，而欲建殊常之勳，居太平之際，而欲吐建偉  
之謀，此猶却步而登山，章甫而適越也。漢文帝兄李廣而歎  
曰：惜予不遇當高祖時，萬戶侯豈足道哉？故智無所運，其

勇無所奮其氣，則勇怯一也。才無所聘其能，辨無所展其說，  
則頑慧均也。是以吳榜越船，不能無水而浮；青虬赤螭，不能  
無雲而飛；和璧之蘊荆山，隋珠之潛重川，非遇其人，焉有連  
城之價；照車之名，青駿繁霜，繫於籠中，何以撮東郭於轡  
下也？白鵝玄豹，藏于靈樞，何以接垂條於千仞也？故候夫庸  
隸，抱關片鈞之倫，一旦而都卿相之位，或有懷顏孟之術，抱  
伊管之畧，沒世而不尚者，此言有事之世，曷為功，無為之時，  
難為名也。若斯湮滅而不稱，曾不足以多說。况夫庸庸之徒，  
少有不得意者，則遂以為枉伏，莫不飾小辨，立片善，以偶時，  
結朋黨，聚虛譽，以驅俗，而世王相與雷同，豈不哀哉？若夫魁

史

卷之八十三

手

梧偶傑，卓犖傲儼之徒，直將伏死嶽岑之下，安能與步騭而  
爭道里乎？至如軒冕蔽裳之士，苟不能匡化輔政，佐時益世，  
而徒俯仰取容，要榮求利，厚自封之資，豐私家之積，此沐猴  
而冠耳。向焉足道哉？載又為濠汜賦，司隸校尉傳玄，見而嗟  
歎，以車迎之，言談盡日，為之延譽，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長  
沙王又請為記室，拜中書侍郎，載見世方亂，無復進仕意，遂  
稱疾告歸，卒於家。弟協，字景陽，有儒才，為河間內史，時  
天下已亂，所在寇盜，協遂棄絕人事，屏居草野，以屬詠自娛，  
終於家。元字季陽，亦有才藻，為散騎常侍，時號二陸三張。

江統

江統字應元。陳留人。靜然有遠志。時人爲之語曰。疑然稀言。江應元除山陰令。時關隴屢爲氐羌所擾。統漢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作從戎論曰。夫夷蠻戎狄。謂之四夷。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雖寇賊強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已用。故申繆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據與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鄆瞞之屬。

史籍

卷之八十三

七

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逮至戰國。楚吞蠻氏。晉剪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并天下。南兼百越。北走匈奴。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西都長安。及至王莽之敗。西都荒廢。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恃其肥疆。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爲行衛。於是群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鄆瞞征之。與戶喪師。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

突如關。侵及河內。及遣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弊。任尙馬賢。僅乃克之。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疾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征伐。終於覆敗。段熲臨衝。自西阻東。雍州之戎。常爲國患。漢末。關中殘滅。魏興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帝令將軍夏侯淵討叛氏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強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

史籍

卷之八十三

七

蜀。而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誦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爲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夫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開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原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

之成晉不難。直得其所。上合往古。卽叙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猶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越山河。雖爲寇。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群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尅也。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內逆既戮。悔惡初附。百姓望寧息之期。若枯旱之思雨。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徒自猜之寇。以無殺之人。遷乏食之虜。恐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羌戎狡獪。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守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瓦解。解同種土崩。老幼繁庶。壯降散禽。離獸遊。不能相一者。子以此

史

卷之八十三

書

等爲向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榮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迫其死亡散流。與關中人戶爲讐。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上也。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糗粒不繼。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于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瞻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原糶。道居者以積倉。

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於計爲長也。今并州五郡之胡。散居六郡。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天性驍勇。弓馬便利。若有不虞。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榮陽句驪。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夫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况於夷狄。能不爲憂。此等皆可中論。發遣。還其本城。慰彼羈旅之念。釋我危懼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若憚覓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迹。謀及子孫者也。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服其深識。還中郎。還司以統叔父春爲宜。春令。統止疏。

史

卷之八十三

書

曰。故事。父祖與官職同名。皆得改選。而未有身與官職同名。不在改選之例。臣以爲父祖改選者。蓋爲臣子開地。不爲父祖之身也。而身名所加。亦施於臣子。佐史係屬。朝夕從事。官位之號。發言所稱。若指實而語。則不諱尊。有違禮經。若詭辭避迴。則爲廢官。擅犯憲制。今使受寵皇朝。出身宰牧。而令佐吏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得言其位號。於所以上嚴君父。下爲臣子。體例不通。若易私名。以避官職。則非春秋不奪人親之義。臣以爲身名與官職同者。宜與觸父祖名。爲比。體例既全。於義爲弘。朝廷從之。轉太子洗馬。太子頗開朝觀。奢費過度。統上書諫。朝廷善之。及太子廢。徙許昌。賈后諷有司不聽。

古人以義  
字今此制  
不行久矣

妙筆李倫  
曰孫子情  
文生於情  
下武子情  
生於文

官臣追送，統與官臣，冒禁至伊水，拜辭悲泣，後還黃門侍郎。承嘉末，避難奔成，畢病卒。子傳，字思俊，孝友淳粹，以時好莊老，慕通達，乃著論，以為君子立行，應依體而動，雖隱顯殊途，未有不遵禮教者也。若乃放達不羈，以肆縱為貴，非但動違體法，亦道之所棄也。徵拜博士，著作郎，皆不就。

孫楚

孫楚，字子荆，太原人，才藻卓絕，爽邁不群，多所陵傲，飲醇曲之舉，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遷佐著作郎，復泰石苞驃騎軍事，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嫌隙，遂構苞奏楚，詆毀時政，楚亦抗表自理，事未判，又與鄉人郭奕忿爭，武

史緯

卷之八十三

美

帝雖不顯明其罪，然遂淫廢積年，惠帝初，為馮翊太守，卒。楚少所推服，惟雅敬王濟，楚除婦服，作詩以示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仇儷之重。」楚孫綽，字與公，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居於會稽，游放山水，十有餘年，作遂初賦，以致其意，嘗非山濤曰：「山濤吏非史隱，非隱，吾所不解，雅重張衡左思之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征西將軍庾亮諸為參軍，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時大司馬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而北土諸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陳，綽

可

史緯

卷之八十三

毛

乃上疏曰：「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欲反，皇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弘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為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慙不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網絕，土崩之變，誠由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完寧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已，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斯已為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以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墟，兩夏蕭條，井裡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子孫，老大亡者丘隴，成竹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為國遠圖，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除而趣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馭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食之飯，川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拾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山磽石之岡，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為本，北仁者所宜哀矜，明王所宜深慮也。自古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

則宅中而圖大勢，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蓄積，然後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字而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為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於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埽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開墾，廣田積穀，漸為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化，南北諸軍，風馳電赴，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修德政，躬行節儉，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為先，十年行之，無使靡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遲諸掌，握何故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

史籍卷之八十三

史

下春秋方富，溫克壯其猷，君臣相與弘養德業，括囊元吉，豈不快乎？溫見綽矣不悅，曰：「致意與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耶？」轉廷尉卿卒。

史籍卷之八十三終

史籍卷八十四

晉書十一

列傳

馬隆

馬隆，字孝興，平陸人，少而智勇，好立名節。魏兖州刺史令狐愚坐事伏誅，舉州無敢收者。隆獨殯葬之，兖州舉隆才堪良將，授司馬督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為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嘆曰：「誰能為我討此虜？」通涼州者平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為不任？」顧卿方畧何如耳。隆曰：

史籍

卷之八十四

一

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虜不足滅矣。帝許之。以隆為武威太守，公卿僉謂六軍旣眾，州郡兵多，不宜橫設賞募。隆小將妄說，不可從。帝弗聽。隆募限，屢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十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杖，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中丞劾隆，隆曰：「臣當亡身戰場，以報所受命。」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見給，不可復用。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帝聽其還，并給隆三年軍資。隆遂西渡溫水，虜樹機能等以眾萬計，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人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為鹿角車營，路狹則為



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開發。出敵不意。或磁石夾道。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為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謂群臣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詔假節。宜威將軍。加赤幢。曲蓋。鼓吹。隆到武威。虜大人奔。駭韓且高能等。率萬餘落歸降。前後誅殺及降附者。又萬計。率善戎設骨能等。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朝議將加隆將士勳賞。有司奏隆將士皆先加顯爵。不應更授。衛將軍楊玖曰。前精募將士。少加爵命者。此適所以為誘。引今隆全軍獨赴。西土獲安。不得便以

史  
卷之八十四

前授。塞此後功。乃賜爵加秩。太康初。朝廷以西平荒毀。以隆為平虜護軍。西平太守。南虜成奚每為邊患。隆帥軍討之。虜據險距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若向田者。虜不設備。隆進兵擊破之。積十餘年。不敢為寇。威信振于隴右。封奉高侯。累賜太守嚴符。與楊駿通親密。圖代隆。毀隆年老謬妄。於是徵隆。以舒代鎮。氏羌聚結。百姓驚懼。朝廷恐關隴復擾。乃遣隆復職。卒官。

陶璜。字世英。秣陵人。父基。吳交州刺史。孫皓時。交趾太守孫諸食暴為百姓所患。會察戰至。擅調孔雀三千頭。遣送秣陵。

風  
百古人之

民苦遭役。咸思為亂。郡吏呂典殺諸。以郡內附。武帝拜典交趾太守。尋為功曹李統所殺。南中監軍霍弋。遣健為楊復代之。與九真太守董元等。自蜀出交趾。吳遣薛瑒為威南將軍。瑒為蒼梧太守。距瑒戰於分水。瑒敗。退保合浦。瑒怒曰。下官不得行意。諸軍各不相下。故致敗耳。瑒夜以數百兵襲董元。獲其寶物。船載而歸。瑒以瑒領交州。瑒從海道出。于不意。徑至交趾。元距之。諸將將戰。瑒疑斷瑒內有伏兵。列長戟于其後。兵纔接。元偽退。瑒追之。伏兵果出。長戟逆之。大破元等。以所得錦物。遣扶嚴賊帥梁奇。奇將萬餘人助瑒。元有勇將解系。瑒誘其弟象為書與系。使象乘瑒船車。鼓吹導從而行。元

史  
卷之八十四

曰。象若此。系必有去志。乃殺之。初。霍弋之遭殺等。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兵不至者。無罪。復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瑒不許。給其糧。使守。諸將盡歟。瑒曰。霍弋已死。不能救復等。必矣。可須其日滿。然後受降。使彼得無罪。我受有義。內調百姓。外懷鄰國。不亦可乎。復等期訖。糧盡。救兵不至。乃納之。瑒以瑒為交州牧。瑒有奇謀。周窮好施。能得士心。南賊數叛。前帥不能制。瑒曰。南岸。仲吾。璜。禁勿與市。如此二年。可一戰而滅也。果破之。武平九德新昌。土地阻險。夸獍勁悍。歷世不賓。瑒討之。賜置三郡。及九真。屬國二十餘縣。皓既降。晉手書遣瑒子融。勸瑒歸順。瑒流涕數

日遣使送印綬詣洛陽帝復其本職封宛陵侯時滅州郡兵  
瑣上言曰交土荒裔斗絕一方或重譯而言連帶山海又南  
郡去州海行千有餘里外距林邑纔七百里夸帥范熊自稱  
爲王且連接扶南種類很多朋黨相倚負險不賓往隸吳時  
數作寇逆攻破郡縣殺害吏民臣以冠蓋首爲故國所採偏  
戍南土十有餘年雖前後征討其寇桀驁山僻穴尙有遺  
竄臣所統之卒本七千餘人南土溫濕多有氣毒加累年征  
討死亡減耗其兄在者二千四百二十人今四海混同無思  
不服當悉甲消兵禮樂是務而此州之人識義者寡厭其安  
樂好爲禍亂又廣州南岸周旋六千餘里不賓屬者乃五萬

史記卷之八十四

餘戶及桂林不羈之輩復當萬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  
家二州唇齒惟兵是鎮又寧州與古接據上流去交趾郡于  
六百里水陸並通互相維衛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夫風  
塵之變出於非常臣亡國之餘饑不足採聖恩廣厚獨其罪  
雖改授方任去辱卽寵拭目更視矢念投軀以報受命臨履  
所見謹冒瞽陳又以合浦郡土地磽确無有田農百姓唯以  
采珠爲業商賈去來以珠貨米而吳時慮百姓私散好珠禁  
絕來去人以饑困又所謂很多限每不充今請上珠三分輸  
二次者輸一粗者蠲除自十月訖二月非採上珠之時聽商  
旅往來如舊並從之在南三十年威恩著於殊俗及卒舉州

號哭如喪慈親朝廷以吾彥代瑣彥卒又以顧祕代彥祕卒  
州人還祕子恭領州事尋卒恭弟壽求領州殺長史胡肇又  
將殺帳下督梁碩碩起兵討會壽付壽母躬殺之碩迎瑣子  
蒼梧太守威領刺史在職甚得百姓心三年卒威弟淑子綏  
後並爲交州自基至瑣四世爲交州者五人

周處

周處字子隱陽羨人父紡吳郡陽太守處膂力絕人不修細  
行州里患之後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諸  
父老何所苦而不樂邪父老曰三害未除是以不樂處曰何  
謂也曰南山白額猛虎長橋下蛟并子爲三處曰若此吾能

史記卷之八十四

除之遂入山射殺猛虎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  
處與之俱徑三日三夜果殺蛟而反乃入吳尋二陸勵志好  
學非年州府交辟仕吳爲東觀左丞及吳平王渾登建鄴官  
覆酒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憾乎處曰漢末分崩三  
國間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感豈惟一人渾大慙入  
洛遷新平太守撫和戎狄叛羌歸附轉廣漢太守郡多滯訟  
有經三十年不決者處詳其枉直一朝決遣以母老罷歸尋  
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陸大不辟小乃  
之楚郡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處教以禮義檢尸骸無  
主及白骨在野收葬之然後就徵遠近稱歎及居近侍多所

周處字子隱陽羨人也

可恨至此  
亦猶中  
未敢放  
之志

規避御史中丞糾彈不避寵戚果王彤違法處按劾之及  
氏齊萬年反朝臣惡處重乃曰處吳之名將子也使謀夏  
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處曰  
忠孝之道不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安得而子乎今日是  
我死所也萬年聞之曰周府君昔臨新平才兼文武若專斷  
而來不可當也如受制於人此成擒耳既而果王彤為征西  
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處知彤必當陷已自以人臣盡節  
不宜辭憚乃悲慨即路志不生還中書令陳準知彤將還宿  
憾乃言於朝曰駿及果王皆貴戚重臣進不求名退不畏咎  
周處忠直勇果有仇無援將必喪身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

史  
宋之人十四

六

為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果王當使處先驅而不救以陷之  
不聽時賊屯梁山有衆七萬果王彤果使處以五千兵擊之  
處曰軍無後繼必至覆敗不獨亡身為國取恥彤不聽乃與  
振威將軍盧播雍州刺史解系攻萬年於六陌將賊處軍人  
未食彤促令進進而絕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  
已策馬觀西戎蕃藎甘果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及  
暮斬首萬計弦絕矢盡播系不救左右勸之退處按劍曰古  
者見將受命凶門以出有進無退此吾効節致命之日也遂  
力戰而死追贈平西將軍及元帝將加處策謚太常賀循曰  
按謚法執德不同曰孝遂謚孝侯子玘字宜佩太安初妖賊

張昌聚衆於江夏別率石水界揚土玘欲討水潛結前南平  
內史王矩吳興太守顧祕同起義兵水遣其將禿毋領數萬  
人距玘玘臨陣斬禿時右將軍陳敏自廣陵率衆助玘攻水  
於建康張統斬水以降揚州平玘不言功散衆還家後陳敏  
反於揚州以玘為安豐太守玘稱疾不行密遣使告鎮東將  
軍劉準令發兵嚙江已為內應剪髮為信準遣督護衡彥率  
衆而東玘與顧榮甘卓攻敏敏衆潰單馬北走獲斬之詔補  
尚書郎不赴吳興人錢璿亦起義兵討敏東海王越命為建  
武將軍使率其屬赴京都璿至廣陵聞劉聰還洛陽不敢進  
元帝促以軍期增遂反自號平西大將軍入州都督劫孫皓

史  
宋之人十四

七

子充立為吳王既而殺之宋寇陽羨帝遣將軍郭逸都督朱  
典討之以兵少未敢前玘合鄉里義衆與逸俱進討璿斬之  
玘三定江南開復王畧帝嘉其勲以玘行建威將軍吳興太  
守封烏程侯吳興寇亂之後百姓饑饉盜賊公行玘有威惠  
百姓敬愛之帝以玘頗興義兵勲誠並茂乃以陽羨及長城  
之西鄉丹陽之永世別為義興郡以彰其功玘宗族強盛人  
情所歸帝疑憚之玘以不得調內懷怨望而刀協復輕之恥  
志愈甚時祭酒王恢亦為周顗所侮乃與玘陰謀誅諸執政  
流人帥夏鐵寓於淮泗恢陰書與鐵令起兵已當與玘以三  
吳應之臨淮太守蔡豹斬鐵以聞恢懼奔於玘玘殺之埋於



豕半帝聞而秘之。北知謀泄，憂憤發背而卒。兄弟子孫，卓卓有才幹，為黃門侍郎。吳興功曹徐毅，起兵以誅刁協為名。廷族兄績，親聚眾應之。元帝議欲討之，王導以為兵少則不足制寇，多則根本空虛。周廷忠烈為一郡所敬，並遣廷足能殺績。於是詔廷還陽羨，廷即日取道，晝夜兼行，既至郡，將入，遇績於門，廷謂曰：「當與兄共詣孔府，君有所論，績不肯入，廷逼與俱坐定，廷謂太守孔侃曰：『府君何以置賊在坐？』撫撫佩刀逼廷，時傳教吳曾在側，曾有膽力，廷叱曾何不舉手，曾便以刀環築績殺之。廷因欲誅總叔父札，拒不許，廷不歸家省母，遂長驅而去。母狼狽追之，其忠公如此，及王敦作難，加冠

史籍

宋之八十四

人

軍將軍王師敗績，廷聞札開城納教，憤叱慷慨，形於辭色，尋遇害。

### 周訪

周訪字士達，汝南人。徙尋陽，除郎中，不之官。鄉人盜訪牛於家，間殺之，訪埋其骨肉，不使人知。元帝渡江，命泰鎮東軍事，時有與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十人，皆散走，而自歸於帝。帝不之罪，江州刺史華軼自以洛京所遣，不承元帝敕命，郡縣諫之，軼不納。元帝以訪為揚烈將軍，率眾屯彭澤，以備軼。訪謂著作郎于寶曰：「太府令屯彭澤，彭澤江州西門也，華彥夏有大志，不欲碌碌受人控御，頃來彭

訪相有嫌隙，今又無故以兵守其門，將成禍雲，吾當屯尋陽故縣，既在江西，可以扞禦北方，又無嫌於相逼也。軼使武昌太守馮逸來攻，訪擊破之，乘勝進討，執軼斬之。遂平江州，命訪與諸軍共征杜陵，陵作桔槔打官軍船，艦訪作長岐，根以距之，桔槔不能為害。訪為流矢所中，折兩齒，形色不變，及暮與賊隔水而營，賊眾數倍，訪密遣人如採樵而出，於是結陣鳴鼓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至，引退。訪曰：「賊雖引退，終知我無救軍，當還掩人，宜促渡水北。」既渡而賊至，隔水不得進，於是遂歸湘州。愍帝以第五騎監荆梁益寧四州，賊率杜曾迎倚奉之，聚兵數

史籍

宋之八十四

九

萬破陶侃於石城，徑造沔口。元帝命訪擊之，訪有眾八千，進至沔陽，使將軍李恒督左驍，許朝督右驍，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先攻左右驍，氣甚銳，訪乃於陣後射雉，以安眾心。令曰：「一驍敗，鳴三鼓；兩驍敗，鳴六鼓；左驍敗而復合，趙亂馳馬以告訪，訪怒，叱令更進，亂號矢還戰，自旦至中，兩驍皆敗，訪聞鼓音，還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勅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已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自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勉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走武昌。訪曰：「今不斬曾，禍難未已。」於是出其不意，又擊

破之獲會并第五倚送於王敦訪白敦猶過於魯不宜殺敦  
俱斬之進位安南將軍初杜曾之難王敦謂訪曰擒曾當爲  
荊州刺史從事中郎郭舒說敦曰郢州雖荒弊實用武之國  
不可假人公宜自領敦乃以訪爲梁州訪大怒敦手書譬釋  
并遣玉環玉枕訪投於地碎之曰吾豈賈豈可以資悅乎訪  
在襄陽務農訓卒勤於採納守宰有缺輒補然後上敦患之  
而憚其強不敢有異訪威風既著遠近悅服爲中興名將性  
謙虛未嘗論功伐或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卿功勳如此初  
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川命訪何功之有練兵簡  
卒與李矩郭默相結慨然有平河洛之志敦雖懷逆謀終訪  
之世不敢爲非及卒帝哭之賜贈征西將軍謚曰壯玄孫懿  
字孟威爲梓潼太守寧康初苻堅將楊安寇梓潼懿固守浩  
城遣步騎送母妻從漢水將抵江陵安避而獲之懿遂降堅  
以爲尚書郎懿曰懿家國厚恩老母見獲失節于此母子獲  
全公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堅乃止太元三年懿奔  
漢中堅追得之又謀襲堅事泄堅問其狀懿曰昔漸離豫讓  
燕智之微臣猶漆身不灰不忘忠節况懿世荷晉恩豈敢忘  
也生爲晉臣死爲晉鬼復何問乎堅曰今殺之適成其名遂  
捷之徒於太原後堅陷順陽魏興獲其守皆執節不撓堅歎  
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已於後吉祖冲不食而死皆

忠臣也懿病卒其子興迎致其喪冠軍將軍謝玄臨哭之上  
疏乞表其節孝武帝詔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

八王

自古帝王之臨天下也皆廣樹藩屏崇固維城虞夏以前寧  
章蓋闢玉帛會於塗山雖云萬國至於分疆胙土猶或未詳  
洎乎周室聚鳥可觀封建親賢並爲列國當其興也周召誓  
其治及其衰也桓文輔其亂故卜世之祚克昌卜年之基惟  
永逮至王赧天祿已終虛位無王三十餘載爰及暴秦并吞  
天下謂王室之陵遲由諸侯之疆大於是罷侯置守獨尊諸  
已至乎子弟並爲匹夫惟欲肆虐陵威莫顧謀孫襲子枝葉  
微弱宗祏孤危內無社稷之臣外闕藩維之助陳項亡呼海  
內沸騰隕身於望夷繁頸於軹道事不師古二世而滅漢祖  
聿興爰華斯弊分王子弟列建功臣錫之山川晉以帶礪而  
矯枉過直土地封疆踰越往古始則韓彭趙臨次則吳楚稱  
亂然雖克滅權逼猶足維翰王畿及成哀之後宗藩陵替新  
莽乘隙移鼎竊位光武雄畧慷慨下國遂能除凶靜亂復禹  
配天休社咸於兩京賜祚隆于四百宗支之力可得而言魏  
武志經國之宏規行忌刻之小數功臣無立錫之地子弟君  
不使之入徒分茅社造傳虛爵本根無所庇廕遂乃三葉而  
亡有晉思改覆車復隆磐石或出擁旄節蒞款收之榮入踐

台階居端揆之重然而付託失所投任乖方政令不恒賞罰斯濫或有才而不任或無罪而見誅朝為伊周夕為芥卓机權失於上禍亂作於下楚趙諸王相仍構殺徒與晉陽之甲竟匪勤王之師為身擇利無心憂國遂使昭陽典廢有甚矣基乘與幽紫更同美里胡羯陵侮宗廟丘墟良可悲也夫為國之有藩翰猶濟川之有舟楫安危成敗義實相資舟楫具完波濤不足稱其險藩翰式周禍亂何以成其階向使八王之中一藩繁賴如梁王之禦大敵若朱虛之除大慙則外寇焉敢憑陵內難奚由竊發縱令天子暗劣則臣奢放雖或類沛宋至土崩何以言之現邪警彼諸王權輕眾寡度長聚大不可同年遂能匹馬濟江奄有吳會重存宗社百有餘年雖曰天時抑亦人事豈如趙倫齊罔之輩河間東海之徒家國俱亡身名並滅善惡之數此非其效歟西晉之政亂朝危雖由時主然而煽其風速其禍者咎在八王故叙而論之總為其傳云耳

汝南王亮宣帝第四子也武帝即位時宗室殷盛不相親攝乃以亮為宗師使訓導觀察有不遵禮法小者訓戒大者奏聞為太尉錄尚書事及武帝寢疾楊駿出亮鎮許昌未發而帝復有詔留亮委以後事楊駿聞之從中書監索詔收之並崩駿欲誅亮亮問計于廷尉何陽陽曰今朝廷皆歸心于公

公何不討人而憚為人所討說亮舉所領入廢駿亮不能制夜馳赴許昌及駿誅以亮為太宰錄尚書事與太保衛瓘共掌朝政誅駿論功亮封賞過差歡以荷悅眾心由是失歡楚王瑋有勲而好立威亮欲奪其兵權瑋承買后旨誅亮與瑋謀廢立矯詔遣其長史公孫宏與積舒將軍桑維夜以兵圍之亮曰吾無二心何至於是有詔書其何見乎宏等攻之長史劉準曰此必奸謀府中俊又如林猶可遙勇距戰弗聽遂為瑋所執亮歎曰我之忠心可破示天下也瑋大坐亮於軍下將及日中無敢言者瑋出令曰能斬亮者賞布千匹遂為亂兵所殺及瑋誅追復爵位謚曰文成

楚王瑋武帝第五子也為衛將軍楊駿之誅瑋少年果銳多立威刑朝廷忌之汝南王亮太傅衛瓘建議使之閑瑋甚忿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並無行亮瑋將收之盛宏因積舒將軍李肇請亮難於買后瑋不知也后使惠帝為詔曰太皇太后保欲謀廢立王宜宣詔屯官諸門廢二公夜使費門贊以投瑋瑋欲復奏黃門曰事恐漏泄非密詔本意也瑋遂勒本軍收亮瑋殺之岐盛說瑋可因兵勢誅買模郭彰以假詔生室瑋猶未決會天明帝用張華計遣殿中將軍王官貴賈模虞幡鹿泉曰楚王矯詔眾皆釋杖而走瑋左右無人瑋亦去年十四為中車將赴秦王東帝遣胡者詔瑋還營執之下廷

尉詔以華瑒制宮二公。又欲誅滅朝臣。謀圖不軌。遂斬之時。年二十一。其日大風雷雨。華瑒死。出懷中書。詔流涕以示。監刑尚書劉頌曰。受詔而行。今更爲罪。託假先帝。受枉如此。幸見中列。頌亦歎歎。不能仰視。公孫宏峻。並夷三族。瑒。濟奸施。得衆心。百姓爲之立祠。買后先惡。瑒亮。又忌。瑒。以計相次誅之。永寧元年。追贈瑒將軍。諡曰隱。

趙王倫。宣帝第九子也。拜車騎將軍。漢交買郭。詔事中官。爲買后所親信。求錄尚書。張華奏。願固執不可。又求尚書令。表。願復不許。慙憤。太子廢。使倫領右軍將軍。時左衛督司馬。雅及常從督許。起。皆給事東官。傷太子無罪。與殿中中郎士。狗

史

卷之八十四

五

等謀廢買后。復太子。乃說倫。發人孫秀。秀官於倫。倫納之事。將起。秀知太子聰明。若還東官。已必不得志。乃更說倫。稍緩之。而微泄其謀。使譙黨聞之。因勸譙等。害太子。以絕衆望。太子既遇害。起雅辭疾。秀復結右衛伏飛督。閏和。期四月三日。丙夜一等。鳴鼓爲應。至期。矯詔勅三部司馬曰。中官與買后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官。汝等皆當從命。賜爵關內侯。不從。誅三族。於是衆皆從之。倫遂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遣胡軍校尉齊王。問將百人排闥而入。華林令。驛休爲內應。迎帝幸東堂。遂廢買后爲庶人。內之於建始殿。收買午趙梨等。付暴室。考竟。收捕買后等。帝尙書。以廢后事。召中書監。

侍中黃門。侍郎入坐。皆夜入殿。執張華。裴頠等。於殿前殺之。尙書疑詔有詐。即師景露版。奏請手詔。倫以爲沮衆。斬之以徇。明日。倫坐端門。屯兵北向。遣尙書和郁。持節送買庶人於金州。誅中護軍趙浚等。內外群官多黜免。倫矯詔白爲大都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一依宣文輔魏故事。諸子封王。孫秀等皆封大郡。並據兵權。又武官封侯者數千人。百官總已以聽於倫。倫素庸下。受制於秀。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秀既執機衡。遂恣奸謀。多殺忠良。衛尉石崇。黃門郎潘岳。與秀有嫌。並兄誅。淮南王允。齊王問。以倫秀驕僭。內懷不平。秀亦深忌之。出問鎮許。奪允護軍。允起兵討倫。敗死。倫加九錫。倫無學。

史

卷之八十四

五

不知書。而秀狡黠。小才貪淫。昧利。所共立事者。皆邪佞之徒。惟競榮利。無深謀遠畧。子參等。輕薄鄙戾。互相憎毀。秀子會。形貌短陋。奴僕下人。爲射聲校尉。尙帝女河東公主。公主母喪未期。便納聘禮。倫秀並惑巫覡。聽妖邪之說。秀使牙門趙奉。詐爲宣帝神語。命倫早入西宮。又言宣帝於北芒爲趙王佐助。於是別立宣帝廟於芒山。秀部分諸軍。布置腹心。使散騎常侍義陽王威。兼侍中。出納詔命。矯作禪詔。使使持節尙書令滿。倫僕射崔隨爲副。禪位於倫。倫僞讓不受。諸王公卿士咸稱符瑞。以勸進。倫乃許之。其夜使通事令史張林等。屯守諸門。義陽王威。黃門令駱休。通毒天子。璽殺。夜漏未盡。內

外百官以乘輿法駕迎倫。惠帝乘雲母車，鹵簿數百人，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尚書和郁、散騎常侍琅邪王肅、中書侍郎陸機，從到城下而反，使省事張衡衛帝，實幽之也。倫從兵五千人，入自端門，登太極殿，僭即帝位，大赦，改元建始。在職者皆封侯，以世子參為太子，孫秀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將軍儀同三司諸黨皆登卿將，列大封，奴卒廝役皆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諺曰：貂不足，狗尾續。以私惠取悅人情，府庫之儲不充於賜，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版之侯，百姓皆知其不終。秀佐文帝為相，國時所居外府，事無巨細必諮而後行。倫詔令秀輒改革，有所與奪，自書青紙為詔，朝行夕改。百官轉易如流。齊王問：河間王頌、成都王穎起兵討倫，數至。倫秀大懼，遣其將孫輔率兵七千，自延壽關出，張粲率九千人，自壻坂關出，司馬雅率八千人，自成臯關出，以距義師。使楊珍晝夜詣宣帝別廟祈請，言：宣帝謝陛下，某日當破賊。拜道士胡沃為太平將軍，以招隔佑。白義兵之起，百官將士咸欲誅倫。秀不敢出省，及聞河北軍敗，憂懣不知所為。義陽王威勸秀至尚書省，與入坐議征戰之備，使京城四品以下子弟年十五以上，皆詣司隸，從倫出戰，內外諸軍欲劫殺之。秀走還下舍，諸軍既敗，許超、士猗等與秀謀，或欲收餘卒出戰，或欲焚燒官室，誅殺不附己者。挾倫南就孫所孟觀等。

或欲乘船東走入海，計未決。左衛將軍王與反之，率管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三部司馬為應於內，與攻秀。秀閉中書南門，與放兵登牆燒屋，秀及超、猗走出，左衛將軍趙泉斬秀等，以狗輿使將士以大戟守省間，八坐皆入殿中，坐東除樹下，使倫為詔曰：吾為孫秀等所誤，以怒三王，今已誅秀，其迎太上復位。吾歸老於農畝，傳詔以賜虞、幡，勅將士解兵，黃門將倫及琴等還汶陽里第，以甲士數千迎天子於金墉。百姓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升殿，送倫等付金墉城。果王彤表倫父子凶逆，宜伏誅。百官會議於朝堂，如彤表，遣尚書袁敞持節賜倫死，飲以金屑苦酒。倫慚，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子等皆皆誅死。倫所用百官皆斥免，臺省府衛僅有存者。自兵興六十餘日，攻戰殺害將十萬人，凡與倫為逆者皆斬於東市。王與以功免死，後謀殺問被誅。齊王問獻王攸之子也，少稱仁惠，好振施，有父風。初攸有疾，武帝不信，遣太醫診候，皆言無病。及攸薨，帝往臨喪，問號踊，訴父病，為醫所誣，詔即誅醫。由是見稱。元康中，領左軍將軍，趙王倫密與相結，廢賈后，轉游擊將軍，問以位，不滿意。有恨色。孫秀出問鎮許昌，倫篡位，遷鎮東大將軍，欲以寵安之。問因衆心怨望，遂與豫州刺史何勗等起兵，問徽淮南刺史都隆舉義，隆以諸子侄並在洛陽，欲坐觀成敗，主簿趙誘說隆。

曰趙王篡逆海內所病今義兵興起其敗必矣爲使君計莫若自將精兵徑赴許昌上策也不然遣猛將將兵會盟亦中策也若遣小軍隨形助勝下策耳隆曰我無所偏助正欲保州而已誘曰事機不斷變難將作州亦不可保也隆不從遂爲其下所殺岡遣使告成都河間常山新野四王移檄天下揚州刺史鄧隆承檄猶豫未決泰軍王遂斬之送首於岡岡屯陽翟倫遣其將問和出塲坂岡會成都軍攻和大破之及王與廢倫惠帝反正岡討平賊黨率衆入洛頓軍通章署甲士數十萬旌旗器械之盛震於京都天子就拜大司馬加九錫之命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岡居攸故官置掾屬四十八人

史

卷之八十四

大

大策第館北取五穀市南門諸署毀壞廬舍以百數使大匠營制東西官等鑿千秋門牆以通西閣後房施鐘懸前庭舞八佾沉于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勒三臺選舉不均惟寵親昵以何晏領中領軍封葛族爲安平公路秀小黃公衛毅陰平公劉真安鄉公韓泰封丘公號曰五公委以小爵殿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經岡府即考竟之於是朝廷側目海內失望主簿王豹屢有箴規岡殺之驕恣日甚前賊曹屬孫惠上諫曰自承熙以來十有一載人不見德惟戮是聞公族構篡奪之禍骨肉遭梟夷之刑王公被囚檻之困妃主有離絕之哀歷觀前代國家之禍至親之亂未有今日之甚者也

天下所以不去晉者主無嚴酷之暴朝無殘烈之政武帝餘恩獻王遺愛尙結人心今明公建絕代之勲而不爲高世之讓天下惑之長沙成都魯衛之密國之近親與明公計功受賞尙不自先今公宜崇周召之德遠臧札之風崇親推近功遂身退委萬機於二王命方獄於群后垂拱青徐之城高枕營丘之藩鐘鼎不足以銘高金石不足以奏美姬文不得備聖於前太伯不得獨賢於後明公若忘亢極之悔忽窮高之困棄五嶽之安居累卵之危外以權勢受疑內以機務損神雖游高臺之上處重仞之間其危亡可憂甚於淵谷群下壞戰莫之則言惠以衰亡餘生甘矢石之禍赴大王之義脫褐

史

卷之八十四

大

冠自從戎于許功無可記待罪初服屈原放斥心存南郢樂毅適趙志戀北燕况惠受恩偏蒙識養雖復是違情隆二臣是以披露血誠冒昧干進義讓功成退就鉄鎖惠之死賢於生也岡不納亦不加罪翊軍校尉李含奔河間王顯詐云受密詔使顯誅岡顯遂表請誅岡岡大懼會百僚謀之司徒王戎司空東海王越說岡委權崇讓葛族怒曰議者可斬也長沙王又承河間王顯檄徑入官發兵攻岡府岡遣董又陳兵官西又放火燒諸親岡及千秋神武門岡使黃門令王湖益騶虞幡唱云長沙王又矯詔又稱大司馬岡謀反助者誅三族城內大戰飛矢雨集火光屬天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群

臣死者相枕明日問敗又擒周至殿前帝念周有興復功惻然欲活之又叱左右促牽出斬之暴尸於西明亭幽其三子於金甌諸黨屬皆夷三族周故族屬荀勗表乞殯葬許之永興初詔以周前勲不宜埋沒乃赦其三子還第諡曰武周長沙王又武帝第六子也楚王瑋誅二公又守東掖門及驛虞幡出又投弓流涕曰楚王受詔安知其非瑋既誅又以母弟貶爲常山王之國三王舉義又率兵應之至洛領左軍將軍復本國又見齊王問專權與成都王穎拜陵謂穎曰天下者先帝之業也王宜維之及河間王頊將誅周傳檄以又爲內主問遣其將董艾襲又又將左右百餘人手斫車轡露乘馳赴宮閉諸門奉天子與周相攻起火燒周府連戰三日周敗斬之誅諸黨與二千餘人頊本以又弱周強冀又爲周所擒然後以又爲辭與成都王計之因廢帝立成都王已爲宰相肅制天下而又殺周其計不果乃使侍中馮蓀河南尹李含中書令下梓襲又又誅之頊遂與穎同伐京都穎遣刺客剛又左常侍王矩侍立見客色動遂殺之詔又爲大都督以距頊自八月至十月朝議以又穎兄弟可以釋解乃使中書令王衍光祿勳石固說穎令與又分陝而居穎不從又前後破穎軍斬獲六七萬人戰久糧乏雖疲弊將士同心皆願效死而又奉上之禮未有虧失張方以爲未可剋欲還長安而

東海王越恐又不敵潛與殿中將收又送金墉城又表曰陛下委臣朝事臣小心忠孝神祇所鑒諸王承謬率衆見責朝臣無正各慮私困收臣別省送臣幽官臣不惜軀命但念大晉衰微枝黨欲盡陛下孤危若身死國寧亦臣之願但恐快囚人之志無益於陛下耳殿中左右恨又功垂成而敗謀劫出之越大懼黃門郎潘滔勸越密告張方方遣部將郅輔勒兵三千就金墉收又至營焚而殺之又冤痛之聲達於左右三軍莫不爲之垂涕時年二十八殯於城東官屬莫敢往故祔劉佑獨送之步持喪車悲號斷絕哀感路人張方以其義士不之間也諡曰厲懷帝以又子碩嗣

成都王穎武帝第十六子也拜車騎將軍賈謐嘗與皇太子博爭道穎呵謐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出穎鎮都趙王倫之篡也齊王冏舉義穎發兵應冏以盧志爲左長史鄭琬爲右長史和演爲司馬趙驥等爲前鋒羽檄所及莫不響應至朝歌衆二十餘萬敗倫將士狩於溫穎遂過河乘勝長驅左將軍王與殺孫秀幽趙王倫迎天子反正及穎入都誅倫冏始率衆入洛自以首建大謀遂擅威權穎營于太學及入朝天子親勞焉穎拜謝曰此大司馬冏之勲臣無預焉見訖卽辭出遂歸鄴遣信與冏別冏大驚馳出送穎至七里澗及之穎住車言別不及時事惟以太妃疾苦形極顏

色百姓觀者莫不傾心至鄴。詔加九錫，進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黃鉞，錄尚書事。穎讓九錫，表論與義功臣盧志等皆封公侯。又表稱大司馬前在陽翟，與強賊相持，既久，百姓制戕乞，運河北米以賑飢人。又造棺制衣，收葬黃橋溫縣戰亡士卒，立都祭堂，刊石立碑，紀其赴義之功，仍表其門閭。穎形美而神昏，不知書，然器性敦厚，委事於志，故得成其美。及齊王問，驕倭無禮，衆望歸之。詔遣侍中馮恭瑜入輔政。穎嬖人孟玖，不欲還洛，又程太妃愛戀鄴都，以此久不決。義募將士既久，留鄴，咸怨。願思歸，或有輒去者，穎知不可留，固遣之。及問敗，穎懸執朝政，事無巨細，皆就鄴諮之。恃功驕

史

卷之八十四

靈

奢百度，施廢甚於同時。穎憚長沙王又在內，遂與河間王顯表請誅后父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嵩等檄又使就第，乃以陸機爲都督，與顯將張方伐京師。穎進屯河南，阻清水爲壘，造浮橋以通河北。以大木函盛石，沉之以繫橋，名曰石簾。陸機戰敗，穎斬之，進攻京城，入之，復旋鎮于鄴，增封二十郡。拜丞相，河間王顯表穎宜爲儲副，遂廢太子覃，立穎爲皇太弟。去相如故，乘輿服御皆遷於鄴。表罷宿衛兵，屬相府，更以王宮宿衛備後。日甚，有無君之心。委任孟玖等，大失衆望。穎將討長沙王，又參軍邵續諫曰：「續聞兄弟如左右手，今明公當天下之政，而欲去一手乎？」穎不納。永興初，左衛將軍陳豎殿中

中郎遂苞及長沙故將上官巳等奉大駕討穎，馳微四方，赴者雲集。軍大安陽，衆十餘萬。鄴中震懼，穎會其衆問計。東安王繇曰：「天子親征，宜罷甲兵，素出迎請罪。」司馬王混參軍崔廣勸穎距戰。穎遣將軍石超率衆五萬，大於蔣陰，珍二弟匡規自鄴赴王師。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超衆奄至，王師敗績。矢及乘輿，侍中荀紹死於帝側。左右皆奔散。棄天子於藁中，超遂奉帝幸鄴。穎改元建武，害東安王繇，署置百官，殺生自巳。立郊於鄴南，平北將軍王浚寧北將軍東廡公騰役穎所置幽州刺史和演與烏丸九羯朱襲穎。穎遣幽州刺史王斌距浚，爲羯朱所敗。鄴中大震，士卒分散。穎懼，將悞下

史

卷之八十四

靈

數十騎，推天子與中書監盧志、單騎走洛。羯朱追至朝歌，不及而還。河間王顯遣張方率甲卒二萬救穎，至洛，方挾帝擁穎歸於長安。顯廢穎歸藩，以琅章王爲皇太弟。穎既廢，河北思之。鄴中故將公師藩汲桑等起兵以迎穎，衆情翕然。顯復拜穎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給兵千人鎮鄴。穎至洛，而東海王越率衆迎大駕，所在峰起。穎自洛陽奔關中，值大駕還洛，穎趣武關出新野，帝路鎮南將軍劉弘收捕穎。穎棄母妻與二子昔廩渡河，赴朝歌，收合故將士數百人，欲就公師藩。頓丘太守馮嵩執穎送鄴。范陽王虓幽之，屬虓弟虓良史劉興慮爲後患，僞令人爲盜使，稱詔夜賜穎死。穎謂守者



宋

卷之八十四

譜

方欲挾天  
下疎洛使  
邪守邪而  
其明于此  
照意所不  
小

果

東之人士



臣當捍禦致死無二軍人亂入宮闕爭割流蘇武帳爲馬料劫掠府庫帝至長安順遷置百官以方錄尚書事領京兆太守東海王越以張方劫遷車駕天下怨憤起兵徐州西迎天子范陽王虓應之關中大懼方謂順曰方所領猶有十餘萬衆奉送大駕還洛官使成都王反鄴公留鎮關中可以少安順恐事難濟不許越遣人說順令送帝還都與順分陝而居順欲從之而方不可順乃遣成都王穎總統樓表等軍據河橋以距越范陽王虓遣鮮卑騎襲河橋褒西走追騎至新安死者不可勝數順遣方率步騎十萬距之初方從山東來甚微成長安富人郅輔厚相供給及貴以輔爲帳下督順參軍

畢垣、河間冠族，爲方所侮，忿而說順曰：「張方久屯霸上，聞山東賊盛，盤桓不進，宜防之。」且云鄧輔具知其謀，順因使召輔，垣迎說輔曰：「張方欲反，人謂卿知之。」王若問卿，何辭以對？輔驚曰：「實不聞方反，奈何？」垣曰：「王若問卿，但言爾爾，不然禍必及輔。」既入，順曰：「張方反，卿知之乎？」輔曰：「爾爾。」順曰：「遣卿取之可乎？」又曰：「爾爾。」於是使輔送書於方，因殺之。輔既昵於方，帶刀而入，守關者不疑，因火下發，便斬方。順以輔爲安定太守，送首於越，冀東軍可罷。及聞方死，更爭入關，順悔之，又殺輔。遣刁默守潼關，東軍破默入關，順懼，遣馬瞻於霸水禦之。瞻敗走，順單馬逃於太白山，東軍入長安，大駕旋，以果柳爲鎮。

史

卷之八十四

表

西將軍守關中，馬瞻詐降，殺果柳，與始平太守梁邁迎順於南山，弘農太守裴廙起義討順，斬瞻。東海王越遣督護虞晃伐順，順將牽秀距晃，晃斬秀，順保城自守。永嘉初，詔以順爲司徒，順就徵南陽王模，遣將梁臣於新安扼殺之，并其三子。東海王越，高密王泰之子也，少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操，爲中外所宗。拜司空，領中書監，成都王穎攻長沙王乂於洛陽，諸將疲於戰守，密與左衛將軍朱然通，越爲主，夜收乂殺之。帝征鄧粲以越爲大都督，六軍敗，越奔下邳。徐州都督東平王楨不納，越還東海，中尉劉洽勸越起兵，楨懼，以州與越。越領徐州都督，守相朝士多赴越，而河間王順挾天子，詔罷越就

國，越稱迎奉大駕還舊都，率甲卒三萬進屯陽武，山東兵盛，關中大懼。順新送張方首求和，尋變計距越，越率諸侯及鮮卑入關，迎惠帝反洛陽，詔越以太傅錄尚書，懷帝卽位，委政於越。史部郎周穆，越姑子也，與諸葛玖說越行伊霍之舉，越叱左右斬之，罪止其身。因表除三族之法，帝始親萬機，留心庶事，越不悅，求歸藩，帝不許。越遂出鎮許昌，長史潘滔說越曰：「兗州天下樞要，公宜自牧，乃轉荀晞爲青州刺史，由是與晞有隙。越自許遷於鄆城，恐清河王琨終爲儲副，矯詔收付金墪城，害之。王彌入許，越遣司馬王斌率甲士五千人入衛京都，越還洛陽，以太學爲府，疑朝臣貳已，乃誣帝舅王延等

史

卷之八十四

表

爲亂，率甲士三千入宮，收延等殺之。中書令繆播及弟太僕卿胤盡忠於國，帝委以心膂，越懼爲已害，以兵入宮，執播等於帝側。帝歎曰：「奸臣賊子，無世無之，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哀哉！」起執播手，涕泗歎歎，不能自禁。越遂害之，朝野憤惋，咸曰：「善人國之紀也，而加虐焉，其能終乎？」又以頃典事多由殷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由是出者畧盡，乃以其將何倫爲右衛將軍，王景爲左衛將軍，領兵數百人宿衛。越自誅王延等，大失衆望，又殺散騎侍郎高韜，既多猜嫌，內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且鎮集兗豫，以援京師。帝曰：「今逆虜侵逼，郊畿王室，驚驚莫有固志，公豈可遠

出對曰臣率眾擊賊勢必滅之若端坐京華恐繫弊日滋遂  
行留妃裴氏世子毗及龍驤將軍李暉等守衛京都表以行  
臺隨軍率甲士四萬東屯于項詔加九錫越傳檄四方徵兵  
皆不至而荀勗又表討越越以豫州刺史馮嵩為司馬自領  
豫州牧詣拉威權朝賢素望選為佐史名將勗卒充於已府  
而公私營之所在寇亂州郡攜貳上下崩離遂憂懼成疾永  
嘉五年卒於項秘不發喪以襄陽王範為大將軍統其眾還  
葬東海石勒追及於苦縣將軍錢端戰死勒以騎圍其眾而  
毗之相踐如山王公士庶死者數十萬勒命焚越柩曰此人  
亂天下吾為天下報之朝野歸罪於越詔貶越為縣王何倫  
李暉聞越死秘不發喪奉妃裴氏及毗出自京邑從者傾城  
所經暴掠至治舍又為勒所敗毗及三十六王俱沒於賊李  
暉奔廣宗何倫走下邳裴妃為人所畧賣於吳氏大興中得  
渡江表請招魂葬越元帝詔有司議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  
以事緣情議家梓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祧以安神而奉  
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還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  
至於崇廟寢廟祔祭非一處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於  
墓明非神之所處也今亂形神之別錯廟墓之宜違禮莫大  
於此於是下詔不許

解系

史籍

卷之八十四

天

史籍

卷之八十四

天

解系字少連濟南人父修封梁鄒侯系及二弟結育並清身  
潔已甚得聲譽荀勗嘗謂系曰我與先使君親厚系曰公若  
與先君厚往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勗大慚  
為雍州刺史揚烈將軍會氏羌叛與趙王倫討之倫信用孫  
秀與系爭軍事更相表奏朝廷知系守正召倫還系表殺秀  
以謝氏羌時結為御史中丞議秀罪應誅不許及賈后誅倫  
秀以宿憾收系兄弟梁王彤救之倫怒曰我於水中見蟹且  
惡之以系兄弟故也此而可忍孰不可忍遂殺系結并少弟  
尚書郎育結女適裴氏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  
曰家既若此我何活為亦坐死朝廷遂議革舊制女不從坐  
由結女始也後俱追贈改葬弔祭焉

閭閻

閭閻字台臣天水人為東海王越參軍行豫州刺史事遭母  
喪於密縣鳩聚西州流人數千欲還鄉里值京師失守秦王  
出奔密司空荀藩等在密縣建立行臺司徒左長史劉膺為  
塲主會以膺有才用且握強眾假聘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膺  
少有大志因西土人思歸欲立功鄉里乃曰山東非王霸處  
不如關中適河陽令傅暢遺書勸奉秦王過洛陽謁拜山  
陵徑據長安緩合夷晉興起義眾雪社稷之恥膺得書便欲  
詣洛流入謂北道近河懼有抄截欲南自武關向長安而藩

時等皆山東人不願西入。逃散。明追藩等不及。遂奉秦王。行抵上洛。為山賊所襲。殺百餘人。率餘眾西至藍田。時劉曜向長安。雍州刺史賈疋大敗之。曜中流矢走還平陽。疋追之。至於甘泉。遣人奉表。秦王。道至長安。與大司馬南陽王保京。兆尹梁綜等。同心推戴。立王為皇太子。登壇告天。立社稷宗廟。以明為太子詹事。總攝百揆。梁綜與明爭權。明殺之。明首建大謀。始平太守麴允。撫夷護軍索綝。害其功。馮翊太守梁緯。北地太守梁肅。皆綜母弟。綝之姻也。謀誅明。明出奔雍。為氏賈所殺。賈疋亦為仇家所害。

史紀卷八十四終

史紀

卷之八十四

三

史紀卷八十五

晉書十三

列傳

周浚

周浚字開林。汝南人。拜折衝將軍。揚州刺史。隨王渾伐吳。攻破江西屯戍。與孫皓中軍大戰。斬偽丞相張悌等首級數千。俘敵萬計。進屯橫江。龍驤將軍王濬既破上方。別駕何憚說浚曰。張悌率精銳之卒。悉吳國之眾。殄滅於此。朝廷莫不震懾。今王龍驤既破武昌。兵威甚盛。順流而下。所向輒克。土崩之勢見矣。宜速渡江。直指建鄴。大軍卒至。奪其膽氣。可不戰而擒也。浚善其謀。使白渾。憚曰。渾聞於事機。動思免咎。必不能從。浚固使憚白之。渾果曰。受詔但令江北抗禦吳軍。不使輕進。周將軍雖武。豈能獨平江東。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為罪必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制。但當具舟楫。一時俱濟耳。憚曰。龍驤赴萬里之寇。以既濟之功。來受節度。朱之聞也。且握兵之要。利則崇之。所謂受命不受辭者也。今浚江必全赴獲。將有何慮。若疑於不濟。不可謂智。知而不行。不可謂忠。實有識所恨也。渾不聽。俄而濟至。渾召之不來。而直指三江山。孫皓遂降于濬。渾深恨之。欲與濬爭功。憚晨與浚曰。書貴克讓。易大謙光。前破張悌。吳人失氣。龍驤因之。閉其區宇。

史紀

卷之八十五

一

我實經師事則不及而今方覲其功彼既不吞聲將與忿爭之鄧錡雅穆之弘斯愚情之所不取也浚諫止渾渾不納遂相表奏浚既渡江綴撫新附封成武侯移鎮秣陵賓禮故老搜求俊乂甚有威德初吳之未平浚在弋陽南北為互市諸將多相襲奪以為功吳將蔡敏守河中其兄珪在秣陵與敏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軍國常舉信義以相高而開疆場之上往往有襲奪互市甚不可行弟慎無見小利而忘大計也候者得珪書以呈浚浚曰君子也及渡江求珪得之問其本曰汝南人也浚戲之曰向固疑吳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三子頡頏頡字伯仁廣陵戴籍東南之美舉秀才入洛素聞頡名往候之終坐而不敢顯其才辨頡從弟穆亦有美譽欲陵折頡頡陶然弗與之校人士益宗之中興建武尚書左僕射頡以雅望被擢內盛名後頗多酒失為僕射畧無醒日時人號三日僕射頡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侶從北來頡遇之欣然乃出酒三石共飲俱大醉及醒醒使視客已腐骨而死性寬裕友愛過人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頡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燃蠟燭投之頡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因出下策耳及王敦構逆王師敗績頡奉詔詣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頡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族奔敗以此負公敦不

史記

卷之八十五

二

何者如此  
豈真醉耶

一  
四耳

能答護軍長史郝徽勸頡避敦頡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耶俄與戴淵俱被收路經太廟頡大呼曰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陵虐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無令縱毒以傾王室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顏色不變遂害之士民皆為流涕時年五十四敦素憚頡每見之輒面熱雖復冬月扇面手不得休敦籍頡家得酒五甌求數石素饒數枚盛故絮而已人服其清約敦初舉兵劉隗勸帝盡除諸王司空導率群從詣闕請罪值頡將入導呼頡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頡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因賜酒頡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頡頡不與言頡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言其切至導不知其銜之敦既得志問導曰周顗戴淵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荅又曰止應令僕邪又不荅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導又不荅敦遂殺之導後將檢中書故事見頡妻殷勤款至執表流涕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追贈左光祿大夫諡曰康高字仲智元帝作相為恭軍及帝為晉王高上疏曰臣聞古之王者必應天順時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萬載也今議者以殿下化流江漢憐被六州功濟蒼生欲推崇尊號臣聞今梓宮未反舊京未歸義夫泣血士

史記

卷之八十五

五

女震動宜先雪社稷大耻濟弘仁之功崇謙讓之美揖讓以謝天下天下誰不敬應由是忤旨出爲新安太守遷御史中丞帝以王敦勢盛漸疎忌王導等嵩上疏曰臣聞明君思隆其道故察賢而授官忠臣將明其節故量時而後仕君隆其道故無過任之讓臣明其節故無過寵之誘是以君臣並隆功格天地近代以來德廢道衰君懷術以御臣臣挾利以事君君臣交失禍亂相尋臣請校而明之夫傳說之相高宗申召之輔宣王管仲之佐齊桓衰范之翼晉文或師其道德垂拱受成委以權重終致匡主未有憂其過已還爲國慮者也及田氏擅齊王莽篡漢皆藉封土之盛假累世之寵因寵弱之主階危亡之勢然後乃能行篡奪之禍耳豈遇立功之主爲天人所相而能運其奸計以濟其不軌者哉光武以帝門奮於閭閻因時之望收龍英奇遂續漢業以成中興之功其典廢之事亦可見矣今王導等忠素竭誠翼成大業雖陛下乘奕世之德有天人會龍飛海隅興復舊物此亦群才之用非獨陛下之力也今王猷雖建羯寇尚存公私匱竭兵食未克梓宮沉淪妃后不反正委賢任能推轂之日也而一旦聽邪臣之言惑疑似之說乃更以危爲安以疎易親放逐舊德以佞妨賢虧既往之明喪如山之功將令智士杜心賢臣喪志近招當時之患遠遺來世之憂夫安危在號令存亡在

華談第五  
前漢帝所  
後而殺之  
則殺懷帝

寄任以古推今豈可不寒心而哀歎哉疏奏帝感悟故尊等獲全王敦既害顯而使人弔嵩嵩曰亡兄天下人爲天下人所殺復何所弔敦遂殺之嵩精於事佛臨刑猶於市誦經云渡從弟微字祖宜爲平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微忠誠懇至見洛陽孤危乃建策迎天子遷都壽春永嘉四年與長史吳思上書曰昔殷人有屢遷之事周王有岐山之徙方今王都罄乏不可久居河朔蕭條嶺南險澀宛都屢敗江漢多虞於今平夷東南爲愈淮揚之地北阻塗山南抗靈嶽名川四帶重險之固是以楚人東遷遂宅壽春徐邳東海亦足成禦且運漕四通無患空乏雖聖上神聰元輔賢明居儉守約用保宗廟未若相土遷宅以享永祚臣謹選精卒三萬奉迎皇駕輒徵前北中郎將裴憲風馳卽路荆湘江揚各先運四年米租十五萬斛布絹各十四萬疋以供大駕令王浚荀勗共平河朔臣等戮力以啓南路遷都弭寇其計並得皇輿來巡臣宜轉據江州以恢王畧知無不爲古人所務敢竭忠誠庶報萬分朝遂夕阻猶生之願東海王越與荀勗不協勗不先白於越而直上書越大怒先是越召勗及淮南太守裴頠勗不肯行而令頠率兵先進頠貳於勗乃衆兵襲之爲勗所敗頠退保東城求救於元帝帝遣將軍甘卓攻勗於壽春勗衆潰奔于項爲新蔡王確所拘憂憤發病卒初華譚失江

所願而攻之成則為之不成則為之滿王無上久矣

往依觀及觀軍敗歸於元帝帝問曰周觀何至於反諱曰周觀雖死天下尚有直言之士觀見寇賊滋蔓故欲移都以待之謀或可後亡也何得為反帝不悅帝有嫌江東之志

劉琨

劉琨字越石中山靜王勝之後也琨少有鶴鵠之目范陽王廙舉兵迎大駕以琨為司馬豫州刺史劉琨攻趙於許昌琨與趙奔河北琨父母為劉琨所執琨說冀州刺史溫使使讓位於趙琨詣幽州王浚乞師得突騎八百人與趙破走劉琨得其父母又斬石超降呂朗因統諸軍迎惠帝於長安封廣

史籍卷之八十五

六

武庚永嘉元年為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時東瀛公騰自晉陽鎮鄆并土饑荒百姓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阻塞琨募得千餘人轉關至晉陽府寺焚毀偃尸蔽地其有存者飢羸無復人色琨剪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寺建市獄盜盜互來掩襲城外皆為戰場百姓負糗以耕屬隄而得琨撫循勞來甚得物情劉琨時在離石相去三百里琨雖聞其部雜虜降者萬餘落懼乃城蒲子而居之單于衛也右救東瀛公騰之敵琨表其弟衛虞為代郡公以結之在官未非流人稍復雞犬之音相接琨嘗於懷撫而短於控制二日之中歸者數千去者亦復相繼素奢豪時聲色雖暫自繕

草創直事之辭豈可如此不如加生遠矣

廟而轉復縱逸何南徐潤以音律自通琨愛之署為晉陽令潤恃寵驕恣護軍令狐盛屢以為言潤謂盛殺之琨母曰汝不能弘經畧駕豪傑而信讒害正禍必及矣盧子泥奔于劉聰具言虛實聰大喜屬雁門烏丸反琨率兵禦之聰遣子榮及令狐泥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潛以郡降琨父母並遇害琨引騎盧攻聚聚敗走琨移居陽邑招集亡散愍帝即位拜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琨上疏曰臣前表當與鮮卑衛盧討今年三月會于平陽值旬渴石勒以三月三日徑掩前城大司馬博陵公浚為勦所虜賊勢轉盛欲來襲臣城竭駭懼又荷盧內變遂慙成舉臣所以泣血宵吟扼腕長歎者也

史籍卷之八十五

七

勦據冀州與臣隔山寇騎朝夕及臣城今東北八州勦其七先朝所授存者惟臣是以勦朝夕謀慮惟務國臣聞伺間隙寇抄相尋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野臣子然與寇為伍自守則成聰之謀進討則勦襲其後進退唯谷首尾狼狽徒憤憤踊力不從願痛心表首形留神馳秋穀既登胡馬已肥前鋒諸軍並有至者臣當首啓戎行身先士卒臣與二虜勢不並立聰勦不泉臣無歸志慮竭威靈使獲展微效限首謝國沒而無恨三年拜琨為司空會衛盧病死部落四散琨子遵質於盧衆附之及是遵與盧將箕潛等帥衆三萬人馬牛羊十萬來歸琨現由是復振石勒攻樂平太守韓載請

致於現。現自以士衆新合。欲因其銳以威勸。箕潛曰。此雖晉人久在荒裔。未習恩信。今內收鮮卑之餘毅。外抄殘胡之牛羊。且閉關守險。務農息士。既服化威。義然後用之。則功可立也。現不從。悉發其衆。命潛領步騎二萬爲前驅。現自爲後繼。勒先據險要。設伏擊潛。大敗之一軍皆沒。并土震駭。現窮蹙不能復守。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數遣信要現。欲同獎王室。現率衆赴之。匹磾甚相崇重。與現結昏約爲兄弟。西都不守。元帝稱制江左。現今長史溫嶠勸進。建武元年。現與匹磾共討石勒。匹磾推現爲大都督。嘯血載書。檄諸方守。俱集襄國。現進屯固安。以俟衆軍。匹磾從弟末波。納勒厚賂。不肯進兵。現勢孤而退。匹磾奔其兄表。現遣子群送之。末波要擊匹磾。匹磾走。群爲末波所得。末波厚禮之。許以現爲幽州刺史。密遣人資群書。請現爲內應。共襲匹磾。爲匹磾邏騎所得。時現別屯小城。不之知也。來見匹磾。匹磾以群書示現。曰。意不相疑。是以白公耳。現曰。與公同盟。志獎王室。若見書。豈亦不負公忘義也。匹磾雅重現。將聽還屯。其中弟叔軍曰。吾胡夷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構禍。是其良圖之日。若有奉現以起。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現。初現之去晉陽也。亦知夷狄難。以義伏與輪焉。至誠僥倖。萬一每見將佐發言。慷慨悲其道。窮欲幸。部曲死於賊壘。斯謀未果。竟爲匹磾所

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爲五言詩。贈其別駕盧湛。有曰。白登幸曲逆。鴻門顧留侯。現託深意。用以激湛。湛素無奇畧。以常詞酬和。殊乖現心。現忠於晉室。素有重望。及被拘執。遠近憤嘆。匹磾代郡太守辟閭嵩。與現後將軍韓據。密作效具。欲以襲匹磾。而韓據女爲匹磾兒妾。聞其謀而告之。匹磾誅嵩等。會王敦密使匹磾殺現。現問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欲殺我也。死生有命。但恨讐耻未雪。無以下見二親耳。因歎歎不能自勝。匹磾稱有詔收現。遂繼之時年四十八。河北醜類所顧。憚者。惟現。現死之後。群危莫不得意。贈太尉諡曰愍。現少與祖逖爲友。聞逖在豫州。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息逆虜。常恐祖生先我着鞭。其意氣如此。在晉陽帝爲胡騎所圍。城中窘迫無計。現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嘆。中夜奏胡笳。賊流涕歔歔。有懷土之思。向曉復吹之。賊棄圍而走。兄與字慶孫。京都爲之語曰。洛中突突。慶孫越石。范陽王廙鎮鄴。以與爲征虜將軍。魏郡太守。趙臺東海王越將召之。或曰。與猶賦也。近則汚人。及至。越疑而御之。與審視天下兵馬倉庫器械簿數。皆默識之。每會讀。自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與慮機辯盡。趙仰膝酬接。遂以爲左長史。越既總錄。以與爲上佐。賓客滿筵。文案盈几。遠近書記。動有數千。終日不倦。或以夜繼之。人人懽懽。莫不悅附。論議如流。酬



封欽備時服其能比之陳遼稱越府有三才潘潛大才劉典長才裴邁清才越誅繆播王延等皆與謀也說越道現鎮并州爲北面之重卒追封定襄侯

### 祖逖

祖逖字士稚范陽人性豁蕩不修儀檢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夜同寢聞荒雞鳴蹴現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謂琨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矣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者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衆共之元帝徵爲軍諮祭酒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賓客義從

史錄

卷之八十五

十

昔某策勇士逃厚遇之時揚土大德實從爲盜竊攻剽逃撫慰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或爲史所繩逖輒救解之談者以此少逖逖自若也時帝方定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被殘人有奮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率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向赴國耻可雪矣帝以逖爲齊威將軍豫州刺史使自招募逖將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感嘆屯於江陰起鐵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進初北中郎將劉演署流人張平爲豫州刺史樊雅

爲熊郡太守董瞻于武謝浮等十餘部衆各數千皆統屬平衆盛逖不得進逖誘浮使斬平遂進據太丘樊雅復夜襲逖直趣逃幕逖將護董昭與賊戰走之逖率衆討雅張平餘衆助雅攻逖時遂破塢主陳川自號單朔將軍逖求救於川川遣將李頭援之逖與頭進戰遂克蕪城逖獲雅駿馬頭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與頭感恩遇數曰若得此人爲主死無恨矣川聞之怒殺頭以其衆歸石勒逖率兵伐之石虎校川逃設奇擊之虎大敗收兵還襄國留桃豹守川故城住于西臺逖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逃軍開東門與相守逖以布囊盛土如米使千餘人運上東臺又

史錄

卷之八十五

十

令數人擔米偽疲極而息於道賊逐之皆棄擔走賊獲米謂逖上衆豐飽石勒以驢千頭運糧饋桃豹逖遣韓潛潛封丘以逼擊於汴水盡獲之凡四旬而豹遁逖使韓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逖鎮雍丘勒屯成漸威來歸附者日益衆時趙固上宮已卒矩郭默等互相攻擊逖馳使和解之遂受逖節度逖愛人下士雖疎交賤款待之皆有恩禮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河上堡固有任子在胡者聽其兩屬時遣游軍偽抄之使賊忌諸塢主咸戴胡中有異謀輒密以聞前後赴獲皆由此也其有功勞賞不踰日躬自儉約勸督農桑收葬枯骨爲之祭醴百姓咸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

東晉南家  
不勝其多  
如此類

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復何恨進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犯兵  
河南使成阜縣修墓因與逃背求通使互市逃不報書  
而聽互市收利十倍公私豐贍士馬日滋方推鋒越河掃清  
冀州合朝廷遣戴淵為都督逃以淵雖有才望而無弘致遠  
圖且已剪荆棘收河南地而淵雅客一旦來統之意甚不悅  
且聞王敦與劉隗等構隙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乃  
致書擊汝南大木山下逃雖內懷憂憤而外圖進取營繕武  
牢城北臨黃河西接成阜四望甚遠又以武牢之南無堅壁  
恐為賊所襲使從子汝南太守濟率衆築壘未成而逃病甚  
先是術人戴洋曰祖豫州九月當死妖星見於豫州之分矣

史記卷之八十五

主

逃見星亦嘆曰此為我也方平河北而死國之不幸也卒於  
雍丘時年五十六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為之立祠  
贈車騎將軍王敦久懷逆亂畏逃不敢發至是遂肆意矣詔  
以弟約為豫州刺史代領逃衆約與趙駿反叛奔於石勒勒  
殺之悉滅其家初逃有胡奴曰王安待之甚厚謂之曰石勒  
足汝種類吾亦不在爾一人乃厚養遣之遂為勒將約之族  
也安多將從人於市觀之潛取逃庶子道重藏之為沙門時  
年十歲石氏滅後來歸

李矩觀矩從來南走歸晉則遣使於曜乃一

李矩字世迴平陽人劉淵攻平陽百姓奔走矩素為鄉人所

愛乃推為塢主東屯桑陽後移新鄭時太尉荀藩建行臺在  
洛陽假河南尹魏浚請藩諮謀軍事藩要矩同會矩將夜赴  
之將吏以為不可矩曰忠臣同心復何疑乎及會客主盡歡  
藩假矩桑陽太守矩招懷離散遠近附之石勒率兵襲矩矩  
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  
大破之斬獲甚衆元帝承制加矩冠軍將軍長安郡益東下  
所在虜掠矩遣步將擊破之得賊所掠婦女千餘人諸將以  
非矩所部欲削之矩曰俱是國家臣妾焉有彼此乃一時遣  
之河南太守郭默為劉淵所逼乞歸於矩矩使其甥郭福迎  
之會劉琨遣參軍張舉率鮮卑五百餘騎往長安見默被圍

史記卷之八十五

主

道路不通引還矩謂舉曰默劉公所授公家之事知無不為  
唐各舊長鮮卑請為誦辭援聲許之賊望見鮮卑不戰而走  
滿潛遣輕舟濟河夜襲賊營大破之默遂率其屬歸于矩劉  
聰遣弟暢率步騎二萬討矩屯於韓王故壘遣使招矩降時  
暢卒至矩未及為備乃遣人奉牛酒詐降潛匿精勇見其老  
弱暢不以為虞矩大饗衆帥人皆醉飽使諸選敢勇于子夜  
掩賊營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郭默聞矩被攻遣弟芝率  
衆援之矩與芝馬五百匹分軍為三道夜追賊復大獲而旋  
矩之破暢也得聰書勸暢平矩訖過洛陽收趙固斬之矩送  
于國遂率騎一千來降矩還令守洛聰遣其子秦率步騎十

萬攻固固奔陽城山矩遣郭誦救之誦簡精卒千人夜渡河候者告有兵至衆恃其衆不以爲虞誦十道俱攻衆衆驚潰殺傷大半獲器械軍資不可勝數及旦衆見誦兵少悉衆攻之苦戰二十餘日矩進救之使壯士三千泛舟迎誦賊隔河列陣作長鉤以鉤船連戰數日不得渡矩夜遣格增潛濟入誦壘與誦遇精騎殺牛馬焚器械夜突圍而出衆追之不及而退聽憤悲發病死新準既殺劉粲遣使於矩欲率衆扶二帝梓宮歸附矩馳表於帝帝遣太常韓胤奉迎梓宮未至而準已爲石勒所殺矩以衆少不足立功每慷慨憤歎及帝踐祚以爲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封平陽侯時弘農

卷之六十五

四

太守永安振威將軍宋紹等屯洛陽各相疑阻其有圖志矩遣千騎至洛以鎮之勅遣石生率騎至洛陽房宋紹百姓相率歸矩洛中遂空矩乃表郭誦爲揚武將軍令阻水築壘並耕且守爲滅賊之計屬趙固死石生遣騎襲誦誦輒破之生怒自率四千餘騎攻誦壘生敗退軍塢坂誦率勁勇五百追及生於塢廂故亭又大破之矩以誦功多表封吉陽亭侯後勅遣其將百良率精兵五千襲矩矩逆擊不利郭誦弟元爲賊所執賊使元以書說矩曰東平曹疑西賓倚虛矩如牛角何不歸命矩以示誦誦曰昔王陵母在賊中猶不改意弟何足論勸復遣誦塵尾馬鞭以示殷勤誦不答石生大掠河南

矩饑郭默因說矩降劉曜矩遂遣使於曜曜遣弟岳軍於河陰欲與矩攻石生反爲生所圍默敗於石念南奔建康矩遣郭誦追之及於襄城默自知負矩棄妻子而遁誦擁其妻子而歸矩待之如初岳既降石勒矩所統將士陰欲歸勒矩知之而不能計乃率衆南走將歸朝廷衆皆道亡惟郭誦等百餘人棄家送矩至於魯陽矩墜馬死史臣曰郭續魏浚郭默李矩諸將契濶喪亂之辰驅馳戎馬之際乃保據危城折衝千里招集義勇抗禦仇讐雖艱阻備嘗而乃心王室矩能以少擊衆戰勝獲多遂至玄明憤世龍挫軀惜其寡弱功虧一簣方之數子其最優乎續安陽人按東

卷之六十五

五

淮南王允

淮南王允武帝第十一子也趙王倫廢買后詔以允爲驃騎將軍侍中領中護軍允性沉毅宿衛將士皆敬服之倫既有逆志允知之稱疾不朝密養死士潛謀誅倫倫甚懼之轉爲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也允稱疾不拜倫劾以大逆遣御史收允官屬以下允視詔乃孫秀手書大怒收御史斬之遂率帳下兵七百人直出大呼曰趙王反佐淮南王者左袒於是歸之者甚衆允將赴宮尚書左丞王典閉東掖門不得入遂圍相府允所將兵皆淮南奇才劍客與倫戰敗之倫兵死者千餘人太子左率陳徽勸東宮兵以應允結陣於承華門

允可無憾

前弓弩齊發飛矢雨下倫司馬哇秘以身蔽倫箭中其背而死倫官屬皆隱樹而立每樹輒中數百箭自晨至未聞未解倫子虔為侍中密遣司馬督護伏胤領騎四百從官中山舉空版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允不之覺開陳納之下車受詔為胤所殺時年二十九初倫兵敗相傳已擒倫矣百姓大悅既而聞允死莫不歎息義兵起淮南國人自相率領眾過萬人與齊王同誅倫追贈司徒謚忠壯以罔子超嗣

會稽王道子

會稽王道子簡文帝少子也大元初拜驃騎將軍司徒領揚州刺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時孝武帝不親萬機與道

史

卷之八十五

七

子為長夜之宴達首昏日親屬酣尼竊弄威福仗幸小豎多為郡守長吏政刑繆亂用度奢侈桓玄嘗候道子正遇其醉賓客滿坐道子張目謂人曰桓溫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得起長史謝重曰故宣武公黜昏登聖功超伊霍紛紜之議宜裁之聽覽道子領曰儂知儂知因舉酒屬玄玄乃得起山是益不自安時朝政昏亂左衛將軍許榮上疏曰今僕謀婢兒取母之姓者本賊獲之徒無邪已品第皆得用為郡守縣令並帶職在內委事於小吏仲尼孔母就進親黨官以賄遷其違一也佛者清遠玄虛之神絕酒不濡而今之奉者殘慢阿尼旨酒是號五戒之法尚不能遵况精妙乎而施

可矣

賦之徒競加敬事侵漁百姓無遺布施其違二也夫致人於死未必手刃加之若致數不均暴虐無罪致天天命其違三也盜者未必窮竊人財紅母失布罪由令尹今禁令不明劫盜公行其違四也上之化下必信為本昔年下書勅使盡規曾未數日廢棄不用其違五也中書郎范甯亦深陳得失帝由是漸不平於道子然外假崇之中書令王國寶弄之甥也以詔事道子甯奏黜之國寶使袁悅之因尼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發怒斬悅之國寶詣甯於帝帝不獲已流涕出甯為豫章太守甯人趙牙出自侵倡茹千秋本捕賊吏道子以牙為魏郡太守千秋驃騎諮議

史

卷之八十五

七

參軍牙為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列樹竹木用功鉅萬道子使宮人為酒肆沽賣於水側與親昵乘船就之飲宴以為樂帝嘗幸其宅謂道子曰府內有山因得遊獵甚善然修飾太過不可示天下道子無以對唯唯而已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板築所作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造彌甚千秋賣官販爵資貨累億道子既為皇太妃所愛親遇同家人之禮乘酒失禮帝益不能平太妃每和解之而道子不悛中書郎徐遠以國之至親唯道子而已從容言於帝曰昔漢文明主猶憐淮南世祖聽達負愧齊王兄弟之際實宜致穆帝納之復委在道子如初安帝盛祚進位太傅王國寶擅權勢

頃朝廷王恭等舉兵討之從弟緒說國寶矯道子命召王珣車胤殺之以除群望因挾主相以討諸鎮國寶然之珣胤既至而不敢害反問計於珣珣勸國寶放兵權以迎恭又問計於胤胤曰南北同舉而荊州未至若朝廷遣軍恭必城守昔桓溫圍壽陽弼時乃赴若京口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將何以待之國寶懼上既解職道子遂斬國寶以謝恭乃罷兵恭威振內外道子懼引譙王尚之爲腹心尚之說道子曰藩伯盛宰相權輕宜密樹置以自藩衛道子以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以備恭恭復舉兵以討尚之爲名荊州刺史殷仲堪豫州刺史庾楷廣州刺史桓玄應之朝廷憂懼內外戒嚴道子

史事 卷之八十五

太

世子元顯時年十六攘袂曰去年不討王恭致有今役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曰飲醇酒委事於元顯以元顯爲征討都督統前將軍王愉左將軍謝琰等討恭殺之仲堪等退屯尋陽嚴兵相距內外驕然時道子病酒元顯知朝望去之謀奪其權諷天子以琅瑯王德文領司徒元顯自爲揚州刺史道子酒醒方知去職大怒而無如之何盧江太守張法順以刀筆爲元顯謀士交結朋援多樹親黨時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西府車騎填奏東第可設雀羅元顯無良師友正言弗聞詔舉日至或以爲一時英傑或以爲風流名士自謂無敵天下驕侈日增時軍旅薦興因川虛竭自司

觀此二策  
法順本會  
無才

徒已下日廬七升而元顯粟飲不已富過帝室及孫恩至京口元顯柵斷石頭率兵距戰不利既而孫恩退屯北海桓玄復據上流致虜於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昔國寶死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非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清望者誰乎豈可云無賢直是不能信之耳用理之人然後可以信義相期求利之徒豈有所惜而更委任邪爾來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阿衡之重言何容易謂諛則致禍干忤即取禍在朝君子豈不有懷但懼禍及身耳玄忝任在遠是以披寫事實元顯覽而大懼張法順曰桓玄素有豪

史事 卷之八十五

太

氣既并殷楊專有荆楚世居西藩人咸爲用明公之所掎引止三吳耳孫恩爲亂東土塗地編戶饑饉公私不贍玄必乘此縱其奸兇竊用憂之元顯曰爲之奈何法順曰玄始據荊州人情未輯急發兵誅之使劉牢之爲前鋒明公以大軍繼進桓玄之首必懸於麾下矣元顯遣法順至京口謀於牢之而牢之有疑色法順還謂元顯曰觀牢之顏色必貳於我可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詔加元顯驃騎大將軍大都督十八州諸軍事以伐玄竟以牢之爲前鋒法順又曰自舉大事未有威斷桓謙兄命爲上流耳目可除之以孤荆楚之望且事之濟否在前軍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

立至可令半之殺謙兄弟以示不貳若不受命當逆爲之所  
元顯又不聽時揚上僞虛運漕不繼玄所江路公私匱乏士  
卒唯給糗糧玄進大尋陽傳檄京師罪狀元顯俄至西陽帝  
戎服饒元顯於西池始登舟而玄至新亭元顯棄船退屯於  
宣陽門外佐吏多散走或言玄已至大桁劉牢之遂降於玄  
元顯趨入宣陽門牢之率兵逐之元顯衆潰奔入相府唯法  
順隨之問計於道子道子對之泣玄收元顯殺之又奏道子  
酣縱不孝當棄市詔徙安成郡玄使御史杜竹林馳殺之時  
年三十九

王導

史

卷之八十五

王

王導字茂弘覽之孫也元帝爲琅邪王與導素親善帝之在  
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爲司馬及徙鎮  
建康吳人不附王敦來朝導謂之曰琅邪王仁德雖厚而名  
論猶輕玄相匡濟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敦  
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因  
進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以招俊乂况天下喪亂九州  
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士之望當引之  
以結人心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  
風靡百姓歸心若臣之禮始定俄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  
江左導勸帝收其賢人與之圖事時荆揚晏安戶口殷實導

爲政務在清靜每勸帝克己勵節匡主寧邦帝委使之朝野  
傾心號爲仲父遷升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牋曰昔魏武  
帝達政之上也苟或功臣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贈不過可  
馬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動見相準  
有不得者輒以爲耻天官混雜朝望頽毀謹送鼓蓋加崇之  
物請從導始晉國既建以導爲丞相軍諮祭酒桓彝初過江  
見朝廷微弱謂周顒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寡弱如  
此將何以濟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顒曰向見管夷吾無復  
憂矣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顒中坐而歎  
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因相視流涕導慨然變色曰

史

卷之八十五

王

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衆收淚而  
謝之進驃騎大將軍封武國侯司空錄尚書事領中書監導  
請修學校置史官帝從之及劉琨用事導漸見疎遠任眞推  
分潛如也王敦反劉琨勸帝悉誅王氏導率羣從昆弟子姪  
詣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導稽首謝曰逆  
臣賊子何代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執其手曰茂弘方  
託百里之命於卿是何言耶及敦得志加導尚書令初西都  
覆沒群臣勸進敦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不可至是敦謂  
導曰不從吾言幾至覆族明帝卽位導受遺詔輔政還司徒  
王敦又舉兵內向敦始疾導便率子弟發哀衆謂敦薨虞希

史籍

卷之八十五

五

齊志：敦平封始興郡公。位太保，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帝崩，將復與亮等同受遺詔，輔幼主。是為成帝。亮將徵蘇峻，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宜包容之。」亮不從。遂召峻，峻舉兵反。六年，敗績。三年，峻入臺城，導入宮侍帝。峻以導德望，不敢加害，猶以木官居之。右峻通乘輿幸石頭，峻黨路永勸峻誅導等。峻徵導，不許。導奔於白石。四年，賊平。時宗廟宮室並為灰燼，溫嶠議還都豫章。三吳之豪諸都會稽，導曰：「建康古之金陵，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續其麻，則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今宜鎮之以靜群情。自安導善於因事，雖無日月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帑藏空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導乃與朝賢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競服之。練遂顯貴。導簡素寡欲，倉無儲穀，衣不重帛。進位太傅，時亮亮出鎮於外，南蠻校尉陶稱說亮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為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論，宜絕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為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譏問遂息。亮雖居外鎮，而執朝權。既據上流，擁強兵，趣向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嘗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曰：「元規塵汚人。」咸和五年卒。年六十四。帝於朝堂舉哀三日。遣大鴻臚監護喪事，明從之禮。一

依漢博陸侯故事，中興名臣，莫與為此，謚曰文獻。

劉弘

史籍

卷之八十五

五

劉弘字和季，洛陽人。太安中，張昌作亂，以弘為荊州刺史。討之時，范陽王廙遣長水校尉張奕領荊州。弘至，奕舉兵距之。弘攻殺奕，遣牙門將皮初討昌斬之，悉降其衆。表初為襄陽太守，朝廷以襄陽名郡，而初資淺，乃以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為襄陽太守。陟弘之壻也。弘下教曰：「夫統天下者，宜與天下一心，理一國者，宜與一國為任。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後為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勲，宜見酬報，詔聽之。弘勸課農桑，寬刑省賦，百姓愛悅。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聲甚苦，呼省之，兵年過六十，羸疾無補。弘愍之，請司主者給草袍複帽，轉以相付。又下教曰：「齊中酒聽事，酒根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三品，投醪當與三軍同其薄厚。自今不得分別。」益州刺史羅尚為李特所敗，遣使告急。請糧，弘移書贍給。州府綱紀欲以零陵米三千斛與尚。弘曰：「諸君未之思耳。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米三萬斛給之。流人在荊州十餘萬戶，羸旅貧乏，多為盜賊。弘給田種糧食，擢其賢才，隨資叙用。惠帝幸長安，豫州刺史劉喬與諸郡舉兵迎大駕。東海王越承制轉高冀州刺史。以范陽王廙領豫州刺史。喬以越非天子命，發

兵距之河間王顯使弘與喬并力攻趙於許昌弘與喬  
迨承范陽欲代使君使君受命本朝列居方伯當官而行同  
焚王室橫見遷代誠為不允使君不忍稍介之忿甘為戎首  
竊以為過何者至人之道用行舍藏跨下之辱猶宜俯就況  
於與代之嫌綴介之釐哉范陽國屬使君庶姓周之宗盟疎  
不間親曲直既均責有所在康蘭職國之將猶能升降以利  
社稷況命世之士哉今天下紛紜主上播越正忠臣義士同  
心戮力之時弘實闇劣過蒙國恩願與使君掃除凶寇救蒼  
生之倒懸反北辰於太極此功未立不宜乖離春秋之時諸  
侯相伐復為和親者多矣願使君超既往之恨修如初之好

史籍

卷之八十五

幸

范陽亦將悔前之失思崇後好矣東海王越將弘又與  
越書曰適聞以吾州將擅舉兵逐范陽當討之弘竊謂不可  
何者今北辰遷居元首移幸群后抗義以謀王室吾州將荷  
國重恩列位方伯亦依鼓節戮力致命之秋也而范陽代  
之吾州將不從由代之不允矯枉過正耳昔齊桓救射鈞之  
仇而相管仲晉文忘新祛之怨而親勃羹方之於今當何有  
哉今奸臣弄權朝廷困逼此四海之所危懼宜釋私嫌共存  
公義舍垢匿瑕忍所難忍以大義為先幸起為急不可思小  
怨忘大德也荷崇忠恕共明分局連橫推鋒各致臣節吾州  
將必輸為肝膽以報所施實不足計一時之失發赫然之怒

期

使韓盧東郭相困而為豺狼之擒也又上表曰范陽王越欲  
代豫州刺史喬喬舉兵逐趙司空東海王越以喬不從命討  
之臣以為喬喬受殊恩顯居州司自欲立功於時以徇國難  
無他罪闕而范陽代之代之為非然喬亦不得以越之非而  
威報討誠應顯戮以懲不恪然自頃兵戈紛亂猜禍蜂生疑  
隙構於群王災難延於宗子今夕為忠明且為逆翻其反而  
互為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痛  
心疾首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扞軸之困而股肱之臣  
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剗為害轉深積毀銷骨萬一四  
夷乘虛為變此亦猛虎交關自效於下莊者矣臣以為宜速

史籍

卷之八十五

幸

發明詔令越等兩釋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恭詔  
書擅與兵馬者天下共伐之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若誠  
濯之必無灼爛之患矣會帝還洛陽大赦時天下大亂弘備  
督江漢威行南服前廣漢太守羊冉說弘以縱橫之事弘斬  
之陳敏寇揚州引兵欲西上弘使江夏太守陶侃也於江夏  
以距之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或有間侃者弘不疑之更以  
侃為前鋒督護侃遣兄子為質弘遣之曰賢叔征行君祖母  
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况大丈夫乎敏竟不敢  
闕境進車騎將軍開府每與利除害手書守相丁寧款密人  
皆感悅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卒于襄陽士女嗟



術若喪所親。贈新城郡公。謚曰元。初成都王穎得罪南奔弘。弘之及弘卒。司馬郭勸欲推穎為主。弘子瑋墨經率府兵討勸。戰於濁水。斬之。襄沔肅清。及山簡代弘。簡以瑋得衆心。表徵瑋爲越騎校尉。瑋亦深慮逼迫。被書便輕至洛陽。然後遣家累。僞人侯脫路難等。相率衛送至都。南夏遂亂。父老追思弘。雖甘棠之詠召伯。無以過也。

### 陶侃

陶侃字士行。鄱陽人。陳敏之亂。荊州刺史劉弘以侃爲江夏太守。出兵禦之。侃以運船爲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有何不可。還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農多

今所不可

史集

卷之八十五

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生獲數人。問連西陽王業左右。侃令業討賊。贖罪。業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侃發資振給焉。杜預叛。元帝令侃率諸將擊之。賊退保冷口。侃曰。賊雖退。必更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可至。卿等誰能忍饑。闔郡將吳寄曰。晝擊賊。夜捕魚。足相濟。十日。侃撫之曰。卿健將也。侃至武昌。賊果來攻。侃逆擊大破之。杜曾反於竟陵。侃新破杜預。乘勝擊曾。有輕敵之色。司馬魯恬曰。古人爭戰。先料其將。今使君將將無及。曾者未可輕也。侃不從。進圍之於石城。時曾軍多。勝而侃兵無馬。曾密開門。突侃陣出其後。反擊其背。侃師遂敗。

史集

卷之八十五

七

會素懼侃。將趨順陽。下馬拜辭而去。王敦表侃爲荊州刺史。侃欲詣敦別。朱伺以爲不可。侃不從。敦果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以王廙爲荊州。侃將鄭攀等遂迎杜曾以距廙。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迴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雄斷當裁天下。此何不決乎。因起如廁。泰軍梅陶言於敦曰。周訪與侃姻親。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動者乎。敦意乃解。設盛饌以饗之。侃便夜發。進至始興。會杜弘溫邵謀取廣州。或勸侃且住始興。觀察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弘遣使僞降。侃知其詐。於封口起發石車待之。俄而弘率輕兵至。知侃有備。乃退。侃追擊破之。請將請乘勝擊溫邵。侃笑曰。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耳。於是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之。封柴桑侯。侃在州無事。輒朝還。百發於外。暮運於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如此。及王敦平。還都。督荆雍益梁諸軍事。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楚鄧士女莫不相慶。侃勤於吏職。終日危坐。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引接疎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若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侃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束之。後正會。聽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屑布地。及粗澁伐。以侃所貯竹頭作針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趙

峻作逆平南將軍溫嶠推侃爲盟主同赴國難侃與溫嶠會於石頭諸將請於查浦築壘監軍李根請立白石壘侃曰若壘不成卿當坐之根曰查浦地下白石險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破之必矣夜修曉訖賊見壘大驚廻攻大業壘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我步戰不如峻救若不勝則大事去矣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大業自解侃從之峻果棄大業救石頭諸軍與峻戰侃部將彭世斬峻於陣復斬其弟逸於石頭蘇峻禍由庾亮及石頭平亮懼侃致討請侃拜謝侃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進長沙郡公詔以郭默爲石軍將軍默

史錄

卷之八十五

表

謂平南將軍劉胤曰我能禦胡而不見用右軍王禁兵若疆場有虞被遣出征方始配給將卒無素恩信不著以此臨敵少有不敗朝廷當爲官擇才若使人自擇官安得不亂乎胤曰此非我所及也默遂殺胤領江州侃聞之曰此必詐也自率兵討之默遣使寫中詔呈侃奉佐多曰默不赦詔豈敢爲此事若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少不出胸懷郭默越勇所在暴掠以大難新除威網寬簡欲因隙會騁其縱橫耳發使表聞并與王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卽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荅曰默居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包含隱忍以待足下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邪侃笑曰是乃逆

將時賊也侃至默將宗侯縛默請侃降侃斬之蘇峻將馮鐵殺侃子瞻奔於石勒勒以爲戍將侃告勒以故勒畏侃遂殺之詔侃都督江州侃移鎮武昌遣子斌與南中郎將桓宣伐樊城走勒將敦敏破新野遂平襄陽咸和七年疾篤上表曰臣少孤寒始願有限過蒙聖朝歷世殊恩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當復何恨但以餘寇不誅山陵未反所以憤懣兼懷不能已已臣聞者猶爲大馬之齒尚可小延欲爲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虎是以遺毋丘與於巴東授桓宣於襄陽良圖未叙於此長乖此方內外之要願陛下速選臣代使必得良才奉宣王猷遵成臣志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卒年七

史錄

卷之八十五

表

十六贈大司馬謚曰桓侃在軍四十餘載雄毅有權明悟善斷自南陵迄於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諸營種柳都尉憂施盜官柳植於其門侃後見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盜來此種拖惶怖謝罪辟名士殷浩庾翼等爲佐吏侃飲酒有定限嘗與未闌而限已竭浩等勸更少進侃凄然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武昌北岸有郛城議者請分兵鎮之侃不荅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微引將佐語之曰我設險禦寇正以長江耳郛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三

萬兵守之。今縱有兵，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季年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及疾篤，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自加管籥，以付司馬王愨。期然後登舟歸長沙。尚書梅陶與親舊書曰：「陶公明鑒似魏武，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侃歷委數十家，值千餘珍奇寶貨，寓於天府，嘗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下門不得入，問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瘡左腋，猶痛。後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強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

東傳

卷之八十五

辛

溫嶠

溫嶠，字太真，太原人。平北大將軍劉琨請為長史。元帝初鎮江左，琨謂嶠曰：「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與江南，子其行乎？」乃奉表勸進。嶠既至，具陳琨忠誠，因言社稷無主，天人係望，辭旨慷慨，舉朝屬目。帝深器之，除散騎侍郎。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後聞母亡，苦請北歸，不許。遷太子中庶子。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收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鞶同諫。太子乃止。明帝即位，轉中書令。王敦甚忌之，請為左司馬。嶠謬為恭敬，綜其府事，干說密謀，以附之。又深結錢鳳，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鳳悅會。」

東傳

卷之八十五

辛

丹陽尹缺，嶠說敦曰：「京尹雖設喉舌，公宜自選其人。」敦問嶠誰可作者。嶠曰：「錢鳳可。鳳亦推嶠，嶠偶辭敦不從，表嶠丹陽尹。嶠懼，錢鳳間之，因敦使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偶醉，以手版擊鳳，憤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致不飲，敦以為為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即路及發，鳳入見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便相譏貳？』嶠還都，具奏敦逆謀，請先為之備。敦問之，與王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表誅奸臣，以嶠為首，及敦構逆，以嶠都督北部諸軍事。」王令錢鳳奄至都下，嶠燒朱雀桁，帝不悅。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賊若豕突，危及社稷。陛下何惜一楮乎？賊至不得渡，嶠率眾與賊夾水戰，大破之。事平，封建寧公。帝疾篤，嶠與王導、郗鑒、庾亮等同受顧命。歷陽太守藉璜、蔭亮徵嶠，嶠慮必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而峻果反。嶠屯尋陽，及京師傾覆，庾亮來奔，宣太后詔遣嶠驛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日之事，殄寇為先，未敢敷席而遊。」亮遣使示天下，平固辭不受。遣督護王愨期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顧命，辭嶠固請，推侃為盟主。侃乃許之。遣督護裴登率兵詣嶠，嶠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眾七千，灑泣登。」

舟移機四方時陶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追龔登還嶠與侃  
 書曰僕聞軍有進而無退宜增不宜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  
 盟府勉期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並在路次惟須仁公  
 所統至便齊進耳今召軍還疑惑遠近事之成敗將由於此  
 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實同之一旦有急亦  
 望仁公悉衆見救况社稷之難乎假令此州不守荆楚西邊  
 強胡東接逆賊將來之危當甚於今日也公進當爲純臣救  
 公家之禍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凶逆無道痛感天  
 地討之若以石投卵耳今師克有期乃召兵還是爲敗于義  
 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峻殺侃子瞻故嶠以此激  
 之侃遂率所統與嶠同赴京師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餘里進  
 次蔡洲峻聞嶠將至逼大駕幸石頭時峻軍多馬南軍不敢  
 交鋒川將軍李根計築白石壘以自固使庾亮守之賊步騎  
 萬餘來攻不下而退追斬二百餘級嶠又於四望磯築壘以  
 逼賊曰賊必爭之設伏以待是制賊之一奇也義軍進戰失  
 利糧食將盡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爲主  
 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若復無食僕便西歸矣嶠曰自古成  
 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援官渡以寡敵衆仗義  
 故也峻勇而無謀藉勝而驕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  
 捨垂立之功設退阻之計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人士百

姓肝膽塗地嶠與公並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則臣  
 主同祥如其不捷當下見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公若違  
 衆獨反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侃無以對  
 遂留不去嶠於是建行刑設壇場告先帝曰逆臣蘇峻傾覆  
 社稷毀棄三正汚辱五行臣侃臣嶠等率厲士衆冀行天罰  
 惟中宗元皇帝肅祖明皇帝之靈降鑒有罪勅絕其命窮此  
 羣凶以安宗廟臣等雖隕首摧軀猶生之年嶠親讀祝文聲  
 氣激揚涕泣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嶠  
 率精勇從白石挑戰峻因醉突陣馬蹶爲侃將所斬峻弟逸  
 嬰城自固嶠乃立行臺布告天下凡故吏二千石臺郎御史  
 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賊將匡術以臺城來降爲逸  
 所擊求救於嶠江州別駕羅洞曰今水暴長救之不便不如  
 攻楊杭術固自解嶠從之遂破賊石頭軍奮威長史滕舍抱  
 天子奔於嶠船陶侃雖爲盟主而處分規畧一出於嶠及賊  
 滅拜驃騎將軍進始安郡公峻竄路永買軍以衆歸順王導  
 將資顯之嶠曰術輩首亂晚雖改悟全其首領爲幸已過何  
 可復用朝議將留嶠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至牛  
 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燃犀角照之須臾見  
 水族覆人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嶠夜夢人謂之曰  
 陶明道別何意相照也嶠甚惡之嶠有齒疾拔之因中風至

顛而卒。時年四十二。諡曰忠武。子放之爲交州刺史。甚有威惠。將征林邑。交趾太守杜轡別駕阮朗不從。放之以其沮衆誅之。勒兵而進。遂破林邑而還。

史緯

卷之八十五

晉

史緯卷八十六

晉書十四

列傳

郗鑒

郗鑒字道徽。金鄉人。趙王倫辟爲掾。知倫有不臣之迹。稱疾去職。及倫篡。其黨皆至大官。惟鑒不染逆節。京師不守。鑒潛於陳午賊中。初。邑人張寔求交於鑒。鑒不許。至是寔於午營來省鑒。疾既而卿鑒。鑒曰。雖與邦壤。義不相通。何可怙亂至此。邪寔大慚而退。賊潰。鑒得歸鄉里。州中人士相謂曰。今天子播越中原。無伯當歸。依仁德可以後亾。遂共推鑒爲主。舉史緯卷之八十六

千餘家避難於嶧山。元帝承制。假鑒龍驤將軍。兗州刺史。時徐兗石勒左右交侵。日尋干戈。百姓饑饉。或掘野鼠食。而食之終無叛者。三年間。衆至數萬。王敦制明帝欲杖鑒爲外援。拜安西將軍。都督荊州江西諸軍。鎮合肥。敦忌之。表爲尚書令。徵還。道經姑孰。與敦相見。拘留不遣。敦黨譚受日至。鑒舉止自若。敦謂錢鳳曰。郗道徽儒雅之士。各位既重。何得害之。乃放還臺。鳳逼京都。議者以苑城不固。宜及鳳軍勢未成大駕自出拒戰。鑒曰。逆勢方盛。欲豕突一戰。可以算屈。難以力競。合鳳號令。不一抄盜相尋。百姓懲往年之暴。皆人自爲守。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今以此弱力敵彼強寇。決成

丁傳之謬  
如此傳原  
小人以首  
兩端史不  
見於傳見  
之其失其  
多非一事  
也

敗於呼吸，非萬全之策也。帝從之。願平溫嶠，請有教佐。史鑒以爲先王務法，貴守死之節，昏主姑息，開放縱之門。王敦佐史雖多逼迫，準之古訓，宜加罪責。王導議欲附周札，官鑒駁之曰：王敦逆謀，緣札開門，今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反爲幽朋邪。遷車騎將軍鎮廣陵，蘇峻反，鑒間難，欲率所領東赴，詔以廣陵逼近北寇，不許。於是遣司馬劉矩領三千人宿衛京，都遣將軍夏侯長開行，謂平南將軍溫嶠曰：今賊謀挾天子，東入會稽，宜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靜鎮京口，清野堅壁，以待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不過百日，必自潰矣。嶠深然之，鑒立大業，前阿度亭三

史籍 卷之八十六

壘以拒賊，賊將張健來攻大業，城中乏水，郭默窮迫，遂突圍而出，三軍失色。泰軍曹納勸鑒還廣陵，鑒責納將斬之，會峻死，大業圖解，蘇逸走吳興，鑒遣泰軍李閔追斬之，拜司空。封南昌公，進位太尉，寢疾，上疏曰：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武逼遷徙，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宜圖恩，示以好惡，處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衆情駭動，若使北渡，必致寇心。太常臣諛平簡貞，正素望所歸，可以爲徐州刺史。臣兄子晉陵內史趙謙愛養士甚爲流亡所歸，堪任兗州刺史。公家之事，知無不爲，伏乞垂察。卒年七十一，贈太宰，諡曰文成。子愔，鎮軍都督，愔子起，字嘉賓，情好聚歛，積錢數千萬，嘗開

庫任起所取，起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桓溫辟爲大司馬，泰軍與起言，嘗謂不能測傾意，禮待起亦深。自結納時，主簿王珣亦爲溫所重，府中語曰：髯泰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時愔在北府，徐方勁悍，溫恒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不欲愔居之，而愔暗於事機，遣賤詣溫，欲共獎王室，起取視，寸寸毀裂，乃更作戲，自陳老病不堪，人間乞閑地，自養。溫得戲大，喜，卽轉愔爲會稽太守，謝安與王坦之嘗詣溫，論事，溫令起帳中卧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太和中，溫將伐慕容氏，起諫以道遠，汴水又淺，運道不通，溫不從，遂引軍自濟入河，起固諫曰：清水入河，無通運理，若寇不戰

史籍 卷之八十六

運道既難，因資無所實爲深慮也。今盛夏悉力，徑造郗城，彼必望陣而走，若能決戰，呼吸可定，設欲城難，難爲功力。百姓布野，盡爲我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若謂此計輕決，欲務持重，便當頓兵河濟，控引糧運，令資備充，備足及來，夏雖如除，遲終亦濟。起若舍此二策，而連軍西討，進不速決，日月相引，僂俛秋冬，船道澁滯，且北土早寒，三軍憂得者少，恐不可以涉冬。此大限關，非惟無食而已，溫不從，大敗於枋頭，溫漸慚之，及壽陽之捷，問起曰：此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起曰：未厭有識之情也。起乃就溫宿，中夜謂溫曰：明公都有慮，不溫曰：卿有所見邪？起曰：明公既居重任，天下之責將歸於公，若不

能行廢立大事不足震服宇內溫深納其言遂行廢立還中  
書侍郎謝安嘗與王文度共詣起日昨未得前文度便欲去  
安曰不能為性命忍俄頃耶先帝卒初起黨桓氏以情忠於  
王室不令知之將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公年暮  
悉以傷感致疾我公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  
惜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旨呈之悉與溫往反審計情大怒曰  
小子死恨晚矣遂不復哭起止小孝  
惜乃大忠

顧榮

顧榮字彥先雍之孫也與陸機兄弟入洛時人號為三俊惠  
帝時為廷尉正恒縱酒酣暢謂友人張翰曰惟願可以貽憂

史記

卷之八十六

四

但無如作病何耳趙王倫篡位倫子虔以榮為長史榮與同  
寮宴飲見饒炙者狀貌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  
惟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榮後執將誅  
而執炙者為督率救之遂得免齊王冏召為大司馬主簿冏  
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日皆醉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馮熊  
熊謂長史葛旆曰榮為主簿委以事機今府大事殷非酒客  
之政可轉為中書侍郎榮不失清顯而府更收實才旆遂白  
冏以為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人或曰何前醉而後醒耶  
榮懼乃更飲後謂州里楊彥明曰吾為齊王主簿恒慮禍及  
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長沙王又為驛騎復以榮

亦危矣  
欲自殺  
不引思  
不殺已耳

為長史又敗轉成都王穎丞相從事中郎惠帝西遷長安榮  
遂還吳榮數險危公之際恒以恭遜自免廣陵相陳敏反假  
榮右將軍丹陽內史敏欲誅諸士人榮說之曰中國喪亂胡  
夷內侮親太傅今日不能復振華夏江南人物向全榮常愛  
無孫氏之策以存之耳今將軍懷神武之畧功勳效於已若  
希甲數萬船艦千里上方雖有數州可傳檄而定也若能委  
信君子各得盡懷散帶芥之恨塞譏諂之口則大事可圖也  
敏納其言引諸豪族委任之榮私於甘卓曰敏既常才政令  
反覆于弟驛矜其敗必矣吾等受其官祿事敗之日函首送  
洛惠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辱及萬世可早圖之卓從之榮

史記

卷之八十六

五

及甘卓紀略謀攻敏遂發橋欽舟於南岸敏率萬餘人出不  
獲濟榮以羽扇揮之敏眾悉潰事平還吳元帝鎮江東加散  
騎常侍帝所幸鄭貨頗有疾以所騎頗廢萬機榮上疏曰昔  
文王父子兄弟乃有三聖可謂窮理者也而文王日晏不暇  
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哉誠以一日萬幾不可不理一言差  
跌患必及之故也當今衰亂之季天子流播豺狼塞路謠言  
滿國人心萬端公宜露營野次星言風駕執蛙以募勇士懸  
購以表辛苦實績未安藥石實急禱祀之事誠復可修豈有  
便塞參佐白事斷實客問訊哉願冲虛納下廣延偽彥思今  
日之憂雪天下之恥則群生有賴開泰有期矣六年卒帝欲

加贈時議侯齊王國功臣格不得進爵土吳郡內史殷祐賡  
曰榮衆無一旅任非藩翰孤絕江外王命不通臨危獨斷以  
身殉國官無一金之費人無終朝之勞元惡既殄高尚成功  
封閉倉庫以俟大軍故國安物阜禮義成俗今日匡霸事舉  
未必不由此而隆也由是贈榮驃騎將軍嘉興公開府儀同  
三司謚曰元榮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於靈座張翰弔之  
上牀鼓數曲撫琴而歎曰彥先復能賞此不因慟哭而去族  
子和字君孝榮雅重之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爲州別駕榮謂  
之曰卿迷步君孝超卿矣王導爲揚州辟從事月旦當朝停  
車門外周顗遇之和方擇登夷然不動顗指和心曰此中何

卷之八十六

所有和徐應之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顗入謂導曰卿州史中  
有一令僕才和嘗詣導導對之倦睡和因謂同坐曰昔每聞  
族叔彥先道公叶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導  
聞之曰卿機警有鋒不徒東南之美實爲海內之俊咸康初  
拜御史中丞帝以保母周氏有阿保之勞欲假其名號和上  
疏以爲保母名號記籍未見明比惟漢靈帝以乳母趙婕妤  
平氏君此末世之私恩非先代之令典帝乃止康帝即位還  
尙書僕射以母老固辭詔特聽募出朝還其見優遇如此以  
母憂去職既練衛將軍褚裒薦之起爲尙書令遣散騎郎會  
旨和每見逼促輒號咷慟絕謂所親曰古人或有釋憂服以

祇王命蓋以才足幹時故不得不體國殉義吾在常日猶不  
如人况今中心荒亂將何補於萬分祇輕忘孝道貽素冠之  
譏耳帝下詔敦喻和疏表十餘上終不起服闋然後視職居  
任多所獻納永和七年以疾篤辭位卒贈司空謚曰穆

紀瞻

紀瞻字思遠秣陵人舉秀才尙書郎陸機策之因問有溫泉  
而無寒火其故何也瞻對曰蓋聞陰陽升降山澤通氣初九  
純卦潛龍勿用泉源所託其溫宜也若夫水潤下火炎上剛  
柔濕燥自然之性故陽動而外陰靜而內內性柔弱以含容  
爲質外性剛直以交接爲用是以金水之明內鑒火日之光

史

卷之八十六

七

外施剛施柔受陽勝陰伏水之受溫含容之性也與顧榮同  
赴洛在塗論易榮曰太極者蓋混沌之時昧昧未分天地混  
其體聖人藏其身然後廓然既變清濁乃陳二儀著象陰陽  
交泰萬物勾萌六合闢拓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誠易  
之太極也而王氏云太極卽天地愚謂未當夫兩儀之位以  
禮爲稱則是天地以氣爲名則名陰陽今若謂太極爲天地  
則是天地自生無生天地者也瞻曰昔庖犧畫八卦陰陽之  
理盡矣夫天清地平兩儀交泰四時推移日月運行自然之  
數雖經諸聖孰知其始吾子云昧昧未分豈其然乎聖人人  
也安得混沌之初能藏其身於未分之內老氏先天之言此



蓋虛誕之說非易理也。意謂太極者極盡之稱。言其理極盡無復有餘也。元帝爲安東將軍。引爲長史。親幸瞻宅。典之同乘而歸。及帝踐位。轉尚書。會久疾。不堪朝請。上疏曰。臣聞易失者時。不再者年。故古之志士。負鼎趣走。商歌於市。誠欲及時效忠。名傳不朽也。然失之者億萬得之者一二耳。臣以凡庸。邂逅遭遇。勞無負。鼎口不商歌。雖思慕古人自效之志。竟無毫釐報塞之用。而犬馬齒衰。衆疾廢頓。僵卧救命。積月逾時。呻吟曳衾。日甚一日。如復天假之年。蒙陛下行蒞之惠。適可薄存性命。枕息陋巷。亦無由復廁入坐。升降臺閣也。臣爲病受困。既以荼毒七十之年。禮典所遺。衰老之微。皎然露見。

史籍

卷之八十六

八

雖欲勤自藏護。隱伏何地。臣之職掌。戶口租稅。方今六合波蕩。人未安居。以臣平視。尙不及事。今俟命漏刻。而久停機務。若朝廷以之廣恩。則憂責日重。以之序官。則職事俱廢。當今才俊比跡。而虛停好爵。不以廉賢。以臣穢病之餘。妨官國職。誠非進善退否之義。惟陛下割不已之仁。銓叙俊乂。使官修事舉。臣免罪戮。死生厚幸。因以疾免。尋除尙書右僕射。屢辭不聽。時却鑒提鄒山。屢爲石勒所侵。賸以鑒有將相之材。恐朝廷棄而不卹。上疏請徵之。曰。伏見輔國將軍却鑒。才兼文武。時之良幹。但士衆單寡。無以立功。若使鑒從容臺閣。出內王命。必能盡抗直之規。補衰職之闕。是以臣竊頓匭巷。竭盡

困見。思補萬一。明帝嘗引瞻於廣室。慨然曰。社稷之臣。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辭讓。帝曰。方欲與君商畧。剛事。云何。復崇謙讓耶。轉領軍將軍。雖恒疾病。六軍敬憚之。及王敦謀逆。帝謂瞻曰。卿雖病。但爲朕卧護六軍。所益多矣。賊平。固辭不起。詔以爲驃騎將軍。遣使就拜。止家爲府。尋卒。年七十二。諡曰穆。瞻重交遊。喜士類。少與陸機親善。機死。瞻嫁機女。資送同於所生。尙書閔鴻。太常薛兼。廣川太守褚沉。給事中章遠。歷陽太守武嘏。並與瞻素無交好。聞其高義。臨終託後於瞻。瞻悉營護其家。同於骨肉焉。

賀循

史籍

卷之八十六

九

賀循字彥先。山陰人。其先處晉。漢時傳禮。世所謂慶氏學。漢安帝時。侍中慶純。避安帝父諱。改爲賀氏。循父邵。中書令。爲孫皓所殺。循少嬰家難。流放海隅。吳平。乃還本郡。孫尚高。屬童亂。不群。言行進止。必以禮讓。舉秀才。除陽羨令。以寬惠爲本。不求課最。後爲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拘忌停喪者。循皆禁之。政教大行。然無援於朝。久不進序。著作陸卬。檄上疏薦循。曰。伏見武康令賀循。服膺道素。風操峻凝。前差陽令郭誦。通濟敏悟。才足幹事。循守下縣。編名凡倅。誦歸家巷。接運有年。皆出自新邦。朝無知己。居在遐外。志不自管。年時倏忽。而遷無階。緒賓州黨。愚智所爲。恨恨臣伏。愚臺郎。所以使州州有

人非徒以均分顯路而已誠以士庶殊風四方異俗壅  
之害迷邦為其夫荆揚二州戶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荆  
州乃無一人為京職者誠非聖朝待四方之本心今才望資  
品皆可尚書郎諫可太子舍人此乃衆望所積非但企及  
空荷充方選也久之補太子舍人趙王倫纂位辭疾去職逆  
賊李辰起兵江夏辰別帥石水畧揚州逐會稽相張景以程  
超代之其黨宰與領山陰令前南平內史王矩等唱義討水  
循合衆應之水大將抗龍屯講堂循移檄於龍為陳逆順龍  
遂遁超與皆降一郡悉平循迎景還郡謝遣兵士杜門不出  
論功報賞一無所豫及陳敏之亂以循為丹陽內史循辭以

史籍

卷之八十六

十

疾露髮袒身示不可用敏竟不能逼敏破征東將軍周觀上  
循領會稽相除吳國內史皆不就元帝為安東將軍復上循  
為吳國內史與循言及吳時事因曰孫皓嘗燒鋸截一賀頭  
是誰邪循未及言帝曰是賀邵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無道  
循創巨痛深無以上答帝甚愧東海王越命為泰軍不赴及  
帝遷鎮東大將軍軍司顧榮卒引循代之循稱疾篤賡疏十  
餘上帝遣之書曰夫百行不同故出處殊因性而用各任  
其真耳常宇宙清泰獎倫攸叙隨運所遇動然在已或有還  
棲高蹈輕舉絕俗逍遙養和怡神自足斯蓋道隆人逸勢使  
其然若乃時運屯弊主危國難義士救時驅馳拯世之武

繼以入秦圍絳彈冠而臣漢豈非大雅君子卷舒合適乎前  
者顧公臨朝深賴高算元凱既登巢許獲逸至於今日所謂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群望願順實在君侯義之所在豈得讓  
勞居逸想達者一以貫之也循猶不起及帝承制復以為軍  
諮祭酒循稱疾帝命牧通不得已乃輿疾至帝親幸其舟諮  
以政道循羸疾不堪拜謁乃就加朝服賜第一區車馬牀帳  
衣褥等物循辭讓不受廷尉張閭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  
乃作都門早閉晏開鄉人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適循至  
衆請循贊之循曰兄張廷尉當為言及之閭遽毀其門詣循  
致謝其為世所敬服如此時江道多盜帝思所以防之以因

史籍

卷之八十六

十

於循循曰江道萬里通涉五州朝貢商旅之所來往也今議  
者欲使諸縣領兵愚謂令長戚弱而兼才難備發憚役之人  
而御之不肅恐未必為用以循所聞江中據地惟有圖廬一  
處地勢險奧凶逆所聚宜以重兵備戍隨勢討除絕其根蒂  
沿江諸縣各有分界分界之內官長所任自可度土分力多  
置亭候巡微峻其綱目嚴其刑賞以時番休役不至困疲漢  
制十里一亭亦以防禁切密故也當今縱不能爾要宜籌量  
使力足相周若寇劫強多不能獨制者可指其蹤跡言所在  
都督追討今不明部分使所在百姓與軍家難其徵情兩情  
俱墮莫適任負所以徒有備名而不能為益也帝從之以討

議論純正  
而文亦明

父昭子穆  
不相通之

謂

革軌功封鄉侯同議不受建武初為中書令以老疾固辭改  
拜太常加散騎常侍循以九卿舊不加官惟拜太常而已時  
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隱各為世則類川世數  
過七宜在迭毀循議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  
之盤庚不嗣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此前代之明典而承  
繼之者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自上繼世  
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祭  
之今惠帝尚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理由惠  
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  
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繼世祖  
史帝 卷之八十六 主

彥光之議  
與余合此  
理原是如

且亦世代尚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過上祖如昭穆既滿  
終應別廟也又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命少  
循輒毀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取於三昭三穆與太  
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七廟之義從福以上至於高祖親廟四  
世高祖以上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為三昭三穆并太  
祖而七也昔世祖定郊廟禮京兆類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  
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六世之祖豫章  
六世類川五世俱不應毀今既云豫章先毀又當重毀類川  
此謂廟中之親惟從高祖以下無復高祖以上二世之祖於  
三昭三穆廢闕其二其非宗廟之禮有違世祖祭征西豫章  
史帝 卷之八十六 主

于流涕太子親至者三焉往還皆拜儒者以為榮年六十帝素服舉哀哭之慟贈司空諡曰穆將葬帝出臨其柩哭之盡哀皇太子追送望船流涕循善屬文博覽衆書尤精禮傳雅有知人之鑒拔同郡楊方於畧陘卒成名於世

### 戴淵

戴淵字若思廣陵人少好遊俠不拘檢行陸機赴洛船裝甚盛淵與其徒掠之登岸據胡牀指麾同旅皆得其宜機見之知非常人於胡屋上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耶淵感機因流涕投劍就之機與言深加賞異遂定交焉後舉孝廉入洛機薦之於趙王倫曰淵思理足以研幽才鑒足以辨物

### 史籍

卷之八十六

五

滅東南之遺寶倫辟之除沁水令不就元帝為晉王以為尚書王敦舉兵進淵驃騎將軍與右衛將軍郭逸攻之敗績淵率麾下赴宮詔公卿百官於石頭見敦敦問淵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淵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又曰吾此舉動天下以為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敦參軍石倚性好諂前為臺郎淵為尚書惡其為人至是說敦曰周顗戴淵高名足以惑衆公若不除恐為將來之憂敦遂害之淵素有重望四海之士莫不痛惜贈右光祿大夫弟逸字聖之元帝以為丞相詔祭酒時學校未立逸上疏曰昔仲尼列國之人夫耳與禮修學於洙泗之間四方

髦俊斐然向風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自茲以來千載絕塵豈天下小於魯衛賢哲乏於曩時廟與不廟故也自頃胡羯賜張神州蕭條主上有肝食之憂黎元懷荼毒之苦何暇遑豆之事哉然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况曠載累紀如此之久耶今後進晚生目不覩揖讓升降之儀耳不聞鐘鼓管絃之音文章散滅圖史無遺此誠聖明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嗟歎也夫平世尚文遭亂尚武文武通用長久之道曾之天地昏明迭遷自古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今或以天下木一非典禮樂之時此言似之而實不然夫儒道深奧不可倉卒而成古之俊又必三年而通一經比天下平秦然後修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且貴遊之子既少斬將奪旗之才亦無從軍征伐之役不及盛年講肄道義使明珠加洗濯之功荆璞發琢磨之彩不亦良可惜乎世喪道衰人情玩於所習純風日去華競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之覺也今天地告始萬物權輿明王唱之於上宰輔督之於下篤道崇儒創立大業蕩近世之流弊繼千載之絕軌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是故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備而赴曲之和作實在感之而已宜以三時之隙漸就修建疏奏納焉王敦作逆加左將軍及淵遇害免逸官敦誅後拜尚書僕射卒諡曰穆

五

安忍無親  
此安忍也

非卓卓無可錄者以師考樂道錄秦康諸策可用  
非卓卓無可錄者以師考樂道錄秦康諸策可用  
元帝投卓州刺史時以避寇未靜學校後進孝廉不試而  
秀才猶依舊策試卓疏以秀才宜同孝廉例不許卓於是精  
加隱居舉桂陽谷儉為秀才厚禮遣之諸州秀才間常考試  
皆憚不行惟儉一人到臺遂不復策試儉乃表求試以高第  
除中郎選卓安南將軍梁州刺史鎮襄陽王敦稱兵遣使邀  
卓卓偽許而不赴湘州刺史譙王承遣主簿鄧粲說卓曰劉  
隗雖東權寵非有害於天下也敦以其私憾稱兵象魏雖託  
討亂之名實失天下之望此忠臣義士匡救之時也昔魯連  
匹夫猶懷蹈海之志况受任方伯者乎今若因天人之心唱  
桓文之舉杖大順以掃逆節擁義兵以勤王室此千載之運  
不可失也卓泰軍李梁曰昔隗囂亂隴右竇融保河西以歸  
光武今日之事有似於此將軍但推公固存坐而待之使王  
敦勝方當崇將軍以方面之重如其不勝朝廷必以將軍代  
之此廟勝之策也奏曰光武創業中國未平隗囂斷隴右竇  
融兼河西各據一方之勢故得文服天子從容傾望及海內  
已定君臣正位終之隴右傾覆河西入朝何則向之文服義  
所不容也今將軍非竇融之比也襄陽非河西之固也安忍  
國難而不陳力何以北面於天子耶使敦平劉隗還昌武壇

此策不發  
可惜

石城之守絕荆湘之粟將軍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  
勝未之聞也卓持疑未決又曰今既不義舉又不承敦微  
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議者以彼強我弱是不量虛實者  
也今敦兵不過萬餘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眾既倍之  
矣將軍擁強眾籍威名杖節而行豈王舍所能御哉舉武昌  
若摧枯拉朽耳武昌既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施惠士卒使  
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克敵也如是敦可不破而自潰今釋  
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言知計矣王敦以卓不至慮  
其為變遣蔡瑁樂進忠苦要卓俱下道融不欲背敦因說卓  
偽應敦命即馳襲武昌敦眾必不戰自潰卓意遂決與巴東  
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候承宜都太守譚該等露檄遠近陳  
敦肆逆率所統致討遣蔡瑁司馬諸奉表詣臺內皆稱萬  
歲武昌傳卓軍至人皆驚潰卓年老多疑猶豫不決軍大稍  
口累旬不前敦遣卓兄子泰軍叩求和王師敗績敦索賂虞  
暢駐卓卓謂曰吾據上流敦亦未敢便危社稷若徑入武  
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思後圖  
即命旋軍都尉秦康曰今取敦不難但斷彭澤上下不得相  
越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既有忠節中道而廢更為敗  
軍之將恐將士亦各求便西還襄陽不可得守也卓不從徑  
還襄陽散兵不為備襄陽太守周慮承敦意詐言湖中多魚

勅卓遣左右捕魚乃斃殺卓傳首於敦

卞壺

卞壺字望之濟陰人中興建爲御史中丞權貴屏跡時淮南小中正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式父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及式父死喪服訖還前夫家前夫後妻之子奉養至終遂合葬於前夫式制出母齊衰期壺奏曰就如式父臨終許諾於禮無所據若夫有七出之責常存時棄之無緣以絕義之妻留家服喪若式父謬亂使去留自由式宜正之以禮魏顧父命不從其亂陳乾昔以二婢子殉其子以非禮不從春秋禮記善之式母於夫奉養至死非爲既絕之妻制服終喪不爲

史補

卷之八十六

大

式若其事  
繼母亦不  
求往而夫  
之來矣果

無義之婦欲還前家非爲更嫁離絕之斷在夫沒之後夫之既沒是其從子之日而式以爲出母此子出母也致使存養所客沒無所託寄命於他人之門埋尸於無名之塚若式父以後母尋沒於式家必不以爲出母明矣爲母於同居之日不爲母於前子之門應斷離絕之忍非式而誰假使二門之子皆此母所生求去既非禮於後家還反又失禮於前門去不可去還不可還則爲無寄之人也式必內盡匡諫外極防閑不絕明矣繼母如母聖人之教式爲國士犯禮違義於父則無追亡之善於母則無事存之道生則去留由已死則合葬路人虧損世教不可以居近之任式遂廢棄終身明帝

史補短評

不豫領尚書令與王導等俱受顧命輔幼主帝崩成帝即位群臣進璽司徒王導以疾不至蓋正色曰王公非社稷之臣也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人臣辭疾之時導聞之與疾而至盡於諸大臣最爲任職阮孚謂之曰君恒無閑奉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節者非壺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連壺屬色曰悖理傷教中朝傾覆實由於此庾亮將徵蘇峻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爲亂今日微之縱不順命爲禍猶淺若復遷延爲惡滋蔓不可復制壺固爭曰峻擁強兵逼近京邑宜深思遠慮未可倉卒亮不納峻果稱兵詔以壺爲領軍將軍與峻大戰

史補

卷之八十六

尤

於陵西爲峻所敗賊放火燒宮寺六軍敗績壺力戰死年四十八二子珍肝見父役赴關而死贈壺驛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貞珍散騎常侍肝奉車都尉壺妻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爲忠臣汝爲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其後益發壺墓而如生兩手悉舉瓜甲穿連手背安帝詔給錢十萬以修塋兆

劉超

劉超字世瑜臨沂人元帝相府建以超爲舍人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帝手筆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寒無館石之備山簡句容令

常年賦稅主者四出詰評百姓家貲超但作大函使自書家產投函中百姓依實投上課輸所入有踰常年王敦稱兵超領安東上將軍六軍敗散惟超入直衛錢鳳反超招合義士從明帝征鳳封零陵伯為義興太守帝崩穆后臨朝還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超統義隨以宿衛號為君子營蘇峻謀逆朝士遺家人避難義興故吏欲迎超家超不聽盡以妻孥入處宮內及王師敗績以超為右衛將軍侍衛成帝屬太后崩超躬率將士奉營山陵峻還車駕石頭時天大雨道路陷沒超與侍中鍾雅步隨左右賊給馬超悉哭不肯騎峻甚不平然未敢加害以其黨許方補殿中監外託宿衛內實防超等

史

卷之八十六

王

帝時年八歲雖幽厄之中超猶啟授孝經論語溫嶠至石頭王導出奔超與匡衡等謀奉帝出幸嶠軍事泄峻使任讓收超及鍾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遂害之及峻平讓與陶侃有舊侃請於帝帝曰是我殺侍中右衛者不可宥遂誅之及超將改葬帝痛念之不已詔於高顯近地塋之使出入得贈其墓贈衛尉諡曰忠鍾雅贈光祿勳雅穎川人

熊遠

熊遠字孝文南昌人元帝作荆引為主簿時傳北陵被發帝將舉哀遠上疏曰承傳之言未可為定且岡陵非一而直官使犯遠近叩問答之宜當有主謂應遣使按行審問然後發

哀即宜命將脩復山陵討除逆類昔宋殺無畏莊王奮袂而起衣冠相追於道軍成宋城之下况此酷辱之大耻乃子臣奔馳之日乎夫修岡陵至孝也討逆叛至順也救社稷至義也卹遺黎至仁也若脩此四道則天下響應無思不服矣昔項羽殺義帝高帝痛素哭之劉項存亡在此一舉群賊豺狼弱於往日惡逆之罪重於丘山大晉受命未改於上兆庶謳吟懷恩於下乞順天下之心命魏謩之士以副西土義士之情允海內延頸之望屬有杜絕之難不能行建典初正旦將作樂遠諫曰孝懷皇帝梓宮未反豺狼當塗人神同忿公明德茂親社稷是賴履端元日正始之初有識之士於是觀禮

史

卷之八十六

王

人心所歸惟道與義將紹皇綱於既往恢霸業於來今關忠孝之儀弘禮樂之本今榮耳目之觀崇戲弄之好非納軌物有塵大教元帝納之帝欲賜諸吏投刺勸進者加位一等百姓投刺者賜司徒吏凡二十餘萬遠以為秦漢因赦賜爵非長制也今獨賜投刺吏臣近者情重遠者情輕請依漢法例賜天下爵於恩為普可以息檢察之煩盡巧偽之端帝不從冬雷電大雨帝下書引過遠上疏曰臣聞於天道竊以人事論之今逆賊猾夏二帝幽殯梓宮未反四海延頸莫不東望而不能遣軍北討讐賊未報昔齊侯敗還七年不飲酒食肉况此大耻臣子之責宜在枕戈敵愾若此志未果當上下克

儉恤人養士撤樂減膳惟修戎事而群官每有會同務在調  
戲酒食而已此大失也選官用人不求才幹鄉舉道廢請託  
交行有德而無力者退無能而有助者進稱職以違俗見譏  
虛譽以從容見貴遂使世人削方爲圓撓直爲曲舜猶歷試  
諸難而今爵祿不試壞亂之所出也求才急於疎賤用刑先  
於親貴然後令行禁止野無遺滯今章書日奏而不足以懲  
物人才歲選而不足以濟事若此道不改災未可得而弭也  
爲太常卿卒

陳頴

陳頴字延思陳國人州辟部從事劾按沛王韜獄未竟會解

史籍

卷之八十六

三

結爲刺史韜因河間王頤屬結結至大會問主簿曰諸王貴  
藩州據何法而擅拘邪頤在坐對曰甲午詔書刺史銜命國  
之外臺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糾事徵文墨前後列上  
七被詔書如州所劾無有違謬結曰君言是也元帝以爲恭  
惟頤與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  
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  
言輕者後叙遂相波扇乃至凌遲加以崇尚老莊傾取朝野  
養望者爲弘雅任事者爲俗人王職不恤法物墜喪夫欲制  
遠先山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按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  
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興也時參佐掾屬多設解故以

避事任頴言西臺當日朝臣養望小心恭肅以爲鄙俗假選  
倨慢以爲優雅朝士縱誕臨事遊行流漸不羣以至傾國今  
諸僚屬猶承餘弊夫百尋之屋突直而焚燬千里之隄蟻垤  
而穿敗古人防小以全大慎微以杜萌請自今臨使稱疾者  
皆免官又陳時務以爲昔江外初平中州荒亂故貢舉不試  
宜循舊制試以經策馬隆孟觀雖出貧賤勲勞甚大請開舉  
武畧任將率者言問核試然後隨才授任夫舉十得一猶勝  
不舉宜抑華校實盡其所能則人才輩出矣拜天門太守選  
腹心吏爲州從事若有調發動靜馳白故恒得宿辦遷梁州  
刺史卒

史籍

卷之八十六

三

郭璞字景純閬中人高材博學有郭公者精於卜筮璞從之  
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雖  
京房管輅不能過也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嘆  
曰嗟乎黔黎將漚於異類桑梓其翦爲龍荒乎於是避地東  
南元帝以爲著作佐郎時陰陽錯繆璞上疏曰臣按洪範有  
休咎之徵易象有消長之數故木不生庭大戊無以隆雉不  
鳴鼎武丁不爲宗聖王緣災而致吉因異以邁政寅畏所以  
享福忌愆所以招患此自然之符應不可不察也宜發哀矜  
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穢贊揚布惠此亦寄時事以制用



諸開塞而曲成者也。今杖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風先彰。經國之畧未震而軌物之跡屢遷。夫法令不一則人情惑。職次數改則覲覲生。官方不審則社政作。懲勸不明則善惡渾。此有國者之所慎也。帝優詔起之。璞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于寶誠以非適性之道。璞曰。吾所受有限。用之恒恐不盡。卿乃憂酒色之爲患乎。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以自况。以毋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爲言。璞曰。卽當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王敦起璞爲記室參軍。時潁川陳述爲大將軍。掾有美名未幾而沒。璞哭之甚哀。旣而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璞嘗爲人葬。帝微服往觀之。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曰。出天子邪。曰。能致天子來耳。帝甚異之。璞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厠上相尋。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厠。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醢。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天實爲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王敦謀逆。使璞筮之。璞曰。無成。敦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璞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不能久。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斬之。初璞行經越城間。遇一

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裙遺之。其人不愛。璞曰。但取後自當知。至是果此人行。時年四十九。王敦平。贈弘農太守。庾翼嘗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羽零。及康帝卽位。改元爲建元。或謂庾水曰。子忘郭生之言邪。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水撫心。歎恨。穆帝立。何克改元爲永和。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如是邪。長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注釋爾雅。山游經。皆傳於世。子鷟。臨賀太守。史臣曰。景純篤志綿緇。洽聞強記。爲中興才學之宗。夫語怪徵神。伎成則賤。若景純之探策定數。考往知來。而官微於世。禮薄於時。區區然寄客傲。以申懷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大塊流形。吉凶修短。定于自然。雖稽象或通。而厭勝難恃。命之有在。自可居常待終。類心委運。何至銜刀被髮。遑遑於幽穢之間哉。

葛洪

葛洪字稚川。句容人。性寡欲。無所愛玩。不知基局。幾道。稱蒲齒名。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不交一言。或尋普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得道。號曰葛仙公。以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復師事南潯太守上黨鮑玄。玄深重之。以女妻洪。遂傳洪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精覈是非。才

章富磨大安中石水作亂吳興太守顧秘微洪為都尉遂伏  
波將軍水平洪不論功賞于寶薦洪才堪國史徵為散騎常  
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缺煉丹以祈遐壽聞交趾  
出丹求為勿漏令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  
秋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  
不輟其自序曰洪體乏進趣之才偶好無為之業假令奮翅  
則能陵厲玄霄騁足則能追躡風長猶欲戢勁翮藏逸跡何  
况大塊稟我以短羽造化假我以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  
又豈敢力若蠅而慕冲天之舉策跛鼃而追競兔之軌推涉  
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僊僊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  
近才所以躓礙也要離之羸而置赴扛鼎之勢素人所以斷  
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塗而志安乎窮圯之域藝藝有八  
珍之甘蓬蓽有藻稅之樂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進  
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亦不少矣幸多隱語難可卒  
解自非至精不能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而弘博洽聞者寡意  
斷妄說者衆好事者欲有所修為倉卒不知所從意之所疑  
又無可諦今為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微妙者不能宜之於  
翰墨然同志之士省之亦可以思過半矣世儒服膺周孔莫  
信神仙之書不但大笑又將謗毀故予所著言黃白之事者  
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凡一百一十六篇雖不

足裁諸名山且欲緘之金櫃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  
書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剋期便發載得疏狼狽往別  
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時年八十一顏  
色如生肢體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為尸解仙去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明帝以為中書監亮上書曰  
臣凡庸固陋少無殊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  
遠庇有道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既眷同國士又申以婚姻  
入侍省闕出總六軍無勞受遇莫臣為甚小人祿薄福過與  
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陛下復以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  
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與宗室中表不同雖  
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人皆  
有私則天下無公矣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族各  
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喪今之禍敗皆由姻昵臣歷觀歷  
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苟無大瑕猶或  
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或居權寵  
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自招殃國為之敗其故何  
邪由婚媾之私群情所不能免是以疏附則信姻親則疑疑  
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於童蒙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為  
寒心者也夫物情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目觀以求尺寸

之用。若防嫌以寒疑謗之端，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齊，外總兵權，禍可立待也。雖陛下明其愚，然朝士諱其情，素天下之人安可門戶說使皆坦然耶？夫富貴榮耀臣所不能忘也，貧賤卑寒臣所不能甘也。今禁命則背違，命則賤，臣雖不達，亦何事？時違上耶？實仰覽嚴鑒，量已知弊身不足惜，爲國取悔，是以慙慙屢陳丹款，願陛下察臣之愚，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帝納其言而止。及帝疾篤，不欲見人，群臣無得進者。撫軍將軍南頓王宗右衛將軍虞胤與西陽王業有異謀，亮直入臥內見帝，流涕不自勝。陳策與宗等謀危社稷，辭旨切至，與司徒王尊受遺詔輔幼主太后

史籍

卷之八十六

亮

臨朝政事。一決於亮。王導輔政以寬和得衆，亮任法裁物，頗失人心。又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陶侃祖約不在其列，侃約疑亮刪除遺詔，並流怨言。亮懼於是出溫嶠爲江州以廣聲援，修石頭以備之。會南頓王宗謀廢執，政亮殺宗及其黨，下咸而廢宗兄業。宗近屬蒙元老天下以亮剪削宗室，下咸兄聞亡奔嶺南。亮符嶠送關而嶠匿之，嶠多納亡命，亮以嶠必爲亂，欲徵之。衆朝皆謂不可，亮不納。嶠聞將徵，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討賊外任，遠近從命，至於內輔，實非所堪。不從遂下詔徵嶠爲大司農，嶠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明公中原未靖，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後至

許嶠將赴召，參軍任讓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嶠遂不應命。朝廷遣使諷諭之，嶠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者王敦之難，非我不濟，殺免既死，獵大應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於是結祖約以討亮爲名。溫嶠聞嶠不受詔，便欲入衛京都，亮不聽。既而嶠乘勝至京都，詔亮都督征討諸軍事，屯建陽門外。軍未及陣，士衆棄甲而走。亮乘小船西奔，亂兵相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施工，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衆心？」乃安。亮遂奔溫嶠，陶侃至尋陽，議者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躬詣侃，侃曰：「君侯修石頭以擬

史籍

卷之八十六

亮

老子今日反見求耶？又曰：「朝政多門，用生國禍，喪亂之來，豈獨由嶠也？」亮謝之。既至石頭，亮遣督護王彰討嶠，敗績。亮送節傳以謝侃，侃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耳。」嶠平帝幸溫嶠舟，亮進見，稽顙頓首，曰：「泥首謝罪，乞骸骨。」欲合門投竄山海，帝手詔慰喻之。亮上疏曰：「臣凡鄙小人才，不經世，階緣戚屬，累忝非服，先帝不嫌臣寒，待醫藥，登遐顧命，又豫聞後事，豈云德授，蓋以親也。臣知其不可而不敢逃，命實以匹夫之交，猶有寄託。况君臣之義，豈敢距違，加以陛下初在涼關，先后親覽，萬機宣通，外內臣當其地，是以感激，驅馳雖知無補，志以死報，而才下位高，知進退，乘寵驕盈，

漸不自覺進不能撫寧內外退不能推讓賢遂使四海側心  
心謗議沸騰祖約積峻不堪其憤發肆兇逆事由臣發社稷  
傾覆宗廟虛廢先后憂逼登遐陛下踰年肝食臣之招也臣  
之罪也寸斬屠戮不足以謝七廟之靈灰身滅族不足以塞  
四海之責實天所不覆地所不載陛下矜而不誅有司縱而  
不戮臣不能伏劍北闕偷存視息雖生之日亦猶死之年朝  
延復何理商臣於人太臣亦何顏自次於人理臣欲自投草  
澤思營之心也而明詔不垂於察謂之獨善其身所以重其  
罪也陛下雖垂寬宥全其首領猶宜屏棄任其自存自沒則  
天下粗知勸戒之義矣亮欲遁逃山海白暨陽東出詔有司

史緯

卷之八十六

三

錄奪舟船亮乃求外鎮自效陶侃卒以亮都督江荆豫益梁  
雍六州諸軍事領江荆豫益三州刺史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鎮武昌時王導輔政務存大綱不拘細目委任趙胤買寧  
等並不奉法陶侃嘗欲起兵廢導而却廢不從至是亮欲黜  
導復以諸鑒而鑒不許亮與鑒賤曰主上白八九歲以及威  
人入則近阿保宦侍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顧  
問未嘗遇君子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况乃欲愚  
其主哉主之少也不登進賢榜以輔導聖躬春秋既盛宜復  
子明辟不稍首歸政扶震主之威以臨制百官百官莫之敢  
作趙賈之徒有無君之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公與亮並荷

記付之重大奸不除何以見先帝於地下願深量其所宜鑒  
復不許故事得止石勒死亮有開復中原之謀遣輔國將軍  
毛寶精兵一萬戍郿城以陶稱為南中郎將率部曲五千人  
入沔中弟翼為南蠻校尉鎮江陵以陳露為梁州刺史趣子  
午又遣偏軍伐蜀亮當率大衆十萬據石城為諸軍聲援乃  
上疏曰蜀胡二寇凶虐滋甚內相誅鋤衆叛親離宜修進取  
之備襄陽北接死許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其土足食臣請移  
鎮襄陽之石城并遣諸軍羅布江沔北及數年戎士素練乘  
衆齊進以臨河洛大勢一舉衆知存亡開反善之路有逼脅  
之罪因天時順人情誅通逆雪大耻實聖朝之急務也願陛

史緯

卷之八十六

三

下許其所陳淮泗壽陽所宜進據臣輒簡練部分乞槐棘秦  
以定經界却鑒以資用未備不可大舉亮復上疏便欲選  
鎮會寇陷郿城毛寶赴水死亮陳謝自貶行安西將軍亮自  
郿城陷沒憂慨發疾卒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秋夜共  
登南樓俄而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  
典復不淺便據胡牀與浩等談詠竟坐亮所乘馬名的顧殷  
浩以為不利於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已所不宜而移之子  
人浩大慙命冰字季堅為中書監時王導新喪人情惘然冰  
兄亮既同辭不入冰當重任經綸時務資禮朝賢由是朝野  
咸稱賢相初導輔政每從寬惠冰頗任威刑殷融諫之冰曰

下免寬弘之失况如吾者哉范曄曰頃天文錯  
其下宜盡消弭之道冰曰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勤修人事  
正其言戶口料出萬餘人以克軍實詔論其功冰上疏曰臣  
門戶不幸以短才贊務及天庭決流邦族若晉典休明夷  
戮久矣而于時顛沛刑憲暫隆遂令臣等復得為時陳力徇  
國之臣因之而奮立功於大罪之後建義於顛覆之餘臣等  
所以復得視息於天壤者王恩不追咎於往咎也此之厚幸  
可謂弘矣豈復得計勞納封受賞司勳哉願陛下哀恕由中  
惠賜所乞則愚臣之願於此畢矣許之成帝疾篤有妄為中  
書符勅宮門宰相不得入左右皆失色冰神氣自若曰是必

史籍 卷之八十六 王

虛妄推問果許康帝即位進車騎將軍冰懼權盛求外出會  
弟翼當伐石虎於是除都督江荆寧益梁交廣豫諸軍事領  
江州刺史鎮武昌以為翼援獻皇后臨朝徵冰輔政冰辭以  
疾為及卒無稍為益室無妄勝家無私積世以此稱之翼宇  
雅崇少有經綸大畧京兆杜乂陳郡殷浩並才名冠世翼弗  
之重也每語人口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  
任耳及亮卒授都督江荆司雍梁益諸軍事安西將軍荆州  
刺史代亮鎮武昌翼以年少起居大任遐邇矚目翼勞謙匪  
懈戎政嚴明經畧深遠數年之中公私克實人情翕然自河  
以南皆望焉石虎汝南太守戴開率數千人詣翼降殺浩

前王謂王  
也

分其為長沙太守在郡貪殘兄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  
固駭豪亦似山有佳兒弟故小令物情難之既雅與浩親善  
其父兄得失豈以小小計之大較江東皆僣倖豪彊以為民  
茲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  
是豪將輩而直打殺倉督以塞責山遐作餘姚半年為官出  
二千戶公卿官長也而群驅逐之紀陸徐寧奉王使糾罪人  
船頭到渚而桓逸還復二使免官前宰儒江東事去實此  
之由也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脚於風塵之外當共  
明日而治之荆州所統一二十郡唯長沙最惡惡而不熟與  
殺督監者復何異邪翼有風力格裁發言立論多如此康帝

史籍 卷之八十六 王

即位翼欲率眾北伐上疏曰賊虎年已六十奢淫理盡醜類  
怨成又欲夾死遼東就雖驍果未必能固若北無掣手之虜  
則江南將不異遼左矣竊計襄陽荆楚之舊西接梁益與關  
配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險峻水路流通  
轉運無滯進可以掃盪秦趙退可以保據上流臣荷國重恩  
志存立效受任四年唯以習戎為務實欲上憑聖朝高畧下  
藉士民義誠因危衰弊漸臨逼之而八年春上表請據樂鄉  
廣農播穀以伺二寇之變朝議紛紜遂令微誠不暢自爾以  
來上參天人之役下採降俘之言胡寇衰滅其日不遠臣雖  
未見長中原誠截凶醜亦當扼據要害進圖攻取是以輒

史記卷八十七  
晉書十五  
列傳  
桓彝字茂倫，譙國人，爲尚書吏部，嘗過典縣，縣宰徐寧通朗博涉，彝遇之欣然，停留累日，結交而別。庾亮每屬彝，瓦一佳吏部及至都，謂亮曰：「爲卿得一吏部矣。」亮問所在，彝曰：「徐安期，真海岱清士也。」亮問所長，彝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卽遷吏部郎。宣城頻經變亂，詔以彝爲內史，鎮峻，叛破司馬，流於慈湖，遂長驅逕進，彝退據廣德，時州郡

史記

卷之八十六

書

史記

卷之八十七

多遣使降峻，峻長史裨惠勸彝爲與通和，以須後舉。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垢索辱，興醜逆通問如其不濟，命也。」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峻遣韓晃攻之。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矢以死報，吾之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進軍攻彝，彝固守經年，城陷，爲晃所害。郡人紀世和收彝之賊平，贈廷尉，謚曰簡。俞縱贈興古太守孫石虔，趨勇絕倫，於獵園中見猛虎被數箭而伏，諸將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往，拔得一箭，猛虎跳石虔亦跳，高於虎身，猛虎伏，復拔一箭以歸。從伯父溫入關，叔父冲爲符健所圍，垂沒，石虔躍馬赴之，拔冲於數萬衆之中而還，莫敢抗者。時有

患瘡者輒曰桓石虔來以佈之病者多愈授南平太守苻堅  
荊州刺史梁成寇竟陵石虔距之賊阻激水屯管城石虔夜  
渡水既濟賊始覺力戰破之進尅管城斬首七千級俘獲萬  
人納降二千家而還進豫州刺史卒贈右將軍

### 王湛

王湛字處冲昶之子也湛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  
爲癡昶獨異之閉門守靜不交當世冲素簡淡器量曠然兄  
子濟輕之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湛湛命取菜蔬對而食之  
濟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  
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剖析玄理皆濟所未聞也濟才

### 史籍

卷之八十七

二

氣抗過於湛畧無子姪之禮既聞其言不覺心形俱肅遂留  
連彌日夜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及辭  
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能騎不湛因  
騎惡馬姿容既妙迴策如縈又使騎濟所乘馬湛曰此馬雖  
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之但勿秣不至耳濟  
試養之謂與已馬等湛曰此馬任重方知耳平路無以別也  
乃於蟻封內試之濟馬果頓濟益歎異謂其父渾曰濟始得  
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每見濟輒謂之曰卿家癡叔死未  
至是帝問及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  
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

湛聞曰欲處我於季孟之間乎授太子中庶子出爲汝南內  
史卒子承字安期避地江東時道路梗澁人懷危懼承每遇  
艱險處之夷然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  
人言愁我始欲愁矣爲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推誠接物盡  
弘恕之理渡江名臣王導衛玠之徒皆出其下爲中興第一  
子述字懷祖性沉靜每坐客馳辨異端競起而述獨恬如人  
或謂之癡司徒王導辟爲中兵屬既見問以江東米價述不  
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  
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謂庾亮曰僕  
祖清貞簡貴不減祖父爲庾水長史時庾翼鎮許昌以累有

### 史籍

卷之八十七

三

妖恠欲移鎮避之述與水賸曰竊聞安西欲移鎮樂鄉樂鄉  
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方當典立城府公私勞擾若信  
要害之地所宜進據猶當計移徙之煩權輕重之算况非今  
日之要耶方今強胡陸梁當畜力養銳而無故還動自開瑕  
纓又江州當派流數千供繼軍府力役增倍疲曳道路且武  
昌實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急緩赴告駿奔不  
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陸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嶽取重  
當居要害之地爲內外形勢使關闕之心不知所向天道玄  
遠妖祥吉凶誰知其故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不拘小數  
昔秦忌公胡之讖卒爲劉項之資周惡壓弧之謠竟成褒姒

時而能寧  
於而能寧  
懷祖固不  
可測

史籍

卷之八十七

四

之亂此既然矣且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斯天下  
幸甚令名可保矣時朝議亦不允翼遂不移鎮述每受職不  
爲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及還尙書令子坦之以爲故事  
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耶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  
曰既云堪何爲復讓坦之爲桓溫長史溫爲子求婚於坦之  
及還家省父述素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  
意述大怒述排下曰汝竟棄耶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婚之也  
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簡文每言述才  
不長直以真率勝人耳初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爲  
州司所檢王導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  
宜此述曰足自當止後屢居州郡清素絕倫祿賜皆散之親  
故宅宇器用不革於昔性躁急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怒  
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乃下牀以屐齒踏之又不得蹙甚板內  
口中齧破而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嘗極言罵  
之述不應而壁而已奕去始復坐太和二年上疏乞骸骨曰  
臣曾祖父魏司空昶白牋於文帝曰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爲  
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勵恐  
見廢棄時人咸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能爲此公之  
事雖是殷書乃實訓誡臣忝端右年衰疾病乞奉先誠歸老  
丘園不許三年卒初桓溫平洛陽議欲遷都朝廷憂懼將止

史籍

卷之八十七

五

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實事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  
果不行又欲移洛陽鐘虞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  
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宜先事鐘虞溫  
無以奪坦之字文度弱冠有重名時人爲之語曰江東獨步  
王文度拜侍中時卒士韓僕逃亡歸首云失牛故叛有司考  
掠罪以偷牛坦之以爲懷東身自歸而法外加罪失牛事或  
可恕考掠理有自誣宜附罪疑從輕之例從之簡文帝臨崩  
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政事坦之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  
曰天下儒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宜元之天下陛下  
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溫卒遷中書令與謝安共輔幼  
主授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上表  
曰臣聞人君之道以孝敬爲本以委任爲賢昔周成漢昭並  
以幼年纂承大統當時天下未爲無難終能保安社稷蓋尊  
尊親親信納大臣之所致也皇太后委性仁淑先帝奉事積  
年每稱聖明臣願陛下奉事之心當自同孝宗太后慈愛之  
隆亦必不異所生不可自爲疎疑昔成康幼冲事無大小必  
諮丞相導所以克就聖德今僕射臣安中軍臣冲人望具瞻  
社稷之臣盡心盡力歸誠陛下以報先帝愚謂周旋舉動皆  
應諮此二臣二臣之於陛下則周之旦爽漢之霍光冲雖在  
外路不云遠若容信宿必宜參詳然後情理獲盡庶事可舉



且天聰雖聰不敵不廣。群情雖忠不引不盡。宜親見侍臣。詢求謠言。平易之世。猶尚誠懼。況今艱難。安危所繫。可不敬修至德。以保宜元之祚。帝納之。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約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清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尊卒。子忱字元達。弱冠知名。嘗造其舅范甯。與張玄相遇。甯使與玄語。玄正坐飲。祇待其發言。忱竟不與語。玄失望去。甯讓忱曰。張玄吳中之秀。何不與言。忱曰。張祖希欲相識。自可見。詣甯曰。鄉風流儒望。真後來之秀。甯使報玄。玄束帶造之。始為賓主。大元中為荊州刺史。都督荊益寧三州軍事。建

東錄

卷之八十七

七

武將軍桓玄時在江陵。常以雄才駕物。忱每裁抑之。玄嘗詣忱。通人未出。乘輿直進。忱對玄。觀門幹玄怒去。忱亦不留。嘗朔日會客。仗衛甚盛。玄言欲獵。借數百人。忱悉給之。玄服之。而不能測也。性達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每飲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數年卒。

荀崧

荀崧字景猷。或之玄孫也。元帝踐祚。以崧為太常。時議省博士。崧謂昔咸寧中。侍中常侍通洽古今。行為世表者。領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奉酬顧問。二則參調國子。以弘儒術。三則儀曹太常得以質疑。自喪亂以來。儒學尤寡。不宜過省。還

史籍

卷之八十七

七

尚書左僕射帝崩。讓廟號王。敕遣使謂曰。豺狼當道。梓宮未反。祖宗之號。宜別思詳。崧議。禮祖有功。宗有德。元皇帝光啟中。興德澤。俾於太戊。功惠邁於孝宣。臣敢依前典。上號曰中宗。與敦書曰。承以長蛇。未剪別詳。祖宗先帝應天受命。中興之主。寧可隨世數。遷毀詢之朝野。上號中宗。卜日有期。不及重請。敦待崧甚厚。欲以為司空。衡之而止。蘇峻之役。崧與王導陸驥共登御林。擁衛及帝。被逼幸石頭。崧侍從不離帝側。帝幸溫嶠舟。崧時年老病篤。猶力步而從。卒。諡曰敬子。美字令則。年七歲。遇蘇峻難。隨父在石頭。峻甚愛之。恒置膝上。美自其母曰。得一利刀。足以殺賊。母掩其口曰。無妄言。年十五

范汪

范汪字玄平。順陽人。弱冠至京師。屬蘇峻作難。王師敗績。汪遁避西歸。溫嶠屯兵尋陽。以賊強未敢輕進。及汪至。嶠訪之。汪曰。賊政令不一。貪暴縱橫。滅亡已兆。雖強易弱。朝廷有倒

惡之急。宜急進計。崎深約之。引參軍事。賊平。封都鄉侯。拜中書侍郎。庾翼將悉郢漢之衆。以事中原。軍次安陸。轉屯襄陽。汪上疏曰。臣伏思安西將軍翼。今至襄陽。倉卒攻討。凡百草創。安陸之調。不復爲襄陽之用。而玄冬之月。汚漢乾涸。皆當魚貫而行。排推而進。設一處有急。勢不相救。臣所至慮一也。又既至之後。桓宣當出。宣實剪豺狼之林。招攜貳之衆。田疇稍墾。生產始立。而當移之。勢必嗷然。咎悔難測。臣所至慮二也。襄陽領益數萬口。奉師之費。皆當出於江南。運漕之難。船人之苦。不可不熟計。臣所至慮三也。且申伯之尊。而與邊將並驅。又東軍不進。殊爲孤懸。賊誠衰矣。然得臣猶在中原。當取今我實未暇。而連兵不解。患難將起。臣所至慮四也。翼豈不知兵家所忌。願以任大責重。晏然終年。非心情所安。是以抗表。輒行。畢命原野。然國家之慮。當出萬全。非至安至審。王者不舉。宜詔翼還鎮。養銳以爲後圖。除都督徐亮。青冀揚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徐亮。二州刺史。桓溫惡之。溫北伐。令汪出梁國。以失期免。爲庶人。屏居吳郡。從容講肄。不言曲直。後至姑孰。見溫。溫方起。屈滯以傾朝廷。謂汪遠來。請已甚。覺謂袁宏曰。范公來。可作太常。汪既至。溫謝其遠來意。汪實來造溫。恐以趨時致損。乃曰。凶兒瘞此。故來視之。溫殊失望。遂止卒於家。子翼。字武子。時以浮虛相扇。僞雅日替。寧以爲其源始。

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著論責之。拜中書侍郎。王國寶。弼之甥也。詣事會稽王道子。懼爲弼所不容。乃請弼於帝。弼求外補。出爲豫章太守。臨發上疏曰。臣聞道尙虛簡。政貴平靜。旦公亮於幽顯。流子愛於百姓。然後可以經夷險而不愛。乘休否而常泰。今倉庾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於殘形剪髮。要求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娶娶。豈不怨結人鬼。感傷和氣。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爲喻。又曰。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壘墳柏。皆已成行。雖非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圖伍之法。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徙家之禮。隨會仕秦。樂毅宦燕。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且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致嚴坐。人不堪命。叛爲盜賊。今荒小郡縣。皆宜并合。不滿五千戶。不得爲郡。不滿千戶。不得爲縣。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項者選舉。凌夷郡守長吏。牽置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官。夫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莅縣。如今互相領帖。則是下官反爲上司。且賦調役使。無復節限。牽曳百姓。營起屏舍。先之屋宇。皆爲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又方鎮。

前知方役  
之若乃以  
奈是後幼  
何也

史緯 卷之八十七

去官皆割兵仗以爲防護米布之屬不可稱計送兵多者至千餘家少者亦數十戶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監司相容不相彈糾夫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士亦多不瞻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祿不足以富家是得之雖多而用之無節猶酒永日馳騁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千金麗服之美不可貲算盛狗馬之饕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尙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官制謫兵不相襲代項者小事便以補役一僇之違辱及累世親戚傍支罹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於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爲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爲中殤以其尙童幼也今以十六爲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爲半丁非復童幼之事矣違背經典困苦萬姓莫甚於此宜修舊制以二十爲全丁十六至十九爲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帝善之江州刺史王凝之劾甯營建勞費會赦免甯營患目疾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嘲之曰宋陽里子嚙東門伯左丘明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凡此諸賢並有目疾相傳得此方云損精害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然以神火下以氣養蘊於胸中納諸方寸修之既久近

史緯 卷之八十七

能數其目睫遠能洞其牆壁非但明目亦且延年甯以春秋較梁氏未有善釋沈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既而徐邈復爲之注世亦稱之汪叔堅字子常爲尙書右丞廷尉奏廷中帳吏邵廣盜官帳三張合布三十疋有司正刑棄市廣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黃幡揭登聞鼓乞自沒爲奚官奴以贖父命尙書郎朱暎以爲天下之人無子者少一事遂行使成永制懼死罪之刑於此而弛議者以廣爲鉅徒二兒沒入既足以懲又使百姓知父子之道聖朝有垂恩之仁而不爲永制堅駁之曰自淳樸澆散制爲刑辟刑之所以止刑殺之所以止殺雖時有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未有行小不忍而輕易典刑者也且既許宗等宥廣以死若復有宗此而不求續父者豈得不摘絕同之禽獸耶按主者奏云惟特聽宗等而不爲永制臣以爲王者之作動關國典今之所以宥廣正以宗等耳人之愛父誰不如宗既居然許宗之請將來訴者何獨匪民特聽之意未見仁恩不以爲例交與怨讎此爲施一恩於今而開萬怨於後也成帝從之正廣死刑遷護軍長史卒

劉悛

劉悛字貞長相人也祖宏字終叔光祿勳宏兄粹字純敬仲中弟潢字冲敬吏部尙書並有名時人語曰洛中雅雅有三

殷父耽晉陵太守亦知名。恢少清遠，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苧，以爲養。雖草門陋巷，晏如也。人未知識，惟王導、庾亮器之。後稍知名，論者比之袁孝。恢喜，還告其母。其母聰明婦人也，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者，恢復喜。母又不聽。及恢年德轉升，論者遂比之。荀粲尚明帝女廬陵公主，授丹陽尹，爲政清整，門無雜賓。時百姓有訟官長者，諸郡因而効之。恢歎曰：「古之善爲政者，敦本正源，鎮靜流末，居下誦上，此大獎之道也。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反，遂寢而不問。恢每奇桓溫之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及溫爲荊州，簡文帝時作相，恢言於帝曰：「溫不可使居形勝地，宜裁抑之。」勸帝自鎮上流，而己爲軍司，帝不納。又請自行，復不聽。及溫伐蜀，恢以爲必克，或問其故，云：「蒲博驗之，其不必得，則不爲也。但恐溫終尚制朝廷耳。」後竟如其言。

張亮

張亮字長宗，祖鎮，蒼梧太守。亮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亮曰：「阿翁豈宜以子戲父耶？」舉孝廉，初欲詣劉惔，同舉者共笑之。既至，惔處之下坐，神意不接。亮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惔清言，有所不通，亮於末坐判之，言旨淡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乃延之上坐。清言彌日，既退，惔遣傳教。

史籍

卷之八十七

主

亮張孝廉，船便同載詣簡文帝。帝時爲相，與語，歎曰：「張亮勃率爲理，腐官至御史中丞。」

王彬

王彬字世儒，導從弟也。爲侍中，從弟敦舉兵入石頭，元帝使彬勞之。會周顗遇害，彬素與顗善，先往哭，顗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彬曰：「向哭伯仁，情未能已。」敦曰：「伯仁自致刑，我彬曰：伯仁長者，而加以極刑，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矣。」言辭慷慨，涕淚交下。敦大怒曰：「爾狂悖至此，爲吾不能殺汝耶？」時王導在坐，甚爲之懼，勸彬起謝。彬曰：「有脚疾，汝來見天子，尚欲不拜，何謝之有？」敦曰：「脚痛孰若頭痛？」彬意氣自若，後敦有逆謀，彬諫甚苦，敦目左右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耶？」敦乃出彬爲豫章太守，遷江州刺史，及敦死，王含欲投王舒，王應勸含投彬，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強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今觀衰危，必興慙惻，荆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含不從，遂投舒。舒沉含父子於江，彬聞當來，密具船以待之。既不至，漢以爲恨，遷尚書右僕射，卒。官于彪之字叔虎，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除佐著作郎，從伯導曰：「選官欲以汝爲尚書郎，汝還可作不彪之。」曰：「位之高下，自不足計，當任之於時。」遷廷尉，永嘉太守謝毅。

史籍

卷之八十七

主

王應知人

殺郡人周矯，矯從兄球詣州訴冤。揚州刺史殷浩收殺付廷尉。彪之以球爲獄主，身無王爵，非廷尉所料，不肯受。與州相反，復穆帝發詔令受之。彪之不從，時人比之張釋之。時當南郊，簡文執政，訪彪之應有赦不答。白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嘗謂非宜。何者？黎庶不達其意，將謂郊祀必赦，凶惡之輩復生心，僥倖矣。從之。轉吏部尚書。太尉桓溫欲北伐，屢詔不許。溫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或勸殷浩引身告退。彪之謂曰：卿事任既重，彼抗表問罪，卿爲其首，猜毀已構，欲作匹夫，豈有全地耶？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陳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卽遣中詔如復不奉，當以正義相

未能頓廢，自可因缺而省之。能否因考績而著，清濁隨黜陟而彰。庶官方之選差，清澁職之日稍久，無奉祿之虛廢。簡文卒之煩役矣。舊制，朝臣家有時疾，樂易三人已上者，身雖無病，百日不得入宮。至是，百官多列家疾，不入。彪之言，疾疫之年，家無不染。若以之不復入宮，則直侍頓闕，而宮省空矣。長安人雷弱兒等，詐云殺苻堅，請兵應接。時殷浩鎮壽陽，便進據洛陽，營復山陵。彪之上簡文牋，陳弱兒等容有詐僞，浩未應輕進。弱兒等果詐，姚襄叛，浩大敗還。或謂簡文曰：武陵第中大修器械，將謀非常。簡文以問彪之。彪之曰：武陵王志意盡於馳騁田獵耳。願深察之。轉尚書僕射。豫州刺史謝奕卒，簡文曰：人有舉桓雲者，君謂如何？彪之曰：雲非不才，然溫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盡出一門，非深根固蒂之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令不與陛下作異者耳。簡文曰：君言是也。爲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彪之居郡八年，豪右飲跡，凶戶歸者三萬餘口。桓溫疾之，左降爲尚書。頃之，復爲僕射。溫將廢海西公，百寮震懼。溫亦色動，莫知所爲。彪之知溫不臣已著，勢不可奪，乃謂溫曰：公自云欲爲伊霍，何不讀霍光傳耶？溫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溫甚歎服。溫將廢武陵王，題以問彪之。彪之曰：武陵尊親，未有顯罪，不可以嫌隙之微，便相廢徙。公建立聖明，遐邇歸心，當崇獎王室，此

大事宜更漢評溫不從簡文帝崩羣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當須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諸之必反為所貴矣朝議乃定孝武即位太皇太后以帝幼中令溫侯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臣未敢奉令謹具封還內事遂止溫遇疾風朝廷求九錫袁宏為文以示彪之彪之謂宏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謝安因使宏改之既屢引日宏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當不復支久自可更小遲迴宏從之溫尋卒還尚書令與謝安共掌朝政安每曰朝廷大事衆不能決者諸王公無不立判安欲更營宮室彪

史籍 卷之八十七

宋

之曰中興初卽位東府殊為儉陋元明二帝亦不改作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修築方之漢魏誠為儉狹比之臺府稍稱宏敞殆合豐約之中今自可隨宜修補而已強寇未殄正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功勞勞擾百姓耶安曰宮室不壯後世且謂我輩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以保國寧家為先豈以修飾屋宇為能耶安無以奪之故終彪之之世不改營焉卒諡曰簡彬族子允之總角時從伯敦謂為似已恒以自隨出則同輿入則同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便於臥處大吐衣面並汚鳳既出敦果照視兄允之臥吐

中以為大醉不復疑之時父舒為廷尉允之求還定省敦許之至都以敦鳳謀自舒舒卽與導啓明帝咸康中拜南中郎將江州刺史

陸玩

陸玩字士瑤吳人也王導郗鑒庾亮相繼卒以玩有德望遷司空玩既拜有人詣之索杯酒瀉置杜榮間玩曰當今乏材以爾為柱石莫傾人棟梁耶玩笑曰敢卿良箴既而歎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無人子納字祖言除吏部郎出為吳興太守將之郡辭桓溫因問曰公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脔卿復如何納曰素不能飲止

史籍 卷之八十七

七

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同溫開請曰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時王坦之刁斐在坐唯酒一斗鹿肉一柁坐客愕然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餘源溫及賓客竝歎其率素更勅中厨設精饌醢飲極歡而罷遷左民尚書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襖而已其餘並封以還官徙吏部尚書待客惟棄菓謝安嘗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假不敢問之乃密為之具安至假遂陳盛饌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耶杖之四十假車騎大將軍驛之子也會稽王道子少年專政委任羣小納望闕

如此牛酒  
并肉卽不  
為簡

歎曰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耶除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

何充

何充字次道廬江人辟大將軍王敦主簿敦兄含時爲廬江郡貪汚狼藉敦嘗於座中曰家兄在郡廬江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卽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遷中書令成帝有疾庾冰慮易世之後成屬轉疎將爲他族所攻每說帝以國有重故宜立長君請立弟康帝充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故武王不授周公昔漢景欲傳祚梁王朝臣以爲虧亂典制執而不聽今琅瑯踐祚如孺子何妄意改易懼非長計帝崩冰

史緯

卷之八十七

六

竟立康帝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充曰陛下龍飛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親天顏帝有慚色帝疾篤冰意在簡文而充建議立皇太子奏可及帝崩充奉遺旨便立太子是爲穆帝冰甚恨之尋冰及弟翼俱卒充輔幼主翼臨終表以後任委其子爰之論者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歸宜依翼所請充曰荆楚國之西門地方千里戶口百萬北帶強胡西鄰勁蜀經略險阻得賢則中原可定失勢則社稷同憂所謂陸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者豈可以白面年少猥當此任哉桓溫英略過人有文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溫者議者曰使爰之不避桓溫勢必阻兵將貽國恥充曰溫

能制之諸君勿憂乃命溫西爰之果不敢爭充正色立朝以社稷爲已任不以私恩樹親戚而性好佛阮裕嘗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充問其故裕曰我國數千戶卿尚未能得卿圖作佛不亦泰乎於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謔之云二郗詣於道二何優於佛充能飲酒劉惔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溫克也卒贈司空諡曰文穆

褚翼

褚翼字謀遠京從兄也洛陽殷沒翼與榮陽太守郭秀共保萬氏臺秀不能緩衆與陳撫郭重相攻擊翼謂撫等曰諸君

史緯

卷之八十七

七

所以在此謀逃難也宜共戮力以備賊今幸無外難而內自相擊是避坑落井也郭秀誠爲失理應且容之若遂所忿等必內潰胡賊聞之潛來掩襲諸君雖殺秀何救於敗亡撫等悟與秀交和司空荷藩以翼行梁國內史建興初遷豫州司馬督司州軍事初梁國部曲將耿奴甚得人情而專權勢翼帝優遇之及王玄代翼翼戒之曰卿威刑太過人情難一宜淡慎之玄外甥廢耿奴而內銜之及遷陳留將發收奴斬之奴黨攻殺玄梁郡既有內難徐州賊張平欲掩襲之衆謀以郡歸平荀組遣翼往撫之衆心乃定元帝爲晉王以翼爲侍威將軍蘇峻叛時翼爲侍中王師敗績百官奔散司徒王導

阮將發矣何苦爲此

謂翼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啓令速出翼即入閣躬自抱帝登太極殿尊升御牀抱帝翼及鍾雅劉超侍立左右峻兵入叱翼令下翼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峻來觀至尊軍人豈得侵逼由是兵士不敢上殿從幸石頭賊平遷丹陽尹卒諡曰穆

蔡謨

蔡謨字道明陳留人父克字子尼琅邪王澄行經郡界太守迎之澄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騎部人多居大位澄舉以問曰是非君郡人耶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謝之克以朝廷日蹙遂不仕東嬴公騰鎮河北以克爲從事中

史籍

卷之八十七

三

卽知必不就以軍期致之克不得已至騰爲汲桑所破克遇害謨成帝時爲太常帝臨軒遣使拜三公將作樂門下奏非祭祀燕享無設樂之制謨議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遂從之征西將軍庾亮以石勒死欲移鎮石城爲滅賊之漸謨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人然當其強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黜於巴漢忍辱於平城也若爭強於鴻門則必不終日原始要終歸於克濟而已豈與當公之寇爭遲速之間哉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文王身困於羑里故道泰於牧野句踐力屈於會稽故威申於強吳今日之事亦猶此矣愚以爲時之可否在賊之強弱賊之強

弱在虎之能否虎之能否可得而言矣自勒初起則虎爲爪

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土所據同於魏世及勒死之日將相內外皆欲誅虎虎獨出於衆人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內難既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甌再戰而斬石生還據根本內外並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寸其能乎將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爲之其濟乎將不濟也虎遣將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不信百戰之效而執一攻之驗多從少於理安乎譬若射者百發而一不中可謂之拙乎桓宣守邊之將耳賊前攻之爭端場耳非其所急也今亮之往則異於是何者重鎮也宿望也中國所歸心也今而西出有卷席河南之勢賊所大忌

史籍

卷之八十七

三

豈與桓宣同哉虎必率其精銳身來距爭若欲與戰何如不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甌漢沔何如大江蘇峻何如石虎凡此數者宜詳校之石生猛將亮之戰不能勝也金甌險固亮之守不能勝也又當時兖州洛陽關中皆舉兵擊虎今此三處反爲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較也石生不能敵其半而亮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強不及石虎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繫蘇峻而以沔水禦石虎又所疑也昔祖逖在譙佃於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爲資故豫安軍屯以禦其外殺將熟賊果至丁夫戰於外老弱獲於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唯據沔北方之於今



四分之一耳。祖進不能捍其一而亮乃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多出兵則必無糧夫致糧之難莫過峭兩而虎背涉險阻深入敵國平關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既無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方之於前難易百倍前已經其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易又所疑也。然此所論謂亮既至之後耳未及道路之厄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逆流首尾百里若賊無來襲之虞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我與賊水陸異勢便百不同寇若送死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破之有餘宜誘而致之以阻萬全若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原也。朝議從之。故亮不果移鎮。皇后每年拜陵勞費甚多。諫議曰古者皇后廟見而已不拜陵也。由是遂止。拜謨為征北將軍都督徐兗青揚豫州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左衛將軍陳光上疏請伐胡詔令攻壽陽謨上疏曰今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琅邪城壁相望其間遠者裁百餘里一城見攻衆城必救且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大軍未至聲息久聞而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非惟鄰國相救而已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焚舟破釜背水而陣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後顧歸路此兵法之所誡也若進攻未拔胡騎卒至懼舟中之指可掬今征卒五千皆王都精銳之衆又光為左衛遠近聞之名為殿中之軍宜令所向有征無

戰而傾之堅城之下勝之不武不勝為笑今以國之上驍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長者臣愚以為寇至而致討賊退而振旅於事無失謹目陳聞時謨所統七千餘人所成東至土山西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烽火樓望三十餘處隨宜防備甚有算畧石虎死國中大亂朝野咸謂當太平謨獨謂不然唐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然將貽王室之憂或曰何哉謨曰人能順天而奉時濟六合於草昧必由英豪之士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意畧不稱心財單力竭智勇俱屈此韓盧東郭所以雙斃也還司徒謨上疏讓皇太后遣使喻意自四年至六年謨固辭表十條上穆帝臨軒遣侍中紀瓌徵讓謨使主簿謝攸對曰臣謨不幸有疾篤不敢奉詔寢伏待罪自旦至申使者十餘反而謨不至時帝年八歲甚倦問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君臣俱疲皇太后乃曰若謨必不來可罷朝簡文時為會稽王曰蔡公傲違上命無人臣之禮若禮盡於上而義不行於下亦不復知所以為政矣於是公卿奏謨悖慢傲上罪同不臣請送廷尉以正刑書謨懼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躬到廷尉待罪皇太后詔免為庶人謨既被廢杜門不出教授子弟數年皇太后詔曰前司徒謨閭門思愆誠合大臣

罪已之義以謨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遣謁者僕射孟洪就加冊命漢疏陳疾篤不復朝見詔賜几杖門施行焉卒年七十六諡曰文穆謨性篤慎每事過防故時人云蔡公過航脫帶腰升

諸葛恢

諸葛恢字道明琅琊人祖誕為文帝所誅父覲奔吳吳平逃竄不出覲姊為琅邪王妃武帝與覲有舊知覲在姊間因就見焉覲逃於廟帝過見之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覲流涕曰不能漆身皮面復覲聖顏詔以為侍中固辭不拜終身不向朝廷而坐恢弱冠知名時潁川荀閭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

史籍

卷之八十七

諸

明與恢俱有名譽時人為之語曰京師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氏清元帝承制以恢為會稽太守臨行帝為置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鎮撫之方是以相屈茲官三年政清人和為諸郡首還尚書右僕射卒

殷浩

殷浩字彥深陳郡人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或問浩曰將莅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糞時人以為名言三府辟皆不就屏居墓所幾將十年時擬之管葛曰彥深不起當如蒼生何簡文輔政徵為揚州刺史浩陳讓不許桓溫滅蜀威勢

與范武子  
事同

轉振朝廷懼之簡文以浩有盛名引為心膂以抗溫王羲之

密說浩令與桓溫和不宣搆嫌隙浩不從石虎死胡中大

亂朝廷欲蕩平關河以浩為中軍將軍都督揚豫徐兗青五

州軍事浩以淮南太守陳達為前鋒安西將軍謝尚為督統

師大討陽浩誘梁安使殺苻健會健殺其大臣健兄子劒西

奔浩以為梁安事捷意健已死進屯洛陽降苻姚襄浩以嫌

欲誅之已又使襄為前驅浩至許昌謝尚敗績浩還壽陽而

襄反浩棄輜重退保譙城器械軍儲皆為襄所掠士卒以叛

浩遣劉啓擊襄於山桑為襄所殺溫既忘浩及聞其數上疏

罪浩廢為庶人徙信安縣浩少與溫齊名而每心競溫嘗問

史籍

卷之八十七

諸

浩君何如我浩曰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至是溫語人曰吾

少時與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又謂

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

其才耳浩雖被黜放口無怨言夷神委命談詠不輟不見有

流放之憾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浩甥韓伯隨

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

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後溫將以浩為尚書令遣書告之浩

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閱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

意由是遂絕浩既卒溫殺其子洵溫死後故吏顧悅之上疏

訟浩詔復浩官

孔愉

孔愉字敬康山陰人年十三而孤事祖母以孝聞吳平愉還於洛惠帝末歸鄉里行至江淮間遇封雲為亂過愉為泰軍不從將殺之雲司馬張統營救獲免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為務信者鄉里後忽捨去皆謂為神人為之立祠元帝鎮揚士徵愉為泰軍郡族尋求莫知所在建興初始出應召泰丞相軍事年已五十矣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以協劉隗川事王導頗見疎遠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勲事無大小皆宜諮訪由是不合台出為吳興太守還大常蘇峻反愉朝服守宗廟初愉為司徒長史平南將軍溫嶠母亡遭

史籍

卷之八十七

宋

此正不阿如

亂不羣乃不過其品至是峻平而嶠有重功愉往詣嶠嶠執愉手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者唯君一人耳時人兩稱之遷尚書左僕射咸和中詔曰尚書令玩左僕射愉恪居官次祿不代耕其給玩親信三十人愉二十人稟賜愉上疏曰方今強寇未殄政煩役重奸吏擅威暴人肆虐大亂之後倉庫虛功勞之士賞報不足困悴之餘未見拯卹呼嗟之怨人鬼感動宜并官省職貶食節用勤撫其人以濟其艱臣等不能贊揚大化倫安高位無德而祿殃必及之不敏橫受殊施以重罪戾王導聞而非之於都坐謂愉曰君言奸吏擅威暴人肆虐為患是誰愉欲大論得

失陸玩抑之乃止導將以趙胤為護軍愉曰中興以來處此

官者周伯仁應思遠耳今誠乏才豈宜以趙胤居之耶由是為導所惡出為會稽內史章句縣有漢時舊陂廢毀數百年愉自巡行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為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卒年七十五諡曰貞從弟羣字敬林志尚不羈蘇峻入石頭時匡術有寵於峻實從其盛羣與愉同行於橫塘遇之愉止與語而羣初不視術術怒欲刃之愉下車抱術曰吾弟發狂卿為我宥之乃獲免後峻平王導保存術嘗因衆生令術勸羣酒以釋舊憾羣曰身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

史籍

卷之八十七

宋

布其彫化為鳩至於識者猶惜其目導有愧色還中丞性嗜酒導嘗戒之曰卿恒飲不見酒家覆餗布曰久廢爛耶曰公不見肉糟淹更堪久耶嘗與親友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麴釀事卒官從子坦字君平為尚書郎臺郎初到例加策試元帝策問曰吳興徐穉為賊殺郡將郡令應舉孝廉不坦對曰四內罪不相及殛鯨而典禹徐穉為逆何妨一郡之賢又問奸臣弑君汚官滯宅莫大之惡也鄉舊廢四科之選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魯昭公豈可廢仲尼也竟不能屈江左兵亂之後務存慰悅遠方秀孝普皆除署不策試至是勅令試經不中科者刺史太守免官秀孝多不敢行其

到者重託疾常微如前除署坦奏曰臣聞經邦建國教學為先移風崇化莫尚斯矣古者止耕且學三年而通一經自喪亂以來宇廣講誦國闕庠序涉歷三載遂未一試揚州諸郡接近京都懷累及長吏多不敢行其遠州遂郡掩蓬朝延與於不試冒昧非赴既問審試遂不敢會夫不會與不行其為同也同若偏加除署是為肅法奉憲者失分從倖投射者得官類風傷教懼於是始臣愚以去年祭舉宜皆策試又秀才雖以事策亦犯同經義如不能試遣歸不署申明前詔崇修學校普延五年以展講習帝納之王敦反坦在會稽與右衛將軍虞譚起義討賊事平還尚書左丞蘇峻反坦自王導曰

史籍 卷之八十七

天

宜急斷阜陵界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至可往逼其城先人有奪人之功時不可失導然之庚亮以為峻脫還來是能吾虛也不從峻發姑熟亮方悔之坦謂人口親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既而臺城陷戎服者多死及峻挾天子幸石頭坦奔陶侃侃引為長史侃夜築白石壘間峻軍嚴聲咸懼來攻坦曰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動夾遣軍出江來掠京口以東矣果如所繇時郡鑿鎮京口侃召隱以兵曾坦以為不應召鑿使東門無限重宜遣還鑿還京口遣郭然屯大業賊勢遂分峻平王導庚亮欲以坦為丹陽尹時

說得世世  
君子則下  
辭也

亂離之後百姓凋弊坦固辭不許坦慨然曰若肅祖臨崩諸軍親據御牀共奉遺詔孔坦疎賤不在顧命之限既有艱難則以小臣為先今猶組上肉任人賄截耳拂衣而去還吳興內史加建威將軍咸康元年石聰寇歷陽王導討之請坦為司馬會石勒死石虎專恣聰遣使請降坦與聰書曰華狄道乖南北通還贖河金宋每懷饑渴數會陽九天禍晉國姦凶猾夏乘釁肆虐其德雖衰天命未改乾符啓再集之慶中興應靈州之會百六之報已過惟斯之美日隆天罰既集罪人斯隕王旅未加自相魚肉豈非人怨神怒天降其災爾艾同惡實愚所歎冷哀勿喜我后之仁大赦曠席唯虎是討彭譙

史籍 卷之八十七

天

使至承問欣豫知將軍忿疾醜類翻然同舉何知幾之先覺介石之易悟哉將軍出自名族遭世多故生離親屬假養異類雖逼偽寵將亦何賴誠反族歸正之秋剛義建功之日也若將軍喻納思言宜之同盟率關右之衆輔河南之卒中成趙魏為國前驅雖寶融之保西河黠布之去項羽比諸古今未足為喻聖上寬明幸輔弘納雖射鈞之隙賞之故行雍齒之恨侯之列國况二三于無幾人之嫌而運天啓之會當如影響有何遲疑今六軍誠殷水陸齊舉鋒鏑一交玉石同碎雖復後悔何嗟及矣僕雖不敏誠為行李之主區區之情還信所具夫機事不先辭不後悔自求多福唯將軍圖之後弼

延不果北伐人皆懷恨遷侍中成帝每幸王導府拜導妻有同家人坦切諫帝刻日納后而尚書左僕射王彬卒議者欲却期坦日婚禮之重重於救日使納后盛禮豈可以臣喪而廢帝加元服備委政王導坦發憤言於帝曰陛下春秋以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山是竹導山為廷尉以疾去職及疾篤庾冰省之流涕坦慨然曰老夫將終君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態耶冰謝之與庾亮書曰不謂疾苦遂至頓顙自省沉綿奄忽無日修短命也將何所悲但以朝恩莫報所恨未叙即命多恨耳足下以元舅之尊居方伯重抗威顧盼名震天下棖梓之佐常願下風使九服式序

史籍 卷之八十七

平

四海一統封京觀於中原反紫極於華壤是宿昔之所味誅慷慨之本誠矣今中道而斃若死而有靈潛聽風烈卒年五十一諡曰簡從弟嚴字彭祖殷浩臨揚州請為別駕遷尚書左丞時朝廷崇樹浩以抗擬桓溫溫深不平浩引接荒人謀立功于闕外嚴謂浩曰當今時事艱難可謂百六之運聖主日晏匪懈欲漢根固本靜邊寧國耳亦豈至私哉而處任者所至不同所見各異人言云云無所不至頃來天時人情良可寒心問日侍坐已竟中所懷不審當何以鎮之老子云夫唯不爭則萬物不能與之爭愚意朝廷宜明授任之方韓彭諸征伐蕭曹守管衛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淺思廉藺屈申之

漢書  
有二三京之風

道平勃相和之義令婉然通順人無間言然後可保大定功平濟天下也又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難以義感乃聚者都邑雜處人間而君常疲玉體以接之虛府庫以振之徒足疑惑視聽耳浩不能用哀帝踐阼議所承統嚴議宜繼成帝從之隆和元年詔以天文失度欲依鴻祀之制於太極殿親祭嚴諫曰鴻祀雖出尚書太傅先儒所不究歷代莫之典承天接神豈可以疑殆行事乎天道無親唯德是輔陛下祇順恭敬留心兆庶可以消災復災不宜修雜祀之事帝乃止以疾去職卒于家

丁潭

史籍 卷之八十七

至

丁潭字世康山陰人察孝廉除郎中元帝稱制令陳時事損益潭上書曰為國者恃人須才蓋二千石長吏是也安可不明簡其才既得其人當久於其職在官者無苟且居下者有恒心此為政之較也今之長吏遷轉既數有送迎之費古人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中才處局故難以速成矣夫兵所以防禦未然鎮壓奸內周雖三聖功成山武今戎戰之世益宜留心簡選精銳以備不虞無事則優其身有難則責其力竊聞今之兵士或私育役使而營陣不充夫為國者猶為家也計財力之所任審趨捨之舉動不營難成之功損棄分外之役本兵民未調當審其宜不應使力單財盡威望挫弱也及帝

踐祚拜尚書祠部郎遷琅邪王哀郎中令哀薨潭上書求行終喪禮曰在三之義禮有達制近代已來或隨時降殺宜匡革之以敦於後輒案令文王侯之喪官寮服斬既葬而除今國無繼統喪庭無主臣謬荷首任禮宜終喪詔下博議國子祭酒杜夷議古者諒闇三年不言下及周世親衰致命春秋之時天子諸侯既葬而除此所謂三代損益禮有不同故三年之喪由此而廢然則漢文之詔合於隨時凡有國者皆宜同也非唯施於帝王而已按禮錫降於成人有後既葬而除今不得以無後之故而獨不除也愚以郎中丁潭應除衰麻自宜主祭以終三年太常賀循議天子諸侯俱以尊臨人君

史籍

卷之八十七

五

臣之禮其例一也故禮盛則並全其重禮殺則皆從其降春秋以來天子諸侯不行三年之喪至於臣為君服亦宜以君為節未有君除而臣服君服而臣除者今法令諸侯卿相官屬為君斬衰既葬而除無一人獨重之文禮有攝主而無攝重若常遠述三代不依法令則侯之服貴賤一例亦不得唯一人論於是詔使除服心喪三年成帝立為散騎常侍侍中蘇峻作亂帝蒙塵於石頭雅潭及侍中鍾雅劉超等隨從不離帝側峻誅封永安伯康帝即位乞骸骨詔以光祿大夫還第年八十卒諡曰簡王導嘗謂孔敬康有公才而無公望丁世康有公望而無公才同郡張茂字偉康為吳興內史死

充之難與孔愉丁潭齊名時號會稽三康云

史籍卷之八十七終

五

五

史籍卷八十八

晉書十六

列傳

陶回

陶回，丹陽人。司徒王導引為司馬。蘇峻之亂，回與孔坦言於導，請出兵守江口。峻將至，回復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伏兵要之，可一戰而擒。亮不從。峻果由小丹陽經林陵，迷失道，執行人以為鄉導。時峻夜行，無部分，亮聞之，渡悔不從回言。王師敗績，回還丹陽，取合義軍得千餘人，與陶侃溫嶠并力攻峻，破韓晃，封康樂侯。」

之八十八

伯遷吳興太守時，人饑，設賁三吳尤甚，詔欲聽相鬻賣以拯一時之急。回上疏曰：「當今天下不普荒饑，唯獨東土穀價偏貴，使相鬻賣，聲必遠流。北賊聞此，將窺疆場，如愚臣意不如開倉廩以賑之，乃不待報，輒開倉及割軍資米數萬斛以救乏絕，一境獲全。既而下詔勅會稽吳郡，依吳興振郵三吳類之。非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回性雅正，不憚強禦。丹陽尹桓景依事王導為導所昵，會榮感守南斗，導曰：「南斗揚州分而榮感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譏。回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當親忠貞，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榮感，何由退舍？導深愧之，卒諡曰威。」



謝尚

謝尚，字祖仁，鯁之子也。八歲，神悟夙成，鯁常攜之延客。或曰：「此兒一座之顏回也。」尚應聲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席賓莫不歎異。司徒王導辟為掾，始到府，通謁導，導以其有勝會，曰：「聞君能作雠雛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尚曰：「可使著衣幘而舞，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在中，旁若無人，時有遺亂，與父母乖離，議者以進任理王事，婚姻繼百世於理，非嫌尚曰：「典禮之典，因循情理，運有屯夷，要當斷以大義，夫無後之罪，三千所重，今婚姻將以繼百世，崇宗緒，此固不可棄也。至於天屬生離之哀，父子乖絕之戚，莫痛於茲。夫一體之小患，猶或忘之，況思慮損聰察，況於抱傷心之巨痛，懷切怛之至戚，方寸既亂，豈能綜理時務哉？有心之人，決不冒榮苟進，冒榮苟進之儔，必非所求之行。徒開偷薄之門，而長流弊之路，或有執志丘園，守心不革者，猶當崇其操業，以弘風尚，而況含艱履感之人，勉之以榮貴耶？」嗣父爵咸亭侯，為建武將軍，督江夏義陽隨三郡軍事，為政清簡，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匹為尚造帳，尚撤之，以為軍士襦袴。轉豫州刺史，進安西將軍，苻健將張遇降，尚尚不能緩懷之，遇怒，據許昌叛，尚討之，為遇所敗，降建威將軍，冉閔之子智來附，得傳國璽，致詣京師，進鎮西將軍，鎮壽陽，尚採樂人制石磬，以備太樂，江表有鐘石之樂，自

史籍卷之八十八

二

有父風

王導何如

尚如也卒謚曰簡

謝安

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年四歲桓癸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微當不減王東海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以疾辭寓居會稽與王羲之許詢桑門支遁遊處漁弋山水言詠屬文無處世意除尚書郎琅邪王友並不起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土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溪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何遠嘗與孫綽等泛海風起浪湧諸人懼安吟嘯自若風轉急徐曰如此將無歸耶舟人承言即迴衆服其雅量安每游賞必以妓女從既累辟不就簡文帝爲相曰安

史籍

卷之八十八

三

右既與人同樂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安弟萬爲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處衡門其名出萬之右及萬黜廢安始有仕進志時年四十餘矣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爲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既到溫甚喜言生平歎笑竟日溫後詣安值其理髮使取幘溫曰令司馬著帽見其見重如此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爲人所思遷吏部尚書簡文帝疾篤溫薦安宜受顧命望簡文禪位於已遺詔止侯王丞相故事溫怒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害之坦之甚

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

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日孝武帝富於春秋政不自已溫威振內外人情嚮瞻安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卒錫命遂寢遷尚書僕射安以天子幼冲欲請崇德太后臨朝彪之曰先朝主在襁抱母子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政事終是顧問僕與君諸人今上年出十歲反令從嫂臨朝示人君幼弱所可惜者大體耳安不從益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臨朝

史籍

卷之八十八

四

獻替可否端乎在已彪之不達其旨故也加中書令時強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鎮以和靖弘以大綱人比之王導謂文雅過之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思有高世之志羲之曰夏禹胼胝文王肝食四郊多壘而虛談廢務恐非當令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耶時宮室毀壞安欲繕之尚書令王彪之以外寇爲言安不從宮室用成而役無勞怨太元元年帝始親萬機進安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尚書事苻堅遣將寇邊安令弟石及兄子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剋捷封建昌公八年苻堅帥衆百萬次於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然答曰已別



直史補  
張安也  
破城落  
國人盡  
之天誅  
亦得其  
而已

有旨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  
方與玄圍棋賭別墅安棋劣於玄是日玄懼不勝安謂其甥  
半雲日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玄既破堅捷書至安  
方對客圍棋看書竟置之牀上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  
兒輩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甚喜不覺屢齒之折其婿  
情鎮物如此以總統功拜太保初桓冲開苻堅盡國內侵遣  
精騎三千入援安謂三千人不足以爲損益欲外示閉暇報  
云朝廷處分已定兵革無關宜留以防西藩冲歎曰謝安有  
廟堂之量不開將畧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  
少年輩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推矣俄問堅破慚  
史緯 卷之八十八 五

恥發病安上疏求自北征進都督揚江荆司豫徐兗青冀幽  
并寧益雍梁十五州軍事加黃鉞桓冲卒荆江二州并缺物  
論以玄勲望宜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勲恐爲朝廷所疑又  
懼桓氏失職桓石虔有沔陽之功乃以桓石民爲荆州改桓  
伊於江州石虔爲豫州以三桓處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  
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期喪不廢絲  
竹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侄往來游集肴  
饌亦費百金世頗以此譏之過江以來羣臣制度安以所記  
造焉及破苻堅獲京都舊輦形制無差大小如一時稱其精  
嘗謂劉牢之不可獨任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味

之亦以貪敗識者服其知人時會稽王道子專權奸諂相構  
安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盡室而行造汎海  
之裝欲經畧龐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疾篤上疏請旋旆  
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玄抗威彭沛若二賊  
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舉遂還都常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  
遂淡自慨歎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  
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  
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尋  
卒年六十六諡曰文靖安築塋於新城後人追思之召曰召  
伯塋半壘太山人知名士也安卒後行不由西州路嘗大醉

史緯 卷之八十八 六  
不覺至州門左右曰此西州門雲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  
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安兄奕辟  
桓溫司馬推布衣好在溫坐岸幘笑談無異常日溫曰我方  
外司馬也嘗過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  
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攜酒就聽事引兵帥共飲曰失一  
老兵得一老兵溫不之責遷都督豫兗冀并四州軍事豫州  
刺史卒子玄字幼度少穎悟叔父安嘗曰子弟亦何豫人事  
而正欲使其佳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  
安悅玄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焚  
之於此遂止及長有經國才畧恒溫辟爲掾轉征西司馬時

苻堅強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以玄應舉中書郎郗超素與玄不善聞而歎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屢展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拜建武將軍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苻堅遣將彭超攻將軍戴逵於彭城玄大酒欲遣間使報逵其道無由小將田泓請行乃沒水潛行將趣城爲賊所獲賊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傷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爲賊所得勉之遂遇害彭超置輜重於留城玄乃揚聲向留城超還保輜重玄遣使軍何謙馳進解彭城圍苻堅自率兵大於項城衆號百

史籍

卷之八十八

七

萬先遣苻融至潁口梁成屯洛澗詔以玄爲前鋒都督與叔父征虜將軍石距之衆凡八萬玄遣廣陵相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卽斬梁成步騎奔潰爭赴淮水牢之縱兵追之收其軍實堅進屯壽陽列陣臨肥水玄軍不得渡玄使謂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戰也請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可乎堅衆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稍却令得過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于是玄以精銳八千涉渡肥水張氍毹小退玄遂進決戰肥水南臨陣斬融堅中流矢衆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爲之不流餘衆宵遁聞風

聲鶴淚皆以爲王師之至獲堅乘輿儀服器械軍資珍寶山積牛馬騾驢駃騠十餘萬安奏苻堅喪敗宜乘其喪以玄爲前鋒都督率將軍桓石虔造渦潁經界舊都玄遣參軍劉襲攻堅兗州刺史張崇於郛城走之玄患水道險澁糧運艱難用督護閭人夷謀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堠爲派擁二岸之流以通運漕自此公私利便進伐青州遣淮陵太守以三千人向廣固降堅青州刺史苻朗進伐冀州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據碭濟陽太守郭蒲據滑臺奮武將軍顏雄渡河立營堅于丕遣將桑據屯黎陽玄命劉襲夜襲據走之丕惶懼請降玄許之不告饑玄饋丕米二千斛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

史籍

卷之八十八

八

守黎陽三魏皆降兗青司豫平加玄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玄上疏以方平河北幽冀宜須總督司州懸遠應統豫州封康樂公玄欲令豫州刺史朱序鎮梁國玄往彭城北固河上西援洛陽內藩朝廷朝議以征役既久宜置戍而還使玄還鎮淮陰序鎮壽陽會翟遼據黎陽反泰山太守張願舉郡叛河北騷動玄還淮陰遇疾上疏解職不許玄復疏請乃授左將軍會稽內史卒於官年四十六諡曰獻武謝氏尤彥秀者稱封胡羯末封謂韶胡謂朗羯謂玄末謂川皆其小字也韶朗川並早卒惟玄以功名終子璜嗣早卒子靈運嗣璜不慧而靈運文藻黠逸玄嘗曰我尚生璜璜那得不生

密運始從玄征伐者何謙東海人戴達處士達之弟並驍果  
多權畧達屬撫東山而達以武勇顯謝安嘗謂達曰卿兄弟  
志業何殊達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兄不改其樂達封廣信侯  
史臣曰建元之後時政多虞巨猾陸梁權臣橫恣其有兼將  
相於中外係存以於社稷負煥資之以端拱鑿井賴之以晏  
安者其惟謝氏乎簡侯任總中臺效彰分圖正議云唱養禮  
階而弘遺音既補雅樂飲而還備君子哉斯人也文靖始  
居塵外高謝人間嘯咏山林浮泛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陵  
賈之致暨於謝薨而數朱組去衡陽而費丹墀庶績於是  
用康樂倫以之載穆苻堅百萬之衆已敗吳江桓溫九五之

史籍 卷之八十八

九

心將移晉益安冠冕易處遠適崩心從容而杜奸謀冥衍而濟  
羣寇宸居獲泰山之固維揚去累卵之危斯為盛矣然激繁  
命於期服之辰擲百金於一歡之費廢禮於嫺薄之俗崇信  
於耕戰之秋雖欲混京樂而同歸齊者儉於一致而不知類  
風已扇雅道日淪國之儀刑豈若是耶康樂才兼文武志存  
匡濟淮肥之役勅寇望之而土崩滿額之師中州應之而席  
卷方欲西平羣洛北定幽燕廟算有餘良圖不果降齡何促  
功敗垂成拊其遺文經綸遠矣

王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導從子也漢為導所器重太尉郗鑒使門生

思亦未免  
有意

求女婿於導導令就東廂偏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  
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而食若不  
聞之鑒曰此正佳婿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起家秘書  
郎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召為吏部尚書不就投護國將軍  
又不升揚州刺史殷浩遺羲之書曰論者以足下出處正與  
隆替相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從足下從容之適幸徐求衆  
心義之報書曰吾素無廟廊之宜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  
許之手跡猶存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  
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嗔使關隴巴蜀  
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奉宣國家威德今遠近咸知朝

史籍 卷之八十八

十

廷留心於無外此其所益不同居護軍多矣拜右軍將軍會  
稽內史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  
與浩書以誠之浩將北伐羲之以為必敗復為書止之浩又  
不從果為姚襄所敗復圖再舉羲之又遺浩書曰以區區江  
左所管綜如此天下寒心固已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  
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寇亂以來  
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懷謀遠慮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  
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  
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  
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

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後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  
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庶可以允塞羣望救創懸  
之急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  
何所也又與會稽王駿曰古人恥其君不爲堯舜北而之道  
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顧智力屈於當時何得不權輕  
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  
欣古之弘基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之功亦往往  
而行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適衆熒勞之舉終獲永遠可也求  
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算夾勝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  
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卽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  
萬不餘一千里饋糧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運無還期徵求日  
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  
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  
來者猶可追顧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美還據  
合肥廣陵其許昌譙郡諸軍皆還保淮爲不可勝之基須根  
立勢衆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  
可計日而待也時東土饑荒義之輒開倉賑貸朝廷賦役繁  
重吳會尤甚義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又遺尚書僕射謝  
安書曰自吾到此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  
背不復可知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五曹主者滋事未嘗得十

史籍

卷之八十八

十一

進以不制  
字佳而大  
亦非勝通  
所及以無  
六朝版圖  
氣也

今皆如此  
可歎

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江左平曰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  
況以羣才而更不理正由爲法不一牽制者衆思簡而易從  
便足以保守成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剪一  
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重欽以資奸吏今國用空乏良可  
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衆所在凋  
困莫知所出王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  
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禽家及同伍尋復亡  
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絕沒  
家戶空盡差代無所符檄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  
罪無有憊息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  
可長充兵役五歲刑者可充雜工醫寺皆移其家以實都邑  
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亡叛豈非適時之宜耶義之  
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  
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  
支遁等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義之皆與之遊嘗與同志  
宴集於山陰之蘭亭義之爲之序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  
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  
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  
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咏亦  
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

史籍

卷之八十八

十一

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善隸書為古今之

史

卷之八十八

王

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為飄若浮雲。矯若驚龍。會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後人耽之若渴。是未必後之也。嘗以草草答庾亮。亮弟翼復數辱與義之書云。吾昔有伯英草草十紙。過江顛倒。遂乃亡失。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驛騎將軍王述與義之情。好不協。述檢察會稽郡。義之恥之。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朝廷亦不復徵之。義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遊。弋釣為娛。與道士許邁修服食。採藥石。不遺千里。徧遊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謝安嘗謂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義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

正類絲竹陶寫。恒恐兒童輩損其歡樂之趣。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狎狂。或汚身穢迹。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為慶幸。豈非天賜。遑天不祥。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車諸子抱弱孫。遊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迥猶欲養教子孫。以敦厚。退讓。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北當與安石東遊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願養閒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歡燕。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飲滿。聊節田里所行。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耶。常慕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萬為懷。

史

卷之八十八

古

州都督又遺書誠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為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為達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為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用。又與桓溫箋曰。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今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溫不從。果敗。年五十九卒。子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為車騎桓冲騎兵參軍。冲問卿署何曹。曰。似是馬曹。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冲行。值暴雨。徽之排入車中。曰。公豈得獨擅一車。冲嘗謂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後

唯晉尚王  
紅非木意

史籍 卷之八十八

去

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版柱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酒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盡歡而去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嘯咏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耶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耶為黃門侍郎棄官東歸弟徽之卒徽之不哭直上靈牀坐取徽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月餘亦卒徽之少有盛名雖閑居終日容止不怠

但不能  
得失日

史籍 卷之八十八

去

得失日不覺餘事惟憶與鄰家離婚俄卒議者以為徽之草隸江左中朝皆莫能及徽之骨力遠不及父而有媚趣句容許道字叔玄少恬靜不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璞為之筮遇大有之上六璞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遁適往候之探其至要父母尚存未忍遽親以餘杭懸留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字平仲嘗所遊處於是立精舍於懸壺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世務朔望時節還家定省而已父母既終乃還鄉鄰家遂攜同志徧遊名山焉初採藥於桐廬縣之恒山餌水泔三年欲斷穀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之好道之徒欲相見者登樓與語常服氣一氣千餘息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耽兩自得終焉之志乃改名玄字遠遊與婦書告別著書十二首論神仙之事焉徽之造之常稱日陰歸相與為世外之交玄遺徽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徽之為之傳述靈異之跡玄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制曰書契之興肇乎中古末代舒賤黜翰爭相詩尚伯夷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遠乎鍾王以降畧可言焉元常布織屨分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徽之雖有父風觀其字勢

太宗以  
失定天下  
又書  
文信才  
之多典

疎瘦如隆冬之枯樹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鐵鍊其枯樹也雖  
槎枿而無屈伸其鐵鍊也則羈羸而不放縱故翰墨之病歟  
近世蕭子雲擅名江表然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繫春蚓字字  
如縮秋蛇歐王蒙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千兔之翰聚  
無一毫之筋窮萬殺之皮欲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  
名耶許察古今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  
成之妙烟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  
視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陸羽曰  
徐吏部不受右軍筆法而體裁似之顏太保受右軍筆法而  
點畫不似何也有博古君子曰徐得右軍皮膚所以似之顏

史集

卷之八十八

七

得右軍筋骨所以不似也

桓宣

桓宣譙國人宜開濟篤素為元帝丞相舍人時場主張平自  
稱豫州刺史樊雅自號譙郡太守各據一城衆數千人帝以  
宣與平雅同州里轉宣為參軍使諭平雅平雅皆遣主簿隨  
宣詣丞相府受節度帝皆加將軍使扞禦北方南中即將王  
含請宣為參軍石勒別將圍祖逖於譙城含遣宣率衆救之  
未至而賊退逖留宣討諸未服皆破之遷譙國內史祖約棄  
譙城宣以腹諫不從及約與蘇峻同反宣曰使君欲為雄霸  
何不助國討峻而與峻俱反此安得久乎約不聽宣遂將數

千家投溫嶠賦平宜居於武昌子戎為郭然參軍陶侃討  
默使戎求救於宣宣僞許之侃疑宣與默同西曹王隨曰宣  
尚背祖約何緣同郭默耶乃遣隨詣宣以觀之隨謂宣曰明  
府心雖不爾無以自明惟有以戎付隨耳宣乃遣戎赴侃侃  
辟戎為掾上宣為武昌太守遷南中郎將江夏相石勒荊州  
刺史郭敬茂襄陽陶侃使宣攻樊城拔之敬遁走遂平襄陽  
侃使宣鎮之宣招懷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畧威儀或載鋤  
耒於輅軒或觀耘獲於隴畝石虎再攻之宣以寡弱距守論  
者以為大於祖逖周訪後石虎使騎七千渡沔攻之賊三面  
為地窟攻城宣募精勇出其不意殺傷數百多獲鎧馬賊解

史集

卷之八十八

七

則退走宣收諸郡百姓及賊者八千餘人以歸宣久在襄陽  
嚴撫舊舊甚得衆心庚翼鎮襄陽令宣進伐虎將李罷軍大  
丹水為賊所敗翼貶宣為南郡太守發憤卒族子伊字叔夏  
為大司馬參軍時苻堅強盛邊鄙多虞朝議選能距捍疆場  
者授伊淮南太守進豫州刺史及苻堅南寇伊與冠軍將軍  
謝玄破堅於淝水封永修侯進右軍將軍伊性謙素雖有大  
功而始終不改善音樂盡一時之妙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  
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相識伊從岸上過船  
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  
笛試為我一奏伊時已貴顯便下車踞胡床為作三調弄畢

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孝武末年嗜酒好內會稽王道子昏  
營尤甚好利險賊之徒以謝安功名盛極構害之帝召伊飲  
譙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遷即吹一弄放笛云臣於  
等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筆歌并請一吹笛  
人帝善其調達乃勅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未必合  
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彌賞其放率乃召之奴既吹笛伊便  
撫琴而歌怨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  
有見疑患周且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  
言聲節慷慨安泣下沾襟乃越席而就之將其頰曰使君於  
此不凡帝甚憫伊在州十年綏撫荒雜甚得物情遷都督江

史籍 卷之八十八

九

荆豫三州軍事江州刺史伊到鎮以邊境無虞宜以寬卹為  
務上疏以江州虛耗加連歲不登今餘戶五萬六千宜并合  
小縣除諸郡通米移州還鎮豫章隨宜拯撫百姓賴焉拜護  
軍將軍卒諡曰烈

朱伺

朱伺字仲文安陸人伺有武勇而訥口不知書為郡將督見  
里士大夫指稱名而已張昌之亂伺率部黨攻滅之加綏夷  
都尉伺部曲以諸縣附昌唯本部唱義討逆求別立縣因割  
安陸東界為潯陽縣焉陳敏作亂陶侃鎮江夏率伺及諸軍  
討破之伺封亭侯西陽夷抄掠江夏太守楊珉議誅賊之計

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唯  
以力耳珉因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勝伺曰兩敵共對唯  
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後隨侃討杜弢戰於夏  
口伺戴鐵面以弩的射賊帥數人殺之賊挽船上岸於水邊  
作陣伺逐水上下以邀之箭中其脰氣色不變諸軍繼至賊  
潰追擊之皆棄船投水死者大半加威遠將軍陳聲率無賴  
二千餘家斷江抄掠侃遣伺討之聲遣其弟詣伺乞降伺外  
許之既去遣勁勇要斬之潛軍襲聲會正旦並祭祀飲食伺  
軍入其門方覺聲東走保董城伺率軍圍之繞城作高樓以  
勁弩下射斷其水道城中無水殺牛飲血聲婦弟閻晉斬聲

史籍 卷之八十八

十

首出降加廣威將軍領竟陵內史王廙代侃為荊州刺史廙  
將西討留長史劉峻鎮揚口壘杜曾請討第五衍於襄陽以  
贖罪伺曰曾得賊欲誘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宜備  
之未可便西廙矜厲自用以伺老怯不從曾果襲揚口廙乃  
遣伺歸救至壘為曾所聞峻以北門危令伺守之或曰伺與  
馬儁同謀乃轉守南門賊知之攻其北門時馬儁亦來攻儁  
妻子在壘內或請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危但益其怒  
耳乃止伺常所調弩忽縈不發伺惡之賊攻陷北門伺被傷  
退入船賊舉鉏摘伺伺逆接得鉏反以摘賊賊走上船屋大  
呼云朱伺在此船有底開之可通水中伺從船底沉行五十

齊人



步乃免。遇醫療創小差，杜魯道人說伺云：「馬傷感癰，恩妻卒得活，今以卿家口付偶，儻盡心收視，卿可來。」伺曰：「賊無白首者，吾年六十餘，不能顧妻子與卿作賊也。」時與魯會相持，累戰，航山下軍士驚喚云：「賊至，伺制潰而卒。」

### 毛寶

毛寶，字碩真，滎陽人。為溫嶠平南參軍。蘇峻作逆，嶠將赴難，而征西將軍陶侃不行，嶠因遣使曰：「仁公且守，僕宜先下。」道信已二日，會寶使嶠曰：「凡舉大事，當與眾共之。眾克在和，不宜有異，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况自作疑耶？宜急追前信，說必應俱征。若不及前信，宜更遣使，嶠即追信改。」

### 史緯

卷之八十八

三

書侃果共征，峻寶領千人為前鋒。大茄子浦，嶠以南軍習水，峻軍便步，欲以所長制之。令三軍有上岸者死。會峻送米萬斛，饋祖約。寶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不上岸耶？」乃力戰，悉獲其糧，虜殺萬計。約用大饑，約遣祖煥襲溫口，侃將自擊之。寶曰：「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請討之。」桓宣屯馬頭山，為煥所攻，求救於寶。寶赴之，兵少，為賊所破。寶中箭，貫髀，徹後，使人踞鞍拔箭，血流滿膝，洗瘡訖，還馳救宣。煥始退，侃以賊未可破，欲率眾南還。寶謂嶠曰：「下官能留之，乃往。」說侃曰：「公本應領蕪湖為南北勢援，前既已下，勢不可還。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眾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

者杜歆，非不強盛，公竟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耶？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與寶兵，出其不意，上岸斷賊資糧，使賊困。賊若寶不立効，然後公去，人心不恨，侃然之。加寶督護寶，峻峻句容湖，孰積聚，峻乏食，侃遂留不去，賊平。封州陵侯。庾亮西鎮，表為征虜將軍，豫州刺史，以萬人守郗城，石虎惡之，遣其子鑒率步騎五萬攻郗城，寶求救於亮，亮不時遣軍，城遂陷。寶率左右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孫璆為鎮北，譙王恬司馬，海陵縣界地名青蒲，四面皆湖澤，逃亡所聚，威令不能及。璆率千人討之，時大旱，璆放火，焚葑蕀，然公戶窘迫，璆璆自首者萬戶，皆以補兵。朝廷嘉之，轉益州刺史。桓玄篡位，遣使加璆左將軍，璆執玄使，玄以桓希為梁州刺史，屯白帝。璆傳檄遠近，列玄罪狀，遣巴東太守柳約之擊希破之。璆弟寧州刺史璠卒於官，子祐之及參軍費恬以數百人送喪，楚江陵會玄敗，謀奔梁州。璆弟于修之時，為玄屯騎校尉，誘玄使入蜀，與祐之賈恬共殺玄。柳約之進軍到枝江，會桓振攻沒江陵，約之被害。涪陵太守文處茂撫其餘眾，振遣桓放之。屯西陵，處茂擊破之，振死。安帝反正，進璆征西將軍，處茂輔國將軍。初，璆聞振陷江陵，率眾赴難，使弟璉順外江而下，參軍譙縱領巴西梓潼二郡軍下涪水，當與璆軍會於巴郡。蜀人不樂東征，縱因人情思歸，還襲殺璉。長史鄭純之馳告璆，璆

### 史緯

卷之八十八

三

使加璆左將軍，璆執玄使，玄以桓希為梁州刺史，屯白帝。璆傳檄遠近，列玄罪狀，遣巴東太守柳約之擊希破之。璆弟寧州刺史璠卒於官，子祐之及參軍費恬以數百人送喪，楚江陵會玄敗，謀奔梁州。璆弟于修之時，為玄屯騎校尉，誘玄使入蜀，與祐之賈恬共殺玄。柳約之進軍到枝江，會桓振攻沒江陵，約之被害。涪陵太守文處茂撫其餘眾，振遣桓放之。屯西陵，處茂擊破之，振死。安帝反正，進璆征西將軍，處茂輔國將軍。初，璆聞振陷江陵，率眾赴難，使弟璉順外江而下，參軍譙縱領巴西梓潼二郡軍下涪水，當與璆軍會於巴郡。蜀人不樂東征，縱因人情思歸，還襲殺璉。長史鄭純之馳告璆，璆

時在界城去成都四百里遣參軍王璠討縱相距於廣漢縱說璠帳下人殺璠追封歸鄉公

陳壽

陳壽字承祚巴西人少好學師事譙周仕蜀為觀閣令史宦人黃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不為之屈由是被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坐是沉滯蜀平司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廢棄除佐著作郎撰魏吳蜀三國志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罷張華漢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

史籍

卷之八十八

晉

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被殺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畧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遺命令葬洛陽又坐不以母歸葬被貶議譴周管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謹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後起為太子中庶子未拜卒年六十五尚書郎范曄等上表曰按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盆風化願垂採錄於是詔河南尹就家寫其書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者舊傳十篇

虞溥

虞溥字允源昌邑人除鄱陽內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至者七百餘人溥乃作語以獎訓之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樂人甚于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弟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

史籍

卷之八十八

晉

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又曰荆而舍之朽木不知剗而不舍金石可虧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明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以小成若乃含章舒藻採賸宛奇使子雲駟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諸生若絕人間之務心專志一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遠而不至耶時祭酒請更起屋行禮溥曰君子行禮無常處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行禮於大樹之下况今庠序頌敞乎溥為政嚴而不猛風化大行有白鳥集於郡庭注春秋撰江表傳

孫盛

孫盛字安國太原人爲秘書監著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請刪改之盛年老性方嚴子孫雖成立而庭訓嚴肅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爲百口計盛大怒諸子遂私改之盛寫兩定本寄於慕容儼大元中孝武博求異聞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

于寶

于寶字令升新蔡人中興草創未置史官中書監王導上疏

史籍

卷之八十八

重

曰夫帝王之迹莫不以書著爲令典垂之無窮宜皇廓定四海武帝受禪于魏至德大勲等蹤上聖而紀傳不存於王府懿音未被乎管絃陛下當中興之盛宜建立國史上敷祖宗之烈下紀佐命之勲務爲後代之準朕率土之望悅人神之心請勅佐著作郎于寶等漸就撰集元帝納焉寶于是領國史著晉紀自宣帝迄於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書簡畧直而能婉成稱良史寶父有龍婢母如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於墓中寶兄弟年少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言內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覓爲

惡既而嫁之生子又寶兄嘗病氣絕積日不冷遂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以此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爲搜神記凡二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

之童狐寶既博採異同因作序以陳其志曰雖考先志於載籍收遺逸於當時蓋非一耳一日之所親聞親也亦安敢謂無失實者哉衛朔失國二傳互其所聞呂望事周子長存其兩說若此比類往往有焉從此觀之聞見之難一由來尚矣夫書赴告之定辭據國史之方策猶尚若茲况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綴片言於殘闕訪遺事於故老將使事不二迹言無異塗然後爲信良亦難矣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官學士不絕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采訪近世之事苟有虛錯願與先賢分其譏謗羣言既多不可勝載耳目有限不可勝覽今所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誣也幸將來好事之士錄其微旨有以游心寓目而無尤焉

習鑿齒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荊州刺史桓溫辟爲從事遷榮陽太守溫弟祕素與鑿齒相善鑿齒既罷郡歸與祕書曰吾以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畧無歡情痛制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及也每定省家舅入自北門西望隆中想潛龍之臥

史籍

卷之八十八

美

有先雪而役正則難一何論也  
黎漢以管  
氣漢飲厚  
生主銀也  
然漢獻既  
臥首武求  
典中問焉  
誰屬手焉  
歸之明時  
吟則以詩  
笑諷屈子  
天道五德  
再問有正  
有問此云  
易之詞也

一、大藥

毛

徐廣

徐廣字野民姑幕人爲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奉勅撰國史  
廣勒成晉紀凡四十六卷表上之遷秘書監時有風雹爲災  
廣獻書劉裕曰天變未必爲災古之聖賢輒懼而修己所以

史籍

美

裴喬

袁喬字彥叔陽夏人父瓌國子祭酒喬與褚裒友善及康獻皇后臨朝喬與袁書曰皇太后臨御皇朝將軍之於國外姓之太上皇也天性攸尊亦宜體國而重豈有策名人臣而交

媒人父故友之好請於此辭榮絲之髮墨翟致懷岐路之感  
楊朱與歎况與將軍游處少長雖仕進先後而臭味同歸然  
平昔之交與禮數而降其驕之權隨時事而替雖欲虛詠漢  
肆脫落儀制其將能乎來物無停變化遷代豈惟寸暑事亦  
有之夫御器者神制衆以約願將軍怡情無事親仗賢達執  
筆憫悵不能自盡論者以為得體還建武將軍江夏相時桓  
溫謀伐蜀衆以為不可喬勸溫曰夫經畧大事故非常情所  
具智者了於胸心然後舉無遺算今天下之難二寇而已蜀  
雖險固方胡為弱將欲除之先從易者蜀人自以斗絕一方  
恃其完固不修攻戰之具若以精卒一萬輕軍速進比彼聞  
之我已入其險要李勢君臣不過自力一戰擒之必矣論者  
恐大軍既西胡必闕視此又似是而非胡開萬里征伐以為  
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復越遠江渚諸軍足以守境此可無  
憂矣蜀土富實號稱天府地據上流易為寇盜若襲而取之  
此國之大利也溫從之使喬領二千人為軍鋒陣次彭模去  
賊已近譏者欲兩道並進以分賊勢喬曰今深入萬里置之  
死地士無反顧之心所謂人自為戰者也若分為兩軍兵力  
不一萬一偏敗則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釜餽資三日  
糧勝可必也溫以為然去成都十里與賊大戰前鋒失利矢  
及馬首左右失色喬麾軍而進聲氣愈厲遂大破之李勢降

當依行路  
難以挽之

母湘西傅常卒年三十六孫山松少有才名襟情秀遠善音  
樂傳歌有行路難曲詞頗疎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  
節制每因酣醉縱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年吳善唱樂府桓  
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絕為吳郡太守  
孫恩作亂山松守昆龍城城陷被害山松從弟毗字彥道似  
然不羈桓溫少時游於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進欲求濟于  
毗而毗在艱試以告之毗畧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  
直主戚毗素善博債者聞之而不相識曰卿常不辨作袁彥  
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毗投馬叫絕探布帽擲地  
曰竟識袁彥道不其通脫若此王導引為參軍蘇峻之難隨  
導在石頭導使毗潛說峻覺路永等使歸順峻平封弼歸男

史緯卷八十九

晉書十七

列傳

車胤

車胤字武子南平人少勤學家貧不常得油夏月作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焉桓溫辟爲征西長史胤清素博學善於賞會當時有盛坐如胤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領國子博士時議立明堂胤以明堂之制既甚難詳且樂主於和禮主於敬故贊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廣廈不一其度何必守形範而不順時乎從之遷護軍將軍王國寶詣于會稽王道子

史緯

卷之八十九

胤入坐啓以道子爲丞相加殊禮胤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相王豈得爲周公乎傳疾不署遷吏部尚書元顯有過胤言於王道子將奏之元顯過令自裁朝廷傷之

王恭

王恭孝武皇帝之兄也性簡率嘗從其父白會稽至都王忱訪之見恭所乘車甚惡之因坐薦上忱驚問之恭曰吾平生無長物太元中爲中書令淮陵內史庾珣子妻裴氏有服食之術嘗衣黃衣狀如天師會稽王道子甚悅之令與賓客談論恭曰未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道子甚愧坐賓

莫不反側孝武以恭爲都督兗青冀幽并徐諸軍事平北將軍兗青二州刺史鎮京口帝崩會稽王道子執政罷任王國寶及國寶從命緒恭正色直言道子憚之深布腹心於恭與除舊隙恭每言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知恭不可和協嫌怨

始結或勸恭誅國寶時國寶黨庾楷士馬甚盛恭憚之不敢發既還鎮復謀誅國寶遣使與殷仲堪桓玄相結仲堪僞許之恭大喜乃抗表欲誅國寶兄弟清君側之惡內外戒嚴道子賜國寶死斬緒於市深謝愆失恭乃還京口譙王尚之說道子以藩伯強盛宰相權弱宜廣樹置以自衛道子乃以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制庾楷豫州四郡使督之楷怒遣子鴻

史緯

卷之八十九

二

說恭起兵誅尚之恭告殷仲堪桓玄仲堪玄推恭爲盟主赴期同赴京師時津邏嚴急仲堪因庾楷達信以絹角爲書內箭箬中令鎬漆之楷送於恭恭發書絹文斜戾不復可識謂楷爲詐又以仲堪去年不赴盟今無通理乃先期舉兵司馬劉牢之曰將軍雖曰伯舅之重相王實有叔父之尊昔年已戮寶緒是深伏將軍也頃所授用雖非皆允未爲大失剗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師其可再乎恭不從遂上表以討王愉司馬尚之爲辭朝廷使元顯及王珣謝琰距之恭置酒請劉牢之於衆中拜之爲兄精兵利器悉以配之使爲前鋒元顯使人說牢之暗以重利牢之遂降遣其子

敬宣學蔡，蔡敗還，半之婿高雅之，閉城門，恭卑騎奔曲阿，恭軍殷確以船載之，載於葦席之下，將奔桓玄，至長塘湖浦，尉收送京師，斬之。恭臨刑，猶誦佛經，自理鬚髮，神無懼容，謂監刑者曰：「我聞於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家無財帛，惟書籍而已。恭美姿容，或目之曰：『濯濯如春月柳。』初見執，遇故吏戴者之，恭私告之曰：『我有庶兒，在乳母家，卿爲我送詣桓南郡者之，遂送於夏口，後名曇首，爲宋給事中。」

### 殷仲堪

殷仲堪，陳郡人，冠軍將軍謝玄鎮京口，以爲長史，仲堪致書於玄曰：「頃聞抄掠所得，多採獲饑人，壯者望欲救子，少者志

史緯

卷之八十九

三

在存，親行者傾筐而回顧，居者呼嗟以待，延乃一旦幽繫，生離死絕，求之於情，可傷之甚。夫飛鸞惡鳥，食桑甚，猶懷好音，雖曰戎狄，其無情乎？苟感之有物，非難化也，必使邊界無貪小利，德音一發，聲振沙漠，二寇之黨，將靡然而風，何憂黃河之不濟，兩谷之不開哉？玄深然之，領晉陵太守，居郡，禁產子不舉，久喪不葬，錄父母以質亡叛者，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執藥揮淚，遂眇一目，仲堪父嘗患耳聾，開牀下蟻動，謂之牛鬪，孝武聞其事，而不知其人，偶以問仲堪，仲堪流涕曰：「臣進退惟谷，帝有愧色，君喪哀毀，服闋，召爲太子中庶子，帝與舍儕王有嫌隙，乃授仲堪都督荆益寧三州軍，

殷得正非小惠也

漢中果州

史緯

卷之八十九

四

事振威將軍，荊州刺史，鎮江陵，仲堪雖有英舉，議者未以分陝許之，既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朝野屬想，謂有異政，及在州，綱目不舉，而奸行小惠，桂陽人黃欽生，父沒已久，詐服衰麻，言迎父喪，府曹依律詐取父母卒，棄市，仲堪曰：「律詐取父母卒，依贖冒法，棄市，原其旨，當以親存而橫言死，沒情事，悖逆，故同贖冒之科，正以大辟之刑，今欽生父實終沒，慕在舊邦，積年久遠，方詐服迎喪，以此爲妄耳，比之父在，言亡相殊，遠矣，遂活之，尚書下以益州所統果州三郡人丁一千番戍漢中，益州未肯承遣，仲堪奏曰：「夫制險分國，各有攸宜，劍閣之隘，實蜀之關鍵，巴西梓潼宕渠三郡，去漢中遠，遠在劍閣之內，成敗與蜀爲一，而統屬果州，蓋定鼎中華，慮在後伏，所以分斗絕之勢，開荷戟之路，自皇居南遷，守在岷邛，矜帶之形，事異曩昔，是以李勢初平，割此三郡配隸益州，將欲重複上流，爲習坎之防，歷年數紀，今果州求還得三郡，忘王侯設險之義，背地勢內外之資，宜遠慮長規，保全險塞，從之，仲堪性真素，每語子弟云：「人見我受任方州，謂豁平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其存之初，桓玄棄官歸國，仲堪重其才地，玄亦欲假其兵勢，深相交結，王恭之役，玄說仲堪推恭爲盟主，共與晉陽之舉，仲堪固要從，見南蠻校尉，南郡相江續等，續曰：「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

魏死所耳大丈夫何至以死相勵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顓曰夫人臣之義當慎保所守朝廷是非豈藩屏之所圖晉陽之事所不敢豫仲堪要之轉切顓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顓知仲堪當逐異已樹置所親因徑歸託疾不還仲堪聞其病往省之曰兄殊爲可憂顓曰我病不過身死汝病在滅門幸熟爲慮勿以我爲念也仲堪雖許王恭實不欲行間恭已誅王國寶乃抗表興師及恭回京口仲堪遂還後王恭復與豫州刺史庾楷舉兵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仲堪以朝廷自魏國寶王恭威名已震今恭再舉勢無不克而我去年緩師失信於彼欲整旅遠征恭其罪功於是使佺期舟師五千爲前鋒桓玄次之仲堪率兵二萬相繼而下佺期玄至淞口王愉奔臨川玄追獲之佺期進至橫江譙王尚之退走所領水軍皆沒玄等至石頭仲堪至蕪湖忽聞王恭已死劉牢之領北府兵在新亭玄等廻師屯於蔡洲時朝廷雖平恭骸未測西方人心仲堪等擁衆數萬內外憂逼玄從兄修告會稽王道子曰西軍可說而解也修知其情矣若許玄佺期以重利無不倒戈於仲堪者道子乃以玄爲江州佺期爲雍州顓仲堪爲廣州以桓修爲荊州是仲堪叔父太常茂宣詔廻軍仲堪憤悲以王恭雖敗已衆亦足以立事令玄等急進軍玄等喜於寵授欲順朝命猶豫未決仲堪弟道

爲佺期司馬夜奔仲堪說佺期受朝命納桓修仲堪惶遽南歸使徇於玄等軍曰若不歸鎮太府至江陵當悉戮餘口玄等懼追及仲堪於尋陽時仲堪失職倚玄爲援玄等復資仲堪之兵雖互相疑阻亦不得爲異仲堪與佺期以子弟交質遂盟於尋陽推玄爲盟主並不受詔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譙王尚之等朝廷懼之詔仲堪復本位仲堪等乃奉詔各旋所鎮頃之桓玄將討佺期先告仲堪云今當入沔討除佺期已頓兵江口若見與無試可殺揚廣如其不然便當率軍入江仲堪乃執玄兄偉遣從弟邁水軍七千至江西口玄使郭琦擊之邁敗走玄頓巴陵而館其穀仲堪既失巴陵之積城內大饑仲堪急召佺期佺期曰江陵無食將何以待敵可來見就共守襄陽仲堪不忍去江陵憂佺期不赴乃給之曰比來收果已有儲矣佺期乃率衆赴之步騎八千精甲耀目既至仲堪以粗飯餉其軍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不見仲堪直濟江擊玄爲玄所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鄢城爲玄追兵所截逼令自殺佺期并兄廣俱爲玄追軍所殺仲堪子簡之載喪葬於丹徒遂居墓側義旗建率私僮客隨義軍躡桓玄玄死簡之食其肉桓振之役義軍失利簡之沒於陣初孝武將擢王恭仲堪爲藩屏以訪太子少傅王雅雅曰王恭以外戚當親賢之苟然稟性峻隘執自是之見而無守正之心仲堪



雖以文義著稱亦無弘量且幹略不長今委以連率之重據形勝之地四海無事足以守職若道不常隆必為亂階矣後果然

劉毅

劉毅字希樂沛人也桓玄篡位毅與劉裕等起義兵討玄裕率毅等至竹里玄使其將皇甫敷吳甫之距義兵遇於江乘臨陣斬甫之進至羅落橋又斬敷玄大懼使桓謙屯覆舟山毅等軍至蔣山裕使廐弱登山多張旗幟玄益懼謙等士卒多北府人素情裕莫敢出關裕與毅等分為數隊進突謙陣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時東北風急義軍放火烟塵張天鼓

史緯

卷之八十九

七

躁之音震駭京邑謙軍一時奔散及玄死桓振使馮該據魯城桓山客守假月壘衆合萬人連艦二岸水陸相援毅督衆軍進討劉懷肅攻魯城劉道規攻假月壘何無忌艦於中流以防越逸毅躬督甲冑臨戰半日二壘俱潰馮該遁走生禽山客毅號令嚴整所經墟邑百姓安悅桓振擁衆出營江津投率無忌道規等破之豫章口推鋒而進遂入江陵振聞城陷與謙北走乘輿反正毅遣部將追擊桓振斬之以毅爲撫軍將軍義旗初興毅墨經從事至是上表乞終喪不許詔以毅都督豫州揚州之淮南歷陽廬江宣城安豐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封南平郡公及何無忌爲盧循所敗賊軍乘勝而

果不及時  
作來裕於  
設亦無不  
是

進朝廷震駭毅以舟師討之將發而疾篤輒議欲奉乘輿北就中軍劉裕會毅疾瘳將率軍南征裕遣毅從弟藩送書與毅曰吾往與妖賊戰曉其變態今將前討之毅大怒謂藩曰我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不及劉裕也投書於地遂以舟師二萬發姑孰次於桑落洲與賊戰大敗棄船步走僅而獲免劉裕慰勉之復其本職及裕討循詔毅知內外留事轉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都督毅上表曰臣聞天以盈虛爲運政以損益爲道時否而政不草人凋而事不損則無以救急病於已危拯塗炭於將絕自頃戎車屢駭干戈溢境所統江州以一隅之地當犯順之衝自桓玄以來驅威殘敗

史緯

卷之八十九

八

至乃男多逃亡女無匹對若不曲心矜理有所釐改則靡遺之嘆奄焉必及夫設官分職軍國殊用牧養以息務爲大武畧以濟事爲先因藉權宜遂成常制江州在腹心之內憑接揚豫設立藩屏實爲重複昔胡寇縱逸朔馬臨江抗御之勢不得不爾今江左區區戶不盈數十萬地不踰數千里而統族鱗次未獲安息地在無虞猶置軍府豈所謂體國經野揚湯去火者哉自州魏邊江百姓遼落加郡亭險阻畏阻風波轉輸往復恒有淹廢非所謂因其所利以濟其弊者也愚謂宜解軍府移鎮豫章處十郡之中尋陽接蠻宜有退防可卽州府千兵以助郡戍於是毅移鎮豫章遣其親將趙恢領千

兵守尋陽，俄改荊州刺史。毅表荊州編戶不盈十萬，器械索然。廣州雖凋殘，猶出丹漆之用，請依先準。於是加督交廣二州。毅至江陵，乃輒取江州兵及豫州西府文武舊餘，留而不遣。又告疾困，請藩爲副。劉裕以毅試於已，乃奏誅藩及其黨尚書左僕射謝混。裕自率衆討毅，命王鎮惡率軍至豫章口，船舟而進，攻陷外城。毅守內城，精銳尚數千人。毅督士卒力戰，衆知裕至，莫有鬪心。鎮惡焚諸門，齊力攻之。毅衆皆散，毅單騎而走。去江陵二十里，自縊死。毅剛猛沉斷，而專肆狠愎。劉裕首謀起兵，毅居其次，深自矜伐，不相推伏。及居方嶽，常快快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暗縱恣甚，每覽史籍，至蘭相

史緯

卷之八十九

九

如降屈於廉頗，輒嘆以爲不可能也。及敗於桑落，知物情去已，彌復憤激。裕征盧循凱歸，帝大宴於西池，有詔賦詩。毅詩云：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自知武功不競，故示文雅有餘。初毅家在京口，酷貧，嘗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庾悅爲司徒長史，要州府僚佐共出東堂，毅請悅曰：身久躋頓，營一遊集甚難。君如意人，無處不可爲適，豈能以此堂見讓悅？徑前不答。衆人並避之。唯毅留射如故，悅甚不懌。悅厨饌甚盛，不以及毅。毅又請曰：身今年未得子鵝，豈能以殘炙見惠？悅又不答。盧循平後，毅都督江州。時悅爲建威將軍，江州刺史。毅上表以江州內地，不宜置軍府，悅以刺史移鎮豫章。建

威府文武三千，悉入毅府，符攝嚴峻，數相挫辱，悅不得志，疽發背卒。

### 諸葛長民

諸葛長民，琅瑯人。劉裕建義，與之定謀，爲揚武將軍。裕討劉毅，以長民監太尉留府事。長民驕侈殘虐，不恤政事，自以多行無禮，恒懼國憲。及劉毅被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臨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共至矣。謀欲爲亂。長民弟黎民，輕狡好利，勸之曰：黠彭異體，而勢不偏全。劉毅之誅，亦諸葛氏之懼，可因裕未還以圖之。長民猶豫未發，裕深疑之，輕舟兼程而下，潛入東府。明旦，長民間之，驚而造門，裕伏壯士丁昨於幃中，引

史緯

卷之八十九

十

長民進語，素所未盡，皆說焉。長民悅，昨自後拉殺之。時人語曰：勿跋扈付丁，昨使收黎民，黎民驍勇絕人，與捕者苦戰而死。庶咸恨其誅之晚，若釋桎梏焉。安得

### 何無忌

何無忌，東海人。劉牢之之甥也。劉裕嘗爲牢之聚軍，與無忌素相親結。桓玄篡位，裕與無忌密圖起兵。劉毅家在京口，亦與無忌善，言及興復之事，無忌曰：桓氏強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強弱，桓氏篡逆，雖強易弱，正患事主得難耳。無忌曰：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但未遇之。毅曰：所見惟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因與毅相要結，遂共舉義兵。襲京口，

無忌爲稱勅使城中無敢動者。桓玄問裕及無忌起兵甚懼。其黨曰：劉裕烏合之衆，勢必無成。玄曰：劉裕勇冠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樛蒨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勳，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及玄敗走，留其將何潛之守淝口。無忌與劉道規次桑落洲，潛之率軍來戰，所乘舫旌旗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攻之。衆曰：潛之不在其中，攻之無益。無忌曰：今衆寡不敵，潛之既不居此，舫取則易，獲因縱兵乘之，可一鼓而敗也。道規從之，遂獲賊舫。因傳呼曰：已得何潛之矣。咸驚投道規乘勝徑進，無忌鼓噪赴之，賊遂潰。進據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祀及武康公主。

史籍

卷之八十九

十一

庾珣王如還京都，玄從兄謙從子振乘間陷江陵，無忌道規攻謙於馬頭，破之。進軍破江陵，謙等敗走。無忌侍衛安帝還京師，拜都督江荆三州，江陵隨義陽綏安西陽新蔡汝南潁川八郡軍事，江州刺史，鎮南將軍，封安城郡公。盧循入寇，遣徐道覆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無忌將率衆距之。長史鄧潛之曰：賊舟艦既盛，兼勢處上流，蜂蠆之毒，邾魯成鑒，宜守二城以待之。賊必不敢捨我遠下，俟其疲老，然後擊之。若棄萬全之長策，而決成敗於一戰，如其失利，悔無及矣。無忌不從，遂以舟師距之。賊令強弩數百登西岸小山射之，而泊於山側，俄而西風暴急，無忌舟艦小，飄向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

之，衆遂奔敗。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乃執節以督戰。賊衆登艦，無忌遂握節而死。贈司空，諡曰忠肅。

魏詠之

魏詠之，任城人，生而免缺。年十八，開荊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能療之，遂賞數斛米。西上，投仲堪，造門自通。仲堪嘉其意，召醫視之。醫曰：可割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笑語。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常療之。况百日邪？於是處之別屋，令醫療之。及差，仲堪厚資遣之。桓玄篡位，協贊義謀，玄敗，授荊州刺史，都督六州，領南蠻校尉。詠之初在布衣，不以貧賤爲耻，及居顯位，亦不以富貴驕人，始爲仲堪之客，未幾

史籍

卷之八十九

十一

張軌

張軌，字士彥，安定人。惠帝中，爲散騎常侍。軌以時方多難，陰圖據河西，策之遇泰之觀，投策喜曰：霸者兆也。於是求爲涼州。永寧初，拜護羌校尉，涼州刺史。時鮮卑反叛，寇盜縱橫，軌討破之，斬首萬餘級。威著西州，化行河右。徵九郡男子五百人立學校，春秋行鄉射之禮。及河間成都二王之難，遣兵三千東赴京師。初，漢末金城人楊成遠殺太守以叛，郡人馮忠撫尸號哭，嘔血而死。張掖人吳詠爲護羌校尉，馬賢所辟，後爲太尉龐參掾，參賢相誣，罪應死，各引詠爲証。詠計理無兩。

直遂自刎而死。軌皆祭其墓，而旌其子孫。鮮卑拔能爲寇，軌遣司馬宋配擊之，斬拔能，俘十餘萬口，威名大振。惠帝加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於是大城姑臧，其城本匈奴所築也。地有龍形，故名臥龍城。永嘉初，東羌枝尉韓雅殺秦州刺史張輔，軌遣中督護紀瑗率衆二萬討之。雅降，軌遣主簿令狐亞聘南陽王模，模遣軌以帝所賜劍曰：自隴以西，征伐斷劍悉以相委。王彌寇洛陽，軌遣北官純、丰州軍擊破之。又敗劉聰於河東，帝嘉其忠，進封西平郡公。時天下既亂，所在使命，其自至者，軌貢獻不替。後患風口不能言，使子茂攝州事。張越、凉州大族陰圖代軌，從隴西內史督遷凉州刺史，移檄廢軌。

史律

卷八十九

十三

軌將去位，長史王融排閤入諫曰：晉室多故人，神塗炭，實賴明公撫寧西夏。張越敢肆凶逆，宜聲其罪而戮之，不可成其志也。軌乃以子寔爲中督護，率兵討之。越詣寔歸罪，軌遣治中張閭送義兵五千、馬五百匹，耗布三萬匹於京師。王彌逼洛陽，軌遣將軍張斐率精騎五千來衛京師。及京都陷，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分武威、置武興郡以居之。秦王入關，軌遣前鋒督護宋配率步騎二萬至長安，翼衛劉曜寇北地。軌又遣參軍趙陶領三千人衛長安。帝拜軌太尉、凉州牧。西平公卒年六十，諡曰武州人。推寔攝父位，愍帝下策書曰：乃父武公著勲西夏，頃胡賊狡猾，侵逼近甸，義兵銳卒，萬里相尋。

張軌實錄

方貢遠珍，府無虛歲。昊天不弔，凋余藩翰，維爾英毅，宜世表西海。今授都督凉州諸軍事、凉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蘭池長趙興得璽文曰：皇帝璽群僚上慶，寔曰：孤常非袁本初諸君，何得有此言？因送於京師。下令曰：比年饑旱，殆由庶事有缺，竊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車馬；疏陳孤過者，答以筐篚。謗言於市者，報以半米。賊曹佐高昌曰：聖王置疑，承輔弼以佐功不逮，今事無巨細，盡失諸已。與軍布令，朝中不知。若有謬闕，下不分謗，竊謂宜偃聰塞智，開羣納言，政刑大小，與衆共之。苟獨斷目是，則羣僚畏威而面從矣。雖賞千金，終無言也。寔納之，增位三等，賜帛四十。

史律

卷之八十九

十四

匹遣督護王該送諸郡貢計，獻名馬方物於京師。會劉曜逼長安，寔遣將軍王該率衆援京城。帝嘉之，拜都督陝西諸軍事。及帝將降於劉曜，詔寔爲司空，承制行事。琅邪王宗室親賢，朕詔王時攝大位，君其夾贊琅邪，共濟艱運。寔受詔，大臨三日。西海太守張肅，寔叔父也，以京師危逼，請爲先鋒擊劉曜。寔以肅年老，弗許。肅悲憤而卒。寔遣司馬韓璞將軍張閭步騎一萬東赴國難，命將軍陳安故太守賈鑿、隴西太守吳紹各統郡兵來會。璞次南安，諸羌斷軍路，相持百餘日，糧竭矢盡，璞殺駕牛餐軍，泣謂衆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妻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令乎？曰：諾。乃鼓譟進戰，會張閭。

幸金城軍繼至夾擊大破之斬級數千時南陽王保謀稱尊號破羌都尉張詵言於寔曰南陽王忘大耻而欲自尊非濟時救難者也晉王明德親藩先帝兇屬宜勅即尊號傳檄諸藩則欲競之心息苟令之從散矣從之於是馳檄天下推崇晉王爲天子遣牙門蔡忠奉表江南勅卽帝位是歲元帝卽位於建邳保間愍帝崩白稱晉王爲劉曜所逼謀奔寔會保黨其衆散奔涼州者萬餘人寔自恃險遠頗驕恣京兆人劉八挾左道於天梯第五山穴中然燈懸鏡爲光明以惑百姓寔左右皆事之弘謂帳下閻沙等曰天與我神聖應王涼州沙等信之遂夜害寔元帝賜諡曰元子駿年幼弟茂攝事誅

史緯

卷之八十九

主

閻沙及其黨與數百人劉曜遣其將劉咸攻韓璞於冀城呼延定攻護軍陰鑒于桑壁河西大震秦軍馬爰勸茂親征長史氾禪曰亡國之人欲干亂大事宜斬爰以安百姓爰曰祿槽柏書生刺舉近才不惟國家大計今強賊自至不煩遠師退避之情實繫此舉事勢不可以不出宜立國威以副秦隴之望茂曰馬生之言得之乃出大石頭謂秦軍陳珍曰劉曜以百勝之聲握三秦之銳長驅而至計將安在珍曰曜雖乘威怙衆恩德未結於下又關東離貳內患未除精卒寡少多氏羌烏合之衆終不能舍關東之難增隴上之戍曠日持久與我爭衡若二旬不退珍請爲明公率弊卒數千以擒之茂

大悅以珍爲平虜護軍率卒騎一千八百救韓璞咸陰欲引歸聲言先收隴西然後廻滅桑壁珍募發氏羌之衆擊咸走之赴復南安茂拜珍折衝將軍茂復大城姑臧修靈鈞臺別駕吳紹諫曰伏惟修城築臺蓋懲既往之事愚以爲恩德未洽於近侍雖重城層樓適所以疑諸下示怯弱之形願止役脅勞與下休息茂曰王公設險武夫重門昔人之至戒也亡兄受禍直以危機密發雖有資育之勇無所復施今庶事未靖不可拘繫常言以太平之理責人於逆道之世紹無以對茂有志節能決大事涼州大姓賈萆寔之妻弟也勢傾西土茂殺之於是豪右跡屏咸行涼城永昌初茂使將軍韓璞率

史緯

卷之八十九

主

衆取隴西南安之地置秦州太寧三年卒臨終執駿手泣曰昔吾先人世執忠順今雖皇輿播遷汝當謹守人臣之節吾遭擾攘之運假攝此州以全性命上欲藩宣晉室下欲保完百姓然官非王命苟以集事氣絕之日白帟入棺以彰吾志私諡曰成駿立羣寮勸駿稱涼王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然境內皆稱之爲王駿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自執據涼州屬天下之亂所在征伐軍無寧歲至駿盡有隴西之地士馬強盛西域降附雖稱臣於晉而不行江左正朔舞六佾建豹尾置官僚府寺擬於王者而微異其名咸和初劉曜攻抱罕護軍辛晏告急駿使

韓瑛率步騎二萬擊之戰於臨洮大敗遂失河南之地及石勒殺劉曜駿復收河南地至於狄道置武衛石門侯和猛川甘松五屯護軍與勒分境勒遣使拜駿官爵駿不受後懼勒強遣使稱臣於勒兼貢方物九年拜駿大將軍駿上疏稱臣而不奉正朔猶稱建興二十一年遣參軍趙護上疏曰東西隔塞踰歷年載夙承聖德心繫本朝而江吳寂蔑餘波莫及雖肆力修塗同盟靡恤奉詔之日悲喜交并以臣爲大將軍都督雍秦涼州諸軍事嘉命顯至銜威屏營伏惟陛下天挺岐嶷堂構晉室遭家不造播幸吳楚宗廟有忝離之哀閭陵有珍廢之痛普天吞嗟含氣悲傷臣專命一方職在斧鉞遐

史緯

卷之八十九

七

域僻陋勢極秦隴勦雄既死人懷反正謂石虎李期之命會不崇朝而東西遼曠聲援不接遂使桃蟲鼓翼凶逆竄繼向義之徒更思背誕鉞刀有干將之志螢燭希日月之光是以臣前章懇切欲齊力時討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觀禍敗懷目前之安替祖宗之業馳檄布告徒設空文臣所以宵吟荒漠痛心長路者也且兆庶離主漸冉經世先老消落後生靡識忠良受泉懸之罰羣凶貪縱橫之利雖時有尚義之士良遁首領哀憐窮廬臣聞少康中興由於一旅光武嗣漢衆不盈百郊祀配天不失舊物况以荆揚慷慨涼州突騎吞嚙遺羯在於掌中哉願陛下敷弘聖慮永念先績勅司空鑒征西亮

等汎舟江沔使首尾俱至也後駿又遣參軍陳寓至京師征西大將軍亮言寓等冒險遠至宜蒙銓叙詔除寓西平相酒泉太守馬岌言酒泉南山卽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怠歸卽此山山有石室玉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及卒穆帝謚曰忠成子重華嗣輕賦歛除關稅省園囿以恤貧窮石虎使麻秋來侵金城太守張冲降涼州振動重華埽境內使將軍裴恒禦之恒墜於廣武欲以待久弊之司馬張曉曰臣聞國以兵爲強以將爲主主將者存亡之機吉凶所繫故燕任樂毅趙平全齊及任騎劫喪七十城之地古之明君靡不慎於任將今

史緯

卷之八十九

八

議者舉將多推宿舊未必得其才也強寇在邠人情危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若委以專征必能殲殄凶類重華召見之問以方略艾曰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黃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臣兵七千爲殿下生擒麻秋等重華大悅以艾爲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梟鳴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尅敵之兆進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爲福祿伯請寵貴共毀之出爲酒泉太守虎復令麻秋進攻大夏護軍渠式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誘宛城都尉宋矩矩曰辭父事君當立功事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肯主倫生於是危殺妻子自刎而死

不成人

秋進攻枹罕。晉陽太守耶垣以城大難守，宜棄外城。武城太守張懷曰：「去外城，必動衆心。大事去矣。」校尉張璠然之，固守大城。秋，李衆八萬圍璠數重，雲梯覆車，地突百道，城中亦應之。殺秋衆數萬，虎復遣其將劉渾率步騎二萬會之。耶垣恨言不從，教軍士李嘉潛引賊上城西北隅，璠距之。短兵接戰，斬二百餘人。賊乃退。戮李嘉以徇，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虎聞而嘆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真所謂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重華以謝艾爲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進軍臨河。秋以三萬衆距之，艾乘輅車，冠白帽，鳴鼓而行。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稍龍驤三千人

史錄

卷之八十九

九

馳擊之。左帥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床，指麾處分。賊恐有伏兵，疑不進。張璠從左南緣河截其後，秋軍引退。艾乘勝奔擊，大破之，俘斬一萬三千級。秋匹馬奔大夏，秋復率衆十有二萬進屯河內，姑臧大震。重華以艾爲都督征討諸軍事，率步騎二萬距之。艾建牙旗，將將士有西北風吹旌旗，東南指，軍正索超曰：「風爲號令，今令旗指之，天所贊也。」破之必矣。軍次神烏，秋敗走，遁還河南。重華連破勍敵，頗怠政事，希接賓客。司直索超諫，重華優文答之，然不能改也。遣使上表貢獻，康獻皇后遣御史俞歸進重華爲涼州牧，歸至涼州，重華謀爲涼王，不受詔，使親信沈猛謂歸曰：「我州主矣，世

忠於晉室，乃不如鮮卑。詔加慕容皝燕王，乃南授州主。大將軍何以勤有功之臣乎？今士民共勸州主爲涼王，大失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曰：「先王之制，異姓不得稱王。九州之內，重華不過稱公。漢高王異姓，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舊制也。」故王陵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伐之。」至於戎狄，不從此例。春秋時，吳楚稱王，而諸侯不以爲非者，蓋蠻夷裔之也。假令齊魯稱王，諸侯豈不伐之？聖上以貴主忠賢，故爵以上公，位以方伯。鮮卑北狄，豈足爲比哉？且有殊絕之勲，方有不世之賞。今若使以貴公爲王，設貴公以河右之衆，南平巴蜀，東掃趙魏，修復舊都，以迎天子，天子復何爵可以加賞乎？幸三

史錄

卷之八十九

十

思之，猛具告重華，遂止。未受詔而卒，穆帝賜諡曰敬烈子耀靈嗣。伯父長寧侯祚廢爲涼寧侯，尋殺之而自立。祚淫暴不道，自廢重華妻妾子女，無不暴亂。國人相目，永和十年，僭稱帝。郎中丁琪諫曰：「先公世執忠節，遠宗晉室，五十餘載，陛下纂戎鴻緒，勲德未高於先公，而行革命之事，臣竊未見其可。且華夷所以歸心，義兵所以響赴者，以陛下爲本朝之故。今既自尊，人斯相競，一隅之地，何以當四海之師？城峻衝乘，負乘致寇，惟陛下圖之。」祚大怒，斬之。祚宗人張璠鎮枹罕，祚臨其強，遣其將易楷率步騎萬三千以襲之，爲璠所破。揣單騎奔走，璠躡之，敦煌人宋混聚衆以應璠，尉繚趙長等入關呼

劉成少年  
不濟事不  
見亦對陽

史緯

卷之八十九

三

重華母馬氏出殷拜纘纘弟玄觀爲主祚使易端攻長殺之  
纘弟纘募數百人言張祚無道我兄大軍已到城東敢有舉  
手者誅三族祚衆披散瑯率衆入城祚按劍殿上大呼令左  
右拒戰衆莫有鬪志於是被殺梟其首宣示內外暴尸道左  
國內咸稱萬歲玄觀既立自號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西平  
公以張纘行大將軍事纘負其勲力有篡立之謀輔國宋混  
討纘殺之玄觀以混爲車騎大將軍輔政混卒弟澄代之右  
司馬張邑惡澄專擅殺之遂滅宋氏玄觀乃以邑爲中護軍  
叔父天錫爲中領軍共輔政邑驕於濫縱通重華母馬氏樹  
黨專權天錫腹心劉肅年十八因寢謂天錫曰天下事未可  
知天錫曰何謂也曰今護軍出入有似長宰天錫大驚曰我  
早疑之計當云何肅曰政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  
曰肅即是也天錫曰汝年少更求可與謀者肅曰趙白駒及  
肅二人足以辦之矣天錫從兵四百人與邑俱入朝肅與白  
駒露刃從之值邑於門下肅斫之不中白駒繼之又不敢邑  
逸走二人與天錫入禁中邑率甲士三百餘人攻禁門天錫  
上屋大呼謂將士曰張邑逆所行無道諸宋何罪盡誅滅  
之傾覆國家肆亂社稷事不獲已我家門戶事將士何苦以  
干戈見向今之所取邑身而已天地有靈吾不食言邑衆聞  
之悉散走邑自刎而死天錫既殺邑肅掌朝政玄觀母郭氏

史緯

卷之八十九

三

以天錫而政與大臣張欽等謀討之事泄天錫殺欽等率衆  
入禁門害玄觀宣言暴殄遂自立太和初詔以天錫爲大將  
軍都督隴右關中諸軍事涼州刺史平西公天錫大舉伐李  
儼儼求救於苻堅堅使王猛救之天錫敗績死者十二三自  
天錫嗣事連年地震山崩水泉湧出柳化爲松火生泥中而  
天錫甚懼遣從事中郎韓博奉表并獻書大司馬桓溫晉同  
天錫甚懼遣從事中郎韓博奉表并獻書大司馬桓溫晉同  
大車博有口才嘗大會溫使司馬才辨嘲之曰君是韓盧後  
耶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襲以君姓韓襲自姓才那得韓  
盧後耶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爲才也一坐稱歎焉太  
元元年苻堅遣其將苻萇來伐渡石城津天錫集議中錄事  
席劭曰先公既有故事徐思後變此孫仲謀屈伸之畧也衆  
以劭爲老怯請遣將軍馬達率精兵距之廣武太守辛章保  
城固守曰馬達反覆必爲變達率萬人遇苻萇果不戰而降  
席仍與司兵趙充哲中衛史景與萇苦戰皆沒於陣天錫自  
出戰城內反天錫降于萇天錫所居平章殿無故自崩旬日  
而國亡自軌爲涼州至天錫凡九世七十六年矣苻堅封爲  
歸義侯堅大敗于淮肥時天錫爲苻融司馬歸晉詔復封西  
平郡公天錫有文才甚被恩遇朝士多毀之會稽王道子嘗  
問西土所出天錫曰桑甚適口鶩懷好音孔略養性人無妬



心桓玄輔政以天錫爲護羌校尉京州刺史卒張淳駿治中從事駿遣淳假道於蜀通表京師李雄有憾於南氏楊初淳因說雄曰南氏無狀屢爲邊害宜先討平二國並勢席卷三秦東清許洛北掃燕趙拯梓宮於平陽反皇輿於洛邑此英霸之舉千載一時寡君所以遣下臣冒險通誠者以陛下義聲遠播必能愍寡君勤王之志也雄怒僞許之將覆淳於東峽蜀人橋獲審以告淳淳入見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述之地經百蠻之域萬里表誠者以陛下能成人之美故也君欲殺臣當刑於都市宣示衆庶云京州不忘舊義通使琅邪假途於我豈而殺之令天下畏威今盜殺之江中何以示天下

史籍

卷之八十九

王

也雄大驚曰安有此邪常相放還河右耳雄司隸校尉景壽曰張淳壯士宜留用之雄曰壯士豈爲人留且可以卿意觀之壽謂淳曰卿體大暑熱且可遣下吏少往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幽辱梓宮未反故遣淳奉表輸誠大晉所論事重非下吏能傳若下吏可了則淳亦不來雖有火山湯海無所辭難豈寒暑之足避哉壽具以白雄厚禮遣之因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盛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乃父世濟忠良未能雪宗社之大耻解衆庶之倒懸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何言自娛耶雄有慚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六郡避難此都爲同

果能中興  
不待言矣

盟所推遂有今日瑯邪若能中興晉祚於中州亦當率衆輔之淳通表達京師朝廷嘉之

李岳

李岳字玄盛成紀人呂光末段業自稱涼州牧以孟敏爲沙州刺史著岳教殺令敏卒救煌護軍郭謙等推岳爲敦煌太守業加岳領護西胡校尉業僭稱涼王其右衛將軍索嗣擢岳於業以嗣爲敦煌太守率騎五百而西未至二十里移岳使已岳將出迎之教殺令張邈止之曰呂氏政衰段業圖害是英豪有爲之日將軍處一國成資奈何束手於人索嗣自以本邦謂人情附已不虞將軍率能距之可一戰而擒

史籍

卷之八十九

王

也同母弟宋繇曰大丈夫既爲世所推今便屈首於人豈不爲天下笑乎大兄英委挺傑有雄霸之風張軌之業不足繼也岳因遣繇覘嗣繇見嗣暗以甘言還謂岳曰嗣志驕兵弱易擒耳於是遣其子欽與繇逆戰破之嗣奔還張掖乃罪狀嗣於段業業殺之進岳都督涼興以西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隆安四年晉昌太守唐瑤移檄六郡推岳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公秦涼二州牧岳遣宋繇東伐涼興擊玉門以西諸城皆下之遂屯玉門陽關廣田積穀爲東伐之資遣舍人黃始開行奉表詣關岳謂繇曰昔河右分崩群衆競起吾以寡德爲衆賢所推忘寢與食思濟時艱故遣弟繇

東終不庭軍之所至莫不賓下今惟蒙遜賜時一城自張掖已東晉之遺黎雖為戎虜所制至於向義思風過於殷人之望西伯大業須定不可安寢吾將遷都酒泉漸逼寇境諸君以為何如長史張遜贊成之嵩大悅以張體順為建康太守鎮樂游宋繇為右將軍與其子太守讓鎮敦煌遂遷於酒泉誠其諸子曰吾自立身不替世利經涉累朝通否任時初不役智有所要求時會相驕遂荷州土門戶事重憂責不輕雖詳人言未知天心登車理轡百慮填胸後事付汝等相舉近事敗條遺意便言不能大北至於杜漸防萌深識情變當任汝等所見深淺非吾勅誠所能盡也汝等雖年未長大若能

東緯 卷之八十九

五

克已纂修亦可以當事業矣苟其不然雖至白首亦復何成汝等其戒之慎之嵩親率騎二萬畧地至建康都善前部王遣使貢方物沮渠蒙遜來侵掠三千餘戶而歸嵩追之及於彌安大敗之盡收所掠之戶初苻堅徙江漢之人萬餘戶及中州七千餘戶於敦煌郭廢之亂武威張掖巴東人西奔晉呂者數千戶嵩徙之於酒泉分南人五千戶置會稽郡中州人五千戶置廣夏郡餘萬三千戶分置武威武興張掖三郡以前表未報復遣沙門法泉間行來表曰江山悠隔朝宗無階伏惟陛下應期踐祚景福自天臣前乙巳歲順從群議假統方城竊以五嶽神山伏汗其三九州名都夷穢其七叩心

絕氣忘寢與食遣舍人黃始奉表通誠遙途嶮嶮未知達不臣以其歲進師酒泉竊以諸事草創倉帑未盈故息兵按甲務農養士時移節邁荏苒三年撫劍歎憤以日成歲今資儲頗足器械稍充西招城郭之兵北引丁零之衆與夷國咸掃清秦隴承望詔旨順越為效沮渠蒙遜來侵嵩遣子歆要擊敗之獲其將沮渠百年嵩上巳日譙於曲水命群寮賦詩而親為之序寫諸葛亮訓誠以勗諸子曰武侯誠子質畧易通寓目則了雖言發往昔而道益今人夫經史問學如採其中原勤則功多汝等可不勉哉嵩乃修敦煌舊塞東北二圍以防北虜西南二圍以威南虜嵩以緯世之量當呂氏之末為

東緯 卷之八十九

五

群雄所奉遂啓霸圖兵無血刃坐定千里謂張氏之業尅期而成河西十郡計日可一既而禿髮傉檀入據姑臧沮渠蒙遜基宇稍廣於是慨然著賦述志焉其寢疾顧命宋繇曰吾少離荼毒艱苦備嘗於喪亂之際遂為此方所推才弱智淺不能一同河右以此為恨耳軍國之事一以委卿吾終之後子子猶卿子也薨年六十七國人謚曰武昭王子歆嗣其年晉禪於宋歆以宋繇為武衛將軍廣夏太守錄三府事沮渠蒙遜遣其張掖太守沮渠廣宗詐降歆遣武術等赴之親勸大軍為之後繼蒙遜率衆三萬設伏於麥泉歆引兵還蒙遜追之歆賁甲先登大敗之追奔百餘里俘斬七千餘級宋以

秋爲都督七郡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酒泉公飲用刑嚴峻又繕築不止從事中郎張顯上疏曰入歲以來陰陽失序屢有賊風暴雨犯傷和氣今區域三分勢不久並并兼之本實在農戰懷遠之畧事歸寬簡而更繁刑峻法宮室是務人力凋殘百姓愁悴致災之咎實此之由主簿池稱亦上疏曰臣聞天心子愛人君故政之不修則垂災譴以誠之改者雖危必昌宋長是也其不改者雖安必亡號公是也元年三月敦煌謙德堂陷八月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四月日赤無光十一月狐上南門今茲春夏地顯五震六月隕星于建康臣雖學不稽古頗問道於先師且行年五十有九請爲殿下

史錄

卷之八十九

三

畧言耳目之所見聞不復能遠論書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震狐入謙光殿前秦師奄至都城不守梁鳳藉秦氏喪亂規有全涼之地聚飲傷民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門崩隕石於閑豫堂明年而呂光叛子敗於前身戮於後段業因辟胡創亂稱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既而先王龍興瓜州蒙遜殺業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殿下之所聞知效法先王鴻漸之始謙德卽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徵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國將爲胡夷之所陵滅諺曰野狐入家主人將去今狐上南門災之大也又狐者胡也宋意若曰將有胡人居於此城南而南若者也昔春秋之

世星隕於宋襄公卒爲楚所擒地者至陰災伏之象當靜而勤反亂天常若不修德中國將喪於夷狄臣蒙先朝布衣之祿是以不避忤上之誅願殿下親仁善鄰養威觀變罷宮室之務止遊畋之娛虛吟下士廣招英俊待國有倉廩之積庭盈文武之士然後命韓白爲前驅納良平之妙策一鼓而姑臧可平豈蒙遜之足憂不然臣恐宗廟之危可計日而待歟並不納欲問蒙遜南伐禿髮儁檀將攻張掖其母尹氏止之不聽宋繇固諫不從繇退而嘆曰大事去矣吾見師之出不見師之還也欲遂率步騎三萬東伐次於都濟澗蒙遜自浩亶來戰於懷城爲蒙遜所敗左右勸飲還酒泉飲不聽勸衆

史錄

卷之八十九

三

復敗於蓼泉爲蒙遜所害蒙遜遂入酒泉飲第敦煌太守恂棄郡奔北山蒙遜以索元緒行敦煌太守元緒粗獷好殺人失人和郡人宋承等以恂在郡有惠政密招恂恂率數十騎復入敦煌元緒東奔涼與宋承等推恂爲涼州刺史蒙遜率衆二萬攻之恂閉城不戰蒙遜三面起堤以水灌城恂遣壯士一千連版爲橋欲決堤蒙遜勸兵逆戰屠其城殺子重耳脫身奔於江左後歸魏爲恒農太守蒙遜徙李氏於姑臧後歸於魏嵩以安帝隆安四年據河右至宋少帝景平元年滅凡二十四年

史緯卷九十

晉書十八

列傳

孝友

李審字令伯，犍為人。仕蜀，為太子洗馬。奉使聘吳，吳主問蜀馬多少，對曰：「官用有餘，人閒自足。」吳主與群臣泛論，謂審為人命，審曰：「願為人兄。」吳主曰：「何謂審曰為人兄？」供養之日，長吳主及群臣皆稱善。獨平泰始初，徵為太子洗馬，審上疏曰：「臣以險難，風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氏，慙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抱養子立形影相弔。祖母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自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願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隸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祖母病篤，欲俯徇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恤。况臣孤苦特甚，且臣少事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

史緯

卷之九十

孤苦，至於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抱養子立形影相弔。祖母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自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願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隸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祖母病篤，欲俯徇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恤。况臣孤苦特甚，且臣少事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

實情

廷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殊私。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祖母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氏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報養祖母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但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之所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伏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祖母保卒餘年，臣生當殫身死當結草。帝覽之曰：「士之有名，不虛哉！」後劉氏終，服闕，為溫令。中山諸王每過溫縣，責求供養，吏民患之。及帝至，中山王過

史緯

卷之九十

縣欲求為荻薪蒸，密牋云：「高祖過沛，有禮老幼，桑梓之邦，一無煩擾。大惟明王，孝思惟則，動念先戒，本國望風，式歌且舞。自後諸王過，不敢有煩。」司空張華嘗問之曰：「孔明言教何碎？」密曰：「孔明與言者無已，故是以碎耳。」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饌東堂，詔令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不悅，都官從事奏免密官，卒于家。

盛彥字翁子，廣陵人。母因疾失明，彥不應辟召，躬自侍養，食必自哺之。母疾既久，婢使數見捶撻，彥忿恨，伺彥不在，取蟬蟬炙餵之。母食以為美，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

改論亦

下下楷也  
妙林說開

復蘇母曰即豁然開朗從此遂愈仕吳至中書侍郎大康中卒

王哀字偉元營陵人父儀爲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帝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斬之哀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也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於基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樹號泣樹爲之枯母性畏雷每雷輒到墓曰哀在此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爲廢蓑蒱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食或有助之者不聽諸生密爲刈麥哀遂棄之知舊致遺皆不受門人爲本縣所

史緯

卷之九十

三

役告哀求屬令哀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不足以蔭卿獨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草屨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千餘人令以爲詣已整衣出迎之哀乃下導至土牛旁磬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鄉人管彥少有才而未知名哀以爲必當自達援而友之男女始生便許爲婚考後爲西夷校尉卒葬於洛陽哀更嫁其女彥弟駿問哀曰吾弟志卑願山藪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絕每以此自誓今賢兄子葬父於洛陽此則京邑之人也豈吾結好之本意哉駿曰嫂齊人也當還歸淄哀曰安有葬父河南而隨母還齊用意

如此何婚之有洛京傾覆寇盜蜂起親族悉渡江東哀戀墳塋不去爲賊所害

顏含字弘都琅琊人少以孝聞兄彥得疾就醫遂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旆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顏仆稱喪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視之曰若汝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還家不爾葬也旆乃解其父母及家人又夢之欲開棺而父不信舍時尚少謂父曰非常之事自古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從之乃共發棺見彥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合

史緯

卷之九十

四

家嘗視因廢生業雖母妻不能無倦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舍二親既終兩兄繼沒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每省藥餌問息耗必簪衾束帶歸人疏方須臾地磨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嘆忽有一青衣童子持青囊授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遂逡巡出戶化青鳥飛去嫂病即愈元帝以含備素薦爲行補太子中庶子豫討蕞峻功封西平侯除吳郡太守王導問曰卿今花名郡政將何先含曰王師歲勳編戶虛耗南北權豪競招游食國弊家豐當徵之勢門使反桑田數年之間令戶給人足如其禮樂俟之明守還光祿勳以年老遜位成帝加右光祿大夫門施行馬賜牀帳被褥

勅大官四時致勝。周辭不受。時以王導帝之師傅。百寮宜為降禮。太常馮懷以問舍。舍曰。王公雖重。理無降禮之文。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謂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豈有邪行乎。人嘗問少正卯盜跖其惡孰深。舍曰。為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奸。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為甚。眾是其言。嘗遇郭璞。欲為之筮。舍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桓溫求婚於舍。舍不許。年九十三卒。謚曰靖。吳猛。豫章人。少有孝行。家貧無幃帳。夏夜睡。不驅蚊。懼其去已。而噬親也。後遜遊四方。年四十。邑人丁義投以神方。因還。

史籍

卷之九十

五

豫章江波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庾亮為江州刺史。遇疾。聞猛神異。乃迎之。猛至。自言已算將盡。請具棺服。旬日而死。形狀如生。未及大斂。遂失其尸。識者以為亮不祥之徵。亮疾果不起。原傳在藝術。今收入孝友。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七歲喪父。哀毀過禮。祖母王氏盛冬思董。每食不飽。殷時九歲。乃於澤中慟哭。不絕聲。忽若有人云。止。止。殷收淚視地。有董生焉。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董熟。乃盡。又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掘而掘之。得粟。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食之。七年方盡。及祖母卒。樞在殯。而西隣失火。風勢甚盛。殷叩頭號哭。火遂越燒東家。有二白鳩。

因恩不薄

巢其庭樹。殷性側儻。有濟世之志。儉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類然。而不可侵也。太傅楊駿輔政。請備禮聘之。殷以母老固辭。優詔遂其志。勅所在供其衣食。蠲其徭賦。賜帛二百匹。穀五百斛。齊王問輔政。以殷為新興太守。永嘉之亂。沒於劉聰。官太保。錄尚書事。殷戒子孫曰。事君之法。當務發諫。不可犯顏。以彰君過。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非。而况人主乎。宜上思召公。咨商之義。下念鮑助。觸鱗之誅也。在聰之朝。恂恂然常先人而後已。以壽終。今伯以野為朝。長盛事聰而發諫。忠孝兼備。使我深味木無二致之語云。

忠義

史籍

卷之九十

六

嵇紹字延祖。康之子也。十歲而孤。事母孝謹。以父得罪。靖居杜門。山濤領選。啓武帝曰。康諱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紹賢侔。仰缺。請為秘書郎。帝曰。如卿所言。乃堪為丞。何但郎也。起家為秘書丞。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群。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尚書左僕射裴頠深器之。每曰。使延祖為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復遺才矣。元康初。為給事黃門侍郎。侍中賈謐求交於紹。紹距而不答。太尉廣陵公陳準卒。太常奏謚紹曰。謚號所以垂之不朽。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文武顯於功德。靈厲表於開蔽。自頃禮官。情謚不依本準。宜謚曰謚。時雖不從。朝廷憚焉。司空張華為倫所誅。議者欲復其爵。紹駁之曰。召禍始亂。華

實爲之不宜復其爵位。惠帝反正，紹上疏曰：「臣聞改前轍者，車不傾，章往弊者，政不喪，存不忘亡，易之善義。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穎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河間王頴、成都王穎舉兵向京都，討長沙王乂。大駕次於城東，乂宜言於衆曰：「今日西討，誰爲都督乎？」六軍之士皆曰：「願得嵇侍中。」我等戮力前驅，死猶生也。屬乂被執，穎黜紹爲庶人，朝廷北伐，復紹爵位。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侍衛莫不散潰。惟紹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血濺御服，天子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贈太尉，諡曰忠穆。

史事 卷之九十

七

王豹順陽人，少而抗直。齊王閼爲大司馬，以豹爲主簿，同驛縱火天下。心豹致牋於閼曰：「豹聞王臣簪簪，匪躬之故，將以安主定邦，保存社稷也。是以爲人臣而欺君者，刑罰不足以爲誅。爲人主而拒諫者，蜜屬不足以爲益。自元康以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乃事勢使然，未必輒有不善也。明公起平禍亂，安國定家，復因傾敗之法，尋覆車之軌，欲與長存，非所敢聞。今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三面貴王，方剛強盛，並與戎馬處險害之地，而明公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亢龍有悔，莫羣失據。豹見其禍，未知其福，敢以淺易陳寫愚情，昔成周封建

諸侯，分天下爲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及至其末，霸國諸侯，不過數州之地，四海強兵，不敢入關。九陽所以然者，天下習於所奉故也。今誠能遵用周法，以成都爲北州伯，統河北之王侯；明公爲南州伯，攝南土之官長，各因本職，出居其方，樹德於外，盡忠於內，歲終率所領而貢於朝，簡長才命賢，備以爲天子百官，則四海長寧，萬國幸甚。明公之德，當與周召同美，遠臨深之危，保泰山之安，若合聖慮，宛許可都也。書入，不報。豹重牋曰：「豹聞安危之機，不可須臾忽也。伏思明公挾大功，抱大名，居大位，執大權，此四大者，域中所不能容。賢聖所以戰戰兢兢曰：『是不暇雖休勿休者，』

史事 卷之九十

八

也。昔周公以文王爲父，武王爲兄，伐紂有功，以親賢輔政，至忠至仁，至孝至敬，而壽考之日，四國流言，東征三年，願風雨之變成王威，悟若不遭皇天之應，神人之察，恐公旦之禍未知所戾也。至於執政，猶與召公分陝爲伯，今明公自視功德，孰如周公？且元康已來，宰相之患，危機竊發，不容思慮，密禍潛起，輒在呼喻，豈復晏然得全生計？前鑒不遠，公所親見也。今若從豹此策，皆遣王侯之國，北與成都分河爲伯，成都在鄴，明公都宛，規方千里，以爲王畿，侯伯子男，小大相率，結好要盟，同獎皇家，貢御之法，一如周典。若合聖規，可先旨與成，都共論。豹雖小才，願備行人，昔厲養卒，燕趙之微役耳，百里

允於劉聰  
未可笑  
表也

史錄 卷之九十

九

奚秦楚之商人也。一聞其說，兩國以寧。况豹雖陋，明公之主簿也，其身雖輕，其言未必否也。罔令曰：得前後白事，具意報別思量也。會長沙王父於罔案上見豹牋，謂罔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驪下打殺，罔遂從父言，豹將死，曰：懸吾頭大司馬門，見三王之攻齊也，衆庶冤之，俄而罔敗。韋忠字子節，平陽人，年十二喪父，哀慕毀悴，杖而後起，服闋，遂廬於墓所，裴頠慕而造之，辭不見，頠言之於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茂先華而不實，裴頠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豈大丈夫之所宜行邪？常恐洪濤蕩滅餘波，見漂汎可臨尾閭而闕沃焦哉！太守陳楚迫爲功曹，會山寇破郡，楚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刃救楚，以身捍之，泣曰：韋忠願以身代主，乞諸君哀之。身中數矢，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忠負楚以歸，後仕劉聰，爲鎮西大將軍，討叛羌，遇害。辛勉字伯力，狄道人，懷帝時爲侍中，及洛陽陷，隨帝至平陽，劉聰署爲光祿大夫，勉固辭不受，聰遣使齎度實藥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乎？二姓哉！引藥將飲，度遽止之曰：主上相試耳。君真高士也，歎息而去。聰嘉其節，月致酒米，勉不受。年八十卒，族弟賓，愍帝時爲尚書郎，及帝蒙塵於平陽，劉聰使帝行酒，賓起抱帝大哭，聰曰：前殺庾珉，輩故不足爲戒邪？遂害之。

史錄 卷之九十

十

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西行，至榮陽，爲盜所劫，敏元已免，乃還，謂賊請以身代管平，賊曰：彼與君何親？敏元曰：同邑人也，窮窶無子，諸君若欲役之，老不堪使，若欲食之，復不如敏元，乞諸君哀之。有一賊叱敏元曰：吾不放之，憂不得汝乎？敏元奮劍曰：吾豈望生邪？當殺汝，而後死。此人窮老，神祇尚哀矜之，吾親非骨肉，義非師友，但以相投之故，請以身代，諸君皆有聽吾之色，汝何得發斯言？謂諸盜曰：夫仁義何常？諸君上當爲高光之事，下不失爲陳項之流，當使所過稱誅，威德奈何？容畜此人，以損盛美，直前將斬之，益長止之，謂其黨曰：義士也，乃俱免之。後仕劉曜爲中書侍郎。周崎邵陵人，爲湘州從事，王敦之難，譙王承使崎求救於外，爲魏父所執，又臨以白刃，責問事情，崎曰：州將使求援於外，本無定指，隨時制宜耳。又謂崎曰：汝爲我語城中，稱大將軍已破劉隗，戴淵、甘卓往襄陽，無復異議，外授理絕，我當活汝。崎僞許之，既到城下，大呼曰：王敦軍敗於于湖，甘安南已尅武昌，即日遣大衆來赴急，努力堅守，賊今散矣。父怒殺之。天門人周該，叔父級爲宜都內史，遣該申款於譙王，該口陳至誠，間出反命，與崎爲父所執，考之至死，竟不言其故。級由是獲免王敦之難。



世堅忠生  
於孝報仇  
尤難益意

沈勁字世堅武康人父克與王敦構逆衆敗而逃爲部曲吳  
僞所殺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後勁竟殺僞勁有節  
操哀父死於非義志欲立勲以雪先耻年三十餘以刑家不  
得仕進郡將王胡之遷司州刺史鎮洛陽上疏曰臣當藩衛  
山陵式遵戎狄艱難急病非才不濟吳與男子沈勁清操著  
於鄉邦貞固足以幹事臣今西征文武義故吳與人最多若  
令勁參臣府事現人既悅義附亦衆勁父克雖得罪先朝然  
累蒙贖恩不審可得許臣所上否詔聽之胡之以病解職勁  
亦還吳升平中慕容恪侵迫山陵冠軍將軍陳佑守洛陽衆  
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佑效力因補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

史緯

卷之九十

十

得千餘人以助佑賊寇許昌祐率衆而東留勁以五百人守  
城會許昌已沒因奔崖塢勁志欲致命欣獲死所城陷被執  
神氣自若恪將宥之將軍慕容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  
不爲人用遂遇害恪曰前平廣固不能濟許問今定洛陽而  
殺沈勁實有愧於四海詔贈東陽太守名爵  
孫鑠河內人大司馬石苞鎮淮南辟鑠爲掾鑠將應命行達  
許昌會有密表苞與吳人交通苞已密遣輕車襲苞于時汝  
陰王鎮許鑠過謁之王先識鑠以鄉里之情私告鑠曰無與  
禍鑠既出卽馳詣壽春爲苞畫計放兵步出都亭待罪帝聞  
之意解苞因獲免遷尚書郎

羅企生字宗伯豫章人爲殷仲堪參軍仲堪多疑少決桓玄  
來攻企生謂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敗吾當死生以  
之仲堪果走文武無逆者惟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曰作  
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企生廻馬授手遵生便牽下之謂曰  
家有老母欲將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能  
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  
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過呼曰生死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  
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玄至荊州人士皆詣之企生獨不往  
或勸之企生曰殷侯遇我以國士不能共殄醜逆亦何面目  
復就桓氏求生乎玄聞之大怒然素待企生厚遣人謂曰若

史緯

卷之九十

十

謝我當釋汝企生不從玄遂收企生遣人問欲何言答曰願  
乞一弟以養老母玄許之乃引企生於前謂曰吾相遇甚厚  
何以兄召今死矣企生曰使君與吾陽之甲軍大尋陽並奉  
王命各還所鎮升壇盟誓口血未乾而生奸計自傷力劣不  
能剪滅凶逆恨死晚也玄遂害之時年三十七衆咸悼焉先  
是玄以燕裝遣企生母胡氏及企生遇害卽日焚喪  
張祚吳郡人少有操行恭帝爲琅瑯王以祚爲郎中令及帝  
踐祚劉裕以祚帝之故吏素所親信封樂酒一畧付祚密令  
爲帝禱狀曰爲君求生何而目視息世間哉不如死也遂自  
飲而死史臣曰中散以膚受見誅王儀以抗言獲戾皆死非

其罪併元耻臣晉室延柑赴危亡所趣之塗各異而並見  
信當世垂芳竹帛豈不以君父居在三之極忠孝為百行之  
先乎或有論紹不應仕晉雖死難無所取者揚推言之未為  
過論夫君天也天可讐乎既仕之自應死之嵇生之殞身全  
節用此道也

### 良吏

漢宣帝有言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  
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夫長吏之官實為  
撫導之本是以東里相鄰西門宰鄰潁川黃霸蜀郡文翁或  
吏不敢欺或人懷其惠或教移齊魯或政務寬和斯並惇史

### 史律

#### 卷之九十一

#### 五

捕其微音良吏以為準的也泰始受禪勞心庶績垂意黎元  
申勅守宰之司屢發憂矜之詔辭旨懇切誨諭懇勸欲使直  
道正身抑末敦本當此時也可謂民安其業吏盡其能者歟  
而帝寬厚足以君人明威未能厲俗政刑私謁賄賂公行結  
綬者以放濁為通彈冠者以苟得為貴流蕩忘反寢以為常  
劉毅賣官之言當時豈虛也哉爰及惠懷中州四沸逮於江  
左政令多門元帝遜少康之隆處仲為梗海西微昌邑之罪  
元子亂常既權偏是憂故羈縻成俗莅職者為身擇利銓選  
者為人擇官下僚屈英儒之才勢位私高門之貴遂使良吏  
之績僅有存焉雖復茂弘以明允贊經綸安石以時宗鎮雅

俗然外虞孔熾內難方殷匡救彌縫僅免傾覆弘風革弊實  
有未遑今采其政績可稱者以為良吏傳

魯芝字世英郡人也魏明帝時為天水太守郡鄰於蜀數被  
侵掠戶口減削芝傾心鎮撫數年間民戶悉復曹爽輔政引  
為司馬宣帝起兵誅爽芝帥眾斬關馳出赴爽謂之曰公居  
伊周之位一旦以罪見黜雖欲率黃犬上東門復可得乎若  
挾天子保許昌以羽檄徵四方兵孰敢不從捨此而去欲就  
東市豈不痛哉爽不能用遂委身受戮芝下獄當死口不訟  
直志不求免宣帝嘉之拜并州刺史武帝踐祚芝以年老遜  
位加光祿大夫位特進給吏卒門施行馬羊祜為車騎將軍

### 史律

#### 卷之九十一

#### 十四

上表讓芝曰光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服事華髮以禮終始  
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其為人所重如是辛  
年八十四史臣曰世英盡節曹氏犯門斬關宣帝收而用之  
豈非既已在我欲其罵人者歟  
胡威字伯虎質之子也拜侍御史遷徐州刺史勤於政術風  
化大行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  
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為勝耶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  
恐人不知臣不及遠也入為尚書威嘗諫時政之寬帝曰尚  
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正謂  
如臣等輩始可以肅化明法耳封平春侯太康元年卒謚曰

烈。曹據字頴遠，淮人也。補臨淄令。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慙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考鞠不勝苦楚，乃自誣獄當決。適值據至，據知其有冤，更加辨究，具得情實。時稱其明。獄有死囚，歲夕，據行獄，慙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奈何？」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暫見室家邪？衆因涕泣曰：「若得楚歸，死無所恨。」據悉開獄出之。越日，令還。後吏固爭以謂不可，據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爲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歎服。號曰「聖君」，轉洛陽令。仁惠明斷，百姓懷之。時大雨雪，官門夜失行馬，群官檢察莫

史

卷之九十

五

知所在。據使收門士，衆咸謂不然。據曰：「官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以燎寒耳。」詰之，果服。齊王固輔政，據與左思俱爲記室督。固嘗從客問據曰：「吾率義兵，興復王室，入輔朝廷，或有勸吾還國，卿意如何？」據曰：「蕩平國賊，匡復帝祚，古今人臣之功，未有如大王之盛也。然道阻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非惟人事，抑亦天理。願大王居高慮危，在盈思冲，存公屏欲，舉賢進善。然後脂車秣馬，高揖歸藩，則上下同慶矣。」固不納。永嘉二年，高密王簡鎮襄陽，以據爲征南司馬。流人王過寇掠城邑，簡遣衆軍崔曠討之。令據督護曠，使據前戰，期爲後繼。既而不至。據獨與追戰，軍敗死之。故吏及百姓奔喪。

會葬，號哭卽路。如父母焉。時有喬智明，鮮卑人，爲隆慮其二縣令。部人張允爲父報仇，有妻無子，智明慙之，停其獄。允將妻入，人有勸允逃者，允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會赦得免。」

鄧攸，字伯道，襄陵人。永嘉末，爲河東太守，没于石勒。張賓重攸名，擢稱攸於勒。勒召與語，悅之，以爲參軍，置車營中。勒禁火犯之者死。攸與胡隣，穀胡夜失火，燒車吏，按問胡，誣攸。攸度不可與爭，遂誣服。勒赦之。胡人深感之，乃自縛詣勒，以明攸。更遣攸馬，驢諸胡莫不宗敬之。石勒過泗水，攸以牛馬負妻子而逃。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緩度不能

史

卷之九十

六

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或當有子，妻泣而從之。其子朝棄而暮及，攸繫之於樹而去。元帝以攸爲吳郡太守，攸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惟飲吳水而已。刑政清明，爲中興良守。以疾去職。郡有送迎錢數百萬，攸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牽攸船不得進。乃夜中發去。明帝時，爲太常。帝南郊，攸病不能從，車駕過，攸問疾，攸力病出拜。有司奏攸不堪從郊，而拜道左，坐免。攸每有進退，無喜愠之色。遷尚書右僕射。卒，攸卒無嗣。時人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史臣曰：「鄧攸棄子存姪，以義斷恩，雖惡力不能全，而割情忍痛，何至加以傲絕，絕其

奔走于斯豈慈父仁人之用心也卒以絕嗣宜哉勿謂天道無知此乃有知矣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人年十餘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爲之流涕事母孝謹居母喪哀毀過禮每至哭臨之時恒有雙鶴警呼祥練之夕復有群雁翔集時人以爲孝感所致嘗食醃菹以其味旨掇而棄之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殷帝之姊賢明婦人也每聞隱之哭聲輒發投箸爲之悲泣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泰征虜軍事兄坦之爲袁真功曹真敗應死隱之詣桓溫乞代兄命溫矜而釋之還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

史籍

卷之九十

七

李武帝欲用爲黃門郎以隱之貌類備文帝乃止遷左衛將軍祿賜皆班親族冬月無被常浣衣至披絮隆安中爲廣州刺史領平越中郎將未至州二十里有水曰含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愈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帷帳器服皆付外庫加前將軍賜錢五十萬殺千斛盧循寇南海隱之率屬將士固守彌時長子曠之戰沒循放火焚燒三千餘家死者萬餘人城遂陷隱之爲循所得劉裕與循書令遣隱之還久方得反拜度支尚書每月得祿錢留身糧不沾妻子餘悉分振親族家人績紡以供

朝夕時有困絕或并日而食義熙八年請老致事授光祿大夫賜錢十萬米三百斛九年卒初隱之爲衛將軍謝石主簿將嫁女石知其貧素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率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歸自番禺其妻賣沉香一觔隱之見之投之於水

儒林

文立字廣休巴郡人泰始初爲太子中庶子上表以諸葛亮蔣琬費偉等子孫宜見叙用一以慰巴蜀之心其太領吳人之望武帝從之蜀故尚書健爲程璜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武帝問其所以問立對曰臣深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

史籍

卷之九十

七

無復當世之望不以上聞耳璜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吾故善夫人也時西域獻馬帝問立馬何如對曰乞問太僕帝善之遷衛尉丞  
范毓字稚春濟北人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建統七世時人號其家兄無常父衣無常主毓少俊高操父終於墓所三十餘載至晦朔躬埽墳塋循行封樹還家則不出門庭或薦之武帝召補秘書郎不就於時青士隱逸之士劉兆徐苗等皆務教授惟毓不著門人清靜自守有好古慕德者來相諮詢亦頗懷開誘之年七十一卒  
杜夷字行齊廬江人少而恬泊操尚貞素寓居汝穎之間十

載足不出門年四十餘始還鄉里教授生徒千人惠帝時三  
察孝廉州辟別駕丞嘉初徵拜博士東海王辟並不就懷帝  
詔來賢良方正刺史王敦以賀循為賢良夷為方正逼之赴  
洛夷遁於壽陽鎮東將軍周馥傾心禮接引為參軍夷辭以  
疾馥知不可屈乃自詣夷為起宅宇供醫藥馥敗夷歸舊居  
道遇兵寇刺史劉陶告廬江郡曰徵士王君德懋行潔高尚  
其志頃流離道路聞其顛躓刺史不能崇飾有道而使高棲  
之士有此艱也今遣吏宜慰郡縣可遣吏恒骨恤之以山租  
供給家人糧廩勿令闕乏以寇亂渡江王導遣吏周瞻之元  
帝以為祭酒夷以疾辭帝欲詣夷夷固辭帝乃與夷書曰吾

史籍

卷之九

元

典足下雖辭在志言然虛心歷載正以足下羸疾故欲相省  
寧論常儀也復除祭酒皇太子三至夷第執經問義夷雖通  
時命未嘗朝謁國有大政恒就夷諮訪焉卒年六十六贈大  
鴻臚諡曰貞夷臨終遺命子晏曰吾少不出身頃雖見羈錄  
冠鳥之飾未嘗加體其角巾素衣歛以時服殯葬之事務從  
簡儉亦不煩苟取矯異也

孔衍字舒元孔子二十二世孫也避地江東元帝引為祭軍  
記宅書令殷璠以稱職見知領太子中庶子王敦請權衍私  
於太子曰殿下宜博延朝彥搜揚才俊詢謀時政以廣聖聰  
敦聞而惡之終出衍為廣陵郡時人為之寒心而衍不形于

色郡隣接賊境衍教誘後進不以戎務廢業石勒過山陽勅  
其黨以衍儒雅之士不得入郡境卒於官

范弘之字長文汪之孫也為太學博士南康郡公謝石卒請  
謚弘之議曰石當淮肥之捷因時立功而因位容身鑽貨無  
厭按謚法因事有功曰襄食以敗官曰墨宜謚曰墨襄公又  
論殷浩宜加贈謚不得因桓溫之黜以為國典尚書僕射王  
珣溫故史也出弘之為餘杭令弘之與會稽王道子賤曰王  
珣以下官議殷浩謚不宜暴揚桓溫之惡珣威其提拔之恩  
懷其入帳之遇託以廢黜昏闇建立聖明自謂足以明其忠  
貞之節明公試詳思之以德言之周公大聖以年言之成王

史籍

卷之九

子

幼弱猶且避位歸政復于明辟溫不奉還萬机退守藩屏方  
提勒王公總攬朝權豈為先帝幼弱未可親政邪將德桓溫  
不願聽政邪又逼勸朝廷使加九錫惟謝安王坦之以死守  
之故得稽留耳會上天降怒奸惡自亡社稷危而復安晉自  
中興以來號令威權多出強臣中興欽祚於王敦先皇受屈  
於桓氏今主上親覽萬機明公光讚百揆政出王室人無異  
望不於今大明國典不審復欲待誰先王統物必明其典諱  
貽厥孫謀顯明公遠覽殷周近察漢魏慮其所以危求其所  
以安如此而已弘之亮直終以桓謝之故不調卒於餘杭今

文苑

成公綬字子安東郡人幼而聰敏博涉經傳性寡欲不營資產家貧歲饑晏如也嘗爲天地賦曰惟自然之初載兮道虛無而玄清太素紛以溷淆兮始有物而混成何元一之芒昧兮席開闢而著形爾乃清濁剖分玄黃判離太極既殊是生兩儀星辰煥列日月重規天動以尊地靜以卑昏明迭煥或盈或虧陰陽協氣而代謝寒暑隨時而推移三才殊性五行異位千變萬化繁有庶類授之以形稟之以氣色表文采聲有音律覆載無方流行品物鼓以雷電潤以烟雲八風翔翔六氣氤氲岐行蠕動方聚類分鱗介殊別羽毛異群各含精而錯治咸受範於陶鈞何滋育之罔極兮偉造化之至神若

史緯

卷之九十

主

夫懸象成文列宿有章三辰燭耀五緯重光河漢委蛇而帶大虹蜺偃蹇於昊蒼望舒彌飾於九道羲和正轡於中黃衆星回而環極招搖運而指方白虎峙據於參伐青龍垂尾於心房玄龜匿首於女虛朱鳥奮翼於注張帝皇正坐於紫微輔臣列位於文昌垣屏駉驛而珠連三台差池而雁翔軒轅華布而曲列攝提鼎峙而相望若乃徵瑞表祥災變呈異交會薄蝕抱暈帶珥流逆犯歷譴悟衆事逢害著而生妖老人形而受喜天矢黃而國稱祥肆宇發而世所忌爾乃旁觀四極俯察地理川瀆浩汗而分流山嶽磊落而羅峙滄海沆漭而四周懸圃隆崇而特起昆吾嘉於南極燭龍曜於北趾扶

桑高於萬仞尋木長於千里崑崙鎮於陰隅赤縣據於辰巳於是八十一域區分方別風乖俗異險斷阻絕萬國羅布九州並列青冀白壤荆衡塗泥海岱赤埴華梁青黎充帶河洛揚有江淮辨方正土經畧建邦王圻九服列國一同連城比邑深池高壘康衢交路四達五通東至暘谷西極泰嶽南暨丹炮北盡空同遐方外區絕域殊隣人首蛇軀鳥翼龍身衣毛被羽或介或鱗棲林浮水若獸若人居於大荒之外處於巨浪之濱六合混一而同宅宇宙結體而括囊渾元運流而無窮陰陽循度而率常回動糾紛而乾乾天道不息而自強統群生而載育人託命於所繫尊太一於上皇奉萬神於五

史緯

卷之九十

主

帝故萬物之所宗必敬天而事地若乃共工赫怒天柱摧折東南俄其既傾西北豁而中裂斷鼈足而續毀鍊玉石而補缺豈斯事之有徵將言者之虛設何陰陽之難測偉二儀之寥闊坤厚德以載物乾資始而至大俯盡鑒於有形仰蔽觀於所益游萬物而極思故一言於天外綏雅好音律嘗當暑乘風而嘯冷然成曲因爲嘯賦曰逸群公子體奇好異救世忘榮絕棄人事希高慕古長想遠思將登箕山以抗節浮滄海以游志於是延友生集同好精性命之至機研道德之玄奧悠流俗之未悟獨超然而先覺俠世路之阨僻仰天衢而高蹈遐跨俗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於是曜靈俄景流光濛

汎道遙携手，躊躇步趾，發妙聲於丹脣，激哀音於皓齒，響神揚而沿轉，氣衝鬱而燦起，協黃宮於清角，雜商羽於流徵，飄游雲於泰清，集長風於萬里，曲既終而響絕，遺餘玩而未已。良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是故聲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動脣有曲，發口成音，觸類感物，因歌隨吟，大而不誇，細而不沉，清激切於竿篴，優潤和於瑟琴，玄妙足以通神悟靈，精微足以窮幽測淡，收激楚之哀荒，節北里之奢溢，唱引萬變，曲用無方，和樂怡懌，悲傷摧藏，時幽散而將絕，中矯厲而慨慷，徐婉約而優游，紛繁驚而激揚，情既思而能反，心雖哀而不傷，總八音之至和，固極樂而無荒，若乃登高臺以臨遠，披文軒而騁望，喟仰拊而抗首，嘈長引而修亮，或舒肆而自反，或徘徊而復放，或再窮而柔捷，或澎湃而奔壯，橫鬱鳴而滔洄，列撥眺而清和，逆氣奮涌，續紛交錯，烈烈颼颼，吹吹響作，秦胡馬之長思，迴寒風乎北朔，又似鴻雁之將雛，羣鳴號乎沙漠，故能因形創聲，隨時造曲，應物無窮，機發響速，佛鬱衝流，參譚雲屬，若離若合，將絕復續，飛廉鼓於幽隧，猛虎應於中谷，南箕動於穹蒼，清風振於喬木，散滯積而播揚，蕩埃霽之涓濁，若乃游崇岡，陵景山，臨巖側，望流川，坐磐石，漱清泉，藉皋蘭之綺靡，蔭修竹之蟬蛩，乃吟詠而發歎，聲靡靡而響連，舒蓄思之排憤，奮久結之纏綿，心滌蕩而

無累，志離俗而飄然，音均不恒，曲無定制，行而不流，止而不滯，隨口吻而發揚，假芳氣而遠逝，音要妙而流響，聲激霍而清厲，信自然之極麗，羣殊尤而絕世，張華雅重，綏每見其文，歎伏以爲絕倫，薦爲博士，遷中書郎。左思字太冲，臨淄人，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因爲氏焉，思少學書及鼓琴，並不成立，雅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思遂感激勤學，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秘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安定皇甫謐有高舉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爲作序，張載爲注

曰年少何以問邪曰觀君風器非常所以問耳康異而告之  
後乃亡到山陽求康不得而還又將還學母榮之至遂陽狂  
走三五里輒追得之年十六遊郡復與康相遇隨康還山陽  
改名凌康嘗謂之曰卿頭小而銳童子黑白分明有白起之  
風及康卒至詣魏興見太守張嗣宗甚被優遇嗣宗卒乃向  
遼西而占戶焉至與康兄子蒼友善與蒼書叙離并陳其志  
曰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嶽長謠夫以嘉遁之  
卑猶懷戀恨况乎不得已者哉握別之後離群獨逝背榮譏  
辭倫好經迥路造沙漠難鳴戒旦則飄爾晨往日薄西山則  
馬首靡託尋歷曲阻則沉思紆結登高遠眺則山川攸隔或

史

卷之九十

三

乃迴風狂厲白日寢光徙倚交錯陵阻相望徘徊九皇之內  
慷慨重阜之顛進無所由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  
咏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  
若蘭芷傾頤桂林移植根萌未樹而牙淺弦急每恐風波潛  
駭危機密發此所以怵惕於長衢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  
投人夜光鮮不按劍今將殖橘柚於玄朔榮華藉於修陵表  
龍章於深壤奏韶武於艷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  
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飄遠遊之士託身無人之  
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難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朝霞  
啓曜則身疲而過征太陽戢曜則情劬而力惕肆目平隰則

如此適逢  
何為

寥廓而無親極聽修原則掩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瘁矣  
然後知步驟之士不足為貴也顧景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  
世激情風厲龍嘯大野虎踞六合猛志紛紜雄心四據思蹕  
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嶽蹕昆崙使西倒蹋太山  
令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吾之鄙願也時不我與垂翼  
遠逝鋒距靡加六翩摧屈自知非命孰能不憤悵者哉吾子  
植根芳苑濯秀清流瞻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渚仰  
臨游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疇交其左聲名馳  
其右翔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盼綽有餘裕俯  
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豈能與吾曹同大丈夫之憂樂哉去

史

卷之九十

三

矣橋生遠離隔矣乳氣飄寄臨沙漠悠悠三千路難涉矣  
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日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  
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沉繁華流蕩君  
子弗欽臨紙意結知復何云至身長七尺四寸議論精辯有  
縱橫才氣遶西舉郡計吏到洛與父相遇時母已亡父欲令  
其宦立弗之告戒以仍還遼西幽州三辟部從事太康中以  
良吏赴洛方知母亡初至自耻士伍欲以官學立名期於榮  
養既而志不就慟哭流血而卒時年三十七  
張翰字季鷹吳人也善屬文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  
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開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聽



之大相欽悅。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而去。不告家人。齊王問辟爲東曹掾。同時執權。翰謂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處後。榮怡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葦蕩鱸魚膾，曰：人生貴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俄而問敗，人謂之見機。或謂之曰：卿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邪？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

李充字弘度，江夏人。常著學箴曰：老子云：絕仁棄義，家復孝慈。豈仁義之道絕，然後孝慈乃生哉？蓋患乎安仁義者寡，而利仁義者衆也。道德喪而仁義彰，仁義彰而名利作。禮教之弊，直在茲也。故論之曰：道不可以一日廢，亦不可以一朝擬。禮不可以千載制，亦不可以當年止。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取。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力行猶懼不逮，希冀邀以遠矣。征北將軍褚裒引爲參軍，充以家貧苦求外出。裒將以爲縣，試問之。充曰：窮後投林，豈暇擇木？乃除剡令。遷大著作郎。於時典籍混亂，充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作四部，其有條貫，秘閣以爲永制。

袁宏字彥伯，父品，臨汝令。宏有逸才，少孤貧，以運租自業。安西將軍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

史緯 卷之九十

毛

史緯 卷之九十

毛

舫中，詠詩，聲既清會，辭又藻拔，遂駐聽久之。還問焉，云：袁臨汝郎詠詩，卽其詠史之作也。尚有勝致，卽迎升舟，與之譚論。中旦不寐，自此著名。尚引宏參軍事，遷大司馬桓溫記室。宏爲東征賦，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彝。而侃甚忿，以宏名重，不欲令人顯問。後游青山飲歸，命宏同載。衆爲之懼，行數里，問宏云：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曰：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既未遑啟，不敢顯之耳。溫疑不實，乃曰：君欲爲何辭？宏卽答云：風鑒微明，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溫然謝之。陶侃子胡奴遇於曲室，抽刀謂宏曰：家公勲跡如此，君賦云何？相忽。宏窘急答曰：我盛述尊公，何乃言無？因曰：精金百汰，在割能斷，功以濟時，職思靜亂。胡奴乃止。後爲三國名臣頌，其序曰：夫時當顛沛，則顯不如隱，物方思治，則默不如語。是以古之君子，不忠弘道難，患遭時難。遭時匪難，遇君難。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文若懷獨見之照，有救世之心，論時則人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國霸朝，預謀世事，舉才不以標鑒，故人亡而後顯，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身取義，識亦高。

矣。董卓之亂，神器遷過，公達慨然志在致命。至如身為漢吏而述入魏幕，源流迥舍，抑亦文若之謂，而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大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玉摧於前，來哲攘袂於後，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來物者乎？孔明遐想管樂，俟時而動，治國以禮，人無怨辭，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及其臨終顧託，元后授之無疑，心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公瑾卓爾，逸志不群，斷一見於伯符，定三分於赤壁，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子布匡時佐主，致延譽之美，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神情所涉，豈徒寒謬而已哉！然杜門不用，登壇受譏，夫一人之身，所趣未異，而用舍之間，儼有不同。况沉跡清澗，遇與不遇者乎？從桓溫北征，作北征賦，王珣伏滔同在溫坐，溫令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聖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疚尼父之洞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物之足悲，乃致傷於天下。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爾。今於天下之後，移韻從事，寫送之致，似為未盡。滔云：得益寫字一韻，固當為勝。溫曰：卿思益之宏，應聲答曰：感不絕於予心，想流風而獨寫，珣誦味久之，謂滔曰：當今文章之美，故當共推彥伯，宏性強正，亮直雖被溫禮遇，至於辨論，每不同，屈故榮任不至，撰後漢紀三十卷，卒年四十九。

史籍

卷之九十

王

伏滔字玄度，安丘人。大司馬桓溫引為參軍，從溫伐袁真，至壽陽，以淮南屢叛，著論二篇，名曰正淮，其上篇曰：淮南者三代揚州之分也。當春秋時，吳楚陳蔡之與地，戰國之末，楚全有之，而考烈王都焉，秦并天下，建立郡縣，是為九江，劉項之際，號曰東楚，爰自戰國至於晉之中興，六百有餘年，保地者九姓，解兵者十一人，皆亡不旋踵，禍溢於世，而終莫戒焉。其天時歟？地勢歟？人事歟？何喪亂之若是也？試商較而論之，夫

史籍

卷之九十

王

晨見而王凌首謀，長彗宵映，而母丘襲亂斯，則喪乎天時也。彼壽陽者，南引荆汝之利，東連吳越之富，北接梁宋，平途不遑七日，西接陳許，水陸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內保淮肥之固，龍泉之陂，良疇萬頃，舒六之貢，利盡百蠻，金石皮革之具，萃焉，苞木箭竹之族，生焉，山湖藪澤之隈，水旱之所不害，土產草滋之實，荒年之所取給，此則係乎地利者也。其俗尚氣力而多勇悍，其人習戰爭而貴詐僞，豪右并兼之門，士室而七藏甲挾劍之家，比屋皆是，而仁義之化不漸，刑法之令不及，所以屢多亡國也。是則侵弱皆遂，以至絕亡。考烈當之恃強畏逼，遂謀叛亂，豈布有焉？劉長劉安父子違逆，驕寵之

過也。李憲袁術先後僭偽，乘衆之盜也。三將以圖功首難，少以自矜樂禍，考其成跡，皆器小任重，福過災生，而制之，不漸積之有由。此則成乎人事者也。其下篇曰：昔高祖之誅竊布也，撮三策之要，馳救過之書，乘人主之威，以除逆節之虜，然猶夾戰陳都，暴尸橫野，僅乃尅之，害亦溘矣。長安之謀，雖兵未交於山東，禍未徧於天下，而馳說之士，與闔境之人，幽囚誅放者，亦已衆矣。光武連兵於肥舒，魏祖馳馬於蘄苦，而廬江之間，流離死亡者，十而七八焉。夫王凌面縛，得之於介石，仲恭接刃，成之於後覺也，而高祖以之宵征，世宗以之登疾，豈不勤哉！文皇挾萬乘之威，杖伊周之權，內舉京畿之衆，外徵四海之銳，雲合雨集，以臨淮浦，而誕欽晏然，方嬰城自固。於是築長圍，起焚櫓，高壁連塹，負戈擊柝，以守之。自夏及春，而後始知亡焉。然則屠城之禍，其可極言乎？約之出奔，淮左爲墟，悲夫！夫生乎漢宮，長於膏粱，則其仁義之本淺矣。奉以南面之尊，藉以列城之富，宅以險阻之居，奉以待衛之衆，而無德以臨之，無制以節之，則厭溢樂禍之心生矣。夫以昏主御奸臣，利甲資堅城，僞令行於封內，邪惠結於人心，乘間幸濟之說，日交於側，見利如歸，安在其不爲亂乎？况乘舊寵，挾前功，畏逼懼亡，以圖全身之舉，望其僥首就羈，不亦迂哉！嗚呼！斯所以亂臣賊子，亡國覆家，累世而不絕者歟！昔聖王

之宰天下也，軌之有度，寵之有節，權不外授，威不下贖，慎重名器，杜塞瑕釁，雖時有盛衰，弱者無所懼，其亡道有與廢強者，不得資其弊。慶自一人，惠流萬國，安有何時之患哉！壽陽平封，聞喜縣侯。孝武嘗會於西堂，酒豫坐，還謂其子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坐不。此故未易得。還游擊將軍卒。羅舍，字君章，來陽人，少有志尚，嘗畫臥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自此蒸思日新，父緩嘗宰新淦，新淦人楊美後爲州將，引舍爲主簿，及美去職，舍送之到縣。新淦人以舍舊宰之子，咸致路道，舍受之，及歸，悉封置而去。補桓溫征西參軍，時謝尚爲江夏太守，溫嘗使舍詣尚，有所檢勅，舍至，不問郡事，與尚酣飲累日，而還。溫問所効事，舍曰：公謂尚何如人？溫曰：勝我也。舍曰：豈有勝公而行非邪？故一無所問。溫奇其意，轉州別駕，以解舍諠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伐木爲材，織葦爲席，而居。布衣疏食，晏如也。溫嘗與寮屬燕會，舍後至，溫問坐客曰：此何如人？或曰：可謂荆楚之材。溫曰：此自江左之秀，豈惟荆楚而已？還散騎常侍，侍中年老致仕，加中散大夫，門施行馬，舍在官舍，有百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以爲德行之感焉。年七十七卒。顧愷之，字長康，無錫人，父悅之，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之質，望秋先零。簡文悅。

此段可刪  
變作  
毛本易  
也今作之

加也

史籍

卷之九十

三

其封歷尚書右丞卒愷之爲荊州刺史殷仲堪參軍嘗假還仲堪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大風愷之與仲堪咸曰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及還人問會稽山川之狀愷之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若雲霞蔚尤善丹青謝安甚重之以爲自若生以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或成數年不點日晴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嘗悅一鄰女挑之弗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針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去針而愈愷之每愛嵇康四言詩恒云手揮五絃目送歸鴻難因爲之圖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

開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哀歷觀指嘉謂亮曰此君將無是乎亮欣笑嘉哀得嘉奇嘉爲哀所得乃益器焉後爲桓溫征西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寮佐畢集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遂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歎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溫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嘉曰漸近自然還長史子弟陋字少孤陋少而貞立清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屏世事絕交游時或弋釣孤興獨往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喪

史籍

卷之九十

三

母毀瘠殆於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年親族謂之曰少孤誰無父母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肯企及若毀性無嗣更爲不孝也陋感其言然後從吉簡文帝輔政命爲參軍稱疾不起桓溫躬往造焉或謂溫曰孟陋高行宜引在府溫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天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本疾病非敢爲高也 更尚

史緯卷之九十一

晉書十九

列傳

外戚

詳觀往古，逃聽前聞，階緣外戚，以致顯榮者，其所由來尚矣。而多至禍敗，鮮克令終者，何哉？豈不由祿以恩升，位非德舉，識慙明哲，材謝經通，假椒房之寵靈，總軍國之樞要，或威權震主，或勢力傾朝，居安而不慮危，務進而不知退，驕吝既至，黷隙隨之者乎？是以呂霍之家，誅夷於西漢，梁鄧之族，勦絕於東都，其餘干紀亂常，害時蠹政者，不可勝載。至若樊豐、鄧

史籍

卷之九十一

之父子，竇廣國之弟兄，陰與之守約戒奢，史丹之掩惡揚善，斯並后族之所美者也。由此觀之，干時縱逸者，必以南終守道，謙冲者，永保貞吉。古人所謂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此非其效歟？逮于晉難，始自宮掖，楊駿藉武帝之寵私，賈謐乘惠皇之蒙昧，成此厲階，遂使悼后遇雲林之災，愍懷溢湖城之酷。天人道盡，喪亂弘多，宗廟以之顛覆，黎庶於焉殄瘁。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之謂也。爰及江左，未改覆車，庾亮世族羽儀，王恭高門領袖，既而職兼山納，任切股肱，孝伯竟以身亡，元規幾於敗國，豈不哀哉！若諸季野之畏避朝權，王叔仁之周求出鎮，川能全身遠害，有可稱焉。賈充楊駿，庾亮王獻



之王恭等，已入列傳，其詳卽敘其成敗，以爲外戚篇云。

褚裒字季野，康獻皇后父也。祖劭以幹用，稱家貧，嘗爲縣吏，事有不合，令欲鞭之。劭曰：「物各有所施，榱桷之材，不合以爲藩落，願明府垂察。」乃捨之。年垂五十，羊祜與劭有舊，言于武帝，始被擢用。豫州刺史王沉辟爲主簿，沉下教屬城及士庶，若能陳長吏可否，給穀五百斛。若說刺史得失，給穀千斛。劭與主簿陳廩曰：「上之所好，下無不應，而近未有進諫之辭，遠無傳言之議者，誠以明公初至，未有甚得失之事也。今使敎諭，下示以賞勸，將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貪昧之人，將慕利而妄舉，苟不合宜，賞不虛行，則遠聽者未知當否之

史籍

卷之九十一

所在，徒見言之不用，謂設有而不行，愚以告下之事，可小須後。沉曰：「夫陳言於刺史，典蓋於本州，立德於上，受分于下，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劭曰：「堯舜伊周，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欲誠之心著也。水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水炭之自然，則諂諂之臣將濟濟盈庭，逆耳之言不求而自至，苟德不足以配唐虞，明不足以竝伊周，實不可以同水炭，雖懸重賞以募之，忠諫之言未可致也。昔魏絳山和戎之功，蒙女樂之賜，管仲有典齊之勲，加上卿之禮，功勲明著，然後賞勸隨之，未聞張重賞以待諫臣，懸教帛以求盡言也。沉遂從劭議，官至安東將軍，哀少簡貴，有盛名。

史緯

卷之九十一

三

桓楚曰之曰李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褒貶也謝安雅重之曰哀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為車騎參軍以討蘇峻功封都鄉亭侯康帝為琅邪王甥哀女為妃康帝即位拜侍中以后父苦求外出除江州刺史在官清約雖居方伯恒使私童樵採微為衛將軍領中書令哀以中書銓管諸軍命不宜以姻戚居之固讓拜左將軍兗州刺史都督兗徐諸軍事初哀總角郭瑛筮之卦成瑛駭然曰此非人臣卦不知此年少何以乃表斯神康獻皇太后臨朝拜衛將軍錄尚書事哀以近戚懼讓讓上疏曰臣以虛鄙才不周用過蒙國恩累忝非據無勞受寵負愧實深豈可復加顯號重鎮臣有何勲可以克堪何顏可以冒進委身聖世豈復遺力實懼顛墜所誤者大今王畧未振萬機至殷陛下宜委誠宰輔遵先帝任賢之道無示天下私親之舉於是改鎮京口永和初復徵錄尚書事吏部尚書劉遐說哀曰會稽王爾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哀長史王胡之亦勸焉於是固辭歸藩朝野咸服之哀以致道在於得才薦前光祿大夫顧和侍中殷浩詔以和為尚書令浩為揚州刺史及石虎死哀上表請伐之即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哀事任貴重不宜深入可先遣偏師哀重陳前遣前鋒督護王頌之徑造彭城示以威信後遣督護糜疑進軍下邳賊即奔潰疑舉所領振其賊

可惜可嘆

是

史緯

卷之九十一

四

池今宜速發以成聲勢於是除征討大都督青揚徐兗豫五州諸軍事哀率眾三萬徑進彭城河朔士庶歸降者日以千計哀撫納之甚得其歡心遣督護徐兗伐沛獲偽相支重沛郡降魯郡山中有五百餘家建義請援哀遣兗領銳卒三千迎之兗避哀節度軍大代敗為石遵所敗死傷大半兗為賊所殺哀以春秋責師授任失所威譽虧損上疏自貶求開鎮廣陵詔更還鎮京口解征討都督時石虎新死其國大亂遺戶二十萬口渡河將歸順乞師救援會哀敗還不能自援為慕容暉及苻健所掠死亡殆盡哀以遠國不就憂慨發病及至京口聞哭聲其眾哀問何哭之多左右曰代敗之役也哀

王濛字仲祖哀靖皇后父也濛以風流美譽喜愠不形於色虛已應物恕而後行人敬愛之善隸書美姿容居貧賔敗自入市買之雖悅其貌道以新帽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給有節濛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惔方伯奉侍濛北袁曜卿凡稱風流者舉濛為宗焉司徒王導辟為掾從中書郎簡文之為會稽王也嘗與孫綽商確諸風流入綽口劉惔清蔚簡令王濛溫潤恬和桓溫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達及簡文帝輔政濛與惔俱號為入室之賓

後傳時人北之哀乎

此安之通  
也於事不  
正安自  
如便可  
飲酒  
知悅何不  
如其子

轉司徒長史求為東陽不許及濛病乃恨不用之濛聞之曰  
人言會稽王癡竟癡也疾漸篤於燈下轉塵尾視之嘆曰如  
此人曾不得四十也年三十九卒劉惔慟絕久之謝安常稱  
濛云王長史語甚不多而有令音于蘊字叔仁為尚書吏部  
郎性平和每一官缺求者十輩蘊無所是非時簡文為會稽  
王輔政蘊連狀白之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進達各隨其方  
故不得者無怨焉補吳興太守郡荒人饑蘊輒開倉贍邸至  
簿請先列表上蘊曰今百姓饑饉若表上須報何以救將死  
之命乎濛輒之誓罪在太守無所恨也朝議免官士庶詣闕  
訟之詔左降晉陵太守有惠化百姓歌之孝武帝立蘊女為

史籍

卷之九十一

五

皇后封建昌侯蘊以恩澤賜爵非三代令典固辭不受朝廷  
敦勸終不肯拜乃授都督京口諸軍事左將軍徐州刺史復  
固讓謝安謂蘊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宜依褚公  
故事但令在貴權於事不事耳於是乃受命拜尚書左僕射  
蘊以如戚不欲在內苦求外出除都督浙東五郡會稽內史  
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暑少醒日然以和簡為百姓  
所悅時王悅來拜墓蘊于恭素相善往省之留十餘日方還  
蘊問其故恭曰與阿太語連不得歸蘊曰恐阿太非汝之  
友後竟乖初好時以為知人恭弟爽強正有志力為給事黃  
門侍郎侍中孝武帝崩王國寶夜欲開門入為遺詔爽距之

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乃止及國寶執權免爽  
官兄恭起事以爽為寧朔將軍恭預軍事恭敗被誅

隱逸

孫登字公和汲郡人無家屬於郡北山為土窟居之夏則編  
草為裳冬則被髮白履好讀易撫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性  
無恙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時時游人  
間所經家或設衣食者受而去皆捨棄嘗任宜陽山有作炭  
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  
與語亦不應籍康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嘆息  
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

史籍

卷之九十一

六

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於用  
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  
年今于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于無求乎康不能用  
果遭非命乃作幽憤詩曰昔衡擲下今愧孫登或謂登以魏  
晉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也竟不知所終  
董京字威華不知何人也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而  
行逍遙吟咏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得殘碎綰絮結以自覆  
全帛佳縣則不肯受或見推排罵辱曾無怒色孫楚時為著  
作郎數就社中與語勸以今竟辭之世胡為懷道迷邪京答  
之以詩曰周道數兮頌聲沒夏政衰兮五帝汨便便君子顧

望而逝洋洋乎滿目作者七豈不樂天地之化也哀哉乎時之不可與對之以獨處無娛我以爲歡清流可飲至道可餐何爲棲棲自使疲單魚懸檻檻鄙夫知之夫古之至人藏器於靈溫袍不能令腹軒冕不能令榮動如川之流靜如川之停鸚鵡能言酒濱浮磬衆人所翫豈合物情玄鳥紆轡而不被害鳴車遠巢咸以欲死吟彼梁魚遡巡倒尾沉吟不決忽焉失水嗟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淡穆其度亦將闕我輩顧而去萬物皆賤惟人爲貴動以九州爲狹靜以環堵爲大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其所寢處有詩一篇其一曰乾道剛簡坤體敦密茫沕太素

建緯

卷之九十一

七

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間孰知其實逝將歸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流涕感獲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其  
夏統字仲御會稽人幼孤貧養母以孝聞宗族勸作郡掾統勃然曰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同舉遇汙濁之代念與屈生共沈若汙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間乎言者大慚其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莊服甚麗善歌舞能隱形匿影甲夜撞鐘擊鼓間以絲竹丹珠乃拔刀破舌吞刀吐火雲霧杳冥流光電發諸兄弟結統曰從父間疾病得瘳大小喜慶欲因其祭祀

建緯氏故  
其先王

往賀之卿可俱行乎統從之入門忽見丹珠在中庭輕步徘徊靈談鬼笑飛觸挑拌酬酢翩翩統驚愕而走責諸兄弟曰奈何諸君迎此妖物夜與游戲縱奢淫之行亂男女之禮遂被髮而臥後其母病諸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貴人竝至浮橋士女駢填車服燭路統在船中曝藥不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統不應重問乃徐荅云會稽夏仲御也充使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流風太伯之遺俗又問卿居游濱頗能隨水戲乎荅曰可統乃操棹正櫓折旋中流初作鰣鰣躍後作鰣鰣引飛鵲首投獸尾奮船直逝忽風波振駭雲霧杳冥白魚跳入觀者悚遽充乃就船與語

史緯

卷之九十一

八

其應如響使之仕不荅充又謂曰昔堯亦歌舜亦歌子與人歌而善卿頗能作土地間曲乎統曰先王南巡稽山朝會萬國崩殂而葬百姓咸誦遂作慕歌孝女曹娥其父墮江不得尸娥仰天哀號投水死抱父尸而出國人哀之爲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諫吳王言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爲作小海唱今請歌之僉曰善統於是足叩船集氣引聲叱咤嘯呼流激慷慨大風鼓浪雲雨四集雷電晝冥沙塵煙起衆人皆恐止之乃已因相謂曰若不遊洛水安見斯人聽慕歌之聲若瞻大禹之容聞河女之音如擊曹娥之事聆小海之唱似子胥在吾左右矣充欲耀以文武儀從遂命建旌旗舉羽



葆分騎列隊軍伍肅然須臾鼓吹亂作胡笳長鳴車乘紛錯馳道縱橫又使妓女服袿襍炫金翠繞其船三匝統危坐若無所聞充等各散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後不知所終范粲字承明漢葉蕪長丹之孫也魏時爲太宰中郎齊王芳被廢遷於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景帝召羣官會議粲又不到詔爲侍中持節使雍州粲因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至有昏宦大事密諮之合者則色不變否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言不言三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子喬字伯孫祖馨臨終撫其手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告之便執硯涕泣友人劉彥秋嘗謂人曰范伯孫理思周密吾每欲錯其一事而終不能父粲陽狂不言喬與二弟竝絕人事侍疾至粲沒凡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俱不就不願在忠義之董養字仲道汝儀人游太學見楊后屢歎曰建斯堂也將何爲乎每覽國家赦書死罪皆赦至於殺祖父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爲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廷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人理既滅大亂作矣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地陷有二鴉出焉其蒼者飛白者不能飛養歎曰昔周時盟於秋泉卽此地也今有二鴉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君等可演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

史律

卷之九十一

九

知所終

伍朝字世明武陵人刺史劉弘薦爲零陵太守主者以非選例不聽尚書郎胡濟曰臣以爲當今喪亂之餘運承百王之遺弊進趨者乘國故以僥倖守道者懷蘊積以終身故令敦喪之化虧退讓之風薄按朝游心物外守道衡門年過耳順所向無虧誠江南之奇才丘園之逸老也不加崇進何以勸善且白衣爲郡前漢有舊宜聽光顯以獎風尚奏可而朝終不就

范袁字元道南陽人貧素不仕傷時食鄙乃著錢神論以刺之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內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

史律

卷之九十一

十

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折象壽不厭象道故能長久爲世神寶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則貧弱得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處前者爲君長居後者爲臣僕君長者豐衍而有餘臣僕者窮竭而不足錢之爲言泉也無遠不往無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何必讀書然後富貴官尊名顯皆錢所致由此論之謂爲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讐非錢不解令問非錢不發執我之手

抱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輳門常如市凡今之人惟錢而已

汜鵬字無忌敦煌人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歎曰生於亂世富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爲府司馬鵬曰門一杜其可開乎因辭卒於家

郭文宇字舉河內人少愛山水尚嘉遁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游名山歷華陰之崖以觀石函洛陽陷乃步擔入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樹苦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猛虎爲暴入屋害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恒著

史籍

卷之九十一

七

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鹽以自供有餘殺輒恤困窮人有致遺取其粗者示不逆而已嘗有猛虎張口向文文視其口中有橫骨乃以手探去之虎夜致一鹿於其室前獵者每寄宿文驚擔水無勸色王導聞其名遣人迎之文不肯就車荷擔徒行既至導置之西園園中果木成林有鳥獸麋鹿因以居焉朝士咸觀之文頽然踞踞傍若無人溫嶠嘗問曰人皆有六親先生棄之何耶文曰本遭世亂欲歸無路非故棄也又曰饑而思食壯而思室人之常情先生何獨無情乎文曰思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曰先生獨處窮山若不幸爲鳥鳥所食顧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爲螻

蟻所食復何異乎又曰猛獸害人之所畏先生獨不畏耶文曰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嘗衆賓共集絲竹並奏文不轉眸居華堂如在林野永昌中大疫文亦病導遺之藥文曰命在天不在藥也居導園七年未嘗出入一旦忽求還山導不聽遂逃歸臨安結廬舍於山中及蘇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獨全人皆異之自後不復語自知死期臨安令萬寵葬之於所居之處葛洪爲作傳贊

裴壯字子璋巴西人父爲李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及特孫期立時李壽戍漢中與期有嫌壯欲假壽以報讐乃說壽曰節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於晉人必樂從且捨小就大以危

史籍

卷之九十一

七

易安莫大之美也壽遂率衆討期尅之壽襲偽號欲官之壯誓不仕賂遣一無所取會久雨大饑壯上書說壽宜順晉朝上允天心下應人望永爲國藩福流子孫壽省書內愧祕而不宣壯以百行之本莫大忠孝既假壽殺期私讐以雪又勸其歸朝以明臣節壽既不從遂終身不復至成都劉驎之字子驥南陽人少尚質素好游山澤嘗採藥至衡山溪入忘反忽見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因一困開一困閉水淡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云困中皆仙靈方藥驎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與長沙鄧粲友善車騎將軍桓冲聞其名辟驎之爲長史粲爲別駕驎之固辭

冲因造其家。驛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驛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於是造其父。父命驛之。然後拂短褐。與冲相見。父使驛之自持濁酒蔬菜供賓。冲勸人代驛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冲慨然至。昏乃還。餐欲應召。驛之曰。卿道廣學淺。忽然改節。誠失所望。驛曰。足下有志於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爲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驛之無以難之。然樂亦於此。名譽減半矣。驛之雖望族。凡厮伍之家。婚娶葬送。無不躬自造焉。人有致贈。一無所受。有一孤姥去驛之家百餘里。及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驛之聞其有患。往候之。值其命終。乃

史籍

卷之九十一

主

身爲營棺殯送之。聞漁人桃源之勝。欣然欲往。會病卒。遂無復問津者。

楊軻天水人。不婚娶。飯蔬衣褐。悠然自得。疎賓異客。音旨未曾交也。雖及門有所論說。須旁無雜人。授入室弟子。通相傳受。劉曜徵拜太常。不就。石虎備束帛安車徵之。軻以疾辭。追之乃發。既見不拜。與語不言。虎乃舍於永昌。乙第。每有饋餼。口授弟子。使爲表謝。其文甚美。虎欲觀其真。起令美女夜過之。軻蕭然不顧。又遣魁壯羯士。衣甲持刀以臨之。并竊取其衣服而去。軻視而不言。常臥土牀。覆以布被。僕寢其中。下無茵褥。顏川荀輔。好奇士也。造之談經。軻瞑目不答。輔發軻被。

史籍

卷之九十一

主

故遠屈先生。將任同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爲侶。以全朝夕之命。屬堯舜之世。思一奉聖顏。年衰志謝。不堪展效。尚父之况。非敢竊擬。乞還餘齒。歸死岱宗。堅以安車送之行。達華山。數曰。我東嶽道士。死於西嶽。命也。及沒。堅謚曰。安道先生。

宋纖字令文。敦煌人。隱居於酒泉南山。敦煌太守楊宣。畫其像於閣上。出入視之。酒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鳴鑼鼓。造焉。纖距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觀。吾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張祚遣使者備禮。徵爲太子友。纖喟然嘆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稍停。明命遂隨使。

者至姑臧贈道皆不受上疏曰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  
喜存死不悲沒素有遺屬屬諸知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今  
當命終乞如素願遂不食而卒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師事郭荷盡傳其業荷卒瑀以為父生  
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  
斬衰廬墓三年禮畢隱於臨松蘿谷鑿石窟而居服相實以  
輕身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以蒲輪玄纁備禮徵之瑀指翔  
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乎遂渡逃公明拘其門人瑀歎  
曰吾逃祿非避罪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哉乃出就徵  
及至值天錫母喪瑀括髮入平三踊而出還於南山及苻氏

史

卷之九十一

主

之末王穆起兵酒泉遣使招瑀瑀歎曰臨河救溺不卜命之  
知長朕病三年不豫絕其餐餼魯連在趙義不結舌况人將  
左袒而不救之乃與敦望索蝦起兵五千運粟三萬石東應  
穆穆賊於譏間將攻索蝦瑀諫曰今事業未建而誅功臣立  
見其敗也穆不從瑀出城大哭引被覆面不食而卒

新嘉字孔賓酒泉人清貧好學夜忽窓中有聲呼曰新孔賓  
新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間世甚苦不可諸所得未毛  
銖所喪如山崖旦而逃去

謝敷字慶緒會稽人澄靖寡欲入太平山十餘年臺徵博士  
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

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數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  
吳中高士求死不得死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太宰武陵  
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被琴曰戴安道不為  
王門伶人徙居剡縣常以禮度自處淡以放達為非乃著論  
曰夫親沒而採藥不反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出亡近關者  
苟免之臣也而古人不以害名教罪之者達其旨故也逵其  
旨故不感其述若元康之人逐其迹而不求其有故有捐本  
徇末之弊舍實逐聲之行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有道  
而折其巾角所以為慕者非其所以為美徒貴貌似而已矣

史

卷之九十一

主

年三月有  
天微改元  
之文而不  
新元號  
雖有元康  
而無承平  
或承平改  
為元康史  
失載耳

故鄉原似中和所以亂德放達似任真所以亂道竹林之為  
放有疾而顰眉者也元康之為放無德而折巾者也且儒家  
尚譽者欲以興賢也既失其本則有色取之行徇名喪真以  
容貌相欺其弊必至於末偽道家去名者欲以篤實也苟徇  
其末又有越檢之行任情失禮則放逸自恣其弊必至於本  
薄偽薄者非儒道之失而流傳之弊也夫道有常經而弊無  
常情苟乖其本固聖賢無所奈何也嗟夫行道之人曷嘗不  
棲情古烈擬規前修當先求其用心之旨定其趣舍之極故  
塗雖殊而其歸可一也跡雖異而其旨不殊也否則流蕩忘  
反為風波之行自驅以薄自誑以偽外眩翫華內喪道實可

不慎與孝武時累徵不就郡縣教通乃逃於吳會稽內史謝玄上疏曰伏見譙國戴逵希心俗表不嬰世務雖策命屢加幽操不回超然絕跡自求其志遠年垂耳順嘗抱羸疾時或失適轉至委篤今王命未回將離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器之宜使其身名並存請還召命帝許之幸於剡中

陶潛字淵明或曰淵明字元亮侃曾孫也博學善屬文任真自得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

史籍

卷之九十一

七

不悵情去甯環堵蕭然不被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躬耕自資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縣有公田悉令種秫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秬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秬素簡貴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即日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辭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

史籍

卷之九十一

八

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希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來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翹首而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以知還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今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予以春暮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耒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而歸盡樂乎天命復奚疑義熙末徵著作郎不就絕州郡親謁親故張野羊松齡龐遵等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刺史王弘甚欣遲之乃自造焉潛稱疾不見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豈敢以王公紆軫為榮耶弘每令人候之知常往廬山造其故人賁酒於半道要之潛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

弘乃出與相見遂歡宴窮日弘見潛履穿令左右爲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申卿令度履弘要之還州潛素有脚疾乘輿與令門生二兒共舉之至州言笑賞適不異於林野間也弘後欲見輒於廬山候之至於酒米乏絕時復相贈潛亦無所辭也顏延之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尋陽造潛酣飲臨去贈二萬錢與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忽弘使送酒至便就酌醉而後歸未嘗有喜愠之色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咏不輟嘗于夏月高臥北窓遇涼風暫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無弦每酣適輒撫弄以寄其意曰但識琴中趣

史緯

卷之九十一

尤

何勞弘上聲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曰我醉欲眠卿可且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著之自以曾祖晉室宰輔不肯仕宋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而已及寢疾與子書曰天地賦命有往必終自古聖賢誰能獨免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吾年過五十窮苦荼毒家道貧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僂倪辭事使汝幼而饑寒常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慚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隣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罔罔少來好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

本交際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意淺識陋日月遂往誦求在昔眇然如何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恨汝輩稚小家貧每役薪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汝五人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况共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才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汜稚春當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吾復何言元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評氣豪一世而沉潛不露其妻翟氏亦安勤苦與

史緯

卷之九十一

于

之同志夫耕於前妻鋤於後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遠彭城劉遺民亦遁迹此山潛又不應徵命故時謂潯陽三隱惠遠結社東林秘書丞謝靈運於山後鑿二池植白蓮呼曰蓮社潛與惠遠素爲方外交而不與蓮社之列一日過惠遠甫及寺聞鐘聲不覺舉容還命返駕禪師晚參示衆云今夜聞鐘鳴復來有何事若是陶淵明攢眉却去此法眼特爲陶公掄揚也惠遠持戒精嚴送客不過虎溪一日偕潛及簡寂觀主陸脩靜不覺過虎溪數百步乃相與大笑而別好事者遂作三笑圖以紀之蕭統云淵明文章不羣詞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明莫之與京橫素波而旁流千青雲

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真。加以貞志  
不休。安道苦節。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是乎。黃庭  
堅曰。寧律不諧。不使句弱。川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信之所  
長也。然有意於爲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  
者。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潛從父淡字處靜。  
宋累千金。僮客百數。淡棄之不顧。於臨湘山中。結廬辟穀。養  
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淵水。莫得近之。後不  
知其所終。

馬摩羅什天竺人七歲出家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字

三字凡三萬二千言義亦自通年二十龜茲王迎之說經西域諸國伏其神僞每講說諸公皆長跪坐側令羅什踐而登焉待堅聞而欲致之遣驍騎將軍呂光伐龜茲破之獲羅什強妻以龜茲王女會姚萇殺苻堅羅什爲呂光父子所害及姚興破呂隆迎羅什待以國師之禮使入西明閣譯衆經羅什覽傳經多有紕繆於是興使僧叡等八百餘人傳受其旨更出經論凡三百餘卷興奉之若神嘗講經於草堂寺興及朝廷大德沙門千有餘人肅客觀聽羅什忽下高坐謂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慾障須婦人興乃召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一子焉興謂羅什曰大師聰明起悟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

令人面冷  
佛豈如此  
亦淫慾之  
報耳  
論經之報

伎女十人送之。諸僧欲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謂之曰。若能相效。食此者。乃可畜室耳。因舉七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服。乃止。羅什未終少日。覺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弟子誦之以自救。日轉危殆。死於長安。輿以火焚尸。薪滅形碎。惟舌不爛。

刻女

沈氏言史  
運後師義  
而先俠烈  
若節義不  
常而使烈  
收觀故耳

辛毗妻辛氏字憲英隴西人魏侍中毗之女也魏文帝得立爲太子抱毗項謂之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嘆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

史記

卷之九十二

達

如劍女傳  
豈不知劍  
行重於才  
識顧節烈  
篇篇一律  
不通目不  
從不嫁大  
罵死之而  
已固不勝  
書也才識  
事既不同  
傳亦各異  
因而鈔之  
理固然也

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敞爲大將軍。曹爽泰筆宣帝將誅爽。因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爽司馬魯芝率府兵斬開赴爽。呼敞同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若何。憲英曰。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爽獨專權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欲誅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之才。非太傅偶也。敞曰。然則敞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恒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義也。且爲人任。爲人死。親昵之職也。從衆而已。敞遂出。宣帝果誅

爽事定後，敵嘆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其後鍾會為鎮西將軍，憲英謂統從子祐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祐曰：「將為滅蜀也。」憲英曰：「會行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其子琇為參軍。憲英曰：「他日吾為國憂，今日雖至，吾家矣。」琇固辭。文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竟以全歸。泰始五年卒。

幸於泰始故入晉書然國志亦無列女傳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貞淑有識量，十八而寡，誓不改。

史緯 卷之九十一

三

節撫育二女，教以禮度。子植顯名於時，女穉亦有淑德。為傅玄繼室，時玄與何晏鄧騭不移，或曰：「何鄧執權，必為玄害。」猶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憲曰：「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虎睡耳，吾恐卵破，雪消行自有在。晏等諄為宣帝所誅，植後為南安太守，植從兄預為秦州刺史，被誣徵還，憲與預書曰：「謙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其忍之。」玄前妻子咸年六歲，嘗隨其繼母省憲，憲謂咸曰：「汝千里駒也，必當遠至。」以其妹之女妻之。其妹非憲之妹也

陶侃母湛氏，新淦人。侃父丹，嫠為妾，生侃而丹貧賤。湛氏紡績資給之。侃少為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餼遺母。湛氏

封鮪為書，責侃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吾，乃增吾憂矣。」鄱陽孝廉范逵寓宿於侃時，大雪，湛氏乃撤所臥薦，自剉給其馬，密截髮賣與鄰人，供肴饌。逵後聞之，歎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

周顗母李氏，字緒秀，汝南人。在室時，周浚為安東將軍，嘗出獵，遇雨，過止其家。會父兄不在，緒秀開浚至，與一婢於內宰豬羊，具數十人之饌，其精辦而不聞人聲。浚怪，使覘之，獨見一女子，甚美，浚因求為妾。其父兄不許，緒秀曰：「門戶珍，奈何惜？」女若連姻貴族，將來庶有所益。中興時，子顗等並列顯位，嘗冬至置酒，緒秀舉觴賜三千曰：「自吾渡江，常憂託足無所，不謂汝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詛人之失，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惟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謾小字也，後果如其言。

史緯 卷之九十一

五

顧謂嵩阿奴火中取栗也非誤字其弟之詞耳

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奕之女也。有才識，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初適凝之，還甚不樂。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羯末，不



與男而郡  
諸書大家  
相安讀書  
相似

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嘗訊弟玄學植，不進曰：爲庶務經心，爲天分有限耶？孫恩之難，疑之及諸子，爲賊所害，道韞抽刃出門，自殺數人，發居會稽，家門整肅。太守劉柳請與談議，道韞亦不自阻，乃簪素髻，坐於帳中，柳束修整帶，造於別榻，道韞風韻高邁，敘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連，徐酌問旨，詞理無滯，柳退而嘆曰：實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道韞亦云：親從測亡，如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人胸府。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於顧氏，玄每稱之以敵道韞，有濟尼者游於二家，或問之，荅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門之秀。

史緯

卷之九十一

圭

朱序母韓氏，序鎮襄陽，苻丕來攻，韓氏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弊，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固新築城，丕遂引退。襄陽人謂此城爲夫人城。

孟昶妻周氏，昶弟顗妻，其從妹也。二家並豐財產，劉裕將建義，與昶定謀，昶欲以財物供軍，乃謂周氏曰：劉邁殺我於桓公，便是一生淪陷，決當舉事，卿可早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諫事之不成？當於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愴然而起，周氏追昶坐云：觀君舉厝，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時所

生女在抱，推而示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况資財乎？遂傾資產以給之。及事將舉，周氏謂顗妻云：昨一夢殊不好，不宜赤色，當悉取七日藏，厭顗妻信之，所有絳色者悉歛以付焉。數十人被服，赫然悉周氏所出，家人不之知也。

何無忌母劉氏，牢之兄女也。少有志節，牢之爲桓玄所害，劉氏常思報復，及無忌與劉裕密謀，劉氏察其舉厝，有異，會無忌夜於屏風裏制檄文，劉氏潛登梯於屏風上窺之，既知泣謂之曰：汝能如此，吾誓耻雪矣。因問其同謀，知事在裕，甚喜，乃言桓玄必敗，義師必成之理，以勸勉之，後果如其言。

韋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母，其父

史緯

卷之九十一

圭

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吾今無男，可傳汝其受之。宋氏諷誦不輟，屬天下喪亂，石虎徙之山東，宋氏與夫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逞時年少，宋氏盡則採樵，夜則授經，逞學遂成，仕苻堅爲太常，堅嘗幸太學，問及經典，遺闕博士盧彥對曰：喪亂既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粗集，唯周官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傳其世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云。

特堅妾張氏不知何許人有才識堅將入寇江左羣臣切諫不從張氏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御天下莫不順其性而施之故黃帝服牛乘馬因物之性也禹鑿龍門決洪河因水之勢也后稷之播殖百穀因地之氣也湯武之滅夏商因人之欲也故有因則成無因則敗今朝廷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復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若此况人主乎妾聞人君有伐國之志者必上觀天道下集人事天道崇遠非妾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見其可堅不聽果大敗於壽春張氏後自殺

特登妻毛氏不知何許人善騎射登為姚萇所襲營壘既陷

史緯 卷之九十一 三

毛氏猶彎弓跨馬率壯士與萇交戰殺傷甚衆衆寡不敵為萇所執萇欲納之毛氏罵曰吾天子后豈為賊羌所辱何不速殺我因仰天大哭曰姚萇無道既害天子又逼皇后皇天后土寧不鑒照萇怒殺之

慕容垂妻段氏字元妃其妹季妃慕容德之妻也垂欲立寶為太子元妃謂垂曰寶柔而不斷承平則為守文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才陛下託以大業未見克昌之美遠西高陽諸子之賢者宜擇一以樹之趙王麟奸詐負氣常有輕太子之心陛下一旦不諱內難必作宜深圖之垂不納寶及麟聞之淡以為恨元妃後復言之垂曰汝欲使我為晉獻公乎元妃

泣告季妃曰太子不令羣下所知而主上比吾為驢如何其誣哉主上百年之後太子必亡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終其在王乎垂死寶嗣偽位遣麟逼元妃自殺元妃曰汝兄弟尚逼殺母安能保守社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久耳遂自殺其後麟作亂寶被殺德僭尊號終如其言

李嵩妻尹氏天水人嵩之創業也謀謀經畧多所毗贊故西州謠曰李尹王敦及嵩卒子歆嗣位將攻沮渠蒙遜尹氏謂歆曰汝新造之國地狹人稀云何輕舉闢冀非望蒙遜驍武善用兵數年以來有并兼之志汝非其敵惟當靜守先王遺令慇懃奈何忘之如果行也非惟師敗國亦將亡歆不從

史緯 卷之九十一 天

果為蒙遜所滅尹氏至姑臧蒙遜勞問之對曰李氏為胡所滅復何言或問之曰國破家亡何獨無悲尹氏曰興滅死生理之大分何為作無益之悲乎蒙遜為子茂虔聘其女及魏以武威公主妻茂虔尹氏及女遷居酒泉沮渠無諱與酒泉謂尹氏曰夫人諸孫在伊吾夫人能去不尹氏未測其意答曰我年老餘命待盡於此耳俄而潛奔伊吾無諱遣騎追及之尹氏謂使者曰酒泉許我歸北何故來追汝可斬吾首歸報使者不敢逼而還

史緯卷之九十一 終

史緯卷之九十二

晉書二十

列傳

四夷

西戎吐谷渾慕容廆之庶兄也其父涉歸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隸之及涉歸卒廆嗣位而二部馬圖廆怒曰先公分建何別何不相遠離而令馬圖乎吐谷渾曰馬畜耳圖其常性何怒於人乖別甚易當去汝於萬里之外矣於是遂行廆悔之遣其長史史那樓馮追之吐谷渾曰先公稱卜筮之言常有二子克昌祚流後裔我早庶也理無茲大今因馬而別殆

史緯

卷之九十二

天所啓乎君試驅馬令東馬若某我嘗隨之建其年二千騎擁馬東行數百步輒悲鳴西走如是者十餘輩樓馮跪而言曰此非人事也遂止鮮卑謂兄爲阿干廆追思之作阿干之歌於是西附陰山永嘉之亂度隴而西其後據西零已西甘松之界極乎白蘭數千里然有城郭而不居隨逐水草廬帳爲屋肉酪爲糧置長史司馬將軍頗識文字國無常稅調用不給輒歛富室商人取足而止殺人及盜馬者罪至死他犯則徵物以贖號爲阿柴虜或曰野虜焉吐谷渾有子六十人卒子吐延身長七尺八寸雄姿魁傑倣儻不羣嘗慷慨謂其下曰大丈夫生不在中國當高光之世與韓彭吳鄧

史緯

卷之九十二

竝驅中原使名垂竹帛而潛竄殊俗不聞禮教於上京不策名姓於天府生與麋鹿同羣死作瑣裘之鬼雖偷觀日月獨不愧於心乎性酷忍爲羌酋姜聰所刺劍在其身謂其衆曰吾死之後善相葉延速保白蘭白蘭地既險遠又土俗懦弱易爲控御言終而卒葉延吐延長子年十歲每旦縛草象姜聰哭而射之不中則頓目大呼其母曰姜聰已屠鯨之矣汝何爲此葉延泣曰以中罔極之痛耳母病五日不食葉延亦不食謂其下曰禮云公孫以王父字爲氏吾祖自昌黎光宅於此今以吐谷渾爲氏卒子辟奚性仁厚三弟專恣長史鍾惡地恐爲國害謂司馬乞宿雲曰昔鄭莊公秦昭王以一弟之寵宗祀幾傾况今三孽竝驕必爲社稷之患吾與公誅之宿雲請白辟奚惡地曰吾王無斷不可遂執三弟而誅之辟奚自投於牀因成疾謂世子視連曰國事汝宜攝之吾餘年殘命寄食而已遂以憂卒視連既立通聘於乞伏乾歸拜爲白蘭王以父憂卒不親政事不近酒色鍾惡地曰夫人君者以德御世以威齊衆養以酒醴娛以幣色而公皆畧之雖仁孝發於天然猶宜憲章周孔不可獨追徐偃之仁使刑德委而不建視連泣曰先王悲痛升遐孤雖纂業聲色遊娛非所安也臨終謂其子視照曰我高祖吐谷渾常言子孫必有興者永爲中國之西藩吾已不及在子孫輩耳視照性英果有

雄略晉謂博士齊苞曰易云動靜有常剛柔斷矣先王以仁  
宰世不任威刑剛柔靡斷取輕都敵吾將秣馬厲兵爭衛中  
國於是虛襟撫納衆赴如歸乞伏乾歸遣使拜爲白蘭王視  
熊不受謂使者曰自晉室衰微劉石虐亂秦燕跋扈河南王  
處形勝之地宜糾合義兵以懲不順奈何私相假署衆人承  
五祖之休烈方欲廓清秦隴掃除涇渭迺天子於西京以盡  
藩臣之節終不能如季孟子陽妄自尊大爲吾白河南王何  
不立勳帝室建當世之功流芳來葉耶乾歸大怒遣衆擊之  
視熊大敗退保白蘭及卒傳位於弟烏紇提乾歸入長安烏  
紇提挾其境乾歸怒率騎討之烏紇提大敗亡失萬餘口保

史  
記  
卷  
之  
九  
十  
二

三

於南京卒視熊之子樹洛干立率所部千家也莫何川自稱  
大單于吐谷渾王化行所部衆廣樂業沙澤雜種莫不歸附  
謂其衆曰孤先祖避地於此暨孤七世今土馬桓桓控弦數  
萬孤將振威聲益稱霸西戎觀兵三秦入朝天子諸君以爲  
何如衆曰此盛德之事也乾歸甚忌之率騎二萬攻之於赤  
水樹洛干大敗復爲乞伏熾盤所破退保白蘭憤鬱病卒  
子拾虔嗣史補吐谷渾世祖也義而率  
北狄匈奴前漢末匈奴大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失國  
率部落入臣於漢漢割并州北界以安之匈奴五千餘落居  
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其部落隨所居郡縣使宰牧之與編

伏虔不納  
武帝最失  
策處此亡  
晉大國損  
也

戶同而不輸貢賦多歷年所戶口漸滋彌漫北朔轉難禁制  
後漢末羣臣言胡人猥多懼必爲寇宜爲之防建安中魏武  
帝分其衆爲五部立其中貴者爲帥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  
之魏末復改帥爲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居於太  
原故汾氏縣右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祁縣南部都尉可三  
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部都尉可四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都  
尉可六千餘落居太陵縣武帝踐祚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  
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與  
晉人雜居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  
焉泰始七年單于猛叛也孔那城武帝遣要侯何植討之植

史  
記  
卷  
之  
九  
十  
二

四

素有才畧乃潛誘猛左部督李恪殺猛匈奴震服積年不敢  
復反後因忿恨殺害長史漸爲邊患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戎  
狄強橫歷古爲患魏初人衆西北諸郡皆爲戎居今雖服從  
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  
津黃河以北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畧出  
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胡於平陽已北諸縣募取死罪  
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  
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  
世之長策也帝不納太康五年匈奴胡太后厚復率其部落  
三萬人歸化七年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苾胡等各率種類凡

十萬餘口詣雍州刺史扶風王駿降明年匈奴都督大夏得一有勒等復率種落萬一千五百口來降帝竝撫納之北狄以部落爲類其入塞者有屠各種鮮支種寇頭種烏譚種赤勒種捍婁種黑狼種赤沙種鬱鞞種婁落種秃童種勃蔑種九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屠各最豪貴故得爲單于統領諸種其國號有左右賢王左右夾纛王左右于陸王左右漸尙王左右剌方王左右獨鹿王左右顯祿王左右安樂王凡十六等皆單于親子弟也其左賢王最貴唯太子得居之其四姓有呼延氏卜氏蘭氏騎氏而呼延氏最貴則有左右日逐

史籍

卷之九十二

五

世爲輔相卜氏則有左右沮渠蘭氏則有左右當戶喬氏則有左右都侯又有車陽餘地諸雜號猶中國百官也惠帝元康中匈奴都散攻上黨殺長史入上郡明年散弟度元攻破馮翊北地二郡自此已後北狄漸盛中原亂矣

王敦晉書無賊臣傳列敦等於西夷之後以亂賊處之矣

王敦字處仲導之從兄也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酒至敦所敦故不肯飲美人悲懼失色

敦傲然不顧導還嘆曰處仲心懷剛忍非今終也東海王越來朝敦謂所親曰今威權悉在太傅而選川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太傅今至必有誅罰俄而越收中書令繆播等殺之越以敦爲揚州刺史元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導同心憂戴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杜預作亂敦遣武昌太守陶侃討滅之敦進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封漢安侯始自選置兼統州郡焉杜預將杜弘降敦以爲將南康人何欽聚黨數千人敦加四品將軍端擅之迹漸彰矣中興建拜侍中大將軍江州牧敦素有重名既立大功於江左專任閫外羣從貴

史籍

卷之九十二

六

顯威權莫二遂欲專制朝廷有問鼎之心帝畏而惡之引劉隗刁協以爲心忤敦不能平於是嫌隙始構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爲節壺邊盡缺敦欲以陳頒爲湘州刺史帝不從以譙王承鎮湘州復以劉隗爲鎮北將軍戴淵爲征西將軍悉發揚州奴爲兵外以討胡實禦敦也永昌元年敦率衆內向以誅劉隗刁協爲名帝大怒下詔討敦石戴淵劉隗會京師敦至石頭欲攻隗杜弘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寇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爲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敦從之札果開門納弘諸將與敦戰王師敗績既入石頭擁兵不朝

劫掠內外官省奔散帝曰欲得我處但當早道我自還瑯琊何至困百姓如此敦收周顗戴淵告之以敦為丞相江州收武昌郡公使太常荀崧就拜敦還屯武昌殺害忠良樹置親戚以兄舍為荊州刺史敦自督寧益二州及帝崩敦諷朝廷徵已敦移鎮姑孰明帝使侍中阮孚費牛酒犒勞敦稱疾不見使主簿受詔以主簿為司徒敦自為揚州收暴慢愈甚四方貢獻多入其府將相獄收悉出其門徙合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從弟舒為荊州彬為江州遂為徐州以沈充錢鳳為謀主諸葛瑤鄧徽周撫李恒謝雍為爪牙充等凶險驕恣殺戮自已大起營府使人田宅發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解體

史緯 卷之九十二 七

敦從弟豫章太守稜切諫敦怒殺之常從督冉曾公乘雄等為帝腹心敦殺之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敦無子養令子應及敦病甚拜應為武衛將軍錢鳳謂敦曰脫有不諱請以後事付應敦曰非常之事豈常人所能應年少安可當大事我死之後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計之上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司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須敦死後作難帝以敦物情所畏乃下詔言敦已死誅錢鳳一人餘無所問敦病篤使錢鳳等率衆三萬向京師以含為元帥鳳問敦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

郊何得稱天子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上疏罪狀溫嶠以誅奸臣為名舍至江寧帝遣中軍司馬曹渾擊合於越城含軍敗鳳屯於水南帝親率六軍以禦鳳顗戰破之敦聞軍敗曰我常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謂應曰我亡後便卽位然後營葬事俄而敦死應秘不發喪喪尸以席蠟塗其外埋于廳事中與諸葛瑤等縱酒淫樂沈充自吳率衆萬餘人至與舍等合司馬顧颺說充曰今舉大事而朝廷已扼其喉情離衆沮持疑猶豫必致禍敗若決破柵塘因湖水灌京邑肆舟楫之勢極水軍之用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并東南衆軍之力十道俱進衆寡過倍

史緯 卷之九十二 八

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為福因敗為成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不能用颺逃歸於吳舍率衆渡淮蘇峻等逆擊大敗之充燒營而退周光斬錢鳳吳儒斬沈充傳首京師有司議曰王敦滔天作逆有無君之心宜依崔杼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惡於是發瘞山尸踞而斬之敦充首懸於南桁觀者莫不稱慶尚書令郗鑒言於帝曰昔王莽漆頭以輓車董卓然腹以炤市王凌觀土徐覆焚首前朝誅楊駿等皆先厥官刑後聽私殯春秋許齊襄之葬紀侯魏武義王修之哭袁譚由斯言之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臣以為可聽私葬詔許之於是敦家收葬焉含應乘單船奔荊州刺史王舒舒

沉之於江。餘黨悉平。武帝嘗召時賢言及伎藝之事。人人皆有所說。惟敦都無所能。自言知擊鼓。因振袖揚袍。音節和諧。神氣自得。傍若無人。舉坐嘆其雄爽。石崇以奢豪矜物。厠上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著新意色。無作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嘗荒恣於色。體爲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嘆異焉。初敦參軍熊甫見敦委任錢鳳。沈充將有異圖。因酒酣謂敦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敦作色曰。小人阿誰。甫無懼容。因告歸。明帝將伐敦。遣其鄉人沈祜論充許以爲司空。充謂祜曰。三司具

史籍

卷之九十二

九

賡。豈吾所任。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中道改易。人誰容我。祜曰。不然。舍忠與順。未有不亡者也。充不納。及敗。歸吳興。亡失道。誤入其故將吳儒家。儒誘充內重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也。充曰。封侯不足貪。汝若殺我。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充子劬竟滅吳氏。

桓溫

桓溫字元子。葵之子也。生未月。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葵以嶠所賞名之曰溫。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溫令江播豫謀殺葵。溫枕戈泣血。志在復讐。年十八。播已死。子彪兄弟三人。居喪。置刀杖中。以爲

溫備溫。範稱中實。殺彪兄弟於廬中。時人稱焉。溫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而有七星。少與劉惔善。惔嘗稱之曰。眼如紫石。後嶽作蜉蝣。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尚南康公主。拜駙馬都尉。襲爵萬寧男。除琅邪太守。遷徐州刺史。庾翼薦溫於明帝曰。桓溫有雄畧。願陛下勿以常器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翼卒。以溫爲都督荆梁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溫率衆伐蜀。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及軍次彭模。溫命參軍周楚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李勢使其叔父福攻彭模。楚禦之。福退走。溫追擊之三戰三捷。賊

史籍

卷之九十二

十

衆潰散。勢悉衆與溫戰于笮橋。參軍龔護戰沒。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於是攻之。勢衆大敗。溫乘勝直進。焚其小城。勢面縛與輓。請降。溫解縛焚輓。送於京師。溫停蜀三旬。舉賢旌善。百姓咸悅。振旅還江陵。進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溫威名既盛。朝廷杖殷浩以抗溫。溫甚忿。以國無他勳。故得用。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亦羈縻而已。聲言北伐。拜表便行。順流而下。行達武昌。衆四五萬。殷浩慮爲溫所廢。將避之。人情震駭。備文帝時爲撫軍。與溫書。溫乃廻軍還鎮。進位太尉。殷浩至洛陽。經涉數年。屢戰屢敗。溫進督司州。因朝野之怨。乃奏廢浩。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溫矣。溫統步騎四萬。發江

劉琨石像  
我何得與  
官帝位

劉琨石像  
我何得與  
官帝位

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自浙川以征關中進擊青泥破之溫至霸上持健渡渭自固居人皆安堵復業持牛酒迎溫於路耆老感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初溫恃麥熟取以爲軍資而健麥苗清野軍糧不局收三千餘口而還帝使侍中勞溫於襄陽初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宜帝劉琨之儔及是征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見溫潸然而泣溫問其故荅曰公其似劉司空溫大悅整理衣冠使婢視之如云而其似恨薄眼甚似恨小纔其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其似恨雌溫祇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溫欲修復關陵移都洛陽遣督護高武據晉陽輔國將軍戴屯河

史綱 卷之九十二

主

上勒舟師以過許洛以譙梁水道既通請徐豫兵乘淮泗入河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爲瑣瑣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戟流涕於是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瞻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師次伊水姚襄屯水北距水而戰溫結陣而前親被甲督弟冲及諸將奮擊襄大敗奔平陽溫屯故太極殿前徙屯金墉城謁先帝諸陵被侵毀者皆繕復之置陵令遂旋軍遷降人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溫還軍之後司豫青兗復陷於賊改封南郡公溫欲還都洛陽上疏曰已蜀既平逆胡消滅時來之會既至休

此處亦  
溫得是但  
時無非王  
而溫又非  
純臣雖欲  
圖之其終  
能乎

秦之慶顯者而人事乖違屢喪王畧遂使二賊復起海內崩裂河洛蕭條山陵危逼所以遐邇悲惶痛心於既往者也陛下宜遠圖廟筭大存經畧光復舊京疆理華夏今江河悠闊風馬殊邈故向義之徒覆亡相尋而建節之士猶繼踵無悔若辰極既迴衆星斯仰本根一固枝派自生大晉餘黎欣皇德之攸荒羣凶妖逆知滅亡之無日聘思順之心鼓舞霆之勢則二豎之命不誅而自絕矣自強胡陵暴中華蕩覆狼狽失據權幸楊越蠅尾以待鱗甲之會潛蟠以俟風雲之期蓋也圯所鍾非事理當然也而喪亂綿邈五十餘載先舊徂沒後來童幼積習成俗遂絕望於本邦宴安於所託眷言悼之

史綱 卷之九十二

主

不覺悲歎臣愚謂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資其舊業反其土宇勸農桑之務盡創作之利使文武兼宜綱維粗舉然後陛下建三辰之章振九旂之旂褒見錫爵朝服濟江宇宙之內誰不幸甚夫人情昧安難與圖始非常之事衆人所疑伏願陛下垂離明之照破尋常之說責臣以典復之效委臣以匡濟之功則陛下盛勳比隆前代車攻吉日復誅當年如其不效臣之罪也於是改授并司冀三州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溫以既總內外不宜在遠復率舟車進合肥加揚州牧錄尚書事使侍中顏施宜旨召溫入參朝政溫上疏曰方攘除羣凶掃平禍亂當



竭天下智力與衆共濟而朝議咸疑詔旨彌固事異本圖豈敢執遂至於入參朝政非所敢聞臣違離宮省二十餘載輟瘁戎務役勤思苦若得解帶逍遙鳴玉闕廷泰養聖化豈不是願顧以江漢艱難不同曩日而益梁新平寧州始服懸兵漢川戍禦廣加強盤牙勢處上流江湖悠遠制命侯伯自非威望重實無以鎮御遐外臣所以舍臂投身造事中原皆實壯帝道皇居天廐於東南痛神華桑梓遂理於戎狄庶兆宗廟之靈呼吸蕩清如假息游魂則臣據河洛親臨二寇遠不五載大事必定今臣呈以親賢贊國光輔二世無煩以臣疎鈍竝開機務且不行者誰并牧圉表裏相濟實濟實

史緯

卷之九十二

三

重伏願陛下察臣所陳乞時還屯撫寧方隅不許復下詔徵溫溫至楮岬又使尚書車灌止之溫固讓內錄遙領揚州牧移鎮姑孰溫以雄武專朝窺覲非望嘗臥對親祭曰爲爾寂寂將爲文景所笑莫敢對既而撫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千載復不足遺臭萬年邪常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廢帝太和四年溫復上疏悉衆北伐率弟南中郎冲西中郎袁真步騎五萬北伐百官於南州祖道都邑盡傾軍次胡陸攻慕容暉將慕容忠獲之進次金鄉時亢旱水道不通乃繫距野三百餘里以通舟運自清水入河暉將慕容垂率衆八萬距溫戰於林渚溫擊破之遂至枋頭使袁真伐

譙梁開石門以通運其討譙梁皆平之而不能開石門軍糧竭盡溫焚舟步退自東燕出舍丘經陳雷鑿井而飲行七百里垂以八千騎追之戰於襄邑溫軍敗績死者三萬人溫其壯之歸罪於袁表廢爲庶人真怒懷詩陽潛通苻堅慕容暉帝遣侍中羅含以牛酒犒溫於山陽使會稽王昱會溫於徐中溫築廣陵城移鎮之溫行役既久又兼疾癘死者十四五百姓嗟怨袁真死其將朱輔立其子瑾慕容暉苻堅並遣軍援溫使督護慕容暉擊暉軍于武丘破之溫率二萬人至高陽瑾嬰城固守溫築長圍守之苻堅使其將王鑒率兵救瑾次于肥水北溫遣桓伊逆擊大破之擒袁瑾及朱輔送於

史緯

卷之九十二

四

溫欲袁真  
安祖之以

京師而斬之詔犒軍於路次溫既負其才力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既逢覆敗名實頓減於是參軍鄒超進廢立之計溫乃廢帝而立簡文帝詔溫依諸葛亮故事溫多所廢徙誅庾倩殷琰曹秀等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而遷斥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溫有脚疾詔乘輿入朝既見欲陳廢立本意帝便泣下溫兢懼不得一言而出進承相及帝不豫詔溫曰吾遂委篤足下便入冀得相見便來便來日夜四詔溫上疏曰夫盛衰常理過備無害故漢高枕疾呂后問相孝武不豫霍光啓嗣嗚噫以問身後益所存者大也今皇子幼稚而朝賢時惠惟謝安王

二人於此  
已不知其  
忠於國也

坦之才識智能皆簡在帝鑒內輔劬君外禦強寇陛下便宜  
崇授使安等奉命陳力而羣下知所寄至如臣溫位兼將相  
加陛下垂布衣之顧但朽邁疾病體不支久無所復堪託以  
後事疏未及奏而帝崩遺詔家國事一稟之於公如諸葛武  
侯王丞相故事溫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已不爾便為周公若  
操既不副所望意甚憤然及孝武即位溫入朝赴山陵勅尚  
書安等於新亭奉迎百僚皆拜於道側當時有位望者咸戰  
懼失色或云因此殺王謝內外懷懼溫既至使盧悚入宮收  
尚書陸始付廷尉責其替慢之罪溫拜高平陵頗言臣不敢  
不敗既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因遇疾歸於姑孰諷

史緯

卷之九十二

王

朝廷加已九錫謝安王坦之聞其病篤密緩其事錫文未成  
而卒時年六十二初溫弟冲問溫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溫曰  
伊等不為汝所處分溫知已存彼不敢與害之無益冲非其  
才所以息謀冲既代溫任盡忠王室或勸冲誅除時望專執  
權衝冲不從謝安輔政冲解揚州自求外出桓氏黨與以為  
非計莫不扼腕苦諫冲超亦澹止之冲皆不納授車騎將軍  
徐州刺史鎮京口遷都督江荆梁益寧交廣等州軍事荊州  
刺史卒謚曰宣穆溫子玄其母馬氏嘗夜坐見流星墜銅盆  
水中有如火珠同輩競接取馬氏得而吞之遂有娠及生玄  
有光照室故小名曰靈寶其重兼常見每抱詣溫輒易人而

是言言耶

史緯

卷之九十二

太

後至溫甚愛之臨終命以為嗣襲爵南郡公年七歲溫服終  
府州文武辭其叔父冲冲撫玄頭曰此汝家故吏也玄涕洟  
覆面眾異之及長形貌瓌奇風神疎朗善屬文負其才地以  
雄豪自處朝議以溫有不臣之跡故損而不拜太元末補義  
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澤嘆曰父為九州伯兒為  
五湖長棄官歸國上疏曰先臣勤王艱難之勞臣復冠平之  
勳朝廷若遺之臣亦不復計也至於先帝龍飛九五陛下之  
所以繼明南面請問談者誰之由邪豈惟晉室永安於陛下  
一門實奇功也自頃權門日盛醜政實繁互相扇附以臣兄  
弟皆晉之罪人臣等復何理可以苟存聖世何顏可以尸祿  
封祿若陛下忘先臣大造之功信貝錦妻非之說臣等自當  
奉還封爵受戮市朝下從先臣歸訴先帝於玄宮耳若陛下  
違逆先旨追錄舊勳竊望少垂覆蓋之恩不報玄在荆楚積  
年優游無事荊州刺史殷仲堪其敬憚之及中書令王國寶  
與王恭構隙謀削弱方鎮玄說仲堪曰國寶與君諸人唯忠  
相弊之不速幸伯居元舅之地為朝野所重未便動之必當  
以君為首首若微君為中書令用殷親為荊州君何以處之  
仲堪曰憂之久矣計將安出玄曰君當遣使說王恭宜與晉  
陽之師以匡朝廷已當悉荆楚之眾順流而下推恭為盟主  
僕等亦皆投袂四方無不響應此桓文之舉也仲堪未決而

王恭信至招仲堪及玄匡正朝廷國寶死兵器玄求為廣州朝廷不欲使在荆楚故順其意詔玄督交廣二州建威將軍廣州刺史玄受命不行其年王恭又與庾楷起兵討江州刺史王倫及譙王尚之玄仲堪謂恭事必提同時響應仲堪給玄五千人與楊佺期為前鋒軍至湓口王倫奔於臨川玄追獲之玄佺期至石頭仲堪至蕪湖劉牢之背恭歸順恭既死詔以玄為江州仲堪等皆被換易乃西屯尋陽仲堪等推玄為盟主玄既得志乃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尚之牢之等朝廷震懼之乃復仲堪等以相和解於是各還鎮玄屯於夏口潛有吞并之計詔加玄都督襄陽四部實佺期所統欲成其業隙也佺期甚忿仲堪亦慮玄為患遂與佺期結婚後荆州大水舍廩空竭玄乘其虛而代之遣軍襲巴陵玄兄偉時為南蠻使尉在仲堪部內玄密報偉令為內應偉還速自賞疏示仲堪仲堪執偉為質令與玄書辭甚苦至玄曰仲堪為人不能專決常懷成敗之計為兒子作慮我兄必無憂玄至巴陵仲堪遣眾距之為玄所敗乘勝至零口去江陵二十里佺期自襄陽來共擊玄佺期敗還襄陽仲堪出奔鄱城俱為玄所獲殺之遂平荆雍乃表求領江荆二州詔以玄都督荆襄雍秦梁寧益七州後將軍荆州刺史玄上疏固爭江州於是遣督八州及揚豫八郡玄於是尉用腹心兵馬日盛上疏

求討孫恩不許後恩逼京都玄建牙聚眾外託勤王實欲觀變而進會恩走玄奉詔解嚴詔徵廣州刺史刁逵豫章太守郭昶之玄皆留不遣初庾楷敗奔於玄玄以為右將軍楷密結元顯許為內應元典初元顯稱詔伐玄玄本謂揚土饑饉孫恩未滅不遑討已可蓄力養眾觀變而動及聞元顯將伐之其懼欲保江陵長史下範之曰公英略威名振於天下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威賞上崩之勢可超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蹙弱乎玄大悅乃留其兄偉守江陵抗表罪狀元顯率眾下尋陽元顯大懼下船而不克發玄與師犯順慮眾不為用恒有迴旆之計既過尋陽不見王師意甚悅其將士亦奮庾楷謀泄殺之至姑孰使其將馮該攻譙王尚之尚之敗劉牢之遣子敬宣詣玄降玄至新亭元顯自潰玄入京師矯詔加已總百揆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表列太傅道子及元顯之惡徙道子於安成郡害元顯於市玄入居太傅府害譙王尚之中心耶毛泰等布立親黨為將軍刺史大赦改元大亨玄自署太尉加褒冕服緣綬綬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奏不名玄將出居姑孰訪之於眾中書令王謐曰公羊有言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一乎周也願靜根本以公旦為心玄不能從遂大築城府臺館山池乃出鎮焉自禍難屢構百姓思得戾止及

一人三公

之初至假托仁義京師欣然俄陵侮朝廷南損宰輔豪奢縱  
欲眾務繁興於是朝野失望會稽饑荒玄令賑貸之百姓散  
在江湖採摭內史王倫悉召還請米米既不多吏不時給頓  
仆道路死者十八玄又害吳興太守高素輔國將軍竺謙  
之等皆北府舊將也諷朝廷以平元顯功封豫章公平仲堪  
功封桂陽公本封南郡如故元興二年玄請平姚襄又諷朝  
廷作詔不許玄本無實力而好為大言初欲嚴裝先使作輕  
舸被服玩及書畫等物或諫之玄曰書畫服玩宜恒在左右  
服有不意當使輕而易運眾咸笑之玄兄偉卒玄所親唯偉  
偉既死玄內孤危而不臣之迹已著自知怨滿天下欲速圖

史籍 卷之九十二

篡逆殷仲文卞範之等又催促之於是改授羣司解琅邪王  
司徒以王謐代之以桓謙錄尚書事桓胤中書令桓修撫軍  
大將軍矯詔加相國總百揆封南郡建平等十郡為楚王楊  
州牧加九錫置丞相已下官屬六十餘人諷天子御前殿策  
授焉新野人庾亮起義兵襲襄陽南蠻叅軍庾亮安西將軍  
楊述護江安令鄧襄子應之江陵震動玄荆州刺史桓石康  
攻襄陽亮敗奔姚襄等皆遇害玄以歷代皆有肥遯之士  
而今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為著作又令讓而不受  
時人名為充隱謐復內刑斷錢貨造華粉紵政無一定性貪  
鄙好奇異寶玩珠玉不離于手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

其體甚於

若欲悉歸已而難於過奪皆蒲博而取之遣臣佐四出移徙  
果木不遠數千里信悅詭譽拒逆讒言每奪其所憎與其  
愛十一月玄於城南七里立郊登壇集位百僚陪列而儀注  
不備忘稱萬歲又不易帝諱大赦改元永始錫天下爵二級  
殺五斛徒空文無其實也初改年為建始右丞王愨之曰建  
始趙王倫偽號也乃改為永始復王莽執權之歲其兆號不  
祥如此以南康之平固縣奉晉帝為平固王遷帝居尋陽降  
永安皇后為零陵君追尊父溫宣武皇帝以其妻劉氏為皇  
后封子昇等為王王謐等為公玄臨聽訟觀問因徒罪無輕  
重多被原放造大籠容三十人坐以二百人昇之性好吹遊

史籍 卷之九十二

以體大不堪乘馬乃作徘徊輿施轉開令起動無滯既不追  
尊祖曾疑其禮儀問於羣臣散騎常侍徐廣曰據晉典宜追  
立七廟蓋徵其父則子悅位彌高者情禮得中道愈廣者敬  
愛必普也玄曰禮云三昭三穆與太祖為七然則太祖七廟  
之首也昭穆皆自下之稱則非逆數可知也禮太祖東向左  
昭右穆如晉室之廟則宜帝在昭穆之列不得在太祖之位  
失之遠矣玄曾祖以上各位不願故不欲序列秘書監卞承  
之曰祭不及祖知楚穆之不長也又毀晉廟以廣益樹其  
生母孫壹康有定所并服之內不廢音樂玄出遊水門飄忽  
飛其儀蓋澇水入石頭殺人甚多大風吹朱雀門樓墜地玄

後唐何氏  
從其可性

自篡位之後，驕奢荒侈，遊獵無度，以夜繼晝，或一日數出，性急暴，呼召嚴速，直官咸繫馬省前禁內，誰雜無復朝廷之體。百姓疲苦，朝野勞瘁，怨怒思亂者十室八九焉。於是劉裕劉毅何無忌等共謀興復，裕等斬桓修於京口，斬桓弘於廣陵，河南太守辛扈與弘農太守王元德振威將軍童厚之、竟陵太守劉邁謀為內應，裕遣周安穆報之，邁悔告玄，玄殺扈與童，討邁安重侯又殺之，裕率義軍至竹里，玄召侍官皆入止省中，加桓謙征討都督，遣顧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距義軍，裕等戰於江乘，斬甫之，進至羅落橋，與敷戰，復斬之。玄大懼，召諸道人推筭數為厭勝之法，問諸臣曰：「朕其

史籍

卷之九十二

主

敗乎？曹靖之曰：「神怒人怨，臣實懼焉。」玄曰：「人或有怨神，何為怒對？」曰：「移晉宗廟，飄泊失所，大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堯上諸君子皆以為堯舜之世，臣何敢言？」玄愈懼，使桓謙屯東陵，下範之屯覆舟山，泉合二萬以距義軍。裕至，將山使麻弱登山，分張旗幟，數道鼓前，玄偵候還云：「裕軍四塞，不知多少。」玄益憂惶，遣武衛將軍庾亮之配以精卒赴援諸軍，時東北風急，義軍放火，烟塵漲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劉裕執鉞麾而進，謙等諸軍一時奔潰，玄率親信數千人，聲言赴戰，遂將其子昇、兄子濟、山南掖門西至石頭，使庾仲文只船南奔。玄腹心勸其死戰，玄不答，既經日

不得食，左右進以粗飯，咽不能下。昇時年數歲，抱玄臂而撫之，玄悲不自勝。劉裕以武陵王遵攝萬機，立行臺，誅玄兄弟子姪，遣劉毅劉道規躡玄，玄至尋陽，江州刺史郭昶之給其器用，兵力殷仲文自後至，望見玄舟，旌旗輿服備帝者之儀，歎息曰：「敗中復振，故可也。」玄於是逼乘輿西上，至江陵，石康納之，張幔屋於城南，署置百官，大修舟師，衆且三萬，樓船器械甚盛。玄以奔走之後，懼法令不肅，遂忿怒妄殺，人多離怨。殷仲文曰：「陛下據有尊位，而遇此圯，非為威不足也。」宜弘仁風，以收物情。玄不聽，遣何澹之就郭銓守淝口，遣桓振往義陽，衆為將軍胡譚所破，何無忌劉道規等被郭銓何澹

史籍

卷之九十二

主

之於桑落洲，進師尋陽，玄率舟艦二百發江陵，使徐放說解義軍，放曰：「劉裕為唱端之主，劉毅兄為陛下所誅，並不可說。」毅道規與玄戰於岢嶠洲，時義軍數千，玄兵甚盛，而玄懼有敗，郗常深輕舸於舫側，故其衆莫有關心。義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燒輜重，夜遁。玄留永安皇后及皇后於巴陵，殷仲文時在玄艦，求山別船，收集散軍，因叛玄，奉二后奔於夏口。玄入江陵，馮該勸使更戰，玄不從，欲投梁州刺史桓希，而人情乖阻，號令不行。玄乘馬至城門左右，祈之不中，相殺交橫，玄僅得至船。荆州別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太守王騰之率文武營衛益州刺史毛璩，使其從孫祐之率軍費恬

送弟潘表葬江陵有衆二百。潘弟子修之爲玄屯騎校尉。詩玄入蜀玄從之達枝回洲。情與祐之迎擊。矢下如雨。玄嬖人丁仙期萬蓋以身蔽玄。並中箭而死。玄被箭其子昇輒拔去之。益州督護馮遷抽刀而前。玄拔頭上玉環與之。且曰。爾何人敢殺天子。遷曰。欲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時年三十六。并斬玄康等。昇云。我是豫章王。送至江陵。斬之。殺等傳送玄首。泉於大桁。百姓觀者莫不欣幸。桓謙聚衆沮中。爲玄舉哀。僞諡武悼皇帝。元興中。衡陽有難。化爲雄。八十日而冠。委其及玄篡盜至敗。凡八旬矣。時有童謠云。長干巷。巷長干。今年殺郎君。後年斬諸桓。郎君元顯也。是月南郡太守王騰之奏。

史錄卷之九十二

五

帝入居太府義熙元年正月。劉毅何無忌行次江陵。桓振擁帝出營。江津毅等破馮該軍。推鋒而前。遂平江陵。振北走。安帝反正。是月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兵。襲襄陽。破僞雍州刺史桓蔚。二月。桓謙等奔於姚興。桓振襲江陵。劉懷肅擊斬之。桓亮復寇湘中。廣武將軍郭弼攻斬之。其餘擁衆假號。皆討平之。詔徙桓胤於新安。三年。東陽太守殷仲文謀反。欲立桓胤。劉裕斬之後。桓謙走入蜀。譙縱使率兵而下荆楚之衆多應之。謙至枝江。荆州刺史劉道規斬之。梁州刺史傅歆又斬桓石綏。桓氏遂滅。

杜弢

杜弢成都人。以才學著稱。州舉秀才。避地南平。太守應詹辟爲醴陵令。蜀賊李驤屯聚樂鄉。詹使弢擊。驤破之。蜀人杜時等擾湘州。聚衆應。時逼弢爲主。弢自稱梁益二州牧。平難將軍。攻破州郡。毗走廣州。廣州刺史郭納率衆攻弢。弢逆擊破之。荆州刺史王湛擊弢。敗於巴陵。弢僞降於山簡。簡以爲廣漢太守。及郭察領湘州事。率衆討弢。弢死之。弢遂南破零陵。東侵武昌。害長沙太守崔敷。宜都太守杜鑒。邵陵太守鄭融等。元帝命征南將軍王郭。荆州刺史陶侃討之。前後數十戰。弢將士多死。於是請降。帝不許。弢乃遣應詹書曰。天步艱難。

史錄卷之九十二

五

始自吾州。州黨流移在於荆土。死亡過半。備嘗荼毒。足下之所鑒也。客主難久。嫌隙易構。不謂樂鄉起變。出於不意。時與足下擒其黨帥。惟患籌不經遠。力不陷堅耳。湘中流人懼死求生。遂相結聚。迫逼相推。欲守善自衛。輸誠盟府。尋山公鎮夏口。卽具陳之。遂納吾於衆疑之中。非高議孰能若此。此公薨逝。斯事中廢。賢愚痛毒。竊心自悼。欲遣人詣大府。備列本末。恐貪功徇名之徒。將譏問於聖主之聽。戮吾使於市朝。以彰叛逆之罪。故未敢遣之。而甘陶卒至。水陸十萬。旌旗耀於山澤。舟艦盈於江湖。威則威矣。然吾竊未以爲懼。晉文伐原。以全信爲本。故能使諸侯歸之。陶侃宜赦書而繼之以進討。

豈所以崇奉明詔示軌憲於四海哉。遇向義之人以為叛逆之虜，非不戰之廟筭也。驅鳥合之率以當必死之衆，非百勝之機權也。吾之赤心貫於神明，卿粗悉之耳。昔虞卿不榮趙國之相，與魏齊同出奔司馬，還不悔。腐刑之酷，明李陵為國上足下抗威千里，聲播汶衡，進宜為國家思靖難之畧，退當與舊交明枉直之心。望別騰吾箋，時達盟府，伏想盟府結四維於王綱，為一匡於聖世，使吾得廁列義徒，負戈前驅，迎皇輿於開闢，掃長蛇於荒裔，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如欲先清方夏，却走中原，使吾得一年之糧，沂流西征，夷李雄之逋寇，修禹貢之舊獻，展微勞以補往愆，復州邦以謝隣國，亦其志也。

史籍

卷之九十二

王

也。惟所裁處耳。降足下宏納之德，拯吾徒陷溺之艱，焉可金玉其音哉。然顧十餘萬口，亦勞瘁於警備，思放逸於南畝矣。衡嶽江湖，鑒吾此言，如血誠不亮，益梁受殃，不惟鄙門而已。詹哀之，乃呈書，并上言曰：發益州秀才，素有清望，文理既優，幹事兼美。往寓詹郡，李驤為變，發出家財，招募忠勇，登壇歃血，義誠慷慨。東下湘中，鄉人相逼，推其素望，遂相憑結。論發本情，非首作亂階者也。後破湘漢，實發之罪，亦由兵交其間，遂使滋蔓。按發今書，血誠懇至，昔朱簡據洛陽，光武指河水以明心，簡感義歸誠，終展力報効，由恕過以錄功也。竊謂今當屯運，思弘遠猷，發等稽顙投命，可遣大使宣揚聖旨。

帝乃使前南海太守王逵受發降，宣詔書大赦，加發巴東監軍。發受命後，諸將攻擊之不已，發不勝憤怒，遂殺逵，使其將王真領精卒三千為奇兵，出江南向武陵，斷官軍運路。陶侃邀擊，大破之。真遂降，衆黨散潰，發逃遁，不知所存。亦異。

孫恩

孫恩，琅瑯人，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師事錢塘杜子恭，子恭有祕術，嘗就人借爪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至，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爪刀，其神效如此。泰傳其術，見天下兵起，以為晉祚將終，乃扇動百姓，私集徒衆。三吳士庶多從之，會稽內史謝輔發其謀，琅瑯王道子誅

史籍

卷之九十二

王

泰恩逃於海，衆聞泰死，皆謂蟬蛻登仙，就海中資給恩。時元顯縱暴，吳會騷動，恩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害內史王凝之。有衆數萬，於是會稽吳郡吳興義興臨海永嘉東陽新安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吏以應之。旬日之中，衆數十萬。恩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誅殺異己，戮及嬰孩。畿內諸縣處處蜂起，朝廷震懼。內外戒嚴，遣衛將軍謝奕鎮北將軍劉牢之討之。吳會承平日久，人不習戰，又無器械，所在多被破亡。諸賊燒倉廩，焚邑屋，虜掠財貨，相聚於會稽。其婦女有嬰累不能去者，囊麗盛嬰兒，沒於水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後就汝。」初，恩聞八郡響應，告其屬曰：「天下無復

可與見矣

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康。既開半之臨江。復曰。我割浙江。不失作句踐也。半之已濟江。乃曰。孤不羞走矣。虜男女二十餘萬口。逃入海。懼官軍。乃緣道多棄寶物于女。時東土殷實。聚斂盈目。半之軍士爭取。故恩得逃入海。隆安四年。恩復入條姚。破上虞。進至刑浦。害會稽內史謝琰。朝廷大震。遣冠軍將軍桓。不才擊之。恩還於海。復遣半之。東屯會稽。吳國內史袁山松。築扈積壘。備恩明年。恩寇。扈積山松浮海向京口。劉裕總兵緣海距之。及戰。恩大敗。復陷廣陵。浮海而北。劉裕躡之於郁洲。恩復大敗。由是衰弱。公海還南。裕尋海道。要截。復大破恩於尾濟。恩遂遠進海中。及桓玄用事。恩復

史

卷之九十二

三

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討破之。恩窮蹙。乃赴海自沉。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恩所虜男女口。戰死被獲。及自溺流離。至恩死時。裁數千人存。而恩前後攻戰。亦殺百姓數萬人。恩亡。餘衆推恩妹夫盧循為主。循謀之曾孫也。沙門惠遠有鑒。裁見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孫恩酷忍。循每諫止之。元興二年正月。寇東陽。八月。攻永嘉。劉裕討之。循窘急。泛海寇廣州。逐刺史吳隱之。自攝州事。號平南將軍。遣使獻貢。時朝廷新誅桓氏。中外多虞。乃假循征虜將軍。廣州刺史。義熙中。劉裕伐慕容超。循姊夫暑始興太守徐道覆。說循曰。朝廷以君為腹心之疾。劉裕未有旋日。不乘虛以

何不投明主

宋書劉裕  
新道覆於  
始興

出。而保一日之安。若裕平齊之後。自率衆至豫章。遣銳師過嶺。君必不能當。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既尅都邑。裕雖還。無能為也。君若不同。我當率始興之衆。直指尋陽。循從之。初。道覆欲裝舟艦。乃使人伐松材於南康山。偽云將下都貨。之後。稱力少不能致。即於都貨之。價減數倍。居人貪賤。皆賣衣物市而儲之。如是者數四。船版大積。及道覆與兵接。籍而取之。無得隱者。乃并力裝之。旬日而辦。遂舉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相皆委任奔走。鎮南將軍何無忌率衆距之。兵敗被害。乃連旗而下。戎卒十萬。舳舻千計。敗衛將軍劉毅於桑落洲。運至江陵。道覆素有膽決。知劉裕已還。欲乾沒一戰。請焚舟

史

卷之九十二

三

而上。自新亭至白石。數道攻之。循欲為萬全之計。不聽。道覆歎曰。我將為盧公所誤。使我得為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懼其侵軼。乃檣石頭。斷祖浦以距之。循攻柵不利。復戰於南岸。敗績。進攻京口。寇掠無所得。循謂道覆曰。師老矣。可據尋陽。并力取荊州。徐與郁下爭衡。循可以濟。因自蔡洲南據尋陽。裕自統大衆追討。敗循於雷池。循走還豫章。柵斷左里。祚乘勝攻柵。破之。道覆走始興。循走廣州。裕先遣孫處從海道據番禺城。循攻之不下。與道覆合浦。冠之。進攻交州。至龍編。刺史杜慈度敗之。循知不免。先鳩妻子。召妓妾。問曰。我今將自殺。誰能同者。多云鼠雀貪生。就死實人情所難。有云



官尚當死，其豈願生？於是悉鴆，諸辭死者因自投於水，慧度戮其尸，傳首京師。同黨盡獲。道覆起在內

### 譙縱

譙縱，巴西人。義熙元年，刺史遣縱及侯暉領諸縣氏東下。暉因衆州人不樂東，於五城水口共逼縱爲主，攻西夷校尉毛璦於涪城，殺之。刺史毛璩遣參軍王瓊討縱，大敗。益州營戶李騰開城納縱，璩既死，縱自稱成都王，遣使稱藩於姚興，請桓謙爲助。劉裕欲討蜀，謀帥僉難其人。西陽太守朱齡石咨名素茂，裕遣衆拔之以爲益州刺史，授以麾下之半。九年，齡石率衆二萬發江陵，次於白帝。縱遣譙道福、重兵守涪，齡石師次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侯暉屯平模，層樓重柵，夾岸固守。齡石盡銳攻之，遂尅平模，斬暉，縱懼出奔。其尚書令馬統封倉庫以待王師。齡石入成都，蜀人皆安堵復業。縱之走也，路經其墓，縱女謂縱曰：「走必不免，祇取辱焉。」等死，死於先人之墓，可也。縱不從，投道福於涪，道福怒曰：「成都當守，不戰而逃，今欲爲降虜，豈可得哉？」人誰不死？何懼之甚？因投縱以劍，中其馬鞍，縱去而自縊。道福謂其徒曰：「吾養汝等，正爲今日蜀之存亡實係於我，不在譙王。我在，猶足一戰，乃散金帛以賜其衆，衆受之而走，道福奔廣漢，廣漢人執之，朱齡石徙馬統於越雋，統之徙也，謂其徒曰：「朱侯不送我於京師，滅衆

蜀人多降  
豈地使然

史緯

卷之九十二

五

口也，吾必不免，乃引繩而死。

史緯卷之九十二終

史緯

卷之九十二

三

劉淵

按劉淵以惠帝末興元年據離石稱漢李氏先據蜀是歲李雄自稱成都王後九年石勒據襄國稱趙後三十六年張氏先據河西是歲重華自稱涼王後一年冉閔據鄴稱魏後一年苻健據長安稱秦後一年慕容氏先據遼東稱燕是歲偽始信號後三十一年後燕慕容垂據鄴後二年西京慕容冲據阿房是歲也乞伏國仁據枹罕稱秦後一年慕容末據上

史緯

燕是歲也呂光據姑臧稱涼後十二年慕容德據滑臺稱南燕是歲也禿髮烏孤據廉川稱南涼段業據張掖稱北涼後三年李嵩據敦煌稱西涼後一年沮渠蒙遜殺段業自稱涼後四年譙縱據蜀稱成都王後二年赫連勃勃據朔方稱大夏後二年馮跋殺離班據和龍稱北燕而晉鼎亦移於宋矣提封天下十喪其八莫不能旌帝服建社開務窮兵凶於勝負盡人命於鋒鏑其為戰國者一百三十六載抑淵為之禍首云

劉淵字元海匈奴冒頓之後也初漢高祖以宗女為公主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南單于北入

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國城也中平中單于羗渠使子於扶

羅將兵助漢討黃巾會羗渠為國人所殺於扶羅以其眾留

漢自稱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大原河東屯於河內於扶羅

死弟呼厨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為左賢王魏武分其眾為五

部以豹為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為之太康中改置都

尉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

部居大陵劉氏雖分居五部然家皆在晉陽汾澗之濱豹妻

呼延氏孕十三月而生子左手文有淵字遂以名焉幼好學

師事上黨崔游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嘗鄙

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不知君子恥之二生遇

史緯

高皇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淵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三根長三尺六寸為侍子在洛陽王渾屢言之武帝帝召與語大悅之謂王濟曰劉淵容儀機鑒雖由余口禪無以加也濟曰淵才兼文武陛下若任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孔恂楊珧曰臣觀劉淵之才當今無比陛下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不復北渡也帝默然後秦涼覆沒帝時召將帥李熹曰陛下發匈奴五部之眾假劉淵將軍之號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也孔恂曰李熹之言未盡淵若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帝乃止後王彌東歸淵饒於

劉淵長嘯  
石勒倚嘯  
二胡胸中  
固無人也

好長者

九曲之濱謂彌曰王渾季惠以鄉曲見知每相稱達讒間因之而進適足為害恐死洛陽未與子別因慷慨長嘯齊王攸時在九曲聞嘯聲遣馳視之見淵在焉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寧王渾曰淵長者渾為君王保明之且大晉方以恩信懷殊俗如之何無故猜疑殺人侍子乎帝曰渾言是也舍豹卒以淵為左部帥成都王穎鎮鄴表淵行齊州將軍監五部軍事惠帝失馭寇盜蜂起淵從祖左賢王劉宣等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為兄弟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寸之業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謀推淵為大單于使呼延攸詣鄴告之淵請歸會葬穎弗許乃令攸先歸使宣等招集五部引會官陽聲言應穎實背之也及東瀛公騰安北將軍王浚起兵伐穎淵說穎請還發五部以赴國難穎拜淵為北單于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眾已五萬都于離石命右於陸王劉景左獨鹿王劉延平車步騎二萬將討鮮卑救成都王穎劉宣諫曰晉為無道奴隸御我今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魚肉此天厭晉德方當興我邦族復呼韓邪之業鮮卑烏丸可以為援奈何攻之而拯仇敵乎淵以為然因曰今見眾十餘萬鼓行而摧亂晉猶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為魏氏然恐華人未必同我漢有天下世長恩

史籍

卷九十三

三

德結於人心是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天下吾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人望乃遷於左國城未興元年淵僭即漢王位追尊後主為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為王后置百官以劉宣為丞相崔游為御史大夫東瀛公騰使將軍誦玄討之戰於大陵玄師敗績騰懼率并州二萬餘戶下山東遂所在為寇淵遣將軍劉曜寇太原陷之三年遣將軍劉景擊并州刺史劉琨於板橋為琨所敗琨逃入晉陽淵侍中劉殷王育曰殷下自起兵以來已過一則而當守備方王威未震誠能命將四出決機一擲梟劉琨定河東鼓行而南尅長安而都之以關中之眾席卷洛陽如指掌耳此高祖之所以創豎鴻基尅殄強楚者也淵悅曰此孤心也遂進據河東攻蒲坂平陽皆陷之都於蒲子時汲桑起兵趙魏上郡四部鮮卑陸逐延氏會單于徵東萊王彌及石勒等並降末嘉二年淵僭即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永鳳立其妻單氏為皇后子和為皇太子太史令宣于修之曰蒲子崎嶇非可久安平陽有紫氣兼陶唐舊都願陛下上迎乾象下拜坤祥於是遷都平陽命其子聰與王彌進寇洛陽劉曜趙固為後繼東海王越遣平北將軍曹武等距之王師敗績聰等長驅至宜陽平昌公模遣將軍淳于定等自長安討之

史籍

卷九十三

四

戰於宜陽，定等敗績，聰恃連勝，不設備。弘農太守垣延詐降，夜襲之，聰敗還，淵痼疾，將為顧託之計，以劉歡樂為太宰，劉洋為太傅，劉延年為太保，劉聰為大司馬，大單于並錄尚書事。受遺詔，輔政，置單于臺於平陽西，以其子裕為大司徒。未嘉四年死，在位六年，偽諡光文皇帝。子和立，和猜忌少恩，其西昌王劉銳、宗正呼延攸，恨不參顧命，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計，而使三王總強兵於內，大司馬握十萬勁卒，居於近郊，陛下今為寄坐耳，禍難未可測也。」願早為之所，和攸之甥也，深然之。召領軍劉盛、馬景等告之，盛曰：「先帝尚在，殯宮四王未有逆節，今一旦自相魚肉，臣恐人不食陛下之餘。」願以

史緯

卷九十三

五

上成先業為志，勿聽狂悖之言也。詩云：「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陛下既不信諸弟，復誰可信哉？銳攸怒曰：「今日之議，理無有二，命左右殺之。」景懼曰：「惟陛下下命，乃相與盟於東堂，使銳、景攻聰，攸攻齊王裕。侍中劉乘攻魯王隆，尚書田密攻北潯王乂，密奔於聰，聰命賈甲以待之。銳知聰有備，馳還，攸乘新裕及隆，聰攻西明門，尅之。銳等奔入南宮，聰隨之，斬和於光極西室。銳攸梟首通衢，聰第四子也。母張氏，孕十五月而生聰，左耳有一白毛，長二尺餘，普屬文，猿臂善射，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絕一時。王渾見而悅之，謂淵曰：「此兒吾所不能測也。」弱冠游京師，與樂廣、張華交結，河間王頌表為赤沙

中郎將，聰以淵在鄴，乃亡奔成都，王拜積弩將軍，淵為大單于，拜鹿盧王，既殺其兄和，遂僭位，改元光興，實永嘉四年也。尊單氏曰皇太后，其母張氏為帝太后，以弟乂為皇太弟，立其妻呼延氏為皇后，封其子粲為河內王，遣粲及將軍王彌、劉曜等率眾四萬，長驅入洛川，遂出轅轅，周旋梁陳汝穎之間，陷壘壁百餘，單氏姿色絕麗，聰悉焉，其子乂以為言，單氏慙志而死，聰悲悼不已，又寵因此漸衰，然猶追念單氏，未便廢，察呼延氏為前軍大將軍，配禁兵二萬七千，自宜陽入洛川，命王彌、劉曜及將軍石勒進師會之，晏至河南，王師前後敗死者三萬餘人，彌等未至，晏聞輜重於張方故壘，遂寇

史緯

卷九十三

六

洛陽，攻陷平昌門，焚諸府寺，懷帝遣河南尹劉默距之，王師敗績，晏以外縱不至，掠王公已下子女二百餘人而去。帝將濟河東徙，具於洛水，晏盡焚之，還於張方故壘，王彌、劉曜至，與晏會圍洛陽，時城內饑甚，人民相食，百官分散，晏等陷宣陽門，升太極殿，縱兵大掠，悉收宮人珍寶，王彌謂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險固，可啟主上徙都之。」曜不從，於是焚燒宮室，害王公及官民三萬餘人於洛水北，築為京觀，遷帝及惠帝羊后，傳國六璽於平陽，彌怒曰：「屠各子豈有帝王之意耶？」聰大赦，改年嘉平，以帝為左光祿大夫，平阿公，遣其將趙染、劉雅率騎二萬攻南陽王模於長安，粲、曜率大眾繼之，染

聽作此言亦奇

一門  
乘乃系

早議則無今日矣

敗王師於潼關將軍呂毅死之軍至下邳模降彘殺之聰聞大怒曰天道至神理無不報吾恐彘不免誅降之殃也署劉曜為車騎大將軍雍州牧封中山王鎮長安石勒殺王彌而并其眾平南將軍賈疋護軍麴允頻陽令梁肅率眾五萬攻曜扶風太守梁綜雍州刺史麴特斬平太守竺恢率眾十萬來會曜與諸軍戰于黃丘大敗中流矢退守長安時閭鼎奉秦王為皇太子入於雍城關中戎晉莫不響應聰后呼延氏死將納太保劉殷女又因諫聰訪之於太傅劉景景曰太保周劉康公之後與聖氏本源既殊納之無害聰大悅復問大鴻臚李弘弘曰陛下正以姓同為恨耳魏司空東萊王基當

史籍

卷九十三

七

世大儒為子納司空太原王沉女以其姓同而源異故也聰大悅賜弘黃金六十斤拜殷二女為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為貴人位次貴嬪六劉之寵傾於後宮聰稀復出外事皆中黃門納奏左貴嬪決之聰引懷帝入譚謂帝曰卿為漢章王時朕嘗與王武子相造武子稱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以卿所製樂府歌示朕謂朕曰聞君善辭賦試為看之朕時與武子俱為盛德頌卿稱善者久之又引朕射于皇堂朕得十二籌卿與武子俱得九籌卿贈朕拓弓銀研顏記憶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相殘何其甚也帝曰此殆天意非人事也臣家若

能奉武皇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至日夕乃出以小劉貴人賜帝謂帝曰此名公之孫今特以相妻卿善遇之拜劉氏為會稽國夫人郗水使者王摠坐魚蟹不供將作大匠忻陵坐溫明殿不成皆斬於東市聰游獵無度中軍王彰諫聰大怒送詔獄將殺之聰母三日不食乃赦彰麴特等閭長安劉曜連戰敗績乃驅掠士女八萬餘口退還平陽正旦聰燕於光極前殿還帝行酒光祿大夫庾珉王儁大哭聰惡之遂鸞帝而誅珉儁復以劉氏為貴人立左貴嬪劉氏為皇后聰將為劉氏起鵲儀樓廷尉陳元達諫曰先帝身衣大布居不重茵先后服無綺繡重逆羣臣之請建南北宮今光極前

史籍

卷九十三

八

殿足以朝羣后喪萬國昭德溫明已後可以容六宮列十二等陛下龍興已來外殄東西二京內興殿觀四十餘所重以饑饉疾疫死亡相屬兵疲於外人怨於內伏聞詔旨將營鵲儀樓竊以大難未夷宮宇粗給今之營建實為非宜昔文帝以四海之富尚惜百金之費而輟露臺歷代垂美擬於成康陛下之所有不過文帝二郡地耳戰守之備豈僅匈奴南越而已哉孝文之廣省費如彼陛下之狹傷財如此愚臣所以敢昧死冒陳也聰大怒命斬之時在逍遙園元達抱樹呼曰陛下殺臣臣當上訴陛下於天下訴陛下於先帝元達先鏤腰而入及至即以鏤繞樹左右曳之不能動劉氏在後堂聞

之密遣中常侍救左右侍郎手疏切諫聰乃解引元建謝之  
易道遙園爲納賢園時愍帝卽位於長安聰遣劉曜趙染入  
寇趙允據黃白城累爲曜染所敗染謂曜曰趙允率大衆在  
外長安可襲而取也得長安黃白城自服願王以重衆守此  
染請輕騎襲之染敗王師於渭陽殺將軍王廣夜入長安外  
城帝奔射雁樓染焚燒龍尾殺掠千餘人退屯逍遙園趙允  
率衆襲曜敗之曜歸平陽時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委  
蛇其光照地落於平陽北十里視之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  
七步吳聞於平陽肉旁有哭聲晝夜不止聰甚惡之既而劉  
氏產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於隕肉之旁俄劉氏死遂失此

史錄

卷九十三

九

肉哭聲亦止聰以子粲爲相國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封晉王  
改年建元雨血於東宮延明殿深五寸又惡之以訪太師盧  
志等志等曰主上往以殿下爲太弟者蓋以安衆望也志在  
晉王久矣王公以下莫不歸之相國之位自魏武以來非復  
人臣之官今忽以晉王居之羽儀尊貴踰於東宮萬机之事  
無不由之置太宰大將軍以爲羽翼殿下不得立明矣非特  
此而已不測之危在於旦夕宜早爲之所四衛精兵不減五  
十餘營諸王皆幼可奪而取之相國輕佻正須一刺客耳太  
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取也殿下有意二萬精兵立便  
可得鼓行向雲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奉迎大司馬不慮

爲異也又弗從聰如中護軍靳準第納其二女爲左右貴嬪  
大日月光小日月華皆國色也東宮舍人荀裕告盧志等勸  
又謀反聰收志等假以他事殺之使卜抽監守東宮禁父朝  
賀又憂懼上表自陳乞爲黔首請晉王粲登儲副抽抑而弗  
通聰以左貴嬪靳氏爲上皇后貴妃劉氏爲左皇后右貴嬪  
劉氏爲右皇后左司隸陳元達極諫聰不納聰宮中鬼哭三  
夜上皇后靳氏有淫行元達奏之聰廢之靳氏自殺靳氏有  
殊寵聰迫於元達故廢之既而追念其姿色深仇元達劉曜  
進軍粟邑趙允饑甚去黃白軍於靈武曜進攻上郡太守張  
禹奔於允吾關右響應曜進據黃臯聰武庫陷入地一丈五

史錄

卷九十三

十

尺聰中常侍王沉郭琦等寵幸用事靳準誦事之聰游宴後  
宮或百日不出羣臣皆因沉等言事多不呈聰率以其意決  
之勲舊功臣弗見敘錄奸佞小人數日至二千石軍旅歲興  
將士無錢帛之賞後宮之家賜資數千萬沉等車服宅宇踰  
於諸王子弟中表布衣爲內史令長者三十餘人皆奢僭食  
殘賊害良善郭琦有憾於劉父謂劉案曰殿下高祖之世孫  
主上之嫡統凡在含齒孰不係仰萬機事大何可與人臣昨  
聞太弟與大將軍有言矣若事成以主上爲太上皇大將軍  
爲皇太子又許衛軍爲大單于二王已許之矣事成之後主  
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故在忘言約以三月上巳因譙作難

宜早爲之所。臣當入言之。願殿下表其狀。若不信臣言。可呼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惔。假之恩顧以問之。必可知也。復謂皮、惔曰：「二王逆狀。主相已具知之。卿吾親舊。恐并族耳。於是歔歔流涕。皮、惔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爲卿作計。相國今問卿。卿但曰有之。若責卿何不先啓。卿云：『臣誠死罪。仰惟主上寬慈。殿下篤於骨肉。恐以爲欺。故也。』皮、惔許諾。及祭召問。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畫一。祭以爲信。然新華從妹爲父孺子。淫於侍人。又殺之。屢以嘲準。準慙。悲說祭曰：「東宮萬機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使天下早有所繫。至是。準謂祭曰：「聞風塵之言。謂大將軍衛將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太弟。冠

史緯

卷九十三

十一

東面而征。晉厲尸三卿。終有樂書之禍。陛下何忍信左右。非之言。欲一日尸七卿。詔尚在臣。猶未宜露。乞垂天地之澤。迴雷霆之威。且陛下欲誅大臣。不正其罪名。何以示四海耶。因叩頭流血。王沉叱之曰：「卜幹欲距詔乎。聽拂衣而入。免幹爲庶人。太宰劉易。大將軍劉敷。詣闕諫。聰以表示沉等。笑曰：「兒等爲元達所引。遂成癡也。適祭入。聰以訪之。祭盛稱沉等忠正。聰大悅。封沉等爲列侯。太宰劉易上疏固諫。聰大怒。手壞其表。易忿悲而死。陳元達哭之。慟曰：「吾旣不復能言。安用生爲。因自殺。聰立上皇后樊氏。卽張氏之侍婢也。時四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七人。朝廷內外。貨賄公行。軍旅不息。饑疫

史緯

卷九十三

十一

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死亡殆盡但可求明  
輩十數人在耳汝且退後年當來約拜辭而歸道過一國曰  
荷尼渠餘其王引約入宮與約一皮囊曰為吾遺漢皇帝謂  
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於几  
上俄而蘇使左右取皮囊開之有白玉一方題文曰荷尼渠  
餘國天王敬信遠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使呈聰  
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死與此玉并葬焉時赤虹  
經天南有一岐三日並照各有兩珥五色甚鮮客星歷紫宮  
入於天獄而滅太史令康相表曰虹連東西者許洛以南不  
可圖也一岐南徹者李氏當跨巴蜀司馬叔終據全吳之象

史記

卷九十三

三

天下其三分乎皇漢既據中原歷命所屬紫宮之異亦不在  
他石勒賜視趙魏曹疑狼顧東齊鮮卑之眾星布燕代齊趙  
燕代皆有將大之氣願陛下以東夏為慮勿顧西南吳蜀之  
不能北侵猶大漢之不能南向也聰覽之不悅祭使王平謂  
又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教樊甲以備之又命官臣  
甲以待祭馳告新準曰王平告云東宮陰謀非常將若之何  
準白之聰大驚曰豈有此乎王沉等曰臣等久聞之但恐言  
之陛下弗信於是使祭圍東宮祭遣準收父親近十餘人窮  
問之皆懸首灼目自誣與父同造逆謀聰誅東宮官屬數十  
人皆斬準及闔豎所怨也廢父為北部王祭使準戕殺之坑

殺之者  
王沉乃屬  
新準德之  
其忠臣也

士眾萬五千餘人平陽街巷為之空氏羌叛者十餘萬落以  
新準行車騎大將軍以討之立祭為皇太子領相國大單于  
總攝朝政聰校獵上林以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祭  
言於聰曰令司馬馮跨據江東趙固李矩同逆相濟與兵聚  
眾者皆以司馬郭為名不如除之以絕其望聰然之趙固郭  
默攻絳邑右司隸部人盜牧馬負妻子奔之者三萬餘騎騎  
兵將軍劉勲追之殺萬餘人固默遁還使祭伐趙固次於小  
平津固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祭以贖天子聰聞而惡之十二  
月聰弑帝於平陽李矩使郭誦救趙固襲收祭軍聰聞祭敗  
使大尉范隆率騎赴之誦等遁歸聰所居齋斯則百室災焚

史記

卷九十三

四

其子會稽王夷等二十有一人聰自投氣絕良久乃蘇中常  
侍王沉養女年十四有妙色聰立為左皇后尚書令王鑒中  
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諫聰大怒令收鑒等斬之臨刑王  
沉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為惡乎鑒瞑目叱之曰豎子滅漢  
者鼠輩與新準耳懿之曰新準象聲貌形必為國患遂斬之  
聰又立中常侍宣懷養女為中皇后聰子約已死忽晝見聰  
謂祭曰吾寢疾悞頓怪異特甚往以約之言為妖比累日見  
之此必來迎吾也何闕人死定有神靈如是吾不悲死也今  
世難未夷非諒闇之時朝終夕殮旬日而葬以劉景為太宰  
劉驥為大司馬劉頌為太師朱紀為太傅呼延晏為太保范



陞爲太尉。新華爲大司空，並錄尚書事。太興元年，聰死，在位九年，僞諡昭武皇帝。榮嗣位，尊新氏爲皇太后。樊氏弘道皇后，宣氏弘德皇后，王氏弘孝皇后，年皆未滿二十，並國色也。榮晨夜蒸淫於內，志不在哀立其妻新氏爲皇后。新華將有異謀，謂榮曰：「聞諸公欲行伊霍之事，謀先誅太保及臣，以大司馬統萬機，陛下若不先之，臣恐禍來不及救也。」榮弗納。準懼，再使二新氏承間言之。榮遂誅太宰劉景，太師劉劭，大司馬劉駿，齊王劉勳，吳王劉逞等。太傅朱紀，太尉范隆，出奔長安。榮大閱於上林，謀討石勒，以新華爲大將軍，錄尚書事。榮荒耽酒色，游燕後庭，軍國之事一決於準。準矯榮命，以從弟

史

卷九十三

十五

明爲車騎將軍，康爲衛將軍，準勒兵入宮，升光極殿，使甲士執榮，數而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於東市。孫掘淵聽墓，焚燒其宗廟，鬼大哭，聲聞百里。準自號大將軍，漢大王，置百官，遣吏稱藩於晉。準將以王延爲左光祿，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人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人也。準怒殺之。曜淵之族子也，年八歲，從淵獵於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眉白，鬚髯不過百餘根，皆長五尺，善屬文，工草隸，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時號神射。坐事當誅，亡臣朝鮮，遇赦歸，自以形質異衆，恐不容

不即此誌  
新氏必不

千世隱迹管涔山，以琴書爲事，嘗夜閑居，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再拜而去，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爲室，背上有銘曰：神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劍隨四時變爲五色。」新華之亂，曜自長安赴難，至於赤壁，太保呼延晏自平陽奔之，與太傅朱紀、太尉范隆等上尊號。曜以太興元年僭位，大赦境內，惟準一門不赦。改元光初，使其將劉雅、劉象大於汾陰，與石勒爲犄角之勢。新華遣侍中卜泰降於勒，勒囚泰送之。曜謂泰曰：「先帝末年，實亂大倫，羣閣撓政，誅滅忠良，誠義士匡討之秋。」司空執心忠烈，行伊霍之權，使朕及此，勲高古人，朕方寧濟大難，終不記及細故。」司空

史

卷九十三

十六

若執忠誠，早迎大駕，政由新氏，祭則寡人，以朕此意，布之司空。宣之朝士，泰還宣曜旨，準自以殺曜母兄，沈吟未從，尋而喬泰王騰等殺準，推尚書令新明爲盟主，遣卜泰奉傳國六璽歸曜。曜大悅，石勒聞之，怒甚，增兵攻之。明戰敗，求救於曜，曜使劉雅迎之。明率平陽士女萬五千人來歸。曜誅明，新氏男女無少長皆殺之，僭尊其父曰宣成皇帝，徙都長安，國號趙。黃石居各路松多，起兵於新平扶風，聚衆數千，附南陽王保，保以楊曼爲雍州刺史，王連爲扶風太守，張顥爲新平太守，秦隴氏羌多歸之。曜遣將軍劉雅攻楊曼於陳倉，曜率精銳以赴之。曼松多敗走，王連死之，保遷於桑城。曜振旅歸晉

將李矩、龔金鼎、趙之曜、左中郎將宋始降於石勒。曜遣廣平王岳鎮洛陽，至澠池，石勒遣石生馳應宋始。曜將尹安以洛陽降生。岳還鎮陝城，西明門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撥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鬚眉三寸，皆黃白色，兩腳着裙，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葉，遂成大樹，長水校尉尹車潛結巴酋徐庫彭謀反，曜誅車、四庫彭等五十餘人，將殺之。光祿大夫游子遠諫，曜不從。巴氏盡叛，推歸善王句渠知爲主。羌氏巴剌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晝閉。曜將親討渠知，子遠曰：「陛下誠能納愚臣之計，不勞大駕親動一月之中，可使清定。」曜曰：「卿試言之。」子遠曰：「彼匪有大志，希竊非望也，但

史籍

卷九十三

七

過於峻法耳。今死者可不追，莫若赦諸逆人之家，沒奚官者聽其復業，大赦叛黨與之，更始彼生路，既開不降，何待？若渠知自以罪重，不卽歸命，願假臣兵五千爲陛下梟之。今賊黨既衆，彌川被谷，雖以天威臨之，恐非年歲可除。曜大悅，以子遠爲車騎大將軍，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大赦境內，子遠次於雍城，降者十餘萬，進軍安定。氏羌悉下，惟句氏五千餘家，保於陰密，進攻平之，遂循隴右。上郡氏羌十餘萬落，保峻不降，會太虛除權渠，自號秦王。子遠進師至其壁，權渠率衆來距，敗之。權渠將降，其子伊餘曰：「往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况此偏師，奈何降之？」率勁卒五萬，晨壓壘門，左右請戰，子遠曰：

吾聞伊餘之勇，當今無敵。士馬強弱，復非其匹，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營衆摩食，晨大風霧，子遠曰：「天贊我也。」躬先士卒，掃壁而出，遇明覆之，生擒伊餘，悉俘其衆。權渠大懼，被髮割面而降。子遠啓曜以權渠爲西戎公，分徙伊餘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於長安。西戎之中，權渠部最強，權渠既降，莫不歸附。曜大悅，譙羣臣於東堂，語及平生，泣然流涕。遂下書曰：「蓋奕德錄舊聖后之所先，念惠恤孤，明王之恒典，是以世祖草創河北，致封於嚴尤之孫，魏武勒兵，梁宋追勸於喬公之墓，前贈大司徒，崔岳中書令，曹恂晉陽太守，王忠太子洗馬，劉綬或識朕

史籍

卷九十三

七

於童觀之中，或濟朕於艱窘之極，言念君子，實傷我心。其各加贈，班訪岳等子孫，授以茅土，稱朕意焉。初，曜之亡，與曹恂奔於劉綬，綬匿之於書匿，載送於忠，忠送之朝鮮，歲餘，倪察變姓名爲縣卒，岳爲朝鮮令，見而異之，推問所由，曜自首求哀。岳曰：「卿謂崔元嵩不如孫賓碩乎？此縣幽僻，勢能相濟，縱有急，不過解印綬與卿俱去耳。吾既門衰終鮮兄弟，身又薄祜，未有兒子，卿猶吾子弟也。大丈夫處世，烏獸投人，猶欲濟之，而况卿乎？」曜遂從岳，資通疑滯。岳謂曜曰：「劉生，命世之才也，曹恂於屯厄之中，事曜有上下之禮，故皆德之。曜起鄧明，觀立西宮，建陵霄臺於瀉池，又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

詩明

史記

卷九十三

七

喬豫和苞上疏曰臣聞人主之興作也必仰準乾象俯順人時衛文承亂亡之後宗廟社稷流漂無所而猶上候營室以構楚宮故能興康叔武公之迹以延九百之慶詔書將營鄭明觀行道成非之曰一觀功費可以平京州矣復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模瓊臺而起凌雲此則功費億萬鄧明也以此功費可以吞吳蜀剪齊魏矣陛下何為於中興之日而廢亡國之事人誰無過陛下此役實為過舉過貴能改又將營建壽陵周迴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為棺槨黃金飾之恐此功費非國內所能辦也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顓頊葬廣陽下不及泉聖王之終也如是泰始皇下錮三泉周輪七里身亡之後毀不旋踵間主之終也如是向魃石梓孔子以為不

如速朽王孫保葬識者嘉其矯世自古無有不亡之國不掘之墓聖王知厚葬之招害也故不為之臣子之於君父陵墓豈不欲高廣如山岳哉但以保全安固為優耳興亡倏忽間然於前唯陛下覽之昭納之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文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等西小喪困踰喪嗚呼嗚呼赤牛奮軔其盡乎羣臣咸賀以為勸

滅之徵昭大悅齋七日受之於太廟大赦境內以終為奉瑞大夫中書監劉均曰臣聞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

舉終南京師之鎮國之所無故而崩其凶可知昔三代之

明是災何

史記

卷九十三

辛

身不能保

季其災也如是臣請明之皇亡皇亡敗趙昌者言皇室將為趙所敗而趙昌今我都於秦雍而勒跨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井水竭構五梁者井謂東井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趙之分也言秦當竭滅趙當構成也

謂作孽歲次在酉之名當有敗軍殺將之事困謂困敦書謂玄器歲次在子之名其時國當喪亡書謂赤奮丑之歲名牛謂牽牛泣之分也言歲在丑當滅盡無復遺也誠悟蒸蒸欲陛下勤修德化以禳之願追周且羅舟之美捐號公夢廟之凶謹沐浴以待誅經昭慨然改容御史劾均誣罔曜曰此之災瑞誠不可知均以戒朕何罪之有陳安掠汧城曜將呼延

寔長史魯憑浸於安安謂寔曰孤當與足下定大業寔怒叱之安遂殺寔以魯亮為恭軍亮大哭曰吾見陳安之死也安怒斬之曜慟哭曰賢人者天下之望也陳安害君子而絕當時之望吾知其無能為也曜妻羊氏死偽益獻文皇后本惠帝后也曜陷洛陽得之有特寵外恭朝政生三子熙襲關曜嘗問羊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曰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妾爾時實不思生何國復有今日妾常謂世間男兒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曜甚寵愛之曜將葬其父及妻親如果邑以規度之其下周迴二里作者繼以脂燭多發人塚怨呼之聲

盈於道路游子遠謀以爲役夫呼嗟氣塞天地屍骸暴露哭  
盈原野下有怨骨上有怨人靡不納大雨震曜父墓門大風  
飄發寢堂於垣外五十餘步曜素服哭於東堂五日使太常  
梁舊繕復之曜親征陳安圍之於龍城安出挑戰輒敗之斬  
獲八千餘級安突圍而出南走陝中曜使將軍平先率勁騎  
追安敗之安與壯士十餘騎格戰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  
丈八蛇矛近交則刀矛俱發中輒死傷遠則雙帶雙鞭左右  
馳射而走平先亦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奪其蛇矛而退  
會日暮雨甚安棄馬與左右五六人步踰山嶺匿於溪澗翌  
日尋之不知所在會雨霽呼延清尋其徑迹斬安於關曲安  
善於撫接吉凶夷險與衆同之及死隴上傷之時劉岳與京  
州刺史張茂相持于河上曜自隴至西河戎卒二十八萬五  
千列營百里軍旅之盛少有其比揚聲欲百道俱渡直至  
姑臧茂臨河諸戎望風奔潰涼州大恐諸將欲速進曜曰吾  
軍旅雖盛不踰魏武之東也畏威降附三有二焉中軍宿衛  
皆我老不可用張氏以吾新平陳安師徒殷盛以形聲言之  
非彼五郡之衆所能抗也必怖而歸命受制稱藩吾復何求  
如出中甸張茂之表不至吾爲負卿矣茂懼果遣使稱藩貢  
獻曜大悅署茂爲涼王曜還初仇池氏楊難敵稱藩於曜署  
爲武都王陳安既平難敵內懷奔於漢中將軍劉厚追擊之

史記卷九十三

主

鳳兮鳳兮  
平來哉

獲士女六千餘人曜以田格爲益州刺史鎮仇池初斬華之  
亂曜世子胤沒於黑匿郁鞠部至是胤自言郁鞠資給衣馬  
送之曜見胤悲愴署郁鞠左賢王胤先立黑爲太子及胤歸  
以黑中幼儲謀欲立胤爲嗣以問羣下左光祿卜泰太子太  
保韓廣曰陛下若以胤立爲是則不應降日月之明垂訪羣  
下若以爲疑因思聞臣等異同之言竊以爲廢太子非也使  
光武以東海慕統何必不如明帝皇子胤文武才畧信獨絕  
一時然太子孝友仁慈足以負荷基業爲承平之賢主胤儲  
宮乃六合人神所繫望何可輕議廢易臣等有死而已不敢  
奉詔曜然胤前曰陛下欲替胤而立臣諺思乃爾臣請死  
以示赤心陛下若以臣微堪指授自當仰遵聖軌竭忠輔導  
因歎欬流涕曜以黑羊氏所生羊氏有寵曜哀之乃止追諡  
胤母卜氏爲元悼皇后卜泰胤之舅曜嘉之拜太子太傅封  
胤爲永安王衛大將軍都督禁衛諸軍事錄尚書事命胤於  
胤盡家人之禮時有鳳皇將五子翔於故未央殿悲鳴五日  
不食而死石勒將石他自雁門出上郡襲北羗王乞勿除倖  
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萬而歸曜大怒投袂而起遣劉岳  
追之曜次於富平爲岳犇援岳敗石他於河濱斬他及甲士  
一千五百級赴河死者五千餘人悉收所虜而歸楊難敵還  
襲仇池尅之執田格難敵曰子岱吾常與子定大事然胤色

史記卷九十三

主

叱之排左右取其劍刺難敵不中死之。曜遣劉岳攻石生於洛陽。濟自盟津將軍呼延謨率荆司之衆自崤澠而東。岳攻石梁。石之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石生於金墉。石虎率步騎四萬入城。阜關岳戰於洛西。敗績。退保石梁。虎壅柵立圍。退絕內外。岳衆餓其殺馬食之。虎又敗呼延謨。斬之。曜親率軍援岳。前軍劉黑大敗。石忿於八特版。曜大於金谷。夜無故大驚。軍士潰散。乃退如澠池。夜中又驚。士卒奔潰。遂歸長安。虎執劉岳送於襄國。坑士卒一萬六千。曜素服郊哭七日。召羣臣子弟有舅仲者。爲親御郎。被甲乘鐵馬。勒止自隨。以充折衝之任。尚書郝述。都水使者支當言。曜失曜殺之。張駿聞曜爲石氏所敗。乃去曜官號。遣金城太守張閼。抱罕護軍辛晏。將軍韓璞等率衆數萬。攻掠秦州諸郡。曜遣劉胤率步騎四萬擊之。夾洮相持。冠軍呼延那難率親御郎二千騎。絕其運路。濟師遁之。璞軍大潰。奔還涼州。胤追之。及於令居。斬級二萬。張閼辛晏率衆數萬降於曜。石勒遣虎率衆四萬自軹關西入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進攻蒲坂。曜將東救。懼張駿楊難敵承虛襲長安。遣其河間王述發兵羌之衆屯於秦州。曜盡中外精銳水陸赴之。自衛關北。濟虎引師退。追之。及於高侯。大戰敗之。斬其將軍石瞻。枕尸二百餘里。遂濟大陽。攻石生於金墉。決千金塢以灌之。曜不撫士衆。專與嬖臣飲博。左右

史云曜有氏之喪與何不支之其也

曜失策之其才異何有

進諫。曜斬之。石虎進據石門。勒自率入衆難之。曜欲增榮陽。成會洛水候者與勒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曰。大胡自來耶。其衆復如何。羯曰。大胡自來。軍盛不可當也。曜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陳於洛西。南北十餘里。曜少而酖酒。末年尤甚。勒至。曜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踟頓。乃乘小馬。比出復飲酒斗餘。至西陽門。搗陣就平。勒將石堪因乘之。師遂大潰。曜皆醉奔退。馬墜於水。曜被殺十餘。通中者三。爲堪所執。送於勒。曜曰。石王憶重門之盟。不勒曰。天使之然。復何云。耶。幽曜於河南。承解。使金瘡醫療之。載以馬輿歸於襄國。既至。勒舍曜於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遣劉岳等乘馬僕從以見。曜曰。久謂卿等爲灰土。石王仁厚。全宥至今。而我殺石瞻。負盟之甚。今日之禍。自其分耳。而安終日而去。勒論曜與熙書。令速降。曜救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勒怒殺之。熙及劉胤等議西保秦州。尚書胡勲曰。今雖喪主。國尚全。完將士之情。未有離叛。可并力距寇。如其不勝。走未晚也。胤怒其沮衆。斬之。送率百官奔於上邽。關中擾亂。將軍蔣英辛忽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歸勒。勒遣石生赴之。胤率衆數萬將攻石生。龐東武都北地扶風諸郡戎夏皆起兵應胤。胤次於仲橋。石生固守長安。勒使石虎率騎二萬攻胤。敗之。胤奔上邽。虎乘勝追戰。上邽潰。虎執其僞太子熙。南陽王胤將

相王公已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人，秦雍大族九千餘人於襄國，坑其五部，屠各五千餘人於洛陽，曜在位十年而敗，始淵以懷帝永嘉四年僭位，至成帝咸和四年滅，凡二十有七載。

史記

卷之九十四

三

史緯卷之九十四

晉書二十二

載記

石勒

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鄉人也。其先匈奴羗渠部，父周昌，朱爲部落小卒。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於中庭。年十四，隨已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聽其聲，視其志，必爲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壯健，有膽力，郭敬陽曲襄驛，知非常人，並加資贍。勒力持干戈，每自聞鼓角之聲，以占其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

史籍

卷之九十四

不祥也。乃安中，并州食亂，勒謂敬曰：「今六鎮不可守，窮宜誘諸胡冀州就殺，因執賣之，可以兩濟。」然之。會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勒時年二十餘，賣於任平人，師惟爲奴，惟家鄰馬牧，與牧率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遂招集王陽慶安等十八騎爲草盜，於赤龍驛驢諸苑中，乘苑馬，遠掠綰寶，以賂汲桑。劉淵稱漢王，成都王穎故將公師藩起兵趙魏，衆數萬，勒與汲桑帥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桑始以石勒爲其姓名焉，藩以勒爲前隊，潞陽太守苟晞討藩斬之，勒與桑亡歸苑中，桑以勒爲牙門，勒帥牧人劫掠紫囚招聚亡命，桑自號大將軍，稱爲成都王穎討

勒欲賣人  
乃爲人所  
賣



東瀛公勝以勒為前鋒都督敗騰將嵩遂入郭害騰殺萬餘人掠婦女珍寶而去南擊兗州東海王越大懼使荀曉討之斬桑於平原時劉單大張旬督擁眾數千壁於上黨勒往從之因說荀曰劉單于來兵誅晉部大距而不進豈能獨立乎曰不能勒曰既不能兵馬當有所屬今部落被單于賞募緊欲叛部大而歸單于矣宜早為之計荀懼乃隨勒歸淵淵召荀督為親漢王以勒為平晉王勒於是以荀督為兄姓石氏名之曰會言其遇已也烏丸張伏利度有眾二千壁於棠平淵屢招不能致勒偽獲罪於淵因奔伏利度伏利度大悅結為兄弟使勒率諸胡寇掠所向無前諸胡畏服勒

史紀 卷之九十四

知衆心附已乃執伏利度告諸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執堪為主諸胡咸推勒勒於是釋伏利度率其部眾歸淵使劉聰攻壺關勒為前鋒都督劉琨救壺關勒敗之遂陷壺關淵命勒率眾三萬寇魏都諸壘壁陷之簡強壯五萬為軍士老弱安堵如故百姓懷之及淵僭號授勒平東大將軍勒寇鄴執魏郡太守王粹進攻趙郡害西部都尉馮冲攻鉅鹿常山害二郡守將陷冀州郡縣壁壁百餘眾十餘萬其衣冠人物集為君子營趙郡張寶字孟孫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矣獨胡將軍可共成大事乃提劍軍門大呼請見勒以寶為謀主刁廝張敬為股肱遷安孔甚為爪牙支雄呼延莫

王陽桃豹遼明吳豫等為將率王浚使祁弘率鮮卑沒務塵十餘萬騎討勒大敗勒於飛龍山死者萬餘勒退屯黎陽復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斌車騎將軍王堪自洛陽率眾討勒勒距之於黃牛壘魏郡太守劉距以郡附勒王堪遠保倉垣勒潛自石橋濟河攻陷白馬坑男女三千餘口東襲鄆城害兗州刺史袁孚因攻倉垣陷之殺堪進攻冠軍將軍梁巨於武德巨踰城而遁勒追斬之坑降卒萬餘河北諸堡壁皆降劉淵死勒破王如盡并其眾南寇襄陽攻陷壘壁三十餘所有雄據江漢之志張賓勸勒北還弗從元帝使王導討勒勒軍根不接死疫大半乃焚輜重爇根卷甲渡沔冠江夏太守

史紀 卷之九十四

楊岷乘郡走北寇新蔡害新蔡王確進陷許昌害東平將軍王康東海王越薨於軍眾推太尉王衍為主率眾東下勒輕騎追之衍遣將軍錢端與勒戰端敗死之行軍大潰勒分騎圍而射之相登如山二十餘萬人無一免者於是執行及襄陽王範任城王躋西河王喜梁王禧齊王韶吏部尚書劉望豫州刺史劉喬長史庾敳等問以晉故衍等懼多自陳說惟範神色儼然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紛勒皆害之左衛何倫右衛李愬奉越妃薨氏及世子毘出自洛陽勒逆於洧倉執毘及王公卿士皆害之率精騎三萬入自成臯會劉曜王彌寇洛陽洛陽陷勒屯於許昌襲破大將軍苟晞於蒙城執

初比時聖  
父不能制

史緯

卷之九十四

四

之王彌惡勒偽卑辭謂勒曰公獲苟晞而赦之何其神也使  
晞為公左彌為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謂張賓曰王彌位重  
言卑是誘我也賓曰觀王彌有青州之心桑梓本邦固人情  
之所樂明公獨無并州之思乎彌遲迴未發者懼明公踵其  
後也彌有窺明公之志但未獲便耳今不圖之恐曹魏至其  
為羽翼後雖悔之何所及邪徐邈既去軍勢稍弱可誘而滅  
之會王彌與劉琨相攻彌請救於勒勒未之許張賓曰明公  
常恐不得王彌之便今天以其便授我矣勒因擊琨斬之彌  
大悅遂不復疑勒請王彌譙彌長史張嵩諫彌勿就彌不從  
酒酣勒手斬彌而并其眾因殺荀晞齊聰稱彌叛逆之狀聰

署勒鎮東大將軍督并幽二州諸軍事勒以左伏青為前鋒  
都督攻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也於蔣陵降諸夷楚署將軍  
二千石以下稅其義穀以供軍士初勒破嵩與王氏相失  
至是劉琨遣使送其母於勒遺勒書曰將軍發迹河朔席卷  
燕豫伏馬江淮折衝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為論所以攻城  
而不有其人畧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  
知其然哉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為義兵附  
主則為賊眾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眾雖赴而終歸殄滅  
昔赤眉黃巾橫行宇宙所以一旦敗亡者正以兵出無名也  
將軍以天挺之質威振宇內擇有德而推崇隨時望而歸之

史緯

卷之九十四

五

勳義堂堂長享遐賞背聰則禍除向主則福至翻然改圖天  
下不足定也自古以來無戎狄為帝王者至於名臣建功業  
者則有之矣今相授侍中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  
城郡公總內外之任兼華戎之號顯封大郡以表殊能將軍  
其受之以副遠近之望至心實事皆來使所具勒報現曰事  
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違節本朝吾自夷難為效遺琨名  
馬珍寶厚賓其使謝歸以絕之勒於蔣陵謀遣造舟將寇建  
鄴會霖雨三月不止元帝率江南之眾大集壽春勒軍中飢  
疫死者大半勒會諸將計之右長史刁膺諫勒送款於晉求  
歸平河朔待軍退之後徐更計之勒慨然長嘯中堅變安勒

勒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其怯乎孔萇支雄等曰及吳軍未  
集我等請各將三百人乘炬三十餘道夜登其城斬吳將頭  
盡生縛司馬家兒輩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匹  
領問張賓曰於君計何如賓曰將軍攻陷帝都囚執天子殺  
害王侯妻畧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還  
相臣奉乎天降霖雨方數百里示將軍不應罰也鄴有三臺  
之固西接平陽山河四塞宜北據之晉保壽春懼將軍攻之  
耳今卒聞起軍必欣我之去未遑奇兵掩擊也勒遣從北道  
大軍向壽春輜重既過大軍徐起何懼進退無地乎勒懷秋  
鼓將曰賓之計是也賓曰膺曰君共相輔佐當規成功業如



何便相勸降此計應斬退磨為將軍擢賓為右長史號曰右侯遣石虎率騎二千距壽春勸發葛陂所過路次皆堅壁清野採掠無所獲軍中大饑士眾相食行達東燕時向水有眾數千僅於枋頭勸將於棘津北渡懼水邀之會諸將問計張賓曰開水缸盡在濱中未上枋內可簡壯勇千人詭道潛渡襲取其缸以濟大軍大軍既濟水可擒也勸使孔萇支雄從文石津縛筏潛渡勸自酸棗向棘津水開勸軍至始欲內其缸雄萇已渡屯其壘門下船三十餘艘以濟勸軍令鮮于豐挑戰設三伏以待之米出戰三伏齊發擊破之因其資糧軍遂豐振長驅至鄴北中郎將劉演屯三臺演將牟穆率眾數

史籍

卷之九十四

六

萬降於勸諸將欲攻三臺張賓曰劉演眾猶數千三臺險固攻之未可卒下令之彼將自潰王浚劉琨大敵也宜及其未備進據罕城廣運糧儲西稟平陽掃定并薊桓文之業也令天下鼎沸戰爭方始仕宦羈旅人無定志難以保萬全制天下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范險形勝之國可擇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畧兼弱攻昧則羣凶可除王業可圖矣勸曰右侯之計是也於是進據襄國賓又曰今我都此越石彭祖所深忌也恐及吾城池未固資儲未廣侵軼於我開廣平諸縣秋稼大成可分遣諸將收掠野穀遣使平陽陳宜鎮此之意勸然之於是上表劉聰分

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壘壁率多降附運糧以輸勸劉聰署勸都督冀幽并營四州諸軍事冀幽三州牧王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等部眾五萬以討勸時城隍未修乃樹柵設障以待之勸頗為就六眷所敗問計於將佐張賓孔萇曰開就六眷尅來月上旬攻我北城其大衆遠來戰守連日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柇為最精勇之卒悉在末柇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壘北壘為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柇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末柇既奔餘自摧散擒末柇之後王浚可指辰而定勸即以萇為攻戰都督鮮卑

史籍

卷之九十四

七

入北壘陣未定勸躬率將士鼓譟於城上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柇眾遂奔潰長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就六眷收遺眾屯於清陽遣使求和送鎧馬金銀并以末柇弟為質而請末柇諸將勸勸殺末柇勸曰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怨仇為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為王浚用矣於是納質遣石虎還遼西段氏遂專心歸附自是王浚威勢漸衰建興元年石虎攻鄴鄴潰劉演奔于廩丘將軍謝胥以三臺降於勸勸以桃豹為魏郡太守勸攻乞活李暉於上白斬之將坑其降卒

見郭敬而識之下馬執其手泣曰今日相遇豈非天邪賜衣服車馬署敬上將軍悉免降者以配之司冀漸寧人始租賦立太學簡明經署為文學掾遷將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勒母王氏死潛窆山谷莫詳其所虛葬於襄國城南勒謂張賓曰郭之傳都風俗殷維須賢望以緩之誰可任也賓舉晉故太宰趙彭勃微彭為魏郡太守彭泣辭曰臣誠知晉室宗廟鞠為茂草猶洪川東逝往而不還明公應符受命可謂舉龍之會但食人之食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為恐亦明公之所不許若賜臣餘年全臣微節明公之惠也勒默然張賓曰自將軍義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

史籍

卷之九十四

人

者彭忠於所事其賢如此何必更之勒大悅賜安車駟馬以歸乃以石虎為魏郡太守鎮鄴虎慕奔之萌兆於此矣王浚者縱淫虐勒有吞并之意欲遣使以覲之議者謂宜如羊祜陸抗故事張賓曰王浚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之志思協英雄圖濟事業將軍威聲振於海內所在為輕重浚之欲將軍猶楚之招韓信也今權請遣使無誠款之形脫生猜疑雖有奇畧無所施也初藩推奉尚恐未信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乃遣舍人王子春多資珍寶推崇浚為天子并厚賂賚浚謂子春曰石公稱藩於孤其可信乎子春曰昔陳嬰登其鄒王而不王韓信薄帝而不帝者數載

知帝王不可以智力爭故也且自古胡人為名臣者誠有之帝王則未之聞也石將軍非惡帝王而讓明公也顧取之不為天人之所許耳願公勿疑浚大悅封子春為列侯遣使報勒若以方物浚司馬游統鎮范陽遣使降勒斬其使浚益信之每浚使至勒匿精甲廩師以示之北面拜使受書浚遺勒應尼勒懸之於壁朝夕拜之云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賜如見公也遣董華奉表於浚期親詣幽州奉上尊號并修殿於東嵩乞并州牧子春曰幽州自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積粟百萬不能贍恤賊害賢良誅斥諫士政刑煩苛下不堪命鮮卑烏丸離貳於外賡嵩田矯食暴於內人情沮擾甲士

史籍

卷之九十四

九

羸弊而浚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比漢高魏武此亡至之期也勒撫几笑曰王浚真可擒也勒嚴兵戒期將襲浚而懼劉琨及鮮卑烏丸為其後患沉吟未決張賓曰夫襲敵國當出其不意軍已戒嚴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慮乎勒曰然賓曰浚之據幽州唯仗三部今皆離叛還為寇仇此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饑饉人皆蔬食眾叛親離甲族寡弱此則內無強兵以禦我也若大軍至郊必土崩瓦解輕軍往返不出二旬就使三方有動勢足旋趾宜應机電發勿使後時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仇敵若修葺於琨送質請和琨必欣於得我喜於浚滅終不救浚而襲我也勒曰吾所不了

劉琨王凌  
俱為勒所  
害不知其  
計可恨

右侯已了復何疑哉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相人殺  
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懼聲軍計故也遣張處奉牒於  
劉琨陳已過失求討凌以自效琨既素疾凌乃檄諸州郡言  
勒知命思愆收累年之咎求拔幽都效善將來乃受任通和  
軍達易水凌督護孫綽馳白凌將引軍距勒凌不聽凌將佐  
咸請擊勒凌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命設  
饗以待之勒至創此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  
聲言上禮實欲填街巷使兵不得發勒升廳事命甲士執凌  
立於前使徐光讓之曰君得列上公跨掠幽都手握強兵坐  
觀京師傾覆不救天子妄擬僭竊專任姦暴殺害忠良肆情

史籍 卷之九十四

志欲自取覆滅此非天亡也送凌襄國市斬之分遣流人各  
還桑梓擢用荀綽失憲數徙高田矯等以賄亂政皆斬之焚  
燒凌宮殿以晉尚書劉翰行幽州刺史戍薊置守宰而還勒  
既還劉翰奔段日碑劉聰署勒大都督東單于加金鉉黃鉞  
增封十二郡勒以幽冀漸平始下州郡閭閻入戶戶絹二匹  
租二斛勒攻樂平劉琨遣將軍姬澹率眾十餘萬討勒琨大  
敗收為濟聲援勒將距之或曰澹兵強宜深溝高壘以挫之  
勒曰澹眾遠來疲困犬羊烏合號令不齊可一戰而擒之何  
強之有若濟乘我之退勢不復全焉得深溝高壘乎此不戰  
而自亡也立斬言者以孔長為前鋒都督分設二伏長輕騎

送下集失  
若張寶何  
在

與濟戰偽北濟繼兵追之勒伏發夾擊濟軍大敗獲鎧馬萬  
匹濟奔代郡琨長史李弘以并州降勒勒置守宰而退琨奔  
於段匹磾後為匹磾所殺孔長文代都姬澹死之時司冀并  
充流人馮勝馬嚴等數萬戶在遼西迭招引孔長攻之久  
不剋勒門討於張寶寶曰馮勝等本非明公深仇遼西流人  
悉有戀本之思今宜班師差遣良守任之以驍遠之事不拘  
常制奉宣仁澤奮揚威武幽冀之寇可翹足而靜也勒召其  
歸署李回為振武將軍高陽太守馬嚴士眾多叛歸之嚴奔  
幽州馮勝遂率眾降劉聰疾甚召勒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受  
遺詔輔政勒固辭聰遣使署勒大將軍持節鉞都督侍中增

史籍 卷之九十四

封十郡聰死子榮襲偽位其大將軍靳準殺榮勒命張敬率  
騎五千為前鋒以討準勒統精銳五萬繼之據襄陵羌叛降  
者四萬餘落劉曜僭號署勒大司馬加九錫增封十郡勒攻  
準於平陽巴帥及羌叛降者十餘萬落準使卜泰送乘與服  
御請和於勒勒與劉曜競有招懷之計乃送泰於曜使曜知  
城內欲降於勒也曜潛與泰結盟遣還勒欲斬之諸將曰今  
斬卜泰準必不降就令泰宜諭城中使詠新準準必懼而連  
降矣泰入平陽與喬泰等攻準殺之推新明為盟主遣泰奉  
傳國六璽送於劉曜勒大怒進軍攻明敗之明率平陽之眾  
奔於劉曜曜盡殺新氏之族勒焚平陽宮室使裴憲修淵驪

莫收劉祭已下百餘尸葬之徒渾儀樂器於襄國劉驥遣使署勒太宰進爵趙王勒舍人曹平樂使驢言勒遣王修外表虔誠內規強弱謀待修之返將襲乘輿驢大怒斬修追使者還勒聞王修死大怒誅平樂三族下令曰孤之奉劉家人臣之道過矣若微孤豈能南面稱朕哉恨基既立便欲相圖天不助惡假手斬華孤惟事君之禮當如事親之義故復推崇劉氏齊奸如初何關長惡不悛殺奉誠之使帝王之起復何常邪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其所制邪於是石虎張賓及諸將佐勒勒稱尊號勒下書曰孤猥以寡德忝荷崇寵夙夜戰惶如臨深履薄豈可假尊竊號取譏四方昔周文

勒之憚恐如是

水出巨材所在山積將皇天欲孤繕修宮宇也其擬洛陽之太極起建德殿遣從事中郎任汪帥工匠五千採木以供之石虎攻段匹磾於厭次匹磾降署為冠軍將軍散流人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冀并幽州遼西巴西皆陷于勒晉征北將軍祖逖據譙自河以南多背勒歸逖勒憚之下幽州修祖氏墳墓為置守塚二家逃甚悅遣使修結和好勒厚賞之遣使報聘自是充豫人得休息祖逖牙門童建害新蔡內史周嵩遣使降勒勒斬之送首於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自是充豫間叛者逃皆不納三州之人車多兩屬初勒與李陽鄰居歲爭麻地迭相毆擊至是名陽至勒與酣謔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令曰武鄉吾之豐沛萬歲之後魂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勒立于弘為世子弘舅程遐疾張賓賓舉張披為別駕披遐之長史遐忿其去已使弘母譖披與賓為游俠門客日百餘乘物望皆歸之非社稷之利勒召披不時至遂殺之以還為右長史總執朝政自是朝臣皆趨程氏賓亦尋卒勒流涕曰天不欲吾成事耶何奪吾右侯之早也勒每與遐議有所不合輒歎曰右侯捨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祖逖卒勒遣其將王陽屯於豫州有闕關之志於是梁鄴之間騷然矣遣虎

統步騎四萬討曹疑。周廣固曹疑降。勒殺之。坑其衆三萬。虎將盡殺疑衆。青州刺史劉微曰。今曹微使牧人也。無人焉。牧微將歸矣。虎乃留男女七口。勒以衆軍樊垣清貧。擢章武內史。入辭。勒見垣衣冠弊壞。曰。樊參軍何貧之甚也。垣率然對曰。頃遭羯賊。資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暴掠耶。今當相償耳。垣悟叩頭謝。勒曰。卿輩老書生。孤不相責也。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勒雅號文章。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嘗讀漢書。聞酈食其勅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得天下。至曹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英達如此。石生攻劉曜。河內太守尹平斬之。尅壘壁十餘。掠五千餘戶而歸。自是劉

史緯

卷之九十四

高

石禍結。河東弘農民不聊生。晉都尉魯潛以許昌降勒。石瞻攻陷晉兗州刺史檀斌死之。石虎攻劉曜將劉嶽於石梁。獲之。於是盡有司兗之地。徐豫演淮諸郡縣皆降。勒與程遐謀營鄴宮。以世子弘鎮之。配禁兵萬人。車騎所統五十四營悉配之。以驍騎王陽統六夷以輔弘。石虎深恨之。石聰寇遼道。阜陵京師大震。濟岷太守劉閼害下邳內史夏嘉。降於石生。石瞻陷邾城。龍驤將軍王國以南郡降勒。在平令師懂獻黑兔。程遐言勒代晉以水承金。免陰精之獸。玄爲水色。此示殿下宜速副天人之望也。於是大赦。改年太和。石堪攻晉豫州刺史祖約。陷壽春。約降勒。勒誅之。劉曜敗石虎於高候。遂圖

洛陽。榮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皆降之。襄國大震。勒將親救洛陽。長史郭敖程遐固諫。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召徐光問之。曰。劉曜乘勝圍洛陽。皆謂其鋒不可當。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尅。師老卒殆。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若洛陽不守。曜便逼冀州。自河已北。席卷南。向吾事去矣。卿以爲何如。光曰。劉曜乘高候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墪。此無能爲也。懸軍三時。亡攻戰之利。殿下親駕。必望旌奔敗。定天下之計。在此一舉。時不可失也。勒悅。命石堪石聰等會榮陽。使石虎進據石門。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墪。濟自大場。先是猛風流漸。軍至。風和水泮。濟畢。流斷大至。勒以爲神

史緯

卷之九十四

主

助命曰。靈昌津。勒謂徐光曰。曜盛兵成臯。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成擒也。諸軍集於成臯。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勒見曜無守軍。大悅。舉手指額曰。天也。乃卷甲銜枚。兼路出羣營之間。曜陳軍十餘萬於城西。勒悅。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統步騎四萬入宜陽門。虎步卒三萬自城西攻其中軍。石堪石聰各以精騎八千自城北擊其前鋒。大戰。勒躬貫甲胄夾擊之。曜軍大潰。爲石堪所執。斬首五萬餘級。勒下令曰。所欲擒者曜耳。今已獲之。其赦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乃旋師。曜子熙去長安。奔於上邽。遣虎討熙。尅之。秦隴悉平。虎送傳國玉璽金璽於勒。凉州牧張駿遣使稱藩貢。

二大漂水  
主亦奇

方物徒氏羗十五萬落於司冀州羣臣石虎等奉皇帝璽綬上尊號於勒以咸和五年僭即帝位大赦境內改元建平徙都臨漳立世子弘爲太子子宏秦王斌太原王恢南陽王以石虎爲中山王勒遣監軍郭敬冠襄陽敬退屯樊城偃藏旗幟寂若無人謂謀者曰善守之後數日大騎將至不復得走矣使人浴馬於津川而復始晝夜不絕謀還告南中郎將周撫撫以爲勒軍大至奔武昌敬陷襄陽勒下書曰自今諸有處斷悉依科令其有忿怒發中旨者或德位尊高之人或服勤死事之孤遐遁羅譴門下皆列奏之吾當思擇而行勒將營鄴宮廷尉續咸諫勒大怒將斬之中書令徐光曰陛下不

史緯

卷之九十四

六

欲聞忠臣之言豈夏癸商辛之君耶其言可用用之不可用故常容之奈何一旦以直言斬列卿乎勒歎曰爲人君不得自專如是人家有百匹資尚欲市別宅况有天下之富乎終常縶之耳今且停作成吾直臣之氣也賜咸絹百匹時大雨霖中山暴水流漂巨木百餘萬根集於堂陽勒大悅謂公卿曰天意欲吾營鄴都耳令少府任汪監營鄴宮勒以洛陽成周土中漢晉舊京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陽爲南都置治書侍御史勒因饗高句麗使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邁高皇雄畧超魏武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卿言太過人豈不自知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

以水漂爲  
龍亦水光  
今惟京師  
歲永天下

皆否水既  
不藏則道  
盡矣乃有  
雨雷豈水  
之故哉

韓彭黈馳爭先耳脫遇光武當並驅於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橫掃落如日月倏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欺孤兒寡婦孤嫻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羣臣皆稱萬歲電起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不稼湯然勒以問徐光光曰介子推帝鄉之神前禁寒食故致斯災尚書議普復寒食黃門郎韋謏曰按春秋歲水失道陰氣發泄爲雹自子推已前雨雹復何所致此自陰陽乖錯所爲耳且子推賢者焉爲暴害如此今雖爲水室懼所藏之冰不在固陰沍寒之地氣泄爲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絲介之間奉之爲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勒令其太子省可

史緯

卷之九十四

七

尚書奏事使中常侍嚴震奏綜可否征伐刑斷大事乃呈之自是震威權過於主相石虎之門可設雀羅虎忿快晉南中郎將桓宣復襄陽有流星大如象尾足蛇形自北極西南流五十餘丈光明燭地墜於河聲聞九百餘里勒寢疾召石虎與太子弘中常侍嚴震侍疾禁中虎矯命絕弘震及內外羣臣勒疾增損莫有知者詐召石宏石堪還襄國勒疾小瘳見宏驚曰汝何故來耶使汝藩鎮正備今日欲誅召者虎懼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謹遣之論宏在外遂不遣之時赤黑黃雲如幕長數十丈交錯聲如雷震墜地氣熱如火塵起連天有耕者往視之見有一石方尺餘青色而輕擊之音如磬勒

疾甚，遺令曰：大雅與斌宜善相維持。司馬氏汝之殷鑒。中山王司三思周霍，勿爲將來口實。咸和七年死，時年六十。在位十五年，夜葬山谷，莫知其所，虛葬高平陵，僞謚明皇帝。弘字大雅，勒嘗謂徐光曰：大雅情情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世勝殘，天之道也。勒大悅。光因曰：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雄暴奸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必危。宜漸奪中山威權，使太子早參朝政，勒納之。程遐又言於勒曰：中山王武勇權智，羣臣莫及，自陛下之外，視之蔑如。兼專征歲久，威振內外，性復殘忍，恐不可輔。少主宜早除之。勒曰：今天下未平，大雅冲幼，宜任弼輔。

史緯

卷之九十四

太

中山佐命功臣，親同魯衛，方委以周霍之任，卿懼不得獨擅，帝舅之權故耳。遐泣曰：臣所言至公，陛下反以私疑臣。中山雖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屬，不可以親義期也。魏任司馬懿，終移鼎祚，臣託孤葛於東宮，臣不盡言，更誰言之？陛下若不除中山，臣見社稷不血食矣。勒不聽，遐以告徐光曰：中山常切齒於吾二人，恐非但國危，亦爲家禍。當爲安國寧家之計，不可坐而待亡。光復言於勒曰：陛下廓平八州，帝有海內，而神色不悅者，何也？勒曰：吳蜀未平，書軌不一。司馬氏猶不絕於丹陽，恐後之人以吾爲不應符錄，每思之不覺見於神色。光曰：臣以陛下爲憂腹心之大患，何暇更憂餘事乎？夫魏承

漢運爲正朔，劉備雖紹興巴蜀，亦不可謂漢不滅也。吳雖跨江東，豈有虧於魏美？陛下旣苞括二都，爲中國帝王，彼司馬家兒復何異玄德？李氏亦猶孫權符錄，不在陛下，竟欲安歸？此餘患耳。中山王藉陛下指授，天下皆言其英武，兼爲人殘暴，奸險，見利忘義，父子握兵，勢傾王室，觀其怏怏，常有不滿之心，近於東宮，曲譖有輕皇太子之色。臣恐陛下萬年之後，宗廟必生荆棘。此心腹之重疾也。勒默然，竟不能從。及勒死，虎執弘，使收程遐，徐光殺之，令其子遠率兵入宿衛。文武奔散，弘大懼，讓位於虎。虎不受，弘涕泣固讓。虎逼立之，弘拜虎爲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以魏郡等十三郡爲邑，總攝百

史緯

卷之九十四

九

揆虎府察視昵，悉署禁要，命太子宮曰崇訓宮，勒妻劉氏已下皆徙居之，簡其美淑，車馬珍寶，御服之上者皆入於已署。劉氏謂石堪曰：皇祚之滅不久矣，將何以圖之？堪曰：先帝舊臣皆已斥外，宮殿之內無所錯籌。臣請出奔兖州，據廩丘，宣太后詔於諸牧守，征鎮令率義兵，同討桀逆，庶可濟也。劉氏曰：事急矣，便可速發。堪輕騎襲兖州，不尅，遂奔譙城。虎遣其將郭太執送襄國，炙而殺之，徵石恢還，遂殺劉氏。時石生鎮關中，石朗鎮洛陽，皆起兵，虎遣遠守襄國，統步騎七萬，破斬朗於金墉，進攻長安，生敗走，追斬之。虎還襄國，弘質璽綬，親詣虎，論禪位意。虎不受，弘還宮，對其母程氏流涕曰：先帝真

不濟事

無復遺種矣。俄而虎遣丞相郭殷、廢弘為海陽王。弘容色自若，安步就車，謂羣臣曰：「不堪纂承大統，顧慚羣后，然此命也。復何言？」百官莫不流涕。宮人慟哭。虎幽弘及程氏，并宏恢於崇訓宮，尋殺之。在位二年，時年二十二。虎字季龍，勒之從子也。虎幼而子於勒父，故或稱勒弟焉。永興中，與勒相失，後劉琨送勒母及虎歸。時年十七矣。性殘忍，游蕩無度，尤善彈，數彈入軍中毒患之。勒將殺虎，勒母曰：「快牛為犢子，時多能破車。汝小忍之，年十八，趨捷便弓馬，勇冠當時，拜征虜將軍，所為酷虐，軍中有男幹策畧，與已侔者，輒方便殺之。至於降城陷陣，不別善惡，坑斬抄有遺類，勒屢加責讓，而行意自若。然

史籍

卷之九十四

主

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信之，仗以專征之任。署魏郡太守、鎮鄴，勒卽趙王位，署為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封中山公。及勒僭號，授太尉，守尚書令，進封為王。虎自以勲高一時，謂勒卽位之後，大單于必在己，而更以授其子弘，虎深恨之。謂其子遠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吾躬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尅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實在於我，而授黃吻婢兒，每一憶此，令人不能寢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咸康元年，虎廢弘，羣臣勸稱尊號。虎下書曰：「王室多難，海陽自棄，四海業重，故倪從推逼，朕

史籍

卷之九十四

主

開道合乾坤者，將皇德協神人者，稱帝。皇帝之號，非所敢聞。且可稱居攝。趙天王以副天人之望，改年建武，立其子遠為太子。虎荒游廢政，多所營繕，使遠省可尚書奏事，選牧守祀郊廟，唯征伐刑斷乃親覽之。觀雀臺崩，殺少府任汪，復修之，倍於常度。虎遷於鄴，徙洛陽鐘虡，九龍翁仲，銅駝飛廉，鐘一沒於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繩，牛百頭，鹿槿引之，乃出。造萬斛舟以渡之，以四輪纏輜車，轍廣四尺，深二尺，運至鄴。時衆役煩興，軍旅不息，加以久旱穀貴，金一斤，直米二斗，民無生賴。又納解飛之說，投石於漳河，以起飛橋，功費數千億萬，橋竟不成。於襄國起太武殿，於鄴造東西宮、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粹之，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於其中，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金鑄銀極金柱，珠簾玉壁，窮極伎巧。又起靈風臺，九殿於顯陽殿後，遷士庶之女以充之。後庭服綺縠，玩珍奇者萬餘人，內置女官十有八等，教宮人星占及馬步射。置女太史於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又置女鼓吹羽儀雜伎，工巧皆與外侔，以咸康三年，僭稱大趙天王。初，石勒敬事天竺僧佛圖澄，虎僭位，傾心事澄，有重於勒。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偽混淆，多生愆過。虎下書糾簡著作郎王度奏曰：「佛方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代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



懸管即垂  
輪不下疑  
也  
如此罪惡  
浮於榮利  
宜其無遺  
種也

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可  
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庶庶  
例皆禁之。犯者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為沙門者，還復百姓。虎  
下書：百姓有樂事佛者，聽之。遠自總百揆之後，荒酒淫色，騎  
恣無道，或盤遊於田，懸管而入，或夜入官臣家，淫其妻妾，粧  
飾官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於盤上，傳共視之。又與諸比丘  
尼有姿色者，交俱而殺之，合牛羊肉羹食之，以賜左右。使識  
其味。河間公宣、樂安公縉，有寵於虎，遠疾之如仇。虎荒耽內  
遊，威刑失度，遠以事呈之。虎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  
不問，復怒曰：「何以不呈？」謂貴杖極，月至再三，遠甚恚恨。謂中

史籍 卷之九十四

三

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我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  
伏不敢對。遠稱疾不省事，率宮臣文武五百餘騎，宴於李顏  
別舍。謂顏等曰：「我欲至冀州殺石宣，有不從者，斬行數里。騎  
皆逃散，顏叩頭固諫，遠亦昏醉而歸。遠母皇后鄭氏私遣中  
人責遠，遠怒殺其使。虎聞遠有疾，遣所親任女尚書察之。遠  
抽劍擊之，虎大怒，誅李顏等三十餘人。幽遠於東宮，既而赦  
之。引見太武東堂，遠不謝而出。虎遣人謂遠曰：「太子應入朝  
中宮，何以便去？」遠徑出不顧。虎大怒，殺遠及其妻，并男女二  
十六人，同埋於一棺之中。誅其宮臣支黨二百餘人。廢鄭氏  
為東海太妃，立子宣為皇太子。宣母杜昭儀為皇后，安定人

侯于光，自稱佛太子。遊于郭縣，爰赤剗家，赤剗敬信之，妻以  
二女。聚眾數千於杜南山，稱大黃帝，將軍石廣擊斬之。于光  
頭無血，十餘日，面色無異於生。虎將伐遼西段遼，以桃豹為  
橫海將軍，王華為渡遼將軍，統舟師十萬，出漂渝津。支雄為  
龍驤將軍，姚弋仲為冠軍將軍，統步騎十萬為前鋒，以伐段  
遼。虎聚次金臺，支雄、長驅入薊，遼漁陽上谷四十餘城並降。  
遼懼，棄令支，奔于密雲山。遼長史劉群、盧諶封府庫，遣使請  
降。虎遣將軍郭太率輕騎二萬追遼及之，戰於密雲，獲其母  
妻，斬級三千。遼單馬竄險，遣子乞時真送表，及名馬、虎納之。  
乃遷其戶二萬餘於雍司允豫之地。初，慕容皝與段遼有隙，

史籍 卷之九十四

三

遣使稱藩於虎。陳遼宜伐，請盡眾來會。及軍至，令支、皝師不  
出。虎將伐之，佛圖澄曰：「燕、魏德之國，未可加兵。虎作色曰：「  
此攻城，何城不克？」區區小豎，何所逃也？」太史令趙悅諫曰：「燕  
地歲星所守，師行必受其禍。虎鞭而黜之，進攻棘城，旬日不  
克。就遣子恪率騎二千晨出挑戰，諸門皆若有師出，四面如  
雲。虎大驚，棄甲而遁。於是召趙悅復為太史令。虎還，詣石勒  
慕容群臣於襄國，至都，使石宣率步騎二萬擊朔方鮮卑斛  
摩頭，斬首四萬餘級。以慕容安為征討大都督，統五將步騎七  
萬寇荆揚。石閔敗王師於沔陰，將軍蔡懷死之。朱保敗王師  
於白石，將軍鄧豹等皆遇害。張賀度敗毛寶，陷郗城，死者萬

餘人變安進提胡亭。晉將軍黃冲歷陽太守鄭進皆降之。安掠七萬戶而還。時豪戚忿賄託公行虎患之。擢李巨爲御史中丞。自是百寮震懼。州郡肅然。虎曰。朕問良臣如猛虎。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哉。虎將討慕容皝。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州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鄴城軍滿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豆千一百萬斛於安樂城。以備軍調。李壽將李宏奔於虎。壽致書請之。題曰。趙王石君虎不悅。付外議之。中書監王波曰。今李宏以死自誓。若得還蜀漢。當竭率宗族來歸。王化使其果然。可不煩一旅之師而坐定梁益。就有進退。豈在一夫。壽既就。並日月跨僭一方。今若制詔或取酬反。

史編

卷之九十四

書

則取諸戎裔宜書答之。并贈以楮矢以示形弓之意。於是遣宏虎以石韜爲太尉。與太子宣。送日省。可尙書奏事。張駿憚虎之盛。遣其別駕馬詵朝之。虎覓其表。辭頗蹇傲。虎怒。將斬詵。侍中石璞曰。爲陛下之患者丹陽也。區區河右。焉能爲有。無今斬馬詵。必征張駿。則南討之師。勢分爲二。建鄴君臣延其數年之命矣。勝之不爲武。弗魁爲四夷所笑。不如因而厚之。彼若改圖謝罪。率其臣職。我又何求。迷而不悟。討之未晚也。虎乃止。李宏至蜀。李壽欲跨其境內。下令云。羯使來庭。獻其楮矢。虎聞之。怒。黜王波。虎盛興宮室於鄴。起臺觀四十餘所。管長安洛陽二宮。作者四十餘萬人。勅河南四州。具南師。

之備。并朔雍秦嚴西討之資。青冀幽州三五發卒。百姓失業。十室而七。船夫十七萬人。爲水所沒。三分而一。右僕射張離總兵。要求媚於石。宣言。今諸公侯吏兵過限。宜漸削。弱以盛儲威。宜素疾石韜之寵。甚悅其言。乃使離奏奪諸公府吏。餘兵五萬。悉配東官。諸公咸怨。制征士五人。車一乘。牛二頭。米各十五斛。絹十疋。調不辦者。斬。將圖江表。於是百姓窮窘。鬻子以充軍。制猶不能起。自經於道路者相望。濟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夜忽移在城東南。有狼狐千餘隨之。迹皆成路。虎大悅。曰。石虎者朕也。自平陵城北而東南者。天意將使朕平蕩江南之微也。其勅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師。以平江。

史編

卷之九十四

書

南群臣皆賀。時妖怪尤多。石然於泰山。八日乃滅。東海有大石自立。旁有血流。郭西山石間。血流出長十餘步。太武殿畫古賢悉變爲胡。旬餘頭悉縮入肩中。虎大惡之。佛圖澄對之。流涕中謁者令申扁有寵於虎。宣亦昵之。扁聰辨明斷。尚總機密之任。虎既不省奏案。宜荒酒內遊。石韜沉湎好獵。生殺除拜皆扁所決。權傾內外。刺史二千石皆出其門。九卿已下望塵而拜。唯侍中鄭系王謙常侍盧湛崔約等與之抗禮。建元初。虎饗群臣於太武前殿。有白雁百餘集於馬道南。虎命射之。無所獲。既將討三方。諸州兵至者百餘萬。太史令趙悅私奏曰。白雁集殿庭。宮室將空。不宜行也。虎乃大閱而解嚴。

石宜淫虐日甚，領軍王朗言於虎曰：「今隆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斫伐官材，引於漳水，功役數萬，士眾呼嗟，陛下宜因遊觀而罷之。」虎如其言。宣知朗所為，怒欲殺之，而無因。會熒惑守房，趙悅水宜，言謂虎曰：「昂者趙之分房，為天子熒惑所在，其主惡之，宜貴臣姓王者當之。」虎曰：「誰可？」悅曰：「無貴於王領軍者。」虎惜朗曰：「更言其大。」悅曰：「其大為中書監王波耳。」虎乃追波前，議遣李宏及答格矢之，愆腰斬之。及其四子投於漳水，以厭熒惑之變。尋愆波無罪，贈司空，封其孫為侯。虎起河橋於靈昌津，采石為梁，柱石無大小，下輒隨流，用功五百餘萬，而不成。虎遣使致祭，沉璧於河，俄而壁流於渚上，地震水

史綱 卷之九十四

美

初，殷觀傾壞，壓死百餘人，虎恚甚，斬工匠而止。作焉，命石宜石，始生殺拜除，皆迷日省，決不復赦。司馬申鍾諫曰：「慶賞刑威，后皇攸執，名器至重，不可假人，所以妨奸杜漸。太子國之儲貳，朝夕視聽，不及政事，禮之制也。庶人遠往，以聞政致敗，殷鑒不遠，所宜矯革。且二政分權，勢不及禍，周有子頹之戮，鄭有叔段之難，皆由寵之不道，所以亂國害親。虎不納發難，洛泰并州十六萬人，城長安，及營未央宮，虎性好獵，其體重不能跨鞍，乃造獵車千乘，格獸車四十乘，赴期將校獵，自靈昌津南至榮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犯者罪至大辟。御史因之作奸，百姓有美女好馬者，求之不得，便誣以

犯獄，論死者百餘家。海岱河濟間人無寧志。又發諸州二十六萬人修洛陽宮，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有二等，諸公侯七十餘國皆置女官九等，大發百姓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萬餘人，為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阿旨，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家，百姓妻有美色，豪勢因而脅之，率多自殺。石宜及諸公私令采發者亦垂一萬，自初發至薨，誅殺其夫及縊死者三千餘人。虎臨軒簡第諸女，大悅，封使者十二人為列侯，荆楚揚徐間流叛畧盡，宰守坐不能殺懷誅者五十餘人。金紫光祿大夫遼明切諫，虎怒殺之。自是朝臣杜口，虎以女騎一千為鹵簿，皆著紫綸巾，織錦袴，金銀縷帶，五文織

史綱 卷之九十四

老

成，肆遊於戲馬觀，觀上安詔書五色紙，在木鳳之口，鹿盧迴轉，狀若飛翔焉。尚書朱軌與中黃門嚴生不協，會雨霖道中陷，滯生語軌道路不修，訕謗朝政。虎於是立私論之條，偶語之律，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咸刑日，濫朝會以目吉凶之間。自此而絕軌之囚也。冠軍苻洪諫曰：「臣聞聖王之馭天下也，土階三尺，食不累味，百姓安樂，刑措不用，故其興也勃焉。亡主之馭海內也，瑤宮瓊榭，象箸玉杯，截脰剖心，脯賢割孕，故其亡也忽焉。今褒國鄴宮足康帝宇，長安洛陽何為者哉？盤於遊田，耽於女德，三代之亡，恒由於此。乃獵車千乘，養獸萬里，奪人妻女十萬盈宮，尚書朱軌納言大臣以道路不修，將

該殺

加極典此自陛下刑政失和陰陽失沴霖雨七旬霽方二日縱有鬼兵百萬尚未及修而况人乎刑政如此其如四海何願止作徒休宮女赦朱軌允象望虎竟殺之憚洪之強弗罪乃停二京作役焉勒虎並貪而無禮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國奇珍異貨不可勝紀猶以為不足異代帝王及先賢陵墓靡不發掘而取其寶貨焉沙門吳進言於虎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虎於是使尙書張群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墻于郭北廣長數十里申鍾等切諫虎大怒曰苑墻朝成而吾夕沒亦無所恨乃促張群以燭夜作起三觀四門三門通漳水

史綿 卷之九十四

夫

皆為鐵扉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揚州送黃鵠雛五頭長一丈辟間十餘里泛之於玄武池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虎命司馬張易柱調之以駕芝蓋列充庭之乘鑿北城引水於華林園城崩壓死百餘人命石宜祈於山川因而遊獵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虎從其後宮升凌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為樂耳宣既馳逐無厭所在陳列行宮四而各以百里為度驅園禽獸皆暮集其所文武跪立圍守重行烽炬星羅光燭如晝命勁騎馳射其中宣與嬖姬美人乘輦觀之嬉娛忘反獸碑乃止其禽獸奔

役籍已非乃思賦文

逸有爵者奔馬步驟一日無爵者輓之一百士卒饑凍而死者萬有餘人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靡有孑遺虎復命石韜亦如之出自并州遊於秦晉宣素惡韜詭是行也疾之彌甚宦者趙生幸於宣勸宣除之石韜起堂於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丈宣視而大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十丈宣悲甚謂所幸楊杯卒成曰韜敢違我如是汝為我殺之韜死主上必臨喪因行大事蔑不濟矣當盡以韜國邑分封汝等杯等許諾時東南有黃黑雲稍分為三狀若疋布東西經天夕時貫日日沒後分為七道間有白雲如魚鱗韜頗解天文見而惡之謂左右曰此變不小當有刺客起于京師不知定

史綿 卷之九十四

完

誰當之是夜韜譏其寮屬於東明觀樂奏酒酣長歎曰人世無常別易會難各開意為吾飲知後會復何期而不醉乎法然流涕左右哭不歡飲因宿於佛舍宣使楊杯卒成趙生等緣梯而入殺韜置其刀箭而去虎聞之哀驚氣絕久之方蘇將出臨之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恐在蕭牆之內變生非常不可以出虎乃止嚴兵發哀於太武殿宣乘素車從千人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使舉衾看尸大笑而去收記室秦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虎疑宣害韜將召之懼其不入乃偽言其母哀過危懼宣不自疑入朝中宮因而止之建興人史科告韜死夜因宿東宮長上楊杯家杯與五人從外

百好

天道不遠

史記

卷之九十四

辛

來相語曰大事已定但願大家老壽吾等何患不富貴語訖便入科殿閣中杯不見也科舉山迷匿俄而杯與二人出來科不得杯曰宿客聞人向語當殺之斷口舌今既去恐作大事矣科喻瑞獲免虎馳使收之杯等去獲趙生訊之生具服虎幽宜以鎖環穿其額而鑲之作木槽和羹飯以猪狗法食之取害輒刀箭低其血哀號震動宮殿積柴鄰北樹標於其上置鹿盧穿之以繩送宜於標所使賴所親宦者郝雅劉朝俊其疑抽其舌牽之登梯上於柴積以繩貫其額鹿盧而上斷其手足扶眼潰腹如箱之傷四面縱火烟炎際天虎從耶儀已下數十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揚諸門交道中

殺其妻子九人宣小子年數歲虎素愛之抱之而泣兒曰非兒罪虎欲赦之大臣不聽遂於懷中取而殺之兒挽虎衣大呼時人莫不為之流涕又誅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樂之漳水濟其東宮養猪牛衛士十餘萬人皆滿成京州先是趙覽言於虎曰中宮將有變宜防之至是虎以其知而不告亦誅之廢宣母杜氏為庶人貴顯柳氏以才色特幸坐其兄有寵於宣亦殺之虎追念其姿色復納其妹虎議立太子太尉張舉曰燕公斌彭城公遵並有武藝文德陛下神術已衰四海未一請擇二公而樹之將軍張豺破上邽獲劉曜幼女年十二有姝色虎嬖之生子世豺規立世為

此未洗所  
高力有力  
也

史記

卷之九十四

辛

劉氏當為太后已得輔政說虎曰陛下再立儲宮皆出自側是以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虎曰卿勿言吾知太子處矣復議於東堂虎曰吾腹腸穢惡故生凶子欲以純灰三斛洗之兒年二十餘便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遂立世為皇太子劉氏為皇后虎以永和五年僭即皇帝位太赦境內建元太寧故東官謫卒高力等萬餘人當成京州行達雍城既不在赦例雍州刺史張茂又奪其馬令步推鹿車致糧成所高力督梁犢因衆心之怨謀起兵車還以告茂者茂者皆踊拊大呼梁犢乃自稱晉征東大將軍率衆攻陷下辨秦雍間城戍無不摧陷斬二千石長史

長驅而東掠民間大斧施一丈柯所向奔潰北至長安衆已十萬樂平王石苞鎮長安盡銳距之敗績犢遂東出潼關至洛川虎以李農為大都督率步騎十萬討之敗於新安又敗於洛陽乃退壁成臯犢東掠榮陽陳晉諸郡虎大懼以燕王石斌為大都督率精騎一萬統姚弋仲符洪等擊犢於榮陽斬犢盡滅其餘黨虎疾甚以石遵為大將軍鎮關右石斌為丞相錄尚書事張豺為鎮衛大將軍吏部尚書並受遺輔政劉氏懼斌之害世也與張豺謀誅之斌時在襄國劉氏矯命免斌官以王歸弟使張豺弟雄率軍五百人守衛之石遵自幽州至都勒朝堂受拜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慟哭而去虎疾

大似石勒  
將死時

史不載其  
年

舉在將軍

小麥問曰：遵至未左右言久已去矣。虎曰：恨不見之。虎坐西間，龍騰將軍二百餘人列拜於前。虎問何所求，言聖躬不和，宜令燕王入宿衛。虎不知斌之廢也，怒曰：燕王不在內邪？呼來左右言王病，酒不能入。虎曰：促持藥迎之，當付其璽，殺亦竟無行者。尊惜眩而入，張豺矯虎命殺斌。劉氏矯命以豺為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千兵百騎，依霍光輔漢故事。侍中徐統歎曰：禍將作矣。乃仰藥而死。俄而虎死，凡在位十五歲。世即偽位，尊劉氏為皇太后，臨朝進張豺為丞相。豺請石遵石鑒為左右丞相，以慰其心。豺謀誅李農，農出奔。保於上白。劉氏使張舉率宿衛精卒圍之。石遵聞虎死，屯於河

史紀

卷之九十四

幸

此是得國  
好必

史紀

卷之九十四

重

甲臘兵入自鳳陽門，升太武殿，辨賜蓋哀，退如東閣。斬張豺於市，夷三族。假劉氏令曰：嗣子幼冲，先帝私恩所授，皇業至重，非所克堪。其以遵嗣位，遵偽讓群臣，教勸遵，位封世為燕王。廢劉氏為太妃，尋皆殺之。世凡立三十日，石冲鎮于前，開遵殺世而自立。乃留將軍沐堅戍幽州，帥眾五萬討遵。傳檄燕趙，所在雲集。比及常山，眾十餘萬，次於苑鄉。冲謂左右曰：吾第一也，死者不可復追，何為相殘乎？吾將歸矣。其將陳遵曰：彭城篡其罪大矣，且已起兵，事難中止。冲從之。遵使石閔李農率精卒十萬討之，戰於平棘，冲敗死。坑其士卒三萬餘人。始聖虎偽諡武皇帝，石苞鎮長安，謀率關中之眾攻鄴。長史石光司馬曹曜固諫，苞怒，誅光等，苞貪而無謀。雍州豪右知其無成，遣人告晉梁州刺史司馬勳，勳率眾赴之。斬京兆太守劉季離，三輔豪右多殺其令長，以應勳。苞使麻秋距勳，遵遣車騎王朗率精騎二萬，外以討勳為名，因劫苞送之於鄴。勳拔宛城，殺遵太守袁景，而還。初遵之發也，謂石閔曰：努力事成，以汝為儲貳。既而立行，閔甚失望，自以勳高，一時規專朝政，遵忌而不任。閔為都督，總內外兵權，乃懷撫殿中將士及故東宮高力萬餘人，皆奏為殿中將軍，賜以宮女，樹已之恩。遵納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之說，奪其兵權。閔益恨準等，勸遵誅之。遵召石鑒等議於太后鄭氏之前。

謀及婦人  
十應什千

自取

鄭氏曰無棘奴豈有今日不可殺也鑒以告閔閔遂劫李農及右衛王基謀廢遵使將軍蘇亥周成率甲士三十執遵於如意觀遵方與婦人彈碁問成等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尙如是汝等立鑒復能幾時遂殺之誅鄭氏及其子衍遵凡在位一百八十三日鑒僭位以石閔爲大將軍封武德王李農爲大司馬並錄尙書事鑒使石苞及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夜誅閔農於珉華殿不克俱爲閔所殺石祇在襄國與姚弋仲苻洪等連兵誅閔閔遣石琨爲大都督與太尉張舉侍中呼延盛率步騎七萬討祇等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啓前河東太守石暉謀誅閔農不克死之龍驤

史籍 卷之九十四

書

將軍孫伏都劉錡等結羯士三千欲誅閔等時鑒在中堂伏都率三十餘人將升臺挾鑒以攻之鑒見伏都毀閣道臨問其故伏都曰閔農等反臣嚴率衛士謹先啟知鑒曰朕從臺觀卿好爲朕陳力伏都等攻閔農不克屯於鳳陽門閔農率衆數千毀金門而入鑒懼閔誅已馳招閔農開門納之謂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閔農攻斬伏都等自鳳陽至珉華橫尸相枕血流成渠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杖者斬之胡人斬關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閔使尙書王簡少府王鬱帥衆數千守鑒於鄧龍觀懸食給之令城內曰與我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勅城門不復相禁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

閔以千人破七萬衆  
亦勇哉

不爲已用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老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時高鼻多鬚濫死者半尸諸城外爲野大豺狼所食屯戍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太宰趙鹿太尉張舉等萬餘人出奔襄國石琨奔據冀州撫軍張沉屯滏口張賀度據石潰各衆數萬琨舉率衆七萬伐鄴閔率衆千餘距之城北閔執兩刃矛馳騎擊之皆應鋒摧潰斬級三千琨遁歸冀州閔與李農率衆三萬討張賀度於石潰鑒密遣宦者召張沉使承虛襲鄴宦者以告閔農閔農馳還廢鑒殺之盡磔石氏鑒在位一百三日虎小兒混永和八

史籍 卷之九十四

書

年將妻妾數人奔京師詔斬之建康市初讖言滅石者陵而石閔封蘭陵公虎惡之改蘭陵爲武興郡至是終爲閔所滅勒以成帝咸和三年僭位穆帝永和五年滅凡二十三年石閔小字棘奴虎之養孫也本姓冉內黃人爲遊擊將軍虎敗於昌黎閔軍獨全由此功名大顯及敗梁犢之後威聲彌振既殺石鑒卽僞位國號大魏復姓冉氏遣使者持節赦諸屯結皆不從石祇聞鑒死僭號於襄國諸六夷據州郡者皆應之閔遣使告晉曰胡逆亂中原今已誅之若能共討可遣軍來朝廷不吝閔誅太宰李農石祇遣相國石琨率衆十萬伐鄴進據邯鄲閔大敗之死者萬餘苻健自枋頭入關張賀

度將攻鄴，閔遣劉群爲都督，帥步騎十二萬，閔統精卒八萬繼之，戰於蒼亭，賀度大敗，死者二萬八千，盡俘其衆，振旅而歸，戎卒三十餘萬，旌旗鐘鼓，縣亘於百里，雖石氏之盛，無以過之。閔帥步騎十萬，攻石祗於襄國，爲土山地道，築室反耕，祗大懼，去帝號，稱趙王，遣使詣慕容儼，姚弋仲乞師，會石琨自冀州援祗，弋仲遣其子襄率騎三萬八千，儼遣將軍悅綰率甲卒三萬救之，三方勁卒合十餘萬，閔遣將軍胡睦距襄於長蘆，孫威距琨於黃丘，大敗，睦威單騎而還，琨等軍至，閔將出擊之，將軍王泰曰：「石祗窮寇，希望外援，今強救雲集，吾若出戰，腹背受敵，宜固壘勿出，觀勢而動，以挫其謀。」今陛下躬親卽戎，如失萬全大事去矣。臣請率諸將爲陛下滅之道，士法饒曰：「大白經泉，當殺胡王一戰百，尅不可失也。」閔攘袂曰：「吾戰矣。」敢諫者斬。盡衆出戰，姚襄悅綰石琨三面攻之，祗衝其後，閔大敗，與十餘騎奔鄴，降胡栗特康執其子亂，送祗殺之。公侯將士死者十餘萬人，於是人物殲矣。盜賊蜂起，司冀大饑，人相食，自石虎死，閔盡倉庫以樹私恩，與羌胡相攻，無月不戰，青雍幽荆徙戶，及諸氏羌胡蠻數百萬，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餓疫死，其能達者，十僅二三。諸夏紛亂，無復耕農，閔誅法饒支解之，石祗使劉顯率衆七萬攻鄴，時閔潛還，莫有知者，內外兇兇，皆謂閔已死，射聲校尉張

艾勸閔親郊，以安衆心，閔從之。劉顯次於明光宮，去鄴二十里，閔大敗顯軍，追奔斬首三萬餘級，顯密請降，求殺祗爲效。閔振旅而歸，顯既殺祗，復率衆伐鄴，閔敗之，顯還，遂稱僞號於襄國。閔徐充豫州刺史，皆以城歸晉。將軍高崇執洛州刺史降，劉顯伐常山，閔留大將軍蔣幹輔太子智守鄴，親率騎八千救之。顯大敗，閔追奔至襄國，顯將曹伏駒開門迎，閔入襄國，誅顯焚宮室，遷百姓於鄴，慕容儼尅幽薊，略地冀州，閔率騎距之，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大將軍董閔曰：「鮮卑乘勝，其鋒不可當也，請避之以挫其氣，然後濟師以擊之，可以取勝。」閔怒曰：「吾將平幽州，斬慕容儼，今遇恪何爲避之？」恪十戰皆敗，乃以鐵鑕連馬，備鮮卑善射者五千方陣而前，閔所乘馬曰朱龍，日行千里，左杖矛，右執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百餘級，俄而燕騎大至，圍之數周，閔衆寡不敵，潰圍東走，行二十餘里，馬忽斃，爲恪所擒，送之於薊。僞問閔曰：「汝奴僕下才，何得妄稱天子？」閔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人面獸心，尚欲篡逆，我何爲不可作帝王耶？」僞怒鞭之三百，遣慕容評率衆圍鄴，鄴中饑，人相食，虎時官人被食略盡。蔣幹遣侍中繆嵩奉表乞師於晉，濮陽太守戴施責其傳國璽，幹沉吟未決，施乃率兵入鄴助守，幹既出，璽施馳送京師，長水校尉馬願開門降，評將幹奔蒼垣，評送閔妻董氏太子智及三公卿



土於薊，偶斬閔於遼，徑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五月不雨，至於十二月，偶遣使者祀之，謚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雪，是歲太和八年也。閔之勇力亦自非凡

史籍

卷之九十四

三

史籍卷九十五

晉書二十三

載記

慕容廆

慕容廆，昌黎鮮卑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於紫蒙之野。號曰東胡，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風俗官號與匈奴略同。秦漢之際，為匈奴所敗，保於鮮卑山。因為號會祖莫護跋，率諸部入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寇，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飲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搖，其後音訛為慕容。

史籍

卷之九十五

焉。祖木延，左賢王。父涉歸，拜鮮卑單于，遷邑于遼水北。廆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童弗時往謁，張華華歎異之，曰：「君後必為命世之器。」因以所服簪橫纒之，結殷勤而別。初涉歸有憾於宇文氏，廆請討之。武帝弗許，廆怒，入寇遼西，殺略甚衆。帝遣幽州諸軍討廆，戰於肥如。廆衆大敗，後復掠昌黎。又東伐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廆夷其城，驅萬餘人而歸。東夷校尉何龔立依慮之子為王。廆率騎邀之，為龔所敗。廆謀於衆曰：「吾先公以來世奉中國，且華裔理殊，強弱勢別，豈能與晉競乎？何為不和以害吾百姓耶？」乃遣使來降。帝拜為鮮卑都督。廆致謝於東夷府，巾衣詣門，抗士大夫之禮。何龔嚴兵引見。

宛改服示其服而入人間其故。龐曰：主人不以禮賓復何爲哉？龔聞而愧之。龐以大棘城帝顓頊之墟也，乃移居之，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上國。燕垂大木，龐開倉振給，天子嘉之，賜命服。太安初，宇文莫圭遣別帥大素延攻掠諸郡，龐改之，素延率衆十萬圍棘城，衆咸懼。龐曰：素延雖大竿蟻聚，然軍無法制，已在吾計中矣。諸軍但力戰，無所憂也。乃躬貫甲冑，馳出擊之。素延大敗，追奔百里，俘斬萬餘人。永嘉初，龐自稱鮮卑大單于，遼東太守龐本殺東夷校尉李臻，附塞鮮卑素連、木津等託爲臻報仇，攻陷郡縣，殺掠士庶。校尉封釋懼而請和。龐子翰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爲之君，靡不杖此以

史籍

卷之九十五

二

成事。素今連津賊寇，王師覆敗，蒼生屠膾，外託報仇，內寔爲寇。封使君與之連和，毒害滋深，遼左傾沒，已垂二周。杖義勤王，今其時也。宜數連津之罪，令襄兵以誅之，興復遼郡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於我國，此吾鴻漸之始也。龐從之。遂率衆討連津，斬之二部，悉降立遼東郡而歸。元帝承制拜龐都督遼左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呂黎公龐不受將軍，魯昌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琅邪承制江東，實人心所係。明公雄據一方，而諸部猶怙衆稱兵，莫肯相下者，蓋以官非王命故也。今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誰敢不從？龐乃遣長史王濟、浮海勸進，及帝卽位，遣謁

者陶遠，重申前命。龐刑政修明，虛懷引納，流亾士庶襁負而歸之。龐乃立郡以統流人，冀州人爲冀陽郡，豫州人爲成周郡，青州人爲營丘郡，并州人爲唐國郡，推舉賢才，委以庶政，以裴疑、魯昌等爲謀主，逢美遊遠等爲股肱，以劉讚爲東庠祭酒。今世子統率國冑受業焉。龐覽政之暇，親臨聽之時，平州刺史崔岳陰結高句驪及宇文段國謀滅龐，以分其地。龐曰：三國信崔岳虛說，遂一時之利，烏合而來，既無統一各相顧望，吾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銳，幸吾速戰，我靖以待之，必懷疑貳，一則疑吾與岳誦而覆之，二則疑三國之中與吾有謀，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三國攻棘城，龐閉門不

史籍

卷之九十五

三

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二國果疑宇文同於龐，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兼其國，盡衆逼城連營三十里。龐簡銳士配號推鋒於前，輪領精騎爲奇兵，從旁出直衝其營。龐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龐軍至方率兵距之前鋒始交，輸已入其營，縱火焚之，衆皆震擾，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衆。獲皇帝玉璽三紐，遣長史裴疑送於建郡。崔岳懼，使兄子燕僞賀龐，會三國使亦至，請和曰：崔岳教三國成我，非本意也。龐將發示以攻圍之處，臨之以兵曰：日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以兵隨之，岳與數十騎棄家室奔

高句麗、虜悉降其衆。元帝加虜平州牧，承制海東，備官司，置守宰。段末波初立，不修守備。虜襲之，入令支，收其名馬寶物而還。石勒遣使通和，虜執其使，送於建鄴，勒怒，遣宇文乞得龜擊虜。虜遣號距之以裴疑爲右翼，少子仁爲左翼，攻乞得龜，虜之悉虜其衆，乘勝拔守。文國收其費用，徙其入戶數萬以歸。成帝卽位，虜與太尉陶侃箋曰：「天降艱難，禍害屢臻，舊都不守，皇輿還幸。大晉敬基，群流萬世，天命未改，玄象著明，是以義烈之士，深懷憤踊，猥以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掃除群鴟，下不能身赴國難，仍縱賊臣，屢逼京輦。王敦唱禍於前，蘇峻肆毒於後，普天率上，誰不同仇。深惟文武之士，荷受寵

史籍

卷之九十五

四

榮不能滅中原之寇，刷天下之恥。君侯植根江渚，發曜衡陽，杖葉公之權，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伍員得極其暴，竊爲丘明恥之。昔楚子重恥群臣不及先大夫，厲已戒衆，以服陳鄭。今者英賢比肩，使其輔翼聖主，陵江北伐，以義聲之直，討逆暴之虐，機命舊都之士，招來懷本之人，若因風振落，頓坂走輪耳。且孫堅以長沙之衆，摧破董卓，志匡漢室，及仲謀距破赤壁，虜取襄陽，使魏氏肝食，不知江表賢僞，爲匿其智計，藏其勇略耶？將呂蒙周瑜高蹤曠世哉！況凶羯虐暴，人士逼迫，衆心所去，易以震蕩。王朗袁術竊據一方，基淺根微，禍不旋踵，此皆君侯之所聞見者也。王司徒清虛寡欲，善於全已，庚

元舅風情都雅，超然高蹈。虜於寇難之際，受大晉累世之恩，自恨絕域，無益聖朝，徒係心萬里，望風懷憤。君侯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衆，撲兇豫之郊，使向義之士，倒戈稽首。虜在一方，敢不竭命，侃疏請封虜爲燕王，行大將軍事，朝議未定。虜卒而止。年六十五，在位四十九年，贈大將軍，諡曰襄，及僞僭號，僞諡武宣皇帝。虢第三子也。龍顏版齒，雄毅多權略。虢卒，嗣位。虢庶兄建威將軍翰，驍武有雄才，弟征虜將軍仁，廣武將軍昭，並有寵於虢。虢惡之，及虢卒，懼不自容，翰出奔段遼。仁勸昭舉兵廢虢，虢殺昭，遣使按仁，仁殺虢使，東歸平郭。號遼弟建武將軍，幼討之，幼敗沒，襄平令王米以遼東叛。仁

史籍

卷之九十五

五

蓋有遼左之地，成帝拜虢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承制封拜。一如虢故事，虢將乘海征遼東，薊下咸諫以海道危阻，宜從陸路。虢曰：「舊海水無凌，自仁反叛以來，凍合者三矣。昔漢光武因渚汜之水，以濟大業，天其或者欲吾乘此而赴之乎？」有沮謀者，斬乃率三軍，從昌黎踐凌而進。仁不虞虢之至，狼狽出戰，斬仁而還。段蘭率衆數萬，將攻柳城，宇文歸寇安晉爲蘭聲援，虢以步騎五萬擊之，蘭歸皆遁。遣封奕率輕騎追擊之，收其軍實而還。虢謂諸將曰：「二虜必無功而歸，必復至，宜設伏以待之。」遣封奕率騎潛於馬堯山，遼騎果至，夾擊大敗之，封奕等以虢任重位輕，宜稱燕王，咸康三

就此表說  
鹿曉同意  
昔有誤而  
求山自此  
務聚不  
孫更亮兄  
弟德薄位  
尊宜為人  
所侮也

史綱

卷之九十五

六

年號併即王位。號以段遼屢為邊害，遣使稱藩于石虎。諸師討遼，虎總眾而王。號率諸軍攻令支，以北諸城大破其將段蘭，斬級數千，掠五千餘戶而歸。虎至徐無，遼奔密雲。山虎入令支，怒號不會師，進軍擊之。至於棘城，戎卒數十萬四面進攻。郡縣叛應虎者三十六城，相持旬餘。左右勸號降，號曰：「孤方取天下，何乃降人乎？」遣子恪率騎二千晨出擊之。虎軍驚擾，棄甲而遁。恪乘勝追之，斬獲三萬餘級，築成凡城而還。段遼遣使降虎，請兵應接。虎遣其將麻秋率眾迎遼，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之。斬遼，號雖稱王，未有朝命。乃遣其長史劉祥獻捷京師，兼言權假之意，并請大舉討平中原。簡夷

亮第永興，繼為將相，乃表曰：「臣究觀前代之主，親黨后族，必有傾圯之禍。是以周之中伯號稱賢舅，以其身藩於外，不握朝權。降及秦昭，足為令主，委信二舅，幾至亂國。逮於漢，推重田蚡及蚡死後，切齒追恨。成帝闇弱，不能自立，外恣石舅王鳳篡位，每覽斯事，孰不痛惋。設使舅氏賢若穰侯王鳳，則但聞有二臣，不聞有二主。若其不才，則有竇憲梁冀之禍。凡此成敗，亦既然矣。苟能易軌，可無覆墜。陛下命世天挺，當隆晉道，而遭凶多難殷，憂備嬰迹，其所由實因故司空亮居元舅之尊，輔政之重，執權裁下，輕侮邊將，故今蘇峻祖約不勝其忿，遂致太后升遐，舉朝喪氣。若非社稷之靈，人神協助，

史綱

卷之九十五

七

豺狼之心，當可極耶。前事不忘，後事之表。而中書監左將軍冰等，內執樞機，外擁方鎮，昆弟並列，人臣莫與。陛下深敦渭陽，冰等自宜引分。臣常謂世主若欲崇顯舅氏，何不豐其祿，賜限其權，勢使上無偏私，下無異議。亮宿有名望，尚致斯變。況今居之者，又亮之不如乎？臣與冰者，名位殊班，遐邇異勢。又國之戚屬，理應降悅，以適事會。臣獨矯抗直言者，上為陛下退為冰等。昔徐福陳霍氏之戒，宣帝不從，致令忠臣更為逆族。良由察之不審，防之無漸。臣今所陳，可謂防漸矣。但恐陛下不明臣之心，不用臣之計，焦爛之後，更思從新之言耳。昔王章劉向指斥王氏，而公不旋踵，咎永張禹，依違苟免，亦取譏後世。臣被髮殊俗，位為上將，受恩深重，固知所報。當外殄寇仇，內盡忠規。臣若不言，誰當言者？又與冰書曰：「昔竇武何進，虛已下賢，雖為閹豎所危，天下嗟痛，以國國公身故也。方今四海有倒懸之急，中夏連僧遜之寇，家有灑血之仇，人有枕戈之恨，寧得安枕逍遙，雅談卒歲耶？吾雖寡德，過蒙先帝列將之授，以數郡之人，尚欲并吞強虜，是以自頃迄今，交鋒接刃，一時務農三時用武，而猶倉原有餘，師徒不煩，敵人畏懼，境土開闢。況今萬乘之威，四海之富，豈可同日而語哉？冰甚懼，以其絕遠，非能所制，遂與何充奏，聽號稱燕王。號伐高句麗，其王劉乞盟而還。初，段遼之敗，翰奔於宇文歸，恐不

實其母是  
足矣揚  
所為

史籍

卷之九十五

八

保全乃陽狂被髮恣酒歌呼越信而不禁故得周游自在山川形便莫不詳悉號遣商人王車陰使察翰翰見車無言撫磨而已車還以白號號曰翰欲來也乃遣車遺翰弓矢翰竊歸駿馬攜其二子而還號將圖石氏謂諸將曰虎安樂諸城東西邊敵守防嚴固城之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冀之北土可盡破也於是率騎二萬出嚙翰塞長驅至薊城進渡武遂津入高陽所過焚燒積聚掠徙幽冀三萬餘戶使陽俗築柳城構官廟改為龍城縣號遷都之率勅卒四萬入自南陝伐宇文高句麗又使翰及子垂勒衆萬五千從北置而進高句麗王到謂號軍從北路追其弟武統精銳五萬距北置躬率弱卒以防南陝翰與到戰大敗之乘勝入九都到望馬而遁號掘到父墓載其尸并其母妻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官室毀城郭而歸到遣使稱臣於號乃歸其父尸宇文歸遣其相國莫淺渾伐號諸將請戰號不許渾以號為憚之荒酒縱獵不復設備號曰渾侈怠已甚今可一戰矣遣翰率騎擊之渾大敗僅以身免盡俘其衆號率騎二萬親伐宇文歸以翰及垂為前鋒歸使號將涉奕于距戰號謂翰曰奕于雄悍宜少避之翰曰歸之精銳盡於此矣今若冠之可不勞兵而滅奕于徒有虛名其實易與耳於是前戰斬奕于盡俘其衆歸遠遁漠北號開地千餘里徙其部人五萬餘落

史籍

卷之九十五

九

於昌黎號以牧牛給貧家田於宛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者亦田宛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記室參軍封祿諫曰臣聞聖王之宰國也薄賦而藏於百姓分之以三等之田十一而稅之寒者衣之饑者食之使家給人足雖水旱而不為灾高選農官務勸課人治田百畝亦不假牛力力田者受旌顯之賞情農者有不備之罰又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必稱職人不虛位度歲入多少裁而祿之供百寮之外藏之太倉三年之耕餘一年之粟以斯而積公用于何不足水旱其如百姓何今務農之令屢發二千石令長莫有敬爾在公務盡地利者漢祖以墾田不實殺二千石是以明章之際號為升平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里無烟饑寒流頂相繼溝壑先王以神武權署保全一方威以珍好德以懷遠故夷夏之人襁負萬里若赤子之歸慈父流人多於舊戶十倍有餘人殷地狹無田者衆殷下以英明之資克廣先業南推強趙東威句麗開境三千戶增十萬宜省罷苑園以業流人無資產者賜以牛種人既殷下之人牛安往乎善藏者藏之於百姓若斯而已矣魏晉雖遭消之世其削百姓尚不至是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而況增乎且水旱之厄堯湯所不能免宜游治溝洫循鄭國史起灌溉之法早則防之水

則洩之上無雲漢之憂下無昏墊之患又句麗百濟及宇文  
段部之人皆兵勢所往非慕義而至咸有思歸之心今戶垂  
十萬湊迫都城恐為國家深害宜分其宗屬徙於西境諸城  
撫之以恩檢之以法不使散在塗下知國之虛實今中原未  
平查諸宜廣官司役多逐末者衆一失不耕必受其饑游食  
數萬損當何如其有才稱時用者自可置之列位非此已往  
其耕而食獵而衣亦天之道也習戰力農國之本務百工商  
賈猶其末耳宜量軍國所需置其名數此外歸之於農教之  
戰法學者三年無成亦宜還之於農殿下聖性寬明求言若  
渴故人盡芻蕘有犯無隱前者參軍王憲大夫劉明並竭忠  
獻款雖頗有逆鱗意在無他主者奏以妖言犯上致之於法  
殿下慈弘恕其大辟猶削黜禁錮不齒於朝罪諫臣而求直  
言猶北行詣越豈得至耶右長史宋該阿媚苟容輕劾諫士  
已無骨鯁反以嫉人掩蔽耳目不忠之甚不可充大員以塞  
聰僞之路臣之所言當也願時施行非也速加罪戮就加納  
之賜錢五萬宣示內外直陳過失勿有所諱時有黑白二龍  
見於龍山就率群寮觀之去龍二百餘步祭以太牢二龍交  
首嬉翔解角而去就大悅號新宮曰和龍建龍翔寺於山上  
立東序於舊宮行鄉射之禮每月臨觀考試優劣其學生通  
經秀異者擢充近侍就雅好文籍勸于講授學徒至千餘人

遺其世子僞與恪率騎萬七千東襲襲夫餘尅之虜其王及部  
衆五萬餘口以還就敗於西鄙將濟河見一父老服朱衣乘  
白馬舉手麾就曰此非獵所至其還也祕之不言遂濟河連  
日大獲後見白兔馳射之馬倒蹶傷乃說所見輩而還宮引  
僞屬以後事以永和四年死在位十五年五十二僞僞號  
追諡文明皇帝僞號第二十也永和五年襲位時石虎死趙  
魏大亂僞將圖并兼之計命慕容恪慕容評陽鶩慕容垂四  
將軍簡精卒二十餘萬以待期明年僞率諸軍南伐大無終  
石虎幽州刺史王午棄城走僞攻陷薊城因都之及冉閔僞  
號遣常熹聘於僞僞使記室封裕詰之曰冉閔養息常才負  
恩篡逆有何祥應而僞稱大號熹曰用兵殺伐皆王盛典湯  
武親行誅放而仲尼美之魏武義於宦官遂能成大功黑胡  
酷亂蒼生屠膺寡君奮劍而誅除之黎元獲濟功格皇天恭  
承休命有何不可裕曰石祗使張舉請救云璽在襄國閔因  
鑄金為象壞而不成奈何裕曰天命熹曰誅胡之日在野者  
略無所遺璽何從而向襄國寡君今已握乾符何所求慮而  
鑄形以取信乎僞既信舉言又欣閱鑄形之不成必欲審之  
乃積薪置火於其側命裕以意喻之熹神色自若曰結髮以  
來尚不欺庸人况千乘乎巧詐虛言以救死吾所不為也直  
道受戮死自分耳益薪速火君之大惠僞遂赦之遣慕容恪

攻中山。尅之。因奔常山。格追及於泝水。因威名素振。衆威憚之。格謂諸將曰。閔勇而無謀。一夫之敵耳。其師老卒疲不足畏也。吾分軍爲三部。犄角以待之。閔性輕銳。必出。萬死衝吾中軍。吾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軍厲卒。須其戰。合夾而擊之。度不尅矣。及戰。大敗之。斬首七千餘級。擒閔。斬於龍城。格進據常山。段勤降。進攻鄴。閔將蔣幹。閉城距守。僞遣慕容評率騎一萬。曾攻鄴。蔣幹率銳卒五千出城挑戰。評擊敗之。斬首四千餘級。幹單騎奔還。評進攻之。遂尅鄴城。群臣勸僞稱尊。號先是蔣幹以傳國璽。送於建鄴。僞欲神其事。詐云閔妻獻之。賜號曰奉璽君。以永和八年。僞卽帝位。時朝廷遣使詣僞。

破之。俘斬十餘萬級。獲馬十三萬疋。牛羊億餘。萬初魔有駃馬。曰赭白。石虎之伐棘城也。號將出奔。欲乘之。馬悲鳴踴躍。號曰。此馬見異先人。孤常杖之。濟難。今不欲吾出。其先君之意乎。乃止。虎等退。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僞比之鮑氏。襲命鑄劍以圖其象。親爲銘贊。鐫勒其上。置之東掖門。象成而馬死。晉泰山太守諸葛攸伐東郡。僞遣慕容恪距戰。王師敗績。恪進寇河南。汝穎譙沛皆陷。置守宰而還。僞遷於鄴。廷尉監常惔言。今祖父未葬者。不聽任於朝。斯誠王教之首。然禮貴適時。頃中州喪亂。連兵積年。或遇傾城之慘。覆軍之禍。孤寡幾于十室。而九兼三方。岳峙父子異邦。存亡吉凶。忝成天外。孝子糜身無補。願孫腐心靡及。欲招魂虛塋。以叙罔極之情。又禮無招塋之文。若斯之流。懷英猷而不齒。恐非愛惜人才之道。吳起陳湯之譬。無所展其才幹。謹按戊辰詔書。蕩清瑕穢。與天下更始。以明惟新之慶。五六年間。尋相逆背。於綸綍之體。臣竊未安。僞從之。常山大樹白拔根下得磬七。十珪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常玉。僞以爲欸神之命。以太牢祀之。石虎將張平。據新興。雁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壘壁三百餘。胡晉十餘萬戶。拜置征鎮。爲壘時之勢。僞遣司徒慕容評討之。平奔平陽。悉降其衆。僞圖入寇。兼欲經略關西。乃令州郡校閱見丁。稍覆隱漏。率戶留一丁。餘悉發之。欲使

果謂驛乃  
其人容客  
此子能育

縱此舉  
之失其  
神不阿

史籍 卷之九十五

步卒滿一百五十萬。期明年大集洛陽。劉賁上書極諫。陳百姓凋弊。召兵非法。恐人不堪命。有土崩之禍。乃改爲三五占兵。寬戎備。一周令。明年季冬。集鄴都。備諸群臣於蒲池。酒酣賦詩。因談經史。語及周太子晉。潏然流涕。謂群臣曰。昔魏武追痛倉舒。仲謀懷惜孫登。孤寄謂二主緣愛。稱奇。自長子辟。後孤猶疑中白。始知二主有以而然。卿等言。雖定何如也。孤今悼之。得無貽議將來乎。司徒左長史李續曰。獻懷之在東宮。臣爲中庶子。既奉近侍。性質德業。臣實知之。太子聖德有八。臣請言之。至孝自天。性與道合。一也。聰敏慧悟。機思若流。二也。沉毅善斷。理詣幽微。三也。疾惡諷誨。雅悅直言。四也。好學愛士。不耻下問。五也。英姿邁古。才藝超時。六也。虛襟恭讓。尊師重道。七也。輕財好施。勤恤民隱。八也。備位曰。卿雖衰癯。然此兒若在。吾死無憂矣。吾既不能追蹤唐虞。官天下以禪有德。近模三代。以世傳授。景茂勿冲。道藝未舉。卿以爲何如。續曰。皇太子天資岐嶷。而八德闕然。二關未補。雅好遊田。娛心絲竹。所以爲損耳。倘顧謂。臨曰。伯陽藥石之言。汝宜戒之。因賜高年疾苦。孤寡不能自存者。穀帛有差。諸葛攸率兵討備。備遣慕容評統步騎戰於東阿。王師敗績。備寢疾。謂慕容恪曰。吾疾恐不濟。二寇未除。景茂勿冲。未堪多難。吾欲以社稷屬汝。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明。不可以亂正統也。備

志

瑞光事

史籍 卷之九十五

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也。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軍不能輔少主乎。備曰。汝若行周公之事。吾復何憂。李續清方忠亮。可善遇之時。兵集鄴城。益賊攻劫。晨昏斷行。於是設嚴禁。賊益有相告者。賜奉車都尉。捕誅賊首木數和等百餘人。乃止。升平四年。備死。年四十二。在位十一年。僞益景昭皇帝。僞雅好文籍。講論不依覽政之暇。與侍臣錯綜義理。性嚴重。慎威儀。未曾以慢服臨朝。雖閑居宴處。亦無懈怠之色。云。賜備第三子也。升平四年。備位。以慕容恪爲太宰。錄尚書。行周公事。慕容評爲太傅。慕容根爲太師。慕容垂爲河南大都督。鎮梁國。臨既庸弱。國事皆委之於恪。慕容根恃勲驕傲。忌恪總朝權。將伺隙爲亂。乃謂恪曰。今主上幼冲。母后干政。殿下宜慮楊駿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臣弟及。山陵之後。可廢至上爲王。殿下踐尊位。以建大燕。無窮之慶。恪曰。公醉乎。何言之悖也。昔曹賊吳札於家難之際。猶曰。爲君非臣。節令儲君嗣統。四海無虞。奈何有此言乎。根大懼而退。恪以告慕容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喪。二虜伺隙。而宰輔自相誅滅。恐失遠近之望。且容忍之。根與左衛將軍千。潛謀誅恪及評。因而篡位。入自太后。可足渾氏及。肅曰。太宰太傅。相謀爲亂。臣請率禁兵誅之。以安社稷。可足渾氏相從之。肅曰。二公國之親賢。先帝所託。慮無他志。此太



師將為亂也。收根等斬之。寧南將軍呂護據野王。謀引王師襲鄴。時使恪率衆討之。諸將請急攻之。恪曰。護經變多矣。觀其為備。未易卒平。今關之窮。城無路絕。內無蓄積。外無強援。不過十旬。其斃必矣。何必緩士卒之命。以趣一時之利哉。遂列長圍守之。自三月至八月。而野王潰。護奔晉。悉降其衆。恪攻陷金墉。害晉揚威將軍沈勁。以慕容垂鎮之。慕容恪慕容評並稽首歸政。昭不許。慕容恪有疾。召昭兄安樂王臧謂之曰。今勁泰跋扈。強吳未賓。二寇並懷進取。但恐事之無由耳。夫安危在得人。若能推才任賢。協和宗盟。則四海不足圖。二國豈能為難哉。吾受顧託之重。每欲掃平關隴。蕩一既矣。

史記

卷之九十五

七

嗣成先帝遺志。而疾病彌留。此心不遂。所以沒有餘恨也。吳王天資英傑。司馬統兵權。當得其人。吾終之後。必以授之。苦以親疎次第。不以授汝。當以授汝等。雖才識明敏。然未堪多難。國家安危。實在於此。不可昧利忘憂。以致大悔也。又以告評及死。國中痛惜之。苻堅將苻諫。據陝降於昭。堅恐昭乘聲入關。乃盡精銳。以備華陰。群臣議遣兵救諫。因關隔右。慕容評素無經略。又受苻堅之問。因曰。秦雖有難。未易圖也。朝廷雖明。豈如先帝。吾等經略。不如太宰。但閉關息旅。保寧疆場足矣。魏尹慕容德上疏曰。先帝應天順時。受命革代。神功未就。奄忽升遐。昔周文既沒。武王嗣興。陛下方陶崇乾基。纂

恪在吳不  
失此機也

成先志。逆氏惡積禍盈。自相疑戮。雲起蕭牆。勢分四國。投誠請援。旬日相尋。取亂侮亡。機之上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勾踐夫差。我之鑒也。宜應天人之命。皇帝甫與引并冀之衆。徑趣蒲阪。臣垂引許洛之兵。馳解諫圍。太傅總京都武旅。為二軍後繼。乘機闢輔。仁聲先路。三秦豪傑。引領後后。天羅既張。內外勢合。區區僭竊。不走則降。大同之舉。今其時也。昭將從之。評固執不可。乃止。苻諫恐救師弗至。乃晨於慕容垂。垂甫真曰。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為燕思。其日久矣。今乘機不赴。恐燕之君臣。將有兩東之悔。垂私於真曰。方來為患。必在於秦。上富於春秋。未能留心政事。觀太傅度略。豈能抗苻堅王猛乎。真曰。然謀之不從。可如何。僕射悅綰言于昭曰。太宰政制寬和。百姓多有隱附。宜悉罷軍封以實天府。昭納之。綰既定制。出戶二十餘萬。慕容評大不平。賊殺之。晉大司馬桓溫率衆五萬伐昭。執將軍慕容忠。昭遣其將慕容屬與溫戰于黃城。大敗。溫大枋頭。昭懼。謀奔和龍。慕容垂曰。臣請擊之。若戰不捷。走未晚也。乃以垂為大都督。率衆五萬距溫。乞師於苻堅。堅遣將軍苟池率衆二萬出洛陽。外為赴援。內實觀隙。垂使豫州刺史李邦率兵五千。斷溫後。溫頻戰不利。糧運復絕。又聞堅師至。焚舟棄甲而逃。慕容德率勒騎四千。先至襄邑。伏於洞中。與垂前後夾擊。王師大敗。死者三萬餘人。苟

史記

卷之九十五

七

襄邑伏於洞中。與垂前後夾擊。王師大敗。死者三萬餘人。苟

池邀擊於譙。溫衆死者復萬計。垂既有大功。慕容評不能平。可足渾氏素惡垂。遂與評謀誅垂。垂懼。奔於苻堅。時使黃門侍郎梁琛聘于堅。琛還。言堅揚兵講武。運粟陝東。以琛觀之。無久和之理。兼吳王西奔。必有乘襲之謀。深宜備之。評曰。秦豈可受吾叛臣。而不懷和好哉。琛曰。隣國相并。有自來矣。况今并稱大號。理無俱存。苻堅機明善斷。納善如流。王猛有王佐之才。銳於進取。觀其君臣相得。自謂千載一時。桓溫不足爲慮。終爲人患者。其唯王猛乎。時評不以爲虞。太尉皇甫真上疏曰。苻堅雖聘使相等。依託輔車。然抗均鄰敵。其於取利終不能守信存和。以崇久要也。頃來行人累至。兼師出洛川。

史籍

卷之九十五

九

夷險要害。具在耳目。觀虛實以指奸。聽風塵而伺國隙。寇之常也。又吳王外奔。爲之謀主。伍員之禍。不可不慮。洛陽并州壺關諸城。宜增兵益守。以防未然。時召評謀之。評曰。秦國小弱。杖我爲援。終不納叛臣之言。不宜輕自誣擾。以動寇心。俄而堅遣王猛率衆攻慕容。筑於金墉。時慕容威率衆救之。猛與威戰於石門。威師敗績。死者萬餘。筑遂以金墉降。猛時外則晉師及苻堅交。侵兵革不息。內則太后亂政。大臣貪冒。政以賄成。官非才舉。尚書左丞申紹上疏曰。臣聞隣之有善。衆之所望。我之不修。隣之願也。秦吳狡猾。地居形勝。非唯守境而已。乃有吞懷之心。中州豐實。戶兼秦晉。弓馬之効。二

國所憚。雲騎風馳。國之常也。而比赴敵後。機兵不速濟者。軻也。皆由賦法靡恒。使民非道。郡縣守宰。每於差調之際。無不令越股。強首役貧弱。行留俱窘。資贍無所。人懷怨。遂致奔亡。進國供國之饒。退離穀農之要。兵豈在多。貴於用命。宜嚴制軍科。務先饒復。習兵教戰。使偏伍有常。從戎之外。足營私業。父兄有陟岵之望。子弟懷孔邇之顧。雖赴水火。何所不從。節儉約費。先王格讓。去華敦朴。哲后恒憲。謹按後宮。四千有餘。僮侍廩養。通兼十倍。日費之重。價盈萬金。綺縠羅紈。歲增常調。戎器弗營。奢玩是務。今帑藏虛竭。軍士無襦。綸之資。將相侯王。遂以侈麗相尚。風靡之化。積習成俗。厝火積薪。未足

史籍

卷之九十五

九

爲喻。宜由傾宮之女。均商農之賦。信賞必罰。綱維修舉。重晉陽之戍。增南藩之兵。備豫戰守。通接漕穀。以絕二寇。關之隙。時不納。苻堅使王猛楊安率衆伐。猛攻壺關。安攻晉陽。時使慕容評率中外精卒四十餘萬距之。猛等進師潞川。州郡盜賊大起。時憂懼不知所爲。評以猛懸軍遠入。利在速戰。欲以持久制之。猛遣其將郭慶率騎五千夜從間道燒許。稍重火見鄆中。評性貪鄙。鄆固山泉。賣樵鬻水。積錢絹如丘陵。三軍莫有鬪志。時遣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宜以宗社爲憂。奈何不務撫養士卒。專以聚歛爲心。平府藏珍寶。朕豈與王愛之。若寇軍冒進。王持錢帛安所置也。可散之三軍。

以平寇爲先。許惺與猛戰於路川。評師大敗。死者五萬餘人。評軍騎遁還。猛長驅至鄴。侍郎徐蔚率扶餘高句麗夜開城門以納堅軍。曠與評等數千騎奔於昌黎。堅遣騎追之。及於高陽。堅將巨武執曠。將縛之。曠曰。汝何人。敢縛天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詔縛賊。何謂天子耶。送曠於堅。堅詰其奔狀。曠曰。狐死首丘。欲歸死於先人墳墓耳。堅哀之。令還宮。率文武山降。堅徙曠及其王公已下。并解界門萬餘戶於長安。封曠新鹽侯。若爲尙書。堅淮南之敗。慕容垂攻苻丕於鄴。慕容冲起兵關中。曠謀殺堅以應之。事發。爲堅所誅。年三十五。及德僭號。僞謚幽皇帝。廐以武帝太康六年稱公。至海西公太和

史紀

卷之九十五

辛

五年。滅凡八十五年。慕容翰廐庶長子也。雄豪多權略。復臂工射。臂力過人。廐奇之。委以折衝之任。宇文遜昵延攻廐於棘城。時翰戍于外。遜昵謂其衆曰。翰素果勇。宜先取之。城不足憂也。乃分騎數千襲翰。翰聞之。使人詐爲段末波使者。謂遜昵延曰。翰素爲吾患。久思除之。今聞來討。甚善。戒嚴相待。宜兼路早赴。翰設伏待之。遜昵延長驅不備。伏發。爲翰所虜。翰善撫接。自士大夫至於卒伍。莫不樂從之。及奔段遼。深爲遼所敬愛。翰雖處仇國。因事立忠。後石虎征遼。就親將三軍。略令支以北遼。議欲擊之。翰謂遼曰。今石氏將至。方對大敵。不宜以小事爲意。燕王士馬精銳。若有失利。何以南禦乎。

段蘭不可。遂率衆追就。果大敗。及遼敗走。翰北投宇文歸。既而逃回。歸遣勁騎追之。翰遙謂追者曰。吾旣思戀而歸。理無再反。吾之弓矢。汝曹所知。無爲相逼。自取死也。汝可百步豎刀。吾射中。汝便宜反。不中。可來前也。騎解刀豎之。翰一發中。刀環追騎乃散。既至。就甚加恩禮。從討宇文歸。爲流矢所中。後疾漸愈。於家中騎馬自試。或告翰欲爲亂。就素忌之。遂賜翰死。翰謂使者曰。翰懷疑外奔。罪不容誅。不忍以骨肉委賊庭。故歸罪有司。天恩曲愍。不肆之市。朝今日之死。翰之願也。但逆胡跨據神州。翰誓吞醜虜。上成先公之志。以不遂此心。爲恨耳。遂仰藥而死。慕容恪字玄恭。就第四子也。僞寢疾。引

史紀

卷之九十五

辛

恪與慕容評屬以後事及臨之世。總攝朝權。初建鄴間。僞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尙存。爲憂方大耳。慕容根之誅。內外危懼。恪容止如常。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有諫之者。恪曰。人情懷懼。當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則衆何瞻仰哉。於是人心始定。恪虛襟待物。諮詢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踰位。雖執權政。每事必諮之於評。罷朝歸第。手不釋卷。臨終。臨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焉。士舉之版築。而况懿藩吳王。文武兼才。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可安。不然。臣恐二寇必有闕闕之計。言終而死。裴疑字文翼。聞喜人。爲給事黃門郎。轉昌黎太守。被徵至遼。

西道路梗塞乃投鹿時諸流寓之士見鹿草創並懷去就疑  
首定名分爲群士倡鹿甚悅以疑爲長史悉獨官寇逼鹿問  
策於疑疑曰悉獨官雖擁大衆將無號令軍無部陣若簡精  
卒乘其無備則成擒耳鹿從之遂破悉獨官鹿遣疑於建鄴  
初朝廷以鹿僻在荒遠以邊裔處之疑至甚言鹿威略又知  
四海英賢並爲其用舉朝改觀焉疑將還帝試留以觀之疑  
辭曰臣世荷朝恩濯纓華省因事遠寄投迹荒遐今遭開泰  
得覩朝廷復賜恩詔卽留京輦於臣之私誠爲厚幸願以皇  
居攝還山陵幽府慕容將軍越在遐表乃心王室方掃平中  
葉奉迎皇輿故遣使臣萬里奉款今若留臣必謂國家遺其

史籍

卷之九十五

五

僻陋孤其誠心是以微臣區區忘身爲國貪圖反命耳帝曰  
卿言是也乃遣疑還

韓恒字景山觀津人爲慕容廆參軍咸和中宋該等建議以  
廆立功一隅勤誠王室位卑任重不足以鎮華夷宜表請大  
將軍燕王之號廆納之恒諫曰自群胡乘間人毀荼毒諸夏  
蕭條無復綱紀明公忠武爲誠憂勞社稷抗節孤危之中建  
功萬里之外終古勤王之義未之有也夫立功者患信義不  
著不患名位不高故桓文有一匡之功亦不先求禮命以令  
諸侯宜繕甲兵候機會除群凶靖四海功成之後九錫自至  
要君以求寵爵非爲臣之義也廆不悅出爲新昌令僞僧位

將定五行之次群臣以燕宜承晉爲木德恒曰趙有中原非  
唯人事天所命也天實與之而人奪之臣竊謂不可且大燕  
王迹始於震易震爲龍受命之初有龍見於都城龍爲木德  
幽奕之符也僞從恒議秘書監聶雄聞而歎曰不有君子國  
何以興其韓令君之謂乎後與李產傳東宮從太子曄入朝  
僞顧左右曰此二傳一代僞人未易繼也其見重如此

史籍

卷之九十五

五

慷慨顧左右曰此真長者也拜太子太保固辭歸子續字伯  
陽弱冠爲功曹石虎征段遼次范陽軍供有闕虎大怒太守  
惶怖避匿續進曰郡與寇接人懷危慮聞輿駕親戎爲民除  
暴嬰兒白首咸思効命敢有私吝以關軍實但比年災儉家  
有菜色廢闕之罪情在可矜虎見續年少奇之於是太守獲  
免產已歸燕續後至僞責之續曰臣不能學豫讓爲智伯報  
仇實自愧歸順之早也僞以爲太子中庶子及曄立慕容恪  
欲以續爲尚書右僕射曄憾續往言謂恪曰萬機之事委之  
叔父李續一人辭請獨裁續以憂死續之不以何辭  
皇甫真字楚季安定人累遷太尉苻堅密謀兼并欲觀隙舉

遣其西戎主簿郭辨潛結匈奴左賢王曹毅令毅遣使詣鄴辨因從之眞兄典仕苻堅爲散騎常侍從子奮覆並顯關西辨至鄴歷造公卿言於眞曰辨家爲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並相知眞怒曰臣無境內之交斯言何以及我君似奸人得無因緣假託乎白購請窮詰之曉不許辨還謂堅曰燕朝無綱紀實可圖之鑒機識變惟皇甫眞耳堅曰眞本秦人而燕用之固知關西多君子矣王猛入鄴眞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語乃卿猛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眞曰卿昨爲賊朝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恠也猛謂權翼曰皇甫眞故大器也從堅入關死

史綿

卷之九十五

蕭

史綿卷九十六

晉書二十四

載記

苻洪

苻洪略陽氏人也其先蓋有扈之苗裔世爲西戎酋長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爲氏焉洪好施多權略永嘉之亂散千金召英傑宗人蒲光蒲突推洪爲盟主劉曜僭號長安洪歸曜拜率義侯曜敗降石虎拜龍驤將軍流人都督處於枋頭冉閔言於虎曰苻洪雄果諸子並非奇才宜除之虎不聽石遵卽位閔又以爲言遵乃去

史綿

卷之九十六

洪都督洪怨之遣使降晉帝以洪爲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公洪有衆十餘萬自稱大將軍大興十三年秦王初虎以麻秋鎮枹罕洪擊而獲之以爲軍師將軍秋說洪西都長安洪然之旣而秋因宴鴆洪世子健斬之洪將死謂健曰所以未入關者以中州可指時而定今見困豎于中原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形勝吾亡後便可鼓行而西言終而死健僭位偽諡惠武帝健洪第三子也健嗣位去秦王之號稱晉爵遣使告喪於京師時杜洪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戎夏多歸之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繕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

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盡衆西行起浮橋於盟津以濟既濟焚橋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入潼關自統大衆繼進命見子菁自軹關入河東健執菁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杜洪遣其將張先要健於潼關健逆擊破之進次赤水復敗張先擒之諸城盡陷菁所至皆降三輔略定健至長安洪奔司竹健入而都之遣使獻捷京師并致書於桓溫杜洪招晉梁州刺史司馬勲平步騎三萬入秦州健敗之於五丈原永和八年健僭即帝位國號曰秦杜洪屯宜秋爲其將張瑒所殺瑒自立爲秦王健率步騎二萬攻瑒斬其首健遣雄菁率衆援石虎

史籍

卷之九十六

豫州刺史張遇於許昌與晉鎮西將軍謝尚戰於潁水王師敗績雄遂虜遇歸健并遇爲豫州刺史鎮許昌納遇後母婢氏爲昭儀每於衆中謂遇曰卿吾子也遇慚乃與中黃門劉晃謀襲健事覺健殺之健於上洛郡通關市來遠商國用充足十年溫率衆四萬趣長安遣司馬勲掠西郿健遣其子萇率衆五萬距溫於堯柳溫轉戰而前次於霸上萇等退營城南健以羸兵六千守長安遣銳卒三萬距溫三輔郡縣多降於溫健別使雄領騎七千與桓冲戰於白鹿原王師敗績又破司馬勲於子午谷初健聞溫之來也收麥清野以待之故溫衆大饑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溫既退健與百姓約法三

待生又  
三將也

章薄賦節用留心政事優禮耆老崇尚儒學關右稱來蘇焉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苻氏順天受命今當太平俄而不見新平今以開健以靖妖言下獄會大雨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履于河長七尺三寸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歎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赦之健寢疾菁勅兵入東宮將殺苻生自立時生侍從疾菁以健爲死週攻東掖門健聞變升端門陳兵菁衆逆散執菁殺之數日健死苻生四年苻生諡明皇帝生健第三子也生無一目爲兒童時出戲之日吾聞諸兄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以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捶

史籍

卷之九十六

洪曰吾將以汝爲奴生日可不如石勒也洪懼掩其口謂健曰此兒狂悖宜早除之不然必破人家苻雄曰兒長成自當修政何可便殺乃止及長雄勇好殺桓溫來伐生單騎入陣卒旌斬將前後十數健卒僭僞位初將軍強懷與桓溫戰沒健欲封其子未及而死生出遊懷妻樊氏於道上書言懷忠烈乞封其子生怒射而殺之中書監胡文言於生日客星孛於太角熒惑入于東井大角爲帝坐東井秦之分野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下修德以禳之生日皇后與朕封臨天下亦足以塞大喪之變毛太傅乘車騎梁僕射受遣輔政可謂大臣於是殺其妻梁氏及太傅毛貴車騎將軍梁

入保國者  
皆不與之  
皆不與之  
也

史緯 卷之九十六

撈左僕射梁安又誅司空王璽以應日食誅丞相苗兒南  
安延符也剛鯁好直言嬖臣趙韶董榮譖之生誅弱兄及其  
九子二十七孫諸寇悉叛生在諒闇荒耽淫虐鍾錡鑿備  
置左右贊率臣於太極殿飲酣樂奏生現歌以和之命尚書  
令宰典勸有不強飲者生怒引弓射宰殺之百僚大懼無  
不引滿昏醉汗服冠蓬頭僞仆生以為樂生問張祚見殺  
玄觀幼冲命參軍閻良梁殊以書喻之良等至姑臧涼州牧  
張璠謂之曰本朝世執忠節遠宗大晉臣無境外之交君等  
何為而至負曰主上以欽明紹統八表宅心晉王以鄰藩義  
好有自來矣雖擁阻山河不欲使平陸二公獨美於前是以  
不遠而來璠曰本朝六世重光忠節不二若與征東私交是  
上違先公純誠之志下乖河右遵奉之情負曰臣晉之餘孽  
逃江會天命去之故尊先王翻然改圖北面二趙君公欲藉  
制河西既橫挑強敵欲宗歸道晉又漢垂先行執若遠廢寶  
融附漢之規近述先王歸趙之事垂祚無窮永享遐祉乎璠  
曰中州無信好食誓言往與石氏通好旋見寇襲不足論通  
和之事也負曰趙多奸詐秦先義信豈可河年而語哉璠曰  
秦若成強化盛自可先取江南天下自然盡為秦有何辱征  
東之命乎曰主上以吳必兵取凉可義懷故遣行人先申大  
好如君公不能嚙機而作正可緩江南數年之命迺

四

史緯 卷之九十六

恐凉州弗可保也璠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苞崑城東  
阻大河秦何能為患負曰凉州險塞孰與崑函五郡之衆何  
如秦雍張瑒杜洪據天阻之固藉陸海之饒先帝神矛一指  
望旗水解燕羅虎視關東猶北面稱藩單于屈膝各王內附  
控弦之士百有餘萬鼓行而濟河西君公何以抗之璠曰秦  
之威德加于天下江南何以不賓負曰文身之俗負阻江山  
道狹先叛化盛後賓自古而然豈但今也姚襄張平一時之  
傑各擁衆數萬狼顧偏方皆委忠獻款請為臣妾小不事大  
春秋所誅惟君公圖之璠笑曰此決之主上非身所了負曰  
凉王幼冲君公居伊霍之任安危所繫實在君公璠新輔政  
河西所在兵起懼秦師之至乃言於玄觀遣使稱藩生因其  
所稱而授之生發三輔人營渭橋光祿大夫程肱強平以妨  
農時上疏極諫生俱殺之平太后強氏之弟也衛將軍苻黃  
舒前將軍苻飛等叩頭固諫以太后為言生不聽強氏憂恨  
而死生下書曰朕嗣統以來有何不善而謗譖之音扇滿天  
下殺不過千而謂刑虐行者比肩未足為稀方當峻刑極罰  
復如朕何時虎狼肆暴哉則斷道夜則發屋自生立一年虎  
殺七百餘人百姓苦之相聚邑居遂廢農桑內外兒懼生曰  
野獸饑則食人飽當自止天豈不予愛羣生正以百姓犯罪  
不已將助朕施行故耳生如阿房遇兄與妹同行者遇令為

五

有何可樂  
世立無性  
忍之人

非不從生怒殺之讎。羣臣於咸陽後至者皆斬之。使太醫令程延合藥問藥分多少。延曰：雖少不具，亦自堪用。生以為讒，其目鑿延出。日然後斬之。姚襄據黃洛，生遣苻黃眉率眾討之。襄漢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羗說黃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發，襄頗為桓溫所敗，銳氣喪矣。今固壘不戰，是窮寇也。襄性強狠，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襄必忿而出，師可一戰擒也。黃眉從之。遣羗率騎三千軍於壘門，襄怒盡銳出戰。羗偽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於三原。羗迴騎擊之，俄而黃眉至。大戰斬襄盡俘其眾。黃眉有大功，生不加賞，每於眾中辱之。黃眉怒謀殺生，事發伏誅。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為龍，男便為王女為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符堅封也。時為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不知是堅，誅太師魚遵及其子孫，生殘虐滋甚。耽溺於酒，無復晝夜。羣臣期望朝謁罕有見者。左右或言：聖明辛世生曰：婦我也。斬之。或言刑罰微過曰：謗我也。亦斬之。遣官人與男子裸交於殿前，生剝牛羊驢馬活爛雞豚鴛鴦三五十為羣，放之殿中，或剝死囚面皮令其歌舞，引羣臣觀之，以為嬉樂。宗室勳舊親戚忠良殺害略盡。既有口疾，其所諱者不足不具，少無缺傷殘毀偏隻之言。左右犯而死者不可勝紀。裁置割胎，拉脅鋸頸者，動有千數。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可告除之。侍

史緯

卷之九十六

六

堅既為君  
堅母何特  
若其與我  
何以不殺  
將以誰欺

婢以告清河王苻法，乃與特進梁平老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苻堅與呂纂樓下三百餘人鼓譟繼進，宿衛將士皆捨杖歸堅，生猶昏寐，堅廢為越王，南而殺之。生臨死猶飲酒數斗，在位二年。堅健弟雄之子也，其母苻氏孕十二月而生，堅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草付臣又土王咸陽。因名曰堅，健之入關夢天神，朱衣赤冠命拜堅為龍驤將軍。健翌日為壇以授之，泣謂堅曰：汝祖昔受此號，令汝復為神明所命，可不勉之。苻生嗣位，薛讚說堅曰：主上昏虐，天下離心，有德者昌，無德者殃，天之道也。神器重業，不可令他人取之。願君王行湯武之事，以順天人之心。堅然之。堅既弑生，以位讓其兄法。法自以庶孽不敢當，堅以升平元年，僭稱大秦天王，誅生幸臣董龍趙韶等二十餘人，赦其境內。改元曰永興，追復魚遵等官，以禮改葬之。其子孫隨才擢授，堅母以法長而賢，懼其為變，賜死。堅與談於東堂，勸哭嘔血，謚曰哀。堅以王猛為中書侍郎，朝政皆諮之。匈奴左賢王衛辰遣使請和，雲中護軍賈雅率騎襲之。堅曰：昔荆吳爭戰，事興蠶婦，梁宋息兵，患出澆瓜，夫怨不在大，德不在小。擾邊動眾，非國之利也。所獲資產悉以歸之，免雅官。鳳凰集于東閣，大赦太和五年，遣王猛率步騎六萬伐慕容暉，猛大破慕容暉於渭源，進師圍鄴。堅帥師赴之，攻陷鄴城，慕容暉出奔高陽。堅將郭慶援之。

史緯

卷之九十六

七



堅入鄴凡得郡百五十七縣一千五百七十九戶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二十五州郡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於堅慕容評奔於高句麗句麗縛送之堅散驛宮人珍寶以賜將士以王猛為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鎮鄴郭慶為揚武將軍幽州刺史鎮薊堅自鄴如枋頭撫父老改枋頭為永昌縣復之終世赦慕容暉及其王公已下皆徙於長安諸因亂流移遠徙欲還舊業者悉聽之先是王猛提張天錫將陰據及甲士五千堅既東平六州西定仇池欲以德懷遠且誇威河右悉送所獲還涼州天錫懼遣使稱藩堅署天錫為西平公堅如鄴狩於西山樂而忘反伶

史

卷之九十六

人

人王洛叩馬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故文帝馳車袁盎止轡孝武好田相如獻規陛下為姓父母何可盤於遊田若變起不測其如宗廟何堅善之遂不復獵堅聞桓溫廢海西公謂羣臣曰溫前敗潁上後敗枋頭再傾國師不思愆免退以謝百姓方廢君以自悅六十歲公舉動如此諺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者其怙溫之謂乎自永嘉之亂庠序廢缺堅留心儒學王猛整齊風俗學校漸興關隴清晏自長安至於諸州皆夾道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行旅取給於途工商貿販於道百姓安之有彗星出於尾箕長十餘丈名出尤旗經太微垣東井自夏至冬不

燕太史令張孟言彗起箕尾而掃東井此燕滅秦之象因勸堅誅慕容暉及其子弟堅不納更以暉為尚書垂為京兆尹中為平陽太守苻融上疏曰臣聞東胡在燕歷數彌久逮於石亂遂滅華夏跨有六州南面稱帝陛下爰命六師大舉征討勞辛頻年勤而後獲本非慕義歸化而今父子兄弟列官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勞舊陛下親而幸之臣以為猛虎不可養往年星異災起于燕願少留意以思天戒堅不納堅遣朱彤毛當率眾寇蜀入自劍閣梁州刺史楊亮率巴獠距之戰於青谷敗績彤遂陷漢中益州刺史周仲孫奔於南中當遂陷益州西南夷叩夜即皆歸之時有人於明光殿大呼曰

史

卷之九十六

九

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秘書監朱彤請誅鮮卑堅不從丞相王猛卒堅遣將軍苟長校尉姚萇率騎十二萬伐張天錫先遣尚書郎閭賀下書徵天錫天錫斬之遣將軍馬建出距萇等大敗而還天錫又遣將軍掌據率眾五萬屯於洪地萇攻據殺之天錫又遣司兵趙充哲率勁勇五萬與萇等戰於赤岸哲大敗天錫懼致賸請降萇至姑臧天錫乘素車白馬面縛輿輓降於軍內萇釋縛焚輓送於長安諸郡縣悉降堅以梁熙為涼州刺史鎮姑臧封天錫歸義侯堅遣將軍苻洛率幽州兵十萬討代王涉翼健又遣將軍俱離率步騎十萬東出和龍鄧羗率步騎十萬西

山上郡與洛會於涉翼健庭翼健戰敗遁於弱水苻洛追之翼健退保陰山其子翼圭縛父降洛振旅而還堅以翼健荒俗未知禮義令入太學以翼圭執父不孝遷之於蜀堅嘗之太學召翼健問曰卿好學否對曰若不好學陛下教臣何爲堅善其答梁熙遣使西域稱揚堅之威德於是朝獻者十有餘國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鼠以府麟身堅曰昔漢文帝千里馬吾嘗嗟美今所獻馬其悉返之堅遣其尚書令苻丕平衆寇襄陽苻南中郎將朱序以丕軍無舟楫不以爲慮不將石越遂遊馬以渡序懼固守城中越攻陷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軍丕將攻急之苻良曰今以十倍之衆積粟如

史籍 卷之九十六

十

山但能制楚人於許洛絕其糧運糧儲既盡外援不至彼將自潰何爲速攻以傷將士之命丕從之堅以師老無功下書切責丕促開攻之遂陷襄陽執朱序堅署爲度支尚書堅以苻洛爲益州牧鎮成都命自襄陽過漢而上洛健之兄子也健勇絕人堅深忌之故常爲邊牧洛怒率衆七萬發和龍將圍長安關中騷動盜賊並起堅遣使謂之曰天下未一兄弟匪他何爲反叛可還和龍當以南州永爲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幽州鴉脫不足客萬乘須還咸陽以承高祖之業若能遜位將歸本國堅大怒以苻融爲大都督率衆討之戰於中山洛大敗執之堅徙洛於涼州苻洛既平堅以關

東地廣人殷思所以鎮之欲分三原九囷武都汧雍諸氏十五萬戶於諸方乃分四帥于第三千戶以配苻丕鎮於鄯堅送丕於灕上流涕而別諸戎子弟離其父兄皆悲號哀慟酸感行人識者以爲喪亂流離之象於是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爲平州刺史鎮龍城韓胤領護赤沙中郎將鎮平城梁謙爲幽州刺史鎮薊城毛與爲河州刺史鎮枹罕王騰爲并州刺史鎮晉陽各配支戶三千苻暉爲豫州牧鎮洛陽苻殷爲雍州刺史鎮蒲坂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懸珠簾于正殿以朝羣臣官宇車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璣琅玕奇寶珍怪飾之尚書郎裴元略諫堅命去珠簾以元略爲諫議大夫西

史籍 卷之九十六

十

城海東諸國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貢方物堅母少寡將軍李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堅修起居注見其事慚怒焚其書將加罪史官著作郎趙泉已死乃止堅兄法之子東海王陽與王猛之子散騎侍郎皮謀反堅詰問之陽曰父母之讐不同天地臣父死不以罪齊襄復九世之讐而元臣也皮曰臣父猛有佐命之勲今臣不免貧餒而陛下不恤之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薨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皮曰丞相臨終遺卿十具牛使爲田不聞爲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也皆赦不誅徙陽於高昌皮於朔方新平郡獻玉器初堅卽僞位新平王彫陳國諷曰謹按讖云古月之末亂中州洪水大起徙西

史官載可  
明載其事

此王器  
大矣  
形言有  
而不知  
前知何

此王器  
大矣  
形言有  
而不知  
前知何

史籍

卷之九十六

主

流惟有雄子定八州此祖宗之聖謨也又曰常有草付臣又  
土城東燕破北虜氏在中華在案圖識之文陛下當城燕  
願徙汧隄諸氏於京師三秦大戶置之於邊地以應圖識之  
言王猛以彫為左道惑眾勸堅誅之彫臨刑上疏曰臣以趙  
建武四年從京兆劉湛學明於圖記謂臣曰新平地古顓頊  
之墟里名曰雞問記云此地應由帝王寶器其名曰延壽寶  
顓頊項有云河上先生為吾隱之於咸陽西北吾之孫有草  
付臣又土應之湛又云湛嘗齋於室中夜有流星大如半月  
落於此地斯蓋是乎平七州之後出於壬午之年願陛下誌  
之至是得之以獻器銘篆書文題之法一為天王二為王后  
三為三公四為諸侯五為伯子男六為卿大夫七為元士自  
此已下列帝后名臣自天子三后內外次序上應天文象紫  
宮布列侯王驛版辭備載不違從上元人皇起至中元窮於  
下元天地一變盡三元而止堅以彫言有徵追贈光祿大夫  
車師前部王彌寶朝於堅請曰大宛諸國雖通貢獻誠節未  
純乞依漢置都護若王師出關請為鄉導堅以呂光為都督  
西討諸軍事配兵七萬以討定西域苻融以為虛耗中國投  
兵萬里之外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可耕堅不納堅引羣  
臣會議曰吾統承大業垂二十載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  
賓王化略討兵卒可有九十七萬吾躬伐南裔何如秘書監

說得奸惡

史籍

卷之九十六

主

朱彤曰陛下應天順人恭行誅伐嘯咤則五嶽摧覆呼吸則  
江海絕流必有征無戰晉主自當銜璧與觀啓顓軍門若迷  
而不悟逃死江海猛將追之即可畢命申州之人還之桑梓  
然後翹駕岱宗告成封禪受萬歲於中嶽此終古一時也堅  
大悅左僕射權翼曰臣以為晉未可伐夫以紂之無道天下  
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翹師止施三  
仁誅放然後後伐牧野今晉道雖微未聞喪德君臣和睦上  
下同心謝安桓冲江左偉才可謂晉有人焉師克在和今晉  
和矣宋可圖也堅然然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星守斗  
牛福德在吳越懸象無差不可犯也且晉元帝藩王耳夷夏  
之情咸共推之遺愛猶在於人昌明其孫也國有長江之險  
朝無脅求之憂願保境養兵伺其虛隙堅曰昔武王伐紂逆  
歲犯星天道南遠未可知也以吾之眾投鞭於江足斷其流  
雖有長江其足恃乎羣臣各有異同堅獨留苻融議之融曰  
歲鎮在斗牛吳越之福不可伐一也晉主休明朝臣用命不  
可伐二也頻年數戰將倦兵疲不可伐三也諸言不可者策  
之上也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與  
誰言之今有眾百萬資仗如山以累捷之威擊垂亾之寇何  
不克之有乎吾終不以賊遺子孫為宗社之憂也融泣曰晉  
之不可伐昭然甚明陛下寵育鮮卑羗羯布諸蠻貊舊人族

類斥徙遐方。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京師。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恐非但徒返而已。臣智識愚淺，誠不足採。王景略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孔明，其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遊於東苑，命沙門道安同登，權翼曰：「道安毀形賤士，不宜參。」穢乘輿，堅作色曰：「安公道冥至境，舉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非公之榮，乃朕之顯也。」命翼扶安升，翼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謁虞陵於九疑，瞻禹穴於會稽，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東南區區，地下氣蒸，虞舜游而不返，大禹適而不歸，何足以上勞神駕？下困蒼生。苟文德足以懷遠，可不煩寸兵而生賓百越？若勢駕必欲親動，不須遠涉江淮，可暫幸。」

史籍

卷之九十六

南

洛陽明長勝略，馳檄于丹陽，開其改迷之路，如其不庭，伐之可也。堅不納。先是，羣臣以堅信重道安，謂安曰：「主上欲有事於東南，公何不為蒼生發一言，故安因此而諫。」苻融石越等上書同諫，前後數十，堅終不從。堅少子詵有寵於堅，諫曰：「臣聞季良在隋，楚人憚之，國有人焉，故也。晉有謝安而用之，陛下有陽平公而違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不聽。堅南游瀟上，從容謂羣臣曰：「軒轅大聖也，其仁若天，其智若神，猶隨不順者從而征之，居無常所，以兵為衛，故能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率從。今天下垂平，惟東南未殄，朕忝荷大業，豈敢優游卒歲，不建大同之業，每思桓溫之寇，江東不可不滅。今有

勁卒百萬，文武如林，鼓行而推遣晉，若商風之隕秋篠，朝廷內外皆言不可。吾實未解晉武若信朝士之言而不征吳，天下何由一軌？吾計決矣，不復與諸卿議也。太子宏曰：「吳今得歲，晉未失道，謝安桓冲一方之偶，君臣戮力，阻險長江，未可圖也。彼若徙江北，百姓於江南，堅壁清野，固守不戰，我已疲矣。兼土下氣瘴，不可久留，動必無功。」堅曰：「往年滅燕，亦犯歲而克，始皇之滅六國，其王豈皆暴乎？吾方命蠻夷以攻其內，精甲以攻其外，安有不克？」道安曰：「太子之言是也。願陛下納之，堅不從。」冠軍慕容垂曰：「孫氏僭踰江東，終併於晉，其勢然也。臣聞小不敵大，弱不禦強，以陛下之聖武，強兵百萬，韓白

史籍

卷之九十六

五

盈朝，乃令司馬氏偷魂假號，以賊遺子孫哉。昔晉武之平吳也，書可者張杜數賢而已。若採羣臣之言，豈能建不世之功？陛下內斷之心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悅曰：「與吾定天下者唯卿耳。」賜帛五百疋，羣星埽東井，堅遂遣征南將軍苻融、衛軍將軍梁成、冠軍將軍慕容垂率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旌鼓相望，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俱至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於汝穎。融等攻陷壽春，又陷項城，晉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輔國將軍謝琰等水陸七萬距融，去洛澗二

十五里而屯。將軍胡彬保峽石，為融所遇。融盡詐揚沙以示融軍，潛遣使告石等，為融軍人所獲。融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慮其越逸，宜速進軍，將禽賊帥。」堅大悅，捨大軍於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春者斬。」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千夜襲梁成於洛澗，斬成及士卒萬五千。梁成既敗，謝石等水陸繼進，堅與苻融登城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也，何謂少乎？」憮然有懼色。堅遣尚書朱序說謝石欲脅降之，序反謂石曰：「秦百萬之衆皆至，則莫可敵也。及其未集，宜在速戰。若挫其前鋒，可以得志。」石遂請戰。苻融許之，謝玄謝琰勒陣以待。融列陣逼淝水，王師不得渡。玄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王師乘勝追擊，至於青岡。死者相枕，堅為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淮北。饑甚，有進壺漿漿餽者，堅食之大悅，命賜帛十疋。辭曰：「臣聞白龍厭天池，急樂而見困豫且，陛下耳所聞也。今衆處之難，豈自天乎？且晏旋不為惠，安受不為忠。陛下臣之父母也，安有子養父母而求報哉？」弗顧而退。堅大愾，謂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

見今日之事，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潸然涕淚，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僕射張天錫尚書朱序等皆歸晉。初諺言：「堅不出項，羣臣勸堅鎮項，堅不從。諸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不從，乃以兵屬堅。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軍容倉備，未至關而垂有賊志，請延撫燕俗，并求拜募。堅許之，權翼固諫，堅不從。堅次於長安，哭苻融而後入，慕容垂引丁零烏丸之衆二十餘萬攻鄆城，毛當石越為垂所殺。慕容泓為北地長史，聞垂攻鄆，亡命奔關東，收諸馬牧鮮卑衆至數千，屯華澤，自稱濟北王。堅遣將軍苻叡率兵五萬討泓，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河東，有衆二萬，進攻蒲坂，堅命將軍賈衡討之。泓聞赦兵至，將奔關東，顧馳兵要之。姚萇曰：「鮮卑有恩歸之心，宜驛出關，不可遏也。」赦弗從，戰於華澤，赦敗被殺。堅大怒，長懼誅遂叛，賈衡擊慕容冲於河東，大破之。冲率騎八千奔於泓軍，泓衆至千餘萬，遣使謂堅曰：「秦為無道，滅我社稷，今天誘其衷，使秦師傾敗，將興復燕室。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並宗室功臣之家。泓當率燕人翼衛皇帝，還返鄆都，與秦以武牢為界，分王天下，永為鄰好，不復為患也。」鉅鹿公輕憑銳進，為亂兵所害，非泓之意。堅大怒，召慕容暉責之曰：「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宗族，可謂人而獸心也。卿

龍圖人不少

史

卷之九十六

大

叩頭流血涕泣陳謝堅曰此自三豎之罪非卿之過待之如初命驛以書喻垂泓冲使思兵還長安恕其反叛之咎而驛密遣使者謂泓曰今秦數已終吾龍中之人必無還理昔不能保守宗廟致令傾喪吾罪人也不足復顧勉建大業以興復為務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泓謀臣高蓋等以泓持法苛峻乃殺泓立冲為皇太弟苻驛率洛陽之眾七萬歸於長安堅拜驛車騎大將軍冲冲乃令婦人乘牛為象揚竿為旗揚土為塵晨攻驛營於鄠西驛出距戰冲揚塵鼓譟驛師敗績堅又遣尚書姜宇與苻琳率眾三萬擊冲於灊上為冲所敗宇死之琳中流矢走冲遂據阿房城初

不加何也

史

卷之九十六

大

美於前堅大怒曰吾不用王猛苻融之言使虜敢至如此苻不在鄠種草皆竭會丁零叛慕容垂垂引師去鄠不遣陽平太守邵興率騎一千將北引重合侯苻謨以為援垂遣張崇要興獲之於襄國不進退路窮司馬楊膺唱歸晉之計會晉師克黎陽丕乃遣從弟就與秦軍焦達請救於謝玄書稱假途求糧還赴國難須軍援既接以鄠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率所領保守鄠城乃賜膺文降而已達謂楊膺曰今京師阻隔吉凶莫審密遣寇警三軍聲絕傾危之甚朝不及夕公不能竭誠款速致糧援方設兩端事必無成今日之殆疾如轉機宜正書為表以結殷勤若王師之至必當歸誠如其不從可縛與之一人力耳君侯累葉著名晉朝今復建崇勳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膺素輕丕乃自改書而遣達并送任於晉堅徵處士王嘉與道安處於外殷勤諮問之慕容麻謀殺堅以應冲時鮮卑在城者猶有千餘人時令豪帥悉羅騰等詐之曰官今使侯外鎮聽舊人悉隨可於某日會集某處鮮卑信之時因伏兵私室入見稽首謝曰弟冲辜背國恩臣罪應萬死陛下垂天地之容得蒙更生之惠臣二子昨婚欲替屈與駕幸臣私第堅許之驛山嘉曰惟慮作逆除不成文章今夜天大雨不得殺半堅不能解是夜大雨堅不果出鮮卑人突賢其妹為左將軍寶衡小妻以當去

妹請衛留之，衛入白堅，堅大驚，召騰問之，騰具道其謀，堅乃誅陳父子，城內鮮卑無少長皆殺之。慕容垂復聞鄴城，焦達既至，固陳苻丕款誠，并宣楊磨之意，乃遣劉牢之率眾二萬，水陸運漕救鄴。時長安大饑，人相食，諸將歸而吐肉以飴妻。子慕容冲偕號於阿房，堅與冲戰，為冲所困，上將軍鄧邁中郎將鄧綏尚書郎鄧瓊相謂曰：「先君建殊功於國家，當立忠效節，以成先君之志。」與毛萇樂等蒙虎皮奮擊冲軍，冲敗，堅獲免，冲追尚書令高澄，率眾夜襲長安，入於南城，左將軍竇苻等擊敗之，斬首千八百級，分其尸而食之。堅復敗冲於城西，追奔至於阿房，諸將請乘勝入城，堅不敢進，劉牢之至枋

史籍

卷之九十六

辛

頭，秦軍徐義告楊磨等謀反，丕殺之。劉牢之至鄴，慕容垂北如新城，姚長攻新平，太守苻輔將降之，鄴人馮傑馮羽曰：「天下喪亂，忠臣乃見，昔田單守一城而存齊，今秦猶連州累鎮，郡國百城，臣子之於君父，盡心竭力，死而後已，不宜有貳，輔乃恐城固守，莫攻之不利，死者萬餘人，輔復詐降，其將入覺之，引眾而退，輔馳出擊之，斬獲萬計，及糧竭矢盡，外救不至，農謂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讐忠臣乎？」吾須此城，卿可率見眾還長安，輔以為然，率男女萬五千口出城，莫聞而坑之，慕容冲率眾攻城，堅距之，身貫甲冑督戰，飛矢滿身，血流被體，時兵寇危逼，馮翊諸堡壁猶有負糧而至者，多為賊所殺。

看來中不  
如堅內之  
自以誠亦  
有誠也  
見殺也

堅謂之曰：「問來者，率不善達，不可徒喪無益。」三輔人為冲所略者，遣使告堅，請放火以為內應。堅曰：「哀諸卿忠誠之意，但時運厄喪，恐無益於國，空使諸卿坐自夷滅，吾所不忍也。」眾固請曰：「臣等投身為國，死無所恨，賴上天之靈，或冀有濟。」堅遣騎七百應之，而冲營放火者為反風所燒，免者十僅有二。堅痛哭而祭之，眾咸相謂曰：「至尊如此，吾等有死而已。」冲游慈闕中，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烟，堅以仇鵬為馮翊太守，慰勉諸縣之眾，皆曰：「與陛下同死共生，誓無有二。」時有書曰：「古符傳寶錄，載帝出五將久長得，又謠曰：「堅入五將山，長得堅信之，告其太子宏曰：「脫如此言，天或導予，今留汝總戎政。」

史籍

卷之九十六

辛

常山龍收兵運糧以給汝，衛將軍楊定擊冲於城西，為冲所擒，堅彌懼，遂將中山公詵、張夫人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宏尋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百寮逃散，慕容冲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堅之分氏戶於諸鎮也，趙整因侍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徒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誰阿誰堅？」笑而不納。至是，堅言驗矣。堅至五將山，姚長遣將軍吳忠問之，堅眾奔散，獨侍御十數人，堅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忠執堅歸于長安，幽之，使求傳國璽於堅，曰：「長次膺符歷，可以為惠，堅時目叱之曰：「羌奴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璽已送晉

冉閔之亂  
璽已送晉

則燕秦俱  
不能得

不可得也。堯又遣尹緯告堅，求為禪代之事。堅責之曰：「禪代者，聖賢之事。姚萇叛賊，奈何敢擬古人？萇乃縊堅於新平寺中。時年四十八。中山公詵及張夫人並自殺。是歲太元十年也。宏歸晉，拜輔國將軍。初，堅強盛之時，有童謠云：「河水清復清，苻昭死新城。」又云：「阿堅連牽三十年，欲敗當在江淮間。」堅在位二十七年，壽春之敗，其國大亂。後二年，竟死於新平。及丕僭號，諡曰宣昭皇帝。丕堅長庶子也。堅敗歸長安，丕在鄴城，為慕容垂所逼，將收兵趙魏。西赴長安，會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冲為垂所敗，率眾三萬屯壺關。遣使招丕，丕乃去鄴，率男女六萬餘口如潞州。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

史

卷之九十六

七

丕入晉陽，始知堅死，問王永留苻冲守壺關，率騎一萬會之。勸丕篡位，不以太元十年僭位。左將軍竇衡等據隴右，遣使招丕，請討姚萇。時天水羌延馮翊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晏京兆杜敏扶風馬郡建忠高平牧官都尉王敏等咸承檄起兵，各有眾數萬。遣使應丕，將軍鄧景擁眾五千據彭池，與竇衡為首尾。擊萇平涼太守金熙敗之。安定都尉沒奕于等與萇將軍姚方成戰於孫丘谷，大破之。枹罕諸氏殺毛興，推衛平為使，復以平年老，不可以成事業，議廢之。而憚其宗強，不決。氏有咬育者，謂諸將曰：「大事宜定，不可猶豫。一旦事發，反為人害。」但請衛公會集眾將，青為諸君決之。于是大饗諸將，

青拔劍而前曰：「今天下大亂，豺狼塞路。吾曹今日休戚是同，非賢明之主，莫能弘濟艱難。衛公朽髦，不足以成大事。宜反初服，以避賢路。狄道長苻登雖王室疎屬，而志略雄明，請共立之，以討姚萇。」迎大駕諸軍有不同者，誅之。眾從之。于是推登為帥，遣使請命於丕。丕以登為征西大將軍，南安王丕進據平陽。慕容永求假道還東，丕弗許。遣王永與慕容永戰於襄陵。王永敗沒。慕容永進據長子，僭稱帝。初，苻纂率壯士三千餘人來歸，丕忌之。及王永敗，懼為纂所殺，率騎數千南奔東垣。晉揚威將軍馮該自陝要擊之，斬丕首，執其太子寧長樂王壽，送於京師。朝廷赦之，歸於苻宏。丕丞相徐義為慕容

史

卷之九十六

七

永所獲，械其足，義誦觀世音經。至夜中，械脫於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遂奔晉，以為洛陽令。苻纂率丕餘眾數萬據杏城，丕在位二年而敗。苻登僭號，諡為哀平皇帝。登之族孫也。為狄道長及關中亂，去縣歸。登兄同成為河州牧。毛興長史言於興，以為司馬。登好謀略，同成誠之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吾恐或不喜人妄豫耳。」汝後得志，自可專意。登乃屏迹，不安交遊。興有事則召之，登言輒中理。興服焉。姚萇遣其弟碩德伐毛興，相持久之。興將死，告同成曰：「可以後事付卿。」小弟珍碩德者，必此人也。及登代衛平，時歲旱，眾饑，登每戰殺賊，名為熟食。謂軍人曰：「汝等朝戰暮飽，何憂於饑？」士眾



皆力戰姚萇聞之急名碩德曰汝不來必為苻登所食登具  
至死問發喪行服以太元十一年僭位立堅神主于軍中載  
以輜輶繕甲募兵將引而東告堅神主獻款流涕將士莫不  
悲慟鉞鐙皆刻死字示以戰死為志每戰以長稍鉤刃為方  
圓大牌如有厚薄從中分配人自為戰所向無前初長安敗  
堅將軍徐嵩校尉胡空各聚眾五千據險築堡以自固而受  
姚萇官爵及苻登堅嵩空聚眾於二堡之間至是率眾降登  
登改嵩堅以天子之禮遣使拜苻登為太師領大司馬封魯  
王慕怒謂使者曰渤海王懿世祖之孫先帝之子何山不立  
而自尊乎慕長史王旅曰南安已立理無中改賊廟未平不

史雜 卷之九十六

可自為號敵顧大王遠馳光武推聖公之義泉二虜之後徐  
更圖之纂乃受命虜帥羌豪盡應之有眾十餘萬登遣馮翊  
太守蘭懷帥眾二萬自平陽入和寧與苻纂首尾將圖長安  
纂弟師奴勸纂稱尊號纂不聽乃殺纂自立為秦公蘭懷絕  
之遂皆為姚萇所敗登屯胡空堡戎夏歸之者十餘萬姚萇  
攻殺徐嵩進據武都與登相持互有勝負苻登還安定登留其  
大軍於胡空堡率騎萬餘圍其營四面大哭哀慙動人苻登  
之命三軍哭以應登乃退萇以登頻戰輒勝謂堅有神靈  
亦於軍中立堅神主登進師攻萇謂萇曰自古及今安有殺  
君而反立神象請福望有益乎大呼曰弑君賊姚萇可由吾

述何也

一  
事

與汝決之何為枉害無辜苻登而不應苻自立堅神象戰未  
有利軍中每夜驚恐乃斬象首以送登登既敗苻進攻苻將  
吳忠於平涼剋之苻率騎三萬夜襲登別營於大界陷之殺  
登妻毛氏及其子并擄掠男女五萬餘口而去登收合餘兵  
退據胡室堡馮翊郭寶起兵廣鄉以應登宣徽三輔曰義感  
君子利動小人吾等累世受恩安可坐視豺狼游害君父含  
恥而存執若蹈道而沒乎眾皆從之唯鄠縣人有懼眾數  
千應姚萇質伐曜大敗而歸登夫於馬頭原苻率騎來距大  
戰敗之斬其尚書吳忠苻病見苻登為崇登聞之秣馬厲兵  
告堅神主進逼安定苻疾小瘳率眾距登登去營進戰苻遣

史雜 卷之九十六

其將姚興隆攻登營登退還苻夜引軍過登營三十餘里以  
蹕登後及旦候人告賊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此為何人  
去今我不知來令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吾與此羌何  
世何其厄哉遂罷師還秦寶衛飯自稱秦王登攻之於野人  
堡衝請救於苻苻遣太子興攻胡空堡以救之登引兵還苻  
死登聞之喜曰姚興小兒吾將折杖以笞之盡眾而東自耳  
泉向關中興追之登從六陌趣廢橋與將尹緯據橋以待之  
登爭水不得眾渴死者十二三與緯大戰為緯所敗眾潰登  
單馬奔秦初登之東也留其弟廣守秦子崇守胡空堡廣崇  
聞登敗山奔登至無所歸遂奔平涼收集遺眾入馬毛山興

車衆攻之。登遣子定質於乞伏乾歸。結婚請援。乾歸遣騎二萬救登。登引軍出迎。與逆擊於山南。登敗被殺。在位九年。崇奔於淩中。僭號。諡登曰高皇帝。崇爲乾歸所逐。與定皆死。僊以穆帝永和七年僭立。以孝武太元十九年滅。凡四十有四歲。史臣曰。苻堅平燕定蜀。擒代吞涼。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雖五胡之盛。莫之北也。而足已慢。謙輕敵。怒鄰。自謂戰必勝。攻必取。曾弗知天道助順。神理害盈。雖矜泳野之強。終至昆陽之敗。遂使凶渠候隙。狡寇伺間。身死國亡。貽笑天下。豈不哀哉。苻融堅之弟也。少而岐嶷耳。聞則誦過。目不念時人擬之王粲。銓綜內外。刑政修理。王景略之流也。尤善斷獄。爲

史籍

卷之九十六

五

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遊學三年而返。是夜妻爲盜所殺。妻兄告豐殺之。豐不堪楚掠。誣服。融察而異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不豐曰。初發夜。夢乘馬渡水。見兩日在於水下。馬左濕右燥。寤尚心悸。以爲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爲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捕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融所至盜賊止息。路不拾遺。堅既有意荆揚。慕容垂姚萇說堅以平吳之事。堅謂江東可

平。寢不暇旦。融每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且國家戎族也。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不絕如綫。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哉。融復切諫曰。陛下聽信羗虜諛諛之言。採納少年利口之說。非但無成。臣恐大事去矣。垂萇皆我之讐敵。思國家有變。因之以逞其志。富足子弟。希闢軍旅。苟進佞諂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不足採也。堅弗納。及淮南之敗。垂萇果叛。

王猛字景略。北海人。少貧賤。以鬻畚爲業。嘗負畚於洛陽。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猛從之取直。行不覺遠。忽至滌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踞胡床而坐。左右十許人。引猛進拜。父

史籍

卷之九十六

七

老曰。王公無下拜。命十倍償畚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顧視向處。乃嵩高山也。猛氣度雄遠。不參其神契。即不與交。桓溫入關。猛被褐詣之。捫茲而談。當世之事。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師十萬。杖義討逆。爲百姓除殘。而三秦豪傑未可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潮水百姓未知公心。故也。溫默然。徐曰。江東無卿比也。溫將還。賜猛車馬。請與俱南。猛還山。詔師曰。卿與桓溫並世哉。我在此可富貴。何爲遠行。猛乃止。時秦王苻生酷虐不道。而東海王苻堅有志度。將圖大事。以問呂纂。樓婆樓曰。僕刀環上人耳。不足以辦大事。僕里舍有王猛。其人謀

畧不世出。殷下宜吞之。堅因婆樓招猛。一見如舊。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堅大悅。自謂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堅僭位。以猛為中書侍郎。始平豪右縱橫劫盜充斥。轉猛為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禁勒強族。鞭殺豪吏。百姓上書訟猛。徵下廷尉。堅問之曰。為政之德。德化為先。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率寧國以禮治。且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以劇邑。謹為明君。摘除內猾。始殺一奸。餘尚無數。若以臣不能肅清軌法。臣甘心鼎鑊。陪刑之罪。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羣臣曰。王景畧夷吾子產之儔也。以為尚書左丞。猛舉人才。修廢職。秦民大悅。遷京兆尹。健妻弟特進強德。皆酒豪。

史緯 卷之九十六

天

庚一作改

新之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亦譖毀猛。堅黜騰為井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爾後上下咸服。還尚書令張天錫。攻其叛將李儼於葵谷。儼請降於堅。堅命猛救之。天錫引歸。儼猶屯城未出。猛乃坐乘輿。從數十人。請與相見。儼開門延之。未及設備。將士續入。遂虜儼而還。晉興二年。汝南公騰謀反。誅騰生之弟也。時生弟晉公柳等。猶有五人。猛曰。不去五公。終必為患。堅不聽。明年。匈奴寇秦。堅自將往討。留李威與猛輔太子守長安。淮南公幼帥杏城之眾。乘虛入襲李威。擊斬之。柳復據蒲坂。燕公武據安定。趙公雙魏公庾據上邦。欲攻伐長安。庾以陝城降。燕請兵接應。秦人大懼。猛率兵討平之。秦國乃定。太和四年。晉大司馬桓溫伐燕。至枋頭。慕容暉遣使乞師於堅。請割武牢以西之地。羣臣議未定。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強。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崤澠。則陛下事去矣。不如與燕合。兵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從其病而取之。堅乃遣其將苟池率步騎二萬救暉。晉師敗還。慕容垂來奔。堅聞垂至。大喜。郊迎執垂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成大功也。猛曰。慕容垂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恐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不聽。晉師既退。慕容暉悔割武牢之地。遣使謂堅曰。頃者行人失辭。割地分災。救患鄰國之常也。堅大怒。遣猛率步騎三萬。

史緯 卷之九十六

天

攻睢刺史慕容筑於洛陽。睢遣慕容臧率兵十萬救之。猛以精銳萬人卷甲赴之。大破臧於榮陽。筑降。猛留鄧羗戍金甌。而還。五年，遣猛率步騎六萬伐睢。堅親送猛於霸東。謂曰：卿可從。蓋關上黨出潞川，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躬率衆以繼。卿後於鄧相見。猛曰：願不煩輿軫，冒犯霜露。臣雖不武，克不淹時。請勅有司，部置鮮卑之所，於是進師。遣楊安攻晉陽。猛自攻壺關。執上黨太守慕容越。所經郡縣皆降。楊安爲地道，遣張蚝率壯士數百人入其城中。大呼斬關。猛遂入晉陽。執并州刺史慕容莊。睢遣太傅慕容評率衆四十餘萬距猛也。於潞川。猛遣郭慶以銳卒五千夜從間道出，評後燒其輜重。

馳就許之。羗乃大伏帳中，與張蚝徐成跨馬迎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殺傷數百人。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乘勝追擊，所殺及降又十萬餘。慕容評單騎走還鄧。於是秦兵長驅，閉鄧。猛之未至也，鄧旁剽劫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賊令嚴明，軍無私犯。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猛聞而歎曰：慕容玄恭可謂古之遺愛矣。以太牢祭之。十一月，堅留李威輔太子宏守長安。自率精銳十萬赴鄧。七日而至。猛潛如安陽，謁堅曰：臣奉陛下威靈，擊垂亡之虜，如摧枯拉朽耳。監國幼冲，勢獨靈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堅既入鄧，以猛爲冀州牧，都督關東六州軍事，封清河郡侯，賜以美妾五人。上女伎十二人，中妓三十人，馬百匹，車十乘。猛固辭不受，入爲丞相，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位，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禮義，垂及昇平。猛之力也。西平公苻融坐擅起學舍，爲有司所糾，融問申紹誰可使詣長安申理者。紹曰：燕尚書郎高泰清辯有膽智，可使也。先是猛及融屢辟泰，泰不起。至是泰從融命而至。猛笑曰：高子伯於今乃來，何其遲也。泰曰：罪人來就刑，何謂遲乎。昔魯僖公以泮宮作頌，齊宣王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追跡齊魯，未聞明詔褒美，乃煩有司舉劾，明公何術聖朝，懲勸如此。下吏何所逃罪乎。猛曰：是吾過也。堅帝

初其太子宏長樂公不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廣平麻思  
流寄關右因母亡請還冀州猛謂思曰便可速裝是暮符思  
發遣及出關郡縣皆被管攝其令行禁止事無留滯皆此類  
也猛有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及疾篤堅問以後事猛  
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為國鮮  
卑羗虜我之仇讐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安社稷言終而死  
時年五十一堅哭之慟比飲三臨謂皇太子宏曰天不欲吾  
平一六合耶何奪吾景畧之速也何不從其言桓

史紀卷九十七

晉書二十五

載記

姚弋仲

姚弋仲南安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於西  
戎世為羌酋其後燒當雄於洮罕之間九世孫遷邠率種內  
附漢封遼東將軍歸順王處之南安之赤亭邠玄孫柯迴為  
魏鎮西將軍西羌都督迴生弋仲少英毅不營產業唯以收  
恤為務永嘉之亂東徙榆晉戎夏襁負隨之者數萬劉曜以  
弋仲為平西將軍封平襄公邑之於隴上及石虎尅上邽弋

史紀

卷九十七

一

仲說之曰隴上多豪秦風猛勁道隆後服道洿先叛宜徙隴  
上豪強以實畿甸虎納之啓勅以弋仲為六夷都督晉豫州  
刺史祖約奔於勒勒禮待之弋仲曰祖約殘賊晉朝通殺太  
后而陛下寵之臣恐奸亂之萌自此始矣勒遂誅約及虎廢  
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虎累召之乃赴正色曰奈何把臂受  
託而反奪之乎虎憚其強正不之責遷十郡六夷大都督冠  
軍大將軍梁犢敗李農於滎陽虎懼馳召弋仲弋仲率其衆  
八千餘人屯於南郊時虎病不時見弋仲引入領軍省賜其  
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豈來覓食邪我不知上  
存亡若一見雖死無恨乃引見弋仲數虎曰見死來愁耶乃

至於疾兒小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致令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下人太甚故反耳汝病久所立兒小若不差天下必亂當宜憂此不煩憂賊也嶺等因思歸之心共為奸盜所行殘賊此成擒耳老羗請効死前鋒使一舉而了七仲性狷且俗無尊卑皆汝之虎不責也於坐授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七仲曰汝看老羗堪破賊不於庭中貫鎧跨騎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滅梁嶺封西平郡公冉閔之亂七仲率眾討閔石祗僭號以七仲為右丞相祗與閔相攻七仲遣其子襄救祗戒襄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不須復見我也襄擊閔於常盧澤大破之而歸七仲怒襄之不擒閔也杖之一百七仲部

史籍

卷九十七

二

曲馬何羅有文才背七仲歸張豺豺以為尚書郎豺敗復來歸眾勸七仲殺之七仲曰今正招納賢才之日當收其用何必害之以為參軍七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諸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討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為不忠不孝之事乃遣使請降永和七年拜七仲六夷大都督都督江淮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大單于高陵郡公八年卒年七十三其僭位益曰景元皇帝襄七仲第五子也七仲死襄率戶六萬歸晉晉處襄於燕城襄單騎渡淮見豫州刺史謝尚尚幅巾以待之款若平生襄少有高名雄

說情不成

武冠世揚州刺史殷浩憚其威名乃囚襄諸弟遣刺客殺襄刺客推誠告之浩潛遣將軍魏嶷率五千餘人襲襄襄斬嶷而并其眾浩遷襄於梁國遣謝萬討襄襄逆擊破之浩率眾北伐襄要擊浩於山桑大敗之斬獲萬計鼓行濟淮屯於盱眙招掠流人眾至七萬郭默執堂邑內史劉仕降於襄朝廷大震襄將佐部眾皆北人咸勸襄北還襄方執北引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乃據許昌將如河東以圖關右遂攻洛陽踰月不克長史王亮勸襄宜還河北襄未發晉征西大將軍桓溫自江陵伐襄戰於伊水北敗之襄率麾下數千騎奔於北山其夜百姓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屯據陽鄉赴者又四千

史籍

卷九十七

三

餘戶襄前後敗喪數矣眾輒扶老携幼奔馳而赴之或傳襄創重不起溫所得士女莫不北望揮涕其得物情如此弘農楊亮襄客也溫問襄於亮亮曰神明器宇孫策之儔也襄將圖關中進屯枹城戎夏歸附者五萬餘戶襄率眾西引苻生遣苻堅鄧羌要之襄將戰沙門智通以眾寡不敵勸襄固守鄧羌壓壘挑戰襄怒戰於三原兵敗為堅所殺其僭號追諡魏武王襄七仲第二十四子也襄敗於麻田馬中流失死襄下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襄曰但令兄濟豎子安敢害襄會救至俱免及襄死其降於苻生苻堅寇晉以襄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謂襄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

史籍

卷九十七

四

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賈衡曰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堅敗歸長安慕容泓叛堅遣子暉討之以襄為司馬暉為泓所殺其遣長史趙都詣堅謝罪堅怒殺之其懼奔馬牧西州豪族尹洋趙曜等率五萬餘家推其為盟主以太元九年自稱大將軍大單于秦王時慕容冲與苻堅相攻苻將西上恐冲過之乃遣使通和以子崇為質於冲進屯北地厲兵積粟以觀時變新平安定羌胡降者十餘萬戶堅攻之不能克苻聞慕容冲攻長安議進赴之計群下曰宜先據咸陽以制天下其曰冲因懷舊之士而起兵若功成事捷咸有東歸之恩安能久固秦川吾欲移兵鎮北廣收資實須秦弊燕邇然後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平莊得二之計也因略地至安定嶺北諸城盡降之苻堅為慕容冲所逼走入五將山冲入長安堅文武數百人奔於其其遣將軍吳忠率騎圍堅執之慕容冲遣將軍高蓋率眾五萬來伐戰於新平南大破之蓋降冲眾既東下長安空虛郝奴稱帝於長安渭北盡應之扶風王驊有眾數千據馬鬼奴遣弟多攻驊其伐驊破之執郝多進攻郝奴降之以太元十一年僭位於長安國號大秦以弟緒為司隸校尉鎮長安其如安定擊平凉胡金熙大破之遂如秦州與苻堅刺史王統相持天水屠各略陽羌胡應其者二萬餘戶統降因奏將士

必仇其質不

史籍

卷九十七

五

於上却古成統進曰臣州人殷地險用武之國也王統不能收拔賢才而生玃珠玉陛下宜散金帛以施六軍旌賢表善以副鄴州之望其擢為尚書郎拜弟碩德征西將軍秦州刺史鎮上邦其還安定苻登馮翊太守蘭領與苻師奴不協慕容永攻之領遣使請救其將赴之尚書令姚弋仲曰苻登近在瓦亭陛下不宜輕舉其曰登遲重少失時機聞吾自行方廣集兵資必不能輕軍深入兩月之間可赴此三豎矣師次涇源師奴率眾來距大敗之盡俘其眾又擒蘭領收其士馬其據苻堅尸裸刺衣囊鞭撻無數驚之以棘坎土而埋之敦煌索盧雅請刺苻登其曰卿以身殉難將為誰乎曜曰臣死之後以友人辛遵仰託事發為登所殺其以遺為騎都尉新平羌雷惡地率眾降魏魏飛自稱衝天王率氏羌數萬人攻將軍姚當於杏城惡地應之攻將軍姚漢得於李潤其將討之群臣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魏飛乎其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魏飛東結董成以成奸謀若得杏城李潤二賊據之控制遠近相為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乃潛軍赴之其眾不滿二千魏飛惡地眾至數萬氏胡赴之者首尾不絕其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群下問故其曰今氏胡皆來會衆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覆其巢穴東北無復憂也魏飛等以兵少盡眾

將牢如云  
全定

來攻，其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以乘其後，弱飛兵擾亂，長率衆擊之，弱飛衆潰，斬之，惡地請降，長待之如初，長命姚當成于營處，每一柵孔中，蒔一櫛以旌戰功，成歸曰：「營所至小，已廣之矣。」長曰：「少來，嗣戰無如此快。」以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小乃爲奇，大何足貴，長性簡率，羣下有過，或加面罵，太常崔瑗曰：「陛下駕馭羣雄，有高祖之風，然輕慢之失所宜除也。」長曰：「吾無大舜之美，而有漢祖之短，是吾過也。」將軍苟曜據逆萬壘，密引苻登，長與登戰於馬頭原，敗績，收衆復戰，姚碩德曰：「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逼賊，必有由也。」長聞之，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今輕兵直進，逡據吾東，必苟曜與之連結，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因登子之謀，未就，散敗其事耳。」進戰，大敗之，登將金柅以新平降，長輕將數百騎入其營，羣下咸諫，長曰：「柅既去，苻登如復圖我，將安所歸？」懷德在初，附柅推款，委質，吾以不信待之，何以御物乎？長如陰密，及登勅其太子與曰：「苟曜好奸變，將爲國害，聞吾北必來見汝，汝便執之。」苟曜果見與於長安，與執而誅之，長大敗登於安定，置酒高會，諸將咸曰：「若值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長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望塵而進，前無橫陣，二也，溫古知今，講

史記 卷九十七

六

論道藝，駕馭英雄，收羅俊異，三也，董率大衆，拔險若夷，上下同心，人盡死力，四也，所以能建立功業，策任賢才者，正在昇略中一片耳，羣臣咸稱萬歲，長寢疾，召太子與詣行營，苻登與寶衡相持，尹緯曰：「太子將領英略，未爲遠近所知，宜遣太子討登，從之。」長戒與曰：「賊徒知汝轉近，必相驅入堡聚而掩之，無不尅矣。」比至胡空堡，衝圍自解，登聞與向胡空堡，引還，與因襲平涼，大獲而歸，使與鎮長安，長如長安，夢苻堅將鬼兵數百，突入營中，長走入官，官人迎長刺鬼，誤中長陰，鬼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臆醫刺之，出血如夢，長狂言，稱殺陛下者，非臣，長之罪，願不枉臣，長召太尉姚弋，尚書僕射尹緯、姚晃等入受遺輔政，長謂與曰：「有毀諸人者，慎勿受之。」以太元十八年死，在位八年，僞諡武昭皇帝，與長子也，長死，與秘不發喪，以其叔父緒鎮安定，碩德鎮陰密，弟崇守長安，與自稱大將軍，率衆伐苻登，碩德將佐謂碩德曰：「公威名宿重，部曲最強，今喪代之際，朝廷必相猜忌，宜據秦州，觀望事勢。」碩德曰：「太子志度寬明，必無疑阻，今苻登木滅，而自尋干戈，追二袁之覆轍，投首與人，吾寧死不爲也。」苻登向廢橋，與自將精騎迎之，登大敗，與乃發喪，太元十九年，僞位於槐里，登率餘衆入平涼，馬毛山，與與登戰於山南，斬登，散其部衆，歸復農業，與留心政事，包虛廣納，一言之

史記 卷九十七

七



姚襄紀略  
是下佳成  
一本其因  
之史有優

善威見禮異天永姜龔東平淳于岐馮翊郭高皆備頭德  
經明行修萬長安教授諸生自遠而至者萬餘人與每聽政  
之暇引龔等於東堂講論道藝於是學者咸勸儒風益盛京  
兆幸高舉阮籍之為人居母喪彈琴飲酒黃門侍郎古成就  
曰吾當手刃之以崇風教遂持劍求高高懼逃匿終身不敢  
見與遣鎮東將軍楊佛嵩攻陷洛陽班命郡國百姓因荒亂  
自賣為奴婢者悉免為良人與以日月薄饒災告屢見降號  
稱王令蔡公卿士將牧守半各降一等遣太尉姚弋告社稷  
宗廟大赦改元弘始賜孤獨寡寡帛年七十已上加衣杖  
始平太守周班槐里令李彭皆以贖貨誅於是羣國肅然洛

東錄卷九十七

陽既陷淮漢已北諸城多請降送任與下書總祖父母昆弟  
得相客隱姚緒姚頌德威權日盛與恐奸候小人蠱惑之乃  
簡清正君子為之輔佐使頌德率隴右諸軍伐乞伏乾歸與  
潛軍赴之乾歸敗走降其部眾三萬六千收鎧馬六萬匹乾  
歸求降拜河州刺史歸義侯復以其部眾配之與下書將帥  
遭大喪非在疆場險要之所皆聽奔赴及期乃從王役臨戎  
遺喪聽假百日遣晉將軍劉嵩等二百三十七人歸於建鄴  
魏人襲沒奕丁于奔秦州魏軍進次瓦亭遂侵河東長安大  
震涼州呂隆率眾入侵與欲親率師伐魏司隸姚頌曰陛下  
可使諸將討之不宜親行與不聽立其子泓為皇太子命尚

步不同也

善令姚晃輔泓守長安遣姚平秋伯支率步騎四萬伐魏姚  
緒統河東兵為前軍遣越騎校尉唐方率關中勁卒為後繼  
姚頌德率步騎六萬伐呂隆頌德至姑臧大敗呂隆俘斬一  
萬隆將呂他率眾二萬五千以東死來歸隆懼遂降亮髮利  
鹿孤據西平沮渠蒙遜據張掖李嵩據敦煌皆遣使來降與  
率戎卒四萬七千赴姚平不攻魏乾城陷之遂據柴壁魏軍  
大至平截汾水以守與至蒲坂不敢進姚平糧竭矢盡將麾  
下三十騎赴汾水而死狄伯支將率四萬餘人皆為魏所擒  
魏軍進取蒲坂姚緒固守不戰魏乃引還與徙河西豪右萬  
餘戶於長安皆順陽太守彭泉以郡降與遣楊佛嵩率騎迎

東錄卷九十七

之遂陷南鄭擒建威將軍劉嵩略地至於梁國而歸呂隆懼  
亮髮傳檄之逼表請內徙與遣齊難率兵迎之難以司馬王  
尚行涼州刺史鎮姑臧徙隆及其僚屬於長安桓玄遣使來  
聘請辛恭靖何潛之與留恭靖而遣潛之謂之曰桓玄將圖  
篡逆天未亡晉必有義舉以吾觀之玄終當傾覆卿往必達  
其敗與卿相見期在不遠初恭靖至長安見與不拜與曰朕  
將任卿以東南之事靖曰我寧為晉鬼不為賊臣與怒幽之  
別室至是恭靖亦踰墻遁歸與遣姚頌德姚歛成姚壽都率  
眾三萬伐楊盛於仇池壽都入自宕昌歛成從下辨而進盛  
遣其弟壽距歛成從子斌距壽都壽都逆擊擒楊斌降楊壽

史律 卷九十七

楊盛清降遣子難當為質。頌德引還與如逍遙園引沙門於澄玄堂聽鳩摩羅什演說佛經。羅什覽舊經多有華謬。與使羅什及沙門僧略僧遷等八百餘人更出大品羅什持胡本舊經以相考校。并諸論三百餘卷。與既好佛道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立波若臺。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劉裕誅桓玄。玄新安王桓謙將軍何澹之等奔于典。劉裕遣衛軌之請通和。與遣吉默報之。自是聘使不絕。晉求南鄉諸郡。與許之。羣臣咸諫。與曰。天下之害一也。劉裕拔率起微臣復舊室。吾何惜數郡。而不成其美乎。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於晉。與謙恭孝友。每見緒及頌德。如家人之禮。車馬服玩必先。二叔然後服其次者。朝之大政必諮之。而後行。禿髮傉檀獻馬三千匹。羊三萬頭。與署傉檀為涼州刺史。徵王尚還長安。主簿胡威流涕上言曰。臣州奉國五年。救援不至。銜靡樓承孤城獨守者。仰侍陛下威靈。俯杖良牧惠化耳。今忽違天人之心。以華土資夷狄。若傳傳才望。應代臣豈敢言。竊問乃以臣等買馬三千匹。羊三萬頭。是為華人貴畜。荷以馬為軍國之需。直煩尚書一符三千餘家戶輸一匹。朝下夕辨。何故以一方委此姦胡。今陛下方布政下門。流化西域。奈何以五郡之地。資之獫狁。忠誠華族。棄之虐虜。非但臣州里塗炭。懼方為聖朝肝食之憂。與乃遣

史律 卷九十七

使馳止王尚會。傉檀已入姑臧。尚至長安。生監呂氏宮人。扼殺逃人薄禾等。禁止南臺。京州別駕宗敞上疏理尚曰。臣州荒裔。鄰帶寇讐。居秦無垂拱之安。運否離傾覆之難。刺史王尚受任垂誠之州。立策難全之際。經始甫爾。會朝算收。授使希世之功。不終有成之用。莫展當時明其事者。誰不慨然。雖效未酬恩。而在公無闕。自至京師。重罹姜斐以取呂氏宮人裴氏及殺逃人薄禾等。拘於南臺。高厚之恩。暫免繯絏。議繩之文。未離簡墨。裴氏年垂知命。首髮二毛。發居本家。不在尚室。年過姿陋。何用送為。邊藩要捍。舉力是寄。禾等私逃罪應刑辟。以殺止殺。安遷之義也。假若以不送裴氏為罪。正閼奚官一女子。可論勲則功重。言殺則過微。而執憲者吹毛求疵。忘勞記過。斯微臣所以仰天而洒淚也。尚歷事二朝。能否救於既往。優劣簡在聖心。就有微過。功足相補。宜弘仁恕之施。以彰覆載之德。臣等生自西州。無翰飛之翼。久沈偽政。絕進趣之途。及皇化既沾。遂策名委質。位忝吏端。主憂臣辱。故重繭披款。唯陛下亮之。與覽之大悅。謂黃門侍郎姚文祖曰。卿知宗敞乎。文祖曰。與臣州里。西方之英偶也。與曰。有表理王尚。文義甚佳。當王尚作耳。文祖曰。尚在南臺。不得與賓客交通。敞寓於楊桓。非尚明矣。與曰。若爾。桓為搆思乎。文祖曰。西萬論敞優於楊桓。敞昔與呂超周旋。陛下可試問之。與因問

超曰宗散支才可是誰輩超曰敵在西土時論甚美方魏之陳徐晉之藩陸興以表示超曰涼州小地寧有此才乎超曰臣以敵儉文觀之此亦未足稱多琳琅出於皇裔明珠生於滇海但當論其文彩不可以區宇格物興悅赦尚之罪以爲尚書赫連勃勃殺高平公沒奕于并其衆是歲興復與魏通和魏放狄伯支等還長安蜀譙縱遣使稱藩諸和謀東伐劉裕與許之禿髮得桓叛使將軍姚弋仲率騎二萬伐之又使左僕射齊難率騎二萬討勃勃吏部尚書尹昭曰停留侍選數較違逆宜詔蒙遜及李嵩伐之使自相攻擊待其斃然後取之此十莊之舉也興不從弼濟金城部將姜紀曰今停

傾心事常山公顯樹黨左右與以弼爲尚書令大將軍既居  
將相勢傾東宮遂有奪嫡之謀矣乾歸遣使送所掠守宰謝  
罪請降與以勃勃之難權宜許之假乾歸官爵西胡梁國兒  
作壽案每將妻妾入家飲酒酣升寢牀而歌與以爲將軍  
征伐有功年八十餘乃死時客星入東井地震前後一百五  
十六公卿上表請罪與曰災譴之來咎在元首近代或歸罪  
三公甚無謂也仇池公楊盛叛遣建威趙毗秦州刺史姚嵩  
率騎五千討盛與將輕騎五千自雍赴之天水太守王松念  
謂嵩曰先皇神略無方冠軍徐洛生勇猛兼人再入仇池無  
功而還非楊盛智勇直地勢然也今以趙毗之衆使君之威  
史緯 卷九十七 古

皆言陛下有廢立之志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與曰安有  
此乎昭等曰若無廢立之事陛下愛窮逆所以禍之願去其  
左右滅其威權宗社有磐石之固弼亦有泰山之安矣與默  
然興寢疾太子泓屯兵於東華門侍疾於諮議堂弼招集數  
千人伏於其第謀爲亂將軍姚紹及侍中任謙等宿衛於內  
姚裕遣告姚懿起兵蒲坂姚洗起兵洛陽姚懿起兵於雍將  
以赴泓之難與疾舉朝羣臣將軍劉羗泣曰陛下寢疾數旬  
奈何忽有斯事與曰朕過庭無訓使諸子不穆愧於四海卿  
等各陳所懷以安社稷京兆尹尹昭曰廣平公弼恃寵不虔  
阻兵懷貳宜與之刑書以明典憲陛下若含忍未便加法可  
史緯 卷九十七 主

起自愛子今雖欲含忍其瑕掩蔽其罪而逆黨猶繁扇惑不  
已弼之亂心其可革耶宜斥散凶徒以絕禍始與以虬表示  
梁喜曰天下之人莫不以弼爲口實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  
虬言陛下宜早裁決與默然與如三原謂羣臣曰古人有言  
關東出相關西出將三秦饒僞與汝穎多奇士卿等宜明揚  
仄陋助吾舉之梁喜曰奉旨求賢孜孜不怠未見王佐之才  
可謂世之乏賢與曰漢高光武之興也將則韓吳相則蕭鄧  
終不擇將於往賢求相於後哲卿自識之不明求之不至奈  
何厚誣四海乎羣臣咸悅弼恨姚宣數譖之於與會宣司馬  
權不至長安與責不以無匡輔之益將戮之丕性傾巧因誣

史緯 卷九十七

七

宣罪狀與大怒遂收宣下獄使弼將三萬人鎮秦州尹昭諫  
曰弼與皇太子不平握強兵於外陛下一旦不諱恐社稷必  
危與弗納晉荊州刺史司馬休之來歸以爲揚州刺史休之  
將行侍御史唐盛曰符命所記司馬氏應復河洛不宜放之  
與曰脫如所記留之遼足爲患遂遣之與有疾弼稱疾不朝  
集兵於第與聞之怒收其黨唐盛孫玄等殺之泓曰臣不肖  
不能訓弟致弼構造是非願賜臣死若陛下不忍乞聽臣守  
藩與慘然改容召姚讚梁喜密謀收弼數日不決弼竊見懼  
與慮其爲變乃收弼囚之窮責黨與將殺之泓流涕固請乃  
止并赦弼黨與謂梁喜曰泓天性和平人也正旦與朝羣臣

於太極前殿沙門賀僧暢哭不止衆咸怪之賀僧者莫知其  
所從來言事皆有驗與甚禮之與如華陰以泓監國與還長  
安泓欲出迎其宮臣曰主上疾篤奸臣在側弼每希覲非常  
今殿下若出進不得見主上退有弼等之禍安所歸乎泓乃  
拜迎於黃龍門弼黨本謀欲因泓出害之姚沙彌曰今太子  
既不來迎當奉乘輿直趣公第宿衛聞上在此白當來奔誰  
與太子守乎尹冲不從弼黨欲入殿中作亂復未知與存亡  
疑而不發與命泓錄尚書事使姚紹典兵禁中防制內外遣  
殿中上將軍欽曼鬼收弼第中甲仗與疾篤與妹南安公主  
問疾不應與少子耕兒出告其兄情曰上已崩矣情與其屬

史緯 卷九十七

七

車甲士攻端門欽曼鬼率殿中兵距戰右衛胡翼度率禁兵  
守四門情等遣壯士緣屋而入曼鬼率兵力戰太子右衛率  
姚和都率東宮兵入屯馬道南情等不得進遂燒端門泓時  
侍疾於諸議堂與力疾臨前殿禁兵見與喜躍貫甲赴賊賊  
衆駭擾和都自後擊之情等奔潰與賜弼死召姚紹姚讚梁  
喜尹昭欽曼鬼入內寢受遺輔政義熙十二年與死時年五  
十一在位二十二年僞諡文桓皇帝泓與長子也孝友寬和  
好學能文而無經世之用又多疾病與每征伐巡遊常置  
後事尚書王敏以刑政過寬議欲峻法泓曰人情挫辱則暴  
厲之心生政教煩苛則苟免之行作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

等參贊朝政不務仁恕之道惟欲嚴刑峻法豈安上取下之理乎泓受經於博士淳于岐岐病泓親詣省疾拜於牀下自是公侯見師傅皆拜焉馮翊人劉厭聚眾數千據萬年以叛泓遣將軍彭白狼率東官兵討之斬厭赦其餘黨諸將咸勸泓露布廣其首級泓曰主上委吾後事吾按御失和以長奸寇方當引咎責躬安敢過自矜誕以重罪責乎其弟弼有奪嫡之謀泓恩撫之未嘗見於色姚紹當於弼泓推心崇事弗以爲嫌紹感而歸誠與阮死秘不發喪南陽公姚愔及大將軍尹元等謀爲亂泓誅之乃發喪以義熙十二年僭位姚宣時鎮李閔參軍韋宗說宣曰主上初立勃勃侵害本朝之難

史籍

卷九十七

太

未可料也耶望地形險固總三方之要若能據之霸王之業也宜乃南保邢望宣旣南移諸羌據李閔以叛姚紹討破之宜詣紹歸罪紹殺之泓將封官臣十六人爲侯姚讚讓曰東宮文武未有赫然之效何受封之多乎泓曰元子遭家不造與宮臣同此百憂獨享其福得不愧於心乎讚然姚紹曰陛下不忘報德封之是也古者敘其事命之以始可須來春然後議之乃止楊盛攻秦州隴西太守姚秦都略陽太守王煥皆戰死赫連勃勃攻陷陰密執秦州刺史姚軍都抗將士五千餘人軍都不屈勃勃殺之姚恢棄安定單騎歸長安勃勃遂據雍姚紹率步騎五萬討勃勃收之勃勃引還晉太尉

劉裕率眾伐泓次於彭城遣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入自淮肥攻漆丘項城皆降之將軍沈林子自汴入河攻倉垣遂入穎口所至皆降惟新蔡太守董遵固守道濟攻破之殺遵姚紹謂泓曰豫州安定東西懸遠卒難救衛宜遷諸鎮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卒十萬縱二寇交侵無深害也如其不爾晉侵豫州勃勃寇安定將若之何左僕射梁喜曰安定人與勃勃深讐應守死無二勃勃終不能越安定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及郿雍今關中兵馬足距晉師豈可先自搖動泓從之吏部郎龔橫曰廣平之難齊公恢有功於陛下陛下紹統未有殊賞以答其意今外則致之死地內則不

史籍

卷之九十七

九

豫朝權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思南還者十室而九若擁精兵鼓行而東社稷之憂也宜微還朝以慰其心泓曰旣懷不逞之心微之適所以速禍耳不從晉師至成臯姚洗時鎮洛陽馳使請救泓遣越騎校尉閻生率騎三千武衛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洗部將趙玄曰今寇逼已深百姓駭懼眾寡勢殊難以應敵戰如不捷大事去矣宜攝諸戍兵士固守金墉以待京師之援寇終不敢越金墉而西困之於堅城之下可以坐制其斃司馬姚禹潛通於道濟固勸洗出戰洗遣玄率兵千餘南守柏谷塢將軍石無諱東戍鞏城以距晉師陽城成臯營陽武牢諸城悉降道濟長驅而至無諱奔

此時銘獲  
內張天仁  
之也

還玄與晉將毛德祖戰敗於柏谷被瘡十餘據地大呼司馬  
鑒冒刃抱玄而泣玄曰吾瘡已重君宜速去鑒曰當與將  
軍俱死去將安之皆死於陣道濟進至洛陽沈遂降關生等  
至新安而洛陽已沒姚懿司馬孫暢勸懿襲長安懿自立  
懿引兵至陝津散穀以賜河北夷夏欲虛國儲樹已惠懿常  
侍張敞諫曰殿下以母弟之親居分陝之重安危休戚與國  
共之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王今吳越內侵四州傾沒西虜  
援邊秦涼覆敗朝廷之危有同累卵正諸侯勤王之日殺者  
國之本也而今散之若朝廷責問殿下將何辭以報懿怒殺  
之泓謀於姚紹紹曰懿性識鄙近從物推移造成此事當由  
史籍

史籍

手

孫暢耳但馳使徵暢道讚據陝城臣向潼關為諸軍節度若  
暢奉詔而至臣當遣懿率河東兵共平吳寇如違詔勒當  
明其罪于天下聲鼓以伐之泓遣姚讚屯陝津武衛姚驥屯  
潼關懿遂偕號欲運旬如堡穀以給鎮人將軍姚成都距之  
懿送佩刀為誓成都以呈泓懿遣驍騎王國率甲士攻成都  
成都擒之遣使讓懿曰公以母弟之親受推轂之寄今社稷  
危若綴旒宜匡輔王室而更包藏奸宄謀危宗廟此堡之糧  
一方所寄鎮人何功而欲給之王國罪人已就囚執聽詔而  
殺之成都方糾合義眾以懲公之罪乃宣告諸城勉以忠義  
河東之兵無詣懿者姚紹入蒲坂誅孫暢執懿囚之征北將

又

軍姚恢自北雍州趣長安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移檄州郡欲  
除君側之惡將軍姜紀率眾應之彭完都棄陰密奔還長安  
恢至新支姜紀說恢曰國家重兵東出京師空虛公輕騎徑  
襲長安事必克矣恢不從乃南攻郿城扶風太守姚雋安夷  
護軍姚墨等皆降恢勇將軍苟和獨不附恢泓謂之曰眾  
人咸懷去就卿何能自安邪和曰若天縱亂賊使得肆逆節  
勇甥之理不待奔馳而加親如罪大惡極天欲盈其罰守忠  
執志臣之分也泓善其忠恕姚紹率輕騎赴難使姚洽將步  
卒三萬赴長安恢進屯杜城紹與恢相持於秦臺姚讚聞恢  
漸逼留尹雅守潼關率諸軍還長安姚泓謝讚曰元子不能  
史籍

史籍

手

崇明德義導率羣下致禍起蕭牆變生同氣上負祖宗無顏  
見諸父懿既構逆城內恢復擁眾內叛將若之何讚曰懿等  
所以敢稱兵內侮者諒由臣等輕弱無防遏之方故也因大  
泣曰臣與大將軍不滅此賊終不持面復見陛下恢進軍逼  
紹讚自後要擊大破之殺恢及其三弟泓哭之悲慟葬以公  
禮王鎮惡至宜陽毛德祖攻弘農執太守尹雅雅殺晉守者  
奔潼關檀道濟沈林子攻拔襄邑堡道濟自陝北渡攻蒲坂  
泓遣姚驥救蒲坂胡翼度據潼關泓進紹太宰大將軍都督  
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封魯公侍中司隸宗正節錄並如故朝  
之大政皆往決焉道紹率武衛姚鸞等步騎五萬距晉師於

大將軍  
經

潼關姚驢與并州刺史尹昭爲表裏之勢夾攻道濟道濟深壁不戰沈林子說道濟曰今蒲坂城堅池深非可卒尅攻之傷衆守之引日不如棄之先事潼關潼關天限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寡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矣如尅潼關紹不戰而服道濟乃棄蒲坂南向潼關劉裕使沈田子率衆萬餘人入上洛進屯青泥姚紹前距道濟道濟固壘不戰紹使姚鸞絕道濟糧道劉裕別將姚珍入子午谷資霸入洛谷泓遣姚萬軍距姚強距珍尹雅與道濟司馬徐琰戰於潼關南爲琰所獲送之劉裕裕欲殺之雅曰前活本在望外今死寧不甘心裕嘉而釋之泓遣黃門侍郎姚和都屯於堯柳以備田

衆皆沒紹聞洽敗啜血而死泓遣使乞師於姚紹遣田公拔拔嵩正直進據河內游擊將軍王洛生屯於河東爲泓壁接劉裕次於陝城遣沈林子率精兵萬餘越山開道會沈田子於青泥將攻堯柳泓使姚裕率步騎八千距之泓親將大衆繼發姚裕爲田子所敗泓退次於蒲上關中郡縣多潛通晉師劉裕至潼關遣將軍朱超石攻蒲坂將軍姚璞擊敗之超石奔潼關姚讚距裕於關西遣司馬休之白軹關向河內引魏軍以蹶裕後時霖雨渭水泛溢讚等不得渡姚難屯於杳城裕遣王鎮惡自秋社渡渭以逼鄭難引軍而西鎮惡追及之泓自蒲上還軍次於石橋以接之讚退屯鄭城將軍姚

強率郡人數千與姚難陣於涇上以距鎮惡鎮惡擊敗之強死難遁還長安劉裕進據鄭城泓使姚裕屯兵宮中姚沈屯於渭西姚白瓜徙四軍雜戶入長安姚不守渭橋胡翼度屯石棧姚讚屯霸東泓軍於道遙園鎮惡夾渭進兵破姚丕於渭橋泓率軍赴之不戰敗遁水地狹遂相踐而退姚讚姚烈等皆死於陣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姚裕等數百騎出奔於石橋讚軍聞泓之敗皆以刀擊地攘袂大泣讚夜率衆會泓于石橋晉師固守諸門讚軍不得入衆皆潰泓欲降於裕其子佛念年十一謂泓曰晉人將逞其欲終不能全願自裁決泓撫然不答佛念遂登宮牆自投而死泓將妻



餘不備具  
若何有終  
卒後神靈  
胡在之遠  
青無大罪  
故有草也  
本之成  
人曰曰  
聖德修公  
矣

子詣聖門降，讀亦率宗室子弟百餘人降，祿盡殺之，遂泓於  
建康市斬之，時年三十，在位二年，建康百里之外草木皆焦，  
死焉，姚萇以孝武太元九年僭位，以安帝義熙十三年而滅，  
凡三十二年。

百餘人降，祿盡殺之，遂泓於  
建康市斬之，時年三十，在位二年，建康百里之外草木皆焦，  
死焉，姚萇以孝武太元九年僭位，以安帝義熙十三年而滅，  
凡三十二年。

尹緯字景亮，天水人，姚萇奔馬牧，緯與尹詳等推萇為盟主，  
遂為佐命元功，及萇執將廢，遣緯說略求禪代之事，堅問緯，  
曰：「卿於朕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狀曰：宰相之才也。」景亮  
之信而朕不知，臣不亦宜乎？以銳性傾巧，長愛其博識，以為  
侍中，緯固諫，其不從，緯於眾中辱之，長問緯曰：「卿既不好學，

史緯 卷之九十七

反憎學者乎？」緯曰：「臣不憎學，憎學不正耳。」長曰：「人苦不自  
知，卿比蕭何無乃過乎？」緯曰：「漢祖與蕭何俱起，白衣足，以知  
知陛下生而富貴，是以不知賤，臣因曰：陛下何如漢祖？」長曰：  
「朕實不如漢祖，卿遠不如蕭何也。」緯曰：「漢祖所以勝陛下者，  
以能遠段鄧之徒，故耳。」長默然，乃出，鏗為北地太守，典城符  
登成，窮業皆緯之力也，及死，贈司徒。

李特

李特，巴西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  
二，所其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曰務相，姓  
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曰：驛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相

荒唐

爭為神，於是劍刺石屋，能著者以為廩君，四姓莫著，而務  
相之劍懸焉，又以土為船，雕畫之，曰：若其船浮者，以為廩君，  
務相船又獨浮，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土卒，當夷水而下，  
至於鹽陽，鹽陽神女止之，曰：此魚鹽所出地上，廣大與君俱  
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為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  
廩君宿，口輒去，為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目，晝昏不知天地，  
東西，廩君欲殺之，不可，別乃以青綾遺鹽神，曰：嬰此，即宜之，  
與汝俱生，弗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立楊石之上，望  
廩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羣神俱飛去，天乃開，  
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望如穴狀，廩君歎

史緯 卷之九十七

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為崩，廣三丈餘，階陛  
相乘，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長五尺，廩君休其上，投  
策計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秦并  
天下，以為黔中郡，薄賦之，口歲出錢四十，巴人呼賦為賁，因  
謂之賁人焉，及漢高祖為漢王，募賁人，定三秦，既定，求還鄴  
里，高祖以其功，復同豐沛，不供賦稅，更名其地為巴郡，土有  
鹽鐵丹漆之饒，俗性剽勇，又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  
之，今巴渝舞是也，漢末天下大亂，賁人自巴西之宕渠遷於  
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號為楊車巴，魏武帝克漢中，特祖將  
五百餘家歸之，拜為將軍，遷於洛陽，北土復號之為巴氏，特

父慕爲東羌獵將特身長八尺雄武善騎射元康中氏齊萬年反關西擾亂頻歲大饑百姓流移就殺人漢川者數萬家特將人蜀至劍閣其路太息顧盼險阻曰劉禪有此地面而縛於人豈非庸才邪初流人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慈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劍閣慈至漢中受流人貨賂反爲表曰流人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賑贖東下荊州水滿迅險又無舟船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永康元年徵益州刺史趙廣爲大長秋以成都內史耿騰代之廣有異志乃領倉廩振施流人以收衆心特與廣同郡廣厚遇之以爲爪牙特等聚衆剽盜蜀人患之騰密上表以爲流人剛剽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制必爲亂階宜使移還本土否恐秦雍之禍萃於梁益必貽聖朝西顧之憂廣惡之及騰至廣率衆攻之殺騰廣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特弟庠等以四千騎歸廣廣以庠爲將軍使斷北道庠東羌良將部陣肅然廣惡之長史杜淑司馬張榮曰傳云五大不在邊將軍起兵始爾便遣李庠握強兵於外倒戈投入竊以爲不可會庠入見勸廣舉大事廣曰此豈所宜言遂殺之及其子姪三十餘人廣慮特爲難遣人喻之曰兄弟罪不相及以庠尸還特復以特爲督將以安其衆牙門將許介求爲巴東監軍杜淑張榮不許介怒手刃淑榮左

史籍

卷之九十七

史

右又殺介皆廣腹心也特既怨廣引兵歸緜竹廣遣長史費遠督萬餘人斷北道次石亭特夜襲遠軍放火燒之遠潰進攻成都文武盡散廣與妻子走至廣都爲下人朱竺所殺特縱兵大掠害廣所置守長遣牙門王角詣洛陽陳廣罪狀先是惡帝以羅尚爲平西將軍益州刺史將七千餘人入蜀特聞尚來甚思使其弟驥於道奉迎并貢寶物尚甚悅以驥爲騎督特及弟流以牛酒勞尚於緜竹牙將王敦辛冉說尚斬之尚不納朝廷以討趙廣功拜特宣威將軍封長樂鄉侯流舊威將軍武陽侯璽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人與特協同討廣者將加封賞辛冉不以實上衆怨之會符下秦雍州凡流人入漢川者召還羅尚遣從事催遣流人限七月上道辛冉令於諸要施關搜索寶貨特等固請求至秋收流人布在梁益爲人備力及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又年穀未登無以爲資知特兄弟頻請小停皆感而特之遂相與詣特特結大營於緜竹以處流人移冉求寬冉大怒遣人分榜逼遣騰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悉取其饋改云能送六郡之衆及氏叟侯王一首賞百匹流人咸往歸特旬月間衆過二萬流亦聚衆數千特乃分爲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特遣閭式詣羅尚求申期式既至知冉意不可迴乃辭歸尚謂式曰子以吾意告諸流人今聽寬矣式曰明公惑於奸說恐無寬理弱而不

史籍

卷之九十七

史

可輕者百姓也。今促之不以理，衆怒難犯，恐爲禍不淺。尙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至縣竹，言於特曰：尙雖云爾，然未可信也。尙威刑不立，冉等各擁強兵，亦非尙所能制。宜爲之備。特納之冉等，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流人得展奸計。李特兄弟有雄才，吾屬將爲虜矣。乃遣廣漢都尉曾元潛率步騎三萬，襲特營。特知之，戒嚴以待。元至，特安臥不遇。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殺傷甚衆。斬元，傳首以示尙。冉於是六郡流人推特爲主。特命部曲督李含等上書請依賈融故事，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進兵攻冉於廣漢。冉出戰，特破之。冉奔江陽。特攻尙於成都，尙嬰城固守。羅尙貪殘

史

卷之九十七

天

而特軍政肅然。百姓謠曰：李特尙可，羅尙殺我。河間王顯遣督護衛博討特。南令校尉李毅遣兵五千助尙。尙遣督護張邈軍繁城，三道攻特。特命蕩雄襲博，特躬擊張邈。邈衆大敗。蕩與博接戰連日，博敗遁。其衆盡降於蕩。太安元年，特自稱益州牧、都督益梁二州諸軍事、大將軍、大都督。改元建初。進攻廣漢太守張微。微依高據險，與特相持。因其機，採率兵循山攻之。特逆戰不利，皆勒特引退。時特與蕩分爲二營。特料蕩必來，故不退。微衆至稍多，山道狹，蕩軍至不得前。蕩曰：父在重圍之中，是我死日也。乃衣重鎧，持長矛大呼直前，推鋒殺十餘人。微率衆攻之。蕩軍皆殊死戰，微軍遂潰。進攻其營。

微走，蕩追之。遂害微。特進寇成都。蜀郡太守徐儉以小城降。羅尙守大城。時蜀人並結村堡，請命於特。益州從事任明說尙曰：特分人散衆，在諸村堡苛歛百姓，驕息無備。是天亡之也。可告諸村密赴期日，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尙從之。明僞降，特問城中虛實。明日，米穀皆欲盡，但有貨帛耳。因求省家。明潛說諸村，諸村聽命。惠帝遣荊州刺史宋岱、建平太守孫阜救尙。軍次德陽。特遣蕩距阜，尙率衆掩特營，連戰二日。特大敗，斬之。焚尸，傳首洛陽。在位二年。及子雄僞號，追尊曰景皇帝。流特第四弟也。初，特陷成都小城，使六郡流人分口入城。壯勇督領村堡，流曰：殿下已尙小城，然山藪未集，糧仗不

史

卷之九十七

天

多宜。錄大姓子弟以爲質，任送付廣漢，收集猛銳，嚴爲防衛。又與特司馬上官惇書，深陳納降若待敵之義。特不納。特既死，流與蕩雄收遺衆還赤祖。流保東營，蕩雄保北營。流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時宋岱水軍三萬，次於墊江。前鋒孫阜破德陽。羅尙遣督護常漆牙門左記等攻北營。流攻漆，漆尙之追至成都。蕩被傷死，流以特蕩並死，而阜兵至，甚恐。李含勸流降，流從之。雄諫不納。流遣子世及含子胡質於阜軍。胡兄離聞父欲降，白梓潼馳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雄曰：今二翁不從，奈何？離曰：若不從，便行大事。雄大喜，乃攻尙軍。害汶山太守陳圖。尙保大城。時三蜀百姓並保險，結塢流等。

野無所略，士衆饑困，涪陵人范長生率千餘家依青城山，尚  
參軍徐繼求爲汶山太守，尚不許，繼怨之，遂降於流詭長生  
資結流軍糧，流復振，流疾謂諸將曰：「雄英武殆天所相，可共  
受事，遂死。」諸將共立雄爲主，雄僭號，追諡流爲秦文王，雄特弟  
三子也。母羅氏因汲水，忽然如寐，夢大蛇繞其身，遂有孕，十  
四月而生雄，流死，雄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都於郫城，  
使李驤攻犍爲，斷尚運道，尚軍大餒，雄進攻之，尚奔巴郡，牙  
門羅特開門內，雄遂克成都，以承興元年，僭稱成都王，旋僭  
帝位，改年太武，遣李國率衆二萬寇漢中，梁州刺史張殷奔  
長安，遂陷漢中，盡徙人於蜀，會羅尚卒，巴郡亂，李驤攻涪，陷  
之，南得漢嘉，涪陵遠人繼至，雄下寬大之令，撫綏降附，授用  
得人，益州遂定，雄將立，蕩子班爲太子，羣臣咸欲立雄所生  
雄曰：「起兵之初，束手扞頭，本不希帝王之業也，值天下喪亂，  
晉氏播蕩，諸君遂見推逼，處王公之上，先帝開基，吾兄適統  
大事，垂冠冕於戰陣，班姿性仁孝，必爲名器。」李驤曰：「先王樹  
家適者，所以防篡奪之萌，不可不慎。」吳子拾其子而立其弟  
卒，有專諸之禍，宋宣不立與夷而立穆公，終致宋晉之變，猶  
子之稱豈若子也？雄不從，竟立班，班號流漢曰：「亂自此始矣。」  
張駿遣雄書勸去尊號，稱藩於晉，雄復書曰：「吾過爲士大夫  
所推，本無心於帝王也，進思爲晉室元功之臣，退思爲守藩

之將，埽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  
有年久矣，會獲來覲，情何已已，知欲遠遵楚漢，尊崇義帝，春  
秋之義於斯莫大，雄乃遣使朝貢於晉，李驤死，以驤子壽爲  
大將軍，率衆陷巴東，建平朱提等郡，寧州刺史尹奉降，遂有  
南中之地，雄生瘍于頭，六日死，年六十一，在位三十年，僞諡  
武帝，雄性寬厚，簡刑約法，時海內大亂，而蜀獨無事，故歸之  
者相尋，雄乃興學校，置史官，聽覽之暇，手不釋卷，其賦男丁  
歲殺三斛，女丁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稀，百  
姓富實，問門不閉，然雄意在招致遠方，國用不足，故諸將每  
有進金銀珍寶以得官者，丞相楊褒曰：「陛下爲天下主，當綱  
羅豪雋，何有以官買金邪？」雄謝之，嘗無事，小出，褒於後馳馬  
而過，雄問之，對曰：「夫統天下如乘惡馬，馬逸故不能制也，雄  
卽還，雄國無威儀，官無祿秩，行軍無號令，用兵無部伍，勝不  
相讓，敗不相救，攻城破邑，以虜獲爲先，此其所以失也。」班爲  
太子，引名士董融等以爲賓友，謂融等曰：「吾觀周太子晉，魏  
太子不哭，太子登文章鑒識，超然卓絕，未嘗不有慙色，豈今  
古懸殊歟？何其莫之逮也。」子弟尚奢靡，班常戒厲之，及雄寢  
疾，班晝夜侍側，雄數攻戰，多被傷，至是，痕皆膿潰，雄謂子惡  
而遠之，班爲吮膿，無難色，流涕營藥，不脫衣冠，其孝誠如此，  
雄死，嗣僞位，雄子越甚不平，自江陽來奔喪，與其弟期密圖

之班弟珣勸班遣越還江陽以期鎮葭萌班以未葬不忍遣時有白氣二道帶天太史令韓豹奏宮中有兵氣戒在親戚班不悟咸和九年班夜臨越殺之而立期時年四十七在位一年期雄第四子也越既殺班以期雄妻任氏所養乃讓位於期期既立輕諸舊臣外任尚書令景憲內任宦豎許浩等國之刑政希復聞卿和綱維素亂誣其武陵公李載謀反下獄死雄子霜保並無病而死皆云期鸞殺之大臣憤懼期多所誅夷籍沒其婦女資財內外兇兇復鸞殺其將軍李攸攸弟也期與越及景憲謀殺李壽許浩何其動靜壽覺之乃率步騎一萬自涪向成都稱景憲許浩亂政與晉陽之

史緯

卷之九十七

七

甲以除君側之惡壽到成都期越不虞其至壽遂入城屯兵宮門期遣侍中勞壽壽奏建寧王越尚書令景憲中常侍許浩等懷奸亂政謀傾社稷大逆不道皆殺之許矯任氏令廢期為平都縣公幽之別宮自縊死時年二十五在位三年蓋曰幽公雄子皆為壽所殺壽初封漢王食梁州五郡領梁州刺史威名遠振為李越景憲等所忌壽憂之代李珣屯涪每應朝視嘗自陳邊疆警故得不朝壽懼不自全聘巴西麴壯問自安之術壯以特殺其父欲假手報讐因說壽攻期壽既冠成都縱兵虜掠奸略雄女及李氏諸婦數日乃定長史羅桓解思明勸壽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稱藩於晉而

任調必任  
氏況弟

任調與司馬蔡興勸壽自立壽命竺之古者曰可數年天子訓曰一日已足而況數年乎思明日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遂以咸康四年僭位下書告與期別族以安車束帛聘冀壯為太師壯固辭聽縞巾素帶居師友之位壽遣散騎常侍王振聘於石虎虎遣壽書欲連橫入逸約分天下壽大修船艦嚴兵備糧以馬當為六軍都督營東場太閤車士七萬餘人舟師游江而上過成都鼓譟盈江壽登城觀之羣臣曰我國小眾寡與會險遠圖之未易能壯曰陛下與胡通孰如與晉通胡豺狼也晉既滅不得不北面事之若與之爭天下則強弱異勢此虞虢之成鑒也壽乃止

史緯

卷之九十七

七

壽承雄寬儉新行篡奪因循舊政未逞其欲會王假從都還盛稱虎威強宮觀美麗人戶殷實壽又聞虎虐用刑法控制邦域心欣慕之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以都邑空虛工匠未充乃令傍郡戶三丁徙一以實成都與尚方御府發州郡工乃以充之廣修宮室引水入城百姓疲於役使呼嗟滿道思亂者十室而九僕射蔡興李羗切諫壽殺之八年壽死在位五年為壽昭文帝初壽病思明復勸壽稱藩於晉壽不從議壯作詩託言應陳以諷壽壽報曰省詩知意今人所作賢哲之言也古人所作死鬼之辭耳勢壽長子也既嗣偽位勢弟漢王廣以勢無子求為太弟勢弟馬當解思明以勢兄弟

不多，勸勢許之。勢遂當等與廣有謀，遣太保李奕襲廣於涪城。廣自殺，收當思明斬之，夷其三族。自此之後，無復敢諫。初，蜀地無餘，至是忽從山而出，北至犍為梓潼，布滿山谷，十餘萬落，不可禁制。勢好色，每殺人而取其妻，荒淫不恤國事。夸瘡叛亂，軍守離缺，境宇日蹙，性猜忌，誅殺大臣，人懷危懼。大司馬桓溫率水軍伐勢，溫次青衣，勢發軍距守，又遣督堅率軍從山陽趣合水距溫，諸將欲設伏於江南，以待晉師，堅不從。率軍從江北，駕鸛舫渡，而溫出江南，堅到犍為，方知與溫異道，乃趣從沙頭津北渡。溫已造成都十里，阻堅聚潰，溫縱火燒諸門，城中皆懼，無復固志。中書監王暕等勸勢降，勢以

史籍

卷之九十七

晉

問侍中馮孚，孚言昔吳漢征蜀，盡誅公孫氏，今晉下書不赦諸李，雖降恐無全理。勢乃夜出東門，與符堅走至晉壽，然後送降文於溫。勢輿輓而縛軍門，溫解其縛，焚其輿，獲勢親族十餘人於建康，封勢歸義侯。升平五年，死於建康，在位五年而敗。特以惠帝太安元年起兵，以穆帝永和三年，凡四十六年。

史籍卷九十七終

史籍卷九十八

晉書二十六

載記

呂光

呂光，略陽氏人也。父婆樓，苻堅時官至太尉。光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股有肉印，沉毅凝重，喜怒不形於色。時人莫之識也。唯王猛奇之，言之苻堅，為鷹揚將軍。苻雙反於秦州，將軍楊成世為雙將，苟與所敗，光與王鑒討之。鑒欲戰，光曰：「與初破成世，乘勝輕進，宜持重以待其弊。興糧竭必退，退而擊之，可破也。」二旬而興退。光曰：「按其奸計，必攻榆眉，若得榆眉，可破也。」二旬而興退。光曰：「按其奸計，必攻榆眉，若得榆眉，可破也。」

史籍

卷之九十八

十

眉據城，斷路資儲，復贍非國之利也。進師追之，興果敗。堅授光都督西討諸軍事，總兵七萬，鐵騎五千，以討西域。至高昌，聞堅寇晉，光欲更須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受任金方，赴機宜速，而更留乎？」光乃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感神，飛泉湧出，吾等獨無感應乎？」皇天必將有濟，諸君可不憂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至焉耆，其王泥流請降，進至龜茲，龜茲王帛純距光，光軍其城南五里，涂溝高壘，廣設疑兵，以木為人，被之以甲，羅之壘上。帛純嬰城自守，光急攻之，帛純傾國財寶，請救狼胡，狼胡率騎二十萬，并引溫宿尉須等國，合七十餘萬以救之。狼胡便弓馬，善矛

稍鎧如連鑊，射不可入，以革索爲綱，策馬擲人，光列陣爲勾鑊之法，以精騎爲游軍，彌縫其闕，戰於城西，大敗之，斬萬餘級，帛純去，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大饗將士，立帛純弟震爲王，以安之，胡人奢侈，蒲菴酒家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諸國不遠萬里，皆來歸附，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而異之，光既平龜茲，有留焉之志，鳩摩羅什勸之東還，光大饗文武，博議進止，衆咸請還，光從之，以馳二萬餘頭，致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匹，侍堅高昌太守楊翰說涼州刺史梁熙曰：「呂光新定西國，兵強氣銳，其鋒不可當也，度其意必有異圖，且京師擾亂，存亡未可知，自河已西，迄於流沙，地方萬里，帶甲十萬，鼎峙之勢，實在今日，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測，高梧谷口，水險之要，宜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自然投戈，如以高梧太遠，伊吾之關亦可距也，地有所必爭，正謂此也，若度此二要，雖有子房之智，難爲謀矣。」熙弗從，美水令張統謂熙曰：「主上傾國南征，覆敗而還，慕容垂擅兵河北，泓冲冠逼京師，丁零雜虜跋扈關洛，州郡奸豪所在風扇，王綱弛絕，人懷利己，今呂光回師，將軍何以抗之？」熙曰：「誠深憂之，未知計之所出。」統曰：「光雄果勇毅，智略絕人，今以蕩西域之威，擁歸師之銳，若猛火之盛於原，弗可敵也，將軍世受殊恩，忠誠宿著，立勳王室，宜在今日。」

行唐公洛上之從弟，爲將軍計，莫若奉爲盟主，以攝衆望，推忠義以統率羣豪，使光之異心無自而起，東兼毛興，連王統，集四州之衆，寧帝室於關中，此桓文之舉也，熙又不從，光至高昌，輸出迎光，聞苻堅喪敗，長安危逼，謀欲停師，杜進曰：「梁熙文雅有餘，機鑒不足，不能納善，從說計謀未定，宜在速進，光從之，及至玉門，梁熙傳檄責光，擅命還師，遣子亂率衆五萬距光於酒泉，光報檄責熙不赴國難，擅還歸師，遣杜進爲前鋒擊亂，亂敗走，追擒之，武威太守彭濟執熙降，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主簿尉祐性奸佞，與彭濟同執梁熙，光寵任之，乃誅誅南安姚皓、天水尹景等皆名士也，遠近離貳，光擢祐爲金城太守，祐次允吾，據城以叛，祐從弟隨據鶴陰以應之，光遣其將姜飛擊敗之，祐奔典城，武威太守索泮固守不降，光攻而獲之，光曰：「梁熙無狀，絕孤歸路，卿何故與熙同惡？」泮厲色曰：「將軍受詔討叛，胡可受詔亂涼州？邪？寡君何罪，而將軍害之？泮但恨力寡，不能報君父之讐，主賊臣死，吾之分也，就刑於市，神色不變。」初，苻堅之敗，張天錫南奔，其世子大豫爲長水校尉，王穆所匿，及堅還，長安穆將大豫奔禿髮思復健，思復健送之魏安，魏安人焦松起兵奉大豫攻陷昌松郡，光遣杜進討之，爲大豫所敗，遂進逼姑臧，王穆謂大豫曰：「呂光糧豐城固，甲兵精銳，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嶺西，厲兵積。」

粟東向而爭不及期年可以平也大豫不從遣穆求授於嶺西諸郡建康太守李陽祁連都尉嚴純起兵應之大豫進屯城西王穆率衆三萬及思復隄子奚干等陣於城南光出擊破之斬奚干等二萬餘級大豫奔廣武穆奔建康廣武人執大豫送之斬于姑臧市光聞苻堅爲姚萇所害大臨於城南三軍竊素謚堅曰文昭皇帝於是大赦改元太安自稱中外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酒泉公王穆襲據酒泉自稱大將軍涼州牧光西平太守康寧叛自稱匈奴王光討之不克光刑罰峻重叅軍段業諫光曰商鞅之法至峻而兼諸侯吳起之術無雙而霸荆楚何也業曰明公方居臨一方景行堯舜猶

史緯

卷之九十八

懼不及乃欲以商申之法臨道義之邦豈此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光改容謝之其將徐晃與張掖太守彭晃謀叛東結康寧西通王穆光將討之諸將曰今康寧在南阻兵伺隙若大駕西行寧必乘虛出於嶺左晃穆未平康寧復至進退狼狽此危道也光曰今不往伐坐待其來晃穆共相唇齒寧又同惡相救東西交至一城以外非吾之有大事去矣今晃叛逆始爾寧穆之交未密及其倉卒取之爲易光自率步騎三萬倍道兼行既至攻之晃將危顛斬關納光遂誅彭晃王穆以索蝦爲敦煌太守旣而攻之光謂諸將曰二虜相攻此成擒也不可以累征之勞而失永逸之舉率步騎二萬攻酒泉

尅之進次涼興穆引師東還中道衆散驛馬令郭文斬首送之時麟見金澤縣百獸從之光以爲已瑞以孝武太元十四年僭卽三河王位張掖督郵傅曜考核屬縣丘池令尹興殺之投諸空井曜見夢於光曰臣張掖郡小吏按校諸縣丘池令尹興賊狀狼籍懼臣言之殺臣投於南亭空井中惟殿下理其寃光寤猶見久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遂殺興光遣其弟右將軍呂寶討乞伏乾歸爲乾歸所殺光親討乾歸于虎賁將軍纂軍於左南乾歸將彭奚念於白土津累石爲堤率精兵一萬距守光遣將軍王寶潛趣上津夜渡湟河光濟白石堤攻尅枹罕奚念單騎奔甘松光振旅而旋以太元二十

史緯

卷之九十八

五

一年僭卽天王位光使呂纂率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率衆二萬救之光遣其將王寶率騎五千邀之乾歸懼而不進光又遣其將梁恭以甲卒萬餘攻其東光弟天水公延以枹罕之衆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尅之呂纂尅金城擒乾歸太守衛韃韃瞋目謂光曰我寧守節斷頭不爲降虜也光義而免之乾歸大震泣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乃縱反間稱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呂延信之引師輕進司馬耿稚曰乾歸雄勇遇人權略難測破王廣尅楊定皆廢師以誘之不可輕也固執猶關况乾歸乎告者視高而色動必奸計也宜部陣而前步騎相接待諸軍大集一舉滅之延不從與乾歸戰敗見殺耿稚



收集散卒屯於枹罕光荒老信議殺其尙書沮渠羅仇三河太守沮渠麹粥羅仇弟子蒙遜殺中田護軍馬邃攻陷臨松屯兵金山扇動諸衆至數千蒙遜兄子男成進攻建康說太守段業曰呂氏政衰權臣擅命刑罰失中人不堪役一州之地叛者連城瓦解之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無所宗附男成等首倡大義欲屈府君撫臨鄯州使塗炭之餘蒙來蘇之惠業不從相持二旬而外救不至郡人高達言於業曰今孤城獨立臺無救援府君雖心過田單而地非卽墨宜思高筭轉禍爲福業乃許之男成等推業爲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光命呂纂討業沮渠蒙遜進屯臨洮爲業聲勢

史緯

卷之九十八

六

戰於合離纂師大敗光太常郭磨據東苑以叛光馳使召纂諸將曰業聞師起必躡軍後宜銜枚夜發纂曰業雖憑城阻衆無雄略之才若夜潛還張其奸志乃遣使告業曰郭磨作亂吾今還都卿能決者可出戰於是引還業不敢出纂司馬楊統謂其兄桓曰郭磨善天文起兵其當有以京城之外非復朝廷之有纂今還都復何所補請除纂勸兵推兄爲盟主西襲呂弘據張掖以號令諸郡亦千載一時也桓怒曰臣子之事君親有損無二豈可安榮其祿亂增其難乎統遂奔郭磨磨遣軍要纂於白石纂大敗光西安太守石元良率步騎五千赴難與纂共擊磨軍破之乃得入城初磨使光孫八人

及軍敗悉殺之枝分節解飲血盟衆衆掩目不忍視磨悠然自若磨推後將軍楊軌爲盟主軌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光遣楊軌書曰卿雅志忠貞何圖松柏彫於霜霰難鳴已於風雨朕與卿形雖君臣心過父子欲全卿名節不使貽笑將來軌不答率步騎二萬赴郭磨壘於城北呂弘爲段業所逼光遣呂纂迎之楊軌曰呂弘精兵一萬若與光合將爲後患遂率兵邀纂纂擊敗之郭磨聞軌敗奔於乞伏乾歸楊軌聞磨走南奔廉川光疾甚立其太子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以呂纂爲太尉呂弘爲司徒謂紹曰吾終之後使纂統六軍弘昔朝政汝恭已無爲委重二兄庶可以濟若內相猜貳

史緯

卷之九十八

七

纂起蕭牆則晉趙之變旦夕至矣又謂纂弘曰永業才非撥亂直以正嫡有常猥居元首今外有強寇人心未寧汝兄弟相殘則貽厥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光以安帝隆安三年死在位十年僞謚懿武皇帝纂光庶長子也光死呂紹祕不發喪纂排闥入哭盡哀而出紹懼爲纂所害以位讓之纂不受紹既嗣驍騎呂超請紹誅纂紹曰先帝顧命音猶在耳吾弱年而荷大任方賴二兄以寧家國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慎勿言超曰纂威名素盛安忍無親今不圖之後必噬臍紹曰吾每念哀尙兄弟未嘗不痛心寧死不忍行之超曰陛下臨殘不斷臣見大事去矣既而纂見紹於湛露堂超執

刀侍曰纂請收之紹弗應初光欲立弘爲世子會聞紹在仇池乃止弘由是憾紹造尙書姜紀密告纂曰先帝登遐主上闇弱兄總攝內外感恩被於遐邇欲廢昌邑以兄爲宣帝何如纂夜率壯士踰北城攻廣夏門弘率東苑之衆斫洪範門左衛齊從問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爲亂邪因抽劍直前斫纂額纂左右擒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紹遣虎賁中郎將呂開率禁兵距戰於端門呂超率卒二千赴之衆素憚纂悉潰散纂入自背角門升於謙光殿紹登紫閣自殺呂超出奔廣武纂憚弘兵強勸弘即位弘曰紹弟也而承大統衆心不順是以

建先帝遺勅今復越兄而立何面目以視息世問大兄長且賢威名振於敵國宜卽大位以安國家纂以隆安四年僭卽天王位誡紹爲隱王以弘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車騎大將軍錄尙書事番禾公纂謂齊從曰卿前祈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達唯恐不死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復謂征東呂方曰超實忠臣但不識權變之宜方賴其忠節誕濟世難可以此意諭之超陳謝纂復其爵位纂深忌弘弘不自安遂起兵東苑纂遣其將焦辨擊弘弘衆潰奔廣武纂縱兵大掠以婦女賞軍弘之妻子爲士卒所辱纂笑謂羣臣曰今日之戰何如侍中房母泣

曰天禍京室殺起威藩先帝始崩隱王幽逼山陵甫訖番禾肆逆京邑交兵友于接刃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義宜考己責躬以謝百姓而反縱兵大掠幽辱士女戮自由弘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婦也弘女陛下之姪女也奈何使無賴小人辱爲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纂改容謝之召弘妻及男女於東宮厚撫之呂方執弘繫獄纂遣力士拉殺之纂將伐禿髮利鹿孤中書令楊穎曰夫起師勦衆必恭之天人苟非其時聖賢不舉利鹿孤上下用命國未有廢宜繕甲養銳勸課農桑待可乘之機然後一舉蕩滅比年多事公私罄竭不深根固本恐爲患將來纂不從爲鹿孤所敗

遂西襲張掖姜紀曰方今盛夏百姓廢農所利既少所喪者多若師至嶺西虜必乘虛寇掠都下宜且迴師以爲後圖纂不從遂圍張掖間鹿孤冠冠始滅乃還卽序胡安據盜發張駿墓見駿貌如生得真珠籠琉璃榼白玉樽赤玉簫紫玉笛珊瑚鞭馬腦鍾水陸奇珍不可勝紀纂誅安據遣使修其墓纂游田無度荒耽酒色番禾太守呂超擅伐鮮卑思盤思盤訴於纂纂召超入朝超大懼自結於殿中監杜尚超入見纂怒曰卿兄弟乃敢欺吾要當斬卿然後紀綱可定超頓首謝纂因譙超於內殿呂隆屢勸纂酒纂昏醉乘輓車將超等游內苑至琨華堂東閣車不得過纂親將寶川駱騰倚劍於壁推

車過閣超取劍擊纂纂下車搏超超刺纂洞胸奔於宣德堂川騰格戰超殺之纂妻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尙阻之將軍魏益多斬纂首以徇曰纂違先帝之命殺害太子荒耽酒獵草菅民命昵近小人輕害忠良番禾太守超以骨肉之親懼社稷傾覆已除之矣凡我士庶同茲休慶巴西公呂他隴西公呂緯時在北城或說緯曰超逆天弑君士衆不附明公以纂弟之親投戈而起姜紀焦辨在南城楊桓田誠在東苑皆我之黨也何慮不濟緯乃嚴兵謂他曰隆超弑逆所宜擊之昔田恒之亂孔子鄰國之臣猶抗言於哀公况今蕭牆有難而可坐觀乎他將從之其妻梁氏止之曰緯超俱兄弟之子何爲舍超助緯而爲禍首乎他謂緯曰超事已立據武庫擁精兵圖之爲難且吾老矣無能爲也超聞登城告他曰纂弑君自立輕信讒言將滅超兄弟超以身命之切故出萬死之計爲國家唱義叔父當有以亮之超弟邀有寵於緯說緯曰纂殘國破家誅戮兄弟隆超此舉應天人之心先帝之子明公爲長人無異議隆超正欲尊立明公耳緯信之與邈結盟軍馬入城超執而殺之初纂嘗與鳩摩羅什棋殺羅什子曰所胡奴頭羅什曰不斫胡奴頭胡奴斫人頭超小字胡奴竟殺纂纂在位三年以元興元年死隆光弟寶之子也超既殺纂讓位于隆隆有難色超曰今猶乘龍上天豈可中下以安帝

元興元年僭天王位以弟超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錄尙書事安定公隆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翳然人不自固魏安人焦朗遣使說姚碩德曰呂氏因秦之亂制命此州自武皇葉世諸子競尋干戈德刑不恤殘暴是先饑饉流亾死者大半泣訴昊天而精誠無感伏惟明公道遇前賢任尊分陝宜兼弱攻昧經略此方救生靈之沉溺布徽政于玉門褻奪之際爲功不難遣妻子爲質碩德遂率衆至姑臧呂超出戰大敗遁還隆嬰城固守將軍魏益多謀殺隆事發誅之死者三百餘家羣臣請與姚興通好隆弗許呂超曰通塞有時艱泰相襲孫權屈身劉禪迎降勢屈故也天錫承七世之資樹恩百載虎族十萬謀臣盈朝秦師臨境而復諫自專社稷爲墟何惜尺書卑使不以危易安今且卑辭以退敵然後內修德政隆曰吾雖庸人屬當家國之重不能嗣守成基委之於人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超曰應龍以屈伸爲靈大人以知機爲美今連兵積歲資儲內盡強寇外逼百姓嗷然無糊口之計雖張陳韓白亦無如之何陛下宜思權變苟卜世有期不在和好若天命去矣可保宗族隆乃請降碩德表隆爲鎮西大將軍凉州刺史建康公遣子弟文武舊臣質於長安碩德乃還姚興諸臣曰隆藉伯父餘資制命河外今雖饑窘尙能自支若將來豐贍終非國有凉州險絕世難先達

道清後順不如因其饑弊而取之與乃遣使來觀虛實姑臧穀價踴貴斗值錢五千文人相食餓死者十餘萬口城門晝閉樵採路絕百姓請出城乞為夸虜奴婢者日有數百隆懼沮動人情盡坑之積尸盈路禿髮俯檀及沮渠蒙遜頗來侵伐隆以二寇之逼遣超多資珍寶請迎於姚興興遣其將齊難步騎四萬迎之難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於道旁使呂胤告光廟曰陛下往運神略開建西夏支嗣不滅迭相篡弑三虜交逼將歸東京謹與陛下奉詠於此獻款慟泣酸感與軍隆率騎一萬隨難東遷至長安興以隆為散騎常侍公如故超為安定太守後隆坐與與子弼謀反為興所誅呂光以孝

史籍

卷之九十八

主

武太元十二年定凉州十五年僭立以安帝元興三年滅凡十有三載史臣曰昔竇融歸順垂榮累葉隗囂干紀靡終身世呂光棄茲勝躡遵彼覆車十數年間終致殘滅向使矯邪歸正革偽為忠鳴榔而著晉室仗義而誅姚氏則舊主之耻可雪新朝之功可立郭廢段業豈得肆其奸蒙遜為孤無所覓其隙矣而狼藉非據何其謬哉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非其人而處其位者禍必速居其位而公其德者殃必至天監非遠庸可溢乎

慕容垂

慕容垂初名霸號第五子也姚萇之踰於世子偽僞不能平

垂少好田獵隆馬折齒僞即位改名軼以慕容軼為名實惡之也尋去夫以垂為名焉石虎死趙魏亂垂謂僞曰時來易失赴機在速兼弱攻昧今其時矣僞以新遭大喪不許慕容根曰王子之言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僞乃以垂為前鋒都督既寇幽州僞將坑降卒垂曰方今平中原宜緩懷以德坑戮之刑不可為王師之先聲僞從之及僞僭號封垂梟王慕容暉嗣僞位慕容恪為太宰謂暉曰吳王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以臣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委政吳王則視賢兼舉矣及敗桓溫於枋頭威名大振慕容評深忌之謀誅垂垂懼與其子全奔於苻堅恪卒後堅密有圖燕之謀憚

史籍

卷之九十八

主

垂威名而未發及聞其至大悅郊迎執手以為冠軍將軍封賓都侯堅相王猛惡垂雄略勸堅殺之堅不從及王猛伐燕請垂子全參軍以為鄉導將行造垂飲謂垂曰今常遠別何以贈我垂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金熙詐為垂使者謂全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讐秦王心亦難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將為天下笑聞東朝比來悔寤吾今還東汝可速發全遂奔燕軍猛表全叛狀垂懼而出走至藍田為追騎所獲堅勞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亦各其志卿何為狼狽如是待之如舊堅敗於淮南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垂子寶曰天厭秦德一旦土

崩建中興之業今其時也夫立大功者不顧小節秦覆我邦家驍恥莫甚焉不可以意氣之微而忘社稷之重垂弟德曰夫鄰國相并有自來矣秦強而滅燕秦弱而圖之報讐雪辱古今之大義也宜乘彼土崩恭行天罰斬逆氏復宗祀天下大機弗可失也今釋數萬之衆授千將之柄是却天時而待後害非至計也垂曰吾爲太傅所不容投身於秦主又爲王猛所譖社遇如初國士之恩既未能報今投命於我若害之天下以我爲不義使秦運已窮歷數歸我興復之會何慮無之君子不估亂不始禍且可觀之乃以兵屬堅堅至澠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因撫降戎權翼曰垂世豪東夏今之名將

史緯

卷之九十八

中

避禍來歸非慕德而至封侯之賞未滿其志冠軍之號不稱其心鷹華遇風雲之會必有凌霄之舉宜羈絆之堅不從遣李蠻率衆三千送垂又遣石越戍鄴張蚝戍并州時堅子丕在鄴及垂至館之於鄴西會丁零翟斌謀逼洛陽丕令垂討之賜以金帛垂一無所受惟請舊田園丕許之配垂兵二千遣其將苻飛龍率兵騎一千爲垂之副實防之也垂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反形已露請殺之丕曰淮南之敗衆散觀離垂侍衛聖躬誠不可忘越曰垂既不忠於燕其肯盡忠於我乎今不殺之必爲後害丕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

存小惠不顧大計吾屬終當爲鮮卑虜矣垂至河內殺飛龍悉誅氏兵召募數日衆至三萬濟河焚橋擢斌推垂爲盟主垂欲襲洛陽又未審斌之虛實乃距之垂至洛陽苻暉閉門距守斌復遣長史郭通說垂乃許之斌勸垂稱尊號垂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因謀於衆曰洛陽四面受敵北阻大河今欲控御燕趙非形勝之便不如北取鄴都據之以制天下衆以爲然乃引師而東遣建威將軍王騰起浮橋於石門初垂子農及兒子楷紹弟子宙皆在鄴中垂誅飛龍遣人密告農等使起兵以相應于是農宙據列人楷紹據辟陽農西招庫辱官偉於上黨東引乞特歸於東阿衆至十餘萬丕遣石越

史緯

卷之九十八

主

討農農敗斬之垂引兵二十餘萬長驅攻鄴丕遣侍郎姜讓謂垂曰君保衛乘輿邁蹤前烈奈何棄忠貞之節爲此過舉過貴能改宜詳思之垂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欲安全長樂公使盡衆赴京師然後修復國家之業與秦永爲鄰好何故開於事機不以鄴見歸大義滅親況於意氣之微公若迷而不返孤亦欲窮兵勢恐單馬投命不可得也讓責垂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臭味不同奇將軍於一見託將軍以斷金寵踰宗舊任齊懿藩自古君臣之契未有其比方付將軍以六尺之孤萬里之命奈何王師小敗便有二圖夫師起無名事終

弗成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將軍起無名之師欲興天之所廢  
吾未見其可長樂公主上之元子居陝東之任爲朝廷維城  
其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大夫死王事國君死社稷將  
軍欲裂冠毀冕拔本塞源自可任將軍兵勢何復多云但念  
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忽爲逆鬼竊爲將軍  
痛之垂然左右勸垂殺之垂不聽遣讓歸垂表於苻堅曰  
臣才非古人致禍起蕭牆身嬰時難歸命聖朝陛下恩深恨  
切願遇位爲列將爵奉通侯臣戮力輸誠常懼不及恒冲送  
死一掃雲消迴討郿城俘馘萬計方將飲馬桂洲懸旌閭會  
不圖天助弱晉大駕班師陛下單馬奔臣臣奉衛匪貳豈惟

史緯

卷之九十八

七

陛下鑒臣單心皇天后土實亦知之臣奉詔北巡受制長樂  
不外失衆心內多猜忌令臣野次不聽謁廟丁零逆豎寇逼  
豫州丕令臣赴戰惟配弊卒二千不給兵仗復令飛龍潛爲  
刺客及至洛陽平原公暉復不信納臣進無淮陰功高之忌  
退無李廣失利之愆營營青蠅交亂白黑丁零夸夏以臣忠  
而見疑乃推臣爲盟主臣受託善始不遂令終泣望西京揮  
涕卽邁軍次石門所在雲赴雖復周武之會於孟津漢祖之  
集於垓下不期之衆實有甚焉欲令長樂公盡衆赴難以禮  
發遣而不固守匹夫之志不達變通之理臣于農收集故營  
以備不虞而石越傾鄴城之衆輕相掩襲兵燹交越已隕

首臣單車懸軫歸者如雲斯實天符非臣之力且鄴城臣國  
舊都應相惠及然後西面受制永守東藩上成陛下恩遇之  
意下全愚臣感報之誠今進師圍鄴并喻丕以天時人事而  
丕不察機運杜門自守時出挑戰鋒戈屢交恒恐飛矢誤中  
以傷陛下天性之念臣之此誠未簡神聰輒遣兵止銳不敢  
窮攻夫運有推移去來常事唯陛下察之堅報曰朕以不德  
奉承靈命君臨萬邦三十年矣遐方幽裔莫不來庭唯東南  
一隅敢違王命朕爰奮六軍恭行天罰而昊天不弔王師敗  
績賴卿忠誠輔翼朕躬社稷不隕卿之力也詩云中心藏之  
何日忘之方任卿以元相爵卿以郡侯庶弘濟艱難敬酬勲

史緯

卷之九十八

七

烈何圖伯夷忽毀冰操柳惠倏爲淫夫覽表悵然有慙臣庶  
卿不容於本朝匹馬投命朕寵卿以上將禮卿以大賓任同  
舊臣爵齊勲輔唾血斷金披心相付謂卿食棖懷音豈意種  
棘自刺誕言駭衆誇擬非常周武漢高之事豈卿下庸所可  
論哉失籠之鳥非羅所羈脫網之鯨豈罟所制趙陸任懷何  
煩聞也念卿垂老作賊生爲叛臣死爲逆鬼休張幽顯布毒  
存凶中原士女何痛如之朕之歷運興喪豈復由卿但長樂  
平原以未立之年遇卿於兩都慮其輕略未稱朕心所恨者  
此焉而已垂攻拔鄴鄴丕固守中城垂墜而圍之分遣老弱  
於魏郡肥鄉築新興城以置輜重擁漳水以灌之羣斌請爲

尚書令垂不許，斌密應苻丕，潛使丁零決防潰水，垂誅之。斌兄子真引兵向鄴，欲與丕為內外之勢，垂令其太子寶擊破之。真北走，寶使慕容楷追之，為真所敗，真遂屯於承營。垂謂諸將曰：「苻丕窮寇，必死守，不降，丁零叛擾，乃我心腹之患。吾欲遷師新城，以擊其真，開苻丕逸路，以謝秦主。疇昔之思，於是引師去鄴，北屯新城，垂謂范陽王德曰：「苻丕吾縱之不去，方引晉師，規向鄴都，不可置也。」復進師攻鄴，慕容暉為苻堅所殺，羣臣勸垂僭位，垂以慕容冲稱號關中，不許。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眾救苻丕，至鄴，垂逆戰，敗績，遂微鄴圍，退屯新城。將北走中山，牢之追垂，戰於五橋澤，晉師敗績，牢之馳馬跳五丈澗，會苻丕救至而免。翟真徙屯行唐，真司馬鮮于乞殺真，自立為趙王，營人殺乞，立真從弟成為主，成長史鮮于得斬成降，垂入行唐，悉坑其眾。苻丕棄鄴城奔於并州，慕容農寇令支，進伐高句驪，復遼東。玄菟二郡還屯龍城，垂定都中山，以太元十一年僭位，追尊母蘭氏為皇后，遷號后段氏，以蘭氏配饗，博士劉詳議以堯母位第三，不以貴陵姜嫄，明聖王之道，以至公為先，垂不從。苻堅冀州牧苻定幽州牧苻謨等皆率眾降，垂留其太子寶守中山，率諸將南攻翟遼，以慕容楷為前鋒，都督遼部眾皆燕趙人，咸曰：「太原王之子，吾之父母，相率歸附，遼懼請降。」慕容農入鄴，以鄴城廣難固築。

鳳陽門大道之東為隔城，尚書郎婁會上疏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兵荒殺禮，遂以一切取士，人心奔競，苟求榮進，至乃身冒緇經，以赴時役，名曰効忠，實殉利也。聖王設教，不以顛沛而虧其道，不以喪亂而變其禮，故能杜豪競之門，塞奔波之路。陛下廊中興之業，四方漸平，兵革就偃，誠宜蠲蕩瑕穢，率由舊章，更遭大喪，聽終三年之禮，垂不從。翟遼死，子劉代立，攻鄴城，垂伐劉，次黎陽，津，劉於南岸距守，諸將以遼兵精，咸諫不宜濟河，垂笑曰：「豎子何能為？吾今為卿等殺之。」遂徙營就西津，為牛皮船百餘艘，載疑兵，列杖溯流而上，劉以大眾備黎陽，見垂向西津，乃棄營西距，垂潛遣慕容鎮於黎陽，津，夜濟，壁於河南，劉聞奔還，士眾疲渴，潰走，劉率數百騎北趣白鹿山，農追擊，盡擒其眾，劉單騎奔長子，凡得七郡，戶三萬八千，垂議征長子，諸將曰：「慕容永未有繫連，歲征役，士卒疲怠，請俟他年。」垂曰：「吾投老扣囊底智，足以尅之，不復留賊，以累子孫也。」乃發步騎七萬，遣慕容瓚攻永弟支於晉陽，永遣刁雲率眾五萬屯潞川，垂遣慕容楷出自滏口，農入自壺關，垂頓於鄴西，月餘不進，永謂垂詭道伐之，乃攝諸軍還，杜大行，輟關，垂進師入自天井關，至於壺壁，永率精兵五萬來距，阻河曲，以自固，馳使請戰，垂列陣於壺壁之南，農楷分為二翼，慕容國伏千兵於深澗，及戰，垂引軍偽退，永追奔數

里圍發伏兵斷其後，楷農次攻之，永師大敗，斬首八千餘級。永奔還，長子慕容瓚赴晉陽，垂進攻長子永，將賈韜爲內應，垂入城，永奔北門，爲將士所獲，數而戮之。永所統八郡戶七萬六千八百及乘輿服御伎樂珍寶悉獲之。使慕容農略地河內，攻廩丘，陽城，赴之太山，琅邪諸郡皆委城奔潰。農置守宰而還，垂遣其太子寶及慕容農慕容麟率衆八萬伐魏。慕容德慕容紹以步騎一萬八千爲後繼。魏聞寶將至，徙往河西，寶進師臨河，懼不敢濟，還次叅合。忽有大風黑氣，覆軍上沙門支，慕容德曰：「風氣暴迅，魏軍將至，宜遣兵禦之。」寶不納。慕容德固以爲言，乃遣麟率騎三萬爲後殿，麟以慕容德言爲虛。

史緯

卷之九十八

三

縱騎遊獵，是夜魏師至，大破燕軍。寶與德等數千騎奔免，紹死之士衆還者十僅一二。寶恨叅合之敗，屢言魏有可乘之機。慕容德亦曰：「魏人狙於叅合之役，有陵太子之心，宜及聖略摧其銳志，垂留德守中山，自率大衆出叅合，鑿山開道，次於獵嶺，遣寶與農出天門，慕容隆慕容盛踰青山，陷平城，收其衆三萬餘人而還，垂至叅合，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令人祭之，死者父兄一時號哭，三軍皆慟，垂懸憤嘔血，乘馬輿而進，過平城北三十里，疾篤，築燕昌城而還。寶等至雲中，聞垂疾引歸，垂至祖陽，以太元二十一年死，時年七十一。在位十三年，寶祕不發喪，至京，然後舉哀，行服，偽諡成武皇帝。寶垂

第四子也。既嗣，僞位嚴政峻法，上下離心。初垂以寶冢嗣未建，每憂之。寶庶子清河公會，有雄略，垂奇之。及寶北伐，垂使會代攝官事，禮遇一同太子。垂伐魏，以龍城舊都，使會鎮之，委以東北之重，高選寮屬，以崇威望。臨死顧命，以會爲寶嗣。而寶寵愛少子策，意不在會。寶庶長子盛，自以同生，年長耻會先之，乃盛稱策宜爲儲貳，而非毀會。寶以訪趙王麟，高陽王隆，麟等希旨贊成之。寶遂立策母段氏爲皇后，策爲皇太子。策年十一，美姿貌，而性不慧。魏伐并州，驛騎李農逆戰大敗，單馬遁還。山中尹苻謨曰：「魏軍強盛，千里轉鬬，乘勝而來，勇氣兼倍，若逸騎平原，形勢彌盛，殆難爲敵。宜杜險距之中。」

史緯

卷之九十八

三

書令蛙速曰：「魏軍多騎，師行剽銳，馬上資糧，不週旬日，宜令郡縣聚爲堡壁，涿潯高壘，清野待之，資食既窮，自然引退。」尙書封然曰：「今魏師十萬，天下之勍敵也，百姓雖欲營聚，不足自固，且勦衆心，是聚糧集兵，以資強寇也。阻關距戰，策之上者。慕容麟曰：「魏軍乘勝，其鋒不可當，宜完守設備，待其弊而乘之。於是修城積粟，爲持久之備。魏攻中山，不尅，進據博陵。諸將望風奔退，郡縣悉降於魏。寶盡衆出距，步卒十二萬，騎三萬七千，次於曲陽。魏軍至新梁，寶遣慕容隆夜襲魏師，敗還。魏軍方執而至，對營相持，士卒兇懼，農麟勸寶還。中山魏軍迫擊之，寶棄步卒，率騎三萬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



於道資恐為魏軍所及甲冑及器盡棄無遺魏軍進攻中山屯於芳林園尚書慕容皓謀殺資立慕容麟皓妻兄蘇泥告之資使慕容隆收皓斬開奔魏麟劫左衛慕容精使率禁旅試資精不從麟殺之出奔丁零初魏師來伐資使子會率幽并之眾赴中山麟既叛資恐奪會軍將遣兵迎之適麟侍郎段平子自丁零奔還說麟招集丁零謀襲會軍東據龍城資與其太子策及農隆萬餘騎迎會於薊使慕容詳守中山會率步騎二萬迎資薊南資分其兵給農隆會以策為太子有恨色資以告農隆俱曰會年少專任一方積習驕貴非有他也臣當以禮誨之幽平之士懷會威德咸請曰清河王天

史緯卷之九十八

主

資神武臣等誓與之同生死願陛下與太子諸王止駕薊宮使主統臣等進解京師之圍然後奉迎車駕左右議之資遂不許衆有怨言左右勸資殺會侍御史仇尼歸謂會曰大王所恃者父也父已異國所杖者兵也兵已去手進退路窮恐無自全之理蓋誅二王廢太子大王自處東宮兼領將相以匡社稷會不從資復謂農隆曰會必為變宜早除之農曰寇賊內侵中州紛亂會鎮撫舊都安眾寧境及京師有難萬里奔赴威名之重可以振服戎狄逆跡未彰宜隱忍之今社稷危若綴旒復內相誅戮損威起衆不可資曰會逆心已成一旦釁發必先害諸父然後及吾事敗之後方思朕言農等固

何不早從仇尼歸之策

諫乃止會聞之懼奔於黃榆谷遣仇尼歸率壯士二千餘人襲農隆見殺農中重創既而會歸於資資誘而安之潛使慕容騰斬會不克會勒兵攻資資率百數騎奔龍城會率衆追之請誅佞臣并求太子資弗許會圍龍城侍御郎高雲夜率敢死士百餘人襲會敗之衆悉逃散會單馬奔中山為慕容詳所殺詳僭位荒酒奢淫殺戮無度誅王公以下五百餘人內外震駭麟率丁零之衆入中山斬詳及其親黨三百餘人復僭號與魏師戰於義堂敗績魏師遂入中山麟奔鄴慕容德遣侍郎李延勸資南伐慕容盛以為兵疲師老魏新平中原宜養兵觀釁更俟他年資將從之撫軍慕容騰曰今衆

史緯卷之九十八

主

旅已集宜乘新銳之氣以成進取之功民可使由之而難與圖始惟當獨決聖慮資曰吾計決矣敢諫者斬資發龍城以慕容騰為前軍慕容農為中軍資為後軍步騎三萬次于乙連長上段連骨因衆軍之憚役殺樂浪王宙逼立高陽王崇寶單騎奔農引軍討連骨衆咸憚征幸亂投杖奔之騰衆亦潰寶農馳還龍城蘭汗潛與連骨通謀連骨進師攻城農為連骨所殺衆皆奔散資與慕容盛慕容騰等南奔蘭汗奉太子策遣使迎資及於薊城資欲赴之盛等以汗虛實未明今單馬而還汗若有二志悔之無及資乃南至黎陽聞慕容德稱制懼而退遣騰集散兵於鉅鹿盛結豪傑於冀州段儀收

寶若從重  
之言立會  
身試國以  
之滿

部曲於內黃，衆皆響會。尅期將集，會蘭汗遣蘇超迎寶，寶以汗垂之舅，盛又汗之婿，謂必忠款，無二。乃還龍城。汗弒之年，四十四，在位三年，卽隆安三年也。汗又殺其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汗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盛僭位，僞謚寶惠愍皇帝，盛實庶長子也。沉敏多謀略，苻堅誅慕容氏，盛潛奔於冲，及冲稱尊號，有白滿之志。盛年十二，謂叔父柔曰：「中山王智，不先衆，才不出下，恩未施人，先自驕大，以吾觀之，鮮不覆敗。俄而冲爲段木延所殺，盛隨慕容永東，如長子謂柔曰：「今在疑忌之際，當如鴻鵠高飛，一舉萬里，不可坐待罟網也。」於是與柔及弟會間行，東歸於慕容垂，遇盜陝中。

史緯

卷之九十八

五

盛曰：「汝欲當吾鋒乎？」試豎箭百步外，我若中之，汝等速退。如其不中，當束身待命。蓋乃豎箭，盛一發中之。蓋曰：「郎貴人之子，故相試耳。」資而遣之。後永誅垂子孫，男女無遺。盛既至，垂問以西事，盡地成圖，垂笑曰：「昔魏武撫明帝之首，遂侯之祖之愛孫，有自來矣。」於是封長樂公，寶爲蘭汗所殺。盛馳赴哀將軍張真固諫，盛曰：「我今投命，告以哀窮，汗性愚近，必顧念婚姻，不忍害我。旬月之間，足展吾志。」遂入赴喪。汗妻乙氏泣涕請盛，汗亦哀之。舍之宮內，親教如舊。汗兄提弟難，勸汗殺盛。汗不從。慕容奇，汗之外孫也，汗亦有之。奇盛遂相與謀，盛遣奇起兵於外，衆至數千。汗遣蘭提討奇，提驕佞淫荒，事汗

無禮，盛因問之於汗曰：「奇小兒也，未能辨此，必內有應之者。」提素驕，不可委以大衆。汗遂誅提，遣其將仇尼慕討奇。汗兄弟見提誅，皆懼，共襲破慕容汗，遣其子穆討之。穆謂汗曰：「慕容盛，我之仇也，奇今起事，盛必應之。吾內有蕭牆之難，不宜養心腹之疾。汗將引見察之，盛妻以告，盛僞稱疾篤，汗乃止。李旱、衛雙等皆盛之親舊，蘭穆引爲腹心。旱等與盛潛結大謀，會穆斬蘭難。大饗將士，汗穆皆醉，盛等踰墻入東宮，誅穆。進攻汗斬之。內外咸悅，以長樂王稱制。盛既誅汗，命奇罷兵，奇遂與丁零嚴生等叛。盛擊敗之，執奇而還，斬生。於是僭位，有犯罪者，十日一白決之，撻捶少用，獄情多實。盛聽詩歌，及

史緯

卷之九十八

五

周公之事，謂羣臣曰：「周公之輔成王，不能以至誠感上下，誅兄弟以杜流言，猶擅美於經傳，咏德於管絃，我太宰桓王受遺輔政，羣情緝穆，經略外敷，闢境千里，以禮讓維宗親，以政刑制羣后，肅穆雅熙，時無異論，勲德之茂，豈遜周公？乃詠歌闕而無聞，盛德掩而不述，非所以稱揚其先也。」乃命中書爲燕頌，以述恪之功焉。盛頗通文義，嘗論伊尹能廢太甲而立之，何不能輔之以至於善乎？若太甲性同桀紂，則三載之間，未應便成賢后，如其性本休明，當務盡匡規之理，以弼成君德。安有人臣而幽其主哉？遼西太守李朗在郡十年，威制境內，盛疑之，累徵不赴。以母在龍城，未敢顯叛，乃陰引魏軍爲

自安之計表請發兵以距寇盛曰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驗盡滅其族遣李早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召早旋師則聞其家被誅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早中路而還謂有內變不復爲備留其子養守令支躬迎魏師於北平早遂襲苑令支遣孟廣平率騎追明及於無終斬之初盛追早還羣臣莫知其故至是盛謂羣臣曰前追早還者政爲此耳則新爲叛逆必忌誅討一則鳩合同類劫害良善二則以窺山澤未可卒平故不意而還以怠其志卒然掩之必尅之理也盛去帝號稱大王譏其羣臣於新昌殿盛曰諸卿各言其志朕將覽之七兵尚書丁信年十五盛之舅子也進曰在上不驕高而

史緯

卷之九十八

五

不危臣之願也盛笑曰丁尚書年少安得長者之言乎盛以威嚴馭下驕暴少親故信言及之左將軍慕容國與殿中將軍秦興等謀率禁兵殺盛事覺死者五百餘人前將軍段璣及秦興子興等因衆心動搖夜於禁中鼓譟而入盛率左右出戰衆皆披潰有一賊從關中擊傷盛盛名叔父河間公熙屬以後事熙未至而盛死時年二十九在位三年僞諡昭武皇帝是歲隆安五年也熙垂之少子也盛死其太后丁氏以國多難宜立長君羣望皆在平原公元而丁氏悉於熙遂立熙熙諡段璣秦興等夷三族賜元死元寶第四子也熙寵幸苻貴人丁氏悲恨呪詛與兄子尚書信謀廢熙熙逼丁氏令

信知國處  
亦自亡乎

自殺誅丁信熙狩於北原石城令高和閉門距熙熙馳返和衆潰熙誅之大築龍騰苑廣袤十餘里役徒二萬人起景雲山於苑內基廣五百步峯高十七丈又起逍遙宮甘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宮又爲昭儀苻氏鑿曲光海清涼池盛暑興工士卒不得休息賜死者大半熙寵幸二苻氏長爲皇后少爲昭儀二苻並美而體好微行游獵熙弗之禁也謂謂必從刑賞政令無不由之及昭儀有疾龍城人王溫稱能療之竟卒熙支解溫而焚之其奸游田熙從之北登白鹿山東過青嶺南臨滄海士卒爲虎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高句驪寇燕郡熙代高句驪以苻氏從爲衝

史緯

卷之九十八

五

車地道以攻遼東城將陷熙曰待刻平寇城朕當與后乘輦而入不聽將士先登於是城內嚴備攻之不下會大雨雪士卒多死乃引歸熙與苻氏焚焚丹不克將還苻氏不聽遂棄其輜重輕裝高句驪周行三千餘里士馬疲蹙死者屬路攻木底城不克而還盡殺寶諸子爲苻氏起承華殿負土於北門上與殺同價典軍杜靜載棺上書極諫熙斬之苻氏嘗季夏思凍魚膾仲冬須生地黃皆下有司切責不得加以大辟苻氏死熙悲號躡踊若喪考妣偃仆氣絕久而後蘇大飲既訖復啓其棺與交接服斬絞食粥命百寮於宮內哭臨使有司案檢哭者有淚以爲忠孝無則罪之羣臣皆含辛以爲淚

奇

慕容隆妻張氏，熙之嫂也。美姿容，有巧思。熙將以為符氏之殉，欲以罪殺之。符氏縫繡，張氏所作也。熙毀而視之，見中有弊，遂賜死。令公卿以下至於百姓，率戶營墓，費殯府藏下。銅三泉，周輪數里，內圖尚書八坐之象。熙曰：「善為之。」朕將隨後入此陵，僕射韋瑒等恐為殉，並沐浴而待死。熙被髮徒跣，步從符氏喪，輜車高大，毀北門而出。長老相謂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不久也。」帝將軍馮跋與張興坐事，亡奔與跋從兄萬泥等結盟，推慕容雲為主，發尙方徒五千餘人，閉門距守。中黃門趙洛生告之。熙收髮貫甲，馳還。趙雅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克。走龍騰苑，微服隱於林中，為人所執，送雲試之。及其

史緯

卷之九十八

宋

弑之。雲自以無功德，為豪桀所推，常內懷懼。故養壯士班仁等，以為腹心。典禁衛，賞賜月數千萬，衣食臥起皆與之同，竟為所殺。

馮跋

馮跋，信都人。慕容寶署中衛將軍，跋弟素弗與從兄萬泥及諸少年游於水濱，有金龍浮水而下。素弗謂萬泥曰：「頗有見否？」萬泥等皆曰：「無所見。」乃取龍示之，咸以為非常之瑞。慕容熙聞而求之，素弗不與。熙怒，及僭位，欲誅跋兄弟。跋與諸弟避於山澤，時賦役繁數，人不堪命。跋兄弟謀曰：「熙既昏虐，忌吾兄弟，不可坐受誅滅。當及時而起，立公侯之業。事若不成，死未晚也。」同謀二十二人，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於司馬孫護之室。遂殺熙，立高雲為主。雲署跋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錄尙書事，武邑公雲為離班，堯仁所殺。跋升洪觀門，以觀變。帳下督張泰、李桑奮劍而下，斬班仁。衆推跋為主。以太元二十年，僭稱天王於昌黎，仍國號曰燕。署弟素弗為車騎大將軍，錄尙書事。弘為征東大將軍，尙書右僕射。從兄萬泥為驃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從兄子乳陳為征西大將軍，并青二州牧。萬泥乳陳自以親而有大功，當入為公輔。跋以二藩任重，弗徵。二人遂叛。跋遣馮弘與將軍張興討之。赴期出戰，興謂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驚。」

史緯

卷之九十八

宋

我營宜備不虞弘令人課草十束伏兵以待之是夜乳陳果遣壯士千餘人來斫營衆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遺乳陳等降弘斬之跋省徭薄賦情農者戮之力田者褒賞命尙書紀達爲之條制每遣守宰必親問政事之要朝野競勸契丹諸落來附跋撫納之魏遣謁者于什門喻之爲跋所留魏使長孫道生率衆伐之不尅而還元熙元年跋有疾其長子承先死立次子翼爲世子攝國事跋妾宋氏覲立其子受居謂翼曰主上疾將瘳奈何代父臨國乎翼遂還宋氏矯絕內外跋諸子大臣並不得省疾唯中給事胡福得出入跋疾甚福慮宋氏將成其計乃告跋弟弘弘勒兵入跋驚怖而死翼死於陣跋有男百餘人悉爲弘所殺弘跋少弟也跋以爲尙書左僕射領軍將軍中山公內掌禁衛外總朝政及自立與宋交通魏主伐之弘嬰城固守營丘遼東成周樂浪帶方玄菟皆降魏徙三萬餘戶於幽州尙書郭淵勸弘進女乞爲附庸保守宗廟弘曰負囊在前降附取死不如更圖所適初弘廢其妻王氏黜世子崇令鎮肥如以後妻慕容氏子王仁爲世子崇母弟朗遷勸崇降魏魏拜崇車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遼西王舍遼西十郡承制假授弘遣其將封羽圍崇魏使承昌王健救之封羽以凡城降徙三千餘家而還弘遣尙書高顯請罪乞以女充掖庭魏主許之徵其子王仁入朝弘不遣

散騎常侍劉訓曰雖結婚通和而未遣侍子魏若大舉將有危亡之慮夫以重山之隘劉禪街壁長江之難孫皓歸命况魏強於晉氏燕弱於吳蜀願時遣世子以恭大國之命然後收離集散厚布恩澤分賑倉庫以濟民乏勸督農桑以邀秋稔庶大業危而更安社稷可以永保弘怒殺之魏又遣樂平王丕討之日就虜削上下危懼太常陽嶠復勸弘速送王仁入質弘曰吾未忍爲此若事不幸欲東次高麗以圖後舉嶠曰魏以天下之衆擊一隅之地勢必土崩且高麗吞狄難以信期始雖相親終必爲變若不早裁悔無及也弘不聽乃求迎於高麗高麗遣將葛慮迎之入和龍城取弘精伏以賦其衆弘擁城內士女入於高麗弘至遼東高麗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愛適野次士馬勞乎弘慙怒稱制讓之高麗處之平郭尋徙北豐弘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奪其侍人質任王仁弘謀南奔魏徵弘於高麗高麗遂殺之子孫死者十餘人跋以孝武太元二十年僭號以宋元嘉十三年歲凡二十八載素弗跋之弟也慷慨有大志弱冠自詣尙書左丞韓業請婚業不許復求尙書郎高邵女邵亦弗許南宮令成藻豪俊有高名素弗造焉藻不納素弗逕入與藻對坐談飲連日藻奇之曰吾遠求麒麟不知近在東隣何識子之晚也及爲宰輔謙虛恭慎雖屬養之賤皆與之抗禮車服屋

字務從儉約修已率下百寮憚之謂韓業曰君前既不顧今將何如業拜謝素弗待之彌厚跋之七年死

### 乞伏國仁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也在昔有如弗斯山連叱盧三部及乞伏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開路惡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請養為子衆許之老父欣然自以有所依憑字之曰紇于夏言依倚也年十歲號勇善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為統主號託鐸莫何可汗託鐸異人之稱也其後曰祁鄰國仁五世

### 史緯

卷之九十八

重

祖也秦始初率戶五千遷於夏緣部衆稍盛鮮卑鹿結七萬餘落屯於高平川與祁鄰迭相攻擊鹿結敗南奔洛陽祁鄰盡并其衆因居高平川祁鄰死子結權立徙于牽屯結權死子利那立擊鮮卑吐賴于烏樹山討尉遲渴權于大非川收衆三萬餘落利那死弟祁鄰立祁鄰死利那子述延立討鮮卑莫侯於苑川大破之降其衆二萬餘落因居苑川述延死子儼太寒立會石勒滅劉曜懼而遷於麥田元孤山太寒死子司繁立遷於度堅山為苻堅將王統所襲部衆降于統司繁謂左右曰智不距敵德不撫衆劍騎未交而本根已敗見衆分散勢亦難全若奔諸部必不我容吾將為呼韓邪之計

矣乃降于堅堅大悅署為南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繁叔父吐雷為勇士護軍撫其部衆鮮卑勃寒侵隴右堅以司繁為鎮西將軍以討之勃寒降司繁遂鎮勇士川甚有威惠司繁卒國仁代鎮壽春之役徵為前鋒會國仁叔父步願叛於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願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高會撰袂大言曰苻氏因趙石之亂遂妄竊名號踰據八州不終之以德方窮兵極武騷動蒼生違天怒人將何以濟且物極則虧志盈則覆天之道也以吾量之是役也難以免矣當與諸君成一方之業及堅敗歸國仁招集諸部有不附者討而并之衆至十餘萬堅為姚萇所殺國仁謂其豪帥曰苻氏以高世之

### 史緯

卷之九十八

重

委而困於烏合之衆天也夫守常失時允達耻之見機而作英豪之舉吾雖薄德藉累世之資豈可時至而不作乎以孝武太元十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置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略陽隴川甘松匡朋白馬苑川十二郡築勇士城以居之鮮卑匹蘭率衆五千降明年南安祕宜及諸羌虜來擊國仁羸師以張之賊不設備于是勒衆五千襲擊大敗之祕宜率衆三萬餘戶降苻登署國仁苑川王國仁率騎三萬襲鮮卑大人密貴祿苟提倫三部於六泉高平鮮卑沒奕于東胡金鳳連兵來襲遇於渴渾川大戰敗之斬級三千獲馬五千匹三部震懼率衆迎降國仁討鮮

中越賢叱黎於平襄大破之獲其子詰歸及部落五千餘人而還大元十三年國仁死在位四年僞諡宣烈王國仁子公府幼冲羣下推其弟乾歸爲大單于河南王遷於金城南羌獨如率衆七千降休官阿敦侯年二部各擁五千餘落據牽屯山爲邊害乾歸討破之悉降其衆於是聲振邊服苻登將沒奕于遣使結好請討鮮卑大衆國乾歸與沒奕于攻之大宛退保鳴蟬堡乾歸攻陷之還至鳴雀峽爲呂光弟寶所敗退屯青岸寶進追乾歸乾歸使其將彭奚念斷其歸路大敗之寶及將士投河死者萬餘人苻登署乾歸假黃鉞大都督左丞相大將軍領秦梁益涼沙五州牧加九錫之禮氏王楊

史緯

卷之九十八

唐

定率步騎四萬伐之乾歸謂諸將曰楊定窮兵逞欲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殆天以之資我也遣其涼州牧軻輝秦州牧益州將軍詰歸距之定敗益州于平川軻輝詰歸引衆而退將軍翟瑄奮劍曰將軍以維城之重受閭外之寄宜宣力致命輔寧家國秦州雖敗二軍猶全奈何不思赴救使爾奔散何面目以見王乎昔項羽斬慶子胡建戮監軍將軍之所聞也瑄敢忘斯義乎軻輝詰歸乃勒衆而進大敗之斬定及首虜萬七千級盡有隴西巴西之地呂光率衆來伐諸將勸乾歸東奔成紀乾歸不從謂諸將曰昔曹孟德敗袁本初于官渡陸伯言摧劉玄德於白帝皆以權略取之豈在衆乎光雖

舉全州之軍而無經遠之籌不足憚也且其精卒盡在呂延延雖勇而愚當以奇策制之延軍若敗光必遁還乘勝追奔可以得志及呂延將至乾歸泣謂諸將曰今事勢窮蹙逃命無所死中求生正在今日涼軍雖至然相去遼遠山河阻且力不周接敗其一軍衆軍自退乃縱反間稱秦王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延信之引軍輕進乾歸破斬之使益州攻尅支陽鵠武允吾三城俘獲萬餘人而還乾歸所居南景門崩惡之遂遷於苑川姚碩德率衆五萬伐之乾歸次于隴西以距碩德姚興潛師繼發乾歸聞興將至謂諸將曰姚興領國而至軍勢甚盛山川阻狹無縱騎之地宜引師平川伺其殆而擊

史緯

卷之九十八

唐

之於是遣將軍慕容允率中軍二萬遷於柏陽羅致將外軍四萬遷於侯辰谷乾歸自率輕騎數千候興軍勢俄而大風昏霧遂與中軍相失及戰爲興所敗走金城謂諸豪率曰今人衆已散勢不得安吾欲西保允吾以避其鋒若方軌西邁理難俱濟卿等宜安土降秦保全妻子羣下咸曰昔古公西遷幽人如歸玄德南奔荆楚襁負分岐之感古人所悲況臣等義深父子敢有心離背請生死與殿下俱乾歸曰自古無不亡之國廢典命也苟天未亡我莫興復有期何爲俱死公等自愛吾將寄食以終餘年於是大哭而別乃率騎數百馳至允吾禿髮利鹿孤遣弟倕檀迎乾歸處之於晉興南羌梁

七等遣使招之。乾歸將叛，謀泄，利鹿孤遣弟吐雷屯於捫天嶺。乾歸懼，為利鹿孤所害，謂其子熾磐曰：「利鹿孤忌吾威力，勢難自全。姚興方盛，吾將歸之，若其俱去，必為追騎所及。今送汝兄弟為質，彼必不疑。吾既在秦，終不害汝。於是送熾磐兄弟於西平。乾歸遂奔長安。姚興大悅，署乾歸鎮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遣乾歸還鎮，范川盡以部眾配之。乾歸征伐有功，加左賢王。元興元年，熾磐奔長安，姚興以為典當太守。姚興慮乾歸終為西州之患，因其入朝，留為主客尚書。以熾磐監撫其眾，熾磐以長安方亂，乃招結諸部一萬七千，築城於嶠嶮山，以據之。熾磐攻尅枹罕，乾歸奔還，范川解車悅大堅有衆五千，自龍馬苑降乾歸。乾歸遂如枹罕，留熾磐鎮之。乾歸收衆三萬，還於度堅山，羣下勸乾歸稱王。義熙三年，僭稱秦王，遣龍西羌昌何攻尅金城郡。乾歸復都范川，又攻尅略陽。南安隗西諸郡徙二萬五千戶於范川枹罕。姚興力未能西討，恐更為邊害，署乾歸征西大將軍、河州牧。大單于河南王乾歸方圖河右，權宜受之，遂稱藩於興。遣熾磐率步騎一萬伐禿髮，禿髮師濟河，敗，僭桓太子武臺於嶺南，獲牛馬十餘萬而還。乾歸敗於五溪，有衆集於其手，甚惡之。為兒子公府所弑。公府奔大夏，熾磐討擒之，報之於諱郊，偽諡武元王。在位二十四年。熾磐乾歸長子也。義熙六年，襲偽位。七年

而宋氏受禪十年，有雲五色起于南山。熾磐以為己瑞，于是繕甲整兵，以待四方之隙。聞禿髮僭桓西征，乙弗投劍而起，曰：「可以行矣。」率步騎二萬襲樂都。禿髮武臺還城距守，熾磐攻之一旬而尅，遂入樂都，徙其文武及百姓萬餘戶於枹罕。僭桓遂降。熾磐既兼得桓兵強地廣，置百官。十一年，熾磐攻尅沮渠蒙遜。河湟太守沮渠漢平以其將四達為太守，固討降乙弗。竊乾而還，蒙遜遣使聘於熾磐，遂結和親。熾磐遣尅督郎莫測獻黃金二百斤於魏，請伐赫連昌。魏許之。及魏主按統薨，熾磐遣其叔泥頭弟度質於魏，表貢方物。熾磐死，子慕末立。慕末弟殊羅烝熾磐左夫人禿髮氏。慕末禁之，殊羅與叔父什寅謀殺慕末。禿髮氏查門鑰，將啓之，鑰誤，門者以告。慕末收其黨與盡殺之。欲報什寅，什寅曰：「我負汝死，不負汝報。」慕末剗其腹投屍於河。什寅弟白養去，列有怨言，皆殺之。政刑酷濫，內外崩離。為赫連定所逼，請迎於魏。魏主許以安定以西平涼以東封之。慕末焚城邑，毀寶器，率戶萬五千至高田谷，為赫連定所拒，保於南安。魏遣使迎之，將軍吉毗以為不宜內徙。慕末從之。赫連定遣北平公韋伐率衆攻之，城內大饑，人相食。慕末及宗族五百餘人出降，為赫連定所殺。國仁以孝武太元十年僭位，以宋文元嘉七年滅，凡四十六載。



史緯卷九十九

晉書二十七

載記

禿髮烏孤

禿髮烏孤，鮮卑人。其先與後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遷於河西。匹孤卒，子壽闡立。壽闡在孕，母胡拔氏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為禿髮，因而氏焉。壽闡卒，孫樹機能立。壯果多謀，舉族如中，殺秦州刺史胡烈，敗涼州刺史蘇愉。盡有涼州之地。武帝為之肝食，為馬隆所破，部下殺之以降。從弟務丸立，三傳至烏孤。呂光署為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

史緯

卷之九十九

大都統廣武侯諸將曰：「吾士眾不少，何故屬人？」石真若留曰：「今本根未固，理宜隨時，不如受之，以待其變。」烏孤從之。烏孤討乙弗，折掘二部破之。又討意云，鮮卑大破之。光遣使署烏孤左賢王，益州牧。烏孤謂使者曰：「呂王昔以專征之威，遂有此州，不能惠安黎庶，吾安可受不義之爵？」帝王之興，豈有常哉？吾將順天人之望，為天下主，謝其使而遣之。隆安元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號曰南涼。羅兵廣武，攻苑金城。光遣將軍賈荷來伐，戰於街亭，大敗之。降光樂都、湟河、澆河三郡。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之。更稱武威王，徙於樂都。署弟利鹿孤為驃騎大將軍，西平公。鎮安谷，俾檀為車騎大

十餘郡也

鎮北將軍

將軍廣武公鎮西平，豪雋秀傑，皆居顯位。郡縣守令咸得其用。烏孤從容謂其下曰：「隴西區區數郡地耳，兵亂分裂，遂至十餘。乾歸擅命河南，段業阻兵張掖，呂氏偷據姑臧。吾藉父兄遺烈，思廓清西夏，三君何先？楊統曰：『乾歸本我所部，終必歸服。』段業儒生，才非經世，與我鄰好，無故伐之，非義舉也。呂光衰老，嗣子闇弱，纂弘內相猜忌，若天威臨之，必當瓦解。宜遣車騎鎮浩亶，鎮北據廉川，乘虛迭出，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疲於奔命，不得安其農業，不出二年，可以坐定。姑臧姑臧既拔，二寇不待兵戈，自然服矣。」烏孤然之。烏孤因酒墜馬，傷甚，謂羣下曰：「四方未靜，宜立長君，言終而死，在位

史緯

卷之九十九

二

三年，偽謚武王弟利鹿孤立，徙居西平。呂光死，遣其將金樹、蘇翹率騎五千屯於昌松漠口。呂纂來伐，使倭檀距之。纂士卒精銳，進度三堆，我軍接懼，倭檀下馬據胡牀而坐。眾心乃安。與纂戰，敗之，斬二千餘級。纂西擊段業，倭檀乘虛襲姑臧。纂弟緯堅守不戰，倭檀置酒鳴鐘鼓，以饗將士，耀兵於青陽門，虜八千餘戶而歸。乞伏乾歸為姚興所敗，率騎數百來奔。處之晉興，待以上賓之禮。鎮北將軍俱延言於利鹿孤曰：「乾歸理窮歸命，非出款誠，若奔東秦，必引師西侵，宜徙於乙弗，防其越逸之路。」利鹿孤不從。乾歸果奔於姚興。隆安五年，利鹿孤偕稱河西王，率師伐呂隆，敗之。利鹿孤謂其下曰：「吾驍

得假阻兵  
其國亦滿  
受不明耳

史緯 卷之九十九

王

駕戎車無闕境之功不愛官爵少賢能之助其故何也祠部郎中史嵩曰王者行師以全軍為上故曰次之括溺救焚東征西怨今不以緩寧為先惟以徒戶為務安土重遷故有離叛所以斬將剋城土不加廣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馬以文章學藝為無用之條非所以來遠人垂不朽也宜建學校開庠序選者德頌儒以訓胄子利鹿孤善之於是以前立冲趙誣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利鹿孤雖僭位尚臣於姚興功臣楊經死其弟桓有才望姚興徵之利鹿孤僭桓於城東謂之曰本朝與卿共成大業事乖本圖分岐之感情同古人夫鯢非真海無以運其軀鳳非修梧無以晡其翼卿有佐時之器當

史緯 卷之九十九

四

元年僭號涼王遷於樂都初乞伏乾歸在晉興以世子熾磐為質後熾磐逃歸為追騎所執利鹿孤命殺之僭檀曰臣子逃歸君父振古通義熾磐雖逃孝心可嘉宜垂全宥乃赦之至是又奔僭檀歸其妻子姚興拜僭檀車騎將軍廣武公僭檀大城樂都姚興遣將齊難率眾迎呂隆于姑臧僭檀攝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與涼州刺史王尙遣主簿宗微來聘敵父樊呂光時為尙書郎見僭檀於廣武執其手曰君神爽弘拔命世之傑也恨吾年老不及見耳以敵兄弟為記至是僭檀謂敵曰孤以常才謬為尊先君所見稱每自恐有累冰鏡之明不期今日得見卿也敵曰大王仁侔魏祖存念先人雖

吾得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寄唯卿一人奈何捨我去乎敵  
 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傳檀曰吾今新牧貴州懷遠安  
 適之界爲之若何敵曰涼州雖弊形勝之地道山人弘實在  
 殿下段懿孟禕武威之宿望辛旆彭敏秦龍之冠冕裴敏中  
 州之令族張昶涼國之舊胤張穆邊憲文齊陽班梁松趙昌  
 武同飛羽以大王之神畧撫之以威信農戰並修文教兼設  
 可以縱橫于天下河石豈足定乎傳檀大悅賜敵馬二十匹  
 大饗文武於謙光殿班賜金馬遣西曹從事史嵩聘於姚興  
 興謂嵩曰車騎坐定涼州衣錦本國其德我乎嵩曰車騎積  
 德河西少播英問國威未接萬里投誠陛下官方任才量功

街壁秦雍寬饒有言富貴無常忽輒易人此堂之建年垂百  
 載主更四姓唯信順可以久安仁義可以永固願大王勉之  
 傳檀曰非君無以聞此言也傳檀雖受制於姚興然車服禮  
 章一如王者以宗敵爲太尉主簿錄記室事傳檀徵集戎夏  
 之兵五萬餘人大閱於方亭遂伐沮渠蒙遜蒙遜來戰於均  
 石爲蒙遜所敗西郡遂陷傳檀又與赫連勃勃戰於陽武大  
 敗傳檀與數騎奔南山幾爲追騎所得傳檀懼東西寇至徙  
 三百里內百姓入於姑臧國中駭怨屠各成七兒因百姓之  
 擾率其屬叛推梁貴爲盟主貴閉門不應一夜衆至數千殿  
 中都尉張猛大言於衆曰主上陽武之敗恃衆故也貴躬悔  
 遇明君之義諸君何故從此小人作不義之事悔將無及衆  
 聞之咸散殿中騎將白路擒七兒斬之軍諮祭酒梁哀輔國  
 司馬邊憲謀反傳檀誅之姚興以傳檀外有陽武之敗內有  
 邊梁之亂遣尙書郎韋宗來觀彙傳檀與宗論六國從橫之  
 規三家戰爭之畧遠言天命廢興近陳人事成敗機變無窮  
 辭致消辨宗出而歎曰車騎神機秀發信一代之偉人由余  
 日彈豈足多也宗還長安言於興曰涼州雖殘弊之後風化  
 未頽傳檀權許多方晃山河之固未可圖也興曰勃勃尙能  
 破之吾以天下之兵何患不尅宗曰形移勢變終始殊途陵  
 人者易敗自守者難攻陽武之役傳檀以輕敵致敗今以大

軍臨之。必自固求全。臣竊料羣臣無侮檀匹也。典不從。遣其將姚弼飲成。率步騎三萬伐之。又使姚顥為後繼。遣傳檀書云。遣尙書左僕射齊難討勃勒。懼其西逸。故令弼等於河西邀之。傳檀以為然。遂不設備。弼眾至漢口。呂松太守蘇霸要城固守。弼喻霸令降。霸曰。汝逆負盟。誓伐委順之藩。天地有靈。將不祐汝。吾寧為京鬼。何降之有。城陷。斬弼至姑臧。屯於西苑。州人王鍾等謀為內應。使人執其使。送之。傳檀俘檀殺五千餘人。以婦女為軍賞。命諸郡縣悉驅牛羊於野。飲成縱兵虜掠。傳檀遣其將軍俱延敬歸等十人。率騎分擊人敗之。斬首七千餘級。姚弼閉營不出。姚顥聞弼敗。兼道赴之。軍

史綱

卷之九十九

勢甚盛。遣射將孟欽挑戰於涼風門。弦未及發。材官宋益馳擊斬之。願乃委罪飲成。遣使謝傳檀。引師而歸。傳檀于是偕即涼王位。傳檀將伐蒙遜。太史令景保曰。今太白未出。歲星在西。宜以自守。難以伐人。傳檀不聽。保曰。天文不虛。必將有變。傳檀怒。錄之而行。蒙遜來戰於窮泉。傳檀大敗。單馬奔還。景保為蒙遜所擒。讓之曰。卿明於天文。違天犯順。智安在乎。保曰。吾向實言之。但不從耳。蒙遜曰。昔高祖困於平城。以憂敬為功。袁紹敗於官渡。而田豐為我。卿策同二子。貴主未可量也。卿必有憂敬之資。吾今放卿。但恐有田豐之禍耳。保曰。寡君雖才非漢祖。猶不同本。初正可不得封侯。豈慮禍也。蒙

蒙遜亦張  
如泰之於  
六國也

遜乃免之。至姑臧。傳檀謝之。封保安亭侯。蒙遜進圍姑臧。百姓怨東苑之殺。悉皆驚散。疊掘麥田車蓋諸部。盡降於蒙遜。傳檀遣使請和。蒙遜許之。乃遣子他及司隸校尉敬歸為質。歸至胡坑。逃還。他為追兵所執。蒙遜徙其眾八千餘戶而歸。將軍折掘奇鎮。據石驢山以叛。傳檀懼。乃遷於樂都。留大司農成公緒守姑臧。傳檀始出城。焦謹合三千餘家。據南城。稱涼州刺史。降於蒙遜。蒙遜乘勢來伐。圍樂都。三旬不克。遣使謂傳檀曰。若以愛子為質。我當還師。傳檀不從。蒙遜築室。返拼為持久之計。羣臣固請。乃以子安周為質。蒙遜引歸。傳檀將伐蒙遜。護軍孟噲曰。蒙遜初并姑臧。兵勢甚盛。宜固守伺

史綱

卷之九十九

八

隙。不可妄動。不從。進至番禾。掠五千餘戶。其將屈右曰。殿下轉戰千里。前無完陣。徙戶賁財。盈溢衢路。宜倍道旋師。早度峻險。蒙遜善於用兵。士衆習戰。若輕軍卒至。出吾慮表。大敵外逼。徙戶內攻。危之道也。不聽。屈右出告其諸弟曰。吾言不用。命也。此吾兄弟死地。侯而昏霧風雨。蒙遜軍至。傳檀大敗。而還。蒙遜進圍樂都。傳檀嬰城固守。以子染干為質。蒙遜乃歸。蒙遜又攻樂都。不克。而還。將軍文支以湟河降蒙遜。蒙遜徙五千餘戶於姑臧。蒙遜又來伐。傳檀以太尉俱延為質。蒙遜乃引還。傳檀欲西征。乙弗孟噲曰。連年不收。上下饑弊。南逼熾。勢北迫蒙遜。百姓騷動。下不安業。今遠征雖克。後患必

深不如結盟熾磐通緝濟難慰喻雜部以廣軍資奮力繕兵相時而動不聽倭檀謂其太子武臺曰今不種多年內外俱窘事宜西行以拯荒弊蒙遜不能卒至熾磐易以拒守吾不過一月自足周旋汝謹守樂都無使失墜倭檀乃率騎七千襲乙弗大破之獲牛馬羊四十餘萬熾磐乘虛來襲從事中郎尉肅劉國臺曰今外城廣大難以固守宜聚國人於內城肅等率諸晉人距戰於外如或不捷猶有所全武臺不聽一旬而城潰倭檀謂眾曰今樂都為熾磐所陷男夫盡殺婦女資軍今還無所歸卿等能與吾取契汗是所望也遂引師而西眾多逃返遣將軍段苟追之苟亦不還將士皆散倭檀遂

史緯

卷之九十九

九

歸熾磐唯陰利鹿隨之倭檀謂利鹿曰去危就安人之常也吾親屬皆散卿何獨留利鹿曰臣老母在家方寸實亂但忠孝之義勢不俱全雖不能東哭秦朝中包胥之誠西感沮渠展毛遂之揜負羈勒而侍殿下者舍臣其誰惟願密進止之笑倭檀至西平熾磐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初樂都潰諸城皆降於熾磐獨浩亶尉賢政固守不下熾磐呼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間孤城獨守何所為也賢政曰雖知樂都已陷先歸獲實後服受誅未審主上存亡不敢歸命妻子豈足動懷熾磐乃遣武臺手書喻政政曰汝為國儲不能盡節而轉於人棄父負君乃欲使人效之乎及聞倭檀至乃降

倭檀後為熾磐鳩死在位十三年武臺亦為熾磐所殺倭檀少子保周鹿孤孫副周烏孤孫承鉢皆奔魏魏以保周為張掖王副周承平公承鉢昌松公烏孤以安帝隆安元年僭立義熙十年滅凡十九年

慕容德

慕容德號之少子也苻堅拜為奮威將軍堅之敗也與張夫人相失慕容暉將護致之德正色曰此不祥之人惑亂人主戎事不週女器秦之敗師當由於此宜掩目而過奈何將衛之也暉不從德馳去之及次榮陽言於暉曰昔句踐棲於會稽終以吳國聖人相時而動百舉百全天將悔禍故使秦師

史緯

卷之九十九

十

喪敗宜乘其弊以復社稷暉不納乃從慕容垂如鄴垂稱燕王以德為司徒時慕容永據長子有眾十萬垂議討之羣臣咸以為不可德曰昔三祖積德遺澤在人故陛下龍飛不謀而會今永僭建大號扇動華戎致令羣蠻從橫不息宜先除之以一眾聽昔光武馳驅蘇茂之難不顧百官之疲夫豈不仁機急故也兵法有不得已而用之陛下容可已乎垂遂從之垂臨終勅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寶以德為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鎮鄴魏將拓拔章攻鄴德敗之魏師退次新城南安王慕容青請擊之別駕韓諱曰古人先決勝廟堂然後攻戰今魏不可擊者四燕不宜動者三魏悉軍遠寇利在野戰一不可

擊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雖敗，後陣方固。三不可擊也。彼衆我寡，步馬殊勢。四不可擊也。我自戰其地，各顧其家。一不宜動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不宜動，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三不宜動，不如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彼千里餽糧，野無所掠，圍則三軍靡資。攻則衆旅多斃。師老衆生，圍之必勝。德從之。魏遣遼西公賀正，率騎與章圍鄴。德遣參軍劉藻請救於姚興，而興師不至。衆大懼。德親饗戰士，厚加撫接。人感其恩，爲致死。會章虛乖，爭引軍潛遁。章司馬丁建率衆來降。言章師老，可以擊之。德追破章軍，人心始固。時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奔薊。慕容詳又僭號，德兄子麟自義臺奔鄴。

史緯

卷之九十九

士

謂德曰：中山旣沒，魏必乘勝攻鄴。城大難固，且人情沮動，不可以戰。及魏軍未至，擁衆南渡，就魯陽王和，據滑臺，聚兵積穀，伺隙而動。計之上也。魏雖拔中山，勢不久留，不過驅掠而返。人不樂徙，理自生變。廣開恩信，以招集之，可一舉而取也。從之。隆安二年，德率戶四萬，車二萬七千，乘自鄴徙于滑臺。遇風，船不可渡，魏軍垂至。衆懼，議退保黎陽。其夕，流漸凍合，乘夜濟師。魏師旦至而冰泮，若有神焉。遂改黎陽津爲天橋。津旣至，滑臺德依燕元故事，稱元年，赦境內，置百官。魏將賀賴廬率衆來附。河間有麟，見慕容麟以爲己瑞，誅爲亂。賜死。慕容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遣中黃門令趙思召慕容鍾來。

迎鍾執思付獄，遣使勸德稱尊號。德謂其下曰：卿等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以嗣帝奔亡，權順羣議，以繫衆望。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奉迎，謝罪角巾歸第。卿等以爲何如？黃門侍郎張華曰：夫爭奪之世，非雄才不振，陛下若蹈匹婦之仁，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身首不保，何退讓之有乎？慕容與龍請馳問寶虛實，乃率壯士數百謀殺寶。寶遣思之後，知德攝位，懼而北奔。護乃還。德以趙思開習典故，將任之。思曰：思雖刑餘賤隸，荷國厚恩，犬馬有心，而況人乎？乞還以明臣節。德固留之。思怒曰：周有犬戎之禍，晉鄭是依。漢有七國之難，梁王扞禦。殿下親則叔父，位則上台，不能率先羣后，以匡王室。

史緯

卷之九十九

士

而辛根本之傾爲趙倫之事。思雖愧中胥，痛哭秦廷，欲學龔勝，不食莽粟。德怒斬之。苻堅旣爲姚興所滅，族孫廣率部落降於德，拜冠軍將軍。處之乞活堡，會災，咸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廣乃自稱秦王。敗德將慕容鍾，時德始都滑臺，介於晉魏之間，地無十城，衆不過數萬。及鍾喪師，反側之徒多歸於廣。德乃留慕容和守滑臺，親率衆討廣。斬之初，寶之至黎陽也，和長史李辨勸和納之，和不從。辨懼及德是役，辨又勸和反，和不從。辨殺和以滑臺降於魏。時將士家悉在城內，德將攻之。韓範曰：魏軍已入城，據國成資。客主之勢，翻然復異。人情旣危，不可以戰。宜先據一方，以爲基業。然後畜力而圖之。

德乃止。德右衛將軍慕容雲新李辨率將士家累二萬餘人而出。三軍慶悅。德謀於衆曰：「苻廣雖平而滑臺失據，進有強敵，退無所託。計將安出？」張華曰：「彭城阻帶山川，楚之舊都，地險人殷，可攻而據之。」慕容鍾固勸攻滑臺。潘聰曰：「二君之議，皆非也。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強秦，彭城土曠人稀，地平無險，晉之舊鎮，必距我師。又密邇江淮，水路沮洳，秋夏霖潦，千里爲湖，水戰國之所短，吳之所長。今雖尅之，非久安之計也。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地二千里，戶十餘萬，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三齊英傑，蓄志以待，孰不思得明主，以立尺寸之功。廣固曹凝之所營山川阻

史緯

卷之九十九

主

峻足爲帝王之都。宜遣辨士，馳說於前，大兵繼進於後，辟開渾昔負國恩，必翻然而化。如其守迷不順，大軍臨之，自然瓦解。既據之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亦二漢之關中河內也。沙門朗公善占候，德因訪之，朗曰：「敬覽三策，滑尚書之議可謂興邦之術矣。今歲初長星起於奎婁，遂掃虛危，虛危齊之分野，除舊布新之象，宜先定舊誓，遷撫琅邪，待秋風戒節，北轉臨齊，天之道也。德大悅，引師而南。兗州諸縣悉降，置守宰以撫之。存問高年，軍無私掠。百姓牛酒屬路，德遣使喻齊郡太守辟閭渾，渾不從。遣慕容鍾率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琅邪。徐亮之士附者十餘萬，自琅邪而北，迎者四萬餘人，德進

攻莒城，守將任安委城而遁。以潘聰鎮莒城，鍾傳檄青州諸郡曰：「隆替有時，義列昔經，困難啓聖，事彰前訓。是以宣王龍飛於衰周，光武鳳起於絕漢，斯蓋歷數之定期，帝王之大運也。自我永康多難，長鯨逸網，華夏四分，黎元五裂，逆賊辟閭渾父蔚，昔同段龕，阻亂淄川，太宰東征，勦絕凶命，渾於覆巢之下，蒙全卯之施，曾微犬馬識養之心，復襲凶父樂禍之志，益據齊魯，遠附吳越，割剝東藩，委輸南海，皇上應期，大命再集，以七州之衆，二十餘萬，巡省岱宗，問罪廣固，昔韓信以禪將伐齊，有征無戰，耿弇以偏軍討步，尅不移朔，況以萬乘之師，埽一隅之寇，傾山碎卵，未足以喻孤以不才，忝荷先驅，都

史緯

卷之九十九

古

督元戎，一十二萬，皆烏丸突騎，三河猛士，奮劍與火爭光，揮戈與秋月競色，以此攻城，何城不尅，以此聚戰，何戰不勝。昔賈融以河西來歸，榮被於後裔，彭寵以漁陽肆逆，身死於奴隸，近則曹凝跋扈，見擒於後趙，段龕干紀，取滅於前朝，此非已然之成敗乎。渾若先迷，後悟榮寵有加，如敢抗違，必無遺孺，樓下之雄，岱北之士，有能斬送渾者，賞同佐命，脫履機不發，必玉石俱焚。渾聞德軍將至，徙八千餘家入廣固，諸郡皆承檄降於德。渾懼，將妻子奔魏，追斬於莒城。德遂入廣固。四年，僭即帝位，譙其羣臣酒酣，問曰：「朕可方自古何主也？」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少康光武之儔也。德願命

左右賜巾帛千匹。仲辭以過多。德曰：卿戲朕，朕亦戲卿耳。卿所言非實，故以虛言相賞。韓範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可謂君臣俱失德。悅賜範絹五十疋。自是日言競進。德登營丘望嬰冢，謂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莖，平仲生居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謨對曰：臣先人之時，政在家門，奢僭相高，故儉以矯世。存於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德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具母兄凶問。德號慟吐血，其司隸校尉慕容達因作亂，率眾攻端門，殿中帥侯赤眉開門應之。中黃門孫進扶德踰城，隱於其家。以弘等聞宮中有變，勒兵屯四門，德入宮，誅赤眉，達奔魏。尚書韓

史籍

卷之九十九

主

諱上疏曰：二寇通誅，國恥未雪。關西為豺狼之藪，揚越為鵠鷖之林。豈非義夫憤歎之口，烈士忘身之秋，而皇室多難，威畧未振，使長蛇騰霧，封豕假息，夫一日之安，譬百世之患。陛下中興大業，務在遵養，矜遷氓之失土，假長復而不征，懸黎庶之息肩，貴因循而不擾，斯可以保寧於營丘，難以經畧於秦越。百姓困秦晉之弊，迭相蔭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依託城社，不懼煙燒。公選課役，擅為奸宄，損風毀憲，法所不容。今宜隱實黎氓，正其編戶，進為雪恥討寇之資，退為足國強兵之計。若蒙採納，冀神山海，雖遇商鞅之禍，悅綽之害，所不辭也。德納之。遣車騎將軍慕容鎮率騎三千緣邊嚴防。他

百姓逃竄，以諱為行，豪尚書巡郡縣，隱實得蔭戶五萬八千。諱公廉正直，所在野次，人不擾焉。德大集諸生，親臨策試。既而饗宴，乘高遠矚，謂尚書韓範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接慎巴生，淳于邠田之徒，陰修櫟，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劍，恣飛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辨，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頽墳，氣消煙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達荅曰：武王封比干之墓，漢祖祭信陵之墳，皆留心昔賢，興懷往事。彼而有知，亦將有感於斯言。桓玄將篡逆，誅不附己者。冀州刺史劉軌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征虜將軍劉敬宣等皆奔於德。中書侍郎韓範上疏曰：夫帝王之道，必崇經畧，

史籍

卷之九十九

主

有其時，無其人，則弘濟之功或闕。有其人，無其時，則英武之志不申。至於能成王業者，惟人時合也。自晉國內難，七叔於茲，桓玄篡逆，虐踰董卓，神怒人怨，機有可乘。以陛下神武，驅樂奮之卒，當厭亂之會，聲發響應，形動影隨，未足比其易也。且江淮南北，戶口無幾，公私戎馬，不過數百，守禦之備亦云微矣。若以步騎數萬，建雷霆之舉，卷甲長驅，直指江介，必望旌旗，佩帶漿屬路，拓境開疆，無過今日。如後機失，會豪傑奮起，衆除桓玄，布惟新之化，遐邇既寧，物無異望。時過忠生憂，必至矣。諸將咸以玄未可圖，德乃請武於城西，步兵三十七萬，車一萬七千乘，鉄騎五萬三千，周山澤，旌旗彌漫，鉦鼓



之聲振動天地。俄間桓玄敗，德以慕容鎮爲前鋒，慕容鍾爲大都督，率步卒二萬騎五千，尅期將發。而德寢疾，於是罷兵。初，德迎其兄子超於長安，及是而至。德夜夢其父曰：「汝既無子，何不早立超爲太子，不爾，惡人生心。」痛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勅，觀此夢意，吾將死矣。」乃下書以超爲皇太子。其月死。義熙元年也。時年七十，夜爲十餘棺，分出四門，潛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在位五年，僞謚獻武皇帝。超，德兄北海王納之子，苻堅破鄴，處納於張掖，德之南征，留金刀而去。及垂起兵，山東苻昌收納，及德諸子皆誅之。納母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方娠，囚於郡獄，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將

史緯

卷之九十九

七

公孫及段氏逃於羌中，而生超焉。年十歲，公孫氏卒，臨終授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汝得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平復將超母子奔於呂光，及呂隆降姚興，超徙於長安。超娶平女爲妻，自以諸父在東，恐爲姚氏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姚紹見而異焉，勸興拘以爵位，興召見超，漆自膊，匿與鄰之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癢骨。』」語耳。由是去來無禁。德遣使迎之，超不告母妻而歸。至廣固，呈以金刀，具宣祖母臨終之言。德撫之號慟，超身長八尺，腰帶九圍，精彩秀發，容止可觀。德名之曰超，封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德無子，欲以超爲嗣，故爲超起第於舊春門內，朝夕觀之。

超漆達德旨，入則盡歡承奉，出則傾身下士，內外稱美焉。頃之立爲太子。德死，義熙元年，嗣僞位，以慕容鍾爲青州牧，段宏爲徐州刺史，公孫五樓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鍾宏有不平之色，封孚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鍾固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親賢具瞻，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方外。」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新卽位，宰鍾等權逼五樓，欲斷朝政，不欲鍾等在內，屢有間言。孚說不行，初超自長安行至梁父，慕容法時爲兗州長史，悅壽謂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奇。」法曰：「昔成方達詐稱衛太子，人莫辨之，此豈天族乎？」處之外館，超聞而

史緯

卷之九十九

七

憾之。及德死，法又不奔喪，超遣使讓之，法遂與慕容鍾段宏等謀反。超遣慕容鍾攻青州，剋之，鍾殺其妻子，爲地道而出。單馬奔姚興，慕容昱攻徐州，拔之，段宏奔於魏。韓範攻梁父，勉之，慕容法奔魏。超不恤政事，畋遊是好，百姓苦之。超母妻在長安，爲姚興所拘，責超稱藩，求太樂諸伎，若不可，使送與口千人，左僕射段暉曰：「太上因楚高祖不廻，今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而降統天之尊，宜掠吳口與之，尚書張華曰：『若侵掠吳邊，必成鄰怨。』此既能往，彼亦能來，兵連禍結，非國之福也。」昔孫權重黎庶之命，屈己以臣魏，惠施惜愛子之頭，捨志以尊齊，況陛下慈親在秦，方寸崩亂，宜暫降大號，

以申至孝之情。權變之道。典謨所許。韓範多智足辨。昔與姚  
興俱爲秦太子中舍人。可遣將命。超曰。得吾心矣。使範聘於  
典。及至長安。興謂範曰。封愷前來。燕王與朕抗禮。及卿至也。  
效款稱藩。爲能以小事大。抑端爲親者。屈範曰。昔周魯五等。  
公侯異品。小大之禮。因而生焉。今陛下命世龍興。光宅西秦。  
卜朝不承。遺烈定鼎。東齊中分天下。南面並帝。通聘結好。義  
尚謙冲。便至於遜。苟折行人。殊似吳晉爭盟。滕薛競長。恐傷  
大秦堂堂之盛。有損皇燕巍巍之美。彼我俱失。竊所未安。興  
怒曰。若如卿言。便非爲事大而來。範曰。雖由大小之義。亦緣  
寡君純孝。願陛下體愛親之道。肅然垂慈。興悅於是。爲範設

史籍 卷之九十九 九

舊交之禮。中叙平生。謂範曰。燕王在此。朕亦見之。風表乃可。  
於機辨未也。範曰。大辨若訥。古人美之。况兩日龍潛。鳳戢。和  
光同塵。若使負日月而行。則無繼天之業矣。興笑曰。可謂使  
乎。範承間遂說姚興大悅。賜範千金。許以超母妻還之。慕容  
疑自梁父來奔。言於興曰。燕王稱藩。本非至誠。權爲母屈耳。  
古之帝王。尚與師微質。豈可虛還其母乎。母若一還。必不復  
臣也。宜先令其送伎。然後歸之。興從之。超遣僕射張華。送大  
樂伎一百二十人於姚興。興大悅。延華入宴。酒酣樂作。興黃  
門侍郎尹雅謂華曰。昔殷之將亡。樂師歸周。今其事也。華曰。  
老子云。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今總章西入。必由余東歸。自古

帝王爲道不同。興怒曰。昔秦楚競辨。二國連師。卿小國之臣。  
何敢抗衡朝士。華遜辭曰。奉使之始。實願交歡。上國上國既  
遣小國之臣。辱及寡君社稷。臣亦何心而不仰酬。興善之。於  
是還超母妻。超祀南郊。將登壇。有獸大如馬。狀類鼠而色赤。  
集於闕丘之側。俄而不知所在。大風暴起。天地昏昏。行宮羽  
儀皆振裂。超懼。密問太史令成公綏。綏曰。陛下信用奸臣。誅  
殺賢良。賦歛繁多。事役殷苦之所致也。超懼而大赦。誅責公  
孫五樓等。俄而復之。超正旦朝羣臣於東陽殿。樂作。音節不  
備。悔送伎於姚興。遂議入寇。領軍韓謙諫曰。先帝以舊京傾  
沒。戡夷三齊。苟時運未可。上智輟謀。今陛下嗣守成規。宜閉

史籍 卷之九十九 十

關養士。以待賊發。不可結怨南鄰。廣樹讐隙。超不聽。遣其將  
斛殺提等。率騎寇宿豫。陷之。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  
大樂教之。時公孫五樓專總朝政。論宿豫之功。封斛殺提等。  
並爲郡縣。公時人爲之語曰。欲得矣。事五樓。又遣公孫歸等。  
率騎三千寇濟南。執太守趙元略。男女千餘人而去。劉裕將  
討之。超引見羣臣。議距王師。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  
戰。初鋒勇銳。不可爭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  
銳氣。徐備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運。別勒段暉。率兗州之軍。  
緣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  
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粟苗。使敵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弊。

五樓超所  
以任此策  
不用而不  
知何也

說得是

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迎戰，下策也。超曰：京都殷盛，戶口衆多，非可一時入守。青苗布野，難以卒芟。今據五州之強，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鐵馬千羣，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精騎踐之，此成擒也。賀賴盧苦諫，不從。慕容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川馬爲便，宜出峴迎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賊入峴。自貽窘迫。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關，終屈於韓信，前葛瞻不據東馬之險，卒擒於鄧艾，臣以爲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不從。鎮出謂人曰：主上旣不能芟苗守險，又不肯從人，逃遁陷以劉璋矣。國威吾必死之。超聞之大怒，收鎮下獄。王師次東莞，超遣左軍段暉、輔國賀賴盧等步騎

史傳

卷之九十九

主

五萬進據臨朐。俄而王師度峴，超懼，率卒四萬就暉等於臨朐。暉謂五樓曰：宜進據川源，晉軍至而失水，亦不能戰矣。五樓馳騎將據川源，劉裕前驅孟龍符已至五樓，戰敗而返。裕遣諮議參軍桓韶率銳卒攻被臨朐，超大懼，單騎奔段暉於城南。暉戰敗被殺，超奔還廣固。徙郭內人入保小城，使其尙書郎張綱乞師於姚興，赦慕容鎮引見羣臣，謝之曰：朕聞奉成業不能委賢任善，而專懷自由，覆水不收，悔將何及。智士事急謀謀，忠臣臨難立節，諸君其勉思奇策，共濟艱難。鎮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陛下躬率六軍，身先奔敗，羣臣解心，士庶喪氣，內外之情，不可復恃。聞西秦有內難，恐不暇分兵救

入正當更決一戰以爭天命。今散卒還者，猶有數萬，可悉出。金帛宮女，餌令一戰。天若相我，足以破賊。如其不濟，死尙爲美，不可閉門坐受攻圍。司徒慕容惠曰：今晉軍乘勝有陵人，之氣敗軍之將，何以禦之。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爲患。且二國連橫，勢成唇齒，今有寇難，秦必救我。自古乞援，不遣大臣，則不致重兵。是以趙隸三請，楚師不出。平原一使，援至從成。尙書令韓範、德望具瞻，燕秦所重，宜遣乞援。以濟時艱。於是遣範乞師於姚興。未幾，裕師圍城，四面皆合。人有竊告裕軍，王頊得張綱爲攻具，城乃可得。綱自長安歸，遂奔於裕。裕令綱周城大呼曰：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超怒射之，乃退。僕

史傳

卷之九十九

主

射張華中丞封愷，並爲裕所獲。裕令華愷與超書，勸令早降。超遣裕書，請爲藩臣。以大峴爲界，并獻馬千匹。裕弗許。晉兵繼至，尙書張俊自長安還，降於裕。說裕曰：今燕人所以固守者，外杜韓範，冀得秦援。範旣時望，又與姚興舊昵。若勃勃敗後，秦必救燕。宜密信誘範，啗以重利。範來則燕人絕望，自然降矣。裕從之。表範爲散騎常侍，遺書以招之。時姚興遣其將姚強率步騎一萬隨範至洛陽，與姚紹并兵來援。會赫連勃勃大破秦軍，興迫強還。範歎曰：天其滅燕乎。會得裕書，遂降。裕謂範曰：卿欲立申包胥之功，何以虛還。範曰：自亾祖司空世食燕祿，故泣血秦庭，冀匡禍難。屬西朝多故，丹誠無效。天

史綱

卷之九十九

五

表故邑而贊明公智者見機而作敢不至乎翌日裕將範循城山是人情離駭無復固志裕謂範曰卿宜至城下告以禍福範曰雖蒙殊恩猶未忍謀燕薊之不強左右勸超誅範家超知收在旦夕又範弟諱盡忠不二故不罪焉明年朔旦超登天門朝羣臣於城上殺馬以饗將士超幸姬魏夫人從超登城見王師之盛握超手而泣韓謨曰陛下遭百六之會正當勉強之秋反對女子悲泣何其鄙也超拭目謝之尙書今董銳勸超出降超怒繫之於獄賀賴盧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戰王師不利河間人玄文說裕曰昔趙攻曹疑望氣者以爲泚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石虎從之而

疑降後慕容恪圍段龔亦如之裕從其言城中男女患脚弱病者大半超輦而升城尙書悅壽曰天地不仁助危爲虐戰士厄病日就凋隕守困窮城患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宜轉禍爲福追許鄭之蹤以存宗廟之重超歎曰廢典命也吾寧奮劍決死不能銜璧求生張綱爲裕造衝車覆以版屋衆之以皮城上火石弓矢無所施用又爲飛樓懸梯木慢之屬遙臨城上超大怒懸其母而攻解之裕四面進攻殺傷甚衆悅壽遂開門以納王師超與左右數十騎出以爲裕軍所執裕數以不降之狀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世託劉敬宣而已送建康市斬之時年二十六在位六年德以安帝隆

安四年僭立以義熙六年歲凡十一年封平字處道渤海人寶僭位遷吏部尙書及爾汗之篡南奔辟問渾渾表爲渤海太守德至莒城乎山降德大喜乎外統機事內參密謀及起嗣位政出權嬖殘虐滋甚乎屢匡救超不納後臨軒謂乎曰朕於百王可方誰乎曰蔡紂之主超大怒乎不改容徐步而出司空鞠仲謂乎曰與天子言何其亢厲宜應還謝乎曰行年七十墓木已拱惟求死所耳竟不謝以超三年卒於家

沮渠蒙遜

史綱

卷之九十九

五

沮渠蒙遜臨松胡人也其先世爲匈奴左沮渠遂以爲氏蒙遜雄傑有英略梁熙呂光皆奇而憚之故常游飲自晦伯父羅仇趙弟從呂光征河南光軍敗勒弟謂兄羅仇曰主上荒老驕縱諸子朋黨相傾護人側目今軍敗將死是智勇見猜之日吾兄弟素爲所憚死而無名不若勒衆向西平奮臂大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不從兄弟皆爲光所殺蒙遜求還莖時諸部會莖者萬餘人蒙遜哭謂衆曰呂王昏耄荒虐無道賊殺忠良吾將爲二父報讐遂斬光護軍馬遂以盟一句之間衆至萬餘屯據金山與從兄男威推光建康太守京兆段業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業以蒙遜爲張掖太守男威爲輔國將軍委以軍國之任業使蒙遜攻西郡蒙遜引

水灌城潰。執太守呂純以歸。於是王德以晉昌孟敏以敦煌降。業封蒙遜臨池侯。呂弘去張掖將東走。業欲擊之。蒙遜曰：「歸師勿追，窮寇弗迫。」此兵家之戒也。業不從。果為弘所敗。業築西安城以藏莫孩。為太守。蒙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忘退。」此謂之築家，非築城也。業不從。俄為呂纂所敗。蒙遜懼，業不能容已，每匿智以避之。業稱涼王，以蒙遜為尚書左不呂尤遣子紹伐業。業請救於秃髮烏孤。烏孤遣楊軌救業。紹引軍而南。業將擊之。蒙遜曰：「楊軌恃勇騎之強，有窺觀之志。紹兵在死地，必決戰求生。不戰則有太山之安，戰則有累卵之危。」業乃按兵不戰。紹引兵歸。蒙遜欲遠之以

史錄卷之九十九

五

為臨池太守。蒙遜謂男成曰：「段業愚闇，非濟世之才。信愛譖佞，遠棄忠良。吾欲除業以奉兄何如？」男成不從。蒙遜與男成期祭蘭門山，密遣司馬許威告業曰：「男成欲謀叛，約以取假日作逆。若求祭蘭門山，臣有驗矣。」至期果然。業收男成令自殺。男成曰：「蒙遜欲謀叛，臣以兄弟之故，隱忍不言。今以臣在恐，鄰人不從，與臣尅期祭山，返相誣告。臣若朝死，蒙遜必夕發。乞詐言臣死，說臣罪惡。」蒙遜必作逆。臣投袂討之，事無不捷。業不從。蒙遜聞男成死，泣告衆曰：「男成忠於段業，枉見屠害。諸君能為報讐乎？」男成衆有思信。衆皆從之。比至氐池，衆踰一萬。羌胡多起兵應之。蒙遜壁於侯塢。業使將軍田昂攻

殺兄

殺兄

蒙遜王豐孫陳曰：「西平諸田世有反者，昂貌恭而心狠，志大而情險，不可信也。」業曰：「非昂無可以討蒙遜。」昂至侯塢，率騎歸蒙遜。蒙遜至張掖，昂兄子承愛斬關內之業。左右皆散。業曰：「孤單驛一已為黃門所推，可見有餘命。」蒙遜斬之。隆安五年，蒙遜自稱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姚興遣姚碩德攻呂隆於姑臧。隆降於興。酒泉、梁寧二郡叛降李蔚。蒙遜懼，遣其弟罕見碩德於姑臧，請軍迎接。率郡人東還。碩德大悅，拜罕建康太守。罕還，兩蒙遜曰：「呂氏猶存，姑臧未拔，碩德糧竭，將還不能久也。何故遠離桑梓，受制于人？」蒙遜乃止。姚興遣齊難率衆四萬迎呂隆。隆勸難伐蒙遜，難從之。蒙遜敗其

史錄卷之九十九

五

前軍，難乃結盟而還。蒙遜伯父中田護軍親信臨松太守孔為並驕奢，侵害百姓。蒙遜曰：「亂吾國者二人也，何以紀綱百姓乎？」今自殺姚興，遣張構拜蒙遜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拜秃髮儁植為車騎將軍、廣武公。蒙遜不悅，謂構曰：「儁植上公之位，而身為侯者，何也？」構曰：「儁植輕徒不仁，款誠未若聖朝加以重爵者，褒其歸善之義耳。」將軍匡贊帝室，熟高一時，安可以不信相待？聖朝爵必稱功，官不越德。如尹緯姚見佐命元勳，齊難徐洛，號勇宿將，並位纔二品，爵止侯伯，將軍何以先之乎？昔竇融固讓不欲居舊臣之右，未解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朝廷何不卽以張掖見封，乃更封西海邪？」構

殺伯

曰張掖規畫之內將軍已自有之。所以遠授西海者。蓋欲廣  
大將軍之國耳。蒙遜悅。乃受拜。時地震山崩。大史令劉梁言  
於蒙遜曰。地震於金。金動刻木。大軍東行。無前之徵。遂攻保  
祖。西郡太守楊統。統降。蒙遜率步騎三萬伐保祖。次於西郡。  
大風從西北來。氣有五色。俄而晝昏。蒙遜引還。保祖追及於  
窮泉。蒙遜將擊之。諸將曰。賊已安營。不可犯也。蒙遜曰。保祖  
謂吾遠來疲弊。必輕而無備。及其壘壁未成。可一鼓而滅。進  
擊敗之。乘勝至姑臧。夸夏降者萬數。千戶。保祖懼。請和而歸。  
及保祖南奔。樂都。焦朗據姑臧自立。蒙遜率步騎三萬攻朗。  
朗之黨文。武將士於謙。光殿。班賜金馬。有差。遂遷於姑臧。以  
史緯 卷之九十九 天

險。掩襲不歸。傾首朝陽。乃心王室。去冬益州刺史朱齡石遣  
使詣臣。始具朝廷休問。承車騎將軍劉裕。秣馬揮戈。以中原  
爲事。可謂天贊大晉。篤生英輔。臣聞少康之興。夏祚。光武之  
復漢業。皆奮劍而起。衆無一旅。猶能成配天之功。著中興之  
美。陛下據吳楚之地。擁荆揚之銳。詎可垂拱晏然。葉二京以  
資戎虜。若六軍北軫。尅復有期。臣請率河西戎晉爲右翼。前  
驅。破弊。率衆三萬。橫遼河。漢平力戰固守。遣司馬隗仁。夜出  
擊之。斬級數百。破弊將引退。漢平長史焦昶。客招。破弊。燧磐  
復攻漢平。漢平出降。隗仁勒壯士百餘。據南門樓。三日不下。  
爲燧磐所擒。命斬之。段暉諫曰。仁臨難履危。奮不顧命。宜宥  
之以厲事君。乃放還。蒙遜執其手曰。卿孤之蘇武也。以爲高  
昌太守。蒙遜遣將軍沮渠成。都將騎五千。襲卑和。虜蒙遜率  
中軍三萬繼之。卑和虜降。遂循海而西。至鹽池。祀西王母寺。  
寺中有玄石神圖。命中書侍郎張穆賦焉。勒石於寺前。遂如  
金山而歸。蒙遜聞劉裕滅姚泓。怒甚。門下校郎劉祥言事蒙  
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遂殺之。顧謂左右曰。古之  
行師。不犯歲鎮所在。姚氏奔後。軒輊之苗裔也。今鎮星在軒  
輊而祿滅之。必不能久。據關中。羣下上書曰。設官分職。所以  
緝熙庶政。乃者公私草創。未遑舊式。朝士多違憲章。或當直  
文案在家臥署。或事無可否。望空而過。至今黜陟絕於皇朝。

駁議寢於聖世清濁共流能否相雜人無勸競之心苟爲度日之事甚非靖共爾位之道也今皇化日隆遐邇寧泰宜肅振綱維申修舊則蒙遜納之蒙遜攻浩疊有虵盤於帳前蒙遜笑曰前進爲騰虵今盤在吾帳天意欲吾廻師先定酒泉乃燒攻具而還次於川巖聞李欽欲攻張掖蒙遜曰入吾計矣但恐聞吾廻軍不敢前耳乃露布稱得浩疊將進軍黃谷欽聞而大悅進都潰濶蒙遜潛軍逆之敗欽於壞城斬之遂進尅酒泉欽弟敦煌太守仰自稱大將軍蒙遜築長堤引水灌城恂將宋承舉城降恂自殺李氏遂以鄯善王比龍入朝西域三十六國皆稱臣貢獻宋武以蒙遜爲都督涼州諸軍

史緯

卷之九十九

无

事鎮東大將軍涼州刺史張掖公景平元年苻苒來抄蒙遜遣世子正德拒之正德軍敗見殺乃以次子興國爲世子元嘉元年枹罕虜乞佛熾祭攻河西白草嶺尅臨松郡執蒙遜從弟成都六年蒙遜征枹罕時乞佛熾祭死苒茂莫大破蒙遜生禽興國殺三千餘人蒙遜乃立興國母弟菩提爲世子遣尙書郎宗欽左常侍高猛貢於魏上表曰伏惟陛下天縱聖德超百王陶育齊於二儀洪基隆于三代上靈降佑祚歸有道羣生幸甚率土齊欣臣誠弱才效無可錄幸遇重光思竭力命自欣投老得親盛化與終餘年憑倚皇極前後奉表貢使相望去者杳然寂無旋返未審津塗危險竟不仰達

爲是天朝高遠未蒙齒錄屏營戰灼無地自措往年侍郎郭祇等還奉被詔書三接之恩獨隆萬里之心有賴今極難之餘開泰唯始誘勸既加引納彌篤老臣見存遐外無棄仰荷愷悌之仁俯蹈康哉之詠然商胡後至奉公卿書援引歷數安危之機厲以寶融知命之美顧惟情願實深悚惕何者臣不自揆遠託大蔭庶微誠上宜天鑒下降若萬國來庭百辟陞賀高蹈先至之端獨步知機之首但世難尙殷私懷未遂許身於國款誠莫表貽慮公卿辭旨紛紜不在同獎之例未遑拱辰之心延首一隅低回四極臣歷觀符瑞候察天時未有過於皇魏踰於陛下加以靈啓聖姿幼登天位美詠作於

史緯

卷之九十九

辛

成康道化踰於文景方將振神綱以掩六合灑玄澤以潤八荒况在秦隴余炭之餘直是老臣盡效之會後蒙遜遣子安周爲質魏主遣太常李順拜蒙遜太傅都督征西大將軍涼州牧涼王十年蒙遜死蒙遜性淫忌忍於刑戮閭庭無禮菩提年幼蒙遜第三子茂虔一名牧健時爲酒泉太守衆推茂虔襲位十一年茂虔上表於宋曰謹按謚法尅定禍亂曰武善聞周達曰宣先臣廓清河外助光天府標榜稱述實兼斯義輒上謚爲武宣王若九天聽垂之史筆則幽顯荷榮始終無恨詔從之以茂虔都督涼秦河沙四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河西王茂虔奉表獻方物并獻周生子十三卷

時務論十二卷、三國總略二十卷、俗問十一卷、十三州志十卷、文檢六卷、四科傳四卷、燉煌寶錄十卷、涼書十卷、漢皇德傳二十五卷、典典七卷、魏駁九卷、謝文集八卷、古今字二卷、乘丘先生三卷、周髀一卷、皇帝王歷三合紀一卷、趙敬傳并甲寅元歷一卷、孔子讚一卷、合一百五十四卷、茂虔求晉趙起君注諸雜書數十件、宋文賜之、茂虔亦請命於魏、先是魏主遣李順迎娶逐女為夫人、會蒙遜死、茂虔立、送妹於魏、拜昭儀、茂虔尚魏主妹武威公主、遣其相宋繇獻馬五百匹、黃金五百斤、以世子封壇為質、魏主以茂虔所行乖忤、且願望兩端、親征之、茂虔求救于蠕蠕、遣弟董來率兵萬餘人拒魏

史籍 卷之九十九

至

軍於城南、魏主至姑臧、茂虔嬰城自守、兄子祖賡城出降、具知其情、魏主引諸軍進攻、茂虔兄子萬年又率麾下來降、城拔、茂虔面縛請罪、命釋其縛、徙涼州民三萬餘家於魏、始有父老投書於敦煌東門、忽不見、其書八字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又震電其下得石、丹書曰、河西河西三十年破、帶石樂七年、帶石山名、在姑臧南山、祀佛泥脂、不通、將軍董來曰、祀豈有知乎、遂毀祀、伐木通道、茂虔立果七年而滅、茂虔嫂李氏兄弟三人、傳嬖之、李氏與茂虔姊共毒公主、魏主遣醫乘傳救之、得愈、乃徵李氏、茂虔不遣、既降、魏主猶以妹婿待之、為蒙遜置守墓三十家、授茂虔征西大將軍、涼王初、魏軍將

無碑葬以之陰能獲壯士

人不作之曉矣

入茂虔開府庫、取金銀珠玉、不更封閉、城民取之、巨細蕩盡、牛載者告之、又有告茂虔父子首游樂、前後殺人以百數、姊妹皆為左道、朋行淫佚、曾無愧顏、初、劉賓沙門、無識、東入都善、自云能使鬼治病、令婦人多子、與都善王妹、是顯臨林私通、囚奔涼州、蒙遜寵之、號曰聖人、公無識以男女交接之術、教授婦人、蒙遜諸女子婦皆受其法、魏主召曇無讖、蒙遜役之、至是、魏主知之、乃賜昭儀死、誅其宗族、人又告茂虔與故臣民謀反、於是賜茂虔死、茂虔與主決乃自殺、葬以王禮、及公主卒、與茂虔合塋、公主無男、有女、蒙母尊為武威公主、茂虔之敗也、弟酒泉太守無諱奔晉、昌魏使弋陽公元黎守

史籍 卷之九十九

至

酒泉、無諱聞之、挈出、戰、為無諱所執、遂冠酒泉、留從弟天周守之、無諱進據敦煌、十八年、魏主遣軍圍酒泉、城中饑餓、死萬餘口、天周殺妻以食戰士、食盡城陷、執天周殺之、時魏兵甚盛、無諱懼不自立、遣弟安周將五千人伐都善、都善王出走、無諱率萬餘家、棄敦煌、西據都善、遣將衛奈、聚高昌、高昌王與奔蠕蠕、無諱復據高昌、遣常侍泥偶奉表於宋、獻方物、宋文投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刺史、河西王、無諱卒、弟安周立、孝武大明三年、安周奉獻方物、後為蠕蠕國所併、赫連勃勃



青

附姚其取  
書卷中之  
丁計

史 153—459



師之衝要宜置遊兵斷其去來之路然後杜潼關塞峭陝絕其水陸之道陛下聲檄長安申布恩澤三輔父老皆壺漿以迎王師義真獨坐空城逃竄無所一句之間可不戰而定也勃勃善之以世子瑣都督前鋒諸軍事率騎二萬伐長安子昌爲前將軍屯兵潼關以買德爲撫軍右長史南斷青泥勃勃率大軍繼發瑣至渭陽降者屬路義真遣龍驤將軍沈田子率衆逆戰不利退屯劉翹堡田子殺司馬王鎮惡義真又殺田子於是悉召外軍入城閉門距守關中郡縣悉降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採路絕劉祿大懼乃召義真東鎮洛陽以朱齡石爲雍州刺史守長安義真大掠而東百姓逐齡石勃

史緯

卷之九十九

七

勃遂入長安瑣率衆三萬追擊義真敗之義真單馬而遁獲晉寧朔將軍傅弘之輔國將軍蒯恩積人頭以爲京觀勃勃大饗將士於長安舉觴謂王買德曰卿可謂笑無遺策矣雖宗廟社稷之靈亦卿謀猷之力也此觴所集非卿而誰拜買德都官尚書封河陽侯赫連昌攻齡石於潼關獲之勃勃遂僭卽帝位遣其將叱奴侯提率步騎二萬攻晉并州刺史毛德祖于蒲坂德祖奔洛陽勃勃徵隱士京兆韋祖思既至恭懼過禮勃勃怒曰吾以國士徵汝奈何以非類處吾汝昔不拜姚興何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爲君吾死之後汝輩弄筆當置吾何地遂殺之羣臣勸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

知長安累代帝都山河四塞之固荆吳僻遠勢不能爲人患拓拔與我同壤境去統萬數百里若都長安統萬恐有不守之憂朕在北京彼終不敢濟河諸卿適未及此耳乃於長安置南臺以瑣領大將軍雍州牧錄南臺尚書事勃勃還統萬以宮殿大成赦其境內改元曰眞興刻石頌其功德曰夫庸大德盛者必建不刊之業道積慶隆者必享無窮之祚我皇祖大禹光啓有夏傳世二十歷載四百數遭屯險王桀失馭然鴻績未渝慶祿萬祀龍飛漢南鳳時朔北長轡遠馭則西望崑崙山之外密邇遐張則東經滄海之表爰始建今二千餘載雖三統迭制於崑崙五德革運於伊洛秦雍成纂統

史緯

卷之九十九

七

之墟周豫爲爭奪之數而幽朔謐爾主有常尊於上海代晏然物無異望於下控弦之衆百有餘萬使中原疲於奔命諸夏不得高枕爲日久矣我皇誕命世之期應天縱之運義風蓋於九區威聲格於八表屬奸雄鼎沸時之秋羣凶林立之際朕旦臨朝日旰忘膳運籌命將舉無遺策親御六戎有征無戰故僞秦以三世之資喪魂於關隴河源望旗而委質北虜欽風而納款德音著于柔服威刑彰于伐叛文教與武功並宣俎豆與干戈俱運五稔之間道風弘著暨乎七載王猷允洽乃遠惟經始之基近詳形勝之地遂營起都城開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高閣隱日崇墉際雲石

郭天池周縣千里其爲獨尊之形險絕之狀固以遠邁於咸陽超美於洛邑若乃廣五郊之義尊七廟之制崇左社之規建右稷之禮御太一以繕明堂模帝坐而營路寢間闔披霄而山亭魏象排虛而嶽峙華林靈沼崇臺祕室通房連閣馳道苑園可以陰映萬邦光覆四海莫不懋予並建森然畢備若紫微之帶皇穹間風之跨后土然宰司鼎臣羣黎士庶猶以重威之式有闕前王於是延王爾之奇工命班輪之妙匠搜文梓於鄧林採繡石於恒嶽九域貢以金銀八方獻其瓊寶親運神奇參制規矩營離宮於路寢之南起別殿於永安之北高構十尋崇基萬仞玄棟鏤梲若騰虹之揚眉飛簷舒

史緯

卷之九十九

堯

畧似翔鵬之矯翼二序互啓而五時之坐間四隅並陳而一御之位建溫宮膠葛涼殿崢嶸絡以隋珠絳以金鏡雖瞻望互升於表而中無晝夜之殊陰陽迭更於外而內無寒暑之別斯蓋神明之所規模非人工之所經制昔周宣作室而詠斯千魯僖考宮而頌有恤况乃太微肇制清都啓建咸秩百神賓享萬國亦何得不播之管絃刊之金石哉其秘書監胡義周之辭也勃勃凶暴好殺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忿使手自殺之羣臣忤視者殺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謂其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夸夏竊然人無生類在位十三年而宋受禪勃勃議廢其長子瑣瑣自長安起兵攻勃勃勃勃

第三子昌攻項殺之勃勃以昌爲太子元嘉二年勃勃死昌嗣僞位魏主燕聞勃勃死以輕騎一萬八千濟河襲昌時冬至昌方宴饗魏師奄至上下驚擾魏主次黑水去統萬三十里昌出戰魏主馳擊之昌退走入城軍士乘勝入其西郭焚其門明日分軍略居民殺獲生口數萬牛馬十數萬徙萬餘家而還後昌遣弟定與魏將奚斤相持於長安魏主乘虛西伐濟君子津輕騎三萬倍道兼行魏臣以統萬城堅非旬日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尅退無所資不若步軍攻具一時俱往魏主曰夫用兵之術攻城最下不得已而用之如攻具一時俱往賊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外無所掠

史緯

卷之九十九

罕

非策也吾以輕騎至其城下彼聞有步軍而徒見騎至必當心閉吾羣師以誘之若得一戰擒之必矣軍士去家二千里復有黃河之險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以是決戰則有餘攻城則不足遂行次於黑水伏兵於淶谷以少衆至其城下昌將狄子玉降言昌使人追其弟定定曰城既堅峻未可攻按待擒片等然後徐往內外擊之何有不濟魏主惡之退軍城北示昌以弱遣承昌王健分騎五千西掠居民會軍士負罪入城言魏軍糧盡士卒食菜輜重在後步兵未至擊之爲便昌信之引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言昌勢銳宜避其鋒俟步兵至一時奮擊魏主曰遠來求賊恐其不出今避而不

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軍偽北引而疲之昌以為退鼓譟  
 而前舒陳為翼行五六里魏主銜之昌陣不動稍復前行會  
 有風起宦者趙倪勸魏主更待後日崔浩叱之魏主分騎為  
 左右以持之魏主墜馬昌來逼魏主騰馬刺殺其尚書斛黎  
 又殺昌騎十餘人流矢中堂奮擊不輟昌大潰奔上邽遂克  
 其城勃勃性吝好治宮室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  
 宮墻五仞其堅可以礮刀斧臺榭高大飛閣相連彫鏤圖畫  
 窮極文采魏主曰葛爾小國而用民如此雖欲不亡其可得  
 乎後安頡擒昌魏主舍之西宮門內給以乘輿之副尚始平  
 公主假帝忠將軍封秦王以謀反誅昌弟定凶暴無賴昌敗  
 史緯 卷之九十九 聖  
 奔於平涼自稱尊號登陰繁山望其國泣曰先帝以朕承大  
 業豈有今日之事乎使天假朕年當與諸卿建中興之業俄  
 有羣狐百數鳴于其側定命射之無所獲定惡之曰此亦大  
 不滅咄咄天道復何言哉與宋連和遣其將侵麟城魏將隗  
 歸破之定自將數萬人擊隗歸魏主率輕騎襲平涼定救平  
 涼方陣自固魏主圍之斷其水草定引眾下原魏將丘眷擊  
 之眾潰定被劍車騎遁走收餘眾保上邽為吐谷渾慕瓚所  
 襲擒定送魏殺之自勃勃至定凡二十六載而亡  
 沮渠歸運等皆宋魏三書相入者  
 不便割截連類載之以便覽覽云  
 史緯卷九十九終

史緯目錄	
卷一百宋書一本紀	
武帝	少帝
文帝	孝武帝
前廢帝	明帝
後廢帝	順帝
卷一百一宋書二志	
律	曆
禮	樂
天文	州郡
百官	
卷一百二宋書三列傳	
后孝皇諸太后	武帝胡婕妤
文帝袁皇后	路淑媛
孝武王皇后	殷淑儀
明帝王皇后	陳太妃
劉穆之	王弘
卷一百三宋書四列傳	
徐羨之	傅亮
檀道濟	謝朓

王鎮惡	到彥之
王懿	劉敬宣
沈田子	
卷一百四宋書五列傳	
朱齡石	蒯思
胡藩	垣護之
張興世	宗長沙王道憐
臨川王道規	王誕
謝景仁	張裕
褚秀之	庾登之
謝方明	孔靖
羊玄保	臧熹
謝瞻	孔琳之
卷一百五宋書六列傳	
蔡廓	王惠
謝弘微	江智淵
范泰	王淮之
王韶之	荀伯子
王五	彭城王義康
江夏王義恭	南郡王義宣

衡陽王義季	
卷一百六宋書七列傳	
羊欣	張敦
王微	王華
王曇首	殷景仁
鄭鮮之	裴松之
何承天	古翰
王裕之	何尚之
謝靈運	鮑照
劉湛	范曄
卷一百七宋書八列傳	
袁豹	江湛
文諸	竟陵王誕
建平王宏	廬江王禕
義陽王昶	武昌王渾
始安王休仁	晉平王休佑
海陵王休茂	桂陽王休範
巴陵王休若	顏延之
臧質	魯爽
卷一百八宋書九列傳	

沈攸之	朱修之
宗慤	王玄謨 <small>瞻 象</small>
柳元景	沈慶之
劉延孫	劉德願
顧璩	顧顗之
卷一百九宋書十列傳	
周朗	沈懷文
吳喜	黃回
鄧琬	袁顗
孔顗	孝武 <small>諸子</small> 始平王子鸞
史緯	宋書目錄
永嘉王子仁	王琰 <small>筠 蘊</small>
殷孝祖	劉勔
卷一百十宋書十一列傳	
蕭惠開	殷琰
薛安都	沈文秀
袁粲	孝義郭世道
賈恩	吳達
潘綜	丘傑
王彭	卜天與
余齊民	孫棘

良杜慧度	徐謄
阮長之	江秉
恩戴顓	宗炳 <small>頤之</small>
周續之	王弘之 <small>阮萬齡</small>
孔淳之	劉凝之
翟法賜	雷次宗
朱百年	漁父
恩戴法興	徐爰
阮佃夫	
卷一百十一宋書十二列傳	
史緯	宋書目錄
索虜	吐谷渾
外林邑	天竺迦毗黎
荊雍州蠻	豫州蠻
氏	二凶 <small>潘 弼</small>
史緯宋書目錄終	

史緯卷一百

宋書一

梁武康侯

清晉江



本紀

高祖武皇帝姓劉氏諱裕小名寄奴彭城人漢楚元王交之後也徙居丹徒皇考翹晉陵郡功曹生帝神光照室及長雄傑有大度嘗游竹林寺獨卧講堂上有五色龍章行止時見二小龍附翼樵漁山澤同侶或亦親焉皇考墓在丹徒之侯山其地秦史所謂丹徒間有天子氣者也帝素貧時人莫能

史緯

卷一百

知唯王謚深敬焉帝嘗負刁達社錢三萬為達所執謚代償之後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明日復至聞有杵臼聲見青衣童子數人擣藥問其故荅曰我王為劉寄奴所射合藥傳之帝曰王何不殺之曰劉寄奴王者不死帝叱之皆散走帝收藥而反以傳金創無不立驗嘗客下邳有沙門謂帝曰江表當亂安之者其在君乎帝患手創積年不愈沙門隨藥一丸與帝既而忽亡以傳瘡一宿而愈晉安帝隆安三年孫恩作亂於會稽遣將軍劉牢之往討以高祖參軍事牢之命高祖與數十人覬賊卒遇賊數千人高祖與賊所將人多死高祖獨奮長刀殺傷甚衆既而衆騎並至賊奔退進平山

神帝者舉  
其終而  
未即位也  
上與帝一

史緯

卷一百

二

陰恩遁入海四年恩復入會稽殺衛將軍謝琰五月恩破風濱殺吳國內史袁山松高祖破之恩奔臨海以高祖為建武將軍下邳太守元興元年正月荊州刺史桓玄舉兵東下驛騎將軍司馬元顯遣將軍劉牢之拒之高祖參其軍事次深洲玄至高祖請擊之不許將遣子敬宣詣玄請和高祖與何無忌固諫不從玄赴京邑殺元顯以牢之為會稽內史奪其兵牢之欲就高雅於廣陵謂高祖曰卿能從我乎荅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廣陵豈可得至耶裕當復還京口耳牢之竟死何無忌謂高祖曰吾將何之高祖曰劉將軍去必不免卿可隨我還京口桓玄若能守臣節我當與卿事之不然與卿圖之玄方矯情任數必將用我輩撫軍將軍桓脩鎮丹徒以高祖為參軍孫恩既敗投水死餘衆推恩妹夫盧循為主玄以循為永嘉太守循雖受命而寇暴不已玄遣高祖東征破循於東陽追至晉安循浮海南走加高祖彭城內史桓玄將篡位桓謙屏人問高祖曰楚王勲德隆重四海歸懷中外人情謂宜揖讓卿以為何如高祖曰楚王勲德蓋世晉室微弱民望久移乘運禪代有何不可謙喜曰卿謂可便是真可耳十二月桓玄篡帝位遷天子於尋陽桓修入朝高祖從至都玄見高祖謂司徒王謚曰昨見劉裕風骨不恒蓋人傑也贈賜甚厚玄妻劉氏尚書令耽之女有智鑒嘗見帝謂



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不爲人下宜早爲之所玄曰我方欲蕩平中原非劉裕莫可任大事俟開龍平定當別議之耳初高祖東征盧循何無忌勸之舉義高祖以爲玄罪惡未極且會稽遠欲俟其篡逆方於京口圖之及桓修還京口高祖與無忌同船共建興復之計於是與弟道規及劉毅孟昶魏詠之祖憑之諸葛長民王元德辛扈童厚之同謀時桓弘鎮廣陵道規爲弘參軍昶爲主簿乃令毅潛往就昶聚徒於江北謀起兵殺弘長民爲豫州參軍謀據歷陽昶應元德厚之謀於京師聚衆攻玄赴期齊發三年二月高祖託以遊獵與無忌等收集義徒同謀凡二十七人願從者百

史

卷一百

三

餘人詰旦城開無忌服傳詔居前義衆馳入大呼吏士驚散即斬修高祖殞殮之是日弘在廣陵欲出獵未明開門放獵人相道規殺率壯士五六十人直入斬弘因濟江修司馬才弘率吏士來攻高祖登城謂之曰郭江州已奉乘輿反正於尋陽我等被密詔誅除逆黨同會今日賊玄之首當已梟於大航諸君非大晉之臣乎今來欲何爲衆皆散去而元德昶與厚之等事洩爲玄所誅玄召桓謙卞範之謀拒高祖謙請亟遣兵擊之玄曰彼兵遠銳計出萬死若遣軍有蹙跌則彼氣成而吾事敗矣不如屯大衆於覆舟山以待之彼空行二百里無所措手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愕我按兵

亦本分

堅陣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然走散此計之上也謀等固請乃遣吳甫之皇甫敷拒義軍玄聞軍起憂懼或曰劉裕衆力寡弱豈辨有成何慮之甚玄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宿石之儲博滿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外甥階似其勇共舉大事何謂無成衆推高祖爲盟主移檄京師三月遇吳甫之於江乘高祖躬執長刀大呼衝之衆皆披靡即斬甫之進至羅落橋皇甫敷率數千人逆戰桓憑之戰敗見殺高祖奮擊之斬敷玄愈懼使桓謙屯東陵口卞範之屯覆舟山西及旦義軍食畢棄其餘糧進至覆舟山東張旗幟於山上以爲疑兵高祖先馳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時東北

史

卷一百

四

風急命縱火煙焰張天謙等請軍一時土崩玄遣軍拒戰而走意已決使殷仲文具舟於石頭將子姪浮江南走高祖進石頭城立兩臺總百官焚桓溫神主造晉新主於太廟遣尚書王琨率百官奉迎乘輿司徒王謐與衆推高祖領揚州固辭乃以謐錄尚書事領揚州刺史高祖爲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領軍將軍徐州刺史初晉陵人韋叟嘗相術桓修令相帝當得州不叟曰當得邊州退而告帝曰君相貴不可言帝笑曰若中當用君爲司馬至是叟請帝曰成王不負相業之信公亦不應忘司馬之言今亦不敢希司馬願得車佐於是用焉玄挾天子走江陵劉毅何無忌劉道規

率諸軍追討大破玄軍於崢嶸州玄西走南郡太守王騰之奉天子入居郡府屯騎校尉毛修之誘玄入蜀至枚回洲與益州都護馮遷斬玄傳首京師義熙元年正月毅等破桓謙桓振江陵平三月天子至自江陵進高祖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徐青二州刺史鎮丹徒盧循破廣州獲刺史吳隱之以循爲廣州刺史以其黨徐道覆爲始興相高祖上言先後起義將軍毅等一千八百四十八人乞正封賞尚書奏唱義謀主裕封豫章郡公食邑萬戶其餘封賞有差東陽太守殷仲文謀叛伏誅桓玄餘黨至是皆誅夷司徒王謐卒徵高祖入輔僞燕主慕容超掠淮北高祖抗表伐之舟師發京都

史錄

卷十

五

沂淮人泗至下邳留船繼輜重步進鄆郡公孫五樓說超宜斷據大峴堅壁清野以待之彼僞軍無資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折挫笞之超曰彼遠來疲勞勢不能久當引令過峴以鐵騎踐之不憂不破豈有豫芟苗稼先自賊弱耶初高祖將行議者以賊聞大軍遠出必不敢戰若不斷大峴當堅守廣固則粟清野以絕三軍之資非唯無功將不能自反高祖曰我籌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保爲諸君破之高祖既入峴舉手指天曰吾事濟矣衆問其故高祖曰師既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栖畝軍無匱乏之憂勝可必矣慕容超遣五樓據臨朐城臨朐有巨蔑水去城四十里超告五樓曰急往據之晉軍得水則難擊也五樓馳進將軍孟龍符先據之五樓乃退大軍分車四千兩爲二翼方軌徐行車悉張幔御者執稍以輕騎爲遊軍軍令嚴肅行伍齊整比至臨朐賊騎皆至高祖命劉藩及弟道憐等擊之日向晨戰猶酣高祖遣參軍胡藩襲虜臨朐賊乃大奔超遁還廣固斬其大將段暉等大軍尅廣固大城超退保小城乃設長圍以守之停江淮轉輸餉穀於齊土高祖治攻具城上人曰汝不得張綱何能爲也綱超尚書郎有巧思會造網公師於姚興與僞許之實憚高祖不敢救綱從長安還爲

史錄

卷十

六

中宜所獲乃升網於樓車以示之城內莫不失色於是使綱大治攻具超憂懼乞稱藩求割大峴爲界獻馬千匹不聽姚興遣使來告云慕容氏與吾隣好今晉攻之急已遣鐵騎十萬屯洛陽若晉軍不退卽當長驅而進高祖謂興使曰語汝姚興我定燕之後當平開洛今自送死便可速來參軍劉穆之問有秦使馳入見高祖以語之穆之曰此言不足成敵適足怒敵耳若燕未可拔秦救奄至不審何以待之高祖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救必畏我知寧容先來相告此懷懼自張之辭耳張綱治攻具成六年二月拔廣固超踰城走追獲之殺其王公以下送超斬於建康市

東晉

卷一百

七

高祖之北伐也。徐道覆至番禺，說盧循曰：「本住嶺外，豈以理極於此，正以劉公難為敵故耳。今頓兵堅城之下，未有旋日，以思歸死士掩襲劉毅，何無忌之徒如反掌耳。若平齊之後，息甲養衆，不過一二年間，必望書徵。若劉公率衆至豫章，遣銳師過嶺，恐將軍不能當也。今若尅都邑，劉公雖還，無能為也。循乃率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時高祖鎮下邳，欲清盪河洛，及使至，即日班師。將軍何無忌與道覆戰於豫章，敗死。內外震駭，朝議欲北還。高祖至山陽，聞無忌死，卷甲兼行，至江上，知賊尚未至，大喜，單船過江，至京口，衆乃安。將軍劉毅抗表南征，高祖以賊新誅，鋒銳當嚴，軍同進，遣毅弟藩止之。毅不從，率舟師二萬，發自姑孰，循之下也。使道覆向尋陽，自寇湘中，乘勢至巴陵，道覆聞毅止，馳使報循曰：「毅兵衆甚盛，成敗所係，并力推之。天下無復事矣。」循發巴陵，與道覆連旗而下，船有八，艦九，起四層樓，高十二丈，與劉毅戰於桑落洲，毅敗績，棄船而走。餘衆皆為賊所擒。時北師始還，創痍未復，戰士幾數千，賊既破江陵，二鎮戰士十餘萬，船艦巨千里，孟昶懼，欲擁天子過江。高祖曰：「今重鎮外傾，強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運動，便无解土。」江北亦豈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猶足一戰。若其克濟，臣主同休。如其不然，當死社稷，不能寬草間求活也。」昶恐不

自此起  
亦有別

東晉

卷一百

八

濟乃仰藥而死。議者欲分兵守諸津要。高祖曰：「賊衆我寡，若分兵，賊得調我虛實，且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不若衆聚石頭，令賊無以測多少。又於衆力不分，乃移屯石頭，賊大至，高祖曰：「賊若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同避之。」若回泊蔡洲，此成擒耳。道覆欲自新亭焚舟而上，循多疑，少決，謂道覆曰：「我軍未至，孟昶望風自裁，大勢已得。今夾機於一戰，勝負未可知。且殺傷士卒，不如按兵待之。」高祖登石頭城，望循軍，見向新亭，高祖失色，既而回泊蔡洲。乃大喜，賊遣十餘艦來攻石頭，高祖命神弩射之，循率衆轉向白石。高祖出拒之，使寒軍徐赤特戍南岸，命堅守勿動。高祖既去，赤特出戰，大敗。賊遂據丹陽。高祖率兵，馳還石頭，解甲，息士，洗浴，飲食之。乃列陣於南塘，以赤特違令斬之。命參軍朱齡石率勁勇千餘人過淮，卒賊爭進，齡石所領多鮮卑，舍步稍結陣以待之。賊短兵弗能抗，死傷數百人，乃退走。賊自蔡洲將還尋陽，遣王仲德追之。高祖還東府，大治水軍，皆大艦重樓，高者十餘丈。盧循遣荀林寇江陵，荊州刺史道規斬之。高祖遣將軍孫季高率衆三千自海道襲番禺，勅之曰：「我十二月必破妖寇。」卿當至廣州，領其巢穴，令賊無所歸。十二月，高祖率舟師南伐，以後將軍劉毅監留守府。季高至廣州，焚賊丹艦，四面攻城。房之高祖屯軍雷池，賊楊聲當乘流徑下。高祖恐賊戰敗入

海遣王仲德以水艦二百於吉陽斷之十二月循道覆率衆  
數萬方艦而下高祖出關艦躬提幡鼓命衆軍齊力擊之又  
上步騎於兩岸參軍庾樂生不進斬以徇於是踊騰爭先軍  
中多萬鈞神弩所至莫不摧陷於中流賊之因風水之勢賊  
艦悉泊西岸岸上軍投火焚之烈焰張天賊衆大敗初分遣  
步軍衆不知其意及燒賊艦乃悅服循欲走豫章大軍追至  
左里將戰高祖所執麾竿折幡沉於水衆咸懼高祖笑曰  
所及及投竿死凡萬餘人遺劉藩追之循收散卒走廣州天  
遣侍中勞師七年正月振旅於京師授高祖大將軍揚州  
史籍 卷之十南 九  
牧南北征伐戰亡者並列上賻贈虛循至番禺爲季高所破  
收餘衆南走到藩斬徐道覆於始興交州刺史杜慧度斬盧  
循傳首京師荊州刺史道規以疾求歸詔豫州刺史劉毅代  
之毅與高祖興復晉室自謂京口廣陵功足相抗雖權推高  
祖而心不服毅有雄才大志朝士多歸之與尚書僕射謝混  
丹陽尹郁僧施相結及鎮江陵豫州舊府多以自隨請僧施  
爲南蠻校尉高祖知毅終爲異端密圖之毅復表求從弟克  
州刺史藩以爲副貳公僞許之藩入朝高祖收藩及劉泚賜  
死高祖自討毅以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西府事司馬劉穆  
之加建威將軍配以實力遣將軍王鎮惡襲江陵赴之毅伏

誅以朱齡石爲益州刺史率衆伐蜀進高祖太傅劉毅既誅  
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今年誅韓信禍其至矣謀作亂  
高祖至都長民到門高祖卻人閑語密令壯士丁昨等自幔  
後出拉殺之時民居未一高祖表曰臣聞先王制治九土攸  
序分境置疆各安其居在昔盛世人無遷業漢承秦亂大還  
自京之族以實關中卽以三輔爲鄉閭不復係之於齊楚自  
是播越爰託淮海朝有匡復之算民有思本之心經略之  
計日不暇給是以寧民綏治猶有未遑大司馬桓溫以民無  
寧本傷治爲深土斷以一其業于時財阜國豐自茲迄今備  
歷年載畫一之制漸用頽弛雜居流寓閭伍弗修王化所以  
史籍 卷之十南 十  
未純民瘼所以猶在自非改調解張無以濟治夫所謂父母  
之邦者誠以生焉終焉敬愛所託耳今所居累世墳塋成行  
桑梓之誠豈不與事而生請準例土斷庶民有定居然後率  
之以仁義鼓之以威武超大江而跨黃河撫九州而復舊土  
在始暫勤要終能易伏惟陛下永懷鴻雁之詩思隆中興之  
業委臣以國鈞期臣以寧濟於是依界土斷惟徐亮青三州  
居晉陵者不在斷例諸流寓郡縣多所併省朱齡石平蜀斬  
僞蜀王譙縱傳首京師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宗室重望得江  
漢人心兄子譙王文思在京師招集輕俠高祖執文思送休  
之令自爲其所休之表廢文思高祖收休之子文寶賜死率

軍西討軍次江陵、雍州刺史魯宗之常慮不為高祖所容率其子竟陵太守軌救之高祖命彭城內史徐達之參軍王允之出江夏口為執所殺高祖怒率眾濟江躬督諸軍登岸奮踊爭先休之眾潰奔姚興以道憐為荊州刺史初高祖平齊有定關洛之意值盧循反故止至是姚興死子泓兄弟相殺關中擾亂十二年三月高祖率兵北討以世子監留府事左侯射劉穆之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十月軍至洛陽圍金墉降之修復晉五陵置守衛天子進高祖相國進百揆揚州牧封宋公加九錫位在諸侯上上將軍檀道濟次潼關十三年三月大軍入河魏步騎十萬據河津高

史籍

上

祖命諸軍濟河擊破之進至洛陽七月至陝城將軍王鎮惡代木為舟自河浮渭八月扶風太守沈田子大破姚泓於渭田王鎮惡冠長安擒泓送斬建康市高祖至長安謁漢高帝陵大會文武於未央殿天子詔進爵為王十一月劉穆之卒以司馬徐美之代掌留任高祖欲息駕長安經略趙魏會穆之卒乃歸以子義真為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參軍沈田子殺司馬王鎮惡諸將復殺長史王修關中亂遣朱齡石代義真為雍州刺史義真還為赫連勃勃所迫大敗僅以身免諸軍並沒高祖聞咸陽淪沒欲北伐謝晦諫以士馬疲怠乃止登城北望慨然不樂命羣僚誦詩晦詠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回

高祖高祖時母也

晉曰故也穆之晉人

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高祖流涕不自勝十四年十二月天子崩瑯邪王即位元熙三年六月高祖至京師晉帝禪位於高祖有司詔草成呈天子請書之天子即便操筆謂左右曰恒玄之時天命已改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末初元年夏六月丁卯葬壇於南郊即皇帝位柴燎告天禮畢備法駕臨太極前殿太赦天下封晉帝為零陵王追尊皇考為孝穆皇帝皇妣趙氏為穆皇后尊王太后蕭氏為皇太后詔論戰亡追贈及酬賞復除之科增百官奉改晉泰始曆為永初曆社以子廩以辰遷神主於太廟車駕親幸追諡妃臧氏為敬皇后立王世子義符為皇太

史籍

卷之十

主

子十二月車駕臨延賢堂聽訟是歲魏明元太常五年二年春二月車駕幸延賢堂策試秀才孝廉四月禁淫祀六月詔曰杖罰雖有舊科然職務殷碎推坐相尋若皆實行之則人所不堪若行文而已又非設刑之意其議中正之格九月已丑零陵王薨詔曰兵制務在得宜役身死叛輒及傍親流遷彌廣未見其極宜去其密科自今犯罪充兵合舉戶從役者便付管押領其適止一身者不得侵濫服親以相連染三年春正月選儒官立國學三月上不豫太尉長沙王道憐司空徐美之尚書僕躬傅亮領軍將軍謝晦護軍將軍檀道濟入侍醫藥亡命刁弼聚京城太尉司馬陸仲元討斬之五月上

疾甚召太子誠之曰桓道濟雖有奇略而無遠志非如桓韶之難御也徐美之傳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本必可以會稽江州處之朝事一委宰相毋后不須臨朝癸亥上崩時年六十七秋七月葬初寧陵上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外無輿馬之餘內無絲竹之音時朝廷未備音樂長史殷仲文以爲言帝曰日不暇給且所不解仲文曰屢聽自然解之帝曰政以解則好之故不聽耳寧州獻虎魄光色甚麗時將北征命搗碎付諸將以治金劍平關中得姚興從女有寵謝晦諫即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諸主出適遣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綉金玉內外化之莫不

史籍 卷之一百

主

節儉性簡易每出神虎門逍遙從者不過十餘人嘗思徐美之便步出羽儀絡繹追隨已出西明門矣諸子且問起居入閣脫公服著裙帽如家人之禮微時耕於丹徒及受命何也耕稻之具咸命收藏及文帝幸舊宮見而問焉左右以對文帝有慙色近侍曰人舜耕歷山伯禹治水土陛下不親遺物何以知稼穡之艱難先帝之勤儉乎孝武塋上所居陰室起玉燭殿牀頭有土部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顗稱上儉素之德孝武曰田舍翁得此以爲過矣少帝義符武帝太子也武帝崩是日卽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夏六月太尉長沙王道憐薨冬十二月魏軍克滑臺其

平元年春正月魏軍破金墉陷河南郡二月太皇太后崩三月豫州刺史劉粹饒許昌殺魏穎川太守庾純虜自河北之敗請修和親及聞高祖崩因復侵擾河洛巽然魏軍克虎牢執司州刺史毛德祖七月尊所生張夫人爲皇太后是歲魏主拓跋嗣薨子宣立二年春正月廢廬陵王義真爲庶人徙新安郡執政使人誅之夏五月江州刺史桓道濟揚州刺史王弘入朝帝所爲多過失乙酉皇太后令曰先帝創業弗承葉世登遐義符長嗣屬當天位大行在殯宇內哀惶幸災肆於悖詞喜容表於在慙至乃優倡管絃靡不備奏珍羞甘膳有加平日採擇腰御產子就宮覲然無作醜聲四達加復日

史籍 卷之一百

南

夜嫖卽草小戲慢典造千計費用萬端穿池築觀朝成暮毀格藏空虛人力殫盡刑罰苛虐幽囚日增處萬乘之尊悅廝養之事親執鞭撻毆擊無辜遠近歎嗟人神怨怒豈可嗣守洪業君臨萬邦今廢爲榮陽王奉迎宜都王義隆入纂皇統始徐美之傳亮謝晦等將廢帝諷王弘桓道濟來赴國討弘等來朝謝晦以內屋敗壞應脩移家人出宅聚將士於府內道濟入宿領軍府使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爲內應是旦道濟謝晦領兵居前美之等隨後入自雲龍門盛等先戒宿衛莫有禦者帝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酤賣開漬聚土以象破岡墪與左右引舫唱呼以爲歡樂夕遊天泉池卽龍舟而寢

其初未與兵士進殺二侍者於帝側傷帝指扶出東閣就收  
望級羣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宮遷於吳郡南之桓道濟入守  
朝堂六月癸丑徐美之等使耶安泰弑帝於金昌亭帝有勇  
力突出昌門安泰以門閉路之死時年十九

太祖文皇帝諱義隆武帝第三子也封宜都王少帝廢百官  
奉迎入嗣皇統元嘉元年秋八月丁酉即位詔復廬陵王先  
封本迎靈樞九月立妃袁氏爲皇后二年春正月司徒徐美  
之尚書令傅亮奉表歸政上始親覽萬機三年春正月司徒  
徐美之尚書令傅亮有罪伏誅帝親率六師西討荊州刺史  
劉劭聞月皇子劭生將軍檀道濟大破劭於隱磯擒之伏

史緯

卷之一百

五

誅車駕還宮夏五月遣大使巡行四方觀省風俗車駕臨廷  
賢堂聽訟自是每歲三訊六年春三月立皇子劭爲太子八  
年春正月征南大將軍檀道濟破魏軍於東壽張詔曰頃軍  
役殷興國用增廣資儲不給百度尚繁內外詳思務從節儉  
問月詔曰頃農桑惰業遊食者衆荒菜不闕督課無聞一時  
水旱便有幣賈郡守縣宰視民之土宜思訓導使地無遺利  
耕蠶樹藝各盡其力若有方田殊衆歲竟條名上九年六  
月詔曰益梁交廣境域幽遐治宜物情或多偏擁可更遣大  
使巡求民瘼十年冬十一月氏楊難當據梁州梁秦二州刺  
史蕭思話破平之十二年六月丹陽淮南吳興義興大衆以

徐豫南兖三州會稽宣城二郡米數百萬斛賜遭水民人是  
月斷酒十三年春三月誅江州刺史檀道濟十五年立儒學  
館於北郊命雷次宗居之上好儒雅命丹陽尹何尚之立玄  
學者作佐郎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聚徒就  
業江左風俗於斯爲美良言政化稱元嘉焉二十年仇池爲  
魏所沒二十二年春正月用御史中丞何承天元嘉新曆十  
二月太子詹事范曄謀反反黨與皆伏誅免彭城王義康爲  
庶人二十三年六月交州刺史檀和之伐林邑國薨之車駕  
幸國子學策武諸生是歲大旱年二十五年閏月大蒐於宜  
武塢二十六年二月詔曰京口管轄自古著符衿帶江山表

史緯

卷之一百

六

裴華句經塗四達利盡淮海域邑高明土風淳一苞總形勝  
實唯名都故能光宅靈心克昌帝業頃年岳牧還回軍民徒  
散屢里廬宇不逮往日皇基舊鄉地兼舊重宜令殷阜式崇  
形望可募諸州樂移者給以田宅并蠲復又詔曰吾生於此  
城廬循肆亂時以蒙難猥同艱難舊物遺蹤猶存心目歲月  
不居逝踰三紀時人故老與運零落存惟既往倍深感歎可  
搜訪於時文武今尚存者其以名聞已亡者養其子孫二十  
七年三月罷國子學秋七月遣將軍王玄謨侵魏江夏王義  
恭次彭城總統諸軍十二月魏主率大衆至瓜步聲欲度江  
都下震懼內外戒嚴初帝欲北侵朝士多不同至是帝登峯

火樓極望不樂謂江漢口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庶勞  
怨貽子大夫憂予甚慙之因饋百牢於魏二十八年春正月  
魏主自瓜步歸停廣陵居人萬餘家徐豫青冀兗州殺略不  
可勝算所過州郡赤地無餘二十九年魏主薨三十一年二  
月甲子太子劬播逆上崩時年四十七葬長寧陵史臣曰帝  
聰明仁厚躬勤政事加以在位日久政平訟理朝野悅安自  
江左以來未之有也昔漢氏東京備建武永平之政自茲厥  
後每言元嘉斯同盛矣然按將遣帥事乖分闕才謝高光而  
遣制兵略至於攻日戰時成德成音雖獲師喪旅將非韓白  
而述之誠臣抑此之由且言為矣復難結內豎致禍生於不

史籍

卷之一百

七

世祖孝武皇帝諱駿文帝第三子也少機穎讀書七行俱下  
有才藻長騎射封武陵王魏大武寇淮南帝鎮彭城魏使尚  
書李孝伯至帝遣長史張暢與諸帝改服視之孝伯曰帝不  
輟及出問入口何在張侯側者誰與風骨視瞻非常人也為  
都督江州刺史元凶弒逆上率眾入討荊州刺史南燕王義  
宣雍州刺史臧盾並舉義兵四月上次溧洲前鋒柳元景至  
義宣勸親率眾攻元景敗走上次江寧江夏王義恭來奔奉  
表上尊號上至新亭已巳即皇帝位五月將軍申坦克京城  
宋修之克東府劬及始興王濬諸同逆並伏誅尊所生路淑

妃為皇太后立妃王氏為皇后以江夏王義恭為太傅領大  
司馬遣兼散騎常侍樂詢等十五人巡行風俗八月詔武皇  
帝舊役軍人賜解戶役孝建元年春正月立皇子子業為皇  
太子起正光殿二月豫州刺史魯爽江州刺史臧質荊州刺  
史南郡王義宣兗州刺史徐道實舉兵反三月徐道實為兗  
州刺史夏疾祖散所破葉眾走南兗州刺史沈慶之破魯  
爽於歷陽斬之義宣攻梁山豫州刺史王玄謨大破之賜死  
於江陵臧質走武昌為人所斬傳首京師二年八月武昌王  
渾有旱廢為庶人自殺三年二月始制朔望臨西堂接羣下  
受奏事大明元年夏四月聽訟於華林園自是非巡符單役

史籍

卷之一百

八

則庶三辟諫冬十月詔百辟庶尹下民賤隸有懷誠抱志及  
失理負謗者皆聽中奏將親覽焉三月以田農要月大官停  
殺牛八月中書令王僧達有罪下獄死魏寇青州刺史顏師  
伯大破之三年夏四月竟陵王誕據廣陵反殺兗州刺史垣  
間以沈慶之為車騎大將軍討誕秋七月寇廣陵城斬誕悉  
誅賊內男丁以女口為軍賞九月詔自今囚至辭具即以聞  
帝親詳斷於玄武湖北立上林苑四年夏四月詔減四時供  
御之半太宰江夏王義恭等表請封岱宗不從魏遣使通和  
五年三月行幸江乘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殺司馬庾深之  
舉兵反義恭太守薛繼考討斬之五月制帝室期親非祿官



者月給錢十萬九月行幸邳郡閉月立馳道自關門至  
于朱雀門又自承明門至于玄武湖十一月詔曰王畿內奉  
京師外表諸夏民殷務廣宜思簡惠可遣尚書就加詳檢并  
與守宰平治庶獄其有疑滯具以狀聞六年新作大航門七  
年春正月大閱水師於玄武湖因巡江右講武校獵二月車  
駕幸南豫南兖二州詔曰霍山南嶽實爲國鎮輶靈呈瑞肇  
光宋道朕駐蹕于野有事岐陽瞻瞻風雲徘徊以想可遣使  
奠祭車駕校獵於歷陽遂登六合山詔曰朕受天慶命十一  
年於茲矣憑七廟之靈獲上帝之佑禮橫四海威震八荒方  
巡三湘而奠衡嶽次九河而檢云岱今恢覽功成省風義表

史緯

卷之十

七

觀民六合竟校長洲發晉合序饒歌協節敬舉王公之屬廣  
納士民之壽八風循通卿雲叢聚思散大極之泉以福無方  
之外可大赦天下行幸所無出今年租布其通租餘債勿復  
收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刺守邑宰普加洽賚行幸尉  
氏觀溫泉三月還宮詔自非臨軍戰陣不得專殺其臯當重  
辟者皆先上須報犯者以殺人梟論五月詔自今刺史守宰  
勅民興軍皆須手詔施行惟邊隅外警及奸黨內變變起倉  
卒者不從此例冬十月車駕巡南豫州奉太后以行詔曰朕  
巡幸所歷先見百年者孤寡老疾並賜粟帛狹繫刑罪並親  
總理其士庶或寬滯受抑或潔清負括許而自陳訴忠信孝

義力田殖教悉加旌賞其有乏絕開倉賑賜車駕校獵於姑  
執於行所訊深陽永世丹陽縣囚祀梁山太閤水軍於中江  
有白爵二集華蓋有司奏收元爲神爵不許十二月行幸歷  
陽於博望梁山立雙關是月車駕至自歷陽八年夏閏五月  
庚申帝崩年三十五葬景寧陵帝末年爲長夜之飲每旦寢  
興以激卑仍復命飲俄頃數斗憑几偃睡若大醉者有奏事  
使肅然整容無復酒色外內服其神明莫敢弛惰

前廢帝子業孝武太子也世祖鎮尋陽子業留都下世祖入  
討元凶囚帝於侍中省將加害者數矣卒得無恙世祖踐祚  
立爲皇太子世祖崩其日卽位崇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

史緯

卷之十

七

曰皇太后是歲東諸郡大旱米一升數百餓死者十六七末  
光元年夏五月魏文成帝殂八月殺越騎校尉戴法興帝自  
率宿衛兵誅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令柳元景左僕射顏師  
伯廷尉劉德願改元景和帝釋素服御錦衣九月幸湖熟奏  
鼓吹帝在東宮不謹每爲孝武所責及卽位將掘景寧陵太  
史言於帝不利乃止縱養於陵肆罵孝武爲嬖奴忿殷貴嬪  
爲孝武所寵發其墓武帝爲貴嬪造新安寺并壞之廢新安  
王子鸞爲庶人賜死車駕討徐州刺史義陽王昶昶奔魏嬖  
言文帝女新蔡公主薨殺一婢送其夫何邁第殯葬行喪以  
主爲貴嬪改姓謝氏加虎賁銀戟鸞輅龍旂出入警蹕常從

適有異聞，適因謀廢立，帝親討，適殺之。立皇后路氏，皇子生，少府劉勝之子也。大赦，賜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安南侯敬淵死，凶悖日甚，誅殺相繼，內外百官，不保首領，訃言湘中。出天子，帝將南巡，荆湘以厭之，期旦，誅除四叔，然後發引。是夜，湘東王或與阮佃夫、王道隆、李道兒結帝左右，壽寂之妻產之等十一人謀廢帝，先是帝遊竹林堂，使婦人裸身相逐，有一人不從，斬之。後夢遊後堂，有女子罵曰：「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於宮中求似所夢者，戮之。復夢所殺女罵曰：「汝枉殺我。」已語上，帝至是坐現云：「堂有鬼。」帝與山陰公主及六宮綵女隨帝車捕鬼，帝親射之，事畢，將奏靡靡之樂，寂之史緯以卷之一百

懷刀直入，產之為副，帝走於華光殿，追及執之。時年十七。太皇太后令湘東王或纂承皇統，葬於郊壇西，帝繼曰：「烏喙長頸，銳下，幼而忿急，初踐祚，受璽綬，傲然無哀容，蔡興宗退而歎曰：『昔魯昭不戚，叔孫請死，國家之禍，共在此乎。』」帝始猶難，諸大臣既殺戴法興，遂誅草公，公卿皆被段筆牽曳，內外危懼。太后疾篤，召帝，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語侍者曰：「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如此寧馨兒？」及崩後，帝夢太后曰：「汝不仁不孝，無人君之相，子尚愚悖，亦非運祚所及。」孝武陰虐，滅道，怨結人神，兄孫雖多，並無天命。大命所歸，應遠文帝之子，故帝慮諸叔為患，眾之都下，山陰公主是主，淫恣過度。

謂帝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托體先帝，陛下後宮萬數，妾唯駙馬一人，事不均平，一至於此。」帝為置面首左右三十人，進爵會稽長公主，秩同諸王，加鼓吹班劍，帝每出，公主常陪乘，主以吏部郎褚淵貌美，請以自侍，帝許之。淵侍主十日，備見通迫，得死不得免，以魏武有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置此二官，以建安王休祐領之。

太宗明皇帝諱或，文帝第十一子也。廢帝既死，上未知所為，建安王休仁便稱臣，奉引登御座，召見諸大臣，時事起倉卒，上失履，跳至西堂，猶著烏帽，坐定，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令備羽儀，凡事悉稱令書施行。豫章王子尚、山陰公主並賜

史緯

卷之一百

主

死，直閣將軍宋越諱全童太一伏誅，以建安王休仁為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泰始元年冬十二月丙寅，即皇帝位於太極殿，追尊所生沈婕妤曰宣皇太后，改太皇太后為崇憲太皇太后。皇氏王氏大赦，晉安王子助舉兵反，鎮軍長史袁顗赴之，鄧琬為謀主，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臨海王子項並舉兵應之。二年春正月，子助僭位於尋陽，徐州刺史薛安都舉兵反，命建安王休仁都督諸軍南討，兗州刺史殷孝祖入衛京師，詔遣孝祖南伐，徐州刺史中令孫司州刺史龐孟蚪、豫州刺史殷琰、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襄州行事何慧文、廣州刺史袁曇、益州刺史蕭惠

西晉書

東晉書

三才圖會

開涿州刺史柳元怡同領車駕親御六軍顧中興堂遣山陽王休祐討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皆度太守袁標山陽太守程天祚並舉兵反遣巴陵王休若就軍東討二月吳興太守張永右將軍蕭道成平晉陵將軍吳喜公攻顧琛等太破之吳興諸郡平同逆皆伏誅賊劉胡泉四萬餘人殺將軍殷孝祖詔以沈攸之為南討先討賊軍處袁顗顧暉等連營至淝湖衆十餘萬詔入衆七百石者除郡城此各有差以男子時朗之為北豫州刺史八月

史記卷之一百

蓋

晉伏誅冬十月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產廬陵王子與松滋侯于房並賜死以沈攸之為中領軍北討薛安都引魏軍候之大敗遂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三年閏正月曲赦青冀二州秋八月命中領軍沈攸之率衆北伐以皇后六宮雜衣千領金釵千枚賜北伐將士四年秋九月詔定黜刑之制有司奏凡切竊官仗拒戰邏司攻剽亭寺傷害吏人并監司將吏自為初不限人數悉依舊制斬若過赦熟兩煩切字斷兩脚筋付交梁寧州五人以下止過若過者亦依舊作切字斷兩脚筋付遠州若過故原斷徒猶竊而補治士家人應及坐悉依舊結誅冬十月發諸州兵

北代南齊是安成宣城四郡不同南進免發五年春正月魏剋青瑤執刺史沈文秀十一月魏人來聘六年春正月初二年一祭南郊間一年祭明堂九月立總明觀徵學士以充之置東觀祭酒舉士二十人分為儒道文史陰陽五部學陰陽學竟無其人七年五月建安王休仁有罪自殺巴陵王休若賜死泰豫元年正月上有疾改元夏四月己亥大赦

史記卷之一百

蓋

不易故衆為之用及平叛亂多所全宥引進才學之士於華林園講周易常白臨聽末年好鬼神多忌諱言語文章有禍敗凶喪及疑似應回避者數千百品犯即舉戮改賜為邊瓜以弱字似禍故也以南苑借張永云且給二百年期訖更請宣陽門民間謂之白門上以為不祥甚諱之尚書右丞江謐嘗誤犯上變色曰白汝家門宮中禁忌猶甚移牀治壁必先祭土神為祝策如大祭饗路太后停屍漆牀移置東宮上他日見之怒甚坐死數十人左右失旨輒剗斷截禁中禁凜若踐刀劍夜夢豫章太守劉惔反遣就殺之阮佃夫楊運長王道隆皆擅威福言為詔敕富於公室胡母穎專權奏無

本詞何以  
明此等  
查疑即  
在首以  
全

不可時人曰禾絹開服諾胡母大張索禾絹謂上也軍旅不  
息府藏空虛百官並斷祿奉郡守令長一缺十除內外混淆  
官以賄命在朝皆市井傭販之子令小黃門於殿內埋錢以  
為私藏以塞責錢一食數升噉腊肉常至二百餘奢費過  
度每所造制正御三十副御次副各三十一物輒造九十枚  
天下騷然民不堪命親近讒慝剪伐皇枝宋氏之業自此衰  
矣

後廢帝是明帝長子也泰始二年立為皇太子太宗崩即皇  
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拜所生陳貴妃為皇太妃尚書令袁  
粲護軍將軍褚淵輔政元徽元年春正月魏人來聘二年五

史緯 卷之一百 重

月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反內外戒嚴遣中領軍劉劭  
右衛將軍蕭道成南討出屯新亭征北將軍張永屯白下前  
南兗州刺史沈懷明戍石頭衛將軍袁粲中軍將軍褚淵入  
衛殿省賊奄至攻新城壘道成擊破之斬休範賊黨杜黑蠡  
王文豪別軍向朱雀航劉劭拒戰敗績死之張永潰於白下  
沈懷明白石頭奔散典籤茅恬開東府納賊賊入屯中堂羽  
林監陳顯達擊破之張敬見復破賊於宜陽門進平東府城  
是日解嚴鄧州刺史晉熙王燮舉義冠等陽江州平十一月  
帝加元服四年尚書虞玩之表曰天府虛散垂三十年江荆  
諸州稅調本少自頃以來軍募多乏其殺帛所入折供文武

豫竟司徐開口待哺西北戎將裸身求衣委輸京都為寡  
薄天府所資唯有淮游民荒財單不及晨日而國度引費四  
倍元嘉臺坊人力五不一餘材官朽散十不兩存備豫都庫  
材竹俱盡東西二厨磚瓦雙毀勅令給賜悉仰交市尚書省  
舍日就傾頽第宅府署類多穿毀視不追救知無暇及等所  
入定調用恒不周既無儲畜理至空盡積弊累耗鍾於今日  
昔歲奉救課揚徐衆通凡入米穀六十萬斛錢五千餘萬布  
絹五萬匹賴此相贖故得推移即今所懸轉多典用漸廣漆  
棺俱奉頽闕軍器輟功將士饑怨百官寄祿國戚無以贍  
無以給如臣所慮不月則歲矣經國遠謀所不敢言朝夕  
史緯 卷之一百 美

祇勤心存匪懈起伏震遠事屬目間伏願陛下留須臾之鑒  
垂永代之計則祇祇齊備高卑同泰帝優詔答之秋七月南  
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據京城反遣驍騎將軍任農夫領軍  
將黃回北討蕭道成總統衆軍賜始安王伯融都鄉侯伯  
猷死黃回破斬景素同逆皆伏誅五年四月豫州刺史阮佃  
夫步兵校尉中伯宗朱幼謀廢立伏誅七月戊子夜帝遇弒  
於仁壽殿時年十五皇太后令貶帝為蒼梧王葬郊壇西或  
云太宗不男帝母陳氏李道兒妾明帝納之故人呼帝為李  
氏子帝亦自稱李將軍帝之生夕明帝夢人乘馬馬無頭及  
後足有人曰太子也及在東宮年五六歲好徒跣踳踳絲漆

帳竿去地丈餘，半食時乃下。喜怒乖節，左右失旨，輒手加撲打。主師以白太宗，太宗敕昱所生母嚴加捶訓。及嗣位，內畏太后，外憚大臣，猶未得肆志。自加元服，變態轉典。三年秋冬間，便好出遊行，太妃每乘青篋車，隨相檢攝，昱漸放恣。太妃不能禁，單將左右，或入市里，或往營署，遇慢罵，悅而受之。自京口冠定，意志轉驕，與左右解僧智張五兒恒相馳逐。夕去，晨返，晨出暮歸。從者並執鉞矛，行人男女及大馬牛驢，值無免者。民間惶懼，盡不開門，道無行人。常著小袴，不服衣冠。有白指數十，各有名號，鉗鉞錐鋸不離左右，為擊腦槌陰割心之。則日有數十，常錐入陰，左右有頰眉者，昱大怒，令袒裸正。

史籍

卷之一百

七

立以矛刺之，洞過杜延載、沈勃、杜幼文、孫超，皆躬運矛鉞，手自割刺。執杜叔文於玄武湖，馳馬執前，自往刺之。孫超有蒜氣，剖腹視之。孝武二十八子，明帝殺其十六，餘皆帝殺之。吳興沈勃多寶貨，居喪在廬，往劫之。左右未至，帝揮刀獨前投之，不中，勃知不免，揮帝面唾罵曰：「汝罪踰桀紂，屠戮無日，遂見殺。」帝自櫛割制露車一乘，其上施蓬，乘以出入。從者不過數十人，羽儀追之，恒不及，亦不敢追尋。唯在別處瞻望而已。於雄臺殿上養蠶數十頭，所乘馬養於御牀側，與翼輦營女子私通，每從之遊，持數千錢供酒肉之費。出逢婚姻，送輒輿輓車小兒羣聚飲食，以為歡適。凡諸鄙事，過目則能鍛鍊。

金銀裁衣作帽，莫不精絕。冰嘗吹簾，執管便韻，天性好殺，常見伏尸流血，然後為樂。內外憂惶，夕不及旦，屢欲殺領軍將軍蕭道成。道成潛圖弑立，與直閣將軍王敬則謀之。七月七日，帝往青園，尼希倫狗晚至新安寺，就臺度道人煮之，飲酒左右。楊王夫素寵愛，忽然見憎，切齒曰：「明日當殺小子，取肝肺是。」令王夫伺織女度河報已，與內人穿鍼訖，大譁臥於仁壽殿東阿。帝出，入無常，省內諸閣夜皆不開。內外不相禁攝，破則結楊萬年王夫陳奉伯俞孫等二十五人謀弑帝。王夫候帝睡熟，與萬年入帳內，以帝防身刀斬之，奉伯提其首，稱救開承明門出，以首與敬則，馳至領軍府呈道成。

史籍

卷之一百

天

道成戒服，率左右數十人，稱行還，開承明門入，曉乃奉太后令奉迎安成王準。順帝準，明帝第三子，姿貌端華，眉目如畫，見者以為神人。廢帝頃迎王入居朝堂，壬辰卽位，改元昇明。以蕭道成為司空，錄尚書事，輔政鎮東城，荆州刺史沈攸之，不從道成，遂舉兵。道成入守朝堂，侍中蕭疑守東府，以武陵王贊為安西將軍，督諸軍。南討司徒袁粲據石頭，謀誅道成。尚書令劉秉、黃門侍郎劉述、冠軍王湛率眾赴之。右衛將軍黃回、輔國將軍孫曇雅、屯騎校尉王宜興、輔國將軍任侯伯、左軍將軍彭文之、客相智應中領軍劉韞、直閣將軍卜伯興於殿內同謀，道成

誅韞等遣軍主蘇烈王天生攻石頭陷之聚乘述韞並伏誅

吳郡太守劉遐據郡不從道成道成遣將軍張瓌討斬之又

殺屯騎校尉王宜興倏之攻郢城前軍長史柳世隆拒守假

道成黃鉞出頓新亭二年春正月沈攸之敗走華容縣民斬

攸之首送之離州刺史張敬兒克江陵斬攸之子光琰同逆

皆伏誅道成旋東府加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劔

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十二月誅臨澧侯劉見三年春

三月加道成相國總百揆封齊公備九錫位在諸王上誅臨

川王綽夏四月進齊公爵為齊王辛卯帝禪位於齊遜於東

邸王敬則陳兵殿庭太后懼白索板與黃門或促之帝怒抽

刀殺之帝出宮八行哭俱還乘畫輪車出東掖門封帝為汝

陰王居丹徒宮齊兵衛之建元元年五月己未帝聞外有馳

馬至監人遂殺之而以疾赴時年十三齊人賞之以邑葬帝

於遂寧陵謚曰順帝宋之王族無少長皆幽死宋氏八主共

六十二年魏恭懷帝恭懷待舊君猶有禮

劉祿獨行執逆固宜其有此報

史緯卷之一百終

史緯卷一百一

宋書二

志

律

夫聲有清濁故協以宮商形有長短故檢以丈尺器有大小

有定以斗斛質有重輕故平以鈞石虞書曰同律度量衡然

則律呂宮商之所由生也古人為度量輕重皆生乎天道黃

鐘之律長九寸物以三生三三九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

七寸古之制也音以八相生故人長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

為尋有形即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尺為匹匹

者中人之度也一匹為制秋分而禾標定標定而禾熟律之

數十二故十二標而當一粟十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

當日日之數十故十寸而為尺十尺為丈其重十二粟而當

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而倍

之故二十四銖而當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

四十六故十六兩而一斤三月而一時三十日一月故三十

斤而為一鈞四時而一歲故四鈞而一石其為音也一律而

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

六十日以當一歲之日律曆之數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

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論曰律呂相生皆三分而損益

此不易之

之十二律從子至亥每三之凡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志云三分損一下生林鐘三分益一上生太簇無射既下生  
中呂則中呂又當上生黃鍾然後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  
宮今上生不及黃鍾實二千三百八十四凡約實一千九百  
六十八爲一分此則不周九寸之律一分有奇豈得還爲宮  
子凡三分益一爲上生三分損一爲下生此其大畧猶周天  
十分四分之耳比十二律微有增損京房不思此意方引  
而伸之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減至於南事爲六十律  
竟復不合班氏所志未能通律呂本源從訓角爲解徵爲社  
陽氣施種於黃鍾如斯之屬空煩其文又推九六欲符劉歆

史緯 卷之一百一

二

三統之數假託非類以飾其說皆孟堅之妄矣故蔡邕上書  
云前漢志但載十律不及六十六律尺寸相生至司馬彪省  
志之

曆

天地之所貴者生也萬物之所尊者人也役智窮神無物不  
察是以動作云爲皆應天地之象古先聖哲擬辰極制渾儀  
共陰陽二氣陶育羣品精象所寄是爲日月孳生之性章爲  
五才五才之運五星是也曆象擬天行而序七曜紀萬國而  
授人時順其氣數以應天道萬物孳生衆其利澤三王既謝  
史職廢官故孔子正春秋以明司曆之過漢孝成時劉向繼

六曆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作三統曆以說春秋屬辭比  
事雖云精巧非其實也班固曆志述之校之何承天等六家  
之曆雖六元不同分章或異至今所差或三日或二日數時  
考其遠近率皆六國及秦時人所造其術斗分多上不可檢  
於春秋下不可驗於漢魏雖復假稱帝王祇足以惑時人耳  
何承天曰夫曆數之術若心所不達雖復通人前識無救其  
敝也是以多歷年歲未能有定四分於天出三百年而益一  
日積代不悟從子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假言識緯遂開治亂  
此之爲蔽亦已甚矣劉歆三統法尤復疏闊方於四分六千  
餘年又益一日揚雄心惑其說采爲太玄班固謂之最密著

史緯 卷之一百一

三

於漢志司馬彪因曰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曆施行百有餘  
年曾不憶劉歆之生不逮太初二三君子言曆幾乎不知而  
妄言矣晉武帝泰始元年有司奏王者祖氣而奉其闕終首  
於五行之次應尙金金生於巳事於酉終於丑宜祖以酉日  
臘以丑日改景初曆爲泰始曆奏可按鄒衍五德周爲火行  
衍生周時不容不知周氏行運周年八百秦卽周之建國也  
周之火木其事易詳且五德更王唯有二家之說鄒衍以相  
勝立體劉向以相生爲義使卽劉向之說周爲木行秦氏代  
周改其行運若不相勝則克木者金相生則木實生火秦氏  
乃海水德斯則劉向所證爲不值矣張蒼是漢臣生與周接

何不宜云  
實帝發黑

史籍

卷之一百一

四

司秦柱下備觀圖書秦雖滅學不廢術數據漢水德事非虛作賈誼云漢土德蓋以漢代秦詳論二說各有其義張蒼則以漢水勝周火廢秦不班五德賈誼則以漢土勝秦水以秦為一代論秦漢雖殊而間為火一也然則相勝之義於事為長若同若異秦則漢水魏土晉木宋金若同賈誼取秦則漢土魏木晉金宋火也難者云漢高斬蛇神母夜哭云赤帝子殺白帝子然則漢非火而何斯不然矣漢若為火則當云赤帝不宜云赤帝子也蓋漢是土德土生火秦是水德水生火金斯則漢以土為赤帝子秦以水為白帝子也難者曰向云五德相勝今復云土為赤帝子何也曰五行自有相勝之義自有相生之義不得以相勝廢相生相生廢相勝相勝者以土勝水耳相生者土自火子義豈相關耶晉江左侍中劉智推三百年斗曆改為四分法三百年而減一日以百五十為度法三十七為斗分飾以浮說中領軍王朔之以其上元歲在甲子善之欲以九萬七千歲之甲子為開闢之始何承天云悼於立意者也景初中日中晷景即用漢四分法是以漸就乖差其推五星甚為踈濶江左更用乾象五星法以代之猶有前却宋太祖好曆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撰新法元嘉二十 years 上表曰臣受性頑惰少所闢解自昔幼年頗好曆數耽情注意迄於白首臣以舅故祕書監徐廣素善其事有

史籍

卷之一百一

五

七曜曆每記其得失自太初至泰元之末四十許年臣因此歲考校至今又四十載其疎密差會皆可知也夫圓極常動七曜運行離合去就雖有定勢以新故相涉自然有毫末之差連日累歲積微成著是以虞書著欽若之典周易明治曆之訓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也漢代雜候清臺以昏明中星課日所在雖不可見月盈則蝕必當其衝以月推日則躔次可知焉捨易而不為役心於難事此臣所不解也堯典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今季夏則火中又宵中星虛以殷仲秋今季秋則虛中爾來二千七百餘年以中星檢之所差二十七八度則堯冬令至日在須女十度左右也漢之太初曆冬至在牽牛初後漢四分及魏景初法同在斗二十一臣以月蝕檢之則景初今之冬至應在斗十七又史官受詔以土圭測景考檢二至差三日有餘從來積歲及交州所上檢其增減亦相符驗然則今之二至非天之二至也天之南日在斗十三四矣此則十九年七閏數微多差復改法易章則用算滋繁宜常隨時遷革以取其合案後漢志春分日長秋分日短差過半刻尋二分在二至之間而有長短因識春分近夏至故長秋分近冬至故短也楊偉不悟即用之臣更建元嘉曆以六百八為一紀半之為度法七十五為室分以建寅之月為歲首雨水為氣初以訖法閏餘一之歲為章首



冬至從上三日五時口之所在移舊四度又月有遲疾合朔月蝕不在朔望亦非曆意也故元嘉皆以盈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之日伏惟陛下久迪聖哲先天不違窮神知化罔不該覽是以愚臣欣遇盛明效其管穴伏願以臣所上元嘉法下史官考其疎密若頗有可採庶或補正闕謬以備萬分詔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丞嚴榮奏曰何承天表更改元嘉曆法以月蝕檢今冬至日在斗十七以土圭測景知冬至已差三日詔付外檢署以元嘉十一年使考月蝕土圭測景檢署山水用偉景初法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少檢十一年七月十六日望月蝕加時在卯十五日四更二唱丑初始蝕到四唱蝕既在營室十五度末景初其日日在軫三度以月蝕所衝考之其日日應在翼十五度半又到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望月蝕加時在酉亥初始蝕到一更三唱蝕既在鬼四度景初其日日在女三以衝考之其日日應在牛六度半又到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望月蝕加時在戌之半二更四唱亥末始蝕到三更一唱蝕既在井三十八度景初其日日在斗二十五以衝考之其日日應在斗二十二度半到十五年五月十五日望月蝕加時在戌其日月始生而已蝕光已生四分之一格在斗十六度許景初其日日在井二十四考取其衝其日日應在井二十又到十七年九月十六日望

曆之失如何仍舊

月蝕加時在子之少十五日未二更一唱始蝕到三唱蝕十五分之十二格在昂一度半景初其日日在房二以衝考之則其日日在氏十三度半凡此五蝕以月衝一百八十二度半考之各至之日日並不在斗二十一度少並在斗十七度半間悉如承天所上又去十一年起以土圭測景其年景初法十一月七日冬至前後陰不見景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冬至其十五日景極長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冬至其二十日景極長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冬至其前後並陰不見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冬至十八日景極長十六年十一月二日冬至其十月二十九日景極長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冬至其十日景極長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冬至二十一日景極長十九年十一月六日冬至其三日景極長二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冬至其前後陰不見景學校前後以景極長為冬至並差三日以月蝕檢日所在已差四度上圭測景冬至又差三日今之冬至乃在斗十四間亦如承天所上又承天法每月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於推交會時刻皆用盈縮則月有頻三大頻二小比舊法為異舊日蝕不唯在朔亦有在晦及二日公羊傳所謂或失之前或失之後愚謂此一條自宜仍舊散騎郎皮承宗難承天若晦朔定大小餘紀首值盈則退一日便應以故歲之晦為新紀之首承天乃改新

法依舊術不復每月定大小餘有司奏治曆改憲經國盛典  
爰及漢魏屢有變革良由術無常是取協當時方今皇猷載  
膺舊域光被誠應綜覈晷度以播維新承天曆術合可施用  
宋二十二年普用元嘉曆詔可承天奏今既改用元嘉曆漏  
刻與先不同宜應改用二十五箭從之前世諸儒依圖緯云  
月行有九道故晷作九規更相交錯檢其行次遲疾換易不  
得順度劉向論九道云青道二出黃道東白道二出黃道西  
黑道二出北赤道二出南又云立春春分東從青道立夏夏  
至南從赤道秋白冬黑各隨其方按日行黃道陽路也月者  
陰精不由陽路故或出其外或入其內出入去黃道不得過  
史律 卷之一百一 八

何承天曆  
當時以為  
可元嘉  
二十二年  
始行之至  
大明六年  
廢之  
而中之以  
為外議  
禮法亦  
如所過從  
耶

置法簡畧今已乖遠以臣校之三觀厥謬日月所在差覺三  
度二至晷景幾失一日五星見伏至差四句留逆進退或移  
兩宿分至失實則節閏非正宿度違天則何察無準臣生屬  
聖辰逮及昌運敢率愚瞽更造新曆謹立改易之意有二設  
法之情有三改易者其一以舊法一章十九歲有七閏閏數  
為多經二百年輒差一日節閏既移則應改法曆紀屢遷實  
由此條今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閏令却合  
周漢則將來永用無復差動其二按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  
仲冬以此推之唐世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許度漢代之  
初即用秦曆冬至日在牽牛六度漢武改立太初曆冬至日  
在牛初後漢四分法冬至日在斗二十二晉世姜岌以月蝕  
檢日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參以中星課以蝕望冬至之日在  
斗十一通而計之未盈百載所差二度舊法並令冬至日有  
定處天數既差則七曜宿度漸與舛訛乖謬既著輒應改易  
僉合一時莫能通遠由此遷革不已今令冬至所在歲歲微  
差却檢漢注並皆審密將來久用無煩屢改又設法者其一  
以子為辰首位在正北爰應初九升氣之端虛為北方列宿  
之中元氣肇初宜在此次前儒虞喜備論其義今曆上元日  
度發自虛一其二以日辰之號甲子為先曆法設元應在此  
歲而黃帝以來世代所用凡十一曆上元之歲莫有值此今

九

曆上元歲在甲子其三以上元之歲曆中衆條並應以此爲始而景初曆交會遲疾元首有差又承天法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交會遲疾亦並置差裁合朔氣而已條序紛錯不及古意今設法日月五緯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爲始則合璧之曜信而有徵連珠之暉於是乎在羣流共源庶無乖誤若夫測以定形據以實効懸象著明尺表之驗可推動氣幽微寸管之候不忒今臣所立易以取信但綜覈始終大存整密革新舊有約有繁用約之條理不自懼用繁之意顧非妄然何者夫紀閏參差數各有分分之爲體非細不審臣用是淡惜毫釐以全求妙之準不辭積累以成永定之製非爲思

史緯

卷之一百一

十

而莫知悟而弗改也竊恐讚有然否每崇遠而陋近論有是非或貴耳而遺目所以竭力管穴俯洗同異之嫌披心日月仰希葵藿之照伏願頒宣羣司賜垂詳究庶陳錙銖少增盛典上元之歲歲在甲子天正甲子朔夜半冬至日月五星聚於虛度之初陰陽遲疾並自此始世祖使內外博議時人少解曆數竟無異同唯中郎將戴法興駁之冲之隨條辯答時法興爲世祖所寵既立異議論者皆附之唯中書舍人巢尚之是冲之之術執據宜用八年上欲用冲之新法須明年改元因此改曆未及施用而官車晏駕

禮

冠二地履  
二人

夫有國有家者禮儀之用尙矣然而歷代損益每有不同非務相改隨時之宜故也漢文以人情衰季國喪革三年之紀光武以中興崇儉七廟有共堂之制魏祖以修政宜矯終飲去襲稱之數晉武以丘郊不異二至並南北之祀互相卽襲以迄於今宣三代之典不存哉取其應時之變而已且閏子識古禮退而致事叔孫劍漢制化流後昆任已而不師古秦氏以之亡國師古而不適用王莽所以滅身漢魏以來各揆古今之中以通一代之儀司馬彪集後漢衆注以爲禮儀志校其行事已與前漢頗不同矣三國鼎峙歷晉至宋時代移改各隨事立自漢末制亂舊章乖弛魏初則王粲衛顗典定

史緯

卷之一百一

土

衆儀蜀朝則孟光許慈創理制度晉始則荀顗鄭冲詳定典禮江左則荀崧刁協緝理乖紊其間名儒通學諸所論叙往往新出非可悉載今鈔魏氏以後經國誕章以備此志云烈山氏之有天下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其裔曰柱佐顓頊爲稷官主農事周棄繼之法施於人故祀以爲稷禮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故國有二社而稷亦有二也晉武帝末有司奏古諸侯耕藉百畝躬秉耒耜以奉社稷宗廟以勸率農功今諸王治國宜修耕藉之義然未施行宋太祖東耕後乃班下州郡縣悉備其禮焉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皇太子替服心喪三年心喪者有禮無禪禮無成

文詔使博議有司奏喪禮有禪以祥變有漸不宜便除即者故其間服以綬縞也心喪已經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禪變除禮畢餘一基不應復有禪詔可 孝武孝建三年有司奏故右光祿大夫王偃喪逝至尊為服總本月成服仍即公除今月竟未祥當除服與不又皇后依朝制服心喪行喪三十日公除至祖葬日臨喪當著何服又舊事皇后心喪服終除之日更還著未公除時服然後就除未詳今皇后除心制日當依舊更服為但釋心制中所著布素而已勅禮官處正太學博士王肅之議夫情理相稱皇后一月之限雖過哀痛所極莫淙於尸柩親見之痛不可以無服王光祿祖葬之日皇后

史

卷之一百一

主

宜反齊衰太常丞朱膺之議凡云公除非全除之稱今朝臣私服亦有公除猶自窮其本制皇后除心制日宜反服未公除時服以申制巨之情尚書令建平王宏議至尊總制終土舉哀而已不須釋服詔可 孝武帝孝建元年有司奏故第十六皇弟休倩薨天年始及殯追贈諡東平王服制未有成准輒下禮官詳議太學博士陸澄議案禮有成人道則不為殯今既追胙土宇遠崇封秩圭報備典成孰大焉典文式昭殯名去矣安可服以殯禮有司尋澄議無明證使更上澄重議痛謂贈之為義所以追加名器故贈公者便成公贈卿者便成卿贈之以王得不為王乎然則有在生而封或既沒

而爵俱受帝命不為吉凶殊典同備文物豈以存亡易數今璽策威秩是成人之禮羣后臨哀非下殯之制若喪用成人親以殯服末學含疑未之或辨左丞羊希議案禮子不殯父臣不殯君若父至尊臣子恩重不得以幼年而降又曰尊同則服其親服推此文者旁親自宜服殯所不殯者唯施臣子而已詔可 六月湘東國刺稱國太妃以去三十年閏六月二十八日薨未詳周忌當在六月為取七月勅禮官議博士丘邁之議案吳商議閏月亡者應以本正之月為忌宜以今六月為忌左僕射建平王議案晉世及皇代以來閏月亡者以閏之後月祥宜以來七月為祥忌大明元年二月有司奏

史

卷之一百一

主

都陽哀王去年閏三月十六日薨今為何月祥除下禮官議博士傅休議尋正禮喪過閏月月數者數閏歲數者沒閏閏在替內故也都陽哀王去年閏三月薨月次節物則是四月之分應以今年四月末為祥晉元明二帝並以閏二月崩以閏後月祥先代承准則是今比太常丞庾蔚之議禮正月存親故有忌日之感四時既已變人情亦已衰故有二祥之殺是則祥忌皆以同月為義閏月亡者明年必無其月不可以無其月而不祥忌必宜用閏所附之月閏月附正公羊明議故班固以閏九月為後九月月各既不殊天時亦不異若用閏之後月則春夏承章節候亦舛說有人以閏臘月亡者若

正論

是附正月  
後至本卷  
之

用閏月後為祥忌。則祥忌應在後年正月。祥涉三載既失周  
卦之義。冬亡而春忌。又乖致感之本。譬人年末三十日亡。明  
年末月小。若以去年二十九日親尙存。應用後年正朔為忌。  
此必不然。則閏月亡者可知也。詔用祥之議。三月末祥。宋  
明帝泰始二年。有司奏。皇太子所生陳貴妃。禮秩既同儲宮。  
未詳宮臣及朝臣並有敬。不博士王慶緒議。百僚內外禮敬  
貴妃。應與皇太子同。其東朝臣隸理歸臣節。尙書令建安王  
休仁議。禮云。妾既不得體君。班秩視子為序。母以子貴。經著  
明文。內外致敬。貴妃誠如慶緒議。但天子姬嬪不宜通音介  
於外。雖義可致虔。不應有賤表。詔可。大明二年。有司奏。凡

史緯

卷之一百一

西

侯伯子男世子喪無嗣。求進次息為世子。檢無其例。下禮官  
議。正博士孫武議。案晉濟北侯荀勗長子連卒。以次子輯拜  
世子。先代成準。宜為今例。博士傅郁議。禮記。微子立衍。商禮  
斯行。今胙土之君。在而世子卒。厥嗣未有次子。自宜紹立。曹  
郎諸葛雅之議。案春秋傳云。世子死。有母弟則弟。無則立長  
年。均擇賢義。均則卜。古之制也。今長子早卒。無嗣。進立次息。  
以為世子。取諸左氏。理義無違。詔可。大明四年。有司奏。陳  
留國王曹虔季長兄虔嗣早卒。季襲封之後。生子銑。以繼虔  
嗣。今依例拜世子。未詳應以銑為世子。為應立次子錯。太學  
博士王溫之議。為應以銑為正嗣。太常陸澄議。立錯。右丞徐

無死者多  
少異說

是

爰議禮後。大宗以其不可乏祀。虔嗣承家傳爵。身為國王。喪  
沒無子。立後之日。卽纂國統。諸侯世及。春秋成義。虔季以次  
襲紹。虔嗣既列廟饗。豈容蒸嘗無闕。橫取他子。為嗣。案禮公  
子不得嗣諸侯。虔嗣無緣降廟。卽寢銑。本長息。宜還為虔季  
世子。詔如爰議。孝武帝孝建元年。八座奏。劉義宣滅質。於  
時犯順。謀危宗社。戒嚴之日。二郊廟社皆已遍陳。質既梟懸。  
義宣禽獲。二寇俱殄。禮宜昭告。檢元嘉三年。討謝晦。普告郊  
廟。賊既平蕩。唯告廟社。不告二郊。詔禮官博士徐  
宏議。禮無不報。始既遍告。今賊已禽。不應不同。國子助教蘇  
璋生議。天子出征。類於上帝。推前所告者。歸必告至。則宜告

史緯

卷之一百一

五

郊。不復容疑。元嘉三年。唯告廟社。未詳其義。或當以禮記。唯  
六。歸假祖。禘而無告郊之辭。果立此義。彌所未達。夫禮記幾  
缺之。書本無備體。折簡敗字。多所闕略。正應推例求意。不可  
動必徵文。天子反行告社。亦無成記。何故告郊。獨當致嫌。蓋  
出入必告。乃孝敬之心。今與鶴既未出宮。無容有告至之文。  
但出師已陳。告捷為先。宜並用牲。告二郊。廟社依舊公卿行  
事。詔可。孝建二年正月。有司奏。今月十五日南郊。尋舊儀。  
廟祠至尊。親奉以太尉亞獻。南郊親奉以太常亞獻。又廟祠  
行事之始。以酒灌地。送神則不灌。而郊初灌。同之於廟。送神  
又灌。禮儀不同。於事有疑。輒下禮官詳正。太學博士王祀之

議案周禮太宗伯以吉禮事鬼神祇禋祀昊天則今太常是也故郊天以太常亞獻又周禮外宗云王后不與則贊宗伯鄭玄云后不與祭宗伯攝其事又說云君執圭瓚裸尸太宗伯執璋瓚亞獻中代以來后不廟祭則應依禮太宗伯攝亞獻也而今以太尉亞獻鄭注禮月令云三王有司馬無太尉太尉秦官也蓋世代彌久宗廟崇敬攝后事重故以上公亞獻又殷時之思情深於霜露室戶之感有懷於容聲不知神之所往求之不以一處故祭於初而釋今廟祠闕送神之裸將移祭於初釋明在於留神未得而殺禮郊廟祭殊故灌送有異太常承朱曆之議漢百官志云太常每祭祀先奏其禮

史緯 卷之一百一

未

儀及行事掌贊天子太常既掌贊天子不容兼灌事殷人後灌周人先灌皆謂廟祭非謂郊祠人道宗廟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灌今之有灌相承為失則宜無灌尚書令建平王宏謂磨之議為允詔可 大明二年正月丙午朔有司奏今月六日南郊與駕親奉至時或雨魏世值雨高堂隆謂應更用後辛晉時既出遇雨顧和云宜更告徐華云晉武之世或用丙或用己或用庚使禮官議正若得還日應更告廟與不博士王變之議遇雨遷郊先代成議禮傳所記辛日有微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曰以至鄭玄注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用辛者取其齋戒自新也又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

卜為卜日  
則告為日  
日何云非  
為告日

于上帝注曰元月謂上辛郊祭天也又春秋載郊有二成十七年九月辛丑郊公羊曰曷用郊用正月上辛夏元年四月辛巳郊殺樂曰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以斯明之則郊祭之禮未有不用辛日者也晉氏或丙或己或庚並有別議武帝以十二月丙寅南郊受禪斯則不得用辛也泰始二年十一月己卯始并圓丘方澤二至之祀今二郊三年十一月庚寅冬至祠天郊於圓丘非祈穀之祭故不用辛也今之郊饗既行夏時雖遷郊猶必用辛也又案郊特牲曰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禘宮鄭玄注

史緯

卷之一百一

七

曰受命謂告退而卜也則告義在郊非為告日今日雖有遷而郊禮不異愚謂不宜重告曹郎朱曆之議案周禮有冬至日圓丘之祭月令孟春有祈穀于上帝鄭氏說圓丘祀昊天上帝以帝嚳配所謂禘也祈穀祀五精之帝以后稷配所謂郊也二祭異時其神不同諸儒云圓丘之祭以后稷配取其所在名之曰郊以形體言之謂之圓丘名雖有二其實一祭晉武郊用冬至日既以至日理無常辛然則晉代原不用辛日郊也江左以來皆用正月當以傳云三王之郊各以其正替行夏之時郊因以歲首不以冬日皆用上辛近代成典也夫祭之禮過時不舉今既告日而以事不從禋祀重禮謂宜

更告高堂隆云九日南郊十日北郊是謂北郊可不以辛也  
尚書何偃議鄭玄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周禮凡國大事多  
用正歲左傳啓蟄而郊則鄭之說誠有據矣或云三王各用  
其正郊天此曲學之說固知穀梁三春皆可郊之月真庸淺  
也愚謂遇雨遷郊宜依禮用辛右丞徐爰議宜依經遇雨遷  
川後辛不重告若殺牲薦血之後值雨則有司行事詔可  
宋孝武大明五年詔立明堂有司奏伏尋明堂辟雍制無定  
文經記參差傳說乖舛明儒通哲各事所見或以爲名異實  
同或以爲名實皆異自漢暨晉莫之能辨周書云清廟明堂  
路寢同制鄭注云禮義生於斯諸儒又云明堂在國之陽丙  
巳之地三里之內至於室宇堂舍戶牖達向世代湮緬難得  
該詳晉侍中裴頠西都碩學考詳前載未能定制以爲尊祖  
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殿以崇嚴祀其  
餘雜碎一皆除之參詳鄭玄之注差有準據裴頠之奏竊謂  
可安國學之南地實丙巳爽塏平暢足以營建其牆宇規範  
宜擬則太廟唯十有二間以應卦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  
位太祖文皇帝對饗自郊徂宮宜共一日禮記郊以特牲詩  
稱明堂羊牛吉蠲雖同質文殊典且郊有燔柴堂無禋燎則  
鼎俎簋簠一依廟禮班行有司搜材簡工權置起部尚書將  
作大匠量物商程勉今秋繕立乃依頠議但作大殿屋雕畫

而已無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之制六年正月南郊還世祖  
親奉明堂祠祭五時之帝以文皇帝配用鄭玄議也元嘉  
六年九月太學博士徐道娛議曰祠部下十月三日殷祠十  
二日孟祀謹按天子祫祫諸侯祫祫天子以孟月殷仲月孟  
諸侯孟月孟仲月祫也祭不欲數數則瀆今隔旬頻享恐於  
禮爲煩不報太明二年十一月有司奏四時廟祠吉日已  
定遇雨及舉哀暫停親奉以有司行事請下禮官博議爲得  
還日與不博士江長議禮君之祭也有故則使人而君不失  
其義鄭玄云君雖不親祭禮無闕君德不損恩以爲有故則  
使人者明無遷移之文苟有司充事謂不宜改日太常丞陸  
澄議案周禮宗伯之職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鄭君曰王有  
故行其祭事也此謂在致齋祭祀盡備神不可瀆齊不可久  
而王有他故則使有司攝焉晉太始七年四月世祖將親祠  
於太廟庚戌車駕夕牲辛亥雨有司行事此天祲也求之古  
禮未乖周制案禮記孔子荅曾子嘗祭而日蝕太廟火如牲  
至未殺則廢然則祭非無可廢之道也但權所爲之輕重耳  
日蝕廟火變之甚者牲至尙猶可廢推此而降可以理尋今  
未及致齋而有輕哀甚雨展事延敬不愆情義改擇今日夫  
復何疑唯入致齋及日月逼晚者乃使有司行事耳又前代  
司空顧和啓南郊車駕已出遇雨宜還日更郊事見施用郊

之與廟其敬則均至日猶遷况散齊耶殿中郎殷淡議晉世  
遷郊宋初遷祠並有成唯謂孟月散齊之中遇雨及舉輕哀  
宜擇吉更遷唯入致齊及侵仲月節者使有司行事詔可  
大明五年十月八日恭祠有皇太子獻妃服議禮所以有喪  
廢祭由祭必有樂皇太子妃以元嫡之重主上不以尊降正  
服大功夫總則不祭禮之大經卿卒不釋春秋明義况皇太  
子妃大功未祔者耶祭統云君有故使人可者謂於禮應祭  
沿不得齊祭不可闕故使臣下攝奉今太子妃至尊正服大  
功非有故之比既未山塋謂祔祠宜廢過卒與祔廟一依常  
典詔可 大明七年二月有司奏乘輿巡蒐江左講武校獵

史緯

卷之一百一

三

獲肉先薦太廟太學博士虞蘇議檢周禮四時講武獻牲各  
有所施振旅春蒐則以祭社菱舍夏苗則以享初治兵秋獮  
則以祀方大閱冬狩則以享烝案漢祭祀志唯立秋之日白  
郊事畢始揚威武名曰狎劉乘輿入圜躬執弩以射牲以鹿  
麋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送陵廟春田薦廟未有先  
准參議蒐狩之禮時代不同今既無復四方之祭太宰令謁  
者擇上殺奉送先薦廟社以太尉行事詔可 明帝泰豫元  
年有司奏七月嘗祠至尊諒闇之內為親奉與不下禮官議  
伏尋三年之制自天子達漢文制為權典魏晉以來卒哭而  
祔則就吉案禮記王制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禘禘而

皇太后  
崩後  
祭也

行事鄭玄云不敢以卑廢尊也范宣云所以闕宗廟祭者以  
哀戚之情同於生者譙周祭志稱禮身有喪則不為吉祭總  
麻之喪於廟考有服則亦不祭為神不饗也尋宮中有故雖  
在無服亦廢祭三月晉武有二喪兩替之中並不祠亦近  
代事也伏惟至尊公服雖釋推訪典例未應親奉有司行事  
為允詔可 大明二年有司奏皇代殷祭無事於章后廟魏  
高堂隆議文思后依周姜嫄廟祔祔及徐邈答晉宣太后殷  
薦事使禮官議正博士孫武議案禮記祭法王立七廟遠廟  
為祧鄭云天子遷廟之主昭穆合藏於祧中祔乃祭之王制  
曰祔祧鄭云祔合也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祔三

史緯

卷之一百一

三

年而夏禘五年而秋祫謂之五年再殷祭又禘大祭也春秋  
文公二年大事於太廟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  
主皆升合食太廟傳云合族以食序以昭穆祭統曰有事於  
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不失其倫今殷祠是合食太祖而序  
昭穆章太后昔屈於尊不列正廟若迎主入太廟既不配列  
於正序又未聞於昭穆之外別立為位若徐邈議今殷祠就  
別廟奉薦則乖禘祫大祭合食序昭穆之義喪服小記傷與  
無後從祖祔食祭法王下祭殤鄭玄云祭適殤於廟之與謂  
之陰厭是殤有位於廟與非就祭別宮之謂今太廟祔祔章  
太后獨祭別宮與四時烝嘗不異則非祔大祭之義又無取



於祔合食之文謂不宜預太廟同殷祭之禮博士王燮之議按祔小祔大禮無正文求之情例如有推尋祔爲合食祭典所重夫以孝饗親尊愛罔極因殷薦太祖亦致祀於小廟嘗有事於尊者因以及卑是高堂隆所謂獨以祔故而祭之也魏之文思晉之宣后雖不序於太廟而猶祔於姜嫄徐邈所云四廟不祔就而祭之以爲別饗之例斯其證矣愚謂章皇太后廟亦宜殷薦祔部朱庸之議闕官之祀高堂隆趙怡並云周人洽歲俱祔祭之魏晉二代取則奉薦名儒廷禮無相議非愚意同變之議詔曰章皇太后追尊祔號禮同七廟豈容獨闕殷薦闕官遙祔既行有周魏晉從饗式範無替宜述

史緯

卷之一百一

三

前典以宣情敬 明帝泰始二年正月孝武昭太后崩有司奏昭皇太后於至尊無親特制義服祔廟之禮宜下禮官詳議博士王略太常承虞愿議正名存實有國之徽典臣子一例史傳之明文今昭皇太后正位母儀稱號允著祔廟之禮宜備奠則母以子貴事炳聖文孝武之祀既百代不毀則昭后之祔無緣有虧愚謂神主應入章太后廟依晉元帝之於愍帝安帝之於永安后上不親祭使有司行事時帝母宜太后已祔章太后廟儀曹郎虞詡議以爲春秋之義庶母雖同崇號而實異正嫡是以猶考別宮而公子主其祀又婦人無常秩各以夫爲定其從子者以子爲次昭皇太后卽正位在

江夏太子  
安陸王

前宣太后追尊在後從序而言宜躋新主於上詔可 孝武帝建元年有司奏東平冲王年穉無後殤服五月國是追贈又無其臣未詳殤靈立廟爲當它祔與不慨下禮官議太學博士徐宏議王既無後追贈無臣殤服既竟靈便合殤記曰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又曰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祖之爲士大夫者按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冲王宜祔諸祖之廟爲王者應祔長沙景王廟詔可 大明四年有司奏安陸國土雖建宣王太子所生夫人當應祔不右丞徐爰議按禮慈母妾母不代祭鄭玄注以其非正故子祭孫止又云爲慈母後者爲祖庶母可也注稱父妾無子亦可命已庶子爲之

史緯

卷之一百一

三

後也考晉義父妾之祭不必唯子江夏宣王太子所生夫人既未獲祔享江夏宜依祖母有爲後之義合列祀於廟詔可 大明六年有司奏故晉陵孝王子雲未有嗣安廟後三月因臣從權制除釋廟堂周忌應還臨與不祭之日誰爲主太常丞虞詡之議既葬三日國臣從權制除釋靈寢猶存朔望及排忌諸臣宜還臨哭愛服衣帻使上卿上祭 大明七年有司奏新安王服宣貴妃齊衰杖十一月練十三月縗十五年祥心喪三年未詳宣貴妃祔廟應在何時入廟之日當先有祔但入新廟而已若在大祥及禫中入廟者遇四時便祭不新安王在心制中得親奉祭不大學博士虞詡議春秋

傳云祔而作主，蒸嘗禘於廟，爲吉祭之名。大祥及禫，未得入廟，應在禫除之後。新安王心喪之內，若遇時節，應吉祭於廟，親奉亦在無嫌祔之爲言。以後凶者祔於先廟也。禮云：諸侯不得祔於天子，今貴妃爵視諸侯，不得祔於先后，又別考新宮無所宜祔，且卒哭之後，益無祔理。左承徐爰議，以禮有損益，古今異儀。雖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今時諸侯皆祔終入廟，宜貴妃考宮廟祀上祔皇姑，下絕列國，無所應祔，詔可。

指南車，周公所作，以送荒外遠使，地域下浸，迷於東西，造立此車，使常指南。武帝平長安，得此車，其制如鼓車，置木人於車上，舉手指南，車雖回轉，所指不移。大駕南巡，先啓行，此

史緯

卷之一百一

五

車戎狄所制，機數不精，雖曰指南，多不審正。回曲步驟，須人正之。祖冲之謂宜更造順帝命造之車，成其制甚精。百屈千回，未嘗移變。晉代又有指南舟，記里車，未詳所由來。亦高祖定三秦所獲，制如指南，其上有鼓，車行一里，木人輒擊一槌，大駕南巡，以次指南。

樂

武帝永初元年，改晉正德舞曰前舞，大豫舞曰後舞。孝建二年，中曹郎荀萬秋議，案禮祭天地有樂者，爲降神也。故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今郊享闕樂，竊以爲疑。祭統曰：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

舞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至於秦漢，魏舞咸熙，皆以用享。爰逮晉氏，傳玄作郊廟歌詩三十二篇，荀蕃受詔，成父勗業，金石四縣用之。郊廟是則郊廟有樂之證也。今廟祠登歌雖奏，而象舞未陳，懼闕備禮。夫聖王經世，異代同風，雖損益或殊，除殺迭運，未嘗不執古御。今同規合軌，多休明在，展文物大備，禮儀遺逸，罔不具舉。而況出祇降祥，轉樂於郊，祭昭德，舞功有闕於廟，享謂郊廟宜設備樂，使內外博議，尙書左僕射建平王宏以爲聖王之德，雖同，制之禮或異，樂不相沿，禮無因襲。晉氏之樂，正德大豫及宋不更名，直爲前後二舞，依據昔代義舞事，乖今宜廢改。又宋

史緯

卷之一百一

五

及東晉太祝唯送神而不迎神，議者或云：廟以居神，恒如在，也不應有迎送之事。夫神升降無常，何必恒安所處？故祭義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鄭注云：迎來而樂，樂親之來，送往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也。尙書有神天，又詩云：神保適歸。注曰：歸於天地也。並言神有去來，則有送迎明矣。周肆夏備送迎之樂，古以尸象神，故儀禮祝有迎尸送尸。近代雖無尸，豈可闕迎送之禮？傅玄有迎神送神歌辭，明江左不迎，非舊典也。散騎常侍顏竣以爲郊之有樂，蓋生周易周官歷代著議，莫不接准。夫掃地而祭，器用陶匏，唯質與誠，以章夫德文物之備，禮固不然。周官曰：國有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又曰：四圭有

胡說

更胡說  
胡說

此一定之  
理

耶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知  
上帝非天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則豫之作樂非郊天地大司樂職奏黃鍾歌大呂舞雲  
門以祀天神鄭注天神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以夏正月  
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則二至之祀又非天地考之衆經  
郊祀有樂未見明證今樂曲淪沒知音世希正德大豫禮容  
具存宜殊其徽號飾而用之以正德爲宣化之制大豫爲興  
和之舞建平王宏復議竣據周禮孝經天與上帝連文重出  
故謂上帝非天易之作樂非祭天也按尙書云肆類於上帝  
春秋傳曰告昊天上帝凡上帝之言無非天也或謂昊天或  
史籍 卷之十一  
謂上帝不得以天有數稱便謂上帝非天徐邈推周禮國有  
故則旅上帝以知禮天旅上帝同是祭天言禮天者常祀也  
旅上帝者有故而祭也孝經稱嚴父莫大於配天故云郊祀  
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欲使二天同文  
故變上帝耳周禮祀天之言再見故鄭注以前天神爲五帝  
後冬至所祭爲昊天峻云二至之祀又非天地未知天地竟  
應以何時致享記云掃地而祭器用陶匏明所用質素無害  
以樂降神衆議並同於是郊廟迎送神並奏肆夏初獻並奏  
凱容宜烈之舞文帝元嘉十三年司徒彭城王義康於東  
府正會依舊給伎十四種其舞伎三十六人太常傳隆以爲

雖本詩經  
乃云天  
之甚

未詳此人數所由唯杜預注左傳佾舞云諸侯六六三十六  
人常以爲非夫舞者所以節八音者也故以八爲例自天子  
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耳預以二列又減二人至士  
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按服虔注傳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  
夫四八士二八其義甚允今總章舞伎卽古之女樂也殿庭  
八八諸王則應六八又春秋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  
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也若如議者唯天子八  
則鄭應納晉二六晉賜魏絳一六也諸侯既降二列又列輒  
降二人非唯八音不具於兩義亦乖杜氏之謬可見矣事不  
施行民之生莫有知其始也含靈抱智以遊天地之間夫  
史籍 卷之十一  
喜怒哀樂之情好得惡失之性不學而能不知所以然而然  
者也怒則爭鬪喜則詠歌夫歌者固樂之始也詠歌不足乃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然則舞又歌之次也詠歌舞踊所以宣  
其喜心喜而無節則流湍莫反故聖人以五聲和其性以八  
音節其流而謂之樂能移風易俗平心正體焉昔有城氏有  
二女居九成之臺天帝使鵲夜往二女覆以玉筐既而發視  
之鵲遺二卵五色北飛不反二女作歌始爲北音禹省南土  
命山之女令其妻候禹於命山之陽女乃作歌始爲南音夏  
后孔甲田於東陽黃山天大風晦冥迷入民室主人方乳或  
曰后来是良日也必大吉或曰不勝之子必有殃后乃取以

日類於漢  
中又曰振  
王北齊益  
振其尸也  
不厭王何  
不厭之而  
特周公左  
傳亦曰昭  
復

二事雖其  
妙其均長  
以上並見  
諸子

歸曰以爲余子誰敢殃之後析榑斧破斷其足孔甲曰嗚呼  
有命矣乃作破斧之歌始爲東音周昭王南征殞於漢中王  
右辛餘靡長且多力振王北濟周公乃封之西徂徙宅西河  
追思故處作歌始有西音此蓋四方之歌也黃帝帝堯之世  
王化下洽民樂無事故因擊壤之樂慶雲之瑞以作歌其後  
風衰雅闕而泆淫靡漫之聲起周衰有秦青者善謳薛談學  
謳於秦青木窮青之伎而辭歸青饒之於郊乃撫節悲歌聲  
振林木響迴行雲薛談遂留不去以卒其業又有韓娥者東  
之齊至離門底糧乃嚮歌假食既而去餘響繞梁三日不絕  
左右謂其人不夫也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

史緯 卷之一百一

天

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因追之韓娥還復爲曼  
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不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  
遣之故離門人善歌哭効韓娥之遺聲衛人王豹處淇川善  
謳河西之人皆化之齊人綽居高唐善歌齊之右地亦傳  
其業前漢有虞公者善歌能令梁上塵起善斯之類並徒歌  
也爾雅曰徒歌曰謠凡樂章古詞今之存者並漢世街陌謠  
謳江南可采蓮烏生十二子白頭吟之屬是也吳歌雜曲並  
出江東晉宋以來稍有增廣

天文

御史中丞何承天論渾象體曰詳觀渾儀研求其意有以悟

天形正圓而水周其下東陽谷日之所出西濊汜日之所入  
四方皆水謂之四海凡五行生於金是故百川發源皆自山  
出由高趣下歸於注海日爲陽精光耀炎熾一夜入水所經  
無竭百川歸注足以補復故旱不爲減浸不爲益太中大夫  
徐愛曰渾儀之制未詳厥始王蕃言虞書稱在璇璣玉衡以  
齊七政則今渾天儀日月五星是也鄭玄說動運爲機持正  
爲衡皆以玉爲之視其行度以觀天意也渾儀義和氏之舊  
器歷代相傳謂之璇璣其所由來有原統矣而斯器設在候  
臺史官禁密學者寡得聞見穿鑿之徒不解機衡之意見有  
七政之言因以爲北斗七星構造虛文託之織緯鄭玄起思

史緯 卷之一百一

說

獨見改正其說聖人復出不易斯言矣夫候審七曜當以運  
行爲體設器擬象焉得定其盈縮設使唐虞之世已有渾儀  
涉歷三代以爲定准後世聿遵孰敢非革而三天之議紛然  
莫辨至揚雄方難蓋通渾張衡爲太史令乃鑄銅制範衡傳  
云其作渾天儀考步陰陽最爲詳密故知自衡以前未有斯  
儀矣蓋又云渾天遺秦之亂師徒喪絕而失其文惟渾天儀  
尚在候臺案既非舜之璇玉又不載今儀所造以緯書爲穿  
鑿鄭玄爲博貫偏信無據夫璇玉貴美之名璇衡詳細之目  
所以先儒以爲北斗七星天綱運轉聖人仰觀俯察以審時  
變焉史臣按設器象定其恒度以之占察有何不可渾文廢

絕故有宣蓋之論其術並疎故後人莫述楊雄法言云或人問渾天於雄雄曰洛下閭營之鮮於安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幾乎莫之違也若問天形定體渾儀疎密則雄應以渾儀答之而舉此三人以對者知此三人制造渾儀以圖卦緯問者蓋問制儀非問占天也以此而推則西漢已有其器矣將由喪亂亡失故衡復鑄之乎王蕃又記古渾儀天度并張衡改創之文則知斯器非衡始造明矣衡所造渾儀傳至魏晉中華覆敗沉沒戎虜積蓄舊器亦不復存晉安帝義熙十四年高祖平長安得衡舊器儀狀雖舉不綴經星七曜文帝元嘉十三年詔太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徑六尺八分少周一

史緯卷之一百一

丈八尺六分少地在天內立黃赤二道南北二極之規布列二十八宿北斗極星五分為一度置日月五星於黃道之上置立漏刻以水轉儀昏明中星與天相應十七年又作小渾天徑一尺二寸周六尺六寸以分為一度安二十八宿中外宮星備足以白黑黃三色珠為三家星日月五星悉居黃道云劉向五紀說夏曆以為列宿日月皆西移列宿疾而日次之月宿遲故日與列宿昏俱入西方後九十一日是宿在北方又九十一日是宿在東方九十一日在南方此明日行遲於列宿也月生三日日入而月見西方至十五日日入而月見東方將晦日未出乃見東方以此明月行之遲於日而皆

天道渾儀本自魏定

傳多附會及子不信

西行也向難之以鴻範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朏疾也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遲不放進也星辰西行史官謂之逆行此三說夏曆皆違之述其意好異者之所作也義熙九年二月壬辰歲星熒惑填星太白聚於東井按星傳曰四星若合是謂太陽其國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奄有四方無德受罰離其國家滅其宗廟今按遺文所存五星聚者有三周漢以王齊以新周將代殷五星聚房齊桓將霸五星聚箕漢高入秦五星聚東井齊則永終侯伯終無更紀之事是則五星聚有不易行者矣四星聚者有九漢光武晉元帝並中興而魏宋並

史緯卷之一百一

更紀是則四星聚有以易行者矣

州郡諸州郡志宋獨多係立

唐竟之世置十有二牧及禹平水土更制九州冀州帝都土界廣遠濟河為兗州海岱為青州海岱及淮為徐州淮海為揚州荆及衡陽為荊州荊河為豫州華陽黑水為梁州黑水西河為雍州自虞至殷無有改變周有天下以徐并青以梁并離分冀州之地以為幽并漢初又立徐梁二州武帝攘卻胡越開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改離曰涼改梁曰益凡為十三州而司隸部三輔三河諸郡東京無復朔方改交趾曰交州凡十三州司隸所部如故及三國鼎峙吳得揚荆交

三州蜀得益州魏氏猶得九焉吳又分交爲廣魏末平蜀又分益爲梁晉武帝太康元年天下一統凡十有六州後又分涼離爲秦分荆揚爲江分益爲寧分幽爲平而爲二十矣自夷狄亂華司冀離涼青并兗豫幽平諸州一時淪沒遺民南渡並倚置牧司非舊土也江左又分荆爲湘或離或合凡有揚荆湘江梁益交廣其徐州則有過牛豫州唯得譙城而已及至宋世分揚州爲南徐徐州爲南兗揚州之江西悉屬豫州分荆爲湘分荆湘爲郢分荆爲司分廣爲越分青爲冀分梁爲南北秦太宗初索虜南侵青冀徐兗及豫州淮西並不守自淮以北化成虜庭乃於鍾離置徐州淮陰爲北兗而青

高丘曰京  
是也何以  
京師之口

數百里諸縣並在江北淮南虛其地無復民戶吳平民各還本故復立焉其後中原亂民多南渡乃於江南僑立淮南郡宣城分丹陽立東陽本會稽西部都尉臨海本會稽東部都尉永嘉分臨海立新安分丹陽立南徐州刺史晉永嘉大亂幽冀青并兗徐流民相率過淮亦有過江及留江北者並立僑郡縣以司牧之安帝分淮北爲北徐淮南猶爲徐州宋武帝加徐州曰南徐而淮北但曰徐文帝更以江北爲南兗州江南爲南徐州治京口爾雅曰絕高爲京京城因山爲壘望海臨江割揚州之晉陵兗州之九郡僑在江南者屬焉故南徐州備有徐兗幽冀青并揚州郡

邑領郡十南東海晉元帝割吳郡海虞縣之北境爲東海郡宋文帝立南徐州以東海爲治下郡以丹徒屬焉南項郡晉亂琅邪國人隨元帝過江千餘戶立懷德縣後割丹楊之江乘縣境立郡晉陵吳分無錫以西爲毗陵與農校尉晉立爲郡義興分吳興之陽美立南蘭陵南東莞臨淮江左僑立淮陵南彭城江左僑立南清河南高平南平昌南濟陰南濮陽李東郡南太山寄治丹徒濟陽分陳留立南齊郡徐州刺史後漢治東海郯縣魏晉宋治彭城明帝時淮北沒寇僑立徐州治鍾離泰豫元年移治東海朐山後廢帝元徽元年分南兗州之鍾離豫州之馬頭又分秦郡之頓丘梁郡

之殺洗歷陽之鄉立新昌郡置徐州還治鍾離舊領郡十二  
彭城沛郡下邳蘭陵分東海立東海明帝失淮北僑立青州  
於頓榆縣立東海郡隸青州東莞分琅邪立東安分東莞立  
琅邪淮陽晉義熙中土斷立陽平魏分東郡及魏郡為陽平  
郡故屬司州流寓來配濟陰屬兗州流寓徐土因割地為境  
北濟陰今僅領三鄉鍾離馬頭故常塗縣地因山形立名平

昌  
南兗州刺史中原亂北州流民南渡晉成帝立南兗州寄治  
京口又立南并州武帝省并州併南兗文帝元嘉八年始割  
江淮間為境治廣陵二十八年徙治盱眙三十年省南兗州

史緯

卷之十一

三

併南徐其後復立還治廣陵領郡十一唐陵海陵分廣陵立  
山陽晉義熙中土斷分廣陵立盱眙本屬臨淮晉安帝分立  
秦郡晉武帝分扶風為秦國中原亂其民南流寄居堂邑縣  
安帝改堂邑為秦郡南沛宋分廣陵立新平宋明帝立北淮  
宋末僑立北濟陰北下邳東莞俱宋失淮北僑立

兗州刺史後漢治山陽昌邑魏晉治廩丘武帝平河南治滑  
臺文帝元嘉十三年治鄒山又寄治彭城二十年省兗州分  
屬徐冀州三十年復立治瑕丘宋末失淮北僑立兗州寄治  
淮陰領郡六泰山高平故梁國宋明帝僑立於當塗縣界魯  
郡東平宋末僑立於淮陰陽平本魏郡宋時流寓立濟北宋

末僑立於淮陽

南豫州刺史晉江左胡寇強盛豫部職覆元帝永昌元年刺  
史祖約自譙城退還壽春成帝咸和四年僑立豫州庾亮為  
刺史治蕪湖咸康四年毛寶為刺史治邾城六年荊州刺史  
庾翼鎮武昌領豫州穆帝永和元年刺史趙微鎮牛渚九年  
刺史謝尚鎮歷陽十一年進馬頭升平元年刺史謝奕戍譙  
哀帝時刺史袁貞退守壽春安帝義熙二年刺史劉毅戍姑  
孰宋武帝欲開拓河南九年割揚州大江以西天監以北悉  
屬豫州豫基址因此而立十三年刺史劉義慶鎮壽陽永初  
二年分淮東為南豫州治歷陽淮西為豫州文帝元嘉中割

史緯

卷之十一

三

揚州之淮南宣城屬焉徙治姑孰明帝泰始二年又合而以  
淮南宣城還揚州九月又分還治歷陽三年又合四年以揚  
州之淮南宣城為南豫州治宣城五年罷時自淮以西悉沒  
寇矣七年復分歷陽淮陰南譙南兗之臨江立南豫州泰豫  
元年以南汝陰度屬豫州豫州之廬江度屬南豫州按淮東  
自永初至於大明便為南豫雖乍有離合而分立居多自泰  
始失淮西復於淮東分立南豫南豫州領郡十九歷陽分淮  
南立南譙晉太元中於淮南僑立後實土廬江分淮南國立  
南汝陰江左立南梁晉太元中僑立於淮南晉熙晉分廬江  
立弋陽分汝南立安豐江左僑立汝南新蔡東郡南頓帖治

陳郡潁川西汝陰汝陽陳留南陳左郡邊城左郡以豫部蠻民立光城左郡分心陽立

豫州刺史後漢治譙魏治汝南安成晉平吳後治陳國永初寄治睢陽而郡縣在淮西領郡十汝南新蔡帖治汝南譙郡分沛郡立梁郡陳郡南頓分汝南立潁川汝陽分汝南立汝陰分汝南立陳留

江州刺史晉惠帝分揚州之豫章等郡立初治豫章後移治尋陽領郡十尋陽分廬江武昌立豫章郡陽分豫章立臨川分豫章東部都尉立廬陵分豫章立安城分豫章廬陵長沙立南康以廬陵南部都尉立南新蔡江左立建安本閩越地

史緯

卷之十一

美

吳分會稽南部都尉立晉安分建安立

青州刺史治臨淄江左僞立治廣陵安帝義熙五年平廣固北青州刺史治東陽後省南青州而北青州直曰青州孝武孝建二年移治歷城大明八年遷治東陽明帝失淮北於鬱洲僞立青州領郡九齊郡濟南漢文帝分齊立魏平蜀徙豪將家於濟國立濟岷郡義熙中土斷并濟南樂安本名千乘高帝平昌分城陽立北海東萊太原本屬并州文帝割濟南太山立長廣

冀州刺史江左立南冀州後省義熙中更立治青州又省文帝元嘉九年又分青州立歷城割土置郡縣領郡九廣川江

左所立平原清河樂陵分平原立魏郡河間潁丘高陽勃海俱宋孝武僞立

司州刺史漢之司隸校尉也晉江左以來淪沒戎寇雖永和太元土化暫及太和隆安還復湮陷牧司之任示舉大綱而已縣邑戶口不可具知武帝北平關洛河南底定置司州刺史治虎牢領河南滎陽弘農三郡又有河內東京兆二僞郡河內寄治河南東京兆寄治滎陽少帝初司州復沒北虜文帝末僞立於汝南尋廢明帝復於南豫州之義陽郡立司州漸成實土焉領郡四義陽分南陽立隨陽分義陽立安陸分江夏立南汝南

史緯

卷之十一

毛

荊州刺史漢治武陵漢壽魏晉治江陵王敦治武昌陶侃前治沔陽後治武昌庾翼治襄陽復還夏口桓冲治上明此後遂治江陵宋初領郡三十一後分南陽順陽襄陽新亭竟陵為雍州湘州十郡為湘州江夏武昌屬郢州隨郡義陽屬司州文帝立宋安左郡後改汝陽郡度屬領郡十二南郡南平治江安天門武陵有松梁山山石開數十丈以弩仰射不至其上曰天門因此名郡宜都分南郡立巴東分巴郡立汶陽新立先屬梁州南義陽晉末以義陽流民僞立新興建安二十年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四郡郡立一縣合為此郡屬并州晉江左僞立南河東晉咸康中以司州僞戶立建平分宜



隨人名  
郡又音通  
陽陽同州

郡立永寧晉安帝僑立武寧以沮漳降蠻立

鄧州刺史孝武孝建元年分荆州之江夏竟陵武陵天門湘  
州之巴陵江州之武昌豫州之西陽立鄧州天門後還荆領  
郡六江夏治夏口竟陵分江夏西界立武陵本名黔中巴陵  
分長沙江夏立武昌分江夏立西陽

湘州刺史晉懷帝分荆州之長沙等郡立治臨湘安帝義熙  
十二年省宋武帝復立文帝元嘉八年省十七年又立二十  
九年又省孝武帝又立領郡十長沙衡陽分長沙西部都尉  
立桂陽零陵桂陽分零陵立湘東分長沙東部都尉立邵陵  
分零陵北部都尉立廣興分桂陽南部都尉立臨慶分蒼梧

史籍 卷之十一

天

立始建分零陵南部都尉立  
湘州刺史晉江左初以民流秦漢民冬南出樊沔孝武始  
於襄陽僑立雍州宋文帝割荆州之襄陽南陽新野順陽隨  
五郡爲雍州而僑郡縣猶寄寓在諸郡界孝武又分實土郡  
縣以爲僑郡縣境領郡十七襄陽分南郡南陽立南陽新野  
分南陽立順陽分南陽立京兆永初僑立寄治襄陽大明土  
斷割襄陽西界爲實土始平僑立治武當扶風僑立治襄陽  
今治京口南上洛寄治魏興河南僑立始治襄陽大明中分  
沔北爲境廣平江左僑立治襄陽今爲實土義成晉孝武立  
治襄陽今治均陽三輔流民出襄陽元嘉六年立治襄陽

雍州京兆  
始平扶風  
京兆馬州  
西充州  
始平扶風  
二郡之民  
分爲數郡

今治都南天水本西戎流寓今治巖州建昌孝建元年刺史  
朱修之免軍戶立建昌郡寄治襄陽華山胡人流寓大明元  
年立今治大堤北河南明帝立寄治宛中弘農明帝立寄治  
五壘

梁州刺史禹貢舊州周以梁併雍漢以梁爲益治廣漢雒縣  
魏平蜀復立梁州治漢中而益州治成都李氏據梁益江左  
於襄陽僑立梁州李氏滅復舊護縱叛刺史治魏興縱滅刺  
史還治漢中之苞中縣所謂南城也文帝中刺史甄法護失  
南城刺史蕭思話還治漢中領郡二十漢中魏興魏文帝以  
漢中遺民在東垂者立新興晉元帝立本巴漢流民新城故

史籍

卷之一百一

天

屬漢中上庸分新城立晉壽孝武中梁州刺史周復立華陽  
新立新巴分巴西西立北巴西北陰平分廣漢屬國都尉立寄  
治州下南陰平陰平舊民流寓立巴渠懷安宋熙俱新立白  
水仇池氏流寓立南上洛僑寄魏興巴民新立北上洛巴民  
新立安康分魏興晉昌立南宕渠懷漢宋孝武立  
秦州刺史晉孝武寄治襄陽後在漢中南鄭領郡十四武都  
界陽安固西京兆晉末三輔流民出漢中僑立南太原故屬  
并州流寓割配南安焉耆三輔流民出漢中元嘉二年僑立  
隴西元嘉初關中民歸化立始平金城安定天水西扶風晉  
末三輔流民出漢中僑立北扶風孝建二年以秦雍流民立

印山為數  
詳如此其  
多可明

益州刺史漢武帝分梁州立所治見梁州領郡二十九蜀郡  
廣漢巴西西分巴郡立梓潼分廣漢立巴郡遂寧江陽分犍為  
立懷寧秦雍流民晉安帝立寄治成都寧蜀越嶲汶山南陰  
平永嘉流寓來屬寄治長陽犍為開夜郎國立始康關隴流  
民晉安帝立寄治成都晉熙秦州流民晉安帝立晉原分蜀  
郡立宋寧文帝免吳營僑立寄治成都安固張氏於涼州立  
晉哀帝時民流入蜀僑立此郡南漢中北漢中民流寓僑立  
北陰平流寓僑立武都秦州流寓立新城新分廣漢立南新  
巴新巴氏流寓割配南晉壽元嘉十二年於劔南以僑流立  
宋興元嘉十年免建平營立南宕梁本南中民天水東江陽

史緯

卷之一百一

早

沈黎漢武分蜀西部印存立

寧州刺史晉武帝分益州之建寧等郡立領郡十五建寧本  
滇王國晉寧分建寧立牂牁平蠻分牂牁何朱提建寧立夜郎  
分牂牁朱提建寧立朱提分犍為立南廣分朱提立建都分  
建寧立西平分興古立西河分河陽立東河陽分永昌雲南  
立雲南分建寧永昌立興寧分雲南立興古分建寧牂牁立  
梁水分興古立

廣州刺史吳孫休分交州立領郡十八南海蒼梧晉康分蒼  
梧立新寧分蒼梧立永平分蒼梧立鬱林秦桂林郡桂林高  
凉分合浦立新會分南海立東官故南海司監都尉幾安分

此宋書  
志序今  
錄此

東官立宋康本高凉西營縣建海昌宋熙元嘉十八年以交  
州流寓立寧浦改合浦屬國都尉立晉興分鬱林立樂昌  
交州刺史漢武帝開百越交趾刺史治龍編漢獻帝時改曰  
交州治蒼梧廣信縣徙治番禺及分廣州治番禺交州還治  
龍編領郡七交趾武平吳孫皓討扶嚴夷立九真九德分九  
真立日南秦象郡義昌宋平分日南立  
越州刺史宋明帝立領郡九百梁懷蘇永寧安昌富昌南流  
臨漳合浦宋時  
有晉東遷中土遺氓播徙江外人佇鴻鴈之歌士畜桑梓之  
念莫不各樹邦邑思復舊井既而民單戶約不可獨建故魏

史緯

卷之一百一

早

邦而有韓邑齊縣而有趙民且省置交加日同月徙寄寓遷  
流迄無定託邦名邑號難或詳書宋啓邊陲淮北五州猶為  
寇境其或奔公播遷復立郡縣元嘉泰始同名異實今悉加  
推討隨條辨析以備參攷云

江南之為國盛矣雖南包象浦西括叩山至於外奉貢賦內  
充府實止於荆揚二州漢末以來民戶凋耗荆楚四戰之地  
五達之郊井邑殘亡萬不餘一自元熙十一年司馬休之外  
奔至於元嘉末三十有九載兵車不用氓庶繁息至餘糧栖  
飲戶不夜局蓋西楚之極盛也揚郡境極江南考之漢城淮  
丹陽會稽而已自晉氏東遷迄於太元之世百許年中無風

應云而  
不病

史

卷之一百一

星

半使常平之法行其患亦不至是若抑以平價斯又下矣

百官

太宰周武王時周公旦始居之掌邦治爲六卿之首秦漢魏  
不常置晉初依周禮備置三公三公之職太師居首景帝名  
師故置太宰以代之殷紂之時箕子爲太師周武王時太公  
爲太師周成王時周公爲太師後畢公居之漢西京初不置  
平帝始置太師官而孔光居焉東京廢獻帝初董卓爲太師  
卓誅又廢魏世不置晉既因太師而置太宰以安平王孚居  
焉太傅周成王時畢公爲之漢高后元年用王陵太保殷太  
甲時伊尹爲太保周成王時召公爲之漢平帝用王舜後漢

史

卷之一百一

星

以琅邪王廢爲左丞相南陽王保爲右丞相元帝以王敦爲  
丞相成帝以王導爲丞相罷司徒府以爲丞相府導罷丞  
相復爲司徒府宋世祖以南郡王義宣爲丞相而司徒府如  
故太尉自上安下爲尉掌兵事堯時舜爲太尉漢因之武帝  
省光武罷大司徒置太尉以代之靈帝以劉虞爲大司徒而  
太尉如故司徒掌民事少昊氏以鳥名官以祝鳩氏爲司徒  
堯時舜爲司徒舜攝帝位命契爲司徒周時司徒爲地官掌  
邦教漢西京初不置哀帝罷丞相置大司徒光武去大字司  
空掌水土事舜攝帝位以禹爲司空契之子曰冥爲夏司空  
殷湯以咎單爲司空周時司空爲冬官掌邦事漢西京初不

通鑑以下  
事不師古  
以司馬師  
之官太宰  
自是六卿  
之官太宰  
公之官太  
司馬師以  
爲公師以  
伯司馬師  
不以爲公  
同爲大宗  
爲大宗  
孔子則危

置成帝更名御史大夫爲司空哀帝時復爲御史大夫後復  
爲大司空光武去大字獻帝罷司空置御史大夫魏初又置  
司空大司馬掌武事司主也馬武也堯時葉爲后稷兼掌司  
馬周時司馬爲夏官掌邦政漢初不置武帝初置司馬以有  
軍候司馬故加大及置司空以有獄司空亦加大光武省太  
司馬以太尉代之魏文帝復置大司馬以曹仁居之太尉如  
故大將軍凡將軍皆掌征伐周制王立六軍晉獻公作二軍  
公將上軍將軍之名起於此也楚懷王遣三將入關宋義爲  
上將漢高帝以韓信爲大將軍漢西京以大司馬冠之漢東  
京大將軍自爲官位在三司上魏明帝時司馬懿自大將軍  
史籍 卷之十一  
爲太尉然則大將軍在三司下矣其後又在三司上司馬師  
爲大將軍而叔父孚爲太尉泰改大將軍在太尉下後復前  
晉武帝踐阼安平王孚爲太宰鄭冲爲太傅王祥爲太保義  
陽王望爲太尉何曾爲司徒荀頌爲司空石苞爲司馬陳壽  
爲大將軍凡八公同時並置唯無丞相焉丞相有疾御史大  
夫率百僚三日間起居及瘳遣尙書令若光祿大夫賜養牛  
上尊酒漢景帝三公病遣中義門同病魏晉則黃門郎尤重  
者或侍中特進前漢所置漢及魏晉以爲加官惠帝定位在  
諸公下驛騎將軍上驛騎將軍漢武帝始用霍去病爲之車  
騎將軍漢文帝始用薄昭爲之衛將軍漢文帝始用宋昌爲

攝行其事  
一卿人以  
太尉人將  
兼代之尤  
非古

之三將軍位亞三司漢章帝始用車騎將軍馬防班同三司  
班同三司自此始也漢末奮威將軍晉伏波輔國將軍並加  
大儀同三司東晉中興撫四鎮或加大及左右光祿大夫並  
得儀同三司持節都督無定員前漢遣使始有持節光武征  
伐四方始置督軍御史事竟罷魏武帝始遣大將軍督軍建  
安二十一年夏侯惇督二十六軍是也魏文帝始置都督諸  
州軍事或領刺史黃初三年上軍大將軍曹真都督中外諸  
軍事假黃鉞則總統內外諸軍矣明帝時司馬懿征蜀加號  
大都督高貴公時司馬昭都督中外諸軍加大都督晉世則  
都督諸軍爲上監諸軍次之督諸軍爲下使持節爲上持節  
次之假節爲下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殺無官位人  
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假節唯軍事得殺犯軍令者東晉都  
督中外尤重唯王導居之宋氏人臣則無也江夏王義恭假  
黃鉞假黃鉞則專執節將非人臣常器也征東將軍漢獻帝  
時馬騰居之征南將軍漢光武時岑彭居之征西將軍漢光  
武時馬異居之與征北爲四征魏位次三公漢與魏雖同鎮  
東將軍後漢魏武帝居之鎮南將軍後漢劉表居之鎮西將  
軍後漢韓遂居之與鎮北爲四鎮中軍將軍漢公孫放爲之  
時爲雜號鎮軍將軍魏以陳羣爲之撫軍將軍魏以司馬懿  
爲之三號比四鎮安東將軍後漢陶謙爲之安西將軍後漢

段熲爲之與南北爲四安平東平南平西平北爲四平俱執  
置左右前後四將軍周末官秦漢因之東漢省魏以來復置  
自左右前後將軍至偏將軍裨將軍凡四十號惟東西南北  
四中郎將各一人餘無定員太常卿命伯夷作秩宗掌三禮  
卽其任也周時曰宗伯是爲春官掌邦禮秦改曰奉常漢因  
之景帝更名曰太常前漢常以列侯居之後漢不必列侯也  
國子祭酒博士助教聰明有威望者爲祭酒通古今者爲博  
士太廟令有丞明堂令有丞太祝令有丞掌祭祀讀祝迎送  
神周舊官也太史令有丞掌三辰時日祥瑞妖災歲終則奏  
新曆三代舊官太樂令有丞掌諸樂事周時爲大司樂陵令  
史緯

卷之一百一

史

漢黃令掌乘輿車馬以上並屬太常光祿勳有丞秦曰郎中  
今漢武更名光祿勳掌三署郎郎執戟衛宮殿門戶光祿勳  
居禁中如御史有獄在殿門外魏晉以來光祿勳不復居禁  
中又無復三署郎三署者五官署左署右署也各置中郎將  
以司之郡舉孝廉以補三署郎凡有中郎議郎侍郎郎中多  
至萬人左右光祿大夫銀章青綬其重者加金章紫綬謂之  
金紫光祿大夫中散大夫王莽所置後漢因之掌論議光祿  
中散養老疾無職事衛尉有丞掌宮門屯兵秦官也廷尉掌  
刑辟凡獄必質之朝廷兵獄同制故曰廷尉卿命符縣作士  
卽其任也周時大司寇爲秋官掌邦刑秦漢爲廷尉有丞有

正有監有評大司農有丞掌九穀膳羞卿命乘爲后稷卽其  
任也周則爲太府秦治粟內史太倉令有丞導官令有丞掌  
春御米漢東京置導擇也擇米令精也藉田令有丞掌耕宗  
廟社稷之田於周爲甸師以上並屬司農少府有丞掌市服  
御之物秦官也漢因之掌禁錢以給私養故曰少府東冶令  
丞南冶令丞漢有鐵官晉置令掌工徒鼓鑄平准令丞掌樂  
秦官也漢因之俱隸少府左右尚方令丞掌造軍器秦官也  
漢因之於周則爲王府將作大匠有丞掌土木之役秦時置  
將作少府漢景帝更名將作大匠晉氏以來有事則置無事  
則省大鴻臚掌贊導拜授諸王秦世爲典客漢景帝更名大  
史緯

卷之一百一

史

行令武帝更名大鴻臚鴻大也臚陳也晉有事則權置事畢  
卽省太僕掌輿馬周穆王所置秦因之周官則校人掌馬中  
車尚車太僕兼其任宋郊祀則權置太僕執轡事畢卽省太  
后三卿各一人衛尉少府秦官太僕漢成帝置皆隨太后宮  
爲號無太后乃闕大長秋皇后卿也有后則置無則省長秋  
者以皇后陰官秋者陰之始取其終而長欲其久也尚書古  
官也舜命龍作納言卽其任也周官司會鄭玄云若今尚書  
秦世少府造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  
漢初有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尚書謂之六尚戰國時已  
有尚冠尚衣之屬矣秦世有尚書令尚書僕射尚書丞漢初

史部第六  
尚書與書  
魏制也  
宋制也

史緯

卷之一百一

吳

並隸少府東漢猶文屬焉古者重武官以善射者掌事故曰  
僕射僕射者僕役於射事也秦時有左右曹諸吏官無職事  
將軍大夫以下皆得加此官漢武帝世使左右曹諸吏分任  
尚書事昭帝即位霍光領尚書事成帝初王鳳錄尚書事東  
漢每帝即位輒置太傅錄尚書事魏省錄尚書職無不繼  
王肅注納於大麓曰堯納舜於大麓之官大麓之政也  
宋世祖孝建中不欲威權外假省錄尚書大明末復置漢獻  
帝以執事官榮節為尚書左僕射衛臻為右僕射二僕射分  
置自此始也漢成帝初置尚書員四人增永四人曹尚書共  
一曰常侍曹主公卿事其二曰二千石曹主郡國二千石事  
其三曰民曹主吏民尚書事其四曰客曹主外國夷狄事光  
武分二千石曹為二又分客曹為南主客曹北主客曹改常  
侍曹為吏曹凡六尚書減二丞唯置左右二丞而已魏世有  
吏部左民民曹五兵度支五曹尚書晉初有吏部三公客曹  
都部屯田度支六曹尚書尚書令任總機衡僕射尚書分領  
諸曹左僕射領殿中主客二曹吏部尚書領吏部制定三公  
比部四曹祠部尚書領祠部儀曹二曹度支尚書領度支金  
部倉部起部四曹左民尚書領左民都部二曹都官尚書領  
都官水部庫部功部四曹五兵尚書領中兵外兵二曹皆有  
騎兵別兵都兵故謂之五兵若有右僕射則不置祠部尚書

補正何史  
扶履何也

御史中丞  
為何還丞  
郎為總也

史緯

卷之一百一

吳

五尚書二僕射一令謂之八座若營宗廟宮室則置起部尚  
書事畢省漢官云置郎三十六人然則一尚書領六郎也主  
作文書起立事草初為郎中滿歲則為侍郎尚書寺居建禮  
門內尚書郎入直官供青綠白綾被或以綿縹為之給帷帳  
毡褥通中枕太官供食物湯官供餅餌及五醢果實之屬給  
尚書伯使一人女侍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護衣服奏  
事光明殿殿以明粉塗壁畫古賢烈士以丹朱色地謂之丹  
墀尚書郎口含雜舌香以其奏事答對欲使氣息芬芳也奏  
事則與黃門侍郎對揖黃門侍郎稱已聞乃出天子所服五  
時衣以賜尚書令僕而丞郎月賜赤管大筆一雙輪麈一  
九魏世二十五曹晉西朝三十五曹江左十七曹今凡二十  
曹即漢制公卿御史中丞以下遇尚書令僕丞郎豫相回避  
臺官過乃得去今尚書官上朝及下禁斷行人猶其制也漢  
制丞郎見尚書呼曰明時郎見二丞呼曰左君右君晉西朝  
八生丞郎朝脯詣都坐朝江左唯旦朝而已武庫令掌軍器  
奏官今隸尚書庫部車府令丞奏官也隸尚書都部上林令  
丞隸尚書殿中曹材官將軍司馬主工匠土木之事漢左右  
校令其任也隸尚書起部侍中掌奏事直侍左右應對獻賀  
法駕出則正直一人負璽陪乘殿內門下眾事皆掌之周書  
常伯即其任也侍中本秦丞相史也使五人往來殿內東廂

奏事故謂之侍中。漢西京多至數十人。入侍禁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世。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噉壹朝廷榮之。及次者爲僕射。漢東京掌侍左右。督導衆事。顧問應答。法駕出。則多識者一人。負傳國璽。操斬白蛇劍。乘餘皆騎。在乘輿後。光武時。改僕射爲祭酒。焉漢世。與中官俱止。禁中。武帝時。侍中莽。何羅。挾刃謀逆。由是侍中出禁外。有事乃入。事畢即出。王莽秉政。侍中復入。與中官共止。章帝中。侍中郭舉。與後宮通。拔佩刀驚御。伏誅。由是復出外。魏晉以來。置四人。別加官。不主數。給事黃門侍郎。與侍中俱侍從。左右。關通中外。應劭曰。每日莫向青瑣門。拜謂之

史緯

卷之一百一

至

夕郎董巴曰。禁門曰黃閣。中人主之。故號曰黃門令。黃門郎給事黃閣之內。故曰黃門郎。公車令掌受章奏。太僕令有丞。周官爲醫師。太官令有丞。周官爲膳夫。俱隸侍中。散騎常侍掌侍左右。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散騎在乘輿後。中常侍得入禁中。並爲加官。東漢省散騎。而中常侍用宦者。魏文帝置散騎。合於中常侍。謂之散騎常侍。始以孟達補之。久次者爲祭酒。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魏末。散騎常侍有在員外者。晉武帝使二人與散騎常侍通直。故謂之通直散騎常侍。散騎侍郎魏晉散騎常侍侍郎。與侍中黃門侍郎共平尚書奏事。江左罷初。晉武帝置員外散騎侍郎四人。元帝使二人與

散騎侍郎通直。故謂之通直散騎侍郎。給事中。漢西京置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奉朝請。東漢罷省三公。外戚宗室諸侯多奉朝請。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晉武帝以宗室外戚爲奉車駙馬。駙馬都尉。而奉朝請焉。元帝以奉軍爲奉車都尉。據屬爲駙馬都尉。舍人爲駙都尉。皆奉朝請。後省奉車駙都尉。唯留駙馬都尉。奉朝請。永初以來。以奉朝請選雜。其尙主者。拜駙馬都尉。中書令有舍人。有侍郎。有通事舍人。漢武帝遊後廷。始使宦者典尙書事。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元帝時。令弘恭僕射石顯秉勢用事。權傾中外。成帝改中書謁者令曰中謁者令。東漢省。魏武帝置祕書令。典尙書奏事。文

史緯

卷之一百一

至

帝改爲中書令。又置監及通事郎。經黃門郎署事。通事奉以入。爲帝省讀書。可。晉改曰中書侍郎。置舍人一人。通事一人。江左合舍人通事。謂之通事舍人。掌呈奏案章詔命。自置通事舍人。而侍郎之任輕矣。祕書監有丞。有郎。漢桓帝置後省。魏武帝置祕書令。典尙書奏事。文帝置中書令。典尙書奏事。而祕書改令爲監。掌藝文圖籍。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卽其任也。漢西京圖籍所藏。有天府石渠閣。臺石室。延閣。廣內之府。東京圖書在東觀。晉武帝以祕書監并中書省。丞爲中書祕書丞。惠帝復置著作郎及佐郎。掌國史。周世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卽其任也。東漢使名儒領學。著作

東觀漢記述國史著作之名自此始也。魏世隸中書。元康中改隸祕書。晉制著作佐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宋國始建未有令撰者。此制遂移。領軍將軍掌內軍。漢有南北軍。衛京師。武帝置中壘校尉掌北軍。光武省中壘校尉置北軍中候。監五校營。魏武爲丞相自置領軍。非漢官也。文帝時領軍主五校中壘武衛三營。晉初省武帝使中軍將軍羊祜統二衛騎營兵。卽領軍之任也。祜還復置北軍中候。元帝復爲領軍。護軍將軍掌外軍。泰時護軍都尉。漢因之。陳平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然則復以都尉爲中尉矣。魏晉江左領護各領營兵。資重者爲領軍。護軍將軍資輕者爲中領軍。中護軍。

史籍

卷之一百一

至

左衛將軍右衛將軍掌宿衛營兵。驍騎將軍漢武帝時李廣爲之。魏世置爲內軍。有營兵高功者主之。遊擊將軍漢武帝時韓說爲之。是爲六軍。左右前後軍將軍是爲四軍。左右中郎將秦官。漢因之。與五官中郎將領三署郎屯騎步兵越騎長水射聲五校尉並漢武帝置屯騎步兵掌上林苑門屯兵越騎掌越人來降因以爲騎也。一說取其材力超越也。長水掌長水宜曲胡騎長水胡部落名。胡騎屯宜曲觀下韋驥曰長水校尉典胡騎。廐近長水故以爲名。長水關中小水名也。射聲掌射聲士聞聲則射之故以爲名。東漢五校典宿衛士虎賁中郎將。周官有虎賁氏。漢武帝微行出遊選材力之士。

執兵從送期之諸門故名期門。多至千人。平帝更名曰虎賁。郎置中郎將領之。虎賁舊作虎奔。言如虎之奔走也。王莽以古有勇士孟賁故以奔爲賁。冗從僕射羽林監漢武帝置建章營騎。亦掌從送。次期門後更名羽林騎。置令丞。宣帝令中郎將監之。謂之羽林中郎將。東漢置羽林左右監。晉罷中郎將置一監而已。自虎賁至羽林是爲三將。積射將軍彊弩將軍漢武帝以李沮爲彊弩將軍。至東漢爲雜號。漢魏無積射。晉立射營。終營置積射彊弩將軍主之。殿中將軍殿中司馬督督殿內宿衛。朝會宴饗則將軍司馬督戎服直侍左右。夜間城諸門則執白虎幡監之。御史大夫有二丞。其一曰

史籍

卷之一百一

至

御史丞掌奏劾不法。其二曰御史中丞殿中蘭臺祕書圖籍在焉。中丞居之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是中丞亦受奏劾與丞分掌也。成帝更名御史大夫爲大司空而中丞官職如故。安帝時中丞出外爲御史臺主名御史長史。光武還曰中丞治書侍御史掌舉劾。漢宣帝齋居決事令御史二人治書。因謂之治書御史。東漢使明法律者爲之。天下獻疑事則以法律當其是非。魏晉以來則分掌侍御史諸曹。若尚書二丞也。侍御史於周爲柱下史。周官有御史掌治令亦其任也。秦置漢因之。掌察舉非法受公卿奏事有違失者舉劾之。凡有五曹。一曰令曹掌律令。二曰印曹掌



刻印三日供曹掌齋祠四曰尉馬曹掌官廐馬五曰乘曹掌護駕音凡十三曹魏又有殿中侍御史二人蓋蘭臺造御史居殿內察非法也秦漢有符節令周禮典瑞掌節之任也位次御史中丞掌授節銅虎符竹使符晉武帝省併蘭臺署符節御史焉謁者僕射掌大拜授及百官班次領謁者十人掌小拜授及報章蓋秦官也謁請也都水使者掌舟航及運部秦漢有都水長丞主陂池灌溉保守河渠東漢省都水置河防謁者魏因之晉武帝省水衡置都水使者而河堤爲都水官屬太子太傅少傅古官也晉武帝詔太子拜太傅少傅如弟子事師之禮二傳不得上疏曲敬太子詹事有丞職比尙

史籍

卷之一百一

蕭

書令詹省也晉初太子官屬通屬二傳咸寧元年復置詹事二傳不得領官屬家令有丞漢世太子食湯沐邑十縣家令主之又主刑獄職比司農廷尉率更令主宮殿門戶及賞罰事職如衛尉僕漢世太子五日一朝非入朝日遣僕及中允旦入請問起居主車馬親族職如太僕自家令至僕爲太子三卿門大夫職如中郎將分掌遠近表裏中庶子職如侍中中舍人職如黃門侍郎東漢太子官屬有中允職如中書舍人食官令職如太官令舍人職如散騎中書侍郎洗馬職如謁者太子出則當直者前驅導威儀太子五衛率職如三衛秦世直云衛率漢因之主門衛管初曰中衛率太始分爲左

有目則行  
之也

右各領一軍惠帝時愍懷太子在東宮加置前後二率成都王穎爲太弟又置中衛是爲五率宋世止置左右二率太子左右積鈐將軍太子屯騎校尉步兵校尉翊軍校尉太子冗從僕太子旅賁中郎將職如虎賁中郎將周官有旅賁氏漢制天子有虎賁王侯有旅賁旅賁也平越中郎將治廣州南蠻校尉治江陵西戎校尉治襄陽南夷校尉治寧州刺史唐虞世十二牧是其職也秦造丞相史分刺諸州謂之刺史刺之爲言猶參覘也刺史班行六條詔書其一曰制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凌弱以衆暴寡其二曰二千石不遵典制背公向私浸漁百姓聚斂爲姦其三曰二千石不恤刑獄貴冑任

史籍

卷之一百一

蕭

意煩擾刺殺百姓疾苦妖譌繁興其四曰二千石遷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其五曰郡守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其六曰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彊通行貨賂刻損正令歲終則乘傳請京師奏事成帝改爲牧哀帝時復爲刺史前漢刺史乘傳周行郡國無適所治後漢所治始有定處止八月行部不復奏事京師晉江左猶行郡縣詔臺帝世天下漸亂豪傑各據州郡而劉焉劉璋自九卿出爲州牧其任漸重矣郡守秦官秦滅諸侯以其地爲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承佐之郡當邊戍者丞爲長史尉典兵備盜賊漢景帝更名守曰太守尉爲都尉有東西部有蠻夷者爲屬國都尉漢末

及三國多以諸部都尉爲郡漢制歲遣上計掾史各一人修上郡內東事謂之階簿至今行之縣令長秦官也大者爲今小者爲長侯國爲相漢制置丞尉五家爲伍伍長主之二伍爲什什長主之十什爲里里魁主之十里爲亭亭長主之十亭爲鄉鄉有鄉佐三老有秩番夫遊徼鄉佐有秩主賦稅三老主教化番夫主爭訟遊徼主姦非漢初王國置太傅掌輔導內史主治民丞相統衆官中尉掌武職至景帝懲七國之亂更制諸王不得治國漢爲置吏改丞相曰相餘官皆損其員數成帝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省內史其中尉如郡尉太傅但曰傅東漢亦置傅王師事之相主治民中尉主盜賊郎

史緯

卷之一百一

美

中令掌郎中宿衛僕車馬治書掌文書中大夫掌奉使及郎中禮樂衛士醫工永巷祀禮長各一人晉武帝置師友文學師卽傅也文學前漢已置友者因文王四友之名改太守爲內史省相及僕有郎中令中尉大農爲三卿又置常侍侍郎大國上軍中軍下軍三將軍次國上軍下軍小國上軍而已宋世一用舊制

史緯卷一百一終

史緯卷一百二

宋書三

列傳

后妃

孝皇蕭太后蘭陵人高祖繼母也上性孝奉太后素謹及卽大位春秋已高每旦入朝未嘗失時刻少帝卽位加太皇太后崩年八十一謚曰懿遺令曰孝皇背世五十餘年古不附葬漢世帝后陵皆異處今可於塋域之內別爲一壙孝皇陵墳本用素門之禮與王者制度奢儉不同今可一遵往式乃開別壙於典寧陵域內初高祖徵時貧甚孝皇之卒葬禮多闕高祖遺旨太后白歲後不須附葬故稱后遺令云

史緯

卷之一百二

武帝胡婕妤淮南人義興初爲高祖所納生文帝五年被寵賜死葬丹陽高祖踐阼追贈婕妤太祖卽位有司奏上尊號曰章皇太后立廟於京師

文帝袁皇后陳郡人左光祿大夫湛之庶女也母木卑賤后適太祖初拜王妃生子劭上待后恩禮甚篤外家貧薄后每就上求錢帛以贖之上性儉所得不過三五萬三五匹後潘淑妃有寵愛傾後宮咸言所求無不得后欲知信否乃因潘妃求三十萬錢與家以觀上意使得因此悲恨稱疾不復見上上每入必回避上數掩伺之不能得竟憤悲成疾及病

八字換三  
十萬計  
必露日射

史籍

卷之一百二

二

萬上執手流涕問所欲言后視上良久乃引被覆面崩年三十六上甚悼痛之詔前承嘉太守顏延之為哀策有曰戒涼在律抄秋即穿霜夜流唱曉月升魄灑零玉墀雨洒丹掖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南背闕門北首山園僕人按節服馬顧轡遙酸紫蓋泣素軒來芳可述往駕弗援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八字上所益也詔謚曰元初后生劭詳視之使馳白太祖此兄形貌異常必被國公家不可舉欲殺之太祖狠狠至後殿禁之乃止后以非罪見責賜死從徽音殿前度美人流涕大言沈美人嘗以非罪見責賜死從徽音殿前度美人流涕大言曰今日無罪就死先后若有靈當知之殿中諸憲戶應聲然大開職掌遽白太祖太祖驚往視之美人乃得釋文帝路淑媛建康人生孝武帝孝武即位尊為皇太后宮曰崇憲太后頗豫政事賜與黃門郎瓊之等累千金居處服器與帝子相伴瓊之太后弟慶之子也宅與太常王僧達並門嘗盛車服衛從造僧達僧達不禮之問曰身昔門下騁人路慶之是君何親命焚瓊之所坐牀瓊之以告太后太后大怒泣涕謂帝曰我尚在而人陵我家我死後乞食矣欲舉僧達上曰瓊之年少自不宜輕造詣見辱乃其宜耳豈可以此加舉僧達廢帝即位號太皇太后太宗踐阼號崇憲太后太宗少失所生為太后所養撫愛甚篤及即位供奉禮儀不異舊

路太后崩  
養明帝而  
帝事之亦  
孝欲多明  
以致反環  
必朕者此  
以出而史  
而宋書不  
載但既開  
廢後無失  
信意亦不  
可知

史籍

卷之一百二

三

日有司奏別居外宮詔欲親奉晨昏盡歡閑禁不如所奏及義嘉難作太后心幸之延上飲酒置壽以進侍者引上衣上船起以其厄上壽是日太后崩時年五十二祕之喪事如禮上詔曰朕幼集荼蓼夙覺德訓允曉定業實資仁範恩著重夷有兼常慕大禮沿情施義循事立可特齊衰三月以申追仰之心謚曰昭皇太后葬世祖陵東南號曰修寧陵晉安王子助未平平者謂宜開陵毀梓宮以為厭勝泰始四年夏詔有司修復路氏有此子以當學呂孝武王皇后琅邪人初并王妃生廢帝豫章王子尚世祖在蕃后甚有寵上即位立為皇后大明四年后率六宮躬桑於西郊皇太后親禮妃主以下並加班錫廢帝即位尊曰皇太后宮曰永訓其年崩年三十八謚曰文穆祔葬景寧陵后父偃晉丞相導之後也偃母晉孝武帝女都陽公主偃尚高祖女吳興公主世祖即位投金紫光祿大夫偃謙虛恭謹不以世事關懷孝建二年卒長子藻東陽太守尚太祖臨川公主性妬慈愛左右吳崇祖主饒之前廢帝藻下獄死主與王氏離婚太祖初主適豫章太守庾冲遠未及成禮而冲遠卒宋世諸主莫不嚴妬太宗每疾之湖孰令袁愔妻以如忌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妬婦記左光祿大夫江湛孫敬當尚世祖女上使人為敬作表讓婚曰白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雖

人不曉出  
此常稿也  
四故

經美自承有名才至於王敦懾氣桓溫飲威真長伴愚以求  
免子敬炙足以違詔王假無仲都之質而保露於北階何瑀  
關龍工之妾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同於矇室殷冲幾不  
免於弼鉏此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於開覽  
存悲茹氣無所逃訴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往來出  
入人理之常當賓待客朋友之義而令掃轍息駕無關門之  
期廢筵抽席絕接對之禮非唯交游離異乃亦兄弟踈濶第  
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靜監子荷錢帛之私節其言笑舉止  
未聞是非言謬於虛實矧矧自恃者舊唯贊妬忌尼姐競  
倡多知務檢口舌乃至殘餘飲食詰辯與誰衣被故敵必責

史緯 卷之一百一

四

頭領又出入之官繁省難與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  
則嫌於欲踈求則疑有別意召必以三聘爲期違必以日  
出爲限夕不見晚晚朝不識曙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畫拱  
挾而披卷一生之內與此長乖聲影裁聞則少婢奔逐褻袂  
向席則老醜盡來左右整刷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容  
致斥竊聞諸生集聚唯論夫族緩不足以爲急者法急則可  
爲緩者師更相扇誘不可貸借雖曰家私有甚王憲發口所  
言常同科律王藻戲笑遂爲冤魂褚駿憂憤用致天絕傷理  
害義難以與聞夫錢斯之德實致九昌專妬之行有妨繁衍  
是以尙主之門往往絕嗣駙馬之身通離毀咎以臣凡弱何

以克堪必將淪門豈伊身肯前後娶此其人其衆皆患彰遐  
邇事隔天朝而吞言咽理無敢論訴臣幸屬聖明矜照由道  
弘物以典處親以公臣之鄙懷可得自盡如臣門分世荷殊  
榮足守前基便預提拂清官顯宦或由才升一叨婚戚咸以  
恩假用是仰冒非宜披露丹實非唯止陳一已規全身願實  
乃廣申諸門憂患之切伏願天慈昭察特賜獨停使燕雀微  
羣得保全生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刊膚剪髮投山窟  
海太宗以表徧示諸主於是臨川公主上表曰妾遭逢奇薄  
絕於王氏私庭羣戾致此分異今孤疾與然假息朝夕情寄  
所鍾唯在一子否泰榮枯繫以爲命契濶荼炭特深憐愍實

史緯 卷之一百二

五

願申其門榮還爲母子推還僮僕未及自聞仰接天旨或有  
可尋敢緣恩肅觸目披聞特乞還身王族守養弱息許之  
殷淑儀南郡王義宣女也麗美巧笑義宣敗後帝密取之寵  
冠後宮假姓殷氏左右宣泄者多死及卒帝思見之爲通晉  
棺欲見輒引臂視屍如此積日形色不異追贈貴妃諡曰宣  
及葬給輜輶車虎賁班劍爲輅九旒黃屋左纛前後部羽葆  
鼓吹上於南掖門臨過喪車悲不自勝左右莫不掩泣上痛  
悼不已精神罔罔政事多廢每寢先於靈牀酌奠酒飲之既  
而痛哭不能自反諷有司泰立別廟時有巫者能見鬼言貴  
妃可致帝大喜令召之少頃果於帷中見形如平生帝欲與

之言然不對將執手奄然便歿帝尤嗟恨於是擬李夫人賦以寄意焉謝莊作哀策文奏之帝臥覽讀起坐流涕曰不謂當今復有此才都下傳寫紙墨為之貴或云貴妃是殷璠家人入義宣家義宣敗入宮云此說

明帝王皇后諱貞風琅琊人初拜王妃太宗即位立為皇后上常宮內大集羸婦人觀之以為歡笑后以扇障面不視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為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方甚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羸婦人形體以為樂外舍歡適與此不同帝大怒令后起后兄揚州刺史景文語舅謝緯曰后在家柔弱不知遂能剛正如此廢帝即位尊為皇太后宮

史緯

卷之一百二

六

曰弘訓廢帝失德太后每加訓勸始猶見從後狂愚轉甚元徽五年五月五日太后賜帝玉柄扇帝嫌其不華欲加醜害已令太醫煮藥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子豈復得出入殺狗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順帝禪位太后與帝遷居丹陽宮拜汝陰王太妃順帝祖於丹陽更立第都下建元元年薨年四十四謚曰恭葬以后禮

順帝陳太妃建康人太宗素肥晚年疾不能內御諸弟姬人有懷孕者輒取以入宮及生男殺其母以與六宮所愛者養之順帝杜陽王休範子也以昭華為母焉順帝即位建為皇太妃禪位去太妃之號

劉穆之

劉穆之字道民漢齊悼惠王肥後也世居京口高祖殺桓修問何無忌曰急須一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矣高祖即馳召之時穆之聞京城有叫譟之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穆之視不言者久之於是反室壞布囊為縛往見高祖高祖曰我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貴府始建軍吏須小當無見踰者高祖大笑即於座受署從平京師諸大處分舍卒立定高祖委以腹心之任動止咨焉穆之對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綱寬弛威禁不行豪族陵縱小民窮蹙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科條繁密穆之

史緯

卷之一百二

七

對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揚州刺史王謐卒高祖以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高祖入議以謝混為揚州或欲令高祖於丹徒領州以內事付尚書僕射孟昶遣尚書右丞皮洸以二議咨高祖穆之曰晉朝失政非復一日加以桓玄篡奪天命已移公興復皇祚勲高萬古既有大功便有大位今日形勢豈得居謙自弱復為守藩之將耶劉孟諸君與公俱起皆欲匡主成勲以取富貴事有前後故一時推功非委體心服宿定君臣之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咀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以授王謐事出權宜豈大計當若此哉今復他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權柄無由再得公功高勲重疑

畏交加將來之危可不熟念今應云神州治本幸輔崇要宜  
加詳擇非可懸論便遽入朝共畫同與公至都彼必不敢越  
公更授餘人明矣高祖從之由是入輔從征廣固還拒盧循  
常居中畫策穆之性好客坐中恒滿故朝野同異莫不畢知  
凡所聞見雖復親暱短長皆陳奏無隱人或譏之穆之曰以  
公之明將來會自聞達我蒙厚恩義無隱諱高祖書素拙穆  
之曰此雖小事然宜被四遠願公小復留意高祖既不能種  
之乃曰但縱筆為大字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名亦美高祖從  
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穆之與朱齡石並善尺牘常於高  
祖坐各書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轉太尉司馬加丹陽

史籍

卷之一百二

人

高祖西討劉毅以諸葛長民總攝後事高祖疑長民難獨  
任留穆之以輔之加建威將軍長民果有異謀謂穆之曰悠  
悠之言皆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派流遠伐  
而以老母稚子委之將軍若一毫不盡豈容如此耶意乃小  
安穆之亦厚為之備因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  
危機今日思為丹徒布衣不可得也高祖還長民伏誅進穆  
之前將軍高祖北伐留世子為中軍將軍監留府轉穆之左  
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甲仗五十人入居東城內總朝  
政外供軍旅賓客輻輳內外諮稟穆之目覽辭訟手答牋書  
耳行聽受口酬應對悉皆曉事無滯滯裁有閑暇校走境

之之之  
人太誠合  
一南北也

性奢豪食必方丈座客數十人未嘗獨餐義熙十三年卒  
年五十八高祖在長安欲經畧趙魏問驚痛乃馳還彭城  
表贈司徒封南康郡公邑三千戶謚曰文宣每曰穆之不死  
當助我理天下復曰穆之死人輕易我其見思如此穆之誕  
節貧時好往妻家乞食其妻江嗣女江氏每有慶會妻屬令  
勿往穆之故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  
常飲何須此及穆之為丹陽尹妻泣謝穆之曰何至此乃省  
妻兄茅茨欲至醉令左右以金拌貯檳榔一斛遺之元嘉中  
配食高祖廟庭車駕幸江寧經穆之墓詔致祭焉孫邕嗣  
性嗜瘡痂以為味似鯁魚嘗詣孟瑗休靈休患瘡痂落牀上

史籍

卷之一百二

九

因取食之靈休大驚邕曰性之所嗜靈休瘡未落者悉視以  
鮑邑與何易書曰劉邑向願見嗽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史二  
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與鞭常以瘡痂給膳穆之中子式  
之為宣城淮南二郡太守犯賊揚州刺史王弘遣從事檢校  
之式之謂從事曰還白使君劉式之於國家粗有微分倫數  
百萬錢何有况不偷耶從事還白弘由此得停子瑀性陵物  
護前為始典王濟南徐州別駕參軍領選輕薄有才能滯待  
之厚瑀乃折節事過深布情款家內婦女聞事莫不備說適  
涼相威信游所容事悉以語瑀瑀與邁進射忽頓左右索  
單衣憤過問其故瑀曰公家人待卿言無不盡而卿於小宜

痂至此

我公吏何得不啓因白之濟大怒徙遣廣州元凶執立  
 瑞時爲益州刺史問問卽遣軍并送資實於荊州世祖卽位  
 召爲御史中丞至江陵值南郡王義宣爲逆瑞言不可義宣  
 不聽以爲丞相俱至梁山瑞乘蜀中船舫潛於洲外投官軍  
 既拜中丞願爲侍中不得謂所親曰人仕宦不出當入不入  
 當出安能長居戶限上因求益州世祖許之坐奪人妻爲妾  
 免官後爲吳興太守侍中何偃考之云參伍時望瑞大怒曰  
 我於時望何參伍之有族叔秀之爲丹陽尹瑞與親故書曰  
 吾家黑面阿秀遂君劉安衆處可謂朝廷無人遂發背何偃  
 亦發背瑞瑞疾篤聞偃亡懼躍呼而卒兄子祥齊建元中

爲正員郎司徒褚淵入朝以腰扇障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  
 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曰衆士不遜祥曰不能殺實刺  
 安得免寒士永明初撰宋書譏斥禪代尙書令王儉以圖齊  
 武衛之又著連珠十五首以寄譏議或以啓齊武詔御史中  
 丞任遐奏其罪付廷尉別勅祥曰我常原卿性命今萬里思  
 愆若能改革當令卿還乃徙廣州終日縱酒卒秀之穆之從  
 子也兄欽之爲右軍參軍隨朱齡石敗沒秀之哀感不歡嘗  
 者十年除襄陽令襄陽有六門堰良田數千頃堰久決壞公  
 私廢業秀之修復之雍部由是大豐遷梁南秦二州刺史元  
 凶弒逆秀之卽日起兵未至事平遷益州刺史折留嶽嶽二

穆之順

百八十萬付梁州鎮庫行橐蕭然梁州豐富前後刺史大督  
 聚畜多者致萬金所携資儉並都下貧子出爲郡縣皆苟得  
 自資秀之爲政整肅以身率下遠近悅服南譙王義宣據荆  
 州爲逆徵兵於秀之秀之斬其使封康樂縣侯徙丹陽尹瑞  
 之爲丹陽時與子弟宴聽事上柱有一穿穆之謂子弟曰汝  
 等試以栗擲柱若能入穿者後必得此郡秀之獨入焉還尙  
 書右僕射卒贈司空秀之野率無風采而心力堅正泄官清  
 潔家無餘財賜錢二十萬布三百匹

王弘字休元琅邪人爲會稽王道子驃騎主簿父珣晉司徒  
 頗好貨貨物取息珣卒弘悉燔券書一不收資舊業悉委諸  
 弟時內外多難在喪者皆不終其哀唯弘徵召皆不就恒立  
 廷京邑收道子付廷尉臣吏莫敢贈送弘時尙居喪獨於道  
 側拜辭舉車流涕論者稱焉高祖召補諮議參軍封華容縣  
 侯遷太尉長史從北征已平洛陽而未遣九錫弘衛使還京  
 師諷朝廷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反從北來穆之愧懼發病  
 遂卒宋國建還尙書僕射世子左衛率謝靈運其嬖妾爲軍  
 人桂典所淫靈運殺典棄屍江中御史中丞王淮之不彈舉  
 弘糾劾靈運淮之治罪遷江州刺史入朝加衛將軍帝因宴  
 集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傳亮之徒欲盛稱功德弘率對

曰此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時稱其簡徐美  
之等謀廢少帝召弘入朝文帝即位以定策功進司空封建  
安郡公上表固辭有曰本非始謀又無功効而傳賞於上忝  
竊於下厚誼當時永貽口實微躬所惜一朝俱盡非唯仰塵  
國紀實亦俯畏良朋且凡人之交尚中知已況在明主可用  
理請所以敢遂愚頑守之以死見許進車騎大將軍帝將誅  
徐美之等以弘非首謀又弟疊首爲上所親委密使報弘美  
之等誅還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上西征謝晦弘與彭  
城王義康居守入住中書下省五年春大旱弘引咎遜位曰  
臣受命之始屬值時艱六戎新戒憂及社稷所以僂倪從事  
志在宣力應不及遠既鯨鯢折首西夏底寧便宜遂其本懷  
避賢謝拙而常人倫安日復一日實亦仰佩天眷未能自己  
荏苒推遷忽及三載遂令負乘之憂彰著幽明愆伏之災患  
及氓庶今履端惟始朝慶禮畢輒還私門思愆家巷庶微寒  
天譴少弭謗謠時彭城王義康爲荊州刺史平陸令成聚與  
弘書誠以盈滿兼言彭城王宜入知朝政弘固陳請乃遷衛  
將軍六年弘復言彭城王宜入輔義康由是代弘爲司徒與  
之分錄弘又表曰臣忝荷要重四載於今既違前史量力之  
誠又徵古人進賢之美尸位固寵日積官訪旋親周行與愧  
已後不悟天眷之隆復垂恩獎名器弗改蒙寵如舊臣義康

史緯

卷之一百二

主

不相換勞  
是也人所  
應得之官  
而後之等  
耶

既總百揆毗贊聖化神州任重望實兼該臣何人斯冠竊不  
已爲爾推遷覆敗將及就無人事之愆必有陰陽之患但成  
旨已決渙汗難反臣進不能抗言陳辭以死自同退不能重  
置置水鮮食爲鼎祇畏天威遂復僂仰乞解分錄頌頌賜允  
弘博練治體留心庶事斟酌時宜每存優允舊制主守倫五  
匹常倫四十匹並罪大辟弘以爲小吏無知賄賂易昧宜進  
主守倫十匹常倫五十匹死四十匹降以補兵又言舊制人  
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今四方無事應存消息請以十五爲  
半丁十七爲全丁從之九年進位太保卒配食武帝廟庭詔  
曰間王太保家便已匱乏清約之美同規古人言念始終情  
增悽歎可賜錢百萬米千斛弘既人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  
凡勅止施爲及書翰儀禮後人皆依倣之謂爲王太保家法  
歷任藩翰不營財利身以之後家無餘業而輕率少威儀少  
嘗榜蒲公城子野舍及當權有人就弘求縣此人好蒲戲弘  
曰君得錢會戲何用祿爲答曰不審公城子野何在弘然然  
自領選將加祿爵於人每呵護之然後施行若接待欣歡者  
必無所請人問其故答曰王爵加於人而相撫勞是市恩也  
若求者既無以爲惠又不借以顏色必成怨府聞者悅服于  
錫嗣

史緯卷一百二終

史緯

卷之一百二

主





徐美之東海人爲桓修參軍與高祖同府相親結義旗建高祖版爲參軍高祖北伐轉左司馬掌留任以副貳劉穆之穆之卒高祖以美之爲吏部尚書丹陽尹轉尚書僕射軍人朱興妻周氏男道扶年三歲得痼病周氏掘地生蓮之正棄市劉美之議曰周氏凶忍宜加顯戮然母之卽刑罪由於子愚則可流之遐裔從之高祖踐祚封南昌公進司空錄尚書事

史記

卷之一百三

揚州刺史美之起自白衣又無術學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傳亮蔡廓常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嘗與傳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辨博美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公言論不復以學問爲長高祖不豫與尚書令傳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少帝失德美之等謀廢立而廢廢王義興輕動多過乃先廢義興然後廢帝遣使殺義興於新安殺帝於吳縣太祖卽作進美之司徒元嘉二年美之與左光祿大夫傅亮上表歸政三請乃許之美之退還私第兄子佩之及侍中程道惠等謂非安復奉詔攝任三年正

母可云我  
母父悉不  
謝云汝父

月詔曰徐美之傳亮謝晦旬月之間再肆醜虐痛感三靈結人鬼于時大事甫爾慮或難圖故忍感含哀懷恥累載每念人生實難情事未展何嘗不顧影慟心伏枕泣血今命同寇肅明典刑晦據上流或不卽罪朕當親率六師誅討罪止三人餘無所問遂召美之至西門外謝晦弟驎爲黃門郎馳報傳亮亮以報美之美之還西州乘內人車出郭步走至新林人陶範中自剄死時年六十三野人以告載尸付廷尉子喬之尚高祖女富陽公主從誅美之嘗行山中見黑龍長丈餘頭有角無後足曳尾而行竟以凶終兄子遠之尚武帝女會稽公主爲彭城太守武帝諸子並幼以遠之姻戚將

史記

卷之一百三

大任之欲先令立功及討司馬休之使統軍爲前鋒待寇當卽投荊州於陣爲魯軌所殺于湛之拜秘書監公主身居長嫡文帝甚重之家事大小必諮而後行西征謝驎使公主留守臺內總攝六宮武帝微時貧甚嘗伐荻新洲其納布衣襪皆敬皇后手作武帝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示之湛之爲彭城王義康所愛與劉湛等相附及湛得罪事連湛之文帝將致大辟公主入宮見文帝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武帝納衣擲地號哭謂上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爲汝父所作納衣今日有一頓飽食便欲殘害我兒子上亦號哭湛之由此得全尋加侍中湛之貴戚

史

卷之一百三

三

豪強產業甚厚，園池伎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姿質端美，衣服鮮麗，每出入行遊，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時安成公何遜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和之子也，並奢豪，與湛之以禮辭服車馬相尚，都下爲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美。」湛何孟，還丹陽尹，范曄等謀反，湛之始與之同，後發其事，所陳多不盡，爲曄等所連，有司以湛之閭閻逆黨，事起積歲，未乃歸，問多有蔽匿，請免官削爵，付廷尉，上不許。湛之上疏請罪，上優詔答之，出爲南兖州刺史。廣陵舊有高樓，湛之更修整之，南望鍾山，城北有陂澤，水物豐盛，湛之更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竹繁茂，花藥成行，招集文士，盡游玩之，湛之善尺牘，時有釋惠休，本姓湯，善屬文，辭采綺麗，湛之與之甚厚，孝武命使還俗，官揚州從事史，湛之入爲丹陽尹，魯爽兄弟，車部曲來奔爽，執子也，湛之言朝廷所獎納，不敢申私怨，乞屏田里，不許。轉尚書僕射，時江湛爲吏部尚書，與湛之並居樞要，世謂之江徐，上每有疾，湛之輒入侍醫藥，二凶並舉，事發，上欲廢，勸賜湛死，而孝武無寵，累出外藩，南平王鑠，建平王宏，並爲上所愛，鑠妃湛之之妹，湛之勸上立之，徵鑠入朝，既至，失旨，欲立宏，嫌其非次，與湛之議，連日累夕不能決，慮有竊聽，每夜使湛之自執燭繞壁檢行，劬試逆之前夕，上與湛之屏人語，至曉猶未滅燭，賊

史

卷之一百三

四

入湛之驚起，趨北戶見殺，子著作郎聿之亦爲劬所殺。  
傳亮  
傅亮，咸之孫也，宋國建除侍中，中書令，高祖有受禪意，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曰：「桓玄篡亂，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復興皇室，南征北討，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茲衰暮，非可久安，吾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唯盛稱功德，莫曉其意，日晚坐散，亮還外，乃悟旨，而官門已閉，亮叩扉請見，曰：「臣暫空還都，高祖解其意，無復他言，直云：『須人自送。』」亮曰：「須數人便足。」亮辭出，已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至都，徵高祖入輔，永初元年，以佐命功封建城縣公，入直中書省，聽於省見客，亮總國權，每旦神虎門外，車常數百兩，二年，轉尚書僕射，高祖不豫，與徐美之謝朓並受顧命，少帝卽位，進尚書令，少帝廢，亮奉迎太祖，立行門於江陵城南，題曰：「大司馬門。」車行臺百餘，諸門拜表，威儀甚盛，太祖引見亮，慟哭哀動左右，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亮號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沾背，不能答，於是布腹心於到彥之王華等，及至都，徐美之問帝方可誰，亮曰：「吾文景以上人，美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未然。」太祖登阼，加左光祿大夫，進始興郡公，元嘉三年，太祖欲誅之，召亮入見，密有報之者，亮遣信報徐美之，因騎馬奔兄廸墓，屯騎校尉

郭泓收之至廣莫門上使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亮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臣聞命矣於是伏誅妻子流建安初亮見世路屯險著論曰演慎及少帝失德內懷憂懼直宿禁中時夜蛾赴燭作感物賦以寄意自知傾覆求退無由竟及於禍亮等試君禍可免乎

### 桓道濟

桓道濟金鄉人高祖北伐以道濟爲前鋒出淮肥所至諸城咸望風降服進寇許昌俘四千人餘人議者謂應悉戮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吊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中原咸悅時言甚衆長安既平以爲征虜將軍封永修縣公丹陽尹高

史緯

卷之一百三

五

祖不豫給班劍二十人出爲南兖州刺史徐美之將廢廬陵王義真以告道濟道濟以爲不可美之不納美之等謀廢立諷道濟入朝既至以謀告之將廢之夜道濟入領軍府就謝晦宿晦竦動不得眠道濟既寢便睡晦以此服之太祖未至道濟入守朝堂上卽位進武陵郡公固辭上將誅徐美之等召道濟欲使西討王華曰不可上曰道濟從人者也曩非創謀撫而使之必無所慮道濟至之明日上誅美之亮使道濟與中領軍到彥之前驅西伐上問策於道濟對曰臣昔與謝晦同從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畧明練殆難與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非其所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命致討必

史緯

卷之一百三

六

禽之晦本謂道濟與美之同誅忽聞來上人情兇懼遂不戰自潰事平遷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元嘉八年到彥之侵魏已平河南復失之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至高梁亭魏濟州刺史悉賴庫結邀戰道濟擊斬之軍至歷陽以資運竭乃還卒有降魏者具說糧已罄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而斬告者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坐輿與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全軍而反名震敵國魏人圖之以瘞鬼進位司空鎮壽陽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有才氣朝廷疑畏之文帝寢疾累年屢經危殆領軍劉湛貪執朝政慮道濟爲異說彭城王義康慮官車晏駕道濟不復可制十二年上疾篤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曰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道濟不答及至上已聞十三年春遣還鎮下船未發有似鵠鳥集船悲鳴會上疾動義康召入祖道收付廷尉與子八人並伏誅時人歌曰可憐白浮鵠杜榎植江州道濟死日建業地震白毛生又誅蔡軍薛彤高進之並道濟心腹也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俄爾間引飲一斛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已死吳子輩不足復憚自是頻歲南伐有飲馬長江之志文帝問殷景仁曰誰可繼道濟曰道濟以累有戰功

故致威名，餘但未任耳。帝曰：不然。昔李廣在朝，匈奴不敢南牧，後繼者復有幾人？二十七年，魏軍至瓜步，文帝登石頭城望之，甚有憂色。歎曰：若道濟在，豈至此？兄祇爲廣陵相，義熙十年，以命司馬國璠，自北徐州界，潛過淮，因天陰闇夜，率百許人緣城入，大呼，直上聽事，祇被射傷股，語左右曰：賊乘闇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更賊懼，必走。賊聞鼓鳴，以爲曉，奔散。追殺之，從孫瑒元徽中，王僧虔爲吏部尚書，以瑒爲征北板行參軍，瑒訴僧虔求錄不得，與僧虔書曰：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武建，羣從姑叔三姑帝姬，而令子姪餓死，不沾餘潤。卿腹飽腸爲日久，饑虎能嚇人，速與肉餼，驛不噬，誰爲落毛？身雖孤微，累世國士，尚書同堂姊爲江夏王妃，珪同堂姑爲南譙王妃，尚書伯爲江州珪祖，亦爲江州，僕於尚書人地固懸，至於昏宦，不至殊絕。今遠塞雖異，猶忝氣類，尚書何事爲爾？兄苦去冬乞豫章承，爲馬超所爭，今春擬南昌縣，爲史儼所奪。二子家世人才，有何見勝？秦始之初，八表同逆，一門二世，粉骨衛主，殊勲異績，已不能甄，常階舊途，復見侵抑，僧虔乃以爲安成郡丞。

謝晦

謝晦，陽夏人，爲太尉主簿，從征司馬休之，時徐達之戰敗見殺，高祖怒，將自披甲登岸，諸將諫不從，晦前抱持高祖，高祖

怒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晦死何有？會賊退，乃止。加侍中，高祖受命，封武昌縣公，轉領軍將軍，高祖不豫，與徐美之傳亮相道，並侍醫藥，少帝即位，加中書令，與美之亮輔政，少帝既廢，徐美之以晦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欲令居外爲援，慮太祖至，或用別人，故遽有此授，精兵舊將悉以配之，器仗軍資甚盛，太祖即位，晦慮不得去，甚憂惶，及發新亭，顧望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進建平郡公，晦至江陵，深結侍中王華，華以免禍，二女配彭城王義康，新野侯義賓，遣妻及長子世休，送女還都，上欲討晦，聲言北伐，治舟艦，傳亮與晦書曰：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朝士多諫北征，上當遣外監萬幼宗，往相諮訪，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三年正月，晦弟黃門侍郎驥，馳使告晦，晦謂不然，以亮書示參軍何承天，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傳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使承天豫作答語，辟草伐虜，宜須明年，江夏內史程道惠得陽人書，言其事已審，使報晦，晦問計於承天，對曰：衆將軍殊顧常思報德，事變至矣，區區所懷，恐不能盡，晦懼曰：卿豈欲我自裁哉？承天曰：向未至此，晦曰：荊州用武之地，兵精糧給，卿且決戰，死復何晚？又謂承天曰：若後三日，幼宗無消息，便是不復來，卿承天曰：幼宗本無來理，四討已定，豈容復疑？晦欲焚南蠻兵籍，率兒力樊戰，士人多懼。

發兵乃立誓戒嚴二三日中四遠投集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自白太祖時已戒嚴諸軍相次進路尚書符荊州暴其罪狀晦以弟遜為竟陵內史總爾任司馬周超城守晦率眾二萬發自江陵舟艦列自江津至於破冢旂旗相照歎曰恨不得以此為勤王之師徽宗師言王弘王景首等罪晦至江口到彥之前軍蕭欣已到彭城洲晦司馬庾登之畏懦不敢進以霖雨為辭參軍劉和之曰彼此共有兩耳桓征北尋至東軍方強唯宜速戰登之使作大囊貯茅數千斛縣於驢檐云焚燬用火安須賄以援戰期晦然之遂停軍十五日乃攻蕭欣於彭城洲晦參軍孔延秀率千人進戰甚力欣於陳後

史記

卷之一百三

九

權稱自衛旋安軍還船於足大敗延秀攻洲口橋陷之彥之退保隱所晦復上表曰臣昔因時幸過蒙先眷內閣政事外經戎旅與美之亮等同被齒盼既經啓王基招濟大業爰自權輿與於相讓誠積難微仍見紀錄並蒙丹書之誓各受山河之賞欲使與宋升降傳之無窮及聖體不豫召臣等同升御牀顧命領遺仰奉成旨俯賜股肱忠貞不効期之以死管罔倖德自絕於天社稷之危憂在託付不有所廢將焉以與乃遠猶殷漢用升聖德陛下順流乘傳不聽張武之疑入邸龍飛非俟宋昌之譏斯乃主臣相信天人合契美之及亮內贊王猷臣與道濟分輪於外遂蒙寵授來鎮此方分出弟姪

以侍臺省到任以來首尾三載雖形在遠外心係本朝事無大小動皆咨啓尊上之心足貫幽顯陛下遠達先旨申以婚姻大息世休復蒙引召是以送女適兒閭家俱下血誠如此未知所冀而凶狡無端妄生讎禍美之內誅臣受外伐顧省諸懷不識何辜天聽遐邇陳訴靡由弘等既蒙寵任得侍左右自謂勢擅孤鼠理隔重攝又以陛下富於春秋欲馮陵恩幸圖望國柄親從磐跼規自封殖不除臣等罔得專權所以交結讒慝成是亂階又惟弘等所構當以營陽廬陵為罪又以臣等位高功同內外膠固陛下信其厚貌忘厥左道三至下機能不暫惑伏自尋省廢昏立明事非為已廬陵之事不

史記

卷之一百三

十

由傍人內積蕭牆之戾外行叔段之誅既制之有主臣何預焉况廬陵為性輕險悌順不足武皇臨崩亦有口詔此雖發自營陽實非國禍至於美之亮等周旋同體心腹內外政欲戮力皇家盡忠報主若令臣等頗欲執權不專為國初廢營陽陛下在遠武皇之子尚有童幼擁以號令誰敢非之而泝流三千虛館三月奉迎驚駕以遵下武心血若斯易為可鑒且臣等奉事先朝十有七年並居顯要世稱恭謹不圖一旦致茲變聞夫周公大賢尚有流言之謗伯奇至孝不免謫躬之冤慈父非無情於孝子明君豈有怨於貞臣姦逆所移勢回山岳况乃精誠微淺而望求信者哉詩不云乎謗人罔極

交亂四國，愷悌君子無信譏言。陛下躬覽篇籍，研覆是非，爰兆之萌，安應深察。臣竊懼王室小有皇甫之患，大有閭樂之禍。夙夜殷憂，若無首領。夫周道浸微，桓文稱伐，君側亂國，趙鞅入誅。兄今凶禍滔天，辰極危逼，台輔孳數，岳牧傾陷，臣才非絳侯，安漢是職。人魏博陸，則奉遺旨，國難既深，家痛亦切。輒簡徒隸，甲軍大巴陵，蕭欣宕，望風奔逃。臣誠短劣，在國忘身，仰憑社稷之靈，俯厲義勇之氣，將長驅電掃，直入石頭。泉剪元凶，誅夷首惡，弔二公之冤魂，寫私門之痛。然後分歸司寇，甘赴鼎鑊。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伏惟陛下德合乾元，道侔玄極，鑒禍孽之無端，察貞亮之有本。回日月之照，發霜電之威。梟囚於廟庭，懸三監於絳闕，申二台之匪事，明兩藩之無罪。上謝祖宗，下告百姓。遣一乘之使，賜咫尺之書。臣便勒衆回旌，還保所任。須次近路，尋復表聞。初，晦與徐美之傳亮謀，為自全之計。勸據上流，擅道濟，鎮廣陵，各有強兵，以制持朝廷。美之亮於中秉權，謂可持久。及太祖誅美之，傳亮諂道濟入朝，委之西討。晦聞美之等死，謂道濟必不獨全。及聞率衆西上，始惶懼。道濟既至，與彥之軍合。晦始見彥，數不多輕之。不即出戰，至晚，因風帆上前，後連咽。西人離阻，無復固心。彥軍至忌置洲尾，列艦過江。晦軍一時潰散。晦夜投巴陵，得小船還江陵。離州刺史劉粹襲江陵，周超率萬餘人與

可歎  
哭府在此

戰大破之。俄而晦敗，問至，晦至江陵，無它處分。唯魂謝而已。趙舍軍，單舸詣到，疾之降。晦衆散，畧盡。乃攜其弟遜、兄子世基等七騎北走。遜肥壯，不能騎馬。晦每待之行，不得速。至，陸陸延頭，為戍主光順之所執。順之，晦故吏也。檻送京師。於路作悲人道詞，以自哀。有曰：「能安親而揚名，諒見解於先哲。保歸全而終孝，傷在余而告快。惟桑梓與灑掃，痛一朝而永絕。幸有踰於丘山，雖萬死其何雪。羈角偃兮衡閭，親朋交兮平義。雖履商兮不一，隆分好兮情奇。但憚耕兮從祿，視世道兮艱談。規志局兮功名，每謂之兮為易。今定論兮閭閻，愍明智兮昔議。到彥之以周超參府事，劉粹言沙橋之敗，事由周超。」於是與晦等並伏誅。初，晦與劉粹厚善，以粹子贛之為參軍，粹受命南討，無所顧。晦送贛之還粹，亦不害也。世基、晦兄綯之子也。有才氣，臨死為連句詩曰：「偉哉橫海鯨，鱗壯矣垂天翼。一日失風水，翻為螻蟻食。聯續之曰：「功成倖昔人，身退無定力。既涉太行險，斯路信難涉。驛女為彭城王妃，聰明有才貌。披髮徒跣與晦決曰：「阿父大丈夫當橫屍戰場，奈何復籍都市。言訖，叫絕。行人為之落淚。晦死時年三十七。晦走左右皆棄之。唯有延陵蓋追隨，不舍。太祖嘉之以為長沙王功曹。

王鎮惡  
王鎮惡，猛之孫也。以五月五日生，猛見奇之，曰：「此非常兒。」昔

五當君惡日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與吾門故名爲鎮惡年十  
三而符氏敗寄食龍池人李方家方善遇之謂方曰若遇遇  
英雄主當厚相報方曰君丞相孫人才如此何患不富貴至  
時願見用爲本縣令足矣後隨叔父羅歸晉騎射非所長而  
意畧縱橫果決能斷武帝伐廣固時鎮惡爲臨澧令或薦之  
武帝召與諸異焉因留宿謂諸佐曰鎮惡王猛之孫所謂將  
門有將也以爲太尉參軍高祖謀討劉毅鎮惡請給百舸爲  
前驅劉毅表從弟兗州刺史蕃爲副貳高祖僞許之大軍西  
討加鎮惡振武將軍使率將軍劇恩百舸前發戒之曰若賊  
知吾上比軍至政當岸上作軍未辨便下船也卿至彼深加  
寄量其船艦浮舸水側以待吾至宣揚詔旨罪止一人餘  
無所問若賊都不知消息未有備防可棄便棄今去但云劉  
兗州上鎮惡晝夜兼行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鎮惡捨  
船步上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岸上豎旗立鼓  
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嚴令後有大軍狀分兵燒江津船  
艦鎮惡遂前襲城津戍皆以劉蕃實上晏然不疑未至城五  
六里逢毅將朱顯之與十許騎欲出江津問是何人答云劉  
兗州至顯之馳前問蕃在所答云在後顯之望蕃不至見軍  
人擔糧具又江津船艦被燒鼓聲甚盛知非蕃上便驅馬告  
毅垂得至城未及閉門鎮惡馳進得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

城東門南門時城內東從舊將有千餘人西將及吏兵復有  
二千餘人食時就闕至下輔西人退散鎮惡遣人以詔并高  
祖手書示殺毅皆燒不視金城內未信高祖自來有王桓者  
手斬恒謀爲高祖所拔西還江陵迎家率十餘人助鎮惡戰  
於金城東門北鑿城作一穴桓先入鎮惡繼之短兵接戰鎮  
惡軍人與毅將多父兄子弟中表親戚且闕且諸衆知高祖  
自來人情離懈一更許聽事前陣散潰斬毅勇將趙蔡殺左  
右兵猶閉東西關拒戰鎮惡乃開金城南門以爲退路被慮  
南門有伏兵三更中率左右三十許人開北門突出政直鎮  
惡軍衝之不得去回衝劇恩軍得從大城東門出奔牛牧寺  
自縊死鎮惡身中五箭所執稍於手中被射破折江陵平後  
二十日大軍方至封漢壽子初高祖征毅以司馬休之爲刺  
史令遣軍爲聲援休之遣其將朱襄領衆助鎮惡及高祖西  
討休之鎮惡恐朱襄爲患於夜擊斬襄殺千餘人鎮惡性貪  
既殺襄因抄掠諸蠻不時反高祖怒不見之鎮惡笑曰但令  
得一見吾無憂矣高祖尋與鎮惡鎮惡強辯有口機隨宜開  
應高祖果釋除游擊將軍高祖北伐以鎮惡行龍驤將軍領  
前鋒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捷卻陵許昌望風奔散破虎牢至  
洛陽魏陳留公姚洗降進次龍池遣故人李方家升堂見母  
厚加餽衣卽授方爲龍池令方執長驅徑至蒲關僞大將軍

姚紹率大衆拒哈鎮惡。惡軍遠人將士乏食，乃親到弘農督租。百姓競送義粟，軍食復振。初，高祖與鎮惡期，若寇洛陽，須大軍至，未可輕前。鎮惡惡向潼關，爲紹所拒，不得進。馳告高祖，求糧援。時高祖入河，魏屯河岸，軍不得前。高祖呼所遣人問舫北戶，指河上虜示之曰：「我語令勿進，而輕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進？」軍鎮惡既得義租，合紹病死，僞撫軍姚讚代紹守險。高祖至湖城，讚引退。大軍次潼關，謀進取之。計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僞將軍姚襄屯兵湮上，鎮惡擊破之。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汜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咸驚以爲神。鎮惡既至，

史籍

主

將士食畢，便乘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撫慰士卒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卿諸人去家萬里，筋疲力極，並已逐流去，無復生計。唯死戰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衆莫不騰踊，泓衆奔潰，遂陷長安。泓降城內六萬餘戶，鎮惡撫慰初附，號令嚴肅，百姓安堵。高祖至，鎮惡於灊上奉迎。高祖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鎮惡拜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焉？』高祖笑曰：『卿欲學馮異耶？』時關中豐全，倉庫殷積，鎮惡極意收斂，子女玉帛不可勝計。高祖以其功大，不問也。高祖留次子義真爲安西將軍，兼秦二州刺史，鎮長安。鎮惡領安西司馬，馮翊太守，委以扞禦之任。及大軍東還，

此宋武所以失關中

赫連勃勃寇北地，義真遣參軍沈田子拒之，虜甚盛。田子屯劉回堡，遣使報鎮惡。鎮惡對其使謂長史王修曰：「公以十歲兒付吾等，當各思竭力，而擁兵不進，虜何由得平？使還，具述其言。田子素與鎮惡不協，武帝將歸，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爲有衛瓘故也。』至是，田子請鎮惡會傳弘之。田子屏人語，因斬之。幕下時年四十六。弘之奔告義真，義真披甲以待。俄而田子至，執田子以專戮斬之。義熙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追贈左將軍、青州刺史、封龍陽侯。諡曰壯，配食高祖廟庭。弟康攜家至洛陽，值關陝不守，康與長安徙民張肝醜劉雲等，唱集義徒，得百許人，驅率僞戶七百餘家，共保金墉。

史籍

卷之十

主

城時邵平率部曲及并州乞活一千餘戶屯城南，以命司馬道恭率三千人屯城西，以命司馬順明五千人屯陵雲臺。又有司馬楚之屯柏谷塢，魏野坂戍主黑弼公攻之，康堅守六旬。宋遣將軍姜某率軍救之，高祖嘉康節封西平男。進龍驤將軍，迎康家還都。康在金墉勸課農桑，百姓甚親賴之。永初元年卒。

到彦之

到彦之，彭城人，以擔糞自給。後從武帝討孫恩，以功爲南郡太守。從文帝西鎮，除南蠻校尉。文帝入奉大統，以徐美之等新疑虐，欲使彦之領兵前驅。彦之曰：「了彼不貳，便應朝服。」



其大事  
之具可  
自為

流若使有虞此師既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元嘉三年討謝晦彥之於彭城洲戰不利會檀道濟至晦乃敗走江陵平封建昌縣公上於彥之厚將加開府欲先令立功七年遣彥之督諸軍北侵自淮入泗泗水參日裁行十里自四月至七月始至東平魏滑臺虎牢洛陽守兵並走彥之留朱修之守滑臺尹冲守虎牢杜驥守金墪十年魏軍向金墪杜驥奔走進至虎牢尹冲衆潰而死魏軍進滑臺時河水將合糧食又罄將士疾疫乃回軍焚舟步至彭城軍實蕩盡府藏為空收彥之下獄免官起為護軍卒

王懿

史緯 卷之一百三

七

王懿字仲德太原人父苗仕苻堅為二千石堅敗懿年十七同兄叔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懿被重創困臥林中忽有青衣童兒騎牛行見懿問曰食未懿告饑兒去頃之復來攜食與之食畢欲行命水潦暴至莫知所如有一白狼至前仰天滿號號訖銜懿水因渡水懿隨之獲濟與叔相及至滑臺為翟遼所困懿奔太山遼追之急夜行忽有炬火前導懿隨之行百許里乃免叔字元德兄弟至江南值桓玄篡位懿兄將軍張暢言及世事懿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成大事懿果敢有智畧武帝使於都下襲玄懿謂叔曰天下之事不可不密應機務速不在巧遲玄每冒夜出入

史緯 卷之一百三

八

洛陽懿曰非常之事本不易行今暴師經歲士有歸心故當以建業為王基侯文軌大同然後議之可也帝納之元嘉三年與劉彥之北伐大破虜軍魏棄河南司充平定三軍咸喜懿獨有憂色曰虜囚役有餘今敝戈北歸并力完聚若河水冬合領國而至為憂方大耳十月虜於委粟津渡河虎牢洛陽並不守彥之欲焚舟步走懿曰洛陽既陷則虎牢不能獨全勢使然也今滑臺猶有強兵若便舍舟奔走士卒必散且當入濟更詳所宜乃回軍濟濟南歷城步上焚舟棄甲還至彭城尋與檀道濟救滑臺檀盡而還自是復失河南九年為徐州刺史懿三臨徐州威德著於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

今若國之一夫力耳事泄叔為玄所誅懿奔竄義軍冠軍建業懿抱叔子方回出候武帝帝於馬上抱之相對號泣追封叔安復侯以懿為中兵參軍盧循敗劉毅於桑落帝北伐始還士卒創痍賊衆十萬舳艫百里衆議欲遷都懿正色曰今天子當陽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豕突乘我遠征既聞凱入勢必奔散今自投草間同之匹夫何以威物義士英義各擇其上謀若果行請自此辭帝悅及與循戰於左里懿功冠諸將封新塗侯義熙十二年北伐進征虜將軍冀州刺史為前鋒諸將咸統於懿懿率將軍朱牧等開鉅野入河進據潼關長安平以懿為太尉諮議參軍武帝欲遷都

後於塔中，以河北所遇也。進號征北大將軍卒。

### 劉敬宣

劉敬宣，字萬壽，彭城人。八歲喪母，晝夜號泣。父牢之，參桓序軍事，鎮蕪湖。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以爲母灌。悲泣不自勝，序歎息謂牢之曰：「卿此兒，既爲家之孝子，必爲國之忠臣。」王恭起兵於京口，以誅司馬尚之爲名。牢之時爲恭司馬，恭甚相敬，忽牢之不能平，會稽王道子與牢之書，使反恭。牢之以問敬宣，敬宣曰：「朝廷無桓靈之失德，而恭怙亂阻兵，大人與恭親無骨肉，分非君臣。雖共事少時，意好不協。今日討之，於情何有？」牢之遣敬宣襲恭破之，孫恩爲

史緯

卷之一百三

元

亂牢之東討軍大虎，賊死戰。敬宣以騎傍南山，起其後，賊首尼受敵，遂大敗。進平會稽，加臨淮太守。高祖屢破妖賊，功名日盛。敬宣深相惡，結牢之討桓玄。元顯爲大都督，日夜昏酣，牢之詣門，不得相見。桓玄至深洲，遣人說牢之牢之欲假手於玄，除元顯父子，然後誅玄，可以得志於天下。將許之，敬宣諫曰：「方今國家撥亂天下之重，在人人與玄。玄藉父溫之基，據荆南之勢，一朝縱之，威望既成，則難圖也。董卓之變，將生於今。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但平玄之後，令我奈騾騎何？」遣敬宣爲任玄板爲諮議參軍。玄既得志，害元顯廢道子，以牢之爲會稽太守。牢之與敬宣謀襲玄期

以明旦，值大霧，將門晚開。敬宣不至，牢之謂敬宣謀泄，率部

曲奔白洲。敬宣還京口，牢之不知敬宣所在，自縊死。敬宣聞變，奔喪，早渡江，與司馬休之高雅之奔長安，求救於姚興。興令往，門東募兵得數千人，復至彭城，收聚義故，玄遣孫無絡討冀州刺史劉軌，軌與敬宣攻之不利，乃奔慕容德。敬宣夢九土服之，覺而喜曰：「九者，桓也。桓既吞矣，吾復本土乎？」乃結青州大姓，謀滅慕容德，推休之爲主。克日垂發，時劉軌爲德司空，雅之欲要軌，敬宣曰：「此公年老，有安齊志，不可告也。雅之以爲不然，遂告軌。軌果不從，相與殺軌而去。至淮泗間，會高祖平京口，手書召敬宣，即馳還拜輔國將軍。晉陵太守封

史緯

卷之一百三

子

武岡男，遷江州刺史。敬宣固辭曰：「警恥既雪，所願反身草澤，以終餘年。恩遇不遺，遂復僂僂，即今所忝，已爲優渥。且盤龍無忌，位任尚卑，一朝先之，必貽朝野之責，不許。初劉毅爲敬宣參軍，時人以雄傑許之。敬宣曰：「毅外寬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逢，當以陵上取禍。毅深以爲恨，及在江陵，知敬宣還，使人言於高祖曰：「劉敬宣不與義始，授之郡符，已爲過優。尋聞復爲江州，尤爲駭惋。敬宣不自安，自表解職。高祖恩款周洽，莫與爲比。敬宣嫁女，賜錢三十萬，襍絲千匹，大相寵任。欲令立功，表遣敬宣率衆三千伐蜀。國子博士周祗諫曰：「益土荒殘，野無青草，成都之內，殆無孑遺，計得其所，與行軍之

費不足相補也。今雨雪方降，驅吳越之人，投巴蜀之士，必生疾病。此一疑也。賊必不守窮城，將決死戰。今我往勞困，彼來甚逸，主客不同，大勢挫衄。此二疑也。千里饋糧，士有餓色，今所險萬里，軍無資儲，若兵不解，匱乏可待。此三疑也。今云可征者，云彼親離衆叛耳。此所遣兵，皆烏合受募之人，亦未必千人一心，有前無退也。爲治者，先定內而理外，安近而懷遠，今毛修之家，譬不雪，不應以得死爲恨。到敬宣蒙恩再生，亦宜含性命，仰答將軍欲驅二死之甘心，而亡國家之重計。越情所不安，不從。敬宣節監征蜀諸軍事，既入陝，敬宣遣將軍溫祥以二千人揚聲外水，自率益州刺史鮑陋等由墊

史籍

卷之一百三

三

江而進，達遂寧郡之黃虎，去成都五百里，譙道福距險相待，六十餘日，大小十餘戰，賊固守不出，敬宣不得進，糧食既盡，軍多疾疫，死者大半，引還，譙道福送毛球一門，喪柩浮之中流，修之接致歸葬。有司奏免敬宣官，五年，高祖伐鮮卑，除冠軍將軍，慕容超出軍距戰，敬宣奮擊大破之，敬宣寬厚，善待士，多伎藝，弓馬音律，無事不善，尚書僕射謝混少所交納，獨與敬宣善，或問混曰：卿未嘗輕交，而傾蓋於萬壽何也？混曰：人之相知，豈可以一塗限？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天下豈有非之者耶？劉毅爲荊州，謂敬宣曰：吾忝西任，欲屈卿爲長史，豈有意乎？敬宣懼，以告高祖，高祖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可無過慮。

高祖討毅，諸葛長民監太尉事，贈敬宣書曰：盤龍狼戾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常懼禍過禍生，實思避盈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遣使呈長民書，高祖曰：阿壽故不負我也。進右將軍，司馬道賜晉宗室也，爲敬宣參軍，高祖西征，司馬休之道賜陰結辟問道秀及左右王猛子等謀反，未發，適敬宣召道秀屏人語，率猛子逸過在後，取敬宣備身刀殺之。時年四十五。文武佐史討道賜，猛子等斬之。敬宣嘗夜與僚佐宴集，空中有投一隻芒屨，墜敬宣食盤上，長三尺五寸，已經著耳鼻間，並欲墮頃之而敗，喪至高祖，臨哭甚哀。子光祖嗣。

史籍

卷之一百三

三

沈田子，約以史書見敬宣之集，惡餘石之調。沈田子，武康人，爲高祖參軍，從克京口，封營道侯。盧循逼京師，高祖遣田子與將軍孫季高海道襲廣州，徐道覆還保始興，田子與將軍劉蕃殺之，循還廣州，圍季高，田子謂蕃曰：廣州城雖險固，本是賊之巢穴，今循還圍之，或有內變，且季高衆力寡弱，不能持久，若使賊還據城，凶勢復振，遂率軍救之，賊聞廣州急，田子背水結陳，身先士卒，季高夾攻破之。田子追循於鬱林，又破之，除振武將軍。高祖北伐，田子與順陽太守傅弘之各領別軍，從武關入，據青泥，姚泓率軍數萬奄至，田子本爲疑兵，所領裁數百，欲擊之，傅弘之曰：彼衆我寡，不

既自賊殺  
安能殺賊  
此休文飾  
詞耳

折其估風  
以果審當  
錄網之類

東漢書卷之一百三

五

可田子曰師貴用奇不必在衆弘之固爭田子曰衆寡相傾  
勢不兩立若使賊固大事去矣及其未整攻之必克所  
謂先人有奪人之志也獨率所領鼓譟而進前後奮擊賊衆  
潰散所殺萬餘人得泓乘輿服御長安既平高祖燕於文昌  
殿舉酒賜田子曰咸陽之平卿之功也即授咸陽太守大軍  
既還義其留鎮長安以田子爲參軍佛佛來寇田子與司馬  
王鎮惡出北地禦之初高祖將還田子及傅弘之等以鎮惡  
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言之高祖高祖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  
兵萬人彼若爲不善正足自滅耳勿復多言及俱出北地時  
謂鎮惡欲盡殺諸南人送義其南還因據關中田子與弘之  
謀誅之并力破佛佛然後南還謝罪田子請鎮惡會弘之營  
許事於坐殺之自歸義其長史王修收田子殺之無子以弟  
子亮爲後爲州主簿時三吳大水亮以東土災荒民窮殺  
富民膏米口成其價空班下所在隱其虛實積蓄之家聽留  
一年儲餘皆勒使糶貸爲制平價所謂常道行於百世權宜  
用於一時也又緣淮歲豐二麥已登黍粟行號可折其估賦  
仍許交市使強壯轉運以貸給老弱且酒有喉唇之利而非  
食餌所資立禁斷之以息浮費刺史彭城王義康卽施行之  
世祖出鎮歷陽行參軍事時制有盜發冢者所近村民與符  
伍遭劫不赴救同坐亮議曰尋發冢之情事止竊盜徒以優

東漢書卷之一百三

五

亡犯死故同之嚴科夫穿掘之侶銜枚以晦其迹劫掠之黨  
誰呼以成其事故赴凶赫者易應潛密者難且山原爲無人  
之鄉丘壘非恒塗所踐至於防救不得比之村郭督實效名  
理與劫盜則符伍之坐居空降矣又罰雖同符伍之限而無  
遠近之斷夫家無村界當以比近坐之若不域之以界則數  
步之內與十里之外同罹其責防民之禁宜當其律愚謂相  
去百步同赴告不時者一歲刑自此以外差不及罰啓陳府  
事曰伏見西府兵士或年幾八十而猶伏隸或年始七歲而  
已從役衰耗之體氣用湮微兒弱之軀肌膚未實而使疲勞  
昏耄稽苦傾晚於理既薄爲益實輕書制休老以六十爲限  
役少以十六爲制若力不周務故當粗存優減時營創城府  
功課嚴促亮陳之曰經始城宇莫非造創基築既廣夫課又  
嚴不計其勞苟務其速以歲月之事求不日之成比見役人  
未明上作閉鼓乃休呈課既多理有不逮乃涉寒暑多有死  
病頃日所承頗有逃逸竊惟此既內藩事殊外鎮撫蒞之宜  
無繁早晚若少寬其工課稍均其優劇徒緣既苦易爲悅加  
考其卒功廢闕無幾詔俱報可遷義成太守淮官清約太祖  
嘉之賜書二千卷及車馬服玩二十七年卒林子田子弟也  
沈氏奉五斗米道孫恩之亂田子祖弊及兄弟爲宗八沈預  
所告見殺林子逃伏山澤高祖討孫恩至會稽林子乃自歸

史記卷一百三

三

高祖甚奇之，載以別船，盡室移京口，分宅給之。從寇京城時，年十八，沈預慮林子為害，常披甲持戈。林子與田子還東，報讐五月五日，預大會于弟盈堂。林子兄弟挺身直入，斬預首，男女無長幼悉屠之。以預首祭祖父墓。林子以家門荼苦，無復仕心。高祖敦逼，淵年不起，及高祖為揚州，辟為從事，謂曰：卿何由遂得不仕？頃年相申，欲令天下見卿此心耳。不得已，就職。領建熙令，封資中侯，應循寇都下。林子領別軍於石頭，每戰不勝，乃揚聲當悉眾於白石步上，而設伏於南岸。大軍赴白石，留林子與徐赤將拒查浦。林子曰：賊詐言未必實。高祖曰：石頭城險，且淮欄甚固，留卿在後，足以守之。大軍既去，賊來挑戰，亦將將擊之。林子曰：賊聲往白石而屢來挑戰，其情狀可知矣。今盡銳來攻，而吾眾不盈二旅，獨可拒敵，自固。賊偽計不立，大軍尋反。君何患焉？赤將曰：今賊悉眾向白石，留者必皆羸老，以銳卒擊之，無不破也。便鼓譟而出，賊伏兵齊發，亦將棄軍奔北岸。林子率軍進戰，破之。徐道覆又至，銳卒必勝數里。林子曰：賊必磨結陣，戰者不過一隊。今我扼其津要，彼雖銳，師數里，必不敢過而東也。乃斷塘而隔會朱齡石至，與林子并勢，賊敗走。高祖斬赤將以勸。以林子參軍事，十一年，從討司馬休之高祖，每征討，林子輒摧鋒居前。雖有營部，至於宵夕，輒勸還內侍。高祖伐羌，參征西軍事，從汴

史記卷一百三

三

人河一路，寇捷偽并州刺史尹昭據蒲阪。林子與田道濟攻之。王鎮惡攻蒲阪，偽東平公姚紹收之。林子謂道濟曰：今蒲坂城堅，池深不可旬日而克。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不如棄之。其攻蒲阪，蒲阪開既克，尹昭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及至，紹舉關右之眾，圍林子等。時懸師深入，糧輸艱遠，三軍莫有固志。道濟欲渡河避其鋒，或欲棄捐輜重，還赴大軍。林子按劍曰：許洛已平，關右將定，事之濟否？所係前鋒，今捨已捷之形，棄垂成之業，大軍尚遠，賊眾方盛，雖欲求還，豈可復得？上官受命前驅，誓在致死。今日之事，自為將軍辦之。今諸軍退，捷何以見？相公旗鼓耶？塞井焚舍，示無全志，率麾下數百人，犯其西門，紹眾小，應棄其亂而遁。遂大潰，俘虜以千數。悉獲器械，資糧，紹還保定城，留將軍姚萇精兵守險。林子衛仗夜襲，剽掠而坑其眾。紹遣姚萇將兵屯河上，絕水道。諸將雖未立，林子選擊破之，謂奔還。紹又遣長史姚伯子率眾三萬屯九泉，憑河固險，以絕糧援。林子破之，斬伯子。姚萇至，林子復破之。高祖至關鄉，姚泓掃境內之兵，屯堯柳。時田子自武關入藍田，泓率大衆攻之。高祖慮眾寡不敵，遣林子步自秦嶺相接援。比至，泓已被走。田子欲窮追，進取長安。林子止之曰：往取長安，如指掌耳。今寇賊城使為獨牛一隅，不賞之功也。田子乃止。長安既平，殘兵十餘萬，口西奔，隴上林

子追討至槐里冠之俘獲萬計大軍東歸林子領水軍於石門以為聲援大軍還至彭城林子以行役既久士有歸心言聖王戒慎祿福非以崇威立武安中嚴宿衛俄而謝翼謀反高祖歎曰林子之見何其明也加建威將軍河東太守遭母喪起為輔國將軍固辭不許頃之有疾林子性孝上不欲使哭泣適與入省日夕撫慰及上不豫而林子卒羣公不欲使上知每召輒答疾病還家至高祖崩竟不知也元嘉中諡曰懷少子璞為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主簿長史范曄行州事太祖謂璞曰濬以弱年臨州神機之政既不易理實謂得失特安詳慎范曄性疎彼難行事其實委卿也遷宣威將軍肝

史

卷之一百三

毛

昭太守時王師北伐彭沛無虞璞以強寇對陳事未可測郡首淮陽路當衝要乃修城壘浚重隄聚材石積鹽米為不可勝之計託殿直自率步騎數十萬陵踐六州遠近騷懼衆勸璞還京師璞曰賊大衆未必攻小城若肉薄來攻則成禽也諸君何嘗見數十萬人聚在一處而不敗者昆陽合淝前事之明驗此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衆見璞神色不異老幼在焉人情乃定收集得二千精手謂諸將曰足矣賊既濟淮毛遐祚胡崇之諸軍並為所沒將軍賊質收散卒千餘人來向城諸將曰若不攻則無所事衆若其來也城中止可容見力耳地狹人多更相蹂踐欲閉門勿受璞曰賊之殘害古

今未有屠剝之慘衆所共見其中不死者復驅還作奴婢鄉寧不憚此耶所謂共舟而濟胡越同心也命開門納質質見城隍完固人情輯和鹽米豐盛器械山積大喜衆皆稱萬歲及賊至四面蟻集攻城璞與質隨安應距攻守三旬殄其大半盡乃遁有議欲追之者璞曰今士兵不多又非素附雖固守有餘未可與言戰也可整舟艦示若欲渡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質以璞城主使上露板璞性謙虛竟推功於質焉太祖嘉璞功遣中使褒美又詔曰近者險急老弱殊常憂迫耶念卿爾時難為心想百姓流轉已還比遣部運尋至委卿量所贍濟也徵還燕賜豐厚元凶弑立今送老弱還都世祖

史

卷之一百三

宋

軍至界首璞迎見顏竣與璞素不平竣後至見發弟子伯玉為衛尉丞世祖以其容狀似周仲尼像常呼為孔子舊制軍駕出行衛尉丞戎服直門張永謂伯玉曰此職乖卿志王或與伯玉有舊常陪輦出指伯玉白上曰孔子奇形容於是特聽伯玉服玄衣除晉安王子助行佐或領選謂典籤沈亮祖曰鄧琬一乳為長史行事沈伯玉先帝在藩時佐今猶不改民生定不應佳乃轉參軍事子助即伯玉以為中書侍郎初伯玉為衛尉丞太宗為衛尉共事甚美及子助敗伯玉下獄見原除承世令卒璞有子約

史籍卷一百四

宋書五

列傳

朱齡石

朱齡石，沛人也。伯父憲，斌，金爲西中郎袁真將佐。桓溫伐真於壽陽，憲斌與溫潛通，真殺之。齡石父緯，逃歸溫。壽陽平，真已死，緯發棺戮屍。溫將斬之，溫弟冲苦請得免，緯受冲更生之恩，事冲如父。爲廣平太守，及冲卒，緯歔血死。齡石少不治，崖險勇，有大痛。齡石伺其眠，割之立死。高祖克京口，以爲參軍，從至江乘。齡石言世受桓氏恩，不容以兵刃相向，乞在

史籍

卷之一百四

十

軍後，高祖甚而許之，遷武康令。縣人姚係祖，招聚亡命爲劫盜，所居險阻，郡縣不能討。齡石至縣，僞與係祖親厚，召爲參軍，係祖恃強，謂齡石不敢圖已，出應召。齡石斬之，掩殺其家，自是一郡得清。高祖復召爲參軍，齡石既有武幹，又練吏職，高祖甚親委之。義熙九年，遣諸軍伐蜀，以齡石爲元帥，加建威將軍，益州刺史，率兵二萬，發自江陵。毛修之，父秦州刺史，爲譙縱所殺，故修之與數宣伐蜀，既無功而返，至是復求行。高祖慮修之至蜀，多所誅殘，且土人既與毛氏有嫌，當以死固守，不許。高祖策之曰：「敬宜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必重兵

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

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恐賊聞之，乃函書付齡石，

署曰：「至白帝，乃開諸軍。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

都，賊嘉朱林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

虎，譙縱果備內水，使其大將譙道福以重兵戍涪城，遣其秦

州刺史侯斌，蜀郡太守譙說屯彭模，夾水爲城。十年六月，齡

石至彭模，去成都二百里，僞督護譙元等兩岸連營，層樓重

櫓，衆號三萬。前鋒劉鍾時脚疾不能行，齡石乃謂鍾謀曰：「今

天時盛熱，而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可拔，祇增疲困。欲且養銳，

息兵以伺其隙，若何？」鍾曰：「前揚聲言大衆向內水，譙道福不

史籍

卷之一百四

二

敢舍涪城。今大軍卒至，出其不意，蜀人已破膽矣。賊阻兵守險，懼不敢戰，非能持久堅守也。因其因懼，盡銳攻之，其勢必克。鼓行而進，成都必不守矣。若緩兵相持，彼知我虛實，必引洛軍并力來拒，我求戰不獲，軍食無資，當爲蜀子虜耳。齡石從之，賊水北城險，諸將欲先攻其南。齡石曰：「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壘，南城不攻自下也。」七月，齡石率劉鍾、謝恩等攻城，詰朝戰至日昃，焚其樓櫓，四面並登，斬侯斌。譙說仍向南城，卽時散潰，乃舍船步進，賊嘉病卒，朱林至廣漢，斬其大將譙撫，譙縱奔涪城。巴西人王志斬之，僞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王師。道福聞彭模不守，率精銳五千兼行

來赴關。纔已走，道福亦散，逃於徐中，杜遙縛送之。斬於軍門。高祖將伐蜀，謀元帥，衆難其人。高祖乃舉齡石，衆謂齡石資名尚輕，慮不辦克。高祖不從，乃分麾下之半，猛將勁卒悉以配之。賊喜，敬皇后弟也，命受其節度，及蜀平，咸服高祖之知人。齡石封豐城侯。十四年，桂陽公義真被徵，以齡石持節督關中諸軍事，敕齡石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真俱歸。義真敗於青泥，齡石棄城，與其弟超石俱被執，見殺。青泥之戰，西戎司馬傅弘之氣貫三軍，軍敗陷沒，佛佛遁，令降弘之，不

見殺。

史

卷之一百四

三

謝恩。高祖人高祖征孫恩，縣差恩負馬，常負大束，兼倍餘人，於易於地，歎曰：大丈夫學弓三石，奈何充馬士？高祖聞之，給器仗，恩膽力過人，常先登，小心忠謹，未常有過，甚見愛信。遷龍驤將軍，與王鎮惡輕軍襲江陵，破之，隨益州刺史朱齡石伐蜀，平成都。恩經百戰，身被重瘡，錄功封新寧男。高祖北伐，留恩侍衛世子，命朝士與之交，恩益謙損，與人語常呼位官，自稱鄙人。撫士卒甚有恩紀，轉輔國將軍，入關迎桂陽公義真，還至青泥，爲佛佛所追，恩斷後力戰，連日軍敗，爲虜所執，死於虜中。

胡藩

藩既非桓玄復舉其軍事何也

說不詳見

胡藩，南昌人，泰和振軍事，時殷仲堪爲荊州刺史，藩外兄羅企生爲仲堪泰軍，藩請假還過江陵，省企生，仲堪要藩相見，接待甚厚，藩因說仲堪曰：桓玄意趣不常，每快快於失職，節下崇待太過，非計也。仲堪不悅，藩退謂企生曰：倒戈授人，必至之禍，若不早規去，就後悔無及。玄自夏口襲仲堪，藩泰玄後軍事，仲堪敗，企生果及藩義旗，起玄戰敗，將出奔，藩於南掖門控玄馬曰：今羽林射手尚有八百餘人，皆荆楚義故，尚可一戰，一旦捨去，欲歸可得乎？玄直以馬鞭指天而已，於是奔散相失，追及玄於蕪湖，玄見藩喜，謂張須無曰：卿州故多士，余乃復見王叔治、桑落之戰，藩艦被燒入水，潛行三十

史

卷之一百四

四

許步方得登岸，乃還家。高祖召爲泰軍，從征鮮卑，賊屯臨朐，藩曰：賊屯軍城外，留守必寡，今往取其城，而斬其旗，此韓信所以克趙也。高祖遣趙韶與藩潛往，既至，即克其城，賊見城陷，一時奔散，還保廣固，圍之。將拔之夜，佐史金集忽有烏大如鷄，蒼黑色，飛入高祖帳裏，衆以爲不祥，藩起賀曰：蒼黑者，胡虜之色，胡虜歸我，大吉之祥也。明旦賊陷，轉都陽太守，從伐劉毅，初毅之荊州，表求還建業，辭莫去，都數十里，不遇拜，關高祖出倪塘會之，藩勸於坐殺毅，高祖不從，至是謂藩曰：昔從卿倪塘之謀，無今果也。從征司馬休之，領游軍於江津，徐達之敗沒，高祖怒其，即日於馬頭渡江，江岸壁立數丈，休



之臨岸置陣高祖呼藩令上藩有難色高祖怒命左右錄水斬之藩頓曰藩寧前死耳以刀穿岸旁容脚指遂徑上隨之者稍多既登岸殊死戰賊引退因而乘之一時奔潰高祖伐關中秦太尉軍事統別軍至河東暴風漂輜重艦渡北岸爲安房所獲藩憤怒率左右十二人乘小船巡往河北賊騎五六百見藩率共笑之藩善射登岸射賊應弦而倒者十許人賊皆奔退牽其船而返與朱超石追索虜於平城大破之高祖還彭城秦伯固軍事封陽山男元嘉十年卒謚曰壯侯子隆世嗣爲庶子六十人

垣護之

史籍 卷之十

五

垣護之界陽人形狀短陋而氣幹果毅元嘉初爲殿中將軍隨劉彥之北伐彥之將回師護之曰殘虜畏威望風奔逃入戰役地不戰克復方當長驅朔漠窮掃遺醜況乃自送無假遠勞宜使靈秀速進滑臺助朱修之固守節下大軍進擬河北則遊魂自然奔退今青州豐壤濟清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朝廷受任之旨彥之不納散敗而歸後隨王玄謨入河玄謨攻滑臺護之爲前鋒進據石濟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及虜救至護之馳書玄謨曰昔武皇攻廣固死沒亦衆況事殊裝日豈得計傷疲願以屠城爲急不從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護之聞知而虜悉索

玄謨大膽連以鐵鎖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時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虜不能禁留戊靡溝城而還加建威將軍屯歷下世祖入討率所領馳赴以爲冀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反兗州刺史徐道寶護之妻弟也與護之書勸使同逆護之馳使以聞道寶時戍湖陸護之留子恭祖守歷城自率步騎襲道寶道寶焚城走義宣賊衆至梁山與王玄謨相持柳元景率護之等鎮新亭玄謨求救甚急上遣元景進據南州護之率水軍先發賊遣將龐法起襲姑熟適值護之至會擊大破之前赴梁山將戰護之見賊舟艦衆多謂玄謨曰今當以火平之即使隊王張談等燒賊艦風狂

史籍 卷之十

六

水急賊軍奔散梁山平護之追討至尋陽而還封益陽侯世祖以歷下要害欲并青州鎮歷城議者多異護之曰青州北有河濟又多陂澤非虜所向每來寇掠必由歷城歷城北近大河歸順者易二州并鎮此輕遠之畧也由是遂定徙豫州刺史護之多聚斂下獄免官復起爲太中大夫卒弟詢之驍勇有氣元因以爲將軍張東軍副張超首行大逆亦領軍隸東詢之規殺之東亦有意朱湖詢之同否互相觀察會起來論事東動色詢之覺之即與定謀使召超超疑之不至移宿他所詢之不知遲就斫之殺其僕於床因與東南奔東溺淮死世祖以詢之爲積弩將軍梁山之役詢之爲流矢所中死

附冀州刺史

張興世

張興世，竟陵人。太宗卽位，拜龍驤將軍，領水軍，距南賊於赭圻。相持久不決。興世曰：「賊據上流，兵冠形便，我雖相持有餘，而制勝不足。今若以兵數千潛出其上，據險自固，隨宜斷截，使其首尾周遑，進退疑沮，中流一梗，糧運自艱，制賊之奇，莫過於此。」沈攸之與，喜，並贊其計。時劉劭攻殷琰於壽陽，賊遣麗孟風率軍助琰，劉劭求援甚急。建安王休仁欲遣興世救之。沈攸之曰：「孟風蟻寇，必無能爲。遣別將馬步數千，足以相制。若據上流，賊不憂不殄，興世策是安危大機也。」乃遣

史

卷之一百四

七

段佛榮授勅，太宗遣戰士七千配興世。興世令輕舸，溯流而上，旋復回還。一二日中，輒復如此。使賊不爲防。賊帥劉劭聞興世欲上，笑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興世何物，欲據我上？」興世謂攸之曰：「上流惟有錢谿可據，地既險要，去大衆不遠，應是無難。」江有潤洲，船必來泊，岸有橫浦，可以藏船。莫宜於此。中夜值風，舉帆直前，賊兵於東岸相翼而上。興世夕住景江浦，潛遣黃道標夜領七十舸，徑據錢谿，立城柴，劉劭領水步二十六軍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曰：「賊來尚遠，而氣盛失驟，既力盡，亦易衰。此曹劌所以破齊也。」令將士不得妄動。賊來轉近，舸入潤洲，興世命壽寂之任農夫率壯士

擊之。胡敗走，投水者甚多。時興世城壘未成，建安王休仁慮

興并力來攻，欲分其形勢，命沈攸之以皮艦二十，攻賊淩湖也。苦戰連日，斬獲千數。錢谿城柴由是得立。赭圻軍士伐木爲橋於青山，遇一童子，曰：「賊下旬當平，無爲自苦。」忽不見。興世遇其橋道，賊衆漸饑。劉劭遣右軍沈仲玉領千人步取南陵，迎接糧運。仲玉領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船，豎柵爲城，規欲突過，行至貴口，不敢進。遣間信報，胡援接興世擊之。交戰盡日，仲玉走還。悉虜其資貨。劉劭棄軍遁走。袁顗亦奔散。興世率軍追討，與吳喜共平江陵，封作唐侯。還太子右衛率雍州刺史。興世居臨沔水，沔水自襄陽以下，至於九江二千里。

史

卷之一百四

八

中無洲嶼。興世初生，其門前水中，一旦忽生洲，年年漸大。及興世爲方伯，洲上遂十餘頃。興世往襄陽，父仲子愛戀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可送一部。」行田時吹之。興世素恭謹，對曰：「此是太子鼓角，非田舍老公所吹。」興世欲拜某，仲子曰：「汝衛從多，先人必當驚怖。」興世賊撤而後行，昇平初卒。

宗室

長沙王道憐，高祖中弟也。爲驍騎將軍，荊州刺史。道憐素無才能，語言艱澁，舉動鄙拙，畜聚常若不足。去鎮之日，府庫爲虛。高祖受命，進太尉，封長沙王。時廬陵王義真爲揚州刺史，

太后謂上曰道憐汝布衣兄弟宜用為揚州上曰寄奴與道  
憐豈有所惜揚州根本所寄事務至重非道憐所了太后曰  
道憐年山五十豈不如汝十歲兒耶上曰車十雖為刺史事  
無大小悉由寄奴道憐年長不製其事於聽望不足太后乃  
無言遂讓曰景子義欣嗣為南兗州刺史到彥之率大眾入  
剡義欣進彭城為衆軍聲援彥之敗退齊濟攝提將佐勸義  
欣委鎮還都義欣不動還豫州刺史鎮壽陽于時土境荒敗  
人民凋散城郭頽敗盜賊公行義欣糾維補緝隨宜經理立  
計立之則盜賊逃遁道不拾遺城府庫藏命皆完實遂為盛  
藩時淮西江北長吏悉敘武夫多無政術義欣陳之曰

史集 卷之一百四

江淮左右上將民疎項東鶴饒相襲百城剽弊殺牧之宜必  
使良吏流官官長多事才力勞人武夫不經政術東南殷實  
猶簡賢能況實接荒重而可解柔頓顧勅選部使任得其  
人考陵良田萬餘頃堤塌久壞秋夏常苦旱義欣遣秦軍嚴  
肅循行修理有舊溝引渾水入陂不治積久樹木堙塞肅伐  
木開道水復通注山是無旱憂義欣曰成王于輶宣城太守  
丁勛為亂賊來屯據鵠尾攻逼宣城時四方牧守莫不同逆  
唯韞棄郡赴朝廷太宗嘉之以為雍州刺史人為中領軍昇  
平二年為蕭道成所誅韞人才凡鄙以宣城之勳特為太宗  
所寵在雍州使善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時常披玩嘗以

此見出書  
之上且重  
凡部所為

圖示征西將軍蔡興宗與宗陽若不解指韞像問曰此何人  
而在韞上韞曰此正是我問者笑之弟述亦庸劣嘗有總喪  
或慰之并訪其子答曰父子乘應蓋謂應為憂也義欣弟義  
宗新淪縣男子乘奉始初為吏部尚書時宗室雖多材能甚  
寡乘少自孤東甚得朝野之譽太宗委任之後廢帝立為中  
書令與蕭道成袁粲相分口入直決機事及帝廢為蒼梧  
王乘集議出於路達從弟中領軍韞韞曰今日之事故當歸  
見耶乘曰吾等已讓蕭領軍矣韞掇胸曰兄何故肉中出血  
耶今年族矣道成聞而惡之順帝即位轉尚書令乘知運祚  
將移密懷異圖及沈攸之舉兵道成入屯朝堂袁粲鎮石頭

史集 卷之一百四

城與乘及大將黃回等謀夜會石頭詰旦乃發乘素恒怯驍  
操不自安備後使自丹陽郡車數百乘載婦女盡室奔石頭  
臨行妻蕭氏強勸令食乘歡美寫胸中手振不自禁其主簿  
丁黨衛問難語左右曰今日之事難以取濟但我受劉公厚  
恩義無有二乘至石頭袁粲驚曰何遽便來事今敗矣乘曰  
今得見公死亦何恨從弟韞直省內與直閣將軍卜伯興謀  
其夜攻道成秣陵令劉質建康令劉超密告道成道成使將  
軍王敬則收韞韞已戒嚴敬則率壯士直前韞左右皆披靡  
因敬之伯興亦伏誅粲敗乘踰城出走於領擔湖見禽二子  
承宗承死俱嘗賦詩云城上草植根非不高所恨風霜早時

詩曰佳

以爲妖何乘妻諸思話女也常懼禍敗謂乘曰君當貴已足故應爲兒子作計乘弟遐散騎侍郎與嫡母殷氏養女雲敷私通殷氏每禁之及殷氏口血出衆疑遐行毒害孝武諷乘證其事乘曰行賂之人尚不應爾今日寧死不敢奉救衆以此稱之乘死遐亦被誅乘當權時遐累求方伯乘曰我用汝作州於瞻望不足遐曰富貴時則云不可相關從坐之日爲得免不至是果死義宗弟義基封營道侯凡鄙無識始與王濟嘗謂之日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何意苦阿父如此

王濟嘗謂之日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何意苦阿父如此

王濟嘗謂之日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何意苦阿父如此

史記卷一百四 陸以爲秦軍高祖克京城道規以其口與劉毅孟昶共斬弘率衆濟江立走江陵留何濟之守淝口義軍至賊列艦距之濟之空設羽儀旗幟於一舫而別在他船無忌欲攻之衆曰濟之不在此船舫雖得無益也無忌曰濟之既不在此舫戰士必窮我以勁兵攻之船必可獲彼衆以爲失其軍主我徒咸謂已得賊帥我勇而彼懼破之必矣道規曰善遂攻舫獲之因鼓譟曰已斬何濟之縱兵擊之賊衆奔敗克淝口進平等陽追及玄於嶧嶧洲道規等兵不滿萬而玄賊士數萬衆欲退還尋陽道規曰彼衆我寡強弱異勢今若不進必爲所乘雖至尋陽豈能自保玄奔敗之虜衆無固心夫決機兩陣

將勇克昔光武昆陽之戰曹操官渡之師皆以少制多今不可先爲之弱因處衆而進大破之玄軍解走江陵爲馮道所斬桓謙桓振復據江陵道規與無忌進破桓謙於馬頭桓蔚於龍州無忌欲乘勝直取江陵道規曰兵法屈伸有時不可苟進諸桓世居西楚羣小皆爲竭力振勇冠三軍難與爭勝今且頓兵以計略之不憂不克也無忌不從果爲振所敗乃還尋陽繕治舟甲進平巴陵謙振遣使求割荆江二州奉歸晉帝不許會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攻襄陽桓蔚走江陵宗之進至紀南振自往距之使桓謙留守毅道規馳襲之謙奔走即日克江陵城振破宗之而歸開城已陷亦走無忌翼

史記卷一百四 衛天子還京師道規留夏口江陵之平道規推毅爲元功無忌爲次功自居其末封華容公荊州刺史道規善爲治刑政明理士民畏而愛之盧循逼京邑道規遣司馬王鎮之將軍桓道濟到彥之赴援至尋陽爲賊黨蒯林所破乘勝伐江陵揚聲云徐道覆已克京師桓謙自蜀寇江陵與林會於屯江津謙軍枝江荆楚愈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畿聞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開衆咸畏服莫有去者離州刺史魯宗之自襄陽來赴武謂宗之未可測道規單馬迎之宗之感悅衆議欲使權道濟與宗之分擊二寇道規曰盧循

軍隔中流，尉張同興和謙荷林更相首尾，人懷危懼，莫有圖心。成敗之機在此一舉，非吾自行其事，不決。乃使宗之居守，自率諸軍攻謙，將佐諫曰：「今遠討桓謙，其勝難必，荷林近在江津，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守，脫有差跌，大事去矣。」道規曰：「諸君不識兵機，荷林愚豈無他奇計，以吾去未遠，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謙往，至便克，疑惑之間已自還返，謙敗則林破，豈敢復來？」且宗之固守，何為不支？遂往攻謙，水陸齊進，謙大敗，單舸走，追斬之，還至浦口，林亦奔散，復追斬之。初，謙至枝江，江陵士庶皆與謙書，言城內虛實，謙為內應，泰軍曹仲宗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眾乃大安。徐道覆率眾三萬奄至被

史籍

卷之一百四

七

家，終宗之已還，襄陽人情大震。武傳循已平京師，還道覆上為刺史，道規使劉遵為游軍，自軍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道規意氣益厲，激揚三軍，還自外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赴水死者殆盡。道覆單舸走還，溢口，初使遵為游軍，眾咸云：「今強敵在前，唯患人少，不應割削見力，置無用之地。」及破道覆，果得游軍之力，眾乃服焉。進征西大將軍，豫州刺史，以疾不拜。八年，薨於京師，年四十三。謚曰烈武。高祖受命，追封臨川王，道規無子，以長沙王次子義慶為副，太祖少為道規所養，高祖命紹焉，咸以繼無二繼，乃止。元嘉九年，以義慶為荊州刺史，荊州居上流之重，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高祖使

諸子居之，義慶以宗室今美，特有此授。在州八年，為西土所安，改授江州刺史，薨，謚曰康王。義慶謙虛簡素，至州及去鎮，迎送之物皆不受，愛好文義，招聚才學之士，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為佐史，所著世說十卷，集林二百卷，行於世。太祖與義慶書，常加意斟酌云。

王誕

王誕，郡郡人，字茂世，會稽王世子元顯開府，以誕為長史，桓玄殺元顯，徙誕廣州，盧循據廣州，以誕為長史，甚賓禮之。誕說循曰：「下官遠流在此，被蒙殊眷，士咸知己，實思報答，但本非戎旅，在此無用，素為劉鎮軍所識，若得北歸，必蒙任寄，公

史籍

卷之一百四

七

私際會，恩報厚，恩愈於停此空務歲月，循然之時，刺史吳隱之亦為循所拘，誕又曰：「將軍今留吳公，公私非計，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於是誕及隱之金還。高祖以為太尉長史，盧循自蔡洲南走，劉毅固求追討，誕書白曰：「公既平廣，固復滅盧，循功蓋於古，勳無與二，如此威權，豈可餘人分之？毅與公同起布衣，一時相推耳，今既喪敗，不宜復使立功，高祖從之。母憂去職，高祖征劉毅，起為輔國將軍，誕固辭，軍號墨經從行，時諸葛長民行留府事，心不自安，高祖甚慮之，毅既平，誕求先下，高祖曰：「長民似有疑心，卿距宜去。」誕曰：「長民知我蒙公垂盼，今輕身單下，必以為無虞，可

以少安其意高祖笑曰卿勇過責有矣九年卒九子假尚武  
帝女吳興公主常保假繆諸庭樹時天大雪噤凍久之假兄  
假排闥詣主乃免

### 謝景仁

謝景仁本名裕陳郡人參會稽王世子元顯軍事嬖人張法  
順儀領一時內外無不造門惟景仁不至年三十方為著作  
郎桓玄誅元顯見景仁謂四坐曰司馬庶人父子云何不敗  
今謝景仁三十方著作郎玄篡位領驍騎將軍景仁博聞  
強記善叙前言往行玄每與之言不倦也玄出行殷仲文卞  
範之之徒皆騎馬散從而使景仁陪輦高祖為桓修參軍嘗

### 史籍

#### 卷一百四

五

謝景仁諸事景仁與語奇之因留高祖共食食未辦而景仁  
為玄所召玄性急俄頃之間騎詔續至高祖屢求去景仁留  
之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共食豈當不得待竟安  
坐飽食然後應召高祖甚感之嘗稱景仁不忝太傅安孫高  
祖為鎮軍以為司馬高祖以內難既寧思弘外畧將伐鮮卑  
朝議皆謂不可景仁獨曰公建桓文之烈應天人之心匡復  
皇祚芟夷奸逆雖業高振古而物望未歸宜推公固存廣樹  
威畧鮮卑密邇疆甸屢犯邊陲伐罪弔民於是乎在平定之  
後養銳息徒以觀兵洛河修復園寢豈有坐長寇虜絕敵貽  
患者哉高祖納之及北伐景仁專總府任轉左僕射景仁性

### 史籍

#### 卷一百四

六

嚴整居宇靜麗每唾左右人衣事畢聽一日幹濯每欲唾左  
右爭來受高祖雅相重申以婚姻盧陵王義真妃景仁女也  
義熙十二年景仁卒高祖親臨哭之甚慟弟純劉毅鎮江陵  
以為長史王鎮惡率軍襲毅時毅疾病佐吏皆入參承純已  
出聞兵至馳還入府左右引車欲還外解純叱之曰我人吏  
也逃欲何之乃入及毅兵敗衆散時已暗夜司馬毛修之謂  
純曰君但隨僕純不從為人所殺純弟述隨純在江陵率喪  
還都行至西塞值暴風純喪舫流漂不知所往述乘小船尋  
求之經純妻庾氏舫過庾氏遣人謂述曰風波如此小船冒  
險寧可存亡俱盡耶述號泣曰若兄喪有失述亦無心獨存

### 史籍

#### 卷一百四

七

六

因目淚而進見喪舫幾沒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精誠  
所致高祖臨豫州以述為主簿景仁素憎述及景仁有疾述  
盡心營視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景仁以為愧元嘉二年為  
彭城王義康長史轉左衛將軍領軍將軍劉湛謂人曰我見  
謝道兄未嘗兄道兄述小字也雍州刺史張邵以贖貨將致  
大辟述言邵先朝舊勳宜蒙優貸太祖從之述語于綜曰若  
此疏宣布是侵奪主恩也使焚之十二年卒及劉湛誅義康  
出鎮歎曰謝述唯勸吾退劉湛唯勸吾進今述亡而湛存吾  
所以得罪也太祖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綜與舅范  
曄謀反伏誅述何不測其于國知于之

張裕

張裕字茂度吳人也名同武帝諱故以字稱曾祖澄常璽父郭瑛為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公而子孫不蕃其處年幾歲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光祿大夫年六十四而亡其子孫蕃昌云裕五子演太子中舍人鏡新安太守永辭舍俱知名時謂之張氏五龍鏡與光祿大夫顏延之鄰居延之談論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默無聲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聞之取胡床坐聽辭義清玄延之心服謂客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呼永涉獵書史能文章善謀書騎射兼有巧思紙墨皆自營造為尚書郎文帝每得

史書

卷一百四

七

永長啓輒把說各嗟自謂供御者不及也造華林園立武廟並使永監統永既有才能文帝謂堪為將二十九年以永為揚威將軍黃州刺史督中坦等經略河南進攻穢獫累旬不能拔魏軍夜開門燒樓及攻車士卒燒死及殺傷甚衆永即夜撤圍退軍不報告諸將聚軍奮援為魏所乘死敗塗地焉軍將軍蕭思話繫永及坦於歷城獄文帝以諸將屢征無功不可專責永等詔思話曰虜既乘利方向盛冬若脫賊送死吾兄弟父子自共當之耳言及增憤可以示張永中坦元因執立起承為冀州刺史承遣司馬崔勲之奉軍劉宣勳馳赴同難遷延尉承曉音律太極殿前鐘聲嘶字武以開承承言

褚秀之

褚秀之陽翟人其妹恭帝后也雖晉氏姻戚而盡心於高祖高祖受命為太常率弟浚之為侍中浚之兄弟盡忠事高祖恭帝每生男高祖輒令方便殺之或誘賂內人或自加毒害前後非一高祖既使王韶之醢安帝及恭帝遜位居殊陵宮帝懼見禍與褚后共止一室慮有醢毒自資食於殊前高祖將行欲令浚之兄弟視褚后褚后出別室相見兵人踰垣而入進藥於恭帝帝不肯飲曰佛教教自殺者不得人身乃以被掩殺之後會稽郡飲朝議欲用蔡廓高祖曰彼自是蔡氏佳兒何關人事可用佛佛浚之小字也乃以浚之為會稽太守明年卒秀之得替

史書

卷一百四

八

庾登之鄆陵人為新安太守謝朓為荊州刺史請為長史登之與朓俱曾氏婿名位本同一旦為之佐意甚不悅於海生誦西征賦云生有修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朓常傷容之嗚拒王師徵登之留守登之不從朓嚴登之以無任免死何承天戲之曰因禍為福亦未可知登之曰我幾與三豎同戮示

天為聯作表云當序丹東下戮此三豎故登之以為嘲後拜  
豫章太守幸于仲遠為明帝府佐廢帝猜忌賓客故人無到  
門者唯仲遠朝謁不替明帝即位謂之曰卿所謂疾風知勁  
草摧豫章太守幸弟炳之為彭城王義康驛騎主簿未就從  
丹陽丞炳之既未到府疑於府公禮敬下禮官議中書侍郎  
裴松之曰炳之為吏之道定於受命之日名器既正禮亦從  
之遷始與王潛後軍司馬特領軍將軍劉湛協附彭城王義  
康與僕射殷景仁有隙凡朝士遊殷氏者不得入劉氏之門  
德炳之遊二人之間景仁稱疾不朝見者歷年太祖常令炳  
之銜命去來湛不疑也湛誅炳之遷吏部尚書內外歸附勢

史部與今  
卷一百四

元

傾朝野炳之素無學術不為眾望所推性好榮士大夫造之  
者去未山戶輒令人拭席洗沐領選頗通貨賄不輯眾論舊  
制今史諸事不得停宿炳之請急還家令史錢泰則伯齊出  
炳之宅諸事泰能彈琵琶伯齊善歌炳之因留停宿為有司  
所奏上將恕之尚書僕射何尚之曰夫為國為家何嘗不謹  
用前典今苟欲通一人虛非哲王御世之長術炳之事如丘  
山臣所聞既非一旦若縱而不糾不知復何以為治晉武不  
曰明主斷隔令事遂能奮發華嚴見待不輕廢劉畢年若言  
炳之盡誠於國不知的是何事政當云與殷景仁不失其舊  
與劉湛亦復不疎且景仁當時豈可輕是朝士兩邊相推亦

此八百五  
然局而亦

復何限縱有微誠何足掩惡炳之亂俗傷風罪數藉藉交結  
朋黨搆扇是非其惡過於范曄所少作賊一事耳伏願漢加  
三思炳之自理不請臺制太祖以小事不足傷大臣尚之又  
陳曰炳之呼二令史出宿令史語都令史駭幸幸云不可令  
史具向炳之說不得停之意炳之不聽非為不解直是苟相  
留耳虧損朝典不得謂之小事謝晦一事錯誤免侍中官王  
珣桓厥小有失謬皆白衣領職况公犯憲制者耶左丞孔萇  
紀語蔡等云炳之貴要異他尚書身或可得無言耳又云不  
疑不詳不成姑公敢作此言亦可罪也太祖使尚之更陳其  
意尚之乃備言炳之愆過云炳之先與劉德願殊惡德願自

史部與今  
卷一百四

辛

持琵琶甚精麗道之便復欬然市令盛饌進數百口材助營  
宅恐人知作虛買券劉雍得其力助夏中送其蕭運送標茲  
無輟於道諸見人有物鮮或不求聞劉遵考有材便乞材見  
好獨盤便復乞之太祖欲出之為丹陽尹尚之曰古人云無  
賞罰雖堯舜不能為治也事若在可否之間臣亦不敢苟陳  
今枉直灼然而明主不悟令賈誼劉向重生豈不慷慨流涕  
於聖世耶謂炳之且外出若能修政還亦不難而可少明國  
典宛關四海之誦今愆毀如山榮任不損炳之若有大罪謹  
復敢以聞歷觀古今未有過惡藉藉受貨數百萬更得高官  
厚祿者也設令臣等縱橫狼藉復如此不審當云何處之臣



見謝伯龍大病病之所行云張幼緒語人吾雖得一縣貢三十萬銀萬秋嘗謂炳之值一客姓夏侯主人間有好牛否無問有好馬不又云無政有佳驢耳炳之便答甚所欲客出門遂索之劉道錫是炳之所舉就道錫索嫁女具及祠器百萬數猶謂不足令史章龍向臣說言得嫁女具銅鑪四人舉乃勝細葛斗帳等物不可稱數在尚書中令奴酤鄴酒刺其百十自立臺閣所未有也恐傷日月之明臣竊為之歎息太祖乃可有司之奏免炳之官卒於家子弘遠仕齊為江州長史與刺史陳顯達舉兵及敗斬於朱雀航將刑索帽著之曰子路結纓吾不可以不冠而死子曜年十四抱持其父

史集

卷一百四

主

乞代命遂併殺之

謝方明

謝方明陳郡人伯父遷吳興太守孫恩寇會稽諸郡響應吳興民胡桀被東遷縣方明勸遷避之不從被害方明逃免初遷舅子馮嗣之及馮翊仇玄達投遞禮待甚簡二人恨之遂與恩通謀劉牢之討恩恩走入海嗣之等更聚合方明素識而勇決過人結門生義故得百餘人討擒嗣之等手刃之孫恩重陷會稽謝琰見害恩購方明甚急方明於上虞載母妹奔東陽山郡陽附載還都流離險阨屯苦備經而貞操無改從兄景仁舉為高祖主簿方明性嚴恪雖處閭室未嘗有

情容無他技能自然有雅韻丹陽尹劉穆之權重當時朝野相慕其不至者唯謝混方明鄒僧施蔡廓四人而已穆之甚以為恨及混僧施誅後方明廓往造之穆之大悅自高祖曰謝方明自是台鼎人無論復有才用轉南郡相嘗年終江陵縣獄囚悉放歸家使過正三日還到時重罪二十餘人綱紀以下固諫以為昔人雖有其事或是記籍過言且當今民情偽薄不可以古義相許方明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兄皆驚喜涕泣言就死無恨至期有一人醉不能歸逮二日乃返餘一囚十日不至五官朱千期請見欲討之方明令五官不須入囚自當返囚遠巡城里不自歸鄉村責讓之領囚送郡遠

史集

卷一百四

主

近歎服焉高祖受命遷侍中轉會稽太守江東民戶殷盛強弱相凌奸吏蜂起文攝相續動輒連坐罪及比伍方明漢達治體不拘文法濶畧苛細務存綱領除比伍之坐判久繫之獄貴族豪吏莫敢犯禁東土至今稱之性愛人物未嘗有所是非承代前人不易其政有宜改者則以漸移變使無迹可尋卒官子惠連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淡相知賞云每作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得池塘生春草之句大以為工見惠連新文每曰張華重生不能易也惠連愛幸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乘流遵歸路諸篇是也坐廢尚書僕射廢

法仁愛其才言次白文帝言臣小兒時便見此詩而論者云是惠連其實非也文帝曰若此便應通之元嘉七年方為司徒法曹參軍年三十七卒

孔靖

孔靖字季恭山陰人名同廟諱故稱字高祖東征孫恩屢至會稽季恭曲意禮接高祖後討孫恩時桓玄篡形已著欲於山陰建議討之季恭以為山陰去京師路遠且玄未居極位不如待其逆事彰徐於京口圖之不憂不剋高祖乃止虞囑父為會稽內史季恭求為司馬不得及帝定桓玄以季恭為內史使督封板拜授季恭外出適與使值便回舟夜還至即

史籍

卷一百四

五

止願作會  
補內史

扣扉入郡瞻父本桓玄所授聞玄敗震懼請罪季恭慰勉之使且安住明旦乃移焉季恭務存治實勸止浮華剪削遊惰境內肅清遷書左僕射固讓復除尚書右僕射不拜米季建以為尚書令又讓不受乃拜侍中辭事東歸高祖優之虞馬登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及即位加開府儀同三司不受卒年七十六子靈符大初初為丹陽尹山陰土境獮狽民多田少靈符表徙無貨之家於餘姚鄞鄞三縣界墾起湖田並成良業為前廣帝所殺子淵之大明中為尚書北郎郎應城縣民張江陵與妻吳氏馬母黃氏令死黃氏念恨自經死值赦律傷父母棄首罵詈棄市謀殺夫之父母亦棄市值赦免

刑補治時以江陵屬母母以之自我若同殺科則疑重刑陵屬科則疑輕制打母過教猶泉首無罵母致死值赦之科刑之議曰夫殺傷呪詛法所不原皆之致盡則理無可宥江陵雖值赦恩故合泉首婦本以義愛非天屬黃氏所恨情不在婦原死補治有允正法詔如淵之議淵之亦為廢帝所殺

辛玄保

辛玄保太山人為司徒長史府公王弘甚重之謂左長史庾登之與郎尚書王淮之曰卿二賢明悟多通然弘懿之望故常共推辛長史遷黃門侍郎善奕棋太祖與賭郡玄保戲勝以補宣城太守先是太守劉式之立吏民公叛制一人不禽

史籍

卷一百四

五

如此更不  
知作何無  
補以贈  
刑之也

符伍里更送州作部若獲者實位二階玄保陳之曰臣伏尋公叛之由皆出於窮迫未有足以安存而樂為此也今立殊制於事為苦易云若節不可貞懼致流笑昔龔遂警民如亂絕緩之然後可理黃霸以寬和為用不以嚴刻為先臣以為身計牽挽逃竄必致繁滋又能擒獲叛公類非謹恩名器虛假所妨實多將階級不足供賞服動無以自勸又尋此制施一邦而已若其是耶則應與天下為一若其非耶不宜獨行一郡由此得停歷丹陽尹會稽吳郡太守太祖以玄保康素寡欲頓授名郡為政雖無殊績而去後常見思不啻財利也

家儉薄太祖常曰人仕宦非難須才亦須命運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憶年玄保玄保自少至老謹於祭奠四時珍新未祠薦者口不敢嘗卒年九十四子戎有才辯帝常遣中使至玄保曰上召我何耶戎曰金溝清此銅池搖颺既佳光景當得劇棋然少行檢玄保常嫌其輕脫云此兒必凶我家官通直郎與王僧達訪議時政賜死死後世祖引見玄保玄保謝曰臣無日殫之明以此上負陛下上美其言戎二弟太祖賜名曰咸曰榮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兄子希大明初為尚書左丞右衛劉瑀於司馬何季穆不平季穆為尚書令建平王宏所親待屢毀瑀於宏瑀出為益州李士

史籍

卷一百四

五

人之妻為妾宏使希彈之瑀坐免官恨希切齒有門生謝元伯往來希間瑀令訪被免之由希曰此奏非我意瑀即到宏門奉腹陳謝云聞之半希希坐漏泄免官泰始三年為廣州刺史希以劉思道行晉康太守領軍伐俚思道違節度失利希遣收之思道率所領攻州希踰城走思道追殺之希子崇尚書主客郎聞廣州亂即日徙就出新亭不能步涉頓伏江濱門義以小船致之父憂畢不勝哀卒

臧喬

臧喬嘗人武皇后兄也少好學善三禮貧約自立操行為鄉里所稱晉孝武太元中謝安始立國學徐充二州刺史謝玄

史籍

卷一百四

六

舉為助教孝武追崇庶祖母宜太后或謂宜配食中宗議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云考仲子之官若配食惠廟則官無緣別祭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為號祭於寢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恭愍皇后雖不繫子為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並不配食義同春秋唯光武追廢呂后故以薄后配高祖廟又衛后既廢霍光追尊李夫人為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武二廟無配故耳謂宜遠准春秋考宮之義近摹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廟之義顯繫子為稱兼

祀與戎古先哲王莫不致肅恭之誠心肅崇嚴平祖考然後能流淳化於四海通幽感於神明固宜詳廢與於古典循精禮以求中者也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遠廟為祧有二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壇此宗廟之次親疎之序也鄭玄以為祧者文王武王之廟王肅以為五世六世之祖每去祧之言則祧非文武之廟矣明遠廟為祧者無服之祖也又遠廟則有享嘗之禮去祧則有壇壇之殊明世遠者其義彌疎也是以泰始建廟從王氏議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故上及征西以備六世之數宜皇雖為太祖尚在子孫之位至於祭日未申東向之禮所謂子雖齊聖

史錄

卷一百四

七

不先父食者也今京兆以上既遷太祖始得居正議者以昭穆未足欲屈太祖於卑坐臣以為非禮之旨所謂太祖而七自是昭穆既足太祖在六世之外非為須滿七廟乃得居太祖也議者又以四府君神主宜永同於股肱臣又以為不然傳所謂毀廟之主陳乎太祖謂太祖以下先君之主也故曰虎通云禘祫祭遷廟者以其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絕也豈如四府君在太祖之前非繼體之主非王業之基昔以世近而及今則情禮已遠而當長饗股肱永虛太祖之位求之禮猶未見其可昔永和之初大議斯禮于時虞喜范宣並闢街碩學咸謂四府君神主無緣永存於百世或欲瘞之兩階武

禮王肅謂  
八祖之序  
自出以其  
祖視之則  
明及太祖  
之先矣皆  
屈以尊其  
親意見明  
德之遠諸  
侯止及人  
廟耳

欲藏之石室或欲為之改築雖所乘或異而大歸是同若宜皇既居羣廟之上而四主禘祫不已則大晉殷祭長無太祖之位矣夫事實有中不必過厚禮與世遷豈可不斷故報本之情雖篤而隆殺之義難移追遠之懷雖切而遷毀之禮難用豈無心於加厚顯禮制不可踰耳石室則藏於廟北改築則未知所處虞主所以依神神移則有瘞埋之禮四主宜廢若更饗祀亦神之所不享也准傍事例宜同虞主之瘞埋時多從議議竟未施行高祖受命拜太常外戚貴顯而彌自冲約茅屋疏廢不改其舊所得奉祿與親戚共之永初二年致仕卒年七十子遂嗣遂子疑之年少時與傳僧祐俱引見太

史錄

卷一百四

七

祖與何尚之論鑄錢事疑之便干其語上因與論之僧祐引疑之衣令止疑之大言曰明主難遇便應盡所懷上與往復十餘反疑之銓序有理上甚賞焉除尚書右丞為元凶所表謝瞻字宣遠瞻之兄也與從叔混族弟靈運俱有盛名嘗作喜齊詩靈運寫之混詠之王弘在坐以為三絕瞻幼孤叔母劉氏撫養有恩瞻事之同於所生劉氏弟柳為吳郡將姊俱行瞻不忍遠還自秘書郎解職隨從除相國從事中郎瞻時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瞻驚駭謂晦曰吾家以素退為業汝勢傾朝野豈門戶福耶乃僅隔門庭

日吾不忍見此後因論人從容謂晦曰若處貴而能遺權斯  
是非不得而生傾危無因而至君子以明哲保身其在此乎  
應言於武帝曰臣家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今年始  
三十志用凡近位任顯密福過災生乞降黜以保衰門帝不  
聽又欲以賂為吳興郡賄自陳請乃除豫章太守晦建佐命  
功賄愈憂懼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醫藥晦聞疾奔視賄曰  
汝為國大臣又總戎重萬里遠出必生疑謗時果有告晦反  
者卒年三十五靈運父瑒無才能為秘書郎早卒而靈運好  
賦否人物混患之謂賄曰非汝不能裁折之乃與晦弘微等  
出遊使賄與靈運共車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賄曰秘書早

史

卷一百四

元

人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從叔濬任建  
化氣不替當世與順陽范泰為雲霞之交歷位尚書武帝將  
受禪有司議使侍中劉劭進璽帝曰此選當須人望乃使濬  
攝侍宴酣飲大言無所屈鄭鮮之欲按之帝曰濬方外士  
不宜以規矩繩之然不以任寄後復侍飲醉謂帝曰陛下用  
羣臣須屈順者乃見貴況賄之徒無用也帝大笑遷光祿大  
夫晦為滬州將之鎮詣濬別意色自矜濬問晦年答曰三十  
五濬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九為北府都督汝比之已為後  
矣晦甚愧元嘉中位侍中特進卒

孔琳之

孔琳之山陰人桓玄以為西閣祭酒時議欲廢錢用穀帛琳  
之曰洪範入政以貨次食豈不以交易之資為用之至要者  
乎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  
運致之苦此錢所以副功過具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為實本  
充衣食今分以為貨則致損甚多又勞費於商販之手耗棄  
於割殺之用此之為敝著於自昔故鍾繇曰巧偽之民競濕  
穀以要利薄絹以充資制以嚴刑弗能禁也司馬芝以為用  
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財  
夫括費天下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庾充衍或升斗靡儲  
貧者仰富以相資通致之之道實假於錢一朝斷之便為棄  
物是有錢無糧之民皆坐而餓死此大弊也據今用錢之處  
不為貨用穀之處不為富習用既久革之必惑魏明帝時廢  
錢用穀以不便於民乃舉朝大議建治之士皆以宜復用錢  
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試也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  
年豐百姓樂業幾乎家給人足錢又何妨於民哉今宜弘敦  
本之教明廣農之科遊蕩知返務末自休將昇平可致豈在  
於廢錢耶玄又議復肉刑琳之以為唐虞象刑夏禹立辟蓋  
淳薄既異致化不同書曰刑罰世輕世重言隨時也夫三代  
風純而事簡故罕蹈刑辟季末俗巧而務殷動陷憲網若三  
千行於叔世必有踴貴之尤此肉刑所以不可復也漢文發

史

卷一百四

辛

仁惻之意傷自新之路無由革古制制然名而實重反更傷民故孝景嗣位從而輕之輕則民慢又不期於刑罰之中斯為盡美所以歷代詳論而未獲厥中也兵荒以後罹法更多棄市之刑本斬右趾漢文一謬承而弗革所以前賢恨恨鍾繇陳羣之意雖小有不同皆欲右趾代棄市若從其言則所活者衆矣降死之生誠為輕法而可以全其性命審其產有仁既濟物法亦警衆又今之所患通逃為先屢叛不革宜今逃身靡所以永絕惡原至於條條宜且歸舊玄好附從而琳之不能順自是以不見川宋臺建除侍中永初二年為郡中丞明憲執法無所屈撓劾尚書令徐美之時美之

史緯 卷一百四 圭

領揚州刺史琳之弟璩之為治中美之使璩之請停其事琳之不許璩之固陳琳之曰我解作宰相罪止一身耳汝不應從坐何須劾耶自是百僚震肅高祖甚嘉之親自臨幸還祠部尚書卒史臣曰民生所貴曰食與貨貨以通幣食為民天是以九穀播於農皇十朋興於上代昔醇朴未離情嗜寡寡未生賄已事有易周一夫躬稼則餘食委室匹婦務織則兼衣被體雖懸遷之道通用濟乏龜貝之益為功益輕而事有偽後隆隆代起昏作役苦故穉人去而從商持籌事逸斯本業流而竊廣泉貨所通非復始造之意於是競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絲罽文犀飛不待翼

天下蕩蕩皆以兼本為事豐衍則同多徐之資饑困又減田家之蓄錢雖盈尺既不瘞於堯年貝或如輪信無救於湯世其蠹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罷錢貨專用穀帛使民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千足為貨事難於懷璧萬斛為市未易於越鄉可使末伎自禁遵食知反而年世推移民與事習或家有藏鎰而良時罕闕若事改一朝廢而莫用交易所寄旦夕無待雖致乎要術而非可卒行先宜創革止偽還淳反古抵璧南

史緯 卷一百四 圭

孔琳之視其末而不統其本也

史緯卷一百四終

史錄卷一百五

宋書六

列傳

蔡廓

蔡廓字子度，謨曾孫也。性至孝，遭母憂，三年不帶沐，殆不勝喪。宋臺建，爲侍中、遷御史中丞，傳亮與廓書，論揚州刺史盧陵王義真朝堂班次，次曰：揚州自應著刺史服耳。謂坐起班次，應在朝堂諸官上，不應依官次坐下。足下試尋之。詩序云：王姬下嫁於諸侯，衣服禮秩，不係其夫。下王后一等，推王姬下王后一等，則皇子居然在王公之上。廓答曰：揚州位居卿尹

史錄

卷之一百五

之下，常亦疑之。然朝廷以位相次，無明文云。皇子宜加殊禮也。昔齊獻王爲驃騎，孫秀來降，武帝以秀爲驃騎，轉齊王爲鎮軍，在驃騎上。若如足下言，皇子便在公右，則齊王本次自尊，何改鎮軍令在驃騎上？知故依見位爲次也。又齊王爲司空，買充爲太尉，俱錄尚書，曷事當在充後？梁王彤爲衛將軍，署在太尉隲西，王泰司徒，王渾下，王姬身無爵位，故可不從夫。而以王女爲尊，皇子出任，則有位，則依朝廷之班次。足下復思之。遷吏部尚書，廓謂傳亮曰：選事當悉以見付，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君。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

史錄

卷之一百五

二

署紙尾也。遂不拜。遷案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羨之以廓正直，不欲使居權要，徙爲祠部尚書。太祖入奉大統，尚書令傅亮率百僚奉迎，廓至尋陽遇疾，亮詣廓別。廓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弑君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耶？亮與羨之議害少帝，乃馳信止之。羨之怒曰：與人計議云何？裁轉背便賣惡於人，亦使人止之，已不及矣。太祖卽位，謝晦將之荊州，與廓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北面事人，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也。廓奉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皆入於軌。有所須就典者，請之從高祖。在彭城，妻敬氏書求夏服，廓答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時軌爲給事中，元嘉二年卒。高祖嘗云：羊徽蔡廓可平世三公。初廓罷豫章還，起二宅，先成東宅，與軌西宅未立而廓亡。軌罷長沙還，送錢五十萬以補宅直。廓少于與宗時十歲，謂母曰：吾一家由來豐儉必共，宅價不宜受也。母悅而從之。軌有愧色，謂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世祖踐祚，拜尚書吏部郎，時尚書何偃患疾，上謂與宗曰：今以選事相付，便可開門，當之無所讓也。轉侍中，正言得失，無所顧憚。孝武新年拜，陵與宗陪乘及還，上因欲射雉，與宗正色曰：今致虔，射雉情

敬兼重從禽猶有餘日上大怒遣令下車竟陵王誕據廣陵  
叛事平孝武與駕出宣陽門敕左右文武稱萬歲興宗時陪  
輦帝曰卿何和不呼興宗曰陛下今日政應涕泣行誅豈得  
稱慶帝不悅興宗奉有慰勞廣陵州別駕范義與興宗善被  
誅興宗躬自收殮致喪還豫章上曰卿何敢放爾觸網興宗  
抗言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友既犯嚴制甘受斧鉞帝默然  
盛江內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鑲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送者  
興宗時在直請急詣朗別上怒以白衣領職後為廷尉卿有  
解士化者告申坦與義宣同謀時垣已死于山陽太守令孫  
自繁廷尉與宗議曰若坦身今尚存累經肆背猶應蒙宥況  
人凶事遠追相誣訐斷以禮律義不合關若士先審知逆謀  
當時即應啓問包藏積年發因私怨況稱路傳實無定主于  
贖欺罔罪應反坐轉吏部尚書前廢帝即位興宗奉璽綬嗣  
主無哀貌興宗出謂親故曰魯昭在戚而有嘉容終之以憂  
結大臣昭子請死國家之禍其在此乎時義恭錄尚書事受  
遺輔政引身避事政歸近習越騎校尉戴法興中書人巢尚  
之專制朝權詔自孝建至大明末凡諸制度悉改除興宗既  
然謂僕射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主要以道始終三年無  
改古典所貴今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不論是非一皆刊削  
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議當以此寬人師伯不能用興

荆州在唐  
之南分漢  
之南分漢  
荆州故曰  
陳西

宗母陳選事法興等輒斷定回換興宗謂義恭及師伯曰主  
上諒闇不親萬機選舉密事多被刪改復非公筆亦不知是  
何天子意又與義恭忤法興等因出興宗吳郡太守固辭求  
益州義恭大怒言興宗之失詔付外議義恭使尚書令柳元  
景奏興宗及尚書袁粲孫私相選舉亂羣害政除興宗交州  
永昌太守朝野喧然興宗納尼智妃為妾姿貌其美迎車已  
去而師伯密遣人馳誘之興宗被徒論者云由師伯師伯病  
之法興等亦不欲以從大臣為名由此得停頃之法興見殺  
尚之被繫義恭師伯誅以興宗行荆州事不行前廢帝凶暴  
興宗外甥袁顗為雍州刺史勸興宗行曰朝廷形勢人所共  
見大臣朝夕難保舅今出居陳西為人州行事顗在襄沔地  
將兵強去江陵咫尺水陸通便若朝廷有事可共立桓文之  
功豈與受制囚徒禍難不測乎及今不去後復求出豈可得  
哉興宗曰吾素門平遷與主上甚疎未容有患官省內外既  
人不自保會應有變且外蒙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  
居內免禍各行所見不亦善乎重除吏部尚書太尉沈慶之  
慮危禍閉門不通賓客常遣范羨詣興宗屬事興宗謂羨曰  
公閉門絕客以避悠悠請託耳身非有求何為見拒羨復命  
慶之使要興宗興宗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所忌  
憚唯公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迫迫人懷危怖指麾



之下誰不景從如其不斷旦暮禍及僕昔佐貴府蒙  
故故盡言願思其計處之曰僕比日前慮不復自保但盡忠  
奉國始終以之正當委天任命耳加老罷私門兵力頓闕雖  
有其意事亦無從與宗曰當今懷謀思害者其要當貴求功  
貨各欲救死朝夕耳殿內將帥正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首  
則俯仰可定公統戎果朝諸舊部曲布在宮省誰敢不從今  
門徒義附宅內奴僮有數百人陸攸之入東討賊大送鍾仗  
在青溪未發攸之公之鄉人驍勇有膽力取其器仗以觀宇  
下使攸之率以前驅天下之事定矣僕在尚書中自當竭率  
百餘案前世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昔太甲罪不加民呂  
邑虛不及下伊尹霍光猶成大事況今若生寤急禍百往代  
乎又朝廷所行民同皆云公豫之今遲疑不決當有先公起  
事者公亦不免附從之禍車駕屢幸貴第醉酣彌留開屏  
左右獨入閣內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僕荷眷渥重故吐去  
梯之言宜詳其禍福慶之曰漢感君意此事大非僕所能行  
政當抱忠以沒耳頃之慶之以見忌致禍領軍王玄謨有感  
名時詭言玄謨當建大事或言已見誅玄謨與錢包法榮與  
宗故郡民也為玄謨所信使至與宗問與宗曰領軍比日殊  
當憂懼法榮曰領軍頃者殆不復食夜亦不眠恒言收已在  
門不保俄頃與宗曰鎮軍憂懼當為方畧那得坐待禍至玄

史籍

卷之一百五

五

與宗歷以  
此事轉人  
亦足矣

謨舊部曲三千人廢帝頗疑之微配監者玄謨啓留五百人  
巖山營募未畢少帝欲獵悉喚還城時兵在中堂與宗勸之  
舉事曰以領軍威名率此倡首事便立剋玄謨遣法榮報曰  
此亦未易可行期當不泄君言右衛將軍劉道隆為帝所寵  
信專統禁兵乘與晝夜幸著作佐郎江敦宅與宗乘馬車從  
道隆從車後過與宗謂曰劉公比日思一開寫道隆達其  
旨謂與宗手曰蔡公勿多言每帝朝宴挫辱羣臣太將軍建  
安王休仁侍中袁粲孫等咸見陵曳唯與宗得免頃之太宗  
起事廢帝橫尸大醫閣口與宗謂僕射王或曰此雖凶悖要  
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真如此四海必將棄人太宗  
既即位王玄謨責故吏郭季產等曰當艱難時無一言相扣  
發者季產曰蔡尚書令包法榮所道非不合機便大事難行  
耳季產言亦何益玄謨大慙時諸方金舉兵反國家所保惟  
丹陽淮南數郡其間諸縣或已應賊東兵至永世宮省危懼  
上集羣臣問計與宗曰昔天圖逆人懷異志宜鎮之以靜推  
至心待人今逆賊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士崩立至  
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厚  
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耳上從之遷尚書右僕射領衛  
尉太宗謂與宗曰諸處未定殷琰又復同逆頃日人情如何  
事當濟不與宗曰今米其豐賤而人更安以此卜之清謨可

史籍

卷之一百五

六

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尚書褚淵以手板築典宗。典宗言之不已。上曰誠如卿言。及褚圻平。函送袁顗首。敕從登南掖門樓觀之。典宗潛然流涕。上不悅。殷琰據壽陽。將軍劉劭攻之。四方既平。琰嬰城固守。上使中書爲詔。魯瑛。典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過之日。陛下賜手詔。今直使中書爲詔。彼必疑謂非真。非所以速清方。國也。不從。瑛得詔謂劉劭詐造。果不降。攻戰經時。久乃歸。願。典宗曰安都遣使歸順。今宜卽安所莅。不遺遣一使及咫尺書耳。不宜以重兵迎之。使生疑懼。若以叛臣當誅。則此者

史籍

卷之一百五

七

所有亦已多矣。況安都外據強藩。密邇邊關。尤宜調養。如其遂叛。招引索虜。將生肝食之憂。不從。安都聞大軍過淮。果引索虜。永戰大敗。遂失淮北四州。敗問至上。謂司徒建安王休仁曰。吾慙蔡僕射。召典宗以敗書示之曰。我愧卿封樂安伯。太宗崩。典宗與尚書令袁粲。右僕射褚淵。中領軍劉劭。鎮軍將軍沈攸之。同被顧命。以典宗爲征西將軍。荊州刺史。典宗入朝。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內政。權重一時。躡履到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王弘爲太祖所愛。遇上日。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金雞無所知也。若

史籍

卷之一百五

八

往詣球。可稱肯就席。及至。球舉扇曰。若不得爾。弘還以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至是。典宗復然。道隆等以典宗強正。不欲使擁兵上流。改爲中書監。左光祿大夫。固辭不拜。太原孫敬玉嘗通典宗侍兒。被禽反接。典宗命與杖敬玉了無懼色。典宗命釋縛試之。高其筆札。因以侍兒賜之。爲立室家。後至尚書右丞。典宗妻劉氏早卒。一女甚幼。哀願始生象。而妻亦亡。願母與宗姊也。一孫一姪。躬自撫養。年齒相比。欲爲婚姻。每見典宗。輒言此意。大明初。詔典宗女配南平王敬猷。典宗以姊生平之懷。屢啓辭婚。勅曰。卿諸人欲各行己意。國家何由得婚耶。象遂他娶。其後象家好不終。及敬猷遇害。蔡氏無子。娶居明帝勅適謝氏。典宗辭竟以女適象。太康元年卒。奏還封爵。不許子順固辭。表十餘上。乃見許。順官晉陵太守。史臣曰。世重清談。士推素論。蔡廓雖年位未高。一時風格。皆出其下。及其固辭銓衡。豈不知選錄同體。義無偏斷乎。良以主閭時艱。不欲居通塞之任也。遠矣哉。

王惠

王惠字令明。鄉郡人。惠幼而夷簡。謝瞻有才辯。嘗與兄弟羣從造惠。談論蜂起。文吏聞發。惠時相酬應。言清理遠。瞻等慙而退。謝靈運與交言。靈運辯暢。惠將然復言。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自蕭散直上。王廓有如萬頃波瀾。宋國建爲

郎中令少帝即位以蔡邕爲吏部尚書不肯拜乃以惠代之  
惠被召卽拜未嘗接客人有書求官輒置閣上及去職印封  
如初時以邕與惠事異而意同也兄鑒頗營田業惠曰何用  
田爲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曰營聚之苦如此亦復何用  
食爲卒贈太常從弟球字蘅玉司徒謚之子簡貴少交遊尚  
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並執重權傾動內外球雖通  
家姻戚未嘗往來居選職不視求官書疏銓衡有序朝野稱  
之遷光祿大夫兄子殷浚結劉湛委誠義康球每訓厲不納  
頗自大將軍從事中郎轉太子中庶子泣訴不願違離文帝  
甚銜之及湛誅履從跪告球球命取屢溫酒與之謂曰常日

謝弘微

謝弘微本名密陽夏人叔混奇之謂其父思曰有子如此足

可惡可喜

矣混族子靈運聰驥弘微並有文義混謂贈等曰汝諸人雖  
才義豐辭至於領會機要故當共推微子又云微子異不傷  
物同不害正吾無間然拜員外散騎義熙八年混以劉毅黨  
見誅妻晉陵公主詔改適王練公主執意不行猶令與謝氏  
離絕公主以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輔一門兩封田業數  
十處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經紀生業一錢尺帛  
出入皆有文簿高祖受命以混事經異代公主節義可嘉聽  
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歲而室宇修整門徒業使不異平日  
田疇墾闢有加於舊公主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  
僕射爲不亡矣中外親友見公主之歸入門莫不歎息或爲  
之流涕感弘微之義也轉右衛將軍弘微器服簡約而飲食  
豐美兄御史中丞曜卒弘微蔬食經年服雖除猶不食肉釋  
悲琳詣弘微弘微與之食慧琳曰檀越素多疾卽吉之後猶  
未服膳以無益傷生非達理也弘微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賒  
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廢食飲獻不自勝弘微口不言人長  
短而驪好賦否人物驪每言論弘微常以他語亂之及晉陵  
主薨資財巨萬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  
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營葬混長塋殷殷好糲滿  
間弘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之分以還戲責內人化弘  
微之讓一無所爭弘微舅子領軍劉渙不能堪謂弘微曰天

和尙勸人  
食肉何也

下事宜有裁衷卿如此何以治官弘微笑而不答或有議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敝一朝盡賣卿視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爲廉耳弘微曰親戚爭財鄰里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吾微祿自資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相關卒年四十二贈太常弘微性寬博無喜愠末年嘗與友人基友人西南基有死勢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舟者友悟乃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議者知其將死其歲果終或問史臣曰王惠何如曰簡又問王球何如曰淡又問謝弘微何如曰簡而文淡而不厭近日名士弘微當之矣于莊字希遠年七歲能屬文美容儀太祖見而異之謂尚書僕射殷景仁曰

史

卷之一百五

七

藍田生王宣虛也哉掣方丈木爲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別縣殊合之則宇內爲一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寇彭城遣尚書李孝伯來與鎮軍長史張暢共語孝伯訪問莊及王微其名聲遠布如此除太子中庶子南平王鐸獻赤馬賜詔羣臣爲賦太子左衛率袁淑作賦畢以示莊莊賦亦竟淑見之歎美遂自藏其賦世祖入討密送微與莊改正莊遣門生具慶奉啓事詣世祖帝踐祚除侍中索虜求通互市詔羣臣博議莊議曰獯獫棄義唯利是視關市之請或以覲國順之示弱不足柔遠距而不答可以表強且漢文和親豈止彭陽之寇武帝修約不廢馬邑之謀故有餘則經畧不足則用

及解何必

關何爲屈冠帶之邪通引弓之俗樹無益之軌招塵黑之風交易既應漢杜和親尤宜固絕竟陵王誕當爲荊州徵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入輔義宣固辭不入而誕克日下船莊以南郡既無入志竟陵便有發期似相逼切於事不便世祖乃中誕發日義宣竟亦不下上始踐祚欲弘宣風則下節儉詔書莊慮此制不行上言曰明詔實切時弊其中若有犯違則應依制裁糾若廢法申恩便爲令有所屈伏願漢思無緣詔書既下而聲實乖爽臣謂大臣在祿位者不宜與民爭利不審可得在此詔不孝建元年遷左衛將軍莊有口辯孝武書問顏延之曰謝莊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關于

史

卷之一百五

七

里今共明月帝告莊以延之語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謔始知存爲久離別沒爲長不歸帝撫掌竟曰王玄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曰玄謨爲雙聲破曉爲疊韻其捷速如此世祖賜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送別爽後反叛世祖因宴集問劍所在答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爲能言時按才路限莊上表曰今以九服之職九流之衆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鑒易限而天下之才難原以易限之鑒鏡難原之才欲使國罔遺獻野無滯賢其可得乎如臣愚見宜皆命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俟分銓用若任得其才據主延賞有不稱職宜及其坐重者免

蘇文弘說  
何十二歲  
何不及之

魏都者左遷又政平訟理莫先親民親民之要是歸守宰故  
黃朝治穎川累歲杜畿居河東歷載或就加恩秩或入崇輝  
寵今茲民之職宜遵六年之制初文帝限年三十而仕郡縣  
六周乃選代刺史至是皆易之仕者不拘長少澄人以三周  
為滿宋之善政於是乎衰故莊以為言拜吏部尚書莊多疾  
不願居選部與大司馬江夏王義恭腹曰莊稟生多病天下  
所悉兩脇癰疾殆與生俱一月發動不減兩三每痛來逼心  
氣餘如運利患數年遂成癰疾嗟嗟懷懷常如行尸眼患五  
月來便不復得夜坐恒閉帷避風日晝夜惜惜為此不獲得  
朝謁高王虔弔親舊唯被救兒不容停耳持此不堪而使銓  
史籍 卷一百五

總九流應對無方信自苦劇若才堪事任而體氣休養承寵  
異之遇處自効之塗豈苟欲思閑辭事耶家素貧宅舍未  
立兄息不免租糶寧復能忘微祿正以有切於此故無復他  
顧耳今之所希惟在小閣下官微命於天下至輕在已不能  
不重屢經披請未蒙哀恕良由誠淺辭訥不足上感家世無  
年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二太祖四十七下官新歲便三十五  
加以疾患如此當復幾時久見聖世前曾啓願三吳一郡敢  
自云都不須復議外出莫非過恩然亦是下官生運不應見  
一閑逸今不敢復言此當付之來生耳但得保餘年無復物  
務少得養病便是志願永畢在衙門下有懷必聞亦無假居

何與始開  
相連

職患不能稱補萬一耳識淺才常羸疾如此舉員主上擢授  
之恩入年便當更申前請以死自固但庸近所訴恐未能仰  
徹公恩盼弘漢疏照誠懇願侍坐言次賜垂拯助若不蒙降  
祐下官當何希與耶坐辭疾多免官大明元年起為都官尚  
書奏改定刑獄曰臣近兼訊兒重囚八人初觀其詞死有餘  
罪詳察其理實並無辜恐此等不少誠可休惕也自今入重  
之囚縣考正畢以事言郡二千石上之刺史刺史歸上臺獄  
必令死者不怨生者無恨庶甯棺之語輒歎於終古矣土親  
竟朝改處權移臣下以吏部尚書選舉所由欲輕其勢力詔  
吏部尚書依郎分置并詳省開曹又詔太宰江夏王義恭曰

吏部尚書由來與錄共選良以一人之議不辦洽通兼與奪  
咸權不宜專一故也於是置吏部尚書二人省五兵尚書莊  
及度支尚書顧頌之補選職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河南獻  
舞馬詔莊為賦又使作舞馬歌今樂府奏之五年為侍中領  
前軍將軍世祖出行夜還敕開門莊居守以祭信或虛不奉  
旨須墨詔乃開上因侍膳從容曰卿欲效郭君章耶對曰臣  
聞郭君有度郊祀有節陛下蒙犯塵露晨往宵歸恐有不逞  
之徒妄生矯詐臣是以伏須聖筆六年又為吏部尚書坐事  
免官新安王子鸞有盛寵欲令招引才望乃使子鸞板莊為  
長史除吳郡太守莊多疾不樂去京師復除前職前廢帝創

妙對最人  
說語超超

位以爲金紫大夫。初世祖寵姬殷貴妃薨，莊爲誄云：贊軌堯門，引漢昭帝母趙婕妤。堯母門事，廢帝在東宮，銜之至是道。人詰貴曰：卿昔作殷貴妃誄，頗知有東宮，不將誄之孫奉伯說帝曰：死是人之所同一往之，苦不足爲，漢困莊少長富貴，今日繫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劇，然後殺之，未晚也。帝曰：卿言有理，繫於左尚方。太宗定亂得出，使爲赦詔，莊夜出署門，方坐，命酒酌之，已微醉，使者立待詔成，其文甚工，及卽位轉中書令，加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四十六，所著文章行於世。

### 江智淵

江智淵，濟陽人，父靜安，太子中庶子。智淵爲隨王誕佐，誕待

### 史籍 卷一百五

五

之甚厚，上薄沈懷文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其江智淵乎？誕將爲逆，智淵覺之，請假還家，誕敗，除中書侍郎。智淵詞采清贍，世祖淡相知待，恩禮冠朝。上燕私，常命羣臣五三人游集，以智淵爲首，同侶未及前，輒獨蒙引進。智淵以越衆爲慚，未嘗有喜色，每從遊幸，與羣僚相隨，見傳詔馳來，知當呼已，輒愧慙形於容貌，論者以此多之。遷尚書吏部郎，上每饗宴，輒使羣臣相嘲訐，以爲歡笑，嘗使王僧朗嘲戲其子或，智淵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曰：江僧安，家人癡人，子自相惜，智淵伏席流涕。由此恩寵大衰。上寵姬貴妃殷氏卒，使羣臣議諡，智淵上議曰：上以未盡美，故諡曰宣，基

### 范泰

范泰，字伯倫，常之子也。州刺史王忱，泰外弟也，請爲天門太守，忱嘗酒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蕭泰謂忱曰：酒雖會，亦能傷生，游處以來，常欲以此相戒，當卿沈湎，措言莫由，及今醒時，又無假陳說，忱嘆歎久之，曰：見規者衆矣，未有若此者也。爲散騎常侍，兼司空，與右僕射袁湛授宋公九錫，泰好酒，不拘小節，通率任心，在公直言，不異私室，高祖甚愛賞之。高祖議建國學，以泰領國子祭酒，泰上表曰：臣聞風化興

### 史籍 卷一百五

六

於哲王，教訓表於聖世，至說莫先，講習甚衆，必奇朋來，古人成童入學，易子而教，尊師無遠，負糧忘艱，安親光國，莫不由此。明詔爰發，已成渙汗，學制命下，遠近遵承，今維新告始，盛業初基，天下改觀，有志景慕，而生徒之制，取少停多，臣以近推遠，恐孤陋寡聞，不足以宣大宋之風，弘多士之美，夫父兄之於子弟，情理欲其開通，雖小違晨昏，所以弘彰孝道，不知春秋，則所陷或大，趙盾許止，忠孝得罪，以斯爲戒，可不懼哉！十五志學，誠有其文，若年降無幾，而渙有志尚者，何必限以一格，而不許其進耶？昔中朝時，穎川陳載已辟太保掾，而國子取爲助教，所貴在得才，無係於定品，其有職聞而學優者，

可以本官領之。今生徒已到而學校未立，覆實董其速，回轍已恨其遲事。有似除而實急者，殆此之謂。古人重寸陰而賤尺璧，其道然也。時學竟不立，言事者以錢貨減少，國用不足，欲悉市民銅，更造五銖錢。泰詠曰：議者將禁私銅，以充官鑄。民雖失器，終於獲直，國用可足，其利實多。愚臣意異，不能寢然。臣聞治國之道，拯弊莫若務本。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未有民貧而國富，本不足而末有餘者也。故囊漏貯中，謝者不吝；反裘負薪，毛實難。王者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下與百姓爭利，故狄莫解曰：善相，繼謂之不仁。是以貴賤有章，職分無爽。今之所憂在農民，尚寧倉庫米充，轉運

會寧遊園洛，根本既搖，何所不至？加水旱成災，役夫不息，無寇而求為費漸多，河南非復國有，羽虜難以意度。此臣所以用心。食而干非其位者也。陛下賤昨，委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陰之美，而更親狎小人，懼非經久之計。伏願陛下思弘古道，式遵遺訓，從理無滯，任賢勿疑。如此，天下歸德，宗廟惟永。臣蒙先朝過遇，陛下殊恩，實欲盡心竭誠，少報萬分，而憊老已及，百疾千生，誠恐承違聖顏，無復自盡之路。貪及視息，陳其狂瞽。陛下若能留心察覽，則臣無恨九泉。少帝雖不能納，亦不加譴。徐美之等與泰素不平，及廬陵王少帝見害，泰謂所親曰：吾親古今多矣，未有受遺顧託而嗣君見殺。親王嬰戮者也。元嘉二年，旱災，泰上言曰：陛下藉日新以畜德，仰乾元以履祚，吉祥集室，百福來庭。頃早乾為虐，亢陽愆度，通川燥流，異井同竭，租輸既重，百姓怨咨。臣年過七十，未見災旱若此，豈惟凶荒必生，疾疫巫祝常祈，罕能有感上天之譴，不可不察。漢殺孝婦，亢旱三年，衛人伐邢，師興而雨，伏願陛下式遵遠猷，思隆高構，遊心下民之疾，厝思上玄之紀，令謗木墜，闕諫鼓鳴，朝察芻牧之言，總統御之要。如此，而災害不消，未之有也。故夏禹泣百姓之罪，殷湯引萬方之過，大戊責桑穀以進德，宋景藉災戒以修善，斯皆因敗以轉成，往事之昭晰也。循末俗者，難為風，就正路者，易為雅。臣疾患日篤，夕不

謀朝會及歲慶得一聞達微誠少亮無恨泉壤廷輕舟遊東陽任心行止不關朝廷有司効之太祖不問也時太祖雖當陽親覽而美之等猶乘重權泰復上表諸子止之表竟不奏三年美之等伏誅進侍中左光祿大夫國子祭酒上以泰先門舊臣恩禮甚篤以脚疾每宴見特聽乘轡到坐其年秋旱蝗春上未日災變之生要有以致之守宰之失臣所不能究上天之譴臣所不敢誣有蝗之處縣官多課民捕之無益於枯苗有傷於殺害大戊桑殺無假斤斧楚昭疾病不資藥石卓茂云無知之蟲宋均因有翼之虎蝗生有由非所宜殺石不能言星不自限春秋之旨所宜詳察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女人使有由來上矣謝聯婦女猶在尚方匹婦之微亦能上感善奏上乃原謝聯婦女時司徒王弘輔政泰謂弘曰天下務廣而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漢存降是彭城王帝之介弟宜徵入朝共參國政弘納其言時早災未已加以疾疫泰又上表曰頃亢旱歷時疾疫未已方之常災實為過甚古以為王澤不流之徵陛下昧旦臨朝無懈治道躬自菲薄勞心民庶以理而言不應致此意以為上天之於賢君正自殷勤無已陛下同歸禹湯引百姓之過言動於心道敷自遠桑穀生朝而頌焚惑犯心而退非惟消災疴患乃所以大啓聖明靈雨立降百姓收贍應感之來有同影響陛下常仰推

天意諸察人謀昇平之化尚存舊典顧思與不思行與不行耳大宋雖揖讓受終未積唐虞之道先帝登遐便是道消之日至乃嗣主被殺哲藩嬰禍九服咨嗟有心喪氣佐命託孤之臣俄為戎首天下將傾王道已淪自非神英接亂反正則宗祧非復宋有革命守成其義惟均古今異用循方必墮道墮於小成欲速則不達深根固蒂之術未洽於愚心是以猖狂多端而不能緘默者也泰博篇籍好為文章愛獎後生孜孜無倦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及文集傳於世卒年七十四贈開府殷景仁曰泰素行其約不可贈以台司乃止及薨王弘撫棺哭曰君生平重殷鐵今以此為報贈車騎將軍贈曰宣

王淮之相之父子孫傳與宋齊梁陳隋王淮之彪之曾孫也彪之博聞多識練悉朝儀家世相傳並諸江左舊事載之青箱世人謂之王氏青箱學淮之為丹陽尹究識舊儀問無不對彭城王義康錄尚書事歎曰何須高論玄虛正得如王淮之兩三人天下便治矣子進之仕齊為扶風太守梁武帝舉兵所在響應鄰郡請進之同遣修謁進之曰非吾志也竟不行武帝嘉之梁臺建歷右衛將軍子清東陽太守陳武帝殺王僧辯遣文帝攻僧辯將杜詵清引兵援詵大敗文帝追奔至晉陵歐陽頔同清援詵中更改異殺



清而歸陳武帝子猛終文帝之世蔬食布衣不聽音樂宣帝立為晉陵太守威惠兼舉姦盜屏跡富商野次云以付王府君郡人以比趙廣漢至德初為左驍騎將軍孔範施文慶等害其梗直將出之而未有便會廣州刺史馬瑒不受徵乃除猛領始興內史討之猛擒靖送建業加平越中郎將討嶺外荒梗所至皆平禰明二年徙廣州未之鎮而隋師濟江猛督所部赴援時廣州刺史侯方慶西衡州刺史衡陽王伯信並隸督府觀望不至猛使高州刺史戴智烈誘達太守魯孝遠策斬之而發其兵圍臺城不守乃素服舉哀籍粟不食日申包胥獨何人哉因勒兵緣江拒守及帝後主不死乃遣辛助

史

卷一百五

主

赴京師歸欵隋文帝大悅謂助曰猛懷其舊主送故情漢即我之誠臣保守一方不勞兵甲又我之功臣拜訪開府儀同三司詔猛與總管韋洗留嶺表經畧猛母妻子在建業隨後主人京詔賜宅及什物甚厚別資物一千段遣夏書勞猛猛討平山越馳驛奏聞時文帝幸河東會猛使至大悅楊素賀曰昔漢武此地開喜用改縣名王猛今者告捷遠符前事帝又降璽書褒賞以其子繕為開府儀同三司猛卒於廣州文帝遣使弔祭贈大將軍封歸仁公繕襲爵授晉州刺史李延壽曰昔晉初度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觀晉氏以來諸王冠冕不替蓋亦人倫所得豈專在世祿乎及

陳公之年淮水流竭發時人物招地盡矣興公之兆已有前定天之所廢豈智識所能謀乎

王韶之

王韶之瑯琊人父偉之為烏程令好史籍博涉多聞泰元隆安時事小大悉撰錄之韶之因此私撰晉安帝春秋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敘事辭論可觀韶之家貧好學嘗三日絕糧而執卷不輟家人謂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答曰我嘗自耕耳為中書侍郎高祖使韶之與安帝左右密加醢毒恭帝即位遷黃門侍郎高祖受禪加驍騎將軍韶之啓曰臣尋舊制以罪補士凡十餘條輕重不同如詐列父母

史

卷一百五

主

死誣罔父母淫亂被殺反逆此四條實窮亂極逆雖復殊刑猶不足以塞其罪既獲全首領寧可遂拔徒隸緩帶當年自同編戶列齒齊民乎方令聖化維新一切之令宜加詳改愚謂此四條不合加贖罪之恩韶可為吳興太守韶之作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厥作亂珣子弘厥子華並貴顯韶之懼為所陷淡結徐美之傳亮美之被誅王弘入相韶之常慮為弘所害夙夜勤厲政績甚美弘亦抑其私憾太祖兩嘉之十二年卒

荀伯子

荀伯子穎陰人為尚書祠部郎上表曰臣聞咎繇亡後臧孫

史籍

卷一百五

一、

後於祀服後於宋陳杞宋並爲列國而黜祝焦無聞焉斯則  
褒崇所近優於遠代之顯驗也是以春秋列序諸侯宋居杞  
陳之上考之近世事亦有徵晉太始九年詔賜山陽公劉康  
子第一人爵關內侯衛公姬署宋侯孔紹子一人附馬都尉  
又太始三年博士劉蕙等議稱衛公署於大晉在三恪之數  
應降稱侯臣以零陵王位應在陳留之上從之遷御史中丞  
立朝正色內外憚之出爲東陽太守宣前子所議俱正

武五王

廬陵王義真高祖次子也年十二從北征及關中不定高祖以義真行都督雍涼秦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雍州刺史三

東漢書

東卷一

三、

君平世吏部郎才也修既死人情離異高祖遣將軍朱齡石代義真鎮關中使義真速歸諸將競歛財貨多載子女方車徐行建威將軍傅弘之曰虜騎若至何以待之追兵至青泥軍大敗義真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兼追叫喚義真識其聲曰君非段中兵耶身在此宏乃束義真於脅脅之而歸義真謂宏曰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高祖未得義真審問怒甚剋日北伐及知義真已免乃止義真至授揚州刺史以段宏爲參軍宏辭卑人也永初二年封廬陵王司徒高祖不豫以爲都督南豫雍司諸軍事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鎮歷陽未之任而高祖崩義真聰明愛文義而性輕浮與

謝靈運，顏延之，慧琳道人，和卿，常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為宰相，慧琳為西豫州都督，徐美之等以為嫌，故史范晏被之，美真曰：靈運空疎，延之隘薄，魏文帝所云：鮮能以名節自立者，但性之所好，未能忘情於懷，貴故與之遊耳。將之鎮列，部伍於東府前，既有國哀，乃與靈運延之，慧琳等共視部伍，因宴舫內，使左右剔取其母，孫修華乘舫而道，以施已舫及至，歷陽，多所求索，美之等每裁量不與，美真淡惡之，表求還部，少帝在東宮，多仰慕小，謝晦言於武帝曰：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刻鵠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帝曰：盧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晦造美真，美真盛欲與談，晦不甚答，還曰：德經於

史籍 卷一百五

五

才非人主也，由是出居於外，少帝失德，美之等謀廢立，天第在義真，以美真輕詆，不任主社稷，因其與少帝不協，奏廢為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張約之上疏曰：伏思大宋之興，肇協應符緯，而開基造大，根條未繁，宜廣樹藩屏，敦睦宗戚，義兄弟之美，比輝魯衛，豈不善哉！陛下富於春秋，慮未重覆，慮安危之遠，算肆不忍於一朝，特願留神，重加詢采，遠考前代，典人之由，近存先帝，締構之業，特開曲宥，反王都邑，選保傅於舊老，求賓友於耄俊，引誘情性，導達聰明，凡人在苦，皆能自厲，况王聰朗，易加調範，且中才之人，未能無過，過貴自改，德亦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下之懿弟，豈可以其一眚，長致

淪棄哉！書奏，以約之為梁州泰軍，尋見殺，景平二年，美之遣使殺義真於徙所，時年十八，元嘉元年八月，詔復先封，迎靈柩，并孫修華，謝妃還都，三年，誅徐美之，傅亮等，詔追崇太將軍，諡孝獻，贈張約之太守，義真無子，太祖以第五子紹為嗣，彭城王義康，高祖第四子也，永初元年封，元嘉六年，還司徒，錄尚書事，領揚州刺史，義康專總朝權，生殺大事，以餘命斷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並委義康授用，朝野輻輳，勢傾天下，義康聰識過人，一聞必記，終身不忘，稠人廣席，無標舉以示聰明，太祖有虛勞疾，屬屬者屢矣，義康人侍疾，盡心衛奉，湯藥飲食，非口所嘗不進，或連夕不寐，內外眾事，專

史籍 卷一百五

五

決施行，十六年，進位大將軍，義康素無術學，關於太體，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徑行，曾無衛防，私置僮僕六千餘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啖柑，嫌其味劣，義康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往東府取柑，大供御者，三寸太子詹事劉湛，昔為義康長史，故義康委任之，尚書僕射殷景仁，為太祖所寵，湛欲因義康之權，以傾之，義康屢言不見用，劉斌湛之族也，義康擢為長史，從事中郎，王履主簿，劉敬文，祭酒，孔厥秀，並以傾側自入，見太祖疾篤，謂宜立長君，上嘗危殆，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首泥涕，湛曰：天下艱難，誰是幼主所御，景仁不答，厥秀等輒就尚

晉

懷事人

北史文帝

北史文帝

史緯

卷一百五

晉書立康帝事義康不知也太祖疾瘳聞之不悅或等  
 仁長短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勢分矣自十六年上不復幸東  
 府義康欲以斌為丹陽尹太祖不聽上以嫌隙既成將致大  
 禍十七年誅湛斌教文脈秀等留止義康於中書省遣人宣  
 旨告以湛等罪義康上表遜位授江州刺史出鎮豫章實幽  
 之也上遣桂陽侯義融慰視之義康於省奉辭便下船上對  
 義融惕哭無所言上遣沙門慧琳送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  
 不思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義康未敗聽事前并水涵盪  
 野乃江陽飛入所住齋前主簿謝綜素為義康所厚詔以為  
 史緯

記室參軍左有懷念者並聽隨從至豫章離州見許資奉  
 厚朝廷大事皆指示之龍驤系軍扶育諸閣上表曰肅陵王  
 往事足以如今肅陵既中克現於后土彭城當弭疑越於木  
 胡陛下徒云披枝之宜我豈悟伐柯之傷樹乃往古之所共  
 悲當今之所宜改也顧召義康返於京甸兄弟協和君臣輯  
 穆則四海之望塞謗說之道消矣何必司徒揚州牧然後可  
 以安彭城王哉育即下獄賜死會稽公主於兄弟為長太祖  
 所親敬嘗就主宴集甚歡主起再拜稽顙上自扶之上曰車  
 子必不見容待乞其命因慟哭上亦流涕舉手指蔣山曰必  
 無此慮若違今誓便是負初寧陵即封所飲酒賜義康曰與

所以不

此如高

惟命

史緯

卷一百五

夫

會稽王秋宴憶弟今以所餘酒封送車于義康小字也二十  
 三年太子詹事范曄等謀反事及義康詔特有大辟廢為庶  
 人絕屬籍徙安成郡以寧朔將軍沈邵領兵防守義康安  
 成諸漢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前代乃有此其罪  
 宜也二十四年豫章胡誕世前吳平令袁俸等謀反襲殺豫  
 章太守桓隆據郡欲求義康太尉江夏王義恭等奏徙義康  
 廣州未行值索廂至瓜步天下擾動上慮異志之徒求義康  
 為亂世祖鎮彭城累啓宜為之所尚書左僕射何尚之亦以  
 為言二十八年正月遣中書舍人嚴龍齎藥賜死義康不肯  
 服藥曰佛教自殺不復得人身便隨宜見處分乃以被殺殺  
 之時年四十三鑒以侯禮

江夏王義恭高祖第五子也幼而明穎姿顏美慶高祖特所  
 鍾愛飲食寢臥不離於側元嘉元年封江夏王遷撫軍將軍  
 六年授都督荆湘諸軍事荆州刺史義恭涉獵文義而驕奢  
 不節將出鎮太祖與書誡之曰汝以弱冠便親方任天下  
 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陸特安危在吾曹耳豈可  
 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今既分張官集未定無由動相規誨  
 宜淡白砥礪思而後行開布誠心厝懷平當親禮國士交接  
 佳流議別賢愚舉察邪正然後能盡君子之心收小人之  
 汝神意真信有日新之美而進德修業未有可謂吾所以

史籍

卷一百五

光

念而不能已者也。汝性褊急，袁太妃亦說如此。性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在，從物回改，此最難事。宜慨然立志，念自我抑，丈夫方欲贊世成名，何至因循無斷哉？今處疏十數事，汝別時可省也。遠大者豈可具言，細碎復非筆可盡。禮賢下士，聖人垂訓，驕侈矜尚，先哲所去。器達大度，漢祖之德，情忌褊急，魏武之累。漢書稱衛青云：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已，舉事莫宜鑒此。苟有所懷，密自書陳，形迹之間，漢宜慎護。今既進，袁太妃供給計足充諸用，汝一月日自用，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殷囑，常宜早起，接對賓侶，勿使留滯，判急。

史籍

卷一百五

手

當善察之名器，漢宜愛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尤宜裁量。吾於左右，雖為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為非也。以貴陵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聲樂嬉游，不宜令過，備魚獵獸，一切勿為，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典長。汝嬪侍左右，已有數人，既始至西，未可怒怒，復有所納，又誠之曰：宜數引見佐史，非唯臣主應爾，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則無因得盡，人人不盡，何由具知衆事？廣引視聽，既益開博，於言事者，又差有地也。九年，除南兗州刺史，鎮廣陵。十六年，進位司空。明年，彭城王義康有罪，出藩，徵義恭為侍中，司徒，錄尚書事。二十一年，進太尉。義恭既小心恭慎，且戒義康之失，雖為總錄，奉行文書而已。故太祖安之，相府年給錢二十萬，他物倍之。而義恭性奢，用常不足。太祖又別給錢年千萬，時有獻五百里馬者，以賜義恭。二十七年，太祖欲開定河洛，義恭總統羣帥，出鎮彭城，及虜至，義恭欲走，衆議不同，乃與世祖閉城自守。及虜退，自彭城北過義恭，震懼不敢進。其日有告虜驅虜民萬餘口，夕應宿安王，賊去城數十里，追之可悉得。諸將並請義恭不許，經宿，太祖遣驛至，使悉力急追。義恭乃遣司馬檀和之向蕭城，虜聞之，盡殺所驅民引去，降驃騎將軍，魯郡孔子舊庭有柏樹二十四株，經歷漢晉，其大連抱義恭悉伐取，父老莫不歎息。二十九年，還朝，元凶肆逆。

志言義恭先是詔召太子及諸王慮有詐妄致害皆有常人  
義恭求常所遣傳詔勅遣之而後入義恭請罷兵凡府內兵  
使並送還臺進位太保世祖入討勅疑義恭有異志使佐尚  
書省諸子住侍中省勅問太祖入近路欲悉力逆之決戰中  
道義恭應世祖船小勅中流攻突為患乃進說曰割素南岸  
側斷石頭此先朝舊法以逸待勞不憂不被也勅從之世祖  
前鋒至新亭勅快義恭出戰勅敗使義恭於東堂簡將義恭  
先具船於東冶渚因單騎南奔始濟淮追騎已至北岸僅得  
得免勅殺義恭十二子義恭見世祖於新林上表勸進授  
尉錄尚書六條事進位太傅領大司馬上不欲致禮太傅諫

史錄 卷一百五

有司奏天子不應加拜孝建元年南郡王義宣反及事平世  
祖以義宣亂逆由於強盛欲制弱王侯義恭希旨上表省錄  
尚書又與竟陵王誕奏貶損典服二年為揚州刺史時西陽  
王子尚有盛寵義恭解揚州以避之乃進大宰義恭常慮為  
世祖所疑及海陵王休茂於襄陽為亂乃上言諸王不宜居  
邊世祖嚴基義恭卑辭曲意盡禮祇奉每有符瑞輒獻賦頌  
德大明元有三春芽生石頭西岸表勸封禪上大悅七年  
世祖崩遺詔義恭加中書監柳元景領尚書令事無鉅細悉  
關二公大事與沈慶之參決若有軍旅可為總統尚書中事  
奏顏師伯外監所統令王玄謨前廢帝即位加錄尚書事義

義恭死其可憐

恭性嗜不恒日時移變屢遷第宅與人遊欲意好不終會後  
無度左右親幸一日乞與或至一二百萬小有作意輒起奪  
之大明時資供豐厚而川常不足賄市物貨無錢可還民有  
通辭求錢者輒題後作原字善騎馬解音律游行或三五  
里世祖恣其所之東至吳郡登虎丘山至無錫縣登島山以  
望太湖大明中擬國史世祖自為義恭作傳義恭雖任宰輔  
而承事近臣戴法興等常若不及前廢帝狂悖無道義恭元  
景等謀欲廢立廢帝率羽林兵於第害之并四子年五十三  
斷析義恭支體分裂腸胃挑取眼睛以蜜漬之為鬼目綜大  
宗定亂追崇官爵諡曰文獻詔陪祭廟庭

史錄 卷一百五

南郡王義宣高祖第六子也生而舌短澀於語言元嘉元年  
封竟陵王高祖以荊州上流形勝地廣兵強遺詔諸子次第  
居之湖陽平後以投彭城王義康義康入相次江夏王義恭  
又以臨川王義慶宗室令望居之其後應在義宣上以義宣  
才幹素短不堪居上流十六年以衡陽王義季代義慶而以  
義宣代義季為南徐州刺史會稽公主每以為言上遲回久  
之二十一年乃以義宣為車騎將軍荊州刺史詔曰師襲以  
在西久比表求還由內左右自是經國常理今欲聽許以汝  
代之護雖無殊績蒙已節用通懷明物不恣羣下此信未易  
在彼已有入第為士庶所安論者謂未宜遷之今之同後更

欲為汝耳。汝與歲年時一輩，各有其美，亦互有少劣。若今向  
 事脫一減之者，既於西夏有礙，遷之誠必歸責於吾矣。不  
 可不勉。無使人生評論也。師義宣，義宣小字也。義宣至鎮，勸自  
 課厲政事，修理進位司空。義宣白哲美鬚，身長七尺五寸，腰  
 帶十圍，多有媚廢後房千餘，尼嫗數百，男女三十人，崇飾綺  
 麗，費用殷廣。二十七年，索虜南侵，義宣欲奔上明，及虜退，太  
 祖詔之曰：「善修民務，不須營清逃計也。」三十年，遷司徒。揚州  
 刺史未行，元凶弒立，義宣即時起兵，傳檄遠近，會世祖入討。  
 義宣遣將軍徐道寶率眾三千為前鋒，世祖即位，以義宣為  
 中書監、都督揚豫二州刺史，改封南郡王，封次子愷為南燕

史綱 卷一百五

義

王。以荆湘二州刺史。義宣在鎮十年，兵強財富，既首勅大義  
 宣者，天下所求必從，朝廷制度意所不同者，皆不遵示。嘗  
 以世祖酒先自酌飲，封送所餘，其不識大體如此。義宣有異  
 志，以義宣凡弱，欲假手以成其奸。自襄陽過江陵，見義宣，便  
 盡禮。及至江州，每密信說義宣，以為有大才，負大功，挾震主  
 之威，自古少有全者。宜在人前，蚤有處分，且萬姓莫不係心  
 於王，擁眾而入，內外孰不欣戴，不爾，一旦受禍，悔無所及。義  
 宣陰納質言，而世祖聞庭無禮，與義宣諸女淫亂，義宣因此  
 發怒，密治舟甲，期孝建元年秋冬舉兵，報豫州刺史曹爽，免  
 州刺史徐道寶，與狂酒失旨，其年正月便反。遣巨曹送版以

義宣可一失

義宣補天子，并送天子羽儀，遣寶亦勸兵向彭城。義宣及寶  
 俱起兵，二月，遣傳奉表以奸臣交亂，圖傾宗社，輒徵召甲  
 兵，戮此內亂。江夏王義恭與義宣書，論以禍福，令息兵謝過。  
 義宣不從，移檄州郡，遣參軍劉湛之率軍就臧質，以子怡鎮  
 江陵，自率兵十萬發江津，船艦數百里，入夏口，豫州刺史朱  
 修之起兵討之。義宣遣魯爽弟秀將萬餘人攻修之，初秀至  
 江陵，見義宣，既出，附席曰：「阿兄誤事，乃與衆人作賊，今年敗  
 矣。」義宣至尋陽，與質俱下，至龍頭，聞徐道寶敗，魯爽被殺，相  
 視失色。上遣豫州刺史王玄謨、舟師領梁山、東西兩岸，為鄧  
 月城營，柵其間，無軍，鄧元景據姑孰，偏帥鄧琬、庾南浦質，

史綱 卷一百五

義

入梁山，去玄謨一里許，結營。義宣屯蕪湖，五月十九日，西南  
 風猛，質乘風順流，攻玄謨西壘，元從僕射胡子友戰失利，率  
 眾就玄謨，質遣龍法起數千兵從洲外趣南浦，使自後掩玄  
 謨。鄧琬與法起戰，大敗之。二十一日，義宣至梁山，質上東岸  
 攻玄謨，玄謨遣將軍垣護之、山曇齊擊，大敗質軍，護之因風  
 縱火焚其角，風勢猛盛，義宣時屯西岸，延燒殆盡，諸將縱兵  
 攻之，賊眾奔潰。義宣與質各遁走，義宣船舫猶有百餘，西奔  
 至江夏，聞巴陵有軍抄斷，乃回入還口，向江陵，眾散且盡。左  
 右唯十許人，義宣步行數日，脚痛不能行，就民僦車，車自載  
 無復食，緣道求告，至江陵郭外，遣人報司馬竺超、民超，民具

羽儀兵眾迎之時帶甲尚萬餘人義宣既入城魯秀竺超民欲收合餘黨更圖一決而義宣督其無復神守入內不復出左右腹心相率介叛義宣欲隨魯秀北走戎服盛糧糗帶佩刀馬槍及愛妾五人皆著男子服相隨城內擾亂白刃交橫義宣大懼落馬步行超民送出城外更以馬與之因還城守義宣既失秀所在將士散盡唯餘僧及五妾兩黃門而已夜還向城入空廨無牀席地至旦遣黃門報超民超民遣故車一乘載送刺殺義宣止獄戶坐地歎曰賊質老奴誤我始與五妾俱入獄等皆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別始是苦江夏王義恭諸公八座與荊州刺史朱修之者

陽王十六年拜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巴蜀提督師於應接府庫空虛義季躬行節儉省則省用數年間遂復充實陳主續豐母老家貧無以充養遂斷不食肉義季哀其志每月給日米貳斛錢一千義季素拙書上聽使餘人書俗事唯自署名而已嘗大鬼於鄆有野老帶苦而耕左右斤之老人擁耒對曰昔楚子盤游受讓令尹今陽和扇氣播厥之始一日不作人失其時大王馳騁為樂驅斥老夫非勸農之意也義季止馬曰此賢者也命賜之食老人曰吁願太王均之也勸不奪人時則一州皆享王賜老人不偏其私矣弗敢常謝食問其名不告而退二十年進征西大將軍義季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後遂為長夜之飲畧少醒日太祖累加詰責義季引意陳謝上詔報之曰誰能無過改之為貴此非廢事業亦自損性命世中比皆汝所誦近長沙兄弟皆遭殺戮將軍蘇微耽酒成疾旦夕待盡吾為禁斷并給藥膳今能起立此自是可節之物但嗜者不能立志裁割耳晉元帝人主尚能感王導之諫終身不復飲酒汝既有美尚加以吾意殷勤何不慨然淡自勉厲乃復須臾相制哉一門無此酣酒汝於何得之臨書歎案義季雖奉旨酣縱如初遂以成疾上又詔之曰汝飲積食少素羸多病常慮至此今果委頓縱不能以家國為懷奈何不復顧性命之重可歎可恨本望能以理自



史記卷一百五  
史記卷一百五

滿不欲相苦耳。今遣孫道胤等，令晨夕視汝，進止湯食，可開懷。虛受吾饋，見人斷酒，無他嫌口。蓋是甘嗜，罔已之辭耳。今者憂恨，政在性命，未暇及事。兼何為使吾煎毒至此耶？義季終不改。二十一年，為都督，充徐青冀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南兖州刺史，登舟之日，惟提器服，諸應隨刺史者悉留之。二十二年，遷徐州刺史，索虜侵逼，北境擾動，義季常飲酒而已。二十四年，病篤，上遣中書令徐湛之省疾，召還京師，未發，薨於彭城。時年二十三，贈司空，諡曰文子。義嗣，史臣曰：義嗣風采，謂劉表曰：若使周公與魯，處茅屋之下，食藜藿之羹，豈有若斯之難？夫一父之子，共氣分形，寵愛之心，雖同富貴之情，則異視彭城南郡之事，以為太息。

史記卷一百五

高祖七子六人不得其死，義季亦不得其死。

史記卷一百五終

史記卷一百六

史記卷一百六

宋書七

列傳

羊欣

羊欣，字敬元，泰山人。少靖默，善容止，汎覽經籍，尤長隸書。父不疑為烏程令，欣時年十二，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愛之。欣嘗夏月著新絹裙，登樓獻之，入縣見之，書帟數幅而去。欣本工書，因此彌善。為輔國參軍，隆安中朝廷漸亂，欣優游私門，不復仕進。會稽王世子元顯嘗使欣書扇，辭不奉命。元顯怒，以為沒軍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之。桓玄輔政，以為殷中郎欣稱疾免，屏居里巷，十餘年不出。義熙中，弟徽被遇於高祖，高祖謂參軍鄭鮮之曰：羊徽，一時美器，世論猶在，欣後恨不識之。即板欣長沙王諮議參軍，遷新安太守。在郡四年，簡惠著稱。太祖即位，復拜新安太守。嘗謂子弟曰：人生仕宦至二千石，斯可矣。稱病為免。卒年七十三。

張敷

張敷，字景胤，吳郡人。生而母沒，年數歲，問知之，便思慕。求母遺物，惟得一身，乃緘錄之，每感思，輒開符流涕。為黃門侍郎，父邵亡，凡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食鹽菜，遂致瘠成疾。未



期而卒年四十一。顏延之書弔其伯父茂度曰：景胤少履貞，見長懷理，要清風素氣，得之天然，言而以來，便中忘年之好。此雖艱阻成阻，而情同無際，薄莫之人，與其方兒，恩誠豈謂中年奄為長往，開問悼心，有加相痛，足下門教敦至，兼實家實，一旦喪失，何可為懷？世祖卽位，贈侍中，改其所居為孝張里，從弟暢字少微，為太守徐佩之主簿，佩之被誅，暢制服盡哀，時論美之。世祖鎮彭城，暢為安北府長史，元嘉二十七年，索虜託跋彥南侵，太尉江夏王義恭出鎮彭泗，燕聚至蕭時，軍食不足，義恭欲棄彭城南歸，參軍沈慶之欲以車營為兩箱，陳兵為外翼，奉王及妃嬪趨歷城，長史何妨欲奔鬱洲，自海道還都，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請。今城內乏食，人無同心，但以關扇嚴密，欲去莫從耳。若一動搖，各自散走，雖欲至其可得乎？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將豈有捨萬全之術而就危亡之道？世祖曰：張長史言是也。義恭乃止。燕至，登城南亞父冢，隊主劉應見執，燕送還，求甘燕及酒，世祖道送酒二器，甘燕百挺，求驛脫，明日，燕送驛脫驛馬及猪麥稗食，燕上戲馬臺，設毬屋，遣使至小市門，飲與世祖相見，曰：我亦不攻此城。世祖遣暢於城上視之，虜使問暢何姓，曰：姓張，曰：是張長史耶？暢曰：君何得見識？虜使云：君姓名遠聞，我是以知，城內有具思者，皆在魏，義恭遣視之，恩

史

卷之一百六

三

識是虜尚書李孝伯，既開門，暢出受餽物，孝伯云：魏主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間，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大小，知我老少，觀我為人，暢曰：三王知魏主欲垂見，常願面接，但受命本朝，忝居藩任，人臣無境外之交，故不容私觀，暢入，復宣旨答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為來往所見，李尚書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孝伯曰：君南土膏粱，何為著屬，暢曰：婉以不武，受命統軍，戎行之間，不容緩服，孝伯曰：君家民人，甚相念怨，云：清平之時，賦我租帛，至有急難，不能相拯，暢曰：二國人民，列居河畔，當年加撫養，而魏師入境，肆行殘虐，事生意外，由彼無道，民何怨我？孝伯曰：魏主當不圖此城，自率衆軍，直造瓜步，南事若辦，彭城不待圖，若其不然，彭城亦非所須也，暢曰：去留之事，自應從後，各應反命，還復見悉，暢便還，孝伯追曰：長史深自愛，相去亦武，恨不執手，暢曰：昔將愛，冀蕩定有期，君若得還，來朝，今為相識之始，孝伯曰：今當至，建業以訪君耳，孝伯足辭，辨北土之秀，暢隨宜應答，敏捷詳雅，魏人歎美之，虜放火攻彭城南門，暢拒賊，賊身先士卒，及城自瓜步北走，經彭城，遣人語城內，食盡且去，須麥燕更來，義恭大懼，閉門不敢追，虜期又至，議欲芟剪麥苗，移民堡聚，參軍王孝孫曰：百姓閉在內城，飢饉日久，方春之月，野採自資，一入堡聚，餓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耶？虜若必來，交

不但若

史

卷之一百六

三

夢未脫四坐默然。暢曰：「孝孫之議，實有可尋。」典籤董元嗣曰：「王參軍議不可奪，別駕王子夏因口此論，誠然。」暢欲板白世祖曰：「下官欲彈子夏，世祖曰：『何事？』」暢曰：「妄移民可謂太議。」一方安危實係於此。子夏親為州端，會無同異，及聞元嗣之言，則欬笑酬答，阿意左右。何以事君子？夏大慙，時房聲云：「當出襄陽，以暢為南燕王義宣長史，南郡太守。」孝武誅元凶，徵為吏部尚書，封夷道侯。時義宣有異圖，蔡超以暢民望，勸義宣用之。遣雙人翟靈寶謂暢：「朝廷簡練舟甲，意在西討，今欲發兵，自衛。」暢曰：「必無此理，請以死保之。」靈寶以暢不回，勸義宣殺暢。賴司馬竺超民深持之，義宣進暢撫軍，暢常醉不省軍事。義宣將暢東下，及敗於梁山，暢欲自歸，為軍人所掠，衣服盡盡。值石將軍王玄謨乘輿出營，暢衣敗衣，排玄謨上輦。玄謨不悅，諸將欲殺之。隊主張興世救之得免，執送京師。兄原起為都官尚書，轉侍中。孝武宴朝賢，何偃醉曰：「張暢信奇才也。」眾曰：「何謂？」偃曰：「與義宣作賊，而卒無咎，苟非奇才，何以致此？」暢厲聲曰：「太初之時，誰黃其閭？」帝曰：「何事相苦？」初，偃父尚之為元凶司空，義師至新林，門人皆逃，尚之父子與嬖妾共洗黃閣，故暢以此譏之。出為合稽太守，卒。暢愛其弟輯，遺命與輯合墳。時議非之，從弟淹、東陽太守令郡吏燒骨，照佛百姓有罪，使施佛贖刑，動至數千，免官。

王微  
王微字景玄，弘弟子也。少好學，善屬文，能書畫，兼解音律。嘗方陰陽術數，文帝以其善筆，賜以名著。微素無宦情，為中書侍郎時，兄遠免官，微欬曰：「我兄無事屏廢，我何得叨忝踰分？」文帝即以遠為光祿勳，微為文，言頗抑揚，袁淑謂為忤屈。微聞之，與從弟僧綽書，連牘自解，作書絕之。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為吏部郎，或云：「何假參其議，假慮為微所舛，與之書自陳微恨書深，言塵外之適。」文帝使微從弟僧綽宣旨就職，因留微，微妙解天文，知當有大故，指示僧綽曰：「此上不欺人，非智首其孰能免之？」遂辭不就。尋有元凶之變，微常住一屋，尋書玩古，足不履地，終日端坐，牀席皆生塵埃，惟當坐處獨淨。弟僧謙亦有名譽，為太子舍人，遇疾微親治之，而僧謙服藥失度，遂卒。微深自咎，恨發病不復治，以書告謙靈曰：「弟年十五始居南於外，不為察慧之譽，獨沉浮好書，聆琴聞操，輒有過目之能，討測文典，斟酌傳記，寒暑未交，便卓然可述，稱引前載，不異舊學。自爾日就月將，著名邦黨，方隆夙志，嗣美前賢，何圖一旦冥然長往，尋念平生十年中間，自非公事，無不相對一字之書，必共誦讀一句之文，無不研賞，濁酒忘愁，圖籍相慰，所以窮而不憂，實賴此耳。奈何罪酷，然獨坐居，恒慮吾麻病，豈圖奄忽先歸，反覆萬慮，無復一期，音顏芳艸，觸

夫犯但制  
氏之得  
夫吃情  
字求求  
求求也

卷之一百六

貞烈將軍  
何佐

王華

宋紀  
卷之一百六

存亡之計。但衣蓋食者十餘年。高祖欲用之。乃使華制衣服。關詳爲主簿。文帝鎮江陵。以爲咨議參軍。太祖委任司馬。張邵華不欲。邵在已前。邵性豪侈。每行常引夾轂。華出入從者不過三二人。以婿之。邵白服登城。爲華所糾。代爲司馬。文帝將入木大流。以少帝見害。疑不敢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徐美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書生。非有司馬。遂王敦之心明矣。臨茂剛愎。屢下寬仁。越次奉迎。真以兄德止三人執均。莫相推伏。不遇欲握。權自崗耳。今日就敵。萬無所慮。太祖從之。留華總後任。上卽位。以華爲侍中。右衛將軍。美之等日夜構之於太祖。華出入逢美。

之等。每切齒憤歎。元嘉三年。美之等誅。遂襲軍。華以父死非命。終身不飲酒。未嘗預宴。集若有論事。則乘車造門。主人至車。就之。及弘輔政。弘弟曇首爲太祖所任。華謂已才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頗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四年卒。上思誅美之功。追封新建侯。華爲司馬時。孔寧子爲參軍。太祖卽位。爲黃門侍郎。寧子嘗至金昌亭。左右欲泊船。寧子命去之。曰。此弑君亭。不可泊也。寧子會稽人。

### 王曇首

王曇首。弘之弟也。與從弟球。詣高祖。高祖大會戲馬臺。豫坐者皆賦詩。曇首先成。高祖覽讀。因問弘曰。卿弟何如。弘曰。

史籍

卷之一百六

人

若但如臣門戶何。奇。高祖大笑。曇首有局度。喜愠不形於色。閉門之內。雍雍如也。手不執金玉。婦女亦不得以爲飾玩。自非祿賜。一毫不受於人。爲文帝鎮西長史。高祖謂文帝曰。王曇首沈毅有器量。宰相才也。汝可每事咨之。太祖入奉大統。府僚多致疑。曇首與從兄華。固勸上行。上乃下車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自臺所遣百官衆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在平乘戶外。不解帶者數旬。及卽位。謂曇首曰。非朱昌獨見無以致此。以曇首爲侍中。領右衛將軍。朱容子爲右軍將軍。誅徐美之等。平謝晦。曇首及華之謀也。元嘉四年。車駕出北堂三更。竟使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白虎幡。銀字。來。

史籍

卷之一百六

九

不肯開門。尚書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官。曇首曰。既無墨勅。又關幡。榮雖稱上旨。不異單刺。前年雖有開門例。此乃一時之失。臺臣守舊。未爲非禮。上遂不問。晦平後。上欲封曇首等。因譙集。舉酒勸之。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有今日。出詔以示之。曇首曰。豈可因國之災。以爲身幸。陛下雖欲私臣。當如直史何。乃止。時兄弘錄尚書事。彭城王義康意常怏怏。以曇首居中。愈不悅。曇首固乞。郡太祖不許。七年卒。年三十七。太祖爲之慟。中書舍人周起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上曰。直是我家衰耳。贈左光祿大夫。追封豫寧侯。配饗太祖廟庭。子僧綽襲封。尚太祖女東陽公主。遷侍中。任以機密。二凶巫蠱。上召僧綽告之。及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勸於東宮。夜祭將士。僧綽密以聞。徐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欲立。南平王鐸。太祖欲立。建平王宏。議久不決。誕妃徐湛之女。鐸妃江湛妹也。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願以義制恩。不爾。便應坦懷如初。淮南云。以石投水。吳越之善沒取之。事機雖密。易致宣布。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上曰。卿可謂能斷。然此事重大。不可不三思。且庶人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兄。上默然。江湛出。謂僧綽曰。卿言太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及劾弑逆。江湛歎曰。不用僧綽。

言以致於此。初既立，轉爲吏部尚書。後檢太祖巾箱及籍江  
湛家得僧綽諸事書疏，乃收殺之。世祖卽位，贈金紫光祿  
大夫，諡曰愍。太祖西空地一區，本吳時丁奉宅，孫皓流徙其  
家，南渡後爲周顒宅，又爲袁悅宅，又爲司馬秀宅，皆以凶終  
後給城，亦過禍，故世稱爲凶地。僧綽謂宅無吉凶，請以爲  
第，始造未及居而敗。史臣曰：甚矣宋氏之家難也。世祖風無  
朝寵累任，邊外常壁之重，將由愛立，臣主同疑，事無蚤斷。若  
使守器以長，命不待賢，則密禍自銷，危機可免。聖哲之訓，豈  
欺我哉。

殷景仁

史籍

卷之一百六

十

殷景仁，字季野，太原人。太祖卽位，景仁以左衛將軍、典右衛王華、驍  
騎王景首侍中。劉湛並爲侍中，皆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  
升之美，近代莫及。元嘉三年，車駕征謝晦，司徒王弘入居中  
書省，景仁共掌留任。太祖所生胡太后早亡，上奉太后母蘇  
氏甚謹，及卒，車駕親往臨哭，詔選二漢推恩之典。景仁曰：蘇  
夫人階級戚屬，情以事深，寒泉之恩，實感聖懷。明詔爰發，詢  
求厥中。謹尋漢氏推恩加爵，于時永泰之弊，衛衡茂如，自君  
作故，門或前典，懼非盛明所宜軌蹈。晉監二代，朝政之所因，  
君舉必書，哲王之所慎。體至公者，懸爵賞於無私，奉天統者，  
每屈情以申制。所以作孚萬邦，貽則後昆，竊以蘇氏恩無可

以湛爲  
至此

推上從之。丁母憂，葬竟起爲領軍將軍，固辭。上使副記代，并  
遣中書舍人周起與載還府。九年，遷尚書僕射，劉湛代爲領  
軍。與景仁素善，高祖俱以宰相許之。會王弘華髮，首相繼亡，  
景仁引湛共參政事。湛以景仁名位本不踰已，而一旦居前，  
意甚憤憤。知太祖信仗景仁，不可移奪，乃深結司徒彭城王  
義康，欲倚以傾之。景仁數曰：引之令入，入便墜人。十二年，景  
仁遷中書令，領吏部護軍。如故，湛愈忿怒。義康毀景仁於太  
祖，太祖遇之益隆。景仁密陳相王權重，非社稷計。上然之。景  
仁稱疾解職，不許。使停家養病。湛與義康謀遣賊人殺之。太  
祖雖知，終不能賜至親之愛。上微聞之，令以郡陽主第爲景

史籍

卷之一百六

十一

仁護軍府，密通宮禁，其計不行。景仁臥疾五年，雖不見上，而  
密表去來，日中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問之。影迹周密，莫有  
窺其際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左右不曉其意。其夜  
上出延賢堂，召之。景仁稱脚疾，小牀輿以就坐。誅討處分，一  
皆委之。代義康爲揚州刺史，遣使者授印綬，主簿代拜。畢  
便覺疾甚。太祖謂不利在州，使還住尚書省。月餘卒。或云見  
劉湛爲祟。時年五十一。贈司空。景仁卒後，以沈演之爲侍中，  
右衛將軍，與左衛將軍范曄同參機密。太祖謂之曰：侍中領  
衛望，實優顯。此蓋宰相便坐，卿其勉之。畢懷逆謀，演之覺其  
有異，言之。太祖暴伏誅，轉吏部尚書，任寄不異宰相。尋卒。演

之吳興人

鄭鮮之

鄭鮮之字道子開封人爲桓偉主簿兗州刺史歷恬爲丁零所沒屍喪不反恬子美仕宦不廢議者嫌之桓玄在荆州使羣僚傳議鮮之議曰名教大極忠孝而已至乎變通抑引存事輒殊本而尋之皆求心而遺跡跡之所乘遺遇或異故聖人或就跡以助教或因跡以定罪屈中與奪難可等齊舉其阡陌可畧言之矣主可廢乎而伊尹稱聖君可存乎而霸權見善國可去乎而微子推仁自此以還殊實而齊鮮與善而等美者不可勝言如滕美情事者或終身隱處不關人事或

史籍

卷之一百六

主

其朝理務無譏前哲通勝者則以無譏爲證塞勝者則以隱處爲美折其兩中則異同之情可見矣夫聖人立教猶云有禮無時君子不行政以事有變通不可守一故耳晉楊臻七年不除喪三十餘年不關人事溫太真則見逼於王命高世遠則勸除於驃騎無有如滕美之易者也文帝制東關之役戶骸不反者其子不廢婚宦明此則孝子不自同於他人有識已審其可否矣若其不爾何復明制於其間哉此爲國之權宜非所以訓範人倫也美但當盡陟帖之哀存不仕之心何爲證前人以自通乎昔陳壽在表使婢九榮兒貴鄉閭阮咸居哀窮驢倫婢身處王朝豈可以阮獲通於前代便無疑

如此亦能  
或較復父  
信矣

於後世乎若以美謀能決敵才能周用此非議所及若是士流故謂左如卜商受會參之責也遷御史中丞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獨盡心高祖毅甚恨之鮮之使治書侍御史丘洹彈毅曰毅上言傳詔羅道盛輒開牋盜發密事依法棄市奏報行刑而毅以道盛身有疾請輒復停宥按毅任居次相既殺之非已無緣生之自由又奏之於先而非請於後開外出逼非此之謂中承鮮之於毅舅甥制不相親臣請免毅官詔無所問時制長吏以父母疾去官禁錮三年山陰令沈叔任父疾去職鮮之上議曰夫事有輕重故制有與否此有所屈而彼有所申未有理無所明事無所從而

史籍

卷之一百六

主

爲永制者也當以去官之人或容詭託之事詭託之事誠或有之豈可虧天下之大教以未傷本者乎夫設法蓋以重舉輕不以輕廢重今防杜去官而塞孝愛之實是矯枉過正也且人情趨於榮利辭官本非所防省父母之疾而加以罪名恃義失理莫此爲大詔停其制劉毅當鎮江陵高祖會於江寧朝士畢集毅素好撓蒲於是會戲高祖與毅敘局各得其半積錢可隱人教呼高祖併之先擲得雉高祖良久乃答之四坐頗駭既擲得盧五子盡黑毅意色甚惡謂高祖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時鮮之喜甚繞牀大叫毅大不平曰鄭君何爲者無復甥舅之禮高祖少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爲宰相

頗慕風流時或言論人皆依違之鮮之難必切至高祖慙惡  
變色然知其誠甚感之時人謂為格倭高祖北伐以為石長  
史及人咸陽謁視阿房未央故地悽愴動容問鮮之秦漢所  
以得喪鮮之以賈誼過秦論對帝曰及子嬰而亡已為晚矣  
然始皇為人智足見是非所任不得人何也答曰夫倭言似  
忠知言似信中人以上乃可語上始皇未及中人所以賄於  
誠上而至渭濱帝復歎曰此地寧復有呂望耶鮮之曰昔葉  
公好龍而真龍見燕昭市骨而駿足至明公以吐握待士豈  
患海內無人帝稱善久之佛佛磨陷關中高祖欲北討行意  
甚盛鮮之諫曰虜聞殿下親御六軍當重兵守潼關欲陵威  
長舉臣實見其未易若與駕領洛則不足上勞聖躬賊素備  
天威故不敢乘勝過快今與駕造洛而反虜更生搖尾之心  
必將邊境之患往年西征成都劉鍾危殆前年賊破廣州人  
士都盡三吳心腹屢告反叛彭越劫盜攻陷縣邑事非偶爾  
皆山勞役所致凡順而撫之則百姓思安違其所願必為亂  
矣漢高身困平城魏武軍敗赤壁神武之功猶無所損况偏  
師失律無虧於廟堂之上者耶反覆思維不煩親征今宜通  
好北虜則河南安河南安則清徐靜願留聖鑑高祖踐阼遷  
都官尚書時傅亮謝朓位遇日隆范泰嘗聚中請鮮之曰卿  
與傅謝俱從聖上有功關洛卿復居僚首今日各輒去人違

史籍

卷之一百六

南

不對亦甚

遠何不肖之甚鮮之熱視不對鮮之為人通率在高祖坐言  
無所隱性奸游行命駕或不知所適隨御者所之尤為高祖  
所仰上嘗於內殿宴飲朝貴畢至唯不召鮮之坐定謂羣臣  
曰鄭鮮之必當自來俄而外啓尚書鮮之詣神虎門求啓事  
高祖大笑引入景平中徐傳當權出為豫章太守時王弘為  
江州刺史竊謂人曰鄭公德素先朝所禮方于前代鍾元常  
王景興之流今徐傳出以為郡抑當有以尋有廢立事元嘉  
三年弘入相舉鮮之為尚書右僕射卒

裴松之

史籍

卷之一百六

主

裴松之字世期聞喜人為尚書祠部郎松之以世立私碑有  
乖事實上表曰碑銘之作以明示後昆自非殊功異德無以  
允應茲典是以孔惲之銘事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自  
時厥後其流彌多臣更建立真假相蒙殆使善者不貴不加  
禁裁其敝無已以為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為朝議所許  
然後聽之制可高祖北伐以為主簿既克洛陽高祖曰裴松  
之廊廟之才不宜久尸邊務以為世子洗馬遷國子博士太  
祖元嘉三年詠徐美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下松之使湘州  
甚得奉使之義轉中書侍郎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  
傳記增廣異聞既成奏之上覽之曰此為不朽矣進大中太  
大卒年八十子驥南中郎參軍注史記行於世



回承天

何承天東海人劉毅鎮姑孰版爲參軍毅嘗出行鄆陵縣史陳清射鳥誤中直帥雖不傷人處法棄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劾以罪止罰金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而加異制今滿意在羽鳥非有心於中人按律過誤傷人三歲刑况不傷人罰之可也高祖以爲太尉參軍高祖討劉毅招諸葛長民爲監軍長民密懷異志劉穆之問承天曰公今行濟否承天曰必討之同時別有所慮耳公昔年自左里還入石頭甚輕脫今還安加重復穆之曰非君不聞此言宋臺建爲尚書祠部

史

卷之一百六

七

即與高亮共撰朝儀補治書侍御史謝晦鎮江陵請爲南臺長史有尹嘉者家貧母熊氏自以身質錢爲嘉償責坐不孝當死承天議曰法吏葛藤錢母告子不孝欲殺者許之法云謂違犯教令敬恭有虧父母欲殺許其所告惟取信於所求而許之謹尋事原心嘉母辭身自質錢爲子還責嘉雖犯義而熊氏無請殺之辭熊氏求所以生之而今殺之非應所求之謂大明德愼罰文王所以恤下讓獄緩死中孚所以垂化今重刑殺之條於佩寒之謀誠非罰疑從輕率失有罪之謂也事未判值赦免元嘉三年晦將兄討其弟黃門郎驎密報之晦問承天曰若果爾卿令我云何承天曰以王者之重舉

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既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其次以腹心領兵於義陽將軍率衆於夏口一戰若敗卽趨義陽以出北境其次也晦良久曰荆楚用武之國兵力有餘且當決戰走不晚也使承天造表檄晦以湘州刺史張邵必不同已欲遣兵襲之承天以爲邵意趣未可知不宜便討晦乃止前益州刺史蕭舉之前巴西太守劉道產去職還江陵晦將殺之承天盡力營救得免晦既下承天留府不從到彥之至馬頭承天自詣歸罪彥之使行南蠻府事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國史承天年已老而諸佐並名家年少荀伯子呼爲姝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生九子何言姝母耶十九年立國子

史

卷之一百六

七

學領國子博士皇太子講孝經承天與中庶子顏延之同爲經選御史中丞索虜侵邊太祖訪羣臣御戎之畧承天上表曰自晉喪中原戎狄侵擾百餘年間未暇以北虜爲念大宋啓祥兩耀靈武懷德良威用自歛納陛下臨御以來黜廢遺養十餘年中貢譯不絕去歲三王出鎮思振遠圖懷心易駭遂生猜懼背違信約深構攜隙熒熒之警自此而始臣以安邊之計備在史策李牧言其端嚴尤申其要大畧舉矣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何者斥候之郊非畜牧之地戎馬之場非耕桑之邑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禦其敵雖時有古今孰有強弱保民全境不出

此塗要而歸之其畧有四一日移遠就近以貨內地二曰浚復城池以增阻防三曰集調車牛以飭戎械四曰計丁課使勿使有閑臣聞兵農並修務於封畿之內軍國異容施於輿場之表攻守之方皆因其習山陵川陸之形寒暑溫涼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是故往成申許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墜怨亦深未若即川彼衆之易也今移民實內浚治城隍族居聚處課其騎射長吏簡試差品能否甲科次第漸就優別明其勳才表吉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遠其業內護老弱外通官塗明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由習親藝因事著書則見貌夜則聞聲斯教戰之一隅先哲之遺術今因民所利導而率之耕農之業爲府庫之資田盤之張堅城守之用千家總倍旅之兵萬戶具全軍之衆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廩糧者不可同年而較矣承天好奕棊頗廢事太祖賜以局子承天表謝上答曰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耶承天能彈箏上又賜銀裝筆一面帝每有疑議必訪之信命相率於道承天性褊促嘗對使者屬辭曰天何言哉後帝應遣使戒之曰善候伺顏色如其不悅日未須陳二十四年遷廷尉未拜上欲以爲吏部郎已授掾旨坐漏言免官卒年七十八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刪減併合以類相從凡爲三百卷

吉翰

吉翰池陽人爲徐州刺史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翰入齋呈其事翰省訖語今且去明旦可呈及旦典籤不敢入呼之前以所呈事親訖謂之曰卿意欲有此四死命昨於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卿既欲加恩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命其下莫敢犯禁卒官

王裕之

王裕之字敬弘琅邪人名同高祖諱故稱字性恬靜樂山水爲天門太守其妻桓玄姊也敬弘之郡桓玄時爲荊州遣信

要令過敬弘曰靈寶見要正當欲與其姊集聚耳我不能爲桓氏資塔乃遣別船送妻往江陵彌年不迎山郡無事恣其遊適累日不回去官居作塘縣界玄篡位屢召不下高祖以爲臨川王道規諸議參軍時主簿宗協亦有高趣道規並以事外相期嘗酬酢失禮爲外司所白道規更引還重申譴飲召爲中書侍郎高祖討司馬休之敬弘奉使慰勞通事令史潘尚於道疾病敬弘單船送還都有司奏免官值赦復職高祖受命轉吏部尚書敬弘每被除召即便抵奉旋復解官高祖嘉其志不違也除祕書監金紫光祿大夫不就太師卽位爲尚書僕射開署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上問以疑獄敬

弘不對上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付僕射敬弘曰臣得訊牒讀之政自不解上不悅遷尚書令敬弘固讓表求還東車駕幸洛亭餞送十二年徵爲太子少傅敬弘詣闕上表曰東宮之重四海瞻望非臣薄德所能居之今內外英秀應選者多且板築之下豈無高逸而近私愚朽汚辱清朝不許敬弘終不拜東歸上時不豫自力見焉十六年以爲左光祿大夫上表曰臣比自啓聞謂誠心已達天鑒玄邈未蒙在宥不敢宴處重以載馳臣聞君子行道忘其爲身三復斯言每念庶幾顧迫耄老志與願違禮年七十老而傳家道猶然况在國伏願陛下矜臣西夕愍臣一至特回聖恩賜反其所則天道下濟愚心盡矣不拜東歸二十三年重中前命又表曰臣躬耕南澗不求聞達先帝拔臣於鹽荆之域賜以國士之遇陛下嗣徽特蒙召商山是感激委質聖朝雖懷犬馬之誠遂無塵露之益年向八十生理殆盡永絕天光淪沒丘壑謬冒奉表傷心久之明年卒諡曰文貞敬弘形狀短少而坐起端方恒玄謂之彈基八勢所居舍亭山林澗環周備登臨之美時人謂之王東山太祖嘗問爲政得失敬弘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上悅左右嘗使二老婢戴五條五辯著青紋袴襦飾以朱粉女適何述之僕射尚之弟也敬弘嘗往何氏看女值尚之不在寄齋中臥頃之尚之還敬弘使二婢守閤不聽尚

之入云卧熟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子恢之除祕書郎敬弘爲求奉朝請與恢之書曰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于不競之地太祖嘉而許之敬弘兄孫茂中不過一再相見見輒克日恢之嘗請假還東定省敬弘克日見之至日輒不果假日將盡恢之乞奉辭敬弘呼前既至問復不見恢之於閤外拜辭涕泣而去釐釐成願敬弘之謂也

何尚之

何尚之字彥德廬江人父叔度尚書義熙五年武陵縣民王經祖爲父訟以告官斬制凡切身斬家人棄市時既自告於法有疑叔度議曰設法止姦本於情理所以罪及同產欲

開其相告以出造惡之身今睦父子之情可其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解脫求全於情可愍遂宥之尚之爲高祖主簿患勞疾積年食乳乃差太祖卽位遷吏部尚書郎告休定官領朝送別於治清及至叔度曰聞汝來此領朝相送可有幾客答曰始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昔殷浩嘗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親舊無復相窺者遷吏部尚書時范曄爲左衛將軍尚之察其意趣異常白太祖出之上曰始誅劉湛華事跡未彰便豫出之天下將謂卿不能容才但使其知如此不愛致變也華後謀反伏誅二十三年遷尚書右僕射上行幸

運多侵夕尚之諫曰安不忘危古今深誠若值汲黯辛毗必將犯顏切諫臣等碌碌庸懦伏願少採愚誠以慰四海之望上優納之時給四銖錢民間多剪鑿古錢以取銅上患之錄尚書江夏王義恭建議以一大錢當兩尚之曰大泉貝之與以估貨爲本事存交易豈假數多用少則幣輕數多則物重况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耶凡制制改法宜從民情未

史

卷一百六

主

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藏一倍之利不俟與造巧源自絕施一令而衆美兼上從漢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便乃罷二十八年轉尚書令二十九年致仕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詔書教勸尚之復攝職上待之愈隆太子左衛率表淑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爲真隱傳以啗焉元凶弑立進司空領尚書令子偃爲侍中掌詔誥父子並處權要時爲寒心而尚之及偃善設機宜曲得時衆三方典將佐家在都邑勸欲誅之尚之誘說多端得免世祖即位復爲尚書令領吏部時欲分荊州置鄆州議其所居江夏王義恭以爲宜在巴陵尚之曰夏口在荊江之中正

對河口通接雍梁實爲要津由來舊鎮根基不易上從其議則湯二州戶口半天下江左至宋以揚州爲根本委荊州以關外主是並分欲以削臣下之權而荆揚因此虛耗尚之建言復合二州上不許大明二年拜左光祿開府儀同三司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庭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篤尚之謂曰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放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尚之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無姬妾秉衡當朝畏遠權柄親戚故舊一無薦舉既以致怨亦以此見稱卒年七十九贈司空史臣曰江左以

史

卷一百六

主

來樹根本於揚越任推轂於荆楚揚土自盛蠡以北臨海門而極大江荆部則包括湘沅跨巫山而掩鄂塞民戶境域過半於天下晉世幼主在位政歸輔臣荆揚司牧事同二陝宋室受命權不能移二州之重咸歸密戚是以義宣藉西楚強富因十載之基據險既樹遂規開鼎而建鄆分揚矯枉過直藩城既割盜資人單關外之寄於斯而盡使長君南而威刑自出至親在外事不忠強若運經盛衰時艱主弱近臣懷禍尚有外憚呂氏之誅責由齊楚興衰之源於斯尤著尚之言并合可謂識治也矣

謝靈運

謝靈運立之孫也。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聚封康樂公，性奢豪，車服衣物多改舊制。高祖受命，爲太子左衛率，唐陵王義真好文籍，與靈運情款異常。少帝卽位，權在大臣，靈運好非毀，執政徐美之等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肆意遊遨，徧歷諸縣，動輒旬朔，在郡一周，稱疾去。靈運父祖葬始寧縣，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營別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作山房賦，以言其事。與隱士王弘之等遊，咏爲娛，有終焉之意。每有一詩，貴賤莫不競寫，遠近欽慕。名動京師，太祖誅徐美之等，徵爲秘書監，令撰晉書，未就，遷侍中，賞遇甚厚。靈運工書，作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爲二寶。既自以名輩，應參時政，而帝唯以文藝見接，王景首殷景仁等名位不如之，並見委任。靈運意不平，多稱疾不朝，穿池種樹，畝工役無復期度，出郭遊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之，但諷令自解。靈運陳疾，上因賜假。靈運以族東歸，遊娛宴集，以夜續晝，爲御史中丞傅隆所奏，免官。靈運既黜，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穎川荀雍、太山羊璠之爲山澤之遊，惠連幼有奇才，不爲父方明所知。靈運還始寧，時方明爲會稽郡，靈運造方明，見惠連，大相知賞。時長瑜在郡內，教惠連讀書，靈運以爲絕倫，謂方明日：「阿連才如此，而尊作常兒遇之，何長瑜當令仲宣而飴以下客之食，既不能禮賢，

宋書 卷一百六

靈運

宜以長瑜還我，便載之而去。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長瑜爲記室參軍，嘗以韻語序義慶僚佐，如陸展髮鬚髮，欲以斟酌，靈運不解，久是星行，復出輕薄少年，遂演而廣之，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太祖，除爲增城令。後遇暴風溺死。靈運用父胤之資，生業甚厚，聚山浚湖，功役無卹。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常背木飯，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背自始寧南山伐木開道，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爲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在會稽，亦驚動郡邑。太守孟顗素爲靈運所輕，顗事佛精懇，靈運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生天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之，會稽東郭回踵湖，靈運求決以爲田。太祖令州郡履行，顗言：「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靈運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寧，呼學湖，顗復執不與。泰靈運有異志，靈運詣闕自陳，太祖知其見誣，不欲使東歸，以爲臨川內史，賜秩中二千石。在郡遊放，不異永嘉，又爲有司所糾，司徒遣使與州從事鄭望生收之。靈運就望生與兵反，爲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討擒之，廷尉論斬，上愛其才，僅免官。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恕，詔降死徙廣州。其後獲盜趙欽，云同郡薛道雙，先與靈運共事，道雙因成國報欽云：「靈運今徙廣州，給錢令買弓箭刀楯等物，使道雙要合健兒，於三江口篡取，遂合部黨。」

宋書 卷一百六

靈運

要之不及既還緣路爲劫有司奏依法收治詔於廣州素市臨死作詩曰興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稽公理既迫霍生命亦賔邂逅竟幾何修短非所忌時年四十九子鳳早卒

### 鮑照

鮑照字明遠東海人諱臨川王義慶未見知欲獻詩言志或止之照勃然曰古來英才異士沈沒而不聞者可勝數哉大丈夫亦安能懷奇抱璞不剖與草木同腐乎於是秦詩義慶奇之賜帛二十匹擢爲侍郎甚見知賞文帝以爲中書舍人上好文辭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爲文章多累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項爲荊州照爲參軍子項敗

### 卷一百六

宋

爲亂兵所殺東晉孝武以來中書舍人上庶雜選照既以才學知名文帝又用魯郡巢尚之江夏王義恭以爲非選帝遣尚書二十餘牒宣勅論辯義恭乃歎曰人主誠知人

### 劉湛

劉湛滄陽人彭城王義康爲豫州刺史以湛爲長史義康弱年未親政州事悉委湛吏犯賊百錢以上皆殺之湛每生女輒不舉其不情如此廬陵王義真爲南豫州刺史湛又爲長史義真居高祖憂帳下備膳湛禁之義真乃於齋內別立廚帳會湛人命膳酒炙車駟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且甚寒一盤酒亦何傷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爲異酒至

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入爲侍中時王華王曇首殷景仁並爲侍中文帝與四人宴飲甚悅華等出帝目送之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舌恐後世繼繼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湛爲長史行府州事時王弘輔政而王華王曇首任事居中湛自謂才能不後之不願外出意甚不平次子琰於江陵病卒湛求送喪還都義恭爲之請太祖答曰吾得湛啓事爲之酸懷不欲遽所請但汝弱年新涉庶務八州殷瞻專斷事重時諮委仗欲得其人量算二三未便相許頃朝臣零落寄懷轉寡湛是國器欲令其還直以西夏任重故且停之汝慶肯黜罰豫關失得否宜悉相委寄義恭性

### 卷一百六

宋

弟齡年又漸長欲專政事每爲湛所裁主佐之間嫌隙遂構太祖聞之遣使讓義恭義恭陳湛無居下之禮雖奉詔旨頗有怨言上友于素篤乃詔曰事至於此甚爲可歎當今委授已兩直相彌縫取其可取棄其可棄汝云泯然無際如此其佳不可使萬一覺也汝年已長漸更事物何由故如十歲時動止諮問但以汝輕重未必盡得耳會王華曇首並卒殷景仁白太祖徵湛召爲太子詹事加給事中與景仁皆被任遇湛嘗云今世宰相何難此政可寄我南陽郡漢世功曹耳景仁轉尚書僕射湛代爲領軍將軍湛與景仁數歎又以其微之初甚感悅景仁既專管內任湛猜隙漸生彭城王義康

為太守不  
得志則死  
書為傳墓  
不得志宜

山石爭得  
何

史綱

卷一百六

天

秉政漢青為上佐遂以舊情委心自結欲因義康之力傾點  
景仁義康廢構之於太祖其事不行義康傳屬潘相約勒無  
敢入股氏門者湛黨劉敬文父成未及知詣景仁求郡敬文  
遂往謝湛曰老父惇老乃就殷鐵千祿由敬文間淺上貢生  
成合門惶恐無地自處義康擅權威傾內外湛推崇之無復  
人臣之禮上不能平湛初入朝上日夕引接湛善論治道并  
常前事故事致致登臺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便解駕  
左右意分散不久不出以此為常及至晚節驅扇義康陵  
際例廷上意雖微之而接遇不改嘗日到班初自西還吾與  
語常看日早晚慮其當去比入吾亦有日早晚慮其不去班  
臨弔謀為逆事泄收付廷尉於獄伏誅時年四十九

范暉

范暉字蔚宗泰之子也母如廁而生額為鳩所傷小字曰導  
為彭城王義康參軍遷尚書吏部郎彭城太妃薨將葬僚故  
並集東府華弟廣淵為司徒祭酒舉與西屬王浚宿廣淵計  
夜中酒酣開北窗聽歌為樂義康大怒左遷華為城太守  
不得志乃謝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至於屈中榮辱之際

爾全史也  
文人無行  
至此

報効小恩  
氣壯大軍  
所謂臣子  
不可不知

春秋

史綱

卷一百六

天

本嘗不致意焉在郡數年遷長沙王義欣長史兄高為宜都  
太守嫡母隨高在官病亡報之華不勝奔赴及行攜妓自隨  
為御史中丞劉損所奏太祖愛其才不罪也服闋遷左衛將  
軍太子詹事華長不滿七尺肥黑亮眉鬚善彈琵琶上欲聞  
之屢詔以徵旨華偽若不曉終不肯彈後上宴飲歡適謂華  
曰我欲歌卿可彈華乃奉旨上歌既畢華彈亦止魯國孔融  
先博學有縱橫才志為員外散騎侍郎久不調照先父然之  
為廣州刺史以賊得罪彭城王義康保持之得免及義康被  
黜照先密為報効以華意志不滿欲引之無因進說華外甥  
謝綜與照先相識照先家甚富足乃與綜博故以物輸之綜  
因引照先與華戲照先前後輸華物甚多華既利其財賈又  
愛其文與遂與中莫逆之好照先說華曰大將軍英斷聰敏  
人神俊屬失職南重天下憤怨小人受先君遺命以死報大  
將軍之德頃人情騷動天文舛錯時運之至不可推移若順  
天人之心結英豪之士表裏相應發於肝腹誅除異已崇奉  
明聖小人請以七尺之軀三寸之舌立功立事歸諸君子何  
如華然照先曰昔毛珣竭節於魏武張溫畢議於孫權彼  
二人者豈言行玷缺以致禍辱哉皆廉直勁正不得久容丈  
人之於本朝不淺於二主人間雅譽有過於兩臣謹大側目  
為日久矣近者廢戮一言而劉琨碎首彼豈父兄之誓百世

之不淺於之不早戮及百口猶曰未厭可爲寒心豈書籍遠事也今建大勳奉賢哲圖難於易以安易危享厚利收鴻名一旦包舉而有之豈可棄置而不取哉曄猶疑未決熙先曰丈人尖葉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會不耻之欲爲之死亦惑乎曄素有閭庭論議故門曹雖華而國家不與姻娶熙先因此激之曄默然不答其意遂定暗沈演之爲右衛將軍每被召曄若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言蜀破引曄以爲怨曄經義康府佐見待素厚及宣賦之長是好乖離綜爲義康記室參軍中義康意於曄求解

嫌中好嘽既有逆謀欲探上旨乃密奏請誅義康上不納熙  
先素善天文云太祖當骨肉相殘以非道篡駕江州應出天  
子以爲義康當之綜父述爲義康所遇綜弟約又義康婿故  
太祖使綜隨從南上廣州人周靈甫有家兵熙先以六十萬  
錢與之使於廣州合兵靈甫一去不反大將軍府史仲承祖  
義康舊所信任銜命下都潛結腹心規有異志丹陽尹徐湛  
之義康之甥恩過于弟承祖告以密計復中義康意於蕭思  
話法略道人爲義康所供養上國寺法淨尼出入義康家皆  
感激舊恩規伺採拔並與熙先往來法略姓孫改名景玄爲  
賊首參軍熙先善治病法淨妹夫許耀領隊宿衛嘗有病因

小兒戲

法淨就熙先乞治一劑卽愈。羅往酬謝。因成周旋。熙先以羅瞻幹波相待結。因告逆謀。羅許爲內應。豫璋胡遵世藩之子也。與法略其款。亦相酬。和法淨南上。熙先遣婢採藥隨之。付以旄書。陳說圖誡。法淨還。義康餉熙先袍段等物。熙先慮事泄。配殺採藥。湛之謂瞻等。械質見與異。常歲內當還。已報質。悉攜門生義故。亦當解人。此旨故應得健兒數百。質與蕭恩語款密。當仗要之。二人並受大將軍眷遇。必無異同。思話三州義衆。亦不減質郡中文武。及合諸處伯選。當不減千人。不憂兵力不足。但當勿失機耳。乃相署置。湛之爲撫軍將軍。揚州刺史。曄中軍將軍。南徐州刺史。熙先左衛將軍。餘皆遷擢。

凡素所不善者，別簿並入死日。熙先使弟休先、先爲檄文，驛作義康與湛之書，宜示同黨。二十二年九月，衡陽王義季、南平王綽出鎮，上於虎帳問祖道。驛等朝是日爲亂，許耀待上，扣刀曰：「驛驛不敢視俄而坐。」散十一月，徐湛之上表告狀。其夜召驛及朝臣，集華林東閣，已於外收綜。及熙先兄弟皆歿，服上在延賢堂，遣使問驛曰：「我待卿不薄，云何乃有異謀？」驛不承。上遣問曰：「卿與謝綜徐湛之孔熙先謀逆，並已答欵。」微諫見存，何不依實。驛尚不服。上復遣問曰：「熙先近在華林門外，寧欲面辨之乎？」驛辭窮，乃曰：「熙先苟誣引臣，臣當如何？」熙先聞驛不服，笑曰：「凡諸處分符檄書疏，皆范驛所造，云何於



今方作如此抵牾耶。上示以墨跡。驪乃具陳本末。曰。久欲上聞。逆謀未著。故推遷至今。負國重罪。分日誅戮。明日送驪付廷尉。驪入獄。問徐升陽所在。然後知為湛之所發。熙先望風吐欬。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謂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意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熙先於獄中上書曰。囚小人。也。徒狗意氣之小憾。不料逆順之大方。首為奸謀。干犯國。整肅肅臨。無補尤。戾陛下大明含弘。量包大海。錄其一介。而最重。優遇之詔。恩非始望。沒有餘榮。終古以來。未有斯比。大益馬絕。環之臣。懷璧投書之士。卒能立功齊魏。致勳秦楚。因雖身陷。禍逆名節俱喪。然少也抗慨。竊慕烈士之遺風。但

史帝亦會  
弄人

驪後書曰  
佳要得之

即上送白團扇與驪。令書詩賦美句。驪受旨。援筆書曰。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上循覽。憐然。驪本謂人獄便死。而上窮治其事。遂經二旬。驪更有生望。獄吏因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驪聞之。驚喜。綜熙先笑之曰。將軍嘗共論事。攘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為一世之雄。而今攫援紛紛。畏死乃爾。設令賜以性命。人臣國主。何顏可復生。存及將詣市。驪在前。顧謂綜曰。次第當以位耶。綜曰。賊帥為先。一路語笑。至市。問綜曰。時欲至未。綜曰。勢不復久。驪既食。又勸綜。綜曰。此異病篤。何事強飯。驪家人悉至市。監問曰。須相見不。驪謂綜曰。家人幸得相見。可不楚別。綜曰。別與不別。亦何所論。見必號泣。徒亂人意。驪曰。亦殊勝不見。於是呼前。驪妻撫其子。回馬驪曰。君不為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驪乾笑而已。其母泣曰。主上念汝無極。汝曾不能感恩。又不念我老。今日奈何。以手擊驪額。驪顏色不作。妻云。此罪人也。願阿家莫憶。莫念。及妓妾來別。驪悲涕流連。綜曰。舅殊不同。夏侯也。驪收淚而止。綜母以子弟自蹈逆亂。獨不出視。驪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也。收籍驪家。服玩珍麗。妓妾不勝珠翠。而母居止單陋。驪及熙先等並伏誅。驪年四十八。驪獄中與諸甥姪書。以自序。其略曰。吾少懶學問。年三十許。始有尚耳。自爾以來。轉為心

莊周蔡邕  
不非如  
此亦成自  
矣豈以退  
為功豈不  
難哉

一篇六耳  
字

化至於所通處皆自得之胸懷常謂情之所託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于此處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於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為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本未闢史書政恒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始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唯志可推耳博覽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漢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比方班氏

史記 卷一百六 蕭

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徂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聞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不果贊自是吾文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與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記傳例為取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於音樂雅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為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盡絃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毋愧此名曄自序並實

故有之曄少時兄晏云此兒選利終破門戶果如其言初何尚之處銓衡自謂天下無滯才及熙先就拘帝詰尚之曰使孔熙先年三十猶作散騎侍郎那得不作賊耶熙先死後又謂尚之曰熙先有美才而驕迹仕流豈非時匠失乎尚之曰臣昔待罪選曹誠無以濯汗揚清然君子之有智能猶鰓鳳之有文采俟時而振羽翼何患不出雲霞之上若熙先蘊文來自棄於汙泥終無論矣上曰昔有長才而不遇知己者何害不遺恨於後哉

史記 卷一百六 蕭

史緯卷一百七

宋書八

列傳

袁豹

袁豹陽夏人爲御史丞都陽侯孟懷玉上母植氏拜國太夫人有司奏許豹以婦人從夫爵懷玉父緯見爲大司農妻不宜從子奏免尚書僕射劉柳等官詔以贈論遷丹陽尹卒子淑字陽源爲彭城王義康軍司祭酒從母兄劉湛欲其附已淑不以指意與湛大相乖失淑賦詩曰植蘭忌膏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植蘭所以疾免官後爲御史中丞

史緯卷一百七

淑何不上  
變意無狀

選太子左衛率淑劭之勇劭將斌廷其夜淑在直二更許呼淑及蕭斌等流涕謂曰主上信機將兄罪廢省內無過不能受枉明旦當行大事望相與戮力淑及斌曰昔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斌懼曰臣昔忝伏事常思効節况憂迫如此當竭身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耶殿下幼時嘗患風或是疾動耳劭愈怒因問曰事當克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後爲天地所不容大禍旋至耳願速止之劭左右引淑等袴褶就主衣取錦裁三尺爲一段中破之分斌淑及左右以縛袴淑出繞牀行至四更乃寢劭與蕭斌同載呼淑甚急淑不起劭停車奉化門催逼之乃起劭使

不與其死  
開必死  
耳或說父  
之人於  
有有哉

車辭不上見殺時年四十六世祖卽位贈太尉諡曰忠憲詔淑及徐湛之江湛王僧綽卜天與五家長給廩廩史臣曰天長地久人異於斯靈化悠遠生不再來雖天行路險而末之斯過所願七尺常存百世可保是以據洪圖而輕天下貴寸陰而賤尺璧若乃義重乎生斯爲不朽陽源之節汗青之所貴也

江湛

江湛字叔淵考城人爲彭城王義康司徒主簿司空桓道濟爲子求婚湛妹不許義康命之亦不從義康之盛人求自昵唯湛自疎固求外出爲武陵內史轉吏部尚書家貧約不營

史緯卷一百七

清者多刻

財利偏傾盈門一無所受無兼天餘食嘗爲上所召佐瀚衣桐灰經日示乾然後赴牛餽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在選部頗有刻畧之議而公平無私索腐至瓜步領軍將軍劉遵考率軍出江上以湛兼領軍軍事處分一以委之虜遣使求婚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議重以爲宜許湛曰戎狄無信許之無益劭怒曰今二王在阮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生散俱出劭使左右推之殆於傾側上乃爲劭長子儵之姊湛第三女欲以和之上將廢劭使湛具草草劭入弑湛直上省聞叫喚之聲匿傍小屋中劭遣收之舍吏云不在此兵殺舍吏因見湛之湛之受害意色不撓時年四十六五子皆見殺初

洪家數見怪異。未敗少日。所眠牀。忽有數斗血。世祖卽位。贈左光祿大夫。諡曰忠簡。

文諸子

南平王鑠。高祖第四子也。元嘉二十二年。爲豫州刺史。二十六年。魏圍汝南懸瓠城。太守陳憲保城自固。虜作高樓。施弩射城內。城中負戶以汲。又毀佛像爲大鈎。施之衝車端。以牽樓。城內有一沙門。輒設奇以應之。賊作蝦蟆車。以填塹。因攻城。憲竹厲將士固女城而戰。賊死者屍與城等。遂登屍以陵城。厚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汝水爲之不流。相拒四十餘日。鑠遣司馬劉康祖與將軍臧質

史補 卷之一百七

三

救之。虜燒攻具走。元凶弒立。以鑠爲中軍將軍。柳元景至新亭。劭親攻之。扶鑠自隨。及義軍入宮。鑠與濟俱歸。世祖潛伏法上。迎鑠入營。進侍中司空。鑠歸義最晚。常懷憂懼。每於展中。蹴起坐。與人語多謬。謂家人云。我自覺無復魂守。鑠素與帝不和。上毒殺之前。廢帝召鑠如江氏入宮。使左右於前逼之。江氏不從。廢帝曰。若不從。當殺汝三子。江氏終不受辱。於是殺其子敬猷。敬淵。敬先。殺江氏一百。其父廢帝亦死。竟陵王誕。文帝第六子也。元嘉二十年。封廣陵王。改封隨郡王。上欲大舉北討。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稅租雜物。悉給襄陽。及大舉北伐。

史補 卷之一百七

四

命諸蕃並出師。皆奔敗。唯譙參軍柳元景。克弘農關陝。會諸方並退。徵譙還京師。遷安東將軍。會稽太守。元凶弒立。分江東爲會州。以譙爲刺史。譙將受命。參軍沈正謂司馬顧琛曰。國家此禍。開闢未聞。今以江東之衆。爲天下倡始。四方誰不響應。上雪朝廷之耻。下明臣子之節。豈可北面凶逆乎。琛曰。江東忠職日久。士不習兵。雖逆順不同。而強弱勢異。當須四方有義舉者。然後應之。未爲晚也。正曰。天下豈有無父之國。殿下義兼臣子。寧可自安。譬耻而責義於他方。今正以元凶弒逆。不同戴天。舉兵之日。豈求必全耶。琛乃與正入告。譙猶豫未決。會世祖義兵起。遣寧朔將軍顧彬之。受譙節度。譙遣參軍劉季之。與之并勢。自頓西陵。以爲後繼。遇劭將華欽。於曲阿之奔牛塘。大敗之事。平。以譙爲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不官就徵。以譙爲揚州刺史。改封竟陵。義宣反。有荆汀竟豫四州之地。勢震天下。上卽位日。淺朝野大懼。上欲奉乘輿法。物以迎義宣。譙固執不可。帝加譙節。仗士五十人。上流平定。誕之力也。初討元凶。誕與上同舉兵。有奔牛之捷。至是有殊勲。上性多猜。頗相疑懼。而誕造立第舍。窮極工巧。多聚才力之士。器甲精利。上愈不悅。建平二年。出爲南徐州刺史。上以京口去都密邇。改南兖州刺史。誕既見猜。亦潛爲備。至廣陵。因索虜寇邊。修治城隍。聚糧治仗。道路常云。誕反。三年。建

康民陳文紹上言父饒爲誕府史恒使入山圖畫道路不聽歸家詔解饒吏名誕大怒殺饒吳郡民劉成上書告誕謀反稱子道龍昔事誕見誕在石頭城內修乘輿法物習倡警蹕道龍以爲非宜同伴倡言之誕怒殺道龍豫章民陳談之上書稱弟詠之在誕左右見誕與莊慶傳元祀潛圖奸逆常疏陛下年紀姓諱往巫鄭師憐家呪詠之與建康右尉黃宣達來往誕疑其宜泄殺詠之上將誅誕以垣閭爲兗州刺史配以羽林禁兵遣給事中戴明寶隨聞襲誕明寶夜報誕典籤蔣成使開門爲內應成謀之舍人許宗之宗之告誕誕大驚執蔣成斬之勒兵自衛及旦明寶與閭率精兵數百人至而門不開誕遣腹心率壯士擊破之閭遇害明寶逃還上遣車騎大將軍沈慶之討誕誕焚燒外郭驅百姓悉入城分遣書檄要結遠近以表投城外曰往年元凶禍逆陛下入討臣背內赴順可謂常節及丞相構難威脅協從朝野恍惚咸懷憂懼陛下欲百官羽儀星馳推奉臣前後固執方賜允俞社稷獲全是誰之力陛下接遇慙慙累加榮寵驛騎揚州旬月移授恩秩頻加復賜徐充仰屈皇儲遠相餞送臣受遇厚恩感此何忘庶希倍老丞相娛慰豈謂陛下信用讒言遂令小人來相掩襲不任枉酷卽加誅剪先經何福同生皇家今有何意使成胡越陵鋒奮戈萬沒豈顧攝定以期異在旦夕右

事。謝安及武昌皆以無罪並遇殺戮臣有何過復致於此陛下官帷之醜豈可三緘臨紙悲塞不知所言世祖忿甚凡誕左右腹心甚親以上並誅之死者以千數車駕出頓宣武堂慶之進廣陵誕棄城北走行十餘里衆不欲去請誕還城誕曰我還卿能爲我盡力不衆皆曰願盡力左右楊承伯牽誕馬曰速還尚得入不然敗矣誕乃馳還誕初反記室參軍賀勗因諫誕怒勗亦欲殺之衆諫乃止及圍城或勸弼出降弼曰公舉兵向朝廷此既不可從荷公厚恩又義無違背唯當死以明心耳乃服藥自殺弼由陰入後贈車騎將軍五月十九日夜有流星長十餘丈從西北來墜城內是謂天狗占曰天狗所墜下有伏尸流血彭城邵領宗在城內陰結死士謀襲誕欲通於慶之說誕求爲間諜領宗既出致誠畢復還事泄誕支解之上送章二紐其一曰竟陵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募禽誕其二曰建興縣開國男三百戶募先登若克外城舉一烽克內城舉兩烽禽誕舉三烽上使太史擇日將自濟江江夏王義恭固諫乃止七月二日慶之進軍克其外城衆勝而進又克小城誕聞軍入趨後園陳主洗亂之馳至及誕於橋上誕舉刀自衛亂之傷誕面墜水引出殺之傳首京邑時年二十七帝命城中無大小悉斬慶之請五尺以下免死於是殺城內男爲京觀女口爲軍賞死者數千人每風晨

由夜有號哭之聲。初誕左右侍直數十人夢有告之曰。官須變為精。及覺已失。髮矣。誕甚怪之。琅邪王瑛之為誕城守。其子五人在建業。慶之縛以招之。瑛之曰。吾受王厚恩。不可二心。安可以私親誘之。慶之殺其五子。

建平王宏。文帝第七子也。元嘉二十一年封。少而閑素。篤好文籍。太祖寵愛殊常。為立第於雞籠山。盡山水之美。僚佐高。位。因一階為中書令。領驍騎將軍。元凶弑立。以宏為左將軍。丹陽王。世祖入計。勅錄宏殿內。自投莫由。世祖嘗以一手板與宏。宏造親信周道。法齋手板。請世祖事平。以為尚書左僕射。冠軍將軍。中書監。臧質為逆。給使士五十人。宏為人謙儉。

史籍 卷之一百七 七

周慎禮賢接士。明曉政事。上甚信仗之。轉尚書令。宏少而多病。大明二年。薨。年二十五。贈侍中。司徒。謚曰宣簡。上痛悼甚。至每朔望輒出臨。自為墓誌銘。五年。益諸弟國各千戶。薨者不在其例。唯宏追益焉。子景素。有父風。泰始六年。為鎮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時太祖諸子盡歿。眾孫惟景素為長。景素好文。章招集才義之士。傾身禮接。以收名譽。朝野翕然。莫不屬意。後廢帝為太子。狂凶失道。內外皆謂景素宜當神器。廢帝母黨陳氏疾忌之。楊運長阮佃大。並太宗舊隸。貪幼小以久其權。慮景素立不見容。深相忌憚。元徽三年。景素防閑將軍王季符。失意怨恨。單騎奔京師。告運長佃夫云。景素欲反。逆。

長等欲遣軍討景素。蕭道成袁粲並保持之。景素馳遣世子延齡還都。自中。運長等乃從季符於梁州。奪景素征北將軍。廢帝狂悖。日甚。朝野並屬心景素。陳氏及運長等。彌相猜疑。景素為自防之計。多以金帛。結才力之士。冠軍將軍黃回之。輔國將軍曹欣之。長水校尉郭蘭之。羽林監垣祗祖等。皆習附。武人失職者。莫不歸之。廢帝好單馬。獨出遊走郊野。曹欣之謀據石頭。郭蘭之等。欲候廢帝出行作難。事克奉景素。景素每禁之。未嘗忽。忽舉動。運長遣僧人周天賜。偽投景素。勸為異計。景素知之。即斬天賜。送首詣臺。元徽四年七月。垣祗祖率數百人奔景素。云京師已潰亂。勸令速入。景素信之。

史籍 卷之一百七 八

即舉兵。運長遣冠軍將軍任農夫討之。景素欲斷篠竹里。以拒臺軍。垣祗祖等曰。今天時早熱。臺軍遠來。罷困。引之使至。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也。參軍殷瀹固爭。不從。農夫等既至。放火燒市邑。景素本無威暑。諸將各相顧望。無爾志。遂為臺軍所破。右衛將軍張悅奴。攻陷京城。禽景素斬之。時年二十五。景素仁孝儉約。為荊州時。州有高齋。刻楹栢構。景素竟不處。朝廷賜以甲第。不受。兩官所遺珍玩。塵於笥篋。食不過一肉。器用皆瓦木。有獻鏤玉器者。景素謂主簿何昌寓曰。我持此安所用之。及敗後。昌寓與記室王摘等。上書訟其冤。不省。齊武帝即位。詔以王禮葬舊塋。

盧江王禕文帝第八子也元嘉二十二年封東海王世祖時  
昨進太尉改封盧江初廢帝目禕似驢上以廢帝之言類故  
改封焉太祖諸子禕尤凡劣兄弟中鄒之南平王鐸早薨鐸  
子敬淵婚禕往視之自世祖借伎世祖曰婚禮不舉樂且敬  
淵等孤苦倍非宜也太宗詔建安王休仁曰人既不比數西  
方公汝便為諸王之長時禕住西州故也泰始五年河東柳  
欣思謀反欲立禕禕與相酬和欣思要結征北參軍杜幼文  
禕使左右徐虎兒以金合餉幼文幼文奏其事上暴其罪惡  
出為南豫州刺史出鎮宣城上遣腹心楊運長鎮兵防衛柳  
欣思等既誅今有司奏禕怨懟逼令自殺

史籍

卷之七

九

義陽王昶文帝第九子也元嘉二十二年封前廢帝即位為  
征北將軍徐州刺史昶輕詔褊急不能祇事世祖常被嫌責  
民間常云昶富有異志永光景和中此聲轉甚廢帝既誅  
公彌縱恣恃常語左右曰我即大位來遂未嘗戒嚴使人臣  
也江夏王義恭誅後昶造典鐵選法生奉表求入朝帝謂法  
生曰義陽與太宰謀反我正欲討之今知求還甚善又屢詰  
法生義陽謀反何故不啓法生懼走還彭城帝親率眾過江  
討昶昶起兵統內諸郡並不受命斬昶使昶知事不捷夜與  
數十騎開門北奔索虜藥母妻惟携愛妾一人作丈夫服騎  
馬自隨在道慷慨為斷句曰白雪滿郭來黃塵半天起關山

謝靈運

四面絕故鄉幾千里因把姬手南望慟哭左右莫不哀慟每  
節悲慟遙拜其母祀家還都二妾各生一子太宗即位召長  
者曰思遠小者曰懷遠並卒帝以千金贖昶於魏不獲乃以  
第六子榮繼昶封晉熙王元徽元年榮年四歲為征虜將軍  
鄧州刺史以王奐為長史總府州之任明年江州刺史桂陽  
王休範反榮遣中軍參軍馮景祖襲尋陽休範降進榮安西  
將軍順帝即位微為揚州刺史時蕭贍為長史與榮俱下會  
荊州刺史沈攸之反贍奉榮鎮尋陽攸之平榮遷司徒齊受  
禪降封隆安侯謀反賜死

武昌王渾文帝第十子也元嘉二十四年封汝陰王索虜破

史籍

卷之七

十

汝陰徙封武昌少而凶戾嘗怒左右人援刀斫之元凶弑立  
以為中書令文帝葬日渾身露頭往散騎省戲彎弓射通  
直郎周朗中其仇以為笑樂孝建元年為雍州刺史渾與左  
右作文檄自號楚王年為永光備置百官以為戲笑長史王  
翼之得其手迹封呈世祖免為庶人徙始安郡逼令自殺時  
年十七

始安王休仁文帝第十二子也元嘉二十九年立為建安王  
景和元年為護軍將軍廢帝在悖無道誅害羣公忌憚諸父  
囚之殿內殿柱凌曳無復人理休仁及太宗山陽王休祐形  
體肥壯帝以竹籠盛而稱之以太宗猶肥號為猪王休仁為

休仁休祐  
方臘心知  
此其無人  
發也

妙

史綱 卷之十七

十一

殺王休祐為賊工以三王年長市尤忌之常以白近東海王禕凡劣號為驢王桂陽王休範已陵王休若年少故得從容皆掘地為坑棄實以泥水保太宗坑中以木槽盛諸雜食攪令相合置前令以口就槽中食之用為歡笑欲害太宗及休仁休祐前後以十數休仁多計數每以笑調佐諛悅之故得推遷帝於休仁前使左右淫其母楊太妃左右不得已順命至將軍劉道隆歡悅奉旨盡諸醜狀廷尉劉曜妻懷孕臨月迎入後宮欲其生男立為太子太宗嘗許旨帝怒保之轉其子脚以杖貫縛內使人擔付太官曰即日屠猪休仁笑謂帝曰猪今日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猪取

史綱 卷之十七

十一

表解揚州許之六年進太尉太宗末年猜忌益甚休仁不自安及殺晉平王休祐憂懼備切其年上疾篤慮諸弟強盛太子幼弱與楊運長為身後之計運長亦慮帝晏駕後休仁居周公之地其輩不得秉權彌贊上使害諸王上疾嘗暴其內外莫不屬意於休仁主書以下皆往東府詣休仁所親信自結納其富直不得出者皆懷上既宿懷此意乃召休仁入宿尚書省遣人齎藥賜死休仁對使者罵曰上有天下誰之力也孝武以誅子孫至於滅亡今復遺覆車枉殺兄弟使忠臣抱冤宋氏之業其能久乎時上疾久慮人情有同異自力乘輿出端門休仁死後乃下詔稱其自殺降為始安縣王上與休仁素厚慮後嗣不安以至殘害休仁既死痛悼甚至帝疾革見休仁為祟叫曰司徒小寬我遂崩休仁妃殷氏嘗有疾醫士祖翻入視脉翻美姿貌殷氏說之遂與奸事泄遣還家賜死

晉平王休祐文帝第十三子也孝建三年封山陽王太宗定亂除驃騎大將軍荊州刺史以山陽荒敝改封晉平休祐素無才能強梁自用大明之世年尚少未得自專及長貪淫好財色在荊州多營財貨以短錢一百賦民田登求白米一斛米粒皆令微白若有破折者不受民間糴此米一斗一百至時又不受米評米貴錢凡諸求利皆如此百姓不堪命徵為



南徐州刺史上以休祐貪虐不可在民留之京師遣上佐行  
府州事休祐狼戾前後忤上非一在荊州時左右苑景達善  
彈基上召之休祐不遣上責之曰汝剛戾如此豈為下之美  
上積不能平且慮將來難制欲方便除之七年二月車駕於  
嚴山射雉有一雉不肯入場日暮將反令休祐射之語云不  
得雉勿歸休祐時在黃麾內從者並在部伍後休祐便馳去  
上遣左右數人隨之上還前驅清道休祐人從悉分散不復  
相得上遣壽寂之等追之日已欲闇與休祐相及推令落馬  
休祐素勇壯有氣力奮拳左右排擊莫得近有一人後引其  
陰因頓地共拉殺之遣人馳白上云驃騎墜馬上曰驃騎體

史籍 卷之一百七

主

大墜馬殊不易遣御醫絡驛往視休祐左右至久已絕矣追  
免為庶人十三子並徙晉平明帝疾見休祐為祟使使者至  
晉平撫其諸子帝尋崩

海陵王休茂文帝第十四子也孝建二年封為雍州刺史左  
將軍時司馬庾深之行府事休茂性急疾欲自專深之及王  
帥弟案之常懷忿怒左右張伯超休茂所愛多罪過王帥常  
加呵責伯超謂休茂曰王帥密疏官罪過欲以啓聞如此恐  
無好休茂曰為何計伯超曰唯當殺行事及主帥舉兵自衛  
此去都數十里縱大事不成不失入虜中為王休茂從之使  
伯超殺深之徵兵建牙侍讀博士荀詵諫見殺伯超專任軍

少自願世  
世不仕帝  
也

政殺害善長休茂左右曹萬期挺身所休茂不克死休茂出  
城行營參軍沈暢之閉門拒之休茂馳還不得入義成太守  
薛繼考為休茂攻城陷之暢之見殺其日參軍尹玄慶起義  
攻休茂禽之斬首時年十七母妻皆自殺

桂陽王休範文帝第十八子也孝建三年封順陽王大明年  
年改封桂陽王太宗定亂以為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遷驃  
騎大將軍江州刺史遺詔進司空休範素凡訥少知解不為  
諸兄所齒遇太宗常指左右人謂王景文曰休範人才不及  
此以我弟故生使富貴釋氏頗生王家良有以也太宗晚年  
晉平王休祐以狼戾致禍建安王休仁以權逼不容已陵王

史籍 卷之一百七

古

休若素得人情以此見害唯休範謹澁無才能不為物情所  
向故得自保而常懷憂懼及太宗安駕王幼時艱近習秉政  
休範自謂宗戚莫二應居宰輔事既不至怨憤彌結招引勇  
士繕治器械行人經過尋陽者傾身接引厚相資給於是從  
者如歸朝廷知有異志密相防禦母荀太妃薨即葬廬山以  
示不還之意夏口居尋陽上流朝廷欲樹置腹心乃以普照  
王變為鄧州刺史長史王奐行府州事配以兵力慮為休範  
所留自太子湫去不過尋陽休範大怒與典義許公粲謀起  
兵乃修城池起樓櫓多取材木以備用元徽二年五月休範  
反發百姓船乘使軍隊稱力請受付以板枅合手裝治二三



定天下耶。休範首至羽林監陳顯達率兵與黑龍戰破之賊  
黨潰散斬墨蘇文豪等。晉熙王燮自夏口遣軍平尋陽休範  
諸子並伏誅。

巴陵王休若文帝第十九子也。孝建三年封。泰始元年為雍  
州刺史進衛將軍典義夏賓期事休若無禮繫獄。啓太宗殺  
之休若恐不許。啓未報輒行刑詔令鎖送而賓期已死上大  
怒與休若書曰。孝建之世汝敢行此耶。使其母羅美人加杖  
三百降左將軍遷荊州刺史進征西大將軍七年。晉平王休  
祐被殺建安王休仁見疑都下謫言休若有至貴之表。太宗  
以此言報之休若憂懼嘗聚賓滿座有異鳥集席隅哀鳴墜

史紀 卷之一百七 七

地死休若甚惡之會徵為南徐州刺史將佐咸謂遷朝必有  
大禍。奏軍王敬先勸休若據荆楚以拒朝廷休若執送之敬  
先誅死既至京口建安王休仁又見害益懷危慮上以休若  
能諸集物情慮將來傾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欲徵入  
朝又恐猜疑乃偽遷為車騎大將軍江州刺史于書召拜七  
月七日休若至即於第賜死後謚曰哀史臣曰詩云不自我  
先不自我後古人畏亂世也太宗晚途疑隙內戚尋斧所加  
先自至成晉平以橫暴摧軀巴陵山和良醜體保身之路未  
知彼適昔之戒子慎勿為善將有以乎。

文帝諸王非大則殺此  
所以不顯多男子也

顏延之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人延之少孤貧居負郭陋巷好讀書飲  
酒不護細行妹適劉穆之子憲之穆之聞其賢將仕之欲相  
見延之不往也高祖受命補太子舍人廬門人周續之隱居  
廬山儒學者稱微詣京師開館以居之高祖親幸朝彥畢至  
上使延之問續之三義續之雅仗辭辯延之每折以簡要既  
連挫續之上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徒尚書僕曹  
郎尚書令傅亮自以文義之美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不為  
之下復為廬陵王義真所厚亮甚疾之出為始安太守領軍  
將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為始平郡今卿又為

史紀 卷之一百七 大

始安可謂二始矣黃門郎殷景仁曰俗惡俊異世疵文雅無  
足怪也亮誅微為中書侍郎領步兵校尉延之疎誕不能取  
容當世見劉湛殷景仁當仕意不平常云天下之務當與天  
下共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湛恨之言於彭城王義康出  
為永嘉太守延之乃作五君詠以見志詠嵇康曰鸞翮有時  
鐵龍性誰能馴詠阮籍曰物故可不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  
曰鸞鷟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新精日沉飲誰知非  
荒宴詠向秀曰流連河裏遊側傍山陽賦山濤王戎以貴顯  
被黜湛及義康見之大怒欲達黜之延之屏居里巷不豫人  
事者七載晉恭思皇后葬百官執事皆取義熙元年除身已

更送札於延之。延之醉投札於地曰：顏延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文帝嘗召之，延之於酒店裸袒挽歌，不應對。他日醉醒，乃見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奚得臣義？雖得臣酒，何尚之曰：誰得卿狂？曰：其狂不可及也。劉湛謀起為御史中丞，遷國子祭酒，坐事免官，復為秘書監。沙門慧琳以才學為太祖所愛，政事多與之謀，每召見，常升御榻，延之甚疾之。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參乘，袁絲變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色，延之性既褻傲，兼有酒過肆意，直言無所回互，議者謂之顏彪，而居身清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酣醉郊野，當其適意，傍若無人。二十九年，自陳老病乞免，不許。明年致仕，元凶弒立，以為光祿大夫，時竣為世祖諮議參軍，義師入討，竣參密謀，兼造書檄，劾召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所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知之？延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劾曰：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尚不顧老父，何能為陛下？劾意釋，由是得免。世祖登阼，以為金紫，光祿大夫，竣既貴重，凡有所供，皆不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一日乘羸牛車，逢竣南簿來前，延之急趨屏道側，後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貴人，今不幸見汝矣。見竣起宅，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有愛妾，特寵，賜延之墜牀，竣殺之，延之入痛惜，坐靈牀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忽見妾排屏風，歷

延之嘗勝  
常運此  
休不將地  
耳

之延之懼墜地，因病卒。年七十三。延之與謝靈運俱以辭名，而遲速不同。文帝嘗勅各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延之常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日芙蓉，自然可愛；若詩若鋪錦列綉，亦雕鑽满眼。延之不以為然。議者以延之靈運，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焉。子竣，字士遜，為世祖主簿，甚被愛遇，竣盡心補益。元嘉二十八年，虜自彭城北歸，復求互市，竣曰：及秋，侵暴正苦，力之不足耳。未嘗拘制，信義用輕，其謀至年江上之役，乃和親之所招，歷稔交聘，遂求國婚。朝廷義在鴻慈，依違不絕，既積歲月，漸不可誅，獸心忿怒，故致深入。幸因兵交之後，華戎隔絕，若互市，則復開曠野之萌，議互市之利者，不過在得馬耳。今棄此重貨，得彼下驕，千匹以上，尚不足言，況所得之數，裁百匹邪？一相交關，卒難閉絕，寇負力玩勝，驕黠已甚，雖云互市，實覘國情，多贍其求，則禁微固已裁節其欲，則必生邊虞，不如塞其端漸，杜其觖望，內修德化，外謹邊防，保境觀變，於事為長。世祖舉兵入討，轉諮議參軍，領錄事，任總內外，并造檄書。世祖發尋陽，便有疾，自沈慶之等並不堪相見，唯竣出入臥內，斷決事機。世祖屢經危篤，不任容察，皆專斷施行。世祖踐阼，以為侍中，左衛將軍，封建城侯，轉吏部尚書，任遇既隆，奏無不可。竣留心選舉，及謝

莊代竣領選事多不行竣容貌嚴毅莊風姿和美時人爲之語曰顏竣嘖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遷丹陽尹加散騎常侍竣產男上爲制名曰辟疆以比張良之子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無利故百姓不盜鑄及世祖卽位鑄孝建四銖形式薄小輪郭不成民間盜鑄雲起雜以鉛錫又剪鑿古錢以取其銅錢轉薄小雖重制嚴刑民吏官長死免相繼而盜鑄彌甚百物踊貴乃立品格薄小無輪郭者悉加禁斷始與公沈慶之議欽輪郭錢藏之以爲永寶

施用萬稅三千嚴檢盜鑄剪鑿銅盡事息奸僞自止且

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爲財剪華利用於事爲益太宰江夏王義恭以爲百姓不樂與官相關由來久矣凡盜鑄爲利利在僞雖僞難禁樂入必寡云欽取輪郭藏爲永寶上之所貴下必從之百姓聞官欽輪郭其價必倍今入署者萬輪三千而私鑄無十三之稅逐利犯禁居然不斷又云銅盡事息奸僞自止愚謂赤縣之銅非可卒盡比及銅盡奸僞已積惟云所禁新品一時施用此條在可開許竣云今開署鑄錢誠所欣同但慮採山事絕器用日耗銅既轉少器亦彌貴設器值一千則鑄之減半無利雖令不行今縱行細錢無解官乏唯簡費去華務在節儉足國之道莫此爲美議者又

以銅鑄錢欲鑄一銖錢竣曰今鑄一銖悉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之而奸巧大興天下之貨將靡碎至盡空立禁嚴而利深難絕且民懲大錢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間必生喧擾遠利未開切患必及富商得志貧民困窘甚不可也宋之錢法自前廢帝卽位鑄二銖錢形式轉細官錢每出民間卽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鑄如今之剪鑿者謂之未子錢景和元年沈慶之啓通私錢由是錢貨亂敗一千錢長不盈三寸謂之鵝眼錢尚有劣於此者謂之絰環錢入水不沈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及太宗卽位並禁斷之唯用古錢竣加中

書令時歲旱民饑竣上言禁錫一月息米近萬斛丁父憂起爲右將軍丹陽尹竣固辭表上上不許遣中書舍人戴寶明抱竣登車載之卽舍賜以布衣一襲絮以絺綌遣主衣就衣諸禮時上官內頗有醜論又多所興造竣諫爭懇切上甚不悅竣自謂才足幹時恩舊莫比當永執朝政而所陳奏不見納疑上疏之乃求外出以占上意上遂出爲東揚州刺史竣憂懼無計至州丁母艱不許去職聽送喪還都恩待猶厚竣懷怨憤每對親故言朝事違謬人主得失王僧達被誅以爲竣所構臨死陳竣忿懣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竣宜加顯戮請免竣官削爵土收付廷尉上未欲便加大戮止免官竣

類啓謝罪乞性命上愈怒及竟陵王誕爲逆因言竣通於誕  
名徽之於前立泰詔先折足然後賜死子粹驕徙交州沈之  
官亭湖竣與山陽向柳友善及貴柳猶以素情自許不推先  
之順陽范瑛誠柳曰各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  
耶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口以勢利處之及柳爲  
南康郡以義軍事繫獄屢審請竣求相申教孝武嘗與竣言  
及柳事竟不助之柳遂伏法明帝卽位詔曰延之昔師訓朕  
躬情義兼重其子前濟陽太守樊可擢爲中書侍郎史臣曰  
自昔憂歡異日甘苦變心主扶今情臣追昔欵代卿之責已  
行豈謂之望爾後嫌怨既生誅責自起竣之取釁蓋由此乎

史綱卷之一百七

七

爲人臣者事主而捐其私立功而忘其恨斯不至於顛陷也  
又曰竣於向柳朋友且然况君臣乎

臧質

臧質、蘇弟熹之子也熹與蘇並好經學隆安初兵起熹乃習  
騎射嘗與深陽令阮崇獵值虎突圍獵徒走散熹直前射之  
應弦而倒高祖入建業桓玄奔走高祖使熹入宮收圖書器  
物封閉府庫有金飾樂器高祖問熹卿欲此乎熹正色曰主  
上播越非所熹從將軍首建大義實無心於樂高祖謝之封  
始興侯高祖將征廣固議者多不同熹贊成其行高祖遣朱  
齡石統大衆伐蜀命熹奇兵出中水蜀主譙縱遣將譙撫之

史綱卷之一百七

七

萬餘人屯牛脾又遣譙小苟重兵塞打鼻熹至牛脾撫之敗  
走追斬之小苟奔散成都平熹遇疾卒於蜀贈光祿勳質爲  
世子中軍參軍嘗請護軍趙倫之倫之孝穆后弟也各位已  
重不相接質憤然曰丈夫各藉老嫗作門戶何至以此相輕  
倫之慙謝質拂衣而去元嘉末遷寧朔將軍拓跋焘圍汝南  
成主陳憲告急太祖遣質往壽陽統軍與安蠻司馬劉康祖  
救壽陽退焘後拓跋焘率大衆數十萬向彭城以質爲輔國  
將軍率萬人北救焘已過淮質敗走棄輜重器甲與七百人  
投野貽野貽太守沈璞爲守戰之備城內有兵三千質因共  
守虜南出後無資糧聞野貽有積粟欲以爲歸路之資焘自  
廣陵返悉力攻野貽就質求酒質封澠便與之熹怒甚築長  
圍一夜使合又於軍山立桁水陸路斷熹與質書曰吾今所  
遣圍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三秦氏羌設  
使丁零死者正可滅常山趙郡賊胡死正滅并州賊氏羌死  
正滅關中賊卿若殺丁零胡無不可質答書曰省啓具悉奸  
懷爾自恃四鄰屢犯國疆爾不聞童謠邪虜馬飲江水佛狸  
死明年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爾自送死豈容  
復令生全哉我若力屈於爾盡粉堦裂亦無所恨爾識智衆  
力豈能勝苻堅耶爾但安意攻城糧食闕乏當出原相餉各  
自努力無煩多云時虜中童謠曰軺車北來如穿窬不意虜

馬飲江水。虜主北歸。石濟死。虜欲渡江。天不能。故引之。蓋大  
怒。作錢狀。於其上。施鐵鑊。云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與虜  
衆書。寫臺格。購斬。盡封。開國縣侯。食邑一萬戶。賜布絹各萬  
匹。虜以鈎車鈎垣。樓城內。繫以強絙。數百人叫喚引之。車不  
能退。質夜以木桶盛人。懸出城外。截鈎獲之。明日。又以衝車  
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頽落不過數升。虜乃肉薄登城。分番相  
代。墜而復升。殺傷萬計。射殺魏高梁王。相持三旬。彘乃解去。  
上嘉質功。以爲雍州刺史。明年。太祖北伐。使質率兵向潼關。  
質頓近郊。不時發。顧戀要安。單馬還城。散用庫錢六七百萬。  
爲有司所糾。上不問也。元凶弑立。以爲丹陽尹。質家遣人報

史綱

卷之一百七

重

質具言太祖崩故。質馳告義宣。及世祖。質率衆討逆。自陽口  
進江陵。時質諸子在都。並逃亡。劭欲相慰悅。下書令還。錄得  
質長子敦。使大將軍義恭。行訓杖三十。厚給賜之。質赴尋陽。  
與世祖同下。世祖以質爲車騎將軍。江州刺史。質自白下步  
上。直至廣莫門。門開。薛安都亦自南掖門入。與質會太極殿。  
生禽元凶。質留守朝堂。封始興公。之鎮。勅千餘乘。部伍前後  
百餘里。六軍乘。並施龍子幡。時世祖自提威柄。而質以少主  
遇之。刑政慶賞。不諸京朝。廷益口鈎圻米。輒散用之。臺符屢  
加檢詰。質自謂人才足爲一世英傑。初聞國禍。便有異聞。以  
義宣凡庸易制。外相推奉。及至江陵。致拜稱名。質於義宣中

表兄弟。而年大十歲。義宣驚曰。君何意拜弟。質曰。事體宜然。  
時義宣已推崇世祖。故其計不行。質慮事泄。至新亭。又拜江  
夏王。義恭。義恭愕然。質曰。天下屯危。禮異常日。前在荊州。亦  
拜司空。世祖猜嫌。既積。質漸懼。會義宣有憾於世祖。質密信  
說誘。陳朝廷得失。謂震主之威。不可持久。質女爲義宣子妻。  
義宣信之。將佐蔡超民之徒。咸獎勵義宣。義宣時辭丞相。質  
子黃門侍郎敦。奉詔勸諭。道經尋陽。質更令敦說之。義宣意  
決。馳報豫州刺史魯爽。期至秋同舉。爽失旨。卽起兵。遣人至  
都。報弟瑜。瑜奔亡。瑜弟弘爲質府佐。世祖馳使。遣質誅弘。質  
執臺使。張舉兵。義宣繼至。時孝建元年二月也。孝武遣撫

史綱

卷之一百七

宋

軍將軍柳元景。統豫章刺史王弘謨等。屯梁山。西岸築堰。月  
壘水陸待之。江夏王義恭與義宣書曰。昔桓玄借兵於仲堪。  
有似今日。義宣由此與質相疑。質謂義宣曰。今以萬人取南  
州。則梁山中絕。萬人綴玄。謨必不敢動。質浮舟外江。直向石  
頭。此上略也。義宣將從之。腹心劉湛之曰。質求前馳。此志難  
測。不如盡銳攻梁山。大事既剋。然後長驅萬安之計也。質遣  
尹周之攻胡子反。於西壘。時子反渡東岸。就玄。謨計事。聞賊  
軍馳歸。周之攻壘甚急。玄謨遣崔勲之救之。比至。壘已陷。勲  
之戰死。子反奔還東岸。質欲攻京城。顏樂之說義宣曰。質若  
復援東城。則大功盡歸之。宜遣麾下自行。義宣遣劉湛之。陳

軍城南玄謨悉精兵出戰薛安都騎軍前出垣護之督諸軍  
繼之賊大潰因風放火舡艦悉焚質見義宣計事義宣已走  
矣質亦走至尋陽焚府舍載妓妾西奔使所寵何文敬領兵  
居前至西陽太守魯方平質黨也誑文敬曰奉詔唯捕元惡  
一人餘無所問文敬棄衆而走質妹夫羊冲爲武昌郡質往  
投之冲已爲郡丞胡底之所殺逃竄南湖無食摘蓮噉之追  
兵至冲匿於水以荷覆頭出鼻軍主鄭俱兒望見射之中心  
兵刃亂至腸胃俱出隊主裴應斬質首傳京都錄尚書江夏  
王義恭等奏依漢王莽事漆其頭藏於武庫詔可

魯爽

史律 卷之一百七

七

魯爽郢人也祖宗之義熙元年起義拜雍州刺史高祖討劉  
毅與宗之會江陵封南陽公自以非高祖舊隸屢建大功有  
自疑之心會司馬休之見討遂與休之北奔宗之善於撫御  
士民皆爲盡力衛送出境盡室入姚氏項之病卒高祖定長  
安宗之子執奔魏魏以執爲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世祖  
鎮襄陽軌遣程整奉書執欲歸南以殺劉康祖徐達不敢歸  
太祖累遣招納許以爲司州刺史元嘉二十六年軌死爽代  
鎮長社數有過失魏主遣將誅之爽弟秀才力過爽爲中書  
郎封廣陵侯或告譙郡民欲據城反遣秀檢察秀以病還逼  
譙諸讓之秀懼譙南寇俱從渡河壽還至湖陸爽等謂曰

與南有讐每兵來常慮禍及墳墓乞共迎喪還至國都虜羣  
下於其王稱奴猶中國稱臣也蕭許之長社戍虜有六七百  
人與南之曰南有軍至可進三百騎往界上參聽騎去爽率  
腹心夜擊虜盡殺之幸部曲及願從合千餘家奔汝南遣  
秀至壽陽奉辭於南平王鑠曰爽秀得罪本朝負累三世生  
長絕域遠身胡虜兄弟閭門淪點僞授殞命不可還國無因  
近係南雲領屬東日猶疾人思步盲者願明書看咫尺江河  
匪遠夷庚壅塞隔同天地痛心疾首晝慨夜悲虜主猖狂射  
系其志虐備華戎怨結幽顯自盱眙旋軍亡殲過半昏酣沈  
溺恣性肆身爽秀等因士民之願藉將帥之威齊契義憤舉

史籍 卷之一百七

七

誠醜徒馮恃皇威肅清通截牢洛諸城指期克定規以涓塵  
微雪風負方當束骸北闕待戮司寇懦節未申伏身邊表大  
王以胤茂居蕃文武兼姿遠邇傾戴承風聞德願垂援拯老  
弱百口先遣歸底逼切丹心仰希懷鑒鏐馳驛以聞上大悅  
以爽爲征虜將軍司州刺史秀輔國將軍管陽潁州二郡太  
守餘弟姪並授官爵賞給甚厚爽鎮義陽北來部曲凡六千  
八百八十三人是歲二十八年也虜毀其墳墓明年四月入  
朝時爽已死上謀經畧遣爽秀等率步騎并荊州甲士四萬  
出許洛虜長社戍主禿髮幡乃同棄城走進向大索戍戍主  
跋僕蘭曰爽勇而無防我今出城必輕來據之設伏置山必



可禽也。夷果夜進，秀諫不止，馳往繼之。比曉，虜騎夾發，賴秀縱兵力戰，虜乃退。王玄謨攻碯磈，敗退，夷亦收衆南還。三十年，元因弑逆，南譙王義宣起兵入討，夷率部曲至襄陽，與雍州刺史臧質、南江陵事平以夷爲左將軍、豫州刺史，夷至壽陽，而意賓客，命士人蓄仗聚馬，如寇將至。元凶爲逆，時秀在京師，元凶謂秀曰：「我爲卿誅徐湛之矣，以爲右軍將軍，配精兵五千，使攻新亭，將戰，秀命打退軍鼓，因歸順。世祖卽位，以爲輔國將軍、司州刺史，夷與義宣及質相結已久。孝建元年二月，義宣報夷，秋當同舉，夷狂酒乖謬，卽日起兵，馳信報弟瑜，將家奔叛，夷使其衆戴黃標，稱建平元年，造法服，長史常處役等不從，夷殺之。義宣質聞夷已舉事，復俱同反，夷送所造輿服詣江陵，板義宣及臧質等文曰：「丞相劉公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職，今補丞相，名質平西，朱今補車騎，各修之。皆版到奉行。」義宣駭愕，夷所送法物並留竟陵縣，不聽進。夷直出歷陽，自采石濟軍，與質水陸俱下。世祖遣右將軍薛安都、步騎爲前驅，別遣水軍分路並會。安都與夷相遇於小岵，將戰，夷飲酒醉，安都刺夷倒馬。左右范雙斬首，傳送京都。魏平壽陽，義宣初舉兵，與秀俱下，會雍州刺史朱修之起義，義宣更遣秀擊之。王玄謨聞之，喜曰：「魯秀不來，臧質易與耳。」秀至襄陽，爲修之所破，義宣敗還，秀與義宣北走，衆叛且盡，義

史籍

卷之一百七

史

帥射之中箭，赴水死。初，殷中將軍程天祚亦爲虜所沒，天祚善城術，燕愛之，封爲南安公。恒勸秀南歸，豫北還，天祚因其沈醉，僞若受使，督切後軍者，所至輕加責罰，虜不疑之，因得逃歸，後爲山陽太守。

史籍卷之一百七終

史籍

卷之一百七

史

史稿卷一百八

宋書九

列傳

沈攸之

沈攸之慶之從子也。永嘉末，索虜南寇，發三吳民丁，攸之至京都，請領軍將軍劉遵考，求補白丁隊主。遵考以爲形陋不堪，攸之嘆曰：昔孟嘗君身長六尺，爲齊相；今求士取肥大者，我因隨處之。征討新亭之戰，身被重創，事寧爲太尉參軍，封平洛侯。太宗卽位，四方反叛，南寇次近道，以攸之爲寧朔將軍，率軍據虎檻。時王玄謨爲大統，未發，前鋒有五軍，五軍後

史稿

卷之一百人

十

又絡野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軍吏曰：今衆軍姓號不同，若中夜有警，便致駭亂。取敗之道也。請就一軍取號。衆從之。南賊鍾冲之據赭圻，前鋒都督殷孝祖率軍攻之。爲流矢所中死。軍主范潛率百人投賊，人情震駭。並謂攸之宜代孝祖爲統。建安王休仁屯虎檻，聞孝祖死，遣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靈遠各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爲孝祖既死，賊有未勝之心。明日若不再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爲已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乃率諸軍主詣方興曰：四方並反，國家所保，無復百里之。唯有殷孝祖爲朝廷所委賴，鋒鏑裁交，輿尸而反，文武喪氣。朝野危心，事之

濟否。唯在詰朝一戰。戰若不捷，則大事去矣。諸人咸謂吾應

統之。自卜幹畧，不辦及卿。今相推爲統，當相與戮力。方興甚悅。攸之既出，諸軍主並尤之。攸之曰：卿忘廉藺寇賈之事耶？吾本爲國家，豈計彼此之升降？且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我。當共濟艱難，豈可自分同異？明旦進戰，自寅訖午，大破之。進輔國將軍代孝祖督前鋒諸軍事，賊薛常寶在赭圻食盡，賊帥劉胡屯濃湖，以糞盛米，繫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順風而下。以餉赭圻。攸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糞米，尋尅赭圻。遷雍州刺史。袁顓復率大衆入雀尾，相持既久，軍主張興世越鵲尾上據錢谿，劉胡自攻之。攸之率諸將攻濃湖，劉

史稿

卷之一百人

二

胡遣人傳唱錢溪已平。衆懼，攸之曰：若錢溪實敗，萬人中應有逃還者，必是彼戰失利。唱虛聲以惑衆耳。勒軍中不得妄動。錢溪信至，果大破賊。攸之悉以錢溪所送耳鼻示之，賊駭懼。攸之進軍攻之，胡棄衆而奔，顓亦逃走。赭圻濃湖之平，賊珍貨山積，諸軍各競收飲。唯攸之張興世約勒所部不犯秋宅。遷中領軍，封貞陽縣公。時劉遵考爲光祿大夫，攸之在御坐謂遵考曰：形陋之人，今何如？帝問之。攸之言故，帝大笑。遷鄧州刺史。爲政刻暴，或鞭士大夫，僚佐有忤意，輒面加笞辱。而曉達吏事，自強不息。士民畏懼，人莫敢欺。都有虎，輒自圍捕，往無不得。一日或獲兩三，若過暮不食，則宿昔圍守，須獲

乃止。刑罰嚴酷，徵發無度，繕治船舸，營造器甲，自至夏口，便有異圖。進鎮軍將軍、太宗崩，攸之在外，蕃豫顧命。巴西民李承明反，執太守張澹，蜀土騷擾。時荊州刺史建平王景素被徵，刺史蔡典宗未之鎮，乃遣攸之權行荊州事。攸之至，會承明已平，乃以攸之爲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在荊州，政治如在夏口，招聚兵力，養馬至二千餘疋，將士使耕田而食，糧廩悉充倉儲。荊州作部，歲送數千人仗，攸之割留之，簿上云：「供討四山蠻，裝戰艦數百千艘，沈之靈溪，錢帛器械山積。」時幼主在位，羣公當朝，攸之懷不臣之心，朝廷制度無所遵奉。富貴擬於王者，夜中諸廂廊然燭達旦，後房服珠玉者數百人，皆

史籍

卷之一百八

三

一時絕貌。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有異志，以徵旨勸攸之，使道士陳公昭作天公書一函，題云：「沈丞相送付攸之門者。」攸之不開書，推得公昭送之朝廷。後廢帝元徽二年，休範舉兵襲京師，攸之謂僚佐曰：「桂陽今反，朝廷必云吾與之同，若不勤王，必增朝野之惑。」遣軍主孫同、沈懷與率軍受鄂州刺史。晉熙王變節，度休範平，進攸之征西大將軍，攸之自擅關外，朝廷疑憚之，累欲徵入，慮不受命。羣公稱皇太后令，遣中使問攸之曰：「久勞於外，宜還京，輦然任寄之重，換代不易，還止之宜。」以相委，欲以觀察其意。攸之答曰：「荷國重恩，各器至此，自惟凡陋，本無廊廟之姿，至如戌防西蕃，撲討蠻獍，聊可

充任。雖自惟如此，豈敢屑心去留之事？伏聽朝旨。」朝廷愈憚之，徵議遂息。四年，建平王景素據京口反，攸之復應朝廷，景素尋平，直問高道慶家在江陵，攸之至州，道慶膝其親戚十餘人，求州從事西曹，攸之爲用三人。道慶大怒，自入州取教毀之而去。及還臺，不詣攸之，別道慶至都，云：「攸之聚衆繕甲，奸逆不久，前襲之。」朝廷難其事，楊運長等常相疑畏，乃與道慶密造刺客齋廢帝手詔，以金餅賜攸之，時有象三頭至城北，攸之自出格殺之，忽有流失，集攸之馬障泥，刺客事發，會廢帝殂，順帝卽位，進攸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齊高帝遣攸之長子司徒左長史元琰齋廢帝刻割之具，以示攸之。

史籍

卷之一百八

四

之元琰既至，攸之曰：「吾寧王陵死，不作賈充生，然未能卽舉事。」乃上表稱慶并與高帝書推功，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輯在兩襠角，云是明帝與已約誓。皇太后使至，賜攸之燭十挺，割之，得太后手令曰：「國家之事，一以委公。」攸之遂舉兵，其妻崔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爲百口作計？」攸之指兩襠角示之，攸之素蓄士馬，資用豐積，戰士十萬，鐵馬二千，將發江陵，使僧禁筮之，云不至京師。當自鄂州回還，意甚不悅。攸之起兵，衆謂當沿流直下，西陽軍事劉懷珍謂僚佐曰：「攸之矜躁風著，虐加楚服，必當阻兵中流，聲劫幼主，不敢長驅決勝明矣。」齊武帝據金城，衆以金城城小難固，不如還都，軍副周山圖

曰今據中流爲四方勢援大衆致力川岳可爲城隍小事不足難也武帝委以處分山圖斷取行旅船板以造樓櫓立水欄旬日皆辦攸之至沌口聞之震懾不敢下因攻郢城山圖攸之山圖隣鄉亟同征伐悉其爲人性度險刻無以結固士心如頌兵堅城必有離散之勢郢州行事柳世隆隨宜距應屢破之攸之與武陵王贊賡曰下官位重分陝富兼金穴子弟勝衣爵命已及親黨辨菽抽序便加耳倦弦歌口厭梁肉布衣若此復欲何求豈不知僥眉苟安保養餘齒何爲不計百口甘冒危難誠感歷朝之遇欲報之於皇室耳昧理之徒謂下官懷無厭之願既已貫誠於白日不復明心於殿下

史編 卷之一百八

五

若使天必喪道忠節不立政復國門碎滅百死無恨但高祖王業艱難太祖劬勞日昃卜世未及七百之期宗社已成他人之有家國之事未審何如攸之攻郢城久不決衆心離阻昇平二年正月司馬劉懷兵燒營入降衆遂離散不可復制攸之率衆過江中道散走至江陵聞城已爲雍州刺史張敬兒所據乃與第三子中書侍郎文和走華容之鰲頭林投州史家史嘗爲攸之所鞭待攸之甚厚不以往罰爲怨殺純薦食旣而村人欲取之攸之於櫟林與文和自經死村人斬首送之或剖其腹心有五叛主簿荀昭先收葬之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記憶常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

十年讀書及攻郢城夜風浪米船沈沒倉曹參軍崔靈鳳女適柳世隆子攸之曰當今軍糧要急而卿不似在意由與城內婚姻耶靈鳳曰樂廣有言豈以五男易一女攸之意解攸之招集才力之士隨郡人雙泰貞不肯來攸之遣騎追之泰貞射殺數人單身走入營追者錄其母去泰貞乃自歸攸之曰此孝子也賜錢一萬備隊主攸之賤時與吳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一小船出京都相者曰君三人皆當至方伯攸之曰豈有三人俱得此相相者曰若不驗便是相書誤也其後攸之爲郢荆二州超之廣州景文豫州刺史攸之初下有順流之意至簿宗儼之勸攻郢城功曹臧寅以爲攻守勢異

史編 卷之一百八

六

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郢城豈能自固攸之不從既敗諸將皆奔散或呼寅俱寅曰委質事人豈可苟免我之不負公猶公之不負朝廷也乃投水死參軍邊榮爲錄事所辱攸之鞭殺錄事及自江陵下以榮爲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人或說之使降榮曰受沈公厚恩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所不能也城敗敬兒曰避公何爲同人作賊不早來榮曰沈荆州舉義兵匡社稷身雖死要是宋室忠臣不可謂之爲賊榮本不斬生何須見問敬兒命斬之榮容無異色太山程邕之抱持榮謂敬兒曰君入人國不聞仁惠之聲而先戮義士邕之寧蹈江漢而死豈肯

與將軍同生，敬兒先殺龜之，然後殺榮。三軍莫不垂泣曰：「奈何！一日殺二義士，比之滅洪及陳容，云廢帝之死，彼之欲起兵，問之星人葛珂之，珂之曰：『自古起兵，皆候太白。』太白見則成伏，則敗。昔桂陽以太白伏時舉兵，一戰授首。此近日明驗。今蕭公廢昏立明，正逢太白伏時，此與天合也。今太白出東方，東方利用兵，西方不利，故彼之止不下，及後舉兵，珂之曰：『今歲星守南斗，其國不可伐。』彼之不從，果敗。景和中，彼之與齊高帝同直殿省，申以款好，帝以長女義興公主妻彼之弟。三子文和生二女，養之宮中，武帝以彼之弟孫僧昭為公主後。

史補

卷之一百人

七

朱脩之

朱脩之，義興人，為司徒從事中郎，隨到彥之北伐。彥之自河南回，留脩之戍滑臺，為虜所圍，數月糧盡，遂陷於虜。脩之母聞其被圍，常憂之。忽一日，乳汁驚出，母號泣告家人曰：「吾已老，忽復有乳汁，斯不祥矣。吾兒其不利乎？」魏果以其日剋滑臺，囚之，拓跋珪嘉其節，以為侍中。妻以宗女，脩之潛謀南歸。妻疑之，每流涕問其意。脩之竟不告。時馮弘稱燕王，治黃龍，遣伐之。脩之奔馮弘，弘不見禮。會宋使至，脩之召位素願，宋使見即拜之。彼國敬詔使，謂天子邊人，見致敬於修之，乃更加禮。時魏屢伐弘，或說弘遣修之求救，修之泛海至東萊，遇

猛風舵折，垂以長索，船乃復正。海師望見飛鳥，知為近岸，須臾至東萊。元嘉九年，至京師，以為黃門侍郎，遷雍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反，檄修之舉兵。修之偽與之同，遣使陳誠於帝。帝嘉之，以為荊州刺史。義宣遣雍州刺史魯秀擊襄陽，修之斷馬鞍山道，秀不得前。義宣敗於梁山，單舟南走。竺超民執之，修之至，殺義宣，封南昌侯。修之治身清約，贈賈一無所受。以蠻人宜存撫納，或受其餉，與佐吏賄之，終不入已。轉領軍將軍，去鎮秋毫不犯。計在州然油及牛馬穀草，以私錢十六萬償之。然儉尅少恩，姊在鄉里，饑寒不立，修之未嘗供贍。嘗往視姊，姊為設菜羹，粗飯，修之曰：「此貧家好食，致飽而去。」時庾

史補

卷之一百人

人

彥達為益州刺史，携姊之鎮，分祿秩之半，以供贍之。西土稱焉。修之後墜車折足，特給扶持，卒贈侍中。

宗慤

宗慤，字元幹，炳兄子也。年少時，炳問其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兄必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慤年十四，挺身拒之，賊十餘人皆披散。為江夏王義恭上軍將軍，從兄綽為主簿，嘗入直，給吏牛，泰與綽安通，慤殺之。林邑王范陽遣使獻方物，求領交州，詔以道遠不許。陽適寇邊，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慤自奮請行，詔受交州刺史，檀和之節度。圍區粟城，林邑遣將范昆沙達來救，和之遣慤拒之。慤分軍為數道，假旗潛

進破之按區粟入象浦陽遁傾國來拒以其裝破象前後無  
際士卒不能當怒曰吾聞師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  
禦象果驚奔衆潰散陽遁挺身奔逃遂克林邑異寶雜物不  
可勝計怒一無所取衣被蕭然文帝甚嘉之孝武伐元凶以  
怒領中兵孝武卽位授左衛將軍封洮陽侯遷豫州刺史初  
怒過郡人庾業業家富豪後設方丈之膳以待賓客以業薤  
葉餅待怒謂客曰宗軍人慣噉麤食怒致飽而去至是業爲  
長史怒待之甚厚不以前事爲嫌竟陵王誕據廣陵反怒表  
求赴討乘驛詣都而受節度上慰勞之隸車騎大將軍沈慶  
之事平入爲左衛將軍卒配食孝武廟庭

史緯

卷之一百八

九

王玄謨

王玄謨太原人領汝陰太守虜陷滑臺玄謨上疏曰王途始  
開隨復淪宋非惟天時抑亦人事虎牢滑臺豈惟將之不長  
抑亦本之不同本之不同皆由民憚遠役臣請以西陽之魯  
陽襄陽之南鄉發甲卒分爲兩道直趨滑池征士無遠徭之  
患人吏有休否之樂若欲以東國之衆經營半洛道途既遠  
徇克實難玄謨每陳北伐之策上謂殷景仁曰聞王玄謨陳  
說使人有封狼居胥意爲典安侯義賓司馬彭城太守義賓  
薨玄謨上表以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事乃以孝  
武出鎮及大舉北征以玄謨爲將軍受輔國將軍蕭斌節度

玄謨向碭破戊王奔走遂圍滑臺積旬不克虜王拓跋燕率  
大衆號百萬輶轔之聲震動天地玄謨之出軍衆甚盛器械  
精利而玄謨專執所見多行殺戮初圍滑臺城內多茅屋衆  
請以火箭燒之玄謨恐損亡軍實不從城中卽撤之以爲窟  
室及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爲營又不從將士懷怒兼營貨利  
一定布貴人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及燕軍至乃奔退麾下  
散亡者蓋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爭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  
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初  
玄謨將見殺旁人告曰誦觀世音經千遍則免玄謨曰何可  
竟也其人曰固誦之既覺誦之且千遍及將刑誦之不輟忽

史緯

卷之一百八

十

傳呼停刑遣守碭碭江夏王義恭以碭碭不可守召還爲魏  
軍所迫流矢中臂二十八年正月還歷城元凶弒立以爲冀  
州刺史孝武討逆玄謨遣濟南太守垣護之將兵赴義事平  
除徐州刺史南郡王義宣與江州刺史臧質反朝廷假玄謨  
輔國將軍與柳元景南討軍屯梁山夾岸築偃月壘水陸待  
之臧質陳軍城南玄謨留老弱守城悉精兵接戰賊大潰封  
曲江侯司馬劉沖之言玄謨在梁山與義宣通謀免官復爲  
雍州刺史雍土多僞僞玄謨上言所統僞郡無有境土新舊  
錯亂租課不時宜加并合上許之百姓多不願屬籍玄謨又  
令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境內嗟怨詭言玄謨欲反新城

太守柳僧景發兵討玄謨。玄謨令內外晏然以解衆。或馳啓孝武帝遣主書吳喜公撫慰之。勅曰：「君臣之際足以相保，悠悠之談聊復爲笑。」以仲卿眉耳，玄謨性嚴，未嘗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伸，故帝以此戲之。遷太常。孝武狎侮羣臣，各有稱曰：「顏師伯缺齒號之曰薛劉秀之儉客，呼爲老慳。」黃門侍郎宗靈秀體肥，拜起不便，每至集會多所賜與，欲其奉謝，傾貲以爲笑。而玄謨受之，徐之曰：「又寵一崑崙奴子名白，主書吳喜公亦受之。」玄謨爲樂。玄謨遷徐州刺史，北土饑饉，散私穀十萬斛，牛千頭以振之。轉領軍將軍。孝武崩，與柳元景等俱受顧命。時朝政多門，玄謨以嚴直不容，徙青冀二

史

卷之一百八

十

州刺史。少帝既誅，師伯元景等狂悖益甚，以領軍徵玄謨子姪咸勸稱疾。玄謨曰：「吾受先帝厚恩，豈可畏禍苟免？及至流涕諫諍，少帝大怒，明帝卽位，禮遇甚優，時四方反叛，玄謨統水軍南討，以脚疾聽乘輿出入，除大將軍。江州刺史玄謨嚴刻少恩，而將軍宗越御下更苛酷，軍士語曰：『寧作五年徒，莫逢王玄謨。』玄謨稱曰：『可宗越更殺我。』卒年八十一。宗越南陽人，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越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謀反下獄死。玄謨子寬，泰始初爲隨郡太守，逢四方反，玄謨在建鄴，寬棄郡自歸，母在西州爲賊所執，復西行，襲被隨州，得其母以歸。寬弟瞻，負氣傲俗，爲黃門

郎善齊豫章王嶷而輕武帝，瞻常候嶷高論，武帝時在牀寢，瞻謂嶷曰：「帳中人物亦復隨人寢，與武帝銜之。」齊建元初，瞻爲永嘉太守，詣闕跪拜不如儀，爲守寺所列。武帝送付廷尉，命左右啓高帝曰：「父辱子死，王瞻傲慢朝廷，臣輒已收治。」高帝曰：「此何足計，而瞻已死。」玄謨從弟玄象下邳太守，好發冢，地無完都，民間垣內有冢，每朝日初升，見一女子立冢上，近視則亡，或以告玄象，命發之，兄一棺尚全，有金蠶銅人以百數，剖棺見一女子，年可二十，姿質若生，臥而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生資財相奉，幸勿見害。」女臂有玉釧，破冢者斬臂取之，於是復死。玄謨時爲徐州刺史，以聞，玄象坐免郡。

史

卷之一百八

十

柳元景

柳元景，河東人，隨王誕鎮襄陽，爲後軍參軍。及朝廷大舉北討，使諸鎮各出軍。二十七年八月，誕遣將軍尹顯祖出賁谷，魯方平薛安都麗法起入盧氏，田義仁入魯陽，加元景將軍。總統羣帥，後軍參軍麗法明年已七十三，秦之冠族，求入長安，招懷關陝，乃入盧氏，邑人趙難納之。元景率軍繼進，閏月方平等入盧氏，斬縣令李封，以趙難爲盧氏令，難率義徒以爲鄉導。法起度鐵嶺山，次開方口，元景以前鋒深入，懸軍無繼，馳遣尹顯祖爲軍援。元景束馬懸車，上百丈崖，出溫谷，入盧氏，法起諸軍進至弘農，僞太守李初古拔嬰城自守，法起

安都等數道進攻古拔父子據南門督戰弘農人於北樓樹白幡或射無金箭安都軍副譚金率眾先登生擒李初古拔父子百姓皆安堵元景引軍度熊耳山安都頗軍弘農法起進據潼關李明等軍向陝十一月元景至弘農誕以為弘農太守初安都屯弘農而諸軍已進陝元景到謂安都曰卿無坐守空城而令龐公深入宜急進軍眾軍並造陝城列營以逼之大造攻具賊城臨河為固季明安都諸軍頻攻未拔虜地河公張是提眾二萬度峭來救安都方平列陣城南以待之顯祖勒精兵為後繼賊輕騎挑戰安都瞋目橫矛單騎突陣四向橫擊左右皆辟易殺傷不可勝數眾軍鼓譟俱前虜

史籍 卷之一百八

主

多縱突騎安都脫兜鍪解鎧甲唯著絳綃兩當馬亦法具裝馳入賊陣狂氣咆嘯所向無前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倒如是數四日且暮賊乃奔退詰朝賊眾又出列陣於城外安都領馬軍方平勒步卒左右犄角之餘軍列陳於城西南方平謂安都曰今勁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死戰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安都曰卿言是也遂合戰安都橫矛直前出入賊陣殺傷甚多流血凝肘矛折易之復入譚金率騎從而馳之自詰旦戰至日昃元景聞賊救至遣軍副柳元怙簡步騎二千以赴急卷甲兼行銜枚而至方平等戰正酣元怙勒眾從城南門函道直出旌旗甚盛鼓譟而前

甚可恨

史籍 卷之一百八

古

虜眾大駭元怙率手下猛騎衝賊陣一軍皆馳之安都方平等左右奮擊虜眾大潰斬張是及餘虜三千餘級投河赴崖死者甚眾而裨軍門者二千餘人元景晨至虜兵降者多河內人元景詰之曰汝等皆中國人今為虜盡力如此應盡殺之皆曰虜虜兄驅後出赤族以騎賊步未戰先死非敢背中國也元景乃盡釋之皆稱萬歲而去峭峽既定誕以劉寬虬行東弘農太守華山太守劉槐糾合義兵攻圍城拔之法起長驅入潼關行王桓故壘關中義徒處處鋒起四山羌胡咸請節度時北討諸軍敗退虜軍深入太祖以元景不宜獨進令班師元景乃南歸安都斷後諸將有功而入士馬旌旗甚盛誕登城望之以鞍馬迎元景除寧朔將軍於樊城立府舍率所領居之魯興向虎牢復使元景率安都等北出至關城關城棄戍走即據之元景至潼關欲濟河攻蒲阪會英退復還元景再出北討威著境外世祖討元凶加冠軍將軍配萬人為前鋒宗慈薛安都等十三軍皆隸焉時義軍船小虜水戰不敵至蕪湖元景大喜倍道兼行問石頭出戰艦乃於江岸步上至新亭依山建壘東西據險歸順來奔者勸元景速進元景曰輕進無防實啓危心當倚我之不可勝豈幸危之不我攻哉勸以元景壘壘未立可平地決戰既至柴柵已堅倉卒無攻具使肉薄攻之元景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呼數



力易竭令街救驚鼓音元景察賊氣衰竭乃命開壘鼓譟以奔之賊大敗赴淮死者甚多勅率餘衆自來攻壘復大破之勅僅以身免上至新亭卽位以元景爲侍中雍州刺史上在巴口時同元景事平何所欲封曰願還鄉里故有此授初賊質起義以南譙王義宣開弱易制欲相推奉潛報元景使率所領西還元景以質書呈世祖語其使曰賊冠軍當是未知廢下義舉耳方應伐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之及元景爲雍州刺史質慮爲荊州後患稱爪牙不宜遠出上重違其言以元景爲領軍將軍封曲江縣公孝建元年滅賈義宣反遣左衛將軍王玄謨南據梁山夾江爲壘垣護之薛安都據豫歷

史籍

卷之一百八

五

陽玄謨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熟質攻陷玄謨西壘玄謨使垣護之告元景曰今餘東岸萬人賊軍數倍強弱不敵宜還就節下協力當之元景曰師有常刑不可先退賊衆雖多寡而不差今當悉兵赴之乃悉遣精兵助玄謨以麻弱居守所遣軍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謂京師兵大至於是克捷上遣丹陽尹顏竣宣旨慰勞與沈慶之俱開府儀同三司封巴東郡公六年進司空留衛京師世祖愛駕與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僕射顏師伯並受遺詔輔幼主遷尚書令領丹陽尹元景少貧苦嘗下都至大雷日暮寒甚元景陸雲岸側有一老父自稱善相謂元景曰君方大富貴位至三公

亦不

元景以爲慶之曰人生免饑寒幸甚豈望富貴父老曰公後當相憶及貴求之不知所任元景起自將帥當朝理務雖非所長而有弘雅之美在朝勲要多事產業唯元景獨無所管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賣菜得錢二萬送還宅元景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食耳乃復賣以取錢奪百姓之利耶以錢乞守園人世祖嚴暴無常元景雖荷寵遇恒慮禍及時江夏王義恭及諸大臣莫不重足屏氣不敢私相往來世祖崩義恭元景等相謂曰今日始免橫禍馳逐酣飲以夜繼晷前廢帝少有凶德內不能平殺戴法興後內忤轉甚義恭元景等憂懼無計乃與顏師伯等謀廢帝立義恭持疑不決

史籍

卷之一百八

六

師伯專斷朝事不與司空沈慶之參懷謂令史曰沈公爪牙耳安得預政事慶之聞而切齒乃泄其謀帝率宿衛兵自討之先稱詔召元景左右奔告元景知禍至整朝服乘車出門弟車騎司馬叔仁戎服率左右壯士數十人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既出巷軍士大至下車受戮容色恬然時年六十子弟死者數十人元景少子承宗孫纂在孕獲全太宗卽位贈太尉諡曰忠烈

沈慶之

沈慶之武康人除殿中員外將軍隸檀道濟北伐道濟還稱慶之忠謹曉兵太祖使領隊防東掖門稍得引接領軍將軍

劉湛欲相引接謂之曰卿在省年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  
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轉正員將軍湛被  
收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  
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呼朕至不容緩服遣收吳郡太守劉斌  
殺之雍州羣蠻叛以慶之為建威將軍率眾進討大破緣沔  
諸蠻禽生口七千人進征湖陽又獲萬餘口遷世祖參軍世  
祖為雍州羣蠻阻大隄不得進遣慶之掩討大破之降者二  
萬口世祖至鎮而驛道蠻反慶之討獲七萬餘口即山蠻最  
強慶之剪定之禽三萬餘口雖州蠻復為寇慶之與隨王誕  
入沔率參軍柳元景等八道俱進慶之頓破焉為眾軍節度

史綱

卷之一百八

七

前後伐蠻皆山下安營以迫之蠻據山為阻以是無功慶之  
令曰今若緣山列旆以攻之則士馬必損去歲蠻田大稔積  
穀重巖卒難禽剪今諸軍各率所領登山出其不意必可  
破也於是諸軍並斬山開道鼓譟上山衝其腹心先據要害  
諸蠻震擾因而擊之莫不奔潰自冬至春因糧蠻殺慶之患  
頭風常若狐皮帽羣蠻號曰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懼曰蒼  
頭公已復來矣慶之引軍自茹丘出檢城大破諸山斬首三  
千級虜生蠻二萬八千餘口降蠻三萬五千口牛馬七百餘  
頭米粟九萬餘斛隨王誕策納降受俘二城於白楚慶之復  
討犬羊諸山蠻蠻緣險築重城施門櫓山多木石積以為壘

慶之連營山中開門相通命諸軍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  
汲以防火攻項之風甚蠻夜下山人提一炬以燒營火至輒  
以池水灌滅之多出弓弩夾射蠻散走慶之置東園蜀山宜  
民西柴黃微上表六戊蠻被圍日久饑乏多出降慶之前後  
所獲蠻並移京師以為營戶二十七年遷太子步兵校尉太  
祖將北討慶之諫曰馬步不敵為日久道濟再行無功彥  
之失利而返今科王玄謨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行時將  
恐重辱王師上曰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途疾動所以挫敗  
虜所恃唯馬夏水浩汗泛舟濟河碣磔必走沿崇小城易可  
覆拔克此二戎館殺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守慶之固諫不

史綱

卷之一百八

八

可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在坐上使湛之等難之慶  
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  
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及北討慶之副玄謨  
向碣磔戍主棄城走玄謨圍滑臺慶之與蕭斌留守碣磔玄  
謨攻滑臺積旬不拔虜主拓跋燾率大眾南向斌遣慶之率  
五千人救玄謨慶之曰少軍輕往必無益也會玄謨退還斌  
將斬之慶之固爭乃止太祖後問何故止斌殺玄謨對曰諸  
將奔退莫不懼皇自歸而死將至逃散耳蕭斌欲死守碣磔  
慶之曰夫深入寇境規求所欲挫敗如此何可久住今青冀  
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眾東過清東非國家有也碣磔孤絕

復作朱修之滑臺耳會詔使至不許退斌復問計於慶之慶之曰關外之事將所得專詔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玄謀求成稿斌斌還歷城中坦垣護之共據清口慶之歸未至上驛詔使還救玄設會方之至彭城不得向北太尉江夏王義恭留領府參軍拓跋肅至郛山義恭遣慶之率兵三千拒之慶之以虜衆強在必見禽不肯行後太祖謂之曰河上處分皆合事宜唯恨不棄稿傲耳卿行兵久正復違詔濟事亦無嫌也二十九年更北伐慶之以立議不同不使北出時亡命司馬黑石

史編

卷之一百八

支

在西陽五水誑勳羣衆遣慶之討之三十年正月世祖出次五洲總統羣帥慶之諮受軍畧會元凶弑逆世祖遣慶之討之慶之曰蕭斌婦人不足數東官將帥並易與耳其餘屈逼必不爲用力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元凶密與慶之書令殺孝武慶之請見孝武稱疾不出慶之突前以元凶手書呈孝武孝武泣求入內與母辭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常願報德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帝起再拜曰家國安危在於將軍慶之仰勅兵主簿顏竣曰今四方尚未知義師之舉而劬據有天府宜待諸鎮至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方舉大事而黃口小兒輒相參預禍至矣宜斬以徇衆

帝命竣拜謝竣起再拜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之事慶之處分旬日內外整辦時皆謂神兵衆軍既集假慶之征虜將軍領府司馬世祖至尋陽慶之及柳元景等以天下無主勸世祖卽位世祖踐阼以慶之爲領軍將軍南兖州刺史封南昌縣公鎮廣陵孝建元年二月魯爽反上遣左衛將軍王玄謨討之尋聞荆江二州並反徵慶之討爽爽聞慶之至連營稍退自留斷後慶之與薛安都進與爽戰安都臨陣斬爽進慶之征北大將軍與柳元景俱開府儀同三司世祖欲誅率朔將軍中坦羣臣爲之請莫能得將行刑慶之人市抱坦慟哭曰卿無罪爲朝廷所枉誅我入市亦當不久監刑以白上乃

史編

卷之一百八

支

宥之慶之以年滿七十固請辭事上不許表疏數十上又稽顙涕泣而陳乃聽以都公罷就第月給錢十萬米百斛衛史五十人三年四月司空竟陵王誕據廣陵反以慶之爲車騎大將軍南兖州刺史率衆討之誕遣慶之宗人沈道愍齎書說之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道愍反數以罪惡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之曰沈君白首之年何爲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使僕來耳上慮誕北奔使慶之斷其走路慶之夕進新亭誕果出走不得去還城誕餉慶之食與者百餘人慶之焚之誕於城上投函表倩慶之爲送慶之曰我奉詔討賊不得爲汝送表必欲歸死朝廷自應開門遣使吾爲

汝送之。每攻城，身先士卒，上戒之曰：「卿爲統任，當令處分有方，何須身受矢石耶？」七月，城陷，斬譙，遷慶之司空，固讓。於是與柳元景並依舊鄭義故事，朝會慶之位次司空。元景在從公之上，給郵吏五十人，門施行馬。四年，西陽五水蠻復爲寇，慶之統諸軍討之，悉平定，獲生口數萬人。慶之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携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於婁湖，列門同閭焉。廣開田園之業，每指地示人曰：「錢盡在此，中身享大國，家素富厚，產業累萬金，奴僮千計，再獻錢千萬，殺萬斛，以助國用，以始與優近，求改封南海郡，不許，伎妾數十人，並美容工，藝慶之優。」

慶之不成入其兄

爲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固辭。柳元景頗師伯，嘗謂慶之會其行田，元景等鳴笳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揮杖而耘。元景等微侍寒裳從之，慶之相對，歡飲。慶之既通貴，鄉里素輕慶之者，見之皆膝行而前。慶之歎曰：「故是昔時沈慶之也。」諸沈爲劫者數十人，鄉里患之，慶之置酒大會，一時殺之，合境肅清。廢帝狂悖無道，江夏王義恭、柳元景等謀廢立，以告慶之。慶之與義恭等有隙，遂發其事。帝誅義恭、元景等，以慶之爲侍中、太尉。帝因暴日甚，慶之盡言諫爭，帝不悅，及誅何遜，量其必諫，乃撤清谿橋以絕之。

慶之不得慶而還帝既積忌，遣其從子攸之齋藥賜慶之死。慶之不肯服藥，攸之以被掩殺之。時年八十。初慶之妻有人以兩疋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寤而謂人曰：『老子今年必不免。』兩疋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及死，贈賻甚厚。諡曰忠武。未及葬，帝敗。太宗卽位，贈司空，諡曰襄長子。文叔爲侍中，飲藥自殺。文叔子祕書郎昭明曰：「吾何忍獨生，亦自繼死。」慶之從弟法系亦有將才，世祖討逆，以爲寧朔將軍，領三千人前發。與柳元景至新亭，元景居中營，宗慤居西營，法系居東營。東營據岡，賊攻元景，法系臨射之所，殺甚衆。法系漸外樹，悉伐之，令倒賊砌來攻，緣樹以進，彭排多開隙，選善射手發無。

不中死者交橫遷始興太守討蕭簡於廣州簡誑其衆曰蓋軍是賊助所遣城內信之由此固守初鄧琬聞簡唯治一攻道法系曰宜四面並攻若守一道何時可拔琬應功不出已不從法系曰更相守五十日曰盡又不克乃從之八道俱攻一日即拔斬蕭簡廣州平官至驍騎將軍

劉延孫

劉延孫彭城人父道產襄陽太守登秀順服百姓樂業世傳襄陽樂歌曰道產始也世祖討逆延孫以長史行留府事孝武即位討東呂縣侯還尙書右僕射出爲南徐州刺史武帝遣詔京口要地去都密邇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劉氏之

史籍

卷之一百人

室

居彭城者分爲三里帝室居綏興里左將軍劉懷肅居安上里豫州刺史劉懷武居叢亭里延孫居呂縣凡四劉雖同出楚元王由來不序昭穆延孫於帝室族屬既疎不應有此授時竟陵王誕爲徐州上深相畏忌不欲使居京口遷之廣陵廣陵與京口對岸使腹心爲南徐州據京口以防誕故以授延孫而與之合族使諸王序親五年誕平詔曰舊京樹親由來常準今此防已弭當以還授小兒乃徵延孫爲尙書左僕射率贈司徒

劉德願

劉德願彭城人父懷慎南城侯德願爲秦郡太守世祖狎侮

此義和月工也

之服貞妃薨葬畢上數與羣臣至墓所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號慟撫膺躑躅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爲豫州刺史又令醫人羊志哭之志亦鳴咽他日有問志卿那得有此急淚志時新喪愛妾曰我爾時自哭泣妾耳志善諧譚上愛狎之德願善御車嘗立兩柱其中劣通車輪於百餘步上振轡長驅未至數尺打牛奔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孝武乘畫輪車幸江夏王義恭第德願岸若籠冠短朱衣執轡進止甚有容狀與柳元景厚善元景敗下獄死庶兄榮祖參太尉軍事從討司馬休之彭城內史徐達敗沒諸將意沮榮祖戰愈厲高祖解所著鎧以授之榮祖陷陣身被數創

史籍

卷之一百人

室

賊破走高祖北伐轉寧遠將軍與朱超石大破索虜於平城高祖大贊戰士謂榮祖曰卿以寡克衆攻無堅城雖古名將何以過此賜爵都鄉侯從子亮梁益二州刺史不營財貨所餘公祿悉以還官在梁州服食修造欲求長生迎武當山道士孫道胤合仙藥泰豫元年遷益州藥始成而未出火毒道胤不聽亮食亮苦欲服平旦開城門取井華水服至食時心動如刺便絕及就飲屋軟如生後人逢見乘白馬將數十人出關西行共語分明道家所謂尸解也宗人劉伯龍少而貧薄後歷位尙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貧窶尤甚嘗在家慨然召左右將嘗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嘆曰

貧窮固有命，乃復爲鬼所笑也，遂止。

### 顧琛

顧琛，吳人也。爲尚書庫部郎。元嘉七年，太祖遣到彥之經畧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爲之空虛。後太祖會宴，有歸化人在坐，上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答有十萬人仗，舊武庫仗，秘不言多少。上既發問，追悔失言，及琛詭對，上甚喜，制八座以下，門生隨入尚書寺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琛以宗人顧頌，寄尚書張茂度門，名而與頌同席坐。坐遣出，凡尚書官，大罪則免，小罪則遣出，遣出者，百日無代人聽還本職。爲隨王誕司馬，遷吳郡太守，坐事免官。誕據廣陵反，遣客陸

### 史籍

#### 卷之一百八

重

延稔，板琛爲征南將軍。世祖以琛誕之故吏，恐有異志，遣使就吳郡太守王曇生誅之。使者至，會琛斬延稔，送首入郡，獲免。以爲撫軍司馬。琛母孔氏，年百餘歲。晉安帝時，王族於吳中爲亂，以女爲貞烈將軍，以孔氏爲司馬。孫恩亂後，東土饑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糧以賑邑里，得活者甚衆。生子皆以孔爲名焉。前廢帝卽位，復爲吳郡太守。初，景平中，琛爲朝請還東，晚至方山，時商船悉泊岸側，有人乘白馬，玄衣介幘，執鞭屏諸船云：「顧吳郡尋至，應泊此岸。」於是諸船各東西，俄有一假裝至，事力甚寡，泊向處。人問顧吳郡早晚至，船人答無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琛知爲善徵，因誓之。

曰：「若得郡，當於此立廟。」至是再爲吳郡，乃立廟方山，號曰馬廟。云：「泰始初，與四方同反，兵敗，奉母奔會稽，臺軍至，歸降。卒年八十六。子寶先，大明中爲尚書水部郎，先是琛爲左丞，荀萬秋所劾，及寶先爲郎，萬秋猶在職，自陳不拜。世祖詔曰：「劾違科慢，憲司之職，若理有不通，自當釐改，而項來劾無輕重，輒致私絕，此風難長。」王者嚴爲其科，乃拜。

### 顧覲之

顧覲之，字偉仁，吳人也。爲山陰令，山陰民戶三萬，海內劇邑。前後官長，夜以繼晷，事猶不舉。覲之理繁，以約縣中無事，晝日垂簾，門階閑寂。自宋世爲山陰，務簡而績修，莫能尚也。遷

### 史籍

#### 卷之一百八

美

尚書吏部郎，嘗於太祖坐，論江左人物，言及顧榮、袁淑曰：「卿南人怯懦，豈辦作賊？」覲之正色曰：「卿乃復以忠義笑人，淑有愧色。」世祖卽位，轉吏部尚書，相縣唐賜往彭家飲酒，還得病，吐蠱蟲十餘枚，臨死，語妻張氏：「死後割腹視病。」後張氏手自剖視，五藏悉糜碎。郡縣以張氏恐行割，事起赦前，法不能決，律傷死人，四歲刑，妻傷夫，五歲刑。三公郎劉思議，賜妻痛往遵言，考事原心，非存惡害，謂宜哀矜。覲之曰：「法移路尸，爲不道，况以妻子而行惡酷，不宜曲通小情。」當以大義爲斷。謂張氏宜同不道，詔如覲之議。出爲吳郡太守，幸臣戴法興權傾人主，覲之未嘗降意，或以爲言。覲之曰：「辛兕有云：孫劉

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觀之家尋陽。尋陽王子房起兵。將加以位。觀之不受。曰。禮六十不服戎。以其筋力衰謝。非復軍旅之日。况年過七十。發生無幾。守舊家門。不敢聞命。時普天同逆。唯觀之獨無所與。太宗甚嘉之。以爲左將軍。相州刺史。卒。中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庶士。多負其責。觀之禁之不止。及爲吳郡。謂綽曰。我常不許汝出資。近來思之。貧薄亦不可括。民間與汝交關。有幾許不盡。及我在郡。爲汝督之。綽大喜。悉出文券。一大厨呈觀之。觀之悉焚之。宣語遠近。員郎黃省不須還券。書悉燒之矣。綽快歎。彌日。觀之常謂。來命有定分。非智力所能移。唯應恭已守道。信天任運。而聞者不達。妄求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作定命論。以示弟子。愿爲太子舍人。

史籍

卷之一百八

毛

史籍卷之一百八終

史籍卷一百九

宋書十

列傳

周朗

周朗字義利。汝南人。世祖卽位。除建平王宏參軍。詔百官書朗上書曰。昔仲尼有言。治天下若指諸掌。豈徒言哉。方策之政。息舉在人。蓋當世之君不爲之耳。今運鍾澆暮。世膺亂餘。重以宮廟。遵不更之酷。江服被末有之痛。千里連死。萬井共泣。而泰漢流敝。猶行於上。魏晉遺謬。尚布於下。欲望國安於今。化崇於古。卻步及前之言。積薪待然之譬。臣所無辭以解也。陛下既基之以孝。又申之以仁。民所疾苦。敢不畧薦。凡治者何哉。爲教而已。今教衰已久。民不知則又隨以刑驅之。豈爲政之道歟。欲爲教者。宜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二至十七。皆令學經。十八至二十。盡使修武。訓以書記。同律忠孝仁義之理。廉讓勤恭之則。授以兵經戰畧。軍部舟騎之容。挽強擊刺之法。官長皆月至學。所以課其能。習經者五年有立。則言之司徒。用武者三年善藝。亦升之司馬。若七年而經不明者。雖公卿子孫。長歸農畝。終身不得爲吏。農者民之命。民者國之本。乃令桑長一尺。圍以爲價。田進一畝。度以爲錢。屋不得瓦。皆責貴實。民以此樹不敢種。土畏多墾。

史籍

卷之一百九

一



論所子  
何必言

棟焚榱露不敢加死民困如此何以爲國今欲重農宜制茲  
法凡國家不患威之不立患恩之不下不患土之不廣患民  
之不育自華夷爭強戎夏競威破國則積屍竟邑殺將則覆  
軍滿野海內遺生蓋不餘半重以急政嚴刑天災歲疫饑居  
不願娶生子不敢舉又成淹徭久妻老嗣絕及淫奔所孕皆  
復不收是殺人之日有數途生人之歲無一理不知復百年  
間將盡以草木爲世邪最可驚心悲魂慟哭太息也法雖有  
禁殺子之科設重娶之令然觸刑罪忍悼痛而爲之豈不有  
酷其處耶今宜家寬其役戶減其稅女子十五不嫁家人生  
之特難可以聘娶制布可以于歸若待足而行則有司加糾

史綱

卷之一百九

二

凡官中女隸必擇不復字者庶家內役皆令各有所配要令  
天下不得有終獨之生無子之老所謂十年生聚十年教訓  
如此則長戶勝兵必數倍矣又亡者亂郊饑人盈甸皆是不  
爲其存計任之還流夫饑寒一至慈母不能保其子欲其不  
爲盜寇豈可得耶且草樹既死皮葉皆枯是其果肉盡矣水  
竭已厚苗蓋難實是其衣裘敗矣比至陽春生其餘幾今自  
江以南在所皆穰有食之處須官典役宜募能食五十口一  
年者賞爵一級不過千家可食五萬口矣待歲熟使之復舊  
夫海之在體必割其緩處淮北僑戶當使南渡山東旅客盡  
令西歸今函渭靈區間爲荒窟伊洛神基蔚成茂草豈可不

懷陛下酒間何足獨憇議者以爲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  
病甚於胡矣若謂民之既徙狄必就之若其來徙我之願也  
胡若能來必非其種不過山東雜漢國家由來所願覆育率  
既坐實戎當自遠其爲利固大也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役行  
見淮北非復國有不亦重辱喪哉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  
出入春來犯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絕於賊不勞而  
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躡足而待也設使胡滅中州  
必有興者決不能奉土地率民人以歸國家矣誠如此則徐  
齊終逼亦不可守且夫戰守之法當恃人之不敢攻頃年兵  
之所以敗皆反此也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豈捕鼠而令重車

史綱

卷之一百九

三

弱卒典肥馬悍胡相角逐其不能濟固宜矣漢之中年能事  
胡者以馬多也胡之後服漢者亦以馬少也既兵不可去車  
騎應蓄今宜募天下使養馬一匹者蠲一人役三匹者除一  
人爲吏自此以進階賞有差邊亭微驛一無發動又將者將  
求其死也自能執干戈幸而不死筋力盡於戎役其望於上  
者固已淡矣重有澄風掃霧之勳驅波濤塵之力此其自矜  
尤復爲甚近日功賞頗謬虛實垂臂反唇者往往爲部稱節  
怨望者處處成羣設一旦有變則向之怨怒者皆爲敵也今  
宜國財與之共竭府粟與之同罄將秩未克餘費宜闕其餘  
他役長不應與唯教以蒐狩之禮習以鉦鼓之節若虛冒以

去書



進務黜其身老至而罷賞延於嗣又緣淮城壘皆宜興復使  
烽鼓相達兵食相連若邊民請師皆宜莫許遠夷貢至止於  
報答語以國家之未暇示以何事而非君須內教既立乃料  
寇形辦騎卒四十萬而國中不擾取穀支二十歲而遠邑不  
驚然後越淮窮河跨隴出漠亦何適而不可哉今教化不敦  
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產亦  
十家而五矣其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饑寒不相卹宜明其禁  
以革其風有善於家者務重其賞自今不改則沒其財又三  
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以其哀由衷出故制自外典漢世飾其  
臣可矣薄其子則亂也云何使衰亡之容盡鳴號之音息佩  
玉啓璇袞見視朝不亦甚乎凡法有變於古而害於事則莫  
能從焉至乎敗於禮而安於身必遵而奉之何乃厚於惡薄  
於善歟今陛下以大孝始基宜反斯謬且朝享臨御當自身  
始妃主典制宜加矯正凡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或帝  
有集皂之陋后有大有布之鄙亦無取焉夫一體炫金不及百  
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積集服累笥日豈常視  
身未時親是為積帶寶笥著衣空散天下之財徒奔天下之  
貨而主以此情禮妃以此儆家是何繁蠹之劇或鄙之甚逮  
至婢豎皆無定科一婢之身重婢以使一豎之家列豎以役  
瓦金皮緒漿酒葷肉者不可稱紀至有列戟以遊邀衛兵以

驅叱不亦甚哉若禁行賜薄不容致此且細作始并以為飾  
儉而華怪改造即傳於民如此則遷也非罷也凡天下治者  
以實而治天下者常虛民之耳目既不可誑下之好尚每立  
隨之故凡厥庶民制度日侈商賈之室飾等王侯備取之身  
製均妃后一袖之大足斷為兩一裙之長可分為二見車馬  
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以瞬睨  
官中朝制一服庶家晚已裁學侈麗之原實由宮闈又外戚  
賜與不限高卑自今以往宜為節日金魄翠玉錦繡殺羅奇  
色異章小民既不得服在上亦不得賜若工人復造奇伎淫  
器則焚之而重其罪大置官者將以變天平氣貨地成功防  
奸御難治煩理劇使官稱事立人稱官置無空樹散位繁進  
冗人今高卑賈實大小反稱各之不定是謂官邪而世廢姬  
公之制俗傳秦人之法惡明君之典好闇主之事其憎聖愛  
愚抑何其甚矣今宜先省事從而并官置位以周典為式變名  
以適時為用秦漢末制何足取也當使德厚者位尊位尊者  
祿重能薄者官賤官賤者秩輕纓冕綬佩稱官以服車騎容  
衛當職以施又寄土州郡宜通廢罷舊地民戶應更置立豈  
吳邦而有徐邑揚境而宅充民上消辰紀下亂業旬其地本  
縣也不宜置州其土井郡者應更建邑民少者易理官近者  
易歸凡吏皆宜詳其能厚其秩為縣不得用恩貧之家為郡

不得選勢族之老。又王侯議未堪務。不應出仕。須既冠而啓封。能政而議爵。帝子未官。人誰謂賤。但宜詳置賓友。選擇正人。亦何必列長史參軍。別駕從事。然後爲貴哉。且世有先後。業有難易。明帝能令其兒不匹光武之子。馬后能使其家不此陰郭之族。盛矣哉。可爲後世法也。至當與抑碎首之忿。陛殿延辟戟之威。亦復不可忘也。內外之政。實不可維。若妃主爲人請官者。其人宜終身不得爲官。若請罪者。亦終身不得赦罪。凡天下所須者才。而才誠難知也。有漢居而言寡。則蘊學而無由知。有處卑而事隔。則懷奇而無由進。或復見忌於親故。或亦遭譏於貴黨。其欲致車右而動御席。語天下而辯

史籍

卷之一百九

大

治亂焉。可得哉。漫言舉賢。則真才固未得矣。宜使通經達史。吏能將勇者。各盡其用。使用人之官。審求官之人。察言觀色。其擢肩吻。樹頰肢。動精神。發意氣。語之所至。意之所執。不過數四。問不亦盡可知哉。若忠孝廉清。彊正。惇允。難以檢格。立不可須臾定。宜使鄉部求其行。守宰察其能。竟皆見之於選舉。呈之於銓衡。然後處其職。宜定其位任。如此。故應恩部盡担。賢明悉進矣。又俗好以毀沈人。不知察其所以致毀。以譽進人。不知測其所以致譽。毀徒皆鄙。則宜擢其毀者。譽黨悉庸。則宜退其譽者。如此。則毀譽不妄。善惡分矣。又既謂之才。則不宜以階級限。不應以年齒齊。凡貴者多輕人賤。不知其

賤於人矣。老者亦忽人。少不知其不及少矣。自釋氏流教。其來有源。淵檢精淵。固亦深矣。舒引客潤。既亦廣矣。然習慧者。日替其修。束誠者。月繁其過。遂至靡散錦帛。侈飾車從。復粗假醫術。雜托卜數。延姝滿室。置酒浹堂。寄夫托妻者。不無殺子乞兒者。繼有而猶倚靈假象。背親傲君。是乃外刑之所不容。戮內教之所不悔罪。而橫天地之間。莫之糾察。人不得然。況其鬼欺。今宜申嚴佛律。禪重國令。其疵惡顯著者。悉皆遣除。隨其戮行。各爲之條。使禪義經誦。人能其一食。不過蔬衣。不出布。若應更度者。則令先習義行。凡鬼道惑眾。妖巫破俗。言怪神者。亦不可數計。其原本是亂男女。令飲食因之以祈

史籍

卷之一百九

七

祝從之。以報請。其亂不誅。爲害未息。凡一苑始立。一神初興。淫風輒因之。而甚。今修隄以北。置閘百里。峻山以右。居靈十房。糜財敗俗。其可稱限。又針藥之術。世寡復修。診脉之伎。人鮮能達。民徵於鬼。遂棄於醫。重令耗惑。不反。死天復半。今大醫宜男女習教。在所應遣吏愛養。如此。故當愈於媚神之愚。微正奏理之敝矣。夫政者。無世不行。令者。無時不下。然而升平不至。昏危是繼者。以非政令之本也。又言不出於謀臣。事不便於貴黨。抵訾譴呵。死壓窮擯。故西京有方調之誅。東都。有黨錮之戮。陛下若欲修具文。循末典。則群臣在焉。若思改舊章。興王道。則微臣存矣。書奏。忤旨。自免去。復除太子中舍。

利口一字  
則是不修

人出爲廬陵內史。亂後荒蕪，郡有野獸。母薛氏欲見，願合  
圍縱火，令母觀之。火逸燒郡廨，則以秣米起屋，償所燒爲州  
司所糾，明稱疾還都。謝世祖曰：州司舉臣愆失多，不允。臣在  
郡，虎三食人，蟲鼠犯稼，以此二事上負陛下。上變色曰：州司  
不允，容或有之。蟲虎之災，寧關卿小物，則非丁母艱，有至性  
每哭必慟，其餘頗不依常節。上使有司奏其居喪無禮，請加  
收治。詔曰：明悼禮利口，木應剪戮，特饒付還郡，傳送寧州，於  
道殺之。時年三十六。子仁昭爲南海太守。

同明弘傳此文簡當考武不能用  
反以爲罪此達上所以錄口也

沈懷文

史緯

卷之一百九

八

沈懷文，字思明，武康人。爲揚州治中從事。史時議省錄尚書  
懷文上議曰：條錄之名，立稱於中世，總彙之實，不愆於自古。  
此代相沿，歷朝罔貳。鄒康成云：冢宰之於庶僚，無所不總也。  
考之茲義，備於典文。詳古準今，不宜虛廢。不從。時樊噲守南  
斗上欲廢西州舊館，使西陽王子尚移居東城，以厭之。懷文  
曰：天道示變，宜應之以德。今雖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大明  
三年，遷吏部尚書。郎朝議欲依古制，置王畿，揚州移治會稽。  
猶以星變故也。懷文曰：周制封畿，漢置司隸，各因世宜，非存  
相反。安民寧國，其揆一也。苟民心所安，天亦從之。未必改今  
追古，乃致平壹。神州舊壤，歷代相承，異於邊州。或罷或置，物

情不說，恐虧化本。又不從。三年，子尚移鎮會稽，遷長史。行府  
州事。時因繫甚多，動經年月。懷文到任，訊五郡九百三十六  
獄，咸稱平允。遷侍中。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及城陷，士庶皆靡。  
身雖面然後加刑，聚其首於石頭南岸，謂之爛髑山。懷文陳  
其不可，上不納。揚州移會稽，上忿浙東人情不和，貶其勞祿。  
唯西州舊人不改。懷文曰：揚州徙治，既乖人情，一州兩格，尤  
失大體。上又不從。懷文與顏竣周朗素善，竣以失官見誅，朗  
以忤意得罪。上謂懷文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懷  
文默然。嘗以歲夕與謝莊王或顏師伯被勅入省，未及進，或  
稱竣朗文才之美，懷文與相酬和。師伯因語次叙或等言。上

史緯

卷之一百九

九

倍不悅。上壞諸郡士族以克將吏，皆逃亡，不服役，加以嚴制。  
不能禁，乃改用軍法，得便斬之。逃者奔竄山湖，聚爲盜賊。懷  
文又以爲言，齊庫上絹年調鉅萬匹，綿亦稱此。期限嚴峻，民  
間買絹一匹至二三千，綿一兩至三四百。貧者賣妻兒，甚者  
或自縊死。懷文具陳民困，所減無幾，俄復從舊。子尚諸皇子  
皆置邸舍，連什一之利，爲患徧天下。懷文又言之曰：列肆販  
賣，古人所非。故卜式明不雨之由，弘羊受致旱之責。若以用  
度不通，頓止爲難，宜量加減省，不聽。孝建以來，抑黜諸弟，廣  
陵平後，欲更峻其科。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前  
史以爲美談。陛下既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及海陵王

劉懷文

宋還亦無  
大異

休戚欲遂前議太宰江夏王義恭探密旨先發議端懷文固謂不可由是得止時遊幸無度太后及六宮常乘副車在後懷文與王義每陳不宜亟出後同從風雨甚驟坐松樹下或曰卿可以言矣懷文曰獨言無繼宜相與陳之江智淵臥草側亦以為當言俄而被召俱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或曰懷文所啓宜從智淵未及有言上方注務作色曰卿欲效顏竣耶何以恒傾人事又曰顏竣小子恨不得殺其面上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沈醉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調上謂同欲異已謝莊誠之曰卿每與人異亦何能久懷文曰昔少來如此豈能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不如是耳五

史籍 卷之一百九

年山為晉安王子助長史廣陵太守明年朝正事畢被遣還北以女病求中臨辭又乞停三日訖猶不去為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求東還上大怒收付廷尉賜死年五十四三子淡淵冲仕齊皆為御史中丞晉宋所未有也史臣曰晉氏以來浮偽成俗人懷獨善士貴遺務降及宋祖思反前失雖幸海捐竿抑揚名教而闕聰之路未厭采言之制不弘至於賤隸卑臣義合朝算徒以率非已出俞允莫從也曩時開之若彼今日塞之若此非為徐樂嚴安偏富漢世東方主父獨爾宋時益山川與不用也徒置乞言之旨空下不諱之令慕古飾情義非側席文士因斯各存炫赫周朗沈懷文之言多切

治要而詞實忤王禍至殺身言之為果一至此乎

吳喜

吳喜臨安人本名喜公少知書為領軍府白衣吏將軍沈演之嘗作表未奏失本喜一見即寫無所漏脫遷河東太守殿中御史太宗即位四方反叛喜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上大悅假建成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吏未嘗為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隨沈慶之屢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陳若任之必有成績喜在孝武時常克使命性寬厚人並懷之及東討百姓聞吳河東來望風降散所至克捷封竟陵縣侯轉驍騎將軍大破魏軍於荆亭長社公道

史籍 卷之一百九

走戊王帛乞奴降初喜東征白太宗得尋陽王子房及諸賊帥即於東臬新東土既平喜見南賊方熾乃生送子房還都此諸大帥頓琛王榮生之徒皆赦全活上以喜新立大功不問而心銜之及平荆州恣意剽虜賊私萬計嘗對賓客言漢高魏武本是何人上聞之不悅及誅壽寂之喜內懼因乞中散大夫上愈怒會上有疾以喜素得人情恐將來為變乃召入殿內與其言喜酬接甚款既出賜以名饌并金銀器賁鵠之上與劉劭蕭道成詔曰昔大明熙徽二縣有亡命數千人攻咸縣邑殺害官長孝武命喜至二縣說誘群賊即時歸降詭數幻惑乃能如此及秦始初東討正有三百人直造

三吳十郡  
何忍殺之

既不敢  
殺心又何忍

三吳自破闕以東至海十郡無不清蕩百姓聞吳河東來使  
望風自退若非積取三吳人情何以能弭伏如此喜初發都  
指天畫地云得劉子房即當屏除袁標等皆加斬戮既平之  
後緩兵施恩聽諸賊帥假稱降擁衛子房使得生歸推此  
意正是開南賊勢盛殷孝祖戰亡應逆徒得志規以自免喜  
王則州公私殷富錢物無復遺喜軍中諸將皆是劫賊常  
云賊何須殺我但收之必得其用健兒可惜天下太平當令以  
功贖罪賊思出力反勝平人凡有罪入死或應繫者必啓以  
入軍皆得官爵厚被處遇應死之人緣以得活非唯得活又  
復如意人非木石何能不感設令吾攻喜門此輩誰不致力

史緯

卷之一百九

主

但喜不敢生心耳喜西攻汝陰縱肆兵將暴掠居民近段佛  
榮求還欲川喜代之西人聞其常來皆欲叛走云吳喜軍中  
人皆是生劫若作刺史吾等豈有活路既無他計正當叛投  
虜耳喜意志張大每稱漢高魏武本是何人近忽通啓求解  
軍仕乞中放大夫喜是何人乃敢作此舉止必見善教之伏  
誅施修林被擊內懷憂懼故與此計同欲自安朝廷之士及  
大臣藩鎮喜殆無所畏者唯吾一人耳人生修短不可豫  
量若吾壽百年世間無喜何所虧損若使吾疾不可治天下  
豈可有喜喜心迹不可奉守又之王宜遣國家間諜使  
有可乘之會耶夫富之與貴雖以功績致之必由道德守之

此誠與  
道成者  
成其利  
利而不  
如所謂  
人之怨  
也

故善始者未足稱令終者乃可重耳凡置官養士本在利國  
當其為利愛之如赤子及其為害畏之若仇讐豈暇遠尋初  
功而恐受終敵將之為用譬如餌藥疾初作資之以全身  
病勢既移去之以止患豈憶始時之益不計後日之損存前  
者之實抑當今之謂非忘其功勢不獲已耳及喜死發詔賻  
賜子緇民饗爵

黃同

黃同竟陵人詐稱江夏王義恭馬客於宜陽門與人相毆鞭  
二百付右尚方會中書舍人戴明寶被繫同奉事明寶竭盡  
心力明寶出委任如初管兌同領隨身隊桂陽王休範為逆

史緯

卷之一百九

主

同以屯騎校尉隸蕭道成於新亭創詐降之計同見休範可  
乘謂張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即斬休範事  
平轉驍騎將軍封開喜縣侯建平王景素反同率軍討之賊  
陷同軍先人以景素讓張倪奴遷右衛將軍沈攸之反以同  
為平西將軍鄧州刺史率眾出新亭為前鋒未發而袁粲據  
石頭謀攻道成同與新亭諸將帥任侯伯王宜興孫瑒等  
謀應舉同本期詰旦率所領從御道直向臺門攻道成於朝  
堂會衆敗不果道成撫之如舊同未至鄧州而沈攸之敗走  
加鎮北將軍南兖州刺史道成以同終為禍亂乃召之同上  
車愛妾見赤光冠其頭至足苦止之不肯住及至見誅子僧

念尚書左民郎從死。回既貴，祇事戴明寶，言必白名。每至明寶許，屏人獨造，未嘗敢坐。躬至帳下，及入內料檢，有無隨乏供送，以此爲常。宣興吳縣人，形狀短小，而果勁有膽力。少年時爲劫，不須伴，郡討之，圍繞數十重，終莫能擒。嘗舞刀楯，使十餘人以水交洒，不能著。太始中，在壽陽擊索虜，每以少制多，挺身深入虜衆，引避不敢當。還輔國將軍，與黃回不協，爲同所殺。

### 鄧璇

璇，南昌人，爲晉安王子助長史，行江州事。前廢帝以太祖世祖並次居第三登大位，子助次第既同，遂致嫌疑。撫軍何

### 史緯

卷之一百九

古

邁謀廢帝立子助，帝誅邁，使八座奏子助與邁通謀，遣左右朱景雲送藥賜子助死。景雲至益口，停不進，遣使報璇。璇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當以死報。」幼主昏暴，社稷危殆，雖曰天子，實猶獨夫。今便指率文武，直造京都，與群公卿士，廢昏立明。景和元年十一月，子助戎服出聽事，宣旨欲舉兵，四座未答。參軍陶亮曰：「少主昏狂，醜毒日積，伊霍行之於古，殿下當之於今。」鄒州士子請效死前驅，衆皆奉旨。荆州錄事長史張悅至益口，子助命釋其桎梏，迎以所乘之車，以爲司馬。與璇掌內外事，遣將軍俞伯奇率五百人斷絕商旅，及公私使命，發諸郡民丁收歛，然減旬日，得甲士五千。

衆人之見

### 史緯

卷之一百九

五

人出頓大雷，會太宗定亂，進子助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今至，諸佐更重喜曰：「暴亂既除，殿下又開黃閣，實爲大慶。」璇以子助次第居三，又以壽陽起事，有符世祖理，當必克。乃取今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黃閣是吾徒事耳。」衆駭愕。璇與陶亮等繕治器甲，徵兵四方。鄧州刺史安陸王子綏、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項、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雍州刺史袁顗、梁州刺史柳元怙、益州刺史蕭惠開、廣州刺史袁景遠、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慧文、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首、晉陵太守袁標、義興太守劉延熙同舉事。邵陵王子元除、湘州刺史王諶、頭聞兵起，自太宗進止之宜，太宗以子助起兵，事出群下，不欲先彰形迹，勅令進道。璇遣人劫致之，建牙於桑尾，傳檄京師。袁顗奉表勸子助即位，鄧州府行事荀下之，遣參軍鄭景玄率軍馳下，并送糧仗。璇稱說符瑞，造乘輿，御服立宗廟，設壇場，鑄崇憲太后令，上僞號於子助。泰始二年正月，即位於壽陽，改元義嘉。其日雲雨晦合，行禮忘徇，萬歲取子助所乘車，除脚以爲輦，置殿西。其夕有鳩棲其中，鸛集其楹。璇爲左將軍，尚書右僕射悅領軍將軍，吏部尚書袁顗安北將軍，尚書左僕射璇鄒閭貪吝，財貨酒食，身自量校。父子賣官鬻爵，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酣飲博奕，日夜不休。賓客到門，歷旬不得前。內事悉

史緯

卷之一百九

去

委褚靈嗣等。卒小橫恣競為威福。士庶忿怨。內外離心。太宗遣領軍將軍王玄謨率水軍南討。吳興太守張永為後繼。又遣寧朔將軍沈攸之率眾屯虎檻。瓊遣孫冲之前鋒一萬據緒圻。冲之與子助書曰。舟楫已辦。器械亦整。三軍踊躍。人爭致命。便欲沿流挂帆直取白下。願速遣陶亮眾軍兼行相接。分據新亭南洲。則應定矣。冲之聞亮統諸軍俱下。亮本無幹畧。聞建安王休仁及殷孝祖至。不敢進。屯軍鵲洲。及孝祖為流矢所中。死。沈攸之代為前鋒。冲之謂亮曰。孝祖梟將。一戰便死。天下事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亮不從。時賊眾強盛。遠近疑惑。太宗欲緩慰人情。遣吏部尚書褚淵至虎檻。選川將帥皆先戰授位。檄板不供。山是有黃紙札。申謙之求黃門郎。沈懷明求中書郎。建安王休仁使褚淵擬選。上不許。曰。吾欲選用新附者耳。謙之等皆舊人。忠臣殉國。不謀其報。臨難以干朝典。豈臣下之節耶。太宗遣散騎侍郎王道隆督戰。眾軍奮擊。大破之。亮急呼冲之還鵲尾。兩薛常寶守緒圻。瓊遣豫州刺史劉胡率眾三萬鐵騎二千助之。輔國將軍吳喜平定三吳。率軍至緒圻。常寶檄盡告胡求援。胡率步兵萬夜衝山間道。運米來餉之。平旦至城下。猶隔小壘未得入。沈攸之率軍攻之。軍主荀僧韶率眾三千夾攻。胡欲斷橋。僧韶接戰。遂得渡。攸之策馬陷陣。賊眾大敗。胡被創。緣山遁。

卷一百九  
上意

史緯

卷之一百九

七

走得免。常寶遣信告胡。欲突圍奔出。胡率數千人迎之。常寶突圍走。攸之悉眾擊之。吳喜率軍來赴。苦戰移日。常寶被重創。走還緒圻。陷。斬快寶。納降數千。建安王休仁進據緒圻。始安內史王彥之。建安內史趙遁生。安成太守劉襲。並舉郡奉順。攸之等與劉胡相持。久不決。上遣寧朔將軍任農大領兵繼至。攸之繕治船舸。材板不周。會曉送榜五千片供胡軍用。忽風潮奔迅。榜材失棚。出江。自撞船艦。沒數千人。赴流而下。沈攸之營。於是材板大足。袁頭率樓船千艘。欲入鵲尾。張與世越鵲尾。上據錢溪。斷其糧道。胡眾攻之不能赴。袁頭曰。人入我肝臟裏。何由得活。劉胡曰。吾少習步戰。未閑水關步戰。在數萬人中水戰。一舸之上。不過三數十人。舸各進不復相關。非萬全之計也。乃遣陳慶領三百舸向錢溪。飛慶不須戰。慶於梅根立砦。胡謂顓曰。與世營若已立。不可卒攻。陳慶與大雷諸將。遇其上。鵲頭諸將斷其下流。而大軍在此。彼已墮圍中。不足復慮。顓怒曰。糧運梗塞。當如何。胡曰。彼尚得泝流越我而上。糧運何以不得沿流越彼而下。顓使胡率步兵二萬鐵馬一千往攻。世沈攸之吳喜進攻。濃湖拔其營。掘苦戰。移日大破之。顓召胡還。瓊運送資糧於胡。與世燒其米三十萬斛。胡眾駭懼。副張喜來降。胡誑顓欲更率步騎二萬上取興世。顓悉度馬配之。胡委顓奔走。顓亦棄眾西遁。

奸人以主  
使作又欲  
實之求活  
可恨可殺

亦并僕

兄殺胡率數百騎回尋陽報于助云袁頭已降軍皆散唯已率所領獨反當死守盆口胡夜走沔口琬惶擾無計張悅稱疾請琬計事伏甲帳後戒之若聞索酒便出琬至悅曰今事已急計將安出琬曰正當斬首安王封府庫以謝罪耳悅曰寧可賣殿下求活耶因呼酒再呼左右震懼不能應悅于狗提刀出餘人續至斬琬通事舍人潘欣之聞琬死勒兵至悅曰鄧琬謀反已梟戮矣卿何為者欣之乃取琬子殺之悅齎琬首詣建安王休仁降寧朔將軍蔡那子道淵被繫作部因亂脫錄入城執子助囚之沈攸之至江州斬子助及其母子助年十一葬廬山同逆並伏誅劉胡走入沔眾稍散比至石

史籍

卷之一百九

大

奉義死亦何有乃斬之胡涅陽人本名均胡以其顏面均黑似胡故以為名元嘉末為振威將軍率步騎二千討南山蠻大破之至今蠻中小兒啼語之云劉胡來便止

袁頭

史籍

卷之一百九

尤

袁頭淑兄子也為侍中領前軍將軍大明末新安王子鸞以母嬖有盛寵太子在東宮多過失上有廢立之意從客言之鸞盛稱太子好學有日新之美世祖又以沈慶之才用不多頗相嫌鸞陳慶之忠勤有幹畧堪當重任由是廢帝深感慶之亦懷其德景和元年遷吏部尚書嫌其異趣令慶之與頭參知選事坐事令白衣領職從幸湖熟往反數日不被召頭慮禍求出慶之為頭固陳乃兄許除雍州刺史頭舅蔡興宗謂之曰袁陽星惡豈可冒耶頭曰白刃交前不救流失今日之行本願生出虎口且天道遙遠何必皆驗於是狼狽上路恒慮兄追行至尋陽喜曰今始免矣與鄧琬款狎每相過必盡日窮夜頭與琬人地本殊眾知其有異志矣既至襄陽與劉胡繕修器械募集士卒會太宗定大事進頭右將軍頭反意已定而糧仗未足欲且奉表於太宗頭子秘書丞說曰一奉表琬便為彼臣以臣伐君於義不可頭詐稱太后令使其起兵建牙馳檄奉表勸晉安王子助即大位子助進頭安北將軍尚書左僕射太宗使頭舅右僕射蔡興宗從弟領



軍將軍袁粲作書招之子助微顓下尋陽遣孔道存行雍州事顓率衆馳下時劉胡屯鵠尾久不決顓率樓船千艘戰士二萬來援顓本無將畧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陳唯賦詩談義而已不能撫接諸將劉胡每論事酬對甚簡大失人情胡以軍事賤之就顓求借資顓答以都下兩宅未成方當經理又信往來之言云京師米貴斗至數百以爲不勞攻伐行自離散於是雄甲以待之太宗使顓門生徐頌奉手詔諭之曰卿未經爲臣今追躋寶融猶未晚也及劉胡叛走不告顓怒罵曰今年爲小子所誤謂其衆曰我當自追之因遁走至鵠頭與成主薛伯珍領數千人步取青林欲向尋陽夜

孔覲

孔覲琳之之孫也爲黃門侍郎初晉世散騎常侍選望甚重與侍中不異其後職任閑散用人漸輕世祖欲重其選吏部尚書顧臻奏以覲及司徒長史王彧爲散騎常侍世祖不欲威權在下又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輕其任蔡興宗謂人曰

亦不情

選曹要重侍郎閑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意欲爲輕重人心豈可變耶既而常侍之選復卑選部之貴不異遷御史中丞覲每醉輒彌日不醒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醒世祖每欲引見先遣人視其醉醒性真素不尚矯飾有無豐約未嘗關懷時顧覲之亦尚儉素宋時清約稱此二人覲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覲出清迎之輜重十餘船省綈絹紙席之屬覲見之僞喜謂曰我比困乏得此其要因命置片側既而正色曰汝輩泰預士流何至作賈客耶命取火盡燒之庶微之爲御史中丞性豪麗服玩甚華覲代之衣冠器用莫不粗率蘭臺令史並三吳富人初頗輕之及見覲風貌清嚴皆重迹屏氣莫敢欺犯覲不能曲意權幸僚類間多所凌忽出爲安陸王子綬長史典籤諮事不呼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微爲右衛將軍道存代覲爲長史時東土大旱斗米百錢道存慮覲困乏遣吏載米五百斛餉之覲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二郎至彼未幾那便得此米耶可載還之吏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遷侍中出爲尋陽王子房長史行會稽郡事太宗卽位召爲太子詹事道履業代之時上流反叛上遣都水使者孔瑛入東慰勞瑛說覲以廢

孔瑛或首

帝修費倉儲耗盡今南北並起遠近離叛若擁五郡之銳招勦三吳事無不克覲然之速發兵馳檄覲子長公瑛二子淹玄在郡馳信報之並叛迎東歸遣書要吳郡太守顧瑛瑛意未決瑛子寶先為山陰令馳書報瑛以南師已近朝廷孤弱不時順從必有覆滅之禍瑛前鋒渡浙江瑛遂據郡同反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一時響應唐業至長塘湖與延熙合太宗遣建威將軍沈懷明東討尚書張永繼進巴陵王休若董統諸軍事時將士多東人父兄子弟皆附逆詔曰父子罪不相及助順同逆者一以所從為斷卿等勿以親戚為慮眾大悅覲遣孫瑒顧瑛九里部陳

史錄 卷之一百九

三

甚盛懷明所領寡弱至舛牛乃築壘自固張永至曲阿未得懷明音問將士驚擾咸欲離散永還延陵就休若眾欲退保破岡其日大寒風雪甚猛塘埭決壞眾無固心休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斬眾少定尋得懷明書人情乃安吳喜至國山縣界遇東軍大破之進至義興延熙柵斷長橋保郡自守喜築壘與之相持唐業於長塘湖口夾岸築城有眾七千餘人與延熙遙相犄角太宗遣督護任農夫領千人助戰未至數十里遣人占候云賊築城猶未合農夫馳攻大破之唐業棄城走義興喜度水攻郡分兵擊諸壘柵喜與數騎登高東西指麾若招引四面俱進者諸營大駭一時奔散唯孔叡一柵未

板喜乃開圍緩之其夜唐業孔叡相率奔走劉延熙投水死義興平時蕭道成與張永劉亮於九里西結營與東賊相持上遣積射將軍江方與南臺御史王道隆視賊形勢賊帥孫曇曜程捍宗陳景遠凡有五城互相連帶捍宗城猶未固道隆急攻之城陷斬捍宗賊連柵周亘塘道迫狹將士力不得展劉亮乃負楯而進直入重柵眾軍因之皆摧破袁標遣千人來救道成與永馳擊大破之屠其兩城曇曜率眾數百鼓譟而至江方與率勇士迎射之曇曜敗走吳喜軍至孔瑛與瑛牛焚倉庫奔錢塘道成急攻九里曇曜景遠一時奔潰進軍晉陵袁標棄郡走晉陵既平吳中震動顧瑛與子寶素携

史錄 卷之一百九

三

其老母泛海奔會稽吳喜至錢塘孔瑛等奔江東喜趣西陵賊兵散潰斬唐業會稽開西軍稍近眾多奔亡覲不能制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覲憂遽不知所為率千餘人趨石渚值湖涸不得去眾叛都盡門生載以小船竄于嵎山村偽中郎將張綏閉封倉庫以待王師晏殺張綏執尋陽王子房縱兵大掠若狎村民送孔叡晏將斬之叡曰吾年過三十未嘗官任業知已之傾以身許之今日就死亦無所恨含笑就戮孔瑛投門生陸林夫林夫斬首送之嵎山民縛覲詣晏晏謂之曰此事孔瑛所為無豫卿事可作首辭當相為申理覲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輩所行耳晏命斬之臨

依仁何若  
如此宜其  
見殺

死求消日此是平生所好願琛王盛生哀標等詣吳喜歸罪  
喜府之東軍主凡七十六人於陣斬十七人其餘皆原有子  
房至京都上赦之貶為松滋侯建安王休仁以子房兄弟終  
為禍難勸上除之廢徙遠郡賜死年十一子勛以道存為侍  
中行兼州事事敗見殺

### 孝武諸王

始平王子為孝武第八子也初封襄陽王改封新安為北中  
郎將南徐州刺史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為愛冠諸子凡為  
上所盼遇者莫不八子為府淑儀薨贈貴妃班姬皇后子為  
加中書令領司徒前廢帝素疾子為有寵既誅群公乃遣使

史籍 卷之一百九

書

賜子為死時年十歲子為臨死謂左右曰願後身不復生帝  
王家同生弟妹並死舉京口太宗即位改封始平王諡曰孝  
敬以建平王景素子延平嗣

永嘉王子仁孝武第九子也大明五年封泰始元年為平南  
將軍湘州刺史太宗遣主書趙扶公宣旨於子仁曰汝一家  
門戶不建幾覆社稷天未亡宋景命集我上流進愚相扇四  
海同惡若非我修德御天下三祖基業一朝墜地汝輩便應  
淪於異族之手我昔兄弟近二十人零落相繼存者無幾唯  
司徒年長今德作輔皇家門戶所憑我與司徒二人而已尚  
未能厭奸心我唯有太子一人司徒世子年又幼弱桂陽已

有此解明  
帝意尚可  
有餘事

陵並未有繼體正賴汝輩兄弟相倚為強庶使天下不敢圖  
覬王室汝諸兄弟中孤為羣凶所逼誤迷與奸人還圖骨肉  
於汝心豈能無愧即日四海就寧恩化方始今處汝湘州汝  
年漸長足知善惡當思刻厲奉朝廷為心將秩自然與年俱  
進我友愛之情著於萬物汝亦當知好憶我勅旨及司徒建  
安王休仁南討還白上以將來非社稷計宜為之所時子仁  
年十歲及始安王子真邵陵王子元淮南王子孟東平王子  
嗣俱賜死後明帝諸子亦皆為蕭道成所殺

### 王彧

王彧字景文球之從子也伯父智少簡貴有高名高祖壽重  
之帝云見王智使人思仲祖及與劉穆之謀討劉毅時智在  
坐及出穆之曰伐國重事也公云何使王智知高祖曰此人  
高簡豈關我輩論議其見知如此為五兵尚書景文美風姿  
善言理太祖甚相欽重為太宗娶景文妹而以景文之名名  
太宗高祖女新安公主適王景文離絕欲以適景文景文固  
辭世祖以散騎常侍與侍中俱掌獻替欲高其選以景文孔  
領南北之望補之前廢帝嗣位遷右僕射太宗即位加左衛  
將軍丹陽尹出為江州刺史封江安侯徵為尚書左僕射揚  
州刺史時議景文在江州不能潔己景文與上幸臣王道隆  
書曰吾雖寡於行已庶不負心既愧殊效誓不上欺明主竊

史籍 卷之一百九

書

樂事及

最宜當此  
時亦宜  
貴見矣  
早也

史

卷一百九

五

聞有貝錦者云營生乃至巨萬素無此能一旦忽致異術必  
非平理唯乞平心精檢若此言不虛便宜肆諸市朝以正風  
俗脫其妄作常賜恩罔昧之由吾踰忝轉漢足以致謗念此  
驚懼何能自己吾自了不作偷猶如不作賊故以密白想為  
申啓進中書監時太子及諸皇子並小上為身後計將帥吳  
喜等寂之之徒並殺之而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疑  
其將來雄信乃為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景文懼  
乃自陳求解揚州上荅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為耳大明之  
世巢徐二載位不過執戟權亢人主顏思伯白衣僕射橫行  
尚書中令袁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粲粲遷為令

居之不疑時既省錄令便居錄粲作令來不異為僕射人情  
向繁淡淡然亦不改常以此居要任當有致憂競理不想卿  
虛心受榮有而不累夫貴高有危殆之懼卑賤有溝壑之憂  
張卓雙災木雁兩失有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夫千仞  
之木既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瘁於踐蹋高涯之修幹與溪  
谷之淺條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晉將軍萬七戰皆獲死於  
關下蜀相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逢  
禍疑意於處安不必全福但貴者自惜故每憂其身賤者自  
輕故易忘乎已然為教者每誠責不誠賤言其盈滿好自持  
也凡名位貴達人以存懷泰則世人改容否則行路嗟愕至

景文御有  
此久矣

史

卷一百九

五

於賤者否泰不足以動人存亡不足以挂數死於溝瀆困於  
塗路者天地之間亦復何限人不以係意以此而推貴何必  
難處賤何必易安但人生行已用心自應恭慎為道若乃吉  
凶大期正應委之理運遭遇參差莫不由命既非聖人不能  
先見吉凶止是依俸於理可行而為之耳得吉者是其命吉  
遇不吉者是其命凶以近事論之景和之世晉平庶人從壽  
陽歸亂朝人皆為之戰慄乃遇中興之運衣領圖避禍於襄  
陽當時皆誤之謂為陵霄駕鳳遂與義嘉同滅驛宰見幼主  
語人曰越王長頸烏喙可與共憂不可與共樂今主上口頸  
頗有越王之狀我在尚書中久不去必危遂求南江小縣諸  
郡令史在京師者皆遭中興之慶人蒙爵級卒值義嘉崇景  
泰本經身性命幾絕卿耳眼所聞見安危在運何可預圖耶  
時上有疾而諸弟並見殺慮一旦晏駕皇后臨朝則景文自  
然成宰相門族強盛藉元舅之重不復為純臣泰豫元年春  
上疾篤遣使送藥賜景文死手詔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  
故有此處分勅至之夜景文政與客棋扣函看復封置局下  
神色不變與客奕竟欽子內查畢謂客曰奉勅見賜以死以  
勅示客酒至未飲門生焦度憤怒發酒覆地曰大丈夫安能  
坐受死中州文武可數百人足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  
見念我當為百口計乃墨啓荅勅并謝手詔酌酒請客曰此

先平便生

酒不可相勸。仰而飲之。時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懿。子綽年七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耶。耶乎。文黃綽門尊者之名。豈可戲。寧敢道草翁風。必促及長。篤志好學。官至秘書丞。先景文卒。弟約齊明帝時。廢銅數年。蕭衍謂之曰。卿方當富貴。必不容久滯屈。及衍作輔。謂曰。我嘗相卿。當富貴。不言。卿今日富貴。便是。由我歷侍中。廷尉。或兄子。繼父。皆人才。凡劣。故不為。羣從所禮。常懷耻慨。家貧。為廣池。令明帝即位。四方叛逆。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曰。龍。辰太阿。汝知我者。或嘗誡之曰。阿。若汝滅我門戶。趙曰。若與。童烏貴賤。與童烏。綽小字。假寧。期將軍。隨建安王東討。封吉。

史錄 卷一百九

天

陽侯歷義興太守。所蒞貪縱。為黃門侍郎。桂陽之邊王。道隆。為亂兵所殺。蘊力戰。重創。臥御溝側。或扶以免。時撫軍長史。褚澄。除吳郡太守。司徒長史蕭惠開言於朝曰。褚澄開城納賊。更為股肱。大郡王。蘊被甲戰死。素而不收。賞罰如此。何要。不亂。褚淵慙。乃用蘊為湘州刺史。齊高帝輔政。蘊與沈攸之。建謀事。敗新於秣陵市。

殷孝祖

殷孝祖。陳郡人。為兗州刺史。太宗即位。四方反叛。孝祖外甥。荀僧韶。為司徒參軍。議徵孝祖入朝。上遣之。時徐州刺史薛安都。據津。逕。僧韶問行至。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

如今立碑  
者多矣

野危極。假命漏刻。主上曾不決辰。夷凶剪暴。公卿百辟。人無異議。而羣小相扇。構造無端。貪利功弱。競懷希望。使逆謀得逞。權柄不一。兵爭互起。豈有容足之地。舅少。有立功之志。長以氣節成名。若能控濟義勇。還奉朝廷。匡主靜亂。可以垂名。竹帛。因陳主上欲委以前驅之任。孝祖即日。率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都。時普天同逆。朝廷唯保丹陽一郡。及孝祖至。人情乃安。進冠軍將軍。督前鋒諸軍事。御仗有諸葛亮蒲扇細鏡。鐵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以賜孝祖。孝祖負氣凌轡。諸將賊據。諸所。孝祖將進攻之。與大將王玄謨別。悲不自勝。家駭怪之。孝祖與賊合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私言曰。

史錄 卷一百九

天

殷統軍將死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射者。十士。發射。欲不驚得乎。於陣為矢所中。死。謚曰忠。

劉劭

劉劭。彭城人。太宗即位。豫州刺史殷琰反。假劭輔國將軍。率眾討之。琰嬰城固守。薛道標引兵救之。劭內攻外禦。戰無不捷。善撫將帥。以寬厚為衆所依。將軍王廣之。求劭所乘馬。請將忿其刎鼻。劭歎笑。即解馬與之。及琰請降。劭約今三軍。秋毫無犯。百姓扶老携幼。歌唱而出。重圍生為立碑。封都陽縣侯。遷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虜遣司馬趙懷仁。寇武津縣。劭遣將軍曲元德。輕兵進討。虜奔散。虜子都公。關于拔。軍來於汝。

元角不顯  
何異龍

史籍卷一百九

辛

賜臺東水上結營元德單騎直入斬拔首進攻汝陽臺陷其  
外壘獲車一千三百乘斬首一百五十級復破虜於許昌燒  
其租車二千兩淮西人買元友上書請北攻懸瓠可取陳郡  
南頓汝南新蔡四郡之地上以其所陳示勦勦曰竊尋元嘉  
以來俗荒遠人多干國譖負僭歸關皆勦討虜營爽誑說實  
挫國威徒失兵力虛費金寶凡此之徒每規近說從來信納  
皆貽後悔界上之人唯視強弱王師至境必壹漿候塗裁見  
退軍便執截蜂起將領同師何肯不為河畔所弊議遂寢勦  
與常珍奇勸令反虜珍奇殺虜子都公貴拔等三千餘人  
於譙引軍南歸虜追擊破之珍奇依山走至壽陽徵勦為中  
領軍太宗顧命以守右僕射中領軍元徽初月犯右執法太  
白犯上將或勦勦解職勦曰吾持心行已無愧幽明若災青  
必及避豈得免桂陽王休範為亂奄至京師加勦領軍將軍  
鎮石頭右軍將軍王道隆率宿衛向朱雀閣賊已至航南急  
召勦勦至命閉航道隆怒曰賊至當急擊寧可閉航自弱耶  
道隆寵臣勦不敢復言度航戰敗見殺賊乘勝逼進道隆棄  
東走向臺所乘馬弱不肯前賊兵追及殺之初勦高向其意  
造園宅名為東山忽畧世務蕭道成謂之曰將軍以顧命之  
重當艱難之日而漫尚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悔可追乎  
勦不納竟敗贈司空謚忠昭

好笑

史籍卷一百十

一

史籍卷一百十  
宋書十一  
列傳  
蕭惠開  
蕭惠開南蘭陵人家雖貴戚而居服簡素初為祕書郎意趣  
與人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語外祖光祿大夫劉成戒之曰  
汝恩戚家子無多異以取天下之疾轉太子舍人與周朗以  
偏奇相尚孝建元年為黃門侍郎與侍中何偃論事不合偃  
怒使門下彈之惠開上表曰偃恃恩使貴欲令人不敢異已  
且議事不允未有彈科省心揆天了知在宥臣不能謝愆右  
職改意重臣刺骨鏤金將在旦夕乞解所忝保拙私庭忤旨  
免官父征西將軍恩誥素恭謹見惠開表歎曰見子不乖與  
周朗同旋故應如此杖之二百重除中庶子丁父艱以孝稱  
家素事佛凡為父起四寺南閣下曰禪閣寺西阿舊鄉曰禪  
鄉寺京口墓亭曰禪亭寺所封封陽縣曰禪封寺以封秩悉  
供僧衆惠開妹常適桂陽王休範女當適世祖子廢遺之資  
應須二十萬乃以為豫章內史聽其肆意聚納由是著貪暴  
之聲遷益寧二州刺史路經江陵時吉輪子在荊州與惠開  
有舊為設女樂中有一人獨美惠開就求不得欲以四女伎  
易之不許惠開怒收斬之而取其伎稱其為劉義宣所厚交

結不逞輒以殺之。孝武稱快。惠開素有大志。至蜀欲廣樹經略。聞其言者以爲大功可立。才疎意廣。竟無成功。嚴用威刑。蜀人號曰臥虎。州有沙門三千。一閱其名。無所遺失。明帝卽位。晉安王子勛反。惠開集將佐曰。景和乃世祖之嗣。雖不任社稷。其次猶多。吾荷世祖之眷。今當投袂萬里。推奉九江。乃遣巴郡太守費欣壽領二千人東下。巴東人任叔兒邀之。欣壽敗沒。更遣治中程法慶領三千人步出梁州。又爲氏楊僧嗣所斷。蜀人素怨惠開。及聞欣壽沒。法慶又不得前。諸郡並反。凡城內蜀兵。惠開悉遣出。東兵不過二千人。子勛平蜀人欲屠城。惠開每戰皆捷。殺傷不可勝計。外衆適合。至十餘萬。

史緯

卷之一百十

二

人太宗以蜀土險遠。赦其罪。遣其弟惠基使蜀宣旨。惠基至涪。而蜀人皆欲殺惠開。逗留惠基不聽進。惠基率部曲破其渠帥。然後得前。惠開奉旨歸順。城圍解。太宗又遣惠開宗人寶首慰勞益州。寶首欲以平蜀爲功。更發說蜀人。於是處處蜂起。渠帥趙燕旬文章等與寶首屯軍。去成都六十里。衆號二十萬。惠開欲擊之。將佐咸曰。攻破蜀賊。誠不爲難。但使至未獲奉受。而進兵相距。何以自明。惠開曰。今水陸四斷。表啓路絕。寶首且相誣陷。謂我不奉朝旨。今我擊之。使命得通。則誠心達矣。乃作啓事具陳事情。使心腹二人帶啓須臾破。便馳去。遣承寧太守蕭惠訓別駕費欣業萬兵並進。大破寶首。

擒送京師。惠開將還。參軍到希微負責百萬。爲貢主所制。惠開底中有馬六十匹。悉以乞希微。償責。惠開自蜀還。資財二十餘萬。在路悉散施。一無所留。至都入見。明帝問其前後之故。左右莫不悚然。惠開從容答曰。臣唯知逆順。不知天命。除南東海太守蔡興宗爲會稽太守。路出曲阿。與惠開部伍相值。惠開與興宗名位相同。又經情款。自以負勢摧屈。慮興宗不能諱已。戒勒部下。蔡會稽若問。慎不得答。惠開取下素嚴。興宗見惠開舟船甚盛。遣人訪訊。惠開事力二三百人。皆低頭直去。無一人荅者。還少府。加給事中。惠開不得志。寺內所住齋前。向種花草甚美。令悉剷除。列種白楊樹。每謂人曰。人

史緯

卷之一百十

三

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夭也。發病嘔血。吐如肝肺者甚多。卒弟惠明爲吳興太守。郡界有下山。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聽事。前後太守不敢上。惠明盛設筵榻。接賓客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因發背而卒。子駱素梁天監中爲中書侍郎。求爲諸暨令。到縣十餘日。挂衣冠於縣門而去。獨居屏事。非親戚不得至其門。妻齊太尉王儉女。久與別居。遂無子。卒。親故謚曰貞文先生。

殷琰

殷琰。孝祖族子也。爲山陽王休祐長史。休祐入朝。琰行府州事。晉安王子勛反。以琰爲豫州刺史。參軍杜叔寶勸琰從逆。

瑛無部曲受制於叔寶叔寶土豪鄉望內外軍事並專之太宗知瑛事不獲已欲羈縻之以瑛兄瑗爲司徒右長史子進爲山陽王休祐參軍子勛遣使以瑛爲輔國將軍豫州刺史二年太宗遣將軍劉勔西討休祐出鎮歷陽爲諸軍總統勔進軍小岷瑛遣司馬劉順東據宛唐勔率衆軍並進去順數里立營在道遇雨始至壘壘未立順欲擊之而土豪皇甫道烈不從旣而勔營壘漸立不可復攻因相持守順等食盡叔寶發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以精兵五千防送之勔軍副呂安國曰劉順精甲八千而我衆不能居半賴彼糧竭我食有餘耳賊糧米一至我將何以自立今當間道襲其米車若能破之賊不戰自走矣勔以疲弱守營簡精兵千人配安國及軍主黃回間路出順後於橫塘抄之安國之行齋二日熟食食盡叔寶不至將士欲還安國曰卿等旦已一食今晚米車不容不至若其不至夜去不晚頃之果至叔寶以米車爲

史緯

卷之十

四

函箱陣於外爲遊軍楊仲懷領五百人居前與安國兵會仲懷部曲欲退就叔寶并力擊安國仲懷曰見敵不擊復欲何待且統軍在後不過二三里間比吾交手何憂不至即便前戰回所領並淮楚精兵衆力既倍遂破之仲懷所領五百人皆盡伏尸蔽野回等欲乘勝進擊叔寶安國曰彼將自走不假復擊叔寶聞仲懷死果奔走安國燒其車驅牛二千餘頭

而還劉順奔淮西投常珍奇勔方軌而進叔寶嬰城自守休祐與瑛書勸其歸順上遣王道隆齎詔宥瑛罪勔與瑛書曰王御史昨至主上敕驛騎教賢兄賢子書今悉遣還百代以來未有弘恩曲宥乃至於此朝廷方宣示大義惟新王道何容標虛辭於百姓失國信於一州以足下明識淵見想必不俟終日如孤背生成自貽屠戮進謝忠臣退慙孝子名實兩喪沒有餘責瑛本無反意屢奉表送誠而衆心持疑莫能相援檄頌既傷將士又使人情沮壞不如先自毀之瑛從其言勔用草茅苞土以塞壘擲者如雲城內以火箭燒之草木及

史緯

卷之十

五

然後土積至壘欲滿法進請以鐵珠子灌之珠子流滑悉緣隙入草火燃草盡壘中土不過二三寸勔乃作大礮轟車載土牛皮索之三百人推以塞壘瑛衆軍虞扼之造礮車擊之以石車悉破壞七月子勛遣司州刺史龐孟蚪率兵至弋陽勔遣呂安國拒之孟蚪軍副呂興壽與安國有舊率所領降安國破孟蚪於夢渚孟蚪走義陽義陽已爲王曇首所據乃逃於蠻中允從僕射柳倫出降勔復與瑛書曰柳倫來奔具知中述知足下迹纒殘亂心秉忠誠惻然窮愁不親戎政去冬問天之始愚迷者多如足下流比進非社稷宗臣退無賴命寄託朝廷既不偏相嫌責足下亦復無所獨愧程天祚已



舉城歸順。龐孟蚪又繼連奔亡。劉胡困於錢溪。袁顥欲戰不  
得。勢安能久。且南方初起。連州十六。擁徒百萬。仲春以來。無  
戰不北。摧陷殄滅。十無一二。南惡袁顥弱卒。北恃足下孤城。  
以茲定業。萬無一理。方今國綱踈畧。示舉宏維。比日相自想  
已具矣。且倫等皆足下腹心牙爪。所以攜手相捨。非有怨恨  
也。了知事不可濟。禍害已及。故耳。夫擁數千烏合。抗天下之  
兵。傾覆之狀。豈不易曉。假令六蔽之人。猶當不爲其事。況足  
下下時時通通耶耶解解何何有有此此白白者者實惜華州重鎮。鞠爲茂  
草。傷貴門。一日屠城。足下先遣咫尺之書。表達誠款。然後  
素車白馬。來詣轅門。若令足下髮膚不全。兒侄彫耗者。皇天

史緯 卷之一百十

六

后上。實聞此言。是月劉胡敗走。尋陽平定。太宗遣叔寶從弟  
秀文。至城下與叔寶語。說四方已定。勸令時降。叔寶曰。我自  
信汝但恐汝爲人所誑耳。叔寶閉絕其傳者即登之表  
子遣繁建康獄。太宗遂遣與琰。令記南賊已平自建康防送  
就道。議者以爲宜聽。遂與伯父璣私相見。不爾。無以解城內  
之惑。不從。遂至叔寶等果疑。十月薛道標與十餘騎突圍奔  
常珍奇。十一月常珍奇乞降。慮不見納。又求救於索虜。太宗  
以珍奇爲司州刺史。虜亦遣僞帥張窮奇騎萬匹救之。十二  
月虜至汝南。珍奇開門納虜。淮西七縣民並南奔。南賊降者  
太宗送至城下。令與城內交言。由是人情沮喪。休祚家停喪。

瑛非劉顥  
必不得全

陽瑛資給豐厚。瑛將降。先送休祚內人出城。然後開門。瑛有  
疾。以板自輿。與諸將帥而縛請罪。勅並撫宥之。財物資貨。繼  
毫無所失。虜騎收瑛至師水。聞城陷。乃破義陽。殺掠數千人  
而去。瑛還京都。以爲少府元徽元年卒。

薛安都

薛安都汾陰人。世爲強族。族姓有三千家。父廣爲宗。豪尚祖  
定關河。以爲上黨太守。安都少以勇聞。身長七尺八寸。善騎  
射。結輕俠。諸兄患之。安都乃求分出。不取片資。兄許之。居於  
別廬。遠近交遊。爭遺馬牛衣服雜物。充牣其庭。魏使助秦州  
刺史北賀汧。擊反胡白龍子。滅之。爲雍秦二州都統。元嘉二

史緯 卷之一百十

七

十一年來奔。爲揚武將軍。北弘農太守。隨柳元景向關陝。率  
步騎居前。所向克捷。世祖討逆。除右軍將軍。率騎爲前鋒。直  
入殿庭。賊衆一時奔散。封南鄉縣男。從弟道生以軍功爲大  
司馬。參軍。犯舉爲秣陵令。庾淑之所鞭。安都大怒。乘馬從數  
十人欲往殺淑之行。至朱雀航。逢柳元景載之俱歸。魯爽反  
叛。阻太岷。世祖遣沈慶之。及安都討之。爽引退。安都率輕騎  
追之。爽與壯騎斷後。軍副譚金。薄之不能入。安都望見。舉躍  
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倒。左右范雙斬爽首。爽果世景猛  
稱萬人敵。安都單騎斬之。時人皆云關羽之斬顏良。不是過  
也。進爵爲侯。景和元年。爲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太宗卽位。安

無令難於  
求成功如  
耳

快人

都舉兵同晉安王子勳反時安都從子索兒爲左將軍安都遣使報之右衛將軍柳光世亦與安都通謀二人自省逃出攜安都家累北奔青州刺史沈文秀遣劉彌之冀州刺史崔道因遣傅靈越領衆應安都太宗以申令孫代安都令孫據淮陽有反志遣人告索兒曰欲相從順而百口在都司進軍見及若戰敗被執家人可得免禍索兒向淮陽令孫出城爲相距之形既而奔降索兒殺之因引軍渡淮太宗遣蕭道成率諸軍北討次平原索兒阻戰道成大破之索兒走爲令孫子孝叔所殺了勁平定安都遣從事史畢衆愛奉啓詣太宗歸款曰臣庸隸荒萌偷生上國蒙孝武皇帝過常之恩犬馬

史綱 卷之一百十

八

有心實感恩遇是以晉安始唱投誠孤往不期生榮實從死報今天命有歸草送改屬輒率所部東轍待誅違拒之罪伏聽湯鑊太宗以四方已平欲示威於淮外遣張永以重軍迎之安都謂既已歸順不應遣重兵懼不免罪遂降魏死於虜中安都子伯令環龍公命梁雍二州之間率數千人襲廣平仇太守劉真虬及順陽克之畧義成扶風置立守等雍州刺史巴陵王休若遣南陽太守張敬兒破禽之安都之降親族皆入北齊太祖鎮淮陰安都從子淵來降太祖卽位爲冠軍將軍廢將薛道標寇壽春太祖以道標淵之親近教齊郡太守劉懷慰曰問道標來可多方懷之縱不令信足使豺狼疑

謝必不能  
言欲使  
尉侯之

或令爲謝書與道標示降之之意虜得書果遣他將代之齊世祖立遣左衛將軍初淵南奔母索氏改嫁長安楊氏淵購贖不獲上表解職送貂蟬詔曰昔東關舊典猶通婚宦況母出有差音息時至不許可斷表還章服後虜使至世祖爲淵致與母書云

沈文秀

沈文秀慶之弟子也景和元年除建威將軍青州刺史廢帝狂悖無道內外憂危文秀將之鎮出屯白下說慶之曰主上狂暴如此土崩將至吾一門受其寵任天下皆謂與之同心且此人性情無常猜忌特甚將來禍不可測今因衆力圖之

史綱 卷之一百十

九

易於反掌機不可失也慶之不從文秀流涕因請慶之終不回文秀既行慶之爲帝所殺帝遣直閣江方興領兵誅文秀方興未至太宗定亂馳驛駐之晉安王子勳據尋陽反帝徵兵於文秀文秀遣劉彌之率軍赴朝廷徐州刺史薛安都舉兵從子勳遣使報文秀以四方齊舉勸令同逆文秀令彌之同應安都太宗遣青州刺史明僧暲率軍伐之輒爲文秀所破泰始二年尋陽平定上遣其弟文炳詔文秀曰皇帝前問建威將軍青州刺史沈文秀朕前歲撥亂功振普天於卿一門特有殊澤卿得延命至今誰之力耶何故背國負恩遠同逆豎今天下已定四方寧一卿獨守窮城何所歸奉且卿百

口在都兼有墳墓想情非木石猶或顧懷故遣文炳具相宣示凡諸叛王親為戎首一不加辜文炳所具便可速率部曲同到軍門別詔有司一無所問如其不爾固有常刑非唯戮及弟息亦當夷卿墳壙既以謝齊土百姓亦以勞將士之心故有今詔三年二月文秀歸命請皇即安本任冀州刺史崔道同據歷城從逆為土人起義所攻與文秀俱遣信引虜虜遣將裴與白驪率眾援之文秀已受朝命乃乘虜無備縱兵掩擊殺傷甚多虜進軍圍城文秀善於撫御將士志為盡力每與虜戰輒摧破之八月虜蜀郡公拔式馬步數萬人直至城下文秀邀擊之斬獲數千四年進右將軍封新城侯虜圍

史籍

卷之十

十

青州積久太宗所遣救兵並不敢進乃以文秀弟文靜統高密北海平昌長廣東萊五郡軍事海道救青州文靜至不其城為虜所遏不得進因保城自守四年不其為虜所陷文靜見殺文秀被關三載外無援軍士卒用命無離叛者日夜數關甲門生蟻虱五年正月城陷見執道固於三年為虜所陷執送系館死於虜中

哀祭

哀祭淑兄子也父混舉秀才蚤卒祖母名之曰懸孫泰始元年為司徒長史慈孫清整有風操嘗謂人曰昔有一國國中有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者唯國君穿井而汲故

得無恙國人既狂反謂其主之不狂為狂於是眾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眾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矣慕荷奉倩之為人乃改名祭字景倩二年遷中書令轉尚書僕射領丹陽尹遷尚書令太宗臨崩祭與褚淵劉劭並受顧命丁母憂薨竟加衛將軍不受性至孝居喪毀其有詔斷客杜陽王休範為逆祭扶曳入殿時兵難危急賊至南掖門諸將意沮祭慷慨曰寇賊已迫眾情離沮孤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命今日當與諸護軍同死社稷辭色哀壯於是陳顯達等感激出戰賊平授中書監開府儀同三

史籍

卷之十

十

司領司徒侍中進爵為侯祭與蕭道成褚淵劉秉入直平決萬機時謂之四貴祭閑默寡言不忤當事主書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時立一意則眾莫能改好飲酒善吟諷獨酌圍庭以此自適居負南郭時杖策獨遊素寡往來門無雜客及受遺當權四方幅奏閑居高臥一無所接談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順帝即位時道成居東府使祭鎮石頭有望氣者謂祭曰石頭氣甚凶往往必有禍祭不答道成功高位重天命有歸祭自以身受顧託不欲仕二姓嘗有異圖丹陽尹劉秉宋氏宗室前湘州刺史王湛太后兄子慮不見容於道成與祭相結將帥黃回任侯伯卜伯興等並與祭合昇平元年荆州

蓋若向東  
門西門入

乃向兩門  
蓋非天耶

恐其自有  
風致危亂  
之時却用  
不着

史籍 卷之十

主

刺史沈攸之舉兵道成詣榮榮稱疾不見宗人袁達以爲不宜示同與榮不納道成入也朝堂乘從弟領軍將軍韞直門下省伯興爲直閣黃回諸將軍出薪亭榮謀燔太后令使韞伯興率宿衛兵攻道成於朝堂回率軍來應乘侯伯等並赴石頭本期夜發乘脯後便東裝載婦女就榮由此事泄先是道成遣將薛淵壽烈等領兵戍石頭云助榮實繫之也又令腹心王敬則爲直閣與伯興共總禁兵王湛聞乘已至歎曰事敗矣復與率部曲向石頭本期開南門入時已夜薛淵等據門射之道成走道成遣敬則收韞伯興殺之遣軍主藏僧靜助薛淵時榮與求等列兵登東門僧靜攻府乘踰城出

一作郭巨  
埋兒之非  
甚於割股

史籍 卷之十

主

言榮小兒數歲乳母將投榮門生狄靈慶靈慶曰吾聞出耶君者有重賞今袁氏已滅汝匿之尙誰爲乎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於汝有恩故冒難歸汝奈何欲殺耶君以求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也見死後靈慶見兒騎大宛狗戲如平常年餘忽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於庭噬殺之此狗卽袁郎所常馳也無何妻子皆亡道成詣榮省事莫嗣祖曰汝知袁榮謀逆何不啓嗣祖曰小人蒙袁公厚恩不忍相負今日就死實所甘心僧靜請殺之道成曰彼各爲其主遂赦之仍川爲省事

孝義

下瀆水與之原平日今歲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溉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船乃步從他道往錢塘貨賣太守王僧即察孝廉不就原平與人交無忤辭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卒於家賈恩諸暨人元嘉三年母亡未葬為鄰火所逼恩及妻柏氏號哭奔救俱燒死隣近赴助棺視得免有司奏改其里為孝義里贈恩天水郡左尉

吳達烏程人歲荒疾疫父母兄弟死者十三人唯達夫妻獲全家徒壁立冬無被褥晝則備賃夜則代木燒磚無有懈倦夜行遇虎虎輒避之非年中成七墓葬十三棺太守王韶之掇補功曹史不就

史緯

卷之一百十

南

潘綜烏程人孫恩之亂妖黨破村邑綜與父驛共走避賊驛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驛亦請賊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為父不忍去我老不惜死乞活此兒賊欲砍驛綜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悶絕有一賊曰吾欲舉大事此兄以死救父殺孝子不祥賊乃止父子並得免太守王韶之舉綜及吳達孝廉將行設祖道贈以四言詩曰東寶唯金南木有喬發輝曾崖疎幹重霄美哉茲土世載英皇育嗣南林養育九皇唐后明歟漢宗蒲輪我皇降鑒思樂懷仁羣臣競薦舊章惟新余亦異貢曰義與仁仁義伊在惟吳惟潘潘積純孝事者艱難投死如飴淑問若蘭吳實履仁

史緯

卷之一百十

五

心力倍卑因此苦節易被歲寒霜雪雖厚松柏九九人亦有言無善不彰二子微猷彌久彌芳拔叢出穎景行朝陽誰謂道遐弘之則光容備庶士無然息荒江華奉舉慶祿是荷姜詩人貢漢朝容嗟易哉行人敬爾休嘉俾此下國照耀京華伊余朽駘痛服懼盜無能禮樂豈暇聲教願彼康夷懿德是好聊綴所懷以贈二孝元嘉四年有司奏改其里為純孝鄉和布二世又吳郡人陳造少為郡吏母好食餬底飲造在役恒帶一囊每食輒錄其便以貽母聚得數升帶以歸遇孫恩亂百姓逃竄多餓死造以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為失明及造還入戶再拜號咷母豁然目明又有河南孝廉秦綿遭母喪憂畢不忍還家鄉人為作茅庵止其中遇疾不療卒臨亡告人曰若死者無知固不宜獨存存知則大獲吾志丘傑烏程人年十四喪母以燕菜有味不啗於口歲餘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荼苦汝噉生菜遇蝦蟇毒蠶牀前有三九葉可取服之僕驚起果得甦甦中有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丘氏世保此甦焉王彭盱眙人家貧喪親兄弟二人傭力營葬造塋須水時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彭號天自訴一旦大霧霖歇塋窻前忽生泉水鄉邑莫不嘆其神異塋竟水便竭太守劉伯龍表改其里為通靈里獨租布三世

卜天與餘杭人元嘉末爲廣威將軍領方細仗元凶入弑將率皆望風屈附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手射劬於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倒地與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並見殺世祖卽位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諡曰壯侯泓之等各贈郡守天與弟天生少爲隊將十人同火屋後有一大阮廣二丈餘十人跳之皆渡唯天生墜阮天生乃取實中苦竹鋸其端交插阮內更呼等類跳之並謝不敢天生曰我向已不渡今者必墜此阮中丈夫跳此不渡亦何須活乃復跳之往反十餘曾無留礙衆並嘆服爲弋陽太守余齊民晉陵人爲邑書吏父殖在家病亡齊民謂人曰此者

史

卷之一百十

夫

肉痛心煩有若割截居常過駭必有異故會父病信至齊民便歸四百餘里一日而至入門方知父死號踊慟絕良久乃蘇問母父所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曰相見何難於是號慟須臾絕於殯所有司奏改其里爲孝義里調租布賜其母穀百斛

孫棘彭城人大明五年登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依軍法付獄未及結竟棘請郡辭不忍令當一門之苦乞以身代薩薩曰狂愚犯坐實是薩身自應依法受戮太守張儉表上世祖詔原罪各賜帛十疋史臣曰漢世士務治身故忠孝成俗至于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

厲行既乏顯庸故孝立閭庭忠被史策多發猷猷之中非出衣帻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耻乎

良吏

高祖起自匹庶知民事艱難及登庸作宰留心吏職而王畧外舉未遑內務奉師之費日耗千金播茲寬簡雖所未暇而細華屏欲以儉抑身左右無幸謁之私閭房無文綺之飾故能戎馬歲駕邦甸不擾太祖幼而寬仁入纂大業及難興陝方六戎薄伐命將勳師經畧司充費由府實役不及民自此區寓宴安方內無事三十年間氓庶繁息奉上供徯止於歲賦晨出莫歸自事而已守宰之職以六恭爲斷民有所係吏

史

卷之一百十

七

無苟得家給人足雖極單寒轉死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誦謠舞躍觸處成祥蓋宋氏之極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北狄南侵戎役大起傾資埽晉猶有未供於是深賦厚歛天下騷動自茲至於孝建兵連不息以區區之江東地方不至數千里戶不盈百萬薦之以師旅因之以凶荒宋氏之盛自此衰矣晉世諸帝多處內房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構高祖受命無所改作所居惟稱西殿太祖因各合殿及世祖承統制度奢廣犬馬餘菽粟土木衣綈繼追隨前規更造正光玉燭紫極諸殿雕梁綺飾珠窓網戶嬖女幸臣賜傾府藏竭四海不供其欲殫民命未快其

心太宗樂昨浮修彌甚思不郵下澤多橫流漁民之官遷變  
或屬龍不得黔席未暇煖蒲審之化事未易階豈從吏不及  
古民僞於昔蓋由爲上所擾致治莫從今採其風述相著者  
以爲良吏篇云

杜慧度京兆人曾祖元爲寧浦太守遂居交趾父瑗交趾太  
守初九真太守李遜威制交土聞刺史滕遜之當至遣二子  
隨邊津要瑗斬李遜遷龍驤將軍交州刺史盧循據廣州遣  
使通好瑗斬之卒贈右將軍除慧度交州刺史盧循向交州  
慧度破之於石碕禽其長史孫建之循餘黨猶盛李遜子奕  
盤結俚獫循遣使招奕奕引諸俚應之循晨造南津命三軍

史華 卷之十百十 太

入城乃食慧度悉出宗族私財以充勸賞自登高樓合戰放  
火箭雄尾炬步軍夾岸射之循衆艦俱然一時散潰循赴水  
死斬循及父般并循二子傳首京師封龍編縣侯高祖踐阼  
進輔國將軍南討林邑林邑乞降輸生口大衆金銀古貝等  
乃釋之遣長史江悠奉表獻捷慧度儉約質素禁斷淫祀崇  
修學校咸惠沾洽城門不閉道不拾遺高祖北征關洛慧度  
遣子弘文率兵三千北赴大軍行至廣州關洛已平乃歸慧  
度卒贈左將軍以弘文爲交州刺史弘文寬和得衆心元嘉  
四年徵赴京師以王微代之弘文時得重疾牽以就路親舊  
勸待病瘳弘文曰吾世荷皇恩杖節三世常欲投軀帝庭况

張氏劉氏  
等雖不以  
爲交州事  
故附傳末

親彼復命而可宴然乎行到廣州卒臨死遣弟弘猷請京朝  
廷甚哀之泰始初刺史張牧卒交趾人李長仁殺牧北來部  
曲據交州叛數年死從弟叔獻嗣事號令未行遣使求刺史  
詔以沈煥爲交州刺史以叔獻爲司馬武平新昌二郡太守  
叔獻得朝命人情服從遂發兵守險不納煥煥停鬱林病卒  
齊高祖建元元年以叔獻爲交州刺史叔獻斷割外國貢獻  
寡少世祖欲討之永明元年以劉楷爲交州刺史發南康廬  
陵始興郡兵征交州叔獻遣使願更申數年貢獻世祖不許  
叔獻懼間道還朝六年以房法乘代楷爲刺史法乘至鎮稱  
疾不理事專好讀書長史伏登之因此擅權更易將吏錄事

史華 卷之十百十 七

房季文自之法乘繁登之於獄登之厚脫法乘妹夫崔景叔  
得出將部曲襲州執法乘謂之曰使君既有疾不宜勞因之  
別室法乘無事復就登之求書讀登之曰使君靜處猶恐疾  
動豈可看書不與啓法乘心疾動不任視事世祖以登之爲  
交州刺史法乘遷至嶺而卒法乘清河人性方簡身長八尺  
三寸行出人上常自俯屈青州刺史明慶符亦長與法乘等  
徐豁字萬同逸之子也爲太學博士桓玄爲中外都督豁議  
致敬惟武官太宰司徒並非軍職則琅邪王不應加敬玄諷  
中丞免豁官元嘉初爲始興太守三年遣大使巡行四方使  
郡縣各言損益豁表陳三事其一曰郡大田武吏年十六課

米六十斛，十五至十三課米三十斛，十三歲兒未堪田作，或  
是單迫，無相兼通，年及應輸，便自逃逸，近接營，俚去就其多，  
或乃斷絕支體，產子不養，戶口歲減，實此之由，宜更量課限，  
使得存立，今減其米課，雖有交損，考之將來，理有深益，其二  
曰郡領銀民三百餘戶，入坑採砂，過二三丈，功役既苦，不顧  
崩壓，一歲之中，每有死者，官司逼切，檢責通違，老少相隨，永  
絕農業，千有餘口，皆資他食，豈唯一夫不耕，或受其饑而已，  
所以歲有不稔，便致其困，尋臺耶，用米不異於銀，謂宜准銀  
課米，俾事為便，其二曰中宿縣，俚民課銀一丁，丁輸南稻半  
兩，此縣自不出銀，又俚民皆巢居鳥語，不聞貨易之宜，每

史籍

卷之一百十

三

至買銀為損已甚，又稱銀受入，易生奸巧，山俚愚怯，不辨自  
申，官所課甚輕，民以所輸為劇，今若聽計，丁課米公私兼利，  
在郡著績，太祖嘉之，賜絹二百疋，穀千斛，五年除廣州刺史，  
未拜卒，又賜錢十萬，布百疋，以營葬事。

阮長之，陳留人，為武昌太守，時郡縣田祿，芒種為斷，此前去  
官者，則一年秋祿，皆入前人，此後去官者，則一年秋祿，皆入  
後人，長之去郡，代人米至，以芒種後一日解印綬，初發京師，  
親故或以器物贈別，各加絨繒，及歸，悉以還之，除臨海太守，  
母亡，不勝喪卒。

江秉，考城人，為山陰令，民戶三萬，政事煩擾，訟獄殷積，階庭

常數百人，秉之御繁，以簡邑常無事，宋世唯秉與顧頡之以  
省務著績，其餘雖復刑政循理，而未能簡事，遷新安太守，以  
簡約見稱，妻子常饑寒，有勸其營田者，秉之正色曰：食祿之  
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元嘉十七年卒，史臣曰：夫善政之於民，  
猶良工之於埴也，用功寡而成器多，漢世戶口殷盛，政務簡  
澗，勸賞刑威，事多專斷，尺一詔書，希經邦邑，龔黃之化，易以  
有成，降及晚代，情偽繁起，民疲苛時，務多前世，立績垂風，艱  
易百倍，若以上古之化，治今世之民，則武城絃歌，時有未暇，  
淮陽臥治，事不可勉，未必才陋於古，蓋化有淳薄也。

隱也

史籍

卷之一百十

三

戴顓，字仲若，譙郡人，父達，兄勃，並隱遯，有高名，顓遊吳下，吳  
下士人共為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  
三吳將守，及郡內衣冠，要其同遊，堪行便往，不為矯介，眾以  
此多之，高祖命為太尉參軍，不就，元嘉二年，徵為國子博士，  
東宮初建，又徵太子中庶子，十五年，徵散騎常侍，並不就，衛  
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顓姻，通迎至黃鵠山，山有精  
舍，林澗甚美，顓憩於此，義季亟從之遊，顓野服，為義季鼓琴，  
並新聲變曲，太祖每欲見之，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  
日，當饗戴公山也，以其好音，給正聲伎一部，自漢世始有佛  
像，形制未工，顓父子特善其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



其多能  
既顯宗炳  
遂可謂妙  
人不徒酒  
後而已

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治迎顯看之顯曰非面瘦乃臂脚肥耳既錯減臂脚瘦患即除無不嘆服

宗炳字少文涅陽人刺史殷仲堪桓玄並辟主簿不就高祖誅劉毅領荊州問谷議參軍申未曰今日何施而可未曰除其宿嫌倍其恩澤貫叙門次顯擢才能如此而已高祖納之因辟炳為主簿不起曰棲丘飲谷三十餘年高祖善之妙解琴書精於言理每遊山水往輒忘歸征西長史王敬弘每從之未嘗不彌日也復召為太尉參軍不就二兄弟孤累甚多家貧營稼稿以相贖高祖數致饌資其後子弟從仕不復受高祖開府與雁門周續之辟太尉掾皆不起宋受禪徵為

史籍 卷之一百十 圭

太子舍人元嘉初又徵通直郎東宮建徵為太子庶子並不應妻羅氏亦有高致病沒炳哀之過甚既尋理自遣悲情頓釋謂釋慧堅曰死生之分卒未易達三復至教方能自遣衡陽王義季在荊州親至炳室與之歡語命為參軍不起好山水愛遠遊西陲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親唯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眾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為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唯炳傳焉太祖遣樂師楊觀就炳受之元嘉二十年炳卒衡陽王義季與江夏王義恭書曰宗居士不救所病其清履肥素始終

可嘉為之惻愴不能已已從弟瑛之元嘉初大使陸子貞親採風俗三詣瑛之皆辭疾不見告人曰我布衣草萊之人何宜枉軒冕之客子貞表徵之不就炳外弟師覺投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臨川王義慶徵為祭酒主簿並不就

周續之字道祖雁門人從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數年通五經并緯候名冠同門號曰顏子既長入廬山事釋惠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以為身不可遺餘累宜絕遂終身不要布衣蔬食徵太學博士不就江州刺史每相招請續之不尚峻節頗從之游高祖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於

史籍 卷之一百十 圭

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還山刺史劉柳薦之高祖辟為太尉掾不就高祖鎮彭城遣使迎之禮賜甚厚每稱之曰心無偏吝其高士也高祖踐阼復召之為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見諸生問續之禮記微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夏圃三義辨析該通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景平元年卒

王弘之字方平琅邪人為桓謙參軍時殷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謙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屈從謙善其言兄鎮之之安成郡弘之解職同行高祖除員外散騎常侍復徵為太子庶子並不就太祖

卽位從兄敬弘爲左僕射陳弘之高行表於初筮苦節彰於  
莫年今內外晏然方修太平之化宜招空谷以敦冲退之美  
微爲通直散騎常侍又不就敬弘常解貂裘與之卽著以採  
藥性好釣常垂綸於三石頭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  
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  
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始寧大川有佳山水弘之依  
巖築室謝靈運頗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真牋曰  
會境旣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  
寡或復才爲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  
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靈辭事就閒纂成先業

史

卷之一百十

書

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旣違慕義唐亦激厲貪競嚴  
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憶昔聞虛想巖穴若遣一介有以  
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元嘉四年卒顏延之書與其子營  
生曰君家高世之節有識歸重豫榮輦翰所應載述况僕託  
慕末風竊以叙德爲事但恨短筆不足書美雲生官吏部尚  
書萬齡陳留人爲孟昶建威長史時袁豹江夷相繼爲昶司  
馬時人謂昶府有三素望  
孔淳之字彥深魯郡人性好山水每遊歷必窮其幽峻或旬  
日忘歸嘗遊山遇沙門法崇遂停三載法崇嘆曰緬想人外  
三十年矣今乃傾蓋於茲不覺老之將至也除著作佐郎大

尉參軍並不就與戴顓王弘之王敬弘等爲人外之遊敬弘  
女適淳之子尚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共  
飲迄暮而歸或問之答曰固亦農夫田父之禮也會稽太守  
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淳  
之笑曰潛遊者不識其水巢栖者非辯其林飛沈所至何問  
其主終不肯往茅室蓬戶庭草蕪徑唯床上有數卷書元嘉  
初徵爲散騎侍郎逃去莫知所之

劉凝之字志安南郡人州辟西曹主簿舉秀才不就嘗有人  
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之已故今覓新者還君元嘉初徵爲  
祕書郎不就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並遣使存問凝之答

史

卷之一百十

書

書稱侯或疑之疑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侯未聞巢許稱臣  
堯舜時巢順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荆州年儻義季處崇  
之餓死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見有饑者分與之  
俄頃立盡一旦携妻子泛江湖南入衡山登高嶺絕人迹爲  
小屋居之采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卒年五十九  
孔法賜柴桑人曾祖湯湯子莊莊子矯並高尚不仕法賜立  
屋於廬山頂喪親後便不復還家不食五穀以獸皮結草爲  
衣雖鄉親中表莫得見也辟著作佐郎員外散騎常侍並不  
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還徙遁跡幽深尋陽太守鄧文  
子表曰法賜隱跡廬山於今四世栖身幽巖人罕見者如遁

以王景東以殿科上山獵草以期禽獲慮致顛殞有傷盛化乃止後卒於巖石一間不知年月

雷次宗字仲倫南山人少入廬山事釋慧遠篤志好學不交世俗明三禮毛詩以員外散騎侍郎徵不就與子姪書曰夫生之修短咸有定分定分之外不可以智力求但當於所稟之中順而受之耳吾少嬰羸患耽閑養疾故雖童穉之年已懷遠志之意暨於弱冠遂託業廬山事遠和尚于時師友淵源務學弘道外慕等夷內懷排發於是沈氣神明玩心墳典勉志勤躬夜以繼日爰有山水之好悟言之歡實足以通理輔性成夫盛盛之業樂以忘憂不知朝日之晏矣白游道餐

史緯

卷之十

主

風二十餘載淵匹既傾良朋凋索續以景逆備嘗茶蓼嗜昔誠願頓盡一朝心慮荒散情意衰損故遂與汝曹歸耕壟畔山居谷飲人理久絕日月不處忽復十年大馬之齒已踰知命嵯峨將逝前途幾何實懷向平五岳之舉謝居室瑣細之勤及今耄耋未至惜衰不及頓尚可屬志於所期縱心於所託棲誠來生之津梁專氣莫年之攝養玩歲日於良辰偷宴樂於餘齒在心所期已盡於此但願守全所志以保令終耳汝等年各長成冠娶已畢修惜衛泌吾復何憂自今以往家事大小一勿見關子平之言可以為法元嘉十五年徵次宗至京師時國學未立開館於雞籠山教授生徒百餘人會稽朱

膺之賴川庾蔚之以儒學監總之車駕數幸次宗學館資給甚厚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遷廬山公卿並設祖道二十五年除散騎侍郎不就復徵詣京師為祭室於鍾山西巖下名招隱館使為皇太子諸王講義服經卒於鍾山

朱百年山陰人少有高致親公服闋携妻孔氏入南山樵採以為業以薪簞置道頭輒為人所取明旦復如此人稍怪之後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薪簞而去或遇寒雪不售無以自資輒自撈舩送妻還孔氏天晴復迎之嘗出山陰為妻買綵絲三五尺遇醉失之頻言玄理時為詩詠往往有高勝之言州辟從事舉秀才並不就唯與同

史緯

卷之十

主

郡孔凱友善凱亦嗜酒每相對盡歡百年家貧母冬月亡以單衣飲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凱宿飲酒醉眠凱以臥具覆之既覺引被去體謂凱曰綿定青溫因流涕悲慟除太子舍人不就顏峻為東揚州餉殺五百斛不受卒年八十七葬與宗為會稽太守餉百年妻米百斛孔氏遣婢詣郡固辭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孫綽為尋陽太守落日逍遙渚際見一輕舟陵波隱顯俄而漁父至神韻蕭灑垂綸長嘯綽甚異之問有魚買乎漁父笑曰吾釣非釣寧賣魚者耶綽益怪焉遂褰裳涉水因勸之仕漁父曰僕山海散人不

不衣綿帛  
西京口語  
綽何也曰  
三五尺耳

達世務不願仕也。乃歌曰：竹竿籬籬，河水激激，相忘為樂，食餌吞鈞，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攸然鼓棹而去。新太康人。

恩倖

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閣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倖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權不外假，而政刑糾難，理難偏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輳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權勢不重，曾不知賈憑社貨，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權之任，勢傾天下，莫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鐵鉞創痍，構於延第之曲。

史籍

卷之一百十

五

康覽乘軒出乎言笑之下，南金北甌，來悉方輶，素緣丹鳳，至皆兼兩。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庾，未或能比。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幸之徒，懼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與樹禍隄。帝弟宗王，相繼屠剝，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風傾，實由於此。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採其名，列以為恩倖篇云。

戴法典，山陰人。父碩子，以販紵為業。法典二兄，延壽、延興，並修立法典好學。山陰陳載家富有錢三千萬，鄉人云：戴碩子三見敵陳載三千萬錢。法典為尚書舍部令史，轉南中郎典籤，上於巴口。建義法典與戴籤明寶俱轉參軍督護，上印。

與劉琨立  
見帝式宗  
作對

史籍

卷之一百十

五

權日久，威行內外，義恭積相畏服，事無大小，法典皆專斷之。義恭守空名而已。廢帝年漸長，凶志轉成，欲有所為，法典每相禁制。謂帝曰：官所為如此，欲作晉陽耶？帝意不能平，所幸閹人華顯兒，賜與無算。法典常加裁減，顯兒恨之，帝使顯兒出入市里，察聽風謠，道路之言，謂法典與為真。天子帝為廢天子，顯兒以告。因曰：官在深宮中，人物不相接，法典與太宰顯一體往來，門客恒有數百，內外士庶莫不畏服。法典是孝武左右，久在官闈，今將他人作一家深悉，此坐席非復官許。帝遂發怒，免法典官，徙遠郡。賜死復殺其二子，破法典棺，焚之。籍沒財物，巢尚之、太宗時為新安太守，明寶、順帝時拜大。

中大夫俱病死。又有奚顯度者，剡人也。官至散騎侍郎。世祖常使主領人工，苛虐無道，動加捶撻。暑雨寒雪，不聽暫休。人不堪命，或自經死。人聞配役，如就刑戮。時建康縣考囚，或用方材壓額及踈脛，民間謠曰：寧得建康壓額，不能受奚度拍。又相謂曰：勿反顧付奚度，其酷暴如此。廢帝嘗戲云：顯度刻虐，為百姓所疾，當除之。左右倡諾，即宣殺焉。時人比之孫皓殺岑昏。

徐爰，開陽人，為散騎侍郎。世祖至新亭，江夏王義恭南奔，爰在殿內誑劾，追義恭因南走。時世祖將即大位，軍府造次不曉儀章，爰素諳朝事，既至，甚說，以兼太常丞，撰立儀注，遷尚書左丞。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創國史。世祖初又使奉

史籍

卷之一百十

手

朝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寶生為之。未就，孝建六年，以爰領著作郎，使終其業。爰雖因前作，而專成一家之書。請起元義熙為王業之始，載序宣力為功臣之斷，其偽立纂竊同於新莽，宜詳之。晉錄下內外博議。江夏王義恭等同爰議，宜以義熙元年為斷。巴陵王休若謂宜以元興二年為始。太學士蘇休謂宜以開國為宋公元年。詔曰：項籍聖公，編錄二漢，桓玄傳宜在宋典。餘如爰議，爰便得。人主徵旨，元嘉中，使人侍左右，預參顧問，善附會，飾以典文，為太祖所任遇。大明時，委寄尤重。朝廷大禮儀，非爰議不可。雖復當時碩學，所解過

之者，不敢立異議。所言亦不見從。世祖崩，公除後，晉安王子助、侍讀博士谷爰宜有業，與不爰答居喪讀喪禮，習業何嫌？少日始安王子真、博士又谷爰，爰曰：小功廢業，三年喪何容讀書？其乖謬如此。前廢帝凶暴無道，殷省舊人，多見罪黜，唯爰巧於將迎，始終無忤，以為黃門侍郎，寵待隆密。羣臣莫二，帝每出行，常與爰及沈慶之、山陰公主同轡。太宗即位，除大中大夫，爰秉權日久，上在景和時，屈辱卑約，爰禮敬甚簡，上銜之。泰始三年，詔暴其罪，徙交州，除南康郡丞，遷中散大夫卒。

史籍

卷之一百十

手

阮佃夫，諸暨人，為太宗主衣，甚見信待。太宗被拘於秘書省，佃夫與李道隆、李道兒及廢帝左右淳于文祖謀廢立。時直閣將軍柳光世亦與廢帝左右繆方盛、周登之有密謀，未知所奉。登之與太宗有舊，以告佃夫。廢帝立，皇后普召諸王在太左右，錢藍生在其中。事畢未遣，密使藍生候廢帝動止。景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晡時，帝出幸華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山陰公主並侍側。太宗在秘書省，不被召，藍懼佃夫又約外監典事朱劭、主衣壽寂之、細鎧主姜產之、細鎧將王敬則、中書舍人戴明寶、幼明寶欲取其日向曉，佃夫勸取開鼓後，幼豫勒內外使藍生報建安王休仁等。時廢帝欲南巡，直閣將軍宋越等並出外裝束，唯有陳主樊僧整

防華林閣是光世鄉人光世要之並集隊副聶慶所佃夫慮  
力少更欲招合寂之曰謀廣或泄不煩多人時巫覡云後室  
有鬼其夕帝於竹林堂與巫射之建安王休仁山陰主並從  
帝素不悅寂之見輒切齒寂之抽刀前入產之隨其後文祖  
方盛等繼進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祚曰事作矣相隨奔景  
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乃走寂之追殺之事定宣  
令宿衛口湘東王受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定太宗卽位論  
功寂之佃夫各封縣侯佃夫遷南臺侍御史與王道隆楊運  
長並執權柄亞於人主集戴大明之世方之篋如也嘗值正  
旦合朔尚書奏遷元會佃夫曰元正慶會國之大禮何不遷

史緯

卷之一百十

至

合朔耶大逆貨賄凡事非重賂不行宅舍園池諸王莫及妓  
女數千藝貌冠絕金玉錦繡之飾官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  
一物京師莫不法効焉於宅內開演東出十許里塘岸整潔  
汎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值佃夫出行中路相  
逢要休同反便命施設珍羞畢修日作數十人饌以待賓客  
雖晉世王石不能過也秦始初軍功既多爵秩無序佃夫僕  
從附隸皆受不次之位捉車人虎賁中郎傍馬者員外郎朝  
士貴賤莫不自結佃夫於倣無所降意相厚者沈勃張澹數  
人而已後廢帝卽位佃夫權任轉重欲用張澹爲武陵郡衆  
多不同佃夫稱勅施行何帳有效張耀華美而有寵除廣州

此何若  
使人見

此事豈可  
再耶

刺史將發要佃夫飲設樂見張氏悅而求之恢曰恢可殺此  
人不可得也佃夫拂衣出口惜指失掌邪遂諷有司彈恢元  
徽三年遷黃門侍郎領右軍將軍時帝猖狂好出遊走始出  
宮猶整羽儀俄棄部伍單騎與數人相隨或出郊野或入市  
廛內外憂懼佃夫與直閣將軍申伯宗步兵校尉朱幼于天  
寶謀廢帝立安成王五年春帝欲往江乘射雉帝每出常留  
陳伏於紫遊苑而去佃夫欲稱太后令喚隊仗還閉城門守  
石頭東府遣人執帝廢之已成謀會帝中輟故事不行于天  
寶告之帝收佃夫幼伯宗賜死

史緯卷一百十終

史緯

卷之一百十

至

史緯卷一百十一

宋書十二

列傳

外國

索頭虜姓託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其一也晉初索頭種有部落數萬家在雲中惠帝末并州刺史東廩公司馬騰於晉陽為匈奴所圍索頭單于倚馳造軍助騰懷帝永嘉三年虜弟盧率部落入雁門就并州刺史劉琨求樓煩等五縣琨不能制且欲倚盧為援乃上言盧兄驍有救騰之功舊勲宜錄請移五縣民於新興以其地

史緯

卷一百十一

處之又表封盧為代郡公愍帝立建盧為代王增食常山郡盧死子幼弱部落分散盧孫什翼健勇壯眾復附之號上洛公北有沙漠南據陰山眾數十萬後為苻堅所破執還長安堅敗乃北歸健死子開字珪立先是鮮卑慕容垂僭號中山垂死珪率十萬騎圍中山剋之遂王有中州自稱曰魏號年天賜九年治代郡桑乾縣之平城立學官置尚書曹珪頗學問曉天文其俗以四月祠天六月率大眾至陰山謂之却霜陰山去平城六百里溪遠饒樹木霜雪未嘗釋蓋欲以暖氣却寒也死則潛埋無墳窆處所至墓送虛設棺柩立塚墓生時車馬器用皆燒之以送亡者珪暴虐好殺民不堪命有

史緯  
卷一百十一  
神巫

神巫誠珪常有暴禍唯誅清河殺萬人乃可免開乃滅清河郡常手自殺人欲令其數滿萬乘小輦手自執劍擊輿輦人腦一人死一人代每一行死者數十夜恒變易寢處人莫得知唯愛妾萬人知之萬人與珪子清河王私通慮事覺欲殺珪令萬人為內應夜俟珪獨處殺之珪臨死曰清河萬人乃汝等也是歲安帝義熙五年也珪次子齊王嗣立執清河王對之號哭曰人生所重者父云何反逆逼令自殺珪為道武皇帝宋永初三年十一月克滑臺兖州刺史徐琰委軍走於是太山諸郡並失守進攻虎牢司州刺史毛德祖且戰且守少帝立虜分兵向洛河南太守王洸之棄金墉出奔嗣觀

史緯

卷一百十一

二

平大眾至郡進圍虎牢德祖堅守虜百計攻城不能剋四月虜作地道洩城內井井深四十丈人馬渴乏體皆乾燥被創者不復出血虜因急攻城將潰將士欲扶德祖出奔德祖曰我與此城并命義不使此城亡而身存也嗣重其節令生致之竟死虜中虜既剋虎牢進逼許昌潁川太守李元德奔項城虜掘許昌城又壞鍾離城立疆界而還嗣死諡曰明元子肅字佛狸立母杜氏冀州人因入宮生肅年十五六嗣遇如僕隸嗣立慕容氏為后又娶姚興女並無子故肅得立壯健有氣力勇於戰鬪忍虐好殺夷宋畏之攻城臨敵皆親貫甲冑赫連衛臣部落千餘戶在朔方塞外西至上郡東西千

餘里，漢世徙，適民居之，土地良沃，苻堅時，衛臣入塞，寄田，春來秋去，堅護軍賈雍掠其生口馬牛，堅悉還之，衛臣感恩，遂解臣入居塞內，其後漸強盛，衛臣死，子佛佛驍猛，有謀算，遠近雜種皆附之，高祖東還，入寇北地，義真之歸也，佛佛破之，青泥，遂有關中，自稱尊號，佛佛死，子昌立，肅使將軍吐伐斤西伐，長安，生擒赫連昌，封昌為公，以妹妻之，昌弟定在隴上，吐伐斤乘勝以騎三萬討定，定設伏於彈箏谷，破之，盡坑其衆，復剋長安，肅自攻不剋，乃度大城而還，肅使昌侍左右，常共單馬逐鹿，溪入山澗，昌素有勇名，諸將咸謂昌不可親，肅曰：「天命有在，亦何所懼？」肅復攻長安，剋之，定西走，為吐谷

東籍

卷一百十一

三

渾幕瑣所擒，肅西定，隴右東滅黃龍，海東諸國並朝貢，太祖元嘉七年三月，北伐，詔右將軍劉彥之統安北將軍王仲德、兖州刺史竺靈秀等甲卒五萬，乘舟入河，驍騎將軍段宏精騎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劉德武勁勇一萬，相犄角，後將軍長沙王義欣率見力三萬，監征討諸軍事，遣殿中將軍田奇告肅，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侵，今當修復舊境，不關河北，肅大怒，謂奇曰：「我頭髮未燥，便聞河南是我家地，此豈可得？若必進軍，當權相避，須河水合，自更取之。」彥之進軍，虜悉欲河南，成歸河北，太祖以尹冲為司州刺史，成虎牢十一月，虜大衆南渡河，彥之敗退，洛陽滑臺虎牢並沒，尹冲及司馬

崔模抗節死，冲、天水人，其後肅遣使通好，并求婚姻，太祖每依違之，二十年，肅真君四年也，以國授其太子，諸舊臣皆令致仕，肅伐芮芮，虜大敗而還，死者十六七，不聽死家發哀，犯者誅之，虜中謠言：「滅虜者吳也。」二十三年，氐水人蓋吳於杏城舉兵，戎夷響應，有衆十餘萬，肅聞吳反，惡其名累遣軍擊之，輒敗，乃自率大衆攻之，大小數十戰，不能剋，太祖遣使以吳為安西將軍，肅州刺史，送印一百二十一紐，使隨宜假授，會屠各叛，吳攻之，為流矢所中死，餘衆破散，二十五年，虜豫州刺史北井侯若庫辰樹蘭移書豫州曰：「僕以不德受任邊州，經理民物，宣播政化，雖盡節奉命，未能令上化下布，而下

東籍

卷一百十一

四

情上達也，比者邊民擾動，互有反逆，不足為害，自取誅夷，死於之餘，雉堞逃竄，聚合逆黨，頻為寇掠，殺害虜客，大為民患，此之界，偏與彼通連，兩民之居，烟火相接，來往不絕，情偽繁興，是以南奸北人，北奸南叛，奸宄之人，數得侵盜之利，雖加重法，不可禁止，使常申令境，局料其奸源，而彼國牧守，縱不禁緝，遂至滋蔓，寇擾疆場，譬猶蚤虱，亦難雖為小病，令人終歲不安，當今上國和通，南北好合，唯邊境民庶，要約不明，自古列國封疆，有半各自禁斷，無復相侵，可保長久，垂之永世，故上表臺閣，馳書明曉，自今以後，魏宋二境，宜使人迹不過，自非聘使行人，無得南北邊境之民，烟火相望，雞狗之聲相



問至老死不相往來不亦善乎又能此亡彼歸彼亡此致則  
我國家所望於仁者之邦也豫州刺史南平王鐔答移日知  
以邊陲擾動多有叛逆欲杜絕奸宄兩息民患又欲迭送奔  
亡禁其往來申告嘉貺實獲厥心但彼和好以來失言每缺  
倖帙任情專肆暴畧或有狐奔鼠竄逃首北境輒便苞納待  
之若舊查其糧仗縱為盜賊往歲擅興戎旅禍加孩老同顧  
善鄰之約不惟盟城之限來示所云彼並行之雖豐辭盈觀  
仰事違實與嫌長亂實彼之由若消奸弭暴永存匪石宜先  
閉王制嚴明當獨負自荷關外思關皇誠每申牧守宰務

史籍

卷一百一十

五

教義當重約示以副至懷二十七年肅自率步騎十萬寇  
汝南初肅欲邊寇聲云獵於梁州太祖慮其侵犯淮泗教邊  
戍小寇至則堅守拒之大寇來則拔民戶歸壽陽諸戍偵候  
不明虜奄來入境陳郡太守鄭緄潁川太守郭道隱並棄城  
奔走虜掠抄淮西六郡殺戮甚多攻圍懸瓠城城內戰士不  
滿千人南平王鐔鎮壽陽遣秦軍陳憲行郡事憲嬰城固守  
肅盡銳攻之憲登城督戰虜起樓臨城飛矢雨集衝車攻破  
南城憲於內立柵以補之虜肉薄攻城死者甚眾憲將士死  
傷過半肅惟恐壽陽有救兵不以彭城為慮遣永昌王庫仁  
真步騎萬餘將所畧六郡口北屯汝陽時世祖鎮彭城太祖

數世祖遣千騎齎三日糧襲之世祖發馬千五百匹分為五  
軍以劉泰之為元帥與桓謙之賊擊之尹定杜幼文各領其  
一程天祚督戰直向汝陽虜不意奇兵從北來大營在汝陽  
北去城三里許泰之等至虜都不覺馳入襲之殺三千餘人  
燒其輜重營內有數區瓦屋屋中皆有帳器仗甚精食具皆  
是金銀帳內諸大帥皆殺之諸虜掠生口悉得東走虜衆奔  
散泰之追之人馬疲倦引還汝南城內有虜馬步可五百登  
城望知泰之無後繼又別帥鉅鹿公餘嵩自虎牢至因共擊  
泰之桓謙之先退因驚亂棄仗奔走行迷道趨澗水水淺岸  
高人馬爭渡泰之獨不去日喪敗如此何面復還下馬坐地

史籍

卷一百一十

六

為虜所殺肇之溺水死天祚為虜所執謙之定幼文及將士  
免者九百餘人馬至者四百匹世祖降號鎮軍將軍謙之伏  
誅肅初聞汝陽敗大懼謂其眾曰但聞淮南遣軍乃復有奇  
兵出今將墮入計中燒攻具欲走會泰之死問至乃止南平  
王鐔遣劉康祖救懸瓠肅遣任城公拒康祖與戰破斬之肅  
攻城四十餘日不拔死者甚多乃退走肅雖不克懸瓠而虜  
掠甚多南師無功為肅所輕侮與太祖書曰聞朱修之胡崇  
之敗軍之將國有常刑乃皆川為方州虞我之隙以自慰慶  
得我普鍾蔡一豎子耳何所損益厚加奉養擒我卑將衛拔  
便錮腰苦役以辱之觀此所行足知彼之大趣相校以來非

一朝一夕也。頃蓋吳反逆，扇動民衆，彼復使人就而誘勸之。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遺以環釵，是曹正欲誑取，豈能遠相顧從大丈夫，何不自來取之，而以貨賂引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七年，是賞奸人也。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前後得我民戶耶？如欲保全社稷，存劉氏血食，當割江以北，輪之攝守南渡，如此，釋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數方鎮，刺史嚴供張之具，來秋當取揚州。頃者往索真珠璫，畧不相與，今所賦稅，憫憫可當幾許珠璫也。彼往日北通芮芮，西結赫連，索通吐谷渾，東連馮弘，高麗凡此數國，我皆滅之，以此而觀，彼豈能獨立我往之日，彼作何方計？爲斬城以自守，築垣

必是說前  
道齊

奸笑

鬼縛彼送來也。後復來通和，聞太祖有北伐意，又與書曰：「彼此和好，居民連接，爲日已久，而彼無厭，誘我邊民，復之七年。」

餘人謂接  
易爲傳

去春南巡，因省我民，即使驅還，自天地開闢以來，爭天下者，非唯我二人而已。今聞彼自來，設能至中山，及桑乾州，隨意而行，來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往揚州住，且可博其土地。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復何如？我鮮卑常馬背中生活，更無餘物，可以相與。今送獵白鹿馬十二匹，并氈藥等物，彼來馬力不足，可乘之道里來遠，或不服水土，藥可自療。其年大舉北討，遣寧朔將軍王玄謨，率戈船一萬，前驅入河，輔國將軍蕭斌，推三齊之鋒，爲之統帥，鎮軍將軍武陵王駿，總四州之衆，水陸並驅。太子右衛率臧質，勸東宮禁兵，統驍騎將軍王方回等步騎十萬，運造許洛豫州刺史南平王鐔，悉荆河之師，方軌繼進。東西齊舉太尉江夏王義恭，出次徐方，爲衆軍節度。後遣將軍劉秀之，連旗渡入，震盪沂隴，護軍將軍蕭思話，籍荆雍之勁，由武關入，指授之宜，委司空義宣，議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獻財貨，以助國用。下及富室小民，亦獻私財，又以兵力不足，左僕射何尚之，議發南兗州三五民丁，征符到十日，裝束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天下弩手，不問所從，若有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有司奏：「軍用不克，揚南徐兗江四州，家資滿五千萬，僧尼滿二千萬者，並四分換一事。」思即還，建武司馬申元吉，率馬步

未必

萬餘人向碭取泗濱口虜皮主王買德拒戰元吉破之買德棄城走玄謀攻滑臺不克自率大眾渡河玄謀敗走肅永昌王庫仁真發關西兵趨汝穎高梁王阿斗嬰自青州道肅自碭破並南出諸鎮悉欽保城十一月至鄒山戊主崔耶利敗沒肅登鄒山見秦始皇刻石使人排倒之遣楚王樹洛與進軍清西至蕭城步尼公進軍清東至留城世祖遣秦軍馬文恭至蕭城江夏王義恭遣軍主稽玄敬至留城覘候蕭城虜假旗旌文恭斥候不明卒與相遇乃趣南山虜圍之文恭戰敗玄敬亦與留城虜相值幢主華欽繼其後虜望有後軍引去趨苞橋欲渡清河沛縣民燒苞橋夜於林中擊鼓虜

史緯

卷一百一十一

九

謂官軍至爭渡苞水溺死殆半南平王鐸以三百人配王羅漢戌尉武曩虜攻之矢盡力屈遂沒虜大帥三郎連鎖領頭羅漢夜斷三郎頭抱鎖公走入盱眙城十二月肅自彭城南出於盱眙渡淮破胡崇之等軍率大眾南向魯秀出廣陵阿斗率出山陽庫仁真出橫江凡所經過莫不殘害肅至瓜步壞民屋宇伐葭葦於滁口造軍筏聲欲渡江太祖大具水軍爲防禦之備領軍將軍劉遵考守橫江少府劉興祖守白下建威將軍蕭元邑守碑洲羽林左監孟宗嗣守新洲上建武將軍秦容守新洲下征北秦軍向柳守貴洲司馬到元虔守蒜山洛議秦軍沈曇慶守北固尚書褚湛之守西津徐州從

事史肅向之守練壁征北秦軍管法祖守譙山徐州從事武仲河守博落尚書左丞劉伯龍守採石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亘江畔自採石至於暨陽六七百里船艦蔽江旗甲星燭皇太子出戍石頭城前將軍徐湛之守倉城乘輿數幸石頭及莫府山觀望形勢購能斬佛狸代頭者封八千戶開國公布絹各萬疋金銀各百斤又募人賣野葛酒置空村中欲以毒虜竟莫能傷肅鑿瓜走山爲盤道於其頂設壇屋肅不飲河南水以駱駝負河北水自隨一駱駝負三十斗遣使餉太祖駱駝名馬求和請婚上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羞異味肅得黃甘卽噉之并大進鄒酒左右耳語疑食

史緯

卷一百一十一

十

中有毒肅不答以手指天謂奇曰至此非欲爲功名實是貪結姻援若能酬酢自今不復相犯秋毫又求嫁女與世祖二十八年正月朔肅於瓜步大會會竟掠民戶燒邑屋而去虜緣江舉烽火尹弘曰虜必走次日果退虜自廣陵還盡銳攻盱眙三十日不能克乃燒攻具退走肅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畧不可稱計而其士馬死傷過半國人尤之是歲肅死諡爲太武肅有六子長子晃爲太子次日晉王肅所住屠蘇爲疾雷擊倒見厭殆死左右皆號泣晉王不悲肅怒賜死次日秦王烏夷肝次日燕王次日吳王可博真次日楚王樹洛真肅至瓜步見私取諸營鹵獲甚衆肅聞知大加搜檢

數千人何足濟乎

太早計

此計應從  
但急外之

兇懼謀殺意深乃詐死使其近習召見迎喪於道執之及國  
單以鐵籠罩殺之以烏奕所有武用以為太子會燕死嬖人  
宗愛矯殺之而立博真博真懦弱不為國人所附見子潛字  
烏當直勤素為意所愛燕王謂國人口博真不宜立直勤嫡  
孫應立乃殺博真及宗愛而立濟虜寧南將軍魯莽兄弟率  
眾歸順二十九年太祖更遣張永王玄謨及夷等北伐青州  
刺史劉興祖建議伐河北曰河南阻饒野無所掠虜若固守  
非旬月可拔請留大衆轉輸方勞代罪事存急遂令偽  
帥始死兼通晉將國中猜擾不暇遠赴關內之衆裁足自守  
宜直驅中山據其關要冀州已北民人尚豐兼麥已向燕資

東魏卷一百十一

因為易向義之徒必應響應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  
潰臣城守之外可有二千人今更發二千兵遣別駕崔勣之  
領所發隊并二州望族從蓋柳津直衝中山申坦率歷城之  
衆可有二千駱驛俱進較畧二軍可七千許人既入其心腹  
調租發車以充軍用若前驅乘勝張永及河南軍便宜一時  
濟河使聲實兼舉並建河收撫柔初附定州刺史取大嶺與  
州刺史向井陘并州刺史屯雁門幽州刺史寒軍都相州刺  
史備太行四事指麾隨宜加授畏威服人百其懷勣之等  
慷慨之誠誓必死效若能成功消一可待若不克捷不為大  
傷並催促裝束伏聽教行上意止存河南不納玄謨攻碣磬

事非文重  
所難行

不克退還世祖即位虜求互市許之大明二年虜寇青州為  
刺史顏師伯所破前廢帝永光元年濟死諡曰文成子弘立  
景和中北討徐州刺史義陽王昶單騎奔虜太宗泰始初江  
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為逆四方反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  
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等各舉兵虜謀欲納昶既而子  
勛事平太宗遣張永沈攸之北討薛安都大懼遣使引虜虜  
發萬騎救之永攸之敗退虜剋青冀二州執沈文秀崔道固  
後虜復和親信前歲至朝廷厚相報答泰豫元年虜使石鎮  
王白虎公引山蠻馬步二萬餘人圍義陽縣司州刺史王肅  
大破之虜退走泰始五年弘禪位其子宏自稱太上皇宏立

史紀卷一百十一

魏年延興六年弘死諡曰獻文改號承明元年是歲元徽四  
年也明年丁巳歲改號太和自索虜破慕容氏剋義陽據有  
中國而苻苻虜有其故地蓋漢氏匈奴之北庭也苻苻一號  
大檀又號檀檀亦有匈奴別種至京師三萬餘里僭稱大號都  
衆殷強歲時遣使詣京師與中國亢禮西域焉耆鄯善諸國  
並役屬之無城郭逐水草畜牧以瓊帳為居隨所遷徙其土  
地深山則畜夏積雪平地則極望數千里野無青草地氣寒  
涼馬牛駝枯噉雪自然肥健國政疎簡不識文書刻木以記  
事其後漸知書契頗有學者去北海千餘里與丁零相接常  
南擊索虜世為仇讐故朝廷每羈縻之其東有樂樂國趙昌

國渡流沙萬里。又有粟特國太祖世並奉表貢獻。粟特大明中遣使獻生獅子。火浣布。汗血馬。道中遇寇失之。史臣曰。高祖宏圖盛畧。以苞括宇宙爲心。逮於懸旗清洛。飲馬長湮。北狄翊銳挫鋒。閉重險而自固。宮車甫晏。戎心外駭。覆我牢滑。剪我伊瀍。是以太祖忿之。而兵無勝畧。棄師頌衆。青徐充冀之間蕭然矣。魏自木末以來。並有賢才。至於徃伐。英國武畧。雖冒頓之驚。頭檀石之驍。強不能及也。遂西吞河右。東舉龍碣。連騎百萬。南向而斥神皋。胡旆映江。穹帳遵洛。京邑荷檐。士女喧傳。天子內鎮。衆心外御。羣寇役竭。民徭費殫。府實舉天下以攘之。而力猶未足也。旣而虜縱歸師。剪我淮州。俘我江縣。強者爲轉屍。弱者爲繁虜。自江淮至於清濟。村井空荒。無復鳴雉吠犬。時歲爲暮春。桑麥始茂。故老遺氓。還號舊落。六州蕩然。無復殘構。至於乳鷄赴時。銜泥應託。一枝之間。連巢十數。春雨載至。拾巢已傾。甚矣哉。覆敗之至於此也。太祖應禍未滅。復興外畧。傾兵堅城。棄甲河上。是我有再敗。敵有三勝也。自此以後。通互市。納和親。而侵軼軼戍。干歲連局。逮泰始。搆紛邊將。外叛致夷。引寇入我四州。高祖劬勞日昃。思一區宇。旂旗卷舒。僅而後克。後主守文。刑德不樹。一舉而棄司兗。再舉而喪徐方。華服蕭條。鞠爲茂草。豈直天時。亦由人事。天地勢有便習。川兵有短長。胡負駿足。平原悉車騎之地。

晉書附錄  
于死子拾  
寅嗣與成  
不刊

南習水關。江湖固舟楫之鄉。蓋天地所以分區域也。若謂瑯表之民。可以夾勝於荆越。必不可矣。而曰樓船之夫。可以爭鋒於燕冀。豈其然乎。虞詡所謂走不逐飛。蓋以我徒而彼騎也。因此而推。勝負殆可以一言蔽之。  
裴既有書。謂此似可。然傳所詳者。交戰往來事。又使國所詳者。此直書之。可以參觀。故並錄之。  
吐谷渾樹洛于死。弟阿豺自稱驃騎將軍。譙縱亂蜀。阿豺遣其從子救來。從拓土至龍洞平康。遣使上表獻方物。太祖元嘉三年。詔加除命。未至而阿豺死。弟慕瓚立。奉表請命。詔以慕瓚督塞表諸軍事。征西將軍沙州刺史隗西公乞伏熾擊死子茂。立慕瓚遣軍擊茂。茂夏奔隴右。慕瓚據有洮河。罕开之地。赫連定於長安爲拓拔焄所攻。擁戶口十餘萬。西次罕开。欲向涼州。慕瓚大破之。生擒定。殺遣使求定。慕瓚與之。遣司馬趙叔奉貢。并獻捷。太祖進慕瓚征西大將軍。隗西王詔南國將士。皆沒在佛佛者。悉送還。慕瓚送朱昕之等五十五戶。一百五十四人。慕瓚死。弟慕延立。遣使奉表。改封河南王。以拾寅爲平西將軍。拓拔焄遣軍擊慕延。大破之。慕延西奔白蘭。攻破于闐國。慮虜復至。遣使上表云。若不自固者。欲率部曲入龍洞。越樹門。并求牽車。獻金酒器金鋼等物。太祖賜以牽車。若不自立。聽入越樹。虜竟不至。慕延死。兒子拾寅立。封河南王。拾寅東破索虜。世祖大明五年。遣使獻善舞。

馬四角半進車騎大將軍齊太祖建元初進驃騎大將軍拾  
寅子易度侯好星文嘗求星書朝議不給拾寅卒以易度侯  
爲河南王易度侯卒立其子休留茂爲秦河二州刺史遣振  
武將軍丘冠先拜授并行中禮冠先至河南休留茂逼令拜  
冠先不肯休留茂執冠先於絕巖上推墮溪谷而死冠先吳  
興人上初遣冠先問尚書令王儉儉曰此人不堪行及死上  
賜錢十萬布三十疋梁進茂爲征西將軍茂死子休運等襲  
遣使獻方物其使或歲再三至或再歲一至其地與益州鄰  
常通商賈民慕其利多往從之教其書記爲之辭譯稍繁點  
矣焉死子呵羅真立真死子佛輔襲其國西自黃沙南北一

史緯 卷一百十一 五

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不生草木晴則風飄沙礫常蔽光景  
古之流沙也沙州因此爲號屈真川有鹽池甘谷嶺北有雀  
鼠同穴雀色白鼠色黃地生黃紫花草便有雀鼠穴白蘭出  
黃金銅鐵其國雖隨水草大抵治慕賀州史臣曰吐谷渾逐  
草依泉毛衣肉食而錦組紺纁見珍殊俗徒以商譯來往故  
禮同北而自昔哲王雖存桑遠要荒回隔禮文弗被大不通  
子義著春秋晉宋不修古則遂爵班上等秩擬台光辨髮稱  
賀非尚簪冕言語不通寧敷表職雖復苞儲歲臻事惟實道  
金廟既耽非用斯急送逐煩擾獲不如人若令肅慎年朝越  
裳歲賽固不容以異見書取高前策聖人謂之荒服蓋有以

也  
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或四五千  
里遠者二三萬里其西與西域諸國接漢元鼎中遣伏波將  
軍路博德開百越置日南郡後漢桓帝時大秦天竺皆由此  
道遣使貢獻及吳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通焉  
其所經過及傳聞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晉代通中國者蓋  
鮮故不載史官及宋齊至梁其奉正朔修貢職航海往往至  
矣今采其風俗險著者列爲海南云

林邑國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界也伏波將軍馬援置  
此縣其地從廣六百里城去海百二十里去日南界四百餘  
史緯 卷一百十一 六

里北接九德郡馬援所植二銅柱表漢家界處也其國有金  
山石皆赤色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漢末功曹區連殺縣令  
自立爲王數世其後外甥范熊代立死子遠嗣晉成帝咸康  
三年遠死奴文篡立文本日南西卷縣夷帥范幼家奴常牧  
牛於山澗得鯉魚二化而爲鐵因以鑄刀刀成文向石呪曰  
若斫石破者當王此國因斫石如斷髻案文心異之范幼使  
之商賈至林邑因教林邑王作宮室及兵車器械王寵任之  
乃說言諸子各奔他國及王死遂有國人自立時日南太守  
夏侯覽貪殘林邑素無田土食日南地肥沃常欲畧有之因  
人之怨襲殺覽進寇九德郡害吏民遣使告刺史朱藩願以

日南北境橫山爲界藩不許數傳至敵真其弟敵鑑攜母出奔敵真恨不能容其母弟捨國之天竺禪位於其甥國亂大臣范諸農平其亂自立爲王子陽適生時其母夢有人以金席藉之其色光麗夷人謂金之精者爲陽適因以爲名諸農死陽適立永初二年遣使貢獻封林邑王陽適死子復曰陽適其俗嫁娶女先求男山賤男而貴女其寡婦孤居散髮至老元嘉初陽適侵日南九德諸郡入四會浦口交州刺史阮潮之遣相道生攻區栗城不剋引還十年遣使貢獻貢甚陋薄而寇盜不已文帝忿其違傲二十三年使交州刺史檀和之振武將軍宗慤伐之陽適遣使上表求還所畧日南民戶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一

七

奉獻國珍太祖許之軍至朱梧戍遣日南太守姜仲基率軍誘弘民等宣揚恩旨陽適執仲基等二十八人遣弘民反命詐言歸款乃進軍陽適遣大帥范扶龍戍區栗城和之攻剋之乘勝剋林邑陽適父子挺身逃奔獲其珍異皆未名之寶得黃金數十萬斤和之金鄉人所在有威名盜賊屏迹每出獵猛虎伏不敢起後病見胡神爲祟死贈左將軍諡曰襄天竺迦毗黎國元嘉五年遣使貢獻天竺事佛道佛道自後漢明帝法始東流自此以來其教稍廣十二年丹陽尹蕭舉之奏曰佛化被於中國已歷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數白頃以來更以奢競爲重各務興作以相誇尚無關神祇有累人

事不爲之防流漸未息請自今以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請臺自開興造塔寺精舍皆先列言須許報然後就功其有輒造寺舍者依不承用詔書律悉沒入官詔可又沙汰沙門數百人世祖大明二年有曇標道人與羗人高閭謀反上因下詔自非戒行精苦並使還俗而諸寺尼出入宮掖交關妃后此制竟不能行世祖寵姬殷貴妃薨爲之立寺貴妃子子鸞封新安王故以新安爲寺號前廢帝殺子鸞廢新安寺驅斥僧徒尋毀中興天寶諸寺太宗定亂下詔修復宋世名僧有道士彭城人年十五便能講經及長有異解立頓悟義時人推服之元嘉十一年卒於廬山沙門慧琳爲之誄慧琳秦郡人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一

八

姓劉氏有才章兼外內之學爲廬陵王義真所知嘗著均善論曰有白學先生以爲中國聖人智周萬變經綸百世天人之理盡矣有黑學道士謂不照幽冥之途弗及來生之化不逮西域之漢也於是白叩之曰釋氏所論之空與老氏所言之空無同異乎黑曰異釋氏卽物爲空空物爲一老氏有無兩行空有爲異安得同乎白曰釋氏空物物信空耶黑曰然空之又空不翅於空矣白曰三儀靈長於宇宙萬品盈生於天地就是空哉黑曰空其自性之有不害因假之體也今構羣材以成大廈罔專廢之實積一毫以致合抱無植木之體有生莫俄頃之留太士蔑累息之固興滅無常因緣無主斯

空在於性理所言據於事用。吾以爲悞矣。白曰：丹堅火傳之談，堅白唐肆之論，蓋盈中國矣。非理之正，故不舉以爲教耳。黑曰：周孔爲教，正及一世，不見來生無窮之緣，積善不過子孫之慶，累惡不過禍殃之罰，報效止於榮祿，誅責極於窮賤，視聽之外，冥然不知，良可悲矣。釋迦闡無窮之業，拔重關之險，陶方寸之慮，宇宙不足盈其明，設一慈之教，羣生不足騰其化，叙地獄則民懼其罪，敷天堂則物歎其福，指泥洹以長歸，乘法身以超覽，神變無不周，靈澤靡不覃，先覺翻翔於上，世後悟騰翥而不紹，坎井之局，何以識大方之家乎？白曰：龔天堂以就善，易若服義而蹈道，懼地獄以救身，執與端心以從理，禮拜以求免罪，不由祇肅之意，施一以徵百倍，弗乘無恡之情，美泥洹之樂，生就遠之慮，贊法身之妙，肇好奇之心，近欲未弭，遠利又興，雖言菩薩無欲，羣生固已有欲矣。甫教交敵之氓，永開利競之俗，澄神反道，其可得乎？黑曰：物情不能頓至，故積漸以誘之。若不示以來生之欲，何以權其當生之滯？奪此俄頃，要彼無窮，若弗動春稼，秋穡何期？端坐井底，不知長淪九泉之下矣。白曰：異哉！何所務之乖也？道在無欲，而以有欲要之，北行求郢，西征索越，方長迷於幽都，永謬落於昧谷，遠遯閻楚，其可見乎？所謂積漸者，日損之謂也。當先遺其所輕，然後忘其所重，使利欲日去，淳白白生耳。豈得以

少要多，以龐易妙，俯仰之間，非利不動，利之所誘，其有極哉？乃丹青眩尚俊之目，土木夸好壯之心，樹無用之事，割羣生之急，致營造之計，成封樹之私，務勸化之業，結師黨之勢，苦節以要屬精之譽，護法以展陵競之情，悲矣夫！道其安寄乎？是以周孔敦修，弗闢視聽之外，老莊陶風，謹守性分而已。黑曰：仁義分爲三遊，盜賊資於五善，聖跡之敝，豈有內外？且黃老之家，符章之偽，水祝之誣，不可勝論。子安於彼，駭於此，玩於濁水，達於清淵乎？白曰：有跡不能不敝，有術不能無僞，此乃聖人所以挫桎也。今所惜在作法於貪，遂以成俗，不正其敝，反以爲高耳。至若詐僞凡鄙之徒，固不足論。黑曰：釋氏之教，便無取於諸華耶？白曰：曷爲其然？愛物去殺，尚施周人息心，道榮華之想，弘願布兼濟之念，仁義立一，何以尚之？惜乎末流爲累耳。黑曰：子之論善，殆同矣，便事盡於生乎？白曰：幽冥之理，固不極於人事矣。周孔知而不辨，釋迦辨而不擊，宜去其形迹之見，存其要妙之旨，請嘗言之。夫道之以仁義者，服理以從化，帥之以勸戒者，循利而遷善，故甘辭興于有欲，而止於明悟，淡說行於天解，而息於貪僞，是以示來生者，蔽虧於道釋，杜幽闇者，冥符於姬孔。由斯論之，言之者未必遠，不言者未必近，知之者未必得，不知者未必失，但使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耳。殊塗而同歸者，不必守發輪



之轍也。論行於世。宿僧謂其貶黜釋氏。欲加損斥。太祖見而賞之。元嘉中。遂奉權要。朝廷大事。皆與謀議。賄賂相繼。勢傾一時。方筵七入座。上常滿。琳著高屐。披貂裘。置通呈書佐。權伴宰輔。孔顗常詣之。遇賓客。填咽。賻察而已。顗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矣。又有慧嚴。慧嚴道人。並在東安寺。學行精整。為道俗所推。時闕場多禪僧。京師為之語曰。闕場禪士。東安義林。世祖大明四年。於中興寺設齋。有一異僧。聚莫之識。問其姓名。名明慈。從天安寺來。忽然不見。天下無此寺名。乃改中興曰天安寺。大明中外。國沙門摩訶衍。若飾有精理。於京師多出新經。其勝疑經尤見重內學。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一

高句麗國王曰高璉。高祖踐位。授都督營州諸軍事。征東將軍。高句麗王璉遣長史馬婁詣闕獻方物。馮跋遣慕容熙自立為燕王。治黃龍城。跋死。子弘立。元嘉十五年。為慕容廆所攻。敗奔高麗。北豐城表求迎接。太祖遣王白駒。趙夫與迎之。并令高璉資遣。璉不欲使弘南。乃遣將孫淑。高仇襲殺弘。白駒等率所領掩討。生擒孫淑。殺高仇。璉以白駒等專殺。執送之上。以達國不欲違其意。白駒等下獄。見原。璉每歲遣使十六年。太祖欲北討。詔璉送馬。璉獻馬八百匹。加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貢獻不絕。歷齊並授爵位百餘歲死。荆雍州蠻。黎瓌之後也。分建種落。布在諸郡。縣荆州置南蠻。

雍州置寧蠻校尉。以領之。蠻民順附者。一戶輸穀數斗。餘無雜調。而宋民賦役嚴苦。貧者不堪。多逃入蠻。蠻無徭役。強者又不供官稅。結黨連羣。動有數千百人。州郡力弱。則起為盜賊。種類稍多。戶口不可知也。所在多溪陰。居武陵者有雄路。滿路。辰路。西路。縣路。謂之五路蠻。而宜都。天門。巴東。建平。江北。諸郡蠻所居。皆溪山重阻。人跡罕至。前世以來。屢為民患。元嘉十八年。天門。淩中。令宗矯之。徭賦過重。蠻不堪命。田向求等破淩中。虜畧百姓。荆州刺史衡陽王義季遣行泰軍曹孫念討破之。二十四年。南郡臨沮蠻反。縛縣令傅僧驥。荆州刺史南燕王義宣遣中兵奉軍王譙討破之。雍州刺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一

史劉道產。善撫諸蠻。前後不附官者。莫不順服。皆引出平土。多緣汚為居。及道產亡。蠻復反叛。世祖為雍州。羣蠻斷道。遣軍主沈慶之攻討。連年然後平殄。世祖大明中。巴東建平。宜都。天門。四郡蠻為寇。民戶流散。百不存一。太宗順帝世。尤甚。雖遭攻伐。終不能禁。荆州為之虛敝。大明中。桂陽蠻反。殺荔令晏珍之。臨賀蠻反。殺關建令邢伯兒。振武將軍蕭冲之討之。無功抵罪。

豫州蠻。廩君後也。西陽有巴水。斬水。希水。赤亭水。西歸水。謂之五水蠻。所在溪岨。種落熾盛。歷世為盜賊。北接淮汝。南極江漢。地方數千里。元嘉二十八年。西陽蠻殺南川令劉臺。二

十九年新蔡蠻破大雷戍，界公私訟，悉引入湖，有亡命司馬黑石在蠻中共為寇盜。太祖遣步兵校尉沈慶之率江荆襄豫諸州軍討之。世祖大明四年，又遣慶之討西陽蠻大魁義而反。黑石徒黨四人，其一人名智，號曰太公，以為謀主。一人名安陽，號燕王。一人名續之，號梁王。蠻文小羅等討擒續之。豫州刺史王玄謨遣將軍郭元封慰勞諸蠻，蠻乃執智、黑石、安陽，送玄謨斬之。太宗即位，四方反叛，及南賊敗於鶴尾，西陽蠻田益之田義之成邪財田光興等起義，攻郢州，剋之。封益之為邊城縣主，都統四山軍人。邪財陽城縣主，又以蠻戶立宋安光城二郡，以義之為宋安太守，光興為光城太守。

史緯

卷一百一十一

五

晉熙蠻梅式生亦起義，斬晉熙太守閻湛之封高山侯氏者。西夷之別種，號曰白馬，三代之際自有君長。世一朝見詩，稱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是也。秦漢以來，居于畧陽、在岐隴以南、漢川以西，自立豪帥。漢武帝遣中郎將郭昌、衛廣滅之，以其地為武都郡。自汧州抵於巴蜀，種類實繁，或謂之白氏，或謂之故氏，各有侯王，受中國封拜。漢建安中有楊騰者，為部落大帥，騰子駒勇健多計畧，始徙居仇池。仇池方百頃，因以為號，四面斗絕，高七里許，羊腸蟠道三十六回，其中坦平，豐水泉煮土成鹽，自然有樓櫓，地方二千餘里，後有千萬，皆魏拜為百頃氏王。至孫飛龍漸盛，晉武帝假平西將軍。

處者國丁  
安徒安

元子世立

史緯

卷一百一十一

雷

養外甥令狐茂搜為子，惠帝時茂搜自稱右賢王，關中流人多依之。茂搜延納無接，欲去者衛護資遣之。愍帝以為驃騎將軍，茂搜死，子難敵襲位，與弟堅頭分部曲。難敵號左賢王，屯下辯，堅頭號右賢王，屯河池。元帝太興四年，劉曜伐之，難敵與堅頭奔苻苌，臣於李雄。曜退，復還仇池，難敵死，子毅立。自號左賢王，以堅頭子繁為右賢王，遣使稱藩於晉，以毅為征南，繁為征東將軍，毅族兄初襲殺毅，自立為仇池公。臣於石虎，後遣使稱藩於穆帝，以初為仇池公，毅小弟宋奴殺初，初子國誅宋奴，桓溫表國為秦州刺史。國從父儀殺國自立，國子安奔苻生，後遣使歸順，以儀為仇池公。後死，子世立。五年世死，弟統廢世子纂自立，纂襲殺統，遣使詣簡文帝自陳，以纂為仇池公。咸安元年，苻堅討纂殺之，徙其民於關中空百頃之地。宋奴之死，二子佛奴、佛狗奔苻堅，堅以佛奴為右將軍，佛狗為撫夷護軍。佛奴子定為尚書，以女妻之。苻堅敗於淮南，關中擾亂，定盡力奉堅，堅死，將家奔隴右，徙治歷城。城在西縣界，去仇池百二十里，置倉儲於百頃，招合夷晉得千餘家。自號仇池公，稱藩於晉。孝武帝卽以其號假之，求割天水之西縣、武都之上祿為仇池郡。許之。十五年，進平天水，畧陽郡，遂有秦州之地。自號隴西王。十九年，攻乞佛乾歸軍，敗見殺。佛狗子盛襲位，分諸山氏羌為二十部護軍，各有鎮。

宋高宗  
建炎四年  
五月  
庚申  
秦州  
刺史  
武都  
王難當  
以保宗  
為鎮南  
將軍  
鎮宕  
昌以次  
子順

保宗後事  
見魏書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一

秦

成不置郡縣遣使稱藩秦獻方物安帝以盛為仇池公姚興遣將王敏攻城固梁州別駕呂瑩求救於盛盛遣軍次湓口敏退加盛征西大將軍益州刺史毛璩討桓玄所置梁州刺史桓希敗走漢中空虛盛遣苻宣行梁州刺史守漢中九年梁州刺史索邈至宣乃還高祖踐阼進封武都王子玄嗣立雖為藩臣猶奉義熙之號苻士為留舊所懷文帝以玄為征西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乃改義熙之號奉元嘉正朔初盛謂玄曰吾嘗為晉臣今年已老汝善事宋帝故玄奉焉玄卒弟難當廢玄子保宗而自立太祖以為冠軍將軍秦州刺史武都王難當以保宗為鎮南將軍鎮宕昌以次子順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一

秦

王年日建義妻為王后子為太子署置百官傾國而寇剋茂萌獲晉壽太守申坦遂圍涪城巴西太守劉道銀拒守難當攻之不剋乃還太祖遣龍驤將軍裴方明發荊雍二州兵討難當方明至漢中長驅而進梁州刺史劉道真攻偽將軍苻隆於武興剋之安西秦軍韋俊向下辯梁州司馬夏侯穆季取白水難當雍州刺史順建忠將軍亮並望風奔走方明至蘭皇難當將軍苻德苻弘祖拒戰方明擊破之斬弘祖殺二千餘人義德遁去天水任愈之率部曲歸順方明遣愈之攻難當世子和於修城大破之難當將妻子奔魏死於虜中初難當遣第二子虎為益州刺史守陰平聞父走逃至下辯方明遣將要之生擒虎送斬建康市仇池平以胡崇之為秦州刺史平羌校尉守仇池魏遣將軍拓跋齊還崇之崇之至洶水去仇池八十里遇齊戰沒餘衆奔還漢中前鎮東司馬苻達征西中郎任融等舉義立保宗弟文德為主拓跋齊聞兵起遁走達追擊斬齊露板馳告朝廷太祖以文德為征西大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文德進戍茄盧城為魏所攻奔於漢中世祖鎮襄陽以文德失守執之歸於京師王師北討起文德為輔國將軍率軍自漢中西入搖動所脫文德宗人楊高率陰平平武氏據唐魯橋以叩文德文德破斬之又遣文德伐啖提氏不剋梁州刺史劉秀之執送荊州使文德從

兄頭成蒞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反文德不同見殺贈征虜將軍孝建二年以頭為輔國將軍保宗子元和為征虜將軍元和楊氏正統年少才弱不能綏御所部頭至誠奉國母妻子弟為魏所執朝廷既不正元和位號部落未有定主雍州刺史王玄謨上表曰楊頭語臣頃被家為國母妻子弟墜沒虜中頭皆不顧陳力捍邊竭忠盡誠未為朝廷所識元和承統宜授王爵若以其年小不堪大任則應別有所委頃來公私紛紜華戎交構皆此之由臣伏奉頭元嘉以來實忠於國棄親遺愛誠在可嘉氏羌負遠與虜咫尺急之則反緩之則慢觀頭言語不敢便望仇池公所希在西秦州假節而已

史籍

卷一百十一

七

如臣愚見蕃捍漢川使無虜患頭實有力荒遠小州殆不足客元和弱未可專委數年之後果堪嗣業用之不難若才用不稱則應歸頭使蒞葭蘆不守漢川亦無立理上竟立元和為武都王治白水不能自立遂奔索虜元和從弟僧嗣立還成蒞葭蘆以為武都王僧嗣卒從弟文慶立封武都王文慶遣弟龍驤將軍文弘伐仇池破魏兵於蘭阜難當弟廣香在魏魏使將兵攻葭蘆破之文慶見殺以文弘襲封武都王退治武興因名武興國齊太祖即位廣香內附以為沙州刺史梁州刺史范梈年被誅其將李烏奴奔文弘文弘納之烏奴率人命攻梁州為刺史王玄邁所破走還氏中太祖以文弘背

史籍

卷一百十一

天

叛進廣香為西秦州刺史廣香子吳為武都太守三年文弘降以為北秦州刺史廣香病死氏眾半詣梁州刺史崔暕半奔文弘文弘遣從子後起進據白水白水居晉壽上流西接洛陽東帶益路北連葭蘆為形勝之地晉壽太守楊公則啓經畧之宜上曰文弘罪不可恕為今之宜應且加恩卿若能襲破白水必加厚賞永明二年入庫奏後起忠勤彰著進征虜將軍四年後起卒詔以楊集始為武都王十年集始反率氏蜀難眾寇漢川梁州刺史陰智伯遣將軍恒盧奴拒之不剋退保白水賊縱兵攻城盧奴死戰智伯遣軍主楊仲昌馬步數千人救援至東千橋集始悉力攻戰官軍內外奮擊集始大敗十八營一時潰走殺獲數千人集始奔入虜界隆昌元年楊昺為沙州刺史集始入武興以城降虜氏楊昺之聚義眾屯沮水關集始遣弟集朗率兵拒於黃豆戰敗集始走下辯釁之據武興虜軍退覆之留弟昌之守武興自引兵據仇池詔以覆之為秦州刺史仇池公楊昺死以子崇祖為沙州刺史陰平王崇祖死子孟孫立僞南梁州刺史楊靈珍與二弟婆羅阿卜珍率部曲三萬餘人舉城歸附送母及子為質梁州刺史陰廣宗遣秦軍王思考率眾救援為虜所得婆羅阿卜珍戰死以靈珍為北梁州刺史仇池公集始請降詔復爵位梁天監初以集始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以孟孫

元帝長子也帝即位後生劬時猶在諒闇秘之二年

元帝長子也帝即位後生劬時猶在諒闇秘之二年

元帝長子也帝即位後生劬時猶在諒闇秘之二年

為沙州刺史陰平王集始死子紹先立二年以靈珍為左將軍仇池王後為魏所殺十年孟孫死子定立紹先死子智悲立大同元年起復漢中智悲遣使上表求率四千戶歸國詔以為東益州其國西去宕昌八百里南去漢中四百里北去岐州三百里東去長安九百里

二凶

元帝長子也帝即位後生劬時猶在諒闇秘之二年閏正月方云劬生自前代以來未有人君即位後皇后生太子惟殷帝乙既踐阼正妃生紉至是有劬焉體元居正上其喜始生三日帝往視之簪帽無風墜於劬側上不悅初命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一

元

之曰劬在文為召刀後惡焉改刀為力年六歲拜為皇太子中庶子二率入直永福省更築宮制度嚴麗年十二出居東宮納黃門侍郎殷淳女為妃十三加元服好讀史傳愛弓馬及長美須眉大眼方口長七尺四寸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十七年拜大將軍二十七年上將北伐劬固諫不從索虜至瓜步京邑震動劬出鎮石頭總統水軍上登石頭城有髮色劬曰不斬江湛徐湛之無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不關二人事由是與二人不平上務本業勸課農桑使宮內皆蠶欲以諷厲天下有女承嚴道育夫為劫生沒入奚官勸姊東陽公主婢王鸚鵡白公主云道育通靈有

功之速由  
在修取以  
可笑可歎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一

元

耶欲嫁置何處劬答曰東陽主昔屬天與求舉使臣曰若能擊賊者可入隊當時盡戲言耳都不復憶後天與通辭追念往者不忍食言見其形貌健捷堪充驅使使領隊副下人欲嫁者猶未有處劬以告肅并臨賀主肅曰奉今伏漢使傳啟此事多日今始來問當有威嚴之者未測源山爾計臨賀故不應翻覆言語自生寒熱也此姥由來挾兩端難可獨保正爾自問臨賀莫得審實也若見問當依違答之天與先署候人府不審監上有無此傳領急宜捷之殿下已見王未宜具今嚴啓聞彼人若為不已正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凡劬肅相與書疏類如此謂上為彼人或以為其人以江夏王

此事正在  
如何云非  
我事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一

主

義恭爲佞人王勳之姓嚴啓閣者令道育曰天神也勳賜  
既適遠慮與天與相通事世請勳殺天與勳使人殺之而  
慶國謂宣傳往來唯有一人應將見及乃以白上驚悅收賜  
勳封籍其家得勳濟書數百紙皆呪詛巫蠱之言又得所埋  
上形像於宮內道育逃捕之不得上詰責勳勳無辭  
唯陳謝而已道育變服爲尼逃入東宮潛往京口載以自隨  
出止民張昨家江夏王義恭自昨始還朝上告之曰常見典  
籍有此謂之書傳空言不意遂所親親勳所行失道南面之  
日非復我及汝事汝兒子多將來遇此不幸耳自二十八年  
華星起畢昂入太微掃帝座端門滅翼軫二十九年熒惑逆

人皆被甲云有所討召長史蕭斌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  
素積弩將軍王正見入宮告以大事泣拜斌等衆皆驚愕將  
口勳以朱服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衛從如常朝  
之儀萬春門開送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勳謂門衛云授  
勳有所收討今後隊速來張超之數十人馳入中華門等及  
齊開拔刃徑上合殿其夜上與僕射徐湛之語至旦燭猶未  
滅直衛尚殿左右無入上以几自障超之手行紙逆上五指  
俱落并殺湛之勳進至合殿中問太祖已崩出坐東堂蕭斌  
執刀侍呼中書舍人顧徽震懼不時出及至問曰知欲見  
廢何不蚤啓未及答斬之遣人殺吏部尚書江洪左細杖主  
史籍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一

主

上天與攻勳於東堂兄殺使人殺潘淑妃又殺太祖左右數  
十人率衆屯中堂召始興王濬太尉江夏王義恭尚書令何  
尚之勳即僞位百僚至者裁數十人令曰徐湛之江湛弑逆  
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可大赦天下  
改元太初使蕭斌作詔斌辭以不文乃使侍中王僧綽爲之  
斌曰舊輪年改元勳以問僧綽僧綽曰晉惠帝即位便改元  
勳喜即位畢稱疾入永福省然後遷大行皇帝升太極殿文  
帝未崩前一日甲夜太史奏東方有急兵其禍不測宜剋萬  
兵於太極殿前可以消災上不從勳聞而歎曰幾誤我事乃  
問太史令曰我得幾年對曰十年退而語人曰十旬耳勳怒

殺之以蕭斌爲尚書僕射何尚之爲司空桓和之爲右衛率  
戎石頭營道侯義恭爲征虜將軍鎮京城大行皇帝大歛勅  
詳疾不敢出諸處兵仗悉收還武庫成服日勅號勸不自持  
傳訪公卿詢求治道遣大使分行四方以江夏王義恭爲太  
保南燕王義宣爲太尉始興王濬爲驃騎將軍王僧綽爲吏  
部尚書旋以先預廢立見誅長沙王瑾瑾弟楷臨川王譽桂  
陽侯悅新喻侯球並以宿恨下獄死謚太祖曰中宗景皇帝  
世祖及南燕王義宣隨王誕諸方鎮舉義兵勸聞義師起悉  
聚諸王及大臣於城內移江夏王義恭住尚書舍義恭諸子  
住侍中省世祖檄至勸自謂素習武事語朝士曰卿等但助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一

重

我理文書勿措意戎陳若有寇難吾當自出唯恐賊虜不敢  
動耳蕭斌總衆事中外戒嚴防守世祖子於侍中省義宣諸  
子於太倉勸使潛與世祖書言上親御六師太保秉鉞臨統  
吾與烏牟相率即道主上聖恩寬厚法師今在殿內住想弟  
欲知消息故及烏牟南平王鐸法師世祖世子也勸欲殺三  
鎮將士家口江夏王義恭何尚之說之曰凡舉大事者不顧  
家口且多是驅逼今誅其餘累正足堅彼意耳勸乃下書一  
無所問潛及蕭斌勸勸水軍自上決戰不爾則保據梁山  
江夏王義恭慮義兵倉卒艱小不宜水戰乃進說曰賊駿少  
年未習軍旅遠來疲弊宜以逸待之今出據梁山則京都空

勢東軍乘虛容能爲患若分力兩赴則兵散勢離不如義銳  
坐而觀發勸善之蕭斌厲色曰南中即二十年少業能建如  
此大事豈復可量三方同惡勢據上流沈慶之練達軍事柳  
元景宗慙屢立戰功形勢如此實非小敵宜及兵力尚可一  
戰端坐臺城何由得久主相咸無戰意此天亡也勸不納疑  
朝廷舊臣不爲之用厚撫南平恭軍王羅漢掌軍魯秀悉以  
其事委之多賜珍玩美色以悅其意或勸勸保石頭城勸曰  
吾人所以同石頭侯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誰當相救唯應  
力戰決之日日自出行軍慰勞將士親督都水治船艦焚南  
岸驅百姓悉渡水北掌軍龐秀之自石頭南奔人情大震義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一

請

軍至新亭使蕭斌率魯秀王羅漢等攻新亭壘勸登朱雀門  
躬自督率將士懷勸重賞爲之力戰將剋而秀打退軍鼓遂  
爲柳元景等所乘大敗勸走還朱雀門蕭斌爲流矢所中褚  
湛之與桓和之同歸順勸駭懼走還臺城其夜魯秀南奔二  
十五日義恭單馬南奔勸遣游殺義恭諸子以犖迎蔣侯神  
於宮內啓額乞恩拜爲大司馬封中山郡王食邑萬戶加節  
鉞蘇侯爲驃騎將軍使南平王鐸爲祝文罪狀世祖遣參軍  
庾道東拒隨王誕誕前軍至曲阿與道相遇大破之勸遣人  
破柏岡方山璩以絕東軍又使治中辛希桐斷班瀆白石諸  
水口時男丁旣盡召婦女親役五月三日魯秀等攻大航鉤

得一船王羅漢下酣作伎。聞官軍已渡，驚懼放仗歸降。緣洛  
體隊以次奔散，器械盡充塞街衢。是夜，劭閉守六門於門  
內，堅壁立柵，以露車爲樓，城中沸亂。將吏並踰城出奔，劭使  
詹叔見燒華及袁冕服，蕭斌聞大驚，不守，惶窘不知所爲。今  
所統皆解甲，戴白幡來降。即於軍門伏誅。四日，江夏王義恭  
登朱雀門，遣魯秀孫安都、程天祚等直趨宣陽門，劭軍主徐  
典祖等率衆降。劭腹心白直屯閤門外，並走還臺殿。天祚  
乘之得人，安都等相繼進，賊質從廣莫門入，同會太極殿前。  
斬太子左衛率王正見、建平東海等七王，號哭而出。劭穿西  
垣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濟率左右數十人與南平王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一

蓋

鑒南奔，遇江夏王義恭，濟下馬曰：「南中郎今何所作？」義恭曰：「上已君臨萬國，又曰虎頭來得無境乎？」義恭曰：「恨晚。」又曰：「故常不死耶？」義恭曰：「可詣行闕請罪。」又曰：「未審能得一職自効，不義恭曰：「此未可量。」勸與俱歸。於道斬首，濟將產之，久有屬烏鳴於屋上，年八歲，封始興王。少好文籍，資質端妍，母潘淑妃有盛寵，時六宮無主，淑妃專總內政。濟人才既美，母又寵愛，太祖甚留心。袁皇后性忌，以潘氏見幸，恚恨致崩。故劭漢疾潘氏及濟，濟慮將來受禍，曲意事劭，劭與之遂善。濟多過失，屢爲上所詰讓，乃與劭爲巫蠱。游鎮京口，聽將揚州文武二千人自隨，優游外藩，甚爲得意。及解南，究因散騎侍郎徐

爰求鎮江陵，以上流之重，宜有至親，遂以授濟。還京口，爲行留處分，而巫蠱事發，上悅，歎曰：「謂潘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或是一端虎頭如此，非復思慮，非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耶？」使左右朱法瑜責讓濟，辭甚切，并賜書曰：「賜卿事，想汝已聞，汝亦何迷惑乃爾？且沈懷遠何人，其能爲汝隱此耶？投筆慨慨，游漸懼，不知所答。濟在京口，每夕開便門爲微行，上聞，殺其嬖人楊承光。明年正月，方命往荊州。二月，游瑯朝十四日，臨軒受拜，其日藏殿道育事發，明日，濟入謝，上容色非常，加詰問游謝罪而已。潘淑妃抱濟泣曰：「汝始呪詛事發，猶冀刻已，思忽何意，仍藏殿道育耶？」上責汝漢至，我叩頭乞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一

蓋

恩意，猶不釋今日用活何爲？可送藥來，我當先自盡，不忍見汝禍敗。游奮衣而去，曰：「天下事，等自當變，必不上累劭人。」獄之旦，濟在西州府舍，人朱法瑜奔告曰：「臺內叫喚，宮門皆閉，人傳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濟未知事之濟，不騷擾，不知所爲。法瑜勸人據石頭，將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知主上安危，預在臣子當投袂赴難，懸城自守，非臣節也。」游不聽，徑向石頭。文武從者千餘人，俄而劭遣張超之馳馬召游，游屏人問狀，即戎服乘馬往見法瑜，固止之。游不從。王慶曰：「太子反，逆天下怨憤，今豈宜去？但堅閉城門，不過三日，內紫自離。」游曰：「皇太子令，敢有復言者，斬。」既入見，勸劭殺苟亦松等，劭謂

游即凶党



其壽數原  
萬死  
無父無母  
之人乃能  
憐於一過  
此有慈悲至

濟曰潘淑妃遂為亂兵所害。濟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其性  
逆如此及勅將敗勅勅入海。潘先聲珍寶縞帛下船與勅書  
曰船固未至今晚期當下物令畢尼已入臺願與之一決臣  
謂車駕應出此不爾無以與物情時人情離散行計不果尼  
即道有也高禽已執勅勅曰天子何在禽曰至尊近在新亭  
將勅至殿前藏質見之勑哭勑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為  
見哭質辨其逆賊答曰先朝當見枉廢不能作獄中囚問計  
於諸斌斌見勑如此謂質曰可得為乞遠徙不質曰主上近  
在城南自當有處分縛勑於馬上防送軍門既至牙下據鞍  
顧望江夏王義恭與諸王臨視之義恭詰勑曰我背逆歸順  
史緯 卷一百十一 老  
有何大罪頓殺我十二兒勑曰殺諸弟此一事負阿父江湛  
甚庾氏馬之肥秀之亦加誚讓勑厲聲曰汝輩復何煩爾先  
殺其四子勑曰此何有哉乃斬勑臨刑歎曰不圖宋室一至  
於此勑潘並梟首大航暴尸於市勑妻殷氏賜死於廷尉臨  
死謂獄丞江格曰宋家骨肉相殘何以枉殺天下無罪人格  
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耳當以歸勑為后也  
潘妻諸氏丹陽尹湛之女湛之南奔離絕故免於誅其餘子  
女妾媵並賜死投勑諸尸首於江同逆皆伏誅張超之聞兵  
入走至合殿止於獄上之所為亂兵所殺剖腸刺心斷其  
肉諸將生噉之焚其頭骨當時不見傳國璽問勑云在嚴道

有處就取得之遺有鸚鵡並於都街鞭殺焚其尸揚灰於江  
毀勑東宮所住齋汗潘其處焉

史緯卷一百十一終

史緯目錄

卷一百十二南齊書一本紀

高帝

武帝

鬱林王

海陵王

明帝

東昏侯

和帝

卷一百十三南齊書二志

禮儀

天文

州郡

卷一百十四南齊書三列傳

史緯 南齊書目錄

太子長懋

后妃文惠太子妃王氏

鬱林王妃何氏

東昏侯褚氏

褚淵賁 泰 何 焄

王儉嘉

張瓌

柳世隆

垣崇祖榮祖 固 崇

張敬兒

王敬則

陳顯達

李安民

王玄邁

崔祖思

劉善明

周盤龍

桓康

焦度

曹虎

江謐

荀伯玉

王琨

張岱

何載

王秀之延之 綸之 阮 綸

王僧祐

王僧虔

張緒融

卷一百十五南齊書四列傳

虞玩之

劉休

庾杲之

太祖諸王豫章王嶷

長沙王晃

武陵王晔

鄱陽王錡

桂陽王鐸

史緯 南齊書目錄

始興王鑑

衡陽王鈞

江夏王鋒

南平王鏡

宜都王銓

晉熙王銖

河東王鉉

謝超宗

到瑒

劉俊翊

虞悺

蕭景先

胡諮之

劉徽

武帝諸王竟陵王子良

巴東王子喬

晉安王子懋

建安王子真

南海王子罕

巴陵王子倫

臨賀王子岳	南康王子琳
陸澄	
卷一百十六南齊書五列傳	
周顒	王慈
蔡約	陸慧曉 <small>開</small>
顧憲之	蕭惠基
王融	謝朓
袁象	孔稚珪
王奐	宗始安王鳳 <small>通光通昌</small>
安陸王綏	蕭湛
史緯	三
蕭坦之	江祜
江敳	何昌寓
謝淪	王晏 <small>思遠</small>
徐孝嗣	沈文季
卷一百十七南齊書六列傳	
巴陵王昭秀	明帝 <small>諸王</small> 江夏王寶立
鄱陽王寶貨	裴叔業
崔慧景	張欣泰
文丘靈鞠	卞彬
丘巨源	王智深

王筠	陸厥
崔慰祖	祖冲之
良傳琰	丘寂之
何敬叔	虞愿
裴昭明	沈憲
孔琇之 <small>與毛景素</small>	高選褚伯玉
明僧紹 <small>山陰</small>	顧歡
劉蚪	宗測
庾易	沈麟士
徐伯珍	孔祐
史緯	四
李崔懷慎	華寶
韓令範	朱謙之
樂頤 <small>阮仲恭</small>	江泌
蕭叔明	庾道敏
王虛之	宗元卿
鄭縣小兒	封延伯
劉濂	辛普明
幸紀僧真	劉繼宗
茹法亮	呂文顯
茹法真	魏房
終	

史緯卷一百十二

南齊書一

本紀

梁蘭陵蕭子顯撰  
清晉江陳允錫校



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姓蕭氏，東海蘭陵人。皇考承之，仕宋爲漢中太守。氏帥楊難當寇漢川，承之破平之，封晉興男。及卒，梁主思之，於峨公山立廟祭祀。太祖姿表英異，龍顏鍾聲，麟文遍體。明帝卽位，時四方反叛，授太祖輔國將軍，率將東討。至晉陵，一日破賊十二壘，分軍定諸城，封西陽侯，遷南兗州。

史緯 卷之一百十二

刺史明帝常嫌太祖非人臣相，而民間流言云：蕭道成當爲天子。明帝愈疑之，遣冠軍將軍吳喜以三千人北使，令喜留軍破釜，自賞酒銀壺封貯，以賜太祖。太祖戎衣出門迎，卽酌飲之，喜還，帝意乃悅。七年，徵還京師，部下勸勿就徵。太祖曰：主上自誅諸弟，爲太子稚弱，作萬歲後計，何關他族？唯應速發，緩必見疑。今骨肉相害，自非盡長之運，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力耳。拜太子左衛率，明帝崩，遺詔爲右衛將軍，與尚書令袁粲護軍褚淵領軍劉劭共掌機事，領石頭戍軍事。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於尋陽，朝廷惶駭。太祖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致敗。休範必愆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宜

史緯 卷之一百十二

頓新亭以當其鋒。賊千里孤軍，後無積委，求戰不得，自然瓦解。征北張永可以見甲守白下，領軍劉劭宜屯宣陽門，爲諸軍節度。我請爲前驅，破賊必矣。中書舍人孫千齡黨於休範，曰：宜依舊遣軍據梁山。太祖正色曰：賊今已近，梁山豈得至新亭？兵衝欲以死報國耳。乃單車出新亭，加平南將軍，治壘。未畢，賊前軍已至。太祖乃解衣高臥，以安衆心。執白虎幡，登西垣，使將軍高道慶浮舸與賊戰，大破之。賊步上新林，休範來肩輿，率衆至壘東，短兵接戰，自己至午，衆皆失色。太祖曰：賊雖多而亂，易破也。楊運長領射手七百人射之，賊不得逼。城張敬兒斬休範首，臺軍及賊衆尚不知休範已死，其別率杜黑藏急攻壘東。休範主簿蕭惠領數百人突入東門，太祖數百人與賊戰，推柵而前，相去數丈，分兵橫射，太祖手射傷十餘人，左右死戰，賊不能當。乃郤衆軍復與黑藏拒戰，自脯達明矢石不息。其夜大雨，鼓叫不復相聞。將士積日不得食，軍中馬夜驚，城內亂走。太祖秉燭端坐，厲聲呵止之。賊帥丁文豪破臺軍於皂莢橋，直至朱雀桁，劉劭戰沒，賊進至杜姥宅，典籤茅括開東府納賊。冠軍將軍沈懷明於石頭奔散，張永潰於白下，宮內傳新亭亦陷。太后執荅梧王手泣曰：事敗矣。太祖遣軍主陳顯達從石頭濟淮，問道自承明門入衛宮。閱休範典籤許公與許稱休範在新亭，士庶惶惑，詣壘投名。

滑稽之盛  
如此

史緯

卷之一百十二

三

者以千數及至乃知是太祖太祖得輶焚之登城謂曰劉  
休範父子昨已就戮屍在南岡下身是蕭平南諸君若觀之  
君等名字皆已焚燒勿懼也官軍已平賊太祖振旅凱入百  
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還中領軍進爵爲公與榮  
等更日入直決事號爲四貴加尚書左僕射休範平後蒼梧  
王漸行內暴帝威名既重蒼梧懷忌之嘗率數十人直入鎮  
軍府時蒼梧帝臥裸袒蒼梧立帝於室內盡腹爲射的引  
弓將射之帝神色不變歛衫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  
曰領軍腹大是作射棚一箭便死後無復射的不如以寇箭  
射之又取寇箭一發卽中帝臍蒼梧投弓於地大笑曰此手

被吹已矣  
新帝矣

史緯

卷之一百十二

四

殿庭槐樹下計議帝推劉乘曰丹陽宗室今日之事屬有所  
歸乘未答帝解帶盡張次推袁粲又不受敬則拔刀曰今日  
之事應關蕭公敢有異言者血染敬則刀呼虎賁羽儀自取  
白紗帽加帝首今帝卽位曰今日誰敢動事須及熱帝呵之  
曰卿不解事粲欲有言敬則叱之帝議立順宗粲袁等從之  
進太祖司空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荊州刺史沈攸之反稱  
太后召已下都太祖入居朝堂命諸將討平西將軍黃  
回前驅湘州刺史王湛太后兄子也遭母喪還至巴陵與攸  
之通謀湛至郢州世祖爲長史湛期世祖出弔因害之據郢  
城世祖不出湛至都期太祖出弔太祖復不出司徒袁粲向  
書令劉乘見太祖威權日盛與湛及黃回等相結舉事攸之  
反問至太祖往石頭與粲謀議粲稱疾不相見冠壬申夜起  
兵乘弟領軍湛及直閣將軍卜伯興等爲內應丹陽丞王遜  
告變太祖命王敬則誅伯興輒遣諸將攻石頭王湛將數百  
精丁赴城門已閉官軍又至乃散官軍攻石頭執粲及劉  
乘王湛斬之沈攸之攻郢城不克衆潰自經死太祖誅鎮北  
將軍黃回進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太傅領揚州牧昇平  
三年三月進位相國總百揆封齊公備九錫之禮四月進爵  
爲王辛卯宋帝禪位遜於東邸出東掖門問今日何不奏鼓  
吹左右莫有答者建元元年夏四月甲午卽皇帝位於南郊

禮畢大駕還宮臨太極殿大赦封宋帝為汝陰王築宮丹陽縣以褚淵為司徒子凝為尚書令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映為荊州刺史西中郎將斷四方上慶禮詔二宮諸王不得營立屯邸封畧山湖弛鹽鐵稅禁減太官稅改元嘉曆為建元曆木德盛卯終末以正月卯祖十二月未臘詔曰設募取將懸賞購士益出權宜自今可斷購募遣大使分行四方已未汝陰王薨齊志也謚為宋順帝誅陰安公劉粲等追尊皇考曰宣皇帝皇妣為孝皇后妃為昭皇后詔宋末枯骸宜悉埋藏備法駕奉七世至於太廟立子臧為皇太子二年春二月置巴州十二月車駕幸中堂聽訟三年春正月詔王公卿士進議言六月大赦通租宿債除減有差四年春二月上不豫三月召司徒褚淵左僕射王儉曰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出鼎時來遂隆大業風道沾被升平可期遽疾彌留至於大漸公等奉太子如事吾當令敦穆親戚委任賢才崇尚節儉弘宣簡惠則天下之理盡矣死生有命夫復何言壬戌上崩年五十六葬武進縣泰安陵上少有大量喜怒不形於色澹沈靜默常有四海之心博學善屬文工草隸書奕棋第二品雖經綸夷險不廢素業服御儉樸後宮器物欄檻以銅為飾者皆改用鐵內殿施黃紗帳宮人著紫皮履華蓋除金華不用鐵回釘每曰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欲以

身率下後風易俗性寬營與直閣將軍周覆共恭累局不倦覆抑上手不許易行不以為忤也所著文詔中書侍郎江淹撰次之宋明帝殺害功臣時上鎮淮陰每懷憂懼忽見神人謂上曰無所憂子孫當昌盛子孫被西昌殺戮世祖武皇帝諱曠太祖長子也為領令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助反南康相沈肅之繫上於郡獄族人蕭欣祖破郡迎出肅之率將吏追擊上拒戰獲肅之遂舉義兵據郡城遣軍王張應期襲豫章轉寧朔將軍遷晉熙王燮長史行鄂州事順帝立燮為揚州刺史以上為左衛將軍輔燮俱下沈攸之事起未得朝廷處分上以中流可以待敵即據益口為戰守之備城內乏水欲引水入城始鑿之遇伏泉湧出如此者九處城遂可守太祖聞之喜曰此真我子也遣平西將軍黃回等受上節度事平轉征虜將軍江州刺史太祖即位立為皇太子太祖崩上即位遺詔以司徒褚淵錄尚書事尚書左僕射王儉為尚書令車騎將軍張敬兒為開府儀同三司六月立皇太子長懋永明元年春正月祠南郊大赦詔內外群僚進議言王公卿士各舉所知望氣者云新林婁湖有王氣築青溪宮作婁湖苑以厭之夏四月詔曰魏矜袁紹恩洽丘墓晉亮王凌榮單餘裔二代弘義前載美談袁粲劉秉與先朝同獎宋室沈攸之於景和之世特有廼心雖末節不終而始誠

可錄歲月已往宜特降石繫乘堂兆未修可為經理攸之及其諸子喪柩可符荊州送反舊墓在所為營葬事五月車騎將軍張敬兒有罪伏誅秋八月魏人來聘冬十月使驍騎將軍劉縉聘於魏二年夏四月詔揚南徐南兗徐兗豫江諸州見因送案親斷任直其遙邇州郡委刺史詳察訊六月車駕幸中堂聽訟八月車駕幸玄武湖講武四年春正月富陽人唐衡之反聚眾破桐廬錢塘等縣害東陽太守遣蕭崇之將宿衛兵出討伏誅車駕幸中堂策秀才三月國子講孝經車駕幸學陽祭酒博士助教相有差九月九日出商廳館登高宴群臣館上所立孫陵閣世呼為九月臺者也六年春三

七

史籍 卷之一百十二 月詔皇太子於東宮宣猷堂臨訊秋四夏五月殿中將軍郭起諫射雉賜死穎川荀丕以諫諍託他事誅之車駕幸琅邪講武習水步軍冬十月初臨太極殿讀時令七年春正月申明不舉子之科有產子者量定蜀邸冬十月詔曰王季流浮舊章陵管古內奢靡動違矩則裂錦斷繡以競車服之飾塗金鏤石以窮瑱域之麗至班白未婚累葉不葬苟相姘衛國顧大典可明為條制八年春正月詔放還虜俘夏四月詔公卿已下各舉所知隨才授職進得其人受登賢之賞薦非其才獲濫舉之罰十一年春正月皇太子長懋薨夏四月立皇太子昭業先是魏地謠言赤火南流炎南國至是有沙門

身衣未竟  
後身見之  
無所附片  
於細事其  
也智不足  
也

從北齋火而至色赤於常火熱小微云可以療疾貴賤爭取之多驗成云聖火詔禁之不止火炙至七炷而疾愈京師有病瘵者以火炙數日而差隣人笑曰病偶自差豈火所為此人便覺願問瘵明日瘵如故後梁以火德興乃其驗也秋七月上不豫徙御延昌殿乘輿登階殿屋鳴咤上惡之虜大寇還遣江州刺史陳顯達鎮雍州上慮朝野憂惶乃力疾召樂府奏伎成寅大漸詔曰始終大期賢聖不免吾年近六十亦復何恨但皇業艱難萬機事重不能無遺慮耳太孫進德日茂子良善相昆輔內外眾事悉與參謀尚書職務根本委王晏徐孝嗣軍旅捍邊之畧委王敬則陳顯達百辟庶僚各

八

史籍 卷之一百十二 奉爾職謹事太孫勿有懈怠又詔曰我崩之後身上著時服畫天衣諸器服悉不得用寶物及織成等常所服刀長短二口鐵環者隨入梓宮喪禮每存省約不須煩民諸王六宮並不須從山陵內殿鳳華壽昌耀靈三處是吾所製大貴有天下富兼四海宴處寢息不容太陋此為奢儉之中顯揚殿玉像諸佛及供養具如別牒有功德事可專在中自今公私皆不得出家為道其起立塔寺以宅為精舍並嚴斷之諸小賜乞及問內處分亦有別牒內外禁衛勞舊主帥左右悉付諸諸優量驅使之勿負吾遺意也上崩年五十四葬景安陵上剛毅有斷為治總大體以富國為先頗喜遊宴雕綺之事

有傳主

高帝五子  
世祖立  
世祖立  
世祖立

言常悔之，未能頓遣。史臣曰：世祖南面嗣業，功參寶命，文武授任，不章舊章，明賞信罰，皆由上出，外表無厭，內朝多豫，機事平理，職貢有恒，府藏克實，民鮮勞役，宮室苑囿，未足以傷財，安樂有年，衆庶所同，幸亦有齊之良主也。南史云：齊梁紀並云：出自蕭何以及聖主之而望之本傳，不云出自鄒侯，齊梁所書有乖實錄，故改削之云。

韓林王昭業文惠太子長子也，高帝爲相王，鎮東府，時帝年五歲，牀前戲，高帝方令左右拔白髮，問之曰：兒言我誰耶？答曰：太翁。高帝笑曰：豈有作曾祖而拔白髮者乎？卽擲鐵起，其後問訊高帝，帝指示賓客曰：我基於此四世矣。文惠太子薨，

史綱卷之一百十二

九

世祖立爲皇太孫，居東宮，世祖崩，太孫卽位，遺詔武陵王驊爲衛將軍，征南大將軍陳顯達並開府儀同三司，西昌侯爲尚書令，詹事沈文季爲護軍將軍，竟陵王子良爲太傅，劉陳三調及衆逋在今年七月以前者，皆御府及無用池田邸治，開市征稅，先是每有蠲原之詔，多無事實，督責如故，時西昌侯爲任政，徵市德於民，實行恩惠，海內欣然。九月，追尊文惠皇太子爲世宗文皇帝，妃爲皇太后，立皇后何氏，隆昌元年夏四月，衛將軍武陵王驊、太傅竟陵王子良薨，以鎮軍大將軍贊開府儀同三司，秋七月癸巳，皇太后令廢帝爲鬱林王，帝少美容止，善諫書，武帝特所鍾愛，朝皇孫手書，不得

可天。

史綱卷之一百十二

十

阿婆佛法言有福生帝王家，今見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主帥勸見拘執，不如市邊屠酤兒，百倍帝侍文惠太子疾，及居喪哀慟，號咷見者莫不嗚咽，茲還私室，卽歡笑酣飲於太妃房內，被壁爲閣道，往何氏間，輒彌時不出，武帝往東宮，帝迎拜號慟，絕而復蘇，武帝自下輿抱持之，令女巫楊氏禱祝，速求天位，及文惠薨，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呼楊婆，初人聞有楊婆兒歌，蓋此徵也。武帝有疾，又令楊氏日夜禱祈，令宮車早發駕，時何妃在西州，武帝疾稍危，與何氏書，中大作一大喜字，作三十六小喜統之，侍武帝疾，憂容慘慙，言發淚下，武帝每言及後事，帝輒哽咽，不自勝，武帝以爲必能荷負大



今年即位  
明年見廢  
表得五年  
以後

自然安服

業謂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勿厝意五年以後勿復委人若  
自作無成無所多恨臨崩執帝手曰阿奴若憶翁當好作如  
此再而崩大欽始畢悉呼武帝諸伎備奏衆樂卽位未逾旬  
毀武帝所起招妓殿以材賜閹人徐龍駒於其處爲馬埽馳  
騎墜馬傷而頓稱疾不出者數日武帝梓宮下清輜輶車未  
出端門便稱疾還內奏胡伎釋鐸之聲震警內外司空王敬  
則謂射聲校尉蕭坦之曰何可便如此耶坦之曰是內人哭  
警微耳於閤內乘婦人車往問訊后母廬昌君宋氏因微服  
遊走市里常往文帝崇安陵隧中與群小作柳絮賭跳放鷹  
走狗雜役帝帝既失道朝事大小皆決之西昌侯鸞極意賞

史籍 卷之一百十二

主

賜左右勳至百數十萬每見錢輒曰我昔時思汝一個不得  
今日得用汝未武帝聚錢上庫五億萬齋庫三億萬餘金銀  
布帛不可稱計卽位未葬歲所用垂盡開主衣庫給閹人豎  
子隨其所欲恣意筆取取諸寶器相割擊破碎之以爲笑衆  
居喪裸袒著紅綬襪與文帝幸姬霍氏淫通改姓徐氏皇后  
亦淫亂齋閣通夜洞開內外滑雜無復分別徐龍駒專總樞  
密中書舍人恭母珍之朱隆之直開將軍曹道剛周奉叔爲  
之羽翼西昌侯鸞屢諫不納既而尼嫗頗傳異語帝既忌鸞  
爲遂誅龍駒奉叔珍之帝不能違中書令何胤以後叔直殿  
省帝隨后呼胤爲三父與胤謀誅鸞胤不敢當乃謀出鸞於

西昌侯鸞  
位已殺十  
二王矣

西州中敕川事不復關焉鸞使蕭詠誅曹道剛朱隆之等率  
兵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於上北入門三失履王晏徐孝嗣  
陳顯達等繼進帝在壽昌殿裸身與霍氏相對聞外有變使  
閉內殿諸房閤令閹人登與光樓望之還報云見一人戎服  
從數百人急裝在西鐘樓下須臾蕭詠領兵先入帝走向愛  
姬徐氏房拔劍自刺不入以帛纏頸與接出延德殿詠之入  
宿衛將士欲拒戰詠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須動宿衛乃止  
及見帝出各欲前帝帝竟無一言出西弄弑之年二十二葬  
以王禮霍氏及廬昌君宋氏賜死餘黨並誅武帝時有小吏  
姓黃名太子武帝曰皇太子不可爲名於是移之於外易名

史籍 卷之一百十二

主

爲太子處士何點曰太子者三才之所係今化而爲大不得  
立矣既而文惠太子第二子也鸞林王卽位封新安王鸞  
海陵王昭文文惠太子第二子也鸞林王卽位封新安王鸞  
林王廢西昌侯鸞立之七月丁酉卽位改元延興以鸞爲驛  
騎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宣城公九月誅司徒鄱陽王  
鸞大將軍隨郡王子隆遣平西將軍王廣之誅南兖州刺史  
安陸王子敬於是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起兵遣中護軍王  
玄邁討之又誅湘州刺史南平王銳鄧州刺史晉熙王球  
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銓進鸞太傅領大將軍進爵爲王誅中  
軍將軍桂陽王鑠撫軍將軍衡陽王鈞秘書監江夏王鋒鎮

軍將軍建安王子真、左將軍巴陵王子倫、宣城王輔政。帝起居皆諮而後行。思食蒸魚菜。太官令各無錄公命。竟不與。辛亥。皇太后令廢帝為海陵王。使宣城王入承皇統。十一月。稱王有疾。道御師占視。遂殯之。諡曰恭王。年十五。史臣曰。郭璞稱承昌之名。有二日之象。而隆昌之號亦同焉。案漢中平六年。獻帝即位。詔改元為光熹。張讓段珪誅後。改元為昭寧。董卓輔政。改元為永漢。一歲四號也。晉惠帝太安二年。長沙王又敗。成都王穎。改元為永安。類自郡奔。河間王顒復改元為永興。一歲三號也。隆昌延興建武。亦三改年號。故知喪亂之軌同於前事矣。

史緯

卷之一百十二

主

高宗明皇帝諱鸞。高祖兄始安王道生之子也。少孤。太祖撫育恩過諸子。太祖踐阼。封西昌侯。鄧州刺史。世祖即位。遷侍中。領驍騎將軍。王子侯。舊乘繼帷車。高宗獨乘下帷儀。從如素七。公事混。抗。服食人擔火。誤燒牛鼻。豫章王白世祖。世祖笑。轉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清道而行。上甚悅。還尚書右僕射。世祖遺詔。為侍中。尚書令。加鎮軍將軍。爵林王。廢海陵王。立進太傅。領大將軍。封宣城王。太后令廢海陵王。以上入禁。太祖為第三子。建武元年。冬十月。癸亥。即皇帝位。大赦。通租宿債。換負官物。在元年前。悉原除之。十一月壬申。日有食之。帝宿沐浴。不御內。其日潔齋蔬食。斷朝務。屏人。與衣衾。危

不獨太祖  
撫育之也  
即武帝一  
段意思何  
忍盡殺其  
子孫不仁  
如西昌古  
今所本有  
也

坐以至事畢。十二月。詔曰。上覽。易。遺。下。情。難。達。是以甘棠見美。肺石流詠。自月一視黃辭。如有含枉不申。懷直未舉者。滄民之司。並任厥失。右僕射劉明之。坐不贍給兄子。致使隨母他嫁。免官。禁錮終身。是歲。魏主遷都洛陽。二年春正月。詔王公以下。各舉所知。內外群僚。盡言無有所諱。六月。誅領軍將軍蕭湛。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邵陵王子貞。四年春正月。詔民產子者。蠲其父母調役一年。賜米十斛。新婦者。蠲夫役一年。秋八月。魏寇沔北。遣尚書崔慧景率眾攻雍州。承泰元年春正月。沔北諸郡相繼敗沒。新野太守劉忌率眾固守。食盡。炎土為粥。救兵不至。城破死之。遣太尉陳顯達救雍州。誅

史緯

卷之一百十二

南

河東王鈺。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衡陽王子陵。南康王子琳。永陽王子珉。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桂陽王昭榮。巴陵王昭秀。上有疾不瘳。望氣者云。宜改元。夏四月。改元。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舉兵反。遣輔國將軍劉山陽率軍討斬之。秋七月。己酉。帝崩。年四十七。遺詔。徐孝嗣可重申八命。中書監沈文學可左僕射。江祐可右僕射。軍政大事。委太尉陳顯達。葬興安陵。帝明審有吏才。持法無所借制。御親幸。臣下肅清。罷世祖所起新林苑。文帝東田。斥賣之。輿輦舟乘。悉刷取金銀。還主衣庫。嘗用皂莢說。授徐湛與左右口。此猶堪明日用。太官進御食。有蒸燕。帝十字畫之。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片

破之。餘克晚食。宮殿服御。一無所改。其儉約如此。惟猜忌多。慮。承行誅戮。信道術。用計數。每出行幸。先占利害。欲南則說。吉之北。簡於出入。竟不南郊。初有疾。無報聽覽。群臣莫知。及疾篤。求白魚以爲藥。外始知之云。白魚可

東昏侯寶卷高宗第二子也。建武元年。立爲皇太子。高宗崩。太子卽位。十一月。立皇后褚氏。永元元年。春二月。太尉陳顯達敗寶於馬圈。秋八月。淮水變赤如血。殺尚書右僕射江祐。侍中江祀。地震至來歲。晝夜不止。八月。揚州刺史始安王暕。先據東府。反遣領軍將軍蕭坦之。率六軍討斬之。九月。殺尚書左僕射蕭坦之。右衛將軍曹武。領軍將軍劉暄。冬十月。誅

史記卷一百一十二 主

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沈文季。十一月。太尉江州刺史陳顯達。舉兵於尋陽。遣護軍將軍崔慧景。督衆軍討之。十二月。顯達至京師。六軍擊斬之。二年春正月。詔討豫州刺史裴叔業。二月。叔業病死。兄子植以壽春降虜。遣崔慧景率軍伐壽春。慧景於廣陵舉兵襲京師。南徐州刺史江夏王寶玄。以京城納慧景。遣中領軍王榮。率軍屯北隄門。慧景至。整敗績。慧景入京師。臺內城守。豫州刺史蕭懿起義救。慧景棄衆走。新之以蕭懿爲尚書令。五月。江夏王寶玄伏誅。六月。車駕於樂遊苑內會。如三元。京邑女人放歌。冬十月。殺尚書令蕭懿。十二月。雍州刺史蕭衍起兵於襄陽。三年春正月。丙申朔。合朔。

此等細事  
本南史史  
但史以備  
觀覽非如  
經史也  
事如史氏  
之亦其略

時加寅。事畢。宮人於閤武堂元會。皇后正位。闔人行儀。帝戎服臨視。二月。遣羽林兵征雍州。中外纂嚴。內橫吹五部於殿內。晝夜奏之。三月。南康王寶融卽帝位於江陵。驍騎將軍薛元嗣。以鄂州降蕭衍。八月。以李居士總督西討諸軍事。屯新亭。九月。蕭衍至南豫州。輔國將軍申胄軍二萬人。於姑熟奔歸。李居士與衍戰於新亭。敗績。冬十月。王珍國與衍戰於朱雀桁。敗績。舉別將軍徐元瑜。以東府降。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入衛市。東宮。尋出降。光祿大夫張瓌。棄石頭還宮。於是閉宮城自守。李居士以新亭降。蕭衍築長閉守宮城。十二月丙寅。雍州刺史王珍國。侍中張稷。率兵入殿弑帝。時年十九。帝在

史記卷一百一十二 末

東宮。好弄。不喜讀書。明帝不以爲非。令太子三日一朝。常夜捕鼠。逮旦。以爲樂。明帝臨崩。屬後事。以隆昌爲戒。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委任群小。誅諸宰臣。性訥澁。少言。不與朝士接。惡處在太極殿。欲速葬。徐孝嗣固爭。得踰月。每當哭。輒云。疾痛。大中人。大羊。開無髮。號慟俯仰。憤墜於地。帝大笑曰。禿秋。帝來乎。自江都等誅後。無所忌憚。日夜戲馬。鼓譟爲樂。合夕。擊金鼓吹角。雜以羌胡橫吹。諸伎常以五更就卧。至曉乃起。王侯節朝。朝見。哺後方前。或際暗遣出。臺閣奏奏。月數十。乃報。或不知所。在。蘭豎包裹魚肉還家。並是五省黃素。二年元會。食後方出。朝賀裁竟。還寢至晚。百僚陪位。皆僂仆菜色。

尊公太像  
故今即貴  
之亦天道

比起就令終遷而罷。所幸潘氏本姓俞名尼子又名玉兒王  
敬則效也。或言宋文帝有潘妃在位三十年。於是改姓曰潘  
拜為貴妃。妃乘臥與帝騎馬從後著織成袴褶金薄帽。執七  
寶綽稍。戎服急裝。不變寒暑。陵冒雨雪。不避阮奔。馳騁渴乏  
輒下馬。解取腰邊磁器酌水飲之。復上馬馳去。故黃門五六  
十人為騎客。選無賴小人善走者五百人為逐馬常以自隨。  
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騎中帷帳及步障皆緣以錦。金銀  
錢牙瑇瑁帖備。有筋力牽弓至三斛五斗。初學擔輦。每傾  
倒其後自虎帳七丈五尺。黃上擔之。折齒不飽。始末能騎馬。  
俞靈韻為作木馬人居其中。行動進退隨意。所適後遂善騎。  
史錄 卷之一百十二

陳顯達死。始出遊走。過親幸家。每中夜鼓聲四出。輦殿橫路。  
處處禁斷。空家盡室。犯者應手格殺。百姓徒跣奔走。啼號滿  
道。疾患者擗移之。無人攔者。扶匍路側。吏司輒加捶打。死亡  
相繼。從騎因入人家取物。無不蕩盡。工商廢業。蕪蕪路斷。孔  
產移居。棄屍不葬。背溪有疾人。吏懼得罪。推置水中。泥覆其  
面死。魏與太守王敬寶新死未歛。家人被驅。不得開視。及還  
鼠食兩眼都盡。至沈公城有一婦人當產不去。帝入其家。問  
何獨在。答曰。臨產不得去。因剖腹看男女。長秋卿王儉病篤。  
不聽停家。死於路邊。丹陽尹王志被驅急。狼狽步走。藏兩廂  
中。夜方得歸。嘗遊獵至定林寺。一沙門病不能去。藏於草間。

以類齊書  
何用

為軍人所得。左右韓曜光曰。老道人可念。帝曰。汝見廢。亦  
不射邪。遂殺之。三年。殿內火。時帝未還宮。房間皆閉。內人死  
者相枕。其後出遊。復燒琉璃殿。數十餘殿及栢寢。北至華林  
西至秘閣。三千餘間皆盡。左右趙鬼。讀西京賦云。栢梁既災。  
建章是營。於是大起芳樂。芳德仙華。太興含德清曜。安壽等  
殿。別為潘妃起神仙永壽玉壽三殿。備以金壁。其玉壽中作  
飛仙帳。四面繡綺。殿間蓋書神仙。以美女侍側。鑿金銀為書  
字。雲獸神禽。鳳雲華炬。椽栴之端。悉垂鈴佩。江左舊物。有古  
玉律數枚。悉藏以銅箱。莊嚴寺有玉九子鈴。外國寺佛面有  
光相。禪靈寺塔諸寶珥。皆剽取以施潘妃。殿飾性急暴。所作  
史錄 卷之一百十二 大

欲速成。造殿未施梁楹。便於地畫之。鑿金為蓮華以帖地。令  
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塗壁以麝香。錦幔珠簾。極  
窮綺麗。禁役工匠。自夜達曉。猶不調。乃剔取諸佛寺。剽取藻  
井。仙人騎獸。以充足之。武帝與光樓上。施青漆。世人謂之青  
樓。帝曰。武帝不巧。何不純用琉璃。潘氏服御。極選珍寶。上衣  
庫物。不復周用。貴市人間。金銀珠貝。價皆數倍。虎珀釧一隻。  
直百七十萬。晉義熙初。師子國獻玉像十載。乃至像高四尺  
二寸。玉色潔潤。形製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晉宋。在瓦官寺。  
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畫。皆為  
三絕。至是毀玉像。初截臂。次取身。為潘妃作釵釧。斂取錢物。

百品千條，親倖小人，因緣為奸，科一輪十，市廛離散，以閭武堂為芳樂苑，望樹便取，合抱之木，毀徹牆屋，以移置之，朝種夕死，取玩俄頃，山石皆塗以采色，跨池水，立紫閣，諸樓壁上，畫男女私褻之像，明帝多聚黃金，至是以為泥塗之飾，不足周用，令富室買金，皆不還直，張欣泰謂舍人裴長穆曰：以秦之富，起一阿房而滅，今不及秦一郡，而頓起數十阿房，其危甚矣。潘妃放恣，威行遠近，父寶慶與諸小共送奸毒，富人悉誣為罪，田宅資財，莫不啓乞，或云寄附隱藏，復加收沒，一家見陷，觸及親隣，男口皆殺之，明帝之崩，衣服飲食，不改平常，潘妃生女，百日而亡，斬衰經杖，蔬食積旬，不聽音伎，群小來弔，盤旋坐地，閭豎共營有羞，云為天子解菜於苑中立大市，維所貨物，使宮人宦豎共為秤販，以潘妃為市令，自為市吏，錄事將闔者，就潘妃罰之，帝小有得失，潘妃輒與杖，乃教閭內不得進大刑，及實中，秋雖畏潘氏，而竊與諸姊妹淫通，每遊走，潘氏乘小輿，宮人皆露禪，著綠絲屣，帝戎服騎馬從後，開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設店，坐而屠肉，百姓歌云：閭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信蔣侯神，迎入宮，晝夜祈禱，左右朱光尚詐言見神，云降之福，加號靈帝，師巫魔媼，迎送紛紜，范雲謂光尚曰：若是天子要人，當思自全計，光尚曰：至尊不可諫，當託鬼神以達意耳，後入樂遊苑，人馬忽驚，以問光

尚光尚曰：向見先帝大嘆，不許數出，帝大怒，拔刀尋覓不見，乃縛旅為明帝形，斬之，懸首苑門上，魏人每來伐，揚南徐二州人丁三人取兩，令遠郡上米五十斛，抵一人行戍，輸米既畢，就役如故，茹法珍梅蟲兒用事，口稱詔勅，中書舍人王暄之與相屠齒及蕭衍起兵，江郢二鎮已降，帝遊騁如舊，謂法珍曰：須來至白門前，當一決，衍至近郊，乃聚兵拒守，召王侯朝貴，分置殿省，尚書舊事悉克紙鏡，群小以陳顯達至數日，便敗，崔慧景圍城，不過十日，及衍師至，亦謂為然，糧食樵芻為百日備而已，帝使冠軍將軍王珍國領三萬人據大桁，莫有鬪志，遣王寶孫督戰，寶孫切罵諸將帥，直問將軍席豪，發憤突陣死，豪驍將也，既斃，眾軍士崩赴淮水死者無數，城內軍事委王珍國，兗州刺史張稷入衛，以稷為副，實甲猶七萬人，帝著烏帽袴褶，備羽儀，登南掖門望戰，又設鎧馬齋仗，千人皆張弓露刃，出東掖門，稱將王出獵，還與左右及六宮於光華殿立軍壘，以金玉為鎧仗，親臨陣，詐被創，使人以板擗去，以為厭勝，聞外鼓叫聲，被大紅袍，登景陽樓屋上望之，幾為弩所中，眾皆怠怨，募兵出城，去城門數十步，皆坐甲而歸，令燒城傍諸府署，六門之內皆盡，於西掖門內為市，販死牛馬肉，圍城不戰，及蕭衍立長圍，塹柵嚴固，然後出，盈屢戰不捷，茹法珍請帝出金錢賞賜，不許，法珍叩頭固請，帝曰：賊來

獨取我耶何為就我求物後堂儲數百具榜啟城防帝曰此殿材也因令作殿晝夜不休法珍蟲兒曰大臣不留意使固不解宜悉誅之珍國張稷懼乃謀應蕭衍告後閣舍人錢強強許之令遊獵主崔叔智夜開雲龍門稷珍國勸兵入殿分軍從西上閣入後宮斷之御刀豐勇之為內應是夜帝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兒子臥未熟聞兵入趨出北戶欲走後宮清驛閣門已閉閣人黃泰平以刀傷其膝仆地帝曰奴反耶直後張齊斬首送蕭衍宣德太后令依漢海昏侯故事追封東昏侯蕭衍平建業軍主田安求潘玉兒為妻玉兒泣曰昔日見遇人主今忍下匹非類有死而已義不受辱及見繼

史籍 卷之一百十二 至 黎美如生

和帝寶融高宗第八子也封南康王為荊州刺史蕭衍起兵稱宣德太后令纂承皇祚中興元年春三月乙巳即位大赦即永元三年也初建武中荊州大風雨龍入柏齋中柱壁上爪足處刺史蕭遙欣恐畏不敢居至是以為嘉福殿十二月建康城平皇太后令以蕭衍為大司馬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公二年春正月宣德太后臨朝以衍都督中外諸軍事進位相國總百揆封梁公備九錫之禮二月湘東王寶融伏誅詔進梁公爵為梁王三月鄱陽王寶實奔虜邵陵王寶攸晉熙王寶嵩桂陽王寶貞伏誅車駕東至

沈約詩死文人無行斷古之報

姑熟詔禪位於梁王夏四月禪詔至皇太后遜外宮丙寅梁王即皇帝位封帝為巴陵王宮於姑熟戊辰薨年十五追尊為齊和帝葬恭安陵初梁武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而遷帝焉以問范雲雲俛首未對沈約曰今古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梁武領之於是遣鄭伯禽以生金進帝帝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引飲一升伯禽加搢焉遂崩齊氏亡年二十三李延壽曰明帝越自妾庶任常負荷乘機而作大政職夷事非所安能無內愧既而根胤孤弱繼嗣南忠用覆宗祊固其理也

史籍 卷之一百十二 至

建元元年，有司奏郊殷之禮，未詳却在何年，以何祖配，殷復在何時，未郊得先殷與不，明堂亦應與郊同年而祭不，若應祭者，復有配與無配，議曹郎中裴昭明孔邊議，今年七月宜殷祀，來年正月宜南郊明堂，並祭而無配，殿中郎司馬憲議，南郊無配，饗祠如舊，明堂無配，宜應廢祀，其殷祠用今年十月，右僕射王儉議，案禮記王制，天子先祫後時祭，諸侯先時

祭後祫，春秋魯僖二年，祫明年春禘，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禮緯稽命徵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記所論禘祫，其言詳矣，初不以先殷後郊為嫌，至於郊配之重，事由王迹，故杜林議云，漢業特起，不因緣竟宜，以高帝配天，魏高堂隆議，以舜配天，將濟云，漢時奏議，謂堯已禘舜，不得為漢祖，舜亦已禘禹，不得為魏之祖，今宜以武皇帝配天，晉宋因以為式，又案禮及孝經，授神契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於其室聽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禮記曰，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許慎五經異義曰，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也，周官匠人職，明堂有五室，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

初不聞有文王之寢，鄭志，鄭商問云，說者謂天子廟制如明堂，是明堂即文廟耶，答云，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猶如郊天，以后稷配也，袁孝尼云，明堂，法天之宮，本祭天帝，而以文王配，配其父於天位，則可，牽天帝而就人鬼，則非義也，泰元十三年，孫香之稱郊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以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為皇天之位，明堂即上帝之廟，徐邈謂配之為言，必有神主，郊為天壇，則堂非文廟，史記云，趙綰王臧欲立明堂，于時未有郊配，漢祀汾陰五時，即是五帝之祭，亦未有郊配，或謂南郊之日，已旅上帝，若又無配，而特祀明堂，則一日再祭，於祀為黜，案古者郊本不共日，蔡邕獨斷曰，祠南郊畢，次北郊，又次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馬融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氣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時兆於方郊，四時合歲，功作相成，亦以此月總旅明堂，是則南郊明堂，各日之證也，後代從省，故與郊同日，猶無煩黜之疑，何者，其為祭雖同，所以致祭則異，孔晁云，五帝佐天化育，故有從祀之禮，旅上帝是也，至於四郊明堂，則是本祀之所，譬猶功臣從饗，豈復廢其私廟，且明堂有配之時，南郊亦旅上帝，此則不疑於共日，今何故致嫌於同辰，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郊天地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以武皇帝配天文皇帝配上帝，然則黃初中，南郊明堂，皆無配也，又郊日及牲色。

異議紛然郊特牲云郊之用辛周之始郊也盧植云辛之爲言自新絜也鄭玄云用辛日者爲人當齋戒自新絜也漢魏以來或丁或巳而用辛常多考之典據辛日爲允郊特牲又云郊牲幣宜以正色繆襲據祭法云天地駢犢周家所尚魏以建丑爲正牲宜尚白白虎通云三王祭天一用夏正所以然者夏正得天之數也魏用異朔故牲色不同今大齊受命建寅創曆郊廟用牲一依晉宋謂宜以今年十月殷祀宗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來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宜以其日還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並無配犧牲之色率由舊章詔可明堂可更詳有司又奏明堂尋禮無明文唯以孝經爲

史緯

卷之一百十三

三

正竊尋設祀之意蓋爲文王有配則祭無配則止愚謂既配上帝則以帝爲主今雖無配不應闕祀徐邈近代碩儒每所折衷其云郊爲天壇則堂非文廟此實明據內外百司終無異說傍儒依史其管見廢置之宜仰由天鑒詔依舊建元四年世祖卽位其秋有司奏尋前代嗣位或仍前郊年或別始晉宋以來未有畫一今年正月巳郊未審明年應郊及祀明堂與不尚書令王儉議案秦爲諸侯雜祀諸時始皇并天下未有定祠漢高受命因雍四時而起北時始祀五帝未定郊丘文帝六年新垣平議初起渭陽五帝廟武帝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祠雍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於汾陰

明年立太一祠於甘泉自是以後二歲一郊與雍更祠成帝卽位丞相匡衡於長安定南北郊哀平之際又復甘泉汾陰祠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依匡衡議還復長安南北二郊光武建武二年定郊祀兆於洛陽魏晉率由漢典雖時或參差而類多間歲至於嗣位之君參差不一宜有定制檢晉明帝太寧五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卽位明年改元卽郊簡文咸安二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卽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其年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改元亦郊此二代明例差可依倣謂明年正月宜饗禮南北郊虞祭明堂自茲厥後依舊開歲國子祭酒張緒等同儉議詔可承明

史緯

卷之一百十三

四

元年當南郊而立春在郊後世祖欲遷郊尚書令王儉啟案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盧植云夏正在冬至後傳曰啟蟄而郊此之謂也然則闕丘與郊各自行不相害也鄭玄云建寅之月晝夜分而日長矣王肅曰周以冬至祭天於闕丘正月又祭天以祈穀祭法稱燔柴太壇則闕丘也春秋傳云啟蟄而郊則祈穀也謹尋禮傳二文各有其義盧王兩說有若合符中朝省二丘以并二郊卽今之郊禮義在報天事兼祈穀既不全以祈穀何必俟夫啟蟄史官唯見傳義未達禮官又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



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是近世明例不以先郊後春為嫌謂無煩遷日從之永明二年祠部郎中蔡履議郊與明堂本異日近世存省故郊堂共日來年郊祭宜有定准太學博士王祐議來年正月上辛宜祭南郊次辛有事明堂後辛饗祀北郊博士劉蔓議漢元鼎五年以辛巳行事自後郊日畧無違異元封元年四月癸卯登封泰山坐明堂五年甲子以高祖配漢家郊祀非盡天子之縣故祠祭之月事有不同後漢永平以來明堂兆於國南而郊以上丁故供修三祀得并在初月雖郊有常日明堂猶無定辰何則郊丁社甲有說則從經禮無聞難以意造是以必算辰而不祭寅丑且禮之奠祭無同共者唯漢以朝日合於報天耳若依漢書五供應先祭北郊然後明堂是地先天食所未可也太常丞蔡仲熊議鄭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於南郊還於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創立明堂郊還即祭是用鄭志之說也蓋為志者失非玄意也玄之言曰未審周明堂以何月於月令則以季秋案玄注月令季秋大饗帝云大饗偏祭五帝又云大饗於明堂以文武配其時秋也去啟蟄遠矣又周禮大司樂凡大祭祀宿縣尋宿縣之音以日出行事故也若日闇而後行事則無假預縣果日出行事何得方俟郊還東京禮儀志不記祭之時日而志云天郊夕牲之夜夜漏未盡八

郊與明堂  
何必共日  
諸人之議  
與案論也

刻進熟明堂夕牲之夜夜漏未盡七刻進熟魏高堂隆表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廟是則周禮二漢及魏皆不共日矣禮以辛郊書以丁祀辛丁皆合宜臨時詳擇從事中郎顧憲之議春秋傳以正月上辛郊祀禮記亦云郊之用辛尚書獨云丁巳用牲於郊先儒以為先甲三日辛後甲三日丁可以接祀天神之日後漢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於明堂辛是常郊之日郊在明堂之前無容不郊而祀明堂則理應異日西閭祭酒蕭衍議孝經鄭玄注云上帝亦天別名如郊有帝與天不殊近代同辰良亦有據魏泰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帝以配天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則已行之前准驍騎將軍江淹議郊旅上帝堂祀五帝非為一日再黜之謂無俟釐革尚書陸澄議遺文條事存乎舊書郊堂地近勢可共日不共者義在必異也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高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於明堂配上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五帝於明堂光武皇帝配章帝元和二年巡狩岱宗柴望翌日祀五帝於明堂柴祀尚不共日郊堂宜異於側益明陳忠奏事云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南郊十四日北郊十五日明堂十六日宗廟十七日世祖廟仲遠五祀紹統五供與忠此奏皆為相符高堂隆表二郊及明堂宗廟各一日今明堂宜依古在北郊後漢唯

南郊備大駕自北郊以下車駕十省其二今祀明堂不應大駕尚書令王儉議前漢各日後漢亦不共辰魏晉故事不辨同異宋立明堂唯據自郊徂宮之義未達祀天旅帝之旨何者郊壇旅天甫自詰朝還祀明堂便在日於雖致祭有由而煩繁斯甚異日之議於理為弘春秋感精符云王者父天母地則北郊之祀應在明堂之先漢魏北郊亦皆親奉晉泰寧有詔未及遵遂咸和八年甫得營繕太常顧和乘議親奉康皇之時已經遵用宋氏因循未遑釐革今宜明年正月上辛祀昊天次辛癸后土後辛祀明堂御並親奉車服之儀率遵漢制南郊大駕北郊明堂降為法駕袞冕之服諸祠咸用詔

史緯 卷之一百十三

七

司建武二年散騎常侍庾晏降啟伏見南郊壇闕北內外承明中起瓦屋形製宏壯檢案經史無所准據尋周禮祭天於圜丘取其因高之義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故以高敞貴在上昭天明旁流氣物自秦漢以來雖郊祀參差而壇域中間並無更立宮室其意何也政是質誠尊天不自崇樹兼事通曠必務開遠宋元嘉南郊至時權作小陳帳以為退息太始薄加修廣永明初彌漸高麗往年工匠遂起立瓦屋前代帝皇豈於上天之祀而昧管構所不為者漢有情意記稱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天地之性也故至敬無文以素為貴竊謂郊事宜擬休偃不俟高大以明謙恭肅敬之旨庶或仰

官當堂作  
人乙丑月郊  
五正祭

物言更從  
建武

先太虛俯惟郡望詔付外詳助教徐景嵩議伏尋三禮南北二郊但明祭取犧牲器用陶匏不載人君假處之儀今棟瓦之構殊非成例博士賀瑒議周禮王旅上帝張璠案設皇邸罔有故而祭亦曰旅瑒案以璠為牀於帳中不聞郊所置官宇左丞王摛議掃地而祭於郊謂無祭室之義並同景嵩駭駭將軍虞炎議以為誠恐所施止在一壇漢之郊祀饗帝其未天子自竹宮望拜息殿去壇場既遠郊奉禮畢旋幸於此瓦殿之與帷官謂無簡格祠部郎李攜議周禮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尸則有帳仲師曰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也凡祭之文既不止於郊祀立尸之言禮應關於宗廟宗廟

史緯 卷之一百十三

八

旅幕可變為棟宇郊祀報案何為不轉製檐臺瑒議不行建武二年早有司議雩祭依明堂祠部郎何佟之議曰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鄭玄云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以下於上公之神又女巫巫云旱暵則舞雩鄭玄云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禮記月令云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原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鄭玄云陽氣盛而恒旱山川百原能興雲致雨者也衆水所出為百原必先祭其本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為壇南郊之傍祭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魏轉至祝敬為盛樂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之公卿謂勾龍后稷

于時皆  
也故傳上  
不記其名  
今此篇不  
見其書

因祭禮  
而祭所不  
載

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止當以四月。王肅云：雩，求雨之祭也。傳曰：龍見而雩，謂四月也。若五月六月大旱，亦用雩。晉承和中，中丞嚴粲制，在國之南為壇，祈上帝百辟，舞童八列，六十四人，歌雲漢詩，皆以孟夏得雨，報太牢。于時博士議：按月令云：命有司祈祀山川百原，又云：乃令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則大雩，唯應祭五精之帝，勾芒等五神，是五帝之佐，宜配食於庭。鄭玄云：雩壇在南郊壇之旁，而不辨東西，尋地道尊右，雩壇比郊壇為輕，理應在左，宜於郊壇之東，管城之外築壇，既祭五帝，謂壇宜圓，雩壇高廣，禮傳無明文，案觀禮設方明之祀，為壇高四尺，用珪璋等六玉，禮天地四方之神，王

史籍 卷之一百十三

九

者率諸侯親禮，所以敬尊尊也。雩祭五帝，祖可依放，謂今祭壇宜崇四尺，其廣輪，仍以四為度，徑四丈，周圍十二丈，而四階也。設五帝之位，各依其方，如在明堂之儀。今皇齊以世祖配五精於明堂，今亦宜配祭於雩壇。古者孟春郊祀祈嘉穀，孟夏雩祭祈甘雨，二祭雖殊，而所為者一禮，唯有冬至祭天，初無得雨祭帝，今雖闕冬至之祭，而南郊兼祈報之禮，理不容別有祭帝之事也。禮記祭帝於郊，所尚省費，周祭靈威仰后稷，各用一牲，今祀五帝世祖，亦宜各用一犢，斯外悉如南郊之禮。武皇遺密未終，自可不奏盛樂，至於早祭舞雩，蓋是吁嗟之義，既非存懼樂，謂此不涉嫌，祝史稱辭，仰祈靈澤，而

文惠本傳  
以而能  
何功  
四世不

亦從其

已。今之女巫，不習歌舞，依晉朝之議，使童子或取舍之官也。司馬彪禮儀志云：雩祀者，皂衣，蓋是崇陰之義。今祭服皆繼差，無所承，從之。隆昌元年，有司奏：參議明堂，咸以世祖配，助牧謝靈濟議。案祭法：禘郊祖宗，並列嚴祀。鄭玄注義：亦據兼祭，宜祖宗兩配。文武雙祀，助教徐景嵩：光祿大夫王逸之謂：宜以世祖及文皇帝配，祠部郎何佟之議：周之文武，尚推后稷以配天，謂文皇帝宜推世祖以配帝，雖事施於尊祖，亦義章於嚴父焉。左僕射王晏議：以為若用鄭玄祖宗通稱，則生有功德，沒垂尊稱，歷代配帝，何止於郊，而不及明堂。今殷薦上帝，允屬世祖，百代不毀，其文廟乎？詔可。永元二年，佟之建議

史籍 卷之一百十三

十

曰：案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云：禘郊祖宗，謂祭以配食也。禘，謂祀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祀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王肅云：祖宗是廟不毀之名，果如肅言，殷有三祖三宗，並應不毀，何故止禘湯契，舜寧立堯項之廟，傳世祀之乎？漢文以高祖配泰畤，至武帝立明堂，復以高祖配食，一人兩配，有乖聖典。自漢明以來，未能反者，故明堂無兼配之祀，竊謂宜尊新廟為高宗，與世祖並配祀，以中聖主嚴父之義。先皇於武皇，倫則為弟，義則為臣，設配養之坐，應在世祖之下，俱西向。

昭廟太祖  
之也而  
昭廟太祖  
之也而  
昭廟太祖  
之也而

昭廟太祖  
之也而  
昭廟太祖  
之也而

史籍

卷之一百十三

十一

博士王擢議孝經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云武王又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快哉祭武王廟詩非祀於明堂也終之又言孝經是周公居攝時禮祭法是成王反位後所行故孝經以文王為宗祭法以文王為祖經云孝莫大於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歸此旨寧施成王乎若審是成王所行則為嚴祖何得為嚴父耶且思文是周公祀后稷配天之樂歌我將是祀文王配明堂之樂歌若是擢議則此二篇應在復子明辟之後請問周公祀后稷文王為何所歌又國語云周人禘嘗郊稷祖文王宗武王章昭云周公時以文王為宗其後更以文王為祖武王為宗文王以文治為祖武王以武功為宗文有文德武有大功是以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注云二后文王武王也且明堂之祀有卑有合故鄭玄云四時迎氣於郊祭一帝還於明堂四祭一帝則以文王配明一賓不容兩主也享五帝於明堂則泛配文武泛之為言無的之辭其禮既盛故祖宗並配參議以終之為允詔可太祖即位立廣陵府君太中府君淮陰府君即丘府君太常府君宣皇帝昭皇后為七廟太祖親祀六室如儀拜伏昭后室劉瓛議以諸王兼三公攝事從之太祖崩毀廣陵府君爵林即位追尊文帝又毀太中明帝立復舊及崩祔廟與世祖為兄弟不為世數史

昭廟太祖  
之也而  
昭廟太祖  
之也而

史籍

卷之一百十三

十一

臣曰先儒論宗廟之義高祖已下五世親盡故親廟有四周以後稷始祖文武二祧所以云王立七廟也禹無始祖湯不先契故夏五殿六漢立宗廟遼經背古匡衡禹貢之徒空有還毀之議耳年四百竟無成典魏氏之初親廟止乎四葉吳蜀享祭失禮已多晉用王肅之談以文景為共世上至征西其實六也肅其意以弟不為兄後見弟之主可相客於一室及楊元后崩征西之廟不毀則知不以元后為世數廟有七室數盈八主江右賀循立議以為弟不繼兄故世必限七主無定數宋初立五廟以城后為世室就禮而求亦親廟四矣自此以來因仍舊制夫妻道合非世葉相承譬猶下祭焉嫡無關廟數同之祖曾義未可通夫子昭孫穆不及婦人妻者言齊豈可稱親且閭宮之作周不列於七數楊元之祀晉無傷於八祔今謂之七廟而上唯六祀使受命之君宗廟之典不稱斯禮官所宜詳也宋泰豫元年明帝崩博士周洽議權制諒闇之內不親奉四時祠建元四年尚書令王儉採晉中朝諒闇議奏曰春秋之義嗣君踰年即位則豫朝會聘享焉左氏云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又云諸侯即位小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至於諒闇之內而圖婚三年未終而吉禘齊歸之喪不廢蒐祀公之卒不徹樂皆致讓貶以明鑒戒自斯而談朝聘烝嘗之典率哭而備行婚

古者三年  
不吉今二  
十七日而  
祭何不可

禘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舉通塞興廢各有由然又案大戴禮記及孔子家語並稱武王崩成王嗣位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命祝雍作頌襄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平公既即位改服修官於曲沃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國君薨則取群廟之主而藏之祖廟禮乎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春秋左氏傳凡君卒哭而祔而後特祀於主蒸嘗禘於廟先儒云特祀於主者特以喪禮奉新入者至於寢不同於古蒸嘗禘於廟者卒哭成事群廟之主各反其廟則四時之祭皆即吉也三年喪畢吉禘於廟躋群主以定新主也凡此諸義皆著在經

史緯 卷之一百十三

主

誌昭乎方策所以晉宋因循同規前典卒哭公除親奉蒸嘗率禮無違因心允協爰至泰豫元年禮官立議不宜親奉乃引三年之制曰天子遠又據王制稱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越絛而行事曾不知自天子遠本在至情既葬釋除事以權奪委衰襲哀孝享宜申越絛之育事施未葬卒哭之後何絛可越晉武在喪每欲存寧戚之懷不全依諒闇之典至於四時蒸嘗蓋以疾未堪非頓改舊式且即心而言公卿大夫則負晨親臨三元告始則朝會萬國雖金石較響而簠簋克庭情淡於恒哀而跡降於權制豈曰能安國家故也宗廟蒸嘗孝敬所先寧容吉事備行斯典獨廢令必宜廢祭則應

親祭之有

三年水闕乃復同之他故有司攝祭彌乖典禮謂宜依舊親奉從之宋明十年詔故太宰褚淵太尉王儉司空柳世隆驃騎大將軍王敬則鎮東大將軍陳顯達鎮東將軍李安民六人配饗太祖廟祠部郎何渾之議功臣配饗累行宋世檢其遺事題刻坐位具書贈官爵謚及名文不及主便是設板也白虎通云祭之有主孝子以繫心也揆斯而言升配廟庭不應有主永明十一年祠部郎何佟之議案禮記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向於北墻下答陰之義也鄭玄云答對也北墻社內北墻也王肅云陰氣北向故君南向以答之古祭社北向設位齊官南向近代相承帝社南向大社及稷

史緯 卷之一百十三

古

並東向又名稷為稷社甚乖禮意皇齊改物禮樂惟新中國之神莫貴於社若仍前謬體虧盛典竊謂二社語其義則殊論其神則一位並宜北向稷若北向則成相背稷是百穀之總神非陰氣之主宜依先東向稷依禮無兼稱今若欲尊崇正可為太稷耳豈得謂為稷社耶治禮學士議曰郊特牲云君之南向答陽也臣之北向答君也陽氣在南則位應向北陰氣在北則位宜向南今南北二郊一限南向皇帝黑瓚階東西向故知壇壝無繫於陰陽設位牽拘於南北群神小祠類皆南向薦饗之時北向行禮以申靈祇之尊表求幽之義魏泰靜稱自漢以來相承南向漢之於周世代未遠邨上類

二禮相宜  
故恐相宜

史緯

卷之一百十三

五

基尚立條樹，猶應尚存，述方失位，未至於此，通儒達識，不以爲非，可仍舊不改，終之議，來難引君南向答陽，臣北向答君，敢問答之爲言，爲是相對，爲是相背，相背則社位南向，君亦南向，可如來議，記何得云祭社君南向，以答陰耶？社果同向，則君始入之時，亦宜西向，何故在社南向，在郊西向？邪？記云君之南向答陽，此明朝會之時，盛陽在南，故君南向對之，猶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之義耳，寧是祈祀天地之日乎？知祭社北向，君答故南向，祀天南向，君答宜北向，今皇帝黑瓊階東西向者，斯蓋始入之位，非相對之時也，案記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又云社祭土而主陰氣，社主陰氣之盛，故北向，設位以上其義耳，餘陰祀不主此義，故位向不同，不得見其不北向，便謂社應南向也，如周禮祭社南向，君求幽宜北向，而記云君南向答陰之義，求幽之義，不乖歟？魏權漢社，社稷同營，其門稷壇在社壇北，非古制，後移宮南，靜此言，乃顯漢社失周法耳，如議者所言，魏祭社位向，仍漢舊法，漢又襲周成規，則社稷三座，並應南向，今何改帝社南向，秦社及稷，並東向耶？往反不決，建武二年，終之議，乃行，建武二年，祠部郎中何佟之奏，案周禮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陽祀祭天及宗廟，陰祀祭地及社稷，今南北兩郊，同用玄牲，有違昔典，長史劉綰議，語云，犂牛之子，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

陰祀作

史緯

卷之一百十三

六

其舍諸山川，若在陰祀，則與黝乖矣，終之又言周禮以天地爲大祀，山川爲小祀，周人尚赤，而天地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不言牲色者，以其祀小，從所尚也，則論禮二說，豈不令符？從之三年，太子妃裴氏薨，成服，車駕出臨喪，朝議疑太子應出門迎，左僕射王儉曰，葬禮記服問，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婦，言國君爲此三人爲主喪也，今意輿臨降，自以主喪而至，雖因撫慰，義不在乎，皇嫡孫以下，不應出門奉迎，但尊極所臨，禮有變革，權去杖經，立戶外，足表情敬，無煩止哭，皇太子既一官之主，車駕幸宮，自應依常奉候，既當成服之日，宜服衰，憤，拜止哭，奉迎一如常禮。

徒鎮圭尺有二寸，率諸侯朝日於東郊，所以敬尊尊也。故鄭知此端爲疑也。禮記保傅云：「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而不明所用之定辰。」馬鄭云：「用二分之時，虛極云。」用立春之日，臣以爲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尚長，天地至尊，用其始，故祭以二至日月。禮次天地，故朝以二分。融玄之言，得其義矣。漢世則朝朝日，暮夕月。魏文帝詔曰：「親禮天子拜日東門之外，反禮方明，朝事議曰：『天子冕而執鎮圭，率諸侯朝日於東郊。』漢改周法，群公無四朝之事，故不復朝於東郊，得禮之變矣。然旦夕常於殿下拜日，其禮太煩，今採周春分之禮，損漢日拜之儀，又無率諸侯出東郊之事。今正殿卽朝會行禮之庭也，宜以春分於正殿之庭拜日，其夕月文不分明，其議奏秘書監薛循云：『舊事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案周禮朝日無常日，鄭玄云：『用二分遂始行之。』秋分之夕月多東潛而西向拜之，背實遠矣。謂朝日宜用仲春之朝，夕月宜用仲秋之朝，淳于虛曰：『禮記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端其位。』周禮秋分夕月並行於上世，西向拜月，雖如背實，亦猶月在天而祭之於坎，不爲背也。臣案禮器云：『爲朝夕必放於日月。』鄭玄云：『日出東方，月出西方。』又云：『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鄭玄云：『大明日也，朝日東向，夕月西向，蓋各本其位。』

之所在耳。如天子東西遊幸，朝堂之官及拜官者，皆北向朝拜，寧得以背實爲疑耶？魏世所行，善得與奪之衷。晉初，并員丘方澤於兩郊，二至輟禮，至於二分之朝，致無其義。宋氏因循，未能反古。皇齊應天御極，典教惟新，謂宜以春分朝於殿庭之西，東向而拜日，秋分夕於殿庭之東，西向而拜月，所謂必放日月以端其位之義也。疏藻之極，蓋本天之質也。朝日不得同昊天，故玄冕三旒，近代祀天，著衮十二旒，極文章之義，是古今禮制之變也。禮天朝日，服宜有異。項世，天子小朝，合著絳紗袍，通天金博山冠，斯卽冠服之次矣。冕者也，猶謂依此拜日月，得差降之宜，從之。永明三年，有司奏來年正月二十五日丁亥，祀先農，卽日與駕親耕。宋元嘉以來，並用立春後亥日，尙書令王儉以爲亥日籍田，經記無文，通下詳議。博士劉蔓議：『禮孟春之月，以元日所穀，又擇元辰躬耕帝籍。』盧植說：『禮通辰日，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籍田陰也，故以辰陰。禮畢後，必居其末，亥者辰之末，故記稱元辰。』洪曰：『吉亥，又據五行之說，水生於亥，以亥日祭先農，又其義也。』太常丞何謨之議：『鄭注云：『元辰，蓋郊後吉亥也。』亥水辰也。凡在壘稼，咸存澍潤，五行說十二辰爲六合，寅與亥合，建寅月東耕，取月建與日辰合也。助教桑惠慶議：『鄭玄以亥爲吉辰者，陽生於子，元起於亥，取陽之元，以爲生物。』亥又

丁未必亥  
則亥取丁  
不取亥

為水十月所建百穀類茲沾潤畢熟也助教周山文議祭邑  
月令章句解元辰云日幹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日有事於  
地用辰助教何休之議少牢饋食禮云孝孫其來日丁亥用  
薦歲事於皇祖伯臯注云丁未必亥直舉一日以言之耳禘  
太廟禮日用丁亥若不丁亥則用己亥辛亥苟有亥可也鄭  
又云必用丁亥者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為謹敬如此  
丁亥自是祭祀之日不專施於先農漢文用此日耕藉祠先  
農故後王相承用之非有別義虞中顧昂之議鄭玄稱郊後  
吉辰而不說必亥之由盧植明子亥為辰亦無常辰之證漢  
世躬耕準發漢文詔云農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斯乃開創之

史籍 卷之一百十三 尤

今未觀規戴之吉也昭帝癸亥耕於鉤盾弄田明帝癸亥耕  
下邳章帝乙亥耕定陶又辛丑耕懷魏之烈祖賈書辛未不  
察一辰明矣推晉之華觀宋之因晉政是厥庸康成非有異  
見者也班固序亥云該聞於亥且亥既水辰含有為性播厥  
取吉其在茲乎固序丑云紐牙於丑丑土也漢朝迭遷兼用  
可也參議用丁亥詔可

天文

案舊說日有五蝕謂起上下左右中央也交會舊術日蝕不  
從東始以月從其西東行及日於交中交從外入者先會後  
交虧西南角先交後會虧西北角交從內出者先會後交虧

西北角先交後會虧西南角日正在交中者則虧於西故不  
嘗蝕東也若日中有虧名為西子不名為蝕也漢黃香曰日  
蝕皆從西月蝕皆從東無上下中央者春秋魯桓三年日蝕  
貫中下上竟黑疑者以為日月正等月何得見日中鄭玄云  
月正掩日日光從四邊出故言從中起也王逸以為月若掩  
日當蝕日兩月行既疾須臾應過兩崖復食東崖今察日蝕  
西崖缺而東崖獨不掩實為大疑先儒難日月以望蝕去日  
極遠誰蝕月乎說者稱日有暗氣天有虛道常與日衡相對  
月行在虛道中則為氣所奔故蝕也雖時加夜半日月當子  
午正隔於地猶為暗氣所蝕以天體大而地形小故也暗虛

史籍 卷之一百十三 子

之氣如以鏡在口下其耀魄見於陰中常與日衡相對故當  
星星亡當月月蝕今問之曰星月同體當月之蝕星未嘗蝕  
其故何也答曰月為陰主而當陽位體敵勢交自招盈損星  
之為物也微其體既無受蝕之地其光亦不與弦望同形又  
難曰日之夜蝕驗於夜星之亡晝蝕既盡晝星何故反見答  
曰夜食度遠與所當而同沒晝食度近由非衡而得明也

州郡子顯齊書不如沈約而存之

揚州京策神皇漢魏刺史鎮壽春吳置州牧八人不見揚州  
都督所治晉太康元年刺史周浚始鎮江南元帝為都督渡  
江左遂成帝畿云



南徐州鎮京口吳置南州牧屯兵在焉丹徒水道入通吳會孫權初鎮之宋氏以來桑梓帝宅江左流寓多出膏腴

豫州晉元帝永昌元年刺史祖約避胡自譙還治壽春淮南一都之會地方千餘里有陂田之饒漢魏以來揚州刺史所治也咸和四年祖約以城降胡以庾亮為刺史治蕪湖蕪湖浦水南入亦為險與劉備謂孫權曰江東首建業次有蕪湖毛寶為刺史治郢城為胡所覆荊州刺史庾翼領州在武昌諸郡失主荒民數千無佃業翼表移西陽新蔡二郡荒民就陂田於壽陽穆帝永和五年胡偽揚州刺史王浹以壽春降而刺史或治歷陽馬頭及譙不復歸舊鎮也哀帝隆和元年

史緯

卷之一百十三

主

袁真還壽春為桓溫所滅溫以子熙為刺史庾歷陽孝武寧康元年桓冲移姑熟以邊寇未靜分割譙梁二郡民置之浣川立為南譙梁郡十二年桓石虔還歷陽義熙二年劉毅復鎮姑熟上表曰忝任此州實為要地西界荒餘審邇危虜北垂蕭條土氣強獷民不識義惟戰是習逋逃不逞不謀日會比年以來無月不戰實非空乏所能獨撫請將軍張暢領淮南安豐梁國三郡時豫州邊荒至乃如此十二年劉義慶鎮壽春後常為州治

南豫州晉康元年豫州刺史桓冲始鎮姑熟宋末初二年分淮東為南豫州治歷陽而淮西為豫州治姑熟泰始二年治

歷陽三年治宣城及淮西沒虜復分淮東置南豫建元二年

太祖以吏民寡少分置兩州損費甚多省南豫左僕射王儉啓江西連接汝潁土曠民希匈奴越逸唯以壽春為阻若使州任得才胡虜一動設防備禦此則不俟南豫假令慮或一失醜類之來聲不先聞胡馬倏至壽陽嬰城不能斷其路朝廷遣軍歷陽已失先機孰與方鎮屹然軍府素備安不忘危古之善政所以江左屢分三豫意亦有任太祖不從宋明二年割揚州宣城淮南豫州歷陽譙廬江臨江六郡復置南豫州二豫分置以桑墟子亭為斷

史緯

卷之一百十三

主

年遣宣城公袁鎮廣陵其後還江南然立鎮自此始也時百姓遭難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為客元帝詔使條名上有司而江北荒殘不可檢實明帝太寧三年都鑒為兖州鎮廣陵後還京口是後或治盱眙或治山陽桓弘為青州鎮廣陵義熙二年諸葛長民為青州徙山陽時鮮卑接境長民表云此番十載累故相襲城池崩毀荒舊散伏邊疆諸戍不聞鷄犬且大羊侵暴抄掠滋甚乃還鎮京口晉末以廣陵控接三齊故肯兗同鎮宋永初元年罷青并兖三年桓道濟為南兖州廣陵因為州鎮土甚平曠刺史每以秋月出海陵觀濤京口對岸江之壯闊處也宋明元年刺史柳世隆奏尚書

符下土斷條格并省僑郡縣凡諸流寓本無定想十家五落  
各自星處一縣之民散在州境西至淮畔東屆海隅今專罷  
僑邦不省荒邑雜居舛止與先不異雖為巨斷無革游濫謂  
應同省隨界并帖若鄉屯里聚二三百家井甸可修區域易  
分者別詳立焉於是濟陰下邳淮陽東莞以散居無實土官  
長無縣舍四郡見省民戶帖屬之

北兖州鎮淮陰地理志云淮陰縣屬臨淮郡郡國志屬下邳  
國晉太康地記屬廣陵郡穆帝末和中北中郎將荀爽北討  
鮮卑云淮陰舊鎮地形都要水陸交通易以觀變沃野有開  
殖之利方舟運漕無他屯阻乃營立城池宋泰始二年失淮

史

卷之一百十三

三

北於此立州鎮建元四年移鎮盱眙仍領盱眙郡舊領陽平  
一郡陽平北對清泗臨淮守險有石陂田稻豐饒永明七年  
光祿大夫呂安國稱北兖州民戴尙伯六十人訴舊壤幽隔  
飄寓失所今雖制置淮陰而陽平郡無實土皆山陽境內竊  
見司徐青三州悉皆新立並有實郡東平既是望邦衣冠所  
係希於山陽盱眙二界間割小戶置此郡招集荒落使本壤  
族姓有所歸依東平既是此州本領臣賤族桑梓願立此邦  
見許  
北徐州鎮鍾離漢志鍾離縣屬九江郡元徽元年置州防鎮  
緣淮永明元年省

青州宋泰始初淮北沒虜六年始治鬱洲鬱洲在海中週迴  
數百里有田疇魚鹽之利劉善明為刺史以海中易固不峻  
城雉乃累石為之高可八九尺後為齊郡治建元初徙齊郡  
治瓜步以北海治齊郡故治流荒之民郡縣虛置至於土著  
蓋無幾焉建元四年移鎮朐山後復舊

冀州宋元嘉九年分青州置青州領濟南等九郡冀州領廣  
川等九郡泰始初遇虜寇並荒沒今所存者泰始之後更置  
立也二州共一刺史郡縣十無八九但有名存建元初領東  
海一郡

史

卷之一百十三

四

贛遠有司奏割揚州之豫章荊州之武昌等十郡因江水之  
名為江州治豫章庾亮都督六州云以荊江為本枝二州戶  
口雖相去過半江州實為根本表江州督豫州新蔡西陽二  
郡治尋陽之淦城接近東江諸郡往來便易何無忌表司州  
弘農揚州松滋二郡寄尋陽人民雜郡宜並見督今九江在  
州鎮之北彭蠡在其東也  
廣州鎮南海濱際海隅委輸交部雖民戶不多而狸獫狁雜  
皆棲居山險不肯賓服西南二江川源深遠別置督護專征  
討之捲握之資富兼十世尉他餘基亦有霸迹江左以其邊  
遠蕃戚未有居者唯宋隨王誕為刺史

宋世巴州  
齊武帝建  
元二年置

交州，鎮交趾，在海漲島中，楊雄篋曰：交州荒遠，水與天際，外  
接南夷，實貨所出，山海珍怪，莫與爲比，民恃險遠，數好反叛，  
越州，鎮臨漳郡，本合浦北界也，夷獠叢居，隱伏巖障，寇盜不  
計，界無編戶，宋泰始中，西江督護陳伯紹獵此地，見二青牛  
驚走入草，使人逐之不得，乃誌其處云：此地富有奇祥，啓立  
爲越州，七年，置百梁等九郡，以伯紹爲刺史，始立州鎮，穿山  
爲城門，威服徭獠，上有瘴氣殺人，漢世交州刺史，每暑月輒  
避處高，今交土調和，越瘴獨甚，刺史常事戎馬，難以戰伐爲  
務。

荆州，漢靈帝中平末，刺史王康始治江陵，吳時西陵督鎮之。

史緯

卷之一百十三

章

晉平吳，以爲刺史治，陶侃爲刺史，治沌口，王敦治武昌，其後  
或還江陵，或在夏口，氏陷襄陽，桓冲遷居上明，苻堅敗，復得  
襄陽，太元十四年，王忱還江陵，江陵去襄陽，步道五百，勢同  
唇齒，無襄陽則江陵受敵，自忱以來，不復動移，合帶蠻蠻，土  
地殷曠，江左大鎮，莫過荆揚，周世二伯分陝，故稱荆州爲陝  
西也。

巴州，大興  
本同

鄂州，鎮夏口，舊要害也，吳置督將爲魯口屯，對魯山岸，因名，  
晉永嘉中，荆州刺史山簡自襄陽還，賊奔夏口，依地險也，泰  
元中，荆州刺史桓冲，移鎮上明，表言氏賊送死之日，舊鄂以

北，壁壘相望，待以不戰，江州刺史宜進屯夏口，據上下之中，  
義熙元年，冠軍將軍劉毅以爲夏口二州之中，地居形要，按  
接湘川，邊帶沅沔，請并州刺史劉道規鎮夏口，夏口城，據黃  
鶴磯，世傳仙人子安乘黃鶴過此上也，邊江峻險，樓櫓高危，  
臨沔沔漢，應接司部，宋孝武置州於此，以分荆楚之勢，  
司州鎮義陽，宋景平初，失河南地，元嘉末，僞立州於汝南縣  
瓠子罷，泰始中立州於義陽郡，有三關之隘，北接陳汝，控帶  
許洛，自此以來，常爲邊鎮，領義陽等四郡，元徽四年，又領安  
蠻郡。

雍州，鎮襄陽，西晉荆州都督所治也，元帝以魏該爲雍州鎮

史緯

卷之一百十三

天

郢城，襄陽別有重戍，庾翼爲荆州，謀北伐，鎮襄陽，自永嘉亂，  
襄陽民戶流荒，咸康八年，尙書殷融言襄陽石城疆場之地，  
對接荒寇，諸荒殘寄治郡縣，民戶寡少，可并合之，朱序爲雍  
州，於襄陽立僞郡縣，後苻氏敗，還南，復用序爲雍州，襄  
陽田土肥良，桑梓野澤，處處而有，及郢城爲雍州，舊民甚少，  
新戶稍多，宋元嘉中，割荆州五郡屬之，遂爲大鎮，控帶沔  
阻，以重山，北接宛洛，平塗直至，跨對樊沔，爲郢鄂北門，都領  
蠻左，故別置蠻府焉。

湘川，鎮長沙，湘川之奧，民豐土開，晉永嘉元年，分荆州置，  
苟輪爲刺史，此後三省輒復置，至今爲舊鎮，南通嶺表，唇齒

荆區

梁州鎮南鄭。魏景元四年，平蜀所置也。晉末嘉元年，蜀賊沒  
漢中，刺史張光治魏興，三年還漢中，建興元年，又為氏楊難  
敵所沒。桓溫平蜀，復舊土，後為譙縱所沒。縱平復，舊每失漢  
中，刺史輒鎮魏興。漢中為巴蜀扞蔽，故劉備得漢中，云曹公  
雖來無能為也。是以蜀有難，漢中輒沒。時沒時復，戶口殘耗。  
後氏虜數相攻，擊陽陵流民多避難歸化，於是民戶稍實。州  
境與氏胡相隣，亦為威重之鎮。

秦州，跨帶隴坂，晉武帝泰始五年置。中原亂，沒胡，穆帝永和  
十一年，桓溫以氏王楊國為秦州刺史，未有民土。孝武泰元

史緯

卷之一百十三

七

十四年，雍州刺史朱序始督秦州，寄治襄陽。是後雍州刺史  
常督之。隆安二年，郭銓始為梁南秦州刺史，寄治漢中。自此  
梁州常帶南秦州。元興元年，以苻宏為北秦州刺史，屬荊州。  
都督義熙三年，以氏王楊國為北秦州刺史，州名雜出。按秦  
州為南秦，氏為北秦。十四年，復置東秦州，以劉義真為刺史。  
益州鎮成都。魏景元四年所治也。開拓夷荒，稍成郡縣。如漢  
之末，昌晉之漢山之類也。蜀侯輝杜以來，四為偏據。故諸葛  
亮云：益州險塞，沃野天府，劉頌亦謂成都宜處親干弟，故立  
成都。王頌竟不之國，三峽險阻，蠻夷孔熾，西通南討，吐谷潭  
亦如武威，張掖為西域之道也。方面疆鎮，銓出萬里，晉世以

處武臣，宋世亦以險遠，諸王不牧。秦始中，成都市櫛忽生，小  
洲始康人邵預有術數，見之曰：洲生近市，當有貴王臨鎮。未  
明二年，始興王憺為刺史，州土瓌富，西方之一都焉。  
寧州鎮建寧郡，本益州南中，諸葛亮所謂不毛之地，道遠土  
瘠，蠻夷眾多，齊民甚少。諸費氏強族，恃遠擅命，數有土反之  
虞。

史緯卷一百十三終

史緯

卷之一百十三

史緯卷一百十四

南齊書三

列傳

太子長懋

太子長懋世祖長子也世祖年未弱冠而生太子姿容豐美為太祖所愛宋元徽末隨世祖在郢世祖還鎮益城拒沈攸之使太子侍軍旅接將帥事寧世祖遣太子還都太祖初創勸業謂太子曰汝還吾事辦矣處之東甯令通文武賓客勸荀伯玉曰我出行日城中軍悉受長懋節度我雖不行內外直防及諸門甲兵悉令長懋履行太祖將受禪世祖還京師

史緯

卷之一百十四

以襄陽兵馬重鎮不欲處他族出太子為雍州刺史封南郡王江左嫡皇孫封王始自此也世祖即位立為皇太子末明五年太子臨國學策試諸生於坐問少傅王儉曰周易乾卦本天位而說卦云帝出乎震震本非天義豈相主儉曰乾德震動天以運動為德萬物出乎震故亦帝所與焉詔太子於宣猷堂錄三署因上晚年好游宴尚書曹事分送太子省視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而性奢麗宮內殿堂皆雕飾精綺過於上官間拓立園圃與臺城北塹等起土山池閣樓觀塔宇窮奇極麗費以千萬多聚奇石妙極山水慮上官中望見乃旁列修竹內施高郭造游墻數百間施諸綺巧宜須

何不施機巧毀撤

張設須臾成立若應毀撤應手遷徙製珍玩之物織孔雀毛

為裘光采金翠遠過雉頭以晉明帝為太子時立西池乃啓

世祖引前例求於東田起小苑上許之末明中二官兵力全

實太子使官中將吏更番役築宮城苑巷制度之盛觀者傾

都上性雖嚴太子所為無敢啓者後上幸豫章王宅還過太

子東田見其瀾豆華遠壯麗極日大怒收監作主帥太子藏

匿之由是見責太子素多疾體又過壯常在宮內簡於遊遊

俗擬羽儀使徐文景造葦及乘輿御物虎賁雲罕之屬上官

幸東官忽忽不服屏藏乃以佛像內輦中故上不疑文景父

陶仁為給事中謂文景曰政富掃墓待喪耳後竟賜死十一

史緯

卷之一百十四

二

年春正月太子有疾上臨視疾篤上表奉辭薨年三十六太

子久在儲宮豫參政事內外咸望繼體及薨朝野驚惋上臨

輿盡哀詔飲以袞冕之服謚曰文惠後履行東宮見太子服

訖過制大怒勅有司毀除鬱林立追尊為文帝廟稱世宗太

子憲明帝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中殊不悅此人子良苦救

解之後明帝立果盡誅其子史臣曰上古之世父不哭子西

河之痛但人且然況正體東宮方樹年德守器之重先期告

殞傳之幼少以速顛危推此而論非獨一人之不幸矣

后妃

世祖裴皇后早薨舊顯陽昭陽二殿太后皇后所居也未明

中無太后皇后羊貴嬪居昭陽殿西范貴妃居昭陽殿東寵  
姬荀昭華居鳳華栢殿宮武帝所居壽昌殿南間置白鸞  
鼓吹二部乾光殿東西頭置鍾磬兩箱皆宴樂處也上數遊  
幸諸苑間藏宮人後車宮內深隱不開端門鼓漏聲置鍾於  
景陽樓上應五鼓至三鼓宮人聞鍾聲早起莊飾車駕數幸  
琅邪城宮人常從早發至湖北埭鳴始鳴故呼為鷄鳴埭吳  
郡婦人韓蘭英有文辭宋孝武帝時獻中興賦被召入宮宋明  
帝用為宮中職倅及武帝以為博士教六宮書學以其年老  
多識呼為掌公云

文帝王后琅邪人建元四年立為皇太子妃無寵太子為官  
史補

卷之一百十四

三

人製新麗衣服及首飾而後牀帷陳設故荀釵鐻不過十餘  
枚鬱林卽位尊為皇太后稱宣德宮孟男左右三十人前代  
所未有也高宗卽位出居都陽王故第永元二年梁王定京  
邑迎后入宮舊制及禪位于梁后遷居外宮天監十一年薨  
謚曰安后

鬱林王妃何氏撫軍將軍城女也初將納為妃文惠太子嫌  
其無男門孤王儉以妃家便為將來外戚唯須高貴不須強  
門今何氏陰華族弱實允外戚之義乃成婚妃性淫亂鬱林  
王所與無賴人游妃擇其美者皆與交歡侍書馬澄年少色  
美妃悅之常與鬪腕較力王以為歡笑澄鄉縣人嘗過畧人

家女為林陵縣所錄王語縣放遣之澄迺求姨女為妾姨不  
與澄請建康令沈徽字諮之徽字曰姨女可為婦不可為妾  
澄曰僕父為給事中姨家寒賤政可為妾耳徽字河造之及  
王為太孫何氏為皇太孫妃有女巫子楊珉之美貌妃尤悅  
之與同寢處如伉儷珉之與王相愛寵故王恣之太孫卽位  
為皇后封后母宋氏為廣昌鄉君將拜鏡在牀無故墜地珉  
之常苦中侍明帝與徐孝嗣請殺之不聽又令蕭川之固請  
皇后與帝同席坐流涕覆面曰楊郎好年少無罪過何可枉  
殺珉之非語曰此事不可令人聞帝謂皇后為阿奴曰阿公  
竟云坦之曰楊珉之與皇后有私情彰聞遐邇帝不得已許  
史補

卷之一百十四

四

之坦之馳報明帝即令建康縣行刑有赦原之而珉之已死  
后親戚入宮人賜百數十萬以武帝昭靈殿處后家屬帝廢  
后貶為王妃

東昏侯皇后太常澄之女也納為皇太子妃及卽位立為皇  
后無寵帝謂左右曰娶婦得如山陰主無恨矣山陰主明帝  
長女也遂與之亂帝寵潘妃后不被遇黃淑儀生太子誦而  
卒后養之東昏廢后及誦並為庶人

褚淵

褚淵字彥回幼有清譽父湛之為丹陽尹所愛一半墜庭前  
井湛之率左右營救之府中喧擾淵時年十餘下簾不視也

有門生盜其衣，淵遇之，曰：「可審藏之，勿使人見。」門生慙而去。淵黃來歸，罪待之如初。尚宋文帝女南郡公主，拜駙馬都尉，遷秘書丞。湛之卒，淵悉推財產與弟澄，唯取書數千卷。湛之有寶物兩箱，在淵所生母郭氏間。嫡母吳郡公主求之，郭氏不與。淵曰：「但令淵在，何患無物？」母猶不許。淵流涕固請，乃與之。襲爵都鄉侯。山陰公主淫恣，見淵悅之，自帝請以自侍。帝召淵西上閤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通迫。淵整身而立，從父至曉，不為移志。公主曰：「君數將如就，何無丈夫意？」淵曰：「淵雖不敏，何敢身為亂階？」明帝即位，遷吏部尚書。有人求官，帝問：「出金一餅，曰：『人無知者。』」淵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

史粹

卷之一百十四

五

請淵曰：「若必見強，不得不相勝。」其人懼，收金而去。淵竟叙之時，人莫知也。明帝在藩，與淵以風素相善，至是深相委仗。轉侍中，丹陽尹。淵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使，莫不延口送之。明帝嘗歎曰：「稍淵能遲行緩步，便得宰相矣。」嘗聚宴聚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淵援琴奏別鶴之曲。官商既調，風神諧暢。王承謝莊在坐，撫節而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使人不能自已。」伶人常珍奇與薛安都降叛，非一後又求降。明帝加以重位，淵謂全其首領已為弘思不足，加寵異，帝不從。珍奇尋叛，出為吳郡太守，常疾罵，馳使召淵欲託後事。及至，召入，帝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

通鑑紀事本末

使若黃羅襪，淵亦悲不自勝。黃羅襪，乳母服也。帝小聞，慮建安王休仁為物情所向，與淵謀誅之。淵固諫，帝怒曰：「卿與人不足與議事。」淵懼而奉旨，拜衛尉卿。尚書右僕射，明帝崩，遺詔以為中書令，護軍將軍，與尚書袁粲受顧命，輔幼主。粲等雖見託，而意在淵。淵務弘儉約，百姓賴之。既而王道隆、阮佃夫用事，奸賂公行，淵不能禁也。遺所生母袁氏，袁氏不復再識。昇平不置，淵斷哭，禁弔答，堊畢，起為中軍將軍，桂陽王休範反，淵與衛將軍袁粲入衛官省，淵初為丹陽，與從弟昭同載，道逢高帝，淵謂昭曰：「此非常人也，出為吳興。」高帝來別，淵語人曰：「此人才貌非常，將來不可測也。」及顧命之際，引高帝

史粹

卷之一百十四

六

豫焉。淵雖貴而家甚貧，時淮北屬江南，無鯢魚，有問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或以數十枚餉淵。門生曰：「賣之可得十萬錢。」淵愛色曰：「我謂此是食物，聊受之，雖復儉乏，豈可賣餉取錢也。」湛之側室生淵，後尚吳郡公主，生澄。淵事主孝謹，主愛之。湛之亡，主表淵為嫡主，亮淵毀瘠骨立，堊畢，詔攝職，固辭不許。蒼梧暴虐，稍甚，高帝與淵哀粲言及世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淵歸心高帝，及廢蒼梧，群公集議，袁粲劉乘既不受命，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書授高帝，事乃定。順帝立，改衛將軍，袁粲曰：「稍公服，賸多白。」所謂白虹貫日亡宋者，終此。

止前令人  
謝有此心  
不必屏功

賦子

無耻王此

不說更佳

可憐自  
情修通  
也可憐  
也

人也他日祭謂臨曰國家所倚唯公與劉丹陽及榮耳願各  
自勉無為竹帛所笑及高帝輔政王儉議加黃鉞任還曰此  
事大應報諸公帝曰精脫不與卿將何計還曰淵係妻子愛  
性命非有奇才異節返告之淵果無違異沈攸之事起高帝  
召淵謀議淵曰西夏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指袁粲等  
也事平進中書監司空齊臺建淵引何曾白魏司徒為晉丞  
相求為齊官高帝謙而不許建元元年進司徒封南康郡公  
魏軍動高帝欲發王公以下無官者從軍淵以為無益實用  
空致機動上乃止三年七月帝嘗酣盛暑欲夜出淵與左僕  
射王儉諫以為白漢宣以來不夜入廟所以誠非常天下未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居天官政化之本故尚書令品雖第三拜別有策錄尚書品  
秩不見而總任彌重前代多與本官同拜故不別有策今宜  
有策書用中隆寄既異王侯不假優文從之淵寢疾去逸位  
武帝不許卒年四十八家無餘財負貲數十萬贈太宰長子  
黃字蔚先少耿介父背袁粲等附高帝資終身愧恨有不仕  
之志服闋入見流涕不自勝武帝以為侍中左戶尚書常謝  
病在外上以此望之資讓爵與弟纂廬墓下及王儉卒乃野  
水牛出弔繫門外柱人哭盡哀而退家人不知也病篤其子  
齊載以歸疾小間知非故處大怒不肯飲食內外問悉釘塞  
之不與人相聞數日裁餘氣息謝淪聞其笑佳候之排闥不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可開以杵槌破進見曰世之難保者身也身之難全者名也  
名與身俱滅者君也詎不思保全之哉資曰吾少無人問心  
豈身名之為貴但願啓手足歸舊隴兒輩未達余趣發屍率  
星失吾素心以此為恨耳永明七年卒纂表讓封還資子詔  
許之纂子向字景政年數歲父母相繼沒哀毀若成人親表  
異之及長淹雅有器量位侍中風儀端麗眉目如畫每公庭  
就列為眾所瞻望焉淵弟澄為吳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  
事到郡澄曰汝有重疾答曰冷疾五年眾醫不差澄為診脉  
曰汝病是食白蒲鵝子過多所致令取蘇一升煮服之吐出  
一物如升凝髮之微動開看是鵝雛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



澄曰此未盡更服之又吐十三頭而病都差淵從弟炤字彥  
宜少有高節爲成安太守遷除國子博士不拜淵子黃往炤  
所炤曰司空何在責曰奉璽綬詣齊大司馬炤正色曰不知  
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淵拜司徒賓客滿坐  
炤歎曰彥回少立各行何意如此門戶不幸乃有今日之拜  
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耶淵嘗以輅車迎之  
炤大怒曰此辱門戶何可令人見索火燒之取人奔車而還  
弟炫字彥緒少清簡淵謂人曰彥緒廉勝獨立乃十倍於我  
爲正員郎從宋明帝射雉帝自口至日中無所得耻之謂侍  
臣曰吾旦來如阜遂空行可笑坐者莫敢對炫曰今節候雖  
平而雲霧尚凝故斯輩之禽伏而未警但得神駕猶豫群情  
不勝驩樂帝意解乃於雞場置酒遣中書侍郎炫以酒尚與  
彭城劉侯陳郡胡肅濟陽江牧入殿侍文義號爲四友齊臺  
建補東陽太守前後三爲侍中與淵操行不同故淵之世不  
至大官宋明元年爲吏部尚書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常  
持一黃紙帽箱吹剝始盡罷江夏郡還得錢十七萬盡分與  
親族病無藥餌以冠劍爲質及卒無以殯歛贈太常諡曰貞  
王儉字仲實星首孫也生而父僧綽遇害爲叔父僧虔所養  
數歲襲爵豫章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專心篤學手不釋卷

王儉

宋明帝還南陽表公主拜駙馬都尉帝以儉嫡母武康公主  
坐坐蠶不可以爲婦姑欲開家離墓儉以死請乃止遷秘書  
丞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又撰定四部書目蒼梧暴虐儉外  
補義興太守還爲侍中高帝爲相欲引時賢參贊大業時謝  
朓爲長史帝夜召朓却人與語久之朓無言時有一小兒捉  
燭帝慮朓難之遣兒取燭朓又無言帝乃呼左右儉數知帝  
推異詰問曰功高不賞古來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北面居  
人臣可乎帝遂止之而神色和平儉復言儉蒙公殊賜所以  
言所難言何見扣之深元復淫虐之禍非公豈復寧濟但世  
情儉薄起波多端公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惟大業淪  
七尺亦豈能保帝笑曰卿言不無理儉又曰公今各位故是  
守常宜禮絕群后徵示變革當先令諸公知之儉請銜命帝  
曰我當自往少日帝自造淵歎言移晷乃謂曰我夢應得官  
淵曰今投始爾恐一二年間不容便移且吉夢未必便在旦  
夕帝還告儉儉曰諸公未達耳時虞整爲中書舍人閒辭翰  
儉乃報整使作詔高帝爲太尉以儉爲長史尋見任用齊臺  
建領吏部時年二十八有姓譚者詣儉求官儉曰齊桓滅譚  
那得有君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之因與譚高帝賜  
祚與儉議佐命功臣曰卿謀謨之功莫與爲二止二千戶吾  
意以爲少儉曰昔宋祖創業佐命諸公不過二千戶以臣此

之唯覺其多上笑曰張良辭侯何以過此建元元年封南昌縣公初宋明帝紫極殿珠簾綺柱飾以金玉江左所未有高祖欲以其材起宣陽門儉與褚淵表諫上納之宋世宮門外六門城設竹籬時有言竹籬不完固者上改立都牆儉又諫上曰吾欲令後世無以加也朝廷初基制度草創儉識舊事問無不答上歎曰詩云惟岳降神生申及甫今天爲我生儉也表請解選曰臣幸邀恩顧未見其倫使領宗頌元有益庶露爲當畢志驅馳仰酬萬一豈容稍存形飾以徇虛讓直以九流任要風賦所先玉石朱紫山斯而定臣亦不謂文案階大郡無微解至於品裁臧否特所未聞雖存白易識不副意

大諫自儉始也

士儉雖可因於私

散學引書  
其先生之

即位進衛將軍掌選事末明二年領丹陽尹三年領國子祭酒太子少傅舊二傳同受太子禮敬至是朝議接少傅以賓友之禮宋時國學頽廢未暇修復明帝置總明觀以集學士時以國學既立省總明觀詔於儉宅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書充之儉留心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必於經傳由是儒學大典當朝理事斷決如流博議引證皆合經典令史諸事賓客滿席儉應對銓序未嘗壅滯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鈔衡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挿簪朝野慕之相與放勳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況也武帝深委使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詔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諸事復以往來煩數詔儉還尚書下省十日一出儉啓求解還上不許儉上表曰臣比年辭還未垂矜納臣聞五德迭運聖不獨治八元亮采賢協其衷而臣常總端右亟管銓衡事涉兩朝歲綿一紀盛年已老孫孺巾冠人物徂遷逝者將半三考無聞九流寂寞能官之詠輟響於當時大車之刺方興於來日若夫端揆之職猶可勉勵至於銓衡之任實所難兼夙宵盈竭藻鑑無庸非唯悔吝在身乃至謗議及國方今多士盈朝群才競爽選賢而授豈無其人冒死陳誠必希天聽見許改中書監參掌選事其年疾上親臨視卒年三十八贈太尉諡文憲儉寡嗜欲唯以經國爲務車服塵素家無

不遺者自  
不遺者自  
不遺者自  
不遺者自

遺財手筆典裁為當時所重。編古今喪服集記并文集行於世。梁武帝受禪，詔為食立禪子書字恩家。諸女子侄皆續土尚主。朝望來歸，輒耕墾，咽非所欲也。嘗從容謂諸子曰：「吾家本素族，自可依流平進，不須苟求也。」為司徒右長史，不事產業。有舊墅在鍾山八十餘頃，即王導賜田也。與故舊共佃之，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梁武帝受禪，遷中書令，武帝於鍾山造大愛敬寺，舍舊墅在寺側。帝遣主書宣吉就市之，欲以施寺。帝云：「此田不賣，若勅取所不敢言。」酬封脫畧，帝怒，付市評田價，以直逼還之。出為吳郡太守，在郡臥不視事，雖主書宣敕或過時不見，微為度支尚書卒。儉弟還宋昇明中，為丹陽丞。

史籍 卷之十一 十四

主

告劉乘事，不蒙封賞，後為晉陵太守，有怨言，儉慮為禍，因稍潤啓聞伏誅。

張璠

張璠，末之子也。仕宋，為驍騎將軍，末拒桂陽王休範於白下，敗績，阮佃夫等欲加罪，高帝固請之。璠由此感恩，自結遺愛。喪還吳，昇明元年，劉乘有異圖，弟還為吳郡，潛相影響。高帝令璠取還，會退令璠招末舊部曲，璠偽受命，與叔恕領兵十八人入郡斬之。郡內莫敢動，事捷，高帝以告左軍張冲，冲曰：「璠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授吳郡太守，封義城侯。從弟融與璠書曰：「吳郡事聞之嗟驚，久乃知是阿兄。」建元元年，遷侍

中，高帝謂之曰：「卿雖為臣，我視卿不異。願幾等，璠每入直，止朝服而已，供給皆內賜也。」出為吳興太守，璠以既有國秩，不取郡奉。高帝勅上庫別藏之，以表其清。武帝即位，拜太常，自謂開職，輒歸家。武帝曰：「居官守職，那得輒委去？」璠曰：「陛下御臣等若養馬，無事就閑，底有事復來。」帝怒，以為光祿大夫，鬱林之廢，朝臣到官門參，承明帝璠託脚疾不至，海陵立，明帝恐外藩起兵，以璠鎮石頭，督東軍事。璠見朝廷多難，遂臥疾，屢啓求還，見許，居室豪富，伎妾盈房，或有譏其衰暮者，伏者璠曰：「我少喜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好，百無一存，唯未能造此耳。」明帝疾甚，忌大司馬王敬則，授璠平東將軍，吳郡太

史籍 卷之十一 十四

古

守以備之。及敬則反，璠遣兵拒於松江，聞敬則鼓聲，一勝散走。免官，復為光祿大夫。梁武起兵，東昏假璠節度石頭，璠戒運宮。梁天監元年，拜右光祿大夫，卒。璠有子十二人，常云：「其中要應有好者。」子幸，日限作詩一篇，或數日不作，則追補之。年十六，作二千餘首，虞詡見而誶之，幸一旦焚毀，更為詩示之。託云沈約，誦便句，句嗟稱。幸曰：「此吾作也。」訥慚而退。幸與陸少玄善，少玄家有傳書萬餘卷，幸盡讀其書。梁天監中，為司徒掾，直文德待詔省，幸為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武帝手勅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皐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之矣。」除秘書丞，出為揚州別駕，率居職，未嘗留心簿領，及奏事，帝覽牒問

本傳  
見周文

之不能答但云事在縣中帝不悅為新安太守卒率嗜酒  
僕在新安遺家僅載米三千石還宅耗其大半率問其故答  
曰雀鼠耗率笑曰壯哉雀鼠竟不問

柳世隆

柳世隆元景弟子也元景賞異之言於宋孝武得召見帝曰  
此兒將來復是三公一人為武威將軍上庸太守帝謂元景  
曰卿昔以虎威之號為隨郡今復以授世隆元景為景和所  
殺世隆在遠得免泰始初諸州反叛世隆起兵應明帝為孔  
道存所破逃藏民間道存購之甚急有貌相似者軍人斬送  
之時世隆母妻繫襄陽獄道存以所送首示之母不甚悲而

史錄

卷之十

五

妻聞氏號叫甚慘已痛謂母曰今當大憐以使人不覺事平  
遷晉熙王司馬加寧朔將軍時世隆為長史與世隆相遇甚  
歡沈攸之有異議世隆將下都太祖與世隆書曰汝既入朝  
當得文武兼資者委以後事世隆其人乃以世隆行鄂州  
事昇明元年攸之反遣參軍孫同率三萬人為前驅又遣司  
馬劉懷兵領二萬人次之又遣輔國將軍王靈秀率騎兵二  
千據魯山攸之乘輕舟從數百人先下住白螺洲坐胡牀以  
望其軍有驕色既至鄂以鄂城弱少不足攻遣人告世隆曰  
被太后令當覽還都卿既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使人答  
曰東下之師久承聲問鄂城小鎮自守而已攸之將去世隆

遣軍於西清挑戰攸之怒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晝夜

攻城世隆隨宜拒戰衆皆披却世隆初下謂世隆曰攸之一

旦為變順流而東不可制也留攻鄂城不可卒拔卿為其內

我為其外乃無憂耳至是世隆遣軍主桓敬等入軍據西塞

堅壁以待賊疲慮世隆急危遣心腹胡元直潛入鄂城通接

軍消息鄂城既不可攻平西將軍黃回至西陽乘三層艦作

羌胡伎游流而進攸之素失人情逼以威勢初發江陵已有

叛者至是稍多攸之怒令軍中有叛者軍主任其罪於是

人叛遣十人追之並去不反劉懷兵射書請降世隆納之攸

之大怒銜鬚祖之收懷兵兄子天賜女姁張平慮斬之軍旅

史錄

卷之十

六

潰散攸之逃回江陵世隆遣軍劉僧驍追之攸之死遷尚  
書右僕射貞陽侯太祖踐阼進爵為公居母憂上手詔與司  
徒褚淵曰向見世隆殷勤過甚殆不可復識使人惻然淵答  
曰世隆事主在危盡忠喪親杖而能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極  
足以厲俗敦風建元二年授後將軍尚書右僕射不拜世隆  
好讀書客太祖借祕閣書上給二千卷五年出為南充州刺  
史世隆即位加散騎常侍性清廉唯購墳典張籍曰君欲以  
清名遺子孫耶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  
如其才也一經足矣光祿大夫韋祖征州里宿德世隆已貴  
每為之拜或勸祖征止之曰司馬公為後生楷法吾何止之

歲湖州舉動世隆總督衆軍討平之遷尙書令世隆好談論善彈琴世稱柳公雙環爲士品第一常自云馬稍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獲時譽以疾遜位拜左光祿大夫卒年五十贈司空諡曰忠武世隆善卜曉數術未明初謂人曰未明九年我亡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命典籤李黨取筆題簾箔旌曰未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當見吾不見也於倪塘與賓客遊歷十往五往常坐一處及卒墓工正取其坐處焉別龜甲價至一萬若龜經秘要行於世

垣崇祖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七

垣崇祖護之弟子也宋明帝立崇祖隨薛安都在徐州虜陷徐州崇祖爲虜將游兵瑯琊間不復歸虜不能制崇祖因據胸山遣使歸命送其母還都太祖在淮陰接爲戍主胸山邊海孤險崇祖常浮舸於水測有急輒入海軍將得罪以告虜虜東徐州刺史成固公遣軍襲崇祖屯洛要去胸山二十里崇祖未歸城中驚恐皆下船欲去崇祖還謂腹心曰賊本非專來相攻不過承信人言易間惑也但人心驚恐汝等可去二里外呼噪而來唱艾塘義人已破虜須戍兵速往相助船中人喜爭上岸崇祖引入城守遣羸弱人告人持兩炬火登山鼓噪虜見軍備甚盛引退崇祖啓明帝曰淮北士民受

三知高帝  
何不即武  
當爾未神  
耶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六

相敗太祖召崇祖還都除游擊將軍太祖踐阼謂崇祖曰我新有天下夷虜必動其蟻衆以送劉昶爲辭賊之所衝當在壽春非卿莫制此寇以爲豫州刺史封望蔡侯建元二年虜遣梁王郁豆眷及劉昶馬步號二十萬寇壽春崇祖謂衆曰賊衆我寡當用奇以制之欲修築外城以待敵城既廣濶非水不固今將堰肥水以爲三面之險衆曰昔佛狸侵境宋南平王士卒完盛以郭大難守退保內城修城築堰恐非事宜崇祖曰若捨外城賊必據之此坐而受禽守郭築堰是吾不戰而勝也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爲深塹使數千人守之謂長史封延伯曰虜貪而少慮必悉力攻小城

聞彼此。見壁狹城小，謂一往可尅。當以蟻附攻之。放水一激，自然沈溺。豈非小勞而大利耶？虜衆肉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望上城，手自轉式，晡時決球，水勢奔下，溺死數千人。虜衆皆退走。崇祖嘗自比韓信白起，及破虜啓至，上謂朝臣曰：崇祖許爲我制虜，竟如其言，自擬韓白，果不虛也。崇祖求鼓吹，勅曰：韓自白當與人異，給鼓吹一部。崇祖慮虜復寇，淮北啓從下蔡戍於淮東，虜果欲攻下蔡，聞內徙，乃揚聲平除城，衆疑虜當於故城立戍。崇祖曰：下蔡去鎮咫尺，虜豈敢置戍？當欲除此城，故揚之，使吾不信耳。虜軍果夷掘下蔡城，崇祖率衆渡淮，與戰，大破之，殺獲千計。上詔崇祖曰：卿視

見崇祖字華先，少學騎射，或譏之。宋祖曰：曹操曹不上馬橫梨下馬談論，可以不負七尺矣。君輩無衛身之伎，何以自全乎？宋明帝卽位，四方反，除榮祖冗從僕射，命往徐州說刺史薛安都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使君今不向朝廷，非計也。安都曰：京師無百里地，若不能取勝，可拍手笑殺。且我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餘殃，今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爲也。安都曰：不知諸人云何，我不畏此。大蹄馬在，近急便作計。榮祖被拘不得還，因爲安都將領，安都引魏軍入彭城，榮祖携家屬南奔朐山。高帝在淮陰，榮祖歸附，高帝書送榮祖諸僕射褚淵，除東海太守。榮祖善彈，登西樓，見鶻翔雲中，謂左右常生取之，於是彈其兩翅，毛脫盡，墜地無傷。毛生後飛去，其妙如此。蒼梧恒欲危害高帝，帝欲奔廣陵，起事荀伯玉等皆贊成之。榮祖曰：願府去臺百步，公走人豈不知？若廣陵人一旦閉門不相受，公欲何之？今動足下牀，便有叩臺門者。公事去矣。蒼梧尋遇殺。未明二年，爲新蔡太守，監奴告榮祖，作大棺材盛仗，使鄉人載度江北，案驗無實。見原，巴東王子釋事起，方鎮皆稱其爲逆。榮祖曰：此非所宜言，政應云劉寅等孤負恩獎，逼迫巴東，使至於此。上以榮祖爲知言。九年卒，從父閭，宋孝武以爲交州刺史，時交土全實，閭罷州還，資財鉅萬。孝武末年，貪慾刺史二千石，罷任還都，必限使獻奉。

服孝武家  
明所為私  
不計利害

又以蒲戲取之令壁畫乃止嘗與侍中顏師伯榜蒲帝獨得  
雄大悅師伯後得盧帝失色師伯遽歛子曰樂作盧爾日師  
伯一輪百萬閑還至南州而孝武安駕擁資為富人明帝初  
以為益州刺史蜀還之貨亦數千金先獻西資之半明帝猶  
嫌其少及閑至請廷尉自簿詔獄官留閑悉送資財然後遣  
之凡舉矣不受鞭罰輸財贖罪謂之賤時人謂閑被賤刺史  
恐衛尉高帝輔政使裕淵為子見求閑女閑辭以齊大非偶  
帝雖嘉其退讓而心不悅後謂豫章王嶷曰前欲以白象與  
垣公舉者重其夷濟事雖不遂心常依然高帝即位為金紫  
光祿大夫子慎伯負氣豪俠與王文和俱為直閣將軍帝  
史緯 卷之一百十四 主

伯頗以勢地陵之後為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時文和為益州  
刺史曰每憶昔日俱在閣下卿時視我如我今日視卿因誣  
以罪輒遣蕭寅代之愴伯亦啓臺閉門待報寅以兵圍之高  
宗輔政知其無罪不欲弄文和意勸愴伯解郡還寅於道害  
之聞弟子曇深以行義稱劉楷為交州謂王儉曰欲一人為  
南土所聞者同行儉良久曰得之矣昔垣閑為交州閑弟闕  
為九真郡皆著信南中羽林監曇深閑之子也雅有學行可  
令同行曇深至交州而卒妻鄭氏字獻英柴陽人隨曇深至  
交州時年二十子文寔始生傍無親援晝夜紡織年既盛矣  
甚有容色自屬水霜無敢望其門者居一年私裝了乃告楷

求還皆大驚曰去鄉萬里非婦婦所能濟不許鄭氏號泣曰  
雲深既阻其孤藐勿使妾一旦灰壤生死得與異域妾何面  
目以見先姑於地下楷愴然許之厚為資送間關危險竟得  
至都教子義方親授詩禮鄉里稱之

張敬兒

張敬兒南陽人少便弓馬有膽氣好射虎發無不中泰始初  
除寧朔將軍與劉胡相拒於鵠尾洲啓明帝乞本郡事平為  
南陽太守敬兒初為襄陽府將家貧每休假期輒備負自給資  
為城東吳泰擔水通泰卿事發泰將殺之逃貢棺材中以蓋  
加上乃免及在鵠尾啓明帝云泰黨逆以妹助袁觀為督

史緯 卷之一百十四 主

事平之日乞其家財帝許之至是收籍吳氏值役財貨直數  
千萬以所通婢為妾遷越騎校尉桂陽事起隸太祖顧新亭  
兵亦既交休範白服乘輿往勞樓下城中望見其左右人兵  
不多敬兒與黃回白太祖曰桂陽所在備防寡聞若詐降而  
取之可擒也太祖曰卿若能辦事當以本州相賞敬兒與回  
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舉側回陽致太祖審  
意休範信之回目敬兒敬兒奪取休範防身刀斬之休範左  
右數百人皆驚散敬兒馳馬持首歸新亭除驍騎將軍太祖  
以敬兒人位既重不欲便使為重鎮敬兒求之不得乃謂太  
祖曰沈攸之在荊州公知其微何所作不出敬兒以防之恐

非公之邪也太祖笑而不答乃除雍州刺史封襄陽侯都伯  
汨汨口敬兒乘舴艋過江詣晉熙王煥遇風船覆左右丁壯  
各泅走餘二小吏沒船下叫呼求救敬兒兩掖挾之隨船俯  
仰行數十里方得上岸敬兒至鎮厚結攸之得其事述帝曰  
太祖敬兒與攸之司馬劉懷兵情款及蒼梧獄敬兒疑攸之  
必因此起兵密以問懷兵懷兵無所言寄敬兒馬盤一隻敬  
兒語焉之備昇明元年攸之反遣使報敬兒敬兒列仗於聽  
事前斬之集部曲俟攸之下將襲江陵太祖大喜進鎮軍將  
軍攸之於郢城敗走敬兒軍至白水攸之子元琰守江陵聞  
城外鶴唳謂是叫聲心懼欲走其夜長史江文等出奔城潰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王

元琰奔龍州見敬兒至江陵誅攸之親黨沒入其財物數  
十萬攸之於湯渚自經死居民送首荆州敬兒列諸市郭乃  
送京師進爵為公敬兒在雍州貪殘人問一物堪用莫不奪  
取於襄陽城西起宅聚財貨宅侔公府欲移羊叔子墜淚得  
於其處立臺網紀曰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太傅是  
誰吾不識也三年後為護軍將軍敬兒武將不習朝儀聞宣  
內還乃於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妾待寵笑焉  
太祖即位遷軍騎將軍太祖崩敬兒於家哭曰官家老天子  
可惜太子少年愛我所不及也遺詔加敬兒開府儀同三司  
初得鼓吹羞便奏之王敬則戲之曰公與諸公同階級敬兒

何

曰我馬上所得終不能作華林園勳也敬則甚恨焉敬兒徵  
時娶妻毛氏生子道文而鄉里向氏有美色敬兒悅之遂棄  
前妻而納之敬兒為三司向氏在襄陽敬兒迎家口至都敬  
世祖不蒙勞問敬兒猜懼及垣崇祖死愈憂恐密募社樹直  
上至天自云貴不可言使為諶言曰天子在何處宅在赤谷  
口天子是阿誰非猜乃是狗敬兒宅在赤谷既得開府又望  
班劍語人曰我車邊猶少班劍物敬兒長自荒遠少習武事  
既從容都下不得志向氏謂之曰吾昔時妾一手熱如火而  
君得而陽郡元徽中妾一婢熱而君得本州建元中妾半體  
熱尋得開府今復妻舉體熱矣有閭人聞其言述之敬兒復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王

遣使與魯中交關事達於帝末明元年武帝勅朝臣宴華林  
園於坐收敬兒左右雷仲顯常以盈滿誡之敬兒不能從至  
是抱敬兒而泣敬兒脫冠邪投地曰此物誤我與子道文道  
暢道休並狀謀少乎道慶見宿後上與豫章王嶷上已宴曲  
水解艇船流至御前覆沒言及敬兒悔殺之始其母於田中  
卧孕大子有角敬之已而有娠生敬兒故名狗兒又生一子  
復名狗兒宋明帝改為敬兒狗兒為恭兒位正員郎謝病歸  
不復仕聞敬兒敗走入後中後首原其罪史臣曰平世武  
臣立身有術若非愚取信則宜智以自免心迹無阻乃見  
優容崇祖恨結束朝敬兒情疑為盜嗣運方初委命嚴忠惟



哉

王敬則

王敬則，晉陵人，母為女巫，生敬則，胞衣紫色，謂人曰：此兒應得為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為人吹角，可矣。敬則兩腋下生乳，長數寸，性剛，不羈，嘗與阮陽縣吏鬪，曰：我若得阮陽縣，當鞭汝背，吏呼其面曰：汝得阮陽縣，我亦得司徒公矣。居狗自給，善拍張，補刀戟左右，宋前廢帝使敬則跳刀，高出白虎幢五六尺，接無不中，補俠毅隊主，與齊寂之殺帝，明帝即位，為直閣將軍，補阮陽令，名昔日相，關吏厚遇之，曰：我已得阮陽縣，汝何時得司徒公耶？縣有劫賊，阻山為患，敬則使人致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重

意切帥，使出首當相申論，郭下有廟，神甚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為誓，必不相負，切帥既出，敬則於廟中設會，收縛之，曰：吾昔敬神，若負誓還神十牛，即殺十牛解神，遂斬諸切，百姓悅之。元徽二年，隨高帝拒林範於新亭，敬則乘舸迎戰，大破賊水軍，轉越騎校尉，蒼梧王狂虐，左右不自保，敬則以高帝有威名，歸誠奉事，每夜著青衣，扶欄道路，為高帝聽察，蒼梧去來，高帝令敬則於殿內伺機，既而楊玉夫等弑帝，將首投敬則，敬則馳報高帝，帝戎服入宮，至永明門，敬則呼開門，甚急，衛尉丞顏靈寶覓見高帝乘馬在外，曰：今若不開內領軍，天下會是亂耳，開門，敬則隨帝入殿，昇明元年，遷輔國將軍。

司馬家何  
在是是

止會樂  
立功耳

知殿內宿衛兵事，沈攸之、沈攸之、高帝入守朝堂，袁粲起兵，領軍劉緄直闕將軍卜伯興等，於宮內相應，戒嚴將發，敬則閉

關掩襲殺緄等，政事無大小，帝並以委之，敬則不識書，止下名，感善決斷，齊臺建為中領軍，高帝將受禪，順帝逃宮內，不出，敬則將與入迎，啓令出，順帝泣涕，不肯上車，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列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順帝彈指泣曰：願後身世不復生，帝王家宮內盡哭，聲徹於外，順帝拍敬則手曰：幸無他慮，當納輔國十萬錢，建元元年，出為南兗州刺史，封尋陽郡公，三年，魏軍攻淮泗，敬則委鎮還都，百姓皆散走上，以其功不問，以為吳興太守，郡多剽掠，有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重

十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狗，又錄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鞭之，而使偷身長，捕街路，令舉別偷，自代諸偷，恐為所誑，皆逃，先境內以清，敬則出過市，見屠肉析數日，吳興昔無此，是我小時所作，召故人飲酒，說平生不諱也，遷護軍，以家為府，高帝崩，還會稽太守，給鼓吹一部，進征東將軍，王法明妾路氏酷暴，數殺婢媵，夫弟法朗告之，敬則付山陰獄殺之，為有司所奏，山陰令劉岱坐棄市刑，敬則入朝，上謂敬則曰：人命至重，是誰下意殺之，都不啓聞，敬則曰：是臣愚意，臣何知科法，見背後有節，便言，應得殺人，上乃赦劉岱死，與王儉俱加開府儀同三司，徐孝嗣嘲儉曰：今日可謂連璧儉。

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人以告敬則敬則欣然曰我南沙縣吏連風雲以至於此遂與王衛軍同日拜三公復何所恨十一年授司空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自居接士庶皆吳語殷勤周悉初為散騎使魏於北館種楊柳後員外郎廐長曜北使還敬則問我昔種楊柳樹今大小若何長曜曰廐中以為甘棠敬則悅武帝令群臣賦詩敬則曰臣幾落此奴度內上問此是何語敬則曰臣若解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耳那得今日敬則性警黠雖不大識書臨州郡令省事讀辭下教制法皆不失理明帝輔政密有廢立意出敬則為會稽太守海陵王立加太尉及即位進大司馬臺使拜授日雨大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天

注文武皆失色一客在旁曰公由來如此昔拜吳興時亦然敬則悅曰我宿命應得雨然意終不自得帝既多殺害敬則自以高武舊臣心懷憂懼帝雖外厚其禮而內相猜防敬則敬則飲食體幹聞其衰老且居內地故得少安後遣蕭坦之將齋仗五百人行武進陵敬則諸子在都憂怖上知之遣敬則世子仲雄安慰之仲雄善彈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庫上勅五口一給仲雄於御前鼓之仲雄還都奏琴作換儂曲歌曰常款負情儂郎今果行詐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帝愈愧恨末泰元年帝疾以張瓌為平東將軍吳郡太守置兵佐密防敬則內外傳言當有處分敬則聞之曰東

今有誰祇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平且吾終不受金甌謂楊酒也敬則婦謝朓為徐州行事敬則第五子幼隆遣將軍徐默邀朓為逆朓執獄奏之敬則參軍徐庶聞之以告五官王公林公林敬則族子也公林勸敬則急啓賜功隆死單舟詣闕敬則曰若爾諸郎在都要應有信且忍一夕其夜呼僚佐文武切蒲賭錢謂眾曰卿諸人欲令我作何計莫敢對防閤丁典懷曰官祇應作耳敬則不答明旦召山陰令王詢侍御史鍾離祖願入敬則橫刀跂坐問詢等發丁可得幾人庫見有幾錢物詢答縣丁率不可上祖願對傳物多未收入敬則怒將出斬之公林諫曰官是事皆可悔唯此事不可悔詎不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天

更思敬則唾其面曰我作事何關汝小子乃起兵招集配衣二三日便發欲切前中書令何胤為尚書令長史王弄璋曰何令高蹈必不從不從便應殺之舉大事先殺朝賢事必不濟乃止敬則率實甲萬人過浙江謂司馬張思祖曰應作儼思祖曰公云還朝何用作此詔遣輔國將軍左典盛直閣將軍胡松三千餘人築壘於曲阿長岡尚書左僕射沈文秀為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敬則以舊將舉事百姓擔簦荷鉞隨之十餘萬眾至武進陵口慟哭乘肩輿而前抵輿盛柴盡力攻之官軍不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胡松領馬軍突其後汝則軍多白丁無帶仗遂潰敬則索馬再上不得上軍客袁

文曠斬之年七十四時上疾已篤敬則倉卒東起朝廷震懼東昏侯使人上屋望見征虜亭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有告敬則者敬則曰桓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汝父子唯應急走耳謂道濟避魏也敬則之來聲勢甚盛凡十日而敗死子仲雅等皆誅漆敬則首藏武庫梁天監元年故吏夏侯覽表請收葬許之

陳顯達

陳顯達南彭城人爲羽林監諫太祖討休範於新亭劉劭敗死賊進杜絕宅太祖欲還衛官城或曰桂陽雖死賊黨猶熾不可輕動太祖遣顯達自查浦渡淮緣石頭北道入宋明門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手

也東堂用官中恐動得顯達乃稍定顯達出戰於津陽門大破之矢中左眼拔箭而鐵不出有潘姬善禁以釘釘柱馬步作氣釘即時出乃禁顯達日中鐵出之封豐城縣侯廣川刺史沈攸之叛顯達遣軍援臺長史到遁司馬諸葛導謂顯達曰沈攸之據衆百萬勝負之勢未可知不如保境蓄衆密通彼此顯達斬之奉表歸心太祖太祖卽位遷安西將軍益州刺史益部山陰多不賓服大度村獫前後刺史不能制顯達遣使貢其祖賸獫帥日兩製刺史尚不敢調我遂殺其使顯達分部將吏聲將出獵夜往屠之山夷震服末明二年殺爲侍中護軍將軍顯達入見流涕悲咽上亦泣心甚嘉之八年

是年外  
人附傳

爲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顯達性謙厚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有愧歎之色有子十餘人誠之曰我本意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貴陵人家既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兄並精牛車鹿服脩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羅榮白鼻顯達謂其子曰麀尾繩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提此自逐取燒之延興四年加司空進爵爲公高祖卽位進太尉爲三公而職與連帥人以爲格外三公上欲悉除高武子孫以問顯達答曰此等豈足介慮上乃止顯達心懷不安深自貶匿車乘朽敗尊從南薄皆羸小侍宴酒後啓上借枕帝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老富貴已足唯少伏枕死特就陛下乞之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手

上失色曰公辭矣顯達乞退不許虜寇雍州失沔北五郡詔顯達將平北將軍崔慧景等軍四萬攻馬圈城去襄陽三百里圍之四十日虜食盡殺虜人肉及樹皮虜突走斬獲千計顯達入據其城進取南鄉縣虜主元宏自領十萬騎奄至顯達引軍渡水軍主崔泰祖以布幔盛顯達數人擲之從遲遁出均水口臺軍緣道奔退死者三萬餘人顯達威名著於外境至是大損喪焉表求解職不許除江州刺史王敬則事起始安王暹光慮顯達爲變啓明帝欲追還會事平乃止顯達既懷危怖及東昏立彌不樂還都京師大相殺戮徐孝嗣等皆死傳聞當遣兵襲江州顯達遂舉兵欲直襲建鄴遙指鄆

史人至此

州刺史建安王寶寅爲主。朝廷遣後軍將軍胡松據梁山。左衛將軍左興盛屯新亭。顯達率衆數千人發尋陽大破胡松於梁山。宋邑震恐。顯達至新林。多置屯。火於岸側。潛軍渡取石頭。北上襲宮城。官拉大驛門拒守。顯達上馬持稍從步軍數百人於西洲前與臺軍戰。大勝。手殺數人。稍折。官軍繼至。顯達退走。騎官趙渾刺落馬斬之。年七十三。顯達在江州遇疾不治。尋而自差。意甚不悅。諸子皆伏誅。史臣曰。光武功臣所以能終其身名者。非唯不任職事。亦以繼奉明章。君安乎上。臣習乎下。王陳拔迹奮飛。則建元永明。身極偶儔。則建武永元。勳非往時。位踰昔等。禮授雖重。情分不交。加以主猜政亂。危亡慮及。舉手扞頭。人思自免。干戈既交。身名俱隕。悲夫。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至

### 李安民

李安民。蘭陵人。宋明帝時。遷武衛將軍。領水軍。討晉安王子勛。所向剋捷。事平。明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安民主榜。蒲官賭五擲。皆虛。帝大驚。目安民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安民少時貧。屢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至是。安民求其人。不知所在。爲廣陵太守。高帝在淮陰。安民遙相結納。元徽初。行南徐州事。城局參軍王回素爲安民所親。盜絹二疋。安民流涕謂之曰。我與卿契濶備嘗。今

日犯王法。乃卿負我也。於軍門斬之。行會稽郡事。太祖與別。安語淹日夜。安民審陳宋運將盡。曆數有歸。高帝即位。爲中領軍。封康樂侯。自泰始以來。內外寇警。將帥各募部曲。安民請自非淮。北常備其餘。皆遣上納之。家國舊事。常與安民論議。謂之曰。署事有卿名。我便不復細覽也。虜南侵。詔安民持節。履行豫淮諸屯戍。屯於淮陽。與虜戰。破之。時虜兵尙衆。安民遣族弟馬軍主長文二百騎爲前驅。自與軍副周盤龍繼其後。長文至宿豫。虜見衆少。數千騎遮之。長文且退且戰。引賊向大軍。安民率盤龍趨至。合戰於孫溪渚。虜軍大敗。赴清水死不可勝數。武帝即位。遷尙書左僕射。安民結尙書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至

令王儉。故有此授。出爲吳興太守。載米往郡。時服其清。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到郡。必祀以軋下牛。安民奉佛法。不殺牛。而於聽上設入關齋。俄而牛死。壑溺側。今呼爲李公牛。象安民尋卒。世以神爲崇。子元履幼有操業。爲竟陵王子良參軍。與王融游狎。融誅鬱林。敕元履隨右衛將軍王廣之北征。密令殺之。廣之爲安民所厚。又知元履無過。擁護之。會鬱林死。元履謝廣之曰。二十二載。父母之身。自此以外。丈人之賜也。仕梁。爲衡廣青冀四州刺史。

### 王玄邁

王玄邁。字彥達。玄謨從弟也。仕宋爲南州刺史。沈文秀反。玄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重

遷就何朝廷慮見襲乃諸文秀求安軍頓文秀令頓城外立  
 趨立營壘至夜拔軍南奔此曉文秀迫不及遷青州刺史高  
 帝鎮淮陰為明帝所疑遣書結玄邈長史房叔安曰夫布衣  
 帶帶之士銜一餐而不忘義使之然也今將軍居方州之重  
 託君臣之義無故舉忠孝而棄之三齊之士寧蹈東海死耳  
 不隨將軍也玄邈乃使叔安入都發其謀高帝於路執之索  
 玄邈表叔安曰寡君使僕表上天子不上將軍表之所言利  
 國家而不利將軍所不待問荀伯玉勸殺之高帝曰各為其  
 主何可罪也玄邈罷州還高帝途中要之玄邈嚴軍直過至  
 都啓明帝稱高帝有異謀高帝不恨也及輔政待之如初遷

梁南秦二州刺史封河陽侯與兄玄戴同時為方伯建元初  
 亡命李烏奴作亂梁部陷白馬戌玄邈討之不克乃使人偽  
 降曰王使君兵寡勢弱棄輜重携妻二人已去矣烏奴喜輕  
 兵襲州城玄邈設伏擊破之捷聞高帝曰玄邈不負我廷興  
 元年為中護軍卒叔安清河人為益州司馬高帝即位重其  
 忠正拜前將軍會病卒帝歎曰叔安節義當於古人中求之  
 恨不至方伯而終

崔祖思

崔祖思清河人為雋昌令高帝在淮陰祖思聞風自結為主  
 簿秦豫謀議宋議封高帝為梁公祖思密啓曰議云金刀利

祖思自  
 結於齊  
 引義文  
 天命而  
 之也  
 也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重

升齊引之宜稱齊以應天命從之遷齊國內史高帝為齊王  
 置酒為樂奏賡既行祖思美之侍中沈文季曰美賡吳食非  
 祖思所解祖思曰無驚駭鯉似非何吳之詩文季曰千里  
 美豈關魯衛帝悅曰尋焚故應還文季衆議加九錫祖思曰  
 公以社稷重臣竭忠貞之義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帝聞  
 之不悅曰祖思欲同荀令非孤所望也由由此不復處任職之  
 官而禮貌甚重垣崇祖受寄有參訪朝臣光祿大夫垣闢曰  
 身受宋氏厚恩復蒙明公眷接進不敢同退不敢異祖思曰  
 公忠誠退讓故宜受之以禮冠軍將軍崔文仲問崇祖曰卿  
 意云何曰聖人云知幾其神文仲撫髯曰正與吾意同及帝

受禪闕存故母文仲封侯祖思加官而已除黃門侍郎武帝  
 即位祖思啓事曰自古開國成務必以教學為先宜太廟之  
 南弘修文序司農以北廣開武校又曰憲律之重由來尚矣  
 宜清置廷尉茂簡三官漢來習律有家于孫並傳其業今廷  
 尉律生乃令史門戶刑之不厝抑此之由又曰案前漢編戶  
 千萬太樂伶官方八百二十九人孔光奏罷不合經法者四  
 百四十一人正樂定員惟置三百八十八人今戶口不能百  
 萬而大樂雅鄭千有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康賈力役傷  
 數風俗今欲撥邪歸道若莫罷雜伎唯置鍾簾羽戚登歌而  
 已又曰治天下者賞罰而已矣賞不事豐病在不均罰不在

重苦於不當。是賞罰空行。無救乎勸沮。使罰行寵習之臣。實及仇讐之士。將戮一人。而天下懼。賞匹夫而四海悅。又曰。籍稅以厚國。國虛民貧。廣田以實原。國富民賔。堯資用天之儲。實拯懷山之數。湯憑分地之積。以勝流金之運。近代魏置典農。而中都足食。晉開汝潁。而汴河委儲。今將掃闕咸陽。廓清龍漠。宜簡後敦農。開田廣稼。罷山池之嚴禁。抑豪右之兼擅。則兵民優贍。可以出師矣。又曰。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今者著作之官。起居而已。述事之徒。褒諛爲體。世無董狐。直筆未聞。又諫官久廢。聽納靡依。雖諫勸朝僚。微訪芻輿。然出位而謀。發言爲難。當官而行。處辭或易。物議旣以昌言望已。已亦當以誠懇愧人。中丞雖謝咸立。未有全廢劾簡。廷尉雖非釋之。寧容都無訊牒。故知與其失人。寧不廢職。目前之明效也。又曰。天地無心。賦氣自均。寧得誕秀往古。而獨寂寥近代。將在和與不知。用與不用耳。夫有賢而不知。知賢而不用。古今之通患也。今誠重郭隗。而招樂毅。任鮑叔。以求夷吾。則天下之士。不待召而自至矣。上優詔報答。爲青冀二州刺史。在政清勤。言議未嘗及時事。上敬重之。卒官。叔景其爲平昌太守。有惠政。常懸一蒲鞭。至去任。未嘗用子元祖。有學行。爲射聲校尉。

劉善明

衆祖也

劉善明。平原人。元嘉末。青州饑荒。人相食。善明家有積粟。食餽粥。開倉以救鄉里。百姓呼其田爲續命田。靜處讀書。刺史杜驥問名候之。辭不相見。父懷民謂之曰。我已知汝立身。復欲見汝立官也。舉秀才。對策強直。孝武甚異之。泰始初。徐州刺史薛安都反。青州刺史沈文秀應之。善明從伯懷恭爲北海太守。據郡應朝廷。善明家在郭內。集門宗部曲三千人。夜斬關奔北海。爲海陵太守。郡境邊海。無樹木。善明課民種榆。植雜果。遂獲其利。遷後軍將軍。青州沒虜。善明母陷北布衣蔬食。哀戚如持喪。明帝每見。爲之歎息。元徽初。遣北使勅善明舉人。善明舉北平田惠紹使虜。得母還。切主新立。群公秉政。善明自結太祖。委身歸誠。除青冀二州刺史。從弟僧副爲太祖參軍。蒼梧肆暴。太祖憂恐。備令僧副微行。伺察聲論。使僧副密告善明曰。多人見勅。北因廣陵。恐一旦動足。非爲長策。今秋風行。起卿若能與垣東海微勸北虜。則我計可立。善明日。宋氏將亡。愚智所辨。胡虜若動。反爲公患。公神武命世。唯當靜以待之。因機奮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自貽朋黨。遣部曲健兒數十人。隨僧副詣府。太祖納之。蒼梧廢。遂行南徐州事。沈攸之反。太祖深以爲憂。善明日。攸之控引八州。縱情蓄斂。收衆聚騎。營造舟仗。包藏禍心。於焉十年。性既險躁。才非持重。而起逆累旬。遲回不進。豈應有所待也。旣

天奪其魂而闇於兵機，兼人情離，怨有掣肘之患。本慮其剿勇長於一戰，疑其輕速掩襲，未備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昔謝晦失理，不聞自潰，盤龍乖道，雖衆何施？且袁粲劉秉賊之根本，根本既滅，枝葉豈久？此是已龍之鳥耳。事平太祖曰：卿策沈攸之，雖張良陳平，適如此耳。齊臺建爲右衛將軍，辭疾司空。褚淵曰：朝廷方相委待，卿詎得學松喬耶？善明曰：我本無宦情，因逢知己，所以戮力驅馳。今天地廓清，師濟盈朝，鄙懷既申，不敢昧於富貴。太祖踐阼，謂之曰：淮南近畿，國之形勢，非親賢不居。卿爲我臥理之，爲淮南宣誠。二郡太守封新塗伯。善明上表曰：周以仁聖相資，再駕乃就。漢值海內無主。

史錄

卷之一百十四

宋

累敗方登，魏挾主行令，實踰二紀。晉廢立持權，遂歷四世。景祚攸集，如此其難也。陛下唐周萬品，道洽無垠，故能高廟開軒，鯨鯢自剪，垂拱雲帟，寰宇載寧。康十載之勞，無半辰之棘，苞池江海，籠苑囿，神風樂推，普天歸奉。二三年間，九清寶命，開閣以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夫常勝者無憂，習成者多怠，故雖休勿休，姬旦作誥，安不忘危。尼父垂範，今皇運草創，萬化始基，朱季煩苛，億兆倒懸，謹陳愚瞽，凡十一條，其一存恤遠方，宣廣慈澤，其二加惠京師，問其疾苦，其三宋氏赦令，家原者寡，赦書事實，宜令相副，其四劉昶猶存，容能送死，境上諸城，宜應嚴備，其五宜除宋氏苛政，以崇簡易，其六凡諸

土木之費，且可權停，其七帝子王妃，宜存儉約，其八內外官府，各貢諫言，其九忠孝廉節，宜摧殊階，其十選擇才辯，北使匈奴，其十一交州險要，要荒之表，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宜懷以恩德，未應遠勞將士，搖動邊氓，上優詔答之，善明身長七尺九寸，質素不好聲色，所居茅齋，芥木而已，少立節行，常云：在家當孝，爲吏當清，及仕州郡，頗贖財賄，崔祖思怪而問之，答曰：管子云：夷吾知我，因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爲廉？所得金盛，皆以贖母，及母至，清節方峻，所歷之職，廉簡不煩，俸禮散之親友，祖思爲青冀二州，善明遺書曰：昔時之遊，于今邈矣，或攜手春臺，或負杖秋澗，逐清風於林杪，近素月於園

史錄

卷之一百十四

宋

垂如何故人，祖落殆盡，足下方擁旄北服，吾亦剖竹南甸，相去千里，間以江山，人生如寄，來會何時？嘗覽書史，數千年來，畧在眼中矣，歷代參差，萬理同異，夫龍虎風雲之契，亂極泰來之幾，古今豈殊？彼此一致，日者攸之與戎，於外，桀乘異圖，於內，唯有京鎮，實爲聖基，遂乃擢吾爲佐，授以大郡，付吾關中，委之留任，既不辨有抽劍陷城之用，橫槊舉旗之能，徒以掣瓶小智，各參佐命，常恐朝露一下，深恩不酬，憂深責重，轉不可據，還觀生世，倍無大緒，蒼髮布被，鶴鶴好惡，色情聲暮，齡尤甚出蕃，不與台輔，別入國，不與公卿，遊孤立天地之間，無猜無託，惟知奉主以忠，事親以孝，臨民以潔，居家以儉。

足下今鳴笛舊鄉衣緇故國宋季荼毒之悲已蒙蘇秦河朔  
倒懸之苦方須救拔遣遊辯之士為鄉導之使輕裝起行經  
營舊壤令泗上歸業樓下還風君欲誰讓耶聊送諸心敬申  
貧贈辛年四十九家無遺儲有書八千卷僧副官至前將軍  
豐陽男上國功臣像贊僧副與焉

周盤龍

周盤龍北蘭陵人建元元年虜攻壽春以盤龍為軍主助豫  
州刺史坦崇拒之大破虜殺傷數萬人上大喜送金銀絹  
二十枚與其愛妾杜氏手勅曰卿周公阿杜明年虜攻淮陽  
固角城初上遣軍主成買成角城辭於王儉曰今段之行必

史

卷之一百十四

吳

以死報若不殺賊便為賊殺吾子不為世子便為孝子也買  
被關上遣領軍將軍李安民救之勸盤龍曰虜進連口西道  
便無賊可率馬步下淮陽就李安民買與魏戰傷殺無數遂  
戰死首落屍狼狽奔還軍然後盤龍子奉叔率二百人  
陷陣魏軍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  
龍乃食投簡馳馬奮稍直奔魏陣自稱周公來魏人素畏盤  
龍號勇莫不披靡時奉叔已殺魏軍出陣外盤龍不知東西  
馳擊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馳突榮榮  
魏軍大敗由是父子名播北國盤龍形羸弱而隨軍勇果諸  
將莫逮遷兗州刺史前城戍將張蒲與府潛通因大暮乘船

文一王

入清中樞機虜二十餘人藏伏旁下直向城東門登岸拔  
白爭門戍主皇甫仲賢率三十餘人於門拒戰斬三人餘賊  
被創赴水而虜軍至城外已三千餘人阻堅不得進淮陰軍  
主王僧虔領眾赴救虜乃退坐白衣領職尋復位遷散騎常  
侍武帝戲之卿著貂蟬何如亮整盤龍曰此貂蟬從亮整中  
出卒年七十九奉叔為直閣將軍與直閣曹道剛為營林心  
齊奉叔善騎馬帝從之學騎尤見親寵陵轡朝士無所忌憚  
司空王敬則有一內妓帝令奉叔求之奉叔不通逕前從者  
執刀皆半拔敬則跳足入內自計不免乃出進呼奉叔曰弟  
那忽見卿奉叔宣旨求妓敬則意乃釋奉叔常異單刀二十

史

卷之一百十四

單

口出入禁中門衛莫敢訶每語人云周郎刀不識君求武帝  
御角乘與并求御仗以給左右事無不從明帝作輔令蕭湛  
蕭坦之說帝出奉叔為外鎮以樹腹心除青冀二州刺史奉  
叔求千戶侯帝許之明帝以為不可封曲江男奉叔大怒於  
眾中攘刀厲口切齒將之鎮部伍已出明帝與蕭湛謀勸  
召奉叔於省內殺之

桓康

桓康北蘭陵人勇果驍悍從世祖在贛縣世祖起義為郡所  
禁康告敗康裝櫓一頭貯後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  
子良自質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等四十餘人被郡欲出世



祖郡迫兵急，康等死戰，破之。隨世祖起兵，摧堅陷陣，斃力絕人。所經村邑，悉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以辟瘴，無不立愈。除員外郎。元徽五年七月六日夜，少帝微行至領軍府，左右曰：「一府人皆眠，何不緣牆入？」帝曰：「我今夕欲一處作適，待明夜。」康與健兒盧荒向黑間，共語。明夕王敬則將帝首至，扣門。康謂是變，與荒黑拔刀欲出，既審乃隨入。宮除寧朔將軍，常衛左右。太祖欲誅黃回，同時為南充州，恐亂，召入東府，使康數其罪殺之。時人語曰：「欲俯張問相康。」後軍將軍南濮陽太守封吳平侯。太祖謂康曰：「卿隨我日久，未得方伯，當未解我意。」正欲與卿共滅虜耳。虜動，康於淮

東傳

卷之一百十四

聖

焦度

焦度，南安氏也。為晉熙王鄧州參軍。度父名明，敎主周彥，左右與度父同名，彥常呼其各役使之。度積忿，呵彥曰：「汝知我諱明，而常呼明何也？」沈攸之至夏口，將直下都，度於城樓上，肆言罵辱，發露形體，穢辱之。攸之怒，遂攻城，賊眾象楠將登度投以機石，賊不能升。後呼此樓為焦度樓。轉直閣將軍。度見朝貴說鄧城時事，露如初，為人質朴，口不能言。欲就帝求州，及見意色甚變，竟不得一語。後求竟陵郡，不知所以。置辭，親人授之辭。度習誦數日，得上口。會高帝行石頭城，度於

大泉中欲自陳，臨時卒忘所敎，乃大言曰：「度啓公，度啓公，度無食，帝笑曰：『卿何憂？無食，賜米百斛。』」建元四年，除淮陽太守。游擊將軍卒。

曹虎

曹虎，下邳人。高帝鎮東府，為屯騎校尉，遷雍州刺史。東昏即位，為前將軍。虎好貨客，寄在雍州，致錢七千萬，悉厚輸大郭。他物稱是，馬八百匹，僕妾蔬食，膳無膏腴，嘗為梅蟲兒茹法。珍設女伎，金翠耀服，器服精華，蟲兒等欲誣而奪之，或傳虎。每好風景，親開庫拍張，伺之。帝忌虎舊將，兼利其財，遣兵收之。虎歎曰：「我無異意，政欲取書財貨，伎女耳。」諸子長成者皆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聖

死。世宗等三人未冠，擊尚方梁武兵至，得免。虎頗知人性，既儉，無所怖。獨厚饒梁武曰：「卿必大貴，惜我不及見。」今以弱子相託，每寄送錢物，并好馬。梁武在襄陽，軍資多乏，就虎換借，遂至十七萬。及即位，忘之。天監二年，武帝忽夢如田，歷下行兩邊水深無底，甚懼，忽見虎來，負帝曰：「公今為天下主，乃忘我。」顧託之言。耶！我兒饑寒無衣食，昔所借十七萬，可還其市宅。帝覺，即使主書送錢還之。子世澄，世宗並擢為大郡。

江謐

江謐，字令，和乘之孫也。仕宋為右丞。江夏王義恭女，年十九，未笄，禮官議從成人服。諸王服大功，左丞孫興云：「禮記女

子十五而并。鄭玄云：應許嫁者，也。其未許嫁者，則二十而并。射慈云：十九猶為殤。禮官違越經典，謚坐杖督五十。謚奏夏先同議，亦宜及咎。曼以贖論，除行州事。政教苛刻，僧遵道與謚情款，隨謚從都，以事繫獄。謚絕其食，遵道裂三衣食之。盡而死。入為遊擊將軍。謚喜趨勢利，恭楷王執後，謚竭誠事高帝，謚加黃鉞。謚所建也。建元元年，遷侍中，掌吏部。高帝崩，謚不預顧命，遂稱疾不入。武帝即位，謚不遷官，怨望愈甚。武帝不豫，謚詣豫章王嶷曰：至尊非起疾，東宮又不才，公今欲何計？武帝知之，左遷東海太守。謚憂懼，占卦云：有客南來，金椀玉杯。上使御史中丞沈冲奏謚罪惡，賜死。以金甕盛藥，鴆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星

之子介建武中為吳令，政令深苛，百姓懸溺，隸於門榜曰謚首介棄官去。謚介亦奉厥祖矣。

荀伯玉

荀伯玉，廣陵人，為晉安王子助行參軍。隨子助舉事，及敗，伯玉賣卜自業。太祖鎮淮陰，伯玉為參軍。明帝疑太祖徵為黃門郎，太祖深懷憂慮。伯玉請遣數十騎入虜界，安置標榜，於是虜追遊騎數百，履行界上。太祖以聞，猶懼不得留，令伯玉卜之。伯玉言卦不成行，明帝果詔太祖復任。由是見親待。高帝故吏竺景秀，常以過繁作部，高帝謂伯玉：卿比看景秀，不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罰。云：若許某自新，必不刀刮。賜飲，灰

御史傳御之衣非帝服也

伯玉居景不白知其謚亦伯以異哉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謝

洗胃，帝善其客，即釋之。從太祖還都，除奉朝請。令伯玉王家事。世祖立別宅，遣人於大宅掘樹數株。伯玉不與，馳以聞。太祖善之。伯玉忠勤，自結常衛左右，加前軍將軍。武帝在東宮，自以年長，與高帝同制大業，專斷朝事，用左右張景真、景真於樂遊，設會伎人，皆著御衣，與崑崙船營貨，傳令防送。過南州，律世祖拜陵還，景真白服乘書舫，坐胡床，觀者咸疑是太子。內外畏之。莫敢有言。伯玉啓之，帝大怒，檢校東宮。世祖還至方山，日暮，將泊，豫章王乘飛鸞迎白之。世祖夜入宮，帝明日遣文惠太子，問喜公子良宜勅，以景真罪狀示世祖。稱太子令收景真殺之。世祖憂懼，稱疾月餘。帝怒不解，晝臥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曰：官有天下，日淺，太子無事，被責人情，恐懼，願往東宮解釋之。帝無言。敬則因宜旨往東宮，又勅太官設饌，遣人報世祖，帝了無動意。敬則索衣以衣帝，扶掖上輿，遂幸東宮，召諸王宴飲。因遊玄圃園，長沙王晃捉華蓋，臨川王映執雉尾扇，聞喜公子良持酒鎗，南郡王行酒。世祖與豫王嶷及敬則捧般餞，帝酣飲，賜世祖以下酒。大醉盡歡，日暮乃還。帝嘉伯玉盡心，愈見親信，使掌軍國密事，權勳朝右。伯玉遭母喪，左率蕭景先，侍中王晏平之，五更巾車，未到其宅。王侯朝士已盈巷，至日尚未得前。司徒褚淵、衛軍王儉至，繼後方得進。人倚聽事中，詔遣中書舍人徐希秀，斷哭止。

太形事

伯玉事無  
人其父  
命不殺  
之可

客久之方得弔。此出二人饑之氣息。惘然恨之切齒。言於上曰。臣等所見。二宮門及齋閣。方荀伯玉宅。政可設雀羅。時人為之語曰。千鈞萬鈞。不如荀公一命。世祖深怨伯玉。高帝臨崩。指伯玉以屬世祖曰。此人。事我忠。我身後。人有害之者。汝勿信也。可令往東宮侍白澤。小却以南兗州處之。世祖即位。伯玉憂懼。上以其與垣崇祖善。慮相扇為亂。加意撫之。伯玉乃友。宋明元年。崇祖誅。伯玉并伏法。呂文顯歎曰。伯玉能謀太祖。而不能自謀。豈非天哉。有善相墓者。見伯玉家墓。謂其父曰。當出暴貴。而不久也。又生失行女子。伯玉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伯玉姊當嫁。先一夕。逃隨人去。家尋求不能得。

史錄

卷之一百十四

王琨

王琨。華從弟也。父憚。不辨菽麥。人無肯與婚。家以婢侍之。遂生琨。為廣州刺史。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琨無所取。表獻俸祿之半。及罷任。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琨以實對。帝悅。遷度支尚書。加光祿大夫。華長孫。襲新建侯。嗜酒多愆失。琨表長將領。基緒。請以長弟。終嗣從之。順帝遜位。百僚陪列。琨挾書輪囷。哭曰。人以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嬰螻蟻。頓見此事。鳴啞不自勝。百官雨淚。高帝即位。領武陵王師。時儉為宰相。屬琨用郡吏。琨謂使人曰。謂郎三堂五省。皆是耶用人。外

方小郡。當乞。失賤。何容復奪。人為侍中。高帝崩。琨聞。國諸牛不在宅。去臺數里。遂步行入宮。朝士謂琨曰。有損國望。故宜待車。琨曰。今日奔赴。故自應爾。遂得病。卒年八十四。琨謙恭謹慎。老而不渝。大明中。僕射顏師伯豪貴。下省設女樂。要琨同往。傳酒行炙。悉用內使。琨以男女無親授。傳行。每至。令置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坐上莫不嗤笑。琨容色自若。師伯後設樂邀琨。琨不往。中領軍劉劭。晚節有柄。退志尚書。令袁粲等皆贊美之。琨曰。吾恐子房赤松未易輕擬。勸果敗。

張岱

張岱。字景山。裕之子也。為司徒西曹掾。母年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還養。有司將糾舉。孝武曰。親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歷北徐州。廣州。南兗州三府。諮議。與典義王師共事。事畢而情得。或問曰。主王既幼。執事多門。而每能緝和。公私云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為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亦何由及。遷吏部尚書。兄子璩。恕。詠。吳郡太守。劉琨。高帝欲以恕為晉陵郡。岱曰。恕未閑從政。美錦不宜濫裁。高帝曰。恕為人。我所悉。又與璩同。勳。自應有賞。岱曰。若以家貧賜祿。此所不論。語功推事。臣門所耻。為南兗州刺史。卒。

史錄

卷之一百十四

何武

何武。尚之之孫也。尚宋孝武山陰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徽初。何武尚之之孫也。尚宋孝武山陰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徽初。

如此是王  
得小節本  
足矣乃家  
敬大者耶

褚淵參朝政引載為侍中時年二十九歲以年未三十苦辭  
內侍許之太祖為領軍與賊來往以載為吏部尚書載美容  
儀勳止與褚淵相慕時人呼為小褚公史臣曰侍中樞近世  
為華選金瑤規耀朝之麗服遺棄儒藝專授名家加以簡擇  
少姿後才先貌事同謁者以形骸為官辟疆之在漢朝幼有  
妙譽仲宣之處魏國見貶陋容難免今世事非一朝何最之  
讓尤矣最不如滿  
宜其讓也

王秀之

王秀之字伯當琅邪人仕宋為太子舍人吏部尚書褚淵欲  
與結婚秀之不官以此不遷後為青平太守尋年求還或問  
史稱

卷之一百十四

是

其故答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  
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耶乃上表請代  
時人以為王秀平恐富求歸入齊為都官尚書秀之祖父敬  
弘性貞正徐美之傳亮當朝不與來往及致仕與子瑣之齊  
曰吾欲使汝處不說之地瑣之為五兵尚書未嘗請一朝貴  
江洪謂何儼曰王瑣之今便是朝隱秀之為尚書又不與王  
儉款接三世不事權貴時人稱之弟延之字希季少靜默不  
交人事仕宋為司徒左長史延之清貧居宇穿漏請淵以啓  
明帝帝即勅材官為起齋屋三間歷尚書左僕射宋德既衰  
高帝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

見子孫何  
家風不窮

史稱 卷之一百十四

果

無所去就時人語曰二王居平不送不迎高帝以此善之昇  
平三年為江州刺史延之與金紫光祿大夫阮瞻俱宋領軍  
將軍劉湛外甥湛曰諸當為第一延之其次也延之甚不平  
每致餽下都諸與朝士同例太祖與延之書曰瞻云卿未嘗  
有別意當由劉家月旦故耶清靜寡慾祿俸外一無所納獨  
處齋內未嘗出戶吏人罕得見焉雖子弟亦不妄前見親舊  
未嘗及世事從容談論而已為尚書左僕射卒子綸之為安  
成王記室參軍仲仰召會退居僚末司徒袁粲聞而嘆曰格  
外之官便今日為重貴居此職者遂不以掌文記為高自教  
弘至綸之並方嚴皆魁日乃見子孫蓋家風也綸之子斯有  
史稱

王僧祐

王僧祐字胤宗微兄子也雅為從兄儉所重每鳴笳列騎到  
其門候之僧祐輒稱疾不前儉曰此吾之所望於若人也世  
推儉之好德而重僧祐之不遵勢居喪至孝服闋髮落畧盡  
工草隸善鼓琴亭然獨立不交當世帝國劉渙聞風而悅之  
為著作佐郎遷司空祭酒謝病不與公卿游高帝謂儉曰

卿弟可謂朝隱。儉曰：臣弟非敢妄同高人，直是愛問多病耳。除晉安王文學，而陳郡袁利爲友。時人以爲妙選。自天子公卿欲與之游，僧祐未嘗降意。遷黃門郎卒。子籍，梁天監中爲湘東王諮議參軍，隨府會稽。至若耶溪，賦詩云：蟬噪林愈靜，鳥鳴山更幽。劉孺見之，擊節不能已。爲中散大夫，忽忽不樂，乃至徙行市道，不擇交游。塗中見相識，輒以笠傘覆面，除作唐侯相。小邑寡事，卿不樂，不理縣事。人有訟者，輒而遣之。未幾卒。

### 王僧虔

王僧虔，瑩首子也。仕宋爲太子舍人，與袁淑謝莊善。淑每曰：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聖

僧虔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質，物莫之覩。兄僧綽爲元凶所害，親賓咸勸之逃。僧虔涕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弟以慈愛。今日若同歸九泉，猶羽化也。轉黃門郎。僧虔善書，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出爲會稽太守。中書舍人阮佃夫家在會稽，請假東歸。客曰：佃夫要倖，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常拂衣去耳。佃夫詣於帝，免官。元徽中，遷吏部尚書，轉右僕射。尚書令嘗爲飛白書，題尚書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取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蹶；馳之不已，則顛；引之不已，則折。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此坐右銘。齊受命，轉侍中。

何不自知

丹陽尹，郡縣獄相承以繫殺囚。僧虔上言曰：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豈有死生大命，而潛行鴆毒？愚請下州郡，因病必先刺都求職司，與醫對相診驗，家人省視，果屬病死，然後收歛，可使亡者不恨生者，無怨上納其言。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古墓者，相傳是楚王冢，獲玉履、玉屏風、竹籥、青絲綸，簡廣數寸，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僧虔。僧虔云：此科斗書，考工記也。太祖善書，及卽位，篤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僧虔曰：誰爲第一？僧虔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上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矣。示僧虔古迹十一表，就求古人書迹。僧虔以囊中所無者，孫權、孫休、孫皓、桓玄、王導、王洽、王珣、張芝、索靖、衛伯儒、張翼書十二卷奉之。遷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援則一門有二台司，實可畏懼。乃固辭，不拜上優而許之。客問其故，僧虔曰：吾榮位已過，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方貽官謗邪。儉起，長梁齋頗華侈。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卽毀之。僧虔解星文，夜坐，見豫章分野當有事，故時子慈爲豫章內史，慮其有公事，少時僧虔卒。慈棄郡奔赴，時年六十，贈司空，謚簡穆。僧虔嘗有書誡子曰：知汝以吾不見許，欲自悔厲，且慨且慰，但亟問斯語，未視其實，請從先師聽言。觀行，莫不復虛耳。且吾不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學。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聖

取三國志，裁置牀頭百目許，復從業就玄，謂當小差於史，猶未得彷彿，曼倩有云：談何容易！見諸玄志，一書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尚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數行，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而便盛轉塵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使袁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言老，端可復言未嘗看耶？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人應解，不解即輸。賂矣！且論注百氏，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說也。汝未經拂耳警目，豈有庖厨不修而欲延大賓者哉？昔張衡思伴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旨歸，而終日欺人，人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為訓。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華

然重華，無嚴父放勳，無令子亦由已耳。設令吾動學如馬鄭，亦必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上來也。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數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等耳。卽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等者？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或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以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戒爾後來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官，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耶？爾身切已，豈復關吾鬼唯愛深松茂栢，寧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畧叙胸懷。

張緒

王僧可謂  
善言知理  
張緒

張緒，字思曼，岱兄子也。累官侍中，忘情榮祿，朝野皆高其風。常與客閑言，一生不解作諾，有以告袁粲，緒淵者，由是出爲吳郡太守。緒初不知也。建元元年，轉中書令。王僧謂人曰：張緒過江，所未有，當於北土中求之，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不上欲用緒爲右僕射，以問王儉，儉曰：南士由來少居此職。緒淵曰：儉或不盡憶。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爲則。緒諸子多輕俠，中子充不護細衿，儉復以爲言。上乃止。四年，初立國學，以緒爲太常卿，領國子祭酒。世祖卽位，轉吏部尚書。緒每朝見世祖，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以德重。緒領本郡中正，長沙王晃屬川間人，豈爲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華

州議曹，緒以資藉不當，不許。晃遣書佐固請之。緒正色曰：此是身州鄉長，短素分殷，下何得見杜。緒吐納風雅，聽者忘倦。見者肅然。雖終日與居，莫能測焉。劉俊爲益州，獻蜀柳較，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時芳林苑始成，武帝以植於靈和殿前，賞沅谷數日。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其見賞如此。王儉爲丹陽尹，諸令史來問訊，有一令史善俯仰，進止可觀。儉異之，問曰：經與誰共事？答云：十餘歲在張令門下。儉目送之。時尹丞殷存至在坐，曰：是康成門人也。竟陵王子良，領國子祭酒，世祖勅王晏曰：吾欲令司徒辭祭酒，以授張緒如何？復以緒領國子祭酒。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談端坐，或

融亦欣晉平開外時議以融非治民才竟不果授遷中書

竟日無食門生見緒議爲之辭食卒年六十八從弟融教緒事之如親兄齋酒於庭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融字思光暢之子也爲宋新安王子鸞參軍王母殷淑儀薨孝武爲起新安寺像佐餽錢帛多者至一萬融獨注百錢帝不悅曰融殊貧當序以佳祿除封溪令從叔求出後清送之口似聞朝旨汝尋當還融曰不患不還政恐還而復去耳路經嶂嶮瘴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浮海至交州於海中遇風無懼色長吟曰乾魚白可還其本鄉肉脯復何爲者哉又作海賦有曰既覆舟而載舟固以死而以生後以示鎮軍顧覲之觀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書

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曰漉沙橫白落波出素積雲中春飛霜暑路爲儀曹郎家貧欲求祿乃與從叔征北將軍末書曰融昔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韋帶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改其樂但世業清貧人生多故捺果憂脩女贊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爲此昔求三吳一丞既屬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爲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又與吏部王僧虔書曰融天地之逸民也進不辯貴退不知賤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八姪俱孤二弟頗弱豈能山海高蹤申融情素阮籍愛東平土

融亦欣晉平開外時議以融非治民才竟不果授遷中書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書

風融亦欣晉平開外時議以融非治民才竟不果授遷中書郎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見者驚異聚觀成市融了無慚色同行者常稽遲不進高帝素愛融見之常笑曰不可無一不可有二手詔賜融衣曰卿衣服麤故誠素懷有本太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故衣一通是吾所服意謂故勝新已令裁稱卿體并履一量融善書常自美其能帝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每歎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不見我融與吏部尚書何遜善往詣談議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遷司徒從事中郎融形貌短醜精神清徹常假東出武帝問融住在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上以問其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席中聞融名上使融接北使李彪及就席顧之曰張融是宋彭城長史張暢子不融嘖嘖久之曰先君不幸名達六夷兼右長史諸暨令張欣時坐罪當死初官軍欲殺融父暢欣時父興世以袍覆暢而坐之因得免至是融啓竟陵王子良乞代欣時死子良曰此是美事恐有常典不得如所懷然超民亦嘗救其父超民孫微遭喪居貧融弔之時冬月悉脫衣以爲賻披牛被而反建武四年卒遺令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法華經妾二人

定代詩不

詩

畢事各還家。不須暫停問。融玄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談  
 論鮮能抗。有嘗謂其子曰。文章當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為心  
 師也。又曰。人生之口。正可論道說義。與飲食耳。此外無所與  
 焉。每以不爾為恨。弟賢積。求和中。為湘州行事。蕭穎胄起兵  
 於江陵。賓積詣之。穎胄問何至之晚。答曰。本朝危亂。四海橫  
 流。既不能為此。之死。實未忍為微子之去。是以至晚。穎胄  
 深善之。後為御史中丞。融與東海徐文伯厚。文伯。濮陽太守  
 庶曹孫也。歷好黃老。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留一瓢。廬  
 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庶開之。乃扁鵲  
 鏡經一卷。因精心學之。子秋夫。彌工其術。仕至射陽令。夜有  
 史緯 卷之一百十四

鬼呻吟甚慘。秋夫問何須言其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為  
 鬼痛猶難忍。請發之。秋夫曰。云何屠法。鬼請為芻人。案孔穴  
 鍼之。秋夫如言。為灸四處。又鍼肩井三處。埋之。明日。兄一人  
 稱謝。忽失所在。子道度叔衡。皆精其業。道度生而雙。宋文帝  
 云。天下有五絕。皆出錢唐。謂杜道鞠。彈基。范悅。詩。精欣。遠懷。  
 齊褚胤。劉基。徐道度。瘕疾也。道度生。文伯。叔衡。生。嗣伯。亦精  
 其業。文伯有學行。不喜以醫名。世謂之曰。昔王徽。稽叔夜。並  
 學而不能其得之者。由神明洞微。然後可至。故非吾徒所及。  
 且稽侍中澄。亦救人疾。卿如此。更成不達。嘗從宋後廢帝出  
 學遊苑。逢一婦人有娠。帝診之曰。此是女也。問文伯。對曰。腹

詩

有兩子。一男一女。帝便欲割之。文伯曰。臣針之立落。果兩兒  
 應針而出。嗣伯嘗出南籬。聞籬屋中有呻吟聲。嗣伯曰。此病  
 甚重。更三日不瘳。必死。往視。見一老姥。羸體痛有黥黑。無  
 嗣伯。後斗。仲湯服之。痛愈甚。須臾。黥黑處皆拔出釘長寸許。  
 以膏塗瘡。三日而復。云此各釘疽也。時薛伯宗善從癰疽。  
 公孫泰思疽。伯宗為氣封之。後。置齋前。柳樹上。明旦癰消。樹  
 邊起一瘡。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  
 為之瘞損。更奇

史緯卷一百十四終



虞玩之

虞玩之，餘姚人。元徽中，為右丞。上表陳府庫錢帛，暑被力役，所懸轉多，與用漸廣，慮不支歲月。高帝鎮東府，朝野致敬，死之，臨履造席，帝取履視之，記黑針，銳美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履已幾歲？」玩之曰：「初無補買之者。」已二十年，貧士竟不替。易帝因賜以新履，玩之不受。帝問其故，答曰：「舊者事君，情不忍棄。帝善之。宋世民情欺巧，高帝即位，勅玩之與陳郡將軍

史錄

卷一百十五

一

傳堅意檢定簿籍，詔曰：「黃籍，民之大紀，國之治亂，實賴其巧偽。至乃竊注爵位，盜易年月，增益三狀，實繁其端。或戶在而偽作逃絕，或人在而反云死徙，停私而彌緣，使身強而六疾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若約之以刑，則民偽已遠，若養之以德，則勝殘未易。諸賢並深明治體，可各嚴潔，務玩之上表曰：宋元嘉中，光祿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勸和隱校，隆何必有石建之慎，高柔之勤，蓋以世屬休明，故耳。天下目肝忘食，未明求衣，詔遠幽懸，體陳禮範，古之共希天下，唯良二千石，今欲求治，取正，在勤明令長，凡受籍，縣不加驗，合但封送州，州檢得實，方卻歸縣，吏貪其賂，民肆其奸，奸



巧弊也

史錄

卷一百十五

二

深而節彌多，賂愈厚，而答愈緩。自泰始三年至元徽四年，揚州等九郡黃籍，共卻七萬一千餘戶。於今十一年矣，而所正者猶未四萬。神州與區，尚且如此，江湖諸郡，倍不可稽。愚謂當以元嘉舊為正，但執法既久，今宜更立明科，聽首領，而不反，依制必戮，使官長審自檢校，必令明洗，然後上州。若有虛昧，州縣同答，今戶口多少，不減元嘉，而振籍額，則弊並有以自幸。建以來，入籍者衆，其中操干戈，衛社稷者，三分無一焉。又常佐饒衆，以郵為祿，實潤甚微，而公傾數萬，如此二條，天下合役之身，已據其大半矣。又有改注籍牒，詐入仕流，苦為人役者，今反役人生，不畜髮，便謂入道，與街隘巷，是處皆然。或抱子并居，竟不編戶，遷徙去來，公違土斷，寧喪終身疾病，長臥又四鎮戍將，有名寡實，隨才部曲，無辨勇懦，署假接踵，巫媼北肩，彌山滿海，皆為私役，行貨求官，其塗甚易。募役劇苦，何為投補？坊吏之所以盡百里之所以卑也。今但使募制明信，滿復有期，民無還路，則坊邑可立表而盈矣。為治不患無制，患在不行，不患不行，患在不久，上納之，乃別置板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以防懈怠，既連年不已，貨賄潛通，百姓怨望，唐寓之因聚黨陷富陽，據錢塘郡，朝廷遣禁兵東討，方斬之。八年，謫巧者皮綠淮，十年，民間愈怨，世祖乃詔自宋昇平以來，皆聽復法，其前役邊疆者放還，此役有

儉斥孔瑄  
而與孔瑄  
玩之同郡  
人見會稽  
人到底去  
不了

劉休

犯嚴加窮治玩之以老疾上表曰臣聞負重致遠力窮則困竭誠事君智盡必傾理固然也四十仕進七十懸車壯則驅馳老宜休息臣生於晉長於宋老於齊世歷三代朝市再易自頃以來衰耗漸篤性情不類情而倦息頓來耳目本聰明而弊暗轉積脚不支身喘不續氣景刻不推朝晝莫休大功兄弟四十有二人通塞壽夭唯臣獨存朝露末光寧堪長久臣授命於道消之辰效節於納揆之日抽似潘岳而位至九卿才虧李陵而忝居門下經昏踐亂涉難履危仰聖德以求全邀賢輔以申節未嘗厭屈於勳權私溺於狐鼠臣之立身本末具在當其壯也盤錯不辭及其衰矣筋力難強伏願慈臨賜臣骸骨非為希高慕古愛好泉林特以丁運孤貧養禮多闕風樹之感夙自纏心庶天假其辰得二三年間掃守丘墓以此歸全始終之報遂矣上許之玩之好臧否人物宋末王儉舉員外郎孔瑄使虜玩之言論不相饒二人恨之至是玩之東歸儉不出送朝廷無祖饒者玩之歸家起大宅數年卒其後員外郎孔瑄就儉求會稽五官儉方盟授皂莢於地曰卿鄉俗惡虞玩之至死煩人孔瑄玩之同郡人與王儉至交儉從容答上曰臣有孔瑄猶陛下之有臣也為太子家令在時人呼孔邊何意為王儉三公意廬江人為本州別駕

史籍

卷一百十五

三

庾杲之

劉休人。人也。為吳喜參軍。喜稱其才。進之明帝。休黜味筮卜。問無不解。帝素肥瘠。不能御內。諸王伎妾懷孕。使審獻入宮。生子之後。閉其母於幽房。前後十數。順帝。桂陽王。休範子也。蒼梧王。亦非帝子。帝憎婦人妒忌。尚書右丞榮彥遠。以善基見親。婦妬。傷其面。帝曰。我為卿治之。何如。彥遠率爾應曰。聽聖旨。遂賜榮殺之。休妻王氏。亦妬。帝賜休妾。勅與王氏二十杖。令休於宅外開小店。使王氏親賣掃帚皂莢。以辱之。建元初。為御史中丞。出為豫章內史。卒。

史籍

卷一百十五

四

庾杲之。字景行。新野人。為尚書駕部郎。清貧自素。食唯有韭菹。菹生韭。雜菜。任昉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能膏有二十七種。遷衛將軍長史。安陸侯蕭綸與王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汎淥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儉府為蓮花池。故稱書美之。歷御史中丞。杲之美容質。善言笑。嘗兼侍中。夾侍。柳世隆在御座。謂武帝曰。庾杲之為蠅。宛所映倍生。風來陛下。故當與其即。其上甚悅。王儉曰。國家以杲之清美。所以許其假職。若以即真。當在胡階之後。武帝嘗酒後謂群臣曰。我後當得何謚。群臣莫有答者。杲之從容曰。陛下許等南山千載之後。豈是臣子所可輕量。人嘆其善答。嘗兼主客郎。親使問杲之曰。百姓那得家家題門帖。資宅答曰。朝廷欲

堪謂洛、剋復神州，所以賣宅耳。魏使不能答，時諸王年少，不得妄與人接，故果之。及江淹五日一詣諸王，游好還向，書吏部郎卒。

太祖諸王

豫章王，疑太祖第二子也。蒼梧，漢忌太祖腹心，荀伯玉勸帝渡江北起兵。疑曰：主上在內，人不自保，單行道路，易以立功。外州和兵，物情彰露，必先受禍。蒼梧王殞，太祖入朝堂，疑出鎮東府，加冠軍將軍，袁粲舉兵，疑遣軍主戴元孫領二千人至石頭，焚門。先是，王遣薦部曲六十人托曰：助防，實為內應。疑知，遣懷戚不給兵仗，及難作，搜檢皆已亡去。沈攸之平之。

史籍

卷一百十五

五

疑為荊州刺史，初攸之欲聚眾，開民相告，士庶充戍役者甚眾。疑至鎮，一日遣三千餘人以市稅重多所寬假。太祖卽位，遷侍中尚書令，驃騎大將軍，封豫章王，南蠻校尉，荊湘二州刺史。疑開館立學，置生四十人，儒林參軍一人，文學祭酒一人，勸學從事二人，行釋菜禮以教。遷職聽民以米，當口錢入為司空，揚州刺史。疑將還都，修治廨宇及路陌，東歸部曲，不得齋府州物出城，發江津士女觀送數千人，皆垂泣。性至孝，太祖崩，號泣過度，眼耳皆出血。世祖卽位，進太尉。世祖嘗以事失旨，太祖頗有代嫡之意，而疑事世祖恭謹，故世祖深友愛之。疑不參朝務，而審錄多見信納。宋元嘉制，諸王入

飲以愧之

齊開府白服，帽見人主，唯出太極殿四廂，乃備朝服。後斷此制，上與疑相友，昨宮內曲宴，許依元嘉疑固辭，唯車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以侍宴。疑常慮盛滿，因宮宴求解揚州授竟陵王子良，上不許。遣疑拜陵，過延陵季子廟，觀涕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執牛推問，疑不許取，絹一疋，橫繫牛角，放歸其家。政存寬厚，得朝野歡心。四年，賊唐寓之起，疑啓曰：此段小寇，出於凶惡，天網宏覆，理不足論。但聖明御世，幸可不爾。北諸將聽皆云：有由而然。齊有天下，歲月既淺，澤沾萬民，其實未多。頃內外臣庶，每以小利奉公，不顧所損者多。建籍檢工巧，督郵簡小塘，藏丁匿口，凡諸條制，實長怨府。此目前

史籍

卷一百十五

本

小利非天下大計，一室之中尚不能周，宇宙之內何可深察。古今何曾不知民多奸巧，政以不可細碎，故不為耳。但觀此理者，百不有一。陛下于弟大臣，猶不能皆順理，况復天下悠悠萬品，事遺怨積，凶逆者眾，若止一處，何患不除。脫復多所便成，紆紆上乃聽復，籍注時帝者，後後官萬餘人，宮內不能容。大樂丙第，舉室皆滿，猶以爲未足。疑後房亦千餘人，荀丕獻書於疑，極言其失。疑咨嗟良久，爲書答之，爲之減遣，丕類川人，後爲荊州西曹。長史王秀與之書，題云：西曹荀君，不報書曰：第五之位，不減驃騎，亦不知西曹何殊長史。人之處世，當以德行稱著，何遽以一爵高人耶。相如不見屈於通池，毛

遂受辱於郢都造敵臨事僕不後於二子未知足下之貴  
孰若秦楚兩王僕以德爲實足下以位爲寶亦各寶其實耳  
亦題云長史王君又與尚書令王儉書曰足下建高人之名  
而不顯高人之迹將何以書於齊史哉後上書極陳言甚切  
實武帝不悅於荊州獄賜死徐孝嗣聞之曰上殺諫臣其如  
竹帛何五年進位大司馬文物衛從禮冠百僚武帝常問臨  
川王映居家何事爲樂映曰政使劉歊講禮顧恩講易朱廣  
之講莊老臣與兄弟友生時復擊養以此爲樂上大賞之他  
日謂疑曰臨川爲善遂至於斯疑曰大司馬之次弟安得不  
爾上以玉如意指疑曰未若皇帝之次弟爲善最多也上數

東華錄 卷一百十五

七

幸疑第宋長寧陵嬖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入他家墓內  
尋人乃徒其表關驛驛於東崗上驛驛及關形狀甚巧宋幸  
武於襄陽致之後諸帝王陵皆模範而莫及也車駕數游幸  
疑常陪從同輩夜歸每幸疑第不復屏人教外監曰我往大  
司馬第是還家耳妃庾氏有疾廖上幸後堂設樂宮人舉至  
每臨幸極日盡歡疑謂上曰古來言願陛下萬歲此近親言  
如臣所懷實願陛下壽極百年亦足矣上曰百年復何可得  
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相執流涕十年上封諸王子舊例  
王子千戶疑欲五子俱封版人五百戶其年疾篤表解職不  
許賜錢五百萬營功德堯年四十九其日上視疾至薨乃還

亦不解

如此則  
之可

官詔欲以表冕之服竟陵王子良啓曰臣聞春秋所以稱王  
母弟者以尊其所重故也是以禮秩殊品爵命崇異在漢則  
梁王備出警入蹕之儀在晉則齊王具殊服九命之贈故大  
司馬仁和著於天性孝悌終於立身協贊皇基經綸霸始功  
業尚顯清譽逾彰仰觀陛下與大司馬共起布衣俱登天貴  
生平游處何事不同分甘均味何參不等親貌而天心歡  
聲而聖顏悅愛及臨危喘息沒在聖目號哭動天地感樹驚  
鬼神乃至撤膳移寢坐泣還旦容儀損耗誰不悲悼既若斯  
之大德贈典殊命伏度天心固當有在詔贈都督中外諸軍  
事丞相揚州牧具九服錫命之禮謹曰文獻疑臨終召子子

東華錄 卷一百十五

八

廉子格曰吾亡後當共相勉勵以篤睦爲先才有優劣位有  
通塞運有富貴此自然理無足以相讓但勤學行守基業可  
無憂患聖主儲皇及諸親賢亦當不以吾沒易情也武帝數  
王融爲銘云半岳推峯中河墜月帝流涕曰此吾所欲言也  
至年終乃舉樂宴朝臣樂始舉上獻教流涕詔月給其第錢  
百萬至上崩乃省疑性汎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投書相告  
取火焚之疑崩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我未應便此皇太子  
加音中十一種藥使我癱不差湯中復加藥一種使利不斷  
吾已訴先帝先帝許還東邸嘗判此事因胸中出青紙文書  
曰與卿有舊因卿呈上破失所在文季秘不敢傳少時太子

堯又見形於後園乘腰輿指麾處分呼直兵直兵無手板命左右以一玉手板與之謂曰楸樹一枝死可免補之因出直兵倒地仍失手板群吏中南陽樂鵠彭城劉繪吳郡張稷最被親禮鵠與竟陵王子良賤欲率荆江湘三州僚吏建碑託中書侍郎劉繪營辦鵠又諸右率沈約為文約曰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迄乃有碑無文兄文獻王冠冕英倫俄刑宇內自非一代辭宗難或與此約問問鄙人名不入第歆爾今旨便是以禮許人聞命慚顏不覺汗之霑背也子恪竟託約為文妃庾氏有女功婦德宋時高帝家貧薄庾氏常損已資以營奉

史籍

卷一百十五

九

兄弟每公事躬營飲食皆迎時先辦雖豐儉隨事而香淨適口上以此責之又不茹忌疑倍加敬重疑後亦亡長沙王兄太祖第四子也武帝即位為南徐州刺史入為中書監諸王在京都唯置捉刀左右四十人見愛武飾罷徐州還私載數百人仗還都為禁司所覺投之江水武帝禁諸王蓄私仗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疑倚首流涕曰見誠有罪陛下當憶先朝帝亦垂泣乃宥之太祖大漸時誠武帝曰宋氏若非骨肉相殘他人豈得乘其衰弊汝溪誠之見亦以是不見親寵加鎮軍將軍轉丹陽尹武帝幸鍾山見從駕以馬稍刺道枯藥帝令左右數人引之不出乃令覓驃馬拔

謝順勝謝  
禽失然安  
仁士衡亦  
不及延之  
也

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帝輒令覓調試之太祖嘗曰覓我家任城也及薨武帝因謚曰威

武陵王曄高帝第五子也母羅氏以罪誅曄年四歲思慕如成人每慟吐血高帝救武帝曰三昧至性如此恐不濟汝可與共住抑割之因見愛詩學謝靈運體以呈高帝帝曰見汝五言詩諸兒作中最優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辨首尾安仁士衡可宗尚顏延之抑其次也武帝即位歷中書令或言曄有非常之相故無龍木嘗處方岳於御座曲宴醉貂抄肉曄帝笑曰汗邪對曰陛下愛其羽毛疎其骨肉帝不悅輕財重義能會稽還都齋中錢不滿萬俸祿所入皆與賓僚共之嘗於

史籍

卷一百十五

十

武帝前與竟陵王子良圍碁子良大北豫章王謂之曰汝與司徒手談當小推讓曰曄自來未嘗作違心事好文章善騎射為當時獨絕武帝幸東田宴諸王獨不召曄疑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上乃呼之使射屢發命中顧謂四坐曰此手何如上色不悅疑曰阿五平常不爾今日仰藉天威帝意乃釋後於華林賭射凡六箭五破一皮賜錢五萬復舉酒勸曄曄曰陛下常不以此許臣上不答豫章王於邸起土山列種桐竹號為桐山武帝幸之置酒為樂顧臨川王映曰王耶亦有嘉名不映曰臣好棲靜因以為稱又問曄曄曰臣山卑不能棲靈昭景唯有微獻號首陽山帝曰此劣者之歌也為

不知人

史籍

卷一百十五

十一

江州刺史上以驛出鎮求其宅給皇子驛曰先帝賜臣此宅使臣歌哭有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請不以宅易州帝恨之至鎮百餘日典籤趙渥之啟驛得失微還為左戶尚書不得志冬節問訊諸王皆出驛獨後來上已還復殿問驛至引見之驛稱牛羖不能取路上命車府給副御牛一頭牧主客自今諸王來不隨例者不復為通過竟陵王子良宅冬月適逢乞人脫襦與之子良見驛衣單進襦於驛驛曰我與向人亦復何異尚書令王儉詣驛驛置儉設食盤中悉來飽魚而已為丹陽尹武帝疾篤遺詔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帝崩竟陵王子良在殿內太孫未至眾論喧疑驛舉中旨曰若以長則應在我以嫡則應立太孫鬱林即位甚見駕賴陽昌元年

鬱贈司空蓋曰昭武陵不取集

郁陽王鐸高帝第七子也武帝即位為雍州刺史入覲拜伏流涕帝問其故鐸曰臣違侍彌年今奉顏色聖顏損瘦所以泣耳武帝嘆曰我復有此一弟還丹陽尹思待次豫章王晃轉尚書左僕射鐸雍容得物情為鬱林所依信鬱林心疑明帝詣王問訊獨問鐸曰問於法身何如鐸曰覺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年皆尚少朝廷之幹唯覺一人願陛下無以為慮鬱林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王共計更覺王既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及鬱林廢鐸竟不知廷與元年

也  
以  
下

史籍

卷一百十五

十一

進司徒明帝鎮東府權勢稍異驛往明帝常展履至車迎之語及家國驛淚俱下鐸以此信之而宮臺內皆屬意於鐸勸令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榮說鐸及隨王子瞻曰二王但乘車入宮山天子置朝堂殿下夾輔號令榮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宣城公不投井求死東城人當共縛送耳子瞻欲定計鐸以上臺兵力既悉度東府慮事難提意甚猶豫馬序主劉巨武帝時舊人詣鐸請問叩頭勸鐸立事鐸命駕將入復回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典籤知謀告之明帝遣二千人閉鐸宅害鐸榮等皆見誅白從懷人

桂陽王鐸高帝第八子也郁陽王見害鐸還中軍將軍不自安至東府見明帝既出處分家計謂侍嶺山綜曰吾前日覲王王流涕嗚咽而都陽隨都見誅今日見王王又流涕而有愧色其在吾耶其夜見害

始興王盤高祖第十子也宋泰始中益州市僑忽生小洲道士邵碩曰當有貴王臨州劉亮為刺史齊前石福樹陵冬生華亮以問碩碩曰此謂征車劉氏滅亡之象後二年君當終後九載宋當滅滅後有王來此作州冀爾時蜀土平碩始康人元徽二年忽告人云吾命終因臥而死後人見碩在上明以一雙故履縛左廊而行其疾遂不知所之永明二年武帝以鐸為益州刺史碩言乃驗却帥韓武方栗黨千餘人郡縣

不能禁鑑至上明武方山降長史虞棕請殺之鑑曰武方為  
暴積年所在不能制今降而殺之後無以勸善於是巴西蠻  
夷皆望風降附行次新城道路藉藉云陳顯達大選士馬不  
肯就徵乃停十許日遣典籤張晏哲往觀形勢顯達遣郭安  
明奉書貢遺感勸鑑執之鑑曰顯達立節本朝必無他志待  
晏哲還若有異同執之未晚居二日晏哲還說顯達遣家累  
出城旦夕望殿下於是乃前時年十四鑑好學善屬文器  
器清素有高士風與參軍蔡仲熊登張儀樓商略蜀土人物  
鑑言辭和辯仲熊應對無滯當時以為盛事州城北門常閉  
不開鑑問故虞棕曰蜀中多夷暴有時抄掠至城下故相承

史籍

卷一百十五

三

開之鑑曰古人云善閉無開鍵且在德不在險令開之戎夷  
慕義州郡清謐於州閭地得古家無復棺但有石槨銅器十  
餘種並古形玉璧三枚珍寶甚多不可盡識金銀為蟻蛇形  
者數斗以朱沙為阜水銀為池左右勸取之鑑曰皇太子昔  
在雍有發古冢者得玉鏡玉屏風玉匣之屬皆將還都吾意  
常不同乃遣功曹何仵為之起墳諸寶物一不得犯在蜀積  
年未嘗有所營造資用一歲不過三萬王儉歎曰始興王雖  
尊貴而行履都是素士廣漢人段祖以淳于獻鑑古樂器也  
高三尺六寸六分闊三尺四寸圓如甬銅色黑如漆甚薄上  
有銅馬以繩縣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

鑑鼎也

以芒垂當心曉注淳于以手振芒則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  
古所以節樂也五年鑑獻龍角一枚長九尺三寸色紅有文  
九年為秘書監領石頭戍事上以與鑑久別車駕幸石頭待  
之宴會賞賜還左衛將軍鑑諡曰簡是簡

衡陽王鈞高帝第十二子也年五歲母區貴人病左右以餅  
餡之不肯食七歲出繼元王見高帝涕泗橫流高帝執其手  
曰伯叔猶父以汝堪奉蒸嘗勿以山繼為怨貴人卒居喪盡  
禮服闋當問訊武帝厄麻骨立登車三上不能升乃止典籤  
以聞武帝即幸鈞邸見之怡然還謂褚綦曰昨見衡陽毀損  
已甚卿可數相撫慰貴人以玩弄之屬賜鈞每歲時朔望輒

史籍

卷一百十五

古

開視載拜嗟咽見者為之悲涕性好學善屬文武帝謂王儉  
曰衡陽王文學當使名實相稱不得止取貴游子弟而已乃  
以蕭敷為文學鈞細書五經一部置巾箱中侍讀賀玠曰殿  
下家有墳素復何須此曰巾箱有此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  
則永不忘諸王爭效之中箱五經是此始也居身清率言未  
嘗及時事會稽孔珪家園列植桐柳疏引山泉始窮其趣鈞  
往游之珪曰殿下處朱門游紫閣詎得與山人交耶各曰身  
處朱門而情游江海形在紫閣而意入青雲珪美之吳郡張  
融清抗絕俗雖王公貴人視之蔑如也唯雅重鈞謂兄緒曰  
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素韻可懷融與之游不知老之將至

歷秘書監為明帝所殺鍾有何罪而以高帝子殺之西日世世不得人身矣

江夏王鋒高帝第十三子也母張氏有容色宋蒼梧王通取之又欲害鋒高帝匿於張氏時年四歲好學書無紙札乃倚井欄為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又晨興不拂塵塵上為書五歲高帝使學鳳尾帖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璽賜之曰璽璽貴鳳尾也好琴書蓋亦天性嘗觀武帝賜以寶裝琴於御前鼓之大兄賞帝謂鄒陽王鐸曰聞蔡琴是僞令之流亞既事事有意吾欲試以兩人鐸曰昔鄭忌鼓琴戚王委以國政乃授南徐州刺史與行事王文和別駕張祐等相友善文和除益州刺史鋒置酒為別文和流淚曰下官少來

史錄 卷一百十五 五

未作詩今日遊戀不覺文生於情王儉聞之曰江夏可謂其變素絲也南郡王昭業號王書謂武帝曰臣書固應廢江夏武帝曰昭業第一法身第二遷秘書監明帝執政落郡危懼江和謂王安曰江夏有才行亦善隱遂以琴授羊景之景之著名而江夏掩能於世非唯七絃而已百氏亦復如之鍾聞之歎曰江和遂乃為泥池書有欲益反弊耳寡人聲酒是耽狗馬是好豈復有一毫於平生哉常忽忽不樂者修伯賦以見志曰既殊羣而抗立亦含貞而挺正豈春日之自芳在霜霰而益勁衡風不能改其色嶺雪不能易其性雖坎壈於當年庶後序之可咏時陳策潛移鋒慨然有匡復之意

亦後列也

州府先不問矣

於行事典義故不遂嘗見明帝言次及遙光才力可委之意鋒曰遙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明帝失色鋒有武力明帝殺諸王鋒作書詰責左右不為通明帝深憚之不敢於第收鋒使兼祠官祀太廟夜遣兵廟中收之鋒山登車兵人欲上車鋒以手擊數人皆應時倒地衆逃害之時年二十江敬聞其死流涕曰芳蘭富門不得

史錄 卷一百十五 六

伯玉伏誅 宜都王璽高帝第十六子也生三歲喪母及有識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自悲不識母常祈諸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遂夢見一女入云是其母經悲泣向舊左右執容貌衣服皆如平生聞者莫不歎歎十歲與吉景曜論學左右誤排屏風歷其背顏色不異永明十一年為南豫州刺史雖未經庶務而雅得人心姑熟人發柩溫女冢得金巾箱藏金篋為莊璽金盤銀匣等甚多登以聞鬱林敕以物賜之璽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可不熱念使長史蔡約修復之纖毫不可犯性善射常以朔的太調日終日射侯何難之



不暇行  
亦不難  
也

史籍

卷一百十五

七

景訪以商中事語秘不宣弘景遣人參訪果與夢符因著夢記云

晉熙王鉢高帝第十八子也延興元年見害

河東王欽高帝第十九子也年三四歲高帝嘗臥鉢上高

帝殿弄繩髮繩高帝因以繩賜之及崩後鉢以寶函盛繩歲

時輒開視流涕明帝誅高武子孫鉢以年幼得全每朝見帝

御躬俯偻不敢正行直視永泰元年明帝疾甚乃見收鉢曰

死生命也終不教建安乞為奴而不得也仰藥而卒二子在

謝超宗

後抱亦見殺其子為叔何陽乞奴不得甚於策封矣又曰道

史籍

卷一百十五

太

謝超宗靈運之孫也宋新安王子鸞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諫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也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座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磬之室復有異物耶曰旦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以解諱還還內道隆謂檢覈鳳毛至開乃去泰始中為尚書殿中郎都令史駱宰議策秀孝格五問竝得為上四三為中二為下一不第超宗以為片辭折獄一言定國表事之淵析理之會豈必委贖方切治道非患對不盡問特患恆文弗奇一通峻絕寧運五通庸常使其果奇一亦宜採昇平二年坐公事免請東府自通其日風寒高帝謂四座曰此客

至使人不衣自暖超宗飲酒數盃醉氣橫出高帝甚歡及愛為黃門郎有司奏撰郊廟歌上敕司徒褚淵侍中謝朓散騎侍郎孔珪等作者凡十人超宗辭獨見用侍才使酒多所陵忽在直省常障上召見語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

宋是實錄

宗謂丹陽尹李安民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君欲何計  
安民啟之上積懷超宗輕慢收付廷尉一宿頭髮盡白詔徙  
越嚮行至豫章賜自盡超宗門生王永先告超宗子才卿先  
罪二十餘條上付廷尉才卿以不實見原永先賜死大快人意

到橋

到橋字茂謙武原人彥之之孫也襲爵建昌公資藉豪富厚  
自奉養供一身一月十萬宅宇山池伎妾音樂皆窮上品才  
調流瞻喜納交游愛伎陳玉珠宋明求不與迨奪之有怨言  
帝將殺之橋入獄數宿鬚髮皆白免死奪封與弟黃橋由是  
更以貶素自立明帝崩弟黃讓封還橋許之弟遁為海南太

史籍

卷一百十五

九

守昇明元年刺史陳顯達起兵應高帝通橋豫見殺還家人  
在都夜見兩三人持聖刷其門須臾而滅明日凶問至橋懼  
請高帝謝上數游橋家懷其舊德及即位一歲三遷為御史  
中丞卒

劉俊

劉俊字士操劭之子也為杜陽王恭軍與世祖同直歎好遷  
武陵內史俊善於流俗鬻王田僮在山中年百餘歲南燕王  
義宣為荊州僮山謁至是又山謁俊除散騎侍郎桂陽之桂  
幼於大行戰先俊持喪墓側冬月不衣絮高祖即位以為廣  
州刺史遷越騎校尉初若梧弒太祖集議中華門見俊謂之

曰君昨直耶俊曰僕昨正直而言急在外至是上謂俊曰功  
名之際人所不忘卿昔於中華門答我何其欲謝世事俊曰  
臣世受宋恩門荷齊養進不取怨前代退不孤負聖明非常  
之數非臣所及世祖即位轉司州刺史從駕登蔣山上顧俊  
歎曰貪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蓋謂卿也世言富  
貴好改其素情吾雖有四海今日與卿思盡布衣之適俊起  
拜謝初太祖意欲鑄錢以禪讓之際未及施行建元四年奉  
朝請孔覲上鑄錢議以為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惺曰糴甚  
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人散農傷則國貧甚賤與其貴其  
傷一矣三吳國之閭閻比成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

史籍

卷一百十五

十

教機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  
而難用為累淺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為禍深民所以盜鑄  
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者謂錢無用之  
器而通交易務欲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為患  
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興廢而  
不變五銖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也以爲宜開置泉府  
方放貢金大興鑄錢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府庫已實國用有  
儲乃量奉祿薄賦稅則家給民足頃盜鑄新錢者皆效作贗  
鑄不鑄大錢摩澤溜染始皆類故交易之後淪變還新若弗  
復染不可復行矣鬻賣者徒失其物盜鑄者賤買新錢溜染

夏川反覆生詐，循壞起奸，此尤所宜禁也。若官鑄已布於民，使嚴斷窮鑿，小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銷以爲大利，貧良之民，塞奸巧之路，錢貨既均，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時多用其議，太祖使諸州郡大市銅炭，會安駕，事寢，永明八年，俊啟世祖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可二頃，地有燒燼，四所高一丈，廣一丈四尺，從蒙城渡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深二丈，并居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在青衣縣，是故嚴道地。」青衣，文帝改名漢嘉，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案此必是通所鑄。近詢蒙山獠云：「可經畧，此事若立，潤利。」

史籍 卷一百十五

主

無極，并獻蒙山銅一片，銅石一片，平州鐵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雖得千餘萬，而功費甚多，乃止。遷益州刺史，俊既藉舊恩，悅附人主，承迎權貴，賓客閭房，供費者廣，罷賣司二州，傾資貢獻，家無甕儲。在蜀，作金浴盆，餘金物稱是，罷任還都，欲獻之，而世祖晏駕，鬱林新立，俊奉獻減少。鬱林收付廷尉，將加誅戮，高宗啟救之，詔禁銅終身，俊雖廢黜，而賓客日至。高宗立，加駿騎將軍，俊歷朝皆見恩遇。太祖爲郡陽王，納俊妹爲妃，高宗又爲晉安王，寶義納俊女爲妃，轉五兵尚書，俊兄弟以父先，朱雀航終身不行此路。明帝崩，東昏即位，領驍騎將軍，衛送山陵，路經朱雀橋，感慟而卒。弟綰，字士

好博上

章爲南康相，郡有姓賴者，所居名穢里，刺謁，綰繪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其人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穢里？」綰嘆其辨，迎還中書，郎承明末，都下人士，盛爲文章，談義，奏竟陵西郎，綰爲後進，領袖時，張融、薛稷、周顒、清綺，綰麗而有則，時人爲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言其處二人間也。」隆昌中，兄俊坐事，將見誅，綰伏闕請代兄死，明帝救之，得免。安陸王寶暉爲湘州刺史，以綰爲長史，行湘州事，寶暉迎俊女也，寶暉愛侍婢，綰奪取之，以聞，寶暉以爲恨，蕭衍起兵，詔以綰爲雍州刺史，固辭不就，東昏怒，綰終不受，及東昏見殺，城內遺綰及博士范雲，齋其首，詣衍於石頭，轉大司馬。

史籍

卷一百十五

主

從事中郎，弟弟與義興太守善，善畫婦人，繪善飛白，榮陽毛惠遠善圖馬，並爲第一。瑱妹爲郡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爲明帝所誅，妃追傷，遂成病疾，醫所不瘳，陳郡殷荷善寫人面，與其不別，瑱令荷畫王形像，并圖王平生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密使嫗，示妃，妃視而唾之，因罵云：「故宜其早死，取而焚之，於是恩情頓滅，病亦除。」若所圖者，妃當相從於地下矣。

虞宗

虞宗，字景豫，餘姚人，少以孝聞，父病，不欲見人，雖子弟亦不得前，宗年十二三，晝夜伏戶外，問內豎消息，輒鳴咽流涕，仕宋，爲黃門郎，山陽王休祐爲明帝所誅，葬日，雪厚三尺，故人

無至者唯惊一人來赴初武帝始從官家尚貧薄惊數相分遺每行必呼帝同載帝甚德之建元初遷豫章內史惊家富於財而善為滋味豫章王疑盛饌享賓謂惊曰有羞有所遺不惊曰恨無黃領雁何曾食疏所載也惊祖嘯父晋左戶尚書上以惊布衣之舊從容謂惊曰我當令卿復祖業轉侍中朝廷咸怪其速遷嗣部尚書武帝幸芳林園就惊求品味惊獻雜羞數十與太官鼎烹不及也上求諸飲食方惊秘不出上從後復不快惊乃獻醒酒膳酢一方延興元年領右軍明帝立惊稱疾不陪位帝使尚書令王晏齋廢立事示惊引參佐合惊曰上上聖明公卿効力寧假朽老以匡贊惟新乎不

史籍

卷一百十五

主

敢聞命因慟哭朝議欲糾之僕射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惊稱疾篤還東詔賜假百日轉光祿大夫卒

蕭景先

蕭景先高帝從子也為輔國將軍封新吳侯景先啟稱上德化之美上答曰風淪俗敗二十餘年以吾當之豈得頓掃幸得數載盡力以救蒼生必有功於萬物也治天下雖聖人猶須良佐汝等各自竭不憂不治也初武帝少年與景先同車行泥路至領軍府輟折狼狽景先謂帝曰兩人脫作領軍不得忘今日艱辛及帝踐祚拜景先為領軍將軍羽儀其盛傾朝觀焉拜還詔問領軍今日故當無折轅事耶景先奉謝初

宋先人非之

昇明中沈攸之於荊州起兵武帝時鎮彭城景先夜乘城忽聞壘中有人呼蕭丹陽云賊尋當平何事嚴防語訖不復言窮討之了不見明旦以白帝帝曰攸之自無所至焉知汝後不作丹陽尹景先日寧有作理未明二年詔以景先為丹陽尹謂曰欲驗益城壘中言耳假節司州諸軍事卒

胡諧之

胡諧之南昌人武帝在江州以諧之為別駕委以事任還驍騎將軍上欲與通姻以諧之家人語侯音不正乃遣宮內四五人往諧之家教子女二年後帝問曰卿家人語音已正未諧之曰宮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宮人頓成

史籍

卷一百十五

音

侯語帝大笑向朝臣說之永明五年為左衛將軍加給事中諧之以舊恩見遇上從容謂曰江州有幾侍中耶答曰近世唯程道惠一人而已上曰當令有二以語尚書令王儉儉意更異乃以為太子中庶子領左衛事諧之既居權要多所徵求屢就梁州刺史范栢年求馬栢年患之謂使者曰馬非狗子那得應無極之求使人歸謂諧之曰栢年云胡諧是何侯狗還無厭之求諧之切齒後栢年被代稱疾不時還諧之言於帝曰栢年恃山川險固聚眾欲擅一州於是賜死栢年梓潼人初為州將劉亮使至都諸事見宋明帝言次及廣州食泉因問栢年卿州復有此泉不答曰梁州唯有文川武鄉泉

泉源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所居廉讓之間帝嗟其善答

劉歆

劉歆字子莊沛國人六世祖恢晉丹陽尹歆年五歲聞舅孔  
熙先讀管寧傳欣然欲讀舅為說之精意聽受曰此可及也  
兄琚亦有名弟璉兄弟三人共處蓬室一間為風所倒無以  
葺之怡然自樂習業不廢聚徒教授常數十人丹陽尹袁粲  
於後堂夜集聞而請見指聽事櫺樹謂歆曰人謂此是劉尹  
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為安成王參軍  
公事免歆素無官情自此不復仕除尚書祠部郎不拜袁粲  
誅歆往哭之太祖踐昨召歆入華林園問政歆曰陛下誠前

史籍

卷一百十五

王

就之失加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及出  
帝謂司徒褚淵曰儒者之言乃爾歆使數人而歆自非詔  
見未嘗到官門上欲用歆為中書郎使吏部尚書何武喻旨  
歆曰平生無榮進意今聞得中書郎而拜豈本心哉後以母  
老闕養拜彭城郡丞司徒褚淵宣喻之答曰自省無廊廟  
之才故鄉就養誠所願也除豫章王參軍不就永明初竟陵  
王子良請為記室歆與張融王思遠書曰吾性拙人間不習  
仕進昔嘗為行佐便以不及公事免黜此親眷所共知也且  
已審分不敢期榮風嬰貪用加之疎懶中以親老為供養計  
寒裳徒步脫爾遽今先朝使更自修正勉厲於階級之次袁

王下風母  
對母也

褚諸公咸加勸勵終不能自反也一不復為安可重為哉昔

人有以冠一免不重加於首每謂此得進止之義古者以賢  
制爵或有秩滿而辭老以庸制祿或有身病而求歸者永瞻  
前良在已何若又上下年尊益不願居官次廢晨昏也先朝  
為此曲申從許故得連年不拜既習此歲久又齒長疾侵豈  
宜攝齊河間之聽厠迹東平之僚本無絕俗之操非敢偃蹇  
為高此又諸賢所當深察者也近初奉敕便希托跡於客游  
之末而固辭榮級其故何耶以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延四  
方之士則有輻湊燕路慕君王之義曩鑣魏關高公子之仁  
復有追申白而入楚美郊枚而游梁吾非敢叨夫曩賢庶欲

史籍

卷一百十五

王

從九九之遺跡既於集泮不殊而幸無職司初擬可得奉清  
溫展私計志在此耳除步兵校尉不拜歆姿狀纖小儒學冠  
於當時京師士子莫不受業性謙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詣  
故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問答住在檀榻  
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費敬慕呼為青溪先生竟陵王子良  
親往修謁表世祖為歆立館以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歆曰  
室美為人災此華宇豈吾宅耶幸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  
徙居遇病卒年五十六歆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自洗治  
漬指為爛母孔氏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年四十餘  
未有婚太祖為娶王氏女王氏穿壁挂履土落孔氏牀上孔

氏不悅，獻卽出其妻居父喪，不出廬，足爲之屈，杖不能起。梁武素重獻，詔爲立碑，謚曰貞簡先生。初，獻講月令，畢謂學生嚴植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髣髴，學者美其退讓，濟陽蔡仲熊亦善禮學，常曰：『五音本在中土，氣韻調平，今在東南，土氣偏陂，故音律乖戾。』獻以爲然，仲熊執經議論，往往與獻不合，終不改操，求同故，坎壈不進。官尚書左丞，獻弟璉，字子敬，方軌正直，爲武陵王曄參軍，璉與僚佐飲，自割鵝炙，璉曰：「應刀落俎，膳夫之事。」噉下親執鵝刀，下官不敢安席，因請退，與友人孔微同舟，微謂目覩岸上女子，進舉席自隔，不復同坐。兄獻夜隔壁呼璉共語，璉不

史籍

卷一百十五

七

武帝諸王

竟陵王子良，武帝第二子也。幼聰敏，武帝爲領縣時，與裴后不諧，遣船送后還都，已登路，子良時幼少，在庭前憂愁獨步，帝見之曰：「汝何不讀書？」子良曰：「母不得見，讀書何爲？」帝異之，卽召后還，願帝末爲會稽太守。宋時以郡縣遲緩，每徵戎皆遣使公私勞擾，太祖踐阼，子良陳之曰：「前臺使督道相望，於道及臣至郡，亦殊不疎，此輩貪險，要求使役，朝辭禁門，情

態卽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脇過津埭，恐喝傳郵，呵賊商民，僞折守宰，既贖郭望境，便飛下嚴符，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微村切里，徵頭十催，尺布之連，曲以當匹，百錢餘稅，且增爲千，或誰應質，作尙方，或恐以寄繫，東台萬姓駭迫，人不自固，篋賁微聞，塗捷肆情，風塵毀謗，隨念而發，及其他諱轉積，鴟梁漸盈，遠則分鬻，他竟近則託質，吏民反請，郡邑助民，由緩回刺，官臺推信在所，愚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密畿州郡則指賜數，遠外鎮宰明下條源，既各奉別，官人競自聲如，乃事速應，緩自常紆，坐不須過重，但令必行，且兩裝之船，充擬千緒，三坊募役，呼訂萬計，每一事之發，彌晨方辦，粗計遠近，率遣一部職散人，領無減二十舟船所資，皆復稱是，較畧一年，脫得省減，息船優役，遠近暫安，郡閭下有虞翻舊牀，罷任還致之以歸，西邸起齋，聚古人器玩以充之，夏禹廟禱祀盛侈，子良曰：「禹泣辜表仁，非貪食旌約，服器果蔬，足以致誠，使歲獻扇單而已，除丹陽尹上表曰：『京師雖居都邑，而境壤兼跨，廣袤周輪，幾將千里，繁原抱陸，其處甚多，舊遇古塘，非復一所，而民食業廢，地利久蕪，近遣五官殷滿到縣，循履得丹陽深陽永世等縣解井村者，解列堪墾之田，合計荒蕪有八千五百五十四頃，修治塘過合用十一萬八千餘夫，一春就功，便可成立，上納之世祖卽位，封竟陵王，南徐州刺史，入爲護軍將軍。

史籍

卷一百十五

七

軍兼司徒會稽邊帶湖海民丁無士庶皆係塘役太守王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許飲為錢送臺庫于良啟曰伏尋三吳內地國之關輔百度所資民庶彫弊蠶農罕獲饑寒特甚頃錢貴物賤殆欲兼倍稼穡難効斗止數錢機杼勤苦匹裁三百所以然者實亦有由年歲常調既有定期僅郵所上咸是見直民間錢多窮蹙鮮復完好公家所受必須員大以兩代一因於所質鞭撻質繁益致無聊臣昔忝會稽租調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訂直民自為用若甲分毀壞則年一修改若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今郡通課此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崩蕪湖

史籍

卷一百十五

三

源泄散害民損政實此為劇建元之初役虜游魂軍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稅一千乃有質賣妻兒以充此限道路窮愁不可聞見而此年租課三分通一既足擾民復自弊國臣時啟聞幸蒙蠲免愚謂塘丁一條宜還復舊在所通郵優量原除凡應受錢不限大小仍令在所折市布帛若民有雜物是軍國所需者聽隨價准直不必一應送錢於公不虧其用在私實荷其渥昔晉氏初遷江左草創絹布所直十倍於今賦調多少因時增減永初中官布一疋直錢一千而民間所輸聽為九百漸及元嘉物價轉賤私貨則東直六千官受則匹准五百所以每欲優民必為降落今入官好布匹堪百餘其四

十匹為束  
私價六千  
官受五百  
故謂之刻  
上四布止  
織百餘錢  
責其大倍  
依舊制收  
五百刻下

民所送猶依舊制昔為刻上今為刻下氓庶空儉豈不由之救民拯弊莫過減賦時和歲稔尚爾虛乏倘值水旱寧所忍言且西京歲驗實基三輔東都全固深賴三河歷代所同古今一致石頭以外裁足自供府州方山以東深關朝廷根本夫股肱要重不可不郵宜畧其目前之利取其長久之益無患民貧不殷國財不阜也上不納于良少有清尚禮賢好士居不穀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游集焉上始親政水旱不時于良密啟曰臣思水潦成患良田沃壤變為汗澤因高肆務樹植既周繼以旱虐黔庶呼嗟相視饑飢夫固資於民民資於食匪食匪民何以能政太始中郡國大旱明帝下詔

史籍

卷一百十五

三

除民租今聞所在逋餘尚多守宰履期兼夜課切新威方尚無從故調於何取給政當相驅為盜耳愚謂逋租宜皆原除齊有天下日沒恩洽未布百姓困窮宜加優養自宋道無章王風陵梓竊官假號駢門連至今左民所檢勅以萬數漸漬之來一旬洗正小民之心圖思前恩董之以威反怨後罰默窮則觸事在匪輕自可依源削除未宜復充徭役且部曹檢校該存精察今史奸黠鮮不容情情既有私理或枉謬耳目有限羣徒無極受易是非居然可見詳而後取於事未延明詔深矜獄罔恩文累降今科網嚴重稱為峻察負罪難愆充積年戶署時覺蒸加以金銀聚憂之氣足感天和民之多怨

子良受道  
不樂世務  
明是引賦  
入室

東魏

卷一百十五

三

非國福矣。頃土木之務甚為殷廣，雖役未及民，勦費已積矣。早致災，或由於此。又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遂買本一千，加于七百，求請無地，捶革相驅，等完者為用。既不兼兩，回復還，實會非委，積徒令小人每嬰困苦。且錢布相半為制，永久或聞長宰，必令輪直，進進舊科，退容奸利。五年，積居錫龍山，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為四部要畧，千卷，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眼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與文惠太子甚相友，常十年領尚書令，揚州刺史。世祖不豫，詔子良入侍醫藥，日夜在殿內。太孫問曰：「入奉承世祖，漸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物議疑。」

若此使人  
憂慮恨不  
早可之

實與齊明  
太子以收  
不嗣  
恐諸王見  
疑故弄名  
其子

東魏

卷一百十五

三

禮部曰：文宣初豫章王疑葬金牛山，文惠太子葬夾石，子良臨送，望祖塋山，歎曰：「北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請葬茲地。」至是遂葬焉。子良既亡，故人皆來奔赴，陸惠曉逢袁象問之曰：「王公見殺，竟陵不壽，國事定復如何？」曰：「齊氏微窮，已數年矣。爪牙柱石之臣都盡，若不立長君，無以鎮安四海。王融雖為身計，實安社稷，恨其不能斷事，以至於此。蒼生方塗炭矣。政當遷耳。」聽之。子良嘗勸改封巴陵王，王敬則事起，南康侯子恪在吳郡，高宗慮有同異，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等住中書省，高武子孫住西省，敕各兩人自隨。過此依軍法，孩抱者乳母隨入，其夜太醫煮藥，都水辦數十具棺材，須三更當悉殺之。會子恪奔歸，二更達建陽門，帝眠未醒而時刻已至，中舍書舍人沈徽字與左右單景嵩謀，少留其事，須臾帝覺，景嵩啟子恪已至，帝驚問曰：「事未耶？」景嵩曰：「爾明日乃遣王侯還第，建武以來，高武王侯居常震怖，朝不保夕，及陳顯達事起，王侯復入宮，景嵩慮往事與弟永新侯昭類，逃奔江西，變形為道人，崔惠景舉兵，昭弟兄弟投之，惠景事敗，昭弟兄弟皆出，以王侯還第，不自安。子良防閑桑假，為梅蟲兒軍副，結前巴西太守蕭寶，謀立昭弟，軍主胡松領兵在新亭，寶遣人說之，松許諾，會東昏新起，芳樂苑月許日不復出游，假等謀篡，徒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弟以為不可。」



假靈王山沙以告御刀徐僧重昭胃兄弟皆伏誅昭胃子賁形不滿六尺神識耿介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於慎不得自娛而已嘗著西京雜記六十卷為湘東王所害

巴東王子響世祖第四子也初封魚復侯豫章王疑無子養子響後有子表謂為嫡既出繼車服異諸王每入朝輒忿怒拳打車壁世祖聞之令車服與皇子同永明六年有司奏子響宜還本乃封巴東王為荊州刺史子響少好武自選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敗在內齋殺牛置酒與之聚樂令內人私作錦袍絳襖欲徇寵交易器仗長史劉寅等密啟上救

史籍

卷一百十五

三

寅等精檢寅等秘之子響聞事使至不見救乃召寅及典義吳修之魏景淵詰問之修之曰既降敕旨正應方便答塞景淵曰故應先檢校子響大怒盡殺之上遣衛尉胡諧之游擊將軍尹畧領齊仗數百人檢捕羣小使中書舍人茹法亮宣旨安慰子響若東首自歸可全性命諧之等築城燕尾洲子響白服登城遣信與畧等相聞曰天下豈有兒反父身不作賊長史等見負今單舸還關謝罪何築城見捉耶呼法亮法亮疑畏不往又求見傳詔法亮不遣子響送牛數十頭酒二百石果饌三十輿犒軍尹畧棄之江流流其使子響怒收集府州部仗令二千人從震溪西渡子響自與百餘人袍騎將

萬鈞弩三四張宿江堤上明日與臺軍戰子響於堤上放弩亡命王充天等蒙楯陵城臺軍大敗尹畧被殺官軍引退上遣丹陽尹蕭順之領兵繼至子響部眾逃散子響將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舫船下都文惠太子素忌子響密令順之為之所子響見順之欲自申明順之縊殺之子響密作敗數紙藏妃王氏裙腰中具自申明云歸罪不得苦痛之深惟願矜憐無使後世謂上有殺子之議臣有逆父之謗上心甚恨於華林為子響作齋上自行香他日出景陽山見一猿透柳悲鳴問闕示此後何意答曰後子前日墜崖死其母求之不見故爾上因憶子響歎歎良久順之慙懼發病卒文惠鳩殺弟宜其後之不昌

史籍

卷一百十五

三

晉安王子懋世祖第七子也年七歲時母阮淑媛病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花供佛者以銅罌盛水漬之子懋涕泣禮佛曰若使阿母因此和勝願諸佛令華竟齊不萎七日齊畢華更鮮紅視罌中稍有板鬚世稱其孝感除湘州刺史撰春秋例苑三十卷奏之遷雍州刺史懋林即位進大將軍子懋見幼主新立客懷自全之計令作部造器仗將軍陳顯達屯襄陽子懋欲脇取以為將顯達客啟高宗徵顯達還除子懋江州刺史詔西楚部曲助鎮襄陽子懋謂顯達曰朝廷令我單身至鎮身是藩王豈可過爾輕率今欲將二三千人自隨何如顯達曰殿下若不留部曲便是大違敕旨顯達辭出便發子

史緯 卷一百十五

慈至寧陽開郡陽隨郡二王兄殺欲起兵與參軍周英防開  
陸超之議令傳檄荆郢入討君側事成則宗廟安不成倘為  
義退防問董僧惠振袂曰此州雖小武帝嘗用之今以勤王  
之師憤長江指北關以問鬱林之廢誰能禦之部分既定母  
阮淑媛在都子懋密迎之阮氏報同母弟于瑤之瑤之馳告  
明帝明帝遣中護軍王玄邈討之玄邈使軍主許叔業與瑤  
之黨尋陽徐佐奔散唯周英及參軍王皎在子懋歎曰不意  
吾府有義士二人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拔刀入齋于懋笑  
曰不意渭陽胡成泉貌琳之以袖障面使人害之故人無敢  
至者唯英皎僧惠為喪殯僧惠姑熟人能反手於背彎五斛  
弓當世莫有能者玄邈執之僧惠曰晉安舉義兵僕實謀謀  
古人云非死之難得死之難僕得為主人生不恨矣願王歛  
畢退就湯藥雖死猶生玄邈義之還白明帝命配東冶于懋  
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為書恭其消息崎嶇得至僧惠親  
書悲憫而卒陸超之吳人為子懋所知子懋敗于琳之勸其  
逃亡若曰人皆有死何足懼若君逃亡非惟孤晉安之存  
亦恐田橫客笑人超之門生姓周者謂殺超之當得賞於坐  
後斬之頭墜而身不佩玄邈嘉其節厚為殯歛周助舉棺棺  
墜壓其頭死人以為有天道焉  
建安王子具武帝第九子也除郢州刺史明帝遣裴叔業就

何古

史緯 卷一百十五

典藏柯令孫殺之子具入牀下令孫奉出之叩頭乞為奴  
賄死不從先年十九  
海臨王子罕武帝第十一子也母樂容華有寵故武帝爾心  
母常廢疾子罕晝夜祈禱以竹為燈續照夜宿昔枝葉茂盛  
母病亦愈咸以為孝感所致主簿劉曜侍讀賀子喬為之賦  
頌當時以為美談建武二年見殺  
巴陵王子倫武帝第十三子也明帝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  
子倫子倫英果時鎮郢邪有守兵明帝恐不即罪使法亮密  
謀之典義華伯茂伯茂曰公若遣兵取之恐不即辦若委伯  
茂一小吏力耳遂手執鳩過之左右莫敢動者子倫正衣冠  
舉酒謂法亮曰伯茂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昔高帝殺劉氏今  
日之事理數固然君是我家舊人今銜此命當由事不獲已  
此酒非勸爾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  
涕高武為諸王置典義二方之事悉以委之武陵王曄為江  
州剛烈不可許典義趙范之曰郡且易刺史及見武帝誣辱  
過失遂免之南海王子罕欲暫游東堂典義美秀不許還泣  
謂母曰兄欲移步亦不得與因何異秀奪取子罕屐履餘器  
等供其兒皆武帝知之報二百而擅命不改邵陵王子貞嘗  
求熊白湯入答典義不在不敢與西陽王子明欲送書恭侍  
讀鮑俱病典義吳修之不肯而止言行舉動不得自專徵求

衣食必須訪。永明中，巴東王子雲殺行事劉寅等，武帝謂  
羣臣曰：子雲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唯巴東  
武帝問故，答曰：諸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抵罪，一孟，蔡皆  
諸王不在，則竟口忍，諸州唯聞有鎮帥，不聞有刺史，竟  
陵王子良常問衆曰：士大夫何意詣鎮帥，蔡軍范雲曰：諸長  
史以下皆無益，詣鎮帥便有倍本之恨，不詣謂何？子良有愧  
色，及明帝害諸王，悉典籤所殺，竟無一人相抗，孔稚珪問之  
流涕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名，而復害之，若不立鎮帥，故當  
不至於此。故事，府州論事，籤前直敘所論之事，後云謹簽，日  
月下，又云某官某簽，故州府置典籤以典之，本五品吏。宋初

史籍

卷一百十五

七

改為七職，宋氏晚運，多以幼少皇子為方鎮，而以親近左右  
領典籤，典籤之權稍重。大明太始，雖長王臨蕃，素族山鎮，皆  
內出敕命，刺史不得專其職也。宗慤為豫州，吳喜公為典籤，  
刑政所施，喜公多違執，慤大怒曰：宗慤年將六十，為國竭命，  
政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喜公稱頌流血，謝  
自此以後，惟寄彌隆，典籤還都啟事，一旅數反，時主多與問  
言，訪以方事，刺史行事之美惡，係於典籤之口，莫不折節推  
奉，恒慮不及。於是威行州郡，權重蕃君，劉道濟柯孟孫等，并  
惡發露，雖即顯戮，而權任之重不異。明帝輔政深知之，始制  
諸州急事，宜密有所論，不得遣典籤還都，而典籤之任輕矣。

心極失  
幾何

臨賀王子岳，世祖第十六子也。高宗誅世祖諸子，唯子岳及  
弟六人在後，時呼為七王。朔望入朝，上還後宮，輒嘆息曰：我  
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曰長大，永泰元年，上疾甚，  
於是誅子岳等，延興建武中，凡三誅諸王，每一行事，高宗輒  
燒香，鳴咽涕泣，衆以此輒知其夜當相殺戮也。  
南康王子琳，武帝第十九子也。母荀氏有盛寵，後宮為采女  
者，例賜玉鳳，荀氏得玉鳳，鳳投地曰：我不能，例受此。武帝  
乃拜為昭華，子琳以母寵最見愛，太尉王儉因請昏，武帝悅  
而許之。羣臣奉寶物名好，各直數百金，武帝為之報答，亦如  
此。及應封而好郡已盡，乃改封南康公，褚恭為巴東公，以南

史籍

卷一百十五

七

康為王國，永泰元年，見殺。初，武帝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  
龍無數，乃飛上天，後諸子盡為鸞所殺，論曰：守器之重，那家  
所馮，觀文惠之在東儲，固已有虧，令德向令負荷斯集，猶當  
及於敗亂，既先期夙殞，武帝不擇賢嗣，薄之昏孽，禍斯始矣。  
子良物望所集，失在儒雅，當斷不斷，以及于災，非止自致，喪  
亡，乃至宗祀覆滅，哀哉。

陸澄

陸澄，字彥淵，吳人也。少好學博覽，行坐眠食，手不釋卷。宋泰  
始初，為尚書殿中郎，議皇后諱班下，應稱姓左丞徐爰案司  
馬子謙皇后不稱姓，春秋逆王后於齊，並不言姓，澄不引爰

據而有意立議坐免官白未領職郎官舊坐杖有名無實澄  
在官贊前後詞凡至于千數永明元年領國子博士尚書令王  
儉問澄曰崇禮門有鼓而未嘗鳴其義安在曰江左草創崇  
禮門皆是茅茨故設鼓有火則叩以集眾相傳至今又與儉  
書陳王勅注易玄學之所宗今若弘儒學鄭注不可廢并言  
左氏注學之是穀梁舊有廢信近益以范甯不足兩立世有  
孝經題為鄭玄注觀其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宋  
書亦無孝經且為小學之類不宜列在帝典儉曰易體微遠  
實貫羣集豈可專據小王便為該備依舊存鄭誠同來說元  
凱注傳起過前儒穀梁小書無侯兩注存原略范率由舊式  
史籍

卷一百十五

史籍

凡此諸議並同雅論所疑孝經非鄭玄注僕以此書百行之  
首人倫所先鄭注虛實前代不據可仍舊立置儉自以博聞  
多識讀書過澄澄曰僕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為業且年已倍  
令君少便執掌王事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  
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編數百  
千條皆儉所未聞儉乃嘆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几案雜物  
令學士隸事者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由諸  
人所不知事各數條并寄物將去轉秘書監領國子監祭酒  
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澄  
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詳視器底有字如澄所

言當時稱為碩學而讀易三年不解文義飲撰宋書竟不成  
王儉戲之曰陸公書獃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陸昌元年卒

史籍

卷一百十五

史籍

史緯卷一百十六

南齊書五

列傳

周顒

周顒字彥倫汝南人宋明帝顒好玄理以顒有辭義引入殿內宿直帝所為慘毒顒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為之小止顒音辭辨麗出言不窮官商未紫發口成句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西涼智林道人遺顒書曰貧道年二十時便聞此義私心歡喜無與共之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過江已來略無一二不意此音

史緯

卷一百十六

忽來入耳方是真實行道第一功德其見重如此入齊遷中書郎少從外氏臧質家得衛恆散隸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顒書玄圃茅齋壁國子祭酒何胤以倒薤書求顒換之顒笑曰丘不與易也每賓友會同顒詞韻如流聽者忘倦善老易與張融以玄言相往復彌日不解清貧寡欲終年蔬食雖有妻子獨處小舍衛將軍王儉問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瓠然時何胤亦精信佛法無妻妾太子問顒卿精進何如胤顒曰各有其累太子曰所累伊何對曰周妻何肉轉國子博士嘗與胤兄點書曰網罟之興其來實遠觀聖

人之設膳修乃復為之品飾蓋以縱而勿裁將無崖畔夫變

之大者莫過死生之所重無踰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

味之在我可賒夕餐朝哺永言資之彼就寃殘莫能自列我

業久長吁哉可畏况乃野牧成羣閉塞重圍量肉揣毛以埃

枝刺如土委地會謂常理百無愴息事豈一塗若云三世理

誣則幸矣如使此道果然則一往一來一生一死輪迴之常

事也報應如家人天如客作客日抄在家日多吾儕信業未

能長免則傷心之條行可息念丈人於血氣之類雖無身踐

至於晨晷夜纏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為廉士

所棄生性之啟然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饒非白死之草

不食聞其風豈不使人感愧衆生之為畜醜者由其積墮癡

迷沉流莫反報受穢濁何乃因此滋腴白汗腸胃丈人得此

有素聊復寸言發起耳顒卒官

王慈

王慈字伯寶僧虔子也謝超宗嘗候僧虔因往東齋詣慈慈

正學書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如鵝比鳳

超宗很很而退領步兵校尉慈患膺武帝聽乘車在仗後江

左以來少側也慈妻劉乘女子親尚武帝女吳縣公主修婦

禮不敢受姑答卒贈太常

禁約

葉約字景揭與宗子也爲司徒長史明帝錄尚書輔政百僚脫屣到席約蹠屣不改帝謂江革曰蔡氏禮度之門故自可悅師曰大將軍有揖客復見於今爲太子詹事卒

陸慧曉字叔明玩玄孫也高帝輔政除尚書殿中郎鄰族來相賀慧曉舉酒曰陸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遷始作尚書郎卿輩乃復以爲慶耶遷太子洗馬何點稱慧曉如懸鏡遇物無不朗然王思懷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爲實錄慧曉與張融並宅其間有池池上有楊柳點嘆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劉琨至吳謂人曰吾聞張融與曉並宅其

三

間有水此必有異遂命駕往觀而酌之曰一飲此水鄙吝之意消矣廬陵王于卿爲南豫州刺史武帝謂竟陵王子良曰烏熊癡如熊不得天下第一人爲行事無以歷一州乃使慧曉爲長史行事臨別帝問曰卿何以輔廬陵答曰靜以修身儉以養性靜則不擾儉則不煩上大悅慧曉歷輔五政立身清肅僚吏造詣必起送之或曰長史貴重不宜諫屈答曰我惡人無禮豈容不以禮處人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人情貴者不敢卿賤者乃卿之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耶遷吏部郎尚書令王晏選門生補內外要局慧曉不甚惜意晏恨之而不能傷乃送女妓欲與申好慧曉不納吏曹都

其知不足  
解也

令史諸執選事惡曉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主書單景偁謂曰都令史諸悉舊貫可共參懷慧曉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諸都令史爲吏部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帝甚憚之欲以爲侍中王亮曰濟河須人今且就朝廷借之以鎮邊境王瑩王志曰侍中須英華方鎮舊應有選者亮曰貂璫綬寇賊切當今中外甚弱宜從切者乃以爲南兗州刺史卒贈太常三千俸任僇並有美名時人謂之三陸兄子閑爲揚州別駕明帝崩閑謂所親曰官車晏駕百司將聽冢宰主上才弱必不能振難將至矣乃稱疾不預州事永元末刺史始安王遙光據東府作亂或勸去之閑曰吾爲人吏何可逃處城

宋一百十六

四

顧憲之字士思，銳之孫也。宋元徽中，爲廷康令，時有盜牛者，與本主爭訟，各稱已物。二家辭證等，憲之令解牛任其所去。牛竟還本宅，盜者伏其罪，爲政清儉，其得人和，都下飲酒醉者，號爲顧建康。謂其清且美也。入齊，爲衛陽內史，刺史王奐初至，衡獨無訟者。奐嘆曰：「顧君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遷行會稽郡事。西陵戍主杜元鑑以吳興歲儉，會稽年登，商旅往來，倍多常歲。西陵牛墾稅，求加一倍。計年長

百萬武帝使陳得失憲之曰尋始立牛墾非通倣以納稅也  
以風濤迅險濟急利物耳既公私是樂故輸直無怨京師航  
渡卽其例也案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尤饑去之從豐良田饑  
棘皇慈恤隱振廩蠲調而元鑑幸災權利重增困瘼人而不  
仁古今共疾比見加格置市者前後相屬非唯新加無藏並  
且舊格有闕愚恐元鑑今啟亦常不殊若事不副言懼貽譴  
請便言方校若爲公買怨其所舉腹心皆虎而冠耳書云與  
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言盜公爲損益徵歛民所害乃大  
也愚以便宜者蓋謂便於公宜於人也竊見頃之言便宜者  
非能於人力之外用天分地也率皆卽日不宜於人方來不  
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誠宜深察爲巴陵王  
長史典籤諮事未嘗接以顏色遷吏部郎中祖覲之宋吏部  
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爲憲之植耳曩武受禪憲之風疾  
漸篤求遂就加太中大夫憲之雖繫經緯資無僭石及時  
不免餒寒天監八年卒臨終教其子曰夫百年之期迅若駒  
隙出生入死理均晝夜生既不知所自來死亦安識其所在  
廷陵云骨肉復歸于土魂氣則無不之良有以也吾今預爲  
終制瞑目之後勿違吾志莊周濬臺達生者也王孫士安猶  
俗者也吾進不及達退無所矯常謂中都之制允理愜情衣  
周於身示不違禮棺周於衣足以蔽臭入棺之物一無所須

身孟子曰

載以輜車覆以粗布爲使人勿惡也漢明帝天子祭以杆水  
脯糗范史雲烈士莫以寒水乾飯况吾卑庸之人其可不節  
衷也喪易寧戚自盡于情禮者寧儉差由吾意不須常施靈  
筵可止設香燈使致哀者有憑耳朔望祥忌暫設几席唯下  
素饌勿用牲牢燕嘗之祠貴賤罔替備物難辦多致疎怠止  
用蔬食時果令子孫四時不忘其親耳孔子云雖菜羹瓜祭  
必齋如也本貴誠敬豈求備物哉

蕭惠基

蕭惠基惠開弟也善書隸奕棋與太祖情好相得惠基姊爲  
桂陽王休範妃桂陽舉兵太祖頓新亭以惠基爲軍副惠基  
弟惠朗爲休範攻戰惠基在城內了不自疑還侍中袁粲劉  
乘起兵之夕太祖以乘是惠基妹夫時直在侍中省遣王敬  
則覲其指趣見惠基安靜不與乘相知由是益加恩信太祖  
卽位爲都官尚書掌吏部尚書令王儉朝宗貴望惠基同在  
禮閣非公事不私親焉遷太常加給事中當時能棋人現邪  
王抗第一品吳郡諸思莊第二品宋文帝時羊玄保善棋玄  
保爲會稽太守帝遣思莊入東與玄保戲因製局圖還於帝  
前覆之太祖使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  
上倦遣還省再賭一局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曉  
不寐二人所以品第致高者緣其用思深久故也抗思莊並

給事中承明中救抗等品棋使惠基掌其事卒贈金紫光祿大夫

### 王融

王融字元長僧達之孫也爲太子舍人以父道喪官不通弱年便欲紹興家業啟世祖求自試曰臣聞春蒸秋蟬集候相悲露木風榮臨年共悅夫唯動植且或有心况在生靈而能無感臣自奉望官闕沐浴恩私拔迹庸虛參名盛列纓劔紫複趨步丹墀歲時歸來誇榮鄉里然無慙而官昔賢所議不任而祿有議必讓臣是用慷慨憤懣不遑自疑誠以深恩厚報聖主難逢蒲柳先秋光陰不待貧及明時展悉愚効以酬

### 史籍

卷之十百十六

七

陛下不世之仁若微誠獲信短才見序文武吏法唯所施用大君道含弘臣術無隱翁歸乃居中自見充國曰莫若老臣竊景前修敢略輕飾以日不媒之鄙式啓奉公之誠唐堯在上不參二八管夷吾恥之臣亦恥之願陛下裁覽遷秘書丞芳林園復宴使融爲曲水詩序當時稱之上以融才辨使兼主客魏使房景高宋弁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久喻其半景高云問主客曲水詩序勝顏延年實願一見融示之上以魏所送馬不稱使融問之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而魏之馬乃驚駟不若將明駟之牧遂不能明耶宋弁曰當是不習地土融曰周穆馬迹徧於天下駟駟之性不因地

王融自是  
僧達之孫  
融似其祖

而還弁不能答融躁於名利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爲公卿爲司徒法曹諸王僧祐沈昭略在坐未相識屢顧盼融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曰天下誰不知僕而卿有此問昭略云且食蛤蜊及爲中書郎歎曰鄧禹笑人行遇朱崔衍開與寒不得過提車壁曰車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乏八騶魏軍勳竟陵王子良叔融寧朔將軍融文辭捷速子良特相友好才地既華兼藉子良之勢傾意賓客文武輻輳之武帝疾篤子良在殿內太孫未入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閣口斷東宮使不使進欲婚詔立子良詔草已成上重蘇朝事委西昌侯爲儀而帝崩融以子良兵禁諸門西昌侯聞急馳到雲龍

### 史籍

卷之十百十六

八

門不得進乃曰有敕召我排門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麾內外音響如鍾殿內無不從命融知不遂乃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鬱林收融下廷尉獄朋友部曲參問相繼請救於子良子良不敢救詔賜死西昌侯固請不得時年二十七臨死歎曰我若不爲百歲老母當吐一言融欲指斥帝過失也太學生魏準以才學爲融所賞融欲奉子良準鼓成其事同學虞叢丘國賓相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取在眼中矣及融誅召準詰問懼而死準體皆背時人以爲勝破融文集行於世

### 謝朓



謝朓字玄暉陽夏人文章清麗為荊州刺史隨王子隆文學  
子隆好詞賦朓又被賞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勸欲啟聞  
朓因求還除新安王記室朓辭于隆曰朓聞漢汗之水思  
朝宗而每竭驚寒之乘希沃若而中疲舉壤搖落對之惆悵  
岐路東西或以鳴咽况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邁若墜雨飄  
似秋蓬飄實庸流行能無舛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采一  
介搜揚小善故得拾未場圃奉筆兔園東泛三江南浮七澤  
哭劉戎旆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廷恩加顏  
色沐髮瞻陽未測深撫臆論報早替肌骨不悟滄溟未運  
波臣自蕩渤澥方在旅嗣先訓清切舊房寂寥舊草輕舟反

史籍

卷之一百十六

九

游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唯憶舊江可望候歸艤於  
春渚朱郎方開効逢心於秋實如其替履或存祗席無改雖  
復身與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時荊州信  
使倚待朓執筆便成文無點易行前徐州事啟妻父王敬則  
謀反上善之還尚書吏部郎朓善草謀長五言詩東昏失德  
江祏欲立江夏王寶玄末更回惑謂朓曰江夏年少脫不堪  
不可復行廢立始安年長入禁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只  
求安國家耳達光又遣親人劉淑致意於朓朓自以受恩明  
帝不答少日遙光以朓兼衛尉事朓懼見引以祏導謀告左  
典盛又說劉肅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淑劉安居卿地但以

一問耳

梁武臣人

史籍

卷之一百十六

十

鄉為反殺人耳璠馳告始安王及江祏祏嘗謂朓言有近  
詩呼左右取既而停之祏以為輕已後祏及弟祀劉渢劉晏  
俱朓朓曰可謂帶二江之雙流以嘲弄之祏轉不堪至是構  
害之詔收朓下獄死時年三十六朓告王敬則反敬則女常  
懷刀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朓甚謙挹尚書郎范  
綽嘲之曰卿人才無慚此選但恨不能刑于寡妻耳朓有愧  
色及臨誅嘆曰天道其不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由我而  
死朓好獎人物孔覲有文才未為世知孔珪常令草讓表以  
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  
其獎成無惜齒牙餘論朓與梁武素以文章相得梁武以女  
永世公主適朓于說及卽位薄讓門舉變以嫁王暕謀數恨  
為害遺主主以皇帝帝甚於歎而婦終不得還以誤為信安  
縣令  
袁象  
袁象字緯才榮從子也榮及舅蔡興宗並器之為廬陵王諡  
議江陵人荷蔣之弟胡之其婦為沙門所誘蔣之殺之及議  
罪蔣之兄弟爭先荊州刺史廬江王下博讓象曰昔文舉引  
罪獲漏疎網蔣之心跡同符古人由是蔣之兄弟免先象素  
薄王晏為人武帝在便殿用金柄刀削瓜晏曰外聞有金刀  
之言恐不宜用此物帝愕然問所由晏曰袁象為臣說之上

不悅坐過用絲錢免官付東治家妹為竟陵王子良妃于昭  
甫年八歲形容憔悴帝問其故昭甫流涕曰臣舅負罪今在  
尚方臣母悲泣不食已積日臣所以憂帝曰特為兒赦之既  
而帝游豫陽望中治曰中有一好囚乃與朝臣幸治行庫藏  
因宴飲賜以徒酒肉救見象與語明日釋之後為侍中象充  
朕特甚每從射雉郊野數人推扶乃能步卒諡曰靖象宗人  
席之父為淮南太守以非罪見誅席之終身不聽樂布衣蔬  
食足不出門示不臣於宋時人以比王褒幼時顏延之見之  
嘆曰有子如袁席足矣齊建國為太子洗馬何謂為文惠太  
子作楊畔歌太子其悅席之曰夫楊畔歌既非典雅而聲甚  
哀思殿下當留意蕭韶奈何聽亡國之書太子改容謝之

孔稚珪

孔稚珪字德璋山陰人父靈座晉安太守解星文沈攸之起  
兵靈座自太祖曰沈攸之兵衆雖強以天數觀之無能為也  
稚珪為尚書左丞兄仲智妻李氏嬌妒無禮稚珪自太守殺  
之遷廷尉江左相承用張杜律世祖留心法令數訊囚徒部  
獄官詳正舊注尚書郎王植撰定律章奏之曰臣尋晉律文  
辭簡自約事之所質取斷難釋張斐杜預同注一章而生殺  
懸殊自泰始以來皆斟酌參用更扶威福之勢民懷虛罔之  
冤陛下紹興帝業下車之痛每惻皇仁滿堂之悲有矜聖恩

三十應作  
六十

爰發德音刪正刑律敕臣集定張杜二注謹礪愚蒙錄其尤  
衷取張注七百三十一條杜注七百九十一條或二家兩釋  
於義乃備者又取二百七條其注相同者取一百三條集為  
一書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條為二十卷請付外詳校詔公卿  
八座參議考正舊注有輕重處竟陵王子良意多從輕其中  
朝議不能斷者制旨平決稚珪上表曰臣聞匠萬物者以繩  
墨為正馭大國者以法理為本是以古之聖王臨朝思治遠  
防邪萌深杜姦漸莫不資法理以成化明刑賞以樹功也陛  
下發德音下明詔降恤刑之文中慎罰之典敕臣與公卿八  
座共正注律謹奉聖旨成律文二十卷錄序一卷請付外施

史籍

卷之一百十六

十一

用臣聞斷獄之職自古所難今律文雖定必用之用失其  
平不異無律律書積細文約例廣疑似相傾故誤相亂一乖  
其綱枉濫橫起法吏無解既多謬僻監司不習無以相斷則  
法書獨明於帙裏冤魂猶結於獄中今府州郡縣有千餘獄  
如令一獄歲枉一人一年之中枉死常有千餘使千公哭於  
邊城孝婦冤於遐外陛下雖欲宥之已血濺九泉矣惡毒之  
條上千和氣尋古之名流多通法學故釋之定國聲光漢臺  
元常文惠續映魏闕今之士子莫肯為業縱有習者世議所  
輕空勤永歲不逢一朝之賞積學當年終為閑伍所出將恐  
此書永墜下走之手矣今若弘其爵賞開其勸慕課業宜流

班固子棻其精明使處內局簡其才良以居下任則事無之德指掌可致杜鄭之業譽焉何遠奸邪無所逃其刑惡吏不能藏其詐如身手之相習若絃括之相接矣謂宜寫上國學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策試高第者擢處法職以勸士流詔從之事竟不行轉御史中丞出為南郡太守稚珪以歲連歲南侵百姓死傷上陳通和之策帝不從稚珪風韻清疎不樂世務好文詠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居宅盛營山水憑机獨酌庭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稚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仲舉王晏首鳴笳候之間草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稚珪曰我聽鼓吹

史籍

卷之一百十六

主

殆不及此晏有愧色遷太子詹事卒史臣曰政刑之道貴有畫一輕重屢易手足無從律令之本文約旨曠據典行罰各用情求舒慘之意既殊寬猛之制亦異辭有出沒義生增損舊尹之政既非一途後主所是即為成法張弛代積稍至還說故刑開二門法有兩路刀筆之態深舞弄之風起承一時之機際挾千金之奸利肅非復生寧失有罪抱木就死未必非寬下吏上司文簿從事察色辨聲川莫矜恤申枉理獄不切病瘼案法隨科幸無咎悔夫以情矜過曾不待獄以律定罪無細非愆承明定律多用優寬心存弘厚至於使民遷善遠罪猶或未之講也

豈有以父  
母為他人  
負之理

王與

王與或兄子也昇明初為丹陽尹世祖鎮京口以與宋室外戚從弟淵又同逆疑有異志欲除之初長史王晏父普曜為沈攸之長史常懼攸之舉事不得還時與為吏部轉普曜內職吳深德與叩頭保之晏父母在都請以為質世祖乃止永明中還向書右僕射王儉卒上欲用與為尚書令以問晏晏位遇已重與與不能相推答曰柳世隆有勳望恐不宜在與後乃轉左僕射出為雍州刺史與長史劉興祖不睦與遣軍主朱公思征蠻失利興祖欲以問與大怒收付獄興祖於獄以針圖漆盤為書稱杜令家人啟聞與亦馳啟經興祖扇動

史籍

卷之一百十六

南

荒蠻上知其任敕送典祖還都與於獄殺之稱與祖自經死上大怒遣中書舍人呂文顯領兵收與詔果州刺史曹武自江陵出襄陽與子彪凶惡將閉門拒命長史殷獻與女姁也諫曰今開城門白服接臺使不過轎車微還與官免爵耳彪堅執不可獻又曰若遣典義問道送啟自中亦應被宥乃令獻書啟遣典義陳齊出城為文顯所執獻曰忠不背國勇不逃死百世門戶宜思後計仰藥白盡就與身名俱滅獻請先驅樓蟻又不從門生鄭羽叩頭乞迎臺使與曰我不作賊欲遣啟向中政恐文顯輩小人相陵藉故且閉門自守耳彪遂領兵出戰敗走歸土人起義攻州西門彪拒戰却之司馬黃

璿起長史裴叔業於城中起兵攻與與聞兵入禮佛未及起  
軍人斬之彪及殷獻皆伏誅

宗室

始安王鳳明帝兄也早薨謚曰靖子遙光生而覺疾高帝謂  
不堪奉拜欲封其弟武帝固請乃以遙光襲始安王明帝輔  
政遙光密贊大謀勸明帝盡殺高武子孫為揚州刺史撫軍  
將軍好吏事多慘害足疾不與朝會常乘輿自望賢門入每  
與帝從容諷議言畢帝索香火明日必有誅殺皇太子不好  
學喜曼遊上令蔡仲熊為太子講禮遙光曰文藝之事士大  
夫以此求官耳太子何用講為上乃停講進大將軍帝不豫

史錄卷之一百十六

主

遙光入侍疾帝疾篤河東王鉉等七王一夕見殺遙光意也  
帝崩遺詔加遙光侍中中書令性多忌人有觸履者以為戲  
已嫌責之劉綽嘗為戲云智不及蔡大忤其意既輔政潛結  
江和兄弟謀自立弟遙欣在荆楚擁兵居上流密相影響遙  
光入臺風飄儀輿出城外遙光不悟欲據東府發令使遙欣  
急下荆發而遙欣死江和被誅東昏召遙光入告以弑罪遙  
光懼還省陽狂號哭自此稱疾不復入臺遙光弟豫州刺史  
遙昌卒部曲皆歸遙光及遙欣喪還臺武進荆州送者甚盛  
停前渚未發會東昏欲轉遙光為司徒召之喻旨遙光慮見  
殺收集荆豫部曲於東府門眾怪之莫知其指遙光召親人

遙光而牛  
齊宜共敗

丹陽丞劉渢城局參軍劉晏中兵參軍曹樹生并諸伶赴以  
討劉渢為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尚方取仗召驍騎將  
軍垣歷生至歷生勸遙光率城內兵夜攻臺策荻燒城門曰  
公但乘輿隨後反掌可得遙光不敢出天稍曉遙光戎服至  
聽事處分行賞上仗登城歷生復勸出軍遙光不肯望臺內  
自有臺及日出臺軍稍至於是成嚴領軍蕭坦之屯湘宮寺  
鎮軍司馬曹武屯青溪橋太子右率左與盛屯府東籬門眾  
軍圍東城遙光遣歷生從西門出戰臺軍屢北殺軍王桑天  
愛遙光將反以告參軍蕭暢暢不從至是暢與長史沈昭畧  
奔幸人情大沮歷生戰敗為曹武所擒歷生謂武曰卿以主

史錄

卷之一百十六

主

東昏還有  
此一處好  
齊明待遙  
光兄弟亦  
厚於高武  
子孫何乃

上為聖明梅茹為賢相則我當死我今日死卿明日亦死遙  
殺之遙光聞歷生敗大怒殺其子日晚臺軍射火箭燒東北  
角樓至夜城潰遙光還小齋秉燭坐令人拒戰左右並踰屋  
出軍主劉國寶先入遙光聞外兵至吹滅火扶匍下牀軍人  
排闥入斬之舉事四日而死黨與皆伏誅遙光幼時甚貞正  
明帝領意待之使與東昏共齋居止東昏呼遙光為安兄恩  
情甚至及遙光誅後東昏登舊宮土山望東府愴然呼曰安  
兄因鳴咽左右不忍視詔飲堊其屍原遙光諸子遙欣對風  
中便棄然明帝謂江和曰遙欣雖幼觀其神彩必成令器未  
知年命何如耳安陸昭王綽曰不患其兄弟不富貴但恐綽

留學劉宋  
必兄弟之  
子與從兄  
弟之子戀  
慕至此蓋  
最非其有  
悲後患  
所謂可患  
夫之無所  
不至也

不及見耳年七歲出就學時有左右善彈飛鳥應弦墜落遙  
欣曰凡戲多端何苦為此鳥自空中翔飛何關人事而傷其  
生為左右感其言遂不復彈稍長博通經史拜中書郎明帝  
入輔遷欣參預政事凡所論薦皆得其人延興元年除兗州  
刺史豐城公遙昌亦鎮壽春帝於便殿宴別遣光在座帝憐  
然謂遙昌曰昭王昔日之言可念因悲不自勝遙昌兄弟皆  
鳴咽侍者亦雨淚及泊歐陽岸謂左右曰吾久不見彈鳥左  
右云有門生因彈見賜以此遂廢遙昌笑曰我小兒時聊復  
語耳那遂斷耶遷都督荊州刺史封曲江公明帝子弟弱小  
晉安王寶義有廢疾故以遙昌為揚州居中遙昌居陝西在

史緯 卷之一百十六

七

外權勢并在其門卒贈司空華用王禮遙昌建武元年拜征  
虜將軍豫州刺史虜主元宏寇壽春遣使呼城內人遙昌使  
參軍崔慶遠詣宏慶遠曰旌蓋飄飄遠涉淮泗風塵慘烈無  
乃為勞宏曰六龍騰躍悠悠千里經途未遠不足為勞慶遠  
曰川境既殊遠勞軒駕屈完有言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宏曰朕本欲有言會卿見問齊王廢立有其例不慶遠曰廢  
昏立明古今同揆武皇臨崩託主上以大事嗣子荒迷廢為  
蕃服上逼太后之令下迫群臣之請俯從億兆踐登皇極未  
審明旨獨何所疑宏曰哲婦傾城言何可用果如所云武帝  
子弟今皆何在慶遠曰七王同惡既伏管蔡之誅其餘劉潘

二十餘因內升清階外典方牧雖哲婦之言古人所戒然十  
亂盈朝實藉文母宏曰如我所聞靡有子造卿言乖實恐未  
可信又口征年有書與齊武言今日之事書竟未達命也南  
使反情實憤然朕本意你兵通好不得已與師問罪使如卿  
言便可釋然慶遠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聖人之訓今欲憲  
章聖人不失舊好豈不善哉宏曰卿願朕和親與不慶遠曰  
和親則二國交歡若生安樂不和則二國交怨蒼生塗炭和  
與不和裁由聖衷宏曰朕此來亦不攻城亦不伐塢卿勿以  
為慮宏設酒食謂慶遠曰卿言齊主廢黜四嗣為宗社計何  
以不立近親如周公輔成王而苟欲自取慶遠曰成王賢主

史緯 卷之一百十六

太

故周公立而輔之今近番未有成王之賢如漢霍光亦遠立  
宣帝宏曰霍光若自立為君復得為忠臣不慶遠曰此非其  
類皇上可比宣帝不可比霍光且武王伐紂何不立微子而  
輔之宏大笑賜綉袍絡帶明日引軍去永泰元年遙昌卒上  
愛遙昌兄弟如子甚痛惜之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徐孝嗣  
曰豐城本資尚輕贈以班台如為太過帝曰此我兄孤子不  
得與計  
安陸王綽明帝弟也世祖即位為吳郡太守大著風績竟陵  
王子良與綽書曰竊承下風數十年來無此善政轉雍州朝  
史納留心辭訟親自聽理其不直者論而遣之再犯乃加刑

齊明亦非  
性惡失  
殺之然也

為百姓所畏愛。末明九年卒。喪還。百姓緣汚水悲泣。立祠於  
峴山。明帝少相友愛。每臨緬喪。輒慟哭不成聲。贈司徒。謚曰  
昭子。寶賔為左衛將軍。東昏見弒。寶賔望物情歸已。坐待法  
駕。既而城內送款。蕭衍宣德太后臨朝。拜太常寶賔不自  
安。謀反。及弟江陵公寶賢。零城公寶宏。皆伏誅。

蕭詠。高帝族子也。世祖在東宮。詠領宿衛。及即位。除步兵校  
尉。詠出仕。悉付之上。崩。遺勅。領殿內事。鬱林即位。深委信  
之。詠出宿衛。帝通夕不能寐。詠還。乃安。轉衛尉。高宗輔政。  
有所匡諫。帝既在後宮。不出。遺詠及蕭坦之代進。乃得開達。  
詠同附高宗。帝令典籤諸王不許接外人物。衆懼而從之。詠

史籍 卷之一百十六

十九

勸高宗行廢立。其日鬱林閣外有變。猶為手詔呼詠。詠陰進  
無計。畧領兵先入。後宮齋內仗身素謀。莫有動者。建武元  
年。轉左將軍。南徐州刺史。進爵衛陽公。高宗初許事克。用詠  
為揚州。及授南徐州。詠志曰。見炊飯熟。推以與人。恃勲。干豫朝  
政。上遣左右於外聽察。具奏。詠言。上深忌之。二年六月。上幸  
華林園。宴謀及尚書令王晏等。數人盡歡坐罷。留詠。曉出。至  
華林閣。仗身執還。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詠曰。隆昌之際。非卿  
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相報已極。卿恒懷怨望。乃  
云。炊飯已熟。合饒與人耶。今賜卿死。詠罵智明曰。天去人亦  
復不遠。我與上殺高武諸王。是君傳語來去。我今死。當取卿

得承  
何不取西  
明乃取西

以報。智明遂殺之。至秋。智明死。見詠為祟。詠好左道。吳興沈  
文猷相詠。云。相不戒高宗。詠喜曰。感卿意。無為人言也。文猷  
坐誅。詠兄誕。永明中。為建康令。與秣陵令司馬迪之同乘行。  
市前。導四年。左丞沈昭奏。凡有南簿官。共乘不得兼列。驛  
寺諸吏。詠等官。詠贈詠。遷司州刺史。上欲殺詠。以誕在邊。鎮  
拒。詠及行。薦退詠。詠遣黃門郎蕭衍為別駕。使詠誕。  
子。詠妻江淹女。字才君。口蕭氏皆盡。妾何用生。慟哭而絕。詠  
弟。詠為太子左衛率。詠之曰。輔國將軍蕭季微。啓求收詠。  
深相推尊。詠曰。已死之人。何必至此。君不憶相提挈時耶。幽  
寞有知。終當相報。不敵高帝時。為詠所笑。詠累為郡守。後為

史籍 卷之一百十六

三十

廣州刺史。白晝見詠。將兵收之。少日。為西江都護。周世雄所  
襲。軍敗。奔山中。為姓所囓。肉盡而死。  
蕭坦之高帝族子也。為東宮直閣。以勲直為文惠所知。除射  
聲校尉。少帝以坦之文惠舊人。親信不離。得入內見皇后。帝  
於宮中雜戲。後坦之皆在側。或遇醉後裸袒。坦之輒扶持。  
諫諭。見帝不可奉。乃改附明帝。帝密為耳目。少帝微聞。外有異  
謀。勅移明帝。西州後在華林園。露著黃綬。神鼓。非重卿。謂坦  
之曰。人言鎮軍與王晏。蕭詠共欲廢我。似非虛傳。坦之曰。天  
下寧當有此。昔元徽獨在路上走。三年人不敢近。政坐枉殺  
孫超。杜幼文等。故敗耳。官有何事。一旦便欲廢立。朝貴既不

相接當時諸尼師母言耳豈可爲信官若無故除此三人誰敢自保安陸諸王在外寧肯復還道剛之徒何能抗此帝曰汝可好聽察作事莫在人後帝以除諸執政須用當事人意在沈文季夜遣左右密賂文季文季不受帝大怒謂坦之曰我賜文季不受豈有人臣拒天子賜耶坦之曰官遣離送帝曰內左右坦之曰官若詔勅出賜令舍人送在文季寧敢不受政以事不方幅故仰辭耳帝夜醉乘馬從西步廊向北馳走將倒再三坦之諫不從執馬控帝帝連拳擊坦之不著倒地坦之與曹道剛扶抱還壽昌殿璫珣牀上卧又欲起走坦之馳信報皇后后請停良久乃眠明帝謀廢立既與蕭謀及

史籍

卷之一百十六

三

坦之定謀少帝腹心直問曹道剛疑外間有異謀密防之謀未能發欲待始興內史蕭季敬南陽太守蕭穎基至藉其威力以舉事明帝謂坦之曰遲恐變生奈何坦之馳告謀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止則曹道剛等轉相猜疑弟有老母豈能坐受禍敗兄明日若不舉事政應作別計耳謀惶遽明日遂廢帝建武元年遷左衛將軍進爵爲侯東晉立爲侍中領軍將軍江和兄弟欲立始安王暹光密告坦之坦之曰明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今復作此事恐四海瓦解然我亦不敢言及暹光起事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科頭著禪跣走達遼遼主顏端執之坦之曰始安作賊遣人見取向

於宅奔走欲還臺耳端以馬與坦之道中收暹光所虜之餘得二百許人共進西掖門主書馮元嗣亦叩北掖門告暹光反殿內爲之備何曉召徐孝嗣入左將軍沈約問難趨西掖門或勸戎服約慮戎衣或謂同暹光乃朱服入壁內部分既立假坦之節督軍討暹光事平還尚書左僕射丹陽尹進爵爲公坦之剛狠專執群小畏而護之帝遣主帥黃文濟問其宅誅之坦之從兄翼宗爲海陵郡將發坦之問文濟曰海陵故應無他文濟遣收翼宗其家赤貧質錢帖子有數百帝原其死李延壽曰有齊宗室惟始安之後克昌明帝取之非道暹光濟以殘酷卒至顛仆所謂亦以此終者也謀與坦之俱

史籍

卷之一百十六

三

受顧託既以傾國亦以覆身宜矣

江和

江和考城人初始安王暹生妃生明帝和少爲明帝所愛思如兄弟引爲驍騎參軍明帝輔政人情未服帝屏上有赤誌帝秘之祗勸帝出以示人晉壽太守王洪範代還上祖示之曰人皆謂此是日月相卿幸無泄之洪範曰公日月在躬如何可隱轉當言之公卿上大悅明帝爲宣城王太史密奏開緯云一號當得十四年帝喜以示和曰得此復何所望及卽位遷衛尉封安陸侯明帝欲以劉暉爲雍州宣希內職不願遠役投於和和謂帝曰昔人相贈得一州便贖今爲雍

州儻相中平上然乃召蕭衍口今使卿為雍州閭外一以相委祐既見任遠致餽遺或取諸王名書好物明帝寢疾轉祐侍中中書令及崩遺詔轉左僕射祐弟祀為侍中皇后弟劉暄為衛尉與始安王遙光徐孝嗣蕭坦之等輔政東昏即位祐參掌選事明帝雖顧命群臣而意寄多在祐兄弟至是更直殿內動止關諮與始安王遙光等更日貼勅時呼為六貴帝欲行意徐孝嗣不能奪蕭坦之時有異同而祐堅意執制帝深忌之孝嗣謂祐曰主上稍有異同詎可相反祐曰但以見付必無所憂左右茹法珍梅蟲兄等為帝所委任祐常裁折之群小切齒帝失德既彰祐欲立江夏王寶玄劉暄初為寶玄鄧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玄欲看之暄曰馬何用看妃素憂脫帳下諸暄曰旦已養養不煩復用此寶玄悲曰舅殊無謂陽之情暄不悅至是不同祐議欲立建安王寶貴密謀於遙光遙光自以年長屬當得命後言勸祐祐弟祀以少主難保勸祐立之暄以遙光若立已失元舅之望不從故祐久不決遙光遣左右黃曇慶於青波橋刺之曇慶見暄部伍人多不敢發事覺暄告其謀祀時在殿內復覺之遣信報祐曰劉暄似有異謀今作何計祐曰政當靜以鎮之俄而召祐入見停中書省初直齋袁文曠有功當封祐執不與帝使文曠取祐以刀環祭其心曰復能奪我封不與祀同

史綱

卷之一百十六

三

是書教道

日見殺祐等既誅帝恣意遊走謂左右曰祐常禁吾騎馬小子若在吾豈得如此因問祐親餘誰答曰江祥即於馬上作勅賜死祐弟禧早卒有子厥年十三聞收至謂家人曰伯既如此無心得存赴井死劉暄彭城人聞祐等戮眠中大驚投出戶外問左右收至未良久還坐悲嘆曰行自及也遙光反以誅暄為名事平遷領軍將軍封平都侯徐世標等諍暄有異志帝曰我舅豈應有此世標曰明帝是武帝同堂恩遇如此尚滅害都盡舅復焉可信乃誅之

江敬

史綱

卷之一百十六

蕭

江敬字叔文考城人尚孝武女臨汝公主為丹陽丞時袁粲為尹見敬嘆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數與宴賞留連日夜齊遂建為吏部郎初宋明帝勸敬出繼從叔惡為從祖淳後僕射王儉啓禮無後小宗之文近代緣情皆由父祖之命未有既孤之後出繼宗族也惡恥義非天屬江忠簡亂嗣所寄唯敬一人敬宜還本若不欲江懸絕後可以敬次子繼惡為孫尚書議問世立後禮無其文有顏無子立孫摩禮之始於是敬還本家中書舍人紀僧真幸於武帝請曰臣小人出自武吏逮逢聖時附榮至此為見辱得有昭光女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敬謝藩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敬登榻坐敬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去



氣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鬱林廢朝臣皆被召入宮教至雲龍門方知其事托病吐車中而去改晉安王師卒

何昌寓

何昌寓字儼望尚之弟子也宋建平王景素爲南徐州刺史昌寓爲主簿景素被誅昌寓痛之至是啓太祖曰元徽之間政關群小有必顛之勢無雙立之安行路寒心往來踟躕而王志慮坦然委之天命惟寬惟謹專誠奉國罔無執轂之衛門無衣介之夫此五尺童子所見不假潤曲言也一淪疑似身名頓滅寬結淵泉皓貫穹吳時經隆替歲改三元曠蕩之

史緯

卷之一百十六

三

惠亟布枉桡之屈未申俱休溫光獨酸霜露明公鋪天地之施散雲雨之潤物無巨細咸被慶澤若今日不蒙照澤則爲萬代冤魂昌寓非敢慕慷慨之士激揚當世實義切於心痛入骨髓仰希神照辨明枉直還名帝籍歸靈舊塋死而不屈豈忘報德又與司空褚淵書曰天下之可哀者實多而埋冤於黃泉者爲甚焉何者百年之壽同於朝露揮忽去留寧足道哉政欲閭棺之日不限令名竹帛傳芳鐘石紀烈是以昔賢甘心於死所也若懷忠抱義而負枉冥冥之下時主未之矜卿相不爲言良史濡翰被以惡名豈不痛哉豈不痛哉竊尋故建平王地屬親賢德居宗望故情風雲不以塵務嬰衿

史緯

卷之一百十六

三

明發懷古惟以琴書娛志言忠孝行悖慎公之所深鑒也前者阮楊連黨搆此紛紜雖被明於朝貴愈結怨於群醜小人在朝詩史所歎王毋永言終日氣淚交橫推信期物備衛蕭條求解徐州以避要任苦乞舍稽貪處閑務與公道味相求心期有素方共經營國家劬勞王室何圖忠誠弗亮罹此百殃歲朔亟流已經四載皇命惟新人沾天澤而幽恨深陪未蒙昭明魂魄莫寄松栢無行事傷行路痛結幽顯昌寓叩心泣血實有望於聖時公以德佐世物得其所豈可建平王枉直不分邪背叔向之屈恃祁奚而獲亮景園之冤資千秋而見察幽靈有知豈不眷眷於明顧碎首抽腸自謂不殫臨海王昭秀爲荊州以昌寓爲長史行州事明帝使裴叔業害諸王詔昌寓以便宜從事昌寓拒之曰僕受朝廷寄託翼輔外藩臨海王未有過失寧得從君卑詔行事吾自有啓聞叔業曰若爾便是拒詔當以軍法行事答曰能見殺者君也能拒詔者僕也必欲害王與僕政可公流而下耳叔業不敢逼昭秀因得還都明帝嘉之後爲吏部尚書有姓閔者求官昌寓曰卿是誰後曰子騫後昌寓以團扇掩口而笑曰遲遲華胄謝淪字義潔莊之子也年七歲王彧見而奇之言之宋孝武召見淪舉止閒詳應對合旨帝悅詔尚公主廢帝敗事廢後

有意於墓也

射緒淵以女妻之。嘗與劉俊伏相推讓。俊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淵曰：「苟遇其人，自可沉湎。」千日後，其慚仕齊為衛軍長史。拜吏部尚書。兄勰為吳興太守，淵於征虜清送別。勰指淪口曰：「此中惟宜飲酒。」淵遂以專酣飲為事。與劉瑱、沈昭畧交飲。各至數斗。明帝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淪與客圍碁，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局罷。」乃還齋臥，竟不問外事。明帝即位，淪屬疾，肅謹以兵臨起之。淪曰：「天下事公卿處之足矣，死生命也。何足以懼人？」久之乃起。後宴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晏等與席。淪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順人。王晏妄叨天功，以為已力。」上大笑解之。永泰初，為太子詹事卒。

史籍

卷之一百十六

王

王晏

王晏，字休默，弘之之孫也。仕宋為晉熙王主簿。時武帝為長史，與晏相得。及即位，為侍中，遷右僕射。帝崩，遺旨以尚書事付晏及徐孝嗣、鬱林。即位，轉左僕射。明帝謀廢立，晏贊成其事。轉尚書令，封曲江侯。時明帝形勢已見，而莫敢先言。蕭詵兄弟握兵權，遲疑未決。晏類三夜微步詣詵，還報明帝於東府，抵掌曰：「公常言晏怯，今定如何？」建武元年，拜驛騎大將軍。領太子少傅，進爵為公。明帝雖以事會用晏，而心相疑忌。始安王暹光勸誅之。帝曰：「晏於我有勲，且未有罪。」暹光曰：「晏尚不能為武帝，安能為陛下？」帝默然。後料簡武帝中詔得與

晏手勅三百餘紙，皆論國家大事。以此愈猜薄之。帝常遣腹心陳世範等出塗巷采聽，因令訪晏陰事。晏性浮動，志欲無厭。自謂旦夕開府，又望錄尚書。既居朝端，事多專決。內外要職並用周旋門義，每與上爭用人。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客語，好屏人。上聞之，遂有誅晏意。鮮于文粲與晏子德元往來，探初旨告晏。有異志。世範等復言晏謀。因南郊與武帝故帥於道中竊發，會虎犯郊壇，帝懼，未郊前一日乃稱疾停行。使報晏及徐孝嗣、鬱林奉旨，而晏陳郊祀事大，必宜自力。謾言愈信。元會畢，召晏於華林省誅之。晏為員外時，齋前柏樹忽變成梧桐。論者以為梧桐雖有柏風之美，而失後凋之

史籍

卷之一百十六

天

節未幾而敗。思遠，晏從弟也。宋建平王景素辟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塋，手植松柏，與廬江何昌寓、沛郡劉瓛上表理之。事感朝廷，建武中遷吏部郎。思遠以晏為尚書令，不欲並居權要。上表固讓，改授司徒左長史。明帝將廢立，思遠謂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不答。思遠出，晏歎曰：「天下乃有勸人自殺及拜驛騎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殺。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晏位處朝端，事多專斷。帝外述其美，內相疑忌。思遠曰：「時事

稍異兄覺之。不。凡人多巧於謀人。而拙於自謀。晏然旬日。晏及禍。後明帝問之。謂江祜曰。王晏早用思遠之言。當不至此。思遠性好潔。客有請已者。輒使人視之。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去後。猶令人交帝拂其坐處。明帝從弟季敞。性豪縱。上心非之。謂之曰。卿可數詣王思遠。都水使者李珪之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橫。唐突卿等。便憶王思遠。遷侍中卒。

徐孝嗣

徐孝嗣。字之。也。非之死時。孝嗣在孕。母少年。欲更行。不願。

史籍

卷之一百十六

七

有子自牀投地。以杵舂其腰。并服墜胎藥。胎更堅。孝嗣幼而挺立。八歲見宋孝武。升階流涕。帝甚愛之。尚康樂公主。拜騎馬都尉。建元初。兼侍中。武帝嘗問尚書令王儉曰。誰可繼卿儉曰。其徐孝嗣乎。為尚書右僕射。遷丹陽尹。明帝謀廢鬱林。遣左右莫知。明以告孝嗣。孝嗣即草太后令。明帝入殿。孝嗣戎服隨後。鬱林既死。明帝須太后令。孝嗣於袖中出而奏之。帝大悅。帝欲悉誅高武子孫。孝嗣保持之。封枝江公。轉尚書令。孝嗣在宰府時。晝臥齋北壁下。妾見兩童子。遽云移公牀。孝嗣驚起。問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崩。壓牀。帝崩。受遺輔政。任宮城南宅。不得還家。帝失德。孝嗣不敢諫。及江祜誅。懷憂。

此等事。金不可行。復要文字。何也。

恐如安王反。孝嗣在南掖門。欲要沈文季應之。數目文季。文季輒亂以他語。孝嗣乃止。虎賁中郎將許準。有膽力。領軍隸孝嗣。勸行廢立。孝嗣遲疑久之。謂不必用干戈。待帝出遊。開城門。召百寮。廢之。雖懷此意。終不能決。群小憎孝嗣。勸帝除之。召入華林省。遣茹法珍賜藥酒。孝嗣容色不異。謂沈昭暑曰。賢叔若同舉事。可無今日之恨。孝嗣素能飲。藥酒飲至斗餘。方卒。長子演。尚武帝女武康公主。第三子況。尚明帝女山陰公主。俱見殺。孝嗣之誅。故人無敢至者。惟會稽魏溫。仁奔赴。為營喪事。當時稱之。初。孝嗣受封。使吳興丘胤筮之。當傳幾世。胤曰。恐不終尊身。孝嗣容色甚惡。徐曰。緣有此慮。故令。

史籍

卷之一百十六

三

卿決之。和帝贈太尉。改葬。臨曰。文忠。孫。聰。明。博學。為梁湘東王參軍。善絃歌。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晝日閉門酣歌。飲酒數升。便醉。每遇歡。則至一斗。時常載伎。肆意遊行。荆楚山川。靡不畢踐。親朋莫得見之。裏陽魚弘。亦以豪俊稱。府中請曰。北路魚。南路徐。鯁才情。輕艷。新聲巧變。人多諷習。卒官。

沈文季

沈文季。字仲達。慶之子也。慶之為宋廢帝所殺。兵仗圍宅。收捕諸子。文叔謂文季曰。我願從死。汝當復營。遂自殺。文季擗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明帝立。為黃門郎。明帝宴會朝臣。以。

飲至五斗  
而軍會不  
飲何也

御史賀藏為柱下史，料不醉者，文季不肯飲，被驅下殿，出為吳郡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亦至三斗，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加文季冠軍將軍，督吳興錢塘軍事。攸之先為廢帝，使殺慶之，至是文季誅其族，屬還丹陽尹齊國建為侍中，領太子右衛率，司徒褚淵當世貴望，文季不為之屈。世祖在東宮，於玄圃宴會朝臣，文季數舉酒勸淵，淵甚不平，謂世祖曰：「沈文季謂淵經為其郡，依然猶有故情。」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亡失國土，不識粉榆世祖言及房動，淵曰：「陳顯達，沈文季常令將畧，堪委以邊事。」文季諱稱將門，因發怒曰：「褚淵品藻人，流未知身死之

史籍 卷之一百十六

至

日何面目見宋明帝？世祖笑曰：「沈季醉也。」豫章王嶷北宅集會，文季與淵並善，琵琶酒闌，淵取樂器為明君曲，文季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兒，豫章王解之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永明三年，為平東將軍，吳郡太守，遷會稽太守。時連年檢籍，百姓怨望，富陽人唐寓之，僞居桐廬，父祖相傳，圖墓為業，寓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氣，山中得金印，轉相誑惑，聚黨四百人於新城，斷商旅，黨與分布近縣，新城令陸亦奮相廬令王天慙棄縣走，遂陷富陽，進至錢塘，錢塘令劉彪戰敗，棄縣走。文季發吳郡嘉興民丁救之，賊分兵出諸縣，鹽官令蕭元蔚諸暨令凌瑒之並逃走，餘杭令樂瑛敗走，寓之於錢塘僞署。

沈文季為  
吳郡太守  
又云會稽  
太守王敬  
則何所益  
文季德合  
也

遺其黨高道慶，危東陽太守蕭崇之見殺，道偽會稽太守孫泓，取山陰至浦陽江，時會稽太守王敬則朝正，郡丞張思祖大破之，上遣禁兵數千人，馬數百疋，東討賊眾烏合畏馬，官軍至錢塘，一戰便散，禽斬寓之，平諸郡縣，百姓頗被抄奪，上收前將軍陳天福棄市，左軍將軍劉明微，免官付東冶，天福上寵將，既誅，內外莫不震肅，御史中丞徐孝嗣劾文季赤脅等，詔赤脅等免官，文季見原，延興元年，遷尚書右僕射，明帝即位，加散騎常侍，房冠壽春，詔文季領兵出鎮，文季洞開城門，周軍不敢進，轉侍中，左僕射，始安王遙光反，遣兵掩取，文季欲以為都督，而文季已還臺，與尚書令徐孝嗣守衛宮

史籍 卷之一百十六

至

城，共坐南掖門上，時東昏行殺戮，孝嗣深懷憂慮，欲與文季議大事，文季輒言他，孝嗣不得發言而止，事寧，加鎮軍將軍，文季見世方亂，託老疾，不豫朝事，兄子昭舉謂文季曰：「阿父年六十，為員外僕射，欲求免得乎？」文季不答，孝嗣被害，其日被召，文季知敗，舉動如常，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反也。」於華林省死，年五十八，朝野冤之。中興元年，贈司空，諡忠憲，昭舉猖狂，使酒杖氣，無所推下，嘗醉，日晚，負杖携子弟至妻湖苑，達王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耶？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是昭舉耶？何乃瘦而狂？」昭舉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為相國西曹掾，高帝賞之，及卽位，謂王儉曰：「南士中有沈昭

墨亮昭明  
之子文叔  
之孫

署何職處之。儉曰：臣已拔前軍將軍，上可其奏，遷侍中。永元中，與文季俱被召入華林省，茹法珍進藥酒，昭昇怒罵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投其面，臨刑，神色不變。孝嗣曰：「見卿使人想夏侯泰初。」答曰：「明府憶夏侯便是，方寸不能都豁。」下官見龍逢比干，欣然相對。明府遇伊尹，霍光何顏見之耶？弟昭光收兵至，家人勸逃去，昭光不忍捨母執手悲泣，遂見殺。兄子曇亮已逃去，聞昭光死，曰：「家門屠滅，獨用生何為？」絕吭而死。時人歎其累世孝義。中興元年，贈昭昇太常，昭光廷尉。

史籍卷一百十六終

東晉書卷之一百十六

量